# 議會集成續編

九八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 叢書集成續編　第九八冊目錄

藝術類


書題識

汪氏珊瑚網法書題跋二十四卷(卷一一～二四)……明　汪砢玉撰　適園　一

書法

法書考八卷……元　盛熙明撰　棟亭　二三七

童學書程一卷……明　豐坊輯　芋園　二八五

書法約言一卷……清　宋曹著　昭代　二九九

鈍吟書要一卷……清　馮班著　昭代　三〇九

書法偶集一卷……清　陳玠撰　屏廬　三一九

分隸偶存二卷……清　萬經輯　四明　三二九

書論

攻媿題跋十卷……宋　樓鑰撰　適園　三八七

御覽書苑菁華二十卷……宋　陳思纂　翠琅玕館　四六九

後村先生題跋十三卷……宋　劉克莊撰　適園　六七一

倪迂醉歌行墨蹟

昔聞杜陵之茅屋汀花冥冥汀樹綠舊題新詠答年華種朮
行椒繞山麓石牀丹竈青瑣玕春渠流水夜潺湲當年寶劍
逾黃土空餘山月照波聞令我不樂懷往古短世紛紛誰比
數花下欣逢李白來山鳥溪童亦歌舞酒酣長嘯五情熱軒
冕何榮築巖說邈然抗節餓首陽何異佯狂抱貞潔君歌已
竟歌我詩賢愚榮悴百年期少文豈愛壁閉畫老疾俱來難
命駕仰視翁忽浮雲馳安得乘螭與雲化楊花縈[illegible]貼天
迸壑春雷驚醉眠李侯神清色不動手敲茶雪落輕煙相連
爲樂試草草更欲攜君夙煙愚城郭秋風白鶴飛[illegible]



不知老

右醉歌行次韻酬李徵君春日過草堂賦贈

瓚

雲林詩帖

二月廿日笠澤留別勝伯徵君先生倪瓚再拜 己酉
清修卓行處徵士食粥三年致母喪詩學道園能入室術傳
洪谷早升堂獨高落落松筠節不逐悠悠鶉鷃行此日別君
江海去孤帆回首指斜陽 作波光蹋影思微茫

是日晚過徵君江寓因歎今人情世道日以偷薄見炎
而趨過冷而御之者皆是也虞眾而日不暇給乃能存
念故舊以無而有留人宿食雖古人情又不是過也儻



衣冠而諂佞寧不愧死乎 瓚

賀公雅吳語嘗誦少陵詩遠孫有古風隱居淮水湄開牕望
青山詩貫歌紫芝鏡湖似清淮煙濤春渺瀰何當棹酒艇與
爾相娛嬉永言以鼓瑟獻酬斟酌之伊昔龍眠莊山水含清
暉松桂蔚佳色田疇足芸籽結茅飯松朮忘年樂熙熙贈此
以爲好同心勿乖違

瓚仲夏嘗賦一詩奉寄茲重改以呈求教益也

吳淞江上宅青壁映丹楓欲覽幽人去遙憐雅好同珍圖藏
顧陸蓮社憶雷宗聞道秋風夜清琴寫磵松

天錫郭掾郎與余交最久死別忽忽二十餘載念之愴
愴如何可言錫山弔河上玄元道館錫蘧玄立精舍其



書壁最多今或爲軍旅之居或爲狐兔之窟頹垣遺阯
風景亦異雖余之故鄉乃若異鄉矣因勝伯徵君揭此
卷相示爲之展玩感慨并敘述其疇昔相與之所以然
者其中有不能自已也捉筆悽然久之

至正二十三年歲在癸卯十二月夜笠澤蝸牛廬中

寫

郭髯吾所愛詩畫總名家水際三叉路毫端五色霞米顛船
每泊陶令酒能賒猶憶相過處清吟夜煮茶

爲耕雲賦山居

喬木垂帷密清池拭鏡明蟲書篆字古風織浪紋輕悄悄悲
秋思悠悠惜別情古人雖已矣得失未須驚

過獅子蘭若

密竹鳥喚鑑池清雲影閒茗爐煙裊裊松雨石苔斑心靜境極寂何必居在山窮途有行旅日暮不知還

幻霞子倪瓚

何處問幽尋軒居湖上臨竹林堪坐釣苔迹響行吟晝日斜明耀殘霞夕暝陰相看有鄰叟應只論閒心

送王允剛歸義興

橋西綠水斜春樹隔煙霞隱處誰云淺千峰只一家

倪瓚

雲林贈陳惟寅詩卷辛巳伏日白雲房裝褫

戲爲七言近體乘寄惟寅徵君賢伯仲聊以爲久閟之懷耳倪瓚頓首上

露下空階秋氣清一樽思爲故人傾知囊自足包桓範藝圃深期訪馬卿城郭雲迷紫騮迹江湖雨冷白鷗盟老兵得失初何損司馬虛夷有遠情

人還希報數字以慰老懷

十八日空

八月五日陳惟寅秀才來訪余南渚之上相與陳情道舊爲留終日至暮葉舟絕湖而去一望雲濤渺然不能無惘惘于懷也明日賦此寄惟寅惟允賢昆季滄浪漫士倪瓚

惟寅兄弟皆好修訪我遠來南渚樓原憲長貧甘所素摩詰示疾今其瘳白鷗波上五湖棹丹桂人間八月秋政使清虛



足玄賞勿隨塵土逐悠悠

僕一時興筆爲此非雕蟲篆刻比也吾佩韋先生見之精微奧妙者必將唾視之耳

倪元鎮詩草遺蹟

燕子低飛不動塵黃鶯嬌小未勝春東風綠盡門前草細雨寒煙愁煞人

庚申春日雲林書

瀟雨松風解宿醒虎頭宅裏坐忘形清歌擊筑聊永日更倒君家雙玉甁

題松泉畫紙東海倪瓚

丁未十一月一日在泖渚南窗清晨對雨後賦詩以寄南榮尊師嘗置之左右如與僕對也瓚記

服食清虛帶瘦容菖蒲花發紫茸茸滌煩磯上營茆屋千仞巖懸一個松

早開覺睺吻痛甚恐是酒熱大金花丸神芎丸各求一兩服也煩聒得罪得罪瓚廿二日

枯腸嗜酒復畏醉既醉渴心眞欲狂爲解曉醒喉吻痛大金花劑性偏涼

昨日承蔬筍不託之供獲清言終日也別後與元舉叔陽攜琴過普陀精舍相與盤礴林影水光中而令子來始知從者散步韓墅橋急遣一介往候則從者與盡已

返矣經宿不回雷雨大作想惟動靜輕安昨見樽俎閒
韭芥蒿茶之屬秀色粲然今日得雨必是苗芽怒長更
佳也況蒙許送久伺不見至戲作小詩促之瓚頓首
默庵有道先生
韭芥抽苗鋪翠玉曉經雷雨更敷腴莫笑措大眼孔小聊乞
先生一餉餘
四月廿日過江渚茆屋雜興諸絕句錄呈雲浦明公以
代對面笑謔
百年風雨幾興亡睡起西山尙夕陽四月維舟向茆屋一庭
春色獨焚香
燕子低迴掠地飛海鷗來去水侵扉中流雲度他山影落日
游望天涯落日簷鉤
右調水仙子
東風花外小紅樓南浦山橫眉黛愁春寒不管梅花瘦無情
水自流口檐閒燕語嬌柔口口驚回幽夢口口口難尋舊
曲金叟詩餘手稿
友生贊再拜
閒釀桑椹酒不異中原者飲未盡寄嘗一杯也
門上蔡氏題石一刻拓手倘便乞拓一二本見寄幸甚
眼底繁華一旦空寥寥南北馬牛風鴻飛不與人間事山自
白雲江自東
餓亦欲一往山中相見俟後遇便舟至彼矣靈巖寺山
靈水秀然今日得雨必是苗芽怒長更
佳也況蒙許送久伺不見至戲作小詩促之瓚頓首
默庵有道先生
韭芥抽苗鋪翠玉曉經雷雨更敷腴莫笑措大眼孔小聊乞
先生一餉餘
四月廿日過江渚茆屋雜興諸絕句錄呈雲浦明公以
代對面笑謔
百年風雨幾興亡睡起西山尙夕陽四月維舟向茆屋一庭
春色獨焚香
燕子低迴掠地飛海鷗來去水侵扉中流雲度他山影落日
游望天涯落日簷鉤
右調水仙子
東風花外小紅樓南浦山橫眉黛愁春寒不管梅花瘦無情
水自流口檐閒燕語嬌柔口口驚回幽夢口口口難尋舊
曲金叟詩餘手稿
友生贊再拜
閒釀桑椹酒不異中原者飲未盡寄嘗一杯也
門上蔡氏題石一刻拓手倘便乞拓一二本見寄幸甚
靈水秀然今日得雨必是苗芽怒長更
佳也況蒙許送久伺不見至戲作小詩促之瓚頓首
默庵有道先生
韭芥抽苗鋪翠玉曉經雷雨更敷腴莫笑措大眼孔小聊乞
先生一餉餘
四月廿日過江渚茆屋雜興諸絕句錄呈雲浦明公以
代對面笑謔
百年風雨幾興亡睡起西山尙夕陽四月維舟向茆屋一庭
春色獨焚香
燕子低迴掠地飛海鷗來去水侵扉中流雲度他山影落日
游望天涯落日簷鉤
右調水仙子
東風花外小紅樓南浦山橫眉黛愁春寒不管梅花瘦無情
水自流口檐閒燕語嬌柔口口驚回幽夢口口口難尋舊
曲金叟詩餘手稿
友生贊再拜
閒釀桑椹酒不異中原者飲未盡寄嘗一杯也
門上蔡氏題石一刻拓手倘便乞拓一二本見寄幸甚
眼底繁華一旦空寥寥南北馬牛風鴻飛不與人間事山自
白雲江自東
餓亦欲一往山中相見俟後遇便舟至彼矣靈巖寺山
靈水秀然今日得雨必是苗芽怒長更
佳也況蒙許送久伺不見至戲作小詩促之瓚頓首
默庵有道先生
韭芥抽苗鋪翠玉曉經雷雨更敷腴莫笑措大眼孔小聊乞
先生一餉餘
四月廿日過江渚茆屋雜興諸絕句錄呈雲浦明公以
代對面笑謔
百年風雨幾興亡睡起西山尙夕陽四月維舟向茆屋一庭
春色獨焚香
燕子低迴掠地飛海鷗來去水侵扉中流雲度他山影落日
游望天涯落日簷鉤
右調水仙子
東風花外小紅樓南浦山橫眉黛愁春寒不管梅花瘦無情
水自流口檐閒燕語嬌柔口口驚回幽夢口口口難尋舊
曲金叟詩餘手稿
友生贊再拜
閒釀桑椹酒不異中原者飲未盡寄嘗一杯也
門上蔡氏題石一刻拓手倘便乞拓一二本見寄幸甚
靈水秀然今日得雨必是苗芽怒長更
佳也況蒙許送久伺不見至戲作小詩促之瓚頓首
默庵有道先生
韭芥抽苗鋪翠玉曉經雷雨更敷腴莫笑措大眼孔小聊乞
先生一餉餘
四月廿日過江渚茆屋雜興諸絕句錄呈雲浦明公以
代對面笑謔
百年風雨幾興亡睡起西山尙夕陽四月維舟向茆屋一庭
春色獨焚香
燕子低迴掠地飛海鷗來去水侵扉中流雲度他山影落日
游望天涯落日簷鉤
右調水仙子
東風花外小紅樓南浦山橫眉黛愁春寒不管梅花瘦無情
水自流口檐閒燕語嬌柔口口驚回幽夢口口口難尋舊
曲金叟詩餘手稿
友生贊再拜
閒釀桑椹酒不異中原者飲未盡寄嘗一杯也
門上蔡氏題石一刻拓手倘便乞拓一二本見寄幸甚

帆從何處歸
燕雀生來喜近人家殘屋破去邊城可人惟有閒庭草蓬戶
朱門一樣生
姑蘇城郭草茫茫城外腥風舊戰場花落空垣車馬絕獨餘
梁燕說興亡
我自無心何慢勤愛憎加我亦從人青山不改如如體雪後
陽生依舊春
五月陰風特地寒閨閒浦口怯衣單飢嗷野哭浮村落我本
無愁也廢飡
庾遒虹光貫壁奎碧梧端合鳳來栖春泥滑滑江天永更著
荒村叫竹雞
眼底繁華一旦空寥寥南北馬牛風鴻飛不與人間事山自
白雲江自東
餓亦欲一往山中相見俟後遇便舟至彼矣靈巖寺山
靈水秀然今日得雨必是苗芽怒長更
佳也況蒙許送久伺不見至戲作小詩促之瓚頓首
默庵有道先生
韭芥抽苗鋪翠玉曉經雷雨更敷腴莫笑措大眼孔小聊乞
先生一餉餘
四月廿日過江渚茆屋雜興諸絕句錄呈雲浦明公以
代對面笑謔
百年風雨幾興亡睡起西山尙夕陽四月維舟向茆屋一庭
春色獨焚香
燕子低迴掠地飛海鷗來去水侵扉中流雲度他山影落日
游望天涯落日簷鉤
右調水仙子
東風花外小紅樓南浦山橫眉黛愁春寒不管梅花瘦無情
水自流口檐閒燕語嬌柔口口驚回幽夢口口口難尋舊
曲金叟詩餘手稿
友生贊再拜
閒釀桑椹酒不異中原者飲未盡寄嘗一杯也
門上蔡氏題石一刻拓手倘便乞拓一二本見寄幸甚

吹簫聲斷更登樓獨自憑闌獨自愁斜陽綠慘紅消瘦長江
日際流百般嬌千種溫柔金縷曲新聲低按碧油車名園共
雲緣無端風雨聲相續不須澄霽爲沽醹酴
右調憶秦娥
參差玉笙聲莫起瑤臺曲清香沒口夜涼飢粟黃雲巧綴飛
霞綠清吟未斷秋霖續恐孤花意倒樽中酴
右前調
春渚芹蒲秋郊黍熟西風沃野收紅稻檐前炙背媚晴暘天
吹簫聲斷更登樓獨自憑闌獨自愁斜陽綠慘紅消瘦長江
日際流百般嬌千種溫柔金縷曲新聲低按碧油車名園共
雲緣無端風雨聲相續不須澄霽爲沽醹酴
右調憶秦娥
參差玉笙聲莫起瑤臺曲清香沒口夜涼飢粟黃雲巧綴飛
霞綠清吟未斷秋霖續恐孤花意倒樽中酴
右前調
春渚芹蒲秋郊黍熟西風沃野收紅稻檐前炙背媚晴暘天

涯轉瞬淒芳草眷望漁村陶朱煙島高風峻節如今埽黃雞
黍啄潤醒香開門迎笑東鄰老

右調踏莎行

夜來愁人偏起早客舍蕭蕭鏡裏看枯槁雨葉鋪庭風爲埽
閉門寂寞生幽草行路難行悲遠道說著客行眞個令人惱
久客還家貧亦好無家漫自傷懷抱

右調蝶戀花

蓬上雨潺潺蓬底幽人夢故山硐戶林扉元不閉蒲閒只有
飛雲可往還波冷玉珊珊一壑松風引佩環詠得池塘春草
句更閑行盡千峰半雲閒

右調南鄉子東林橋雨蓬夢歸曲全叟倪瓚

鐵崖書小遊仙詩

晴雪始消覺毫端有春樂爲之書也

維禎

弁州以倪如風女兒襷褵長袖未知其早年筆也

莫昌詩翰

失視

窗下紫端吾故物雲腴如潤玉如溫驪龍光瑩夜生彩鸛鵠
眼活秋無痕已逐銀杯同化去豈若青氈能復存卻笑偷兒
謝解事免使王家池水渾

復視

失視兼旬今復見村童捧璧笑顏溫墨光黯有風霜色石面
悸無沙土痕詞翰發揮欣得助鬼神呵護幸仍存湍毫便欲
開圖寫貌我山莊似陸渾

新正清涼境失視既而復獲遂賦二詩前以自解後復

大韻雨窗漫書奉寄西湖靜者賢翁季觀捕魚詩併和
示爲妙

南屏莫昌稽首

楊廉夫寄元鎮詩蹟

祇陀山下問幽居新長青松六七株見說近前丞相怒歸來
自寫草堂圖

北窗高臥東皐嘯鄉里小兒嬾折腰今朝一醉醉未醒小奚
扶過虎溪橋

晴雪始消覺毫端有春樂爲之書也

鐵崖書小遊仙詩

鸞書趣燕五城東下視星辰在半空行過瑤臺重迴首玉清
更在有無中

虎豹吼吼守帝閽銀灣水氣曉氤氳石榴花下霓裳隊競染
香雲製舞裙

城闕芙蓉曉未分身騎金火謁元君青童不道天家近笑指
空中五色雲

三十六宮苑內春鄜鄜郤憶夢中身帶將一個城南樹去謁
仙班十八人

飄飄仙樂下珠庭又從麻姑降蔡經麟脯鳳脂皆可壽長生
何必斲松苓

溪頭流水飯胡麻曾折瑤林第一花欲識道人藏密處一壺

天地小于瓜
不到麟洲五百年歸來風日尙依然猱龍化作雪衣女來問
東華古玉篇
森宴瑤池日景高烏紗巾上插仙桃長桑樹爛金雞死一笑
黃塵變海濤
高駕飆車過大瀛神官報道褚三清新栽鵝管銀簧澀一曲
玄雲鼓未成
天府官曹夙有期金柈玉粟賜漁師一彈指頃天台近始悟
三生石上棋
此余方外生余善追和張外史小遊仙詩一十解持藁
來余不能加點讀至長桑樹爛金雞死坐客繞牀三叫
如銀曬夜濤
眼中自小薄蓬瀛日月雙飛下始青見得明窗塵髮鬒定知
草創大丹成
玉格金科自有期赤城何待遠尋師壁梭也解爲龍去樵斧
如何只看棋
丙戌歲四月廿日靈石山登善精舍寫
向嘗次韻信都趙君季友父遊仙詞亡友虎林張君伯
雨父見而愛之亦嘗倚韻以屬和崑山清眞觀道士余
君復初伯雨愛友也寫所和詩以遺復初今年冬
款余于吳郡之城南乞余寫昔所和合張君之什并藏
之江空歲晚朋友間能詩如伯雨寥寥絕響因寫舊作
不能不興感云爾今年至正二十年庚子歲之冬也遂
昌鄭元祐明德父

藤蘿石上尋長逕金粟園中見小身抖擻幾重衣褪看情知
不是散花人
厭見霓裳舞廣庭罷看三十九章經道人腰著金鴉嘴自向
松陰洗茯苓
左股清池足漚麻池中胞水是松花早知魏帝一丸藥肯信
東陵五色瓜
恥作深山服食仙伐毛洗髓固依然木蘭墜露研朱寫只寫
南華秋水篇
脚底琴生三尺鯉袖中阿母一雙桃別時勞動凌波韈嫋月

金碧樓臺瀛海東妙妙仙子下遥空聖凡千古無窮事都在
鸞笙一曲中
鶴氅身中三素雲籠暉出滄海共氤氳桃霞沐雨輕勻面柳浪
含滴細織裙
鳳麟洲上水煙分女伴同祠李少君點定易遷宮裏籍步虛
回首蹋紅雲
煌煌珠樹四時春樹影玲瓏月滿身理罷玉笙朝斗去就中
誰是避秦人
雲旂阿母降珠庭侍爲雙成欲授經塵世登眞无要訣藥囊
辛苦貯參苓
幾吹松屑飯胡麻又見蟠桃一度花不爲靈妹工服食金盤
安期海上瓜



那得不如瓜
窈窕溪眞十二仙靈扉分水夜長然珠宮每重皇人筆點較
量蟠桃三度花
青瑤第幾篇
寶髻駢雲誰最高花開行數舊栽桃三洲月出星宮近騎著
麟洲宮殿五雲高夜走瑤池燕碧桃借得仙人紅尾鳳月中
飛影拂波濤
神魚舞翠濤
紫皇親駕按環瀛又見鯨波澈底清仙籍不能無謫降塵緣
只數董雙成
敢望有虧成
欲衆靈芝恐後期魚遊千里寶壽思不因悟得長生著一局
長生誰解問佺期黃石空爲孺子師何似山中閒日月松陰
自了青殘棋

遊仙詩遂昌其最優乎眞居仙去不可復得清貝余君
復初請余和之以繼二妙之後其知言乎昔揚雄作太
玄曰後世有揚子雲必好之蓋謂作者非難知者爲難
銀河萬里海雲東直泛靈槎上碧空仙女蹋歌星漢襄老龍
難終未了棋

至正二十年庚午歲冬十月書于吳郡城南之寓舍

也復初舊有能詩聲余故喜之遂爲賦此但不可與不知者言耳

太原郭翼識

張伯雨草書

綠雲覓路作清遊身似飢鷹曉脫韝一上怒臨飛鳥背載盤鷲立巨鼇頭神來甲帳風飄瓦月墜下方鐘隱樓爲問登高能賦者陸沈誰復歎神州

右登南峯絕頂

寒食今年二月晦又分新火入廚煙碧桃花落閒誰掃白紵衣輕老自便發匣但餘金薤墨老年正在玉堂編大書絕頂顏光祿小字牋駿逼羲田



右山居即事

夕陽扶醉試登臨暗嘆峰頭望不禁倦鳥欲憑高樹沒短松時遇晚風吟雲開列岫爭浮黛霞映平湖盡躍金歸去主人情不淺重傾春酒細論心

右登新豐山

張貞居與袁子英詩手稿

凡五十五首詩載集中此不錄

己酉歲自春徂夏霪雨之時多五月來僅一日見天處碉阿幽篁中未有裹飯過子桑者閉弄筆硯寫謬語盈冊以自料理耳詩凡五十五首子英過之持去勿示不知我者

雨告

右句曲外史與袁子英所寫詩凡五十五首其兩篇迺此老道人做鐵崖者也如道吉清齋碉阿諸詩皆其道趣中流出者若弄月庖則又頑仙之橫出者吁道人仙去已一紀矣鐵崖之友屬之何人開卷愴然不勝山陽之感

至正二十又一年花朝日抱遺叟楊維禎在清眞之竹洲館書

至正壬寅秋八月十八日海虞繆貞吳郡尒大亨崑山顧元臣同觀弟子顧登拜題隸古

東淮顧安定之觀於映雪軒時年七十有四

不識華陽舊隱居高情還憶聽松餘百篇眞篆修都徧滿卷新詩手自書一去丹臺閑日月幾回飛佩在空虛重來化鶴應無恙華表春風動里閭至正甲辰冬月郡人後學陳世昌拜觀謹識

至正廿五年乙巳春三月豐城余詮觀

壬子正月五日過東婁十日耕學先生出以示僕乃知貞居先生之與耕學交好之情若此也倪瓚覽

貞居先生妙墨清詞自有一種仙氣信非世中人也此卷手書以遺余者厥罹兵燹似若有神物護持泉南陳君彥廉好古博雅與予同志故割愛以贈壬子夏六月汝陽袁華書

張貞居詞翰政如月底疏松雪中修竹信非煙火食人

所能賞識宜為吾子英之寶藏也貞居自題云非知我者勿示今子英出以示余豈別久而弛其約束耶齊郡張紳觀于孫氏映雪軒戊中十月也

石澗阿雜詩墨跡五十五首乃張貞居詞翰最得意者亦自慎重不聽示人觀其小序可見雖然非子英之知貞居不能久藏至今非彥廉之好古博雅亦不能得子英割贈所愛以交誼之篤而歸諸尊俾堂可謂得其所矣子英亦知人哉保為陳袁之家子孫左券珍之可也

廬陵張昱題于凝香閣中

余觀在昔右文之際文章翰墨莫盛于東南矣蓋不惟彬彬文學之徒至於方外者流亦如快雪時晴行山陰道上幽景所奪應接不暇披覽竟日不能去手

蘇人王行題

余觀張外史自書雜詩一冊詞翰之妙使人

廉好古博雅必能加寶愛矣

貞居晉學書于趙文敏公後得茅山碑其體遂變故字畫清遒有唐人風格詩則出子蘇黃而維以己語其意欲自為一家也唐宋以來浮屠之能書與詩者雖眾然亦不能兩美況道流之久乏人哉此自書雜詩也古律行艸各臻其妙宜子英之襲與而彥廉之喜得矣

高啓識

右張貞居詩翰清原陳氏得于袁子英甫虛熊記篆書歷代史臣不為釋老氏立傳或老氏有可書者則以方

幅可見物常聚于所好君作詩往往有物外意非獨愛貞居之所書而已也壬子亥月張紳再題

伎傳中皇明詔修元史始別有釋老傳之目而老氏首正處機釋氏首八思馬且各有數人焉張雨生東南以工書善詩爲名道流一時學士大夫若趙文敏虞文靖貢文獻諸公多與遊乃不得入傳或者疑之然處機八思馬之徒其在太祖世祖時大抵皆以功業顯故釋老氏有傳蓋不徒以其法而然者則夫雨之可傳政不在此余嘗執筆從史官後得預是議今觀雨自書雜詩于溫陵陳寶生家詞翰之妙如是自當與虞趙諸公詩集並傳也

會稽岳王彝識

貞居眞人詩文字畫皆爲本朝道品第一雖獲片帋只字猶爲世人寶藏況彥廉所得若是之富且妙耶舒展累日欣慨交心噫師友淪沒古道寂寥今之才士方高自標致余方憂古之君子終陸沈耳吾知前人好修不以爲賢于流俗而遂已不忠人之不知栗里翁志不得遂飲酒賦詩但自陶寫而已豈求傳哉倪瓚題壬子初月八日

貞居詩如月底疏松雲閒修竹字畫則若遠塞驚鴻春池科斗非特不染塵俗塵俗自不能染耳

張紳

壬戌陽月紳再觀于崆峒外史之丹室于是與彥廉別十載矣

洪武丙辰秋九月彥廉自鳳陽還十有九日夜宿春卿軒復出此冊同觀題者自鐵崖先生以下凡十五人存者惟八人耳撫卷不勝黯然汝陽袁華識

溫陵陳彥廉氏出家藏張貞居所書雜詩凡五十五首詞翰俱麗見之不忍去手子英袁先生與貞居友善書此以贈又于卷末書曰勿示不知我者子英以彥廉博雅故出而與之卷後題曰彥廉與余同志故割愛與之雖貞居非至交則不出袁先生非知己亦不與彥廉既得宜爲珍玩

欽閑

余初學書卽知有句曲外史爲浙之擅名者雖急于采其規格而世甚鮮有及閒獲觀數帖率皆眞跡其于運腕指用紙墨之妙誠超于衆能而成家者也以之才氣則並于蘇米詞或有過之者故一時名重朝野得片紙如寶珠璧豈偶然哉此帖知久深慕一見二三年不聞其定在茲獲一覽平昔所見猶霄壤矣孰不珍其傳哉

癸亥歲孟夏耆山無爲謹書于朝天宮之桂堂

張貞居平素慕米南宮之爲人嘗爲著海岳外史傳故其議論襟度往往類之獨其詩句字畫清新流麗不蹈南宮狂怪怒張之習蓋非獨其學問使然亦由貞居寄跡方外不爲聲利所累而又居東南形勝之邦獲見故都文獻之懿優游林壑以養其眞氣故其發于詞翰者如此今去貞居卅餘年耳使人望而企之若古仙人可

勝數哉支入陳彦廉得其翰墨二帙哲平生得意作也
余家與貞居世契展詠之餘益增感舊之思云爾尋陽
張來儀志

張貞居詞翰俱清逸飄飄然如琴鶴遊霞鄉自非有
仙風道骨者不能唐之羽流中杜光庭罹詆足事美于
前彦廉寔寶之洪武十九年歲在丙寅吳郡道衍敬觀
于春申堂

余嘗愛張貞居此帖詞翰清拔風致高遠嘗其神清氣
和用筆遒意疾徐頓挫濃纖間出故雖連篇累幅不厭
其多玩之如飛鳶戾空明珠映月飄光燦爛快人心目
可謂絕類離倫特立逍流之表自予英化去垂三十年
意昔此帖亦遂淪沒今復覽于放鶴軒中展玩終日不
能釋手信知至物終當有歸從道宜珍藏之東吳文泰
識

昔人作字類人若顏書之剛勁虞之美媚歐之清腴亦
似之余謂非唯字類人作詩雖言志而制勁清麗亦似
其人今觀貞居字之隨體賦形殊不經意詩之隨詠寫
志若出自然覽之則清氣可掬深類貞居之爲人昔人
所云爲信然貞居書此亦自得意者故題以勿示不知
我噫示之尙不輕得之者必好古博雅也張昱彥廉
蓄之謂得其所陳從道得之可謂又得其所矣從道宜
保諸後儀張肯識



僕平生最嗜外史詩集中諸律略皆上口僧評其高處
當爲元人第一家妄論自信不必世人之同也故其眞
跡所在特深貴之唯姚侍御家有稿一冊時獲寓覩以
爲樂事其它所見短簡寥寥無足充余之嗜者戒卿何
幸乃富有之如此當知貞居眞蹟流落人間雖有存者
斷不能與之爲敵矣使僕時時來過出而閱之味其點畫
求其與致以開余情不亦暢乎

晚學楊循吉奉題

蔡天啓詩曰收拾三茅風雨樣高堂六月是冰壺貞居
收拾三茅風雨總人亦壺眞得天啟賦詩之眞趣矣貞
居蛻骨仙去知在蓬萊第幾峰而仙迹長留人世間帝
不役雷電下取俾後世得肆玄覽馳紫霞之逸想動白
雲之遐思瀟灑送遄中之日月不亦神哉袁戒卿襲藏
出以見示因題

成化癸卯春三月朔旦郡人黃雲識

此冊今藏余家向從文衡山處得之

元汴

畫像贊

志逸心疲身清命濁逃同類而親猨狙靜厚味而美藜羹學
取益而不勝其損事知危而姑與之安一龍一蛇不厭已之
深眇惡衣惡食先憂人之飢寒忽然爲人而反常若此若何
以祛有身之患

吳門朱珪氏師濮陽吳睿大小二篆習既久盡悟石鼓嶧山碑之法因喜爲人刻印遇茅山張外史外史錫之名方寸鐵者持以過錢唐訪余于吳山次舍求一言白其所謂方寸鐵者余笑曰予方以鐵石心故乖於世而子又欲乖吾之乖乎雖然古之豪傑修己治人皆必自方寸鐵始黃金白玉可磨此鐵不可磨也子以是鐵印諸金銀銅玉犀象使佩之者皆無媿乎是鐵外史氏心印之教行矣吁豈眞求工于刻畫無戾夫古制也哉今有妄男子釋蹻起閭巷取封侯印如斗大印思尺書馳使帶甲有十萬如金翅鶚逐百鳥無一敢後者金斗之權重矣哉吾不知果能爲天子翦狂寇佐中興爲生開太平無媿之于汝鐵否不則徒以苟富貴不至腐尸滅名不已使得珪方寸鐵印斯可以蒙金斗而壽榮名矣珪或爲今將軍刻符印其亦以是告之至正十九年秋七月八日李補



榜相甲進士今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會稽楊維禎書

神斧磨天制紫雲仙葩殊玉發奇芬靈書寶訣開剛卯不數人間小篆文

書刻輪君總色絲前身想是伏靈芝虎頭食肉元無相鑄紐休傳左顧龜

我家金粟道人章瓦款蟠螭識未央千古典型今復見佩之

何必獸頭囊

鏤玉塗金與錯銀盡將工巧失天眞君能獨埽雕蟲技定品他年合入神

伯盛朱隱君余西舜草堂之高鄰也性孤潔不佞于世工刻畫及通字說故與之交者皆文人韻士予偶得未央故瓦于古泥中伯盛爲刻金粟道人私印因鷺其篆文與製作甚似漢印又以趙松雪白描桃花馬圖求勒于石精妙絕世大合松雪筆法惜其不得從遊于松雪之門使茅紹之專美于今世因題四絕于卷末以美之伯盛勿以余言爲譽後必有鑒事者公論也至正十一年中秋日書于玉山草堂金粟道人顧阿瑛

方寸鐵歌贈伯盛朱隱君

人心何危患多歧方寸之鐵貴自持百鍊耿耿明秋曄彼柔繞指何詭隨朱盛剛勁眞吳兒法書鐵畫逼秦斯晴窗握管儼若思學成變法出愈奇鐵耕代筆猶神錐用之切玉如切泥孤忠不媿月食詩清癯更賦梅花詞元祐黨碑我所非驢鳴犬吠我所嗤雕蟲小技同兒嬉屠龍妙割嗟奚爲盛乎盛乎知不知南北車書來復來中興定勒磨崖碑大書深刻非子誰時至正廿年歲次庚子夏六月初吉天台氏學者元鼎書于白蓮桂子軒

吳僧虛中　蓮花樂

方寸鐵銘

婁東朱珪字伯盛工古籀篆文其于六書之義考之尤詳嘗

以餘力刻印章則為吳中絕藝閒遊錢唐遇句曲張外史名之曰方寸鐵蓋以喻其能堅其志操期以進乎道亦若桑國僑志于鐵研之鐵云雖然科書慶已久必以篆籀為師法漢隸而下不在論能復其古其庶幾朱君乎朱君與予相游嘉其志操之日堅今年余來玉山中驗朱君之書法益有進是猶張旭悟公孫大娘之舞劍器也見其刻玉石如切泥則又若漆園氏誇庖丁解牛而得宵槩也張得于舞劍庖丁得于解牛吾知朱君得于書而悟外史方寸鐵之旨矣遂述其事而為之銘曰

聖人作人文開龍馬出榮圖來神農氏尚結繩民弗犯俗龐淳史苍頡肇有制鬱孳乳乃曰字越夏商歷周秦科斗廢籀昆吾刀鐘鼎隳石鼓頹心太古隸朱珪

至正歲舍庚子四月廿又六日河南陸仁頌

方寸鐵頌

猗方寸鐵媲昆吾刀游刃發硎妙契縱操六書奧旨探頤損勞史籀秦斯作則孔昭翔鸞翥鳳騰龍蟠蛟為印為章珪璧麗雪文苑藝林世賴榮褒我頌匪私永言弗祧

至正庚子八月十又八日淮海秦約頌

方寸鐵詩奉美伯盛有道

朱珪手持方寸鐵橅印能工漢篆文并箒分江龍噴月昆刀切玉鳳窺雲宅年金馬須承詔此日雕蟲試策勳老我八分



方漫寫詩成亦足張吾軍

朱生心似鐵篆刻藝彌精應手多盤折纖毫不重輕幺麽形獨辨蟠匾勢初呈漢印規模得秦碑出入明風流金石在潤色簡書并餘刃庖丁解風斤郢匠成達觀應自悟賞會足平生趣刻無多訝因君託姓名

袖裏昆吾一寸鐵江南碑刻萬家文玉符金印雲臺將大篆

煩君為勒名

錢唐陳世昌

十年兵興徧天下名山大澤罹野火野火燒盡秦漢碑咸陽雲閒陸居仁

鬼哭無人打故人吳睿業篆籀好古乃有如珪者妙刻金粟道人章尤精白描桃花馬金印徒聞如斗大零落當時建章瓦君不見黃仙鶴伏靈芝北海文章長高價

武夷山樵者錢惟善題子海嘯軒

館閣諸公無不喜用名印雖草廬吳公所尚質朴亦所不免惟揭文安公絕不用其制吾竹房論書甚詳然其所用人多不合作趙文敏有一印文曰水晶宮道人在京與李息齋袁子英同坐適用此印袁曰水晶宮道人政可對瑪瑙寺行者閻座絕倒蓋息齋元居慶壽寺也鮮于郎中一印曰鮮于伯機父吾子行曰可對尉遲敬德鞭滑稽大略相同子行嘗作一小印曰好嬉子蓋吳中方言一日魏國夫人作馬圖傳至

子行處予行爲題詩後倒用此印觀者曰先生倒用了印子行曰不妨坐客莫曉他日文敏見之嘉曰箇瞎子他道倒好嫦予耳太平盛時文人潛穡如此情懷可見今不可得矣余坐主張先生仲舉在杭一印曰平皋鶴叟蓋用杭州三山名蹄平皋亭黃鶴也古人亦有如此者如雲煙過眼錄載姜白石印文鷓揚周郊鳳儀虞廷蓋以姓字作隱語辛稼軒曰六十一上人又以破其姓文米元章畫史言劉巨濟符符字亦好奇耳

雲門山樵張紳書于朱伯盛印譜後

余嘗見故元時吳人印章刻畫古雅疑其多出于吾子行之手而不知有朱伯盛者今觀楊鐵崖顧玉山輩方寸鐵志并詩始知之伯盛名珪玉山稱其爲西郊草堂之鄰蓋崑山人葉君廷光與爲同縣宜其獲此而藏之

成化丁未三月晦吳寬題

元名公爲朱錄師本初七序墨跡故元文章之盛雖方外道流亦有其人如吳全節辭玄卿張伯雨輩是也此則朱本初所著貞一稿觀其所得尤爲精深宜一時大家特爲親書其首也本初臨川人出家上清宮而從吳宗師居都下其稿既無刻本不知此編何從傳至吳中幸而爲抑夫縣人之所藏不然其泯矣

吳寬 元博

本初一相林下內境虛曠中夕夢回松月在窗夜氣閒然全



體豁露于斯有得

七序爲勝國范梈劉有慶歐陽應丙虞集柳貫道吳全節諸人與一人姓氏天啟癸亥春三月廿六日王二泉持此卷來以行促不及錄序語

玉水記



汪氏珊瑚網法書題跋卷十一

元天目山禪師劉順法語眞跡小行書

蕭路教深達聖賢之道嘗以委順子自省其旨世間萬物各有數初不以逆而強致焉在乎知時識變樂天知命者固能隨順世緣無甚罣礙孔聖以此一貫之道示曾子領其旨唯而已維摩居士以一然而談其不二吾之諸祖或拳拳豎指或棒或喝皆示之以委順之一方便也老氏以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而發揚委順之道從古聖賢莫不以此而傳之後世倘欲別起一念殊勝奇特之見以屬强爲則不委順也其順之之理一委之於造化豈聖人而能轉之而凡人可料之惟貴深造遠詣堅確不易其正念之士方能如是與凡爲銘之

天地萬物混同一區無望無礙靈妙自如用之于世不束不拘行之于時圓同太虛樂天知命逆順同途不委不順吾何所圖風清月白洞澈吾廬

天歷二年西天日山師子正宗禪　逆流沙門劉順敬書

中峰禪師九字梅花詠

昨夜西風吹折千林梢渡口小艇滾入沙灘坳野橋古梅獨臥寒屋角疏影橫斜暗上書窗敲半枯半活幾箇撅蓓蕾欲開未開數點含香苞縱使畫工奇妙也縮手我愛清香故把

新詩嘲

天有月兮地有松何堪松月趣無窮松生金粉月生兎月抱明珠松化龍月照長空松挂衲松回禪定月當空老僧笑指松頭月松月何妨一處供　松月

琦楚石詩翰

船上見月如可呼愛之且復留斯須青山倒影水連郭白藕作花香滿湖仙林寺遠鐘已動靈隱塔高鑰欲無西風吹人不得寐坐聽魚蟹翻孤蒲

中秋後二日與覺隱諸老曉過西湖率爾口占廷玉郎官索書錄呈求教

梵琦再拜

興化打克賓只要法戰勝我遮裏不然埽除佛祖令住山五十載撲碎軒轅鏡臏飯香滿堂有眾齋廚盛捧了出院人悟去也不定　徒弟珠維那職事美滿可悅眾心一偈送之參方行腳了吾宗生死大事勉旃

楚石道人梵琦

元名公翰墨卷

余讀姚江吳氏三葉墓志文而因知世運之有高下也始銘南堂老人者唐公震也其言雖儉而猶清猶可喜時蓋去乾道中興未遠也中銘雁峰隱人者陳公著也其言約以則蔚宋就衰矣及觀銘天台賞官者臧公夢解也其言繁以蕪乎有占章時則聖元一統已五十年矣於乎文章高卑與世

遲推移豈不信哉高廊弗傳求事狀不朽難矣雖然繼承義烈使光遠而有耀則在吳氏後人也季章父爲三葉後人也隱居行誼無忝厥先其能光遠而有耀者哉

至正丁亥秋一日鐵厓山人楊維禎書

昔人謂百年之計樹之以德若吳氏之三世行誼其樹之也遠矣其枝葉之蕃碩也必矣夫勳舊之家豈無累數葉顯仕者然德或不繼雖如穎川陳氏猶不免公慚卿卿慚長之譏況其他乎此士君子之所以有取於吳氏也與

永嘉高明則誠甫謹識

南堂三世獨傳書世祿雖微德有餘莫問幾多喬木在海棠已可著巢居

靈石山人張雨



青山堂上和尚清遠禪師侍者賢跡留小溪三載劇辱寵愛所謂待我以國士者是也臨別承厚贈感媿無極別來四載世殊事異思一會面而不可得南望青山未嘗不惻惻愴悽欲絕去歲聞從者留宣城復聞青氈復舊喜而不寐但山川阻修音問復絕可恨邇來不審起居輕利否世事可忍否眾生易度否去年令法眷用章和尚示寂法門不幸良可慟哭近聞宗遠和尚赴五竺之選可爲宗社之賀此老別來已二十餘年矣雖欲一見其可得乎如會次望引情不尚閒居麤遣亦遠庇所及也自前年五月來日念彌陀祈生淨土不識他年果如願否亦欲吾老師知吾近況何如故言及此會作無極

無款五言一律前有劍丁伯樵數段失缺

修竹深深處人閒俗慮消時勝碧玉調笥在白雲落雪乳臨風瀹冰花對佛燒思君不可見乘興動蘭橈

有感一詩寫奉則敬兄弟姪　左瞽

感爾多堂弟參之同朝翔翮西復東品似鴻雁行攸居沙渚暖蒲新芽長秋風順節序亦復館稻粱我獨有一弟今我竟誰將念之不可招血淚滿衣裳

攖寧先生見之仁者之念亦不能不爲我潸然也朝陽鳴亦相與興歎殊可悲耳

楊子江頭十尺廬望中渾是小方諸八囱爽籟含清氣一水如知得安事塋囊去照書

乙卯十二月在金壽堂書

空明倒太虛邊萍不栖口口口露莖眞溼玉蟾蜍晉家車胤庶帽山人王逢題於樂意生香之亭時歲已酉秋八月五日也

右頓首拜覆頖川教授先生尊座右自十九日因新令尹定役而入城日在縣治故未能往謁爲慊昨晚從孟達親丈家飲散歸領尊翰且承奕嗣見過恨不得見頃又承過我問信足紉不遺之盛心奚申揖紳先生求如尊先生文章道德指與遂昌公諸老過笠澤徜徉數日不一二屆尙欲以閒暇日與



此諸賢去嘗憶文在句高公山水趙公書今代何人與併聽教誨幸甚偕易就稟區區欲購得歐陽文忠公大全集

此卷久爲先朝翁藏玩前有米襄陽山水橫幅高君明水見之卽囑戴老以靖窖壇盞十二求易附二佳箑作

此馳及漁父詞云我是箇不識字煙波釣叟恍然在目

裝潢賁愚父子受盞卻其箑竟爲居閒者所沒又

也玉記

有元名翰爲張紳張文在程珊鮑恂王東諸人先後爲

元賢翰疏劄

此卷凡十一人詩文

右前海寧州同知楊性所藏先友遺蹟一卷

若干篇性曰先君子字伯振至正閒從事浙省一時名士大夫多與往來爲詩文性收藏甚富兵火之後往往散失此其

僅存者且以先友不著字與官爵劣于柳記求余記之以余嘗游諸公閒也盛熙明字熙明能書辟奎章閣書史奔法書攷傳于世堵簡字無傚能書畫測省椽吳淵字德泉以才識自負結交海內名士　兵興福建守臣承制署爲其省參知政事楊維禎字廉夫丁卯進士江浙儒學提舉俞氏兄弟者吳人俊字俊平江路推官庸字子中華亭縣尹有晉人風葛元喆字元喆戊子進士翰林編修官高明字則誠乙酉進士柯九思字敬仲奎章閣鑒書博士劉基字伯温今御史中丞貢潛字晉卿甲寅進士翰林學士謚文獻文章爲世推重此致政後所書謙恭謹足爲後進取法觀之猶可想見其儀型嗚呼余嘗謂人子欲顯其親至錄其所與交若柳子者可謂孝于其親無所不用其心然所記不過姓名爵里而已能併存其遺文如此可謂有加前人者哉東坡爲先友記六十七人攷之于傳卓然知名者二十人今楊氏先友十一人其文章事業鮮不載國史者惟言其所散去者超文敏公康里巎公仲弘楊先生眾仲陳先生道士張伯雨則又無攷柳記多矣伯振君諱祖成仕至山陰縣尹嘗從學須谿劉先生性字彝仲學于廉夫少學詩于文獻

齊郡張紳拜手謹題

## 元人竹深處賦并敘詩卷

姑蘇劉孟功先生性嗜竹種之數萬竿蔚然成林孟功日居其中同志者過之輒留終夕或信宿而去迺取杜少陵竹深



留客之句顏其所居曰竹深處蓋心有以契乎竹也鴻儒碩士咸爲之品題余與先生相知之久因爲之賦以貽之且以爲竹逸之一助云

緊余生之好奇負磊落而不羈嘗縱觀乎淇水之湄弔古於嶵谷之谿過瀟湘登九疑斐然武公之想遯焉伶倫之思慨重華之不作悵二妃以增悲因物懷人屬觸于目惟懷懷之高風託娟娟之修竹是竹也稟君子之貞抱幽人之獨鶴兮斯巢鳳兮斯宿宜雨宜晴宜寒宜燠挺蒼煙之萬竿散涼飆于三伏夜月篩瑣瑣之金秋聲戛鏘鏘之玉此其竹之可愛不一而足者也時有種竹主人謂余曰子徒知愛其竹而嘗造于竹之奧區乎乃披蒙茸拉榛蕪遂探其幽遂闢其虛肩摩足蹠性逸情娛顧枝葉之繽紛覺蹊徑之縈紆緣雲亟幾尺之琅玕素濤拂萬籟之笙竽蕭蕭森森雅雅魚魚空翠浸毛骨湛露溼衣裾匪隱者之盤谷實神仙之奧都抗纖塵于朝夕鎔百慮于須臾主人于是乎設簟枕具壺觴于以嘯歌于以翱翔或鼓瑟而嬉或擊缶而歌或敲棋而劖琢或臨流而徜徉不知天壤之大日月之長茫乎桃源之迷杳乎橘林之藏未足以形容之彷彿適足以貽笑其荒唐豈若斯竹之深處乃可以晦吾迹而韜吾光也于曰深乎深乎其竹之處乎昔盡均于簡深乎其君之愛也靖節于菊深乎其身之退也濂溪于蓮深乎其道之大也之三子者皆其植物之深而于尤得其所以深眞有以契其古于今所謂不以其迹而以

其心者歟主人適喜而爲之歌曰竹之虛中兮惟吾身之容兮竹之勁外兮惟吾行之介兮余續而歌之曰匪竹之容我將奚從匪竹之介我將奚賴歌畢賓主交歡遂鎸其言于竹簡

高風星市門植竹千箇當君雪下庭砌玄陰劈齊房晴旭聚鳥鮮飆鳳鳴陽碧滋潤簡編翠挹浮衣裝披圖有眞趣夙抱非羈寓遊蹤白南北夢寐還相遇朝哦棲遁詞暮誦琳琅句恍即故園居森森竹深處

宋亭石宇

種得琅玕萬箇蒼滿林煙霧似瀟湘九秋露滴琴書潤六月風清枕簟涼肯爲溽陽留勁節佇看金府散清香挂冠有約來相訪並坐吹簫引鳳皇

盧陵王復原

樂彼萬畝園青青萬竿竹中有讀書人開軒伴幽獨軒前輕陰堦不開軒後繁聲疑雨來春風澹蕩拂翠羽白露泠泠生莓苔北窗無塵從不堦吐琴在地璀花老夜深對月任光微晝永乘風覺涼好有時盥起坐石牀口中吹笙鵝管長有時枕書臥軒中清興官入蓬萊宮蓬萊宮闕幾千里紅塵不到看書几彩鸞紫鳳情翩翩一段清光照流水昨日我來造竹下主人開門笑相迓山肴滿盤酒滿壺醉歌一曲爲君謝豈不見園中桃又不見道旁柳昔日娟春華今日成衰朽何如公家種竹一萬箇已喜此中堪結茅珊珊戛玉天籟動翡翠蔽空雲氣交呼童去尋化龍杖留客坐看棲鳳巢何當開徑延益友共論大易明義爻

吳郡朱復吉

種得賀嘗數百竿築亭深處伴秋寒危梢適露清堪揖密葉
龍雲翠作團夜月虛濤翻素壁晚風拂佩響雕闌漪漪絕勝
淇園好會看窗前宿鳳鸞

劍江徐嘯

帶雨含煙碧玉枝蕭森偏與靜相宜風生萬壑秋無際月到
孤亭客未知遠憶楚山吹笛夜迴疑湘水泊舟時此君自昔
持高節長結幽人歲晚期

文江鄧資深

琅玕三徑綠成林瑟瑟涼生漠漠陰蔣詡琴尊開自適王猷
車馬豈難尋四檐蒼雪翻鸞彩一榻清風引鳳吟客去浩歌
凌雲絕塵想宦遊南北今十年朝回幾立春風前虛心不忘

甫里趙宗文

君家舊住東吳上百畝簣簷屋長月明影拂青珊瑚箇箇
自有丹崖爲品題

三山林誌書于玉堂之署

劉侯愛客仍愛竹種得琅玕買書屋一片湘江雨外青千年
蹯谷春前綠三徑榮迴蒼雪深四時晴翠生繁陰遍門二仲
偏知已假梢羣公自盍簪元龍逸去眞湖海肯學尋常兒女
態祿米長捐佐酒貲錦囊不惜供詩債清心獨有此君知搖
落冰霜也不移爲籬擬護新梢長堪籜應教舊幹滋遍來阿
閣增光價五彩鄶雲見揮灑振佩終隨鸑鳳羣投閒暫省風
塵下漫說當年六逸溪烏啼煙草碧婁婁風流文采如君少



淇澳罷永言同結歲寒心

長洲沈元

種竹雲深處逍遙一徑通清陰湘浦月高韻渭川風節操宜
幽客逍遙稱老翁晚來丹鳳下棲向綠雲中

余學夔

金臺名宦姑蘇客客裏相逢見顏色手持詩卷錦離離珠玉
聯篇光耀日自言平昔愛此君手栽十畝吳江濱蒼龍起舞
淇園夕彩鳳長鳴湘水春客來倒屣遨借去擊筑彈棋不知
暑紅塵半點飄不來好鳥一雙向人語逍遙深處深復深等
閒忘卻樊籠心何時買棹東歸去願借繁陰事討尋

閩中陳淵

久要好夢魂長役霜筠邊故託高人寫高致翰墨淋漓潸空
翠屈鐵交加篆籀文眞假相資元不異披圖渾似故園看枕
衾六月生陰寒脫巾露頂聽靈籟鏗金戛玉來雲端葆羽亭
亭鶴鳳翥日上天門不知曙宜容借我洗煩囂便訪君家竹
深處

元盧 金山長老

萬玉蕭森蔽草堂惟通鶴徑破蒼蒼繁陰滿榻琴長潤秋色
凝窗地自涼幽靜窅然居物外虛閒渾訝是仙鄉一從高步
青霄上楚雨湘雲思渺茫

吳僧溥 西源

修竹千竿一草堂幽深偏愛水雲鄉碧陰滿地春簾煙蒼雪

侵幃夏簟涼詩刻粉筠初解籜聲傳茶曰遠飄香宦遊十載
天南北猶想林園思不忘

吳門煙雨掩荆扉湘楚清分一徑微讀口破空忘晝永涼生
入夜覺寒歸王猷疏散人皆口劉向操持世不違儒業已聞
沾寵渥休將宦思戀初衣

先生幽趣在琅玕手種窗前可萬竿三伏清陰不受暑一天
明月自棲鸞翠濤夜卷瀟湘雨蒼雪晴飄嶰谷寒珍重鳳池
留直節青青常與後人看

分得瀟湘數故陰中藏茆屋往來深半窗色淨涼偏入一榻
聲清暑不侵雨長子孫金箇箇風生頭角玉森森此君今向
圖中見時報平安慰客心

憶昔山行到竹深綠雲凝合晝沈沈塵衣欲拂應難入樵子
興懷每見尋驟雨洗枝添秀色微風翻葉墮清陰笑看來往
驅馳者休息誰從此處吟

客至頻留醉僧過只對吟渭川多雅興淇澳有清音節操常
應在冰霜老更禁七賢堪並美六逸漫同心游宦今來往多
情憶舊尋 起有關文

知君雅性恆愛竹幾年封植當華屋此君結根羨得所風雨
年年長舊玉綠陰滿地蔭階除拂雲香葉何參差萬竿總含
霜雪操數畝盡帶瀟湘委芸窗畫啟無俗客秀色時能映綃

# 跋竹深處卷後

盧陵周崇厚書

劉孟功甫世家吳山水之閒其先大父退軒先生嘗植竹數百本於庭清陰勁色照映几席蕭瑟檀欒之聲恆接于耳退軒公既捐館孟功以其竹有先人之遺澤瞻之徵之封之植之竹日以蕃揭其晏息之軒曰竹深處示不忘也既而宦游四方雖欲有事于竹而不可得迨屆從北京去竹益遠蔽以舒其婉孌之懷遂屬其所交名公鉅卿作爲詩文圖畫以發其思竹之藴余得觀其卷焉瀕溯乎其文之雄也渢渢乎其詠之長也洸乎穆乎不見其端倪也若竹之緜亘沓蔓連畛接町綠雲際天一目千頃者也鉤章棘句詞嚴義正若竹之密而不倚疏而不離森然而口陣挺然而列峙振風不能搖其根祁寒不能易其節者也聲律清婉格調高妙若竹之皷弄皓月戛擊鮮飆鏘然而球琳鳴鏘然而韶韻作者也意氣沖澹思致超軼若竹之中虛外直與道消息豐本擢枝樹德務滋跂之弗可及撓之弗可移者也此詩文之大略竹固有之矣以書而言之則竹深處三大字去篆而從隸戟立槼橫戈揮石墜若竹之含貞屬氣藏鋒蓄銳毅然而不可當者也以圖而言之則爲方勿逾咫尺而曲盡萬竹之幽窅將不求其象于圖中而欲得其意于象外者也以是言之則竹之於人而不爲無遇也夫竹植物也向使生于遐陬僻壤荒閴閴寂之濱雖蕃若渭川盤若淇園音諧崤谷之律材儷柯亭之椽苟弗遇其人則蕪沒乎薪樵之場芟刈乎樵斧之下槁死乎華實之餘撕盡乎朽腐之後者殆弗可以數計也其亦可悲矣乎欲求見遇乎其人而獲揚厲乎諸君子者詎可得哉然則竹之遇不遇其相去若是之懸殊也推之他物宜不異于竹矣故爲跋其卷末

南舟

先子自少暱此君凝霞閣下水石畳盡閒徧植公孫竹會稽志所謂高不盈尺稗翠蕭疏可愛允宜几席佳玩每對之展竹深詩賦卷覺空青萬餘在玄圃中無風雨神籟自韻焉因自稱筠居子又稱荆筠山人無何余自歷下還東垞庭中紫篠數百个盡爲人所戕而此卷亦失去每念胡介夫句一文沒也還留竹四壁蕭然不賣琴那禁苔痕蘚砌淒涼耶遂成竹史百卷已誦蒋捷山詞有二十年來無家種竹猶藉竹爲名則卷語存笥正可藉竹爲名況余尚有家乎今而後爲高元之萬竹先生可爲計洞門前一竿竹亦可同此玉猷與者讀元賢題竹一過西吳醉里竹素主人汪珂玉識新篁晚花時

江氏珊瑚網法書題跋卷十三

宣廟御製綠竹引并書

渺門八月霜華濃何時叢竹能成叢鳳城之陽禁苑東琅玕萬樹凌青空光搖太液波心月高出三山頂上松祥飆拂拂來天上鳴金聲玉聲玲瓏蓬萊宮中日如年高松密葉霏雲煙春陽挺秀百花表秋月增輝仙桂邊九夏繁陰覆虛牖祥麟瑞鶴相周旋六花凝寒羣卉老清標轉覺生光妍軒皇昔日初制律截管來自崑崙谷江心蟠石桃竹枝斬根剝皮誇紫玉何如蓬萊宮中竹雨露偏多生意足盤根固節千萬年遠勝猗猗淇水澳上林花木照清春靈芝瑞草爭芳芬愛此蒼蒼太古色竹邊幾度停遊輪世云鳳皇食竹實又云鳳皇棲竹枝鳳笙九曲太平曲鳳兮鳳兮今來儀余將拭目而觀之



宣德四年二月十二日御武英殿書賜都督孫忠

國初當天兵下徽時朱升請留宸翰以光後圖書屋上親書梅花初月欄賜之直一洗乾坤腥色自後則代擅奎藻萬歷間玉應試留都見聖母御筆于瓦棺寺之青蓮閣天啟間在燕京見神廟御書于李戚畹之清華園今復覩章皇帝御蹟足可壓閣中帝王書也

譚子國轉運臣柯玉識

高季迪書南宮生傳

南宮生吳人偉軀幹博涉書傳少任俠喜擊劍走馬尤善彈指飛鳥下之家素厚藏生川周養賓客及與少年飲博遊遨盡喪其貲逞壯見天下亂思自樹功業乃謝酒徒去學兵得風后握奇陣法將北走中原與豪傑計事會道梗周流無所合遂溯大江遊金陵人金華會稽諸山蒐覽瓌怪渡淛江泛具區而歸家居以氣節聞衣冠慕之爭往迎候門止車日數十輛生亦善交無貴賤皆傾身與相接有二軍將恃武橫甚數毆辱士類號虎冠其一嘗召生飲或曰彼酬不可近也生笑曰使酒人惡能勇吾將柔之矣即駕往坐上座爲語古賢將事其人竦聽居尊下拜起爲至罷會無失儀其一嘗遇生客次顧生不下已目偕生而起他日見生獨騎出從健兒帶刀策馬踵生後若將肆暴者生故緩轡當中道進不少避知生非懦儒遂引去不敢突冒詞辭明旦客同詣生謝請結歡生能以氣服人類如此性抗直能辨好箴切友過有忤已則面數之無留怨與人論議期必勝然援事析理眾終莫能折時藩府數用師生私策其傷蠥多中有言生於府府欲致生幕下不能得將中生法生以智免家已貧然喜賓事故在有饋酒肉立召客與飲啖相樂四方游士至吳察其賢必與周旋款曲延譽上下所知有喪疾不能葬療者以告生輒令削牘疏所乏爲請諸公聞營具之終飲其德不言故人皆多生謂似婁君卿原臣先而賢過之久之稍厭事闔門謝將迎闢一室皮歷代法書周彝漢硯唐雷氏琴日游其間以自娛素工草隸逼鍾王患求者眾遂自閉希復執筆歆慕靜退之時賦

詩見志怡然處約若將終身生姓宋氏名克字仲温家南宮里故自號云

贊曰生之行凡三變每變而益善尚俠末矣欲奮于兵固壯然非士所先晚乃刮磨豪習隱默自將履藏器之節非有得能之乎與夫不自知反違遠道德者異矣

渤海高啟撰

## 青丘子書惜花歎

惜花不是愛花嬌賴得花朝伴寂寥樹樹長懸鈴索護叢叢頻引轆轤澆幾回欲折花枝嗅心恐花傷復停手每來花下題詩不到花前不持酒準擬看花直盡春春今未盡已愁人纔留片萼依前砌全落千英過別鄰懊惱園中妒花女盡將紅紫鬬春風

## 下飛

## 宋仲温書鐵崖古歌卽爲鐵崖所跋

## 槎軒高啟

漏不禁狂風雨流水殘香一夜空黃鸝魂斷無言語縱有星星在蘇衣拾來已覺損光輝只應獨背東窗臥夢裏相隨高東吳宋仲温工古歌詩尤工諸家書法余有所著必命仲温書之且扁舟訪予東海角觴詠數日而別爲賦長歌一篇酒餘使歌之余和以鐵龍之簫不知人世間復有過予樂者否余既醉書此歌復令仲温遞玉笥崆峒兩生者和之

## 會稽楊維禎

## 谷陽生書相鶴經

與夷門廣牘所載稍異

鶴陽鳥也而遊于陰因金氣乘火精以自養數七故九火數七故七年小變十六年大變百六十年變止千六百年形定體尚潔故其色白聲聞天故頭赤食于水故其喙長軒于前故後指短棲于陸故足高而尾焘翔于雲故毛豐而肉疏大喉以吐故修頸以納新故天壽不可量所以體元青黃二色者土木之氣內養故不衰于外是以行必依洲渚止不集林木蓋羽族之宗長仙人之騏驥也鶴云上相瘦頸朱項露眼黑睛高鼻短喙莊頰骫耳長頭竦身鸞膺鳳翼脅毛龜背鼈腹軒前垂後高頸麗節洪體纖指此相之備者也鳴則聞于天飛則舉于里鶴二年落子毛易黑點三年產伏復七年羽翮具復七年飛薄雲漢復七年舞應節復七年畫夜十二時鳴中律復七年不食生物大毛落茸毛生乃潔白如雪或純黑渥水不能汙復百六十年雌雄相視而孕一千六百年飲而不食胎化產鸞鳳同爲羣聖神在位則與鳳皇翔于何

右經一通迺浮丘公授王子晉之書也崔文子學于子晉得其文藏嵩山石室中淮南王采藥得之遂傳于世

## 谷陽生書

江南羽化張天雨海上神交宋仲温楷法離騷稱獨步草論皇象已專門折釵未墜風前股屋漏先凝雨後痕寄語臨池諸俊彥蚓蛇雞鶩莫須論

## 陳文東書楊廉夫贈相子先寫照序

士大夫寫照非畫史所能也杜少陵詠曹將軍能寫佳士而不幸遭擯干戈之際則移其貌佳士者貌常人矣此將軍之寫照亦畫史科之庸耳何以爲士大夫錢唐相予先通文史琴棋寫照其餘事也然所交皆海內知名之士交之深敬之至者輒退而傳其神併其性情意度得之非其人耳其筆雖休以擯貴誇以金玉勿與也則其秉志與曹將軍異矣余以忘年交予先寫余老狀人皆異之曰畫史傳老饑貌而予先獨得其平日倣元傑特之氣蕭散沖曠之懷深山筆墨之外有朋不容髮者寫照不許畫科此者若是即余閒宋有蒼磯老人落筆有驚人句交湖海奇士必傳其神於卷凡若干人雖其人在千里外見予開卷之頃若親接笑譚洞見肺腑至今傳爲寒鄂雅事子先寫余照不知得奇士凡幾人儻哀以成帙吾當一一爲子贊之俾不下於麒麟題功臣者云

會稽楊維禎書

## 陳文東與時中節判書

陳文東謹奉書時中節判宗兄孝次近家信至云尊公下世而吾兄遠迴區區雖在千里病未能興不覺悲喜交集始兄除授時得書爲慰後二年僕承乏解州因有州口送徒至成都之便亦嘗令附狀僕以丁艱東奔竟不知沈浮相別六年之間山處凶變各如此可爲悽斷去歲春初期兄必回冀得一見兄何爲淹留許時耶山來孝履何似繼聞兩至舍下存問尤見情至僕病兩月甫及愈而司銓者呼入選意者造物使之然耶賦得一詩爲寄并在解州時與前歲期待各一首茲并寫上亦以見僕不敢忘故交耳五年不見咸州倅萬里遙遙有所思亦幸歸來那忍語人生出處正難期進牌方媿天官選臥病誰憐逆旅悲昨夜得書頻下淚不寐枕邊聊詠寄君詩解州官舍夢後一首憶昔君爲萬里遊今年吾亦應徵求夜來夢裏驚相見平說咸州與解州期兄回一首君家頃有故遠宦亦應歸萬里關山遠三年消息稀寄書多不達對酒惜長違相見翻成泣春風定挽衣茲因子盛還謹具此爲問尚惟節哀自愛八月初或當遠離無奈示及動靜以慰詹企力書不盡文東奉書凡見鄉中諸友幸爲我一一謝之病餘不能徧作書耳顧文照附此致意七月廿一日

## 姚少師詩翰

白雲生廣陵客江海不歸今十年雁書未到風塵隔落日淮南親舍遠每望東道白雲白焦桐夜鼓天地愁銀雁紛紛墮瑤席璃花夢落楚天寒萱草春深露華碧白雲生爾孝不負親爾忠寧負國讀書只是記姓名學劍須當萬人敵白雲生勉爾力犯龍顏請恩澤縱不能取封破虜將軍萬里侯亦不失漢家良臣二千石胡爲乎痛言不上賈生書辛苦尚馳毛義檄我亦天涯倦行役慈母在堂年半百爲君重賦白雲篇激烈長歌轉悽惻

## 右白雲生歌爲王履道賦

賴閣翁

牛衣卒隱者流一貧寧苦困田野挾策不肯干王侯十年從軍不得志歸來自飯溪邊牛牛衣爲衾石爲枕雷鳴鼻息春夢劬劬醒來復夢夢復醒不知蝴蝶爲莊周又安知魯遷鄧鼎秦焚舟晉盟踐士齊葵丘戰國蘇秦何足道黃金用盡空貂裘漢家王章不解事妻兒對泣良可羞牛衣卒褐夸不掩脛破帽不戀頭生不逢堯與舜禪焉能蹙蹙增煩憂夜漫漫風颼颼東方日未出長歌且臥南山秋

右牛衣卒爲王景序賦　道衍

陳博士繼爲婁江勝感接待寺八詠序并諸名公詩記

近世浮屠出世者以土木營建致聲譽人以之爲有德者不少其能樂空寂淡泊自宜游心於其道又能以詩章發其志意者則不多也苟有之人必與之詠而不以其爲有德者眾皆其然惟君子取之而樂與之遊也若王逸少之與支遁習鑿齒之與道安陶元亮之與慧遠韓退之之與大顛柳宗元之與文郁歐陽脩之與秘演其皆因名永世俾人慕之而不泯其蹟也今姑蘇釋有中其主婁江勝感接待寺之法席起雜穢爲寶勝澈剔落爲輪奐整樹藝爲喬鬱眾以爲德其不德之輸淡然而怡于其道也寺故有玄音堂其益以聽聞室止息齋舍暉樓挹清閣松華堂一掬軒雲深處題凡有八其徧詠之又求詠于鉅公名士詠于其徒詠于其逸人其傳誦于八者蓋亦有之由是接待之名稱揚于時而君子樂過之者誠在此也有中乃集眾作而刻于石來請序之余嘗與有



中游者也而可孤其請哉大凡浮屠謂超詣覺路者未嘗外于物亦未嘗囿于物而物物隨物悟之以融其性然非得于玄音而達于聽聞以歸其止息者必膠于時又何知含暉而可以喻中之光明者哉又何知挹清而可以喻去濁就潔者哉又何知松華而可以喻歷冰雪時至而芬芳者哉又何知一掬之水其能照今古一方之雲其能迷上下者爲心之所喻哉有中其將不外于物不囿于物者哉誠樂空寂淡泊自宜而可以友於支遁輩者哉余亦知有中者也或言詩爲禪者以詩之妙不在言也得詩之妙者使人誦之則浮屠之禪可無由此而悟耶

宣德二年八月望日翰林院五經博士廬山陳繼撰

濯庵八詠

雲深處

出門山路迷入寺衣裳冷忽聞鐘磬聲因地發深省

一掬軒

些子楊枝水掬之不盈手遍向大千界洗除清淨垢

聽聞室

何所聞而聞何所聽而聽不聽亦不聞方是本來性

含暉樓

朝挂扶桑枝暮浴咸池水靈光滿大千半在小樓裏

玄音堂

空空本無有若有卽非空耳口俱忘觀禪門此是宗

止息齋

可以止則止可以息則息只此坐心齋何須去面壁

松華堂

辭樹舞香風歸根散晴雪老僧坐忘言對此了幻劫

挹清閣

清氣滿乾坤小閣眞可挹飽餐五湖除臥看雙眼碧

雲深處記

蘇之城城于平野列闔闓而內外之者鱗集雜犬之聲環動二百餘里勝感接待寺者附于城之東距城無百步有中師名其所棲之所曰雲深處吁何哉山川之氣爲雲山川之深雲之所出而烏得迷漫山下使人而不知其處哉今曰雲深



處其名與實何相去之遠而不相孚者之若是耶有中學佛觀有爲者皆爲幻幻而又幻豈玩于幻而瀆于幻耶將託于幻而不以幻爲幻耶抑有寓于雲而警于幻者以自治耶有中居人境誘于耳目以移其中者輳于外志欲謝之淡然無染于見聞潔其身苦其行以樂其靜者故視其地若深山大川超然之身而不爲世累其與會合者惟雲與之契耳且雲之聚散不常去來無迹其薄太空翳林壑瞬息而極其變態者又可以喻心無所著而應用之妙不可測也若有中師者可謂不借于物矣余何而不爲之記也

宣德四年歲在己酉孟春望日翰林院五經博士兼修

國史廬山陳繼撰

題勝感寺諸賢詩

滿院清香松有花老僧終日坐袈裟吟風弄月知無限不屬尋常俗士家

僧院喬松片片花天風時復落袈裟一雙白鶴高枝唳寰宇清奇作一家

寂寂禪關何處尋暗然雲色蔽前林悟空倘謝紅塵迹更莫冷冷起磬音

北淵王大化

傍雲搆小堂更在雲深處堂中人未閒雲亦徒爲爾

野築僧夢弼

杳閣淩霄起丹門傍石開良時不再得秋日共登臺古木雲



煙亂空山後鶴哀滄洲吾道在相遇且銜杯

又

石逕山門古松迴野寺幽傀嵬萬象出縹緲孤雲留湖近魚龍起秋深煙霧收登高同眺望何處是滄洲

閩中周仲仁題

不見八景勝惟見八景詩讀詩想清景宛若逢當時當時景不得宇宙恆在茲何不再品題名勝作後基

崑山周綸

盡日山中坐塵心頓一清有身終是累無髮可逃名擬撇陶潛綬來尋慧遠盟蒲團與貝葉端足了餘生

右婁江寺志感

江盈科

桂孟平剪鐙新話歌　至孫忠烈入段共一卷

山陽才人畴與侶開口爲今閩爲古春以桃花染性情秋將
桂子薰言語感離撫遇心怦怦道是無憑還有憑沈沈帳裏
畫吹笛照照窗前宵剪鐙候而晴兮忽而雨悲欲歸兮喜欲
舞玉簫倚月吹鳳皇金柵和煙鎖鸚鵡造化有迹尸蒼誰一
念纔萌方寸移善善惡惡苟無失怪怪奇奇將有之丈夫未
達虎爲狗濯足滄浪泥數斗氣寒骨聳錚有聲脫幘目光如
電走道人青蛇天動搖不斬尋常花月妖茫茫塵海漚萬點
落落雲松酒半瓢世間萬事幻泡爾往往有情能不死十二
巫山誰道深雲母屏風薄如紙鴛鴦宅前芳草淒燕燕樓中
明月底從來松柏有孤操不獨鴛鴦能並棲久在錢唐江上
住厭見潮來又潮去燕子銜春幾度回斷夢殘紅落何處還
君此篇長嘯歌便當酌以金叵羅醉來高枕睡一覺高車駟
馬遊南柯

金鷟書隱居行爲橙墩武翁壽頌

龐公隱鹿門魯連蹈東海從古稱達人高風振千載先生有
官不自居清時恥曳王門豬先生有財不自蓄散與兒孫買
書讀閒來一局棋興到三杯酒慷慨發長歌從容開笑口眼
看世界七十年家有園池野有田輕將意氣向人吐落得風
流薄海傳我本逃名君避世自謂平生心膽契憶昔青春今
白頭分明異姓如兄弟君家作德昭蒼冥幾人福壽康而寧
披圖致頌何所願但願南山相對長青青

陸原博題井書

野草舞搖落閒庭閱歲華憐伊幽且獨寫意伴煙霞

方岳醉歌

勸君且盡一杯酒身外無窮莫開口近聞誰登白玉堂或傳
其佩黃金斗與君何干與我奚有不如雨話耕夫煙呼釣叟
問竹枯無看梅開否天下事自有夔龍人山中居只堪麋鹿
友乾坤蕩蕩呼不聞今古茫茫骨俱朽雞催晨免沒酉春風
來時又花柳不知柳今幾青花幾紅但見吾人成老醜吾欲
采薇西山播穀南畝吾牛雖健吾衰久只可茆柴火酒醇幾
觴村田樂詩吟數首不然空山寂寂白晝長閑殺一雙無用
手



秦觀廣白居易池上篇

百仞之山數畝之園有泉有池有竹千竿有繁古木青蔭盤
旋勿謂土狹勿謂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室有橋
有船有閣煥若有亭翼然茶畦花徑曲澗平川有書有酒有
歌有絃有叟在中白髮飄然識分知足外無求焉如鳥擇木
姑取巢安如魚在坎不知海寬動與物游矯若飛仙靜與道
契寂如枯禪靈鶴怪石紫菱白蓮皆吾所好盡在目前攜筐
摘果舉網得鮮約我生計斯亦足焉時飲一杯或吟一篇老
懷熙熙雖大閒閒天地一瞬吾忘吾年日居月諸莫知其然
優哉游哉吾將終老於其閒

俞養正效白居易知足吟

紛紛世人幾知足爭如野老無拘束忘機趺石聽琴鳴乘興閒行傍柳綠古書細閱兩三行社友相逢或五六有時對弈無雄心鎮日濡毫聊免俗乳鴉幾點爭樹暗玄鶴一聲響空谷一輪明月挂松梢呼童拍拍傾醽醁清光映入酒杯中微醺陶陶曲紙帳梅花春復秋藥鑪丹竈煙凝屋雞聲報曙夢回時披襟又起看朝旭麤衣淡飯隨分休不識是非榮與辱且效羲皇太古民繁華謝卻還純朴

釋守仁螺山隱士歌

螺山有隱士飄飄仙者徒朝游螺之巔暮宿螺之陽紅塵拂落身外事白首讀盡人間書不騎琴高鯉不釣任公魚手拔五斗黨蛤浦豈羨雙明珠槐演雅篇架列山海圖峨峨山漫給五斗黨蛤浦豈羨雙明珠槐臺封侯笑蠖蟻楚關脫網憐蜥蜴人言大隱隱朝市小隱螺山無不是何物老病香山翁隱作留官良可鄙酌螺之杯飲螺几坐對螺山淨如洗鈿屏麤麤鏡邊來佛髻峨峨望中起千林飛翠散晴空半島寒雲侵秋水我尋螺山居遂識螺山路一見螺山人再詠螺山句紛紛草堂文悠悠遂初賦丈夫無遠謀千載何足慕我本逍遙人亦有冝網慮買山每寄沃洲書寥落江鄉歎遲暮江鄉寥落不可留便當卜宅山之幽安得神龍負山去共躡青螺海上游

劉秩題留春軒

劉孚伯序豐城人

時人看花爲花好我獨看花被花惱含英結蕊須幾時殞紫飄紅如一掃人生少小難老成纔得老成易枯槁寄言年少好看花莫待花殘須及早花殘早竟有開時人老此生難再逃何當別置留春軒長使花開人不老

于忠肅落花吟

昨日花開樹梢紅今朝花落樹頭空花開花落尋常事未必皆因一夜風人生行樂須少年老去看花亦可憐典衣沽酒花前飲醉歸落花鋪地眠風吹花落依芳草點胭脂顏色好韶光有限蝶空忙歲月無情人自老眼看春盡爲花愁可惜朱顏變白頭莫遣花飛江上去殘紅易逐水東流

孫忠烈律詩四首 後有總跋失去

坐對湖山酒一觴醒時歌舞醉時狂丹砂不是千年藥白日難消兩鬢霜身後碑銘空自好眼前傀儡爲誰忙要知閑處閑中趣十年容易來得一日時過一日遇三杯酒飲三杯世間多少英雄漢南北山頭土一堆

嬾與時人論富強富強原不是良方石崇金谷今安在韓信瑯弓昔已藏產寘百年終換主氣橫千里總淪亡不如守分存天理錫福兒孫更久長

病中守病要心寬調理隄防有幾般強食損脾飢損骨多言傷肺怒傷肝常留腎水消殘火緊抱鐵衾護歲寒有眼如盲耳如瞶一些塵事莫相干

姚侍御行書溪東篇

賢哉許仲子孝友乃其德藕花溪水東寘此一區宅兄存既
能讓兄亡心不易豈惟讓其居澗色可爲則朝開溪上窗旭
日蕩波色莫歸溪上舟清禽飛格格三子森如玉長作芹泮
客進道觀逝水晝夜窮簡冊尋將登龍門變化奮六翮仲季
事畝畝黽勉勤稼穡春祈歲十千秋取禾三百嬉嬉婦子閒
啟處足衣食閒暇陳八簋邀我話疇昔我在兄弟行年齒鬢
鬢白醇醪常我醉醉臥月下石情猶不自已臨流曾促席惟
余母鄉親仲子立行特南風藕花開錦雲手可摘觀漁倚欄
檻意趣互閒適相去雖密邇別去獨馳憶田閒固無營欲屢
疏是曾容翠竹陪孤主莫把春光歎易零三徑宛存瀕厓蕩
一舟常許度扣打下關



成化甲辰六月二日表兄姚綬書于江南水竹村

此幅先君拈墨蒼石屏後置凝霞閣左時閱而哦之蓋
我翁天性孝友正與是篇相合也玉誠

公綬書贈金良德詩

御史大人金豸冠兩廣節鉞得一韓民懷吏畏邊患息信賞
必罰嚴而寬偉哉廟堂梁棟具出將暫作邦家翰萬里何曾
逍故舊惠扇重若青琅玕扇中畫景堵凡俗振然三鷺浴清
淵綠楊風高野岸閑潔白疑在西雝看將門雛弟皎玉雪謂
有此弟兄尤難奉揚仁惠勿敢後□□□□□□□嗟予衰
病猶鷗鳥無夢□□鷺與鷗因君保此需白戰强顏□□登



成化癸巳六月二十一日姚綬爲金良德書于天光雲
影亭

姚綬庵書贈菊坡居士

堂偏有地栽叢菊菊外無塵結小亭何處滿籬秋爛爛此中
清景月冥冥主人自對多青眼若箇相過是白丁能屈王弘
送酒使漫勞陸羽煮茶經重陽定不嫌皆醉舉世唯應笑獨
醒君已種來酬逸興我將分去對頹齡從教五柳當門碧忽
見南山向晚青須插滿頭成賚戀籬邊開口重丁寧谷間飲
水知甘味卷裏題詩頌德馨朝拾落英和湛露夜吟蓬鬢帶
疏星曾容翠竹陪孤主莫把春光歎易零三徑宛存瀕厓蕩

倩何限雲影蟬聲驛外樓

留別姑蘇吳元璧時元璧病酒不得會故于詩及之閩

六月二十日綬

采藥不采芝以芝名藥室常來佩蘭人親熏白朝夕

種竹多近水取鉤曾釣魚客來知姓氏節下亦堪書

石五言絕二首　丹江

松門久已爲君開何事期君竟不來想是落花泥尙溼嬾移雙履向蒼苔

一樽欲向竹間開常日愁無好客來獨酌有時還獨醉碧溪明月照蒼苔

初夏招陳惠民游五畝園不果以此柬



姚綬

堯鷺渡口煙蒙樹蘆荻叢邊月映沙絲竹一船詩共酒風流不羨五侯家

竹下幽亭竹外山山中流水日潺湲一彈古調無人愛只有白雲相與閑

霜落吳江楓葉殷酒船輕蕩過前山如何毛骨清如許月在蘆花淺水間

孤鶩舟邊見白蘋山橫秋氣樹迷津橋聲咿軋誰家去疑訪成都賣卜人

題日者孫翁

姚丹江書詠物詩冊

綬

片片鱗鱗傅粉初夜來青女定躊躇鴛鴦披素朝疑慣翡翠生花露結餘寒氣檐端先積聚暖梢隴處後消除戴家茆屋山陰雪致客迴船恐未如

右霜瓦

兒童嬉戲捻窩成空洞然膏晃眼明戶外素光隨手減案頭白帶寒生獨饒金翦三更凍相似銀缸一味清問昔孫康曾用否憐余李歲事長榮

右雪鐙

羊老如松可棟梁新煩匠氏結茆堂牖明月散湘雲影椽近風飄粉飾香酒甕少時浮流盪鄰家今日見裘羊涼聲撼動秋如此非眞籃輿也不妨

右竹屋



溪藤翦綴玉生光非幕非幃稱我牀雪作流蘇纔得似繭爲旁舍豈能方招邀梅月情同潔句引梨雲夢獨香漢武當年如見此肯將甲乙漫收藏

右紙帳

地不多寬僅一方書堆四角臥中央十升爲度應難並咫尺于人未可量有酒待需勞婦眞無扃能掩倩雲防渠渠夏屋

右斗室

潭潭府空爲兒孫計肯堂

二尺分光易照書書窗坐對夜何如新涼可近知秋到難暑相親是畫餘几案過高徒自累文房資助不爲虛銅盤絳燭

嗟何補不照逃亡照綺疏

右短檠

鑄來便覺類胎仙分頸含香細吐煙立對匡廬當此日飛歸

華表是何年首山材質終成器坎水鳴飛若問天聲露無因

秋夜靜灶薰移近枕屏前

右銅鶴鑪

工巧成杯細鈒彫物形何事不能逃雙螯直立人驚畏八足

橫行酒動搖烏有先生當用續無腸公子不須招夜深編席

三巡處紅燭光中儼上潮

右銀蟹杯

毛自山中短褐來霜鋒揮霍別長才足弈月窟非徒爾錐畫



沙場亦快哉君不中書因老大子能作傳重徘徊無由一問

江淹事幾見花從夢裏開

右兎毫筆

修斷孤桐不記年于今零落又無絃文侵蛇腹交加斷穴與

龍池咫尺連幾點殘徵星散去雙馳逸足雁迴旋牙期相對

嗟何及涸盡當時碧澗泉

右破琴

鍛葉爲筒竅引聲昔人網得借龍名憑金幻出于中巧比竹

吹來分外清揚子半酣聊託興桓生三弄不勝情仙人約我

瑤池去更欲桃花樹下鳴

右鐵笛

晨興初對不能離開匣登臺似有期落月在梁非夢見初霜

侵鬢是心知唐環婀娜難勝髻張敞風流且畫眉莫爲日高

忘拂拭塵昏安可別妍媸

右曉鏡

鍛成雙股配柔剛疊就雙鋒自飲芒巧匠諮工冰雪瑩佳人

到手歲年長割開素繭還憐蛹裁破文鴛不近鷲恐墮吳淞

無網處錯教人認作魚腸

右剪刀

雪剪香羅小小裁隨人只向袖中來春兼錦字人如玉不拭

銀箏月似杯羣首肯嫌膏被髮留痕爭怕淚盈腮鮫人亦有



開機杼借織生綃恐致猜

右手帕

時制烏巾重鬢頭功須挑織縷織柔目張不爲忙中減網舉

都從頂上收小岸烏紗頻照鏡輕籠白髮淡宜秋共言乞得

天孫巧借問佳人果是不

右網巾

莫翦鴛鴦製合歡帶中棲縗稟嚴寒公孫用布元非儉兄弟

同衾亦自安薄暖侵膚春在茵微溫塞枕絮成團抱祠相共

宵征者是在東欄漏未殘

右綿被

美人絲縷藉渠纏百轉千回斷復連共處閨房消白日獨隨

刀尺度流年短長有限惟營繞寬狹無多競取憐至節添功

待此出手中應得借餘妍

右綾板

東井青絲閱歲年亭深塵靜只高懸轉來最喜銀牀滑汲去全憑玉虎牽斷響有時秋月下連聲無數曉風前九迴腸爲春愁役更似河車不住旋

右轆轤

編草成襟袖可無翦裁誰箇費工夫帶煙農父徂畛隰披雪漁翁入畫圖鷺羽能添新趣向羊裘不換舊規模得渠便不愁風雨短棹春江獨自過

右蓑衣

三尺惟憑一縷繘竿頭搖颺屬漁人近牽杜若洲前月遠繫桃花浪裏春自分高風能補袞誰言獨蹲可爲綸相持去約任公子用掣如山載海鱗

右釣絲

飛雪無由沾縞袂歸途有待矢烏衣不隨柳絮依稀去常逐梨花自在飛夢斷玉樓驚月落愁迷粉蝶送春歸黃泥阪上堂存否華髮坡翁可暫依

右白燕

角雞青紅刺亦多摘防傷手更如何出湖蕩槳風初起分葉移船水不波翻覆漫勞雙眼力往迴相趁一聲歌夕陽歸路攜筐筥秋滿蘋花點碧莎

右采菱

竹牛過牆置在林露梢零落逕苔深粉鉛已識香風遠斑在端疑淚點侵入翦且供閨婦手裁冠殊稱野人心錦裀更錫佳名號好爲堂前稱子唫

右筍籜

朝露纔稀便趁風高低去住任西東舞猶白雪還鋪徑繫向游絲只在空啄啄江頭知鳥雀行行隄上看兒童章臺走馬春歸去飛逐雕鞍得暫同

右柳絮

送不須期嗅不消穿簾淡淡忽迢迢雨從曲徑開時濺風自中林隙處飄和露上衣驚寢曙薰人到枕可憐宵玉壺若即爲鶩事安得虹飛百里橋

右花香

樹底枝頭見漸稀紛紛紅白點苔衣雨中過眼千嬌失風外傷心一片飛故態似從蝴蝶化殘香疑逐晚春歸丁寧童僕無輕埽尚把餘妍媚夕暉

右落花

少時嘗見先君子松雲公誦謝宗可詠物百首亦能記其一二邇來五十餘年四方馳逐百事萃心忘去久矣弘治戊申七月因與式之輩晚酌聞其所誦謝詩三首重有感焉即席依韻追次八月四日自蘇還抵平望偶自賦三十餘首子旬頗銳志此藝因以此紙作烏絲就其廣長書凡二十六首付與兒余感今思昔者又將託

此以傳旬尙勉之雲東逸史記

又云因余甥伍式之誦謝宗可韻用之爲翦刀手帕白

燕凡三首　公綏

吳文定公懷修竹書隱詩卷

春雲漠漠雨冥冥假寐書牀午夢醒十載客居便巷陌一時
離俗子何疏雲常隨爾棲巖穴爾亦隨雲參太虛願爾與雲
毋拆伴千秋萬古永如如

鄉思繞園亭繁花照檻知堪賞亂石鉤衣憶所經恰有古苔
三畝綠都來修竹萬竿青當窗好鳥通人語挂樹危藤學字
形日射韭畦朝可剪香凝稷室晝長扃鹿場舊築猶存號鶴
家新封未刻銘架上殘篇歸擬讀移文不待北山靈

鹿場居士







匏庵書所詠詩冊

籠籠猗猗竦雨立豈獨衛風名始識倏將長身託放曠水墨
似嫌依六逸臨風首宵對以臆謂我此言人莫敵歲寒雅操

鹿場居士

從少習玉版禪機尤祕密毛髮蕭蕭垂紺碧湘江新沐加膏
溼鳩鳩日暮嘵且集任公東海登釣石高竿未研礙雲石運
思正慰王猷憶深林溟濛煙雨滴風動仍聽無孔笛湖州已
遠休物色薊州無復齋名息百年筆法尚能傳篋中喜爲鄒
陽得

元博

右題畫竹

湯劑愛茶如愛酒不數三升并五斗先春堂前無長物只將
茶杯不離口當筵侍立茶罷連茶臼堂前無事常煮茶終日
惟茶童入門來謁惟茶友愛茶有詩學盧仝烹茶有賦擬黃
久茶經續篇不借人茶譜補遺將脫手平生種茶不辦租山
下茶園知幾畝世人肯向茶鄉遊此中亦有無何有

茶歌

世間只有雲疏嬾不道君猶嫩倚巢載雨從龍雲有意川家
離俗子何疏雲常隨爾棲巖穴爾亦隨雲參太虛願爾與雲
毋拆伴千秋萬古永如如

霜染秋林葉未紅白雲如海晝溟濛山中雞犬無塵到谷口
顯樵有路通雙履行蹤留辭逕五絃靈籟響松風浩歌招隱
披圖畫目斷冥飛縹緲鴻

題山水

累月不出門西山了無見新圖偶揭來如見西山面積雨適
初晴疏雲藹層巘林堂接溪橋有客來獨便況有釣魚人不
作臨流羨石湖在吾前臥遊殊未倦

偶爲陳冷巷憲副題石田山水以嚴過醫俗亭見之請書

于扇遂爲執筆歸之匏菴吳寬

張汝弼翰墨

友弟張弼頓首貳教用亨先生執事禮闈之火區區幸得無
恙不勝幸矣秋閒事尙未知何如今日企羨執事之優游清
適猶跨鶯鶴而翔寥廓也何可得哉火後移館偶賦栽杏一
詩敢呈左右用發八千里外之一笑詩曰玉河東畔春坊裏
借得閒齋寄此身偶見攜來山杏好買栽不計客囊貧孤根
元荷乾坤力嫩葉都含雨露春擬醉紅雲香霧底曲江風景
一番新

右本朝名公詩翰一卷爲張汝弼徐禎卿聶大年吳原
博祝允明陳道復顧璘王履吉陳沂王穀祥今只存汝

弼一簡尚憶元博句有塵遠鐘牀臨禊帖涼生湘簟理南華也

王水記

諸名賢垂虹別意詩并敘

休寧宗弟戴生昭年富貲美子教授紹興府學時與其父思端有同譜之好往來情意甚篤然思端業賈什九在外不能內顧昭恐昭廢學負所稟因挈來游於吳訪可爲師者師之初從唐子畏治詩又恐不知一言以蔽之之義乃去從辭世奇治易世奇仕去繼從雷雲東以卒業昭爲人言動謙密親賢好士故沈石田楊君謙祝希哲輩皆吳中名士昭悉得與交交輒忘年忘情及昭學漸就緒去家且久不能無庭闈之思將告歸眾作詩送之君謙詩云垂虹拂帆過因題卷云垂虹不是灞陵橋送客能來路亦遙西望太湖山閣口東連滄海地通潮酒波汩汩翻荷葉別思茫茫在柳條更欲傳杯遲判袂月明倚柱喚吹簫雲外晴虹類石橋送君歸省去程遙樹聲撼地天將雨飄影掀風晚帶潮短棹載書維古渡長亭折柳剩殘條離愁無限相思意其奈分襟月下簫

把手江南奇絕處石闌高拍袂輕分胸中故有長虹在吐作天家補袞文

謝表 次韻

相逢憶昔曰花村今忍相違賦此吟怨鳥嘐殘歸去恨清風相送者可及夕而返故也昭自來請序予曰丈夫立身莫先于學不則縱富且貴不過血肉之軀耳富則敗禮亂俗貴則敗政厲下富貴將安用哉死則人皆唾詈不已其所過之地如孤鴻雪泥指爪易滅人亦不齒也惟人幼而能進於學以明其理以修其身故能入孝出弟行謹言信窮則善家厚俗出則忠君澤民生則人化之死則人思之所歷之地人皆稱述而歌詠之非私也人心之公道也昭生來游吳中而以明經講學爲務吳之士夫亦樂與游及其去而送之以詩即昭他日所歷而使人思慕之權輿也不然則贈昭之言豈徒然耶昭歸以予言詒諸父兄宗族當必以予言爲



虹別意蓋垂虹者吳地石杠之名也送昭必於此地爲別使



然昭字明甫同余出唐道原思公門之後蓋徽之雙溪世家云正德戊辰中秋吉旦浙江紹興府儒學訓導長洲戴冠書

垂虹不是灞陵橋送客能來路亦遙西望太湖山閣口東連滄海地通潮酒波汩汩翻荷葉別思茫茫在柳條更欲傳杯遲判袂月明倚柱喚吹簫

雲外晴虹類石橋送君歸省去程遙樹聲撼地天將雨飄影掀風晚帶潮短棹載書維古渡長亭折柳剩殘條離愁無限相思意其奈分襟月下簫

把手江南奇絕處石闌高拍袂輕分胸中故有長虹在吐作天家補袞文

相逢憶昔曰花村今忍相違賦此吟怨鳥嘐殘歸去恨清風相送者可及夕而返故也昭自來請序予曰丈夫立身莫先于學不則縱富且貴不過血肉之軀耳富則敗禮亂俗貴則敗政厲下富貴將安用哉死則人皆唾詈不已其所過之地如孤鴻雪泥指爪易滅人亦不齒也惟人幼而能進於學以明其理以修其身故能入孝出弟行謹言信窮則善家厚俗出則忠君澤民生則人化之死則人思之所歷之地人皆稱述而歌詠之非私也人心之公道也昭生來游吳中而以明經講學爲務吳之士夫亦樂與游及其去而送之以詩即昭他日所歷而使人思慕之權輿也不然則贈昭之言豈徒然耶昭歸以予言詒諸父兄宗族當必以予言爲



垂虹亭上有三高祠

歙動仰高心

半江寒送蘋花雪一路香浮桂子雲有約明年重過我不妨杯酒話更深

久客懷歸辭舊知扁舟江上欲行時多情最是垂虹月千里悠悠照別離

相送江頭水映空孤舟渺渺下垂虹秋深無限江楓思欲贈相思苦未工

柳脫霜前綠橋垂水上虹深杯惜離別明日路西東歡笑辜

圓月平安附便風歸家說經歷挑盡短檠紅

書劍客金閶梧桐葉又黃登催歸思早江渺去途長餘暑底

山影西風來桂香垂虹拂帆過鳧雁滿銀塘

文學戴明父將歸新安詣草堂言別輒賦此爲贈

前進士弘農楊循吉

垂虹橋下碧流長送子明經返故鄉道向南歸傳易口水流東去過吳江卦爻象著分奇耦交誼情深各慘傷婺邑晦翁生長地鄰封英俊有餘光

秋風振喬柯客子歸意抗落日垂虹橋停橈待明發渺渺兮子懷望望兮水闊睽違不足道劇吝誰我豁

卷束殘書上短樓臨行不用歎搏沙惟餘似水交情在相逐雲帆送到家

吳興仇復

白社忘年交子久臨期握手思難禁垂虹橋下有流水別意古吳練同憲



聲發詩成夜氣淨相逢惜相別猶欲上江樓

黃紋

秋雲隨彩動蛟龍才子行蹤氣貫虹無奈離杯重留戀不禁吹雨冷江楓

皐橋浦礪

一脈情衷發短篷西風飄泊任行蹤于今莫問江南事夜月晨鐘兩地同

長洲俞符

臨流祖席正清秋歌罷新詞不自由此日送君和興去何須風雪夜乘舟

練全璧

臨岐慷慨擲離觴仗劍南歸發棹郎情似三忠橋下水遠隨君夢過錢塘

魯參

送君歸去上垂虹霜落吳江幾樹楓堂上有人眞倚望布帆心懷親舍遠身上客船忙脈脈情千種悤悤酒一觴江波搖落日楓葉著餘霜顧此垂虹影離愁誰短長

太原祝續



送別江楓日已斜倚欄把酒思無涯驚心白髮思鄉國觸目青山感物華渺渺煙波牽客恨迢迢秋浦亂蘆花不堪回首天空闊一鶚橫飛帶落霞

漕湖俞金

客子悤悤買棹回臨岐相別思悠哉石梁照水垂虹遠澤國涵空鴈雁哀星斗光芒堪淬劍風霜牢落且銜杯吳門臘有相知在閒徧梅花擬復來

吳釋德璇

乾坤上下恣敖遊獨鶚高橫萬里秋劍化延平津水上釣垂嚴瀨石幾頭時清不進圯橋履月白曾攜赤壁舟不似呂巖分延我情

邢參

久客懷鄉井陽陽不遂留自知歸計好何用別時愁酒盡鐘

赤壁舟不似呂巖空　誰世帆飛直過岳陽樓　長洲藏冠

七澤三湘作勝游楚天涼雨值新秋江湖來往多青眼山水登臨半白頭赤壁磯荒重弔古武昌城晚更維舟兄之雖去清風在復讀遺文上竹樓廬山陳儀

終歲覽江山得得逾復游聞雲澤國天野鶴林泉秋年少從親繼爲宦急流勇退旋回頭足跡天下忱無半猶勝出門莫解舟九垓汗漫擬黃鵠何時敘問城東樓

長洲周同人

新安十日程足爲千里游江湖志汗漫仗劍氣橫秋昨逢阿戎與之語知君楚尾并吳頭不須琵琶渚陽郭泊此書畫滄江舟飄然明發向何許長笛一聲黃鶴樓

長洲朱存理

壯懷未易慳直作汗漫游長嘯楚江晚浩歌彭蠡秋一函圖書隨所適相逢誰不甘低頭春風帆檣薄南廓飄作桃源神仙舟爲問賢郎讀書處古濠東畔元龍樓　吳郡俞金

人生示弧矢志已在遠游彼昏罔克知苟延春與秋佳山佳水目未覩種種白髮已滿頭幡然便欲出門去光景又若逝水舟何如載君遊汗漫朝登楚關暮秦樓

江楓未搖落江水正澄清水色君顏色相思無限情

應祥

瑟瑟西風透客衣懷鄉情與雁南飛夕陽楓葉吳江上一片秋光送馬蹄

海觀陸南



跋垂虹別意卷後

蘇徽古吳越地今俱直隸爲鄰封故徽之客於蘇者甚眾且久且歷幾星霜志歸者必其山川人物可嘉而可樂歟蘇多名士善詩賦爲諸藩稱首戴君明甫與之游獲其詩累卷抑明甫之言語事爲忠信篤敬可欲而可慕與不然何客蘇者非一明甫別垂虹者亦非一明甫而獨能致諸名士重之以辭若是也明甫得此誠知重璠璵矣使徒知重之而不知所以重恐非贈言者之本意惟勉於學愼於行所謂忠信篤敬者益加修省而精進焉則徽士將不忍與之別而去蘇士又不忍與之別而歸矣豈非吾徽之光斯卷之華哉竊意贈言者之意固如此余敢附言於卷末者意亦如此也若夫紀述

昌谿王倬

之詳勉進之切則孫菴先生之意言誠然余復何言

正德甲戌孟冬月既望姜耆生顧齋汪昱書

沈啟南謝祝希哲詩卷 附贈楊子詩

疏林葉盡秋日晴與子把手林中行蕭條此地不足枉貴我

一來林壑榮君今文名將蓋代蹤跡所至人爭迎青袍獵獵

風滿袖知者重者無公卿老夫朽憊人所棄子謂差長加其

情臨分日落渺野水扁舟南鶩迷孤城

弘治甲寅十月廿四日希哲冒寒過訪申謝此卷不

足罄懷 沈周

楊子勸秉良攻詩略於琴我勸併二者手彈口還吟琴詩本

性情淵淵入人深推白三百篇被樂爲雅音雅音宣其文成

親友一杯兩杯常在手六印何消金握斗三杯五杯不離口

萬事莫談瓶且守瓶云罄矣我即休載欲謀之已無有天應

問酒有無有酒不論花無有好花難開好時節好酒難逢好

古復成今悠然南薰詞煦矣當舜心

石田行書中秋月詩 挂幅

少年漫見中秋月視與常時不分別老來珍重不易觀要把

深杯戀佳節老人能得幾中秋信是流光不可留古今換人

不換月曹月新人風馬牛後生茫茫不知此年年見月年年

喜老夫有眼見還同感慨滿懷聊復爾今宵十四已爛然七

客賓爭天下先庭空衣薄怯露氣深檐穩坐仍清圓東風軟

拏輕浪作驀把太清澄澤卻浮雲雖欲忌吾人酒政有律無

譴賓遞歌李白問月句自覺白髮欺青春青春白髮固不及

且卷酒杯連月吸舒庵與我六十人更問中秋賒四十

沈周

石田看花吟行草 單條

花下一壺酒人與花酬酢樹上百枝花花對人婥約

色正新鮮今朝少覺不如昨人若無花人不樂花若無人

寂寞看花不是久遠事人生如花亦難託去年花下看花人

今年已漸隨花落花且開酒且酌催花鼓板擲芍藥醉他三

萬六千場我與花神作要約

又書諸歌行卷 沈周

今年九月九無菊且飲酒明年九月九有菊亦飲酒有花還

親友一杯兩杯常在手六印何消金握斗三杯五杯不離口

萬事莫談瓶且守瓶云罄矣我即休載欲謀之已無有天應

私我身獨在天不全人花乃後遲之明日興還存紫萼青苞

得開否倘看爛熳即重陽借問東牆惱鄰叟

九日無菊歌

春暖秋涼山邊水隈訪黃菊尋白梅秋月自與我懷開晝游之地吾蓬萊夕息之處吾夜臺以殤視我

吾老大以彭視我吾嬰孩信壽夭吾何以外請享此見在不

樂胡爲哉

尋樂行

打漁鼓唱道情說生說死說功名唱道情打漁鼓說神說仙

說今古仙家自有山中樂凡家自有世間憂年頭年尾憂不

休今夜又當年尾頭唱要高鼓要急主勸賓酌忘拜揖蠟梅

爍爍白璧光酒波濯濯青袍溼客莫言辭主須醉多情送年

恐不及年送去還復來漁鼓聲中白髮催白髮不可變莫放
掌中杯鼓砰蓬杯絡繹不知東方之既白舊年已盡客已散
門前又接新年客新年別唱賀新郎送舊迎新漁鼓忙

右送歲歌

去之歲來之年一迎一送鐙火邊迎新送舊大家事覺與老
者偏無緣黃雞未號霜滿天一心百感誰愀然小兒自喜時
節至催理靴服誇新鮮固知老者已異趣青春似因兒女妍
青春懸老不多地白髮紅顏俱眼前去之歲來之年譬如傳
馬相絡繹又如車輪相回旋誰從箇裡饒不口嘻氣苦苦修
神仙我於所去已五十其來百歲亦倘焉使我五十不爲夭
使我百歲不爲延倘有大而去者與來者在我先後計萬不
待來追去名可傳勸兒必讀牀頭編莫惜買書吾無錢男兒
所立須及早老夫代爾耕春田

右除夕歌

沈周

計千其間豪傑夢幻耳冥冥漠漠眞堪憐惟有汗竹數行墨
緜蠻竹枝煙荷知有暑先擎蓋柳爲無寒已脫綿莫道山家
無意味鳥聲嘹破落花天
城郭重來秋半過世情看熟歲應磨後生氣大輕人易老者
心寬奈事多空自感懷成永歎不如對酒付高歌韓休共是
霜顛客松竹相依柰晚何
風波境界立身難處世規模要放寬萬事盡從忙裡錯此心
須向靜中安路逢平處經行穩人有常情耐久看直道世間
無侮吝纔生枝葉便多端

沈啟南詩幾墨跡 五言律四首

結廬城郭遠靜勝此溪邊鷗鷺分家住煙波入簟眠釣魚償
酒券買藕補傭錢只隔斜陽岸經遊須倩船
舊有讀書處杏花深雨中人歸髮未白春好樹仍紅富貴浮
生外弟兄吾道同眼前千樹合屋下兩陶翁
九十春將半陰陰何日收花含無蝶戀苔澀碍人游樹蔭呼
朋鵲檐多逐婦鳩催詩應是酒何必與添愁

詠人形

愛欲揮杯勸其情有唱隨無違起居地倘保死生期明月成
三處清波化百時冥然適契誼曾莫假言辭

書七言律諸作

掃地焚香晝燕清誦然一榻謝將迎坐移白日花閒影睡起
春禽竹外聲心遠不妨人境寂道深殊覺世緣輕問奇倘有
門前客卻怪青山不掩名 沈周書於獨墨亭

今日都非昨日時紅消綠長不容私初驚雨過佳人夢漫送
春歸老子詩繞樹空憐雙蛺蝶戲波忙殺小魚兒明年更有
尋芳酒何用臨川費所思
春風不到小樓前花事闌珊又一年處處插秧梅子雨家家
城郭重來秋半過世情看熟歲應磨後生氣大輕人易老者
心寬奈事多空自感懷成永歎不如對酒付高歌韓休共是
霜顛客松竹相依柰晚何
風波境界立身難處世規模要放寬萬事盡從忙裡錯此心
須向靜中安路逢平處經行穩人有常情耐久看直道世間
無侮吝纔生枝葉便多端
渺渺扁舟入浦雲琳宮一到愜前聞春泥夾道榮人迹野水
交陂亂鴨羣洞裡朝元郭道士城中行樂飽參軍相壽兩度
俱相失石上留題漫有文

上人何事作生涯半是仙家半出家丹竈火紅煨白朮戒壇煙黑煮烏梅砂杏林春透菩提樹橘井泉涵優鉢花賣藥歸來無個事月明窗下誦蓮華　贈醫僧

高隱白雲深復深階除晴晝亦生陰山藏暝色迷歸鶴窗卷朝嵐恐潤琴忽爾去留那有迹飄然舒卷絕無心道人只自閒怡悅俗客要來難便尋

右贈顧魯南隱君之作詩成三年未嘗書寄適魯南持紙來索書卷因系此篇　沈周

顛毛脫盡野僧如世事多歸一懶除欲博晏眠高著枕圖便老眼大鈔書屋須矮小茅須厚窗要清虛竹要疏心與陶翁有相得時歌吾亦愛吾廬

誰放春雲下曲塢一重薄隔萬重情珠光蕩日花無語頃影通風吹有聲外面令人倍惆悵裏邊客眼自分明知無緣分難輕入敢與楊花燕子爭

為錄一過沈周

憨憨無役老人懷春日烘閒門晏始開遊衍太平初試杖安排樂事且拈杯世情花儻富家發公道燕均貧戶來識字不多強不識小軒聊與物追陪

滿城風雨近重陽寂寂寥寥破草堂彭澤花枝待晴把雲安麴米帶生嘗菊頭疑應吾年白潤屋金從別姓黃漸與潘郎續遐何沈郎瘦不似潘郎沈周為冷菴先生作

昭明辜下芒鞋緊虞仲祠前石路迴老去登臨皆健在舊遊山水喜重來雨乾草愛相將發春淺梅嫌瑟縮開傳取梁前檜神去袖中疑道有風雷

滿城風雨近重陽寂寂寥寥破草堂彭澤花枝待晴把雲安麴米帶生嘗菊頭疑應吾年白潤屋金從別姓黃漸與潘郎續遐何沈郎瘦不似潘郎沈周為冷菴先生作

酒熟共誰嘗秋深澤國蓴空紫霜落洞庭柑未黃底怪白頭甘寂寞子雲曾是校書郎　徵明奉次

虞山至道觀有所謂七星檜者相傳為梁時物也今僅存其三餘則後人補植者而三株中又有雷震風擘者尤為詭異眞奇觀也成化甲辰日周

粉煖初看蜀錦堆卻疑春色隔牆來酒逢知己何辭醉花笑貧家不稱開紅亞暖風憐弱蕊粉含清露溼重臺明朝只恐可生還驚天人生一日過一夢花下百壺酬百年還將醉墨寄絕壁風雨不洗山蒼然

石題墓上絕壁　沈周

先荆翁最喜此幅嘗歲朝懸凝霞閣設梅蘭水仙於商彝
周鬲間古琴新香作供不以題墓有嫌也又有啟南題磨
詩在扇上余尚憶共中聯兩象合來分動靜一心存處得
中庸理趣益然故壽芳行樂無礙生死深有契於先子耳
砢玉記

沈啟南雜題絕句墨蹟

湖北歸來日落扁舟滿載西風目送一行白鷺秋懷欲與天
空
衣冠滿酒本吾儒也學玄眞作釣徒風月一竿休占盡客星
昨夜照東吳
酒盞詩聯不厭頻海花已報滿城春疏鐙一夜山窗雨卻寫
出入行藏要三思世情更變斗星移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
無時思有時
富友高親莫去攀他來問我奉承還錢財入手非容易用去
方知來處難
自家只道是童兒誰信光陰驀地移算來三萬六千日總成
四十九年非
分中自有魚羹飯意外休編虎口鬚莫怪老夫爲妄語一生
夢寐慣江湖此首題寄儀姪

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
無情卻有情

風前一曲動離愁那個行人不舉頭手把花枝半遮面不令
人見轉風流

艾葉葵榴亂插瓶虛堂風約虎符靈樽前蒲玉須教醉涸俗
由來忌獨醒
溪頭待渡心不忙日落高人猶徊仰歸來只恐到家遲隔岸
行人豈吾黨
鳩一聲時鵜一聲鳩能喚雨鵜呼晴老天亦自無張主半日
陰來半日晴
春日春山春水流春田春地放春牛春花開在春園裏春鳥
飛來春樹頭
如來如來太乙裁挂鉢披裟海上來不爲一身南北走願超
千衆上蓮臺



鄉心與故人
不將綠醑醉春寒但把黃庭讀夜闌三月溪亭新漲滿廬山
瀑布卷簾看
百尺飛泉木數章茆椒回互茯苓香白頭漁父拋魚舫結得
盧鴻一草堂
溪流泯泯帶斜汀樹色沈沈綠未明大似城南春雨歇碧山
浮動晚煙生
山路迢迢過翠微楓林斜日映人衣笻枝兀兀藤花去不得
詩成且不歸
樹裡幽亭久不來舊時行徑有蒼苔溪風四面涼如水袖得
葩經手漫開

毛簇黃茸嫩似鋪頸長高聞玉胡盧老夫此筆非無意留與賢郎學弄雛　甲午春三月望爲冷菴憲副作　沈周

買書賣畫出春城著破青衣白髮生四海固無知我者空教唬殺樹頭鶯

吳淞江上宅迂疏自笑年來活計無只有硯田耕未了雲山還向筆端鋤　秋日同友人步虎丘僧坐可中庭上值談空

上人持筆索書漫錄舊作二首　長洲沈周

飢時思飯倦思眠只在茅檐日晷邊此是老夫眞活計十年修得在家禪

此石田先生詩也予愛其眞率書之　許光祚　靈長

沈石田詞蹟

誰道金強焦亦稱兩朵芙蓉浸在玻璃鏡頭白老翁尋此勝過江先盡金山興隔水焦山闌小凭寄語西風後日來當定白鶴如期驂我乘一聲獨唳江聲靜

右春日登金山望焦山有作　沈周

殘葉林梢風瑟瑟秋波照眼通天碧南北東西聊泛宅人不識江湖自有江湖客

憂憂釣竿三百尺金龜未換鱸魚白船木窄一般自有容身策

天地一毫仙寫畫題詩不換俄畫債詩逋忙到老堪憐白作人情白結緣　無興是今年浪泊茅堂才到此只宜收拾起休言但說移家上釣船

石寄南村張處士　白石翁



柴門晴也喜山意方舒春溯堪寫拄著藤條門外走見打鼓喧村社逐隊隨行兩岡北巷儘趁兒童耍強於游宦去鄉萬里羸馬但願年年康健百年依舊白首甘田野天上多桃根杏抵處有栽培者儂柘雲屯儂秋雨潑未便風斯下將他博換都來各自難掐

暮春試筆和楊儀部念奴嬌一闋因錄寄德徵云　沈周

楊用修太史詞草

弓鞋一掬淩波迴冉冉盈盈羞顧影擎茶步緩乳花凝罔草歸遲苔露冷　雪皺雲鬟倩郎整羅帳鐙昏蓮瓣暝掌中無力捌瓊枝渴思半消殘酒醒

右題倩木蘭花　升菴楊慎

禁林屋詩翰

老去倦茅屋五日頭不沐侵晨東家子邀我看新竹東風吹梅落忽見燒痕綠上山雲推人下山泉躍足蒼鼠剡古栗白羊竄深谷丹竈雖生苔紫巖尚堪宿渺茫哉人間世十載見遺躅當時僧不如今日吏催促但恐有高飾無處著松菊七十二點青對酒聊一掬

白石翁到鹿飲泉賦此書似尚之林屋蔡羽

暇觚管閒時操觴酌巡筵邀我公自念疲樂客窮玄夜時哉秉燭歡合坐同所籍

右玄秀樓與諸友宴集　蔡羽書

短景仍多涯殘年送客歸白雲窮上冷紅樹雪中稀久住應難別重逢寒暄違憑人問林屋煙霧滿征衣

德孚與余兩年往還頗密忽欲解館歸越不能爲情話別之次賦此正德丁丑閏臘日林屋蔡羽

盈盈金屋舊時紈自小題名喚合歡照夜巧憑螢點綴賽秋還與月團欒昭陽愛絕遮羞怯長信宮深滴淚寒拋棄從人冰素在桃花殘影自堪看

碧筠精舍記并詩卷　秀水汪氏凝霞閣鑒藏



天王寺治南洲爲精舍竹二畝池倍之閣十尋軒五竹之一客之造南洲先於軒次竹次池次閣還休於琴軒古器像充焉著之月池於渥竹於中窗於書席於琴於弈閣於風酒食之會則於軒其霄也池明竹明窗明席明而閣又極明城中之囂榭城外之雲山皆在閣其晦也池暝竹暝窗暝而閣亦暝閒蕤之聲竹之韻而已余之臥是軒也當壬午六月洞心澄覽則得之池焉瀰襟臆颯毛髮則得之竹焉細書昏誦則得之窗焉憑空御遠覩中吳之氣雲物之變則得之閣焉憩息舒卷守神則得之軒焉彌月居得已久多使終身居之得又何如也書以爲碧筠精舍記

嘉靖八年己丑三月廿九日林屋山人蔡羽書于玄秀樓

六月望日過寒翠軒避暑

水滿清池竹滿樓長疑六月是深秋山僧愛客頻頻到受盡熏爐與茗甌

雨中同李范庵過天王寺看竹二首　應禎

步來禪榻畔涼氣逼團蒲花雨檐前亂茶煙竹下孤秉閒攜畫卷習靜對香鑪到此忽終日浮生一事無

老禪趺坐處疏竹翠泠泠秀色分鄰舍清陰覆佛經蕭蕭日暮雨曳履繞方庭

宿天王禪院僧西洲講主　吳寬

檻外山光落經卷土岡高竹晚增幽煮茶燒筍能延客欲去因君復少留

南濠居士

辛巳八月朔過碧筠精舍偶題次韻　盧雍

疏篁今歲似添稠不耐簾前翠欲流莫怪秋來涼思早暑中相過也如秋

坐碧筠精舍

高幘短袍雲覆光扁舟繫纜野雛旁焚香潔坐了無語山寺閉門春竹長

太白山人孫一元

陪林屋師雪宴碧筠精舍

遠公能愛客高會兇園才畫室香貂滿天華簪樹開林端迷塹谷象外徹樓臺對此復能醉長歌甘草萊

雅宜山人王寵

日出池光欲上樓雨餘修竹似鳴秋湘簾卷處龍團熟坐吸

清風翠滿甌　右和范庵先生韻

陰敷鴨腳樹翠翦虎鬚蒲境寂心同遠僧閒興不孤覆基松下石破茗竹間鱸欲舉無生活相忘話亦無

雨苔春寂寂風鐸晝泠泠有客來看竹山僧自課經殘客亦去林鳥下空庭　右和鮑庵先生韻

愛此森森竹萬頭涼陰覆榻草堂幽香銷瓦鼎春眠覺何處一聲黃栗留　右和南濠少卿韻

覽勝平生雙不借穿林老去一扶留白雲每借高僧榻黃葉時尋野寺秋　右和盧師召韻

竹影參差漏日光市聲不到定僧旁楞嚴轉罷殘陽在始覺空門白晝長　右和孫太初韻



上相遊行地羣賢賦詠才殘碑侵蘚臥遺蹟自花開風遞清齋磬雅鳴施食臺故宮愁入望落日滿蒿萊　右和王履吉韻

徵明屢遊天王寺未嘗作詩戊戌南洲師出示諸賢留題詩卷因悉用韻和之共得七首所謂雖多亦奚以為也　文徵明識

汪氏珊瑚網法書題跋卷十四

汪氏珊瑚網法書題跋卷十五

文太史楷書老子傳跋 前寫清淨經白描太上像

嘉靖戊戌六月十有九日爲昆山鍊師補書此傳於是余年六十有九矣歐陽公嘗言夏月據案作書可以消暑忘勞然余揮汗執筆祇覺煩苦爾豈公自有所樂也是日午後微雨稍涼但苦窗暗故首尾濃纖不類不免觀者之誚云丁酉七月望日徵明識

徵仲書赤壁賦并跋

嘉靖癸卯歲秋八月既望靜坐玉磬山房時日將昃涼飆拂衣桐葉飛地展卷自適誦長公此賦不覺有憑虛御風羽化登仙之興乃命童子滌硯檢笥獲扇書之聊紀暮年之筆畫也長洲文徵明



文太史書前後赤壁在烏絲黃宋牋上盡楷法之妙休承爲補兩圖云作於歸來堂覺逸趣橫溢毫端可稱珠聯璧合萬歷丙辰春梁谿陶醉虛來客余家爲鍊秋石及徵仲山水二卷貫休應眞像胡諸服食藥因攜此帖及徵仲山水二卷貫休應眞像胡子霑所製瓶合售之先子時置賦於紫檀榻右坐臥展玩不休紙色花光并扇頭所書相映發今一旦咸作銀杯羽化可勝惋惜雪巢居士汪砢玉識於鶴夢軒

衡山書拙政園記并詩長卷

槐雨先生王君敬止所居在郡城東北分隻齊門之閒居多隙地有積水亙其中稍加濬治環以林木爲重屋其陽曰夢隱樓爲堂其陰曰若墅堂堂之前爲軒北直夢隱絕水爲梁曰小飛虹踰小飛虹而北循水西行岸多木芙蓉曰芙蓉隈又西中流爲榭曰小滄浪亭亭之南豬以修竹而西出於水滸有石可坐可俯而濯曰志清處至是水折而北浸漪渺瀰望若湖泊夾岸皆佳木其西多柳曰柳隩東岸積土爲臺曰意遠臺臺之下植石爲磯可坐而漁曰釣碧遵碧而北地益迴林木益深水益清駛水盡別流小招植蓮其中曰水花池池上美竹千挺可以遣涼中爲亭曰淨深循淨深而東柑橘數十本亭曰待霜又東出夢隱樓之後長松數植風至泠然有聲曰聽松風處自此繞出夢隱之前古木疏篁可以憩息曰怡顏處又前循水而東果林彌望花汀汀之南爲湘筠陽又南古槐一株蔭數弓曰槐幄其下跨水爲杠踰杠而西篁竹陰翳榆槐蔽空有亭翼然而臨水上者槐雨亭也亭之後爲爾耳軒左爲芭蕉檻凡諸亭檻臺榭皆因水爲面勢自桃花汀而來水益微至是伏流而南踰百武出於別圃叢竹之閒是爲竹澗竹澗之東江梅數百植花時香雪爛然望若瑤林玉樹曰瑤圃圃中有亭曰嘉實有泉曰玉泉凡爲堂一樓一爲亭六軒檻池臺鳴瀾之屬二十有三總三十有一名曰拙政園王君之言曰昔潘岳仕宦不達作閒居賦自廣以築室種樹灌園鬻蔬爲拙者之政余

自筮仕抵今踰四十年同時或起家至八座登三事而余僅以一郡倅老退林下其爲政殆有揖於岳者園所以識也雖然君於岳則有間矣君以進士高科仕爲名法從直躬殉道非久被斥其後旋起旋廢迄擯不復其爲人豈離離自守視時浮沈者哉岳雖漫爲閒居之言而諂事時人至於望塵雅拜乾沒勢權終罹咎禍考其平生蓋終其身未嘗暫去官守以卽其閒居之樂也豈惟岳哉古之名賢勝士固有有志於是而際會功名不能解脫又或升沈遷徙不得遂志如岳者何限哉而君甫及强仕卽解官家處所謂築室種樹灌園鬻蔬享有閒居之樂者二十年於此矣究其所得雖古之名賢勝士有所不逮也而何岳之足云所謂區區以岳自況則聊



以宣其不達之志焉耳而其志之所樂固有在彼而不在此者是故高官膺仕人所慕樂而禍患攸伏造物者每消息其中使君得志一時而或橫罹災變其視抹撥斯世而優游餘年果孰多少哉君子於此必有所擇矣徵明漫仕而歸雖蹤蹟不同於君而撩倒抹撥亦略相似顧無一畝之宮以寄其栖佚之志而獨有羨於君既取其園中景物悉爲賦之而復爲之記嘉靖十二年癸巳九月既望長洲文徵明書

若墅堂在拙政園之中園爲唐陸魯望故宅雖在城市而有山林深寂之趣昔皮襲美嘗稱魯望所居不出郭郭曠若郊墅故以爲名

會心何必在郊坰近圖分明見遠情流水斷橋春草色權籬茅屋午雞聲絕憐人境無車馬信有山林在市城不負昔賢高隱地手攜書卷課童耕

繁香鴨在若墅堂之前雜植牡丹芍藥丹桂海棠紫瑤諸花孟宗獻詩云從君小築繁香鴨

雜植名花傍草堂紫鞋丹豔漫成行春光爛熳千機錦淑氣薰蒸百和香自愛芳菲滿懷袖不教風露溼衣裳高情已在繁華外靜看游蜂上下狂

倚玉軒在若墅堂後旁多美竹面有崑山石

倚欄碧玉萬竿長更割崑山片玉蒼如到王家堂上看春風觸目總琳瑯

怡顏處取陶詞盼庭柯以怡顏云

斜光下喬木曖此白日遲嬌人不可卽暮景聊自怡青春在玄鬢莫待秋風吹

夢隱樓在滄浪池之上南直若墅堂其高可望郭外諸山君嘗乞靈於九經湖夢隱隱字及得此地爲戴顒

陸魯望故宅因築樓以識

林泉入夢意茫茫旋起高樓擬退藏魯望五湖原有宅淵明三徑未全荒枕中已悟功名幻壺裏誰知日月長回首帝京何處是倚闌惟見暮山蒼

聽松風處在夢隱樓北地多長松

疏林歛寒泉山風滿清聽空谷度涼雲悠然落虛影紅塵不到眼白日相與永彼美松間人何似陶弘景

園有積水橫亙數畝類蘇子美滄浪池因築亭其中曰
小滄浪昔子美自汴都徙吳君亦還自北都蹤跡相
似故襲其名
倜傍滄浪構小亭依然綠水繞虛櫺豈無風月供垂釣亦有
兒童唱濯纓滿地江湖聊寄興百年魚鳥已忘情舜欽已矣
杜陵遠一段幽蹤誰與爭
志清處在滄浪亭之南稍西背修竹石磴下瞰平池淵
深泓渟儼如湖瀅義訓云臨深使人志清
愛此曲池清時來弄寒玉俯鑑窺須眉脫屨濯雙足落日下
迴塘倒影寫修竹微風一以搖青天散遙綠
小飛虹在夢隱櫻之前若墅堂北橫絕滄浪池中
雖蜆蜣蜷飲洪河落日倒影翻晴波江山沈沈時未雩何事
青龍忽騰翥知君小試撝川才橫絕寒流引飛渡朱欄光炯
搖碧落傑閣參差隱層霧我來彷彿蹋金鼇願擇塵世從琴
高月明悠悠天萬里手把芙蓉照秋水
意遠臺在滄浪池北高可尋丈義訓云登高使人意遠
閒登萬里臺曠然心目清木落秋更遠長江天際明白雲渡
水去日暮山縱橫
釣磯在意遠臺下
白石淨無塵平臨野水津坐看絲婿婿靜愛玉鄰鄰得意江
湖遠忘機鷗鷺馴須知縝綸者不是羨魚人
來禽囿在滄浪池南北雜植林檎數百本
清陰十畝夏扶疏正是長林果熟初珍重筠籠分贈處小窗
親揖右軍書此詩別見他畫
桃花汴在小滄浪東折南夾岸植桃花時望若紅霞
種桃臨野水春暖樹交花時見流殘片常疑有隱家微波吹
錦浪曉色漲紅霞何必玄都觀山中有歲華
槐雨亭在桃花汴之南西臨竹澗榆槐竹柏所植非一
云槐雨者著君所自號也
亭下高槐欲覆牆薰蒸寒氣溼衣裳疏花靡靡旒芳遠清蔭
垂垂世澤長八月文場懷往事三公勳業付諸郎老來不作
南柯夢獨自移牀臥晚涼
雨耳軒在槐雨亭後吳俗喜疊石爲山君特於盆盎置
有拳者石弗崇以巖上列灌莽下引寒泉有泉涓涓白石齒
齒豈曰高深不遠伊邇言敞東軒睨彼叢棘君子于何惟宴
以適青青者蒲被于崇亙歲云暮矣式晏以游君子來游匪
物伊理古亦有言聊復爾耳豈不有營我心則勞載欣載遨
以永消遙
芭蕉檻在槐雨亭之左
新蕉十尺强得雨淨如沐不嫌粉堵高雅稱朱欄曲秋聲入
枕涼曉色分窗綠莫教輕翦取留待陰連屋
槐幄在槐雨亭西岸古槐一株蟠屈如翠蛟陰覆數弓

舊種宮槐已十圍密陰徑畝翠成帷夢回玄蟻爭穿穴春盡
青蟲對吐絲

湘筠鴈在桃花汛之南槐雨亭北修竹連亙境特幽迴
種竹繞平岡岡迴竹成鴈盛夏已經秋林深不知午中有遺
世人琴樽自容與風來酒亦醒坐聽瀟湘雨

京師香山有玉泉君常勺而甘之因號玉泉山人及是
得泉於園之巽隅甘洌宜茗不減玉泉遂以爲名示
不忘也

曾勺江山水泠然玉一泓寧知瑤漢隔別有玉泉清修綆和
雲汲沙瓶帶月烹何須陸鴻漸一啜自分明

瑤圃在園之巽隅中植江梅百本花時燦若瑤華因取
楚詞爲名



春風壓樹森琳瑯海月冷挂珊瑚鉤寒芒墮地失姑射幽夢
落枕移羅浮口口不奈東風惡酒醒參橫山月落十年秀句
落西湖一笑閒情付東閣只今勝事屬君家開田種玉生琪
華瑤環瑜珥紛觸目瑣玕玉樹相交加我來如升白銀闕綽
約仙姬若冰雪彷彿蓬萊萬玉妃夜深下踏瑤臺月瑤臺玄
圃隔寰天邈在滄瀛緲緲邊若爲移得在塵世主人身是瓊
林仙當年揮手謝京國手摧寒英香沁骨萬里歸來抱雪霜
歲寒心事存貞白嗚呼歲寒心事存貞白憑仗高樓莫吹笛
如拭野色淡於秋一片橫塘意何當棹小舟

深淨亭面水花池修竹環帀境極幽邃取杜詩云
嘉賓亭在瑤圃中取山谷古風江梅有嘉賓之句因次
山谷韻

高人風尙志脫冠謝名場中心秉明潔皎然秋月光有如江
梅花枝槁心獨香人生貴適志何必身巖廊不見山木災犧
尊漫青黃所以鼎中實不愛時世嘗曾不如苦李全生衢路
旁惻惻不忍置悠悠心自傷

竹澗在瑤圃東夾澗美竹千挺
夾水竹千頭雲深水自流迴坡漱寒玉清吹雜鳴球短棹三
湘雨孤琴萬壑秋最憐明月夜涼影共悠悠

得眞亭在圃之艮隅植四檜結亭取左太沖招隱詩竹
柏得其眞之語爲名
手植蒼官結小茨得眞聊詠左沖詩支離雖枉明堂用常得
青青保四時



珍李阪在得眞亭後其地高自燕移好李植其上
珍李出上都辛勤遠移植卻笑王安豐當年苦鑽核

玫瑰柴帀得眞亭植玫瑰花
名花萬里來植我牆東曲曉雨散春林濃香浸紅玉

薔薇徑在得眞亭前
窈窕通幽一徑長野人緣逕擷羣芳不嫌朝露衣裳溼自喜
春風展齒香

水華池在西北隅中有紅白蓮
方池涵碧落藍苕在中洲誰唱田田葉還生渺渺愁仙姿淨
如拭野色淡於秋一片橫塘意何當棹小舟

深淨亭面水花池修竹環帀境極幽邃取杜詩云

綠雲荷萬柄翠雨竹千頭清景堪消夏涼聲獨占秋不聞車馬過時有野人留睡起龍團熟青煙一縷浮

柳隩在水花池南

春深高柳翠煙迷風約柔條拂水齊不向長安管離別綠陰都付曉鶯啼

芙蓉隈在坤隅臨水

林塘秋晚思寥寥雨泡紅渠淡玉標出水最憐新句好涉江無奈美人遙

侍霜亭在坤隅旁植柑橘數十本韋應物云洞庭須待滿林霜右軍黃柑帖亦云霜未降未可多得

倚亭嘉樹玉離離照眼黃金子滿枝千里勤王苞貢後一年偏賞識風情原許右軍知

右拙作前有行書已錄似槐雨先生矣先生因畫烏絲精絕命再書小楷一過務欲盡其醜也

好景雨霜時向來屈傅曾留頌老去韋郎更有詩珍重主人

甲午春三月墾衡山居士文徵明題

文衡山今日歌行草

今日復今日今日何其少今日又不滿此事何時了人生百年幾今日今日不爲眞可惜若言姑待明朝至明朝又有明朝事爲君敬誦今日詩努力請從今日始

余就塾師時先君以此詩挂齋壁余雖不敢不努力然卒以改元歲淵兒習業藤花閣余偶



簡得前軸仍懸昔年故處爲兒師高公玄和之云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明日待明日萬事成蹉跎世人皆被明日累明日無窮老將至晨昏漸疎拂水齊不向長安管離別綠陰悠日西墜百年明日復幾何請君聽我明日歌讀之益深余明日之感也

撫髀廢人識於伏櫪處

文徵仲題詠遺蹟

卜築清谿上鄰鄰玉一灣開門迎曉日隔浦見西山春浪桃花亂晴沙白鳥閒思親意無限遺擇釣游閒

右清溪春思 文璧

境寂晝偏永心清暑氣微老兼疏筆硯性復嬾裳衣隱几雙桐轉賽簾獨鳥飛茗薰聊自適不怪客來稀

右夏日停雲館作 文璧

積雨浮宿潤新晴人意適消搖竹窗中嘯禽破幽寂初陽動檐瓦殘溜時自滴曲巷行跡稀菩花鋪深壁

右即事一律 徵明

探梅山寺日斜時二月梅花尚滿枝勒雨故教開獨後尋春卻恨到來遲香撩短鬢風前韻水洗微脂雪後肌悔不淹留到深夜坐看殘月上疏籬

惆悵羅浮夢破時居然消息在南枝餘寒雪逕春迴淺薄晚林塘月上遲翠竹參差明縞袖冷雲依約護香肌山公早辦風前醉不恨歸來倒接籬

右竹堂寺看梅花之作 徵明

淡煙蒼靄畫沈沈白髮青春好自禁寂歷海花猶勒爾蹉跎
人日苦多陰步來野逕緣谿靜愛此茅堂入竹深車馬不驚
魚鳥狎居然城市有山林

王辰人日與之北城別業小集是日風雨寂寥梅萼未
破故詩及之　徵明

木末層軒倚汶寥西風白首不勝搔天垂一鏡蓬壺近雲擁
千峰佛刹高雨後新波浮碧落煙中遠渚見黃茅晚晴長嘯
下山去一徑松風萬壑濤　登玄墓閣

天池日暖雨煙生上巳行游春服成試向水邊修禊事忽聞
花底語流鶯空山靈迹千年祕勝友良辰四美并一歲一回
春不厭故園光景有誰爭

短簿祠前樹鬱蟠生公臺下石屏顏千年精氣池上劍二壑
風煙寺裏山井洌羽泉茶可試草荒支硎鶴空還不知清遠
詩何處覓壁苔花細雨斑

島嶼縱橫一鏡中澄銀盤浸紫芙蓉誰能胸貯三萬頃我欲
身游七十峰天遠洪濤翻日月春寒澤國隱魚龍中流彷彿
聞雞犬何處堪追范蠡蹤

半醉高樓徙倚中葛巾平岸欲淩風山橫天際晴雲碧錦爛
城頭落日紅千里關河都會壯萬家煙火歲年豐望京懷古
非吾事病目猶堪送遠鴻　登虞

德前朝雨疏疏落階下春泥活活生嬾不出門驚樹合醉能
誰識有人心屋頭日出烏棲曉檐隙泥香燕壘春手種雙桐
開閤看雲行幽深獨有閒諸得迂僻都緣病養成報道東風

三月盡一場花事卻關情　綉中偶述
夕陽樓上看新晴淩亂歸雲冉冉明萬里快瞻飛鳥沒一番
又是綠陰成帶城碧瓦參差合隔水蒼煙繚繞生懷袖欣然
風拂面醉聽乾鵲語前楹　新晴
綠陰如水夏堂涼翠簟含風午夢長老去自於閒有得困來
每與客相忘松窗試筆端溪滑石鼎烹雲顧渚香一鳥不鳴
心境寂此身眞不媿羲皇　夏日睡起
傍市柴門鎮日開心閒車馬不驚猜雨中秋事芙蓉盡霜後
時新橘柚來張翰未誇蓴米飯陶潛自醉菊花杯近來較似
稽中散滿架藏書嬾更裁　秋日閒居
江上疏疏梅子雨煙中嫋嫋竹枝歌暖風初汛青蓮舫新水
平添綠玉波南去春光暖鳥寂西來山色過橋多美人只在
一枕清風臥北窗高樓六月似秋涼陶情圖史忘貧病夾耳
笙歌欲老狂客至僅能修茗供心閒聊爾續鑪香淹留不覺
斜陽盡月印花梢上短牆
急雨中宵六月涼朝來新水滿橫塘一番白蓱生秋意無數
青山上野航日暖晴沙鳧鴨亂風來前浦芰荷香曾採世事
驚塵土轉覺江湖興味長
小齋如翼兩檐分矩折分明玉磬陳蹈海要非平世事過門
誰識有人心屋頭日出烏棲曉檐隙泥香燕壘春手種雙桐
才數尺濃陰已見綠勻勻

睡起西齋片雨過綠陰庭院晚涼多烏衣春盡渾無語白芷
秋來謾有歌世態風雲從變幻山林日月未蹉跎卻憐逸少
猶多事時寫黃庭換白鵝

永夏茅堂風日嘉涼陰寂歷樹交加客來解帶圍新竹燕起
衝簾落晚花領略清言蒼玉麈破除沈困紫團茶六街車馬
塵如海不到柴桑處士家 爲松泉書

曾攜書冊住東甌此日因君憶舊遊落日亂山斜帶郭碧天
新水靜涵洲從知地勝身如隱近說官清歲有秋西北浮雲
應在念乘閒一上謝公樓 瞻祝雨先生 文璧

我生辛苦不逢辰見說丁年積漸亨力命相將懷禦寇行藏
無主卜君平壽常樂願空成感老大遷迍正坐名勞謝微言
知驗否秋風相送不勝情 贈日者徐生 文璧

三十相將始洗兒百年迴首卽非遲祖書敢謂今堪託父道
方慚我未知願魯難憑蘇子論勝無聊有槩天詩人閒切事
惟應此對客那無酒一卮 洗兒二首

春風一笑錦綳兒共道頭顱較我奇門戶關心能不喜賢愚
有命可容期百年正賴培來久萬事誰云足自茲五十老親
遺世網從今都是弄孫時

賤子今年四月十又三日始舉一兒彌月之期薄有湯餅
之設因識二詩邀在席諸君同賦是歲弘治丁巳予年二
十又八徵明書

文待詔書十美詩卷



傾國多因有美姿扁舟載去亦宜之戲飄倘想當時事深涉
何曾讀衛書 西施

浮生難比草頭塵常託千金覩此身若使琴心挑得動不知
匣石是何人 文君

高抱琵琶障冷風淋漓衫袖溼啼紅安邊重用和親計駕馭
英雄已不同 明妃

倚竹眠牀態自嬌夜深銀燭正高燒不將春舞歸長袖宜自
輕身好折腰 飛燕

飛絮無憑只趁風也知相逐水流東琉璃瓶薄珊瑚脆毀不
求全妾命同 綠珠

徙倚閒庭暗淚垂不須再讀寄來書已知一代容華盡地下
相逢未是遲 碧玉

梅花香滿石榴裙祇用微顰艾納薰仙館已於塵世隔此心
猶不負黃昏 梅妃

欲與君王共輦還馬嵬路狹轉頭難早知怨自思萌孽悔不
當時乞賜環 太眞

閨門出入有常經女子何須獨夜行待月西廂誰倡始至今
傳說見分明 鶯鶯

短長閤狹亂堆牀細染輕搥玉色光豈是無心戀鍼線要將
姓字託文房 薛濤 徵明題

文內翰諸絕墨跡

試茶初動蟹眼臨帖更畫烏絲啜罷冷淘槐葉漸吟雙調栝

枝
擁褐一瓢濁酒支頤半卷南華消受誰堪伴侶紙窗殘雪梅
花　右幽居二絕　徵明
黃金宮闕鬱嵯峨秋色盈盈月滿波吳下高枝元有種天香
莫怪屬君多己酉七月數求將賦應天賦此奉贈
千山疊翠斜陽外萬壑爭流春雨餘景色撩人歸未得高情
原不在鱠魚
三月光陰修禊後千村桃李杖藜中何時去覓王玄度把卷
臨流一笑同
解帶禪房春日斜曲闌供佛有名花高情更在樽罍外坐對
清香薦一茶

小病淹愁百念慵時時清夢越城東春風閉戶草如積落日
倚樓山滿空
落日高松下午陰靜聞飛澗激清音幽人相對無餘事啜罷
茶甌再鼓琴
木多長夏翠交加野客孤吟坐日斜縱有殘春供醉眼碧波
深映紫薇花
滿眼鬱山迹未塵百年臺殿已沈淪祇應寂寞蓮池水曾照
當時入社人
松葉滿山行徑微幽居更在竹叢西綠陰深寂詩成處愛惜
新筠不忍題

流泉爭瀉作狂瀾樹色蒼蒼帶遠山高閣清幽人共坐不知
日月歲摧殘
小閣登臨眼境奇水雲沙樹渺參差猶憐興淺慇懃去不見
湖中月上時
水展晴空秋色遠樹沈平野日光寒生綃萬幅天開畫澄碧
樓中暮倚闌
秋江雨過水潺潺疏樹平皋帶遠山正是幽人詩就處小舟
閒載夕陽還
傳呼曲巷使君來樹底柴門嬾自開老病迂疏非傲客直愁
車馬破蒼苔
誰見金鳧水底墳空懷香玉閉佳人君王情愛隨流盡只有
寒鱠尚姓陳

殘冬相見還相別鐙火幽幽燦玉缸正自多情眠不得忽聽
風雨打西窗　夜與德孚坐小樓記此徵明

文徵仲三題吉祥菴卷

徵明舍西有吉祥菴往歲嘗與亡友劉協中訪僧權鶴峰過
之協中賦詩云城裏幽棲古寺開相依半日便思還汗衣未
了奔馳債便是逢僧怕問山徵明和云殿堂深寂竹牀閒坐
戀棲陰忘卻還水竹悠然有遐想會心何必在空山越數年
過之則協中已亡因讀舊題追思其韻塵跡俗狀强追閒懶
媿空門數往還不見故人遺約在黃梅雨暗郭西山時弘治
十四年辛酉也祇今正德庚辰又二十年矣菴既燬於火而
權師化去亦復數年追感昔游不覺愴然因再疊前韻當

日空門對燕閒傷心今送夕陽還劫餘誰和邢和璞老去空悲庾子山他日偶與協中之子稱孫談及因寫此詩并圖其事付稱孫藏爲里中故實云時十六年辛巳二月八日也

衡山詩餘墨跡

窩春山下畫舫新來正雨過青林波生碧渚千峰日照兩岸花開北郭池塘東門楊柳二十年前幾往迴重登眺愛風煙如畫臨水樓臺追思少日情懷猶憶先人舊郡齋向范老祠前春風走馬客星亭上雪夜觀梅往事分明故交零落歎惜光陰一瞬哉佇立久念白雲芳草頻去徘徊

右調沁園春　徵明

輕風驟雨卷新荷湖上晚涼多行春橋外山如畫緣山去十里松蘿滿眼綠陰芳草無邊白鳥滄波夕陽還聽竹枝歌天遠奈愁何漁舟隱映垂陽渡都無繫來往如梭笑道玉堂金馬何如我短棹輕蓑

右調風入松泛湖作爲紫溪書　徵明

紅雨鏖花綠陰鏤日名園景色撩人游衫初試汗揜薄羅新節候今年差晚增歲閏四月猶春應無那憭烘韶麗微翠惹游塵　向尊前花下聽歌口口接笑逡巡古來四事難得是良辰起坐何曾問主斜陽亂主亦忘賓拚沈醉太湖石畔翠輭草敷茵

右初夏賞牡丹調寄滿江紅

汪氏珊瑚網法書題跋卷十五

汪氏珊瑚網法書題跋卷十六

## 祝京兆行書在山記

號琴者曰在山進普琴者希之耳鍾子之謂伯牙氏曰巍巍然若泰山時牙志果在高山也夫本吾神明所超高而有山山而后有指指而后有絃絃而后有音音而后有耳耳而后有吾之音與絃與指與神明焉以有山於其間將山從志乎將志從山乎將山與志皆必從於絃乎將虛乎實乎當其時必有宮角徵商羽半宮半徵之調必有散引操曲之章必有疏急修促起止之度左之於徽右之於絲固不以類吾之思其諸有者則將有之乎將無之乎有則此實矣孰從而出是山無則不知何爲必伺乎手鳴而後識也期牙之談妙今古



吾妄意其可疑者在此雖然吳札之論列國風尼父之見文王皆爾矣理必有不可破者吾其未臻故云爾意者說蘊諸周易乎益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其妙矣乎吾求能以窺焉張文端能琴因問號號以在山所謂難牙而希之且列是諱俾文端他日進焉則舉其所得以解我

## 弘治乙卯重九鄉貢進士蘇臺祝允明記

## 枝山文選跋書後

自士以經術梯名昭明之選與醫賦翻久矣然或有以著者必事乎此者也吳中數年來以文競茲編始貴余向畜三五種亦皆舊刻錢秀才高本尤佳秀才既力文甚競助以佳本尤當增翰藻不可涯爾

丁巳祝允明筆　門人張靈時侍筆硯

## 文選白隋唐以來莫不習之予昔游南都求監本率多滑缺不可讀倜閱書肆獲部之半又非全書也其後赴試京師今少宰洞庭王公出其前帙見示儼然合璧遂留而成之孔周何從得此精好倍予所藏好學之篤又有好書濟其求宜有以慶賞

## 楊循吉跋

後題徐禎卿觀唐寅披玩予家尚有宋板隸篆五經左國諸子史漢通鑑文集種種淨拭裴几展玩覺古香可愛後君溪鐫五色朱批各書錯陳左右牙籤錦面燦爛相映奚百城之足云

## 玉記

## 枝山書語怪錄有上下冊籤俱項子京題



二編成後久倦筆墨然予固東西南北之人也日溢於耳不期而積閱窗試錄倏成十卷或疑事以罕怪今多而速若是曷爲曰子不校之耳人生一日耳目涉閱幾許古試常者皆筆此一編殆數日事耳今乃以四方之眾二紀之永而若此尚何多速之有爲此語以見世之有怪亦理之常乃不足怪且爲洪公解嘲初既稱怪聊仍之以三第正德戊辰允明敘

## 吳下阿明

自古才士無不喜怪者是編乃祝希哲所輯昔嘗於張士魯舟中閒坐閱之不覺終帙此日士魯索跋偶盡一二紙始憶舊讀長夏無事即六經諸子豈能與此等書爭勝哉

癸卯立秋日夢覺識

卷末有王守谿太傅筆記正德閒異聞二則爲墨林項氏所珍後歸吳功甫太學名題科者功甫去世又歸之愛荆府君時得陸象玄作宣和裝極精工友輩欲出重價購求愚父子莫許也萬歷壬子秋余應試留都得祝子皋知錄附志怪五卷乃曾孫化甫所鐫云尚有續編失去而余家竟獲之可稱合璧也先生前敘以語怪雖不若語常之爲益然幽詭之物固宇宙之不能無而變異之事亦非人尋常念慮所及今苟得其實而記之則卒然之頃而逢其物値其事者固知所以趨避所以勸懲是已不爲無益矣今余既貲先生記載之益復鑒先生楷法之妙欣幸何如第未及與全錄鋟行爲欠事每不去心耳



慧國十林弟子汪珂玉識於話夕軒

祝希哲草書月賦卷

九疇酒次鋪宋經箋索書爛熳爲此試莊氏筆甚佳然而舊箋有盡書學此止矣九疇謂何乙酉七月枝山居士六十六歲書

吾鄉前輩書家稱武功伯徐公次爲太僕少卿李公李楷法師歐顏而徐公草書出於顛素枝山先生武功外孫太僕之堦也早歲楷筆精謹竇師婦翁而草法奔放出於外大父蓋兼二父之美而自成一家者也李公嘗爲余言祝壻書筆嚴整而少姿態蓋不及見晚年之作耳嘗人評張長史書壁記乃極嚴整世固無有能草書而不能正書者因觀九疇所藏枝山月賦爲拈出之徵明題

祝京兆書法當時無匹而或者評其不出正鋒蓋謂此老曰視短不能懸筆運肘耳此卷藏毛氏不克見嘗見其刻本細驗於點畫閒皆正鋒也丙寅冬獲觀手跡竊謂所鑒不謬因識其末　周天球題

希逸此賦眞江左琳琅一時脾炙人口然不無稚語希哲生晝法波靡時乃能用素師鐵手腕參以雙井逸趣超干載而上之尤可貴也予嘗謂希哲如王謝門中佳子弟雖偃蹇縱逸而不使人憎跳盪健鬬如祭將軍而有雅歌投壺風味識者以爲知言此卷爲故毛光祿書光祿嘗刻之笑謂叔平曰子知光祿之有此賦而不知此賦之不爲光祿有也耶叔平悟乃諦視之而笑噬乎人閒物物亦能閒人聊以寓吾一時目而已

萬歷癸酉秋日王世貞題

枝山書偕美賦幷序　橋李汪氏鑒藏二十載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

錦谷笑仙黃璋秉叔錦衣令公一江之仲氏其配錦叢坐仙童令人小字靜娥大宗伯枕宏先生之令息也聯德嫓年雙璧合一秉叔生以秋仲五日令人后一月其日同秉叔道於

予爲綴八韻美而祝之

潤玉佳倩圓珠令妻較才華而允匹問日月而仍齊俊傑豪
工則爾矣容也何如訝靈鵲之比翼羨文鴛而乘居湛秋水
夭拔千人於藝苑工容言德暢四美於蘭閨金烏曜東玉兎
兮霏煙寒煇密透粲朝霞之映日絢綵徐舒三生結合二妙
望西秋水之芙蓉並蒂芳塘之翡翠雙栖玄圃藍橋玉杵鍾
偕老之篇既賡迭爲遲祝窈窕之章始閱看此新題
錚而夜擣仙源流水桃花片片以春迷門懸弧悅光逮璧奎
温温淑人少保之子宛宛靈脩金吾之嗣女也同心兮式穀
爾似子也合志兮云何不喜闔儀幼嫻美有德而有容華風
日騰宗何彼而何此追漢津之帝孫逐秦臺之簫史蘭衿婉
變以相依霞袂連翩而互倚綺閨乃移來之圓嶠鳳舞朝陽
洞房有幻出之瀛洲魚游春水



聽爾話言和哉情抱雎鳩偶語於河洲鸞鳳協鳴於蓬島雖
或默或語之際必也離離在一嘫一笑之間何嘗草草芳詞
出口囀關關春柳之鶯麗語成章掞翠翠秋江之蘋助成君
子之德惟善是寶倡隨夫婦之宜永以爲好適遞啟其初辰
肆交陳於善禱撫松篁而胥慶百福攸宜捧盞觴以互酬君
子偕老

人亦有言天作之合試權度其功能信宮商之應答朝爲百
賦經韶奏之九成暮就七襄粲組文之五雜朱墨交橫篇章
合沓金聲振相如之館瑤響滿易安之閣吟從幼課妙傳蛺
蝶之瓊詞宮保自幼日課一詩擬題甚繁其詠春燕等篇尤膾炙人口秀自少成俊出鳳
鳳之珠蠟鵲五雲兮刺繡陸離組秋蛇兮札牘紛遝裁霞作



惟仙家之雙逸謫人間而妙匹樂只君子宜其家室英英稚
齒都未踰花歷之三脈脈芳情尚不忘摽梅之七金春玉應
兮和瑤琴於錦瑟聲應氣求兮投鸞膠於鳳漆載須淵淵之
鶴算五福斯全矧有疑疑之麟兒萬事既畢其頌則和後簡
有述

誕朝聿臨春酒載斟樂而不淫續彥先相贈之句求之既得
撫文王舊友之琴爲此儷詞相爾一心請祈祉於方來爰徵
效而自今德與位以齊升誥同封而章同服年將情而並久
山其高兮海其深毋嫌綺語式播徽音維皆美之自天溫其
如玉試一舉而擲地聲必成金

弘治十五年壬戌八月一日蘇臺祝允明在秦淮東院寫

此卷前繪錦叢坐仙童小影如慧月天人坐花陰翠茵凭石几含毫構思一侍兒踞而磨墨紅纖倒點綠莎設色穠豔而無款後見大軸白描黃金吾像枝山書傳其上售者云像亦枝山筆也予時恩禮在舟不及細閱復見枝山書異犬記即作墨犬于下宛然吠走則靜娥之眞或先生所寫乃丙辰冬是卷與諸玩好入盜手未幾爲松陵汝姓者緝至邑尊劉玉受見偕美賦殊歎賞今仍歸烏有矣蒙天笑者識於月香居

祝希哲急就行草懷知詩帖　詩失錄

臥病泊然緬懷平生知愛遂各爲一詩少長隱顯遠近存歿皆非計祇以心腑之眞凡十有八人其詩一十九首

放勳始欽明南面亦恭己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歟歎北極樞軸遙相當太乙有常居仰瞻獨煌煌中天照四國三辰環侍旁人心要如此寂感無邊方

微月墮西嶺爛然眾星光明河斜未落斗柄低復昂感此南朱光徧炎宇微陰藐重淵寒威閉九野陽德昭窮泉文明昧謹獨昏迷有開先幾微諒難忽誥端本緜緜掩身事齋戒及此防未然閉關息商旅絕彼柔道牽

吾陽起唐祚王明紹巢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麾聚瀆天倫牝晨司祿凶朝綱一以墜天樞遂崇崇涅毒穢宸極虐燄燔蒼穹向非狄張徒誰辨取日功云胡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此容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羣蒙



枝山居士祝允明書

此卷爲項氏物後識其值二十金購於文文水氏嘉靖甲子年重裝崇禎初予獲一觀錄其詩竟失去幷逸歲寒十人名姓先露八人則吳文定公寬王文恪公鏊韓襄毅公雍沈先生周東郡使君南海林公世遠陸冢宰完朱孝廉性甫朱文學堯民

枝山眞書古詩帖

大易圖象隱詩書備編譌禮樂矧交喪春秋魚魯多瑤琴空寶柙絃絕將如何與言理餘韻龍門有遺歌

顏生躬四勿曾子日三省中庸首謹獨衣錦思尚絅偉哉鄒



彼入德門勤行當不怠敬守思彌敦

吾聞庖犧氏爰初開乾坤乾行配天德坤布協地文仰觀玄渾周一息萬里奔頫察方儀靜牖然萬象存悟彼立象意契月照寒水魯叟何嘗師刪述追聖軌

日躋穆穆歌敬止戎徽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放勳始欽明南面亦恭己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歟歎

孟氏雄辨極詆騁操存一言要爲我挈袖領丹青著明法今古垂煥炳何事千載餘無人踐斯境

又

元亨播羣品利貞固靈根非誠諒無有五性實斯存世人逞私見鑿鉏道彌昏競若林居子幽探萬化原

枝山祝允明書

本朝名公楷法子家黨成一面首此希哲書古詩副爲徵仲書阿房宮賦雅宜書唐宮詞隆池書紀游諸帖亦偉觀也徵友程松蘿寬以漢玉兕鎮瑪瑙碎邪青綠小幅易去惜哉樂卿漫記

祝京兆書聞絃詩軸

舟泊衛州城下莫赤腳苦蚊眼欲瞽逡巡就枕忽聞絃已覺再聽還恐誤披衣起見燈影紅柔指彈喉暗輕度初聞乃是三絃語寂歷空江落煙霧少年慣向醉中聽老大聞之猶起妒須臾演入琵琶絃指撥聲清不似前疑是小琉更大玉移宮換羽各爭妍斯時夜深絃愈急潛鱗出浴栖羽寒珍珠錯落玉盤掙鐵騎跂東口可懸老夫聽久毛髮豎恐有蛟龍來搏船

右聞絃一首書於虎丘梅花樓枝指道人

予嘗攜此幅於白下戊午春懸三山草堂小集諸工音律者爲閤中羨還樸七絃斐水張聘夫三絃蘇臺徐賀世二絃及陳玉素四絃東曲大小雪二十五絃一時聲傳九陌

予因步祇韻紀之及今追憶猶自盈耳

天外賓柯玉漫志

枝山詩草諸跡

長安昔日在關中洛陽浙右亦相同江東自古帝王宅周秦已見氣葱葱長安石城如踞虎長道鍾阜似蟠龍千年王氣浮天表一日眞人建法宮天府天開天闕起五門三殿當中峙五鳳樓前柳似煙奉天門外天如水金陵金闕勝金城玉陛連天接玉京星散羽林霜氣肅天臨華蓋日華明十二飛樓石門綴百萬貔貅屯八表寶刹天花和月飛郊壇神樂穿雲宵御史當街百騎驄將軍納陛羅霜鋒五侯甲第遙迷霧七貴前驅響闢風鳳皇臺上鳳皇游玄武湖中水似油萬戶陛連天接玉京星散羽林霜氣肅天臨華蓋日華明十二飛樓石門綴百萬貔貅屯八表寶刹天花和月飛郊壇神樂穿雲宵御史當街百騎驄將軍納陛羅霜鋒五侯甲第遙迷霧七貴前驅響闢風鳳皇臺上鳳皇游玄武湖中水似油萬戶鶯嘐花裏曉千家砧擣月中秋會同館外白雉多包茆楷矢交經過重譯來賓醉卉服輕煙淡粉列青蛾六樸六館闕放妍日日新聲沸管絃狹市斜街迷錯落曲房洞戶暗鉤連吳下書生好遠游抱書來看帝王州那知高臥西風邸蓬眉蕭颯長安秋

右予所賦長安秋一首爲希吉書之　允明

東南大澤名具區中有洞庭相對峙七十二峰湖上浮萬頃汪洋五湖水仙人隱士住高峰青天羅列金芙蓉巖窟曦屼蹲虎豹渚宮幽閟潛蛟龍山人茅屋犀微裏雞犬聲遙白雲起昔聞綺皓留此山今日高風亦相似湖山橫黛畫中開湖水浮藍鏡中止還疑海上駕蓬瀛豈識人間有朝市朗然吟

嘯入煙霞山中萬樹開桃花問津那許漁郎到伐木不知漁父家時見青崖麋鹿走朝出爲羣暮爲友我欲共君歌紫芝惜問山中何所有　贈洞庭張山人　允明

獨愛無人處幽栖不用名竹雞嘵午寂松鼠落枝輕芳草初平路春深欲上城蕭然吾亦得擾擾自勞生

右題畫一首　枝山

西望崚嶒擁國門秣陵秋氣動乾坤清江故有蛟龍窟白日原疑虎豹蹲日滿荒城生野色雲來別浦浸山村莫愁玉質歸黃土遮莫輕招月下魂

右二首題子昂畫　允明

春山雨新沐掩霭結濃緣一葉金芙蓉粲粲迎朝旭

白雲媚蒼山寂寂太古春窅靄林薄中一區宅無鄰

江亭小於艇松子落滿頂盡日無人來流水抱虛影

楊子生清淨閉門了玄文兩生勿輕過惟通問字人

客子欲何歸中林猶獨步幸有蒼蒼松爲辨去來路

季冬雪重積十日寄寒沍啁啾闃不聞鳶蒨失其故

梧桐滴夜雨客香秋可憐盡是離人淚聲聲落枕邊

右五首題畫幅　枝山

落日采薇歸蕭蕭雨布衣爾來人采少春雨長頑肥

靈巖好箇景鑿得不成山人自要頭白山頭也會斑

右雜作二首　枝山

閒雲寂寂鎖龍宮萬頃春湖洗碧空惟有白猿聽講後向人



長嘯月明中　呼猿洞作　枝山

吟詩寫畫似參禪不向他人被裏眠生公堂前點頭石天平山上白雲泉

秋浸具區天地寒老崖垂腳怒龍蟠仙人夜半騎鶴去本落潛窺古竈丹

雲母薄梳青石髮水花肥點碧荷錢樹根一坐空山老不許時人問歲年

寒光交逗眼蒼然半夜人閒別有天想得非仙亦非鬼四山風雨擁孤眠

滿地松陰六月涼采芹歸去擔頭香相逢夕照誰家子倚樹喃喃話正長

身在雲西夢想閒松頭鶴影枕屏閒一聲隱隱嘵花雜信手推窗滿眼山

朝雲乍起千峰合莫雨初收萬壑鳴此地煙霞誰領略卻輸癡老筆縱橫

腰刀帕首報君恩初事將軍出雁門無限家閨兒女念秋風吹上五陵原

貧御青錢換戲資世人多道小兒癡不知世事誰非戲爭得長年作小兒　右九首題畫　枝山

扇功本在驅炎上不似屏風只好看算得題詩眞拙計卻供雙眼失清寒　題箑　允明

本朝法書首推希哲其狂草有不可以素旭擬者項又新

睿過予煮霜艫夜話索所藏畫冊展玩見祝書身在雲西一首運筆如煙雲變幻莫測越明又新復過予云思竟夕得之矣出手錄片紙對之相與撫掌叫絕又先君每撫松擊竹哦枝山句客香秋可憐想得非仙亦非鬼松濤竹籟答響清泠不復知有人間俗務今思之恍如隔世可勝浩歎哉

日損居士識於玄隱齋

祝枝山詞跡

鐙火三更把算籌風沙萬里覓封侯蠶兒作繭生難罷蛾子親鐙死卻休身外苦夢中忙渾無些子爲吾謀世間富貴眞何物賺得英雄白了頭 調鷓鴣天

南阜小亭臺薄有山花取次開寄與多情熊少府晴也須來雨也須來隨意且銜杯莫惜春衣坐綠苔若待明朝風雨後人在天涯春在天涯 調一翦梅

唐伯虎詩跡

人生七十古來有處世誰能得長久光陰眞是過隙駒緣鬢看看成白首積金到斗俱是閒幾人買斷鬼門關白日升天無此理自古有生還有死眼前富貴一杯棋身後功名半張紙古稱彭祖壽最多八百年後還如何請君聽我歌且舞算來都是空

清閒兩字錢難買枉把身拘礙人生過百年便是超三界

唐六如書歎世詞八闋前四首已刻後四首未刻書在一卷因俱錄入

丁丑十一月望夕夜宿廣福寺前作蘇臺唐寅

春去春來白頭空自捱花落花開紅顏容易改世事等浮埃光陰如過隙休慕雲臺功名安在哉休想蓬萊神仙眞浪猜

別無閒計策口口

極品隨朝誰似倪宮保萬貫纏腰誰似姚三老富貴不堅牢達人須自曉蘭蕙蓬蒿算來都是草鸞鳳鴟梟算來都是鳥

無常到來猶恨少

北邙路兒人怎逃及早尋懽樂痛飲一萬觴大唱三千套

禮拜彌陀也難憑信他懼怕閻羅也難迴避他枉自苦奔波

一棺土任他評我是和非 漫興

回頭纔自可口是懸河也須牢閉呵手是揮戈也須牢袖呵
越不聰明越快活省了些閒災禍家私那用多官爵何須
大我笑別人人笑我
暮鼓晨鐘聽得咱耳聾春燕秋鴻盼得咱眼矇猶記倣頑童
俄然成老翁休逞姿容難逃青鏡中休使英雄都堆黃土中
算來不如閉打哄杜自把機關弄跳出麴烏盆打破酸齏
甕誰是惺惺誰懵懂
有酒無花端的爲省酒有妓不佳也難當做有選妓要班頭
方纔是對手不論酸甜酒須傾一百斗爛醉酲酣通宵不肯
走 老頭兒非是要出醜世事多參透一朝那話兒來要耍
不能句想人生有幾箇到九十九



荏苒春光不覺歸去早老朽容顏怎能又還小明月尚可邀
昨宵難再找綠蟻紅裙一刻不可少萬事由天何勞空自吵
甜的苦的一般樣老甜的多歡樂赴了些有名席睡了些
風流覺把一箇張揭老兒乾罷了
一主一賓一箇知心俵一味一壺一輪明月皎或把話兒嘲
或將琵琶埽只唱新詞舊曲多丟了只論今番往事多句倒
今年覺比去年老緊要著光陰到今日說你忙明日說無
招妓既爲人須索要爲到底
石調對玉環清江引 吳郡唐寅書
王荆石和歎世詞十二首
樂處酣歌時光容易過苦處奔波早晚偏難度世界號娑婆
苦樂平分破佩玉鳴珂生辰不似他戴笠披蓑安閒不羨他
別人騎馬我騎驢更有徒行箇日月疾如梭天地旋如磨
也非過意相推挫
美竹幽花便是清涼界淡飯麤茶且共消閒話白日苦喧譁
有約來良夜網得魚蝦壺傾問酒家筆走龍蛇詩成付會家
世閒禍福亂如麻我也難禁架休言鵲與鴉任作牛和馬
只教方寸長瀟灑
覆轍翻舟那箇曾回首大劍長矛那箇曾丟手無數世閒愁
憑著人承受拜將封侯是英雄釣鉤按簿持籌是愚夫柳杻
休題能向死前休更算千年後步步使機關也要天公湊
阜帽絲縗一第猶難料紫綬緋袍一品猶嫌小量盡海波濤
人心難付著翠養翎毛爲誰頭上好豕養脂膏爲誰腸內飽
千尋鳥道上雲霄何必都經到平地好逍遙高處多顛倒
世人只是回頭少
畫棟雕梁推收紙半張綠鬢紅妝消除淚幾行此事本尋常
漫說多魔障百草芬芳須防秋降霜萬木萎黃須逢春再陽
假如傀儡一登場多少悲欣狀旁人費付量兀自生惆悵
競短爭長世事何時已富貴貧窮由天不由己七十古來稀
鈔問先生那一日纔是箇好
是會的從今日受用起莫爲千年慮對景且開懷有酒須

不知刊定傳奇上

百甕黃齏須了今生事一縷紅絲須是前生繫人事有推移

總是天安置智似靈龜何常脫死期巧似蛛蛆何常不忍飢

勸君且等時辰至

命通若在四更時夜半猶憔悴千年薦福碑九日滕王記

鐵鎖銅關財寶終須散玉液金丹遲速難違限但放此心寬

萬事從天斷不坐蒲團西方掉臂還不藏蓮冠南華合眼看

人間苦海黑漫漫送盡聰明漢飢來粥與饘睡要牀和簟

此外不須多繾綣

麋鹿山邊終日防弓箭鸚鵡檐前終歲愁機變恩愛纏緜多成仇恨緣滂淚流連多因歡喜緣

頃刻憂

白駒過隙難留轉何苦又加鞭靈臺一寸閒簸起和冰炭

任教世事如電閃

愁多病多早已鬢毛皤恩多寵多轉入是非窩洗耳聽漁歌

一一多嘲我漫天網羅方被浮名誤三載沈痾兒被阿爺誤

只今九表向天呼誓不上長安路黃昏夢已徂衲還堪

補聊就人閒小結果

一粒芝蘇救飢也是他一片黃瓜解渴也是他其餘萬事賒

到了成虛話絕說西家殺牛與宰馬又說東家鑽龜與打瓦

他家圖甚王和霸一任的閒搭挂待乘博望槎看過天河

界那時碌碌纔干罷

南陌東疇是兒孫馬牛趙舞秦謳是歡喜冤仇萬事總悠悠

勞生何所求一簇眉頭算前又算後三寸舌頭說強又說醜

饒君一日守羲皇一夢君知否

你會使乖別人也不呆你要錢財前生須帶來我命非我排

自有天公在時衰運衰你被他人賣

常言作法可消災怕沒福難擔戴有酒且開懷見怪何須

怪一任桑田變滄海

右做唐六如對玉環帶清江引 王錫爵

弇州評子畏書輒熟亦不惡此紙更稜峭可畏乃子畏自

稱江南第一風流才子又曰曾救寺婚姻案主者而太原

相業偉如生平不二色何歎世詞相倡和至此兒淵云唐

解元狂者也王文肅猥者也狂猥跡異而心同宜其相契

合乎然子畏作風態以遠宸濠未嘗不介然自守耳至詞

調率意縱橫有如卮言伯虎其乞兒唱蓮花落少時亦復

玉櫻金堺故復不惡

研山山長汪珂玉識於盟鷗小檻

汪氏珊瑚網法書題跋卷十六

汪氏珊瑚網法書題跋卷十七

王雅宜賦得撫孤松而盤桓幷書

憶昨玉山陽恭陪錦袍宴明公降顏色腐儒略疏賤樸銜雪
端峰花滿川際何遒迴市金卮徙倚傳銀箭歸來臥蓬蒿斗
柄忽三轉惟公傑魁人巍立端華弁深山鉅谷閒龍虎騰雄
變天開棟柱爰捫腹藏組練雲峰阻岷嶓獨河繞徐汴腰縣
朱雀符手弄白羽扇赤心日月旁青草郊原徧未拜黃霸徵
俄擁疏公餞焚魚抱天和解帶酣清燕廓落得翱翔與時面
舒卷煙霞散天質瀟灑江湖面千載永游遨松喬何足羨

正德丁丑八月朔旦爲大參遯庵吳公七十有五誕辰敢
獻短章揄揚厥美　晚生王寵謹書

履吉還山詩行草

久欲歸西山羣喧漫鞅掌當陽麗江皐孤雁獨欣賞嚴餘白
雲停水接紅霞上地軸口墳衷天池匯泱漭鮫人鼓安流玄
化遺清響秀色溢層巒虛光涵萬象周原信沃膽景物初駘
蕩覽化自靡寵遵性非外騁彼美亚園賁眷言興我想
恭承休明日九軸今一家進則綰龜玉退則蟄龍蛇吾道苟
不虧安用事咄嗟山川日閒曠土風頗清嘉躕步陵孤峴流
目玩歸霞鳴嚶藹以豫楊林蔑漸花風光枝上訊日采水中
華感物眷彌結悟空理已還永言徹玄寂聊以遣紛拏

環洲信玲瓏灌莽何蔥蒨中有方丈室聊以酬清燕對榻屯
關幽興卻憶風流晉石軍

僧到清齋禮佛客來豪飲談天但得閒消長日何須苦計千
年

白雲旁林繞碧梧時聞樵采音日麗湖山變綠蟾欣獨持道

生平最耽嬾謾病後休欲支持或素或葷度日不巾不櫛隨時

有客別雖許久緘題相訊如何落得北窗高臥起來醉茗狂歌

夢裏卻忘家累病中始信身閒得句微吟抱膝有時枯坐閉關

客自豫章遠過使從燕市初來爲語禮文寬放應憐書劍嬾裁

我愛僧家不二僧還讓我羲皇勘破應無妄想知足便是良方

埽徑貪看松竹攀晉喜得魚蝦恐說牀頭甕倒不覺林閒日斜

楊柳村邊小艇荷花池上清樽已遇田夫野叟何來公子王孫

遠岸疏林斜日外春風碧水草堂前匡廬突兀開屏障坐看銀河一道懸

石湖春色逐人來試問東林老萬回何處梅花承雪吐誰家柳色弄煙開

夾岸青山挂玉壺桃花流水入虛無何時天上偕微緣會向明鏡前錦甸平鋪鴨綠水白雲飛動蔚藍天

星橋北挂瀉春流映出黃山水面浮霞石天青飛練鵲桃花

氣煖醉輕鷗

春山面面翠屏開盡繞吳王百尺臺一代霸圖憐燼滅五湖

流水恨東迴

三月暮春春服成含風疊雪越羅輕生憎乳燕撩春色轉遣

飛花蕩酒情

越來谿上柳千絲畫鼓游船晚更移一曲紫雲歌粵女雙鬟

深山藏棟梁

白雪舞吳兒

數松舂落千尺强恰似天際羣龍翔吟風嘯雨中琴瑟大澤

古木朱藤疏著花淡雲斜日淨江沙黃金臺上無推轂白石

山中有歲華

登山臨水春將歸獨樹桃花猶未飛玩世繁華眞候忽後時

顏色轉霏微

王龍

陳白陽詩草

薄雛不設處吾道是吾家地僻寬行跡林深多落花興開覺

老至力倦不途賒最愛茅檐月依依進復斜

白陽山人道復

屋上春鳩鳴村邊杏花白持斧伐遠揚荷鋤覩泉脈新燕識

舊窠舊人看新歷歸鴈忽不怡惆悵遠行客

戊戌春日道復書

綠蘿百轉露華輕紫翠重重繞帝城天上神宮金作屋雲間
仙樂玉爲笙溯盤九渡三天淨峰疊羣星一劍橫此日分奠
嗟鶴馭月明彷彿步虛聲九日登高和作
自媿迂疏常取咎更兼多病嬾經營一生落落眞如寄舉世
滔滔亦可驚身外事機爭入夢眼前杯酒卻關情茆齋此夜
勞相問風雨明朝未許行客過田舍奉贈
城上新月白溪邊新水深多因心跡倦不得往來吟

陳瀅道復

盧五湖行書詩牋

人日立春前春光併作妍嶺雲鮮映日湖水淡生煙乳燕嬌
花勝輕鷗送酒船韶華生樂事端不負諸賢

爲明夫道文書 師道

山迴水轉猪宮開霸主櫻船避暑來六月湖中天鏡曉百花
深處美人回鹿泉雉苑猶春色玉劍金鈿又劫灰惟有黔邊
緣楊柳千絲還拂掌中杯消夏灣作

右游虎丘二首 穀祥

蒙山顧渚雨前春紗帽籠頭掩竹扃禪榻風飄詩欲就瓶笙
聲轉酒初醒何人可獻驚雷莢有客曾爲品水瓶待汝山園
生紫筍還期千里汲中泠
春光滿地百花枝烏帽承塵半醉時莫教玉鞭催馬急瓊林
還記宴歸時

徐子與送琊琊王氏昆季詩草

坐古谿亭松樹陰紅塵不染靜中心高山流水千年調此趣
應知不在琴
海內於今有大名自耕黃檗隱茆衡論詩未必推公幹作賦
還應過長卿萬里白雲知我癖十年青眼望君情故人西去
多傾倒況復相逢愧此生
十年懷疏淚長枯兄弟伶俜滯海隅此度別離俱慷慨不知
天地有崎嶇孤忠久抱千秋恨元惡方嬰兩觀誅正是聖明

新雨霽恩波應已浹玄廬

鳳洲兄弟赴　關上書賦此送之

聖主初綱法令齊萬方歡喜報金雞豈知禁劾埋丹檄詎有恩慈漏紫泥北折天驕清遠徼南驅日域靜遺黎功多誰謂翻成譴姘督牙門死後題

聞赦後再貽鳳洲兄弟　獻忠向僞作枝山書

竹懶翁見之曰此天目先生筆也遂改入此玉記

黃士雅行草詩冊

茲山信鎮氣南望接蒼梧海近鑪峰暗天寒鏡水枯翠微空玉帛丹壑隱金符猶仰玄宮在千秋片石孤　右題禹陵

其遺區中累來從物外游窈山勝不改吳越跡空留遠浦蒹



葭晚陰崖薜荔秋寒花送歸棹漁唱起江鷗　右石湖秋泛

春煙嫋嫋雨濛濛染苑隋隄一夢中纖葉空憐半江水殘絲猶怯五更風永豐園裏情無限蘇小門前曲未終寄語飛花好栖泊莫教飄蕩恨西東　長干柳

淺白深紅鬬合歡絲絲香雨畫難乾會須一日三百盞無那東風十二闌水上新傳錦字豔樓頭長怨玉簫寒可憐春色隨花盡歸興還應帶月看　息園賞牡丹

蓬苑影纓羨年少星裝千里赴神皋王程草色催緹騎仙闕花香待錦袍侍從雍容恩最渥文章清祕價偏高金閶楊柳還堪折綠酒紅亭揖佩刀　送姚禹門還朝北上

黃南才子邁華風早歲聲名動域中無用宮嫌賡文冷曰知詩有拾遺工雙魚南北元非隔老驥雄心亦自同今夜思君淮海月清光解到五湖東　答歐崙山郡博



清唱月明中　姬水

彭孔嘉書冬游石湖記卷

吳中山水之勝大而遠者曰洞庭小而近者曰虎丘大者險小者陋若夫遠而夷近而曠兼大小之勝者曰石湖故洞庭非好異探奇者弗之虎丘則軒冕綺羅之所萃士大夫清修雅尚者多爲石湖之游余竊自慶生長太平又適與父執諸老與二三君子辭榮故里每良辰令序未始不游游未始不之石湖而亦未始不撰杖履以從也今年夏四月十四日游焉儀制陸公子傳謂子曰錦繡山川夔龍人物香山洛社何以加諸盛極必衰恐難常也時海上雖用兵尚無門庭之禍越十日賊遽深入掠婁葑二鄉五宿乃去六月四日戒再

至焚戮金閶壞萬餘室邑里蕭條人跡久絕而去從入湖溯湖幸其意亟一草一木無犯焉然游事遂少軍城晏開干戈載道雖欲繼往不遑暇也臘月十有六日偶與周君公瑕袁君魯望張君伯起沈君道徵有事湖上宿楞伽僧舍既而納言石川張丈自崑山至秋鄉補庵華公自無錫至明伯存叔兩文學侍焉開戶呼酒數酌就寢翌旦遂偕諸公步自行春橋詣范穆祠覽觀音巖經茶磨山抵治平等觀新發越公井松下少憩肩輿進道歷紫薇村上方嶺涉吳山之西麓南望太湖雲濤煙嶠隱見於空濛杳靄之閒夾路梅蕊雪英芬芳飄颺而風不甚勁略無寒色魯望攜具盧侍御圃小飲而返補庵乃啟泛舟之宴湖光山色風帆沙鳥遠落天際近拂几



席羽觴飛浮麗唱賡和可謂極臨眺之娛窮賞心之適矣華燭屢跋雲月微明諸公乘興復席地上酒酣樂極感慨係之望郊臺則憤閟閟之懵竊瞰越黔則偉句蹙之刷恥又竊怪夫吳士之輕揚剽銳勇冠荊楚古善用之則爭盟中國今不善用則受侮蠻夷何古今人不相及也華公則曰茲游擅山水之奇免風波之懼領泉石之趣謝登涉之勞良朋萃止詞客滿座邊烽晝警此夕稍息不惟得地之勝而人之勝天之勝兼有焉可無所述哉於是諸公賦詩陸公繪事俾予記之時方多艱後會難卜恐他日者之視今又若今之視昨也故追念陸公之言以述茲游之不易得

嘉靖甲寅臘月既望隆池山樵彭年識



卷首爲文壽承大書石湖春曉陸子傳作圖於前約略彭記淡宕可親而隆池書尤勝壬午冬無以卒歲併陽明先生篆體古本學庸卷及內府金字經二函端溪古硯四臺售之矣玉記

彭隆池詩帖

右五言二律 彭年

隨地聽潮音詩成苑外碧雲合定入禪心片月沈慚媿當時社中客醉多猶自費招尋

禾僧林竹堂懷過訪酬僧

右題畫三絕 隆池

遠峰疑著雨高樹若含風水墨傳神妙樗仙繼石翁

日斜疏樹影秋淨碧谿寒隔浦山千疊詩成馬上看

落日牛山紫新霜疏樹紅詩人美秋興拄杖過橋東

江南春色滿晴郊紫燕初飛未定巢最愛名園新柳外一枝穠杏倚風梢

君家庭下有仙樹還疑天上遠移將素枝映月裁崑璧幽韻因風散楚香

詠玉蘭

粉合臙脂作曉妝富於顏色吝於香東風不肯全分付相對
梅花各斷腸　詠海棠

顏信風流賦小園碧山當戶綠池翻煮茶滌硯足幽事永日
忘形與客言　彭年

文三橋詩帖

風雨來何迅山堂白晝昏斜飛愁入座縣淵訝翻盆望望委
嚊黍哀哀何處村皇天應有意且罄手中樽　文彭

文彭　題扇　凝霞閣藏

八月燕山颯素秋華堂高宴亂觥籌圍棋不賭山陰墅看月
常懷太白樓萬里飛騰心已盡一時嘉會興難酬淹淹不醉
蹄無計卜夜應須暫爾留

文彭　書屏　墨花閣供

月上瑤臺興轉高此時直欲數秋毫持杯無奈金波灩唔語
何訪玉漏迢帝里風光開勝賞天涯鴻雁下青霄孟公不必
先投轄忍使良宵漫寂寥

楊通政宅看月二首　文彭

燕山西北擁皇都曲曲樓臺畫不如金榜映珊瑚煙霞自昔稱靈境風物如閒入化區咫尺紅塵
不能到夢游何日訪蓬壺

劉羽泉約游西山不果作　文彭



鏡湖湖水如鏡平峰巒畫畫描空明浮雲鬟鬟自來往輕舟
迅邁勞逢迎白鷗飛飛映山遠青蒲曲曲隨洲生風流賀八
已千載轉憶悠悠身後名　鏡湖

仲夏新晴事事宜定鑪香熱海南奇雙鉤澹化義之帖細讀
開元杜甫詩石鼎蠅蠅鬧鬬著楷枰剝啄試圍棋新篁脫粉
芭蕉綠不怕星星兩鬢絲　壽承

幽谷質不變入室覺無香所以君子心兩兩自相忘
錦江春色麗錦樹豔生輝婀娜臨風處偏增蜂蝶飛
瓊花開六出雪片舞千枝清夜撩明月穠香入惠帷
五月敷新豔朝暉麗紺妝空庭有佳色密葉映斜陽
千蕊復萬蕊初疑安石榴分房出韶豔循玩及清秋
素足明寒水輕盈雲裏身淩波何處去關住輭香新
右題畫蘭花海棠梔子石榴紫薇秋葵芙蓉水仙共八絕
秋葵有佳色日吐淡鵝黃楚楚山亭下孤雲映淺妝
清露下江皐秋光淨如洗中有弄珠人盈盈滿秋水
舉确高岡細路環離離樹影夕陽閒分明秋日龍江道馬上
遥看隔岸山

十日春陰不裹巾喜看庭際綠苔新山齋聽雨惟高臥忘卻
門前問字人

玉色吳牋勝陟釐端州古硯墨花垂試拈閣帖閒臨草不是
羲之卽獻之　雁門文彭

文文水書燈心窩銘

一閒房六尺地雖沒莊嚴都也精緻蒲作團布作被日裏可坐夜裏可睡鐙一盞香一炷石磬幾聲木魚幾記龜常關門常閉好人放參惡人迴避髮不除肉不忌道人心腸儒者服製上無師下無弟不傳衣鉢不立文字不談禪不說偈但無妄行亦無妄意不貪生不圖利了清淨緣作解脫計無罣礙無拘繫閒便入來忙便出去省閒非省閒氣在家出家在世出世佛何人佛何處此卽上乘此卽三昧日復日歲復歲畢我這生任他後裔

文休承詩草

文嘉

夜半羣動息五更有夢殘天雞叫一聲萬枕不邊安一日一百刻能有幾日閒當其閒睡時作夢更多端窮者夢富貴達者夢神仙仙夢中亦役役人生良少歡

文水道人謾語

江南五月暑未足終日只聞霖雨聲閉門愁坐自蕭索前谿水滿菰蒲生故人蓧簀忽在眼登堂一笑空相驚相驚猶未歇雲暗關山月君今棄我去令我心如缺欲止不可攀欲留不可說始知會合各有時何必淋漓把酒巵君今歸去自結湖山游我今落落復作城市儔感君佳意爲君說說罷不覺令人愁



乘興叩禪關蕭然竹樹閒路應迴九折屋只住三間齋白月懸鏡花明菊破顏茶香解留客深夜不知還

訪道園上人月白齋

文嘉

御史登埤白羽揮將軍出戰錦征衣已驚野柝能留馬復訝舟桅似伏機嚦嚦胡笳悲遠塞蕭蕭鐵騎散重圍聖王發縱惟常道不遣窮追逞殺威

卽看破虜去雲中清漠眞同衛霍風急遣遨陽安反側莫令赤子再從戎驕盈自取誅夷慘感格應知禱祀功千古華夷元不混萬年歷服正無窮虜退二首

湖上洞庭秋可憐玉方壺浸兩青蓮輕舸獨濟欣無浪病骨驚寒欲絮緜閒展白詩愁漫興偶題黃雀入新篇近來我亦開涓滴半醉懷人一惘然

二月竹堂梅萼明倚檐千樹雪濤平春陰漠漠江樓迴日莫迢迢湖水清長憶深杯臨古樹肯拚棋局對殘英閉門遶興新浴燦生光客來親戚情多悅老去詩篇竟未忘莫道歸遲遲亦好猶勝終老殯他鄉

茂苑文嘉書

周幻海詩草

山盡雲邊路林窺湖上天身疑出宇宙目已極風煙幻跡虛舟外閒情短策前桃花春更好爲憶避秦年

三月淹歸候孤帆待好風稽山望不及落日思何窮水關煙光外天低樹影中江離不能賦詩客旅愁同

扶病看山出同人載雨過寒生幽谷早暝入亂峰多孤塔搖曆霧長橋拒遠波將寒湖口勝拚爲借漁蓑

嚴際披雲栖高寒夢不迷數峰孤枕上片月大江西度鑿鐘聲小垂檐象緯低襄裳看未足何處報晨雞

石舊作四首　天球漫書

城上高臺半切雲平臨睥睨送斜曛西山曲抱神京紫北斗中懸帝座文晚色千門雙杵動胡天萬里片鴻分黃金已改當年築綵筆何須太史聞

扶桑一派碧流黏春水溶溶漫拍隄兩岸綠蕪飛白鳥半窗紅日唱黃鸝視頭雨歇尋漁具柳外風吹行杖黎自愛塵纓歌濯處憑將詩酒樂幽栖

醉倚高臺雲幾重青山歷歷見江東天風忽向關干度一片此隋煬帝野望詩也何異唐人五言絕句體耶秦少游改作芙蓉落掌中

牛首層巒

小詞窮鴉作寒鴉



廬鴻石榻寄嵩山竹雪松雲共攤然我欲逃名巖石去無如此地隔風煙

山居

小窗秋色滿庭階寂寞無營自煮茶賴有短牆芳草去不教蝴蝶過鄰家

秋色

繡嶺春雲拂翠文綠軒春酒醉蘭芬不知門外塵埃滿惟挾山中鸞鶴羣

周天球書

莫雲卿筆塵行書摺帖有數則刻舊雨集者去之

壬午冬十一月子居長安旅邸歲晏窮愁秉燭兀坐輒思良友與之揮麈一談而不可得也案頭信筆隨意書得數條題曰筆麈聊當良友一夕晤言之趣耳

江南李後主嘗詔徐鉉以所藏古今法書入之石名昇元帖

一手也吾於時事觀之益信然
行惡見業爲惡未熟至其惡熟自見受苦行善見苦爲善未
熟至其善熟自見受樂又云於可樂中生不樂想於不樂中
生可樂想於樂不樂能行捨想此數語等大有名理
宋孝宗問天竺僧云既是飛來何不飛去答曰一動不如一
靜又問觀音手中數珠念甚曰念觀世音菩薩又問自念自
號作甚曰求人不如求己大抵禪宗機鋒決捷入理最深故
文殊師利稱維摩大士辨才無滯智慧無礙諸佛祕藏無不
得入吾儒中多從文字習解得來非窺聖賢心性學術所謂
不如諸夏之亡也
古人下筆先求合己次乃求之法度今人下筆先求合人次
乃求之枝葉
文章關氣運自是千古定論方在氣運中人自不覺及異代
觀之毫髮不能掩如唐人未嘗不學漢人文章韓柳欲振六
朝之衰今其文置之遷固間有不可辨者乎宋人未嘗不學
漢魏詩法李杜遂欲憑陵陶謝今其詩置之漢魏間有不可
辨者乎惟宋諸名人於古法多不甚句字摹擬縱其才具各
成一家至謂子固本六經皆屬談也獨我朝號爲復古文師
左國兩漢詩必唐人銖銖而求寸寸而度今以爲駕唐宋矣
不知異代觀之竟作何狀豈唐文之不能及漢宋詩之不能
及唐其才識皆出我朝諸公之下吾不信也然則不當師古
哉曰非然探古人之理窟用古人之法律縱吾心思以合一
代之氣運而無徒銖銖寸寸若優孟之爲叔敖其將有俟於
命世之傑者乎
山谷墨跡一帖云近有佳會率以故不得往豈食料禁不批
放耶
又一帖云花四枝漫送餘春可賞否戴花人安否
米南宮書研山銘一幀後書云寶晉齋前軒書銘云五色水
浮崑崙潭在頂出墨雲挂龍怪燦電痕下震澤口口口極變
化閎道門語亦奇麗可誦予甚愛之時時彷其筆意書以示
識者
淵明詩云古人賞我趣挈榼相與至班荊坐松下數斟已復
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爲貴悠悠
迷所留酒中有深味此老可謂酒中見道夫至於人我俱忘
寧復有富貴貧賤得失之故可以動其中耶
昌黎公晚年遂有聲樂而服金石張籍祭文云乃出二侍女
令彈琵琶箏既而遂曰公疾日浸加孺人侍湯藥白樂天思
舊詩云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微之鍊秋石未老身殲然
退之嘗譏人不解文字飲而自敗於女伎乎作李博士墓志
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黃乎
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阮思曠語之曰卿志大宇宙勇
邁終古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圖數千戶郡尚不
能得卿乃圖作佛不亦大乎今士大夫身享富貴臨老便思
生天作佛鮮不爲阮笑矣

近時有善召仙者術甚奇予偶過海上潘方伯家方伯以
他事召仙而予適入坐然予未有意求問也方伯强予叩之
因焚香稽首甫畢而仙至運乩大書曰雲卿前揖生欲接浙
何以罄棚奠生能爲右軍點畫左氏文萃捫虱高談宛王景
略之玩弄圍棋遣興幾謝安石之風流眼底當物何人今乃
拜手玄教欲知生前因乎生原玉帝右史爲草酒中敕待罪
數年得謫今世予問何敕曰便是立　世宗敕還能記否生
酒中所草者詞極佳子但不應酒中撰代子一傳何如　玉
皇上清帝主敕明天予某高帝開緒景運中天行廟多巡承
祧偶乏昔黃河清澈曾開聖世之徵安陸分藩亦是民間之
養茲遺岳瀆之神定爲山河之主嗚呼表隆天日足備聰明
知此語識霞外之理子嘗呼童子入深山中擇清流茂林人
之徒濠濮之侶能蟬蛻塵埃造物不復能爲之拘可謂通天
之民故曰不是閒人閒不得能閒不是等閒人信夫

但年富春秋首存欽卹速圖警蹕毋讓渭橋欽此書畢便去
名利喧囂之地趨之者眾與人惟恐不多山川岩寂之閒知
此文警策簡潔似不從人間來今與卿大夫傳誦以爲奇事
之者希與人惟恐不少王摩詰詩云乘興每獨往勝事空自
雲陽事大有助名教第不幸生富貴家遂令張大聲息所稱
知此語識霞外之理子嘗呼童子入深山中擇清流茂林人
弟子者又多非其人恐曇陽既口後必自懺悔

人居城市不論富貴貧賤未免塵俗喧囂仰事俯育自有親
跡不到處危崖斷磵藉草踞石竟日獨坐稍忍飢渴吞氣納
朋交際寧可絕人逃世一事不復料理吾願出郭數里擇谿
津差不甚苦便謂此身與世俗了不相關忽聞樵牧隱隱出
山清嘉林木叢秀處結廬三畝置田一區往返郡邑則策蹇
沒遠近妄意武陵桃源非遠他時或在朝市塵勞或應接俗
從之良友相尋款留信宿不見縣官面目躬親農圃之役伏
子憤懣無緒輒念此一段幽絕之景移置目前覺心地清涼
臘稍給尊俎麤供嘯歌擔楹之下以送餘年其亦可矣

經史子集之外博聞多知不可無雜記錄今人讀書而全不
閱覽小說家終是窺陋俗學宇宙之變名物之煩多出於此
第如鬼物妖魅之說如今之然犀錄睽車志幽怪錄等書野
史蕪穢之談如水滸傳三國演義等書焚之可也
今富貴之家亦多好古玩然亦多從眾附會而不知所以好
肥甘可省蔬食可樂濁酒不聖則神理多惡茗不精則腥羶
也且如蓄一古書便須攷校字樣僞謬及耳目所不及見者
不化每赴招攜酒茗不備即九鼎八珍之饌皆爲長物

眞似益一頁友蓄一古畫便須如宗少文澄懷觀道臥以游之其他如商彝周鼎則知古人制作之精方爲有益不然與在賈肆何異今世所見古器有商金銀及文王鼎薄匜古製便爲商周之器更無爲之辨證者蓋漢人好制作今之玉器在漢人制者極爲精巧且其人近古或以三代之物用其樣式爲之遂各因其代名之耳豈必盡爲眞商周耶閒有爲盜發古冢而出者亦如沅江九眹龍矣此好古博雅之士所當知也漢人器如博山鑪之類以其無青緣遂謂漢銅器不爲古豈知三代殉葬之物甚多而漢人鮮用故入土者少若漢物入土其青緣去三代當不甚相遠今玉器血侵尸古尙是漢代所出何銅器入土反無古色耶此可不辨而明也



古器得土氣多者多青得水氣多者多綠水土雜者青綠間發蓋惟古帝王之陵墓造作堅固不爲水所入或置石几上几不腐壞而器常懸虛其得土氣最清且無泥汙故有純青翠者此上品也其他民閒或卿士大夫之家郭中不能無土且不能無水沁故青綠閒發者多純綠者則自江海大津中或水若無土者故金銀器絕無古者爲世道流通致用之物故也可以知古今人嗜利之心同矣

古今人不相及豈但德慧知術文章而已哉即百工技藝一代不及一代矣

歷觀前代諸史惟善惡賢不肖自開闢以來人情想不甚相遠春秋戰國人心之傾危陰賊在卿士大夫中最多蓋有甚



於今日者至謂人漸澆漓未爲篤論予嘗謂世道之澆漓惟有一代之興則有一代之今古如我　高皇帝造草昧時風氣尙朴今復漸漓即以一人試觀之其爲兒時以及皓首其閒變幻數易人情不同甚矣況幾百年之相去乎蓋世道澆漓之極太朴盡散則天生眞人爲之滌除一番使氣運再復旋環無端所謂百世可知即此說也

蓋一代自有一代之澆漓古今宇宙自有一大氣運之澆漓第觀一代之澆漓最覺較此明白易見

廷韓作散語有蘇黃之致書法米顚亦咄咄逼人此數則乃得之不經意草草者而天眞朗然中載天上立　世宗敕尤爲奇話晴窗一展爲之快快　竹嬾李日華識



雲卿與劉生手簡

昨夜坐偶得佳興寫小行書一紙頗有前人法度目中無知書者第可與足下相賞耳今奉去以償久負行書欲令運筆不暫留滯痛去俗病自能合作學古本聖教序不如學新本蘭亭此語大有會心也褚河南筆趣絕羣離類枯樹賦新絕奇古便與二王抗行願足下留意焉習舉業倦時不妨游藝此道此道若大成縱橫一時可令青紫奪氣

莫廷韓詩詞墨跡

小閣帶谿流山深事事幽應知草玄閣寂寞向滄洲

羽客不可尋煙雲自來去時時神鴿飛誰辨丹成處

明月來何時花深露華冷酒醒去空階佳人弄花影

曉露散金液翠旗千葉開羽經堪自著客第品泉來

爲懷荆汪丈書於龍潭舟次　是龍

十年裘馬熟長干飛夢隨君去不難桃葉渡頭歌舊葉木蘭舟上采芳蘭誰家明月酣春臥京兆梅花犯雪看愁絶倚樓嬌眼在粉曉容易傍人彈

乍出蘭盆倦晚妝輕綃不掩雪肌香新纏羅韈句春興何用雙飛小鳳皇　詠理紈美人　雲卿

塗香莫惜蓮承步長愁羅韈凌波去只見舞迴風都無行處蹤　偷穿宮樣穩並立雙趺困纖妙訣應難須從掌上看

右東坡詠弓足詞調菩薩蠻幷書舊雨堂中　是龍

## 欽定四庫全書卷二十七

萬里還家一草堂佩刀猶在問王祥心同玉女寒潭水鬢著銅官曉岫霜中聖且教田種秫長生須待海成桑春風倚杖柴門下無數南山近女牆

王伯穀詩卷

千里山川命駕行鵷冠魚袋兩減名詞人盡訝青口待關尹遥瞻紫氣迎吳苑游絲三月絮蘇隄芳草六橋鶯還家載得詩盈篋莫道扁舟似葉輕　廣長庵作二首

東山別墅半桑田夢草詩成憶惠連隔岸晚煙千嶂綠當樓明月一洲圓林中竹葉人人酒渡口芙蓉日日船此地不妨名書可讀況有新松翠如沐就中上座是阿誰君與梅花兩尊宿

陳繼儒似玉水詞兄正

我有好山長苦出少年羨汝獨安禪閉門删草不辭倦對月讀經猶未眠藥竈夜留桑柘火茆堂秋淡荻蘆煙穿林有件攜琴至聽到松風第幾絃　眉公

仙女吹簫忽下樓問年十七尚含羞五銖纔申同心結百和香勻半臂鮫鏡裏見人驚卻步夢中索母學梳頭起來笑點

雲共臥戴逵誰送買山錢　范仲昭別業

虎山橋外水如煙雨暗湖昏不繫船此地人家無玉歷梅花開日是新年　爲憂荆先生書

王穉登

花簪戴多子先教采石榴友人五月納姬之作
春風久唐突花事亦支吾猶有蘼蕪路青來范蠡湖
春風醮柳枝宿鳥棲不定笑蹋斜陽中折花以相贈
莫春游橋李二絕書似愛荆先生　陳繼儒
閒往閒來獨和歌柳花燕子水微波西湖隄上平如坻春草
青青放白騾　憶西湖作　湯煥
蕭蕭麗灑枝雨頭磊磊落落千章松曉坐竹窗無過客隔溪
明月打山鐘　迎秋早坐　鄒初道人
寂寂山堂報晚鐘繞身三市見狰龍戲將帶縛龍腰上明月
尋來是老松　右解脫偈　龔文
燕燕于飛補葺舊巢堪宿草庵寬何須華屋水兒一曲山兒
蔬絡緻菊花蕊足松花飯熟日三竿圖些清福
眉道人陳繼儒書於山陲喜庵

陳眉公冬餘記書絹軸上

一曲翠微中鬚眉皆綠拄杖敲門有客來看脩竹但家釀圓
正月得輝映一堂也壬子芙蓉霄玉記
張元汴書峭嶁山房記
靈鷲山靈隱寺之西循曲徑踰小澗有泉泠然而清有石獅
蹲而虎踞有梅數枝有竹數竿有屋數楹悠然其閒者峭嶁
山房也其中爲樓曰紫蓋云者峭嶁山之別峰也樓之上下
析爲小室者五凡燕居款客卻暑避寒之所無不畢具樓之
外插檐爲疊石爲垣刳竹爲瓦引泉從垣閒瀉出日夜作
瀑布聲繚籬翠竹交映其前盛夏潸然如秋出樓之北躋石
磴而上數十步結檜爲亭曰來鶴因名爲坪曰對弈又上數
十步曰歌嘯樓爲白砂丹井爲禮斗閣爲香雪巢其外爲桃
桃棻阪梅塢橘坡蓋是山周踐遭不盈十畝而極備幽致人之
即百歲決不踰矩平天下止言絜矩耳

者如游於蘧萊方丈而莫能窮詰也山人姓李名元昭少書任俠有提戈取功名之志稍長更讀古書工詩詞已而棄去習舉子業爲諸生尋以祖爵襲千戶侯亡何又棄去始一意養生之術躬負瓢笠與其徒曩游湖海上凡名勝之區足跡殆徧歷七寒暑然後歸構山房爲終焉之計室中刻本爲小像旁列棺殮之具穴山爲冢題曰峒巖山人墓是時山人年六十有五今七十有九矣予自甲予歲聞山人名而訪之遂定方外交嗣是往來錢塘必造宿於山中徘徊累日不能去噫自予交山人迨今十餘年矣世故撓其外欣戚盪其中役役營營竟何成事而山人負不羈之才挾文武之器乃能早謝去獨與造物者游等勳業於浮雲視死生如旦莫今其年其一源出于寘之南山北流與蔥嶺合東注蒲昌海而有殥潤瀹之中旋復往還於滊溪瀲灩淵渟而出沒於橘瑿溷浹灩汗漫也乃知崑崙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陬東南流入渤海怕而水源之出於是大都不誣也要皆揣摩遥度云爾去之官歲奉　朝命出案諸邊境歷濱海登萊等郡而見其秋礜鼓作瀕洁鼎澔瀷瀺灩淑瀆瀆城渹而出沒於橘瑿溷浹灩潤瀹之中旋復往還於滊溪瀲灩淵渟而出沒於橘瑿溷浹灩汗漫也乃知崑崙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陬東南流入渤海其一源出于寘之南山北流與蔥嶺合東注蒲昌海而有殥



盡毫神益漥視聽益聰明步趨益矯健雖其中所深詣非予所敢知乃以予自視年爲減山人之半而神氣不遽遠甚願猶馳逐於夢幻之場而不知返視山人爲何如雖然山中煙景固自無恙予行且從山人偕隱矣作峒巖山房記時萬歷丁丑張元汴撰

## 贈汪君源崑號玉水序　附錄

盡聞山與水同源山起於崑崙水亦出於崑崙固也而終莫讖其所自予讀夏書熟記山水之源并習禹本紀言水出崑崙去嵩高五萬里外又讀爾雅云水出崑崙墟色白并千七百川色黃已讀山海經云崑崙之丌河水出焉東南流注於氾天之水已又讀淮南子云崑崙之墟河水出其東北陬然則水之源烏可定乎予乃縱觀漢史窮河源之篇謂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其山爲崑崙然非古所謂崑崙也因再索禹本紀言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上有金臺玉闕鴻烈解載崑崙之上有木禾珠樹玉樹玄圃閬風十洲記謂弱水繞之下有瀉珠噴玉之奇種種神怪眞可愕怕而水源之出於是大都不誣也要皆揣摩遥度云爾去之官歲奉　朝命出案諸邊境歷濱海登萊等郡而見其秋礜鼓作瀕洁鼎澔瀷瀺灩淑瀆瀆城渹而出沒於橘瑿溷浹灩汗漫也乃知崑崙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陬東南流入渤海其一源出于寘之南山北流與蔥嶺合東注蒲昌海而有殥



瑜瑾瑰水碧潛珉之異斷可議哉頃余持節便道歸故里訪汪君尊人愛荊公因議君於凝霞閣君諱國潤年未及弱而流奕清舉測其胸次汪汪若千頃波洵吾鄉奇士也方今聖天子在上海晏河清目不睹波揚而耳絕瓠子之歌三十一禩矣閒者霖潦爲災漲河洛茶城古洪等閘淤塞四百餘丈當事者氣嘆惜不得其源而理之余甚憫焉汪君尊人自淵審應賢良之詔當一出而爲國珪璋中流砥柱豈異人任哉子拭目以俟汪君諏吉甫冠因號玉水而字則源崑也予特爲之溯流窮源之論如此是爲序

予年十三四時文會於天寧之毘盧閣凡六載一時社友善者爲陳樊寧曹曦張華平永昌陳怪褚妍夏夏不相下

也予十七而冠值萬歷癸卯季冬歙旦有故舊銀臺姚公欲遊贈言因俛攄宇代草并書陳君儒雅風流健筆應曙風雨惜久作若赦之倘爲興感志此式後

長水方折爲玉子漫書

汪氏珊瑚網法書題跋卷十八

國朝名公詩翰前卷 凝霞閣鑒藏

野寺垂楊裏春畦亂水閒美花多映竹好鳥不歸山城郭終
何事風塵益駐顏誰能共公子薄暮欲俱還

高陽許初元復

青天嶕峨擁高峰江光倒映千芙蓉長松宿霓畫無日飛泉
逝出深林中綠樹倚石標仙客吞吐江山與正壑沈先生丹
青手寫出意態殊縱橫千年不改秋山色萬古畫苑留芳名
淋漓翠黛展此幅身在匡廬與天目

濠南李攀龍

謝卻塵凡水上居推蓬偏愛八窗虛櫓聲長雜書聲度波影
遙連雲影疏客至烹茶沽市酒興來垂釣羨江魚多均佳趣
雖云異終向林泉樂有餘

劉謙吉文

池館清虛落照紅麻衣涼拂蓼花風驚鷗亂歷平沙外老樹
含芽曲水東過雨山光清似洗涵秋江色碧如空唱桃花女
隔山采織步行雲入紫峰

墳

維揚津鼓浸江東渺渺三州煙霧中雲黑蛟龍噴凌薄天青
日月度虛空山莊林屋陰符祕水接咸池灝氣通綵鶴朱旗
留勝賞千秋文藻仰名公

東南襟帶灌羣川汗漫遙將銀漢連吞吐雲霞朝浴日動搖
星斗夜涵天潛蛟亂卷千重雪孤鶴斜衝萬頃煙桂樹參差
瑤草綠淨游眞欲接飛仙

右太湖二首

王守

春湖萬頃玉溶溶橋上春山翠掃空神女月明珠返浦仙人
雲曉笛迎風花枝香覆琳宮外草色青迷紫洞中思挂一帆
淩絕頂看圖翻媿賦難工



踴破萬山雲言采千歲藥歸來春莫時杏花幾開落
木落遠山出天空雲似低朝來賦秋興結社過橋西
野鳥穿窗過流雲拂座來有時復對月懷抱得無開

陳鎏書

江頭春色曉重重萬樹桃花帶雨濃隨意尋芳出門去隔溪
人語水聲中

獨坐溪亭酒半酣閒看春色在江南沙燕舞風斜日裏晴煙
漠漠柳毵毵

近作二首上禹門 仲山王問

幽人每愛南村樹背郭誅茆結小堂靖節歸來存菊徑少陵
老去卜林塘茶煙冉冉晴當戶蘿月紛紛夜到牀何日杖藜
尋酒伴悠然觴詠賦羲皇

豫章胡儼

長溪東注碧流清觀水能令道眼明暖浸桃花渾濯錦淨涵
星斗若圍枰放歌自得林泉趣拂釣相忘物外情泉石猶徉
無俗慮年來惟臥白鷗盟

我齋沈璐

地屬無塵流水濱青山白屋一閒人簾鉤皓魄先迎月宅近
陽和早領春不到西陵無別業自知仁厚有比鄰清秋相約
荷衣去放棹滄洲采白蘋

震川歸有光

遠跡城市開築室傍林谷西正俯澹極流水通淇澳煙霞曳
巖穴晨光射晴旭軒敞見平疇身閒理耕牧魚鳥日相親聲
利不同蜀時瞻天際雲或逐溪上月車轍往來稀翛然相和

續花開繞林春草長緣溪緣世事竟無聞所居樂幽獨
海濱浦南金
溪上風輕雲淡溪頭柳媚花明借問誰家茆屋長聞鶴唳琴
聲 雪霽瑤林矗矗沙寒白鳥雙雙曬盡酒香麴蘗月高梅
影映塘 觀察張志撰
明光九級盡琉璃爲荅玄功詎惜貲地異赤烏寂教後基同
白馬碣名時驚峰直與諸天接鳳闕翻從下界窺登罷欲書
多寶事奈無江總善題碑 右報恩寺浮圖 皇甫百泉
把酒登樓明月夜交游不似去年親疏花欲折偏憂雨北雁
初來又送人稼穡有秋煙火少兵車無戰羽書頻徜徉醉裏
丹楓葉似與吟翁著意 謝時臣新
日日尋源繞白雲也憐童子每辛勤秦郎好事能成約陸羽
無嫌許見分汲取豈辭風雨阻往來寧避虎狼羣幾回小集
秋林下石鼎茶香滌酒醪 談次作
畫槳雙扶一葉舸常時載酒泛滄波清風明月情無限水色
山光興最多楊柳岸邊和雪釣蒹葭影裏扣舷歌塵塗擾擾
勞形役爲樂如君有幾何 友雲
舞罷尋芳去花枝借粉香淺紅添醉色雅緣助新妝撲蝶關
春恨聽鶯去畫長武陵仙路杳何處問劉郎
右賦得花閒美人 周繩祖
湖水滿秋碧重橋寶帶分人歸青草渡帆落洞庭雲山倒西
南影鯨吞日月文尊前莫辭醉選勝重殷勤
右賞帶橋作書於蓮石齋 商谷居竹
江碧雲輕楚甸秋美人天遠思悠悠可憐空谷孤芳冷綠葉
清香無那愁 顧問
六十年來鬢未絲優游林壑澹無爲青山滿戶樽盈酒此是
君家得意時 錢穀
天寒雲凍地欲裂飄風襲人草木折深崖墮冰翻白雪長溪
滾滾水如立溪邊古樹煙火斷茅檐重閉無人迹中有老僧
太奇絕獨舸悠悠自鳴楫笠頭垂垂散珠粒稱衣片片沾瑞
屑短蓋那能障回飆手腳半皴脣齒戰皆舟漁子盡入澈笑
教老僧太痴劣冒險無求自得意舉世寧能論巧拙子卿氈
食非人願蔡州半夜眞人傑按圖令予三歎息瀟橋之思今
已滅
嘉靖癸巳夏至後少華山人復初書於紫芝閣
國朝名公詩翰後卷 凝霞閣鑒藏
柴門寂寂掩青蕪空谷音微聽欲無一水故人通尺鯉九霄
仙令擁雙鳧河南宅口登龍句郢里人歸和雪孤早晚課書
傳畫省於今淑問滿新都 答丁明府 王世貞
玉牖初殘曙欲生千官端笏候華清煙消碧瓦參差見月晃
金門上下明仙仗乍移雙扇合侍臣徐退萬花迎孤忠自許
酬眞主況復簪纓際太平 春日早朝之作 豐南禺
嵩嶽盤雲陟處危羣峰那敢向爭奇周圭日倒千尋影漢柏
霜封萬歲枝野色中原龍戰地鄉心南國鴈來時西行不敢

登臨慨一與緱山予晉期

中嶽一首從中嶽之麓西去爲緱山故及之　莫如忠

雞鳴何如矯矯拂羽東烏未光落日承宇志士反側聞之起舞此生何爲蓬累踽踽掘吾衣裳坐以待旦

壬午春二月廿一日書於白龍潭舫　莫是龍

秋日幽尋物外朗行行出郭得招提官閒自覺紅塵遠地勝何妨白日遲雲散空花堪結社涼生別院試圍棋皇都車馬紛馳遂只隔城闉已不知

文彭

朝元山高高入雲青原玉筍連氛氳石蓮古洞鬱交翠蒼苔銀牓龜龍文從來人傑由地靈天降羅公應歲星胸藏萬卷吐奇絕第一臚傳趨帝庭帝庭宛轉石渠側修眉玉頰桃花色雲光錯落錦袍新珊瑚出海秋月白丈夫得意須少年少年通領金閨籍忽然興動碧山棲飄然長往焚銀魚銀魚焚卻歸蓮洞一編閒誦長生書白飯黃精鍊道眞洞門時挂蓮華巾齋房乞鉢飲玉液別有玄境無纖塵擘也窮途流浪客落魄無聞頭已白卅年誤落塵網中時一念公情悒悒當時遇公茂苑邊曾惠瑤華燦蓬壁一別迢迢入夢頻何時去會廬江濱廬江水遠蓬壺隔商山何處尋遺民相逢古洞受寶訣桃開洞口三千春



燕游二首　臧元佐

嘉靖乙未暮春寄羅念庵石蓮洞歌開雲文肇祉

刺骨清寒病不禁空中牢落强登臨塵栖每下窮途淚幽晤難忘入社心竹院靜搖斜日影松壇徐拂梵天音湖風吹酒歸舟急鼓擊鼓嚴城漕陰　亂後治平寺作　項元淇

海擁峰頭路長松落日前笙歌隨處有羅綺照人妍池水和煙碧巖花著雨鮮生公片石在相與話因緣

劍江近作　岐雲鴛治

龍藏炎氛隔蟬聲灌木通征帆指江上浪迹且山中晝永長林日涼分曠宇風泰淮醉花處還憶此游同

虎阜別友口占　袁尊尼

垂楊夾御河廣陌冶游多雞取當場鬬人將撫掌歌雲閒馳畫轂花裏度鳴珂勝日不爲樂其如春色何

映日窺金堵連雲峙玉樓豪華紛越綺俠少競吳鉤鳥囀全成曲林香元入甌欲知麗春賞不減在瀛洲

燕游二首　臧元佐

湖中日氣午氛氳風外歌聲洲上聞青天不動閣沈樹白鳥下處溪成雲浮空草綠春無盡隔浦橋平野欲分臨觴此日即修禊卻自亭前憶右軍

煙雨樓登眺　項元淇

溪邊坐流水水流心自閑不知山月上松影落衣間

寒風吹暮雨蕭颯入檐除鐙前花並落窗外葉同疏雁渥應難度蝸旋疑自書悠悠相憑几雲抱石堂虛

賦得虛窗夜雨

永日薰風夏序催西山遥望鬱崔嵬空中飛絮撩人去巖畔

餘花待賞開寶樹芳林堪息影清泉碧溯可浮杯與君莫負
山林約早晚移文獻謝來

初夏約游西山得杯字同禹門兄作　元洪

蕭疏短髮不勝冠臥起空齋過午餐幾種鳥聲新雨霽一番
花信朔風寒桔槔學圃於陵子木榻忘年管幼安嫻漫不須
酬客難酒杯聊欲重交歡

喜所知過南園之作　少岳山人書

緇衣道者水雲家白袷先生醉帽斜幽興不窮清晝永風前
筆硯竹邊茶

墨林項元汴

猗猗谷中香寫作琴上曲萬古聖人心幽花數枝玉

雪居爲蘭如美人作　漢陽太守

翡翠成雙戲晚汀楚天煙淡屬春晴騷人底事多題詠香蕊
芳椒共此情

心原野夫爲蘭如妹克弘之印

湖上堂開霽色分湖空風澹水如紋家家燕乳楊花落處處
蠶眠柘葉紛修竹欲滋三徑雨養魚常讓一溪雲不辭好事
頻相過時向槎頭釣夕曛

南溪別墅漫興　張服采

秀色淩寒益有神年來養就赤龍鱗和雲寫入高堂上相伴
人閒住世人

古松　陳芹

已入雲林調知無軒冕緣棲枝同息鷃抱葉類鳴蟬永日竟
尊盡涼風枕簟偏石闌開種藥不是慕長年

長夏園居　張鳳翼

窮髮山巖度縣絲石蔓捫無風雲自幻不雨晝常昏石似三
生解人於百戰存飄飄任沙鳥何處出乾坤

登雲岫談王戎事有感　許光祚

旅食游南國王程計北燕開襟期此日分手愴何年耶署秋

霜月居然勝開軒面曲池團團青桂樹歷歷白榆枝好我如
加膝何人不解頤生來寒澗徹猶道酒行遲

似愛荆詞丈　李維禎

昏黑尋山寺惟聽隔水鐘參差流荇藻窅窕削芙蓉十載獺
天遠三春片席從祇應同笑語何事隱寒松

訪友之作　長干社義欽三槐

蔚然蒼翠中宛爾眞人氣石上一跚跌門前雙虎踞
余赴中侍齋師受天人供試問飽飡時滋味還殊眾

右祖堂作　雪浪洪恩

轉覺道路難豈料故人惜假我好樓居受此春湖色湖上梅
花出短牆一開半落湖水香春陽羞灩灩香花細桃花梨花亦



不忙君家有酒藏牀頭可憐花月未嘗游願君醉我君亦醉
朝愼勿嗔暮莫愁房櫳窈窕嬌欲留懊恨歸來纔月流不知



此景誰能酬空將好句爲君投　題項子京樸金華吳孺子

瓢杖淨如拭白頭何處來乾坤無汝並狂狷有人猜詩句經
年鍛衣冠擬古裁每聞秋雨後蕭寺看莓苔

贈吳玄鐵　陳繼儒

眞心無散亂他事不須斷過去已過了未來何用算

玄宰書於墨禪齋

鷗友鱸鄉雨不猜蒹葭千里散秋懷應憐六代風流地重有
青蓮賦鳳臺

右金陵作

池邊荷葉衣無盡囂畔松花拾有餘剛被世人知姓氏又移



茅屋人深居　爲愛荆先生書　其昌

國朝名公手牘

榮還未及參展顧承惠問屢屢且再領佳貺雅意鄭重鄙劣
潦倒何克以堪拜辱之餘獨有傀悚而已夏公壽詩草草應



酬何煩撝謝沈公入圖是早年所作妙甚不敢容易著語亦
緣近日病尤相併未暇及此望展限數日卻得課呈並後紙

同上也使還具此奉覆秋暑方熾萬萬若時珍愛

徵明頓首奉覆

允文郡博先生侍史　七月晦日

登高落帽皆爲風師雨伯阻之雖病後少飲安能鬱鬱獨抱
膝坐屋宇下對淋漓者乎駝蹄已熟請午前來呼盧浮白共



銷之也　允明　夢椿仁兄契家

連朝陰雨小窗寂寂欲得一二知已談心烏可得也偶有泉
酒一瓶欲屈吾文降舍同享之毋爲街中泥濘而卻弟之意

也　鑒頓首　俊宇契兄大人

日來坐究不及過敘爲歉心事未免種種必得足下商之方
可以定奪如何如何向有手錄曾令玉郎持上未得答教豈



徘徊於山林泉石之間而未暇耶昨宅上阿周來頗知衷曲
而晚間沽飲以爲酒俏未知足下知之耳見時當作拍手以

笑不盡弟王寵頓首子元兄知已

卷中尚有沈洪留宿文會軒札李東陽爲兒延醫書王守
東於穹窿文彭與元洲閒直張鳳翼答孫漢陽周天球因

汪子建游楚寄王鳳洲開府有云自聞次公外補頗爲之駭近聞吾公亦乞歸甚切不知何爲豈有拂於江陵耶彼一時處士不畏權要猶如此又彭年手報錢叔寶柏板雖小裂然太長及有二扁料也魯治覆吾禾項少谿寫茉莉賦窠書小而蠅頭楷幾練裙莫能盡也更翦燭聯句曉別賦居節丐雪居翁相思子王穉登索仲玉紙砲佳者見餉此贈意殷殷如昨焉蓋神卿與雲卿書法原一體兩人故無僕蟠蟲指爪之嗜耳可想見一時風致第錄之太繁姑置其他如徐賁沈度姚綬沈周唐寅諸名家赫蹏不下千餘差別耳源崑余舊字柯玉記

前追送不及爲之悵然江行知一路平安爲慰近閱邸報知紙收藏疑霞墨花二閣有年矣一旦自歷下旋大半售去張夢澤先生已升秋曹所寓書乞卽達之爲荷場前百凡爲閒以遣所知朵雲與彩霞俱散矣人閒清賞之樂信不可道珍重　眷弟郁嘉慶頓首啟

多得也　玉水世兄大人談元　左愼

蒙天笑者識於蕭條高寄之四五口



汪岡赫蹏名蹟人素工書隸多雅詣者聊劃一鐫

伯承博雅好事玄鐵稱之爲貧孟嘗與季叔遇俱余忘年交叔遇至今神明不衰每示所錄題跋也

樓頭縱觀羣玉之府重以牢醴竟日行時更辱寤脫公家父子高情何時可忘也大作略披一二作金石聲謝教不一其昌再頓首

伏讀佳製每一藝終令人翩翩便欲仙去不知慧業文人何修得此方恨識兄之晚然猶喜未晚也有此中近作得惠發矇更望更望日緣積遘先兄而至者堆壅坐是尊扇尚未卒業且笥中所攜毛穎盡皆成童而此地復無處購買倘案頭有可濟之則不獨受賜不貲亦得藉以報命感當何如



玉水詞丈太史　通家小弟辭明益頓首

賤恙戒飲拘攣可笑以對知已不諱直陳然雖自外芳筵而珠璣之文在握儼乎時奉紫芝而益芬彩不寧惟是醉飽已也管城君一員足矣何太奢至此又不敢不登容卽籍是以分袂後弟復往鵝湖鹽官近得抵舍承委三扇俱送在諸名

報先此附謝總叩悉不盡

玉水詞盟史席　　小弟明益頓首

俚言借光佳篚出入懷袖良厚幸矣弟不靳竄削另當再書奉報承惠中書君太多令人顏甲爲作拙楷一冊行草一軸表敬兼望大教天晴圖晤申謝不盡

樂卿仁兄畿元　　小弟辟明益頓首上

先子嘗稱虞卿楷書衡山後一人也壬子秋得晤辟君於雞鳴山房時獲其墨妙欣幸爲何如　玉記

昨承雅惠種種感媿何已顧日有游山之興尚未具一樽少談雅事耳弟新刻有雲笈七籤此道藏類書計博洽家所必購馳上一部更求於交游中一一游揚使得盛行其感又何如耶其值一金幷聞





玉水詞丈先生教下　　弟安期頓首

俞羨長不獨擅騷壇抑亦工臨池故存此一札　玉記

昨中坐慢去未盡傾倒當俟牡丹紅時圖再舉耳文畫卷承借觀容留數日作題語奉還也拙畫何足觀以本意欲馳往嚴州故不得奉他日有塗抹即須尊意任檢拾之何如季白屏上文當即圖之不盡

玉水親家大雅　　日華頓首

此竹嬾翁諦姻時手裁也志之以毋忘伊始耳





辱教大篇新爽絕倫謹已什襲社題在卷中不及錄奉即以卷附覽惟兄摘一題賦之閣畢望擲不一

玉水詞兄高雅　　弟貞默頓首復

社所雖已具柬但中隔兩日尚有一邀柬亦不可少旁晚再一傳其未熟識者當仍命小价致之柬內乞書多備一幅送首社語弟處有新到惠泉竟載至舟中不一

玉水社兄祠長　　弟貞默頓首

往見秣陵余仲茅司馬謂弟鴛水社刻獨無君姓氏何也弟甚媿之昨忽蒙許補輒以秋色八詠錄上鑒定付梓爲愛

玉水仁兄大方家　　社弟士奭頓首

爲社雖已梓而一時同盟賤玉頗多茲僅存譚帚庵者以始事之八及姚叔祥者爲塵遠之續且兩君兼工書耳

月曼修月人汪砢玉識





昨領清教竟日珍圖名墨目境豁然受益多矣茲啟元人短雲山卷蒙兄相許割愛景陽兄恐兄裝成卷或有難色敢奉梅花詩畫扇一握以償裝潢之直惟兄哂留慨許爲感何如

桂子將舒容屈領言教不一

玉水世兄教厚　　卽刻教弟道素頓首頓首

瑤篇見贈時時捧誦如對芝宇百朋之錫感佩良深矣宋元諸短牘弟有數段以久質友人處近始取出剞落不堪正爾揭開重拓故未便奉覽俟月初小園桂花將開屈駕過我領竟日清談兼有一二種麤玩欲請教也字卷恐不足當大方敢云自愛乎

玉水社兄世契　　教下弟高道素頓首上

萬歷壬寅閒明水君卽與愚父子相契斗酒論文聯牀夜話彼此獲一佳玩相賞或互易聊錄一二以志懷明水嘗臨病經旬思腸遂纍讀老親翁西山品覺朝來爽氣落我牀褥不惟病中可當七發後日游覽挾茲以往庶可無迷津矣臨米老天馬賦不復可辨

名牋草草以大癡意爲之想亦當法眼古人哭子喪明而不肖尙有閒情事筆墨是亦大癡矣一笑一笑

玉兄契兄博雅　　教弟德新頓首

復初於此道爲項氏白眉與余交最暱時追念也

傾盞以來凡所受至簪者心藏之矣方欣倚玉倏悵歌驪道旁判袂咫尺各天令人黯然魂消歸更見羹見牆昕夕與玉潤譚對娓娓高誼不去口始信交友止趣味兩言意氣相投便賅多言定久要耳向審布帆無恙行人要穩邇以上奉鶴



髮下課麟趾兄於俯仰閒寧不愉快甚又計焚香烹蚧筆精墨妙詞翰富有日新睬第碌碌車塵馬足閒尙了無脫離日何啻天淵一時萍聚漸次星散無功亦將舍我而南益復寂寥且奈何以介歸爲寄此牘未既欲吐願言鑒在尊公老叔前萬望一叱致晤夷仲名之井道惓惓姜神超宂極壽意容促之陳贊皇二十左右行附閒僕輩不煩犒宴卽尊使寵臨亦不及奉款矣亦迫於時日勢不能紆徐也鼓吹之類併亦可汰不失山林泉石之格何如樂卿老仁兄莫逆　　長至後二日社弟洪邦基頓首

特此專達不一　　玉翁老親翁大人　日華頓首上

太僕公婚啟已刻恬致堂集中附此以見青松白石之盟

翥鳳驚龍之輩千載如在也

節閒風雨竟以深秋未獲走晤爲念弟南行只在月中尙未有定期也偶於朔日同孔孫請仙索得唁梅二絕錄呈覽又

演再頓首

天啟癸亥秋余在都門庶常陳贊皇師傾蓋投分余臨行

有贈家君二絕深談內養容另日錄呈亦可異耳梅花供尊
稿先附璧深欲作數語附之簡末多允未及捉管容續呈正
不一　玉水老親翁仁兄　弟肇亨頓首

承示珠玉韻險詞工既難追步而諸君子和什愈出愈奇荒
陋如弟但有斂手吟詠而已恐孤仁兄雅意勉強效顰徒令
匠伯嘔噦耳唐捐樂毅論蒙割愛見許謹奉原值少佐買蘭
之貲望鑒存幸幸　玉水翁兄大人教下　弟函光頓首

唁梅者志感先子手澤故存此二則又李珂雪之摹褚曹
瞻明之學鍾雨君書法有可觀耳　玉記

日者飽玩所藏圖書恨不作蠹魚歸時每與雒生談及便瀆
賜道兄高致也所委寫右丞詩意先以二幀奉覽未識有合
公筆便希賜覽并白　社弟谷頓首

玉水翁兄老親家　眷小弟項聖謨頓首上

曹侍御石倉爲續橋李英華屢垂諮訪甚盛心也第尚未
不一

日蒙高雅示以名卷許我圖之何其幸也未及申報歉歉趙
竟大觀是望若此東爲書輪妙斷足重耳　社弟谷頓首

跋三首并望示弟一錄即奉歸想不吝也特此瀆
賢郎初試奏捷此瞬息九萬之兆也弟忝四世通家深羨服

玉水老親翁大人千古　眷弟聖謨頓首
然否右丞句再乞付三四聯擇其最精妙者補之何如諸名
德門餘慶於今日發軔矣聊具芹私非敢云賀也希笑納是
公筆便希賜覽并白　樂卿仁兄侍史　弟孟超頓首

禱

玉水翁兄老親家　眷小弟項聖謨頓首上

萬歷中來吾郡書家首推高元雅先生而擅其傳者爲長
日蒙高雅示以名卷許我圖之何其幸也未及申報歉歉趙
公公玄與季季仙及元雅之仲嗣王氏者子逸子由父子
跋三首并望示弟一錄即奉歸想不吝也特此瀆
在稱鐵門限也借子由季仙俱蚤世猶賴老友公玄筆陣
玉水老親翁大人千古　眷弟聖謨頓首

益雄向爲兒淵下帷其先靜村公又爲吾荊翁師眞可稱
項君首寫摩詰句圖余假以韓洗畫卷臨倣一時雅韻足
四世交如斯騰所云永永不替耳　娛畏居士磨松皮硯
記乃孔彰近來書學與畫學俱進故志之

向蒙左顧偶往茗上有失倒履所諭尊公大人傳業經付梓
記此

佳什前從洪善之處領教一二亦已借重今再當更添刻以
玉臺翰墨餘芳係萬歷閒人嗣未經覽

洞天去人九萬里涼風吹雲天似水珠扉高啟赤霓翔冰簟
瀟中素練舉碧花瑤草簇關干張君危坐聽啼鶯翠屋吹涎
作樓閣青田小龍耕曉煙璇宮桂花秋露滑吳剛玉斧香凝
屑絳節高飄阿母來藕黃衫子翠羅鞵異香鳴箏婉華舞笙
歌沸空擁吹臺自向東王一厄壽啾啾白麟天半走貝闕人
歸龍夜吼

右天上謠　東海徐媛小淑氏

鳴蟬寂無聲閒夜涼飆發薜荔覆檐楹葉際見孤月流光入
房櫳徘徊照華髮撫景一長嗟終古誰不沒棄世學神仙徒
勞鍊金骨　寒山趙氏陸平原內史

華衮輕於一字褒儂家姊妹出蓬蒿嫵無芳躅追形史浪得
虛名動彩毫　廣陵雲濤煙鬢氏

花牋處處有儂名欲動春風欲嚇鶯對月瞻雲吟秀句幽閨
一倍使人清　適楚月波纖黛氏

倚窗得聽梅花弄至今暗香猶襲人也小女婉妹告借秋鴻
新譜特遣婢子顧影叩領贈戴氏二姬一絕附正雲鬢月面
兩相宜濤作秋波波是脂吾見猶憐而況若江妃漢女莫猜
疑外曲中衛宛若楊三秀作容錄正一品題之

眉社女弟張徽卿何亭內史

計都門分袂抵家無日不思念賢姊暨令嫒輩想吉人有天
相自多獲福爲慰夏初準望吾姊東歸妹在金閶奉迎以傾
積懷近聞吾姊爲太君納寵德望斗山矣茲因鴻便聊附八
行恭候　歸楊門吳氏敘祉

近代名壺以書表著者吳中爲范夫人徐小淑趙大家陸
卿子清漳爲柯孝廉配張徽卿寓白下有女弟子雲濤月
液與余清瑤君投分所遺詩札翔鸞舞鳳豈僅鸚哥嬌也
清瑤亦有贈言及濤液其一云妙撫樂殺衍波牋鐵畫銀
鉤字樣圓姊正臨池洗端石妹先題葉弄輕煙更婁東楊
棘丞夫人尤與清瑤子善別後發其郵筒穆若清冰瀉玉
壺焉時秦淮女郎楊蕙孃曉英精黃庭小楷沙宛在彩姝
擅蘭亭郝藝娥婉然工宣示楊叔卿婉素喜作麻姑壇潛
臂稱得其一染齊紈可易百錦大足掩映林下風而吾禾
有十三齡女童徐範能摹諸家體賣字自活爲沈伯姬鳳
華所書古詩十九首入石徐孃跋有云筆彩芳生墨香含
素歐率更允拜下風衛夫人終當北面至自慊每草捐便
作凍蠅其推重可知矣伯姬妹瑤華詞翰朝亦佳借咸蚤世
月香居士徒搦琉璃管追之耳又范夫人爲清瑤書五言
於便面別號無爲道人尚憶兩句扣齒風雷響挑鐙日月
光落筆灑灑應是墨池仙子

爲水定香居士玉識於書帶草窗

汪氏珊瑚網法書題跋卷十九

禹碑文刻古逸書

嶽麓山頂巨石上有禹碑郡守潘鎰始搜得之凡七十七字其文皆古篆不可識昌黎不能索之崱嶷而疊峰乃得之嶽瀉豈神物顯晦有時耶石鼓不得專奇矣茲以字畫模黏稽古者頗有遺恨故勒貞珉原本暨沈楊二公音釋附錄於左以便後之君子考鏡焉此跋見長沙本

王弇州以禹碑在祝融峰重刻者有二本而隸釋亦微不同大抵多以意會耳昌黎歌科斗拳身薙倒披鸞鳥泊拏蚪蝌是書之形勢焉銘辭極類汲冢周書穆天子傳中語楊用修所謂龍畫榜分螺書扁刻不啻倍蓰嶧山琅琊然傳刻既多寶亦未易定其甲乙此卷乃至佳本五字雖損事者往往家刻一石無慮數十百本而眞贋始難別矣王順伯尤延之諸公其精識之尤者於墨色紙色肥瘦穠纖之閒分毫不爽故朱晦翁跋蘭亭謂不獨議禮如聚訟蓋笑之也



天啟壬戌祓日程友季白招品新茗佳種出定武蘭亭五字不損本有米元章跋張晴齋趙子昂文衡山各臨一本又閱潘貴妃本復聽弦願曲至夜分誠暢敘勝事也桃花潭水人何玉識

趙承旨十六跋定武蘭亭　上有王曉印章

彥升家祕　治平四年閏三月實錄院裝

持國和叔文道同觀

攜定武帖過趙子固湧金門外邸樓因得展卷使人泠然有扁舟水晶宮之想

端平三年修禊後九日千巖病翁施商輔

蘭亭帖自定武石刻既亡在人閒者有數有日減無日增故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爲文宣之鼓也其疑如此



趙明誠金石錄謂秦以前碑刻如此鼓及詛楚文泰山秦篆皆籀也石如今以爲碓臼者此既堅頑難壞又不堪他用故能存至今愚以爲石之籀字雖刻亦不精好且易壞而質理不麤使果刻字雖若堅頑而質理不麤使果渤況石鼓今在國學予所親見雖若堅頑而質理不麤使果籀也文豈能細刻豈能淺其刻又豈金所能塡哉卽不堪他用戰攻之際用爲礮石豈不可乎明誠之言殊未然也獨金人馬子卿以字畫考之謂是字文周時所造作辯餘萬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然其全文今不可見

余嘗讀北史蘇綽傳云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爲浮華遂以成俗周文帝爲相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作

大誥奏行之是後文章皆依其體廢帝之事魏史柳虯執簡責之周文帝令太常盧辯作誥以喻公卿其體亦類前作蓋俱倣尚書也周本紀魏恭帝三年正月丁丑初行周禮建六官史臣謂周文帝恒以復古始爲心而在魏文帝大統十一年十月嘗西狩岐陽又奉魏太子巡撫西境登隴刻石紀事至其子武帝保定元年十一月丁丑狩於岐陽三年九月又自原州登隴山五年二月行幸岐州由是觀之則石鼓之事宇文周所造無疑文體既倣尚書則詩體倣詩亦無疑況武帝天和九年春正月考路寢命羣臣賦古詩則獵狩大典依古典賦詩以刻於石理亦有之且武帝既有岐陽之蒐復有露寢之賦則石鼓必作於武帝之世出獨字畫古妙謂非後人所能及此固然矣然自古惟命神化之學至宋大儒遂窮其奧字特一鑿耳苟崇精爲之豈難至哉昔銀工婁生平口墨本前人題志莫不以爲天下之絕巧劉靜脩獨謂人心之靈有可以參天地而贊化育者存苟一力於一藝其精密神工亦何不至是可見矣抑觀考古博古二圖集古金石二錄凡篆文出於三代者皆鐘鼎器物款識無刻石者唯贊皇山吉日癸巳四字以爲周穆王時書鳳翔詛楚文以爲春秋時書世傳殷比干墓季子墓碑以爲孔子書雖皆刻石然前哲已悉辨其僞況班孟堅漢書郊祀志上起少昊顓頊中歷二帝三王直至秦始皇始有立石頌德之文是亦前世未有刻石之證也宋鄭漁仲亦曰三代而上惟勒鼎彝秦人始大其



制而用石鼓始皇欲詳其文而有豐碑此亦可見刻石掷始於秦也獨其謂秦用石鼓此有可疑或別有考非此之謂要之隋志所收有始皇石刻始皇以前未聞焉則石刻當斷自始皇爲始其吉日癸巳以下皆因秦而作而妄假古人者然始皇之所以刻石者亦緣傳國璽有以先之爾隋周相接而不識其文或偶失之或實耳賤目以爲尋常昔吾子衍所謂二徐字跡最多以其近世故不條具之意也馬氏之說眞爲不可易之論雖歐陽公數疑可以立決然則韋韓以下諸人之見豈非皆出於臆度乎　宛郡王鴻儒樵學著

余在歷下得王文莊辨岐陽文甚昭晰乃楊公士奇云石鼓文決非秦漢以下之人所能所謂文細刻淺者安知當時不深刻歷世久遠則磨滅如此而今文字之存者計裁三之一耳其中不可辨識者又三之一耳亦久遠之驗也斯言得之矣王述

## 壇山石刻

贊皇縣壇山上有周穆王刻石四大字曰吉日癸巳筆力遒勁有劍拔弩張之勢閉重巖絕壑者數千年元皇祐中鎮守廣平宋公耆搜得之令邑人劉莊鑿石輦歸嗣權守李佑置之廳事石壁至元己酉鐵冶提舉劉荼移石還壇山乃余家所藏陸廣畫其巔端篆書此四字應是壇山圖也平陽玉子識於錦研齋

## 詛楚文

有秦嗣王欲用吉玉寘璧使其宗祝邵馨布懇告於丕顯大
沈久湫一云大神巫咸以底楚王熊相之多辠昔我先君穆
公及楚成王是戮力同心而邦若一紲以婚姻紓以齊盟曰
萬葉子孫毋相爲不善親仰丕顯大沈久湫一云大神巫咸
而貺焉今楚王熊相庸回無道淫佚湛亂宣奢競縱變渝盟
制內之剿戚虐不姑咸巫亞駝本並作辠刑戮孕婦幽刺親戚拘囿其
叔父寘諸冥室櫝椁之中外剿冒改久心不畏皇天上帝及
大沈久湫一云不顯大神巫咸之光剔威神而兼倍十八世
之詛盟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欲劉伐我社稷伐滅三百姓
求蔑法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一云大神巫咸之卹祠圭玉
犧牲遂取吾邊城新郢及抑長敕吾不欲曰何今又悉興其





眾矜張奮怒飾甲底兵奮士盛師以偪吾邊境將欲復其蔑
迹唯是秦邦之羸眾敝賦輻輸棧輿使介老將之以自救也
不顯大神巫咸亞駝本也作殿亦應受皇天上帝及丕顯大沈久湫一云不顯大
神亞駝之幾靈德賜克劑楚師且復略我邊城欲敷楚王之
倍盟犯詛蓄諸石章以盟大神之威神

## 蔡邕石經

詛楚文世有三石初得大沈湫文於郊又得巫咸文於渭
最後得亞駝文於洛其詞盡同惟所用以質於神者則隨
其號以異書盡奇古閒用鐘鼎遺制亦或雜有秦文蓋書
盡始變者也詳在薑逌書跋

嶧山碑玉筋篆一行十字字方二三寸

秦相嶧山碑當時邨落供命不給聚薪其下縱火焚之遂至

利缺唐人嘗取舊文勒石然碎碑未絕好奇者猶有捐本可
求其殘雪滴溜鴈鵠羣游之妙也

## 程邈篆書

張懷瓘云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書史程邈作也隸書程邈
所獻也此邈篆四閒閒十二字蠶匾應勢筆力常有餘故在
雲陽獄外所書與李斯相頡頏耳

## 華山碑隸書

華山碑廣川以爲後漢延熹四年弘農太守孫璆建書
西嶽華山碑歐陽公謂集仙殿曰集仙殿曰集靈殿曰集靈宮其下宮曰集靈宮見於太華是不獨載
曰五帝巡狩五岳立宮其事甚備惟見於此袁長睿云漢武集靈宮其事甚備
集靈惟見於此也又升庵金石刻以爲新豐郭香察書
於漢志桓譚嘗賦之酈道元曰敷水北逕集靈宮殿北逕集靈宮其事甚備
西嶽華山碑廣川以爲後漢延熹四年弘農太守孫璆建書





永叔何以云惟見此也又升庵金石刻以爲新豐郭香察書
疑東京無雙名弁州謂鄧廣德梁不疑成胡世鄧萬世王延
壽謝夷吾蘇不韋費長房劉子訓此何人耶若其文爾雅可
讀其行筆殊遒勁唐人隸分一法所由起耳

## 蔡邕石經

蔡中郎鐫七經于石魏三十年而兵火損壞魏正始中又立
一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後魏武定四年移洛陽齊神
武自洛陽徙于鄴都河陽岸崩遂沒于水其得至鄴者僅半
周大象中詔徙經于洛爲軍人破毀有竊載還鄴者船壞多
沈失其後得者盡破爲橋基隋開皇六年自鄴京載入長安
置於祕書內省議欲補緝立國學會亂用作柱礎貞觀初魏

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祕府當時攷驗至詳謂不盡爲邕如馬日磾數輩相與成之然漢隸閒古深於法度亦後世不及故兼存之趙綽曰唐造防秋館時穿地多得石經故路人氏逮今有之國初開地唐御史府猶得石經十餘石也

皇象天發碑

建業有吳時天發神讖碑與漢隸殊異不用批法而跳跋平硬盡去篆籀環之累棘與篆皆不得而名之信所謂八分也雖稍磨泐不可讀而典刑自在焉

急就章

元章書史皇象有急就章唐櫜奇絕當葉夢得時再經摹損空音人謂之臨河序唐人稱蘭亭詩序或言蘭亭記歐公云修禊序蔡君謨云曲水序東坡云蘭亭文山谷云禊飲序通古今雅俗所稱俱云蘭亭至南宋高宗宸翰題曰禊帖故自精深奇崛王元美謂章草草海內爭趨之章曰以廢耳

鍾元常帖

鍾繇少時隨劉勝往抱犢山學書三年比還與太祖世鄙凜韋誕孫子荊開枇杷等議用筆法見蔡邕筆法於韋誕坐上苦求不與自搥其胸因嘔血將危太祖以五粒靈丹救之及誕死陰令人盜伐其墓以得之故知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由是更妙繇曰用筆者天也以蘭亭詩序爲書家六經神龍本其壁中葩上物乎



序通古今雅俗所稱俱云蘭亭至南宋高宗宸翰題曰禊帖玉遞

神龍蘭亭序

禊帖在唐貞觀中舊有二本其一入昭陵其一當神龍中太平公主借出摹搨遂亡而蘭亭自唐以後又分二派其一出於歐陽率更是爲定武本餘如褚河南是爲唐本其一出於歐陽率更是爲定武本餘如會稽本之類多唐賢所臨至宋理宗內府所藏有一百二十七刻遞遞傳遞勒何啻千餘種宜乎攷論者如聚訟也昔人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臨終探囊以授子會曰我精思學書學其用筆若與人居畫地廣數步臥畫被窮遍表如廁忘歸每見萬類皆畫象之

青人巢王子議

開皇蘭亭軸江南後主所重攬鑑法後有臣米友仁鑒定　蘇易簡題　司業汪逵藏

有若象夫子尙興嘆聖門虎賁狀蔡邕猶傍文舉樽昭陵自一閉眞跡不復存予今獲此本亦可比璵璠

翰林學士承旨中書舍人易簡于玉堂北軒題

慶歷中襄知福州才翁爲監司相從二年故所藏墨跡奇書亦多亦傳撫善本後於京師王濮金吾借觀渙亡之後凡七本皆亡今覽是帖不覺歎息

蘭亭以起草本爲第一末後空一行者是有勳字圓印在空音人謂之臨河序唐人稱蘭亭詩序或言蘭亭記歐公云修禊序蔡君謨云曲水序東坡云蘭亭文山谷云禊飲

昔中原雲擾定李生獲褉帖眞刻嘗以墨本投韓忠獻公公索之急乃摹刻送官其後朱景文始得李本藏之公庫至群師正出守子紹彭又從而易之益自韓朱以來士大夫得之是邦者眞贋已相亂東陽周致肅以此卷相視題識由高平范公而下皆宋名臣其必識眞矣乎　鄒劉汶書

群紹彭自爲一書辨定武石刻號稱詳密李學究本最所寶惜士大夫家有此刻者可僂指數而蘇才翁所蓄則錢惟演家物也後陳季常得之後曾靚得之最後子固得之嘗江行覆舟入水瀕死猶手之高出水面不置曰吾性命可棄也而此不可棄其見寶惜如此子固死遂流落江東予聞諸陳子山子山聞諸張伯雨云此卷意度與今御府藏唐人響搨益相似而周君自言得之江東印章題跋具可徵其爲李本何疑哉

洪武四年歲在辛亥冬十一月癸巳眉山蘇伯衡識

世之論定武蘭亭其說頗不同有謂太宗詔歐陽詢搨本刻石禁中至晉時契丹輦至殺胡林棄而北歸宋慶歷中韓忠獻公壻李氏者獲之及宋景文公帥定武始從李氏之子購藏庫中相傳得於孟水清者蓋非熙寧中辭師正出守甚珍惜之別刻以惠求者其後師正之子紹彭又勒於他石潛易元刻以歸長安是定武有三刻矣有謂太宗既葬蘭亭繭紙而刻石亦見殉昭陵既發耕氓負石爲撓帛用定武一士人見四周龍鳳文隱起知爲禁中本以百金市之以歸謂之古定本王君既





知長安移文索入公庫又謂之古長安本既而公庫火石焚馮當世稱入石是定武則有二刻矣傳聞異辭是二說已不能歸於一致況欲索於肥瘦完損之閒耶自後轉相摹刻者凡九十餘本而吾婺梅花本而下亦且十家則其去眞益離矣此帖上有范文正公米南宮題識知爲蘇才翁東齋所藏元祐戊辰南宮又獲之才翁之子洎自後流落靡常不能必其次第中閒雖有韓魏公家記及錢氏忠孝家趙彝齋字印即不敢意爲之說然其精神氣韻實與他本懸絕宜爲定武初刻無疑同郡周君致肅嘗熱來求題漫一疏之不覺其辭之繁也

洪武十年夏六月十又一日金華宋濂記　王堂學士

天啟壬戌祼日程友季白招品新茗佳種出定武蘭亭五字不損本有米元章跋張晞顏趙子昂文衡山各臨一本又閱潘貴妃本復聽弦願曲至夜分誠暢敘勝事也桃花潭水八硏玉識

趙承旨十六跋定武蘭亭　上有王曉印章

彥升家祕　治平四年閏三月實錄院裝

持國和叔文道同觀

攜定武帖過趙子固湧金門外邸樓因得展卷使人泠然有扁舟水晶宮之想

端平三年修祼後九日千巖病翁施商輔

蘭亭帖自定武石刻既亡在人閒者有數有日減無日增故

博古之士以爲至寶然極難辨有纔損五字者又有五字未損者獨孤長老送余北行攜以自隨至南溥北出以見示因從獨孤乞得攜入都時靜心哭義士聯舟與余北上出此卷相校即一刻也但五字損耳（十三跋所同者無纔損五字句及與哭義士相校段）

至大三年九月五日孟頫跋於舟中獨孤名濬明天台人

靜心名森嘉興人

蘭亭帖當宋末南渡時士大夫人有之石刻既亡江左好事者往往家刻一石無慮數十百本而眞贋始難別矣王順伯尤延之諸公其精識之尤者於墨色紙色肥瘦纖纖之閒分毫不爽故朱晦翁貶蘭亭謂不獨議禮如聚訟益笑之也然傳刻既多實亦未易定其甲乙此卷乃至佳本五字雖損肥瘦得中與王子慶所藏趙子固本無異石本中至寶也

至大三年九月十六日舟次寶應重題（此段與十三跋同）

蘭亭誠不可忽世閒墨本日亡日少而識眞者益難其人既識而藏之可不寶諸十八日清河舟中柯聲如吼終日屏息非得此卷時時展玩何以解日益目數十展卷所得爲不少矣廿二日邵州北題（此段同十三跋）

昔人得古刻數行專心而學之便可名世況蘭亭是右軍得意書學之不已何忠不過人耶（同前）

學書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筆之意乃爲有益右軍書法書以用筆爲上而結字亦須用工益結字因時相傳用筆千古不易右軍字勢古法一變其雄秀之氣出於天然故古今以爲師法齊梁間人結字非不古而乏俊氣此又存乎其人然古法終不可失也廿八日濟州南待閘題（同前）

蘭亭是已退筆因其勢而用之無不如志茲其所以神也昨晚宿沛縣廿六日蚤飯罷題（同前）

廿九日至濟州過周景遠新除行臺監察御史自都下來酌酒於驛亭人以紙索求書於景遠者甚眾而乞余書者坌集殊不可當急登舟解纜乃得休是時至濟州北三十里重展東坡詩云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學蘭亭者亦然黃太史亦云世人但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此意非此卷因題（同前）

學書者不知也十月一日（同前）

大凡石刻雖一石而墨本輒不同蓋紙有厚薄麤細燥溼墨有濃淡用墨有輕重而刻之肥瘦明暗隨之故蘭亭難辨然眞知書法者一見便當了然政不在肥瘦明暗之閒也十月二日過安山北壽張書（同前）

右軍人品甚高故書入神品奴隸小夫乳臭之子朝學執筆暮已自誇其能薄俗可鄙可鄙三日泊舟虎陂待放閘書以與十三跋同十三跋刻重校宣和格古論內

靜心云此卷乃得之李公曾伯蓋宋畫士王曉之所藏曉徐黃同時人觀其寶惜如此誠不易也廿日題

吾觀禊帖多矣未有若此卷之妙者

余北行三十二日秋冬之閒而多南風船窗晴暖時對蘭亭

信可樂也獨孤本攜以自隨此卷以歸靜心其寶藏毋忽七
日書
蘭亭與丙舍帖絕相似
至大閒僕偕吳靜心先生北上得此蘭亭與獨孤長老所惠
本並觀船窗中三十三日得意甚多屈指計之已復七年矣
其子景良馳驛來京師復出見示使人眷戀不能去手噫靜
心仙去其子能寶藏如此爲之感歎
延祐三年七月廿三日書於咸宜坊寓舍子昂
右定武蘭亭禊飲序當以此爲第一眞古今絕品至元三
年歲丁丑四月初吉揭傒斯謹題
右定武蘭亭乃神妙之本其寶藏之不可輕易與人也

康里巎巎題

僕曩時侍趙文敏公學書暇日嘗論禊帖定武本佳者絕
難得獨孤本見存更有趙子固及越人倪仲剛武唐吳靜
心此三本流落人閒不知何如至正甲申謁瑩之於竹莊
出此本見示乃其祖靜心先生所藏文敏公題跋甚詳誠
可寶也

句曲外史張天雨

自永和九年至於今日千有餘歲其閒善書入神者當以
王右軍爲第一所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眞不誣也右軍
平生書最得意者蘭亭爲第一其眞跡爲隋僧辨才所藏
及前人要當不讓今世能書者遂識而藏之黃鶴山人王
蒙書
唐太宗得右軍蘭亭眞跡使趙模揭以十本賜方鎭惟定
武一本最得其眞後世共寶之故石刻當以定武

武用玉石鐫之江左所傳會稽石也錢氏歸朝定武富民買之以還一云文宗朝舒元輿作牡丹賦刻之碑陰辟尚書帥定武求勿得子紹彭於公廚見鎮內石有賦在背乃別刻易之攜玉石歸長安宣和中詔取入乃連夜墨搨冀得多蓄流傳人間每疊三紙加氈墨焉故最下近石字內爲眞在上二紙字畫愈細榮苴云長安帥辟嗣昌紹彭之弟也時內侍梁師成爲長安承受官批旨取舊刻嗣昌倉卒以紙三幅作一重撫石第一本墨深第二本墨淺第三本又加淺世謂之蟬翼本一云唐歐陽詢摹蘭亭蕝最爲遒眞太宗愛之刻寘學士院後朱梁徙於汴耶律氏輦載貨圖書而北至眞定德光殂棄此石於中山李學究得之不以示人韓忠獻之守定武也李生始以墨本獻公公索之乃瘞地中另鐫以進公又一紀李生謝世其子出石模售每本須錢一千由是好事者爭取之其後李氏子負約無從取償時朱景文守定乃出公帑金代輸之匣石藏於庫非貴游舊交不可得也一云慶歷閒宋祁帥定武有士子攜此石至郡死於營妓家樂營將河水清見而識之取以獻祁爲龕石郡齋遂以定武著名熙寧中河東辟唐刻本有二一是貞觀閒石刻一是泗南山杜氏所藏本崇寧初米老嘗模於寶晉齋號爲三米蘭亭鋒勢筆法絕不類他本區區珍愛定武者是不知有唐刻也其二唐刻子紹彭又刻別本留中山攜原石歸長安暗劍滯流帶左右五字各一二筆以私識之世因號五字損本宣和初彭爲汪丞相逵藏而季路所蓄祼序至多有汪氏本刻同豫章自第十至十四行橫裂後有汪德輝忠衛社稷之家一弟嗣昌進上徽宗置睿思殿東壁靖康亂獨此石棄不取

高宗駐蹕廣陵宗留守汝霖見石馳獻踰月虜騎大至盡棄御用諸物獨瘞石渡江後揚帥向子固奉密旨搜訪竟不獲一云國朝宣德四年揚州某寺僧舍發地得二石乃蘭亭舊刻兩淮運使何士英命工截齊合之爲一前所存者十八行止獨不二字後存者十行起能不二字明年士英致仕攜歸金華燬於火又有以何轉運獲石民閒一面肥本一面瘦本惜遭回祿是定武絕迹矣余再攷之得康伯可云舊刻與岐陽石鼓俱載以北宋定國嘗從虜使言在所謂中京者則士英所得豈群師正贋刻類耶又張芸叟云唐歐陽詢摹蘭亭蕝最爲眞太宗靖康中有得蘭亭眞跡詣闕獻之半途而京城破後不知所在奢望何止李學究中山之獲近董玄宰云姜山人游豫章得蘭亭石益農夫鋤田數見夜有火光以爲異發而獲之已缺兩行眞定武宋搨也惟好事者加意搜訪竟獲之其後李氏子負約無從取償時朱景文守定乃出公帑金代輸之匣石藏於庫非貴游舊交不可得也一云慶歷閒宋祁帥定武有士子攜此石至郡死於營妓家樂營將河水清見而識之取以獻祁爲龕石郡齋遂以定武著名熙寧中河東辟唐刻本有二一是貞觀閒石刻一是泗南山杜氏所藏本崇寧初米老嘗模於寶晉齋號爲三米蘭亭鋒勢筆法絕不類他本區區珍愛定武者是不知有唐刻也其二唐刻子紹彭又刻別本留中山攜原石歸長安暗劍滯流帶左右五字各一二筆以私識之世因號五字損本宣和初彭爲汪丞相逵藏而季路所蓄祼序至多有汪氏本刻同豫章自第十至十四行橫裂後有汪德輝忠衛社稷之家一弟嗣昌進上徽宗置睿思殿東壁靖康亂獨此石棄不取

印足徵吾家之不沾沾定武焉余更見陽潘貴妃正本倉
州跋有云開皇石本褚河南臨本皆行筆也定武稍眞爲
一時賞重然米南宮絕不喜之其後摹者日益楷而小非
復故步矣相傳定武爲歐陽率更臨故楷法多勝褚河南
臨則行法勝蓋皆以其質之近爲之耳米筆佻以故不爲
定武左袒噫先荆翁嘗收禊序數十種多米摹乃余徒好
之而不能守兒淵僅僅能執筆彷彿何日若米氏得唐刻
本文父子三人逐字橅於第一軒甘露降其家西山書虎
梧桐上以侈一時勝事庶不辜予攷定武意乎時癸未中
秋日看桂花莊有十尋之蕉結甘露如九品蓮采供韻齋
官窯哇壺歷小春朝猶未凋是亦足當寶晉墨瑞矣漫贅
之俟後賢耽此道者　蘭上里墨王侍者玉再識

定武五字損本蘭亭　僧茂隆作圖於紙上

紹興壬戌正月晦日觀於三衢之傳舍傳朋吳說

紹興三十年十月丁丑孫覿覽於桂堂

蘭亭已矣而定武舊本帖猶得於今見之是石之壽固永於
人而紙之壽又永於石也

泰定丙寅暮春之初觀於會稽寓舍不勝斯文之感
嘉興後學俞鎮　伯眞父
曰文

余見蘭亭石刻多矣如此本殊不易得世以筆墨肥瘦論者
是殆得其形似耳　鄧文原

世傳蘭亭石刻甚多如月印千江在處可愛乘世昌考之備
矣此卷五字鏡損本紙精墨妙又有宋僧隆茂所畫蕭翼賺
蘭亭圖於後誠爲佳玩

至順四年十月柯九思跋

禊帖一卷吳故家物收藏有緒後有吳傅朋孫仲益跋語當
紹興時定武石毀未久已爲人所傳玩況二百餘年之後哉
是可寶也安陽韓性　明善

世傳蘭亭刻石惟定武本爲妙然古今議者不一故有聚訟
之說桑世昌蘭亭考十卷最爲詳博然不若姜白石所著簡
明可誦大意謂眞跡隱臨本行世臨本少石本行世石本雜
定武本行世然當言其自出耳未嘗及其眞贋也惟齊東野
語載姜白石所書偏旁者考謂持此可以觀天下之蘭亭矣
其所論凡十有五處余平生閱蘭亭不下百本求其合於此
者益少近從華中甫觀此乃鏡損五字本非但刻損之工而
紙墨亦異以白石所論偏旁較之往往相合誠近時所少也
其後跋者七人而鄧文肅善之柯奎章敬仲皆極口稱之
二公書家者流而柯尤號博雅其言如此余又何容贅一辭
哉

嘉靖十一年六月廿又七日衡山文徵明識

五字損本者湍流帶右天五字有損也又崇山字中斷六
七八行爲裂本亭到幽盛游古不摹殊爲九字不全本其
天字全者爲定武肥本天字小損者爲定武瘦本至南宋紹
興元年刊定武初揭後有寶字大印及御製跋爲御府本

先是元祐四年張推官邯鄲摹家藏眞定武於石爲邯鄲
本若五字不損更有棗木刻本彼古今士人所藏禊帖即
一定武未易殫述也玉水識

又別本蘭亭姜白石題

蘭亭出於唐諸名手所臨固應不同然其下筆皆有畦町可
尋惟定武本鋒藏畫勁筆端巧妙處終身效之而不能得其
髣髴世謂此本乃歐陽率更所臨予謂不然歐書寒峭一律
豈能如此八面變化也此本是眞蹟上摹出無疑學右軍書
者至蘭亭止矣今世所傳石刻本刓一角者皆定武所自出
也然其工拙妍醜如人面之不同覽者自當具眼耳又定武
一石前輩紛紛各有異論既有眼必知所擇定不向人言下
落添之耳

封禹山史玉識時獲觀唐翰林書人劉秦妹所臨禊
帖於修竹吾廬清泉白石間

復州裂本蘭亭卷首錢霄川作賸蘭亭圖詳攷
諸裂本載重校宣和格古論

鼠鬚注硯寫流觴一入書林久獲藏二十八行經進字回頭
不比在塵梁

吳興錢選舜舉

石復州裂本蘭亭雁行定武宋理宗賜賈平章一百十七
種視爲十冊此其一也　戊申歲中元日趙子崧觀於
廬陵凌波閣伯慈伯武侍

宋搨蘭亭以復州爲勝益眞定武乃瘦本復州以眞本重
模亦鐫損四字其字極瘦有風韻玉述

玉枕蘭亭帖一在南京火藥劉家一在紹興府今皆不
存

禊帖自褚河南縮爲小本或謂歐率更亦嘗爲之此本有右
軍小像題曰秋壑珍玩其賈氏所重刻者耶景定間似道專

亦字是四點　與感感字戈邊是直作一筆不是一點
禾嘗不不字反挑腳處有一闕　又仰字如鍼眼　殊字如
解瓜　列字如丁形　云字微帶肉
各處模本蘭亭石刻癸丑二字略小而相連崇山二字傍
注因寄所託因字中改曾不知曾字旁注作僧字向之二
字痛哉痛字悲夫夫字斯文文字皆改而筆畫重視昔之
下圈去二字東觀餘論云晉史逸少傳無曾字乃是徐僧
權得之用名字小印押縫歲久止存僧字後誤爲曾字脫

國凡蘭亭遺刻之在世者鮮不資其玩好也

玉枕刻今在福州府庠趙松雪亦作此蠅頭小楷方四五寸字行如古本蘭亭余家藏禊敘又有大草書王元美所謂縱慢生稱與右軍眞跡不相似獨於督策處小近筆陣圖耳

永和九年王逸少爲會稽內史時年五十有一與太原孫興公四十有一人修祓禊於蘭上里書序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異別體就中之字有二十許變轉悉異如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十百本終不能及唐何延年謂此言過矣右軍書數十字如寸錦片玉玩之易盡也是不然蘭亭敘草誠有神助爲宋華鎭記聞右軍上巳日修禊在天章寺有墨池鵝池皆遺跡他不甚深廣引溪爲源每朝廷恩命至池墨必先見皇祐中忽三日連發未幾御書至趙清獻公嘗親到池上與僧約曰池墨果見當爲聞於朝既焫香致禱須臾池面墨光墨色倍常因貯於罌獻之任屯田布罷任游山以香酒祭地俟忽墨色見任留詩田曹郎吏何多幸親見池中墨水生復齋漫錄臨川王右軍墨池每貢士之歲或見墨迹點滴如潑出水面則必有登第者又華鎭云鵝



豈減禊帖但此帖字數比他本書最多若千丈文錦卷舒展玩無不滿人意常在心目不可忘非若其他尺牘數行數十字如寸錦片玉玩之易盡也是不然蘭亭敘草誠有神助爲宋華鎭記聞右軍上巳日修禊在天章寺有墨池鵝池皆遺跡他不甚深廣引溪爲源每朝廷恩命至池墨必先見皇祐中忽三日連發未幾御書至趙清獻公嘗親到池上與僧約曰池墨果見當爲聞於朝既焫香致禱須臾池面墨光墨色倍常因貯於罌獻之任屯田布罷任游山以香酒祭地俟忽墨色見任留詩田曹郎吏何多幸親見池中墨水生復齋漫錄臨川王右軍墨池每貢士之歲或見墨迹點滴如潑出水面則必有登第者又華鎭云鵝



池與墨池相近中有白魚長數尺有捕者魚則騰躍而起其鼠如銀下前池而去後復見於池中是寄興處尚多靈異而耑心上豈無神助乎若右軍自珍此蘗祕藏於家七傳而至智永爲子徽之派舍俗爲僧居越之永欣寺以其手臨眞草千文八百本散施浙東諸寺蘭亭序則以授弟子辨才唐文皇三召恩賜甚厚求禊帖終不與善保家藏抑何重也蕭翼之賺殊多妙用正見蘭亭奇祕處尚論者何必拘拘以史證之耶夫宋之憲聖太后猶嗜蘭亭不去手劉琪春帖子云內仗朝初退朝曦滿翠屏硯池渾不凍端爲寫蘭亭況文皇英邁風雅眞出千古宜乎寢食與禊帖俱故後人有玉枕之摹如賈師憲好蘭亭藏石刻至八千匣使其客廖瑩中參校諸本擇其精者命發工王用和以靈壁石刻於悅生堂經年乃就特補勇冒酬之所謂悅生蘭亭也善乎周公謹之言曰蘭亭不列官法帖中亦前輩選詩不入李杜之意　　汲六齋主人再識

古搨王右軍書樂毅論石本

舊傳樂毅論迺羲之親書於石其他皆紙素所傳唐太宗衷聚二王墨蹟惟樂毅論是石本其後隨入昭陵朱梁時耀州刺史温韜發陵得之復傳人間在宋高紳爲湖北轉運使道中聞砧聲清遠因視之乃樂毅石刻覆於下也而已斷裂矣遂載歸完理緝綴牘以木箱所可辨者如此世之傳布皆止於海字則其碎而不可緝者良可惜焉迨紳子安世物故轉屬趙立之處其重模者猶有趙立之印一云公主以僞本易之原不曾入瘞然聞樂毅模本爲餘杭公主所珍耳又董逌以文皇於右軍書特留賞蘭亭樂毅論別一小函貯之太平興寧二年黃庭始出不應逸少先已書之意宋齊人書然不可考矣子按陶隱居與梁武帝啟已有逸少名蹟黃庭勸進等語隱居去晉爲近當始以逸少卒於昇平五年後三年爲興寧二年黃庭始出人書雖米南宮亦第云並無唐人氣格而已至黃長睿祕書宋諸名賢論黃庭眾矣然但辨其非換鵝物辛未嘗定爲何時已誤有此書則此書雖非逸少筆其爲晉宋間名人書無疑而趙魏公以爲楊許舊蹟豈別有所見乎唐石刻數種並佳傳流近代轉亦失眞無足觀者此本紙墨刻損皆近古有宣和紹興印章想曾入祕府且陶學士跋語甚詳字比諸刻瘦勁涪翁所謂徐浩摹本爲是都玄敬不知何緣得之以遺從父慶雲今轉以付余亦楷法中第一等帖自可寶也癸卯上巳日徵明記

西麓堂鵝羣帖 又爲鍾王小楷

右黃庭西山初搨也當西山完刻時以黃紙印數十本而京兆歿其刻遂流落於星源潘氏又數十年爲章氏孫氏再後方入吾家今以家刻與此本校之雖先民矩矱具存而字畫

之閒不無肥瘦具眼者自能辨之青嵐道人識崇禎庚辰小春日金陵留

子與過余出示子與波臣子也有芒氏記

孝女曹娥碑 倪雲林跋已刻在停雲帖不錄

右軍昇平帖未變鍾法於露字初筆可見遒眞殆捷此刻尤爲分明當是佳本張紳識 士行雲門

右小字曹娥碑越州石氏所刻古雅純質不失右軍筆意余平生所閱不下數十本俱不及此張雲門倪元鎭皆好古博雅之士其題語珍重如此可寶也元鎭題爲辛亥歲蓋洪武四年在當時已不易得況今嘉靖壬子相去百八十一年又可多得耶太倉顧君出以相示漫識如此是歲冬十一月十日徵明時年八十有三



宋搨十七帖評攷詳格古論內朱文公跋及弇州四部稿竹嬾六硯齋筆記

右軍十七帖中閒多與澤化法大同小異後有唐文皇押字者爲館本黃長睿云右軍帥書十七帖最爲可師此書中龍也

松巖居士識

宋搨聖教序 玄奘求法事與品題刻王元美集中

右王右軍諸帖惟聖教序在行帥閒極有益學者近世文太史書者大令洛神賦閒以章草柳誠懸嘗謂子敬好寫是賦人閒法多出此世爭購之無奈殘闕失眞而全瓦始出至不可辨合有數本此其一焉者侶不誣矣故鄉先生海粟王君舊有此二帖未及臨池而先生歿其仲子東宇起善者得諸故篋重也

王右軍東方贊大令洛神賦 後刻普通三年正月 徐僧權等天嘉二年十月廿三日中書舍人朱异

不學蘭亭貯屋梁宏妃曼倩出裝潢王家舊物存羲獻絕勝石刻高者可降眞跡一等此二帖紙墨絕佳借觀累日得其妙處 汾亭石巖 石民瞻印



右王右軍東方畫贊唐人歐陽率更得其筆法而自成一家者大令洛神賦閒以章草柳誠懸嘗謂子敬好寫是賦人閒合有數本此其一焉者侶不誣矣故鄉先生海粟王君舊有此二帖未及臨池而先生歿其仲子東宇起善者得諸故篋即成軸以襲藏是亦以手澤之氣所存匪特爲古人翰墨之重也

蘇人錢良佑敬題 錢氏翼之

二王翰墨妙絕今古筆法初本鍾元常後世尚王而少及鍾

者亦猶周公孔子尊孔而不及周也友人王起善一日見示右軍書曼倩畫贊大令書洛神賦是其尊人海粟公所藏誠先朝故家舊物起善宜珍藏之毋爲蕭生所惑也

元統乙亥中秋日吳壽民書於蘇臺寓舍仲仁父

晉法以隸爲楷世謂之隸楷漢魏而下鍾元常善隸書尤工小楷晉王右軍得其法所書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畫贊各臻其妙右軍亦自謂他書皆不及之故其轉折端方一波一拂道勁妍美若雅士立朝垂紳正服濟濟儀容復如蟬翼鳥翅俱有翩翩自得之狀大令所書洛神賦非止一本是書多用章艸法漢魏風軌燦然可觀二帖皆石刻中善本況得覩其眞蹟者又何如耶

顧復 顧氏仁甫



曼倩僕形漢廟堂洛神賦韻魏文章千金石刻人爭購筆陣猶堪藏二王 弋陽山樵李瓚李子鬱氏墨印

逾四十年前客丁景仁書館題此詩白雲師持以見示頻仰嘯昔爲之歎息不置

瀼居

二王筆札爲古今書家宗祖言書者必稱羲獻雖父子之序當爾而書之等第亦繇是而見焉然子敬嘗自謂其書過父至觀題壁乃始心服是卷以二帖合而爲一豈無意歟和氏之璧截肪而凝雪使天地閒有二焉亦不並色矣

汴段天佑

由獨而篆篆而隸隸而楷楷而至二王蔑以加矣此東方晝贊洛神賦確乎見重於后世也近工隸書者自負軼出江左

人之手矣今或遺逸於世者去晉益遠楮朽墨闇莫辨眞贋而卒壽其書流傳天下則幸有石本在耳模刻者之功於是乎可貴若此二帖又二王之名書也然較之世所傳諸帖體格殊異蓋彼皆短牘小簡信筆數行如樂毅論黃庭經與此贊則全篇成章宜其嚴整不苟異於他書而褰飲序出於觴詠遊騁物感興發之際筆意飄逸又不可執一論若洛神爲子敬平生所好寫亦用意之書也然自昔人所見唯自嬉至飛十三行耳此獨得其全文何耶陳味道先生挾此示予城東之續古堂因歎二王書如雲行太虛態度不定觀書者又如魯僖登臺使每歲分至啟閉皆八表同昏之雲雖不望可不同世人知愛蘭亭不知此也丙戌冬伯機得一本繼之公



吳寬題

王大令保母帖

保母碑雖近出故是大令當時所剞較之蘭亭眞所謂固應豈此帖在宋時歸丁應榮後歸王海粟而應榮復爲之跋耶不然海粟父子寶是帖已歷宋元二代耶

戊子春正月世懋又題

再閱所謂宋李乃宋无李瓚二人非謂宋時人也然觀瓚再題云此十年前客丁景仁書館題則前題時亦當是宋末矣

萬歷丁卯夏六月世懋謹識

翻出者徒具形似觀此便當燒卻

格殊異蓋彼皆短牘小簡信筆數行如樂毅論黃庭經與此贊則全篇成章宜其嚴整不苟異於他書而褰飲序出於觴詠遊騁物感興發之際筆意飄逸又不可執一論若洛神爲子敬平生所好寫亦用意之書也然自昔人所見唯自嬉至飛十三行耳此獨得其全文何耶陳味道先生挾此示予城東之續古堂因歎二王書如雲行太虛態度不定觀書者又如魯僖登臺使每歲分至啟閉皆八表同昏之雲雖不望可不同世人知愛蘭亭不知此也丙戌冬伯機得一本繼之公



謹丈得此本令諸人賦詩然後朋識中知有此文丁亥八月

保母碑雖近出故是大令當時所剞較之蘭亭眞所謂固應

不同世人知愛蘭亭不知此也丙戌冬伯機得一本繼之公

僕自燕來還亦得一本又有一詩倡許僕一本雖未得然已

可擬世人若欲學書不可無此僕有此獨恨驅馳南北不得

盡古人臨池之工因公謹出示令人重歎　孟頫

山谷嘗謂東方畫贊墨跡疑是吳通微兄弟書以其遺筆結

字極似通微書黃庭外景也又疑洛神賦非子敬書謂宋宣

獻周膳部少加筆力亦可到今觀此二帖則山谷之論其來

然乎必有能辨之者王鑒清之

余生平所見東方先生像贊多矣獨此本最爲古撰而書法

遒別蓋北本與南派異也大令洛神賦有楷書全本有十三

行世多翻刻章草小書則僅見此種而已二帖是吾吳世傳

舊物諸跋尤勝自宋迄今最近者爲吳文定王文恪亦垂百

年況前此皆宋元有名人筆乎跋至弋陽李瓚而丁應榮詩

尾云用宋李頎知前此爲宋人無疑矣二帖在宋時爲人寶

重如此又三百年后入余手那得不視爲至寶耶但云下眞

臨摸舊說范新婦古刻今看李意如御笑南宮米夫子一生

辛苦學何書

千年鬱鬱閉重泉甓出還隨劫火煙斬惜乾坤如有意流傳

君我豈無緣　漁陽鮮于樞伯機父題

保母帖藏於項氏鵝羣閣此碑乃獻之爲乳母書手鐫於
甎上高尺一寸闊尺五寸餘前有小研影書類蘭亭約二
百許字甎已裂爲二片後有元人題語及詩數十首茲僅
錄二公所書見世人極重蘭亭不過歐虞所模唐工所鐫
未若此本大令所自剞承旨有固應不同之語玉識

癭鶴銘 并序

華陽眞逸撰上皇山樵人逸少書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
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奪之遽也乃裹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
之下仙家有立石旌事篆銘不朽

詞曰相此胎禽浮江著經迺徵前事出於上眞余欲無言紀
爾歲辰公門去皦華表留聲我唯彷彿事亦微冥爾其何之
厥土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扃石刻荆門來下華亭爰集眞
侶癭爾作銘

癭鶴銘見稱於世不在蘭亭之下但以其僻在荒寂山僧
憚於攀揖紿云崩裂墮江人閒既少眞本雖京口士大夫
往來山中亦以僧言爲信吾師南濠先生家藏碑刻甲於
東南嘗錄其文悉加題品爲金雁琳琅凡數十卷獨以未
得此銘爲恨邇者放舟京口冒雪渡江果得於山石之下
尺許妙甚然無書者姓名或是蔡君謨筆甲子之歲偶得栖
霞寺碑乃陳李沛書後爲宋僧懷則翻刻字畫全擬懷仁集
右軍書體而篆額題刻云僧有朋暇日兩窗閒因手製成冊是
論辨輯爲一編名之曰癭鶴銘考天下後世豈無同予之
好者乎

正德戊寅正月十日姑蘇顧元慶謹書

攷古者徒辨其非遜少書若銘漁隱以爲後人或同此號
蔡君謨云自隋平陳中國多以楷隸相參癭鶴文有楷
隸筆當是隋書迺張揖本與此本有異而上皇山樵下
作闕文銘後有丹陽仙尉江陰眞宰四字邵元本與此本亦小異
銘後有丹陽仙尉江陰眞宰八字豈此刻有三石耶是
則考古者所當鑒定也　雲在遲玉識於洗鶴竹嶼

智永眞蚪千文　智永名法極爲羲之七世孫

永師鐵門限帖以律召調陽爲眞本俗稱律呂爲誤蓋蚪召
似呂其義則以閏餘對律召也楊文公談藪以此文中闕字
太宗令王著寫足之王肯堂太史嘗見墨跡用大麻紙眞書
頗類今中書體絕與石刻不類雲閒沈度學士兄弟乃步趨
此老耳　方折子識

金陵栖霞寺碑　陳江總撰文　李沛書　莫雲卿藏　袁氏尚生　玉簪叁

正德丙子余以應試始至南畿若清涼牛首靈谷雨花臺及
聚寶門外諸勝處無不遊而攝山則未一到嘉靖癸卯歲得
交於雲浦盛君君雅有棲山之志寄余栖霞二大字圖徑五

歲乙丑九月霜降後三日謝湖老嬾漫記於嘉趣堂

九成宮醴泉銘 繡水汪氏鬯藏

歐陽率更書米海嶽稱其眞到內史石刻惟醴泉銘化度寺二碑特妙化度缺其半醴泉銘文字可讀者皆後人重摹此本雖有缺文乃宋椷至佳下眞蹟一等者也

董其昌觀於墨華閣因題

詩人論詩不取楊柳依依而取討謨定命遠猷辰告以爲偏有風人之致書得具此眼應不置伯施信本於山陰廡外也然必得宋精搨如此本方堪游意耳玉水其什襲之

崇禎戊辰二月竹嬾李日華題於漱六齋

九成宮卽隋之仁壽宮唐文皇避暑宮中乏水以杖導地得水而甘敕魏徵撰文率更令歐陽詢書之書斷謂率更正書出大令森森焉若武庫矛戟虞伯施稱其不擇紙筆皆能如意高麗亦知愛重遣使請之其名大如此弇州謂信本書太傷瘦儉獨醴泉銘遒勁之中不失婉潤尤爲合作眉公以此帖如深山至人瘦硬清寒而神氣充腴能令王公屈膝非他刻可方篇也余未嘗地時家甫得之於項氏其闕缺字間爲文徵仲所補裝潢又得文氏善工尤足愛也珂玉記

化度寺邕禪師塔銘 跋碑刻尚存八百餘字世無翻本隻字皆珍

大德十一年倉龍丁未秋九月十有七日嵩翁盧摯與友人太原劉致時中醴陵李應寶仲仁觀於宣城寓居之疏齋

歐書世所傳者九成宮碑邕禪師塔銘又其最善者也至大戊申七月時中神此刻見過爲書其後

吳興趙孟頫

內府所藏荀公曾帖瘦勁精妙與此帖殆無異宜乎爲世所寶也至順龍集壬申十月初吉辽翁

雲中趙世延德敬父觀於金陵之筠雪齋

歐書遒勁清古後世所師法者邕禪師塔銘又爲之冠石刻羽化已久江南故家閒見二王本皆未見此本之妙也爲報自然宜什襲藏之雖有黃金白璧不可換至大辛亥翁臘十有二日如是翁聊城周馳景遠書於金陵之寓舍

吾家率更妙墨流傳人閒甚多邕禪師塔銘乃其絕佳者此帖臨模鐫搨又其絕精蓋是舊本

至元庚辰二月丁亥歐陽玄題李宗道所藏

此碑蓋書於貞觀五年十一月以後九成宮銘則六年四月也不知孰爲後先而此碑尤精絕視九成宮又爲藏鋒豈一時之刻者自有工拙耶

至元六年歲在庚辰三月初吉罰郡趙端題

歐陽率更書姜白石以爲追蹤鍾王今觀此石刻尚使人歎絕矧眞跡哉因知白石之論爲信然此化度寺碑蓋舊本收者宜寶藏之

至元六年歲庚辰三月十六日康里巎巎書

此帖之妙不獨書法模勒之工亦非後世所及近年趙文敏公書法爲天下第一而刻者得其形神百無一二則知今古之殊可歎者多矣今日郎使歐陽信本復作豈易得此刻工耶至正改元二月既望揭傒斯書於京師樂道里程文憲公故宅之西軒

趙子固評楷書以化度寺九成廟堂三碑爲古今集大成舍是他求是南轅而北轍也今來京師見化度舊本三其嚴勁縝密神氣深穩始悟子固之言爲然況模搨之工如此本者尤難得也

王折

長沙歐陽信本書在唐評爲玅品鄭漁仲金石略所載凡二十三種而行於南北者唯邕禪師塔銘及醴泉銘而已二銘多所翻刻南本失於瘦北本失於肥殊無精絕之本濂嘗於越見胡文恭公所藏醴泉銘肥瘦適勻精彩煥發識者定爲初搨今觀此塔銘其精神絕與之類誠可寶玩也塔銘尤信本得意書姜堯章謂勝於醴泉銘駸駸入於神品其亦知言哉元諸大老賞品評於其閒者凡數人濂何言庸掇拾緒論而書於左方云

洪武八年七月十五日金華宋濂記

皇甫府君碑

歐陽名跡入宣和內府者凡十四紙皇甫碑其一也皇甫君名誕仕隋死於漢王諒之難卹典殊不薄後以子無逸貴於唐始克樹碑然於逝者未免有黍離之悲也乃吾家所藏此



得銅硯一枚房村二字得芋千頭隨人之好淺深今余所得虞本如層臺緩步高謝風塵決非五代王彥超重刻宜字字珍之也玉水識

破邪論序

虞伯施世南書跡本自希而楷法尤不易得小者唯破邪論序大者夫子廟堂碑而已破邪精能之極巧奪天工所以不入二王室猶似不能忘情於蹊逕耳當時永興與傅公同朝自當以博雅亮直相契許而此序誹亢不假借豈非二義互擅各精護法故耶

琊琊王世貞題

褚登善書陰符經

陰符經古未有自唐初褚河南先後奉命書百七十卷今石

刻存者貞觀六年行狀一卷永徽五年正書一卷而歐陽渤海亦有貞觀六年正書一卷其大小皆踰黍米而皆絕妙又道藏內陰符經凡數十種注釋亦如之獨趙文敏書最爲定本蓋據歐陽本也　弇州山人識

褚書聖教序記

余家藏褚河南聖教序後題永徽四年歲次癸丑十二月戊寅朔十日丁亥建皇帝在春宮日製此文尚書右僕射上柱國河南郡開國公臣褚遂良書婉媚遒勁波拂處蜿蜒如鐵綫蓋善本也又本永徽四年歲次癸丑十月己卯朔十五日癸巳建中書令臣褚遂良書又本龍朔三年歲次癸亥六月癸未朔廿三日乙巳建大唐褚遂良書按遂良以永徽六年貶漢州顯慶二年徙桂州未幾貶愛州歲餘卒未嘗生及龍朔也遂良於貞觀末爲中書令後罷永徽三年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四年進尚書左僕射是余家所藏本爲原刻無疑乃三本字有肥瘦方圓寬緊之不同也茲豈石才叔蒼舒所得者耶文潞公愛翫令子弟臨之出示坐客盛稱公又謂千字一律如風偃草短之蓋落筆喜急速要是其自得趣耳董逌云陳留孫虔禮好古博雅工文詞作艸書咄逼羲獻尤妙於用筆蕭拔剛斷出於天材非功用積習所能善臨摹往往眞贋不能辨文皇嘗謂過庭小子書亂二王則似眞可知矣其書譜凡三詳弇州跋中　平陽千頃生識

宋搨孝經八分隸書注作小隸字未有卿跋卿書字方三四寸甚妙

唐玄宗書孝經後有太子亭右相林甫左相適之等題名韋

卿公涉稱彭城縣男蓋自吏部侍郎出爲河南宋訪始襲公爵此本封耳韋斌封平樂郡公可補本傳之闕書法豐妍勻適與太山銘同行押亦雄俊可喜當其時爲林甫所盡媚極矣猶知有是經耶三子同日就貶屬鎭南內淒涼廢食厭代家父子如此循覽遺跡爲之慚慨　元美 玉得此刻於高明水今以之易

綠端
貢硯

李北海雲麾將軍碑

碑在艮鄉學舍黎祕書嘗託邵長儒物色之已裂爲柱礎委榛莽中李宛平輩嵌縣壁顏其齋曰古墨然雲麾碑有二其爲李秀者僅存二百許字餘漫漶不可讀此爲李思訓以畫名者而碑斷絕不之及蓋古人以藝爲諱耳王元美云李北海翩翩自肆乍見不使人敬而久乃愛之如蔣子文佻達好酒胥靑竟爲神也矣與習之加媚似猶未得其道

嵎山子識

陳州刺史李邕書東林寺碑有重摹者

超子固以北海學子敬病子敬側薑玄宰以右軍如龍北海如象觀是刻與娑羅樹碑有出奇不窮也樂卿

前陳州刺史李邕書岳麓寺碑論邕及得罪頗末悉元美四部稿

澄師大德侍者　十日敬空　鄴王書府藏記

楊徽之蘇易簡張洎錢易同觀於玉堂之署

李括州寫碑有八百本獨岳麓最勝松雪亭林碑悉力摹之三鼓而氣衰矣董思白嘗語余曰碑版文以李爲宗則方正而有姿韻信然

陳繼儒題

李北海麓山帖在雲麾娑羅之上岳麓之下眉公

括蒼太守李邕書葉有道先生神道碑

縉雲記葉法善隱松陽卯酉山中嘗爲其祖葉國重求郡守李邕碑文文成幷求書邕不許法善乃具紙筆夜攝其魂使書畢持以示邕大駭世謂之追魂碑今余家所藏此刻爲舊揚遵邁豐美可冠李書諸碑末行作數點傳是其魂寫至此閭雞鳴欲急去故悤悤掇筆耳亦異矣

毘飛居士汪砢玉識

張長史郎官壁記

董迺稱此書隱約深嚴筋脈結密又云守法度者至嚴則出乎法度者至縱而不可拘弇州謂旭以艸聖名其楷法獨郎官壁記爲最所藏九成廟堂化度虞公諸楷帖皆辟三舍矣此刻爲重摹董玄宰云張伯高郎官壁記世無別本惟王奉常敬美有之陳仲醇摹以寄余知學艸必自眞入也

有芒氏藏書

宋搨顏魯公書華嚴經　卷首有羅氏世家印

眞卿承閒大華嚴會已遂圓成取來日要詣彼隨喜如何幸周副老艸不悉眞卿頓首和南

楊徽之蘇易簡張洎錢易同觀於玉堂之署

右魯公書最佳頃年長安見於羅鄴王之猶子今復舉以遺余自此當永祕巾箱也　范質

曩蒙示魯公眞筆歎服不足輒書短句莆田蔡襄

魯公筆跡世無倫類木傳摹多失眞沙河千言宋閔府顏川八段張敬因華嚴勝會見寶墨證師大德彼何人錦囊玉軸勒愛護猶可流傳五百春　嘉祐元年十月滕軒書

顏書西京千佛寺多寶佛塔感應碑文　岑勛撰文徐浩書額

石刻在西安天寶年閒僧楚金建塔行法華懺前後道場感舍利凡三千七十顆後葬舍利復建道場又降一百八顆畫舊賢變於筆鋒上連得一十九粒莫不圓體自動浮光瑩然事在法華經中歷過去未來阿僧祇劫世尊說法此佛卽現寶塔空中贊美蓋佛惟空是以常在常現常滿耳弁州以此帖結法尤整密但貴在藏鋒小遠大雅不無佐史之恨公書如東方朔畫像家廟碑則天骨遒峻風稜射人也　十種加成信者識

顏平原與劉中使帖　適園叢書

近聞劉中使至瀛州吳希光已降足慰海鵬之心耳又聞磁州爲盧思道所圍舍利將軍擒獲之吁足慰也　無款恩道一作子期

右唐太師顏魯公書劉中使帖眞跡載宣和書譜南渡後入紹興內府至元丙戌以陸柬之蘭亭詩歐陽率更卜商帖眞跡二卷易得于張繡江處此帖筆畫雄健不獨與蔡明遠寒食等帖相頡頏而書旨慷慨激烈公之英風義節猶可想見於百世之下信可寶也三月十有二日大梁王芝再拜謹題於寶墨齋

北燕喬簣成仲山觀

顏太師書世不多見不肖平生見眞跡三本祭姪季明文馬病此帖祭姪行草馬病行眞皆小而此帖正行差大雖體製不同然其英風烈氣見於筆端一也此語豈可爲不知者道哉鮮于樞拜手書

魯公書存世嘗見李光顏太保帖乞米帖馬病帖頓首大人帖祭姪季明文允南丹商氏贈告明甫告幷此八本觀於此書端可爲鉤如屈金點如墮石東坡有云書至於顏魯公誠哉是言也時大德九年歲在乙巳冬十月廿五日集賢學士通議大夫張晏敬書　張晏私印　蓬山端本彥清家傳

襄國張氏皆朱文

瀛州帖視魯公他書特大而瀠瀠忠義之氣如對生面非石刻所能彷彿也余平生獲見眞跡二小字麻姑記與此耳嘗有詩云桃源在何處乃見世道汗所以顏魯公細字記麻姑事近荒忽特賢者適嬰多虞世降俗陋假異境以明其志殆子欲居夷也維魯公忠貫日月功載旂常固不待善書名於後代況筆精墨妙若是耶昔桓彝渡江傷晉之弱及見王導輩語則知有託足之地余於是觀公翰禽之快亦知夫唐爝未息歐史侯處厚尙義士也矚歲月而得之既得之非尙義者不出示非其人處厚知所尙哉錢塘臼珽謹題　臼珽王父　湛淵子

右唐魯郡開國公太子太師顏眞卿字清臣書劉中使帖眞跡四十一字公嘗學書於張旭得屋漏雨法衍游京師覽公書最多衍之所藏送辛冕序顏昭甫殷夫人二誥爭

坐位帖朝回馬病帖皆經宣和紹興御府然俱未若此帖之雄放豪逸豈特入季明之室將與元氣爭長昔人云書一藝耳苟非其人雖工不足貴也惟公可以當之至大已酉中秋日拜觀於蘭谷大卿史侯之第蒙城田衍題

顏尚書與郭僕射爭坐位帖

論坐位帖在永興安師文家安氏析居分而為二人多見其太平之日生長京師乃得會觀諸公法帖故能考其筆法辨其眞僞也如顏書且勿論碑本今專審其墨跡如乞米前段師文後乃併得之相繼入內府今前段至行香止為項又新所藏又新出以示余故捐本也廣川書跋稱是顏書之恒赫者弇州謂草稿耳無一筆不作晉法所謂無意而文從各中道者也 樂毅父

柳河東謝人惠筆帖

近蒙寄筆深慰遠情雖毫管甚佳而出鋒太短傷於勁硬所要優柔出鋒須長擇毫須細管不在大副切須齊副齊則波折有憑管小則運動有力毛細則點畫無失鋒長則汎濶自由頃年曾得舒州青練筆指揮教示頗有性靈復有管小鋒長者望惠一二管卽為妙矣 公權

柳尚書極力變右軍法蓋不欲與楔帖面目相似所謂神奇化為臭腐故離之耳凡入學書以姿態取媚鮮能解此余於虞褚顏歐皆曾彷彿十一自學柳誠懸方悟用筆古淡處自今以往不得舍柳法而趣右軍也 其昌

懷素藏眞律公三帖 周越諸跋俱刻帖中

余所見顏魯公眞跡爭坐帖前半鹿脯帖自書告身朱巨川告身皆喎喎未暢及見劉中使帖拳大行艸書青紙上三帖迺游絲筆縈回恍泌中有挽强飲石之勁至不易得董

適稱其眞出鍾帥出張眞字不見於世惟草獨傳體製該備迥出唐諸子也

宋蔡忠惠萬安橋記　越函裔玉識

萬安天下第一橋君謨此書雄偉遒麗當與橋爭勝結法全自顏平原來惟策法用虞永興耳畫錦堂差近之荔枝菜譜不足道也

蘇文忠公書金剛經　瑯琊王世貞

坡書金剛經刻石者二本其一後有甘昇提舉跋爲甘刻其一前有篆書千餘字凡坡書撇法多拂起是右軍臨宣平筆意甘本失之今此舊本也第石理麤漫鋒鍛多中斷耳能大師聽此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言下大悟不識一字爲人說法四十年右軍五十二後便是境界畢千載不可復得爲之憮然

羅池碑　子瞻書羅池碑粵西人泛海必載以俗行謂可鎭風濤適字畫遒勁古雅是公書中第一宜海若之效靈而銘辭爲柳子厚其英勃之氣自作神明也若坡公書表忠觀碑結法不能如羅池碑亦婉潤可愛

醉翁豐樂二亭記　蘇玉局擘窠大書出顏徐結體雖小散緩而遒偉俊邁自是當家醉翁偶拗新矮扇翩翩動人無取大雅介甫沿之作誌便成捧心若能於押字處用古韻差可觀耳

馬券帖太平清話以石刻在陸宣公書院舊爲嘉興縣學

子瞻以天廐賜馬遣李方叔使謝之而爲書券曾直又爲跋索千萬錢大是佳話然以子瞻故硬差作伯樂抑勒牙人亦見爾時詞客之橫耳

黃魯直中興頌後詩　山谷中興頌碑後詩是論宗語俯仰感慨不忍再讀迫急詰屈亦令人易厭書法翩翩有致惜摹搨久遂多失眞蓋坡筆以老取妍谷筆以妍取老雖側臥小異其品格固已相當跋尾云惜不得秦少游妙墨留之崖石少游當亦善書爾時謫藤州故山谷念之耳

山谷書狄梁公碑　昔人謂狄梁公事范文正公文之黃文節公書之爲海內三絕然文篇法既佳書勢亦傾側未足絕也黃正書不足存有韻無體故也

食時五觀帖　浩翁食時五觀乃小乘經悅語耳然不可不時使何太宰王侍中讀之筆法極輕弱而鮮餘味

米南宮天馬賦　墨刻天馬賦筆勢雄强超逸眞有千金蹀躞過都歷塊之氣賦語則不受銜韁縢生禿駒耳徐元玉後題一詩頗致代興意未敢盡許也眞跡向曾在余家

米元暉書夫子廟記

石刻在吳城中書亦穎秀可愛然結法既不古又乏變態耳

黃魯直贈之詩虎兒筆勢能扛鼎教字元暉繼阿章取羲之獻之故事書家不媿冀裴者有大小鍾大小衛大小王大小歐陽大小米惟小米差弱耳

趙吳興書赤壁賦

子昂大書不如小楷書不如行體碑大碣螭首龜趺要多非其至者須於閒窗散筆有意無意閒求之耳赤壁賦刻之江石王邸中閣亦有金錯刀法雖瀟灑縱逸而不乏矩度與蘇賦俱變體之佳者

虞文靖垂虹橋記

文靖此帖儼雅中有餘意不失中古衣冠可重也

雪菴茶榜

元僧溥光書茶榜其辭紫方袍底語耳不得禪悅眞味書法風骨頗遒勁略具顏柳及眉山蘇章結法惜胸中無卍字骨令天趣流動筆端結習未忘超灑不足所書官學士後贈司徒唐不空三藏且然矣

俞紫芝四體千文

俞和元末人紫芝其別號也刻意吳興頗稱優孟此四體尤精然不免露本色耳宋俞秀老號紫芝此君亦號紫芝近俞允文絕不稱號忽刻一印亦曰紫芝三君子皆俞姓皆善書亦大奇事也

七姬帖

七姬誌銘爲滑陽張羽撰東吳宋克書文既近古而書復典雅有元常遺意足稱二絕第其事太奇而不情楊用修跋可謂得其隱眞漢廷老吏也

豐考功筆訣

筆訣一冊故鄞人豐道生所著道生初名坊以罪竄易今名皆宋古八法精語而時時傅以己意其最所宗事者右軍耳兼口魏晉而旁及唐人至宋元及近代則齒牙餘剔耳其書自古鐘鼎籀篆及小楷行艸凡十餘種種各有法而以筆滯故不能無利鈍吾所謂豐氏有書學而無書才者此亦一徵也

世貞

## 潭化閣帖祖本 松雪翁家藏

書契以來遠矣中古以六藝爲教次五曰書書有六義象形指事諧聲會意轉注假借書由文興文以義起學者世習之四海之內罔不同也秦滅典籍廢先王之教李斯變古篆程邈刪隸書隸之爲言徒隸之謂也言賤者所用也漢承秦弊舍繁趨簡四百年閒六藝存者無幾漢末年蔡邕以隸古定五經洛陽辟雍以爲復古觀者車日數十百兩其後隸法又變而眞行章草之說興言楷法則王次仲師宜官梁鵠邯鄲淳毛宏行書則劉德升鍾氏胡氏崔瑗崔寔張芝芝弟文舒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常韋仲將張超之徒咸精其能至晉



而大盛渡江後右將軍王羲之之徒總百家之功極衆體之妙傳子獻之超軼特甚故歷代稱善書者必以王氏父子爲稱首雖有善者蔑以加矣當是時江左號禮樂衣冠之國而北朝尚用武其遺風流俗接於耳目故江左人士以書名者傳記相望歷隋而唐文皇尚之終唐之世善書者輩出其大者各自名家逸其名者不可勝數亦可謂盛矣宋興太宗皇帝以文治制詔有司以善賈購法書聚之御府甚者或賞以官時五代喪亂之餘視唐所藏存者百一古跡散落帝甚憫焉購書錄三代至唐釐爲十卷摹刻祕閣題曰上石其實木也既成賜宗室大臣每人一本自此遇大臣進二府輒墨本賜爲後乃止不賜故世尤貴

帖絳州公庫帖稍加損益卷帙亦異其他瑣瑣者又數十家不可悉記而長沙絳州最知名者要皆本此帖書法之不喪此帖之澤也余因記得帖之由遂撫其本末著於篇是年八月大梁趙孟頫書

## 文衡山跋華氏潭化祖石刻法帖六卷

世傳潭化帖爲法帖之祖然傳刻蔓衍在宋已有三十二本其閒刻劃工拙楮墨精麤雖互有得失而失眞多矣然潭化祖刻在當時已不易得劉潛夫嘗得李瑋家賜本謂直數百千其重如此況後世乎前輩辨此帖凡數條皆有證據今非但不可見雖見亦無據以爲辨矣無錫華中甫偶得舊刻六卷相傳爲閣本而銀錠擐痕隱然可驗楮墨既異字復豐腴

至於行數多寡與今世傳本皆不同第六卷內宋人朱字辨證五條筆跡精好類蘇書但其間有黃辨等字疑爲黃長睿長睿宣政間人出坡公之後不宜引以爲據也然余攷長睿所著法帖辨與此又似不同豈別一人也算淺無識不敢自信漫記如此然此帖要非尋常傳刻本也　第七卷朱書辨證十一條　第八卷無朱書　第九卷無朱書

文衡山跋華氏續收瀞化祖石刻法帖三卷

余生六十年閱瀞化帖不知其幾然莫有過華君中甫所藏六卷者嘗爲攷訂定爲古本無疑而中甫顧以不全爲恨余謂瀞化抵今五百餘年屢更兵燹一行數字皆足藏玩況六卷乎嘉靖庚寅兒子嘉偶於鬻書人處獲見三卷亟報中甫中甫喜人處獲見三卷亟報中甫中甫喜



以厚值購得之非獨數卷適合而紙墨刻損與行閒朱書辨證亦無不同蓋原是一帖不知何緣分拆相去幾時卒復合而爲一豈有神物周旋於其閒哉昔趙文敏公求古閣帖凡三易而後完自跋其後謂雖墨有燥溼輕重遣有工拙皆爲瀞化舊刻然則公所得固非一類也豈若此本散而復合殆猶豐城之劍有不偶然者誠希世之珍也

嘉靖九年秋七月既望文徵明識

華氏閣帖合璧諸跋

余與華中甫平生有書畫之癖而古帖尤所酷嗜每從中甫求閱所藏必首及此蓋刻損之妙固不待言而其聚散之跡又復奇異當爲華氏世寶也

庚子中秋道復書於東沙草堂

瀞化祖刻世絕其傳久矣惟有銀錠痕者爲眞世之所傳若諸系所載不可盡見其所見者皆尋常不足道瀞熙之際復摹入石謂之修內司帖蓋以閣本不可復得也況今世哉中甫先得六卷刻損之工世所罕見其六七卷中朱書評皆蘇長公筆且有銀錠痕可據每歎其奇妙謂他帖終不可續二十年後復得三卷朱書印章悉同原本莫不驚異神物終合中使帖皆世之奇寶余每造其眞賞齋必焚香盥手盡出以移其所好其所藏法書眞跡若通天進帖顏書朱巨川誥劉中甫寶愛不在子固蘭亭之下中甫視天下之物舉不足以閱終日忘倦蓋余與中甫忝爲書畫友每一見必各出所得



後學文彭敬書

所見輒相較量自謂不在海嶽仲永巨濟之下所謂功名皆一戲未覺負生平者也今年癸卯秋九月因閱此帖見癸未歲所題忽忽二十餘年字弱語稚因拆去而重題之

茂苑文嘉鑒定爲瀞化閣帖祖刻眞本後三卷余得之驗其紙墨刻損收藏印記行閒朱書評語與中甫前六卷原是一帙因以歸中甫如珠還合浦劍入延津也歸後十五年爲嘉靖乙巳四月再閱於眞賞齋敬題其後

卷首有子昂趙氏印及雲房清玩印尾有巨鹿郡圖書印尚是宋人裝裱背紙內每每有宋人手簡眞跡尤可寶也

華夏字中甫號東沙無錫世家

右閣帖九卷隆慶末年歸於吾鄉項少溪公後於燕京復得第十卷湊完全帙人因竟稱千金帖云攷澭化以祖名者緣南唐李主重光所爲建業帖經韓宋二徐鑒定至宋澭化閒以此帖爲祖而損益之一云后主命徐鉉以所藏法帖勒石名昇元帖在澭化前故名祖刻嗣後大觀元祐澭熙俱有摹勒諸州鎭潭絳汝黔戲魚閟古羣玉悅生等堂至温陵一搨有四十二家非不人人靈蛇荆璧而以視閣本瞠若也今閣帖有錠紋者世只三本一藏禹州馬氏一藏雲閒顧氏有釋文考異審波磔而知人代尋點畫以分郡國辨析幾微卓有定見一藏無錫華氏卽項駕部所獲也擁萬主人玉識

## 米禮部跋王著定古今書

唐太宗購王逸少書使魏徵稽遂良定眞僞我太宗購古今書而使王著辨精確定爲法帖此十卷是也其閒一手僞帖大半甚者以千字文爲漢章帝張旭爲王子敬以俗人學智永爲逸少如其閒以子敬及眞智永爲逸少者猶不失爲名帖余嘗於檢校太師李璋第觀侍中王胎永所收晉帖一卷內武帝王戎謝安陸雲輩法若篆籀體若飛動著皆委而弗錄獨取郗愔兩行入十卷中使人慨歎又劉孝孫處見柳公權所收跋子敬送梨帖然於太宗卷內辨出乃以逸少一帖連在後而云又一帖不知其爲逸少也公權唐名家尙如此顧何議著今長安李氏所收逸少帖眞觀所收第一帖著名已非逸少眞跡餘可知矣獨未知徐璹所訪者何如耳余抱疾端憂養目文藝思而得之麤分眞僞因跋逐卷末以貽好事同志百年之後必有擊節賞我者余無富貴願獨好古人筆札每澈一硯展一軸不知疾雷之在旁而味可忘嘗思陶弘景願爲主書令史大是高致一念不除行年四十恐死爲蠹書魚入金題玉躞閒游而不害

元祐三年倦游閣襄陽漫士米元章書

第一 漢章 晉元 晉武 齊高 梁武 梁高 簡文 右七帖並一人手寫僞帖晉武帝當是孝武 梁高當是齊高

第二張芝後一帖是 前五帖並張旭 崔子玉 鍾繇 長風帖同上 謝安前一帖

是後六月帖同上

第三庾翼已向帖 杜預親故帖 王循 司馬攸 王邵 劉瓌之 劉穆之 王廙 張翼 陸雲 山濤 卞壼 謝發 羊欣 右皆與漢章一手僞帖

第四阮研 蕭確 並同章帝 虞世南臨樂毅論者俗人僞帖餘皆眞 歐陽詢比年亦俗人僞作

第五李斯書未知何人書 程邈與章帝一手 蔡琰同上 何氏二帖歐陽詢敬祖鄱陽二並子敬 孤不度德亮白二並諸葛書

懷素同程邈　既移屋　足下並羊欣末有欣白字
第六適得書　知欲　差涼　比奉對　兄靈
伏想嫂　宰相安和　又不能　疾不退
夫人　想大小　知足下遠不快　智永小佳
是月也　吾昨得　張旭　追尋于敬疾患
二十日餘可耳　釋永餘字作僕　定登　釋文定聽
右不注出者皆僞
第七初月二日　足下時事吾怪足下　前從洛日月七日
集成當力　承足下　子敬荷候
足下家極知　僕近修小園
右不注出者皆僞
第八此蒸溼　子敬代父月半同上　尊夫人僞
適欲遣書　智果
第九相遇終無復日　玄度時往來　前告先以陳慕容並無
名人僞帖　薄冷　益郎　並歐書
第十吾當託桓江州　消息　疾不退
省前書近與鐵石　知鐵石　玄度何來遲
忽動大唐左衞長　史張旭書　承冠軍故爾復面悲積
還此　得西問　海鹽諸舍　並未詳何人書
獻之白不審疾
鄱陽歸右並羊欣
第八此郡之弊蘇大簡子膏謂之與王述書及一昨



得安西及增慨三帖眞跡自蘇氏歸我家
漳化閣帖十跋此帖有顧從義釋文攷異最詳盡然不可不參是跋也
第一卷漢章帝書當是後人集漢章草法如聖教序類耳王著既諮稱章帝遂有謂千文不創自嗣興者得無愈失之耶
晉武帝書品譜斷賦述俱所不載余嘗見米芾所臨其大小帖幽深無際出有入無自是衛索閒風度賦述僅稱元帝如發硎新刃虎駭鵠視孝武如露滋墓草風送驟雨文孝王雅綿密纖潤至康哀宣明簡文皆所不載覽其遺墨盡是夙工晉世書法之盛如此宋明略見賦述齊高頗著能品梁武晉安故是箕裘黃伯思謂安軍破堙數朝三書糾繞若出一手定爲贋作此殆未然帝王書多摹則前軌不解創構結法偶同亦何緣懸斷耶宣以祖後孫道子以弟先兄梁高梁武判作二人著手如懸鎚何以無半冊六朝史在腹良可笑也文皇大笻白羽取天下籠蓋一世而矻矻墨卿毛穎閒工篤若此伯思謂弔江叔藝龍二帖爲高宗書覈矣謂枇杷移營亦高宗未有據也夫高中二帝宜不辨菽麥乃高工八法中能五言豈混沌一竅耶叔懷弟也臣也不當先伯智且置唐後則文孝王亦不必在宋明前皆著誤也
第二卷張有道書變章法創今草爲古今第一昔人謂其如清溯長流縈洄崖谷交龍駭獸奔騰挐攫今此諸法帖俱有之米元章以眞跡久絕疑爲長史書恐長史不便解此耳書詞祖希時而祖希張玄之也與大令同時其結體小疏亦在

山陰之下余嘗疑其爲大令書又以爲張融思光卮言載之甚詳八月一帖自古雅米元章黃伯思以書辨疑之過矣晉語雖不俗故大不可解伯思謂崔子玉爲唐人書無所據謂鍾元常宣示帖爲右軍臨書白騎遂帖爲大令臨書長風帖爲逸少少年時書卻瑕瑕可據雖然買王得羊尚可況賡元常眞右軍大令哉皇象文武帖寫東觀校書郎高彪送第五御史箴語後一表云是唐人書亦以章法類有道八月帖耳書賦稱其龍蠖蟄起伸盤腹行書斷稱其沈著痛快才力似蔡邕而妖冶不逮肩吾品以上下葛洪謂之書聖然哉張茂先王弘茂一時名臣然俱入能品二帖風稜高利雅亦相當元子有眞濘之稱似未若虎兒恨不及見耳王氏諸彥無非上乘所謂觸目瑯玕寧獨風範世將雨表評者謂得元常心印惟廿四日帖謂高平三世豪翰評者謂方回章健逸發骯髒廉稜獨表光絕覽之故當爾爾衛公自誇得伯英骨與索靖一臺二妙似不及索安石虛和流動著品不弱帖所云道民者五斗米道也皇恐再拜政是佞其師尊耳米顛不知便意非眞噫亦輕於持論矣書法至晉魏極矣縱復賡者臨摹者三四刻石猶足壓倒餘子詩一涉建安文一涉西京便是無塵世風吾於書亦云張華稱丞相王珉稱司徒衛瓘位至太保止稱尚書令皆子但才不足耳翼既蹇蹇書法第三卷庾元規書媞子江淮閒呼母爲媞書箱計是奉母作此人亂天下大舅不下桓元子但才不足耳翼既蹇蹇書法亦古雅第欲遂比野鵝得耶按啟事似上陶太尉者沈嘉字



敬玄孔彥琳皆入妙品評者謂羊欣若嚴霜之材婉如流風之雲謂孔如飛流懸沫呂梁之水工力故不如羊耳僧虔兩啟結法與王珉乞江郎帖同端雅之極用掘筆時手辨此耶此卷前輩評駁甚眾要之不足論其筆法非後人所及也獨題庾亮爲元亮沈嘉爲嘉長劉瓌之孔琳之王曇首皆去其一名謂杜預司馬攸卞壼劉穆之王僧虔爲侍中山新沓爲太守王廙司徒左長史也目爲司徒山新沓杜征西司馬獻武王索征西晉人也謝莊宋人也皆列之庾太尉王海陵閒著不學至此何三館諸公不一糾正

第四卷梁王筠沈約書諸書譜不載王結法殊散緩沈差有意耳阮交州在上下品行草入妙寶賦比之激溜懸磴垂條

晚青張懷瓘云研行草出大王若飛泉交湧奔流不息赫赫躍迅此帖信有之黃長睿梨疑非眞過矣蕭確者邵陵王子實稱其寬而壯賒而緜約文質天然超逸所書孝經一則耳眞僞未可辨也蕭思話庾品下上此帖亦佳梁武帝甚重蕭子雲肩之妙品余所書列子雖志在古雅如十月凍蠅何足師尙張懷瓘云當世多影效子雲肥鈍無力者悉非也此本定贋作不然石本翻易失眞山師領故應佳恨未之見耳長睿謂褚河南謫潭府時侍中姓群者又謂山河帖是枯樹賦中錄出者虞永興大運帖歐陽率更比年帖是碑刻中錄出者眞書家蓋狐也率更行草圍圍寒儉吾未敢服膺懷瓘乃謂其跌宕流通驚奇跳駿不避危險示之二王可爲動色以爲未當何氏者長睿謂爲不知何氏以爲歐陽率更亦以琳之帖不載孟光祿何者爲正耳晉怪其醬子敬薄伯英誕疏不載王右軍評辭及遺李鎭東程曠平桓玄范惟均孔祖鍾而體流著亦不曉耶智果書梁武帝評乃袁昂疏有梁武帝答詔且書辭不同者深山道士帖爲柳產疏爲袁崧舞女仙人爲蕭思話疏爲薄紹之龍跳虎臥帖爲梁鵠疏爲韋誕疏不載王右軍評辭及遺李鎭東程曠平桓玄范惟均孔祖鍾而體流著亦不曉耶智果書梁武帝評乃袁昂疏有梁武帝答詔且書辭不同者深山道士帖爲柳產疏爲袁崧舞女仙人爲蕭思話疏爲薄紹之龍跳虎臥帖爲梁鵠疏爲韋



羊薄以後略爲勁敵豈吾見其杜德機耶夫欲以殘縑斷石摹其書若聖教序之類孤不度德二帖極與子敬帖中章草寂寥數行而盡千古士難矣徐嶠之浩父賦述稱其嫗姹鍾相同而差小移屋二行外遒緊飄逸及意識帖俱絕佳後有門逶迤王後陸柬之吳郡人書斷入妙品謂其工於倣效劣其書法近之耳敬祖一帖以爲子敬語法俱似之或好事者於獨斷今二帖與辭稷帖皆佳李北海翩翩自肆雖行草不同亦雲麾筆也陳遠晉人爲中郎將今列之陳薄紹之宋人書至慰馳踈耳皆近世不工書者僞作中閒結體小疏韻度落比時或有之謂盡僞作則吾豈敢惟殷生帖法既淺促又爲丹陽尹與羊欣齊名今列之唐王著眞村老開卷便供胡羊欣二字是欣書也

## 盧

第五卷爲倉頡夏禹孔子史籀李斯程邈宋儋衛夫人古法帖隨朝帖智果梁武帝評書及何氏二帖蔡珠我生一帖敬祖一帖孤不度德亮白二帖懷素右軍一帖張旭晚後得足下二帖無名氏移屋及意識二帖蕃亦以時代錯雜眞僞雜

第六卷爲王右軍書開卷頓爾神豁米元章黃長睿謂適得之一慨甫過知命婚娶多畢種種琳球至惡者猶是道韞即便堪樂死何必阿述始爾飄然與周益州諸帖意皆佳問君平子雲後然汶嶺游目終否願素山川濟勝須種夙根耳景鳳帖謂是賈曾送張說文唐人集右軍書果也庾子嵩逸少

伯父行今稱子嵩似亦無害彥國老不得爾晉人固字其父況他人乎昔人謂右軍內擫大令外拓此大凡也元章諸君子泥之故右軍筆稍大者涉放者皆定其非眞跡不知此公能爪金錯變化萬端區區蠶箔求之毋乃爲永和諸賢笑地下乎

第七卷右軍書多神妙都下帖當今人物眇然而艱疾若此令人短氣慨覽今昔末運所乘賢俊併墜致足摧感黃伯思謂初月至前從洛帖皆僞毫髮惝恍閒非吾識所能辨也皇象帖楊用脩謂勿三非勿三也係是筆誤然此三字甚明恐是三思之三因促還皇象草故止之勿三耳承足下還來帖後有釋習永字流放無一筆鐵門限法或云是智永臨右軍率更其險勁率更手也如非六朝後尺牘何長睿書絕不及米持論往往勝之耳米以法黃以事差覈耳

第九卷大令書神情散朗姿態超逸有御風殞霞之氣令人作天際眞人想一時羊中散輩想推尊之光豔騰綽幾掩乃公梁唐二帝擬之河朔少年又辱之餓隸要而論之文武之政耳卷中奉對帖是郗家離婚後語雅非敬懷不能作宋司空識遂累大雅玄度帖翩翩敬筆第帖辭曰仁祖欲請爲軍司謝仁祖卒時敬方十三不應便及時事長睿辨之極當但結法不類右軍恐方回書耳薄冷益部二帖米顚辨爲歐陽率更其險勁率更手也如非六朝後尺牘何長睿書絕不及米持論往往勝之耳米以法黃以事差覈耳

第十卷大令書吾當托桓江州疾不退至分張帖元章諸君子謂爲長史藏眞贋跡吾不解書不能辨第謂長史藏眞去此尙三舍耳合觀伯英草與此結搆同恐是大令創草黃長睿所論崇虛觀建自宋明帝泰始四年以此證書之譌亦得之然書筆轡勁遒發縱出自餘子譬啖恆山紫花黎亦以爲快也大令似不分右軍吾不知之習右軍者自虞永興褚河南後不能得一筆大令筆往往落李北海趙吳興及爾時祝京兆手腕指閡當自有神物司之敬安能强哉

## 小祇園主人王世貞跋

### 元祐捐本閣帖

按法帖譜系及輟耕錄所載二王府帖卽澭化祖捐元祐中魏王從禁中借板捐百本墨用潘谷木多裂紋夫澭化太宗徽渙咸有家學何據定爲阿敬代筆也不去人間而欲求方

元祐哲宗帝凡五世年已百餘且慶歷中詔僧希白模於祕閣去太宗未遠尚翻石以賚遐傳寖有百餘年而木板尚完好者此帙墨雖淡而橫紋甚夥牢學士巖遽定爲元祐中豈有據而然乎抑失去篆尾之訓耶前有西野逸人禁林近侍之祕閣者謂之閣本流俗看書但云閣本則翕然稱美范文正公知睦州奏以唐處士方干配嚴光位干爲御史方蒙遠祖下鸕鷀原取畫像家無以塞命鄉人但塑一幅巾道服者置之祠中元祐開有旨下諸郡取前賢所寫眞命所在如法圖進睦守以嚴方應詔後人見玄英之像豈不謂之閣本哉夫當時所重若此宜乎今之追惜也乃鬱岡

筆塵云世以潭化帖爲法書之祖然皆王著臨書非從眞跡響搨雙鉤者何以知之余見宋時御府所藏晉人眞跡及唐摹右軍帖多矣凡閣帖所在僅得其髣髴甚則併點畫形似盡失之豈有摹脫眞跡而能精眞厥并收連綴蠹蝕不成文理又其小小者也學書者欲據之而希蹤鍾王不亦遠乎知此似可解脫若庸流徒珍贋本又奚啻供玄英像耶時用明索方千祕稿入唐詩統籤因話及此

玉水

跋泉州帖

潭化官帖宋時已如星鳳今海內止傳一本是周草窗家物在項庶常所時往索觀咨嗟歎賞以爲神物下眞跡一等此耳祕閣之本甚多世亦無復存惟泉刻較祖本稍瘦而摹鐫特



宣和殿御書此二十三字作三行徽宗瘦金書於前後有尤袤沈揆跋失錄

祉友屠用明嘗謂余曰丁卯秋在武林得此官本閣帖只第八卷貯以古錦囊紙墨之佳目所僅覩遂傾橐得之未幾失去深用怏怏余因舉泊宅篇云前世法書名畫有傳之祕閣者謂之閣本流俗看書但云閣本則翕然稱美范文正公知睦州奏以唐處士方干配嚴光位干爲御史方蒙遠祖下鸕鷀原取畫像家無以塞命鄉人但塑一幅巾道服者置之祠中元祐開有旨下諸郡取前賢所寫眞命所在如法圖進睦守以嚴方應詔後人見玄英之像豈不謂之閣本哉夫當時所重若此宜乎今之追惜也乃鬱岡筆塵云世以潭化帖爲法書之祖然皆王著臨書非從眞跡響搨雙鉤者何以知之余見宋時御府所藏晉人眞跡及唐摹右軍帖多矣凡閣帖所在僅得其髣髴甚則併點畫形似盡失之豈有摹脫眞跡而能精眞厥并收連綴蠹蝕不成文理又其小小者也學書者欲據之而希蹤鍾王不亦遠乎知此似可解脫若庸流徒珍贋本又奚啻供玄英像耶時用明索方千祕稿入唐詩統籤因話及此

玉水

跋泉州帖

潭化官帖宋時已如星鳳今海內止傳一本是周草窗家物在項庶常所時往索觀咨嗟歎賞以爲神物下眞跡一等此耳祕閣之本甚多世亦無復存惟泉刻較祖本稍瘦而摹鐫特

爲蕭灑石生氣買王得羊不失所望謂是耶吾聞項本初在華東沙史明古家華得其一文待詔爲之和食兩家各稱好事連城不惜延津終合其難致如此第得泉本日夕臨池助以筆意亦是快事豈其食魚必河之鮒

董其昌觀因題

## 宋拓閣帖泉本第六卷

泉本以澤化法帖翻刻於泉州郡庠至洪武四年知府古任常以劉次莊釋文敘而刻之

仁宗皇帝命取入祕府人不可得而見矣是揖雖僅此卷神情爛漫眞泉州善本也聞之先子云古帖不必全即斷珪數行亦是可寶曾憶秋朗叔得東觀古帖一本於吳閶移歸項子京所謂知章者似二王雜帖語今以歸賀不可知處柳二十所謂賀知章者似二王雜帖語今以歸項子京所謂知章者似二王雜帖語今以歸賀不可知處柳二



玄度見之賞玩不置及玄度檢所藏東觀本恰少此卷即強售補之即此一段奇緣可見物之尤者全與虧從來並行於世樂卿藏此以待緣偶何如　戊辰臘月社弟高孟超題

澤化泉本第六是王右軍書向爲姚西門太守所藏後歸先朝翁日置案頭摹玩嘗云閣之新舊較然於紙墨無庸贅也據閣帖效異第六卷差涼帖內二行前有斜裂紋伏想煩帖內篇字甚模糊其中是本則然他刻完好清明足徵宋搨無疑焉崇禎戊辰臘月余過高公玄居畫禮所供思憶觀音係正彌陀塑撥瞿仙泥金變龍阮閱王蒼之韻帖及泉州殘本乃李霞舉所遺與古牛視結鄰者余嘖嘖歎賞歸而簡得此帖示公玄笑曰我爾眞夜郎王矣然片璞半璧猶勝瓦礫

## 大觀帖

大觀帖拓於閣本既燬之後重出御府墨跡句摸入石較閣

帖眉高二寸有奇與諸行列語句亦多不同主之者爲蔡京前標後題皆京筆京事業不滿人意而書學視王著稍勝故所拓有一種雄雅之氣與潭絳諸本厭厭學步者不同婁東楊中祕叔葴嘗遺余此帖云是汪象先物未知果否

洞水玉精飲人識

太清樓帖

潭化閣帖化身爲潭絳泉汝戲魚井欄往往不脫本來面目獨太清樓帖乃遜功帝出祕府眞跡令劉無言摹勒登石無言妙於勢風韻尤勝人謂太清爲潭化介弟毋亦陳氏二方難爲伯季者耶大觀凡十卷太清復有後十二卷則祕閣續帖僅改其標目耳而益以人間所流傳十七帖及孫過庭而甚精而不知其所得者多虎賁重儀之類耳且自以險急

郭忠恕得十二卷其所留潭化亦不過十之一二自爲甚搏偏搜諸碑帖篆分隸草而節取之自皇頡夏禹以至錢忠懿重摹之謂之蘭亭帖其石不佳弁州以王宋輔道守汝州因汝州帖遞摘諸帖中字奉合爲之每卷後有汝州印後會稽



書譜云弁人州山

絳帖

宋尚書郎潘師旦用潭化閣帖增入別帖重摹刻二十卷於絳州北墨北紙極有精彩比潭化本又高二字陳繹曾云骨法清勁足正王著肉勝之失豈但如昔人以絳爲潭化嫡子乎後入晉王府不易得矣

潭帖

偏傾之勢發之石理麤而刻工拙所謂鮑老當場郎當舞袖者耶第其刻在汝大類祉之橋以不材而獲全今尚可捐也方眾甫汝志以汝舊有望嵩樓樓四壁皆帖石峪嵌輞軒至輒捐以撾去人患苦之後因樓燬有司來此瘞之馬廄者積數十年迷不知所向矣成化中廄有光怪馬數夜驚察之是錮帖處因掘出洗刷置州吏舍是帖竟不知誰何人所拓也



蓋閣帖自潭絳下摹刻極多即宜備一種如關漢卿高則誠雜劇不妨諸優各自般演

鼎帖跋凡二十二卷紹興廿一年通判趙子潚刻

今年春正在吳閶得王伯穀所藏宋搨絳帖頭攜以自隨疑爲澧州帖觀其每數十行輒有武陵二字又疑爲鼎帖及入

常武署中翻閱第一卷以宋太宗爲升跋曰太宗皇帝御筆在絳州摹爲諸帖之首後款名曰鼎州提舉曰沅辰判事常武爲鼎州而武陵其附城邑也乃定爲鼎帖特爲絳州二字所誤而世人只知有絳帖遂誤名爲絳州帖耳絳帖鼎帖星鳳樓鬱玉堂黔江澧州瀼熙祕閣續帖世皆無傳至有對面不識者余乏其眼猶知牀頭捉刀爲眞魏武耶志此俟他日語百穀了一公案也乙巳六月七日舟次武陵磯時自常荆

校士還武昌書

## 武岡帖

其昌

武岡武陵帖皆瀞化之家嫡世不多見今遂至二十卷實爲奇絕刻捐婉峭時有勝於瀞化者不可爲耳食人道也

## 臨江戲魚堂帖

宋元祐閒劉次莊以瀞化閣帖十卷模刻於臨江除去卷尾篆題而增釋文在潭帖之次陳繹曾云此帖在瀞化翻刻中頗爲有骨格者淡墨揚尤佳

## 星鳳樓帖

宋尚書曹彥約刻於南康雖眾刻重模而精善不苟陳繹曾云是帖南宋曹士冕模刻工而有餘清而不穠亞於太清樓續帖此外有利州帖宋慶元中劉次莊以戲魚堂帖幷釋文重刻石於益昌其釋文字畫較臨江帖稍大又蔡州帖臨摹

余見千金帖後又見顧研山秋壑閣帖又潭帖鼎帖星鳳帖獨晚年獲見武岡帖皆諸帖所未經刻者卽刻者姿態翩翼眞異本也

## 武陵二十卷較諸刻增益最多然博而不精

繼儒

## 臨江二王帖

晉二王帖右軍上中二卷大令一卷前爲二像扶持者各一益宋臨江石刻也黃伯思謂瀞化閣帖多贋本唯十七日等帖後有文皇敕字一卷最佳此本則汰去閣之僞者而博收諸藏眞跡名刻命好手摹榻雙鉤上石掩映斐亹劇有生氣爲書家一代冠冕是帖故棄州物也澄心堂紙李廷珪墨標

借潘氏所藏宋本摹勒上石復刻潭化法帖釋文攷異最爲詳確餘刻玉潤館蘭亭柳公權蘭亭十七帖蘭馨煙條等帖潘氏亦鐫宋本蘭亭後有趙文敏公十八跋欲攷閣帖者不可不知其支派也

甲秀堂帖 尚有雪溪堂帖爲王庭筠所刻寶晉齋帖爲曹昭明以此帖五卷爲廬江李氏刻前有王顏書多諸帖未見後有宋人書亦多未見乃王元美以爲廬山陳氏刻近多模本其眞者頗淳雅可愛蔡中郎九疑山碑雖見宣和書譜而行筆絕類開元孝經陳思王詩及鷂雀賦亦然黃伯思辨其爲李懷琳贋作極可據也唯眉山豫章襄陽諸尺牘奕奕人其存者僅此內右軍二帖有篆籀隸分法黯淡古雅出蹊徑之外餘帖雖有剛柔撝磔之異種種可玩沈啟南嘗從華氏乞得令文徵仲雙鉤復刻停雲館中此華氏本也摹本既精搨法亦佳爲爾時法書墨本第一留山房中歸耕作勞假以散力

世貞

此卽唐人所進萬歲通天帖而首益以鍾書耳項孟穎家唐摹本卽張旬曲所歎賞以爲不見唐摹不足以言知書者清士篋中不多得妙跡遇拓本善者卽應作難遭想矣況此石已災倍宜珍襲

日華

文氏停雲館十跋

第一卷晉唐小楷自右軍黃庭至子敬洛神雖極摹搨之工然不離文氏故步虞永興破邪論敘規倣曹娥神明不足耳率更心經陀羅尼呪雖用筆甚勁而結法小圓似不類碑石

存者陰符經眞草兩帖俱有分法顏魯公書麻姑壇不如舊本拙而存古意歐陽永叔謂魯公無此筆非也此正是東方朔家廟碑縮小法耳度人護命經正如銅雀遺瓦令人寶愛豈唯翰墨已耶

第二卷唐人雙鉤王方慶所進眞跡後有岳珂張雨諸跋右軍二帖無上神品大令光祿幷餘跡縱橫妙境雖再經摹勒回睫一閱諸跡喪氣李懷琳僞叔夜書見諸書苑甚詳此君精能之極幾於悟解胸次不甚高故小乏風骨耳後湯文二跋亦詳縝可喜

第三卷顏魯公祭姪文有天眞爛漫之趣行狎之妙一至於此噫此稿草耳所謂無待而工者忠義眞至之痛鬱涔波磔實如召伯之甘棠不以書也馮當世范忠宣亦然林君復有書名而此不稱此外如少游參寥辭道祖范文穆姜堯章李元中皆有可觀文穆南宋人誤寘此冊中



第六卷爲南宋名人書如于定國錢穆父賀方回陳簡齋皆元祐政和間人文氏誤耳米敷文陸祕監之奇逸張于湖之調暢幹子蒼定國方回之老健虎雍公之儼雅皆有可采者張卽之大擅臨池惡札之驢垂此行押差未敗耳朱紫陽張敬夫文信國儒林國楨千秋尙新豈在書乎葉少蘊筆不佳當仁顯矣好揩撰其人才亦下中

第七卷爲元名人書鄧文原二札皆有清令之色昔人評鮮于太常如漁陽健兒姿體充偉而少韻度此札殊有米顚糾糾風骨必仁亦瀟灑可念虞仁壽札似傷俏康里巎巎評者謂其雄劍倚天長虹駕海不無曲筆又謂如鶯雛出巢神彩可愛頗未熟末語得之巎巎又言吳興日可作萬字儂可

三萬字恐無此理趙彥徵周景遠吳興之優孟揭曼碩伯防陳敬初之魯衛他如胡長孺袁清容饒介之張貞居王叔明不無一二佳者要亦偶然之合耳倪元鎮筆如風女兒襍褷長袖豈爲丹青所攔借耶以俟鑒者

第八卷爲吳興趙文敏書行草尺牘若干首遒媚清麗妙有晉人風度小楷嘗清淨經千字文各一篇精工之極妙逼黃庭洛神唯凡骨未盡換耳昔人謂之儀鳳沖霄祥雲捧日又云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舉無其敵眞知言哉

第九卷宋承旨濂舍人璲各一紙書述稱宋氏父子不失邯鄲覺舍人小縱耳承旨翩翩有顏米筆詹孟舉敘字小楷可謂精能宋克章草書於彼法中太儇露未是合作然已足壓倒俱淘洗宿習未盡書述謂沈大理球鞠少年危帽輕衫然哉徐武功是米書之儇浮自爲刑部是米書之病狂者劉西臺是吳興之局促者李少卿愛寫此疏是其得意事故出得意筆有純緜裹鐵之狀張汝弼以小故佳耳再一展便不足言

第十卷爲祝京兆允明書古詩十九首秋風辭榜枻歌嘗從文嘉所見眞跡清圓秀潤天眞爛然大令以還一人而已顧華玉跋不能佳文徵仲代爲書石者後有陳道復王履吉題字亦可觀書述一篇京兆許國初至弘正名筆差許仲温民則而惡汝弼其所揚抗皆當味其微託固欲與吳興抑主齊



盟矣書法倣章草不能造微亦自不俗

此王元美先生所跋爲停雲初捐本後入孫過庭譜增毛澤民李端叔王定國諸家其兩宋人倒置者改正焉王肯堂太史云近世盛行長洲文氏停雲館帖皆作待詔父子手腳而小楷尤爲失眞之極不特晉法書亡即褚虞歐顏筆意蕩然無遺矣吾友董玄宰刻戲鴻堂帖亦一色自書即雙鉤亦甚草草石工又庸劣故不能大勝停雲玄宰書家能品作此欲傳百世乃出新安吳用卿餘清齋帖下甚可惜也此論與弇州俱爲得之珂玉識



汪氏珊瑚網法書題跋卷二十一

## 澹化閣帖無銀錠本

祖帖在世余足跡海內麤見兩三部其中合湊者多皆非初揖內有銀錠紋爲後揖無疑原傳宋太宗詔諸大臣購天下名跡摹勒藏內府故不多傳後又爲王著翻刻又差一層矣至著刻者余亦見之前有王著二字然閣本以紙墨爲貴此帖紙是澄心堂墨是廷珪有目力者一見了然自明卽不多見者亦知神彩奕奕爲神物不知何由至江南得藏余齋也可勝欣幸餘清齋主人自識

## 宋揖澹化閣帖海內無全本

惟嘉項庶常有十卷亦屯明古華東沙兩家合併而文待詔爲之和會者庶常珍祕雖千金不與人一觀無論購也今吳用卿忽視余此十卷紙墨精好筆意備全又在項本之上何幸晚生見此奇寶

## 戊午二月董其昌題

## 珍觀澹化原本如探龍得珠得未曾有堪與項氏千金帖並傳

陳繼儒題

澹化閣帖行世後一經黃長睿之刊誤再經王弇州之抨擊而王著幾無處生活長睿旣議其不深書學又昧古今而弇州直嘲之爲手如懸鎚腹無半史冊在且誚當時三館無糾正者每一開卷便爲王著村老供一胡盧董狐之筆不啻嚴矣而波磔督策揄揶側理不能不歸美於模揖之工益八法所在又何拘時代官位閻余論閣帖惟以墨黑甚於漆字豐





## 出澹化無銀錠本示余云是其家玄期所遺玄期與余自幼

金石交知其精於鑒古況得自吳江村在在稱米家書畫船者兩人宜識拔此帖帖後歸左公給諫而寶書爲左坦因復歸之永爲高氏物不啻葉氏和合矣第紙墨如新幸得陳董諸公而鑒定乃離亂後余獲觀神物幸哉何玉識

## 山谷道人題榮州祖無大師元上人詩如鑪鑄鐵而筆力遒

勁字勢飛揚猊虎鬬爭龍蛇變化莫測去來之迹是殆日月星辰彰於天山川草木形於地而不知孰使之然也詩句字畫稱唐之盛詩如李杜書如顏柳無加矣至宋元祐熙豐閒乃有道人者出不惟可以追駕古人遂至兼取眾長集之一已近臣諸公詩句如村店酒望字畫如妓館歌兒而去古人

益遠矣吾于是卷蓋三歎云吉州文天祥

山谷老人以善翰墨鳴於宋元祐閒與東坡先生競驅雖米蔡諸公亦出其妙也余嘗求見之而不得袁清容學士以珍藏答王周彥卷出示其書法之妙氣吐煙雲神拂星斗絕非他卷可及余竊焉不忍釋手毋丹丘生柯敬仲跋

黃文節公答王周彥詩卷筆法妙絕神龍飛動優入神品乃卷法書第一此亦希世之寶豈易得哉袁清容學士博古知今鑒定眞跡尤爲寶愛不惜重價收之且山谷嘗用澄心堂紙惟此卷用粉箋及李廷珪之墨謂之三絕余此閱之豈非幸歟浦城楊載跋

家藏古人翰札自南晉鍾王後法帖幷唐如柳公權輩者法書數卷惟宋黃山谷卷自有奪天王之妙觀之得趣處精神已爲其焉而不者柳莊自跋

宋宣和癸卯御府所藏見鐵圍山叢談

晉二王破羌烙神諸帖首爲奇絕

唐人用硬黃臨二王帖至三千八百餘幅

顏魯公墨跡至八百餘幅歐虞褚薛及名臣李太白白樂天等書字不可勝會命宋喬年掌之後繼以米芾輩見淮海張邦基墨莊漫錄

宋潤州蘇氏家藏

太宗賜易簡御書宋玉大言賦并名眞戒酒批答

鍾繇賀吳滅關某上文帝表　王右軍答會稽內史

王述書雪晴寄山陰張侯帖　獻之秋風詞

梁蕭子雲節班固漢史　唐褚遂良模本蘭亭

李太白天馬歌　賀知章醉中吟　張旭書逸人壁

顏魯公進文殊碑　讀李陽冰篆　新泉銘

永禪師眞草千文　齊已題贈

米南宮書史元章云余閱書白首無魏道墨故斷自西晉

晉賢十四帖檢校太師李瑋於侍中王胎永家購得餘一帖

張華眞楷鍾法次王渾次王戎次陸機次郗鑒次陸統表晉

元帝批答次謝安次王衍次右軍次謝萬兩帖次王珣次臣

詹晉武帝批答次謝方回次郗愔次謝尙內謝安帖有開元

印縫兩小璽建中翰絲乾筆所書鋒勢鬱勃揮霍濃淡眞如

煙雲變怪多態情字破損余親臨得之

濮州李丞相家多書畫其孫直祕閣李孝廣收右軍黃麻紙



十餘帖一樣連成卷字老而遒暮年書也略記其數帖辭一云白石枕殊佳物深感卿至一云卿事時了甚快羣凶日夕云云此使鄴下一日爲戰場極令人惆悵豈復有慶年之樂耶思卿一面無緣可歎可歎一云九日以當力見一云重熙八日過信安一云祠物當治護信到便遣來謝云善錯也一云忽書云忽令送一云鵠等不佳令人弊見此輩吾衰老不復堪此餘不記也後有先君名下一印曰尊德樂道先君嘗官濮與李東之少師以綦友善意其弈勝之余時未生此帖世未見其比故是右軍名札又有歐陽詢故事十餘帖老筆相連其子通書評書一卷又張顯絹帖一卷七人帖乃少時書並在孝廣處

王羲之來戲帖黃麻紙字法清潤是少年所書滿一幅其間數字難辨六朝寫經褊字注之後人復以雌黃塗蓋歲久膠落字見五分在丁晉公孫受繪像恩澤者房下云晉公故物也欲以二十千見歸余即以其直取君以與余往來議此帖書黏於後質於其鄰大姓賈氏得二十千益意其可贖也今在賈氏十五年矣曾經人用薄紙搨書墨即透數行仍汙淨地可惜其家又有韓擇本八分一卷唐人薄紙摹王帖一幅王羲之筆精帖內兩字集在諸家碑上縫有正觀半印王獻之日寒帖有唐氏雜跡印後有兩行謝安批所謂批後爲答也唐太宗不敬獻之慰問帖故於帖上刮去不次獻之白字謂之羊欣以應摹而以前帖爲薄紹之書跋尾書官姓名云

大歷某年月日下刮去古姓名五代人題曰僻邕記之後題一行曰某年和傳遺余押字是僻丞相居正此是和凝丞相改爲僻氏故物以遺僻也其後歸王文惠家文惠孫居高郵并收得褚遂良黃絹上臨蘭亭一本乏賞之官許余以五十千貿之余時遷葬丹徒約王君友壻宗室時監羅務令覲亦欲往別約至彼交帖王君後余五日至余方襄大事未暇見之事竟見云適沈存中借去吾拊髀驚曰此書不復歸矣余遂過沈問焉沈曰且勿驚破得之當易公王維雪圖其父嘗許見與也余因不復言後數日王君攜褚書見過大歡曰沈使其壻以二十星資其行請以二十千留褚書余因不復取後十年王君卒其子居高郵欲成姻事因賀鑄持至儀眞求



以二十千售之後蘇頌丞相家與沈之子傳穀同會問所在曰分與其弟矣翌日蘇舜元子云屬王獻之送黎帖云今送黎三百顆贈晚雪殊不能佳上有黎幹黎氏印所謂南方君子者跋尾半幅云因太宗書卷首見此兩行十二字遂連此卷末若珠還合補劍入延平太和三年三月十日司封員外郎柳公權記細題一行云又一帖十二字連之余辨乃右軍書云思言敏卒何期但有長歎念告公權誤以爲子敬也縫有正觀半印世南孝先字跋孝先是本朝王曾丞相字劉季孫以一千置得余約以歐陽詢眞跡二帖王維雪圖六幅正透犀帶一條硯山一枝玉座珊瑚一枝以易劉見許王詰借余硯山去不即還劉爲澤汁行兩日王



無端末筆勢細弱字相連屬古雅論兵事有數冀字上有寶蒙審定印後連張芝王廙草帖是唐人僞作蕭紙上深下淡筆勢俗甚語言無倫遂使至實雜於瓦礫可歎余屢言與汝欽不拆也

中貴高耀楊氏收數帖蕭思話表一思話字有鍾法此乃無張法張翼當是作宋翼魏人非眞又阮研草帖奇古非僞又一帖如竹片書亦好事者爲之並無古印跋可考

陳僧智永眞草書歸田賦在襄陽魏泰處後有一跋題云開成某年白馬寺臨一過潭記白麻紙書世人收智永書未有

若此眞也虞世南出於此書魏誤題曰虞世南書耳

智永千文唐粉蠟紙搨書內一幅麻紙是眞跡一卷各以一幅有雙鉤摹字與歸田賦同意也料是將眞跡未後一幅

眞跡在中搨爲數十軸若末無鉤塡一字固難辨也是賈安公物作牘筆送王荊公其弟安國得之今在葉濤處安國增

也有古跋云契闊艱難不敢失墜學歐陽詢行體

唐摹皇象急就章有隸法在故相張齊賢孫直清處右軍唐

摹四帖一帖有裏鮓字辟道祖所收命爲裹鮓帖兩幅是爭

金硬黃一幅是褚薄紙摹右軍暮年更妙帖也其一幅云欲

與彥仁集界上平自可且何所諮人乃王道平平其平字音

便又見晉人語氣上有弘文印印在帖心面上不印縫四邊

歸辟紹彭

唐人摹右軍丙舍帖暮年書在呂文靖丞相家淑問處法書

要錄載是臨鍾繇帖辟紹彭模得兩本一以見贈

末有李林甫等臣跋今歸王詵翰林印皆在也內異熟一帖

亦有小開元字印御府帖也宋子房收得唐開元摹右軍帖

唐摹右軍帖雙鉤蠟紙摹末後一帖是奉橘三百顆霜未降

未可多得韋應物詩云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更待滿林霜

蓋用此事開皇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參軍學士諸葛潁諮

議參軍開府學士柳頠言釋智果跋其尾

僞好物

馮京家收唐摹黃庭經有鍾法後有褚遂良字亦是唐一種

歐陽詢黃麻紙草書孝經是馬季良龍圖孫大夫直溫所收

今歸辟紹彭家又率更令碧牋草聖四幅在故相齊賢孫張

直清處

呂夏卿子通直君有歐陽詢草書千文蔡襄跋爲智永通直

出示余欲跋答以必改評乃跋君欣然遂於古紙上跋正通

李錞收歐陽詢行書兵箴是劉沖之丞相家物

虞世南頭眩藥方雙鉤模本在鮑思傳家後爲俗人添入義

之兩字傳入晉州法帖以爲右軍書覽瞩可笑

世南汝南公主銘起草洛陽王護處見摹本云眞跡在洛陽

好事家有古跋後十年見眞跡在故相張公孫直清處其後

止貞觀十年十一月丁亥朔十六日小字注云蔴赫高門在

裴丞相家是其銘然此幅文但至半而止行下有空白紙猶

空十一字此蓋率日猶未言葬也閻文尙多安得便言蔴赫

高門不當後幅卻與前幅不相連屬也其前標紅綾色如新

有名幾玄題其標云故祭酒崔十八丈綽常與寇章賀拔甚

皆以鑒賞相尋每稱伏膺虞書多歷年所自會昌以來時覩

斯帖因致其眞隸有加頃年崔文每送予兄弟下第東歸必

云此去獲見汝南帖亦何減於昇第即所惜者闕其銘文耳

咸通二年春於存神室輟獻子凝良足嘗愛也幾玄不知爲

何人虞帖爲時所重如此今好事家絕不會見眞跡摹本枕

臥時蟹牙頭風四摹帖一關中刻石帖今法帖所載耳世

最少者予敬虞帖今好事家一字亦無耳

有人收得虞永興與與圖機書一紙翦開字字賣之至蕃卿二字得麻一斗鶴口二字得銅研一枚房村二字得苧千頭隨人好之淺深

唐中書令河南公褚遂良所揭晉右將軍王羲之蘭亭集序并諫議大夫柳公權所得羣賢詩御史檢法李公麟製圖皆跋馬王晉卿家所藏所謂三絕

褚登善枯木賦是粉蠟紙揭書後有未能二字余辨是雙鉤唐人不肯欺人若無此雙鉤二字則皆以爲眞矣在承議郎壽春魏綸處余於潤州見之

文勳有一軸黃麻紙李陽冰少時書

呂穆仲侍郎收李陽冰白麻篆一卷筆細與縉雲石刻相似劉涇倅吳時得摹帖一卷乃李懷琳僞作七賢帖後人所撰也內搏赤猴帖云僕不想欵爾夢搏赤猴其力甚於貔虎眞久反獲余乃覩天背地覩窮亦當不爽但僕之不達安得不憂吉乎報我凶乎詳告三日阮籍白絲君此帖比今刻石字多乃懷琳所撰語也而法書要錄所載七賢帖太宗知其僞愛之以正觀字印之入御府



黃麻紙淡墨漶古如子敬第二縉雲帖淡黃麻紙第三碧牋勝和帖以尚書戶部印印縫古印有陳氏圖書句德元圖書記唐氏雜迹印丙子歲第一歸紹彭第二歸高公繪第三歸余

張長史虎兒等三帖非眞跡在王詵家

蘇子才收碧牋文殊一幅曾公妙跡又有與大夫帖一幅當是其婿今在王詵家

唐越國公鍾紹京書千文筆勢圓勁在丞相恭公孫陳玗處今爲宗室令穰所購諸貴人題皆作智永千文余驗出唐諱闕筆及以徧學寺碑對之更無少異令穰於是盡剪去諸人跋余始跋之

家今歸王詵

太師顏頵卿不審乞米二帖在蘇辭處背縫有吏部尚書銓印與安師文家爭坐帖賣峽州刖駕帖縫印一同爭坐位帖是唐饑縣獄狀礎熟紙韓退之以生紙錄文爲不敏也生紙當是草上所用內小字是於行間添注不盡又於行下空紙邊橫寫與刻本不同此帖在顏最爲傑思想其忠義憤發頓挫鬱屈意不在字天眞罄露在於此書石刻麤存梗槩爾余少時臨一本不復記所在後二十年寶文謝景温日京云大豪郭氏分內一房欲此帖至折八百千眾乃許取視之縫有元章戲筆字印中間筆氣甚有如余書者面喻之乃云家世收久不以公言爲然

峽州刖駕帖白麻紙貞字云疏拙抵罪也聖慈含弘猶佐列



薄不遠依遡是字類科宗碑清甚又祭濠州使君文鹿肉帖並是魯公眞蹟

山陽簿張君齊賢丞相之後收魯公二帖云奏事宣至又由爲德之功後帖張淑郎官求辟類乞米帖及李太保帖

魯公一軸五帖見石齋言在兄處

送劉太沖序碧牋書王欽臣故物後有王參政名印王云因與唐坰兩出書各誤收卷去坰以將才不偶命而德其無隣

字翦去碧牋宜墨神彩豔發龍蛇生動覩之驚人不裝背揭去背紙以厚紙散卷之略出卽卷去其子云與智永千文柳

公權書柳尊師誌歐陽郴陽帖並同葬矣亦可歎息也或謂

密爲王詵購去

懷素絹帖第一帖胸中刺痛第二帖恨不識顏尚書第三帖至留吾家月餘臨學乃還後有呂汲公大防己下題今歸章

律公好事是懷素老筆並在安師文處元祐戊辰歲安公攜



家

懷素絹帖一軸雜論故事後人分韻爲二十餘處王詵累年逐求足元數又一云史陵者絹帖以六朝古賢一幀易與王

惇

詵

懷素草書祝融高坐對寒峰綠絹帖兩行此字最佳紫微常刻石有大行今不見前四行問夷康云與王欽臣家雜色縑

絹背以詩代懷帖同軸今閻王之子爲宗室所購是懷素天下第一好書也

懷素草書棓紙三幅在故相洛陽張公孫直清家

晁端彥收懷素與皇少卿東大紙一軸筆勢備古

呂昌道家有懷素兩帖少年所書也今歸錢遵王
有懷素以詩代懷寄浩公碧絲地雜色縑上草書老筆特妙
馮京家收懷素絹上詩一首
辭紹彭有懷素一軸絹書肅宗行書稜紙千文瞞于錢景湛
處又王仲至處褚書麻紙一幅楊凝式小字黃麻紙一幅余
皆見之歐陽詢孝經一卷辭隱寄錢公未見眞蹟
洪元愼集右軍越州寺碑眞跡在越州僧正子文處當通書
許借未果余託提刑喬執中攜告往質看亦不肯出欲公幹
至越爲家難不果去今要度牒易
張直清家楊凝式數帖眞行甚好劉瑗收碧落王帖上有句
唐人歸智永千文半卷在丞相蘇頌家
蘇州邵元伯收蘇沂所摹張顛賀八清鑒帖與眞更無少異
又摹懷素自敘嘗歸余家今歸吾友李錞一如眞跡程師孟
語余四十千置得古摹蘭亭一本白玉軸欲出示竟不曾取
今在子宏處
無錫唐氏有雙鉤右軍十七帖有精彩錢唐僧了性收一卷
楮紙一同唐烱家有一卷是錢氏物紙白唐氏又收碧綾黃
庭經云是褚遂良書非也上有江南李重光清輝二字小印
江仲容處用一尺絹書多潤筆有鋒芒辭云正大廣者柱石
云是丁晉公家族人所質錢氏所收浩博帖云臣節分嚴外
之力匡帝業者輔相之功生則保其雄名歿猶稱其盛德飾
無典掌之所故不薄上而諸位咸有法書臨揖甚多常州使
終未允於人望加贈特至於國章故荆州大都督張九齡維
君畏湛房下往往爲人購去辭紹彭收肅宗千文字也上皆
岳降神濟川作相開元之際寅亮成功讜言定於社稷先覺
有希聖字印忠孝之家圖錢印錢氏書堂印錢勰房下有史
孝山出師頌趨作蕭子雲亦奇古又有寫曰業天詩一首是
合於蕭蔡永懷賢相可謂大臣東帛所加樵蘇必禁荆州之

唐人書亦秀潤天氣殊未佳顏魯公帖綠棗花綾是唐人句摸圈深墨淺夫金玉爲器毀之則再作何代無工字使其身在再寫則未必復工蓋天眞自然不可預想想字形大不爲篤論人人若問此中妙懷素自言初不知卻是造妙語既再作不可復得捐而藏諸何陋之有

王詵每余到都下邀過其第卽大出書帖索余臨學因櫃中翻索書畫見余所臨王子敬驚摹帖染古色麻紙滿目皺紋錦囊玉軸裝潢他書上跋連於其後又以臨虞帖裝染使公卿跋余適見大笑王就手奪去諒其他尙多未出示又余少時使一蘇州背匠之子呂彥直今在三館爲胥王詵嘗留門下使雙鉤書帖又嘗見摹黃庭經一卷上用所刻句德元圖記

劉涇于楊傑處得眞觀御府內史官奴帖余以十七帖以下諸物易歸余家先於唐垌處得右軍尙書帖云得于僧淸道亦有正觀印印文遂復合仍帶元截紙痕一條故一物也林希見余家此軸歎云祕府所有殆不過是嘗見閣下一卷正觀字印相去五寸許不相連若眞印印則四枚理無平均若僞雕必只一鈕用皆齊一也余聞之愠甚嫺展閱愠極試取視之左右上下無一相當者疾呼林過與語所以公擊節曰公此書愈妙也方是時劉涇不信世有晉帖後十五年始得子鸞字帖云是右軍余云恐陳子鸞未經余目後辭紹彭亦云六朝書

王羲之桓公破羌帖有開元印唐懷充跋筆法入神在蘇之純家之純卒其家定直久許見歸而余使西京未還宗室仲爰力取之且要約云米歸有其直見歸卽還余遂典衣以增其直取回仲爰已使庸工裝背剪損古跋尾參差矣痛惜痛惜

快雪時晴帖云羲之頓首快雪時晴佳想安善未果爲結力不次王羲之頓首山陰張侯是眞字數行帶行今世無右軍眞字帖末有君倩二字疑是梁秀縫有褚氏字印是褚令所印蘇氏有三本在諸房一余易得之一劉涇易得無褚印

書記乃余驗破者

劉原父收周鼎篆一器百字刻跡煥然所謂金石刻文與上古書相表裏字法有鳥跡自然之狀

李公麟收購亦多余皆嘗翫閱如楚鍾刻字則端遬遠高秦篆方可冠古今法書之首

米襄陽鑒收法書

余自首收晉帖止得謝安一帖開元建中御府物右軍二帖正觀御府物子敬一帖有褚遂良題印又有丞相王鐸家印記

晉將軍會稽內史金紫光祿大夫王羲之字遬少官舍尙書二帖第一帖易于今坊州使君劉涇第二帖易于禮部員外

晉太宰中書令王獻之字子敬十二月帖黃麻紙僻云十二月割至否中秋不復還慟理爲卽甚省如何然勝人何慶等大軍下一印曰鐸書是唐相王鐸印後有鐸直至起筆處懷字內折筆抹筆皆轉側褊而見鋒暫字內斤字足字轉筆賊毫隨之於折筆處賊毫直出其中世之摹本未嘗有也此定是馮承素湯普徹韓道政趙模諸葛正之流揭賜王公者碾花眞玉軸紫錦裝背在蘇氏舜元房題爲褚遂良摹余跋曰樂毅論正書第一也觀其改誤字多率意爲之有褚體餘皆盡妙此書下眞跡一等非深知書者未易道也第三本唐粉蠟紙摹在舜欽房第二本所論數字情妙處此本咸不及然固在第一本上也是其族人沂摹蓋第二本毫髮不差當世有十餘本一絹本在蔣長源處一紙本在其子之文處是舜欽本一本歸余家一本在米姓祕玩天下蘭亭法書第一唐太宗獲此書命起居郎褚遂良檢校馮承素韓道政趙模諸葛貞湯普徹之流模賜王公貴人著於張彥遠法書要錄此軸在蘇氏題爲褚模觀其意易改誤數字眞是褚法皆率意落筆餘字皆鉤塡清潤有勁秀氣轉摺毫芒備盡與眞無異非深知書者所不能到世俗所收或肥或瘦乃是工人所作政當以此本爲定壬午閏六月文江濟川洲亭艤實晉齋趨對紫金泮玉羣山迎快風東齋書書盡覽焉蘇治才翁子也與余友善以王維雪景六幅李主餉毛一幅徐熙梨花大折枝易得之奉敬十二月帖黃麻紙僻云十二月割至否中秋不復還慟理爲卽甚省如何然勝人何慶等大軍下一印曰鐸書是唐相王鐸印後有鐸直至起筆處懷字內折筆抹筆皆轉側褊而見鋒暫字內斤字足字轉筆賊毫隨之於折筆處賊毫直出其中世之摹本未嘗有也此定是馮承素湯普徹韓道政趙模諸葛正之流揭賜王公者碾花眞玉軸紫錦裝背在蘇氏舜元房題爲褚遂良摹余跋曰樂毅論正書第一也觀其改誤字多率意爲之有褚體餘皆盡妙此書下眞跡一等非深知書者未易道也第三本唐粉蠟紙摹在舜欽房第二本所論數字情妙處此本咸不及然固在第一本上也是其族人沂摹蓋第二本毫髮不差當世有十餘本一絹本在蔣長源處一紙本在其子之文處是舜欽本一本歸余家一本在米姓祕玩天下蘭亭法書第一唐太宗獲此書命起居郎褚遂良檢校馮承素韓道政趙模諸葛貞湯普徹之流模賜王公貴人著於張彥遠法書要錄此軸在蘇氏題爲褚模觀其意易改誤數字眞是褚法皆率意落筆餘字皆鉤塡清潤有勁秀氣轉摺毫芒備盡與眞無異非深知書者所不能到世俗所收或肥或瘦乃是工人所作政當以此本爲定壬午閏六月文江濟川洲亭艤實晉齋趨對紫金泮玉羣山迎快風東齋書書盡覽焉蘇治才翁子也與余友善以王維雪景六幅李主餉毛一幅徐熙梨花大折枝易得之奉敬十二月帖黃麻紙僻云十二月割至否中秋不復還慟理爲卽甚省如何然勝人何慶等大軍下一印曰鐸書是唐相王鐸印後有鐸直至起筆處懷字內折筆抹筆皆轉側褊而見鋒暫字內斤字足字轉筆賊毫隨之於折筆處賊毫直出其中世之摹本未嘗有也此定是馮承素湯普徹韓道政趙模諸葛正之流揭賜王公者碾花眞玉軸紫錦裝背在蘇氏舜元房題爲褚遂良摹余跋曰樂毅論正書第一也觀其改誤字多率意爲之有褚體餘皆盡妙此書下眞跡一等非深知書者未易道也第三本唐粉蠟紙摹在舜欽房第二本所論數字情妙處此本咸不及然固在第一本上也是其族人沂摹蓋第二本毫髮不差當世有十餘本一絹本在蔣長源處一紙本在其子之文處是舜欽本一本歸余家一本在米姓祕玩天下蘭亭法書第一唐太宗獲此書命起居郎褚遂良檢校馮承素韓道政趙模諸葛貞湯普徹之流模賜王公貴人著於張彥遠法書要錄此軸在蘇氏題爲褚模觀其意易改誤數字眞是褚法皆率意落筆餘字皆鉤塡清潤有勁秀氣轉摺毫芒備盡與眞無異非深知書者所不能到世俗所收或肥或瘦乃是工人所作政當以此本爲定壬午閏六月文江濟川洲亭艤實晉齋趨對紫金泮玉羣山迎快風東齋書書盡覽焉蘇治才翁子也與余友善以王維雪景六幅李主餉毛一幅徐熙梨花大折枝易得之奉敬十二月帖黃麻紙僻云十二月割至否中秋不復還慟理爲卽甚省如何然勝人何慶等大軍下一印曰鐸書是唐相王鐸印後有鐸直至起筆處懷字內折筆抹筆皆轉側褊而見鋒暫字內斤字足字轉筆賊毫隨之於折筆處賊毫直出其中世之摹本未嘗有也此定是馮承素湯普徹韓道政趙模諸葛正之流揭賜王公者碾花眞玉軸紫錦裝背在蘇氏舜元房題爲褚遂良摹余跋曰樂毅論正書第一也觀其改誤字多率意爲之有褚體餘皆盡妙此書下眞跡一等非深知書者未易道也第三本唐粉蠟紙摹在舜欽房第二本所論數字情妙處此本咸不及然固在第一本上也是其族人沂摹蓋第二本毫髮不差當世有十餘本一絹本在蔣長源處一紙本在其子之文處是舜欽本一本歸余家一本在

後背紙遂乏精彩然在都門最爲佳本王鞏見求余家印本曰此湯普徹所摹與贈王詵家本一同今甚思之欲得此以自解爾錢唐關景仁收唐石本蘭亭佳於定本不及余家板木也

泗州南山杜氏父爲尚書郎家世杜陵人收唐刻本蘭亭與吾家所收不差有鋒勢筆活余得之以其本刻板回視定本及近世妄刻之本異也此書不亡于後世者賴存此本遇好事者見求卽與一本不可再得世謂之三米蘭亭

羲之玉潤帖是唐人冷金紙上雙鉤摹連在稚荼帖後字大小一如蘭亭想其眞跡甚妙

智永禪右軍五帖獲于吳郡末云玄度忽腫至可憂慮疾候之遂以韓馬易去勢於劉涇處換一石也此書至今在王詵處



自恐難耳史稱玄度服巨勝實莫知所終此可鑒也因託群

紹彭書考妣會稽公襄陽丹陽二大夫人告費爲潤筆群以

書畫還往出處必同每以鑒定相高得失評較

宗室令穰收歐陽詢三軸第一軸蘇彥詔箴次幅故事兩段

有開元縫印翰林之印李林甫臣等跋及知書機官名字未

後唐賊蔣元暉題宣徽兩院使印余以智永三行帖陸東之

頭陀寺碑一幅易得語箴第二軸草帖五紙第三軸行書故

事皆有開元姚宋印跋草帖乃暮年書精彩動人行書少時

書也

唐司議郎陸東之書頭陀寺前少兩幅獲于吳郡世未有此

書內空山字後筆以氏族志檢之父名山才及王詵處收錢

氏陸歸蘭亭皆遂空山字王仲孜收蘭亭詩一卷詞云悠悠

大象遐殆是一種分開物

李邕勝和帖余以六朝畫古賢韓馬銀博山金華洞天石古

鼎復忘記數物易得于呂公孺孫端問處余嘗以碧牋臨李

三帖與眞無異呂攜去裝褫矣

朱巨川告顏書其孫灌園屢持入秀州崇德邑中不用爲蔭

余以金梭易之又一告類徐浩書在邑人王衷處亦巨川告

也劉涇得余顏告背紙上有五分墨至今裝爲祕玩然如徐

告麤有徐法耳王詵與余厚善愛之篤一日見語曰固願得

之遂以韓馬易去勢於劉涇處換一石也此書至今在王詵

處

楊凝式類顏魯公爭坐位帖祕閣校理蘇灝家有三帖第一

白麻紙曰景度上大仙第二第三小字與群紹彭家所藏正

書相似余三次易得後以第二易與王詵第二易與劉涇余

家今收猪紙上詩云春來冰未泮冬至雪初晴爲報方袍客

豐年瑞已成王以畫易于趙叔益

元章所收尚有王右軍初月帖大令中秋帖陶隱居朱陽帖

司空圖贈廣歌吳融博士歌歐陽詢度尚庾亮二帖張長史

秋深帖懷素去夏帖

關蔚宗有褚河南所摹虞永興枕臼帖落筆精微僅如絲

髮既存骨氣復有精神米見而愛之崇寧閒遇其子長源

于京口時蔚宗已下世米從長源求此帖長源靳之曰惟

得公陸探微師子乃可從之長源復靳曰此畫不足以當
此帖更得公紫上盌尺碌砂乃可又從之長源又靳之曰
細思二物皆有魏于庾帖非得公頭不可乃移書曰頃在
揚州蔚宗待我甚厚示以此帖追想筆法寫一通去較其
所藏妙若刻楮不復能辨
米嘗以九物換劉季孫藏子敬帖不獲其意歉然張芸孫
作詩云請君出奇帖與此九物幷今日投汴水明日到滄
溟又有破紙博珠玉之句亦可謂膏肓於書畫者
米西清元暉謂其父所藏晉唐眞跡無日不展于几丁手
不釋筆臨學之夜則以小笈實枕旁每見古帖不論貲用
以購之



米禮部寶章待訪錄首段本末前見畫史

晉武帝以下諸名臣十四帖眞跡 書
氣象奇古墨色如漆紙皆磨破美哉不可得而加矣世之
奇書也在駙馬都尉李公炤第

武帝王戎書字有篆籀
謝奕謝安桓溫三帖眞跡 麻紙書在李公炤家上有鍾紹
京書印寶泉審定字印謝安一帖爲後人恐墨淡復用
深墨塡過使人惋但與前卷並有絹帖書尉號自爲名筆

王獻之送梨帖有黎氏印連柳公權跋羲之言敘帖兩行有
眞觀半印徐僧權字 在左藏庫副使劉季孫處攜柳公
權跋既不能辨復爲不鑒之人所收遂使至寶永失其眞
耀跋於唐太宗書前雜出獻之書乃將其父書卻黏于獻
殊可痛也與前晉史所載有異
之帖後云又一帖柳誤以父爲子矣況不知書者乎
庾翼帖 全幅上有寶蒙審定印
還少來戲帖 麻紙上六朝人所臨寫旁注小眞字數枚復

張芝王翼二帖 非眞仝庾帖在張汝欽處
王右軍筆陣圖 前有自寫眞紙紫薄如金葉索索有聲章

以雌黃爨之在蘇州故相丁謂孫景處後以一萬貫于鄆州梁子志處故相梁適孫也又有唐雙鉤摹帖亦在丁景處某皆有題跋

黃素黃庭經　是銛鋒筆行書恐非右軍殆六朝人所作界行有鍾紹京書印卷末眞寫胎仙二字用陳氏圖書又有錢氏忠孝之家印紙跋云山陰道士劉君以羣鷖獻右軍乙書黃庭經此是也逸少眞書此經與樂毅論太史箴告誓文累表也蘭亭洛神賦皆行書其他並草書也草十行行二十字耳又續題云此乃明敭行書一字行書十行敭眞書一字耳又續題云此乃明州刺史李振景福中罷任過浚郊遺光祿朱卿名友文卽梁祖之子後封博王王薨予獲於舊邸時貞明庚辰秋也



晉都梁苑因重背之中書舍人陶穀記是日降麻以京兆之復空永字遂定爲辯才弟子所書故特闕其祖師二名安彥威兼副都統朱某跋云印小字乃唐越公鍾紹京印也此書在李太師第固是甲觀

蘭亭燕集序　唐粉蠟紙雙鉤摹本在蘇激處精神筆力毫髮畢備下眞跡一等此幾馮承素輩捐賜大臣者舜欽父集賢校理書購于蜀僧元靄某與激友善每過公必一出遂親爲背飾

皇象急就章　唐櫟奇絕在故相張公齊賢孫名直清字汝欽處今爲楚州山陽主簿

陳僧智永眞草書歸田賦眞跡　在襄陽魏泰處故南昌人歐陽詢碧牋四聖草帖　仝後虞帖在張汝欽處秘書少監虞世南書汝南公主墓誌眞跡

裝題曰虞世南白麻紙有古跋曰開成五年白馬寺臨一過澤記某官潭遊湖外攜行賞跋累日

智永千文　唐粉蠟紙捐書有古跋云契闊艱難不敢失墜信好事也在前國子監直講楊褒處得于外舅王安國某元豐五年過金陵見之內二眞字雙鉤塡者然人猶未信爲捐焉

又智永千文　楮紙書唐人臨寫在宣德郎陳幷處恭公姪又作梵夾冊雖非眞跡秀潤圓活過眞今已罕得某嘗三閱辯才弟子草書千文　黃麻紙在龍圖閣直學士吳羣滕元發處滕以爲智永書某閱其前空兩才字全不書固以凝



耳

唐率更令歐陽詢書衛靈公天寒鑿池帖眞跡　麻紙在魏泰處

信本書荀氏漢書節　楮冊小楷在潭州南楚門胡氏澤處又書道林之寺碑　在潭州道林寺筆力險勁句勒而成有刻板本又江南廬山多裴休題字塔諸額雖乏筆力皆種種可愛

歐陽詢碧牋四聖草帖　仝後虞帖在張汝欽處秘書少監虞世南書汝南公主墓誌眞跡

虞永興積時帖　古雙鉤摹本在承議郎洛陽李熙處翰林

學士維之孫夾縫有儲氏印某借摹石

伯施枕臥帖　雙鉤唐摹本在朝奉大夫錢唐關杞處上有儲氏圖書古印關營謂某曰昔越州一寺修佛殿于梁棟內龕藏一函古摹數十本所可記者王右軍十七帖世南枕臥帖十關九帖褚遂良奉書寧帖上皆有儲氏圖書字印致功精絕毫髮乾濃畢備關與僧善購得枕臥十關九書寧三帖

中書令褚遂良書枯木賦　唐粉蠟紙摹書也在承議郎孫過庭草書千文眞跡　黃麻紙書縫有梁秀才收閱字印合肥魏倫處收以爲眞跡魏氏刻石某官杭過澤在觀于甘露寺



王氏圖書隨圈回轉其異製也在王詵處

李邕多熟葛粉帖眞跡　白麻紙上有唐氏雜跡字印陳氏圖書字印句德元圖書記字印紫微舍人石揚休故物今在其孫前宿州支使庚處

李北海四帖　內一幅碧牋有唐氏雜迹句德元印記陳氏圖書與石庚庚所藏多熟帖同在章子厚家

唐禮部尚書沈傳師書道林詩　在潭州道林寺四絕堂以杉板薄略布粉不蓋紋故歲久不脫裴休書杜甫詩只存一甫字某嘗爲杜板行以記其事沈牌某官潭借留書齋半歲搨得其石本爲搨石僧希白務于勁快多改落筆端直無復縹緲縈回飛動之勢



率府長史張旭四帖眞跡　在杭州陸氏大姓也舊有五帖第一秋深第二前發第三汝官第四昨日第五承須今所存四帖汝官後有一古印文記不可辨昨日承須一帖殘紙也陸氏子素從奉議郎關景仁學關因借摹三大帖余卉見石本于鎭戎軍及冠官桂林朝奉大夫關杞爲使者語及始知石在關氏二十五官潭杞通判邵州以石本見寄三十五官杭而景仁爲錢唐令陸氏子登進士第者來謁與關謝而問之既見眞跡獨秋深一帖詰之良久顰蹙而言嘉祐中太守沈文通借觀拆留不還自此不復借出遣工摹得之卽歸詰遘弟邀時爲郡從事乃言在其姪延伯高虎兒等三帖眞跡　在王晉卿第

太師顏魯公書嶺南刺史裴守德碑　在朝奉郎臨江許彥先處

眞卿與李大夫泰事張澈二帖　在張汝欽處

顏書送辛子序眞跡　楮紙上在寶文閣學士謝景溫處前後爲好事者以筆描二大印其文亂仍書弦字其中不合鍾鼎非弦筆甚累墨實某佐寶文于潭屢經賞閱

顏尚書顚首夫人眞跡　楮紙破爛過半在駙馬都尉王晉卿家

與郭定襄爭坐位第一帖眞跡　用先豐縣先天廣德中牒
起草禿筆字字意相連屬飛動詭形異狀得於意外也世
之顏行第一書也縫有顏氏守一圖書字印在宣教郎安
師文處長安大姓也爲解鹽池句當官攜入京欲背予得
見之安自云季明文鹿脯帖在其家
祭叔濠州使君文眞跡　楮紙多改抹安氏攜至京
顏平原乞米帖眞跡　楮紙上在朝請郎蘇澥處度支郎中
舜元子也得于關中安氏士人多有臨搨本此卷古玉軸
縫有舜元字印范仲淹而下題跋某嘗十餘閱
清臣疏拙帖　麻紙書眞字清勁秀發亦與李大夫同時顏
責峽州別駕此顏得一帖也



唐彭王傅徐浩書張九齡司徒告眞跡　在其孫曲江人嶺
南縣令張仲容處某官於桂林借留半月仍以覆裹欲爲
重背仲惜其印縫古紙不許九齡神道碑亦浩書
楊凝式書三帖　在張汝欽處
陳賢草書六七帖　字奇逸難辨如日本書上亦有唐氏雜
賸印在駙馬都尉李公炤家
韓擇木八分眞跡　楮紙上在丁景處第二行書官位以大
字改爲中字
懷素書任華草書歌眞跡　絹書兩幅字法清邁歌辭奇偉
在駙馬都尉王晉卿第尚方有三幅乃其後幅適完嘗請
出第觀復歸尚方

懷素詩一首眞跡　絹書亦在王晉卿第
懷素千文眞跡　在蘇波處沈遘刻板本是也
懷素自序　在湖北運判承議郎蘇泌處前一帖破碎不存
其父舜欽補之
懷素草書祝融高座帖　在王洙參政家
又三帖　絹帖云貧道胸中如刀刺第二帖見顏公第三帖
律公發懷素不與世之第一帖也在安氏
又書三幅　在故相張公齊賢孫汝欽處
唐僧高閒草書千文　楮紙上在承議郎李照處
王右軍書家譜　在山陰縣王氏家越州教授王渙之以書
抵某具言有此書
逸少玉潤帖　蘇州教授閻丘顗云在承議郎建安王寔處
有古跋令裝書人背久不還反剪卻半跋皆唐名公也付
理不可得匠人願賠四十千前知其竊眞得金已多
中書令王獻之已復此簡帖　在朝請大夫新昌石元之家
關景仁屢見之嘗摹石某見兩本精妙
王子敬帖　宣義王碩云其父所收未得將出
蘭亭摹本　正議大夫章惇跋蘇澈所收蘭亭云此與吾家
所收同
洪元在集右軍越州兩碑眞跡　在越州僧正子文處嘗通
許借未果

晉葛玄飛白天台字　見石本眞跡聞在台州

晉王渾眞草帖晉張翼帖宋蘇思話表連文帝批答　在駙馬都尉李瑋處某並見石本後見李云在高橋楊氏未獲見

宋羊欣宋翼二帖并褚遂良摹蘭亭　見中書舍人蘇軾云在故相王隨之孫景昌處樸石在湖州墨妙亭屢見石本今在沈存中括家

老子西昇經褚遂良書閻立本畫　在觀文殿學士洛陽馮京家爲邑官借出

經處

褚河南書黃庭經　聞緣綾所書丁謂孫倩處質在無錫民



褚臨王右軍二帖　在錢塘唐垌處自云未肯輕出

登善奉書帝帖　在關杞處某見石本

虞世南書經　在越州上虞

伯施書汝南公主銘起草　在通直郎洛陽王獲處見樸本云眞跡在洛陽好事家有古跋

歐陽詢鄱陽帖眞跡　在唐垌處摹石在靈隱寺

信本二帖　在朝議大夫晁端彥處其本與蘇州進士周沔同

同

歐陽率更四帖眞跡　在洛陽人家

東宮長史陸東之書十八學士贊　西京留臺王瓘云在舍弟珪處

張長史全本千文　見臨淮令曾孝蘊云在京師謝氏亦寶文公遠族也

伯高千文三帖　在唐垌處模石爲洛陽李師中

顏魯公書韻海　聞大書朱字魯公書小字他人作蘇駒云在其父刑部尚書處

眞卿寒食帖　綾書在中書錢勰家世多石本

清臣書一軸五幅　見湖州巡檢供奉官石裔駙馬之孫云在其兄處

柳公權紫絲鞓蘭亭詩二帖　待制王廣淵樸石跋云龍圖大諫李公帥府暇日出書請樸石李師中也洛陽人

柳誠懸書柳尊師墓誌眞跡　在錢塘唐垌處

懷素自序　在朝奉郎蘇液處杭州沈氏嘗刻板木泌激皆舜欽之子蘇氏自參知政事易簡之子耆耆子舜欽舜欽之子激四世好事有精鑒亦張彥遠之比已上三事並激云見之

素師書蕭常侍日下三帖　在晁端處

高閑書令狐楚詩眞跡　在戶部尚書康季常家某見石本在湖州

右的閏

元祐丙寅八月九日米芾元章識　註次與世本異

王子才英孫蓄修竹所藏見周公謹雲煙過眼錄

雪竇和尚親書詩一卷後有浮休居士米襄陽諸跋

米老自作自書上清儲祥宮碑川紙上大書甚佳

弁陽老人云余家亦有米老自撰自書天衣禪師第二碑字畫絕妙爲德生豪奪去甚惜之

喬達之鄭成號中山所藏

智永眞草千文一本徽宗題有政和宣和印

顏魯公馬病帖高宗題簽一本永興軍節度使印韓侂胄印

李伯時女孝經伯時自書惜不全

焦達卿敏中所藏

晉王廙少十七帖眞跡五紙不出戶帖

唐孫過庭書譜眞跡上下全徽宗渗金御題有政和宣和印

張受益謙號古齋所藏

李西臺書新竹詩後有蘇子美跋是賈秋壑故物



米元章帖二十冊各以其類爲冊如手簡家書詩文各分類

內有與友仁者有與寅哥者所爲虎兒是也花押迺兩樣是韓侂胄故物有閱古珍玩大印其後歸史衛王府

王子慶所藏

五字不損本蘭亭墨花滿面後一行空處有李秀巖跋夢鷗堂二跋跋上有白石生四隸之印又有鷹揚周郊儀鳳虞廷印甚奇及會稽內史等三古印



楊疑式千文元徵之轉官誥

王介石虎臣所藏

晉陶弘景畫板帖見東觀餘論

唐劉禹錫告及江南賜周宗卿詔用書詔之印咸通中吳通微書并贊告書體甚佳米老有跋

宋太宗御書十餘卷上用內合同印

太宗尹京時禁打捕榜後有御押及行移開封府印

眞宗數紙其後臣僚奏狀既無銜位只押而不書名

徽宗數幅皆處分中省進呈短奏皆親書照已畫旨

欽宗御批示付程振用御前之寶

李建中書絕句鶯已無聲花已老誰知三月盡頭時

原係堂後官盧宗邁家物後歸碑劉童道人姜堯章自童處得之繼歸蕭千巖之姪況介文最后爲趙子固所得喜甚乘舟夜歸至湖州弁山舟覆幸值漢港行李俱湮子固倘持此卷立淺水中示從者曰蘭亭已在其他不足憂矣其跋語亦詳載且題八字于卷首曰性命可輕至寶是保嗣歸賈氏悅生堂至王子慶處轉屬李叔固家其子仲廉垂泪又爲之他人弁陽老人識

東坡書蔡君謨二小詩又杭妓周韻詩
　郝清浦清臣所藏
蕭子雲出師頌眞跡　唐模禊帖
孫過庭草書千文五色紙上其縫內各有珍字印或謂唐太宗或謂宋太宗印中有唐弘文館印
張旭秋深不審帖上雙龍圜印前後宣和政和印記
　張月硐棋所藏名帖
御府蘭亭類考十冊凡百餘種及高宗十七帖內臨八帖後有跋
　鮮于伯機樞所藏
晉武帝眞跡有唐人跋宣和御府物
王右軍與桓溫薦謝玄眞跡用蠲紙書字輕清不類逸少後有駙馬蔡瓘跋爲楊和王故物牡丹錦標首儼然著色畫蓋宣和法錦也
索靖月儀帖短卷下有希世小印永興節度使印
沈傳師書積雪山陰馬過難殘更深夜鐵衣寒將軍破了單于陣更把兵書仔細看右御史大夫沈傳師書寄太府兄侍書此二字甚新
吳彩鸞書切韻一本其書一先爲廿三先廿四仙不可曉字畫尤古
文思博要帝王部一卷唐類書也所引蘇子尸子愼子數書皆古書也天寶十載十二月楷書臣胡山甫書字極遒麗至



唐大中年閒方自館中雜書揀出是時亦止存一卷而已後有史館新鑄印用麻紙列館中典掌之人及三校姓名題卷多紹聖閒人題跋其後如蔡元長周美成晁說之辭紹彭及諸人在內
　按文思博要一千三百卷太宗貞觀年閒詔左僕射高士廉特進魏徵等十四人取歷代載籍摭其精義至十年書成
東坡書詞一云東武城南連隄就郊遇初溢今刋本作連漪初溢非也
雜帖一冊內有劉涇墨跡印文曰劉涇巨濟符符字甚新
孔子廟堂碑京兆府本無裂又饒州錦江書院本
太平州重刻本瘞鶴銘
　郭祐之天錫號北山所藏
晉右軍得告帖　又快雪時晴帖皆眞跡有米老跋遂以名齋且刻石葉森曾見此二帖神韻精彩
梁人臨重告等五帖　唐徐浩寶林寺詩眞跡
唐模蘭亭又千文過李山房故物有米老印又有李常擇長印南唐楸閣錦標首
歐陽詢碧紙行書詠陳後主詩又夢奠帖陳德翁所收
虞世南汝南公主墓誌後有米老跋皆眞跡也
豬中令小楷西昇經後有遼山重疊傳古龍蠆

唐人雙鉤蘭亭　孟簡細書六賦

顏魯公自書刑部尚書告大歷十二年乃紙書不可曉

朱希眞雙鉤力命帖黃庭經

李士弘倜號圖嶠所藏

黃山谷大字浯溪詩有序又草聖書稽康書

高仲器鑄所藏

唐模蘭亭極瘦而自然高子奇跋云此乃馮承素等所臨

柳公權小楷清淨經開成五年書于上都昭成觀

蘇子瞻書杜少陵驃騎圖詩後子由跋山谷二絕句

馬子卿號牲齋所藏

蕭邁幽公帖　明昌題　張芝九問帖　宣和題

許渾烏絲闌絹上書所作詩大軸　洪元愼集王書勝業讚

東坡翰苑樂語草書一大卷上有開封趙與懃小印及齊齋印　又大字德威堂銘黃絹上烏絲欄書甚佳

石曼卿大字篆筆驛書甚奇

黃山谷草書鸚鵡賦　家書數幅

一帖云近有佳會率以故不得往豈食料禁不批放耶呵呵

又一帖云花四枝漫送餘春尚可賞否戴花人安否前輩風流可想也

米帖一云胡不入城單外恐不堪久單外二字甚新

天台謝奕修養浩齋所藏

陶隱居小楷大洞眞經隱訣　後有林希父子題

虞永興頊眩帖有機暇清賞文潞公言珍玩技笠軒印亦有紹興印

顏魯公鹿脯帖　乞米帖　倩仲跋

唐劉艮驟元陵挽郎誥貞元八年三月廿四日三省長官董晉領吏部選杜黃裳右丞趙憬郎中韋夏卿

唐陳尚庭縣尉告天寶三載丞相李林甫韋陟景融又稱陳尚庭四十三載改乎爲而人歲亦然可怪也告身乃用羅紋紙殊不可曉後有向若水跋

楊少師手帖　周越書劍器行

吳越王判狀二並贊寧狀忠懿王書判字一花押

吳越承旨大略如誥敕後書天下兵馬元帥尚父吳越王御署　李西臺詩

蘇滄浪草書　蔡君謨朱書青紙上大字

蘇長公書繡觀音贊　又醉草溫公帖

東坡救月帖并賀畢良史印小米攻媿齋跋

蘇氏譜系帖自源明坡潁而下凡五世世各十餘帖爲六巨帙生平所覩蘇帖未有如是之多且旨也

秦少游數帖　李伯時九歌書緯吳傳朋跋

王晉卿八帖皆與親賢宅諸王書內有送酒一帖云漾釀四器納上以瀑釀酒可謂好奇

米南宮小楷三帖又一帖珊瑚等帖元章書楷書畫法并書山白雲老米辨印帖

三十八代天師張廣微與材所藏

絳帖第九卷大令書第四行內面字右邊轉筆全不成字正在石破處隱然可見今迺無其面字下二字與第五行第七字亦不同又第七行第一字舊本行書正字今本乃草書心字筆法且俗以此推之今之所見多非舊本

總管大中濮陽趙伯昂仁舉收藏見逢澤湯允謨仲謀雲煙過眼續錄

王右軍屏風帖硬黃紙書徽宗泥金題簽首尾天水宣政上府圖書等印並全

又司州帖古黃紙書章宗泥金題簽明昌七印全

楊元誠家所藏

唐王建宮體小書宮詞一百二十首極其宛轉妖麗今人罕能及後有錢武肅王印

押龍蓋宣和內物也其字皆章草

余家舊藏

司馬文正公手錄富鄭公使北日鈔一卷其長五六丈字畫雖若古拙而首尾端嘗如一豈像其生平行止耶史稱公之至誠可以動天地此卷見之丞相益國公周必大子充爲之跋賈師憲物也

本朝金閶城西張氏所藏見都玄敬寓意編

鍾元常薦季直表上有畫錦堂米芾賈似道等印元人跋云是宋僧存此山物又辟紹彭四帖元張伯雨藏趙松雪金蓀壁跋後伯雨歸倪雲林今在石田翁家李少卿近跋鍾書定爲眞跡予不敢以爲然

宜興尹氏所藏

褚模禊帖中縫折處鈐墨寶小印後蘇易簡題有若象夫子一首後范文正蔡君謨裴煜馮當世跋富鄭公梅都官呂汲公蘇氏兄弟米海岳諸公題名小米鑒定此卷後歸陳祭酒緝熙燬于火觀此則前賢皇蘭亭蘇跋僞矣

朱性父所藏

米老臨黃庭經今歸石田翁虞丞相允文手帖今歸黃應龍又有虞文靖公楷書金剛經一卷

李少卿貞伯所藏

懷素酒狂帖後楊凝式鑒定王晉卿跋山谷題名是光福士人家物非眞跡

山谷草書一卷後有黃伯[illegible]跋紙墨如新爲黃書之最少卿嘗奉使湖湘道過江西於石亭寺僧處得之

寧波謝氏所藏

文丞相書其遠祖敬齋先生論蘇章事幷丞相跋字約千餘行草稱後學文天祥書無印章王伯厚題語

馬主事抑之所藏

顏魯公爭坐位帖上有賈似道印爲元人袁文清公物公跋云坐位帖眞跡在京兆安氏嘗刻以傳世吳中復守永興謂

安氏石本未盡筆法因再摹刻安氏分析坐位帖乃剖爲二此帖至僕射指下平分爲兩以石刻較之正居其半蘇公見安師文時帖尚全嘗手揭數十本書遂大進余嘗得坡公揭本無毫髮失眞米襄陽少年亦嘗臨之此卷筆法絕類米老往見乞米帖於子昂子昂以重貲得之心有疑而不敢言今得此帖紙色行墨絕相類遂定爲米老所臨無疑至治二年秋七月柄記後復書云子歸眞後蘇本付瓘米本付瑾以免安氏兄弟之誚按米氏書史云爭坐位帖在顏最爲傑思年少時臨一本不復記知所在後二十年謝景温尹京云大豪郭氏分內一房欲此帖至折八百千衆乃許取視之縫有元章戲筆字印中間筆氣甚有如子書者面論之乃云家世收久不以公言爲然觀袁跋及書史此帖豈眞是耶

山谷書陰眞君詩一卷亦馬主事家藏山谷有跋云中州豐都山僊都觀朝金殿西壁有天成四年八書陰眞君詩三章子同年許少張以爲眞漢人文章也偶得佳紙爲鈔此詩與王灊州之孚子紹聖四年四月丙午黔中禪月樓中書

南京梁中書藏

陸宣公書陸士衡文賦小字章草

東坡謝陳后山惠中詩上有大方印曰趙郡蘇氏江陰繆堯陸放翁大行書詩一卷字畫遒勁山陰壯思永歗

崑山項方伯家藏

朱文公李泰發二帖泰發名光朱參知政事卒謚莊簡後人



歗其帖見有光字遂以爲司馬筆可發一笑

常熟劉以則所藏

張長史宛陵帖李西臺蘇才翁跋江陰卞氏物非眞老米作

朱樂圃墓表一卷亦非眞

元李雪菴絹書唐絕四軸眞字大可數寸學顏魯公

海鹽張黃門靜之藏

顏魯公祭姪文果卿子宋人雙鉤唐摹蘭亭漢中趙氏諸印

袁戒卿所藏

張伯雨自書詩五十五首一冊跋一冊楊廉夫而下共五十五人

顧少參所藏

懷素草書千文一冊少參得之河南民家

蔡蘇黃米眞跡一卷陸放翁自書詩一卷

遼東蕭黃門文明藏

宋錢文僖鄒忠公任伯雨而下二十一帖

松江曹涇楊氏藏

金王華書絕句詩七首大字行草甚雄物

宜興徐閣老藏

東坡小楷乞居常州奏狀謝宋伯歗

蘇郡王氏藏

五代楊凝式書神仙起居法草字眞跡小米鑒定上有禾興軍節度使印及賈丞相悅生堂圖書

范氏所藏

范文正公書伯夷頌黃絹小楷宋元名人題識甚多世謂首陽之節韓子之文與文正之書同爲三絕范氏子孫嘗模以刻石眞跡今藏義莊

姚氏所藏

歐陽公寄蘇子美詩眞蹟姚少師嘗爲僧洪武中住北平慶壽寺得此帖口家自有跋今藏於其孫廷用

侍郎吳公原博藏

唐林藻深慰帖宋祕府物

僉憲劉公廷美藏

宋黃巖叟李樂菴梁克家趙令畤范石湖李泰發諸名賢手帖并自書詩文一卷前畫

崑山龔應龍家藏

吳傳朋游絲書　宋高宗賜岳武穆手詔　金顯宗兩竹上有張疇齋跋

嘉興王廷槐家藏都玄敬記

張長史春草帖白麻紙眞跡入宋祕書題名跋甚多顏魯公祭姪文稿卷在海鹽張黃門靜之處

梁溪華氏眞賞齋法書文太史徵仲敘名

鍾太傅薦季直表貞觀珍祕王右軍袁生帖褚陵題

謝靈運書古詩帖虞永興汝南公主墓銘起草

王方慶通天進帖上有建隆顏魯公朱巨川誥宣和譜藏史館印

眞卿與劉中使帖一曰瀛州帖徐季海絹上楷書道經



蔡君謨手牘黃山谷眞行劉賓客經伏波神祠詩冬日二十兩柬草書諸上座帖太白憶舊遊詩高宗黃素黃庭經岳鵬舉與奉使郎中劄子

趙承旨臨鷺羣帖有鄧善之貢仲章子淑等跋大令洛神賦有虞伯生李鳴鳳袁道傳等跋虞雍公蚊賦邵菴行書

金石有周穆王壇山古刻　蔡中郎石經殘本

夏承婁壽漢碑　樂毅東方晉刻　定武蘭亭帖

端緒若齋中紫桑小几寶晉舊物下有芾字押白金羊鼎乃商時諸侯所用之器子石研色紫如嫩肝一眼徑寸餘有黃暈淺深八重閒以白質青花點傳唐三藏自西域歸過峨眉山寶研谿見兩石子關攪得其一以爲研常有五色光又古玉小熊長不及寸腹下篆刻文曰能使人不衰細如粒米古玉印章有東漢楊彪文先四代相印朱文虎鈕雕刻精工神韻生動旁皆瑑花又一印曰三槐之裔通



花閒集紙墨精好雲溪友議十二卷范據　詩話總龜一百卷阮閱編經鉏堂雜志八卷晉川倪思　金石略鄧樵著曾氏藏寶晉山林拾遺八卷係元憲刻東觀餘論樓攻媿寺跋宋刻初印紙墨精妙甚備世所希見　唐名畫錄朱景刻五代名畫補劉道醇纂宋名畫評蘭亭考十二卷桑世昌集皆傳自宋元遠有端緒若齋中紫桑小几寶晉舊物下有芾字押白金羊鼎乃商時諸侯所用之器子石研色紫如嫩肝一眼徑寸餘有黃暈淺深八重閒以白質青花點傳唐三藏自西域歸過峨眉山寶研谿見兩石子關攪得其一以爲研常有五色光又古玉小熊長不及寸腹下篆刻文曰能使人不衰細如粒米古玉印章有東漢楊彪文先四代相印朱文虎鈕雕刻精工神韻生動旁皆瑑花又一印曰三槐之裔通

豐道生眞賞齋賦中云既暨乎劉氏史通玉臺新詠上有建業文房

身古趴蠶朱文螭鈕刻深而奇温潤無比高宗吳后二印
賢志堂印白文螭紐賢志主人覆斗趴蠶俱精絕其白玉
螭鈕三印改刻瓢印曰眞賞方印曰華夏一曰眞賞齋印
扁則李西涯八分書以米元章有平生眞賞印也
嘉靖二十八年南禺外史豐人叔爲敘賦
分宜嚴氏書品挂軸目 嘉靖四十四年籍
張長史草書 俞紫芝墨跡 晦翁墨妙
宋局畫壽字 趙子昂眞跡詩字六軸
元刻絲早朝詩四軸 織字畫錦堂一軸
天朝名筆大學總章四軸 草書四軸
憲宗御製判字一軸 金山農書歸去來辭
抄宋元書籍二千六百十三本沒入大內一應經史子籍
聖諭至二千八百七十八道累朝寶錄八部計五百七本手
張卽之墨妙 虞世南墨跡 懷素帖
御書 翰墨清趣 吳下草聖 拙政園十二篇
其石刻法帖共三百五十八誥敕及欽賜詩賦外
玩共三千六百五十餘件內有嵌寶金象駝水晶鐙二架
上具寶蓋珍珠絡索柴窯計二十四件外有珊瑚樹六十
株金鑲龍卵甕五个古澌水薔薇露十三罐空青五枚硃



徐霖畫錦堂記 歸去來辭 四景詩八軸
李東陽詩 楊謙隸字 胡荼草書
馬一龍草書三軸 陳道復草書四軸
王穀祥文武成功詩一軸
石刻東林寺詩 福壽康寧字 百福字各一軸
嚴氏書品事卷目
定武蘭亭一卷 唐宋墨跡一卷 蔡君謨茶錄
四大家書二卷 陳氏家教一卷 文賦墨迹二卷 元名
人游仙詩卷 俞紫芝讀書譜 馮海粟字一卷 趙子昂
書常清淨經一卷 趙仲穆古篆千文一卷 本朝宣廟御
書石刻一卷 沈度書聖學傳心一卷 宋仲温書陶詩

砂計六百四十餘觔沈檀奇南計五千餘觔織金妝花段
絹綾紬紗羅絨葛瑣秋蕉布共一萬四千三百三十餘匹
男女衣服及貂裘襖共一千三百餘件內宋錦二百餘匹
弓鞍之珍麗者至一千八百雙金銀鈸川扇墩扇襄扇倭
扇團扇戈折扇玳牙諸香扇共一萬七千六百餘柄名琴
共五十四張有清流激玉磬泉冰泉秋月垂月
霜鐘秋風調古一天秋萬壑松雪下鐘秋澗泉玉琮琤玉
壺冰清廟之音咸通之寶鳴雷震殿九霄鳴佩月下冰玉
萬壑松聲流水高山蒼龍噴玉寒江落雁及鎏金古銅琴
大理石琴餘盡斷紋金徽水晶玉軫足古硯除端溪龍尾
外有漢未央宮硯銅雀臺硯唐天策府製硯貞觀上苑硯
宣和殿硯蘇東坡天成硯玻瓈石二面硯鳳璧硯白玉硯
都丞文具六副內佳玩不可枚舉古銅鼎彝樽壺之類計
一千一百二十七件而寶翰樓之象箸金絲幛百祿堂之
隨開大紅毯與宴處之內雙陸香唾壺銀美人溺器不列
也畫品亦甚侈乃墨跡法帖僅此足徵嚴氏之好尙矣

王弇州爾雅樓所藏法書跋載四部稿及續稿中

魏鍾太傅薦季直表　晉王右軍三帖大熱此月
不佳帖鶴是其諸孫小字　王大令送梨帖有柳誠懸
史孝山古　虞永興汝南公主墓銘蘗　唐文皇哀冊褚河南
章草跋　又臨蘭亭眞跡在黃絹上

書　顏文忠公送裴將軍詩　書呉興竹山潘氏堂聯句　御誠



懸書蘭亭詩文　懷素千文又宗室家藏本雜古墨跡軍
帖　智永劄　褚河南斷簡　眉山第二劄　襄陽諸詩
元諸名家書
六大家十二帖顏眞卿帖蔡忠惠安樂扶護二帖黃文節眉
州畢大事二帖蘇文忠送梅花帖米襄陽令
名帖群翠微三札趙文敏騎從帖弭節帖合一卷所云絹資
力二十年數得數汰不易也
宋名公二十帖李學士宗諤送腹兄詩范希文蘇眉山贖黃
浩翁米南宮詩群紹彭與趙大年借墨帖沈
與求知渭州巧禍韓新王與司農總領虞允文恢復議學士
汪彥章右相葉衡龍圖王寵齡待制蔣燦樞密王淮大參張
剛范文穆成大張狀元孝祥樓宣獻鑰魏泰公了翁張秘閣
即之各詩劄
宋賢遺墨溫公蘇文定米父子修撰群于樞司諫鄒浩參知
孝伯王盧溪庭珪胡宗鄴湯思退
范文正公楷書道服贊又題伯夷頌與尹舍人書及忠宣公
誥敕跋者皆名賢大夫三帖爲范氏質百金于瑯琊數責以
原價莫償竟舉而還之
和靖處士手書七言近體五首蘇題詩如東野不言寒書似
西臺差少肉

涑水司馬溫公宛陵梅都官金陵王荊公副車王都尉墨跡
子瞻書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賦又書歸去來辭
大勇多買書畫奇物札　與蒲傳正札　書三絕句
四古體以有意成風格以無意取態或離
或合作少作老不擇紙筆皆能如意
蔡蘇黃米趙帖　趙爲子昂蘇文忠公書煙江疊嶂歌　又書
王司諫告身　蘇滄浪眞跡
黃山谷雜帖　書墨竹賦　此君軒詩　雜詩二卷　雙井伏
波神祠詩臨本元美以囊澀不能得託王君載雙鉤俞仲蔚
廓摸原本爲嘉興項氏重價購去之佳人屬
米元章書卷　跋弈棊圖　貽坡老竿尺
辟道祖墨跡雪頂山詩帖上清達年帖道泉帖蘭亭二絕又
沙北利
矣可憐又書昌黎詩眞蹟

翠微居士與大年三帖米老所跋詩云世言米老或學米羔羊居士書飲中八仙歌居士姓王名升字逸老在宣和中以草書進御得官

雜宋元墨跡蔡忠惠　元人跋小米書　米元暉手書敘語詩六章

思陵御書養生論眞跡　范文穆吳中田園雜興卷

張祕閣即之書老柏行　又溫甫擘窠書

徐內翰小楷蓮經號自信居士　宋元人墨蹟內呂嘉問錢端禮不成字

米趙四帖米敷文一紙趙承旨三紙　趙吳興書心經又法華經

文敏公書四十二章經　濟禪師塔銘又大通閣記

子昂草書千文　眞書千文又篆書千文

書歸去來辭趙榮蘭亭能秉退筆之勢而用之此書正是退筆疏密師意不墮貞伯奴書誚

書洛神賦又歸田賦　書枯樹賦又書秋聲賦

舍人告又于歸帖　行書諸品尺牘

趙承旨與婦魏國管夫人子仲穆總管三札　各寄中峰禪師

鮮于伯機書子字文　游高亭巖詩記

困學翁詩記眞跡　爲子去矜書雜詩卷

虞道園賜碑贊爲柯九思賦　虞眞二學士眞跡伯生與雲石

柯敬仲隸古詩十九首　張伯雨書諸公贈言

俞和紫芝臨樂毅論　鐵崖湘竹龍吟老客娘謠

元名人墨跡趙孟頫鮮于樞鄧文原胡長孺戴表元袁桷虞集揭奚斯顧安吾衍喬簣杜本張伯淳李閑張天雨汪澤民泰不華鄭元祐周伯琦楊維禎顧瑛倪元鎮陸居敬雪菴僧傳光



行書二贊二圖及詩跋　書十五詩延祐五年書付從子价

松雪行書唐詩六觀堂藏　擬古五首十絕句詩畫跋　書詹

舍人告又于歸帖　行書諸品尺牘

趙承旨與婦魏國管夫人子仲穆總管三札　各寄中峰禪師

鮮于伯機書子字文　游高亭巖詩記

困學翁詩記眞跡　爲子去矜書雜詩卷

虞道園賜碑贊爲柯九思賦　虞眞二學士眞跡伯生與雲石

柯敬仲隸古詩十九首　張伯雨書諸公贈言

俞和紫芝臨樂毅論　鐵崖湘竹龍吟老客娘謠

元名人墨跡趙孟頫鮮于樞鄧文原胡長孺戴表元袁桷虞集揭奚斯顧安吾衍喬簣杜本張伯淳李閑張天雨汪澤民泰不華鄭元祐周伯琦楊維禎顧瑛倪元鎮陸居敬雪菴僧傳光



諸賢雜墨　李文正張東海鄧庵石田文衡山子有云諸事便當如我死一貧正不要人知

名賢遺墨　自宋文憲公景濂至羅文恭公達夫凡三十六人

宋太史手書鄭濂名解　宋仲珩方希直書

宋克書張長史筆意　仲溫急就章又書畫帖

沈民望書姜堯章續書譜淩中丞金剛經歸洛神賦

姜太僕立綱書四子全文句讀各有圖精甚當是在先朝春官進講本

李貞伯游滁陽山水記　又書古選祝希哲音釋後

天全翁靈巖勝游卷　又聯句詩卷

李文正陸文裕墨跡　又文正公詩翰卷

雜帖吳文定之眉山沈啟南之隖章祝京兆顧時有大令風文待詔顧勝王履吉舊取態

沈石田倣雙井書　僅得其竦肩寒偃耳不得勢也李范庵書卷

祝京兆六體書又諸體書隸書卷又眞行雜詩賦
希哲草書月賦　書太白傳又青蓮詩　杜紫薇詩　書唐
堅志　操縞稿一卷　豔詩一卷　雜詩三卷　秋興八首
爲王明輔題　灌木圖歌　季靜園亭卷
書唐七詩京兆生平好書晚唐句獨此王右丞岑嘉州杜少
陵幾在司劉隨州諸公之章爲唐人第一才情詩
其所作行草則吳
下第一風骨書　書儗知詩以古體懷逝者
近體懷近者
枝山爲華氏成趣園記　茂苑英華卷希哲徵仲履吉道復
文太史小楷周召二南詩　又三詩寫金花古局牋　徵仲
行書詩篇　游白下詩　絕句卷　四體千文　歐體千文
蘇黃米三體書　赤壁二賦卷林承補圖
小楷趙飛燕外傳　精楷蘇鶚杜陽編　書進學解　衡山
手札二十八紙　書程鄉令遷奠碑墨跡　陸文裕公嚴
山手札　張東海冊　金元玉卷　陳復甫手書詩稿
白陽書陶詩又赤壁賦　王履吉詩墨又雜詠卷　書五憶
圖歌　小楷四六　雅宜書江文通擬古詩　書長恨歌
白雀帖
馬太史書東封紀行　徐髯仙墨蹟　桑民懌卷
古隸風雅華茂才之方共
周茂方之覓書古選古隸長洲陳白陽共玉山程
孟孺書
豐存禮手札病痡顫筆　又病馬行　擘窠行草
俞仲蔚書金剛經　黃潭父書田園雜興卷
章藻摹瑯琊法書十卷　朝鮮三谷　弘治嘉靖萬歷間所咨
外國書旅獎卷爲西天女直韃靼高昌回回西番百夷緬甸
入百媳婦共九紙多類簡草

續名賢逸墨楊提舉廉夫王學士達善解舍人
欽讀余太保子俊陳太常鼎舜世賢謝文正于
修撰亨父蕭僉事文明謝文肅鳴治李文安世
喬程侍郎敏政林貞肅待用邵文莊國賢陸太
僖公廉王文定廷瞻劉清惠元瑞顧肅文凡和
夏文愍公謹

扇卷甲之一　爲法書凡十六人徐髯仙子仁李西涯實之白
博顧東橋華玉金赤松元玉唐六如伯虎王前
王涵峰履約袁胥臺永之馬孟河員圖吳霽寰峻伯　扇卷
甲之二　祝京兆王雅宜陳道復王　扇卷甲之三爲文徵仲
子新蔡林屋九逵諸人書　扇卷甲之四俞仲蔚周公瑕文休承陳子兼朱子
卷甲之四雲鵬王敬美張伯起袁魯望彭孔嘉程應元各小
楷選賦其
十五面

扇卷乙之一　王文恪濟之周康僖伯明夏文愍公謹
袁谷虛陳之石田希哲徵仲雅宜白陽　扇卷乙
之二　高唐王簗書王前峰編武陳兩泉子兼
計元復朱子价馬孟河俞仲蔚周公瑕　扇卷乙之三湯
州世賢陳市政鑒沙秀才魯梁禮部汝俞山人允
文王山人逢年陳山人潢王太學聘登文司訓嘉　扇卷乙之
禮選賦其
十五面

四宗提學臣徐方伯中行張少參九一吳提學國倫吳中丞
維岳董宗伯汾皇甫僉憲汸俞廉憲憲王太守可大仲舍
人春龍張比部獨李徐公宗中丞望
茂才言恭周袁州璞　扇卷乙之五少師華亭徐公階
艮張中丞肖甫吳大參明卿王大參陽德張考
學百穀歐博士苞伯俞山人仲蔚莫太學雲卿
毛山人仲章顧茂才儉德其人多昭代耆德清時勝流或擅
長城域精騈祕偶以所得之晚第居是耳非有
墨刻爲淳化閣帖　至道御書法帖十一卷　宋太宗
晚年筆祕閣續
帖元祐　大觀太清樓帖　絳帖　汝帖鼎帖
中刻
雜二王帖　祕閣續帖　東書堂帖　寶賢堂集古法帖
廬山陳氏甲秀堂帖　眞賞齋帖　文氏停雲館法帖　小
酉館選帖十卷　王元美家刻　搨本爲禹碑斷蠹本長沙
石鼓文　秦相嶧山碑　西嶽華山碑　漢太山孔宙碑
漢隸張湯陰碑　漢景君銘　漢司隸校尉魯峻碑　漢國

令趙君碑　魯相史晨孔廟碑在孔子廟中光和
潔陽長　景北海鄭州豫　少林寺通靈禪師碑
潘乾碑　蔡中郎九疑碑　分　又夏仲兗碑　後漢桐柏廟碑　分
法古雅　皇象天發碑　吳天璽書出蔡人隸昔詩中國書淵
急就章　皇象　孔子廟記　魏文帝立碑　梁鵠書受禪碑　鍾繇刻石
鍾太傅賀捷表　戎路表　思陵手摘　督軍勸進碑　亦繇書　索靖幼
安月儀帖　古蘭亭帖　賜潘貴妃蘭亭卷　眞定武蘭亭
元陳直齋物　又肥本蘭亭　宋搨褚摹禊帖　草書蘭亭敘　周
邸禊帖初搨　宋搨黃庭經　又舊本宋搨樂毅論二石本外光
捐付石爲修內史第一品　小楷曹娥碑　亮於損齋手木



唐本有敕字十七帖　宋搨聖教序心經　棲霞寺碑銘梁江
總撰宋沙門懷則集王書　絳州夫子廟碑宋人集右軍書　王大令十三行洛神賦
唐文皇屏風銘　玄宗御書太山銘　又篆書孝經
開元帝書涼國公主碑　兗州夫子廟碑八分書
秦王告少林寺書　武后書昇仙太子碑　筆意軟媚
孔子廟堂碑虞永興書　大唐宗聖觀帖　歐陽率更筆
九成宮醴泉銘　虞恭公碑　邕禪師碑化度最小不易得
皇甫君碑以上俱信本　褚河南孟法師碑銘雖瞳池零落乃唐刻
褚書聖教序記　歐陽通書道因法師碑　蘭臺瘦怯于父
趙模千文貞觀供奉　絳州篆書碧落碑在石像背今別刻置廟



舊搨子敬辭尚書令帖　智永眞草千文宋宋興
隱居入山帖晉元時　茅山許長史碑隱居書首一行餘文爲弟
青州大佛寺碑高齊武平四年建　隨八分書孔廟碑
開元帝書涼國公主碑　兗州夫子廟碑八分書
秦王告少林寺書　武后書昇仙太子碑　筆意軟媚
孔子廟堂碑虞永興書　大唐宗聖觀帖　歐陽率更筆
九成宮醴泉銘　虞恭公碑　邕禪師碑化度最小不易得
皇甫君碑以上俱信本　褚河南孟法師碑銘雖瞳池零落乃唐刻
褚書聖教序記　歐陽通書道因法師碑　蘭臺瘦怯于父
趙模千文貞觀供奉　絳州篆書碧落碑在石像背今別刻置廟



易州鐵像碑頌景龍州鐵　少林寺通靈禪師碑
唐御史臺精舍銘八分書　韓擇本書新桐柏觀碑崔尚文
孫過庭書譜石刻凡三　史侍御惟則書大智禪師碑
張長史千文葛洪丞相家物補祇宋石二冊　又千文數行後柯滿子爲高閑筆
裴懷公淮書少林寺碑　李北海書法華寺碑伏靈芝刻
東林寺碑　岳麓寺碑　娑羅樹碑　雲麾將軍碑
唐隸夫子廟碑李邕撰文張廷珪書　韓少卿秀弼書贊　臧希晏碑
李陽冰書三墳碑　又篆書謙卦　僧懷惲實際碑天寶
顏尚書摩崖碑中興頌　書涼國武昭公李抱玉碑
文忠公家廟碑今隸中有玉筋篆　書東方畫像贊碑陰記
顏清臣八關齋功德記　書千福寺多寶佛塔碑
魯公書宋文貞碑側記　書元次山墓銘帖自撰文
金天王廟題名　茅山碑　千祿字碑　贊懷恪碑
顏平原汝越帖　祭濠洲刺史伯父文　祭姪文稿
與郭僕射爭坐位帖　河東公書北嶽恆山祠記
柳誠懸書西平王碑　玄祕塔碑　復東林寺碑
集柳書普照寺碑　柳僕射公綽書諸葛武侯祠記
柳拾遺懷素書濟安侯廟記　懷素聖母帖陝石堅好
藏眞律公三帖乃游林書　懷素自敘帖　又行草千文
元結陪臺銘　圭峰禪師碑裴丞相休書　尉遲祠祈雨碑
王士則書成德節度紀功碑　通徵院體楚金碑

蔡有隣書章仇玄素碑　華陽十二頌紫陽觀主劉行矩立
徐浩書心經　徐季海古體嵩陽觀記聖德感應頌
李劍州碑　唐人書董宣傳　僧彥修詩帖
僧夢英篆書偏旁字源　英大師鈔高僧傳序
郭忠恕三體陰符經　汾陰壇頌書院侍詔尹熙筆
宋真宗書先天太后贊　盧待詔崇望嵩嶽廟碑銘
楊待詔遒度書淮瀆廟記　吳待詔郢大相國寺碑
韓魏公書北嶽廟碑　歐陽文忠集古錄跋石刻三卷
蔡端明書萬安橋記　忠惠公荔枝譜　畫錦堂記
大觀御製五禮紀并書　蘇文忠公書裴忠觀碑
坡翁三十六峰賦帖　松醪賦帖　書絕句三十首
書黃州二詞　荔枝丹帖　馬券帖　告史全節語
書金剛經　書歸去來辭　陶詩帖在天池亂石中
書連昌宮辭　喜雨豐樂二亭記　草書醉翁亭記
行草定惠院海棠詩　海市詩　乳母銘公自書于石在黃州
臨王右軍桓大司馬懷素雜帖　與文瑞可詩三十首
黃文節公中興頌碑後詩　書狄梁公碑范文正公作
書東坡大江東去帖　書東坡卜算子詞　登七祖山次周
元翁韻　食時五觀帖　山谷草書雜帖
浩翁書廬山高歌　蔡卞靈巖寺疏　行書曹娥碑
米南宮天馬賦　元章雜帖　襄陽父子詩碑
吳中夫子廟碑元暉書　金王庭筠書劉先主廟碑



元待制吳炳重書淮源廟碑　杜待制書清眞觀碑
趙吳興書湖州推官廳記　書文賦　服食帖
松雪永福寺碑　書玄教宗傳碑　書皇祐聖觀碑
孫眞人碑　番君廟碑　子昂雜帖東倉閻氏治地得藏石凡十卷
盧崇望書嵩嶽廟碑銘　重建廬山東林禪寺碑記
虞文靖書垂虹橋記　王學士利用書馬丹陽碑
姚牧菴燧書王重陽仙跡記　鮮于太常千字文
羽士李道謙書王重陽碑　雪菴榮榜元僧溯光撰并書
明宋璲書千文　俞紫芝四體千文　宋克七姬帖
前後出塞詩　祝京兆六體帖　書唐初諸君子帖
枝山十九首帖　味泉賦帖　書王文恪公墓誌銘
親書毛中丞夫人墓誌銘　文待詔書華氏義田記
王新建紀功碑勒石南昌陽明先生君子亭記詩龍場爲亭竹閒書
王子裕先生五墨刻先生之子汝明刻石齋中寓思冀牆豐人翁筆訣
羅文瑞書醫無問碑萬歷甲戌征虜將軍寧遠伯李成梁獲酋眾太宰梁夢龍勒續
王大令送梨帖眞蹟　歐陽詢千字文眞蹟
王敬美濯圃書品　跋載奉常集
禿師眞草千文　東波酒經　趙氏三帖子昂管仲姬仲穆
趙文敏千文篆書草書眞行書　洞玉經　陰符經
般若經　中峰歌　渼陂行　十五詩　于歸帖
諦義之東方畫讚　宋中翰仲珩書卷　宋仲温書
畫帖　吳寬帖　祝枝山草書月賦　王雅宜楷書

文太史書原道　休承書後十九首　曇陽大師跡
泰山崆碑　黃庭內外景經　古搨羲獻法書
玉兔文禊帖　宋搨褚河南度人經變相題字
褚登善書孟法師碑　唐本虞永興孔子廟堂碑
李懷琳書稽叔夜絕交書　顏清臣麻姑壇記鐫玉
蘇長公雪泉記　坡仙宸奎閣記并銘二帖後歸先荊公
東坡書髓　成都西樓下石刻蘇公法帖十卷擇其尤奇逸者為一編號東坡書髓
吳門韓宗伯存良所藏　見妮古錄

陸士衡小東墨色有綠意紙亦百雜碎矣其書乃得之筆
始知閻帖刻陸雲書亦後人為之陸更古也鮮于伯機草書
昌黎琴操四章及秋興十一首眞蹟後題云為國寶先輩書



國寶書法臻妙家藏祕跡甚奇惡札何足以汙几案愛忘其
醜長者事也

嘉郡項氏所藏　子長子京兩公所收法書不下實晉清閟此偶見于太平清話者

蔡君謨手題一卷其前後二柬即停雲館刻澄心堂紙帖也
宋高宗手書龍王敕向在龍淵寺寺僧信源質子京處　子昂亭林碑眞跡曾黏村民屋壁上王野寶得之以售項氏

項希憲所藏　希憲為子長之仲子此亦全前見

柳誠懸書度人經押縫有大觀印宣和璽　米芾楷大行皇太后挽詞其字與哀冊同　子昂書秋興賦行跡一卷筆法全出獻之後有張東海跋

項復初所藏　復初為子京之叔子此見屈公筆記

王羲之草書二　顏行書定襄王郭公帖
蘇長公天際烏雲卷　黃太史墨妙
宋搨懷素千文一冊　薛道祖字一幅
項玄度所藏　玄度為墨林第五子此亦陳仲醇記
韓絳字一幅　歐陽玄字一幅
沈文通秋杪帖幅　吳傳朋節婦詩一幅
蘇端明郎中帖　王晉卿謝餽帖一幅
蘇文忠公祷雨帖　又潤筆帖
東坡乞田帖一卷　書阿育王宸奎閣碑文
蘇文定公和子瞻帖一卷　又頼濱帖二卷
黃文節公詩帖一卷　又山谷維清道人帖



米南宮臨蘭亭又寶先生帖書杜詩山水歌一卷
趙文敏公書文賦一卷　書吳興賦一卷
其間如蘇明允題懷素詩鄒志完建平東張南軒薦游成之書皆生平未見之翰墨也
蔡君謨手題一卷其前後二柬即停雲館刻澄心堂紙帖也　宜以東坡手柬為冠之庶得次量矣（屈公云是日為八月二十有五日）

項希憲所藏　希憲為子長之仲子此亦全前見

岳倦諸法帖見妮古錄

岳倦諸名家可為書法者篆則李斯二十八字玉女池後宣和大定二碑額岳祠會眞宮李白詩四面碑八分則開元曆詣御書百八字回馬嶺三字崖巔有開元紀泰山銘四字葉彬補書秦始皇紀泰山銘皆有古法楷則張侍制宣如斗申穉補書秦始皇紀泰山銘皆有古法楷則張侍制宣

和修廟岳祠宋眞宗御書青帝贊陰字碑行則錢襲遊覽記并
待詔祥符四碑俱岳祠草則黃庸洋詩刻延禧殿前魏閒許應元詩刻環亭

汪氏珊瑚網書憲卷二十二終

汪氏珊瑚網書旨卷二十三上

蔡中郎石室神授筆勢說

邕少時入嵩山學書於石室中嘗夜居不寐恍然一客厥狀甚異授以筆勢言訖而沒其言曰書肇於自然自然既立陰陽生焉陰陽既生形氣立矣藏頭護尾力在字中下筆用力之若欲飛企鳥峙志意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狀似連珠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副矩圓不中規抑左揚右望之令徐澀者不可使之令速筆惟輭則奇怪生焉九勢列後二曰澀得疾澀二法書妙盡矣夫書本乎人性疾者不可使自然無師授而合於先聖陰陽者結字點畫上皆覆下下以承上遞相映帶無使反背轉筆左旋右顧無使筋節孤露藏鋒點畫出入之路左先右至迴右亦爾護尾點畫勢盡用力收之疾勢出於豕磔之中又在豎趯之腹掠筆左出攢鋒峻趯用之澀勢悉在緊馭戰行之法橫鱗豎勒之規

伯喈小篆贊

龜文鍼列櫛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翅短身延頸負翼狀如浚雲隕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蛇蟲之芬縕若連若絕似水露緣垂下端遠而望之象鴻鵠翬游絡繹遷延研桑不能數其詰曲離婁不能覩其隙閒般垂捐讓而辭巧蒼籀拱手而韜翰摛筆黭於紈素爲六藝之範先

伯喈隸贊

鳥跡之變乃惟左隸蠶彼繁文崇茲簡易脩短相副異體同勢煥若星陳鬱若雲布纖波濃點錯落其閒若鐘簴設張庭



邈乎嵩岱之峻極爛若列宿之麗天偉字挺特奇書秀出揚波騁藝餘好宏逸虎踞鳳峙龍伸蠖屈資胡氏之壯傑兼鍾公之精密總二妙之所長盡要美乎文質詳覽字體尋究筆跡粲乎偉乎如圭如璧宛若盤螭之仰勢翼若翔鸞之舒翮或乃放手飛筆雨下風馳綺靡婉娩縱橫流離

衛夫人筆陣圖

夫三端之妙莫先於用筆六藝之奧莫深乎銀鉤昔秦丞相斯見周穆王書七日與嗟晒其無骨蔡尚書入鴻都觀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羣故知達其源者少鬧於理者多近代以來殊不師古而緣情棄道才記姓名或學不該贍聞見又寡致使成功不就虛費精神自非通靈感物不可與談斯道今刪李斯筆妙更加潤色總七條幷作其形容列事如左貽諸子

孫永爲模範度將來君子時復覽焉

筆要取崇山絕仞中冤毫八九月收之其筆頭長一寸管長五寸鋒齊腰强者其硯取煎涸斧石潤澀根兼浮津耀墨者其墨取廬山之松煙代郡之鹿膠十年以上强如石者爲之紙取東陽魚卵虛柔滑淨者凡學書先學執筆若眞書去筆頭一寸一分若行草書去筆二寸一分執之下筆點畫波掣屈曲皆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若初學先大書不得從小善鑒者不寫善寫者不鑒善筆力者多勻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微骨者謂之筋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猪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

一 如千里陣雲隱隱然其實有形丶 如高峰墜石磕磕然實如崩也丿 陸斷犀象乚 百鈞弩發一 萬歲枯藤乀 崩浪雷奔冂 勁弩筋節

右七條筆陣出入斬斫圖執筆有七種有心急而執筆緩者有心緩而執筆急者若執筆近而不能緊者心手不齊意後筆前者敗若執筆遠而急意前筆後者勝又有六種用筆結搆圓備如篆法飄颺灑落如章草凶險可畏如八分窈窕出入如飛白耿介特立如鶴頸鬱拔縱橫如古隸然心存委曲直取俗字不能先發機之少學衛夫人書將自謂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比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下見鍾繇梁鵠書又之洛下見蔡邕石經三體書又於從兄恰處見張昶華岳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耳遂改本師仍於眾碑學書焉遂乃成書耳時年五十有三或恐風燭奄及聊書之以遺

王右軍題筆陣圖後

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矟也墨者鎧甲也水硯者城池也心意者將軍也本領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略也颺筆者吉凶也出

教子孫耳永和十四年四月日

摸少教子敬筆論十二章孫過庭撰其僞然議論亦不可廢

吾察汝書性過人仍未閑規矩父不親教自古有之略修筆勢論一篇開汝之悟凡諸字勢猶有十二章章有指歸定其模楷詳其舛謬撮其要實錄其便宜或變體處多罕臻其玅轉筆處眾莫識其源懸鍼垂露之蹤難爲體別揚波騰氣之勢足可迷人故辨其由堪愈膏肓之疾今書樂毅論一本及筆論一篇貽爾緘之祕之窮研篆籀省功而易成纂集精專形彰而勢顯存意學之者兩月即見成功天性靈者百日亦知其本此作初成之時有丹陽僧求吾不復與後同學張伯英欲求見之吾云失矣

## 粉意十二章之一

書字貴乎平穩用筆須有偃有仰有斂有斜或大或小或短或長欲書先構筋力然後裝束更在注意詳雅起發緜密疏隔相閒始書之時不可盡其形像一偏正手脚二偏少得形勢三偏須似本趣四偏加其遒潤五偏兼其抽拔如其生澀筆下不滑兩行三行粉臨唯須筆滑不得計偏數

## 啟心二

凡書時貴乎沈靜令意在筆先字居心後未作之始結思成矣然下筆不欲急管是將軍故須遲重心不宜遲心是箭鋒遲則中物不入每書貴十遲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狀如驚蛇之透水激楚浪以成文妙似龍蛇之宛轉若鷙鳳之徘徊擺脫直驚雷掣電此乃飛空妙密頃刻浮沈統攝鏗鏘啟發其意使昏迷之輩漸覺稱心博學純儒頗然開朗

## 親形三

親形象體變貌猶同逐勢瞻顏高低有趣分均點畫遠近相須播弄研精調和筆墨鋒纖來往疏密相當鐵點銀鉤方圓周整起手下筆付展思量引說蹤由永傳今古智者榮身益世方懷浸潤之深愚者不俟佳談如閑塵之視錦生而知者發憤學而悟者忘飧此即玅中更新金書錦字本領爲先盡說安危以平穩爲本分開布白上下齊平均其體制大字促之欲小小字放之使大寬猛得所不失其宜橫則正如長舟之截小渚豎則直若春筍之抽寒谷

## 點說四

夫著點皆須磊落似大石之當衢或如蹲鴟或如科斗如瓜瓣如栗子存如鸚口尖如鼠屎如此之類各稟其像

## 處戈五

夫處戈之法落筆峨峨如長松之倚谿似欲倒也又如百鈞之弩初張其戈意妙理難窮放似弓張箭發收似虎關龍飛直似臨谷之遊曲類懸鈎之鉤稜層切於雲漢倒載殞於山崖天門騰而地戶躍四海謐而五岳封玉燭明而日月敞綵繢亂而錦文翻夫以屈腳之法鬱鬱如角弓之張見鳥爲雁之類是也

夫立人之法如鳥之在杜仁信位伏類是也宛脚之法如壯士之屈臂風飛凡氣類是也引肇急如雲中之電日月目因類是也跪脚剃幹上捺下撚終始轉折悉令和勻勿使蜂腰鶴膝放縱宜存氣力視筆取勢行中廓落如勇士伸鉤方剛對敵麒麟鬬角虎湊龍牙筋節弩拳勇身精健放法如此書進有功也夫作右邊折角羣下微開左畔幹轉令取登對勿使腰中傷慢視筆取勢直截向下趣義常存無不省悟

## 教悟七

日月目其之字處其中畫之法皆不得倒右右廂復宜麤於左橫畫須纖柱畫須麤分間布白遠近宜均上下得所自然



平穩當須遞相掩蓋不得孤露形影及出其牙鋒者展轉翻筆之處即宜察而用之如作一橫畫須豎作一直看須存筋藏鋒滅迹隱端凡爲一字數體俱入若作一紙皆須字字意別勿使相同

## 觀形入

夫臨文用筆之法復有數勢並悉不同或有藏鋒者大側筆者乏押筆者入結筆者撮憩筆者俟失息筆者遍逐蹙筆者將將謂劣盡也緩以下筆不宜長短　戰筆者合之厥筆者成機帶筆者盡翻筆者先然翻筆轉勢急而疾也疊筆者時劣緩不宜長起筆者不下打筆者廣度打廣而就狹謂快健也

## 開要九

夫作字之法甚是爲難鋒鋡來去之則反覆往還之法可宜熟尋細察然後下筆撇不宜遲遲則失力拔不宜脞脞不宜賒腹不宜促頭不宜斜角不宜峻又不宜平復不宜大密字合爲一體者並不宜闊重不宜長單不宜小則勝疏短則勝長

## 節度十

夫欲作楷書須遵正體字之形勢並不得上寬下窄上短下長不宜傷密密則似疴瘵之纏不得展也不宜疏疏則似溺水之禽傷長則似蛇挂樹傷短則似蹋死蝦蟆可不慎歟

## 察論十一

臨書按帖之方至妙無窮或有迴鸞返鵲之飾變體則於行中或有生成臨谷之戈放龍牋於紙上微筆則烽煙雲起如力劍之相成落紙則桿楯施張鷹蹋江波之錦若不端嚴手指無以表記心靈吾務斯道廢寢忘飡歷載彌年方稱美也



## 體成十二

欲學書者當以其本緩緩臨之定其形勢不可失於規矩但形勢須快健手腕須輕便方圓大小各不相犯若欲經書須得大小字字相則莫以字易小而忙行筆勢莫以字難大而漫展毫頭如是則筋骨不等死生相混大凡字不可使一點失所若美人之無目一畫失所若壯士之無肱樂毅論一本書法筆勢具備苟能得此自外皆能勿以難學而慢之也

## 古傳筆法二十四訣

、點法云作點向左以中指斜頓向右以大指齊頓作報笞便以中指挫鋒須收鋒在內按筆收之又皿側下其筆含濡其鋒摩論簇心然後收筆填在員平禁經云點如刻鏤金是也又半蟻法字宜上用之為避其旁點又側下其筆使墨精闊墜徐乃反揭則稜利矣右軍云作點皆須磊落如大石之當衝又點不變為布棋貴變通也更有打點當以指送筆似打物之狀甚難用也

一畫法云作橫盡皆用大指遣之若作策法即指擫筆上若作勒法即用中指鉤筆澀進覆證以中指頓筆然後以大指遣至盡處此三勢相近用法不同也鱗勒法須仰收禁經云畫如長錐界石是也又緊走仰收似長舟之截小渚兩頭勢重有準庾肩吾云欲拋還置駐鋒趯之也

乀抽筆法云左罨掠須峻利右潛趯而戰行待勢卷而機駐此鍾法稍涉八分尾法引過其曲轉蹲其鋒又徐收而蹲趯之不欲出須闇收使其如負芒刺則書右軍云援毫蹲節輕揭摘出而闇收若便拋必流滑凡淺又側起平發緊殺按波為抽筆從腹內起庾肩吾云將放更留又人字第二筆云攙引抑拽是也夫木等字亦同用

乁背趯法悉以中指遣至盡處以名指拒而趯之又云潛鋒闇勒勢盡然後趯之右軍背趯戈法上則俯而過下則曲而就蓋所以失之於前正之於後也又永禪師澀出戈法下以名指築上借勢以中指遣之按筆至下以名指皿鋒潛趯此名禿出法張旭折芒潛法鋒緊走意盡乃收而趯之鍾書常用也右軍云落筆戢戢如長松之倚谿谷唐太宗云為戈必禁經云懸鍼如長錐縱地是也又契字下雙筆須一努一垂變換用之三勢不同或垂或趯或外掠而中努右軍云懸鍼垂露難為體制衛夫人云如萬歲枯藤臨池訣云懸鍼法蘭亭年字盡其訣也張敬玄云申中字盡宜者筆直審疾抽事字中畫宜執下筆便挑不宜停筆

丨垂露法云鋒管齊下勢盡殺筆縮鋒又始築筆而極力終注鋒而作努又無垂不縮此言頓筆以摧挫為功右軍云豎如春筍之抽寒谷也臨池訣云玉露本篆腳名玉箸如古釵倚物也

乁背拋法云蹲鋒緊掠徐擲之則失勢遲則緩怯臨池訣云此鍾法稍涉八分尾法引過其曲轉蹲其鋒又徐收而蹲趯之不欲出須闇收使其如負芒刺則書右軍云援毫蹲節輕重有準庾肩吾云欲拋還置駐鋒趯之也

乀抽筆法云左罨掠須峻利右潛趯而戰行待勢卷而機駐為抽筆從腹內起庾肩吾云將放更留又人字第二筆云攙引抑拽是也夫木等字亦同用

乁背趯法悉以中指遣至盡處以名指拒而趯之又云潛鋒闇勒勢盡然後趯之右軍背趯戈法上則俯而過下則曲而就蓋所以失之於前正之於後也又永禪師澀出戈法下以名指築上借勢以中指遣之按筆至下以名指皿鋒潛趯此名禿出法張旭折芒潛法鋒緊走意盡乃收而趯之鍾書常用也右軍云落筆戢戢如長松之倚谿谷唐太宗云為戈必潤貴遲疑而顧章草法潛按微進輕揭闇趯揭欲利按欲輕輕則骨勁神清肥乃質滯鈍俗張敬玄云戈腳宜斜筆直抽

直者緣上實下自成也

丿散水法止衄側中偃下潛挫趯鋒古經云黃庭樂毅同用柳宗元云散水幽蹤黃庭宗之是也臨池訣云或藏或露狀類不同要遞相顯異若頻有則兩點相近而下點當高此名潛相曙視外雖解摘內相附屬為上中潛鋒鬧衄下峻趯潛遣蓋鍾法也行書勢微拔而鉤揭以輕利為美

丿冰水法上側覆殺下築而趯之須相承揖並連衄側輕揭則牽字左右用之草法須借勢捷遣若緩遲則為病也

灬烈火法衄鋒鬧按臨池訣云須各自立勢抵筆潛衄所謂一豎法遒筆豎策挫鋒上下豎直也尚嘗字中豎畫用也視之不見考之彌彰古經云鍾書然字用

ㄅ八曾頭其腳法左潛揭而右啄曾頭用之左啄右側其腳

灬聯飛法鬧衄微駐輕揭潛趯筆鋒連縣相顧不絕也禁經云聯飛如雁陣當秋樂毅論燕然字用之虞永興兼字用其丰勢蓋中斷也

亠顯異法上點駐鋒左右挫鋒橫畫按筆勢須相順古經云出告冖文又上點側橫畫勒左一筆擺鋒右峻啄輕揭告誓實字用虞永興用之行法以圓峻飛動為美章草法擬於圓峻飛動其餘險側務在露鋒鉤裹忌緩也

一平磔法不遲不疾戰筆側去勢卷不可便出須駐鋒而後放禁經云磔如生蛇度水是也鍾元常每作磔筆須三過折筆故唐太宗云為波必磔貴三折而遒毫

丁句裹法圓角趯鋒作鴛法勢未盡而趯之顏魯公云句裹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澀多墨莽鈍此並默然任之自然之理也若抑揚得所趣舍無違阻筆麻斷觸勢峰鬱揚波折節中法用筆如紙下行日月目因罔向字皆用之張敬玄云固字轉角之勢初不宜稜角鴛張即字體俗也非但固字凡轉筆一切貴其圓潤

丁句鴛法圓角激鋒待筋骨而成要如武人屈臂右軍云回角不用峻及有稜是也衛夫人謂之勁鴛法勻均勿字用之小舊筆法左側而獨立中衄折而右鉤古經云鍾書宣示字下用若中豎則左右闇衄而潛趯又簇鋒提進為系字下三點也

彡衫袪上平點中啄下衄側

乚外臂法左峻掠中潛鋒衄挫右蹲鋒外擲

一豎壹法遒筆豎策挫鋒上下豎直也尚嘗字中豎畫用也

ク八曾頭其腳法左潛揭而右啄曾頭用之左啄右側其腳

丶暗築法馭鋒直衝有點連物則名暗築目其字內兩點是

了衮筆法須按鋒上潛下衄又按鋒上下蹙衄之令等字是

又縮出法上磔衄鋒下磔出之此八分法蓋避雙出也又戔字上縮鋒作努下出鋒作趯張云菱如束棘

梁武帝答陶隱居論書

夫運筆斜則無芒角執筆寬則書緩弱點擊短則法擁腫點擊長則法離漸畫促則字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澀多墨莽鈍此並默然任之自然之理也若抑揚得所趣舍無違阻筆廉斷觸勢峰鬱揚波折節中

規合矩分閎下注濃纖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稱婉婉暖暖
視之不足稜稜凜凜常有生氣適眼合心便爲甲科眾家可
識亦當復有串耳六文可工亦當復由習耳一聞能持一見
能記且古且今不無其人大抵爲論終歸於是程邈所以能
變書體爲之舊也張芝所以能工書學之積也既舊既積方
可以肆其談云云

又觀鍾書十二法

平謂橫也　直謂縱也　均謂閒密也　謂際鋒也　謂端力也　謂體也
輕謂屈也　決奪擊也　補不足也　損有餘也　巧布置稱大小也



今瘦今古既殊肥瘦頗反如自省覽有異眾說張芝鍾繇巧
趣精細殆同機神肥瘦今古豈易致意眞跡雖少可得而推
遇少至學鍾書勢巧形密及其獨運意疾字緩譬猶楚音習
夏不能無楚過言不悒未爲篤論又子敬之不追逸少猶逸
少之不追元常學子敬者如畫虎也學元常者如畫龍也乖
雖不習偶見其理不習而言心慕之歟

梁庾元威論書

所學正書宜以殷均范懷約爲主方正循紀修短合度所學
草書宜以張融王僧虔爲則體用得法意氣有餘章表牋書
於斯足矣夫才能則關性分玼嗜殊妨大業但令緊抉分明
書之神格喪矣筆訣云側者側下其筆使墨精暗墜徐乃
反揭則稜利矣

兩王紗迹二陸高才頃來非所用也王延之有言曰勿欺數
行尺牘即表三種人身豈非一者學書得法二者作字得體
三者輕重得宜意謂猶須言無虛出斯則善矣

禁經永字八法　宋桑世昌蘭亭考永字八法本此而未備

古人用筆之術多於永字取法以其八法之勢能通一切字
也學者宜潛心焉

點爲側　橫爲勒　豎爲努　挑爲趯　左上爲策　左下爲掠　右下爲啄　右下爲磔

側蹲鴟而墜石　勒緩蹤以藏機　弩彎環而勢曲　趯峻快以如錐　策依稀而似勒　掠彷彿以宜肥
啄騰淩而速進　磔抑揩以遲移

側不媿趴　勒常患病　努直過而力敗　趯直峻而勢生　策仰收而暗揭　掠左出而鋒輕
啄倉皇而疾掩　磔遲趯而開撐

側不得平其筆常側筆就右爲之口訣云先右揭其腕次輕
蹲其鋒取勢緊則乘機頓挫借勢出之疾則失中過又成俗
側鋒領右借勢輕揭潛出務於勒也

或問不言點而言側何也曰筆鋒顧右審其勢險而側之
故名側也止言點而不明顧右無存鋒向背墜墨之勢若
左顧右側則側無方故側不險而實於鈍鈍則芒角隱而
書之神格喪矣筆訣云側者側下其筆使墨精暗墜徐乃
反揭則稜利矣

勒不得臥其筆中高下兩頭以筆心歷之口訣云頭傍鋒仰策次迅收若一出揭筆不趯而暗收則薄員而疏筆無力矣

勒筆鋒似及於紙須微盡仰策蛟趯

或問不言畫而言勒何也曰勒者趯筆而行承其虛畫取其勁澁則功成矣不言畫者應在不趯一出便畫則鋒拳而怯薄也筆訣云策筆須仰筆覆收準此則形勢自章矣

努不宜直其筆直則無力立筆左偃而下最要有力口訣云凡榜卷微曲蹙筆累走而進之直則眾勢失力滯則神氣怯散夫努須側鋒顧右潛趯輕挫則揭

或問畫者中心豎畫也今謂之努何也曰努者勢微努在乎趯筆下行若直擪其畫則形圓勢質爲書之病也筆訣云努筆之法豎筆徐行近左引勢勢不欲直直則無力矣

趯須蹲鋒得勢而出出則暗收又云前畫卷則別創心而出之口訣云傍鋒輕揭借勢勢不勒筆不措則意不深趯與挑一也鋒貴於澁出適期於倒收所謂欲挑還置也夫趯自努出潛鋒輕挫借勢而趯之

或問凡字出鋒謂之挑此言趯何也曰趯者語之小異耳以筆鋒去而言之趯自努畫收鋒豎筆潛勁借勢而趯之又云是即努筆下殺筆趯起也法須挫衄轉筆出鋒佇思消息則神蹤不墜也

策須研筆背發而仰收則背斫仰策也兩頭高中以筆心舉

須趯勢欲險而澀得勢而輕揭暗收存勢候其勢盡而磔之
或問發波謂之磔何也曰發波之筆循古無跡凡磔若左
顧右則勢鈍矣趯重鋒緩則勢肥須遒勁而遲澀之筆訣
云始入筆緊築而微仰便下徐行勢足而後磔之其筆或
藏鋒或出鋒絲人心之好爲之也

釋智果心成頌

迴展右肩 頭項長者向右展寧宜臺尚字是
長舒左足 有脚者向左舒寫其典字是
峻拔一角 字方者擡右角國用周字是
潛虛半腹 畫稍麤於左右亦須舊遠近均勻遞相掩蓋放令
閒開閉合 無字四點四畫爲縱上開則下合也



隔仰隔覆 並字隔二畫字隔三在二三字仰覆用之
迴互留放 字有磔掠重者若交字上住下放茶字上放下住
是也不可並放
變換垂縮 兩豎畫字一垂一縮并字右縮左垂斤字右垂左
縮上下亦然
繁則減除 王書忽字毳字皆去下一點
疏當補續 王書神字處字皆加一點
分若抵背 州冊瓜之類皆須自相背立
合如對目 八字州字類皆須前相矚視
孤單必大 一點一畫成其獨立者是也
重並仍促 昌呂棗字上小林蘇絲等字左促森淼字兼用之
以側映斜 爲斜入爲側交欠以入之類
以斜附曲 謂乀爲曲女安必互之類



筆鋒得勢而出策須仰而收掠須筆鋒左出而利啄須臥筆
而疾罨磔須戰筆外發得意徐乃出之夫點要作稜角忌圓
平貴通變合策處策年字是也合勒處勒士字是也凡橫畫
並上仰下覆三畫悉用之合掠即掠戶字是也彡乃形影字
右邊不可一向爲之須背下擎之爻須上磔皿鋒下磔放出
不可雙出多字四擎一縮二少縮三亦縮四須出鋒巧在乎
蹰躇則古秀而意深拙在乎輕浮則簿俗而直置采摭諸葩
妥薙蕪穢庶近乎翰墨脫專執自賢闕於師授則眾病蜂起



衡鑑徒懸於閣矣

虞世南筆髓論

敘體 文字經藝之本王政之始也倉頡象山川江海之形

龍蛇鳥獸之迹以爲六體戰國政異俗殊書文略別秦患多門約爲八體筆病訛謬凡五易焉並不述用筆之妙及蔡邕張索之輩鍾繇衞玉之流皆造意精微自悟其道也

辨應　心爲君也手爲輔承命竭股肱之用故也力爲任使纖毫不撓尺寸有餘故也管爲將帥處運用之道執生殺之權虛心納物守節藏鋒故也毫爲士卒躡管任使迹不凝滯故也字爲城池大不虛小不孤故也

指意　用筆須手腕輕虛褚公云未解書意者一點一畫皆求象本乃轉自取拙豈成書耶太緩無筋太急無肉側筆則遲鈍多肉直鋒則枯槁無肉終其誤也巖而不銳細而能壯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

釋眞　筆長不過六寸捉筆不過三寸眞一行二草三指實掌虛右軍云弱紙用强筆强紙用弱筆弱者强之强者弱之遲速虛實若輪扁斲輪不疾不徐得之於心應之於手口所不能言也掠拂輕重若浮雲散蔽晴天波擊句截若微風搖於碧海氣如奔馬亦如朱鈎輕重出乎心而抄用應其手然且體約入分勢同章草而各有趣無問巨細皆有虛散其鋒圓毫絕按轉易也眞書一體當覆腕上搶掠毫開下撇撥趯鋒則稍有筋力指端橫鉤蹲踞轉腕之狀矣

釋行　行書之體略同於眞至頓挫盤礴若猛獸之搏噬進退斂距若秋鷹之迅擊故覆腕搶毫乃按鋒而直引其腕則外擴內旋結鋒而環轉結者上蹙旋毫不絕內轉鋒也加以



掉筆聯毫若石壘玉瑕自然之理亦如長空游絲容曳而來往又如蟲絲壁絡動而復虛游絲斷而能續皆契以天眞同於扁輪焉

釋草　草卽縱心奔放覆腕轉蹙懸管聚鋒柔毫外拓左爲外右爲內伏連卷舒收攬吐納內轉藏鋒也旣如舞袖揮拂而榮紆又若垂藤樛盤而繚繞蹙旋轉鋒亦如騰猨過樹遯虯得水輕兵追虜烈火燎原或體雄而不可抑或勢遜而不可止縱狂逸不違筆意也右軍云逶迤雄高而不高踰懸墜而能越或連或絕如花亂飛若雄若遜如馬長奔但先緩引與心逸自急也仍接鋒取與與盡卽已又生掇鋒轉剔刊角多句篆體或似蛇形亦如兵陣故兵无常陣字无常形又如水火之勢故云字勢如水火也

契玅　字雖有質迹本無爲稟陰陽而動靜體萬物以成形遷性通變不主其常故知書道玄玅必資神遇不可以力求也必資心悟不可以目取也字形者如目之視也目有止限明執字體旣有質滯爲目所視遠近不同如水之在器方圓豈繇其水且筆妙翰水方圓喻字所視卽同遠近則異故明執字體也字之態度心之輔也心悟非心合於玅也假如鑄銅爲鏡非匠者之明假筆寫心非毫之致玅在澄心靜慮至微之閒神應思徹又同鼓瑟綸音玅響隨意而生握筆使鋒逸態逐毫而應學者心悟於至道書玅於無爲苟涉浮華終憎斯理可不察也

排疊　字欲其排疊疏密停勻不可或闊或狹如壽臺畫筆

麗贏纍疊系旁言旁之類八訣所謂分開布白又曰調勻點畫是也

避就　避密就疏避險就易避遠就近欲其彼此映帶得宜又如廬字上擊既尖下一擊不當相同逢字下辶拔出則上捺必作點亦避重疊而就簡徑也

頂戴　字之承上者多惟上重下輕欲其得勢如疊璽藥鬱鬻聲醫之類八訣所謂如人上稱下載又謂不可頭輕尾重是也

穿插　字畫交錯者欲其疏密長短大小勻停如中弗井曲冊兼禹爽爾襄婁垂無密之類八訣所謂四面勻停八邊具備是也

向背　字有相向者有相背者各有體勢不可差錯相向如切如知以之類相背如北兆肥根之類

偏側　字有偏側敧斜亦當隨其字勢結體偏向右者如心戈衣幾之類向左者如朋及勿少之類正偏者如亥女文人之類字法所謂偏者正之正者偏之又其玅也

挑撥　字之形勢有須挑撥者如戈幾武氣之類如獻駁散斷左邊既多須得右邊撥之如省疾之類上偏者須得下挑之使相稱乃善

相讓　字之左右或多或少須彼此相讓方為盡善如馬旁系旁言旁諸字須左邊平直然後右邊可作否則妨礙不便如糸字以中央言字上畫短讓兩系出如鷗鷗馳字兩旁俱上狹下闊亦當相讓使不妨礙為佳

補空　如我哉字作點須對左邊實處如襲饗餐賴之類欲其四滿方正也如醴泉銘建字是也

貼零　字之空脫處欲其聯屬不斷如令冬寒之類是也

黏合　字之本相離開者即欲黏合使相顧盼拱揖乃佳如諸偏旁字臥璽非門是也

滿不要虛　如圓團國同包南隔宮之類是也

意連　字有形斷而意連者如之以心小川州水求之類是也

覆冒　字之上大者必覆冒其下如雲空榮奢金爭巷泰之類是也

垂曳　垂如都鄉卯夆之類曳如水支欠皮更走民也之類是也

借換　如蘇之為穌秋之為烁鵝之為鵞鵝之為鵝散之為㪷之為㪷之為㪷

撐拄　字之獨立者必得撐拄然後勁健可觀如可下永亨亭乎勻草矛巾弓十類是也

朝揖　凡有偏旁者皆欲相顧兩文成字者爲多如鄒謝鋤

儲三體成字者尤欲相朝揖八訣所謂近相顧揖是也

救應　凡作字一筆纔落便當想第二三筆如何救應如何結裹書法所謂意在筆先文向思後是也

附麗　字之形體有宜相附近者不可相離如形影飛起超

飲免凡文欠支旁之類以小附大以少附多是也

回抱　抱向左者昌丐易匆之類如鬼包旭也之類

包裹　謂如國圍之類四方包裹也尙向上包下幽凶下包上圍匡左包右句句右包左之類是也



卻好　謂其包裹關湊不致失勢結束停當皆得其宜也

小成大　字以大成小者如門又下大者是也以小成大如

孤字祇在末後一丿孚字祇在末後一句欠字一拔類是也

小大成形　謂小字大字各有形勢也書法云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若能大小得宜則盡善矣

小大　大小　書法曰大者促令小小字放令大自然寬猛得宜譬如日字之小難與國字同大如一二字之疏亦欲字字畫與密者相間必當思所以位置排布令相映帶得宜然後爲上或曰謂上小下大上大下小欲其相稱亦一說也

左小右大　左高右低　左長右短　此三節皆字之病左右大小高低長短欲其相稱停勻爲佳書法所謂長短合度麤細折中也

稱　作字狹長則有疏挂之病書欲其結束整齊收斂緊密排疊次第方爲老氣書法云密爲老氣此所以貴稱也

相管領　欲其彼此顧盼不失位置上覆下下承上左右皆相朝揖八訣所謂近相顧揖是也

各自成形　凡字合爲一體則具體可觀分爲異體則一筆自成一體可觀不可以其微小而忽之也至於疏密長短大小闊狹亦當要細詳之

應接　字之點畫欲其互相應接兩點者兩相照應如八丿類三點者一點起一點帶一點應如小糸類四點者兩旁兩點相應中間兩點相接如然無類至於水木州以之類亦然此皆言其大略又在學者能以意消詳觸類而長之可也



孫過庭書譜

超變適時行書爲要題勒方富眞乃居先草不兼眞殆於專謹眞不通草殊非翰札眞以點畫爲形質使轉爲性情草以點畫爲性情使轉爲形質草乖使轉不能成字眞虧點畫猶可記文迴互雖殊大體相涉故亦旁通二篆俯眞八分包括篇章涵泳飛白若毫蘼不察則胡越殊風至如鍾繇隸奇張芝草聖此乃專精一體以致絕倫伯英不眞而點畫狼籍元常不草而使轉縱橫自茲以降不能兼善者有所不逮非專精也雖篆隸草工用多變濟成厥美各有攸宜篆尙婉而通隸欲精而密草貴流而暢章務險而便然後潔之以風神

温之以妍潤鼓之以枯勁和之以閑雅故可達其情性形其哀樂驗燥濕之殊節千古依然體老壯之異時百齡俄頃又云今撰執使轉用之繇以祛未悟執謂淺深長短之類是也使謂縱橫牽掣之類是也轉謂鉤環盤紆之類是也用謂點畫向背之類是也又云數畫並施其形各異眾點齊列爲體互乖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通篇之準違而不犯和而不同留不常遷遣不恆疾帶燥方潤將濃遂枯泯規矩於方圓遁鉤繩之曲直乍顯乍晦若行若藏窮變態於毫端合詞情於紙上無閒心手忘懷楷則自可背義獻而無失達鍾張而尚工

## 顏眞卿述張長史十二筆意



余罷秩醴泉特詣東洛訪金吾長史張公請師筆法長史於時在裴宅憩息已一年矣師公者甚眾求筆法或有得者皆曰神玅一日長史乃左右盼視拂然而起僕乃從行來至竹院小堂公乃當堂踞坐而命僕居乎小榻言曰筆法玄微難妄傳授非志士高人詎可言其要玅夫平爲橫子知之乎僕曰嘗聞長史每令爲一平畫皆須縱橫有象非此之謂乎長史曰然直爲縱子知之乎曰豈非直者必縱之不令邪曲之謂乎曰然均爲閒子知之乎曰嘗蒙示以閒不容髮其此之謂乎曰然密爲際子知之乎曰豈非謂築鋒下筆皆令宛成不令甚疏之意乎曰然鋒爲末子知之乎曰豈非末已成畫復使鋒健之意乎曰然力爲體骨子知之乎曰豈非謂趯筆則點畫皆有筋骨字體自然雄媚之意乎曰然輕爲曲折子知之乎曰豈非鉤筆轉角折鋒輕過亦謂轉角爲暗過之謂乎曰然決爲牽掣子知之乎曰豈非謂牽掣爲擊鋭意挫鋒使筆不怯滯令險峻而成之謂乎曰然益爲不足子知之乎曰豈非謂結構點畫有失趣者則以別點畫偏旁救應之謂乎曰然損謂有餘子知之乎曰豈長史所謂趣長筆短雖點畫不足常使意氣有餘乎曰然巧爲布置子知之乎曰豈非欲書預想字形布置令其平穩或意外生體令有異勢乎曰然稱謂大小子知之乎曰豈非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兼令茂密乎曰然子言頗皆近之矣夫書道之妙玅在執筆令得圓轉勿使拘攣其次在識筆法其次在於布置不慢不越矩用筆當須知如錐畫沙如印印泥用鋒常欲使其透過紙背久之自然齊於古人矣此下尚有一半似後人所贅爲陳明卿刪去之

## 懷素論筆法

律公常從鄔形受筆法形曰張長史私教形云孤蓬自振驚砂坐飛余自是得奇怪草聖盡於此矣

顏眞卿曰師亦有自得乎素曰吾觀夏雲多奇峰嘗師之其痛快處如飛鳥入林驚蛇入草如過折壁之路一一自然眞卿曰何如屋漏雨痕素起握眞卿手曰得之矣

## 釋亞棲論書

凡書通即變王變白雲體歐變右軍體柳變歐陽體永禪師

褚遂良顏眞卿虞世南李邕陸柬之等並得書中之法後皆自變其體以傳於世俱得垂名若執法不變縱能入石三分亦被號爲書奴終非自立之體此書家之大要也

林韞撥鐙序略

大凡點畫不在拘之長短遠近但勿過其勢俾令筋骨相連意在筆先然後作字自有容與徘徊翻翻然有磊落崔嵬之勢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此畫爾豈書法也吾昔受教韓吏部其法曰撥鐙推抱撚拽是也訣盡於此子其旨而味乎

李約壁書飛白蕭字贊

昔張飛白蔡氏所得起於堊帚播於翰墨張王繼作子雲精極壁昏蟲素墨池古色翻飛露白乍輕乍濃翠箔映雪羅衣從風崩雲委地游霧縈空撥剌勢動蟉蟠氣雄昆池駭鯨時閃鬬龍攢毫疊孔或橫或縱層層陳雲森森古松君子況德高人比蹤抱素自潔含章內融遜疑方外縱在規中密而不離疏而有容藝通造化比象無窮子雲臣梁蕭字逾眞點畫均豐姿形端異迹絕蟹螯名空傳記明徵衰貶惟此一字

張懷瓘十體略節

案古文者黃帝史倉頡所造也頡首四目通於神明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象博采眾美合而爲字是曰古文

案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也始變古文或同或異謂之爲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也始變古文或同或異謂



授謂之史書秦趙高善篆始皇命以教胡亥故秦焚書惟易與史篇得全

案籀文者亦太史史籀之所作也與古文大篆小異後人以名稱書謂之籀文甄豐定六書以爲奇字是也其跡有石鼓文存焉

案小篆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損大篆籀文謂之小篆始皇并六國斯時爲廷尉罷奏不合秦文者於是天下行之畫如鐵石字若飛動作楷隸之祖爲不易之法其銘顯鐘鼎及作符印圖書至今多用焉

案八分者秦羽人王次仲所作也次仲始以古書方廣少波勢以隸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模楷後人以若八字分散故名之爲八分始皇之世出其數書小篆古文猶存其半八分以減小篆之半隸又減八分之半然可云子似父不可云父似子故知隸不能生八分矣本謂之楷書楷者法也式也模也時人用寫篇章或寫法令亦謂之章程書

案隸書者秦下邽人程邈所造也邈始爲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改大小篆方圓而爲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惟御史以奏事繁多篆字難成乃用隸字以爲隸人佐書故名隸書按八分小篆之捷隸亦八分之捷也

案章草者漢元帝黃門令史游所作也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此乃存字之梗槩損隸之規矩縱任奔逸赴急就成因草拗之義故名草書矣行草即隸書之捷亦章草之捷也

案行書者後漢潁川劉德昇所作也即正書之小譌務從簡易相聞流行故謂之行書王獻之嘗曰父云古之草草未能宏遠頓異眞體合窮僞略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藥行之閒於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體觀其騰煙揚火則迴祿喪精覆海傾河則玄冥失馭天假其巧故得之者先稟於天資於功用而善學者乃學之於造化異類而求之固不取乎原本而各逞其自然王愔云晉世王書者多以行草著名



案飛白者後漢左中郎將蔡邕所作也王隱云飛白變楷製也本是宮殿題署勢既徑丈字宜輕微不滿名爲飛白按漢靈帝熹平年詔蔡邕作聖皇篇上時修飾鴻都門伯喈侍詔門下見役人以堊帚成字心有悅焉爲歸而爲飛白之書其體有二勝法於八分第微於小篆自非蔡公設妙豈能詣此可謂勝寄冥通縹渺神仙之事



案草書者後漢徵仕張伯英之所造也草猶麤也麤書爲本曰藁蓋草書之祖出於此草書之先因於起草自杜度妙於章草崔瑗父子繼能然伯英學崔杜之法溫故知新因而變之以成今草轉精其妙字之體勢一筆而成偶有不連而血脈不斷及其連者氣候通而隔行雖子敬明其深指故行首之字往往繼前行之末世稱一筆書是也實亦約文該思應存於世

歐陽文忠公筆記

指宣言列缺施鞭飛廉縱轡也

張懷瓘用筆十法

偃仰向背　兩字併爲一字須求點畫上下偃仰離合之勢

陰陽相應　陰爲內陽爲外斂心爲陰展筆爲陽須相應左右亦然

鱗羽參差　點畫偏欠無使齊平要如魚鳥之陣有前後舒徐之勢

峰巒起伏　起筆蹙衄如峰巒之狀殺筆亦須存結

草眞偏枯　兩字或三字不得眞草合成一字謂之偏枯須求映帶字勢雄媚

斜正失則　落筆結字分付點畫之法須依位次安排不可失其準則

遲澀飛動　勒鋒磔筆字須飛動無礙滯之勢是謂得法

射空玲瓏　謂煙感識等字勢行草用筆不依前後

尺寸規度　不可長而有餘短而不足須引筆至盡處則字有凝重之態

隨字變轉　如闌亭年字一筆作懸鍼其下歲字則變垂露又其閒字體多變幻不同自首至尾一十八箇之字各別其意

李後主書述略

書有七字法謂之撥鐙自衛夫人并鍾王二家傳於歐虞褚顏等所謂七法者擫壓鉤揭抵導送是也今有顏魯公墨迹

蘇子美嘗言用筆之法較之斜正之閒便分工拙能知此及
虛腕則義獻之書可以意得也

蘇文忠公論書

獻之少時學書逸少從後取其筆不得知其長必能名也僕
以爲不然善書者不在筆牢浩然聽筆之所之而不失法度
乃爲善逸少所以重其不可取者獨以其小兒用意精至卒
然掩之而出其不意也

凡世之所貴必貴其難眞書難於飄揚草書難於嚴重大字
難於結密而無閒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

書法備於正書盛而能正書而能行草猶未能莊
王氏父子當斂手者也今之學書者知有二王而不求之二
帖中有張芝書狀二十許行索靖急就章數行清絕瘦勁雖
王之上亦未爲善學二王者也



把筆無定法要虛使而寬歐陽文忠公謂余當使指運而腕
不知此語最妙方其運也左右前後卻不免敧側及其定也
上下如引繩此之謂筆正

書初無意於佳適佳爾草書雖是積學乃成然要是出於欲
速古人云悤悤不及草書此語非是若悤悤不及乃是平時
有意於學此弊之極遂至於周越仲冀無足怪者吾書雖不
甚精然自出新意不踐古人是一快也

題自作字

東坡平時作字骨撐肉肉沒骨未嘗作此瘦妙也宋景文公
自名其書鐵綫若東坡此帖可謂云爾已矣

元符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游三洲巖同舟中書



黃文節公論書

心能轉腕手能轉筆書字便如人意古人工書無他異但用
筆耳

用筆不知擒縱故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非深解宗趣
豈易言也

王氏書法以爲如錐畫沙如印印泥蓋言藏鋒筆中意在筆
前耳承學之人更用爾亭永字以開字中眼目能使學家多
拘忌成一種俗氣要之右軍二言羣言之長也

帖中有張芝書狀二十許行索靖急就章數行清絕瘦勁雖
王氏父子當斂手者也今之學書者知有二王而不求之二
王之上亦未爲善學二王者也



筆力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後百年如有別書者通解余語耳

張長史折釵股顏太史屋漏痕王右軍畫沙印泥懷素飛鳥
出林驚蛇入草索靖銀鉤蠆尾同時一筆心不知手手不知
心法耳若有心與能者爭衡後世不朽則與工藝史同功矣

凡書要拙多於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婦子妝梳百種點綴
終無烈婦態也

肥字須要有骨瘦字須要有肉古人學書學其工處今人學
書肥瘦皆病又嘗備得其人醜惡處如今人作顏體乃其粲
然者

凡學書要先學用筆用筆之法欲雙鉤回腕掌虛指實以無
名指倚筆則有力古人學書不盡臨摹張古人書於壁閒觀

之入神則下筆時隨人意學字既成且養於心中無俗氣然後可作以示人爲楷式凡作字須熟觀魏晉人書會之於心自得古人筆法也欲學草書須精眞書知下筆向背則識草書法草書不難工矣

今俗書庵字既於篆文無有又菴非屋不當從广後漢皇甫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中兵曾軍大疫親入菴廬巡視三軍感悅卽用此菴字爲有依據

同党柏舟書云書字已佳但疑是單鉤肘臂著紙故尙有拘曲不放浪意態耳大槩書字楷法欲如快馬斫陣草法左規右矩此古人玅處

來樊道舟中觀長年盪槳羣丁撥掉乃覺少進意之所到輒能用筆

余寓居開元寺之怡偲堂坐見江山每於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然頗長史狂僧皆倚酒而通神入玅不飮酒忽十五年雖欲善其事而器不利行筆處時時蹇蹶計遂不得復如醉時書也顧況詠白髮出嫁宮人云準擬人看似舊時山谷草書無乃似之

## 米襄陽論書

吾書小字行書有如大字唯家藏眞跡蹤尾閒或有之不以與求書者心旣貶之隨意落筆皆得自然備具古雅壯歲未能立家人謂吾書爲集古字蓋取諸長處總而成之旣老始自成家人見之不知以爲何祖述也

惡體但其弟公綽乃不俗於兄筋骨之說出於柳世人但以努張爲筋骨不知不努張自有筋骨存焉

書至隸興大篆古法壞矣猶各隨字形大小故如百物之狀活動完備各各自足隸乃始有展促之勢而三代之法亡矣

又論臨摹二法

世人多不曉臨摹之別臨謂以紙在古帖法書之旁觀其形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故謂之臨摹謂以薄油紙覆古帖法書之上隨其大小輕重而模之若模畫之摹故謂之摹又有以厚紙覆帖上就明牖景而摹之又謂之響搨焉臨摹二者迥殊不可亂也

又論小楷提筆

陳寺丞相伯修子也嘗於枕屏效元章筆蹟書杜陵詩一日元章過之見而驚焉伯修命出拜元章喜甚因授以作字提筆之法曰以腕著紙則筆端有指力無臂力也曰提筆亦可不用毫筆書之則不能若此唐人更不作章草書近來有濟及洪府人强學之所謂不堪位置舉止羞澀終不似眞俗人小楷乎元章笑顧小吏索紙書其所作進觴展贄表筆畫端謹字如蠅頭而位置規模皆若大字父子歎服因請其法元章曰此無他每作字時不可一字不提筆久當自熟矣

黃祕書伯思論書

筆之法曰以腕著紙則筆端有指力無臂力也曰提筆亦可昔人運筆側掠努趯皆有成規若法度禮樂不可斯須離也及造微洞玅則出沒飛動神會意得然所謂成規者初未嘗失今世人作一波畫尚未知曆筆處徒規規强效古人擬成亦不過爲印刻字耳

流俗言作書皆欲懸腕而聚指管端眞草必用此法乃善予謂不然遇少書法有眞一行二草三以言執筆去筆跗遠近

耳今筆長不過五寸雖作草書必在其三而眞行彌近今不問正草字必欲聚指管端乃妄論也今觀晉宋及唐人畫圖執筆者未曾若此可破俗之鄙說

凡書衡難從易方正在二者閒不悟書意者强作橫書不斜則濁塲中一人是已此體惟鍾索盡古人之玅宋齊人似之梁陳隋至唐終不近也 衡一作橫

張懷瓘云飛白全用隸法蓋八分之輕者今世人爲此書巧全用草法正與古背馳矣文鮑照飛白用毫筆乃能成字或輕或重也蓋或輕若絲髮或重若雲山濃淡相錯乃成字若不用毫筆書之則不能若此唐人更不作章草書近來有濟及洪府人强學之所謂不堪位置舉止羞澀終不似眞俗人未嘗知古人用筆處見其人書者隨眾稱善皆曰鍾王復出矣

漢甄豐稽正古文字其一古文魯堂壁中書也其二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古文高質而難遷造若三代鼎彝遺篆是已奇字怪巧而差異正若漢劉棻從楊雄所學及近世夏鄭公集四聲韻所載是已今人往往不能辨之遂盡以奇字爲古文焉

汪氏珊瑚網書目卷二十三上

宋高宗翰墨志

余自魏晉以來至六朝筆法無不臨摹或蕭散或枯瘦或遒勁而不回或秀異而特立眾體備於筆下意閒猶存於取舍不入識者目矣吾於次敘得之因筆其梗槩

昔人論草書謂張伯英以一筆書之行斷則再連續蠕屈挐攫飛動自然筋骨心手相應所以率情運用略無留滯故擧者云應指宜事如夫發機霆不及激電不及飛皆造極而言耕始之意也又云忙不及草者豈草之本旨哉正須翰動若馳落紙雲煙方佳耳

劉正夫論書

字美觀則不古初見之使人甚愛次見之則得不到古人處三見之覺偏旁點畫不合古者盈盈在眼矣字不美觀者必古初見之不甚愛再見之得其到古人處三見之自偏旁點畫合法度者歷歷在眼矣故觀今之字如觀文繡觀古之字如觀鐘鼎學古人字期於必到若至妙處始會於道則無媿於古矣

執筆要分直側直筆圓側筆方用法有異而執筆初無異也其所以異者不過遣筆用鋒之差耳蓋用筆直下則鋒常在中欲側筆則微倒其鋒而書體自然方矣若夫執筆則不可不方也古人學皆用直筆王次仲等始有倒法

羲堯章書譜

眞行草書之法其源出於蟲篆八分飛白章草等圖勁古淡則出於蟲篆點畫波發則出於八分轉換向背則出於飛白簡便痛快則出於章草然而眞草與行各有體製歐陽率更

顏平原輩以眞爲草李邕李西臺輩以行爲眞亦以古人有專工正書者有專工草書者有尚工行書者信乎其不能兼美也或云草書千字不抵行書十字行書十字不抵眞書一字意以草至易而眞至難豈眞知書者哉大抵下筆之際盡倣古人則少神氣專務遒勁則俗病不除所貴熟習兼通心手相應斯爲美矣白雲與率更書訣亦能言其梗槩孫過庭論之尤詳皆可參稽之

## 眞書

眞書以平正爲善此世俗之論唐人之失也古今眞書之神妙無出鍾王二家今觀其書皆瀟灑縱橫何拘平正良繇唐人以書判取士而士大夫書類有科舉氣習顏魯公作干祿字書是其證也殆歐虞顏柳前後相望故唐人下筆應規入矩無復魏晉飄逸之氣且字之長短大小斜正疏密天然不齊孰能一之謂如東字之長西字之短口字之小體字之大朋字之斜黨字之正千字之疏萬字之密畫多者宜瘦畫少者宜肥魏晉書法之高良由各盡字之眞態不以私意參之耳或者專喜方正極意歐顏或惟務勻圓專師虞永或謂體須稍扁則自然平正此又有徐會稽之病或欲其蕭散則自不塵俗此又有王子敬之風豈足以盡書法之美哉眞書用筆自有八法吾嘗采古人筆列以爲圖令略言其指夫點者字之眉目全藉顧盼精神有向有背隨字異形橫直畫者字之體骨欲其堅正勻淨有起有止所貴長短合宜結束堅實

## 結體

用筆不欲太肥肥則形濁又不欲太瘦瘦則形枯不欲多露鋒芒露則意不持重不欲深藏圭角藏則體不精神不欲上小下大不欲左高右昂不宜多後少歐陽率更結體雖太拘而用筆大備眾美雖小楷而翰墨淋漓落追蹤鍾王來者不能及也顏柳結體既異於古人用筆復溺於一偏予評二家爲書法之一變數百年間人爭效之字畫剛勁固不無爲高明之助而魏晉風軌埽地盡矣然柳氏大字偏旁清勁可喜更爲奇妙近世亦有效之者則俗獷不除不足觀故知與其太肥不若瘦硬也

## 草書

草書之體如人坐臥行立揖遜忿爭乘舟躍馬歌舞辟踊一切變態非苟然者又一字之體率有多變有起有應如此起者當如此應各有義理王右軍書羲之字當字得字涿字慰字最多多至數十字無有同者而卒未嘗不同也可謂所欲不踰矩矣大凡學草書先當取法張芝皇象索靖等章草則結體平正下筆有源然後倣右軍申之以變化鼓之以奇崛若泛學諸家則字有工拙筆多失誤當連者反斷當斷者反續不識向背不知起止不悟轉換隨意用筆任筆賦形失誤頗錯反爲新奇自大令以來已如此矣況今世哉然而襟韻不高記憶雖多莫洗塵俗若使風神蕭散下筆便當過人自唐以前多是獨草不過兩字屬連累數十字而不斷號曰連綿游絲此雖出於古人不足爲奇更成大病古人作草如今人作眞何嘗苟且其相連處特是引帶嘗攷其字是點畫處皆重非點畫處偶相引帶其筆皆輕雖復變化多端未嘗亂其法度張顛懷素最號野逸而不失此法近代山谷老人自謂得長沙三昧草書之法至是又一變矣流至於今不可復觀唐太宗云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惡無骨也大抵用筆有緩有急有有鋒有無鋒有承接上文有牽引下字乍徐還疾忽往復收緩以倣古急以出奇有鋒以耀其精神無鋒以含其氣味橫斜曲直鉤環盤紆皆以勢爲主然不欲相帶帶則近俗橫畫不欲太長長則轉換遲直畫不欲太多多則神癡以捺代丿以丨發代走走亦以捺代之唯丿別開用之意盡則用懸鍼意盡須再生筆意不若用垂露耳







## 用筆

用筆如折釵股如屋漏痕如錐畫沙如壁坼此皆後人之論折釵股者欲其曲坼圓而有力屋漏痕者欲其無起止之迹錐畫沙者欲其句而藏鋒壁坼者欲其無布置之巧然皆不必若是筆正則藏鋒筆偃則鋒出一起一倒一晦一冥而神奇出焉常欲鋒在畫中則左右皆無病矣故一點一畫皆有三轉一波一拂又有三折一丿又有數樣一點者欲與畫相應兩點者欲自相應三點者必一點起一點帶一點應四點者一起兩帶一應筆陣圖云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便不是書又如口當行草時尤宜泯其稜角以寬閑圓美爲佳心正則筆正意在筆前字居心後皆名言也故不得中行與其工也寧拙與其弱也寧勁與其鈍也寧速然極須淘洗俗姿則妙處自見矣大要執之欲緊運之欲活不可以指運筆當以腕運筆執之在手手不主運運之在腕腕不知執欲作者亦須略考篆文須知點畫來歷先後如左右之不同刺之相異王之與玉丌之與衣以至秦奉泰春形同理殊得其源本斯不浮矣孫過庭有執便轉用之法當熟玩之







## 用墨

作楷墨欲乾然不可太燥行草則燥潤相雜潤以取妍燥以取險墨濃則筆滯燥則筆枯亦不可不知也筆欲鋒長勁而圓長則含墨可以運動勁則有力圓則妍美予嘗評世有三

物用不同而理相似艮弓引之則緩來舍之則急往世俗謂之揭箭寶刀按之則曲舍之則動直如初世俗謂之同性筆鋒亦欲如此若一引之後已曲不復挺又安能如人意耶故長而不勁不如勿長勁而不圓不如不勁蓋紙筆墨皆書法之助也

行書

嘗攷魏晉行書自有一體與草不同大率變眞以便於揮運而已草出於章行出於眞雖曰行書各有定體縱復晉代諸賢亦各不相遠蘭亭記及右軍諸帖第一謝安石大令諸帖次之顏楊蘇米亦後世可觀者大要以筆力爲貴少有失誤亦可輝映所貴乎濃纖閒出血脈相連筋骨老健風神灑落姿態具備眞有眞之態度行有行之態度草有草之態度必須博習可以兼通焉

臨摹

摹書最易唐太宗云臥王蒙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可以嗤蕭子雲唯初學書不得不摹亦以節度其手易於成就皆須是古人名筆置之几案懸之坐右朝夕諦觀思其運筆之理然後可以臨摹其次雙鉤蠟本須精神摹捐乃不失位置之美耳臨書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其筆意摹書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其筆意臨書易忘經意與不經意也夫未能涵容皆支離而不相貫串黃庭與樂毅不同畫讚與蘭亭殊旨一時下筆各有其勢固應爾也予嘗觀古之名書無不點畫振動如見其揮運之時山谷云字中有筆如禪家句

精神

藝之至未始不與精神通其說見於昌黎送高閑序與孫過庭乖合篇二語詳之矣夫字有藏鋒出鋒之異粲然盈楮欲其首尾相應上下相接爲佳後學之士隨所記憶圖寫其形將升高書淩雲臺榜下則鬚髮已白藝成而下斯之謂歟若鍾繇李邕又自刻之可謂癖矣

中有眼信然哉

方圓

方圓者眞草之體用眞貴方草貴圓方者參之以圓圓者參之以方斯爲妙矣然而方圓曲直各自有異眞須涵泳一出於自然如草書尤嫌橫直多則字有積薪束葦之狀而無蕭散之氣時時變換以出之斯爲善矣

向背

向背者如人之顧盼指示相迎相揖相逐相奔發於左者應於右起於上者伏於下大要點畫之閒施設各有情理求之古人惟王右軍爲妙

位置

假如立人挑土田王衣亓一切偏旁皆須令狹長則右有餘地矣在右者亦然不可涉於太密太巧太密太巧是唐人之病也假如口字旁在左者皆與上齊鳴呼喉嚨唯喻等是也在右者皆與下齊和扣知加等是也又如尸人疒尸等字須令覆其下走之兀心等字須能承其上審其輕重使相負荷計其大小使相副稱爲妙

疏密

書以疏爲風神密爲老氣加圭之四橫川之三直魚之四點畫之九畫必須下筆輕勁停勻爲佳當疏不疏反成寒乞當密不密必至凋零

風神

風神者一須人品高二須師法古三須紙筆佳四須險勁五須高明六須潤澤七須向背得宜八須時出新意則自然長者如秀整之士短者如精悍之徒瘦者如山澤之臞肥者如貴游之子勁者如武夫之勇猛媚者如美女之嬌嬈敧斜如醉仙瑞楷如賢士各任其態也夫遲以取勁先必能速然後能爲遲若素不能速而專事遲則無神氣若專事速又多失勢

筆鋒

下筆之初有搭鋒者有折鋒者其一字之體定於初下筆凡作第一字多是折鋒第二三字承上筆勢多是搭鋒若一字之閒右邊多是折鋒應其左故也又有平起者如隸畫蔵鋒者如篆畫大要折搭多精神平藏善舍蓄兼之則妙矣

廣川論體裁

峻拔一角潛虛半股此於法書其體裁當如此亦至於分若抵背合如並目以側援斜以斜附曲然後成書而古人於此蓋盡之也

趙子固書法論

學唐不如學晉人皆能言之夫豈知晉豈易學哉學唐尚不失規矩學晉不從唐入多見不知量也僅能敧斜雖欲媚而不媚翻成畫虎之犬耳何也書字當立閒架牆壁則不散敗思陵書法未嘗不圓熟要之於閒架牆壁處不著工夫此理可爲識者道近得此方舊本虞永興破邪論序愛而不知其

惡也故爲此說正坐無牆壁也右軍樂毅畫讚薾亭最眞一
一有牆壁者一揭直下是也李瑋家開皇帖行書之祖於此
最昭昭化度及魯公離堆得此法左右陰陽極明麗丁道護
啟法寺碑筆右方直下最具此法學者當垂情如此下筆則
明麗方直端重楷正眛此則癡鈍蠹豬矣黃庭賀捷有鍾體
雖微跂側隱然亦有牆壁力命表勁利更高學者毋但徇俗
而不實本唯道教經宛然是經生筆了無神明決非義筆正
如率更之玩長孫無忌面團團也識此已又識破懷仁聖教
之流入院體也其遒筆處世謂之小王書此書一一髣髴亭
玉潤霜寒諸帖即無此遒筆不知懷仁從何取入使後人未
倣羲帖先爲此態觀之可惡其流至於薾翁經藏記烏龍廟



記僧有交之集書極矣又須戒徐會稽之濁在跛偃李北海
之濁在敬斜唯張從申得大令之通暢無二公之流弊且世
云會稽出自蘭亭蘭亭即無偃筆也又云北海深悟大令
大令不若是之敬跛也跛偃之弊流而誤吾坡公敬斜之弊
流而爲元章父子矣且如米傳朋深得諸葛禎瑤臺寺碑筆
法的是蘭亭中出矣公又生出一節病每下豎筆不直揭下
乃仰筆尖鋒全無氣骨皆清和之弊爲監不恭學者更切自
防之自點檢之朋友相警悟之前修長中之短亦無畏友以
覺其非耳故予深信閣架牆壁爲要也余自謂學古人當勁
媚今人當無心可也中興後朱壑巖橫斜顛倒幾若楊少師
孫勒川規矩恐下筆不中觀者元章曰奴書耳朱吾所取孫



吾所戒也更從識者評之
學隸楷於魏晉之下邈乎無以稽也縱有
者唯樂毅論海字秣陵本爾其唐元度魚帖本已非古本文
次有德州畫讚而已若所謂力命表固繇精筆古勁幾不入
俗眼然尊之敬之未容而友之也黃庭固類繇敬側不中繩
度未學唐人而事此徒成畫虎類犬然則欲從入道於楷何
從曰僅有三焉化度北成廟堂耳晉宋而下分而南北有了
道讚襄陽啟法寺興國寺二石啟法最精歐虞之所自出興
國麤甚如此兩手天不壽精而壽麤可歎也北方多朴有隸
體無晉逸雅謂之氈裘氣至合於隋書同文軌閱皇大業以
逮武德之末貞觀之初書石無一可議此古今集大成之時
也於是虞歐大宏厥聲始虞於龍聖道場歐於姚辨等刻亦
均平不可如俗書左低右昂入訣所謂千里陣雲是也起筆
既成穴類如鑿如錐則有泛穴錐則尖既不尖又不帶穴斯
爲妙絕及至書到右方住處捺筆不可向下須擁起向上於
下如繩直其左方至筆之豎亦結筆在左穿心豎筆是也捺
筆直下到立處微捺使鋒左向如畫之右肩夾出鋒在上豎
筆則突出鋒在左也又於十字處如中字牛字年字凡是一
橫一直中停者皆當蓄心凝然正直平均不可使一高一低

一斜一畝少涉世俗守此法既牢則凡施之閒架自然平均
使不俗氣俗之從生始於徐浩也知藺亭韻致取有映帶不
知先自背了繩墨畝斜跛偃雖有態度何取態度晉書法之
餘也骨格者書法之祖也今未正骨格先尙態度幾何不舍
本而求末耶戒之戒之從入之門先敬先戒平平直直輕輕
勻勻俗呰率更體爲排算固足以攻其短然先排算而尙氣
脈乃可不排算而求之是未行而先馳理不至爾分閉布白
勿令偏側此誠格言每一字爲率筆多筆少不同先須分布
勻整若此未調順工何從生又有一般偏旁不可盡律以正
者每字必敬歲字必舛有字不可破中叢字取居中而又左
右皆須以古人所書求其義理執一而論第曰中正此李後
主譏魯公爲田舍翁又如褚河南如稱八分古雅有韻一切
尙之甚有疏拙辭少保發越褚體飄揚遒徹一尙不同幾至
迂疏魯公之正其流也俗誠懸之勁其弊也寒古往今來中
庸鮮能千載之下刻心苦神諸其然者要是文章之外唯此
足以觀人發揮形容有足尙者不忍怠也又嘗妄論文章精
到尙可改飾字畫落筆更不容加工求以益之適或壞之此
吾知字書之貴一生眠則舋被坐則畫地將老無功此藝厥
爲不易哉

## 分布六法

左欲去吻　右欲去肩　左右兩平
上長下短　左上滿喻右上　右下滿所右下



在此法度端嚴中蕭散爲勝耳右軍三卷僅一半眞施老子
印證衛齋堯章諸公議論去其閒僞迹如求屏風帖早乘帖
止開眞帖五卷於海陵當此以爲區處

## 鄭夾漈六書偏旁例論

六書起一成文衡爲一從爲丨音衰邪爲丿房必反丿爲乀分勿反至乀而窮折一爲乛音及反乛爲厂好旱反轉厂爲乚音隱反乙爲乛居月反仌後此折一爲人卽宥也音入轉人爲亻側加反亻爲彳丑玉反彳爲夂音昳反夂爲夕音泉至夕而窮一再折爲冂五犯反轉冂爲口犯側口爲匚音方反匚爲匸音播至匸而窮引一而統合之則爲口音圍圓則爲○音星至○則環轉無異勢一之道盡矣然丨與一偶一能生而丨不能生天地之道陰陽之理也篆通而隸

辟故有左無右有㠯音阜無隓篆明而隸晦故有王无玉有未無朱篆巧而隸拙故有冂音覓無𠙵音炯有丨無丶篆縱而隸拘故有刀無匕有禾無禾音稽然則篆之於隸其猶筮之於龜乎

夾漈通志六書論

經術之不明繇小學之不振繇六書之無傳聖人之道惟藉六經六經之作惟藉文言文言之本在於六書六書不分何以見義小學之義第一當識字母之相生第二當識文字之有關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轉注字也假借文字俱也象形指事一也象形別出為指事諧聲轉注一也諧聲別出為轉注二母為會意一子一母為諧聲六書也者象形為本形不可象則屬諸事事不可指則屬諸意意不可出於籀籀始於古文皆體於自然效法天地然則予何取衷哉曰漢時遠步晉唐至宋滋弗逮矣蒼夏之迹遠矣幣刀鼎鼎篆有垂露複書雜體隸之八分變而飛白行草草本隸隸世曰古文雜用籀體非一於科斗也蓋古文有墳書麒麟鐘鼓泰山碑暨於兩京遺書舊畫學者不可不歷觀焉黃庭謂非右軍書其誰作耶曰永僧徐浩輩為之也樂毅論舊本希見於世宋初王侍書別寫刻之洛神賦亦後人託獻之而詭行之墓田丙舍其鍾太尉之懿乎傷寒數帖其王會稽之奧乎李陽冰庶子泉銘怡亭刻石二世詔無是過也浯谿碑雅厚雄深森嚴於瘞鶴萬安記其苗裔乎郎官廳壁序祭濠州文末年諧身同出一軌所謂不約於法而幾蹈焉者一埽歐虞褚薛之疲茶張顏畸宗與曰宗古文籀篆其開於程蔡乎石室之書今亡矣其言曰書肇於自然陰陽生焉形勢立焉若日月星辰鳥獸食木葉若刀耕火耨橫畫有序象左迴右顧

## 鄭于經書要篇

六書之要其諧聲乎聲原於虛而妙於物言者聲之宣也書者聲之寄也飛龍肇音潨哉閎乎其罔聞也夾漈山人當是正之有音無文者多矣逮皇元圖書重啟人文諸書之義實宗乎五雖古之三皇龍書穗書雲書諸作蔑以加諸猗歟休哉商之倒薤周之虎書魚書其象形耶夷考禽書龜鶚諸體不過名物作也曰孔壁舊書皆科斗文字佳城之文獨顯於世曰古文雜用籀體非一於科斗也蓋古文有墳書麒麟鐘鼎篆有垂露複書雜體隸之八分變而飛白行草草本隸隸出於籀籀始於古文皆體於自然效法天地然則予何取衷哉曰漢時遠步晉唐至宋滋弗逮矣蒼夏之迹遠矣幣刀鼎鼎篆有垂露複書雜體隸之八分變而飛白行草草本隸隸



鄭宜亭忠質文論

三皇尚忠五帝尚質三王尚文八卦忠也古文質也籀文也篆則王降而霸矣隸其秦之法令書乎古隸隸之古文也八分隸之籀也楷法隸之篆也飛白八分之流也行楷之行也草楷之走也隸以規為方草則圓其矩而六書之道散也

無使孤露藏頭護尾力在字中疾澀之分執筆之度八體變法之玄突崔瑗之傳咸受業焉光和建安諸作高明精粹非魏晉所儗蕤張留侯蕭相國談筆道鍾太傅著論可爲格言矣諸葛武侯其知書之變乎楊子雲訓纂其說文切韻之本乎曰谿書衡宵亭包蒙其義則衍極緝取之矣夫字有九德九德則法法始乎包犧成乎軒頡盛乎三代革乎秦漢極乎晉唐萬世相因體有損益而九德莫之有損益也或曰九德出虞孰傳乎曰天傳乎又問何以自得曰無媿於人爲自得

書皋陶謨

又天五篇同上出衍極

天地之數合乎五皇極之道中於五四時之用成於五六書之變極於五是故古文如春籀如夏篆如秋隸如冬八分行草歲之閏餘也隸之興也其周之末造乎其民趨於簡陋乎或問石鼓顯於李唐韓退之韋應物以爲周文王宣王時歐陽永叔蘇子瞻謂非史籀不能作而夾漈以爲秦文信乎曰以漆文知之然則筆易始乎曰尚矣書曰作會非筆何會紀於太常非筆何紀蘇望歐陽棐以三仁爲漢石經趙德夫洪景伯非不之諒也或曰古書籀隸其淪淪乎久矣而何言之豈古獄反明也耶曰吾聞達於理者古今不能局審其幾者鬼神莫能閡夫道一而已矣然則用筆有異乎曰有請問曰篆用鍵也近世善執筆者莫如張顏吾以此按天下圖書不能逃乎玉尺也人善執筆則八體具不善執筆則八體廢寸以內法在掌指寸以外法兼肘腕掌指法之常也肘腕法之變也魏晉閒帖指掌字也嗚呼師法不傳人便其所習便其所習此法之所以不傳也故惠施卒而莊子深瞑不言鍾子期死而伯牙毀琴絕絃蓋傷世之難與知也或曰絳州潘氏撫采奇墨祕楮昉於蒼頡訖於宋初其博雅乎曰淳化閒太宗出內藏古蹟命王著歸捐工用精嘉大觀絳淳猶有似人之喜戲魚黔江鼎澧無慮數十家有無不足計也江季路之辨審矣曰榮次道二十萬購夫子廟碑劉潛夫十餘載求邕僧塔銘珍乎曰鴻都斷石猶有存者其古刻之天球乎黃初闕里記詞翰爾雅其南金乎漢碑三百銷蝕無幾何君閎道夏淳于碑可以全見古人面貌君謀隸纂其憂思深矣魏晉相承善學隸古莫如鍾王蕭阮諸人神氣浸殊體式未散歷隋而唐始有專門之學自此益分矣嗚呼媮風並起其未造之屏民乎豪傑之生不數其精神猶參錯於元化之閒乎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孔氏遺跡陽冰獨神會之魯公之書懷素喜而有得似不在語言文字之苴乎或問衍極曰極者中之至也

虞伯生六書淵源序略

魏晉以來善隸書以名世未嘗不通六書之義不通其義則

不得文字之情制作之故安有不通其義不得其情不本其故猶得爲善書者唐之諸賢以書義相究辨析循規蹈矩無復有點畫差訛之弊嗟夫世之不知六書之義而效其波磔以爲媚誠妄人矣

吾丘衍學古編略

篆法扁者最好謂之蠅頭徐鉉謂非老手莫能到石鼓文果扁字也

小篆俗皆喜長然不可太長長無法但以方楷一字半爲度一字爲正體半字爲垂腳豈不美哉腳不過三有無可奈何者當以正腳爲主餘略收短如幡腳可也有下無腳字如坐旦坐等字卻以上枝爲出如草木之爲物正生則上出枝倒懸則下出枝耳

隸書人謂宜扁殊不知妙在不扁挑拔平硬如折刀頭方是漢隸書體括云古勁古拙斬釘截鐵備矣

款識文者諸侯本國之文也古者諸侯書不同文故形體各異秦有小篆始一其法近世學者取款識字爲用一紙之上齊楚不分人亦莫曉其謬

有芒氏墨雨碎金

張長史謂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董內直謂大字貴結密不結密則嬾散而無精神偏旁宜字字相照應又宜飄逸氣清雅不俗一字之美皆偏旁湊成分拆看時各自成一美始爲大字之盡善者矣小字貴於開闊字內閒架宜明整開闊一如大字體段諸美皆具也

胸中有書下筆自然不俗坡詩有云退筆如山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此言良是

爲書之妙不在憑文案本妙在應變無方

行行須有活法字字須求生動

有功無性神彩不生有性無功神彩不實兼此二者然後能齊古人

筆正之說眞格言也筆正則古人筆法皆如吾手矣側鋒取妍鍾王不傳之祕濡毫之次法與鋒合然後運筆無非法也

捉筆在手便須運意不可妄落一筆一筆縱落便想第二筆合作如何下

偶寫一字不成須於眾碑尋之若無卽出意自造不可輕意臨書最有功以其可得精神也守形在紙筆法在手筆意在心筆筆生意分閒布白小心布置大膽落筆左者右之右者左之偏者正之正者偏之以近爲遠以遠爲近以連爲斷以斷爲連筆近者意遠筆遠者意近

字看碑帖須知運筆又須把其氣象隨所寓成形結字得形體不如得筆法得筆法不如得氣象學字如女子學梳掠惟性虛者尤能作態度

藏學一家書學成不過爲人作奴婢集眾長歸於我斯爲大成

行書非草非眞兼眞謂之眞行帶草謂之行草篆添隸減篆長隸扁

八分書殆不始於秦水經注齊地掘古冢棺前有八分書驗文乃太公三世孫胡公之墓科斗古文大篆小篆亦自五帝時有之矣如禹刻岣嶁碑則用科斗宣王刻石鼓則用籀書唐人錢譜太昊氏金尊盧氏幣其文具存悉皆小篆太公九府圜錢黃帝布刀亦是小篆蓋書契既作字體悉具決不始於秦也

唐昇元帖以匱紙摹搨李廷珪墨拂之爲絕品匱紙者打金箔紙也其次卽用澄心堂紙蟬翅拂爲第二品濃墨本爲第三品也昇元帖在灃化祖刻之上隋開皇帖之下迄今皆不可復見也

世有絳帖潭帖臨江帖此三書絳本已少惟潭帖爲勝者以僧希白所臨也希白於字畫得佳處故於二王帖尤邃若臨江則失眞遠矣又灃化帖大觀帖當時以晉唐善本及江南所收帖擇善者悉出上聖規摹故風骨意象皆存在識者鑒裁而學者悟其趣

法書中唐人硬黃可喜若其餘紙札俱不精

古人論墨之佳曰輕堅勁黑入硯無聲又曰其堅如玉其文如犀又曰纖彩奮發論硯之佳曰秀潤玉質論筆曰長而不勁不如勿長勁而不圓不如不勁皆至理也

唐六典有裝潢匠注音光上聲謂裝成而以蠟潢紙也今製牋法猶有潢製之說人多不解作平聲又改爲裝池益謬甚矣

洞天清錄云書與畫一致也書者以濟畫之不足者也使畫可盡則無事乎書矣古之善繪者或畫詩或圖孝經或貌爾雅或像論語暨春秋或著易象皆附經而行猶未失其初也世道日降往往溺志於車馬士女之華怡神於花鳥蟲魚之麗游情於山林水石之幽而古意衰矣

李西涯論篆額

裝潢舊碑石刻法帖上篆額斷不可去不然卻似賢人不著冠耳

祝京兆論楷書及扇書

一血二骨三肉四筋五員六直七平八方九結構十變十備謂之楷書

書聚骨扇如令舞女在瓦礫堆上作伎飛燕玉環亦減態矣呵呵

楊升菴論擘窠書

字體有擘窠書今書家不解其義按顏眞卿集有云點畫稍細恐不堪久臣今謹據石擘窠大書王惲玉堂嘉話云東坡洗玉池銘擘窠大字極佳又云韓魏公書杜陵畫鶻詩擘窠大字此法宋人多用之墨札之祖也

弇山人卮言

自張懷瓘以十體斷書一曰古文二曰大篆三曰籀文四曰

小篆五曰八分六曰隸書七曰章草八曰行書九曰飛白十曰草鄭昂論文字之大變八一曰古文二曰大篆三曰小篆四曰隸書五曰八分六曰行書七曰飛白八曰草書其意蓋取程邈以後之隸與鍾王之今楷合而一之不然則是取漢碑之隸皆屬之於八分而單以隸爲楷也歐陽永叔以八分爲隸洪适因之而豐道生直斥其妄據道生之意以隸爲入分以眞爲隸也是卽吾所疑張鄭之後說也夫以分爲隸歐陽氏之誤小以隸爲分以眞爲隸豐氏之誤大也爲豐氏之說大約與張鄭同其一曰隸書者程邈爲御史以奏事繁多篆字難成乃用隸人佐書以赴急速官司刑獄用之其二云次仲作八分書謂八篆八分存隸二分是先有隸而有分固矣其三據凜化閣帖有邈天得一以清數語爲據此皆吾所不敢信之故也閣帖所存邈數十字略無二鍾古意止是稍增一點一畫以行怪如亢倉元命苞假書塡難字類耳此李又明言漢因行之獨符懷琳輩之所不爲而可據爲邈書乎又明言漢因行之獨符印幡信題署用篆則此外皆用眞隸書矣而何自漢末以前無一筆也酈趙所書之碑又何無一眞隸而皆分書也各碑既謂之分書則其法正存今何嘗入篆八分也以吾所見惟皇象天發神讖有五分之篆蔡邕夏承有四分之篆疑此卽所謂八分而八分以其不易習故少傳耳衛恆所贊隸勢如行者其體若臣而勢若飛今亦不傳矣後世有以草書作雙絲下中露白者爲飛白極可笑吾三十時爲余定州作飛白歌蓋從俗之語也今人稱眞草隸篆雖失作者之意然古隸今隸方圓勁婉體自難合析爲眞隸似亦未爲不通

吾衍曰秦隸者程邈以文廣繁多難以用篆因減小篆爲徑用之法故不爲體勢若漢款識篆字相近非有挑法之隸也砥平繩直規旋矩折修短相副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等語亦卽是秦權秦量上刻字八多不知亦謂之篆八分則漢隸之自與正書不甚應其爲古隸無疑者後閱陸子淵書輯云秦

未有挑法者比秦隸則易識比漢隸則微似篆若用篆筆作漢隸則得之矣由此而言則次仲所成八分恐存隸八分就篆二分也衍之此論一洗懷璧千古之疑盡闢豐氏恣談之陋

衍又曰隸書人謂宜扁殊不知妙不在扁挑拔平硬如折刀頭方是漢隸衍此語尤合作證受禪勸進之所以妙也近代文徵仲得之瘦而怪者韓擇木也豐而扁者唐玄宗也拙而醜者朱協極也

沈存中云古人以散筆作隸書謂之散隸近歲蔡君謨又以散筆作草書謂之散草或曰飛草其法皆生於飛白

章草古隸之變也行草今隸之變也芝旭草又行草之變也寬綽而有餘此偏至之語大須意會不可典要　又云小心布置大膽落筆



行書有二有眞帶行者如右軍蘭亭霜寒來禽官奴之類是也正行配者右軍旦極寒雪晴晚復是也

毒熱尊體何如奉橘夫人平康蔡家賓至愛鵝斲茶晚復毒熱有以爲唐文皇臨者夫人平康蔡家賓有以爲後人書者理俱有之

梁武帝云點擊短則法擫壓點擊長則法離漱畫促則字橫畫疏則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澀多墨笨鈍張長史傳此於顏平原而語少變

董內直曰左欲去吻右欲去肩指欲實掌欲虛李萃曰虛掌實指緩口急送意在筆前字居意後黃山谷云心能轉腕手能轉筆米元章云肉須裹筋筋須藏肉皆臨池者所宜知也

李陽冰云點不變謂之布綦畫不變謂之布算方不變謂之斗圓不變謂之環此言篆法也篆亦須變況其它乎

閻之張敬玄云楷書把筆妙在虛掌運腕不宜把筆苦緊然大令小時作書右軍從後掣其筆不得非耶曰此有力也非苦緊也顏柳自有力二王化於力者也習顏柳者未免苦緊

習二王者不妨虛和
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潤色出沒須有倚仗開闔稍乎陰陽一
畫之間變起伏於鋒杪一點之內殊雖挫於毫芒一畫失所
如肚上之折一肱一點失所如美人之眇一目

董玄宰論字生熟

取蘭亭之半以參宣示則華實配矣取化度之半以參廟堂
則方圓協矣

王肯堂鬱岡齋筆麈

右軍執筆圖東陽陳及時有跋云其圖懸腕者二腕就上者
一於張彥遠法書要錄目中而不見其文依其執筆似覺紙
上有瑟瑟讙食葉聲隨意所之略無凝滯其法當大拇指對
用食指頭以小指疊無名指倚管則腕回而筆正勿使管歸



於食指第二節內則鋒藏而筆直然用事又全在中指運動
取力於肩則字畫秀潤氣骨遒勁矣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
先利其器此右軍筆圖之所以不可無也

凡作楷書須筆筆依法書之鍾繇王羲之獻之智永虞世南
歐陽詢顏眞卿七家乃合楷法其餘不過眞書耳唐人所謂
經生字也

刻石手唐人爲最今世所傳宋搨本神采飛動恍如眞跡如
雲麾將軍九成宮銘聖教序之類皆唐刻也其轉折波磔處
俱稜角分明故鋒穎雖露而古人運筆意象隱然在目後世
摹勒者亦妄意藏鋒而轉摺波磔處俱以圓渾爲工故成無
骨之身無幹之樹停雲戲鴻之刻手固劣亦瞽家誤之也

古人作書多肥少瘦凡碑初刻未經多捐畫深而字必肥久
而捐多畫淺而字漸瘦瘦非眞相也余每笑世人學聖教序
多作細畫不知誤學斷碑後字耳

董玄宰論字生熟

字與畫各有門庭畫可生字不可不熟畫須熟後生字須熟
外熟

論臨顏書

余近來臨顏書因悟所謂折釵股屋漏痕者惟二王有之魯
公直入山陰之室絕去歐褚輕媚習氣東坡有詩至於子美
書至於魯公非虛語也顏公惟蔡明遠序尤爲沈古米海岳
一生不能彷彿蓋亦爲學唐初諸公書稍乏骨氣耳鐙下爲



此都不對帖雖不至入俗第神采璀璨即是不及古人處漸
老漸熟乃造平淡米老猶隔塵耶自許還眞乎題以志吾媿

陳眉公論筆疊見妮古錄

世人盡愛書而不求用筆尺牘之妙有筆妙而墨不妙者有
墨妙而筆不妙者有筆墨俱妙者有筆墨俱無者力乎巧乎
神乎腑乎學乎識乎盡在此矣總之不出蘊藉中沈著痛快

論臨帖見太平清話

臨帖切忌緊逼相逼而視吾身方在甕中安能運甕此亦旁
觀棋枰小變法耳

長義訪古帖置之几上其益有五消永日汰俗情一益也分
六書宗派二益也多識古文奇字三益也先賢風流韻態如

在筆端且可以披其遺行逸籍交游宅墓四益也不必鉤揖日與聚首如薰修法自然得解五益也

竹嬾論小楷

古人不貴小楷謂之隸書爲胥隸所書耳梁武蔽臣下書疏皆用行押筆自書唯署名稍謹耳唐文皇令三館諸生寫道釋諸經以其楷正名經生體士大夫不爲也竹雨屢要余作楷余目昏甚苦之爲作一絕以冷其意然實書家正論也鴨頭貍骨擅雄奇不數銀鉤蠆尾齊請看貞觀寫經手品流虞褚隔雲泥

論治書四種

唐人崇事法書其治書有四種曰臨曰摹曰縮摹曰硬黃臨者置紙法書之旁睥睨纖濃點畫而倣爲之摹者籠紙法書之上映照而筆取之縮摹者坐暗室中穴牖如盎大懸紙與法書映而取之欲其透射畢見以法書故縑色沈暗非此不澈也硬黃者嫌紙性終帶暗澀置之熱熨斗上以黃蠟塗勻紙雖稍硬而瑩澈明透如世所爲魚枕明角之類以蒙物無不纖毫畢見者大都施之魏晉鍾索右軍諸蹟以其年久本質用香和黏若古暗又所宗師故極意取之臨書如雙鶴並翔各極其致不必爲步驟之拘非於書有深詣者不能也以故屬之虞褚公以下三者則趙模馮承素輩職耳

昔張思聰善摹古帖自名翻身鳳凰

屠緯眞考槃餘事





古帖歷年遠而稜數多其墨濃者堅若生漆以手揩之纖毫無染兼之摩弄積久紙面光彩加研古意自然故面舊而背色長新其側勒轉捐處並無沁墨水跡侵染字法且有一種異馨發自紙墨之外質薄者揭之堅而不裂以受黏多耳厚者反破裂莫舉以年遠黏重紙脆故也今之廣帖效南捐者近似之然以手微抹滿指皆黑效北捐者敲法入石太深字有邊痕用墨不勻濃處若烏雲生雨淺者如白虹跨天殊乏雅致大率皆以川扇紙竹紙用挂灰鑪煙澱和水染成古色表裏澄透兩面如一試以一角揭看薄者即裂厚則性健不斷矣此俱以形似求之若以字法刻手敲手捐法過目翻閱雖同一宋捐而妍醜即別矣矧廣捐乎



吳中近有高手廣爲舊帖以豎簾厚麤竹紙皆特妙也作夾紗捐法以草煙末香煙薰之火氣逼脆本質用香和黏若古帖嗅味全無一毫新狀入手多不能破其智巧精采反能奪目鑒賞當具神通觀法

古之北紙其紋橫質鬆而厚不甚受墨北墨多用松煙色青而淺不和油蠟故北捐色淡而紋皺如薄雲之過青天謂之夾紗作蟬翅捐也南紙其紋豎墨用油煙以蠟及造烏金紙水蔵刷碑文故色純墨而有浮光謂之烏金捐

汪氏珊瑚網書畫卷二十三下

汪氏珊瑚網書品卷二十四上

六朝劉宋羊欣敘古來能書人姓名

秦丞相李斯善大篆　中車府令趙高亦善大篆　囹圄吏程邈善大篆得罪始皇囚於雲陽獄增減篆體去其繁複始皇喜之出爲御史曰隸書

後漢扶風曹喜善篆隸見師一時

左中郎將蔡邕采斯喜法作篆隸傳眞定宜父碑文

杜陵陳遵不知其宮善篆隸每書一座皆驚時人謂爲陳驚座　上谷王次仲亦後漢人作八分楷法

師宜官後漢人能爲大字方一丈小字一寸千言甚自矜重或空至酒家先書其壁觀者雲集酒因大售俟飲足削書而退耿球碑猶存

安定梁鵠宮至選部尚書得受師宜官之法魏武重之常以鵠書懸帳中宮殿題署多是鵠手也

陳留邯鄲淳爲魏臨淄侯得次仲法亦有名

毛弘爲鵠弟子今祕書八分皆傳鵠法又有左子邑與鵠小異亦有名

京兆杜度爲魏齊相始有草名

安平崔瑗後漢濟北相亦善草書王子敬愛其書云極似張伯英子寔宮至尚書亦有草名

弘農張芝高尚不仕草書精絕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每書云臨池不暇草書人目之爲草聖弟



昶漢黃門侍郎亦能草書

姜詡梁宜田彥和韋誕皆英弟子並善草誕書最優字仲將京兆人官至鴻臚少卿尤工楷漢魏宮署皆出誕手魏明帝起凌雲臺先釘榜未題以籠盛誕轆轤長組引之使就去地二十五丈誕甚懼下擲其筆誡子孫絕此楷法乃誕子少季亦有能稱

羅暉趙襲不詳何許人與伯英同稱西川而矜許自與眾頗惑之伯英與朱寬書自敘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

河閒張超善草不及瑗英

劉德升善爲行書不詳何許人

頻川鍾繇魏太尉同郡胡昭公車徵二子俱學於德升而胡行押書三法皆世人所善繇子會鎮西將軍絕能學父書改書肥鍾書瘦鍾書有三種一曰銘石之書二曰章程書三曰



行押書三法皆世人所善繇子會鎮西將軍絕能學父書改易鄧艾上事莫有知者

河東衛覬字伯儒魏尚書僕射善草及古文字體微瘦而筆跡精熟子瓘字伯玉爲晉太保采張芝法以父參之更爲草藁瓘子恆亦善書博識古文

燉煌索靖字幼安張芝姊之孫晉征南司馬善草書

陳國何元公亦善草書

吳人皇象草書最沈著痛快名重海內

滎陽陳暢晉祕書令史善八分宮觀城門皆其手作

滎陽楊肇晉荊州刺史善草隸海內知名潘岳誄之曰草隸兼

擅尺牘必珍足無輟行手不擇文翰動若飛紙落如雲孫名
經亦善草隸行於世足稱繩武
京兆杜畿魏尚書僕射子恕東郡太守孫預荆州刺史三世
皆善草隸
晉齊王攸善草行書京洛以爲楷法
太山羊忱晉徐州刺史羊固臨海太守並善行書江夏李
式晉侍中善隸草弟定子公府皆能名同式
晉中書院李充毋衛夫人善鍾法作筆陣圖嘗爲王逸少之
師
瑯琊王廙晉平南將軍能草楷謹傳鍾法廙從兄導晉丞相
善隸行亦師鍾衛楷法好愛無厭喪亂狼狽猶以宣示帖衣
帶過江後在右軍處右軍借王敬仁敬仁死其母見修平生
雞而愛野鶩俟吾還當叱之
高陽許靜民鎮軍參軍善隸草羲之高足
晉穆帝時有張翼善學大書寫羲之自書表表出經日不覺
後云小子幾欲亂眞
會稽隱士謝敷胡人康昕並工隸草
謝靈運書乃不倫遇其合時亦得入流
孔琳之正道護與欣並受業于敬書亦並重一時行草乃佳
頗多不稱
謝綜顏騰之賀道力陸機並便尺牘
吳時張弘特善飛白自秦至晉凡七十三人
梁庾肩吾書品論

玄靜先生曰予偏求邃古迄訪厥初書名起於玄洛字勢發於倉史故遺結繩取諸文象諸形會諸人事未有廣此規模深茲文契是以一畫加大天尊可知二力增土地卑可審日以君道則字勢圓月以臣輔則文體缺其轉注假借之流指事會意之類莫不狀範毫端形呈字表開篇翫古則千載其明削簡傳令則萬里對面記善則惡自削書賢則過必改玉歷頒正而化俗帝載陳言而設教變通不極日用無窮與聖同功參神並運爰洎中葉捨繁從省漸失穎川之言竟逐雲陽之字若乃鳥迹孕於古文壁書存於科斗符陳帝璽摹謂蜀揩署表宮門銘題禮器魚猶捨鳳鳥已分蟲仁義起於麒麟威形發於龍虎雲氣時飄五色仙人還作兩童龜若浮谿蛇如赴穴流星疑燭垂露似珠芝英轉車飛白掩素參差倒薤既思種柳之謠長短懸鍼復相定情之製蚊腳旁低鵠頭仰立塡飄板上諺起印中波回墮鏡之驚楷顧雕陵之鵲並以篆籀重復見重昔人或巧能售酒或妙令鬼哭信無味之奇珍非趨時之急務具錄前訓今不復論惟草正疏通專行於世其或繼之者雖百代可知隸體發源秦時程邈所作始皇見而重之以奏事繁多篆字難製故曰隸書今之正書是也草勢起於漢時解散隸法用以赴急本因草創之義故曰草書余自少迄長留心茲藝敬手謝於臨池銳意同於削板而靳山之扇竟未增錢淩雲之臺無因誠子求諸故迹或有淺深輒刪善書者一百二十八人伯英以稱聖居首法高以







追駿處未推能相越小例而九引類相附大等而三復爲略

論總名書品

張芝伯英　鍾繇元常　王羲之逸少

右三人上之上

論曰隸既發源秦史草乃激流齊相跨七代而彌邁將千載而無革誠闡博者也均其文總六書之要指其事籠八體之奇能拔篆籀於繁蕪移楷眞於重密分行紙上類出蘭之蟻結畫篇中似聞琴之鶴峰嶸閒起瓊山憑其斂霧漪瀾遞振碧海魄其下風抽絲散水定其下筆倚刀較尺驗於字中眞草旣分於星芒烈火復成於珠佩或橫牽豎掣或濃點輕拂或將放而更留或因挑而還置斂思藏於胸中巧態發於毫端鈲詹尹端策故以迷其變化英韶傾耳無以察其音聲殆善射之不注妙斲輪之不傳是以鷹爪舍利出彼兎毫龍管潤霜游茲蠆尾學者鮮能具體窺者罕得其門若採妙測微畫形得勢煙華落紙將動風彩帶字欲飛疑神化之所爲非人世之所學惟張有道鍾元常王右軍其人也張功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書稱爲草聖鍾天然第一功夫次之妙畫許昌之碑髣髴極鄴下之牘王功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功夫過之羊欣云貴越羣品古今莫二兼撮眾法備成一家若孔門以書三子入室矣允爲上之上

崔瑗子玉　杜度伯度　師宜官

張昶文舒　王獻之子敬

右五人上之中

論曰崔子玉擅名北方跡罕南度世有得其摹書王子敬見之稱美以爲工類伯英杜度濛觚於草書取奇於漢帝詔後奏事皆作草書師宜官鴻都爲最能大能小文舒聲劣於兄時云亞聖子敬泥帶早驗天骨兼以掣筆復識人工一字不遺兩葉傳紗此五人允爲上之中

索靖 幼安　梁鴻 孟皇　韋誕 仲將

皇象 休明　胡昭 孔明　鍾會 士季

衛瓘 伯玉　荀輿 長脩　阮研 文機

右九人上之下

論曰幼安斂蔓舅氏抗名衛令孟皇功盡筆力字入帳中仲將不妄染毫須張左紙孔明動見模楷所爲胡肥而鍾瘦休明斟酌二家駘蕩八絕士季之範元常猶子敬之稟逸少而工拙兼效眞草皆成伯玉遠慕張芝近參父迹長徵麤骨近方擬而難迨阮研居今觀古盡窺衆妙之門雖復師王祖鍾終成別構一體此九人爲上之下

張超 子並　郭伯道

崔寔 子眞　衛夫人 茂猗　劉德昇 君嗣

庾翼 稚恭　郗愔 方回　李式 景則

謝安 安石

王珉 季琰　桓玄 敬道　羊欣 敬元

王脩虔　孔琳之 彥琳　殷鈞 季和

右十五人中之上

論曰子並崔家州里頗相倣效可謂醯於鹽冰寒於水伯道里居朝廷遠討其迹德昇之妙鍾胡各采其美子眞俊才門法不墜李妻衛氏出自華宗景則毫素流靡稚恭聲彩遒越郗愔安石草正並驅季琰桓玄筋力俱駿羊欣早隨子敬最得其傳孔琳之聲高宋氏王脩虔雄發齊代殷鈞耽著愛好終得肩隨此一十五人允爲中之上

魏武帝 操　孫皓 吳主　衛覬 伯儒　左伯 子邑

衛恆 巨山　杜預 元凱　王廙 世將　張彭祖

任靖　韋昶 文休　王脩 敬仁　張永 景初

范懷約　吳休尚　施方泰

右十五人中之中

論曰魏帝筆墨雄贍吳主體裁縣密伯儒兼效隸草子邑分鑣梁邸巨山三世元凱累葉王廙爲右軍之師彭祖取羲之之道任靖矯名文休題柱敬仁清舉致畏迫之詞張范遞時俱東南之美施吳鄰下並驅同年拔萃此十五人允爲中之中

羅暉 叔景　趙襲 元嗣　劉輿

陸機 士衡　朱誕　王導 茂弘　張翼 君祖

王洽 敬和　郗超 景興　張昭 子布

宋文帝 劉義隆　徐希秀　庾亮 元規

陶隱居 通明　名弘景　王崇素　康昕 君明

右十八人中之下

論曰子並崔家州里頗相倣效可謂醯於鹽冰寒於水伯道里居朝廷遠討其迹德昇之妙鍾胡各采其美子眞俊才門法不墜李妻衛氏出自華宗景則毫素流靡稚恭聲彩遒越郗愔安石草正並驅季琰桓玄筋力俱駿羊欣早隨子敬最得其傳孔琳之聲高宋氏王脩虔雄發齊代殷鈞耽著愛好終得肩隨此一十五人允爲中之上

魏武帝 操　孫皓 吳主　衛覬 伯儒　左伯 子邑

衛恆 巨山　杜預 元凱　王廙 世將　張彭祖

任靖　韋昶 文休　王脩 敬仁　張永 景初

范懷約　吳休尚　施方泰

右十五人中之中

論曰魏帝筆墨雄贍吳主體裁縣密伯儒兼效隸草子邑分鑣梁邸巨山三世元凱累葉王廙爲右軍之師彭祖取羲之之道任靖矯名文休題柱敬仁清舉致畏迫之詞張范遞時俱東南之美施吳鄰下並驅同年拔萃此十五人允爲中之中

羅暉 叔景　趙襲 元嗣　劉輿

陸機 士衡　朱誕　王導 茂弘　張翼 君祖　張昭 子布

王洽 敬和　郗超 景興　康昕 君明　庾亮 元規

宋文帝 劉義隆　徐希秀　謝朓 元暉　劉繪 士章

陶隱居 通明　名弘景　王崇素　殷鈞 季和

右十八人中之下

論曰叔景元編並稱西州劉輿之筆札張弘之無懈陸機以弘才掩迹朱誕以偏藝流聲王導則列聖推能庾亮則羣公挹巧王治以並通諸法郗超以晚年取譽張翼善效宋帝康祈希秀孤生謝朓劉繪文宗書範近來少前陶隱居仙才翰彩拔於山谷王崇素髀綯篇章傳于里閭此十八人允爲中之下

羲詡　梁宣　魏徵文成　韋秀

鍾與　向泰　羊忱　晉元帝景文

識道人　范曄蔚宗　宋炳　薄紹之敬叔

謝靈運　蕭思話　齊高帝道成　紹伯　庾黔婁子貞

賀元瑤　孫奉伯玉　王蒼敬文　羊祜叔子

右二十八人下之上

論曰此二十人並擅毫翰動成楷則殆遍前良見希後彥允爲下之上

楊經　諸葛融　楊潭　張炳

岑淵　裴與　王濟　李夫人

劉穆之道和　朱齡石伯兒　庾景休　張融思光

褚元明　孔敬通　王藉文海

右十五人下之中

論曰此十五人雖未窮字奧書尚文情披其藻薄非無香草親其崖岸皆有搦珠故遺斯紙以爲世玩允爲下之中

衛宣　李韙　陳基　傅廷堅　張紹





右二十八人下之上

論曰此二十人並擅毫翰動成楷則殆遍前良見希後彥允爲下之上

梁袁昂古今書評

李斯書世爲冠蓋不易施評

張伯英書如武帝愛道憑虛欲仙

蔡邕書骨氣特達爽爽有神

鍾司徒書字有十二種意意外殊妙實亦多奇

王右軍書字勢雄逸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故歷代寶之永以爲訓

王僧虔書如王謝子弟縱復不端正奕奕有一種風氣

王子敬書如河洛閒少年雖有充悅而舉體皆拋殊不可耐

羊欣書如大家婢作夫人不堪位置而舉止羞澀終不似眞

阮研書如貴胄失品次不復排突英賢

王僕同書如晉安帝非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明
殷均書如高麗人伉浪甚有意氣姿韻終乏精味
徐淮南書如南岡士夫徒尚風軌不免寒乞
陶隱居書如兵興小兒形狀雖求長成而骨體甚峭快
施肩吾書如新亭傖父一往似見揚州人共語便音態出
袁崧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
曹喜書如經論道士言不可絕
程邈平書如鴻鵠弄翅頡頏布置初雲見白日
蕭思話書如舞女低腰仙人嘯樹
李鎮東書如芙蓉之出水文彩之鏤金
桓玄書如快馬入陣隨人屈曲豈須久調



## 勢

李嚴之書如耀金素月屈玉自照
皇象書如韻音繞梁孤飛獨舞
崔子玉書如危峰阻日孤松單枝有絕挈之意
孔琳之書如散花空中流徽自得
師宜官書如鵬羽未息翩翩自逝
薄紹之書如龍游在霄繾綣可愛揮毫振紙有疾閃飛動之
韋誕書如龍威虎振劍拔弩張



衛恆書如插花舞女援鏡笑春
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驚鳥乍飛
鍾繇書如雲鶴遊天羣鴻戲海行間茂密實亦難過
邯鄲淳書應規入矩方圓乃成
蕭子雲書如上林春花遠近瞻望無處不發
孟光祿書如崩山絕崖人見可畏
張芝瀚奇鍾繇特絕逸少鼎能獻之冠世四賢共類洪芳不
臧羊眞孔草蕭行范篆各一時絕妙
右共三十三人奉敕遣臣評古今書臣既愚短豈敢謬
量江海但聖旨委臣斟酌是非謹品字法如前伏願炤
覽謹啟普通四年二月五日侍中尚書令袁昂啟
陶隱居與梁武帝論書啟（蕭玄宰以啟中此一人或即許先生也）
逸少自吳興以前諸書猶爲未稱凡厥好跡皆是向會稽時
永和十許年中者從去郡告慕後略不復自書皆使一人而
此人書世不能別見其緩異呼爲末年書子敬年十七八全
倣此人書故遂與之相似
梁虞龢二王書論據此可以知眾說所引之是非
夫翰墨之美多以身後騰聲二王之書當世見貴姑以存著
者存而錄之舊說羲之罷會稽住蕺山下見一老嫗捉十許
六角扇出市王聊問一枚幾錢答云所直二十許右軍遂取
筆書扇扇爲五字嫗大悵惋云舉家朝飧惟仰於此何乃書
壞耶王諭之曰但言王右軍書索一百市之入市市人競市
去姥更復以十數扇來請書王笑而不答又云羲之常自書
表與侯帝帝使張翼寫效一毫不異題後答之羲之初不覺
更詳看乃歎曰小子幾欲亂眞又羲之性好鵝山陰曇礦村



玖拾捌冊98版

有一道士養好鵝十餘羣王清旦乘小舟故往意大願樂乃告求市易道士不與百方譬說不能得道士迺言性好道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緘素早辦而無人能書府君若能自屈書道德經各兩章便合羣以奉義之便住半日爲寫畢籠鵝而歸又嘗詣一門生家設佳饌供億甚盛感之欲以書相報見有一新棐几至滑淨乃書之草正相半門生大喜乃送王歸郡還家其文已刮盡生失書驚懊累日桓玄最愛重二王書法每謙集輒出法書示賓客客有食寒具者乃以手捉書大點汚後出法書輒令客洗手兼除寒具子敬嘗牋與簡文帝十許紙題最後云民作此書甚合顧存之簡文藏以爲實此書後爲桓玄所珍高祖後得以賜王武剛未審今何在庾翼翼翼歎服不已因與逸少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書一紙過江亡失常痛秒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雖伯英復生不過也謝奉起廟悉用棐材右軍取棐書之滿牀奉收得一大簏子敬後往謝爲說右軍書甚佳而密已削作數十藥板請子敬書之亦甚合奉並珍錄奉後孫履分半與桓玄用履爲揚州主簿餘一半孫恩破會稽掠以入海羲之爲會稽八子敬七八歲學書羲之從後掣其筆不脫歎曰此兒書後當有大名子敬出戲見北館新泥壁白淨子敬取帚沾泥汁書方丈字觀者如市羲之見歎美問所作答云七郎羲之作書與親故云子敬飛白大有意是因於此壁也有一好事年少故作精白紗裓著詣子敬子敬便取書之草正諸體悉備兩袖及襟略周年少覺王左右有淩奪之色掣裓而走左右果逐之及門外鬪爭分裂少年僅得一袖敬因書其裙幅及帶欣覺見之極歡樂遂寶之後以上朝庭中乃零失評者云迺少兼眞行之要子敬執行草之權父之靈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獨絕也世之聞二王者莫不心醉是知德不可僞立名不可虛成信然哉

唐文皇書右軍書後

書契之興肇乎中古龜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去樸歸華舒牋點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宜官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乎鍾王以降略可言焉鍾雖播美一時亦爲迴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機濃分疏密霞舒雲卷無所閒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遒制論其大略以此爲瑕子敬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疏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枒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政鞠墨之病歟子雲近出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絕秋蛇臥王濛於紙上坐徐偃於筆下雖禿千牛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穀之皮斂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濫名耶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評察古今研

精窮索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詎之不覺爲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道哉

孫虔禮執要篇

今之所陳務以裨諸學者惟右軍諸書代多稱習良可據爲宗匠取立指歸豈惟會古通今亦乃情深調合致使摹捐日廣研習歲滋先後著名多從散落歷代孤紹非其效蹟試言其由略陳數意止如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畫贊太師箴蘭亭集敘告誓文斯並代俗所傳眞行絕致者也寫樂毅則情多拂鬱書畫讚則意涉瓌奇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師箴又



縱橫爭折暨乎蘭亭興集思遲神超私門告誓情拘志慘所謂涉樂方笑言哀已歎豈惟駐想流波將貽嚬嗟之喜馳神滄海方思藻繪之文雖其目擊道存尚或心迷義外莫不强名爲體其習分區豈知情動於言取會風騷之意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既失其情理乖其實原夫所致安有體哉

韋述敘唐朝書錄

貞觀六年正月八日命整理御府古今工書鍾王等眞跡得一千五百一十卷至十年太宗嘗謂侍中魏徵曰虞世南死後無人可與論書徵曰褚遂良下筆遒勁甚得逸少之體太宗卽日召入令侍書嘗出御府金帛購求王羲之書迹天下



凡諸藝末未有不學而得者也亦未有學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朕少時爲公子頻遭陣敵義旗之始乃平寇亂執金鼓必自指揮觀其陣則知其强弱每取吾弱對其强以吾强對其弱敵犯吾弱追奔不踰百數十步吾擊其强必突過其陣自背而反擊之無不大潰多用此制勝愚得其理深也今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勢自生耳然吾之所爲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

十五年正月敕置弘文館選貴臣子弟有性識者爲書學士內出書命之令學又民間凡有善書者追徵入館十數年間海內從風矣

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召三品已上賜宴於玄武門太宗操筆



玖拾捌冊 88版
13B

作飛白書衆臣乘酒就太宗手競取散騎常侍劉洎登御牀引手然後得之其不得者咸稱洎登御牀罪當死請以付法太宗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二十三年三月聖躬不豫幸玉華宮含風殿臨崩謂高宗曰吾欲從汝求一物汝誠孝也豈能違吾心耶汝意何如高宗曰主言承恩未爲富貴適過宗令別得賜書一席覩之嗚咽流涕引耳而聽受制命太宗曰吾所欲得者蘭亭可與我將去及弓劍不遺同軌畢至隨仙駕入玄宮矣

龍朔二年四月上自爲書與遼東諸將謂許敬宗曰許圉師常自愛書可於朝堂開示圉師見甚驚喜私謂朝官曰圉師見古跡多矣魏晉以來唯稱二王然逸少多力而少妍子敬多妍而少力今觀聖跡兼絕二王鳳翥鸞迴實古今書聖也遼而奔趁嫗乃驚懼投之龍下香聞數里不可復得矣

開元五年敕陸元悌蔣欽緒劉懷信等提購天下名書并搜綴天府祕書共檢校得八十卷餘並墜失元悌等又劃去前代名賢押署之迹惟以己之名氏代焉上自書開元二字印以印記之一卷分爲兩卷右軍書凡百三十卷小王二十八卷遺五品中使示諸宰相待看訖表謝登時將入

神功元年五月上謂鳳閣侍郎王方慶曰卿家多書合有右軍遺迹方慶奏曰臣十代再從伯祖羲之書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太宗購求先臣並以進訖惟有一卷見在今進

臣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虁高祖規曾祖褒并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獻之已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並進上御武成殿示

羣臣仍令中書舍人崔融爲寶章集以敘其事復以集并金帛賜方慶當時舉朝咸以爲榮也

張懷瓘書斷三品神品十二人　三十五人
神品二十五人
大篆一史籀周宣王時爲史官師模倉頡古文謂之史書
籀文一史籀二見
小篆一李斯楚上蔡人少從荀卿學帝王術入秦官至丞相
八分一蔡邕字伯喈陳留人官至左郎將封高陽侯
隸書三鍾繇字元常潁川人官至尚書僕射東武亭侯
王羲之字逸少琅琊人官至右軍將軍會稽內史
王獻之字子敬逸少第七子官至中書令
行書四王羲之二見王獻之二見鍾繇二見
張芝字伯英燉煌人朝廷以有道徵不就故時人稱
張有道
草書八張芝二見杜度字伯度京兆人
章草二見杜度字伯度京兆人
索靖字幼安燉煌人官至征虜將軍
衛瓘字伯玉河東人弱冠仕魏爲尚書郎入晉爲尚書令
王羲之三見王獻之三見皇象字休明廣陵人官至侍中
飛白三蔡邕二見王羲之四見王獻之四見
草書三張芝三見王羲之五見王獻之五見
妙品九十八人
古文四杜林漢人字北山扶風人官至給事中
衛恒字巨山瓘之子官至黃門侍郎
大篆四李斯二見趙高秦中車府令善史書教皇子
蔡邕三見邯鄲淳二見
小篆五曹喜字仲則扶風人建初中祕書郎蔡邕四見邯鄲淳三見



章草八張芝二見杜度字伯度京兆人
崔瑗字子玉安平人
索靖字幼安燉煌人
衛瓘字伯玉河東人弱冠仕魏爲尚書郎入晉爲尚書令
皇象字休明廣陵人官至侍中
八分九張昶字文舒伯英季
弟爲黃門侍郎皇象二見
韋誕字仲將京兆人官至侍郎
梁鵠字孟皇安定人舉孝廉爲郎
隸書廿五張芝四見蔡邕五見鍾會字士季元常少子官至司徒
邯鄲淳五見衛瓘三見韋誕二見荀輿
鍾繇三見索靖二見王羲之六見
謝安字安石陳郡人官至尚書僕射東武亭侯
羊欣字敬元泰山人官至中散大夫
王洽字敬和導第四子駙馬都尉遷中書令
薄紹之字敬叔丹陽人官至給事中
蕭子雲字景喬晉陵人官至侍中
宋文帝姓劉諱義隆彭城人武帝第三子



衛夫人名鑠字茂猗廷尉展之女汝陰太守李矩之
妻
胡昭字孔明潁川人少博學不慕榮利
謝靈運會稽人子敬之孫官至祕書監永興公
歐陽詢字信本長沙人官至光祿大夫率更令
行書十六劉德昇字君嗣潁川人衛瓘四見王珉二見謝安二見
王僧虔二見胡昭二見鍾會二見孔琳之二見
虞世南字伯施餘姚人官至祕書監永興公
羊欣二見薄紹之二見歐陽詢二見陸柬之二見

稽瑾貝二見

韋華入張昶二見　韋誕三見　衛恆二見

釋智永二見　郗愔字方回高平人官至司空

張華字茂先范陽人官至司空魏武帝字孟德沛國譙人

飛白五蕭子雲二見　韋誕四見　歐陽詢三見

章書廿二索靖三見　衛瓘五見　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官至中散大夫

張昶三見　鍾繇四見　羊欣三見　薄紹之三見

鍾會四見　衛恆三見　荀輿一見　謝安三見

桓玄譙之子爲義興太守篡晉伏誅王珉三見　孔琳之三見

王洽三見　謝靈運二見　張融字思光吳郡人官司徒左長史



阮研二見　王僧虔三見　歐陽詢四見

虞世南三見　釋智永三見

能品一百七人

古文四張敞字子高河東平陽人官至尹衛覬字伯儀河南安邑人官至侍中

衛瓘六見　韋昶字文休誕之玄孫官至潁川刺史

大篆五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人胡昭三見　韋昶二見

歐陽詢五見　班固字孟堅扶風人官中郎將

小篆十二衛覬二見　班固二見　皇象三見　許慎字叔重汝南人太尉南閤祭酒

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御史中丞張敞二見　韋誕五見

蕭子雲三見　劉紹字彥祖彭城人官至侍郎張弘二見

歐陽詢六見　范曄字蔚宗順陽人官至太子詹事

八分三毛弘字雅河南人獻帝時爲郎中左伯字子邑東萊人漢末王獻之六見

隸書廿三衛恆四見　張昶三見　王廙二見　庾翼字稚恭潁川人官至安西將軍

郗愔二見　衛覬三見　王濛字仲祖太原人官至長山令女爲皇后贈晉陽侯

張彭祖吳郡人官至龍驤將軍　陶弘景字通明秣陵人隱居丹陽茅山

王修字敬仁濛之子　王廙字子敬初宛陵人官至侍中

阮研三見　傅玄二見　王恬字敬豫會稽內史

李式字景則江夏人猶子官至侍中　楊肇字秀初宛陵人官折衝將軍荊州刺史

王承烈字紹宗江都人祕書少監　庾肩吾字叔慎新野人官至度支尚書

高正臣廣平人官至衛尉少卿　釋智果隋永興寺僧會稽人

辭稷河東人官至太子少保　孫過庭名虔禮陳留人率府錄事參軍

盧藏用字子潛京兆長安人官至黃門侍郎

行書十八宋文帝二見　司馬攸齊獻王字大猷河內武帝母弟釋智永四見

蕭子雲四見　蕭思話蘭陵人官至征西將軍左僕射

齊高帝姓蕭氏諱道成字茂弘琅琊人　漢王元昌神堯之子也

王導字茂弘琅琊人官至丞相　陶弘景二見

孫過庭二見　裴行儉河東人官至兵部尚書高正臣二見

盧藏用二見　王智敬洛陽人官太子家令王脩二見

辭稷二見　釋智果二見

草書十五羅暉字叔景京兆人　趙襲字元嗣京兆人爲燉煌太守

徐幹字伯張扶風人爲班超軍司馬　張超字子並拘內人官至別部司馬庾翼二見

王濛二見　衛覬四見　崔寔字子真瑗之子官至五原太守

杜預字元凱京兆人度六世孫鎮守將軍蕭子雲五見　陸東之三見

言之者未必能行能行之者未必能言何必備能而後能評哉歲泊丁卯偕筆削焉以上總論

唐徐浩論書

周官內史教國子六書書之源流其來尚矣程邈變隸體邯鄲傳楷法事則樸略未有功能厥後鍾善眞書張稱草聖右軍行法小令破體皆一時之妙近世蕭永歐虞頗傳筆勢稍辭已降自鄶不議矣然人謂虞得其筋褚得其肉歐得其骨當矣夫鷹隼乏彩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翬翟備色而翔翔百步肉豐而力沈也若藻曜而鳳皇矣歐虞爲鷹隼褚辭爲翬翟焉云蕭書出於章草頗爲知言然歐陽詢得其力而失其溫秀褚遂良得其美韻而失於變化余年在齠齔便工翰墨力不可強勒而愈拙區區碑石之間矻矻几案之上亦古人所恥吾豈忘情耶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則殷鑒不遠何學書爲必以一時風流千里而目斯亦愈于博弈亞於文章矣凡初學之際宜先筋骨筋骨不立肉何所附用筆之勢特須藏鋒鋒若不藏字則有病病且未去能何有焉字不欲疏亦不欲密不欲大亦不欲小小展令大大鏖令小疏肥令密密瘦令疏斯其大經矣筆不欲捷亦不欲徐亦不欲平亦不欲側側豎令平平竢使側捷則須安徐則須利如此則其大較矣張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永師登樓不下四十餘年張公精熟號爲草聖永師拘滯終著能名以此而言非一朝一夕所能盡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爲奇翫而想見其美矣俗云書無百日工蓋悠悠之談也白首攻之尚不能精豈可百日乎

傳授筆法人名

蓋自蔡邕授於神人而傳之崔瑗及女文姬文姬傳之鍾繇繇傳之衛夫人夫人傳之王羲之羲之傳之獻之獻之傳之外甥羊欣欣傳之王僧虔僧虔傳之蕭子雲子雲傳之智永智永傳之虞世南世南傳之歐陽詢詢傳之陸柬之柬之傳之姪彥遠彥遠傳之張旭旭傳之李陽冰陽冰授徐浩顏眞卿郎彫形韋玩崔邈凡二十有三人書法之傳終於此矣

南唐李後主評書

善法書者各得右軍之一體若虞世南得其美韻而失於變化遇歐陽詢得其力而失其溫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於俊利薛稷得其清而失於窘拘顏眞卿得其筋而失於麤俗李邕得其氣權得其骨而失於生獷徐浩得其肉而失於肥鈍張旭得其法而失於狂獨獻之俱得之而失於體格張旭得其法而失於狂獨獻之俱得之而失於驚急無蘊藉態度此歷代寶之爲訓所以貴高千古柔兆執徐暮春之初清輝西閣因觀修稧敘爲張泊評此

歐陽永叔論古法帖

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哀候病敘暌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遂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爲奇翫而想見其

人也於高文大冊何嘗用此

又論蘇子美蔡君謨李邕書

子美喜論用筆而書字不逮豈其力不副其心耶然萬事以心爲本未有心至而力不能者余獨以爲不然此所謂非知之難而行之難者也古之人不虛勞其心力故其學精而無不至蓋方其幼也未有所爲時專其力於學書及其漸長則其所學漸近於用今人不然多學書於晚年所以與古不同也

君謨獨步當世然謙讓不肯主盟予嘗戲謂君謨學書如泝急流用盡氣力不離故處君謨頗笑以爲能取譬

余始得李邕書不甚好之然疑邕以書名家必有深趣及觀前史謂徐浩書鋒藏畫中力出字外杜子美云書貴瘦硬方通神若用今時筆工虛鋒漲墨則人人皆作肥皮饅頭矣用之久遂謂他書莫及得之最晚好之尤篤辟猶結交其始也難則其合也必久余雖學邕書爲字絕不相類豈得其意而忘其形耶

學書莫浪寫凡事有可記者他時便爲故事

往時有風法華者偶然至人家見筆便書初無倫理久而禍福或應豈非好怪之士爲之遷就其事耶余每見筆輒書故江鄰幾比余爲風法華

蘇玉局辨法帖及諸家書

辨書之難正如聽響切脈知其美惡則可自謂必能正名之者皆過也今官本十卷法帖中眞僞相雜至多逸少部中有出宿餞行一帖乃張說文又有不具釋智永白者亦往逸少





部中此最疏謬余嘗於祕閣觀墨跡皆唐人硬黃上臨本惟鷺鷥一帖似是獻之眞筆後又於李瑋都尉家見謝尚王衍等數人書超然絕俗考其印記王涯家本其他但得唐人臨本皆可著

余嘗論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爲宗師而鍾王之氣益微

衛夫人書既不甚工語意鄙俗而云奉敕敕字從來館字從舍皆流俗所爲耳

前史謂徐浩書鋒藏畫中力出字外杜子美云書貴瘦硬方通神若用今時筆工虛鋒漲墨則人人皆作肥皮饅頭矣用

吳說筆作此數字頗適人意

李國主本無所得舍險與瘦一字不成宋宣獻書清而復正類李西臺重而復印俱不能濟蘇子美兄弟並俊秀非有餘乃不足也

歐陽文忠書自是學者所共儀刑庶幾如見其人者正使不工猶當傳寶況其精勤敏妙自成一家乎楊君蓄二公書過黃州出以相示偶爲評之

歐陽永叔筆勢險勁字體新麗自成一家然公墨迹自當爲世所寶

自君謨死後筆法衰絕沈遼少時本學其家傳師者晚乃諱之自云學子敬病其似傳師也故出私意新之遂不如尋常

人近日米芾行書王羲小草亦頗有高韻雖不逮古人然亦必有傳於世也

荊公書得無法之法然不可學無法故僕書盡意作之似蔡君謨稍得意似楊風子更放言似法華

草書祇要有筆霍去病所謂不至學古兵法之過也學卽不是不學書去病穿城踢鞠此正不學古兵法者爲過之魯直以平等觀作敬側字以眞實相出游戲法以磊落人書亦不可

細碎事可謂三反 此跋山谷爲王晉卿小書扇雅

歐陽叔弼謂余書大似李北海余亦自覺其然世或以全書似徐浩者非也古人用筆必有所自長史以劍器悟容有是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師書本出於顏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語也其言心正則筆正者非獨諷諫理固然也世之小人書字雖工而其神情終有睢盱側媚之態不知人情隨想而見如韓子所謂竊斧者乎抑眞爾也然至使人見其書而猶憎之則其人可知矣余謫居黃州唐林夫自湖口以書遺余云吾家有此六人書子爲我略評之而書其後林夫之書過吾遠矣而反問於余何哉此又未之解也元豐四年五月眉山蘇軾書

東坡評所藏楊蔡書

自顏柳氏沒筆法衰絕加以唐末喪亂人物凋落磨滅五代文彩風流埽地盡矣獨楊公凝式筆迹雄傑有二王顏柳之餘此眞可謂書之豪傑不爲時勢所汨沒者風度爲能書然格韻卑弱猶有唐末已來衰陋之氣其餘未見有

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河南固忠臣但有謀殺劉洎一事使人悏悏然余嘗攷其實恐劉洎末年褊忿實有伊霍之語非譖也若不然馬周明其無此語太宗獨誅洎而不問周何哉此殆天后朝許李所誣而史官不能辨也張長史草書頹然天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今世稱善草書者或不能眞行此大妄也眞生行行生草眞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長安猶有長史眞書郎官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閒人顏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師書本出於顏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語也其言心正則筆正者非獨諷諫理固然也世

卓然追配前人者獨蔡君謨書天資既高積學深至心手相應變態無窮遂為本朝第一然行書最勝小楷次之草書又次之大字又次之分隸少劣又嘗出意作飛白自言有翔龍舞鳳之勢識者不以為過

黃浩翁跋蘭亭諸帖

蘭亭敘草王右軍平生得意書也反復觀之略無一字一筆不可人意摹寫或失之肥瘦亦自成妍要各存之以心會其妙處爾

蘭亭雖是眞行書之原然不必一筆一畫以為準譬如周公孔子不能無小過過而不害其聰明睿知所以為聖人不善學者即聖人之過處而學之故蔽於一曲今世學蘭亭者多此病

古人作蘭亭敘孔子廟堂碑皆作一淡墨本蓋見古人用筆迴腕餘勢若深墨本但得筆中意耳今人但見深墨本收盡鋒鋩故以舊筆臨仿不知前輩書初亦有鋒鋩此不傳之妙也

東坡有云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閒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寬綽而有餘如東方朔畫贊樂毅論蘭亭禊事敘先秦古器科斗文字結密而無閒如焦山崩崖瘞鶴銘永州磨崖中興頌之正書行草徐常侍之小篆此雖難為俗學者言要歸必竟如此如人眩時五色無主及其神澄意定青黃皁白亦自燦然佳帖時時臨模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法細看令入神乃到紗處用心不雜乃是入神要路

余嘗戲為人評書云小字莫作癡凍蠅樂毅論瘞鶴銘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遒眞然遒作字無過瘞鶴銘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遒眞然遒作小楷亦不能擺脫規矩客曰子何舍子之凍蠅而謂人凍蠅余無以應之固知書雖棊鞠等技得不傳之妙未易工也

樂毅論舊石刻斷軼其半者字瘦勁無俗氣後有人復刻此斷石文摹傳失眞多矣完書者是國初翰林侍書王著寫用筆圓熟亦不易得如富貴人家子非無福氣但病在不韻耳

東方曼倩畫贊筆圓淨而勁肥瘦得中但字身左長蓋崖子玉字形如此前輩或隨時用一人筆法耳

黃庭經王氏父子書皆不可復見小字殘缺者云是永禪師書既刊缺亦難辨眞贋字差大者是呆通微書字形差長而瘦勁筆圓勝徐浩書也

佛遺教經一卷不知何世何人書或曰右軍義之書黃庭堅曰吾嘗評此書在楷法中小不及樂毅論爾清勁方重蓋度越蕭子雲數等須見京口斷崖中瘞鶴銘大字右軍書其勝處乃不可名貌以此觀之良非右軍筆畫也若瘞鶴碑斷為右軍書端使人不疑如歐辟顏柳數公書最為端勁然纔得瘞鶴銘髣髴唯魯公宋開府碑瘦健清拔在四五閒

蔡公送委篤又加瘠下日數十行觀此語初和父所論疾證似是也當今人物眇然而鼷疾如此令人短氣今年每讀此

語便復意塞足下時事少可數來主人相識以下十一行語
鄙字畫亦不韻非右軍簡體灼然不知那得濫吹阿堵中此
卷中伯舶鳴而載陰爽鳩習而揚武與儻因行李願存故舊
皆鄙語非右軍意書札亦相去遠甚
昨遂不奉恨深帖有秦漢篆筆中令自言故應不同眞不虛
爾中令書中有相勞苦語極佳讀之了不可解者當是陵素
敗逸字多爾觀其可讀者知其爾耳米芾元章專治中令書
皆以意附會解說成理故似杜元凱春秋癖耶
謝太傅所稱道民安蓋事五斗米道耶右軍爲獻之女玉潤
請罪亦稱民也
知足下故羸疾而冒暑遠涉而失一筆冒多一筆古帖或不



可讀類皆如此
索征西筆短意長誠不可及長沙古帖中有急就章數十字
劣於此帖今人作字大槩筆多而意不足
智果善學書合處不減古人然時有僧氣可恨羊欣書舉止
蓋澀薄衍老翁亦善評書也
宋儋筆墨精勁但文詞蕪穢不足發其書子瞻嘗云其人不
解此狡獪書便不足觀
王侍中學鍾繇絕近眞行皆妙如此書乃可臨學謝太傅墨
跡聞都尉李公煜有之不作婺媚態度惜不見爾若但如此
卷中帖去右軍父子閒可著數人
郗方回書初不減王氏父子誠不浪語



章草千字文集書家定爲漢章帝書繆矣章草言可以通章
奏耳乃周嗣興取右軍帖中所有字作韻語章帝時那得有
之疑祇是蕭子雲之最得意者
右軍嘗戲爲龍爪書今不復見余觀瘞鶴銘勢若飛動豈其
遺法耶歐陽公以魯公書宋文貞碑得瘞鶴銘法詳觀其用
筆意審如公說
往在館中時於閣下一觀李懷琳臨右軍絕交書大有奇特
處今觀續法帖十未得其二三以此言之十卷中大率當如
此又智永十八行判作右軍書蕭子雲臨索征西書便判作
靖書此等難使鄭彰輩任其贋劉無言箋題便不類今人書
使之春秋高江東又出一羊欣薄紹之矣



頃年觀廟堂碑摹本竊怪虞永興名浮於實及見舊刻乃知
永興得智永筆法爲多又知蔡君謨眞行簡札能入永興之
室也元祐四年在中都初見榮輯子雍家一本紹聖元年在
湖陰又見張威福夷家一本其十二月在陳留又見蔡寶臣
致君家一本以石本未刓缺不以摹本補綴則榮本第一張
本第二蔡本第三亦嘗於他處見數本新舊雜揉所謂海圖
拆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顚倒在租褐者也然尙有
典刑亦不可廢也陳留淨土院書
草書妙處須學者自得然學久乃當知之墨池筆冢非傳者
妄也虞永興嘗被中晝腹書末年尤妙貞觀閒亦已耄矣而
道場碑之工唐人未有逮者

歐率更書化度寺碑所謂直木曲鐵法也如介胄有不可犯之色然未能端冕而有德威也

道林嶽麓寺詩字勢豪逸眞復奇崛所恨功力太深耳少令時皆用歙州貢墨墨本膀羣臣今都下用錢萬二千便可購得元祐中親賢宅從禁中借版墨百本分遺官僚但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黝黑又多木橫裂紋士大夫不能盡別也此本可當舊板價之半耳

唐自歐虞後能備八法者獨徐會稽與顏太師耳然會稽多肉太師多骨而此碑尤姿媚可愛時人快其書以為如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余以為非是

書家論徐會稽筆法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以余觀之誠不虛語如季海筆少令韻勝則與稚恭並驅爭先可也季海長處正是用筆勁正而心圓若有工不論韻則王著優於季海季海不下子敬若論韻勝則古今之門誰不服膺往時觀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之論芒然不知是何等語老年乃於季海書中見之如覩人眉目也三折肱知為良醫誠然哉季海暮年乃更擺落王氏規摹自成一家所謂盧蒲嫂其髮甚短而心甚長惜乎當時君子莫能以短兵伐此老賊也前朝翰林侍書王著筆法圓勁今所藏樂毅論周興嗣千字文皆著書墨蹟此其長處不減季海所乏者韻爾

王著臨蘭亭序樂毅論補永禪師周散騎千字皆絕妙同時



華僑自見至情雖戲弄翰墨不為無補

## 山谷評諸名家書

鍾大理表章致佳世閒蓋有數本肥瘠小大不同蓋後來善臨捐本耳要自皆有佳處兩晉士大夫類能書右軍父子拔其萃耳觀魏晉閒人論事皆語少而意密大都猶有古人風澤略可想見論人物要是韻勝為尤難得蓄書者能以韻觀之當得髣髴

右軍眞行草章草蓦本無不曲當其妙處往時書家置論以為右軍眞行皆入神品蓦書乃入能品不知憑何便作此語致如今日士大夫論禪師某優某劣吾了不解古人言坐無孔子焉別顏回眞知言者

右軍自言見秦篆及漢石經正書書乃大進故知局促轅下者不知輪扁斲輪有不傳之妙王氏以來惟顏魯公楊少師得閣亭用筆意

右軍父子眞行略相當相抗爾余嘗評書云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須具此眼者乃能知之

右軍筆法如孟子道性善莊周談自然縱說橫說無不如意非復可以常理拘之

大令草法殊迫伯英澤古少可恨彌覺成就爾所以中間論書者以右軍草入能品而大令草入神品也余嘗以右軍父子草書比之文章右軍似左氏大令似莊周也由晉以來難得脫然都無風塵氣似二王者惟顏魯公楊少師髣髴大令沙汭眾相工猶笑之今之論書者多牝而驪者也

顏魯公書雖自成一家然曲折求之皆合右軍父子筆法書家多不到此處故尊尚徐浩沈傳師爾丸方舉得千里馬於度中也楊次公家見長史眞跡兩帖天下奇書非世閒隔簾聽琵琶之比也

張長史行草帖多出於臆作人間張顛未嘗見其筆墨遂妄作狂蹤之書託之長史其實張公癸性頗逸其書字字入法後有人到余悟處乃當信耳

伯英書小紙意氣極類章書精神照人此翰墨妙絕無品者張長史千字及蘇才翁所補皆怪邁可喜自成一家然號爲長史者實非張公筆墨余中年來稍悟作草故知非張公書

觀魯公此帖奇偉秀拔奄有魏晉隋唐以來風流氣骨回視歐虞褚薛徐沈輩皆爲法度所窘豈如魯公蕭然出於繩墨之外而卒與之合哉蓋自二王後能臻書法之極者唯張史與魯公二人其後楊少師頗得髣髴但少規矩復不善楷書然亦自冠絕天下後世矣

觀唐人斷紙餘墨皆有妙處故知翰墨之勝不獨在歐虞褚薛也惟恃耳而疑目者蓋難與其談耳

觀江南李主手敕草筆力不減柳誠懸乃知今世石刻曾不得其髣髴余嘗見李主與徐鉉書數紙自論其文章筆法政如此但步驟太露精神不及此數字筆意深穩蓋刻意與率爾爲之工拙便相懸也

富貴後能不廢學爾崇寧元年閏月初六日當塗江口折柳亭中書

余嘗評近世三家書楊少師如散僧入聖李西臺如法師參禪王著如小僧縛律恐來者不能易余此論也少師此詩草書數紙乃眞得才翁筆意寒余二十五年前嘗得之日臨數紙未嘗不歎其玅少師爲楊李西臺出羣拔萃肥而不臕肉如世閨美女豐肌而神氣清秀者也但摹手或失其筆意可恨耳宋宣獻富有古人法度清瘦而不弱此亦古人所難蘇子美蔡君謨皆翰墨之豪傑也歐陽文忠頗於筆中用力乃是古人法但未雍容耳徐鼎臣筆實而字畫勁亦似其文章至篆則氣質高古與楊氷並驅爭先也

近世士大夫書富有古人法度唯宋宣獻公耳如前翰林侍書王著書樂毅論及周興嗣千字文筆法圓勁幾似徐會稽然病在無韻如宣獻公能用徐季海筆莫年擺落右軍父子規模自成一家當無遺恨矣

往時士大夫罕能道宣獻書札之美者前日裕陵游心藝文頗歸翰墨於宋氏於是天下靡然承風牆鴨敗紙蛛絲煤尾之餘無不軸以象五表以綈錦士大夫書尺閒班班皆有筆勢老杜云太宗妙其書是以數子至有味其言也

常山公書如霍去病用兵所謂顧方略如何耳不至學孫吳敎百卷頗倒塗抹訖無一字作草其行己之度蓋如此

至其得意處乃如戴花美女臨鏡笑眷後人亦未易超越耳

紹聖五年五月晦避暑滻州大雲寺子茂攜此書來妄意評之如此

蔡明遠帖筆意縱橫無一點塵埃氣可使徐浩伏膺沈傳師北面

蔡君謨行書簡札甚秀麗可愛至於作草自云得蘇才翁筆意寒漏法令人不解近見陳嬾散草書數紙乃眞得才翁筆意寒溪草堂待飯不至飢時書板殊無筆力

蘇子美似古人筆勁蔡君謨似古人筆圓雖得一體皆自到也蔡君謨書如胡笳十八拍雖清氣頻挫時有閨房態度

范文正公書落筆痛快沈著極近晉宋人書往時蘇才翁筆法妙天下不宜一世人惟稱文正公書與樂毅論同法余少時得此評初不謂然以謂才翁傚睨萬物眾人皆側目無王法必見殺也而文正待之甚厚愛其才而忘其短也故才翁評書少曲意狐之筆耳老年觀此書乃知用筆實處是其最皆天下長者之言也深愛其書則深味其義推而涉世不爲古人志士吾不信也

司馬溫公天下士也所謂左準繩右規矩聲爲律而身爲度者也觀其書猶可想見其風采余嘗觀溫公資治通鑑草雖數百卷頗倒塗抹訖無一字作草其行己之度蓋如此

昔余大父大夫公及外祖特進公皆學暢整遒教經及蘇靈芝北嶽碑字法清勁筆意皆到但不入俗人眼耳數十年來士大夫作字尚華藻而筆不實以風檣陣馬爲痛快以插花舞女爲姿媚殊不知古人用筆也客有惠棕心扇者念其太

樸與之藤飾書老杜巴中十詩頗覺驢筆成字都不爲筆所使亦是心不知手手不知筆恨不及二父時耳下筆痛快沈著最是古人妙處試以語今世能書人便十年分疏不下頓覺驢筆成字都不由筆

又跋東坡墨跡

余嘗論右軍父子翰墨中逸氣破壞於歐虞褚薛及徐浩沈傳師幾於埽地惟顏尚書楊少師尚有髣髴比來蘇子瞻獨近顏楊氣骨如牡丹帖甚似白家寺壁百餘年後此論乃行爾

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勁迺似柳誠懸中歲喜學顏魯公楊風子書乃其天性往嘗於東坡見手澤二囊中有似柳公權褚遂良者數紙絕勝平時所作徐浩體字又嘗爲余臨一卷魯公帖凡二十許紙皆得六七殆非學所能到手澤袋蓋二十餘皆平生作字語意類小人不欲聞者輒付諸郎入袋中死而後可出示人者也

東坡書眞行相半便覺去羊欣薄紹之不遠余與東坡俱學顏平原然余手拙終不近也自平原以來惟楊少師蘇翰林可人意爾不無有筆類王家父子者然余不好也

東坡先生常自比於顏魯公以余考之絕長補短兩公皆一代偉人也至於行草正書風氣皆略相似嘗爲余臨與蔡明遠季曲祭兄濠州刺史及姪季明文論魚軍容坐次書乞脯詩之妙處士大夫多識東坡用筆不合古法彼蓋不知古法從何出爾杜周云三尺安出哉前王所是以爲律後王所是以爲令余嘗以此論書而東坡絕倒也往時柳子厚劉禹錫喜妄譏評故具論之

余嘗謂右軍父子以來筆法超逸絕塵惟顏魯公楊少師二人立論者十餘年間者瞠若晚識子瞻獨謂爲然士大夫乃云蘇子瞻於黃魯直愛而不知其惡皆此類豈其然乎比來觀之果何如耶或云東坡作戈多成病筆又腕著而筆臥故作字時時髣髴魯直筆勢然終不似子瞻暗合孫吳耳

左秀而右枯此見管中窺豹不識大體殊不知西施捧心而

東坡書如華嶽三峰卓立參昂雖造物之鑪錘不自知其抄也中年書圓勁而有韻大似徐會稽晚年沈著痛快乃似李北海此公蓋天資解書比之詩人是李白之流往時許昌節度使薛能能詩號雄健時得前人句法然遂睥睨前輩高自賢聖乃云我生若在開元日爭遣名爲李翰林此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者也

東坡居士極不惜書然不可乞有乞書者正色詰責之或終不與一字元祐中鎖試禮部每來見過案上紙不擇精麤書偏乃已性喜酒然不能四五盞已爛醉不辭謝而就臥鼻鼾如雷少焉蘇醒落筆如風雨雖謔弄皆有義味眞神仙中人奇怪以爲書囊人未有能識者今觀晉卿行書頗似怪錦其此豈與今世翰墨之士爭衡哉

雍容耳

余嘗得番錦一幅團窠中作四異物或無手足或多手足甚奇怪非世所學自成一家

魯直自評書學

余學草書三十餘年初以周越爲師故二十年抖擻俗氣不脫晚得蘇才翁子美書觀之乃得古人筆意其後又得張長史懷素高閑墨迹乃窺筆法之妙今暮年老嬾作此書如老病人扶杖隨意顚倒不復能工顧異於今人書者不紐提容止强作態度耳

錢穆父蘇子瞻皆病余草書多俗筆蓋余少時學周膀部書初不自悟以故久不作草數年來猶覺前祓塵埃氣未盡紹聖甲戌在黃龍山中忽得草書三昧覺前所作太露芒角若得明窗淨几筆墨調利可作數千字不倦但難得此時會爾

余在黔南未甚覺書字縣弱及移戎州見舊書多可憎大槩

十字中有三四字差可耳今方悟古人沈著痛快之語但難爲知音耳

書尾小字唯余與永州酔僧能之若亞棲輩見當羞死

晁美叔嘗背議予書唯有韻耳至於右軍波戈點畫一筆無也有附予者傳若言於陳留予笑之曰若美叔即與右軍合者優孟抵掌談笑乃是孫叔敖耶往有正敎和者摹右軍書筆意亦潤澤便爲繩墨所縛不得左右予嘗贈以詩云字身厭顆秀勁清問誰學之果闌亭大字無過癡鶴銘晚有名崖頌中與小字莫作癡傻蠅樂毅論勝遺教經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過眞不知美叔嘗聞此論乎

歷觀前賢論書徵引迂遠比況奇巧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是何等語哉或遣辭求工去法愈遠無益學者故吾所論要在人人不爲溢辭耳

今采隋唐至本朝書法得一十四家　僧智永書氣骨清健大小相雜如十四五貴胄褊性方循繩墨忽越規矩　褚遂良書如熟馭戰馬舉動從人而別有一種驕色　虞世南書如學休糧道士神格雖清而體氣四疲　歐陽詢書如新瘥病人顏色憔悴舉動辛苦　柳公權書如深山得道之士修鍊已成神氣清健無一點塵俗　顏眞卿書如項羽按劍叱咤千人皆廢非有不可犯之色　李邕書如輸排突硬弩欲張鐵柱將立昂然有不可屈之勢　徐浩書如蘊德之人動容溫厚舉止端正敦尚名節體氣純白　沈傳師書如龍游天表虎踞溪旁神情自若骨法清虛　周越書如輕薄少年舞劍氣勢雄健面鋒刃交加　錢易書如美丈夫肌體充悅神氣清秀　蔡襄書如少年女子體態嬌嬈行步緩慢多飾鉛華　蘇舜欽書如五陵少年訪雨尋雲駿馬青衫醉眠芳草　狂歌院落　張友直書如宮女插花嬌嬪對鏡端正自然別有一種清態纖其人者誰歟有襄陽米芾

字之八面惟尚眞楷見之大小各自有分智永有八面已少矣柳公權師歐不及遠甚爲醜怪惡札之祖世始爲俗書歐虞褚柳顏皆一筆書也安排費工豈能垂世李邕脫子敬體乏纖穠徐浩晚年力過更無氣骨皆不如作郎官時婺州碑也蘆孝子不空皆晚年惡札全無姸媚有識者當自知之沈傳師變格有超世眞趣徐浩不及也御史蕭誠書太原題名唐人無出其右爲司馬隸南嶽眞君觀碑極有鍾王趣餘皆不及矣

本朝太宗挺生五代人物已盡之閒天縱好古之性眞造八法草入三昧行書無對飛白入神一時公卿以上之所好遂悉學鍾王至李宗諤主文既久士子始皆學其書肥褊樸拙是時無不謄錄以投其好用取科第自此惟趨時貴書矣

宋宣獻公綬作參政傾朝學之號曰朝體韓忠獻公琦好顏書士俗皆學顏書及蔡襄貴士庶又皆學之王文公安石作相士俗亦皆學其體自此古法不講能隸書者武勝留後崔瑗能草書者承議郎滕中孚增仲忽能行書者宣德郎鮑愼由能篆書者宣德郎趙霆已上是學古人書者餘未見

楊凝式字景度其書天眞爛熳縱逸類顏魯公爭坐位帖紛披老筆王安石少嘗學之元豐六年余始識荊公於鍾山語及此公大賞歎其後與余書柬皆此等字

唐人以徐浩書比僧虔甚失當浩大小一倫猶吏楷也僧虔蕭子雲傳鍾法與王子敬無異大小各有分不一倫徐浩爲顏眞卿辟客書韻自張顛血脈來教顏眞卿大字促令小小鍾法丁道護歐虞筆始勻而古法亡矣柳公權師歐不及遠

字展令大非古法也

草書不入晉人格徒成下品張顛俗子變亂古法驚諸凡夫自有識者懷素少加平淡稍到天成而時代壓之不能高古高閑而下但可懸之酒肆也

歐陽詢草書也字末筆倒歷不見所出余得正觀御府右軍三帖末後一帖也字乃歐法所出世之眞跡與石刻並無此也字

孫過庭草書譜甚有右軍法作字落腳差近前而直此乃過庭法凡世稱右軍書有此等字皆孫筆也凡唐草得二王法無出其右

海岳以書學博士召對上問本朝名世者凡幾人海岳各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筆蔡卞得筆而乏逸韻蔡襄勒字沈遼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字張友直安字上復問之曰卿何如對曰臣書刷字

## 諸名家評米書

東坡云海岳平生篆隸眞行草書風檣陣馬沈著痛快當與鍾王並行非但不媿而已

元章少時書法蓋自沈傳師後始入大令之室結體超軼一用其筆意此帖元章模王獻之帖臨池用功如此晚年放恣自成一家不復作此狡獪變化矣

米禮部行草書政用大令筆意稍跌宕遂自成一家後生習米者但得其踰繩越契之風非善學柳下惠者也范成大跋超軼孝子喝老蒼然終非王家苗裔也頃見蘇子瞻錢穆甫論書不取張友正米黻余殊謂不然及見郭忠恕敘字源乃知當代二公極爲別書者也

岳珂英光堂帖有米元章臨智永眞草千文與今本大不同乃知古人臨帖不論形似也珂跋其後云摹臨兩帖本不同摹帖如梓人作室梁櫨榱桷雖具準繩而締搆旣成氣象自有工拙臨帖如雙鵠並翔青天浮雲浩蕩萬里各隨所至而息竇晉盛進乎此者也爲之贊曰永之法妍以婉芾之體峭以健馬牛其風神合志通彼妍我峭惟妙惟肖故曰祖禰不泯夜扉不啟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

本朝書米蔡爲冠餘子莫及君謨始學周越書其變體出於顏平原元章始學羅遵濮王諱讓書其變體出於王子敬君謨泉州橋柱題記絕過平原元章鎭江焦山方丈六版壁所書與子敬行筆絕相類藝至於此亦難矣坡贈六觀老人詩云草書非學聊自悟落筆已喚周越奴則越之書本甚高也

襄陽學記乃羅遵書元章亦襄陽人始效其作至於筆挽萬鈞沈著痛快處法豈能盡耶

龔聖予曰評書家謂米書如快劍斫陣以其銛利無前故也是大不然米書超絕中自有妍美不專以險絕爲工沈慶之貌如好女每臨陣必著假面而其威武所被能使丰姿掩抑不露此英雄之能事也

徐季海書惟此一種有右軍父子筆法而無俗氣如開河碑

米襄陽芾摹逸少平章帖筆趣翩翩固自佳但肆筆揚放殊不廓填非古也昔揚書欲如水月鏡像者故應廓填乃造微耳黃伯思跋

黃魯直書蹟媚米元章書俊拔群道祖書溫潤

徐會稽之濁在跋偃李北海之濁在敧斜跋偃之弊流而誤吾坡公敧斜之弊流而爲元章父子矣趙孟堅跋

此本定州蘭亭土中所得石米元章琴人崇黎板者字雖肥骨肉相稱觀其筆意右軍清眞風韻冠映一時可想見也今時論書者憎肥而喜瘦黨同而妒異曾不夢見右軍腑汗氣豈可與言用筆法耶

米海嶽書如快劍斫陣強弩射千里所當穿徹書家筆勢亦窮於此然亦似仲由未見孔子時氣象耳山谷

米襄陽書政如黃太史作詩之變芒角刷掠求於匱蘊川媚則慶有其學魯獨居男子於群道祖近之

蔡君謨所摹右軍諸帖形模骨肉纖悉具備莫敢踰軼至米元章始變其法超越規矩雖有生氣而筆法悉絕矣玉峰陸友記

唐人臨摹古迹得其形似而失其氣韻米元章得其氣韻而失其形似（下云氣韻形似俱備者惟吳興趙子昂得之）

張雨云元章學王書而變群河東學王書而不變

陶宗儀稱趙文敏偶得米海岳壯懷賦一卷中缺數行因取古多矣遂以刻本完之公之翰墨爲國朝第一且猶服善如此近有一等人僅能點畫如意便自誇大者于公寧不媿乎于贈似顏平原故極口平原魯直效瘞鶴故推尊瘞鶴元章出褚河南故左袒河南河南楷似行然自有楷平原草似楷然自有草李北海楊凝式及元章魯直無楷書矣

海岳書於晉人最有功故其淵源高於宋一代此爲慧日峰錄一庵記惜其起語處損缺數行行筆則規模聖教序而波法特佳識者當自著眼也陸深跋

南宮與眉山豫章莆陽擅聖宋室近時學者寧師王氏宗祖必先事四家爲襄陽之學者大抵步入狂狼允明固亦願學而資力兼到乃不易耳而亦不易以語人此天馬帖爲梁谿錢氏世藏其孫昌言出示舒玩未終第覺法度森出與尋常之論大異高陽口憑人口不幾於誤人耶昌言請識跋稍附爾爾異時諦觀著力或得睡經一二當爲再議以易此語枝山

褚摹禊帖米元章謂褚的筆非也既稱廓填精潤又云以意改誤易數字米有雙鉤廓填而意易者蓋唐人於河南臨本上加雙鉤耳虎兒實知之不欲矯其父誤謾定爲諸葛正等於賜本雙鉤又非也正當作眞宋人避其廟諱故余始謂能辨陳家本作于定國耳今乃能於米家本作董狐書畢不覺噴筍滿案

石米南宮眞蹟妙得晉人筆而以神俊發之往往於結構外取姿韻余嘗評其書如兒駒試風劍俠入道此卷爲友人李

予所藏前一紙是其本色奕奕有生氣後一紙尤精不失褚河南腕法余愛玩久之乃以王履吉小楷南宮傳系其後而記以歲月云

又云黃長睿有書學而無書才米元章有書才而無書學以上弁州

東觀餘論 蘇雲林子黃伯思

自秦易篆爲佐隸至漢世去古未遠當時正隸體尚有篆籀意象厥後鍾元常士季及晉王世將逸少子敬作小楷書法皆出於遷就漢隸運筆結體既圓勁淡雅字率扁而弗楯今傳世者若鍾書力命表尚書宣示世將上晉元帝二表逸少曹娥帖大令洛神帖雖經摹拓而古隸典刑具存至江左六朝若謝宣城蕭挹輩雖不以書名世至其小楷若齊海陵王志開善寺碑猶有鍾王遺範至陳隋閒正書結字漸方唐初猶爾獨歐率更虞永興易方爲長以就姿媚後人競效之遽不及二人遠甚而鍾王楷法彌遠矣

篆法之壞肇李監軍草法之弊肇張長史八分之俗肇韓擇木此諸人書非不工也而溯古人之源教俗士之升木於書家爲患最深夫篆之方穩草之顛放八分之纖麗學便可至而大勢失矣彼觀鍾彝文識漢世諸碑王索遺跡寧不少損乎此可爲知者道

章草惟漢魏西晉人最妙至逸少變索靖法稍以華勝世傳諸葛武侯對蜀昭烈語及豹奴等章帖皆逸少書也蕭景喬出師頌雖不迨魏晉人然高古尚有遺風自其書中觀之過正隸遠矣隋智永又變此法至唐人絕罕爲之近世遂窈然無聞蓋去古既遠妙指弗傳幾至於泯絕然世豈無人顧俗眼未識耳

張懷瓘論書以會稽草書第八在世將茂宏輩諸人下意謂其拘法度少縱放也余謂草之狂怪乃書之下者因陋就淺徒足以障拙目耳若逸少草之佳處蓋與從心者契妙寧可以不踰矩少之哉若懷瓘者以形模求字不可告以天下之妙也

唐文皇論鍾元常書云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今觀尚書宣示諸帖字皆扁闊殊無長體豈文皇誤以廣爲修乎

十七帖長丈有二尺貞觀中內本也凡百七行九百四十三字逸少草書中烜赫著名帖也文皇帝購二王書大王草有三千紙率以一丈二尺爲卷取其跡以類相從綴成卷以貞觀兩字印印之褚河南監裝率多紫檀軸首白檀身紫羅標織成帶開元皇帝又以開元兩字印印之皺尾列當時大臣名此帖號十七帖者以卷首有十七字故以名凡二王書後人亦有取帖中一句語稍異者標爲帖名大約多取卷首及帖首三兩字也

王會稽七子皆能書凝操徽猷獻五人書跡具傳惟玄肅二子未見餘皆得家範而體格不同是善學逸少書者也猶顏延年對宋文帝自謂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

酒書亦猶是也

陶隱居集楊許三仙君眞跡論云楊君書最工不今不古能大能細大較雖祖效郗法筆力規矩兼於二王樣書乃是學楊字體勁利偏善寫經畫符與楊相似鬱勃峰勢殆非人工所逮長史章草乃能而正書古拙隱居昔見張道恩善別法書歎其神識今覩三君跡一字一畫皆懸影望了自思非智鑒所及特天假此鑒令有以題悟耳三君書跡今無復有獨唐竇泉述書賦著楊眞人行書帶名六行觀隱居之論想見其清致也惜哉今亦弗傳宗隱居書自奇世傳畫版卬及瘞鶴銘皆其遺跡也今人罕能辨之於戲妙識遠矣知音益稀安得隱居輩與之論書哉

後魏北齊人書洛陽故城多有遺迹雖差近古然不脫氈裘氣文物從永嘉來自北而南故妙書皆在江左

書苑云唐文皇製聖教序時都城諸釋諉弘福寺懷仁集右軍行書勒石累年方就逸少劇蹟咸萃其中今觀碑中字與右軍遺帖所有者纖微克肖書苑之說信然近世翰林侍書輩多學此碑學弗能至了無高韻因自目其書爲院體由唐吳通微兄弟已有斯目故今士大夫玩此者少然學弗至者自俗耳碑中字未嘗俗也非深於書者不足以語此

洛人好楊凝式少師書信可傳寶但自唐中世來漢晉書法不傳如凝式輩所祖述者不遠會稽父子筆法似不如是洛人得楊眞蹟奇翮以爲希珍所謂子誠齊人耳



紫陽先生李含光碑乃張從申書李陽冰題歐文忠不喜從申書集古錄屢言之殊不知從申乃效子敬書頗有東晉風也書人惟章申公能傳筆意雖精巧不迨唐而筆勢超超近世書人知書者多故見重於世今人反此歐陽公初不閑法書則從申之迹見棄宜矣

尚唐人書苑云從申近古所無恨於聞見不多右軍之外一步不窺余觀從申雖學右軍其原出於大令筆意與李北海同科名重一時而有晉韻殊可佳尚既云從申可曉又云季弟三人又云季謂從申不宜不虛得但所短者抑揚低昂太過又眞不及行耳然唐人皆得右軍風規時人謂之四龍書賦以張氏四龍名揚海內工愛觀古帖而議論疏闊好摹古帖而點畫失眞世言其捐本與眞跡同然比李建中周越輩則小過也

意出褚瞉上矣比來襄陽號知古法然但能行書眞草書不書苑有季弟功夫少對右軍風規下筆斯在季謂從申也又云近世書苑云從申結字縝密近古未有弟從師從義從約並工書苑云從申雖學右軍風規時人謂之四龍書賦以張氏四龍名揚海內皆得右軍風規時人罕能辨之於戲妙識遠矣知音益稀安得隱居輩與之論書哉

家而亦西京文氣未衰之際詞致雅馴故頗簡賞其清靡簡
注此書嘗得皇象鍾繇衛夫人王會稽等篇本備加詳覈今
世所傳惟張芝索靖二家爲眞皆章草書而伯英本祇有鳳
爵鴻鵠等數行至靖所書乃有三之二其缺者自毋繇而下
纔七百五十字此本是已蓋唐人摹而弗填者神韻筆勢古
風宛然余遂手捐一通陶隱居謂之塡廓書近世謂之雙鉤
書蓋欲知筆徑所自故爾

桑世昌澤卿論蘭亭法習

褚遂良正行全法右軍洛都袁氏家遂良書帝京篇一卷體
裁用筆縝效蘭亭

山谷游荆州得古本蘭亭愛玩不去手因悟古人用筆意作
小楷日進曰他日當有知我者公家傳云楷法妍媚自成一
家

子瞻少時學蘭亭極逍媚中年以來筆墨重實李北海未足
多也

今時學蘭亭者不師其筆意便作行勢正如羨西子捧心而
不自悟其醜也余嘗觀漢時石刻篆隸頗得楷法後生若以
余說學蘭亭當得之魯直題

南宋思陵翰墨志餘

本朝士人殊乏以字畫名世縱有不過一二數誠非有唐之
比然二祖八宗皆喜翰墨特書飛白分隸加賜臣下多矣余
四十年間每作字固欲鼓動士類爲一代操觚之盛以六朝

居江左皆南中士夫而書名顯著非一豈謂今非昔比視書
漠然無當略不爲意果時移事異習尚亦與之汙隆不可力
爲也

本朝承五季之後無復字畫可稱至太宗始搜羅法書備盡
求訪當時以李建中字形瘦健始得時譽猶恨絕無秀異至
熙豐以後蔡襄李時雍體制方如格律欲度華騙終以駸駸
不爲絕賞繼以蘇黃米蔡筆勢瀾翻各有趣向然家雞野鶩
識者自有優劣猶勝泯然與草木同腐者耶

前人多能正書而後草書蓋二法不可不兼有正則端雅莊
重結密得體若大臣冠劍儼立廊廟草則騰蛟起鳳振迅華
力穎脫豪舉終不失眞所以齊高帝與王僧虔論書謂我書
不及卿僧虔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三陛下草書第二而正
書第三是臣無第二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故知學書者必知
何如卿僧虔以此爲榮名不可不

書第三是臣無第二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故知學書者必知
正草二體不當缺一所以鍾王諸家皆以

務也

米芾負能書之名於海內其眞楷篆隸不甚工惟於行草誠
入能品以芾收六朝翰墨副在筆端故沈著痛快如乘驄馬
進退裕如不煩鞭勒無不當人意然喜效其法者不過得外
貌高視闊步氣韻軒昂殊不究其中本六朝妙處醞釀風骨
自然超逸也昔人謂支遁道人愛馬不韻支曰貧道特愛其
神駿耳余於芾書亦然

楊凝式在五代最號能書每不自檢束號楊風子人莫測也

其筆札豪放傑出風塵之外歷後唐周漢卒能全其身名其知與書法俱高矣在洛中往往有題記平居好事者井壁匣寘坐右以爲清玩

本朝自建隆以後平定僭僞其閒法書名跡皆歸祕府先帝時又加采訪賞以官爵金帛至遣使詢訪殆盡命蔡京梁師成黃冕等編彙眞贋備成卷帙皆用皁鸞鵲朱錦標白玉珊瑚爲軸祕在內府用大觀政和宣和印章其閒法書以秦璽書法爲寶後有內府印標題品次皆宸翰也舍此標軸悉非珍藏其次儲於外祕今渡江無復鍾王眞蹟矣

劉正夫論好奇字

劉伯英好奇字六經自劉歆傳寫外無一難字豈可謂無奇哉舊見魏鶴山取篆字施之行書常笑其自苦無益鶴山書鄉字從邑有效之者卿亦從邑不知卿從節故草書爲卽者卽節也近年楊慈湖畫心字文本心畫雲字在那鄙口口中曲折愈不相似自學書以來鍾王眉目可喜何嘗顚倒橫豎自不可及若總如彼所自爲於字體則謬於經傳則乖不知何所取也

朱文公議書

歐陽文忠公作字如其爲人外若優游中實剛勁惟觀其深者得之黃魯直自謂人所莫及自今觀之亦是有好處但自家既是寫得如此好何不教他方正須要得恁敬斜則甚又他也非不知端楷爲是但自要如此寫亦非不知做人誠實

端懿爲是但自要恁他放縱道夫問何謂書窮八法曰只一點一畫皆有法度人言永字體具八法行夫問張于湖字何故人皆重之曰也是好但他是不把持愛放縱今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則及至米黃諸人出來便不肯恁地要之這便是世態衰下其爲人亦然

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荊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許多忙事此雖戲言然切中其病今觀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帖因省平日得見韓公書跡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與此同未嘗一筆作行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審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然亦無纖芥忙意與荊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

張南軒論蔡蘇書

蔡君謨書如禮法之士盛服齋居不敢少有舒肆之意見者自是起敬

坡公結字穩密姿態橫生一字落紙固可寶玩而況平生大節如此竊嘗觀公議論不合於熙豐固宜至元祐初諸老在朝羣賢彙征及論設法與己意小異亦未嘗一語苟同可見公之心惟義之比初無適莫初貶黃州無一毫挫折意在他人已爲難能然年尙壯也至投老炎荒剛毅廩廩略不少衰

此豈可及哉

范太史家多藏公帖其間雖有肚老之不同然忠義之氣未嘗不蔚然見於筆墨間眞可畏而仰焉

陸務觀論法帖

樂毅論縱橫馳騁不似小字瘞鶴銘法度森嚴不似大字所以不可仰望也

世傳中山古本蘭亭之流帶右天五字有殘缺處於是士大夫所藏蘭亭悉然又謂樂毅論古本至一海字而止於是凡樂毅論亦至海字而止其餘妄僞亂眞大抵如此

庚申重九　陸游務觀書

倪正父評蘇黃米諸家書

本朝書惟東坡魯直元章三家然東坡多臥筆魯直多縱筆米老多曳筆若行草尚可使作小楷如黃庭樂毅洛神則不能矣其他如蘇子美周越近世如吳說輩皆不免於俗獨蔡君謨行書既好小楷如茶譜集古錄序頗有二王楷法若他大小楷法則亦不免於俗而氣骨多不蕭散有美堂記蓋錦堂記及荔枝譜諺所謂厚皮饅頭是也大抵楷法貴於端重又要飄逸難乎兩全不可以瞞人故善書者尤以爲難也

鄭子經至朴篇

至朴散而八卦興八卦興而書契肇書契肇而篆籀滋飛天八會以前不可得而詳也皇頡以降凡變五矣其人亡其書存古今一致作者十有三人爲余生千載之下每覽昔人殘



銘斷碣未嘗不爲之獻欷而三歎也在昔結繩之政始分龍穗之章中輟於是倉史氏仰觀俯察以造六書通天地之幽祕爲百王之憲章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若稽古大禹既平水土鑄鼎象物勒銘告成而功被萬世三代之末周籀蔚有奇秀篆隸攸祖孔子采摭舊作緣飾篆文天授其靈物物垂則呂政暴興天人之道壞亂極矣李斯適際其時陶埏儗仰尊名擅作悉燔舊章天下行秦篆矣程邈參衍隸佐趨時便宜蔡邕鴻都石經爲古今不刊之典張芝鍾繇咸得其道伯英聖手一筆書元常神妙於銘石王羲之有高人之才一發新韻晉宋能人莫敢譬擬李陽冰生於中唐獨蹈孔軌潛心改作過於李斯張旭天分極深渾然無迹足以儀表衰俗五代而宋奔馳崩隤靡所底止蔡襄毅然獨起可謂閒世之傑也嗚呼書其難哉文籍之來久矣能書者何閒希焉蓋夫人能書也吾求其能於夫人是以難也

殫學篇

秦廢古學口書不可行矣蒙恬書經胡毋敬等剽掠遺範造隸以趨便捷篆法於是大變漢興因之隸體遂行古文絕矣倉頡博學諸書散落復盡然道在兩閒法出於道書雖不傳法則常在故執筆貴圓字貴方篆貴圓隸貴方圓效天方法地圓有方之理方有圓之象隸不隸吾不知其爲書也紫眞授羲之其似乎或曰學者以二王比肩曰父作之子述之逸少無迹可尋獻之則未至也羲之曰意在筆先字居心後存筋藏鋒滅迹隱端而分起伏偃仰又題筆陣圖曰夫書先引

八分章草入隸字中草書象篆隸八分相雜斯言旨哉衛氏曰善鑒者不書善書者不鑒又曰李斯筆妙而分七勢可與八禾參焉張懷瓘十法其成須之緒論乎禁經發諸家筆意背拖引蠆毒法趯戈曰清潤遲澀而左顧善於形容矣邊衫衄側其用開築未善也蕭何韋誕其能署書乎或問廣成于廡侯僧一行釋徵燕卿葛氏諸作極論題署其幾法乎曰法則法矣然眾忌諱適足以累法眞卿之劍池陽冰之講臺縱橫生動不假修飾其署書之雄秀者乎陳旅之記能持論矣世稱李邕善題署然其銘刻歐虞諸公若優乎曰古之銘石典重端雅使人興起於千載之下邕以行狎相參後世詭異百出邕作俑也歐虞褚深得書理信本傷於勁利伯施過眞儁而素欲策駘與之方駕九地之下重天之巔乎然則素草書鄰於長史君謨有僕奴之譏過乎曰人無百歲之壽而有百歲之信豪傑後起相知於畢世之下齮然若合符節未口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夫張公者人龍也藐焉高閑亞棲之流歟曰二僧蹦若後矣程子之持敬可謂知其人矣或曰朱元晦諸賢其簡畢乎曰道德之充乎中而溢乎外也王子文書感興其幾矣書學何所止曰汲身而已然則張伯高行業未彰獨以書酣有益乎曰吾聞之精於一則盡善偏用智則無成聖人疾沒世而名不稱彼張公者東吳之流名

## 造書篇略節

古今書品其效尤班固古今人物表與孫虔禮羲章之譜何夸乎曰語其細而遺其大趙伯暐之辨妄所以作也宜和譜石峻等書其誕章之尤者也蘭亭攷俞松續攷滋朱翬言

吾不知其然也黃伯思之論其自欺者也

虞伯生論子昂書

趙松雪書筆既流麗學亦淵深觀其書得心應手會意成文楷法深得洛神賦而攬其標行書詣聖教序而入其室至於草書館十七帖而變其形可謂書之兼學力天資精奧神化而不可及矣

周公謹論晉人小楷

黃庭曹娥東方朔贊小楷極精配入樂毅論雖差校不及然皆墨池鼠毛也

宋仲温手錄書法見前者刪去

張芝書如老松獨倚嚴壑錯落盤屈時飄飄風韻

至正丙午十月廿夜宋克爲徐泰書此 墨跡一冊

吉水解縉書學傳授譜

庾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平在都下嘗與人書云小兒輩厭家雞皆學逸少書及過江見右軍所臨張芝眾帖始大驚服以爲神

范懷約眞書有分而草行無功故知廣簡非易

庾世南書剛而能柔卻任自然其清健皆可人意如山林之士外夫塵俗抱琴獨詠王公一旦用之於朝曾無驕色

歐陽詢書周圍端正點畫停勻曾無虛設雖清硬中法亦用力太過如楊雄大醇小疵山濤多可少怪

褚遂良書善擇紙筆而意有餘如高祖得張良世祖得鄧禹華稍侍中康山吏部濤阮步兵籍向侍中秀輩翰墨奇秀皆非其匹故庾征西始疑而終服謝太傅得片紙而寶藏冠絕古今不可尚已右軍傳子若孫及郗超謝朏等而大令獻之

李邕書筆端巧妙格高意遠論者謂之華嶽三峰黃河一曲

獨擅厥美大令傳甥羊欣傳王僧虔僧虔傳梁蕭子雲
阮研孔琳之子雲傳隋永欣師智永智永傳唐虞世南伯施傳歐陽率更詢信本褚河南遂良登善登善傳辭少保
稷嗣通是爲貞觀四家而孫虞禮過庭獨以草法爲世所賞
少保傳李北海邕與賀監知章同鳴開元之閒率更傳陸長
史柬之柬之傳猶子彥遠彥遠傳張長史旭旭傳顏平原眞
卿李翰林白徐會稽浩眞卿傳柳京兆公權零陵僧懷素藏
眞卿彤韋玩崔邈張從申以至楊少師凝式凝式傳於南唐
韓熙載徐鉉兄弟宋興李西臺建中周膳部越皆知名其後
蘇太師軾黃太師庭堅米南宮芾蔡端明襄卓然爲時名家
蘇舜欽舜卿紹彭繼之以逮南渡小米傳其家法盛行於世王



庭筠米南宮之甥擅名于金傳子澹游至張天錫元初鮮于
樞伯機得之獨吳興趙文敏公孟頫始事張郎之得南宮之
傳而天資英邁積學功深盡掩前人超入魏晉當時翕然師
之康里平章子山得其奇偉浦城楊翰林仲弘得其雅健清
江范文白公得其瀟落仲穆造其純和及門之徒惟桐江俞
和子中以書名洪武初後進猶及見之子山在南臺時隱川
余又得先生游絲字二幅於陝西秦府因併識之天
順三年春三月王佐識

祝希哲評勝國人書

虞集如鹵簿禮官贊導應節結束弄姿稍遠大雅鮮于樞如
三河壯俠長袖善舞豪鬱自擅時落胡俗鄧文原如疊壁層
城不勝沈實饒介如時花沐雨枝葉都新張雨如道士醮詞

雖禮而野倪瓚如金錢野菊略存刖韻楊維楨如華譯夾語自墮侏儒陳璧如有若壞坐倘有典刑宋克如初筵卣彝忽見三代解縉如盾鼻執戟列侍明光

又論楷法

顏眞卿黃庭經楷而不小褚遂良西昇經小而不楷一君欲靜二臣欲平三佐四使以次短小此小法也

徐文長評字手跡

黃山谷書如劍戟搏密是其所長瀟散是其所短

蘇長公書專以老樸勝不似其人之瀟灑何耶

米南宮書一種出塵人所難及但有生熟差不及黃之勻耳

蔡書近二王其短者略俗耳勁淨而勻乃其所長

少亦然今奉此論自舞自蹈未足逞泄日月願以所摹竊示洪遠思曠此二人皆是拘思者必當仰贊踴躍有盈半之益蕭子雲上武帝啟云臣昔不能拔賞隨世所貴規模子敬多歷年所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略筆勢洞達字體又以逸少不及元常猶子敬不逮逸少因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敬全法元常庾肩吾云張功夫第一天然次之鍾天然第一功夫次之王功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功夫過之唐太宗云鍾雖擅美一時亦爲過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織濃分疏密覆舒雲卷無所閒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遒制語其大量以此爲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疏瘦如隆冬之枯樹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成之妙煙霏霧結形若斷而還連鳳翥龍翔勢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覺其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孫過庭云元常專工於隸書伯英尤精於草體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擬草則餘眞比眞則餘草又云以子敬之豪翰擅右軍之筆札雖復麤傳楷則實恐未克箕裘是知逸少之比鍾張則專博斯別子敬之不及逸少無或疑焉

張懷瓘云若眞書古雅道合神明則元常第一若眞行妍美粉黛無施則逸少第一若章草古逸極致高深則伯度第一若章則勁骨天縱草則變化無方則伯英第一其間備精諸體惟獨右軍次至大令然子敬可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逸少可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山谷云右軍似左氏大令似莊周

宋齊之際右軍幾爲大令所掩梁武一評右軍復伸唐文再評大令大損若唐文之論是偏好語不足以服大令心也人謂右軍內擫故森嚴而有法大令外拓故散朗而多姿法自兼姿姿不能無累法也後人學右軍終不能似大令已自退漏李北海蘇眉山趙吳興筆然則大令之於右軍直父子耳不可稱伯仲也

抱朴子曰吳之善書者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中州則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並用古體俱足周事飄乎若起鴻之乘勁風騰麟之躡驚雲

按南史謂劉休者與王僧虔同省而是時海內俱習羊欣書以右軍跡涉輕微多所不好休獨重之自是右軍之書復盛後至梁武時陶貞白尚云比世皆高尚子敬不復知有元常逸少亦然則右軍之書得劉休而振得梁武而著得唐文而後太定猶之顧凱之畫亦至唐始定也羊欣學子敬者也故武帝評子敬爲河朔子弟舉體充悅然沓拖不可耐而評羊欣如婢學夫人舉止羞澀是亦文皇詆子敬爲餓隸而學敬元者時人譏以爲重儓子敬餓隸敬元成重儓矣然同一人書也餓隸之與沓拖子弟一瘦一肥毋乃太相牴牾歟

武帝評蕭思話書仙人嘯樹而張伯英如漢武好道憑虛欲

仙欲仙尙未仙也漢武欲仙則又去仙遠也伯英乃不如思話乎

梁武始重元常而下子敬特許逸少鄭蹋其間觀陶隱居所云元常朽骨更蒙榮造子敬懦肌不淪長夜又武云逸少學鍾勢巧形密及其獨運意疏字緩然則太平寺主臨池之趣全在鍾也及攷寶泉述書賦高祖豁達恢弘厥躬泯規矩合童蒙張懷瓘書品云狀貌亦古乏於筋力既無奇姿異態有減於齊高然則梁武帝之聲價不振實以學元常之故也學鍾張殊極不易不得柔中之骨不究拙中之趣則鍾降而俗矣不得放中之矩不得變中之雅則張降而俗矣吾向者閱隋僧智果書梁武帝評鍾司徒字有十二種意外巧妙絕倫生習光高閑顏柳之餘不得不生卽之溥光智永伯施有書耳

顏書貴端骨露筋藏柳書貴遒筋骨盡露旭素之後不得不學而無書才顚旭狂素有書才而無書學河南北海有書姿而無書禮平原誠懸有學力而無書度

楊用修云張旭妙於肥藏眞妙於瘦以余論之瘦易而肥難用修此語未必能眞知書者肇肥則結搆易密筆瘦則結搆易疏此瘦難而肥易也唯是旣成之後瘦近勁勁近古肥近豐豐近俗耳伯高之所以妙在肥而不俗也

僧亞栖云書貴能變方自成家王右軍變白雲歐陽詢變右軍柳公權變歐陽此殆是囈語白雲先生何人亦未有書跡存世蓋右軍偶一言之大抵托辭耳歐陽書法實一變然非之稱司徒十二種法正謂繇也吾家蕭太傅薦季直表黃初二年司徒東武亭侯蓋是時華歆辭疾繇實轉司徒四年遷

斯曹喜篆蔡邕隸八分於是楷法妙天下張長史觀古鐘鼎銘科斗篆而草聖不媿右軍父子易有云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五代時楊少師凝式黃魯直極重之謂爲散僧入聖又謂可繼顏魯公釋懷素楊於今隸極拙魯直所推行草耳而余見之其一二行皆不甚合近聞朱象玄有韭花帖甚佳未及見之宋初王待詔著宋宣靖李西臺蘇參政皆稱名書家者然不甚得法山谷評待詔如小僧縛律西臺如講僧參禪然待詔猶有晉人意范文正伯夷頌見推亦以其人耳杜祁公喜長史皆學懷素杜瘦而生蘇瘦而弱第覺玉潤微勝冰清蔡忠惠略取古法加以精工稍滯而不大暢蘇文忠正行出入徐浩李邕擘窠大書源自魯公而微欹近碑側記行草稍自結搆雖有墨豬之誚最爲濬古黃山谷大書酷倣瘞鶴狂草極擬懷素姿態有餘儀度少乏米元章源自王大令褚河南神采奕奕射人終媿大雅是四君子者號爲宋室之冠然小楷絕響矣山谷推王文公書似楊少師章惇有鍾王法談者以爲曲筆蔡京兄弟皆擅書名御府法書墨妙皆其評跋彼人縱極八法無取一長況未必耶

唐文皇以天下之力募法書以取天下之才習書學而不能脫人主面目玄徹亦然智永不能脫俗氣南習宋齊之閒可以脫矣



宋齊之際人語曰買王得羊不失所望蓋時重大令而敬元常爲大令門人妙有大令法者也中睿之季時人語曰買得群羊口落節蓋時重河南而少保爲河南甥妙有河南法者也二事可謂切對

李北海在唐人書品中不甚煖煖而趙文敏法之便自名世北海傷佻然自雅文敏稍穩然微俗眉山亦嘗學北海不如其學平原也孫虔禮書書述謂其萬字一類風行草偃輕之出褚河南故左袒河南河南楷似行然自有楷平原魯直效瘞鶴故推尊瘞鶴元章米元章有書才而少書學黃長睿有書學而少書才以故評論雖有墨豬之誚最爲濬古黃山谷大書酷倣瘞鶴狂草極擬懷素姿態有餘儀度少乏米元章源自王大令褚河南神采奕奕射人終媿大雅是四君子者號爲宋室之冠然小楷絕響矣山谷推王文公書似楊少師章惇有鍾王法談者以爲曲筆蔡京兄弟皆擅書名御府法書墨妙皆其評跋彼人縱極八法無取一長況未必耶

唐文皇以天下之力募法書以取天下之才習書學而不能脫人主面目玄徹亦然智永不能脫俗氣南習宋齊之閒可以脫矣然自有草李北海楊凝式及元章魯直無楷參隸意米元章有書才而少書學黃長睿有書學而少書才以故評論各有據依不隔塵以此知古人不可及也

子瞻似顏平原故極口平原魯直效瘞鶴故推尊瘞鶴元章出褚河南故左袒河南河南楷似行然自有楷平原草似楷也二事可謂切對

李北海在唐人書品中不甚煖煖而趙文敏法之便自名世北海傷佻然自雅文敏稍穩然微俗眉山亦嘗學北海不如其學平原也孫虔禮書書述謂其萬字一類風行草偃輕之出褚河南故左袒河南河南楷似行然自有楷平原魯直效瘞鶴故推尊瘞鶴元章米元章有書才而少書學黃長睿有書學而少書才以故評論各有據依不隔塵以此知古人不可及也

子瞻似顏平原故極口平原魯直效瘞鶴故推尊瘞鶴元章出褚河南故左袒河南河南楷似行然自有楷平原草似楷也二事可謂切對

李北海在唐人書品中不甚煖煖而趙文敏法之便自名世北海傷佻然自雅文敏稍穩然微俗眉山亦嘗學北海不如其學平原也孫虔禮書書述謂其萬字一類風行草偃輕之出褚河南故左袒河南河南楷似行然自有楷平原魯直效瘞鶴故推尊瘞鶴元章米元章有書才而少書學黃長睿有書學而少書才以故評論各有據依不隔塵以此知古人不可及也

子瞻似顏平原故極口平原魯直效瘞鶴故推尊瘞鶴元章出褚河南故左袒河南河南楷似行然自有楷平原草似楷也二事可謂切對

李北海在唐人書品中不甚煖煖而趙文敏法之便自名世北海傷佻然自雅文敏稍穩然微俗眉山亦嘗學北海不如其學平原也孫虔禮書書述謂其萬字一類風行草偃輕之出褚河南故左袒河南河南楷似行然自有楷平原魯直效瘞鶴故推尊瘞鶴元章米元章有書才而少書學黃長睿有書學而少書才以故評論各有據依不隔塵以此知古人不可及也

子瞻似顏平原故極口平原魯直效瘞鶴故推尊瘞鶴元章出褚河南故左袒河南河南楷似行然自有楷平原草似楷也二事可謂切對

李北海在唐人書品中不甚煖煖而趙文敏法之便自名世北海傷佻然自雅文敏稍穩然微俗眉山亦嘗學北海不如其學平原也孫虔禮書書述謂其萬字一類風行草偃輕之出褚河南故左袒河南河南楷似行然自有楷平原魯直效瘞鶴故推尊瘞鶴元章米元章有書才而少書學黃長睿有書學而少書才以故評論各有據依不隔塵以此知古人不可及也

子瞻似顏平原故極口平原魯直效瘞鶴故推尊瘞鶴元章出褚河南故左袒河南河南楷似行然自有楷平原草似楷也二事可謂切對

李北海在唐人書品中不甚煖煖而趙文敏法之便自名世北海傷佻然自雅文敏稍穩然微俗眉山亦嘗學北海不如其學平原也孫虔禮書書述謂其萬字一類風行草偃輕之出褚河南故左袒河南河南楷似行然自有楷平原魯直效瘞鶴故推尊瘞鶴元章米元章有書才而少書學黃長睿有書學而少書才以故評論各有據依不隔塵以此知古人不可及也

子瞻似顏平原故極口平原魯直效瘞鶴故推尊瘞鶴元章出褚河南故左袒河南河南楷似行然自有楷平原草似楷也二事可謂切對

李北海在唐人書品中不甚煖煖而趙文敏法之便自名世北海傷佻然自雅文敏稍穩然微俗眉山亦嘗學北海不如其學平原也孫虔禮書書述謂其萬字一類風行草偃輕之出褚河南故左袒河南河南楷似行然自有楷平原魯直效瘞鶴故推尊瘞鶴元章米元章有書才而少書學黃長睿有書學而少書才以故評論各有據依不隔塵以此知古人不可及也

子瞻似顏平原故極口平原魯直效瘞鶴故推尊瘞鶴元章出褚河南故左袒河南河南楷似行然自有楷平原草似楷也二事可謂切對

油復面悲積嫂等帖皆非眞或以辭氣太煩或以書法非妙或卽其人其事駁之俱當他如辨江叔及藝韞多才帖爲唐高宗衞夫人帖爲李懷琳褚遂良甥無辭八侍中山河帖爲枯樹賦中語李斯書爲陽冰裴公碣內字右軍備官而行爲唐人集右軍書賈曾送張說文皆妙有事理眞書家董狐也米元章以閣帖張伯英知汝殊愁及大令吾嘗托桓江州爲張伯高書黃伯思亦斷以爲然而云數往虎丘祖希時面祖希張玄之字大令時人以爲伯高書二王帖辭耳按此帖旣有祖希時面語與疾不退至分張同結法安知非大令縱筆耶而必於伯高也及攷張懷瓘書斷稱張融正兼諸體於草尤工齊梁之際殆無以過或有鑒不至者深見其有古風多銀鉤蠆尾及考陶隱居解眞碑云幼安銀鉤之敏又引管寧別傳云寧字畫若銀鉤及茅山碑云管寧銀鉤之敏是也余固知其誤按索靖字幼安用修誤以爲寧遂併其姓名改之耳攷寧三國志注有高士傳傳於諸書俱無銀鉤語又云劉曜人知其獰凶而不知其字畫之工注見草書韻會當是時劉聰劉曜皆能書而聰之獰凶大出曜上俱見本載記用修又誤以劉德升爲劉景升而云卽表也表初在黨人中俊爲顧及之列其人品之高可知此尤可笑

伯英殊愁體太今而乏古大令疾不退至分張筆過流而少節或以此疑非二公書可也元章論書見右軍稍大而逸言便以爲子敬見伯英近今者與子敬近縱者便以爲伯高藏眞愚又推黃米之旨謂伯高僅有章法而無變法子敬僅有破體而無狂草則不敢信也按張懷瓘明言章草之書字字區別張芝變爲今草拔茅連茹上下牽連或借上字之下而爲下字之上奇形離合數意兼包唯王子敬明其心指故稱有張子湖之險澀張卽之之惡謬極矣此語大自有理又獨米氏父子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怪弊猶金朝而南方獨盛遂公方知古法而長睿所書不逮所言紹彭最佳而世遂不傳稱吳說傅朋書法深穩端潤非近時怒張筋脈屈折生柴之

態且謂至吳越見傅朋書最多皆隨分贊歎圖來者稍知正法今傳朋書世遂少見紹彭號翠微居士余有其詩數紙緊密藏鋒得晉人意惜少風韻耳

鐵圍山叢談謂其父京善榜書妙出四家之上此雖曲筆然亦必有可觀者米芾元章自負以爲前無古人然是行筆非眞筆也

用修又云南唐王文秉工小篆不在二徐下又有王逸老者善篆與八分其命名乃欲抗右軍不知何代人疑卽文秉也

按陶九成書史王升字逸老號羔羊居士草書殊有旭顚軌揩態宣和閒進所作草書內庭稱之用修似未之見新鄭高少師拱藏東坡草聖醉翁亭記井石本跋細閱無一坡法而自歐虞顏柳旭素以至蘇黃米蔡各用古法損益自成一家若趙承旨則各體俱有師承不必已撰評者有奴書之誚雖則太過然謂直接右軍吾未之敢信也小楷法黃庭洛神於精工之內時有俗筆碑刻出李北海雖佻而勁承旨稍厚而輭惟於行書極得二王筆意然中閒逗漏處不少不堪並觀承旨可出宋人上比之唐人尙隔一舍

楊又引東坡跋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澭化爲勝世俗不察爭訪閣本誤矣乃知澭帖勝澭化多矣希白錢易也按希白乃澭州僧希白耳書家謂其有筆意而多率直無縈迴縹緲之勢楊以幼安爲管寧以希白爲錢易其孟浪殊可對也

元人自趙吳興外鮮于伯機聲價幾與之齊人或謂勝之極圓健而不甚去俗鄧文原有晉人意而微近麤峻峻子山有韻氣而結法稍疏然是三人者吳興流亞也虞伯玉差古雅鮮于必仁朗朗有父風揭曼碩父子美而近弱張伯雨健而近佻柯敬仲老而近麤班彥功少頗遒爽晚成惡札龔璛陳深輩皆長於題跋倪元鎭雖微有韻而未成長人或許以得大令法何也元鎭以稚筆作畫尙能於筆外取意以稚筆作書不能於筆中求骨詎宜以汎愛推之也

正鋒偏鋒之說古今無之近來專欲攻祝京兆故借此爲談耳蘇黃全是偏鋒旭素時有一二筆卽右軍行草中亦不能盡廢藏正以立骨偏以取態自不容已也文待詔小楷時時出偏鋒固不特京兆何損法書解大紳豐人翁馬應圖縱盡出正鋒寧救惡札不識下二人妄談乃爾可恨可笑

張卽之非不遒勁而麤醜俗惡種種可恨是顏柳之疏裔孱家風者解大紳張汝弼非不圓熟而疏輭村野種種可鄙是旭素之重儓壞家法者

臨書易得意難得體摹書易得體難得意臨進易摹進難離之而近者臨也合之而遠者摹也

倉頡九篇相傳是李斯其第九章乃云稀信是陳稀韓信劉京是大漢西土是長安右軍少從丞相渡江北蹤永絕其題

筆陣圖云北游名山比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下見鍾繇梁鵠書之洛下見蔡邕石經二體書始知學衛夫人徒費年月王著集瀞化帖有漢章帝書千字文紕繆如此徒資嗤噱已　業毅論捐本佳者猶可什倍它刻也

墨池瑣錄

右軍字似左傳大令字似莊周山谷爲此言亦猶東坡以杜子美比司馬遷以江瑤柱比荔枝也

孫過庭云既得平正須追險絕爲功惟顏行與景度草得之

吳寬云稱善書者必曰師鍾衛及覩顏柳諸家異體而同趣亦未必不自鍾衛來也若夫宋之蘇黃米蔡羣公交作極一代書家之盛其搆勢雖各不侔要之於理又不能外顏柳他書譜雖運筆爛熟而中藏軌法故自森然

董玄宰品書

書家以分行布白謂之九宮元人作書經云黃庭有六分九宮曹娥有四分九宮是也

內景經全在筆墨畦徑之外其爲六朝人得意書無疑今人作書只信筆爲波畫耳結搆縱有古法未嘗眞用筆也善用筆者濃濁不獨連篇各體有分別一字中亦具此兩種不可不知也

唐模右軍眞跡以十七帖爲致佳余臨數十本皆爲好事者

取去亦復有賈本如此本差稱意乃以王方慶進帖肇法參合用之所謂萬歲通天帖者是也

余曾有右軍行穰帖眞跡十五字正是十七帖一種書及武林楊侍御自安福傳來唐摹絕交書與行穰帖同中缺寫字乃悟爲右軍書蕭齋所摹避于鴛諱而後人誤以爲李懷琳耳

楷書以智永千文爲宗極虞永興其一變耳文徵仲學千文得其姿媚子以虞書意入永師爲此一家筆法若退穎惲五寵來必不合符前人願經歲不能成千字卷冊何稱習者之門自分與此道遠矣

虞永興常自謂于道字有悟蓋於發筆處出鋒如抽刀斷水



正與顏太師錐畫沙屋漏痕同趣前人巧處故應不傳學虞者罕成算子肇陣所詞以此

李北海書荊門行刻於翠玉堂帖余疑李北海詩在太白集中者皆沈鬱高古無此流易及觀王建詩有荊門行乃知宋人所集雲麾碑等石刻蒙之北海也羣玉帖有虞永興馬贊亦見柳州集年酉十月朔

楊少師步虛詞帖即米老家藏大仙帖也其書寫翦灑一洗唐朝姿媚之習宋四大家皆出於此余每臨之亦得一斑

蔡忠惠公書畫錦堂記凡一字數十更存其合者纔得顏碑什七耳今日得宋捐徐季海洛州府君碑以其意爲此如黃金鑄范少伯一鑄而就正以速成自喜不計工拙也庚申八月朔

王履道評東坡書云世學公書眾矣劍拔弩張騏驥奔猊抉則星紆徐宛轉纚纚如縈蘭之絲恐學者所未能至也此余學戒語表

而豪蕭散容與霏霏如甘雨之霖森疏掩映烟烟如從月之不束而整不軼不能無至於尺牘押書姿態橫溢不矜而妍近之

國朝書法當以吾松沈民則爲正始至陸文裕正書學顏尚書行書學李北海幾無遺憾足爲正宗非文待詔所及也然入地既高門風亦峻不與海內翰墨家盤旋宴會而吳中君子鮮助羽翅惟王弇州先生始爲拈出然蘭之生谷豈待人

荊州仲宣樓所刻登樓賦爲吾松喬懋敬書喬素無書名彼



中士大夫亦不知爲誰手也喬曾爲荊南觀察乃從游莫廷

韓是龍所書今爲正之

松江董原正爲玄宰先生從兄工翰墨而蚤世人皆知有玄宰而董氏書法開山學自原正罕知之者有雙鉤宋本十七帖在吾禾高公玄家

陳眉公筆記

宋時傳三昧蘭亭出於杜器之杜畜百本而唐刻爲第一杜名實晉其有實晉印者不獨老米也

東坡書是學王僧虔而歷代評書謂學徐浩政不知浩故僧虔衣鉢耳東坡草亦學長沙今傳醉翁亭未必是眞六一居士琴操得之

東坡詩卷有一跋云觀此眞跡如覺僞者甚可笑也周公謹極喜此跋可謂善下語余嘗謂多見石刻少見眞跡往往覆以眞者爲僞此豈眼中有筋者乎

今皇天藻飛翔雅好書法每攜獻之鴨頭丸帖虞世南臨樂毅論米芾文賦以自隨中書舍人趙士禎爲言如此儒又攷右軍曾書文賦褚河南亦有臨右軍文賦趙子昂亦書文賦

## 李君實評帖

沈存中云唐太宗力購羲之眞跡唯樂毅論乃右軍親筆於石而鐫之以爲家法者昭陵之殉亦以其石便於甃耳後溫韜盜發其石已碎用鐵束之皇祐中高紳學士之子安世爲錢唐主簿存中就其家見之末後獨一海字竹頗十年前購得一本正海字獨留本也但其缺處有斜書修字數箇蓋歐陽文忠公再拓本也昔年於姑蘇韓氏見一絹素臨本相詡以爲右軍手書可謂不識源委者矣





樂毅論小中有楷黃庭經楷中有小東方朔畫贊五分中有方丈洛神賦方丈在五分中曹娥碑五分字四分畫力命表三分畫五分字此書家教典也不講求何由悟入

舞劍器擅夫與公主爭道錐畫沙折釵股屋漏雨蓬振沙飛怒猊渴驥此書家禪案也不參透何由悟入

樂毅論王著所書李白狂草葛叔忱所書李白詩亦兩見一云右軍本清眞瀟灑出風塵山陰遇羽客要書大字蘭亭敘徐鉉所書天地間僞物亦有不可磨滅者

宋黃伯思東觀餘論辨駁古今法書最爲精刻乃其辨黃庭人無誤正伯思自誤耳

經一節實欠詳審伯思曰黃庭經帖爲逸少書僕攷之非也按陶隱居眞誥翼眞檢云晉哀帝興寧二年南嶽衡夫人所授惟有黃庭經一篇得存盖此經也逸少以穆帝升平五年卒後二年爲興寧二年此經始降逸少安得預書之又按梁虞和論書表云山陰墟釀村養鵝道士謂羲之曰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緘素已具無人能書府君能自屈書兩章便合羣鵝以奉羲之爲停半日寫畢攜鵝去晉書本傳亦著是說然隱居與梁武啟又云逸少有名之蹟不過數首黃庭勸進樂毅論而已其石便於甃耳後溫嶠盜發其石已碎用鐵束之皇祐中高紳學士之子安世爲錢唐主簿存中就其家見之末後獨一海字竹頗十年前購得一本正海字獨留本也但其缺處有斜書修字數箇蓋歐陽文忠公再拓本也昔年於姑蘇韓氏見一絹素臨本相詡以爲右軍手書可謂不識源委者矣

樂毅論小中有楷黃庭經楷中有小東方朔畫贊五分中有方丈洛神賦方丈在五分中曹娥碑五分字四分畫力命表三分畫五分字此書家教典也不講求何由悟入

舞劍器擅夫與公主爭道錐畫沙折釵股屋漏雨蓬振沙飛怒猊渴驥此書家禪案也不參透何由悟入

樂毅論王著所書李白狂草葛叔忱所書李白詩亦兩見一云右軍本清眞瀟灑出風塵山陰遇羽客要書大字蘭亭敘徐鉉所書天地間僞物亦有不可磨滅者

宋黃伯思東觀餘論辨駁古今法書最爲精刻乃其辨黃庭人無誤正伯思自誤耳

千字文前行書敕散騎員外郎周興嗣次韻考敕命之制始於唐當是書梁字之誤也又梁武令般鐵石捐二王書今大令帖中有稱鐵石者卽是殷所書而王著輩錯著之耳此亦殊非細故黃長睿赦而不攻何也

短之何也

米南宮書大小天馬賦有掣衝頓轡不受羈絡之氣山谷注孫過庭書可謂變動之極矣昔人猶以千字一律如風偃草李伯時所寫天閑六馬贊矜栗聳峙如就驂輿排仗闖闔蓄千里遠邁之意而不敢逞若坡翁作馬券與李方叔則高朗卓犖宛然龍駒步驟延頸顧目以顧草澤之羣三公筆墨變化往往隨事注精以展其妙如此



古人論行書云八面拱心而無橫畫余向未悟此旨今春得米元章書朱巢圖墓表逐字玩之見其採團湊合無有閒隙乃始了然今人或謂學蘇米則沓拖不緊峭是未得眞跡到眼纔耳

米元章論書於道君前曰蔡襄勒字沈遼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字上問卿何如對曰臣書刷字世皆不解其何語余爲詮注曰勒字顏法也描字虞永興法也畫字徐季海法也刷字本出飛白運帚之義意信肘而不信腕信指而不信筆揮霍迅疾中含枯潤有天成之妙右軍法也隱然淩轢諸老自占一頭地

宋嚴羽卿論詩姜堯章論書皆精刻深至具有卓見及所自運顧遠出諸名家後大抵議論與實詣確然兩事議論者識也實詣者懼每多拘縮天趣不得泛溢也觀白石書詠滄浪詩自當得之

元大德閒錢塘錢國衡刻十種蘭亭筆法咸有異趣南宋內府五十餘種與韓氏羣玉堂賈氏悅生堂本爾時猶有存者故國衡得選其萃耳

趙松雪云古人作字多不用濃墨太濃則失筆意然羲之書墨嘗積三分何也東坡眞跡墨如漆隱起楮素之上山谷亦謂其用墨太豐而風韻有餘然則松雪所云特楷書耳行書則不然



## 樵史品三吳書

雲間陸應陽云王弇州序三吳書家而漫及若干人第收其盧聲耳何足爲公論余嘗擇其名不媿實者於蘇得八人爲祝京兆允明文待詔徵明王太學寵陳方伯鎏陸尚寶師道陳太學道復彭徵君年俞山人允文於松得七人爲沈學士度陳別駕鴻壁沈大理粲張南安弼陸詹事深莫方伯如忠余父子野先生識者謂先君子行草眞楷出入晉唐而倣顏魯公麻姑壇記尤獨步者莫方伯張南安以草書勝陸詹事臨揮霍迅疾中含枯潤有天成之妙右軍法也隱然淩轢諸老自成一家亦頗道勁吳中草書當以祝京兆第一然略少風骨耳文太史陸尚寶則楷書勝太史如文賦小楷尤精絕可愛

王太學行書自一種風度而白雀寺臨沒之筆尤奇陳方伯惟扁額大字擅長書家彭徵君作楷近歲世南陸尚寶子傳廷試時內閣夏公言手其卷歎曰文漢魏而書晉唐擬第一　上嫌其名實之二甲命矣

墨花閒雜志

洛陽李處權云古今書稱右軍爲首正書見曹娥碑妙絕超古與鍾元常抗衡黃庭經樂毅論若出兩手行書見蘭亭敘亭樂毅論然後知文忠之言爲不謬矣

高風勝韻爲一代冠

秦太虛云黃庭遺教皆非逸少之跡歐陽文忠公嘗謂黃庭特後人緣山陰換鵝事附益遺教出於唐寫經手及精考蘭亭樂毅論然後知文忠之言爲不謬矣

鄴侯三萬籤

張愛賓稱惟王右軍能爲一筆書陸探微能爲一筆畫張桓侯不特有八分刁斗銘又有流江縣記功碑云漢將張飛率精卒萬人大破賊首張郃於八濛立馬勒石

謹北苑云劉德升爲書家祖師鍾繇胡昭皆受其學昭肥鍾瘦各得一體

定武本世罕傳已久即周憲王跋中所錦五種蘭亭其間肥瘦不一行楷雜亂非復右軍故步矣相傳定武爲歐陽率更臨則楷法多褚河南臨則行法勝米海岳筆古佻達故不欲爲定武左袒即今所模褚河南蘭亭亦我用我法以意爲之耳然生趣森勃超然淩空之態仍不減山陰面目也

唐書學有通微院體

鍾紹京景龍中以院總監從討韋氏有功性嗜書家藏王羲之獻之褚遂良書至數十百卷以善書直鳳閣武后時榜諸宮殿明堂及銘九鼎皆紹京書也其字畫姸媚遒勁有法誠少與爲比

米南宮稱法書曰墨王可謂極稱非右軍大令東武亭侯不足當也

懷素書意在筆前多意到而筆不到趙孟頫書弱中示兢亦競若絲裹鐵云

鮮于奉常公常見葉秋臺書反覆諦視至欲下拜

昔管仲變井田而成內政孔明變內政而成八陣李衛公變八陣而成六花君謨變右軍平原而成忠惠此千載所謂太上達節者也

王著閣帖誤人千載世俗莫覺爭相寶尚不幾享弊帝以千金哉自米一鑒而僞分黃再鑒而眞出於是博古家始知不誣古矣此卷大令書標爲澄清堂世傳賀監所摹然書譜未載不知何據余觀其神骨泠泠結搆遒逸高出瀛化十倍內領動等五帖又瀛化中所無而他刻亦未始見尤可寶也卷後附索靖出師頌鍾繇賀捷表按出師頌昔人定爲蕭子雲賀捷則鍾眞筆二帖俱爲希跡用以壓卷者蓋人由王索而窺元常眞爲百尺竿頭進一步耳

率更正書田大令森森若武庫矛戟虞永興稱其不擇紙筆高麗亦知愛重遣使請之其名重如此是夢奠帖共七十六字而清癯古健遒勁之中不失腴潤較化度醴泉銘不無少變乃字畫之妙不在二帖下正如郭林宗雖標格極峻而虛和近人他書未免作李元禮謖謖松風矣

眞書鍾繇宣示力命剋捷右軍樂毅畫贊黃庭告誓霜寒大令洛神六朝不知名氏曹娥平叔子遺教陶弘景瘞鶴舊館壇智永千文虞世南孔子廟碑歐陽詢九成宮化度寺虞恭公褚遂良哀冊聖教張旭郎官顏魯公麻姑仙壇放生池中興頌干祿字東方朔贊柳公權陀羅尼

行鍾丙舍吳人嬴頓雪寒長風右軍蘭亭極寒麥熱宮奴快雪來禽奉橘聖教序開元寺大令地黃歲終衛軍授衣阿姨鵝羣歲盡夏日奉對思戀天寶吳興黃門山陰東風轉勝相過鵝還觸事夏節根深黃耆磐石駱驛月內尊體謝安八月五日褚遂良枯樹李邕婆羅樹張從申玄靜

晉人書雖非名法之家亦有一種風流蘊藉之態緣當時人士以清簡相尚虛曠爲懷修容發語以韻相勝落筆散藻自然可觀可以精神解領未可以言語求覓也

譚子國轉運汪砢玉輯於崇山房中

# 法苑珠林

揚州茱萸灣詩局重刊

棟亭藏本

古書流通處
陵徐氏藏本借南
影印

伏羲始畫八卦而人文生焉六書之象形此其端也中古簡牘之事則史氏掌之後世有天下者蓋有以書名世者矣曲鮮盛熙明得備宿衛有以知皇上之天縱多能留心書學手輯書史之舊聞衆以國朝之成法作法書攷八卷上之燕門之暇多有取焉昔唐柳公權嘗進言於其君曰心正則筆正天下後世謂之筆諫最哉熙明 俾 專美前世史臣虞集序

小學廢書學幾絶聲音之學尤泯如也周秦而下體製迭盛西晉以來華梵兼隆唐人以書取士宋人臨摸價踰千金刻之秘閣法書攷源士有憾焉此龜茲盛熙明法書攷之所由作歟熙明刻意工書而能研究宗原作爲是書至於運筆之妙評書之精則甘苦疾徐之度非老於斲輪者疇克如是耶書成近臣薦達以徹上覽清問再三又能悉所學以對因獲賞歎給事中兼起居注亦思剌瓦性吉時中出 錄梓以廣其傳庶俾世之學者有所模楷其用心可謂公且仁矣熙明以書入官令爲夏官屬蓋亦不忘其本者云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盧陵歐陽玄序

法書攷序 一

法書攷序 二

典事嚴未及録上而文皇帝崩四年四月五日今上在延春閣遂因奎章承制學士沙剌班以書進上方留神法書覽之徹卷親問八法旨要命藏之禁中以備親覽當是時上新入自嶺南聖心所向已傳播中外及即位之治法書也而盛氏之先曲鮮人令家豫章而熙明清修謹飭篤學多村有文章工書能通諸國書而未嘗自賢或爲一時名公卿所知是書之作虞奎章既爲之序余特著其進書始末如此元統二年十月望文林郎藝文監丞參檢書籍事揭傒斯序

法書攷序 三

法書攷目
卷之一　書譜
集評　辨古
卷之二　字源
梵音　華文
卷之三　筆法
操執　揮運
卷之四　圖訣
八法　偏傍
卷之五　形勢
布置　肥瘠
卷之六　風神
情性　遲速
卷之七　工用
宗學　臨摹
丹墨　方圓
卷之八　附錄
印章　押署跋尾

書譜

夫學書之要在於師古然去古既遠名跡紛雜不可不詳擇也嘗攷歷代之善書者多矣其聲譽著于時書翰傳于後者固已何限況乎好利售奇傳摸亂眞自非精鑒鮮能去取也故首著書譜纂集諸家之評論研究書刻之精麤以備采摭云

集評

國家以神武定天下

世祖皇帝大興文治至于

仁廟典章具備自是

列聖萬幾之暇多能俯事于藝文欽惟

皇上生知之聖日新之功非臣管見所能測焉我朝能書之士常不乏人然世俗率多貴耳賤目罕能定其優劣千載之下必自有能辨之者今集倉頡以降自秦迄唐凡若干人會萃諸家之評論略成上中下三品焉張懷瓘云先其天性後其習學且以風神骨氣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

上品

倉頡

張懷瓘云古文神品

史籀



李斯

字通古上蔡人張云小篆神品大篆妙品李嗣眞云小篆之精古今絶妙秦望山及皇帝璽猶千鈞逸品小篆

強弩萬古洪鐘豈徒學者宗匠亦是傳國遺寶唐人評云骨氣豐勻方圓妙紀

趙高

張云大篆妙品

程邈

李云隸上上品首創模範煥於丹青

王次仲

始作楷法詳見字源

陳遵

孟公漢人善隸書與人尺牘皆藏之以爲榮

史游

漢黃門令史創章草

杜操

漢相或云始變藁法

劉穆

後漢北海敬王善草書書體甚濃結字工巧張芝學

杜度

焉

伯度韋誕云傑有骨力而字畫微瘦庾肩吾云上中品張云章草神品章帝使草書上事

劉德昇

君嗣始造行書庾云中上品王僧虔云鍾胡所師張云行書玅品

崔瑗

子玉庾云擅名此中跡罕南渡世有得其摹者王子敬見之稱美以爲切類伯英上中品張云章草第一神品小篆玅品李云上上品篆效李斯點畫皆如鐵石王云筆勢甚快而結字小疎袁昂云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有絶望之意



崔實 瑗之子

曹喜

扶風人衛恒曰篆法少異于李斯而亦稱善袁云如經綸道士言下可絶張云小篆隸俱玅品嘗見李斯筆法悲歎不已作筆論一卷

邯鄲淳

衛恒曰得次仲法善隸書小字師曹喜篆韋誕師淳不及也袁曰應規入矩方圓乃成張云大小篆字隸俱玅品

師宜官

衛云善隸書靈帝時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或時不持錢往酒家飲因書其壁顧觀者以讐酒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拊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拊庾云鴻都爲最能大能小上中品王云致酒簡多梁武云如鵬羽未意舉翮而自逝張云八分玅品

張芝

達爽爽如有神力



伯英少好筆札臨池學書水盡黑自謂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見蔡邕筆勢論遂作筆心論五篇衛云弘農張伯英下筆必爲楷則號匆匆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寶其書張云草第一章草第二行第三俱神品隸玅品庾云衣帛先書稱爲草聖工夫第一上上品李云逸品章草似春虹飲磵洛浦浮霞渥霧沾濡繁霜搖落梁武帝云如漢武受道憑虛欲張昶

仙

文舒芝之弟庾云上中品張之八分章草妙品隸能
品李云上中品西嶽碑文但覺妍冶殊無骨氣

胡昭

孔明庾云動見模楷上下品張云隸行妙品篆能品

韋誕

仲將京兆人庾云不妄染毫須張筆左紙上下品張
云草第六八分隸章草飛白妙品小篆能品梁武云
如龍威虎振劒拔弩張王云善楷時謂之筆聖魏凌
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詳釘之不可下乃使仲將懸橙
書之比訖鬚鬢盡白誡子孫宜絶此藝

鍾繇



元常許昌人師胡昭十六年不窺戶見昭筆心論驚
歎無已作筆骨論又云盜發韋誕冢得蔡邕筆法晝
夜不輟臥則以手劃被被爲之破庾云天然第一妙
盡許昌之碑窮極鄴下之牘爲上上品張云眞第一
行第三俱神品八分草妙品王云謂之盡妙鍾有三
體一曰銘石書最妙者也二曰章程書教小學者也
三曰行押書行書是也三法皆世人所善李云正體
猶郊廟既陳俎豆斯在又比寒礪閣壑秋山峯巖梁
武云雲鶴遊天羣鳧戲海行閒密茂實亦難過

鍾會

士季庾云上下品張云眞第五章草第六草第七并
行四體俱妙品李云上中品小鍾有正書洛神賦梁
武云有十二意

皇象

休明庾云胡肥鍾瘦休明斟酌二家驅駕八絶上下
品張云章草第八神品小篆能品袁云如歌聲遶梁
琴人捨徽

梁鵠

伯鸞以書至選部尚書魏武懸鵠書著帳中翫之以
爲勝庾云上下品張云八分妙品李云上中品衛云
隸書用筆盡其勢矣袁云如太祖忘寢觀之喪目

衛瓘

伯玉幼爲魏尚書即與索靖俱善書特謂一臺二妙
庾云上下品張云行第五井小篆隸草俱妙品古文
大篆能品章第四神品王云衛覬子也爲晉司空採
張芝草法取父書參之更爲草稿子巨山亦善書故
云伯玉得筋巨山得骨

索靖

幼安庾云上品衛瓘有楷書然遠不及靖又云靖
得伯英肉嘗作草書狀張云章草第三神品八分草
妙品李云上中品趣向道琢無愧珪璋梁武云如王
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奕奕皆有一種風流氣骨王
云張芝妙之孫也傳芝草而形異其字勢曰銀鉤蠆

尾

張華

張云章草妙品

嵇康

叔夜張云草第二妙品叔夜身長七尺六寸美音聲偉容色雖土木形體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加以孝友溫恭嘗草書一紙唐評如抱琴半醉詠物緩行又若孤鶴歸林羣鳥乍散

謝安

安石庾云上品張云行第九隸草妙品李云上中品縱任自然蟠盤龍踞王云亦能入流殊亦自重嘗為子敬書嵇中散詩得子敬書有時裂作紙枝

衛夫人

茂猗庾云中上品張云隸妙品李云上下品唐評如插花美女低昂有容有如美女登臺仙戲弄影紅蓮映水碧落浮霞

王廙

世將庾云中中品張云眞第三草第五俱能品飛白妙品李云上下品王云王南平是右軍叔自過江來筆滿于久揚中窮而說之學功日進衛夫人一見語太常王策曰此子必見用筆訣也必蔽吾書名晉成帝祀北郊更祝版工人削之義之墨入水七分初學衛夫人書過江見古碑歎學衛夫人徒費歲月張云筆跡遒潤獨擅一家之美天質自然風神蓋代且其道微而味薄固常人莫之能學其理隱而意深固天下寡于知音眞第一行第二章第五草第八及飛白俱神品八分妙品庾云工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逸品如陰陽四時寒暑調暢巖廊宏敞簪裾肅穆其聲鳴也則鏗鏘金石其芬郁也則氛氳蘭麝其難徵也則縹緲而已僊其可觀也則昭章而在目可謂眞書之聖也若草行雜體如清風出袖明月入懷瑜瑾爛而五色斕斕摘其五采故使離朱喪明子期失聽可謂草之聖也其飛白猶霧穀卷舒煙雲照灼長劒耿介而倚天勁矢超忽而無地可謂飛白之仙也又如松巖點黛翥鬱而起朝雲飛泉漱玉灑洛而成暮雨既離方而遁圓亦非絲而異帛唐評如壯士拔劒壅水絶流頭上安點如高峰之墜石作一橫畫如千里之陣雲捺一偃波如風雷振駭作一竪畫如萬歲枯藤立一倚竿若虎臥鳳閣自上揭竿如龍躍天門梁武云字勢雄逸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閣故歷代寶之永以為訓王

王羲之

逸少曠之子瑯琊臨沂人幼學書及年十三見前代

云古人之跡計無以過

王獻之

子敬逸少第七子子敬最知名七八歲學書逸少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子當有大名嘗書壁爲方丈大字逸少甚以爲能初學父書頃習于張以後改變制度別創其法率爾師心冥合天矩雄武神蹤靈姿秀出若臧武仲之智卞莊子之勇大鵬搏風長鯨噴沫縣崖墜石驚電遺光張云子敬行草之外更開一門非草非眞離方遁圓兼眞者謂之眞行帶草者謂之行草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行草之間逸少兼眞行之要子敬執行草之權父之靈和子之神



俊古今獨絶也眞第四行第二草第三并飛白俱神品八分能品庾云上中品梁武云絶衆超羣無人可擬如河翔少年皆充光悅舉體昏拖而不可耐李云子敬草書逸氣過父如丹穴鳳舞清泉龍躍倏忽變化莫知所成或蹴海移山或翻濤簸嶽而正書行書如田野學士越叅朝列非不稽古憲章乃時有失體處舊說稱其轉妍去鑒疎矣

王珉

李琰洽之少子也名出珣右時云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爲兄法護珣小字也有四匹素自朝操筆至莫書竟首尾如一又無誤字子敬戲之弟書如騎騾驟驟

恒欲度驊騮前嘗代獻之兼中書令故以獻之爲大令珉爲小令庾云中上品張云行第六并隸釵品王云長脩狸骨

荀輿

長脩庾云上下品張云隸草俱釵品王云長脩狸骨

右軍以爲絶倫

阮研

文機庾云窮古觀今盡窺衆釵之門雖師王祖鍾終成別搆一體上下品張云隸行草釵品李云中中品

梁武云如貴胄失品不復排斥英賢

嚴延年

張云大篆能品工籀書

許慎

張云小篆能品

班固

張云大小篆能品

羅暉

叔景庾云中下品張云章草能品

趙襲

元嗣庾云中下品張云章草能品

魏武帝

曹操孟德庾云筆墨雄贍中中品張云章草紗品唐
評如金花鈿落徧地玲瓏荆玉分輝瑶巖璀璨
吳孫皓
元宗庾云體裁綿密中中品李云中下品如吳人酣
暢驕其家室雖欲矜豪亦復平矣
劉劭
張云小篆飛白能品
毛弘
張云八分能品衛恒云弘乃梁鵠弟子教於秘書今
八分皆弘法也
衛覬
庾翼
稚恭庾云中上品張云隸草章能品李云上下品王
云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憤
其在巳上在荆州與都下書曰小兒輩乃賤家雞重
野鶩學逸少書須吾還當比之
王敦
處仲張曰草第四
王導
茂弘庾云中下品張云真第七行第八并草能品王
云甚有楷法以師鍾衛好惡無厭喪亂狼狽猶以鍾
繇尚書宣示帖衣帶過江陵右軍得之子恬洽旹亦
能書
郗氏
羲之妻甚工書有七子
司馬攸
晉武帝弟也王云京師以爲楷式張云行草能品
王徽之子獻　玄之　凝之　操之
皆羲之子並工草隸
陸機
士衡庾云中下品李云中下品蚌質珠胎金河銀礫
謝道韞
王曰吳士也無以較其多少
凝之妻也有才華善書李云中下品雍容和雅芬馥
可翫
劉奭

郤愔
方回庾云中上品張云章草妙品草隸能品李云上
下品梁武云意趣甚熟而取妙特難故　散風氣一
無雅素王云章草亞于右軍
郤超
景興又字嘉賓庾云中下品王云草亞二王緊媚過
其父骨力不及也李云中上品
桓玄
敬道庾云中上品李云中中品如驚蛇入草銛鋒出
匣王云玄自比右軍議者未之許云可比孔琳之
杜預
元凱庾云中中品張云章草能品李云中下品
李式
景則庾云中上品張云隸草能品李云上下品縱遒
過羊欣可比庾翼
張翼
君祖庾云中下品李云中上品王云右軍自書表晉
穆帝令翼寫題後答右軍當時不別久方覺云
小子幾欲亂真
羊欣
敬元庾云早隨子敬妙得其體中上品張云隸行草
妙品李云上下品梁云如婢作夫人雖知遇位舉止
羞澀終不似眞王云受訣于子敬書見重于一時行
草尤善正乃不稱
薄紹之
敬和庾云下上品張云隸行草俱妙品梁武云如龍
游在霄繾綣可重
孔琳之
彥琳庾云中上品張云隸行草妙品唐評放縱快健
筆勢流利二王以後難與比肩但功虧少故當劣于
羊欣王云天然縱逸極有筆力規矩但工夫少自在
張超
子並庾云子並崔家州里頗相倣傚可謂氷寒于水
中上品張云章草能品梁武云如高麗人高抗浪乃
不有意氣而姿媚自足精神李云中下品如郢中少
年乍入京輩縱有才辨蓋亦可知
殷鈞
庾云頗　著　好終得肩隨中上品
謝靈運
惠蓮庾云下上品張云隸草妙品李云中下品王云
昔子敬上表多於中書雜事中皆自書竊易眞本相
與不疑永嘉初方就索還上謝太傅殊禮表亦是其
例
謝琮

王云書法緊緊羊欣憚之書法有力恨少媚好

陶弘景

通明隱居庾云中下品李云中中品得書之筋髓如麗景霜空鷹隼初擊武帝云如吳興小兒形狀雖未長成而骨氣峭甚

郭伯道

庾云俯問朝廷遠封其跡

李鎮東

梁武云如芙蓉出水文采鏤金

左伯

子邑庾云分鑣梁邯中中品



張彭祖

庾云中中品張云隸能品

任靖

庾云中中品

常景

庾云中中品文休題柱張云古文大篆能品

張永

庾云中下品

范懷約

梁武云眞書有力而草行無功庾云中下品張范俱東南

吳休尚

庾云中中品梁武云如新亭傖父一往似揚州共語

康昕

庾云中下品李云中中品得書之筋髓如麗景霜空鷹隼初擊武帝云如吳興小兒形狀雖未長成而骨氣峭甚

施方泰

庾云施吾鄴下同年拔萃中中品語便態生

康昕

庾云中下品李云中中品巧密精勤有翰飛驚弄之體王云學右軍草草亦欲亂眞常與南州識道人作右軍書貨

王崇素

庾云中下品李云中中品



張昭　朱誕　徐希秀　劉繪

庾云以上中下品

王知敬

張云行草能品李云中中品碎玉殘金雲間孤鶴

丘道護

王云受訣于子敬殊在羊欣前李云謬當高品跡乃浮華中中品

許文靖

張云眞第七李云中中品

宋文帝

劉義隆庾云中下品張云隸行草抄品李云有子敬

風骨超縱狠籍翕煥爲美中下品唐評如葉裏紅花
雲間白日王云帝自謂不減王子敬時議謂天然勝
羊欣工夫不及

王僧虔

庾云雄發齊代中上品梁評猶如揚州王謝家子弟
縱復不端正奕奕皆有一種風氣宋文帝問曰朕書
與卿孰優對曰帝書帝中第一臣書臣中第一上笑
曰卿可謂善自謀矣

蕭子雲

張云隸飛白妙品小篆章草俱能品梁評如危峰阻
日孤樹一枝荆軻負劒壯士彎弓雄人獵虎心胸猛



烈鋒刃難當唐評如上林春花遠近瞻望無處不發

智永

隸草章俱妙品行能品李云精熟過人惜無奇態中
中品王逸少七代孫妙傳家法住吳興永欣寺積退
筆頭置兩大簏受一石餘而五簏皆滿痤之號筆塚
求書者如市所居戶限爲之穿穴用鐵葉裹之人謂
之鐵門限

唐太宗

李世民好羲之書師虞世南常患戈脚不工偶作戩
字遂空其落戈令世南足之以示魏徵徵曰戩字戈
脚逼其世南後極善飛白置弘文館延學書七

漢王元昌

張云行能品李云中上品與太宗褚遂良受訣于史
虞世南

陵

伯施

草

春

中

歐陽詢

信本

以

常見

永

下

大小

筆勢

森

其

褚遂良

登

高

耳



施餘姚人從智果得書法嘗著筆髓論張云隸行
草妙品李云上下品蕭散灑落眞草惟命如羅綺嬌
春鵾鴻戲沼唐評體段遒媚舉止不凡能中更能妙
中更妙

詢

險勁瘦硬自成一家議者
以爲眞行有獻之法自羊欣薄紹之後無比者獨智
永特其精鍊欲與相攻而詢猛銳智永亦復
常見索靖所書碑初唾之而去復觀乃悟其妙留其
下三日晚年筆力尤剛勁張云隸行飛白草皆妙品
大小篆章能品李云上下品如旱蛟得水饑兎走穴
筆勢恨少于鐫勒及飛白諸勢如武庫戈戟雄劒森
森唐評如金剛瞑目力士揮拳宋陳景走謂世皆知
其體方而不知筆力圓
諱

薛稷

張云能品唐評多攻褚體意亦新奇又云風驚苑花雪壓山桁

張從申

唐評遠近擁善獨步江外

李陽冰

少温又名潮嘗作筆法論謂於天地山川得其方圓流峙之形于日月星辰得其經緯昭回之度近取諸身遠取萬物幽至鬼神情狀細至於喜怒舒慘莫不畢載唐評若右釵倚物力有萬夫李斯之後一人而已

張旭

唐評立性顛逸超越古今

顏眞卿

清臣唐評鋒絶劒摧驚飛逸勢陸羽曰徐吏部不受右軍筆法顏太保受右軍筆法而點畫不似蓋徐得右軍皮膚眼鼻所以似之顏得右軍筋骨心肺所以不似也

釋懷素

唐評授筆掣電隨手萬變酒酣興發遇牆壁衣器靡不書之貧無紙種芭蕉萬餘株以供揮灑書不及乃漆一盤書之書至再三盤版皆穿素伯祖惠融善學

歐陽詢書世莫能辨至是鄉中呼為大錢師素為小錢師嘗受法於金吾兵曹錢唐鄔彤

李邕

泰和江都人唐評華岳三峰黃河九曲邕初學變右軍行法頓挫起伏既得其玅復乃擺脫舊習筆力一新李陽冰謂之書中仙手文翰俱重于時當時奉金帛求書前後所受鉅萬計自古未有如此之盛也

柳公權

誠懸穆宗嘗問公權筆何以盡善對曰在心正心正則筆正上改容知其筆諫也公權初學王書徧閱近代筆法體勢勁媚自成一家當時公卿家碑刻不得

晉元帝

明寺金剛經碑尤為得意

虞景文庾云下上品

王洽俗和

王珣

羊祜

王恬

叔子庾云下上品

敬豫張云隸能品

王誓

敬文庾云下上品

王修

敬仁庾云中中品張云隸行俱能品

王珣

元琳洽之子珉之兄

王濛

仲祖張云草能品李云下中品王云上可比庾翼

張敞

張云古文能品

張澄

王云當時亦呼有意

王褒

偉元李云下上品張云能品梁武帝云意深工淺猶未當紗

張紘

張云小篆能品飛白紗品

范曄

蔚宗庾云下上品張云小篆草能品李云下中品如寒鴈之亦不可棄王云與蕭思話同師羊欣後背叛失故步



蕭思話

庾云下上品張云行草紗品李云下中品如遁世之夫時或堪采王云全法羊欣風流趣好殆當不減而筆力根弱

謝朓

玄暉庾云下中品張云草能品李云劍得令韻下下品

謝靜

王云並善寫經亦能入境

謝敷

梁宣

姜翊

右庾云下上品

常秀

庾黔婁

融

以上庾云下下品

楊潭

以上庾云下中品李云下下品

劉穆之

道和庾云下中品李云下下品張云草紗品李云要自摽舉蓋無足褒下中品

張融

思先庾云下下品張云草紗品李云要自摽舉蓋無

鍾輿

問泰羊暕

識道人

費元瑤

孫奉伯

陽經

諸葛

朱齡石　庾景休　褚元明　孔敬通

王籍 文海

右庾云皆下中品

衛宣　李韞　陳基　柳惲

陰光　韋熊　曹任　宋嘉　裴邈　梁評縱橫廊落大意不凡而德體未備

羊固　傅夫人　辟閭訓　謝誨　孔閭　梁評如南岡士夫從尚風軌而不免寒乞

顏寶光　周仁皓　張欣泰　張熾　僧岳　徐淮南

道人　法高道人　梁評如辨士對敵獨語不回得心會理

右數人庾評云皆五味一和五色一采視其雕文非特刻鵠人人下筆寧止追響迹見珍餘芳可折誠乃驅馳並駕不逮前鋒而中權後殿各盡其美允爲下



中品

徐幹　張斯

張云章草能品　梁評如南岡士夫從尚風軌而不免寒乞

徐令文　齊高帝

張云章草能品　庾云下上品李云中下品張云行草能品

王愔　劉珉

張云草能品　李云頹波赴整狂瀾爭流

張云草能品　蕭特

梁評雖有家風而風流勢薄猶如羲獻安得相似

庾肩吾

張云隸草能品李云下上品梁評畏懼收斂少得自



充效未能精去蕭蔡遠矣

袁崧

李云下上品梁評如深山道人見人便欲退縮

梁武帝

張云草能品李云下下品

梁簡文帝

梁元帝　陳文帝　褚玠　沈君理

李云下中品

王彬之

張正

梁評放縱快利筆道流便

顏倩

梁武云如貧家果實無妨可受少乏珍羞

見

右數君亦稱筆多類效羣猶枯林之青一枝比泉石之孤生片琰爲下下品於中彥回輕怯陳倩有力孝先風流君理效達

智果

張云隸行草章能品

蕭綸

李云下下品

斛斯彥明

李云筆勢咸有由來下上品

房彥謙　張大隱



李云房司隸張益州參小令之體下上品

殷令名

李云下上品擅聲題署

蘭靜父

李云下上品正書甚爲鮮絜殊有軌則

錢毅

李云下上品小篆飛白寬博敏麗太宗貴之

劉遜　王晏　周顒　虞綽

李云劉黃門落花從風王中玉奇石當徑彥倫意則甚高跡少俊銳虞綽鋒穎迅健並爲下中品

魏徵

玄成庾云下上品

徐浩

季海唐評固多精熟無有意趣黃魯直云唐自褚虞之後能備八法者獨徐會稽與太師耳然會稽多肉太多骨又云往時觀怒猊掘石渴驥奔泉之論茫然不知何語乃於季海書中見之

房玄齡

李云雕文抱質又云海上雙鳧

鄔彤

唐評寒鴉棲林平岡走兔

陸東之

唐評寒鴉棲林平岡走兔

其書如馬之齊髦人不櫛沐張云隸行抄品章草能品學虞草體用筆則青出于藍唐評彷彿可觀依稀



盧藏用

張云行隸草能品唐評露潤花妍煙凝座疑修竹

裴行儉

張云隸章行能品

張云行草俱能品

王承烈

張云隸章行能品

高正臣

張云隸行草能品

傳玄
張云隸能品
楊肇
張云隸草能品
釋崇簡
唐評臨寫逸少時有亂真
蔡隱丘
以下皆唐評古質放意自成一家
韓擇木
龜開萍葉鳥散芳洲
梁升卿
驚波往來巨石前却
張庭珪
古木奔沙閣花映竹
史惟則
雁足抉沙深圄魚躍　右四人皆善八分
孫過庭
隸行草能品丹崖絕壑筆勢堅勁
張懷瓘
繼以章草生意頗多
史麟
逸氣雄鎮超然不羣



梁耿
錯落漁父縱橫鳥跡
張芬
孤松聳身弱草垂露
房廣
婉美芬藹春鶯欲嬌
沈益
春鷺窺魚秋蛇走穴
陸曾
孤峰削出藏筋露節
張彪
驚波魚躍深水龍
桓夫人
如快馬入陣屈伸隨人
傅玉
項羽投戈荊軻執戟
王紹宗
筆下流利快健難方熟看轉增美玅
程廣
鴻鵠弄翅翔翮頡頏
張越
蓮花出水明月開天雲散金峰霞依玉嶺

蕭誠
舞鶴交影騰猨在空
韋陟
蟲穿古木鳥踏花枝
宋儋
暮春花發夏柳枝低
沈千運
飢鷹殺心忍瘦筋骨
關操
淵月沈珠露花濯錦
鄭虔



家貧于青龍寺拾柿葉學書評云風送雲收霞催月
上
李璆
垂藤着地枯木如折
吳郁
字體綿密不謝當時
賴文雅
騰沙鬱霧翻浪揚鷗
賀知章
縱筆如飛酌而不竭
何昌齡
子敬餘波時時可覩
宋之問
天性卓絶而功未深
李清
變化自逸代有斯人
玄悟
骨氣無雙逈出時輩
湛然
子雲之後難與比肩
書法纂要云慶曆已後惟君謨特守法度眉山豫章
一掃故常米薛二蔡大出所奇雖皆有所祖襲而古
風蕩然南渡而後思陵大萃衆美筋力過婉吳傳用
規倣孫過庭姿媚傷妍姜堯章逈脫脂粉一洗塵俗
有如山人隱者難登廊廟
右所集評皆據古人之論始于蕭頡終于唐人尚
多遺跡博雅君子其葺正焉

辨古

石鼓十　史籀書今在京文廟薛尚功法帖所載字完
於眞本鄭樵音不可信
延陵君子碑　在鎮江人謂孔子書文曰嗚呼有矣延
陵君子之墓按古帖止云嗚呼君子而已篆法敦古
今此碑妄增延陵之墓四字除之字外三牢是漢方

篆不與前六字合借夫子以欺後人耳又音君作季
漢器蜀郡字半邊正與此君子同法比干墓有漢篆
亦此法
詛楚文　有巫咸大沈久音故湫亞音洿駝三種辭則一乃
後人僞作先秦文以先秦古器比較全不似
泰山碑　李斯書石皆剥落惟二世詔一面僅存
嶧山碑　李斯書直長者眞橫列者摹本有新刻尤謬
秦望山碑　李斯書在會稽今無
張平子碑　崔瑗篆多用篆法不合說文却可入印全



許慎說文　十五卷徐鉉校定本始一終亥者正分韻
者非古意
倉頡十五篇　即說文目錄五百四十字許氏分爲每
部之首人多不知謂久已滅此字之原豈得不在後
世又併字目爲十四卷以十五卷著序表人益不意
其存矣
新泉銘　李陽冰書最佳
碧落碑　存絳州字雖多不合法然有置美成自有神
氣當以唐碑觀之
古三墳書　乃僞書言詞俗謬字法非古尚書無也字
此書有之必字合從八戈此從心加一筆走之合從
疋音此隨俗作之字引脚其謬甚多

古文尚書　乃後人不知篆者以夏竦韻集成不合古
古文孝經　內一篇大謬後人妄欲作古以古文字集
成觀者當取其字
泉志　閒有泉文近於道者可以廣見閒有妄作三皇
幣及禹幣不可字人謂萬字乃出古錢不見此書終
不知也
六書故　戴行以鐘鼎文編此書不知者喜其字皆有
古字今雜亂無法鐘鼎偏傍不能全有却以小篆足
之或一字兩法○音罣加亼爲寰乃音爲官村字不從
寸木今乃書此爲村鎊鏜鋸鋸尿屎等字皆依俗作
鐘鼎文各有詳註卯字所解尤不雅編首以門類爲



次第古法掃地矣
薛尚功重廣鐘鼎韻　七卷江州板內一卷象形奇字
後多一虺鼎
薛尚功歷識法帖　二十卷碑在江州蜀有翻本字肥
一卷器物名目五韻卷
王楚鐘鼎韻　兩冊衡州本字少所出在薛氏前
石經遺字碑　會稽蓬萊閒翻本磨滅不異眞古碑
徐楷通釋　四十卷當與許氏本相參首尾分六書其
詳未卷辨陽冰差減
張有復古編　載古今異文字不可以爲字少
張有五聲韻譜　五卷無誤

夏竦古文四聲韻　五卷前有序并全衒者佳別有僧
翻本字多無據且不與欵識合不可用
高氏五書韻總　五卷篆隸眞行草五體俱備可助初
學問有差處
林罕偏傍小說　三卷言篆與隸相通源流亦自可採
但有數說文悖却係陽氷變法是字上從舊巴字巳
加點之類
續千文　葛正則雖近人然字法極好有兩續本不可
無別有僞本亦佳
漢隸字源　六卷字法最好洪氏本有碑目在前
碑本隸韻　十卷劉球編外一卷紀源
隸韻　二冊閩中刻本字體不佳
隸釋　二十七卷并隸續十卷通作一部皆漢碑釋文
隸續畫諸碑形及墓碑畫像其碑多圭角或笏首上
有垂灴或題處偏壁畫則如象形黑
佐書韻編　姑蘇顏氏本字多而無法
嘯堂集古錄　一百紙王俅集也中有古印文數十其
一曰夏禹係漢巫厭水災法印世傳度水佩萬字此
印乃漢篆所以知之又一印曰孔夫誤昔作孫茲二
字又有滕公墓銘鑾作兩字書且妄為剝落狀然
考之古法疊字只作二小畫附其下秦時大夫猶以
夫字加二小畫況此疊文乎僞無疑矣



右古文篆隸
力命剋捉宣示帖　鍾繇
樂毅畫讚黃庭霜寒　王羲之
洛神賦　王獻之
曹娥遺教羊叔子碑　六朝
瘞鶴舊館壇　陶弘景
千字文　智永書梁武帝得羲之千字令周興嗣次之
自爾書家每以是為程課智永嘗寫八百本謂以千
文經心則手自應手和心得可與入道
孔子廟　虞世南
醴泉化度虞恭公皇甫碑　歐陽詢
哀冊聖教　褚遂良
麻姑壇放生池中興頌　顏眞卿
陁羅尼　柳公權
右眞書
丙舍吳人贏頓雪寒長風　鍾繇
蘭亭極寒毒熱慈蔭官奴晚雪來禽奉橘快雪　羲之
地黃歲終衛軍授衣阿姨鵝羣歲盡夏日奉對思戀天
寶吳興山陰黃門東家轉勝相過鵝遷觸事夏節恨
深黃者畧石駱驛月內尊體　獻之
八月五日　謝安

枯樹賦星霜 補遂良
嶽麓娑羅樹雲麾東林寺 李邕
玄靜先生碑 張從申
右行書
十七帖 羲之
千文 張旭
自敘千文 懷素
右草書
以上並舉其要必所當究者若欲名家尤以博覽爲貴

法帖譜系
翰墨志
法帖刊誤
元章書史

法書攷卷之一終



欽定四庫全書

字源

圖書既出書道尚矣固知文字之始非特倉頡也後世作者皆乘時而增損之然字内萬國文字各異其源未能詳詰也嘗覽竺典云造書之主凡三十四母分爲五音者人曰梵曰伽盧曰倉頡梵者光音天人也以梵天之書傳於印土其書右行伽盧創書于西域其書左行皆以音韻相生而成字諸蕃之書皆其變也倉頡居中夏象諸物形而爲文形聲相益以成字其書下行未知其說果何所據也因而攷之蓋西方以音爲母華夏以文爲基諸國之風土語音既殊而文字遂亦各異泝流窮源其法似不出乎此三者也嗚呼制書以載言因言以達意意苟相符則言可忘言假以傳而書非定法古之至人由其習俗之殊隨宜而制作雖東西各源而傳理實一古今變遷而華質靡常夫豈人力所能及哉今以華梵創書之旨列之于篇

梵音

梵者不囉麻也合而言之爲梵此云光音天也其字之母凡五十曰悉曇章此云能成諸義也其中十六字爲轉聲之範三十四字爲五音之祖或一或二或三至於聯載互合而有輕重清濁非清非濁等聲其詳見於天竺字源今存其母如左

十六聲者


阿引
壹
醫引
遏
哩
梨引
烏
奧引
暗
惡縈
盧引
鄔
哩引
盟
汙引
伊
愛引
引去
末切
擬七
曷切
擬仁
佐切
堂昨
何切
倪倪
也切
誐
哆哆
賀切
註丑
賀切
疵尼
賀切
擬他
達切
達
那
拏
茶
五
割切
曷
渴
葛
訶
利
設
羅
賀切
囉歷
加切
耶
薩
沙
哆
賀切
但
捺
鉢
麼
末
婆
摩
麻
喉音
舌音
齒音
牙音
茲音
半舌
半齒
娑
訶
羅
摩
醯
摩
醯
摩
醯

究傳寫之訛車書會同無以加矣惟我皇元兆基朔方俗尚簡古刻木爲信猶結繩也既而頗用北庭字書之羊革猶竹簡也蓋天將徼世以復古奄有中夏未遑於制作乃詔國師拔思巴采諸梵文創爲國字其母四十有三

ㅛ 葛 ㅁ 哥 ㅠ 誐 ㅋ 者 ㅌ 車 ㅍ 遮 ㅎ 倪 ㅏ 怛 ㅓ 撻
ㅊ 達 ㅑ 那 ㅓ 鉢 ㅗ 婆 ㅜ 末 ㅡ 麻 ㅛ 拽 ㅜ 慈 ㅑ 哳
ㅐ 若 ㅋ 薩 ㅓ 阿 ㅅ 耶 ㅎ 曜 ㅣ 羅 ㅇ 設 ㅏ 沙 ㅎ 訶 ㅣ 啞
ㅇ 伊 ㅎ 鄔 ㅔ 醫 ㅈ 污 ㅜ 踧重呼 ㅜ 霞 ㅎ 法 ㅁ 惡 ㄷ 也
ㅁ 烏 ㅎ 軰呼

右借漢字釋音並開口呼之 漢字母內則去ㄱㄷㅂ三字增入ㅍㅌㅎ不山四字切韻多本梵法字勢

方古嚴重凡詔誥表章鴻文大冊並以書焉

謹按諸蕃文字雖變遷各殊然其音韻莫不祖述梵音故今曰梵音而不曰梵書者以其音律交合而成字載音以導意非若華文有六義也鄭樵嘗言梵字有象形乃其臆說耳字母者猶倉頡之古文也其音韻會合而成字猶古文滋孳而成篆也其轉變而爲諸蕃之書者亦猶行草分隸之變也

華文

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爲治以統事務繁飾既萌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乃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頗省改古法爲小篆焉至于焚書坑儒典謨滌盡工獄事繁變隸趣約而古文由此絕矣是時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 隨殳體八而書之也 八曰隸書衛恒曰王莽時甄豐定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繆書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張懷瓘十體書斷 各附諸家之論 曰佐書即隸書也四曰篆書秦篆是也四曰通神明仰觀奎星

易以書契百工以乂萬民以察蓋取諸夬自倉頡創始代靡有同焉其書總有六義一曰指事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 在上爲上在下爲下 二曰象形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 日滿月虧效其形也 三曰形聲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 以類爲形配以聲也 四曰會意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 止戈爲武又言爲信 五曰轉注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 以老受考也 至

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象博採衆美合而爲字是
曰古文夫文字總而爲言包意以名事也分而爲義則
文者祖父字者子孫得之自然備其文理象形之屬則
謂之文因而滋蔓母子相生形聲會意之屬則謂之字
字者言孳乳浸多也題之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舒也
著也記也著明萬事記往知來名言諸無窒制羣有也
三代以來咸用之秦用小篆焚燒先典古文絶矣漢文
時秦博士伏勝獻古文尚書時又有魏文侯樂人竇公
年二百八十歲獻古文樂書一篇武帝時魯恭王壞孔
子宅壁間得孝經尚書等書宣帝時河南女子壞老子
屋得古文二篇晉咸寧五年汲郡人盜發魏安釐王塚得



得冊書千餘萬言其書隨世已變數體周幽王時又有
古文者令汲塚書中多有是也滕公塚內得石銘人無
識者惟叔孫通云凡科斗書也科斗者上古之別名也
吾衍學古編云科斗爲字之祖象蝦蟇子形或巧畫
形狀失本意矣上古無筆墨以竹挺點漆書竹木上
竹剛漆膩畫不能行故首重尾輕似其形耳
大篆者周史籀所作也或云柱下史始變古文或同或
異謂之篆篆者傳也傳其物理施之無窮漢藝文志史
籀十五篇並此也以史官製之用以教授謂之史書凡
九千字秦趙高以教胡亥又漢元年王遵嚴延年並工
史書是也秦焚書惟易與史篇得全呂氏春秋云倉頡

造大篆非也
學古編云欵識文者諸侯本國之文也古者諸侯書
體各異秦始一其法世或以欵識雜篆書一篇之上
齊楚不分人莫知其謬　學篆博覽古器眞欵識中
古字神氣散朴可以助人亦知象形指事會意筆未
變之妙也凡作篆之氣象良以未嘗博古故也善見
模文終不及古
籀文者史籀所作也與古文大篆小異後人以名稱書
謂之籀文七略曰即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壁古
文異體即奇字也其跡則石鼓文存焉
學古編云李斯既作小篆遂以籀文爲大篆　篆法



匾者最佳謂之蠙音果匾徐鉉謂非老手莫能到石鼓
小篆者秦相李斯所作也增損大篆籀文謂之小篆亦
曰秦篆始皇二十年始并六國斯時爲廷尉乃奏罷不
合秦文者於是天下行之畫如鐵石字若飛動作楷隸
之祖爲不易之法其銘題鐘鼎及作符節至今用焉斯
雖草創遂造其極矣
學古編云漢篆多變古法此許氏作說文以救失也
必先通此則寫無謬又當考通釋然字有今古不同
說文頗廣當先熟復古編大槩得矣　初學篆時當
虛手心伸中指并二指於几上虛畫如此流便方可

操筆操筆必須單鉤却伸中指在下夾襯方圓平直無不可意矣世多不得師傳故字多欹斜勢不活動若篆大字當虛腕懸筆腕著紙即不活以紙筒揍擱爲筆者非士大夫所爲也

小篆一也而各有筆法李斯方員廓落陽氷圓活姿媚徐鉉如隸無束脚字下如釵股稍大錯如其兄但字下爲玉筋微小耳崔子玉多用隸法似乎不精然甚有漢意陽氷多非古法蓋效子玉也小篆世喜長善不可過但以方楷一字半爲度一字爲正體半爲字垂脚豈不美茂或有不可者當以正脚爲主餘略收短如幡脚可也字有一無垂脚者如出曰屮等字更成大病古人作草云云見前特是引帶當攷其字是點畫



却以上枝爲出如草木之爲物正生則上出枝倒懸則下出枝凡寫扁額畫宜肥體宜方碑蓋同此但以小篆爲正不用雜體凡口中字不可填滿但如井斗中著一字任其空可放垂筆方不覺大圈比諸字亦復略收口不可圓亦不可方只以炭墊範子爲度自好如日月等字須更放小也凡篆中包一二畫如日月之類若初一字內畫不與兩傍相連後皆如之首尾一法若或接或否各不同者非法也又用圓圈及圓點小篆無此法古文有之口字不可作三角形凡鐘鼎古文錯雜爲用無跡爲當但以小篆法寫之自然一法此雖易求却難雜記不熟其法未免如百衲衣爲識者笑此爲逸法正用廢此可也

體率有多變有起有應如此而起者當如此應各有義理王右軍書義之字當字得字深字慰字最多多至數十字無有同者然而未嘗不同也可謂所欲不踰矩矣凡學草書先當取法張芝皇象索靖等章草而結體平正下筆有源然後倣右軍申之以變化鼓之以奇崛若泛學諸家則字有工拙云云見前況今世哉然而襟韻不高記憶雖多莫洗塵俗若使風神蕭散便當過人自唐以前多是獨草不過兩字後世相聯屬數十字而不斷號曰遊絲此雖出於古人不足爲法更成大病古人作草云云見前特是引帶當攷其字是點畫處皆重非點畫處偶相引帶其筆皆輕雖復變化多端未嘗亂其法度張顛懷素最號野逸而不失此法近代山谷自謂得長沙三昧自是又一變矣流至於今不可復觀唐太宗云行行若縈春蚓字字若綰秋蛇惡無骨也大抵用筆有緩有急云云見前忽往復收緩以倣古急以出奇有鋒以耀其精神無鋒以含其氣味橫斜曲直鉤環盤紆皆以勢爲主然不欲相帶帶則近于俗橫畫不欲太長云云見前則間用之意盡則用懸針意盡雖再生意筆不若垂露耳

草書忌橫直分明橫直多則如積薪束葦無蕭散之氣時時一出爲妙蔡帝宗云始下筆須藏鋒轉腕止

箭不欲遲以上云云並見前書學纂要

法書攷卷之二終

楊守敬藏書之印
星鳳閣

筆法

夫書者心之迹也故有諸中而形諸外得於心而應於手然揮運之妙必由神悟而操執之要尤爲先務也

操執

衛夫人曰學書先學執筆眞書去筆頭三寸一分行草去筆頭二寸一分行草書去筆頭三寸一分下筆點畫波屈曲皆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　執筆有七種有心急而執筆緩者有心緩而執筆急者若執筆近而下能緊者心手不齊意後筆前者敗若執筆遠而急意前筆後者勝唐太宗云腕



豎則鋒正 止　運用便易 見前　虞世南云筆長不過六寸眞一行二草三指實掌虛韓方明云以雙指包管 止　無神氣 見前　撮管法以五指撮管未 云云 見前　張敬玄云楷書把筆欵在虛掌運腕不可大緊緊則不能轉而字體粗細上下不均不可懸臂氣力有限其行草須懸腕筆勢無限也　盧鴻云用筆之法 止　此大要也○以大指節外置筆此細要也 並見前　張懷瓘云若執筆淺則堅掣打勁三寸而一寸著紙 止　字之生動 見前

李華云予有二字之訣至神之方曰截拽是也○虛掌而實指 云云 見前　黃魯直云須雙鉤迴以無名指抵筆則有力　姜堯章云淺其執牢其筆實其指虛其掌眞書小密執宜近頭行書寬縱執宜稍遠草書流逸執宜更遠遠取點畫長大易於分布齊均韋榮夫云搦破管畫破紙藏鋒結體○大要執之以緊運之欲活不可以指運筆當以腕運筆執之在手手不主運運之在腕腕不知執故孫氏有執使轉用之法執謂淺深長短使謂縱橫牽制轉謂鉤環盤紆用謂點畫向背

揮運



李斯云用筆先急迴後疾下 止　景山興雲蕭何云夫書勢法猶若登陣變通並在腕前文武貴於筆下出沒須有倚仗關合籍於陰陽每欲書字喻如下營穩思審之方可用筆筆者心也墨者手也書者意也依此臻妙矣　蔡邕入嵩山學書於石室內得素書八角垂芒頗似篆籀寫史籀李斯等用筆勢邕得之不食三日唯大叫歡喜若對千人邕遂讀三年妙達其理用筆特異遂作筆論曰書者散也欲書先散懷抱任情恣性然後書之若迫於事雖中山兎毫不能佳也夫書先默坐靜思隨意所適言不出口氣不盈息沈密神彩如對至尊則無不

善矣爲書之體須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飛若動若往若
來若臥若起若愁若憂若蟲食木葉若利劒長戈若強
弓勁矢若水火若雲霧若日月縱橫有象可謂書矣
鍾繇見蔡伯喈筆法於韋誕自槌胸盡青因嘔血魏太
祖以五靈丹活之誕死繇令人盜發其墓得之故知多
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由
是更妙繇曰筆跡者果也流美者人也非凡庸所知見
萬類皆象之點如山頹摘如雨線織如絲毫輕如雲霧
去若鳴鳳之遊雲漢來若遊女之入花林粲粲分明遥
遥遠曖者矣
衛夫人云用筆有六種結搆圓備如篆法飄颺灑落如
章草凶險可畏如八分窈窕出入如飛白耿介特立如
鶴頭鬱拔縱橫如古隸然心有委曲每爲一字各象其
形
王右軍云轉筆宜左右迴顧無使節目孤露藏鋒點
畫出入之跡欲使左先右至回左亦然藏頭圓筆屬
紙令筆心常在點畫中行護尾點勢盡力收之疾
勢在啄磔之中又在竪筆竪畫之內掠筆在於趯鋒
峻趯用之澀勢在於緊駃戰行之
梁武帝云運筆斜則無芒角執筆寬則書緩弱點掣短
則腫擁點掣長則離漸畫細則字横畫粗則形慢拘則
之勢放又少則



天台紫眞云夫書必達乎道同混一之理似七寶之貴
以垂萬古之名陽氣明而華壁立陰氣大而風神生把
筆抵鋒鋒於本性形圓則潤勢疾則澀法以緊而勁逸
以險而峻内盈外虚起不孤伏不寡向迎非近背接非
遠望之惟逸發之惟靜
虞世南云羲之謂耽翫之功積如丘山張芝學書池水
盡黑當其雅趣求彼眞意無圖其形容而滯于體質此
盡黑乎志意專精必可誠應也余中宵之間遂夢吞筆既
覺之後若在胸臆又因假寐見張芝指一道字用筆體
法斯也足明至誠感神信有徵矣故羲之於山鷰黄
庭經盛三台神降其子獻之於會稽山見一異人披雲
而下左手持紙右手持筆以遺獻之獻之受而問之曰
君何姓字復何游處筆法奚施荅曰吾象外爲宅不變
爲姓常定爲字其筆豈殊吾體耶獻之佩服斯言退而
臨寫竟昧其微況不學乎筆體論云眞書拂掠微重若
浮雲蔽於晴天波擊勾截若微風摇于碧海氣如奔馬
亦如朶鉤輕重出於心而紗用應乎手然則體約八分
勢同章草而各有趣無問巨細皆有虚散其鋒圓毫籠
按轉易也豈眞書一體篆草章行八分等當覆腕上捻
掠豪間下撇掇歷鋒轉則稍有筋骨指端横鉤蹲踞轉
腕之狀矣行書之體略同於眞至於頓挫磅礴若猛獸
之搏噬進退鉤距若秋鷹之迅擊故覆腕捻豪乃按鋒

而直進其綰也則內拓外旋結鋒而環轉結者上感旋豪不絕內轉鋒也加以掉筆聯毫若石瑩玉瑕自然之理亦如長空遊絲容曳而來往又蟲佃絡勁而復虛羲之云游絲斷而復連皆契以天真同於輪扁每作點畫皆懸管掉之令其鋒開自然勁健草則縱心奔放旋覆腕轉麾懸管聚鋒柔豪外拓左為外拓右為內伏連卷收攬吐納內轉藏鋒也既如舞袖揮拂而縈紆又若垂藤慘盤而繚繞麾旋轉鋒亦如騰猿過樹逸亂得水輕騎追虜烈火燎原或氣雄而不可抑或勢逸而不可止縱于狂逸不違筆意也但先援筆引興心逸自急也仍接鋒以取與興盡則已又生揀鋒任篆端之奇玅象兎絲之縈結轉剔刓角多勾篆體或如蛇行或如兵陣故兵無常陣字無盡體謂如水火勢多不定故曰字無常定也

懷素常師鄔彤形謂之曰學書古勢多矣惟太宗以獻之書如隆冬枯樹寒寂勁硬不置枝葉張旭常私語彤曰孤蓬自振驚沙坐飛余思而為書故得奇怪凡草聖盡於此懷素後學書豎牽如古釵脚顏太師以素為同學問之曰學書於師授之外須自得之張長史覩孤蓬驚沙之外見公孫大娘劒器舞始得低昂迴翔之狀未知鄔兵曹之有乎曰似古釵脚為草書豎牽之極顏公曰師豎牽古釵脚何如屋漏痕素抱顏公脚唱賊久之



顏公徐問曰師亦有自得之玅乎對曰吾觀夏雲多奇峰輒常師之夏雲因風變化乃無常勢又遇壁拆之路一一自然顏公曰草聖之玅代不乏人可謂聞所未聞也

虞肇謂林韞曰子學吾書但求其力耳殊不知用筆之方不在於力用於力死矣昔受教於韓吏部其法曰撥鐙推拖撚搜是也

錢若水云善書者鮮得筆法唐陸希聲得之凡五字曰撥鐙法希聲以授詧光光自言若二王皆傳此法陽氷亦得之希聲攝壓鉤格抵用筆雙鉤即點畫遒勁謂之撥鐙法希聲入長安為翰林供奉江南李後主得此法書絕道勁復增二字曰導送

雷簡夫云余偶畫臥聞江瀑漲聲想其波濤翻翻迅駛股不如壁拆漏痕斯師法之外皆自得者不專為草但通筆法也

姜堯章草書法云折釵脚者欲其圓而有力屋漏痕者欲其無起止之跡錐畫沙者欲其勻而藏鋒止則左右在左故也又有平起如隸藏鋒如篆止則玅矣並見書譜纂要

宣和書譜云唐玄度臨書甚詳惜其出于法中而不見遺法以見意

書學纂要云右軍用筆內擫而收斂故森嚴而有法度大令用筆外拓而開廓故散朗而多姿

大抵書畫之法同故張彥遠云草書體貫一筆而成血脉隔行不斷王子敬明其深陸探微亦作一筆畫連綿不斷精利潤媚新奇巧絶名高宗代張僧繇點曳斫拂依衛夫人筆陣圖一點一畫如鉤戟利劒森森然吳道玄古今獨步授筆法於張旭此知書畫用筆同矣○郭若虛云氣運本乎游心神采生於用筆用筆之難可識矣又畫有三病皆繫用筆一曰版者腕弱筆癡全虧取與物狀平褊不能圓混也二曰刻者運筆中疑心手相反勾畫之際妄生圭角也三曰結者欲行不行當散不散似物凝滯不能流暢也



法書攷卷之二終

棟南藏書丙戌秋日 星部于楊水傳閱

圖訣

每觀古人遺墨在世點畫精玅振動若生蓋其用功有自來矣世傳衛夫人之筆陣圖王右軍之永字八法猶可攷也舍此而欲求全美於成體之後固亦難矣今采八法并偏傍之訣列為圖於左

八法

翰林禁經云八法起於隸字之始自崔張鍾王傳授所用該於萬字墨道之最不可不明也隋智永發其旨趣授於虞世南自茲傳授遂廣彰焉李陽冰云昔逸少工書多載十五年偏工永字以其備八法之勢能通一切字也

丶側不媿趴　如高峰之墜石

問曰點而言側何也論曰謂筆鋒顧右止神格喪矣訣云側者側下其筆止則稜利矣又曰作點向左止按筆收之

一勒常患平　如千里之陣雲

問曰不言畫而言勒何也論曰勒者趯筆而行止微可稱工矣訣曰策筆須勒仰筆覆收又云用中指鉤筆止遣至盡處

丿努過直而力敗　如萬歲之枯藤

問曰中心豎畫謂之努何也論曰勢微努曰努止書之病也訣曰鋒須先發止如錐畫沙又曰努彎環而勢深林之喬木

趯宜存而勢生　峻快以如飛

問曰凡字之出鋒謂之挑今謂之趯何也論曰語異而體一止不墜矣訣云趯須蹲鋒得勢而出二則暗出又云傍鋒輕揭止欲挑還置也

一左上為策　策仰收而暗揭

問曰策一名折異畫今謂策何也論曰策謂之畫止此備畫耳訣云仰筆潛鋒以鱗勒之法仰收揭腕止峻顧於掠也

丿左下為掠　掠左出而鋒輕

問曰掠一名分法今稱為掠何也論曰掠乃疾徐有準止可收矣

唐太宗云為撇必掠貴險而勁訣云撇過謂之掠止傷於緩滯　又云微曲而下筆心至卷處

孫過庭云遣不當速

ノ右上爲啄　啄會皇而疾掩　如利劍截斷犀角象牙

訣云右向左之勢爲卷啄按筆潛蹙於右上劒去之啄者如禽之啄物也

立筆下罨須疾爲勝　形似鳥獸卧斫斜發　作ノ不宜遲

㇀右下爲磔　磔趯趙以開撐　如崩浪雷奔

問曰發波之筆今謂之磔何也論曰發波之筆　止遲澀之

訣云始入筆竪築　止由心兩始也　須飛動無凝滯

又云波法　微直曰磔橫過曰波

作一波當三過折筆　抑而後曳　㇀不宜緩

又云抽筆法左罨掠須峻利　止流滑凡淺

側起平發緊殺按波爲抽　筆從腹内起

又謂平磔法不遲不疾　止駐筆而後放　如生蛇渡水

庾肩吾云揭放更當駐

唐太宗云爲波必磔貴三折　止欲復駐而去之　草書以、拂代磔如柳葉

擊石波者㇀缺波也章草用之又八分更有隼尾波即鍾公泰山銘及魏文帝受禪碑中已有此體

姜堯章云ノ者字之手足伸縮異度變化多端要如魚翼鳥翅翩翩自得



萬狀皆如一畫作畫成熟就瘦硬之鐵畫變温和之玉

畫又云橫畫似八分

唐太宗云爲畫必勒貴澀而遲

姜堯章云畫者字之骨體　止結束堅實

士兩畫者上仰下偃

三上潛鋒平勒中背筆仰策下緊趯覆收

唐太宗云三須解磔上平中仰下覆春生是也

禁經云黄庭三關字用草法　止凡橫畫多用此法　隔仰隔覆見智

果頌

鄉背法

斗鄉筆貴和

黄伯思云昔人運筆側掠努趯趯皆有成規造微洞玄則出没飛動神會意得然所謂成規者初未嘗失也

孫過庭云一畫之間變起伏於鋒杪一點之内殊呞挫於毫芒精其點畫乃能成字

偏傍

勒法

一偃　蹲鋒自駐力到疾提力滿微捺力盡回鋒

一仰　蹲鋒自駐力到微捺力滿疾提力盡回鋒

一平　蹲鋒自駐力到疾過力盡回鋒

訣云用筆若錐畫沙橫畫放手盡力瘦硬方直沈着勁健無變爲度縱畫硬如屈鐵一縱一橫可方可圓千形

八背筆貴峻
垂縮法
丨頓筆又云垂露欲垂而復縮
丨懸針自王右軍始筆欲正自上而下如長針垂
丿偏拂自張長史始
張敬玄云申字中畫宜卓筆直畫疾抽
唐太宗云爲竪必怒貴戰而雄
點法
ハハハハハハヽヽヽ

六若跲 六各相顯異
六行法 六章草
訣云上點駐鋒左右挫鋒橫畫按筆勢須相順 又云上點止爲美
姜堯章云六頭須覆其下
容實等字上點須正畫須圓的不宜相著上長下短暗暗築法
ㄟ、訣云馭風直衝有點連橫則名暗築月其字兩點是也
竪僊法
一 訣云擫筆竪策挫鋒上下竪直尚嘗等字中竪畫用
ㄧㄧ僊垂露懸針向背努等法皆有之肥瘠以字分爲稱長短隨偏傍所宜
奮筆法
小 訣云左側而獨立中劒側而右鉤
禁經云鍾書宣示字用止系字三書也
戈法
弋 如百鈞努發
論曰夫斫戈之法落筆峩峩如長松之倚谿谷似欲倒也
筆訣曰悉以中指遣至盡處止趯之 潛鋒暗勒勢盡然後趯之
右軍背趯戈法上則俯而過止正之於後也
永禪師澀出戈法止此云秃出法
張旭折芒法潛按微進止質滯鈍俗 又有斫戈 反戈飛
章草法潛鋒緊走意盡乃收
戈法
唐太宗云爲戈必潤貴遲疑而右顧
張敬玄云戈脚宜斜筆直抽直者緣上實下自成也實上
乙蠆尾 如壯士之屈臂
背拋法 謂藏鋒抽筆也
丿外略
訣云蹲鋒緊掠徐擲之速則失勢遲則緩怯
又謂外擘法左峻掠中潛鋒劒挫右蹲鋒外擲
右軍云腕脚俱斡上捺下撚終始折轉援豪蹲鋒即輕
重有準
庾肩吾云欲拋還置爲駐鋒而後趯之
擘法
ノ背撇首圓蹲過作背懸針法左出
鄉鄉撇首側蹲右顧作向左筆尾懸針左出如手之前
後擘物提鋒空中行下
杉法

彡上平中仰下偃上橫下縱或反之
唐太宗云彡乃形影字右邊不可一向爲之須背下擎之
人等法
入入等法
乂交爭勢　訣云凡又人第二筆云撓引仰拽也
人章草　王　云趯之欲利按之欲輕
亻立人　如烏之在柱
姜堯章云如立人田王禾禾一切偏傍皆須令狹長則右有餘地矣不可太密大巧是唐人之病也
匚法下體切
上上手旁鄉下偃
匸上仰旁背下平
匚上飛手旁飛鄉下飛偃飛者空中飛法謂緊提轉腕疾出也
勾努法
刀勒努趯　訣云圓角趯鋒作努發勢未盡而趯之
右軍云作古邊折角止直截而下　轉爲曲折鉤筆轉角折鋒輕過亦謂轉角爲暗角
唐太宗云爲環必　貴變鋒而忽轉
書勢論云急牽引如雲中掣電日月因日是也
張敬玄云固字轉角之勢止貴其圓潤蘭亭瘞鶴銘固字彡





唐太宗云多字四擊一縮二少縮三亦縮四須出鋒
丁字脚勢
丁上打　宜疾不宜遲
寺　宇　宜疾挑不宜遲
鳳字飛勢
凡兩邊悉宜圓擊用筆之將左邊勢宜疾背筆時意中如電疾急也凡鳳等字同
挑勢
乙乚右背偃左劒仰勒反趯貴抱腹而清
口字勢
嗚呼噦噦等字口在左者宜上
趯
戈上磔劒鋒下磔出之　訣曰上縮鋒作努下出鋒作
顏眞卿云用筆如紙下行
重複法
又如勁勒鄉偃勒背偃趯
右軍云回角不用峻及有稜
訣云圓角激鋒待筋骨而成如武人屈臂
丁仰勒背偃趯
刀偃勒鄉偃趯
勾裹法
字紗

和扣如知口在右者宜下

法書攷卷之四終

楝亭藏書丙戌之四
重訂士禮居藏書

形勢

點畫既工而後能結體然布置有疎密骨格有肥瘠不可不察也

布置

凡八面俱滿者方偏而偶者方奇飛

八面點畫皆拱中心

隨字點畫多少疎密各有停分作九九八十一分界也無布置如竹竿之無節野人之無文其法先主後賓

畫均手之

訣云布置者長短闊狹字之態度也點畫斜曲字之應



卑奉尊接字之上下左右畫之大小多少取其停勻審其疎密以下承上以右應左以大包小以少附多多以少爲體少以多爲用空則補就孤則扶持剛縱其柔柔縱其剛自然可觀

蔡邕云勢來不可止止無使虧背

右軍云夫欲書先凝神靜思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脉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

又云夫書字四方南北下東闊西闄爲形上平下端左輕右重爲勢

凡字處其中畫之法止自然平穩腹不宜促止複不宜大傷密則似疴瘵纏身不展舒也傷疎則似溺水之禽慢也

陶隱居云近左虛右分間不同視之不足學之彌工隋智果心成頌云回展右肩止抄在相承起伏

梁武帝觀鍾繇書十二意顏眞卿張旭問荅

夫平謂撲子知之乎眞卿云長史每令爲一畫皆須縱橫有象其此之謂乎長史曰然夫直與縱子知之乎曰然夫均謂間豈不謂直者必縱之不令邪曲之謂乎曰然夫密謂遷筆則點畫皆有筋骨字體自然雄媚之謂乎曰然輕疎之際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結構點畫或有失趣者則使其鋒健之謂乎曰然鋒謂末子知之乎曰豈不謂末以成畫疎之謂乎曰然鋒謂末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築鋒下筆皆令宛成不令其別點畫旁救之乎曰然損謂有餘子知之乎曰豈不謂欲書先想字形大小布置令趣長筆短常使意氣有餘畫若不足之謂乎曰然巧謂不足子知之乎曰豈不謂鉤筆轉角折鋒輕過亦謂轉角爲暗過之謂乎曰然決謂牽掣子知之乎曰豈不謂鉤筆轉角折鋒輕過亦謂牽掣爲擊決意擇鋒不怯滯令險峻而成乎曰然補謂屈折子知之乎曰豈不謂鉤筆轉角折鋒輕過亦謂屈折子知之乎曰豈不謂鉤筆轉角折鋒輕過亦謂其平穩或意外字體令其異勢乎曰然稱謂大小子知之乎曰豈不謂大字促之令小小字寬之令大兼令茂密所以爲稱乎曰然

運筆都勢故云上下相望左右相近四隅相招大小相

副長短濶狹臨時變通用意經思何虞不勝
歐陽詢云每秉筆必在圓正氣力縱橫重輕凝神靜慮
當審字勢四面勻停八邊俱備長短合度粗細折中心
眼準程疎密欹正筋骨精神隨其大小不可頭輕尾重
無令左短右長斜正如人上稱下載
張懷瓘千法
偃仰向背云止云隨事轉變云云
姜堯章云疎欲風神密欲老蒼如佳之四橫川之三直
蕭之四點畫之九畫必須下筆勁淨疎密得均乃佳當
疎不疎反成寒乞當密不密必至凋疎　且字之長短
小大斜正疎密天然不齊孰能一之晉魏書法之高良



由盡字之眞態不以私意參之耳　向背者如人之顧
盼於畫相揖相背發於左者應於右起於上者伏於下
大要點畫之間施設各有情性求之古人右軍蓋爲獨
步
蔡希綜云每字皆須骨力雄強止舉止合則起伏相承

肥瘠

韋誕云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
衛夫人曰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微骨者謂之
者謂之筋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豬
梁武帝云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澀多墨芒鈍此
皆自然之理也若抑揚得所趣舍自違值筆廉斷觸勢

峰鬱揚波折節中規合矩分間下注濃纖著力骨肉相
稱婉婉娩娩視之不足稜稜凜凜常有生氣適眼合心
便爲甲科
訣曰書以骨氣爲體以主其內以肉色爲用以彰其外
氣宜清色宜溫骨宜豐肉宜潤不失其所
虞世南云側管則鈍慢而多肉直鋒則乾枯而露骨終
其悟也麤而不鈍細而能壯長而不爲有餘短而不爲
不足
歐陽詢云不可瘦瘦則形枯復不可肥肥則質濁
張懷瓘云夫馬筋多肉少爲上　止　忽其運動
徐浩云宜先筋骨筋骨不立肉何所附用筆特須藏鋒
高翔書之鳳凰矣歐虞爲鷹隼陸褚爲鸛鶴
黃魯直云作字須筆中有畫肥不露肉瘦不露骨政如
詩中有句亦猶禪家句中有眼須參透乃悟耳
姜堯章云用筆不欲太肥肥則形濁又不欲太瘦瘦則
形枯露鋒則意不持重深藏圭角則體不精細然其太
肥不若瘦硬也



法書攷卷之五終

藏書丙戌孔氏
重彫于揚州講院

風神

翰墨之妙通於神明故必積學累功心手相忘當其揮運之際自有成書於胸中乃能精神融會悉寓于書或遲或速動合規矩變化無常而風神超逸是非高明之資孰克然耶

情性

禁經云有攻無性神彩不生有性無攻神彩不變

又云九生法一生筆止乃可言書

虞世南云收視反聽絶慮凝神心正氣和則契於玅心神不正書則欹斜志氣不和字則顛仆故知字雖有質



迹本無爲稟陰陽而動靜體萬物以成形書道玄微必貴神遇不可以力求也必須心悟不可以目取也

孫過庭云一時而書有乖有合各有其五神怡務閑止意涉瓌奇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大師藏則縱橫爭折豎乎蘭亭興集思逸神超私門戒誓情拘意愜所謂涉樂方咲言哀已歎情動乎中取會風騷之意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

右軍之書末年多玅當緣思慮通寀志氣和平不激不厲而風規自遠子敬以下莫不鼓弩爲力操置成體豈獨二用不倂亦乃神情懸隔也

消息多方情性不一止外耀鋒芒內存骨氣止偏翫所乖

張懷瓘云古人玅迹用思沉鬱自非冥搜不可而見固大巧若拙明道若昧汎濫則混於愚智研味則駭於心神百靈儼其如前萬象森兮自矚雷電興滅光陰糾紛考無說而究情察無形而得相隨變恍惚窮深杳冥金山玉林敷乎其內何奇不有何怪不儲無物之象藏於密靜而求之或存躁而求之或失雖明目諦察而不見固見長策審逼而不知豈徒倒薤懸針偃波垂露而已哉

訣曰彩者字之神也神馭氣氣馭形形合骨肉肉全神色



歐陽修曰作字要熟熟則神氣完全

姜堯章云風神一須人品高二須師法古三須紙墨佳四須險勁五須高明六須潤澤七須向背得宜八須時出新意則自然長者如秀整之士短者如精悍之徒瘦者如山澤之癯肥者如貴游之子勁者如武夫媚者如美女欹斜如醉仙端楷如賢士

運筆訣云遺跡古法事理昭然用舍變通誠難定執神彩風姿隨宜自立

書圖譜云情之喜怒哀樂各有分數氣之清和肅莊奇麗古淡互有出入

遲速

虞安吉云大緩無筋大急無骨

筆勢論云意在筆前字居心後未作之始結思成矣仍下筆不用急故須遲何也筆爲將軍故須持重心欲急不欲遲何也心爲箭鋒不欲遲遲則中物不入每字欲十遲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方可謂書若直筆急牽衆此暫視似書久味無力　又曰初業書要類乎本緩筆定其形勢忙則失其規矩但取形質快健手腕輕便方圓大小各不相犯莫以字小易而忙行筆勢莫以字大難而慢展毫頭

筆髓論云遲速虛實若輪扁斲輪不疾不徐得之于心應之於手心口不能言也



歐陽詢云最不可忙忙則失勢次不可緩緩則骨癡

孫過庭云至有未悟淹留偏退勁疾不能迅速翻效持重夫勁速者超逸之機遲留者賞會之致將及甚速行臻會美之方專溺於遲終爽絶倫之妙能速不速所謂淹留因遲就遲詎名賞會非其心閒手敏難以兼通

訣曰速則神在其中遲則鈔在其內能速而速謂之入神能速而不速謂之賞會未能速而速謂之狂馳不當遲而遲謂之淹滯狂馳則形勢不全淹滯則骨肉重濁

又云能縱橫斜直不速而行不止而緩脫不停筆筆不離紙實按而和意在筆前心不速而神氣短筆不遲而形色枯一速一遲乃得剛柔相濟表裏相資

姜堯章云遲以取妍速以取勁止又多失勢

密法曰遲筆法於疾疾筆法於遲止偏宜寂靜

翰林隱術云崔子玉云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中規抑左揚右望之若欹

虞世南云字之形者如目之視也爲目有止限明執字體既有質滯爲目所視遠近不同如水在方圓豈由乎水且筆鈔喻水方圓喻字所視則同遠近則異變通異

訣云方以圓成圓由方得舍方求圓則骨氣莫合舍圓求方則神氣不潤　方不變謂之斗圓不變謂之環

此書之大病也



張懷瓘云蓋欲方而有規圓而不失矩亦猶人之指腕但則如指之卷賸則如腕之屈理須衆之以皮肉若露筋力是乃疾也豈曰壯哉書一須圓轉順其天理若懾成稜角是乃病也豈曰力哉

姜堯章云方圓者眞草之體用眞貴方草貴圓方者衆之以圓圓者衆之以方斯爲鈔矣然方圓曲直不可顯露直須涵泳一出自然　眞多用折草多用轉折欲少駐駐則有力轉不欲滯滯則不通然而眞以轉而後通草以折而後勁　方長嚴肅爲體圓轉輕健爲用

法書攷卷之六終

法書攷卷之七

工用

王右軍過江觀覽名刻歎學衛夫人書徒費歲月故學書必當知所宗尚乃能知所用力至于臨摹之功丹墨之要皆宜精究也

宗學

右軍云須尋諸名書鍾張信爲絶倫其餘不足觀

張旭云抄在執筆令其圓暢勿使拘攣其次識法須口傳手授勿使無度所謂筆法也其次在布置不慢不迫巧使合宜其次變通適懷縱合規矩其次紙筆精佳

虞世南云掇筆往來懸管自在但取體體雄壯不可拘其小節若畏懼生疑否臧不決運用迷於筆前振動惑於手下師心固乎獨見弟子執其寡聞恥請問于智人忌藝能之勝已若欲造玄未之見也

張懷瓘云夫物芸芸各歸其根復本之謂也書復于本上則法於自然次則歸於篆籀又次者師於鍾王夫學鍾王尚不能繼虞褚況冗冗者哉　又云一點一畫意態縱橫偃亞中間綽有餘裕然字峻秀類於生動幽若深遠煥若神明以不測爲量者書之抄也是曰無病動而行之益佳其有方闊齊平交體肥腯布置逼仄有所不容稜角且神氣昏蒙以濃墨爲華者書之困也是曰病消須毒藥以攻之

過庭云趣向適時行書爲抄要之題勒方富眞乃居先草不兼眞殆於專謹眞不通草殊非翰札眞以點畫爲形質使轉爲性情草以點畫爲性情使轉爲形質使轉不能成字眞虧點畫尤可記文回互雖殊大體相涉故亦旁通二家俯貫八分包括篇章涵泳飛白若釐形質使轉爲性情草以點畫爲性情使轉爲形質草乖使轉不能成字眞虧點畫尤可記文回互雖殊大體相涉故亦旁通二家俯貫八分包括篇章涵泳飛白若釐毫不察則胡越殊風者焉至于鍾繇隸奇張芝草聖此乃專精一體以致絶倫伯英不眞而點畫狼籍元常不草而使轉縱橫自茲以降不能兼善者所有不逮非專尚婉而通隸欲精而密草貴流而暢章務險而便然而凜之美各有攸宜篆精也雖篆隸草章工用多變而濟成厥美各有攸宜篆精也雖篆隸草章工用多變而濟成厥美各有攸宜篆



可達其情性形其哀樂又云貴能古不乖時今不同弊但存規矩語於胸襟自然容與徘徊意先筆後蕭灑流落翰會古通今亦乃情深調合致使摹搨日廣研習歲滋先後著名多從散落歷代終始非其效與夫運用之方雖由已出規模所設信屬目前差之毫釐失以千里苟知其術適可兼通心不厭精手不忌熟若運用盡于精熟逸神飛亦猶弘羊之心預乎無際庖丁之目不見全牛若思通楷則少不如老學成規矩則老不如少思則老極其分矣至如初學分布但求平正者不能及也顏柳

結體既異古人用筆復溺一偏書法一變字畫剛勁高明固不爲無助而晉魏之風軼掃地矣僧傳曰政禪師攻書筆法絶如晉宋間人嘗咲學者臨法帖曰彼皆知翰墨爲貴者其工皆有意今童子書畫多純筆可法也

## 臨摹

筆勢論云始書之時不可盡其形勢一偏正脚手二偏少得形勢三偏微微似本四偏加其遒潤五偏兼加抽拔如其生澁筆下不滑兩行一度創臨惟須筆滑不得計其偏數

唐太宗云朕少時頗遭陣敵必自指揮即知其強弱每取吾弱對其強以吾強對其弱敵犯吾弱追奔不踰百數十步吾擊其弱必突過其陣自背而反擊之無不大潰多用此制勝思得其理深也今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惟在求其骨力及得其骨力而形勢自生耳然吾之所爲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

張懷瓘云夫簡兵則觸目而是擇將則萬不得一故與衆同者俗物與衆異者奇才書亦如之然爲將之明不必拔圖講法明在臨陣制勝爲書之玅不必印文按本玅在應變無方皆能遇事從宜決之于度內者也虞安吉云未解書意者一點一畫皆求象本乃轉自取拙豈成書耶

姜堯章云摹書最易唐太宗云臥王濛于紙上坐徐偃于筆下可以嗤咲子雲唯初學者不得不摹亦以節度其手易於成就既知平正務追險絶復歸平正初謂未及中則過之會通之際人書俱老

李華云大抵字不可拙亦不可巧不可今亦不可古華質相半可也鍾王之法悉而備矣近世虞世南深得其體別有婉媚之態

徐季海云張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永禪師登樓不下四十餘年張公精熟號爲草聖永師拘滯終著能名以此而言非一朝一夕所能盡美俗云書無百日工悠悠之談也

臨池談云第一用紙墨第二認勢第三裹束第四眞如立行如行第五草如走第六上稀第七中匀第八下密

張敬玄云初學必先學眞書若便學縱體爲宗主眞體難成矣

宋高宗云士於書法必先學眞書以八法俱備不相附麗至側字亦可正讀不渝本體蓋篆隸之遺風若楷法既到則肆業行草自然臻玅

朱文公筆銘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間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姜堯章云下筆盡倣古人則少神氣專務遒勁則俗疾不除

又云或者專喜方正極意歐顏或者專務勻圓留心虞

永或謂體須稍匾則自然平正此又有徐會稽之病或謂欲其蕭散則自不塵俗此又有王子敬之風豈足盡書法之美哉歐陽率更雖結體太拘而用筆特備衆美雖小楷而翰墨灑落追跡鍾王來皆須是古人名筆置之几案懸之座右朝夕諦觀思其運筆之理然後可以摹臨其次雙鉤蠟本須精意摹搨乃不失位置之美耳臨書易進摹書難忘經意與不經意也夫臨摹之際毫髮失眞則精神頓異所貴詳謹

又云字書專以風神超邁爲主刻之金石其可苟哉雙鉤之法須墨暈不出字外或塡其內或朱其背正得肥瘦之本體雖然尤貴於瘦硬使工人刻之又從而刮治之則瘦者亦肥矣雙鉤時須倒置之則無容私意於其間誠使下本明上紙薄倒鉤何害若下本晦上紙薄却須能書者爲之法其筆意可也夫鋒芒圭角字之精神大抵雙鉤多失又須朱其背時稍致意焉

丹墨

右軍云紙剛用軟筆紙柔用硬筆純剛如錐畫石純柔如印沙既不圓暢神格已矣書石用紙剛例蓋其相得也　又云用筆著墨不過三分不得深浸毛弱無力墨用松節同研久彌佳

米元章書史云古書畫皆圓蓋有助於器唐皆鳳池研中心如瓦凹故曰研瓦一援筆因凹勢鋒已圓書畫安得不圓今研始心平如紙一援筆則褊故字亦褊又近有鐵心凸研援筆即三角字安得圓哉

又云作楷欲乾然不可太燥行書則燥潤相雜潤以取妍燥以取險墨濃則筆滯墨燥則筆枯筆欲鋒長勁而圓長則含墨可以運動則有力圓則妍美蓋紙筆墨皆要姜堯章云欲刻者不失眞朱有若書丹者然筆得墨則瘦得朱則肥故書丹先以瘦爲奇而圓熟美潤常有餘





靜嘉堂藏宋元明清書畫跋文集成 四

附錄

印章

印制周禮璽節鄭氏註云璽節者今之印章也
許慎說文云印執也所持信也徐鍇云從爪手爪以持信也
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龍虎鈕惟其所好然則秦以來天子獨以玉羣臣莫敢用也
七雄之時臣下璽始稱曰印
漢制諸侯王金璽璽之言信也古者印璽通名漢舊儀云諸侯王黃金璽橐佗鈕文曰璽謂刻曰某王之璽列侯黃金印龜鈕文曰章中二千石銀印龜鈕文曰章千石至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鼻鈕文曰印
文曰印
建武元年詔諸侯王金印　綬公侯金印紫綬中二千石以上銀印青綬千石至四百石以下銅印墨綬及黃綬



陳制金章或龜鈕貔鈕豹鈕銀章爲龜鈕熊鈕羆鈕羔鈕鹿鈕銀印爲珪鈕兎鈕銅印率環鈕
吾衍曰漢晉諸印皆大不踰寸惟異其鈕以別主守之上下諸侯王印以橐佗列侯以龜將軍以虎於蠻夷則



侯黃金印龜鈕文曰某侯之章丞相太尉與三公前後左右將軍黃金印龜鈕文曰章中二千石銀印龜鈕文曰章千石至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鼻鈕文曰某王之印恐是東觀舊印書者其印至小
玄宗自書貞觀開元小字作一小印　開元
集賢印秘閣印翰林印　各以判司所收翰林之印　掌圖書定印
弘文之印恐是官印多印搨本書畫　九和之印
東晉僕射周顗印古小雌字　顗
梁徐僧權印　僧
唐魏王恭印　圖
太平公主駙馬武延秀玉印胡書四字梵音云三藐母駄　三藐今多黑塗　母駄黑塗
潤州刺史徐嶠印　東海
嶠之子吏部侍郎會稽郡公徐浩
浩子璹印　會稽
蚍蜉駝兎之屬示周禮六節之義也其字皆白文常職
範中鑄字令長印止作鼻印可綰而已其印文惟侯印就
填其文以金銀當時未有署衆以印爲信故軍中印皆
鑿官重者兩鑿成文官卑者畫一鑿或字有疎密不一
則密文細而疎文肥人名私印其六面者多鑿餘亦皆
鑄率多爲龜鈕或二印一龜身首藏合謂之子母印聞
有三級壇鈕及天祿辟邪者或大小爲兩面晉印猶有
古法漸廢也
漢印惟私印間有朱文字體與漢不異唐人用未文故
印記唐太宗自書貞觀二字作二小印　貞觀

議郎竇蒙印 竇蒙審定 蒙弟范陽功曹竇泉印 竇泉

延王友竇永二小字印 軒飛 生生

金部郎中劉繹印 彭城侯書畫記

起居舍人李造印 陶安

鄂州司馬張懷瓘弟盛王府司馬懷瓘印 張氏永保

劒州司馬劉知章印 劉氏書印

光祿大夫中書令趙國公鍾紹京印 書印

張彥遠高祖中書令河東公印 河東張氏

司徒汧國公李勉印 李氏印 子兵部員外郎李約印 約

趙國公李吉甫印 賛皇

趙國公李良誤合之

軍曲侯丞章 馬永年懶眞錄云今印文楊額有之

御史大夫黎幹印 黎氏

桂州觀察使蕭祐印 蕭

晉公韓滉印 滉

鄴侯李泌印 鄴侯圖書印章

宰相王涯印 永存珍秘

僕射馬總印 馬氏圖書

宣州長史周昉印 周昉

張敦簡印 齊里

劒州刺史王朏印 三朏

右諸印記千百年可爲龜鏡

別有 軍侯司馬 安國亭侯 益壽 任氏喜事 猗歟劉鄴 歸坐淮水 軍司馬

右皆未詳出處皆識鑒之家印記並可爲證故不具錄若又有褚氏書印非褚河南之印也 褚氏書記

此外更有諸家印署皆非鑒識不足爲藏傳玩要知跋尾不識圖畫空驗印記然自古及今家藏書畫之本耳

印記乃書畫之用 江休復嘉祐雜志云淘蔡河獲一玉印與篆文不同成陰陽字李昌言處見飛白鳳字印

印譜長秋宮寶用之

綉衣執法大夫印 銅印龜鈕得之佳陰字畫微漫大夫字用嵩山碑法

奉車都尉銀錯龜鈕 偏體搶銀

校尉之印章 僧智寧要言曰近獲銅龜印一寸餘其文丑字其篆前兩行皆二字第三行單章字細之令長稱副前二行

廷尉之印章

則秦璽文也子良誤合之

李陽冰曰摹印之法有四功侔造化冥受鬼神謂之神筆畫之外得微玅法謂之奇藝精于一規矩方圓謂之工繁簡相叅布置不紊謂之巧

趙彥衛曰古印文作白文蓋用以印泥紫泥封詰是也今之木印及倉厥印近之矣自有紙始用朱字間有爲白字者

米芾書史云印文須細圈文皆細上閣圖書字印亦然仁宗後印不滿二寸圈文若施於書畫占紙多有損於書帖近三館秘閣之印文雖細圈乃經院賜經用上閣圖書字大印龐文若太宗秘閣圖書之素字畫多有損於書畫也王說見其家印記與唐印相

似始換作細圈仍皆求作篆如填篆自有法世填皆無
法貞觀開元皆小印便於印縫大者圈刓角一寸已以
古篆於鶴鴿頂上見之
又云唐印郭如一細如絲髮篆文取稱不必專滿世所
收唐告可考也今印文可篆回環曲折更無餘地郭倍
於文
吾衍摹印法漢有摹印篆只是方正篆法與隸相通後
人不識古印妄加盤屈且以爲法多見故家藏得漢印
字皆方正近乎隸書此即摹印篆也凡屈曲盤回唐始
如此今碑刻有顏魯公告尚書省印可考
白字印 皆用漢篆平方正直字下可圓縱有斜筆出當取巧寫過如崔子玉寫張平子碑上字及漢器上并碑蓋印章等字皆取第一其印文必遍于邊
朱文印 或用雜體篆不可太怪擇其近人情者免費詞說其印文不可漫漫須有出筆皆滯邊邊須細於字字若一體印出時四邊虛紙昂起未免邊肥于字黏邊朱文建業文房之法也
常以空中空白得中處爲相法庶免印出與邊相倒也字宜細于四旁
三字印 一邊一字一邊兩字者以兩字處與一字可太相接凡印文中有一二字偶有自然空不可眯帶者聽其自空古印多如此文下有空處懸之最佳不可妄意伸屈務填滿若寫之得法自不覺空處 凡印文中有區口如字上口須寬使口中見空稍多方
四字印 若前二字文累有空後二字無須當空一畫地別之字有脚故言及此不然一邊見分一邊不分非法度也
軒齋等印 古無此式惟唐相李泌有端居室自文五印或可爲法白文終
名印 不可妄寫姓名相合或加印章等字或兼用印章字曰姓某印章不若只用印字爲正也二名者可回文寫姓下著印字在右二名在左是也單名者曰
姓某之印却不可回文
寫名印內不得著氏字
表字印 只用二字此爲正式近人欲并知姓氏加氏其上曰某氏某若作姓某又古雖有此稱係他人美已却不可入印漢人三字印非複姓及無印字



不可空空
且不古



前代御府自晉宋至於隋收聚圖書皆未行印記但備
列當時鑒識藝人押署

宋 張則 袁倩 陸綏

齊 劉璵 毛惠遠

梁 沈熾文 唐懷充 徐僧權 孫子眞

陳 庾於陵 徐湯 孫達 姚懷珍

北齊 范脋祖 顧操 江僧寶 陳延祖

隋 江總 姚察 朱昇 何妥 滿騫



唐武德初秦王府跋尾 薛收 褚亮
亦有開皇年月日 參軍事學士諸葛潁咨議參軍閻府學士柳顧言釋智琮
貞觀中褚河南等監裝背並有當時鑒識人押署
貞觀十一年月日 樊行整裝 李德謇數 平懷 蘇旭 韋挺監
十二年月日 題署同十一年
十三年月日 王行直裝 臣褚遂良監 臣無忌 臣玄齡 臣士廉 臣徵 臣君集 臣楊師道 李大亮 唐儉 臣孝恭
劉德威 章挺 馮長命 唐皎
亦有不署馮長命唐皎者
十四年月日 張龍裝 臣士廉 微 楊師道 褚遂良 姜行本 亦有蔡孺裝者非皆名印蓋字印不可以印字亂耳漢張安字幼君有印曰張安右一字左二字唐呂溫字化光有印曰呂化光此亦三字表字印式也

十五年十六年 張龍樹裝 褚遂良 楊師道
魏徵 房玄齡 無他人名
十七年十八年十九年 褚遂良監製無他人
開元中玄宗購求天下圖書命當時鑒識人押署跋之字
者其來久矣太初元年夏五月正辭以正月爲歲首色上黃數用五注云漢
用土數五五謂印文若丞相之印章諸寺相卿印文不足五字者以
之字足右二印皆太初以後五字印也後世不然印文榜額有三字者
足成四字有五字者足成六字但取端正耳非之字本意也
倉印 銅印甚薄今其長而二之隆其中一段比印身倍厚爲鈕色如
碧玉鈕左一淺竅不透右按太倉令張漢制主受郡國漕穀
督攝萬幾 通典云比齊有木印長一尺廣二寸五分背上爲鼻鈕長九寸厚一
寸廣七分腹下隱起篆文曰督攝萬幾惟以印籍縫令觀合縫條
印蓋原于此
南徐司馬之印 銅印銳鈕桓溫嘗引袁髙爲南徐司馬即此是也印制與漢
不類蓋晉物也然文乃楷書須順文讀之所貴一見易讀若是反字惟可
身即作楷書須順文讀之所貴一見易讀若是反字惟可
以印用但擾攘時印賜臣下貴順忘反非若篆文反順皆
可讀也
賈山 銅印兩面山漢文時
言治亂曰賈山至言
邯鄲淳 銅印兩面文曰子叔史
云淳字叔當以印爲正
劉勝私印 銅印瓦鈕鈕上作鈕鈕中穿一小印鈕上見一珠
下覆盆可轉不可出勝姓名見東漢杜密傳中
金關封完 銅印輪鈕兩面上
皆有文如漢鏡銘
武琦 大面甲內有印着臣字者王應先曰秦漢前人相語往往稱臣不必君前
然後稱臣也王案曰武琦六印如言事言疏等文自有序則稱臣者當徵
君前其制度字畫纖巧
不類秦漢疑六朝物
右擇其制度之異者錄之餘見各家譜中
楊克一圖書譜一卷 又名集古印格張文潛之竊其文補之
王厚之復齋譜 字順伯
臨川人
嚴叔夏古印譜 二卷字景
周吳人
姜夔集古印譜 一卷字堯章番易
人自號白石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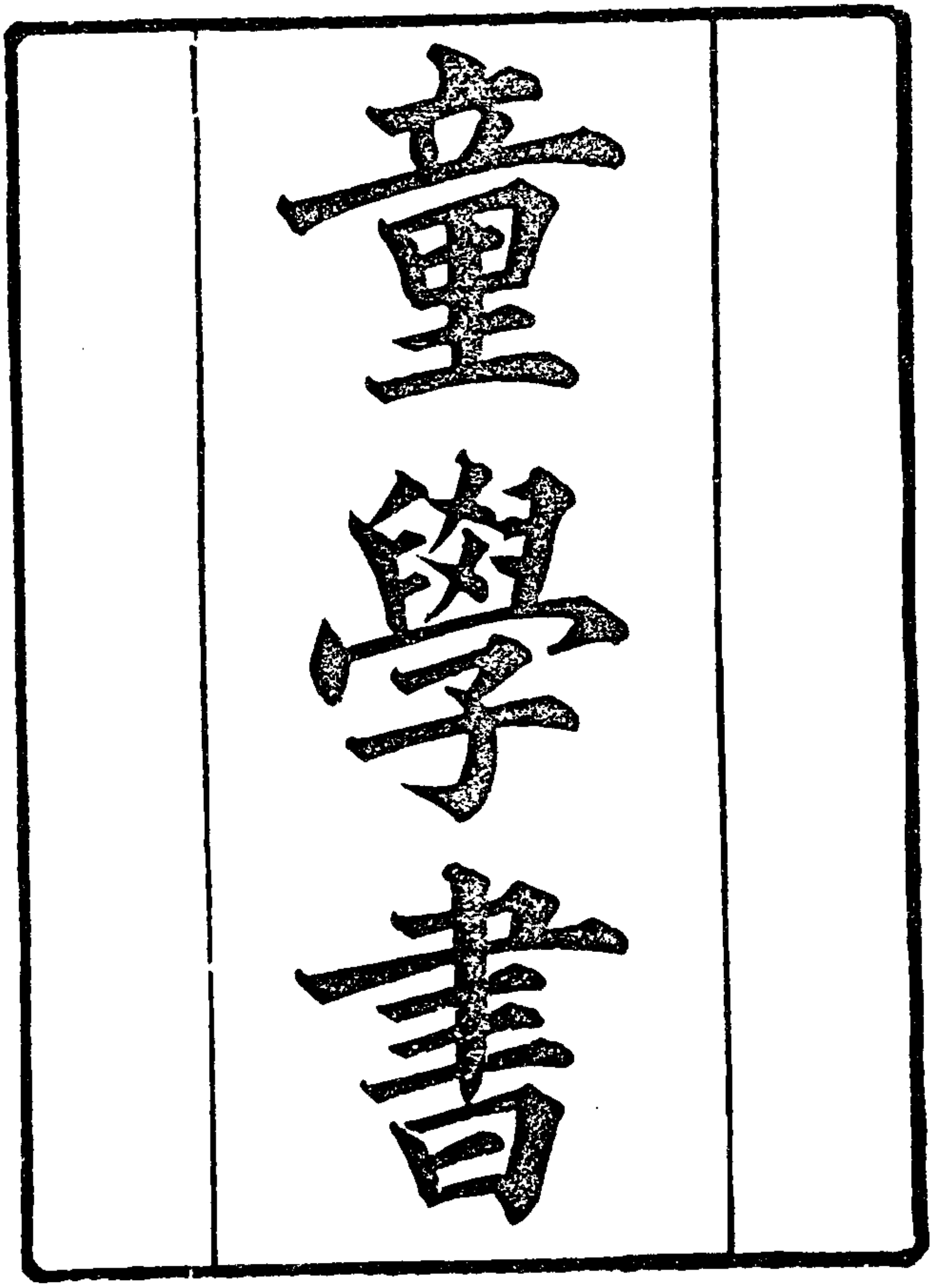


吾衍古印文 一卷字子行太
末人精篆籀
趙孟頫印文 一卷字子昂
吳興人善書
印法秦有八體書三曰刻符書即古所謂繆篆五曰摹
印印簫子良以刻符摹印各爲一體摹印屈曲縝密尾劉
中刻之字形半分理應別爲一體徐鍇謂符者竹而
懷信等亦或割去前代名氏以已等名氏代之
開元五年 王思忠裝 亦有張龍樹裝 王行自裝 王
劉懷信 賜名 陸元悌 賜名 魏哲 褚無量 王知逸監
十年 王思忠裝 馮紹
陳義
十五年 李仙丹裝背
尹奉祥
十年十年 賀遂奇 劉逸江
茹蘭芳 宋遊環
馬懷素 蘇頲
宋璟



法書攷卷之八終

臺北藏書庚戌九月
重訂于陽明陽館



童學書程目錄
論用筆
論次第
論名言
論法帖
論墨蹟
論臨摹
學書次第之圖
楷書
行書
草書
草書
篆書
八分書
童學書程終





明 進士 豐坊 輯

論用筆

學書者必先審於執筆雙鉤懸腕讓左側右虛掌實指意前筆後此口訣也用筆必以正鋒爲主又不必太拘隱鋒以藏氣脈露鋒以耀精神乃千古之秘旨

論次第

學書之序必先楷法楷法必先大字自八歲入小學便學大字以顏爲法十餘歲乃習中楷以歐爲法中楷既熟然後斂爲小楷以鍾王爲法楷書既成乃縱爲行書行書既成乃縱爲草書學草書者先習章草知偏傍來歷然後變化爲草聖凡行書必先小而後大欲其專法二王不可遽放也學篆者亦必由楷書正鋒既熟則易爲力學八分者先學篆篆既熟方學八分乃有古意

論名言

古人論書者孫過庭羲堯章最得其要今錄其尤精者於左

一畫之間變起伏於鋒杪一點之內殊趣相於毫芒篆尚婉而通隸欲精而密草貴流而暢章務檢而便然後遠之以風神溫之以妍潤鼓之以枯勁和之以閒雅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準違而不犯和而不同留不常遲遣不常疾帶燥方潤將濃遂枯泯規矩於方員遁鉤繩於曲直

姜堯章書譜

筆正則鋒藏筆偃則鋒出一起一倒一晦一明而神奇出焉常欲筆鋒在畫中則左右皆無病矣

一字之體率多有變有起有應如此起者當如此應各有義理王右軍羲之字寔字得字深字慰字最多多至數十字無有同者而未嘗不同也可謂不踰矩矣

論法帖

學書必多學古人法帖一點一畫皆記其來歷然後下筆無俗字看帖貴博尤不可不知所擇如冶化閱本乃法成之祖其間臨有優劣況其他乎消化之後如是鳳樓二王府寶晉齋雪窗堂絳州譚州等刻皆好亦必得宋搨爲佳他若武陵汝州東書堂寶賢堂等俗惡可惡當一切痛絕不可濫及

論墨蹟

學古人書若徒看刻本終無所得蓋下筆輕重用墨淺深勒者皆不能形容於石徒存梗概而已故必見古人眞蹟爲妙晉唐人書邈不可得宋人變魏晉之體不可爲法唯元人差近之雖所造有淺深要之異於宋人矣學王書者唯趙子昂甚得其法但太守規矩且姿媚有餘而古拙不足故有插花美女之評學者能合短取長由是以造晉人之高古未爲不可

論臨摹

臨者對臨摹者影寫臨書能得其神摹書得其點畫位置然初學者必先摹而後臨臨而不摹如舍甲求以爲方員摹而不臨猶食糠粃而棄精鑿均之非善學也

學書次第之圖

大楷 公歲至十歲
- 中興頌 — 東方朔碑
- 酇令碑

中楷 十歲至十五歲
- 成宮銘 — 虞恭公碑
  - 姚泰墓志
  - 遺教經

小楷 十歲至十五歲
- 宣示表
  - 戎路表
  - 力命表
  - 樂毅表
  - 出師表
- 行書 十五歲至二十公歲 五十歲
  - 蘭亭敘
    - 聖教敘
    - 陰符經
    - 獻之帖
  - 閣帖

草書 十一歲 廿二歲至廿四歲 廿五歲
- 急就章 — 右軍帖 — 旭素帖

篆書 十三歲
- 琅琊題 — 嶧山碑 古五歲
  - 泰山碑 十七歲
    - 張猛書
    - 周伯琦書
    - 薛晃書
  - 古籀 十五歲至廿歲
    - 石鼓文 — 鍾鼎文



八分 廿四歲
- 泰山碑 — 景君碑 廿五歲
  - 鴻都石經
  - 曹全碑陰

此圖所限年數止爲中人設耳若天資高者十年之功可了眾體蓋書本童子之學有非儒者明體適用之務故先賢有喪志之戒是又當知輕重

楷書 先大後小

顏魯公書大唐中興頌永州

東方朔碑德州

此二碑當用薄紙鉤出塡作擘字稍成影本每日習五十字四年之功可得七萬字則他日作題匾大字有法

宋蔡君謨書萬安橋記

閩中有石刻亦可參行又元溥光我朝詹孟舉大字墨蹟有可觀刻者不佳

歐陽詢書九成宮銘

虞恭公碑俱西安府

此二碑鈎填如前法日影百字三年之功可得十
萬字熟此則八法具備思過半矣進而魏晉如堂
搆已成升階何有詹孟舉中楷學歐者亦得其法
宜取墨蹟觀之

歐陽詢書姚恭公墓志 西安府

元宜昭學此碑甚得其法

北邱超常書佛遺教經

唐人書結字皆八方少古意故習遺教爲漸進於
古矣

王羲之臨鍾繇宣示表 見寶晉齋帖

宣示帖合鍾王之妙得今古之宜乃至極無上逼
玄神化天下法帖第一學者當服膺終身而弗失
也亦須鈎摸或日影十紙或日影十五紙

鍾繇書戎路表 見星鳳樓帖

力命表

皆與宣示同習宋克學鍾書傷於妥媚而乏古雅
亦時有俗筆細小者可觀吾鄭徐蘭楷書頗得鍾
法惜其以分書得名而掩其楷分書不見古碑唯出



杜撰備極諸醜時乃好之

王右軍書樂毅論

曹娥碑

二帖皆有鍾法與力命表相出入

王右軍書東方朔畫像贊

黃庭經

王獻之書洛神賦十三行見星鳳樓帖

此三帖漸趨姿媚唐人之所宗也

褚遂良書度人經

陰符經

此楷書之尤小者法度具足而無局促之態故附
於此然學者能熟鍾體此等小能皆下風矣

所以先楷者欲其定用筆之法所以先大者欲其
於氣而不局促所以先顏者以其端方雄偉骨肉勻
稱施於題扁大字爲宜中楷而後則當痛掃顏柳之
習故以歐九成官繼之緣九成宮亦方正然骨已勝
肉脫去俗氣由九成宮而斂爲虞恭公則於晉人筆
法近矣凡書碑碣及題軸文字皆當以歐爲法由虞

恭公欽爲姚辨由姚辨欽爲遺教經則可進於鍾矣
書中有鍾繇猶儒有孔子學書以歐爲門戶以鍾爲
綠宿而王右軍顏魯公則其羽翼奎蹄也欲觀墨蹟
則趙子昂文子鮮于樞揭傒斯黃溍周伯琦宣昭胡
長孺危素宋克之類皆知筆意大抵姿媚有餘而古
雅不足學者識破此病藉此進於古人斯善學也唯
近世沈度姜立綱等俗濁之甚在所痛絕



行書　先小後大

王右軍書蘭亭敘

取定武本鉤摹影習如宣示之功

右軍開皇帖

蠟本帖俱豫章法書

霜寒帖

官奴帖

快雪時晴帖俱寶晉齋

來何帖長沙刻

安西帖雪窗堂

寿熱帖

自慰帖

鯉魚帖

伯遠帖

從弟帖俱絳州刻

此月帖

鐵軻帖

小祥帖

敬問帖俱太湖樓

懷仁集三藏聖教序



文雅集與福寺碑

集書陰符經

右軍唯楷書差讓於鍾其行書草書逈絕千古如
孟子謂金聲玉振而集大成道書謂形神俱妙與
道合眞聖矣神矣不可加矣所以盡掩前人作則
來世

王大令辭中令書

海鹽帖俱雪窗堂

吳興帖



玖拾捌冊 88 版

天寶帖
鷙還帖
授衣帖
磐石帖
相過帖
比驎帖
諸女帖
外甥帖
歲寒帖
衛軍帖
寬愉帖
節適帖
夏節帖
夏日帖
餘杭帖
子高帖
奉別帖
得雄帖



奉對帖俱涪化閣
日寒帖
富春帖
小婢帖王曼卿刻
大令行書本於父而天真煥發逸氣橫生故能濟
美當時齊名百世
王操之先墓帖寶晉齋
識好帖星鳳樓
中書帖太清樓
王徽之新月帖
王渙之二婢帖
王凝之授衣帖涪化閣
鍾繇雪寒帖
吳人帖
常熟帖淯化閣
張翌亡舅帖雪窗堂
謝安中郎帖寶晉齋
善護帖雪窗堂

謝奕秋日帖 雪齋堂
庾翼楊事帖 雪鴛堂
李邕縮雲帖
當塗帖
潭永帖 俱雪鴛堂
學行書以二王爲祖宗而魏晉爲羽翼王氏四子傳其家法元常而下五人皆淵古有篆籀筆意
右軍岡極帖 星鳳樓
大令中秋帖



東間帖 俱寶晉齋
王慈尊體帖
柏酒帖
陳賜帖 俱眞賞齋
王志一日帖 眞賞齋
顏魯公過埭帖
盧八帖 俱絳州
裴將軍詩 細書閣刻
柳公權尋問帖 淳化閣

行書大者唐以前極少右數家皆有規矩可法米元章過於豪放古意漸泯王黃華張聖之遂爲惡札之祖元趙子昂鮮于樞嶧子山等乃有可觀
李北海岳麓寺碑
雲麾將軍李思訓碑
娑羅樹碑
雲麾將軍李秀碑
法華寺碑
唐如大宗廣歐褚薛行書皆好但各得一偏未足爲來學之法唯泰和法本二王而加以遒勁豪邁稍爲書中仙子元唯陳子昂得其法



趙子昂赤壁賦
元白子昂仲穆雋嶽之外若鄧文原陳繹曾陳子經盛熙明等皆得晉人筆意赤壁賦微州績溪有木刻頗精故附著於此然學者更須觀其墨蹟乃知用筆之意蓋唐宋以來得二王之法者趙公一人而已
黃庭 先小後大

皇休明書急就章
極流古非諸家所及
右軍豹奴帖武陵
未眷帖太清樓
大令書諸葛亮傳湛化帖五卷古法帖孤不
度德及亮曰二段是也
二王乃草草之變而縱逸可喜元昊志湛本朝宋
克宋璽皆能之而璽用筆剛勁高古在二人之上





逸民帖
服食帖
諸葛顯帖
七兒帖
謙周帖
復傾帖
峨眉帖
漢安吉帖俱十七帖
阮生帖

大熱帖
母子帖
昨近帖
學書帖
得書帖
安然帖
道意帖
鵠等帖俱寶晉齋
知問帖
中郎女帖
還轉帖
宅圖帖
東旋帖
將戶帖
都下帖
彥仁帖
襄鮓帖俱是鳳墨
月過半帖

行穰帖
解甲帖
大蒜帖
累書帖
轉熱帖
所論帖
大酺帖
安石帖
別紙帖
白百枕帖俱二爭辭堂
北軍帖
卞城帖
內鎭帖
廣陵帖
羊叅軍帖
摧寇帖俱太淸樓
講堂帖
寒切帖俱雪川



秋月帖
謝生帖
謝光祿帖
狙暑帖
月半帖
雪候帖
淸和帖
痕靑帖
執手帖
飛白帖
舍子帖
中郎女帖
採菊帖
黃甘帖俱淳化閣
耳痛帖
袁生帖
初月帖俱寶晉齋
草書必宗右軍如儒主之必宗孔子以上諸帖亦

須臨摹數過熟記結構使轉之法斯有功焉唯孫過庭元唯趙子昂得其法趙好臨十七帖世多傳其眞蹟得而觀之乃學王之楷梯也

懷素聖母碑

自序

千文

顚書帖

懷素去二王不遠書大軸者當以爲法

唐人相對帖

張旭長風帖

二呉帖

鎭軍帖

賀八帖 俱雪谿堂

彦修擣衣帖

書橫卷小幅宜守規矩必法二王書懸軸大幅則尙雄逸旭素彦修雄逸之尤者也元唯巙子山本朝唯宋仲衍最得其法以其從二王規矩中來而化以旭素之錯綜故能度越諸子近時張東海之學纏繞無骨備死蛇結蚓之態李西涯之行怒張無體創縮頭長脚之形時偕趨之更成畫虎此古法所以益遠也

篆書 先大後小先今後古

李陽冰書琅琊山新鑿泉題 滁州

少溫篆本不古唯此碑秀逸有神可以啓發初學

周穆王書吉日癸巳 趙州贊皇懸

李斯書繹山碑陝西

泰山碑 濟南府

篆之有三碑如至圓不能過規至方不能踰矩亦當用鈎填影習之功乃有得力處宋張有書伯夷頌元周伯琦臨張有書嚴先生祠堂記周伯琦書虞人箴甚得其法予皆摹而梓之矣數子之外可法者少而趙古則程南雲尤俗而強近時乃有李西涯縱古人其篆法之涯鷺白岩諸公出一掃倣習追

李斯書秦廟器刻

中興歟

此小篆之可法者元蔣冕所書千文字更小而法
備最可愛玩
史籀書石鼓文
此大篆也周公制禮作樂命史籀變倉頡古文爲
大篆而成王蒐于岐陽群臣作詩頌德因書之石
皷其字體本之古文而結筆下圓已類今篆故學
今篆之後卽當學此周伯琦蓋知之
曹喜書大風歌
漢宋賓墓前石獸字

學古篆先從此始便用筆銛利有力乃可進於三
代學此之後可學薛尚功集鍾鼎千文
薛尚功書周仲丁壺
晉姜鼎
張仲簋
杞公匜
孟姜匜
伯姬鼎
攷乙獻
齊侯鍾
薛子欵識博矣而獨著此九種者以其筆法簡易
高古可爲法故也學篆所以先今後古者欲其先
易後難且先明說文之篆而進之古則不差耳說
文之書如徐鍇解字周氏正譌趙氏本義皆可觀
第互有得失楊恒六書統載古篆極博亦有一二
謬處尋嘗著書海日源原以折衷之
八分書 先大後小

唐明皇泰山碑銘
明皇書本不古以其可發初學姑錄之宋虞以辰
有所書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在吾鄧袁柳庄家
漢韶賜功臣家宇
蜀郡太守何君閣道碑
司隸校尉魯峻碑
北海相景君碑
蕩陰令張遷碑
酸棗令劉熊碑

室吳介墓厲碑陰
漂陽長校官碑
執金吾丞武榮碑
武氏石室畫像
帛阮君神祠碑陰
鴻都石經
耿氏鉦銘
注水匜銘

篆分之必由大而小與學楷書同意分之小者匝銘極精其銘猶有篆法蓋篆之初變而爲分也所以謂之分者蔡琰曰存篆八分八隸二分隸即今之楷書也自歐陽修誤以八分爲隸後人皆踵其訛杜甫云大小二篆生八分孫過庭云鍾繇隸奇則唐以前固無以分爲隸者由此觀之分隸之辨明矣分書以方勁古拙爲尚元人能此者虞伯生一人而已論之矣唯近時文仲子始以漢碑爲準熊明來李申伯吳主一皆得古法而襲聖與全用篆筆有水匜之遺意最爲可重本朝無能分書者沈度程南雲金湜輩皆肥濁而徐蘭之杜撰尋固

# 書法約言

致拾掇此冊

歙縣 張 潮 山來 輯
吳江 沈楙悳 翠嶺 校

# 書法約言

鹽城宋曹射陵著

## 總論

學書之法在乎一心心能轉腕手能轉筆大要執筆欲緊運筆欲活手不主運而以腕運腕雖主運而以心運右軍曰意在筆先此法言也古人下筆有由從心意運右軍曰意在筆先此法言也古人下筆有由從不虛發今人好溺偏固任筆爲體恣意揮運以少知而自炫新奇以意足而不顧頗錯究於古人妙境茫無體認又安望其升晉魏之堂乎凡運筆有起止一字俱有緩急有映帶有回環無非有起止不收有輕重凡轉肩過渡用輕往之意凡畫捺蹲駐用重有轉折如用鋒向右如書轉肩必內方外圓書一捺必有虛實如指向內直外方須有轉折之妙方不板實而掌用虛如肘用實而腕用虛如小書用虛而大書則用虛更大則週身皆用實處而大書則用虛更大則週身皆用偏鋒亦以取勢然正鋒不可使其筆偏方無王伯穆處之弊有藏鋒有露鋒藏鋒以觀其神藏鋒高於出鋒亦不得以模糊爲藏鋒須有用筆如太阿截斷之意方妙即無





玖拾捌冊 88版
2015

筆時亦可空手作握筆法書空演習久之自熟雖行臥皆可以意爲之自此用力到沉著痛快處方能取古人之神若一味彷摹古法又覺刻劃太甚必須脫去摹擬蹊徑自出機軸漸老漸熟乃造平淡遂使古法優游筆端然後傳神傳神者必以形形與心手相湊而相忘神之所托也今人患在空竭心力總不能離本來面目以言乎神烏可得乎古有云書法之要妙在能合神在能離所謂離者務須倍加工力自然妙生既脫于腕仍養于心方無右軍習氣筆筆摹擬不能脫化



即謂右軍習氣魯公所謂趣長筆短常使意勢有餘字外之奇言不能盡故學于敬者畫龍也學元常者畫虎也學元常者畫龍也余謂學右軍者固無畫之跡亦無畫之名矣

計甫草曰讀此論如聞鼈年說天寶遺事令人感發起舞

## 又

初作字不必多費楮墨取古搨善本細翫而熟觀之既復背帖而索之學而思思而學心中若有成局然後舉筆而追之似乎了了於心不能了了於手再學再思再思再按始得其二三既得其四五自此縱書以擴其量總在執筆有法運筆得宜真書握法近筆頭一寸行書寬縱執宜稍遠可離二寸草書流逸執宜更遠可離三寸筆在指端掌虛容卵要知把握亦無定法熟則巧生又須拙多於巧而後眞巧生焉但忌實掌掌實則不能轉動自由務求筆力從腕中來筆頭令剛勁手腕令輕便點畫波掠騰躍頓挫無往不宜若掌實不得自由乃成棱角縱佳亦是露鋒筆機死矣腕監則鋒正正則四面鋒全常想筆鋒在畫中則左右逢源靜燥俱稱學字既成猶養于心令無俗氣而藏鋒漸熟藏鋒之法全在握筆勿深深者掌實之謂也譬之足踏馬鐙淺則易於出入執筆亦如之楷法如快馬斫陣不可令滯行如坐臥行立各極其致草如驚蛇入草飛鳥出林來不可止去不可遏先作者爲主後作者爲賓必須賓主相顧起伏相承疏取風神密取蒼老眞以轉而後遒草以折而後勁用骨爲體以圭其內而法取乎嚴肅用肉爲用以彰其外而法取乎輕健使骨肉停勻氣脉貫通疏處平處用滿密處險處用提滿取肥提取瘦太瘦則形枯

太肥則質濁筋骨不立脂肉何附形質不健神采何來肉多而骨微者謂之墨猪骨多而肉微者謂之枯藤書必先生而後熟既熟而後生先生者學力未到心手相違後生者不落蹊徑變化無端然筆意貴淡不貴艷貴暢不貴緊貴涵泳不貴顯露貴自然不貴作意蓋形圓則潤勢疾則澀不安太險而取峻遲則生妍而恣態毋嫻速則生骨而筋絡勿率能速而速故以取神應遲不遲反覺失勢無論藏鋒出鋒都要章法安好不可虧其點畫而使氣勢支離夫欲書先須凝神靜思懷抱蕭散陶性寫情預想字形偃仰平直然後書之若迫于事拘于時屈于勢雖鍾王不能佳也凡書成宜自觀其體勢果能出入古法再加體會自然妙生但拘於小節畏懼生疑迷於筆先惑於腕下不成書矣今人作書如新婦梳粧極意點綴終無烈婦態也何今之不逮古歟



酉秋岳曰是論如爛漫春花遠近瞻望無處不發可稱書家三昧

魏叔子曰射老論書法真如囊沙背水惟韓信獨能

## 答客問書法

客謂射陵子曰作書之法有所謂執可得聞乎射陵子曰其次謂使可得聞乎曰非縱橫不亂牽掣不拘之謂乎曰其次謂轉可得聞乎曰非鈎鎖不乖盤紆相屬之謂乎曰次謂用可得聞乎曰非一點分向背一畫辨起伏之謂乎曰又有淹留勁疾之法可得聞乎曰非能速不速是謂淹留能留不留方能勁疾之謂乎曰不可使狀如算子大小齊平一等可得聞乎曰非分布不可排偶體勢不可倒置各盡其字之真態之謂乎曰又有體勢支離夫欲書先須凝神靜思懷抱蕭散陶性寫情用兼收脫化無我可得聞乎曰非要領了然意先筆後導之如注頓之若山電激龍飛之勢雲崩獸駭之奇無所不至之謂乎曰又有蹇鈍滑突之弊可得聞乎曰非以狐疑而故作淹留以狼籍而故稱疎脫之謂乎曰如巨石當路枯槎架險可得聞乎曰非妍姿不足體質猶存有意剛方而終爲強項之謂乎曰如秋蛇纏物春林落蕊可得聞乎曰非骨氣相離專事柔嫻存心紆緩而終爲俗胎之謂乎曰又有脫易不收輕瑣任意全無紀律隨手弊生可得聞乎曰非失

於規矩流於酬應撓于世務染于俗吏之謂乎曰善哉言乎願請其詳曰書法之要先刖乎古今今不逮古者古人用質而今人用妍古人務虛而今人務滿質所以違時妍所以趨俗虛所以專精滿所以自畫也予弱冠知學書留心越四紀枕畔與行篋中嘗置諸帖時時摹倣倍加思憶寒暑不移風雨無問雖窮愁患難莫不與諸帖俱復嘗慨漢晉以迫有唐諸先正已遠無從起而質問問有所會或亦茫然所謂功力智巧凜然不敢自許大約聞之古人云運用之方雖由已出而規矩所在必從古人學規矩則老不如少思運用則少不如老老者愈老愈精又要于竿頭進步時得取勢取致之妙非勁利不能取勢非使轉不能取致若果于險絕處復歸平正雖平正時亦能包險絕之趣而勢與致兩得之矣故志學之士必須到愁慘處方能心悟腕從言忘意得功效兼優性情歸一而後成書客退而書諸紳射陵逸史曰茲篇作問答語間用筆陣圖與書譜成句非襲取也不過假此以為注疏俾志學



之士一見了然豈不快歟

湯惕菴曰讀此文深加體貼學問功夫本末品之法總歸于剛柔合德身世咸宜字字可作泛海指南不止學書法而已

## 論作字之始

伏羲一畫開天發造化之機而文字始立自是有龍書穗書雲書鳥書蟲書龜書螺書蝌蚪書鐘鼎以至虎爪蚊脚蝦蟆子皆取形而作書古帝啓萌倉頡肇體嗣有六書而書法乃備史籀從此變而為大篆李斯又變而為小篆王次仲又變而為八分程邈又變而為隸書蔡邕又變而為飛白飛白者隸書之捷也隸書又八分之捷也八分減小篆之半小篆又減大篆之半去古漸遠書體漸真故六義八體既行於世而楷法於是乎生矣



## 論楷書

蓋作楷先須令字內間架明稱得其字形再會以法自然合度然大小繁簡長短廣狹不得槩使平直如算子狀但能就其本體盡其形勢不拘拘於筆畫之間而過其意趣使筆筆著力字字異形行行殊致極

其自然乃爲有法仍須帶逸氣令其蕭散又須骨涵於中筋不外露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方是藏鋒方令人有字外之想如作大楷結搆貴密否則懶散無神若太密恐涉於俗作小楷易於局促務令開濶有大字體段易於局病在把筆苦緊運腕不靈則左右牽掣把筆要在虛掌懸起而轉動自活若不空其手心而意在筆後徒得其點畫耳非書也總之習熟不拘成法自然妙生有唐以書法取人故專務嚴整極意歐顏歐顏諸家宜於朝廟誥勅若論其常當法鍾王及虞書東方畫贊樂毅論曹娥碑洛神賦破邪論序爲則他不必取也



## 論行書

凡作書要布置要神采布置本乎運心神采生於運筆眞書固爾行體亦然蓋行書作於後漢劉德昇魏鍾繇亦善作行書所謂行者卽眞書之少縱略後簡易相間而行如雲行水流穠纖間出非眞非草離方遁圓乃楷隸之捷也務須結字小疏映帶安雅筋力老健風骨灑落字雖不連而氣候相通墨縱有餘而

肥瘠相稱徐行緩步令有規矩左顧右盼毋乖節目運用不宜太遲遲則癡重而少神亦不宜太速速則窘步而失勢布置有度起止便靈體用不均性情安託有攻無性神采不生有性無攻神采不變若心不疑乎手手不疑乎筆無機智之跡無馳騁之形要知強梁非勇柔弱非和外若優游中實剛勁志專神應心平手隨體物流行因時變化使含蓄以善藏勿峻削而露巧若黃帝之道熙熙然君子之風穆穆然如此作行書斯得之矣又有行楷行草之別總皆取法羣諸帖而諸家行體次之

## 論草書

漢興有草書徐錯謂張芝作草芝草在漢興之後無疑迨杜度崔瑗崔寔草法始暢張伯英又從而變之王逸少力兼衆美會成一家號爲書聖王大令得逸少之遺每作草行首之字往往續前行之末使血脈貫通後人稱爲一筆書自伯英始也衛瓘得伯英之筋索靖得伯英之骨其後張顛懷素皆稱草聖顛喜

肥素喜瘦瘦勁易肥勁難務使肥瘦得宜骨肉相間
如印泥畫沙起伏隨勢筆正則鋒藏筆偃則鋒側草
書時用側鋒而神奇出焉逆少嘗云作草令其筆鬧
自然勁健縱心奔放覆腕轉促懸管聚鋒柔毫外托
左爲外拓右爲內伏內伏有度始爲藏鋒若筆盡墨
枯又須接鋒以取興無常則也然草書貴通暢下筆
易於疾疾時須令少緩緩以做古疾以出奇或斂束
相抱或婆娑四垂或陰森而高舉或脫落而參差忽
往復收乍斷復連承上生下戀子顧母種種筆法如
人坐臥行立奔趨揖讓歌舞躃踊醉狂顛伏各盡意
態方爲有得若行行春蚓字字秋蛇屬十數字而不
斷縈結如遊絲一片乃不善學者之大弊也古人見
蚊鬬與擔夫爭道而悟草書顏魯公曰張長史觀孤
蓬自振驚沙坐飛與公孫大娘舞劍器始得低昂迴
翔之狀可見草體無定必以古人爲法而後能悟生
於古法之外也生悟於古法之外而後能自我作古
以我立法也射陵逸史曰作行草書須以勁利取勢
以盡轉取致如企鳥時志在飛猛獸駭意將馳無非



要生動要脫化會得斯旨當自悟耳

王肯岩曰合眞行草三會讀之從思入源之妙難以形求不測之至難以知喻然無所得志無所忘與天遊與神化其實是苦心密詣啓迪冰學卑爾躍如能者從之寸無負此老婆心哉

查伊璜曰作書不法古人猶兵家之無旗旗壁壘也何以克敵乎射陵作書全是老將用兵若胸中素無定畫又安能聽然於口與手乎

射陵向以此帙贈余不知爲何人攜去余復索之于其小阮汝吉汝吉未有以報而射陵郵寄陳子定九中適有此帙定九轉以見示余得之不啻法寶亟載入叢書中以與世之工書者共欣賞焉心齋居士題

# 鈍吟書要

常熟馮　班定遠著

書是君子之藝程朱亦不廢我于此有功今爲盡言之先學閣架古人所謂結字也閣架既明則學用筆有別架可看石碑用筆非眞迹不可結字晉人用理唐人用法宋人用意用理則從心所欲不踰矩固晉人之理而立法法定則字有常格不及晉人矣宋人用意意在學晉人也意不周而則病生此時代所墜趙松雪更用法而參以宋人之意上追二王後人不及



矣爲奴書之論者不知也唐人行書皆出二王宋人行書多出顏魯公趙子昂云用筆千古不變只看宋人亦妙唐人雖得也蔡君謨正書有法無病朱夫子極推之雖畫沙印泥屋漏痕是古人祕法姜白石云不必如此知此君儥儥黃山谷純學瘦勁其用筆得於周子發故道健周子發俗山谷胷次高故道健而不俗近董思白不取道健學者更易俗董公卻此是二家書法妙處古人所言也歐書如淩雲臺輕重分毫無負妙哉歐公一片神骨極有作用倚牆靠壁便不是巖巖子山一流人有牆壁所以不好姜立綱尤俗

余見歐陽信本行書眞迹及皇甫君碑始悟定武蘭亭全是歐法姜白石都不解

董宗伯云王右軍如龍李北海如象不如云王右軍如龍李北海如象不如如鳳李北海如俊鷹

嘗學蔡君謨書欲得字字有法筆筆用意又學山谷老人欲得使盡筆勢用盡腕力又學米元章始知出入古人去短取長



薦季直表不必是眞迹亦恐是唐人臨本使轉縱橫熟視殆不似正書徐季海似學此也

漢人分書不純方唐人分書不純扁王司寇謂只看孝經與勸進碑爾顧云美云唐人分書極學漢人此論佳可破惑者

八分書只漢碑可學更無古人眞迹近日學分書者乃云碑刻不足據不知學何物

虞世南能整齊不傾倒歐陽詢四面停勻八方平正不俗

漢人分書多剝蝕唐人多完好今之眯於分書者多學碑上字作剝蝕狀可笑也

虞世南廟堂碑全是王法最可師

貧人不能學書家無古迹也然眞迹只須數行便可悟用筆閒架規模只看石刻亦可

學草書須逐字寫過令使轉虛實一一盡理至與到之時筆勢自生大小相參上下左右起止映帶雖狂如旭素咸臻神妙矣古人醉時作狂草細看無一失筆平日工夫細也此是要訣



姜白石論書略有梗概耳其所得絕粗趙松雪重之爲不可解如錐畫沙如印泥如古釵腳如壁拆痕古人用筆妙處白石皆言不必然又云側筆出鋒此大謬出鋒者末銳不收褚云透過紙背者也側則露鋒在一面矣

顏書勝柳書柳書法卻甚備便初學

古人作橫畫如千里陣雲黃山谷筆從畫中起迴筆至左頓腕實畫至右住處卻又趯轉正如陣雲之迴風往而卻迴也運腕太疾起處有頓筆之迹今人於起處作點殊失勢也

余教童子作書每日只學十字點畫體勢須使宻髮畢肖百日以後便解自作書矣

張長史云小字展令大盡筆勢爲之也大字歛令小遒鋒藏勢使閒架有餘也今廣平府有顏魯公儀門字門字小筐字大卻相稱殊不見有異奇迹也

左去吻右去肩歐陽蔔臺不用此法

東坡談書皆篤論過於黃米米老喜作快口語不知者執之多爲所誤山谷只自言其所得耳

晉人盡理唐人盡法宋人多用新意自以爲過唐人實不及也婁子柔先生云米元章好制薄古迹有書賈俗氣名言也

東坡書有病筆唐人無此

顏魯公書磊落鬼哭自是臺閣中物米元章不喜顏正書至今人直以爲怪矣

子字分書橫畫不飛倚人直筆不向左挑起人字加三擊是古升字

黃長睿疑智果書不眞此不習南朝書法也歐陽公不信遺敎經東坡殊不以爲然宋人蔡君謨書最佳今人不重只緣不學古耳

書法無他祇只有用筆與結字耳用筆近日尙有傳結字古法盡矣變古法須有勝古人處都不知古人卻言不取古法直是不成書耳

余見東坡子昂二眞迹見坡書點畫學顏魯公體勢學李北海風捲雲舒過之若將飛動趙殊矜工直過右軍然氣骨自不及宋人不堪並觀也坡書眞有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之態徐季海世有眞迹不知視此疑薛尙功摹之失體誤也



本領而生

邑人嚴道普名澤家藏右軍二謝帖或謂之曰誰見右軍執筆作此字余曰能作此字卽是右軍使右軍不能作此字我亦不重右軍

秦權上字秦之隸書乃篆之捷也與今正書不同然非分書也蓋隸書本如此後漸變爲今正書耳歐公以此似今八分遂呼漢人分書爲隸旣知其不同且今人作正書是鍾王法然鍾王古字亦多與今不同世傳六朝唐初碑上字分隸相雜疑當時正書如此至唐中葉以後始變如今法後人純學鍾王也

右軍正書多古字東方朔畫贊序字作庳樂毅論殺字暴字黃庭經耶字遺敎經鳥字今皆不行今人所用只是宋元體曹娥碑猶古隸西傳墓誌盡去之矣

古人作小正書與碑板誥命書不同今人用碑板大字作小正書不得體也祝希哲常痛言之

唐人用法謹嚴晉人用法瀟灑然未有無法者意卽是法

佳佳麗字也佳烏短尾也近時人作佳麗字盡誤漢書東方朔傳來來先生分書棗字作重來今之改作東字誤也見夢溪筆談不習二王下筆便誤魯公書如正人君子冠佩而立望之儼然即之也溫米元章以為惡俗妄也欹人之談也

顏書要畫中有筋其用筆與徐季海父子相同多資是少年時書點畫皆有法不知者學之正如布算相似須要看他墨酣意足處與朱巨川詰參看最得

書至成時神奇變化出沒不窮若功夫淺得少為足便遲落如嚴天池二三十歲好後來便可厭只為從前功夫不多也大略初學時多可觀後來不學便不成書耳



宋人作書多取新意然意須從本領中來米老少時如集字晚年行法亦不離楊少師顏魯公也

本領精熟則心意自能變化

字有二法一曰用筆汝用筆疎頑而骨枯非法也看楷書使知血脈處極細而有筆意也二曰佈置左右向背上下承蓋牛潤牛細牛高牛低分間架在佈白處汝毫無法但直寫而無意不成字也佈置用筆干古講之者多矣趙子昂專言此汝可尋思



教人作書吾便於柳法

二謝書只學趙白餘一步不窺所以全不合古法也然用筆如錐畫沙細而有姿媚汝頑處正在此不可不用功也若死學柳書其病亦正同耳悟得柳公學古處二王歐虞褚薛打做一團方好也



嘱以上三札

答无答

學書當有晉人法看石刻亦不易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也

趙文敏為人少骨力故字無雄渾之氣喜避難須參

以張從申徐季海方可季海筋在畫中晚年有一種
如渴驥奔泉之勢老極所以熟而不俗張書古甚拙
處人不知其妙也

顏行如篆如籀蘇米皆學之最宜留心

作法書多失體佈置勻直少勢鍾公云點不變謂之
佈篆畫不變謂之佈算最是大忌如眞字中三筆須
不同住字左倚人向右右四畫亦要倚仰有情今俱
如算子大似無講貫也日來作處法覺其和緩寬裕
如見大人君子全得右軍體今日刻本黃庭多不是



但惜不見原本字畫俯仰處甚道翻多失之與永師
千文看方得與无咎

米顛作顏行兼用楊景度有散仙入聖之致坡公須
帶二徐

本領千古不易用筆學鍾結字學王

晉人循理而法生唐人用法而意出宋人用意而古
法具在知此方可看帖

用意險而穩奇而不怪意生法中此心法要悟

行書右軍止有蘭亭及官奴帖獻之辭中令表米元
章云但取聖教序學之更學右軍諸札使大小相襍
便成書此言甚有會然蘭亭官奴字無大小正如唐
人碑上字耳

唐人多兼二王張從申所云右軍風規下筆斯在者
也然今所存頗似大令徐季海有筋骨如渴驥奔泉
怒猊抉石東坡云細筋入骨無人知此言極妙米海
嶽以爲過老訛之偏見也米黃論書殊不及坡然今
人多信米米黃俱好爲快語非篤論也我嘗謂蘇黃
論詩米元章論書不爲無見但抑揚太過使人不樂



趙子昂用筆絕勁然避難從易變古爲今用筆既不
古時用章草法便拙當其好處古今不易得也近文
太史學趙去之如隔千里正得他不好處耳枝山多
學其好處眞可愛玩但時有失筆別字董宗伯全不
講結構用筆亦過弱但藏鋒爲佳學者或不知董似
未成字在文下

趙松雪出入古人無所不學貫穿斟酌自成一家當
時誠爲獨絕也自近代李禎伯創奴書之論後生恥

以爲師甫習執筆便羞言模倣古人晉唐舊法於今掃地矣松雪正是子孫之守家法者爾詆之以奴不已過乎但其立論欲使字形流美又功夫過於天資於古人蕭散廉斷處微爲不足耳如楨伯書用盡心功視古人何如哉

學前人書從後人入手便得他門戶學後人書從前入落下便有拳把（簡絳云語無滲漏）汝學趙松雪若從徐季海李北海入手便古勁可愛見汝行書如挽秋蚓意不喜之汝學顏公大署書乃有似東坡處此從上學下也汝作多寶塔體多用死筆所以不好要看他活處如見字有字橫處全無俯仰如一張梯此一失也小處用功便不死（與无咎）

學古人書不可失其本趣如近世王履吉書行草學孫過庭全失過庭意正書學虞全不得虞筆虞云先臨告誓後寫黃庭夫子廟堂碑全似黃庭履吉不知也過庭與右軍殆無別矣履吉多險怪全無右軍體

白雀帖尤惡

本領者將軍也心意者副將也所謂本領只是規摸古人然須有取舍不得巧拙兼效雖欲博涉諸家然須得通會不可今古雜出唐人尚法用心意極精宋人解散唐法尚新意而本領在其間米元章書如集字是也至蔡君謨則點畫不苟矣坡公立論亦雅推君謨

馮鈍吟工書從子實伯傳其筆法故輯書法正傳采
掇舊文而以所著書要殿焉其論正書之法自抒名
論迥不猶人解惑析疑研微入妙與甲集中宋射陵
書法約言雅稱合璧癸酉孟冬震澤楊復吉識

"

# 書法偶集

大凡書之容易入目者熟視必不佳其沈著者反難入目久玩乃出

天津陳玠石汀

黃庭出隸入楷古篆八分無法不備右軍云吾眞書過鍾得失寸心知耳

楊少師書米元章謂其天縱逸趣類顏魯公爭坐位帖王荆公少嘗學之人不知也神仙起居法一帖夭矯如游龍盤繞屈曲不可端倪



蕭子雲書如上苑春花遠近瞻望無處不發

王雅宜書頗有生致不爲諸公柔熟俗派多有可觀

古人用筆之妙全以疏密急徐處見意切忌貧緣笨手上下齊平此右軍教人良法也

王大令書法不專學右軍傅壽毛亦不專學青主遂各自成家然眞傳之秘未嘗不獨得其精微非徒肖乎形質也子敬不學右軍壽毛不學松僑然其家法自在所以可傳

祝京兆急就得索征西筆意更有別韻世人多不知其妙好處正不在彼之眞行草書也

書畫一致也須於純熟中露生辣縝密處見蕭疏此是極難要當參悟子虛靈之際一旦自得不待言傳

橋黃老人眞行草書皆登晉人之堂隸則中郎以後罕見其匹草篆造極得三代以上鳥獸草木之形世人未有能辨之者松僑橋黃俱青圭先生別號

右軍帖語多問疾如工部詩無一篇非感傷也若必用名利臺閣話頭亦無須此爲每見文安所臨右軍父子諸書皆自用其法頗覺欺世雖來者未見亦不能前無古人也



袁泰之書純乎少傅家法其論書亦典贍有據古賢于此理甚深微妙若使泛涉傍觀書亦終於弗得

東坡書皆用卧筆其中藏折自具神龍變動不可思議今之講中鋒者置此不觀乎抑以門外漢待之乎或古之名家如此今之名家又如彼乎智者可以思矣

東坡書專以老樸勝不似其人之瀟灑何也

書畫自得法後至造微入妙超出筆墨形迹之外意與神遇不可致思非心手所能形容處正如禪宗向上轉身一路故書稱墨禪而畫列神品

蘇東坡書是學王僧虔而歷代評者謂學徐季海正不知季海乃僧虔衣鉢耳

字與畫各有門庭字可生畫不可不熟字從熟後生畫從熟外熟

陳香泉行書育嬰堂碑記乃康熙四十一年書過于軟媚全無筋骨且更有許多扶棱處不足觀也至四十三年十月公舟過天津余同李二文敷王二舜臣往拜求公書各得手卷一紙遂覺法正而筆力遒勁可觀也乾隆十三日

米元章書一種出塵人所難及但有生熟差不及黃之勻耳

黃山谷書如劍戟構密是其所長瀟散是其所短分開布白指實掌虛此書法入門但布勻而不必于勻耳握筆入節乃大忌也

李大拙先生嘗語子云唐僧智永千文有姪方剛摩四字者便是好極原搨特記之

衡山少從吳文定公游遂學蘇書李范菴見之曰何至隨人步趨因變本色見臨洋州園詩極似端明也



唐中書令河南公褚登善文學忠讜爲貞觀人品第一觀其叩頭諫立武氏置笏殿陛乞歸田里不以禍福死生動其心古之所謂大臣歟回視當時暖姝自悅爲身謀者特狐鼠耳公書法之妙迺其餘事書家泥之瑤臺青瑣管映青春嬋娟美女不勝羅綺蓋狀其富豔之極文皇哀册覽之三歎不已書法絕矣世鮮有知者惟米南宮知之米學褚書最久知之爲最深耳

褚河南書如瑤臺仙子不勝綺靡乃其人以大節著所謂宋廣平鐵石心腸而賦情獨冶豔者歟

褚遂良書字裏金生行間玉潤

顏魯公碑書如其人所謂骨氣剛勁如端人正士凜不可犯也

顏魯公之直接二王出唐人之上蓋以氣格勝姿姿柯不受繩束最是端人正士本色耳

余嘗說晉唐小楷經宋元來千臨百模不惟筆妙銷亡并其形似都失惟唐人碑刻去眞跡僅隔一紙雖剝蝕過半而其存者猶可見古人妙處

松僑老人云董太史書一清嫻外原無大過人處晚年

始學米襄陽徑五寸以上者乃有大合處

張子白論書絕句云質形未化終成稚風度拘牽總失神學古久之方有益一番精進一番新又云法書造妙唯師古果熟因圓自出奇筆到化成生氣動變之無變有誰知又云蠅頭細字不如初靜坐虛窗學草書急就的然出篆隸規模使轉八分餘吳天章詩云學書鐵畫與銀鉤百鍊剛成繞指柔慙媿誠懸正心語金鍼不用遠方求

橋黃老人論書云書法無師授如不由戶而出所貴者不知橋黃老人（橋黃老人御傅山先生又號濁堂老人）



又云不作篆隸雖學書三萬六千日終不到是處味所從來也予以隸須宗漢篆須熟味周秦以上鳥獸草木之形始臻上乘

米海嶽書全學褚遂良哀册稍變其型但過于側險未免有怒張之勢嘗取其意寫蘭亭仍歸平正卻別有風度（見張石松書）

青主云吾學索靖書久雖其梗概亦不得然人並以草草視之不知章稍逸而近分索則精而作篆

王元美云書法六朝不及晉魏宋元不及六朝與唐畫則各自成佛作祖不以時代為限

唐李北海書當時便多法之北海歎曰學我者拙似我者死

米元章云草書不及晉格徒成下品張顛變亂古法驚諸凡夫自有識者懷素少加平澹稍到天成而時代壓之不能高古高閑而下但可懸之酒肆

袁昂云右軍用筆內擫而收斂故森嚴而有法大令用筆外拓而開廓故散朗而多姿

陳香泉云凡墨不足以供揮灑則情意興闌古人謂墨者字之血也此言信然

又云傅青主書學精深無所不有與王孟津較未見其優劣也人見其法度似孟津便云學王覺斯者以此誣山山焉肯受其人孤高絕俗故流傳者少晉中雖可尋購數十年後恐成晨星落月之歎矣壬申七月遯翁醉識（二則均據先生手書錄入）

陳六謙云山書令代之大家也未嘗渡江而南故南人並以章

未之知也惟余與蒲州吳天章深識其精奧處
歐陽永叔云人暇時便當學書非以求藝之精直勝勞心於他事耳
張石松云琴三日不彈手生荊棘書法亦然
趙子昂妙墨亭書法云澄心靜慮端己正容秉筆思生臨池志逸虛拳實腕指齊掌空意在筆前文向思後分明布白勿令偏側墨瀦則傷神彩絕濃必滯鋒毫肥則爲鈍瘦則露骨勿使傷于輭弱不得怒降爲奇調勻點畫上下均平遞相顧揖筋骨精神隨其大小不可頭輕尾重勿令左短右長斜正如人上稱下戥東映西帶氣字融和精神灑落省此微言孰爲不可也（所謂精心中有精心）



又云大抵古人用筆之法略備于此然著緊處政未道著蓋學書有二一曰筆法二曰字形斯二者不可偏廢筆法弗精雖善猶惡字形不妙雖熟猶生學書能解此語始可與語書也（字形即間架筆法是也）
陳香泉論書云趙子昂能集晉唐以來衆家之長以爲長而筆下有北朝碑版遺意人所不識蓋此法非世之摹刻所備故學人不得多見其十三跋尤閒暇賞玩不經意而出者饒有自然之妙若留心書道從此人手覺稍易也
又云文敏用筆出鋒而藏鋒人能知此則自能用筆而自以爲能矣究不明用鋒必如何用乃合也
又云蘭亭是已退筆書因其勢而用之無不如志然須右軍乃能結字終不能結字先當明結字能用筆而不能結字終不能入
又云學書先當識古人用筆之妙貴乎用鋒吾爲此論世之耳食者皆取布尚須料酌
陳香泉題傅青渚惠昭塔碑云舍利碑開超北天精神筆墨尚新鮮孟津王鐸傅山死海內誰知所以然
蘭亭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具別體就中之字有二十許變轉悉異遂無同者及醒後他日更書百千本無如此者（見開帖考）
法書自晉唐以來墨蹟多不可考米海嶽辨閣帖中猶多贋本至石刻如鍾太傅勒石褚登善雙鉤庶幾近之

時揚相治失眞如唐筆寫照面目雖存神氣亡矣鼎革後每見內府所藏法書流落人間者與俗傳石本迥絕因歎良工不易得此帖爲新安徐若水從眞迹摹勒上石鉤盤磔勁黍累無差澀蕤塵土中余購得之公之海內俾後之覽者知古人法書之妙非俗本所能傳余雖不工於書聊識吾好云爾菊窗許寫畢帖



余妒苦應接俗物每逼面書以爲得眞軌知對人作者無二可覩且先有憤悶于中大違心手造適之妙眞正外人那得知也

張旭云寫字要筆法開架骨格態度筆法開架者書法之根本骨格態度者書法之源流書畫要活潑字字取生動小心布置大胆落筆筆假我意妙合天成自然神韻飄逸體用皆合矣此爲精心率意來也

褚遂良云用筆鋒須透過紙此何等筆力大都蒼古多從筆力中來也

董文敏公論行書云自初至末一氣渾成乃爲妙耳然要之活潑心機而後筆機圓轉靜掃心力而後筆力雄健臨池者當自得之耳

趙子昂云臨帖之法欲肆不得肆欲謹不得謹然與其肆也寧謹非善書者莫能知也

雷大簡云聞江聲而書法進此其可與俗人道哉噫江聲之中筆法何從來也

趙文敏公云學書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用筆之意乃爲可貴右軍書蘭亭時是已退筆因其勢而用之無不如志茲其所以神也

王紹宗嘗與人書曰鄙夫書無工者特由水墨之積習耳嘗精心率意遲被此漢說著精心人自解率意誰能知



張石松論書云書法究以中鋒爲主人能于困苦中加意學之久之純熟則藏鋒中之巧妙自然得心應手不求精而自精不求奇而自奇矣

書法集要云一要臨摩古帖二要熟練手筆三要開架自然四要結構相應五要大方嚴整六要前後貫注不

可不知

傅青渚云常臨二王書義之獻之名幾千過不以爲意唯魯公姓名寫時便不覺肅然起敬不知何故亦猶讀三國志於關張事便不知不覺偏向在者裏也又云才展魯公帖卽不敢傾側睥睨者臣子之良知也卽如爭坐位草藁非復垂紳正笏體矣而骨棱嶒略無皆惰如趙宣子朝服假寐時耳山三十年前細細摹臨至今遂對面作夢老矣耄矣又云書家亂壞八法老夫一法也不懂



張旭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劒器而草書大進乃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

鍾司徒書學十二種意意則殊妙實亦多奇書不宗晉則無韻不宗唐則無法韻出於法始可言韻也

唐人如李北海顏魯公褚登善歐陽率更諸公得名者不可悉舉然各家筆法自見各盡其美未嘗同也蓋英雄學識儻偶然相同必竭力改爲斷不肯同所以各成其妙今之學者乃必欲舉天下之人而同之不同則弗

書法偶集一卷吾鄉陳石汀先生著先生名玠字石汀號寬人晚號石汀散人又號拙誠老人以明經終此本假自張君君壽乃君壽手校錄以自藏者後有君壽題跋跋云書內有乾隆三年所記一條又有朱印一方文曰七秩老人以時考之當生於康熙初年是書本隨筆記錄凡一百八條重複訛脫未經編訂茲刪其重複正其訛脫得九十六條鈔讀而梓之復雜去二十三條都存七十三條或采舊說或抒己見皆精要可傳先生書蹟鈔未經見津門詩鈔謂石汀書學得之陳香泉太守近此書所記書主香泉兩家之說最多且書書主頗行章書皆登晉人之堂隸則中郎以後罕見其西嶽造極得三代以上鳥獸草木之形先生推尊書主可謂至矣先生之生去書主未遠見其手蹟必多茲集所載書主各說均不見於霜紅龕集中尤爲可貴癸亥六月後學金鉞記

# 多事秋

儒存

# 明張氏約園開雕

書法自秦漢後始稱專學前人視若小道過矣彼一技藝之工固有俾文苦說近世工書法者如包安吳張源亭皆深致力分隸濂亭書尤波磔雄殺氣臧骨夏霤欲陷所書嚴整閒期待知好於異世其曰善如此慎伯晚作藝舟雙楫究論書法語具甘苦絕爲世重其在清雍乾間則有吾鄉九沙先生分隸偶存之輯采漢以來迄明季論書之百餘家而要以考辨分隸遞敘源流謂魏適以開唐不可以繼漢皆確然可據信豈八分始於秦



人漢猶無此說許氏說文敘班書藝文志稱書體古不及八分文姬古詩書勢高邕父造八分時神授筆法二一曰疾二曰澀此言出漢木爲可信則八分造於中郎也其古有兩王次仲者正與有虞兩河上公同出附會耳至隸混一雜以楷書因字體幾微之別各稱因循轉趨而訛千載下誰敢懸斷乎今世變方異於古欲求如前人覩若小道殆不可得而萬氏此書幸存世面雖經刊行流傳不廣爰更付梓有得此書者從陽冰九生法帖之極歸止分隸之體勢其於書法更必有得也此其宗

刊此書之意也民國二十年八月後學張壽鏞序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明萬經撰經字授一號九沙鄞縣人康熙癸未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是編上卷首作分隸書法次作分隸次論漢唐分隸同異次漢魏碑考下卷爲古今論分隸人名氏始於程邈終於明末馬如玉白鄺露以前書則經所自增於集錄者惟如玉不著載何據歐趙以下皆有論及分隸筆法者經所錄頗詳所自門徑所列漢魏諸碑雖止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百二十種前皆證劔扶北諸家務多詮亦頗精核至云唐以後隸與八分各分爲一體隸即分隸八分爲隸祖明誠已譏之國朝顧炎武金石文字記并漢碑無不以八分目楷爲正書正恐仍蹈歐陽之失其說亦明白可據也

## 九沙萬公神道碑銘



萬曆六年正月二十四日前提督貴陽學使翰林九沙萬公卒於家先是公嘗口占生誥敕詞令其子志衷之文主是公之婦弟錢君申盛謂終不可廢也長君承天屬子序次之余於公爲十世通家子弟少陪杖履又叨同館後進況生平知已之感至深且重其曷敢辭但放之今制墓道之禮五品以上用碑五品以下用碣此固來以來故制莫之易也而館閣諸君自明以來資望最隆五品以上五儀視尚書五品以下其儀視侍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郎而今制重省學臣其儀視督撫稱三院則其得用碑無可疑者故予於公躍然之名特令準五品以上之儀按公諱經字授一別號九沙先世爲鳳陽府定遠縣人明初從龍功臣斌之後斌之子鍾以世襲指揮死王事世襲如爲鸞波衛人鍾子武武弟文相繼襲指揮死王事世所稱四忠者也文四世而爲中府都督同知淮安總兵官以儒將私淑新建之學世所稱鹿園先生者也文二世而爲左府都督僉事福建總兵官卒是爲公曾祖生是爲公祖始喪其世職爲鸞波府鄞縣人居鄞部八子並

百名而殊尤者三人其一爲公撰先生斯選其一爲充宗先生斯大其一爲季野先生斯同公爲充宗先生子初麗閻先生三世舉於杭之西谿及充宗先生開講於杭遂以寧寓定居故公長於杭少隨諸父讀書南街黃于方移讀入書院於郡中明戴山之學公撰先生兄弟最稱高座公劒負侍於席末豫聞格物傳心之教諸父著書滿屋公不假外求耳濡目染已成學海一切世俗之佔畢不得至前此固非下巨小生之所能望也於是受三禮說數十萬言於充宗先生又受三禮說數十萬言春秋說數十萬言於充宗先生又受易說數十萬言於世父正符先生斯選受尚書說數千言於從兄言又受闕佛之說數萬言於公撰先生此其經學也受明史紀傳三百卷及列代史表數十種於季野先生受明史綱目及崇禎長編於從兄言此其史學也而公又即性理之學於應徵士嗣寅求漢宋原委於鄭君谷日參攷通鑑地理鑒釋於閻徵士百詩其專且精也公成康熙癸未進士入翰林是年公高弟今大學士海寧陳公亦正之善心也嗚呼公之立身本末如此而吾讀年譜所載嘵嘵不肯盡及也此非予表而出之其誰更表而出



城方公時以株連之禍被繫莫敢保出之者公奮然送狀西曹遂釋之此其友朋急難之義也歸主山西試事今尚書太原孫公嘉淦從公問學公一見推挹卒成魁儒此其知人也歷視學黔中纂奉梢優九宗五族之中隨分施之此其仁也及報政還京忌者中之遂有通州修城之役此其不因人熱因以取戾者也公之歸也家既罄蕭然如布衣貢所作隸字得錢給朝夕於是增補充宗先生禮記集解又數萬言春秋定哀二公未畢又續纂數萬言少暫取徑見尚書說輯成一編至是又整頓之以成萬氏經學從兄明史舉要未畢續纂二十餘卷又重修季野先生列代紀年以成萬氏史學又輯九沙分隸偶存此其晚年暫逃之目也公雖布衣疏食而見義必爲未嘗少衰舊水張公墓道將記公竭力修之舊水固充宗先生所葬公於上巳重九必爲設祭此其繼志之孝也嘗買山人之巢爲人所得圍以爲其先人之作公聞而正之并訪其南塢埋骨之所此其表章先正之善心也嗚呼公之立身本末如此而吾讀年譜所載嘵嘵不肯盡及也此非予表而出之其誰更表而出

之公年七十有八而其同年戶部侍郎仁和趙公殿最以公應辭科之辟格於部議然公亦本無意出山已而三禮開局宮詹臨川李公又欲薦公使之成其父書予知公必不能就代爲止之顧公之抱恨以卒則予更有大痛者公雖篤老而神明清吉步履康強飲酒尚可數斗猶時時爲人作隸字自去冬家遭大火廬有剩遺充宗先生未刻之書如禮記集解春秋明辨皆燼焉其他祕鈔之本不可數也公於是終日涕洟眠食俱減自以爲負罪先人擬之叔伯之震而馴至大病不可起生於



順治十有六年正月十有三日得年八十有三娶錢氏封安人明山東學使啓忠孫女也子承天選拔貢生山西盂縣知縣承烈舉人四川萬縣知縣承烈尚幼孫六人曾孫三人葬於西谿祖墓之旁公爲人眷容大雅不激不隨尤喜引掖後進其於杭人物色今編修杭君世駿於髫年以爲鄭漁仲之流荒落如予公引爲忘分忘年之契吹噓不啻口出晚年大火之後家無儲石而故人沈峙公之死貧無以殮公爲之徧告於有力者以歸之其古道若此嗚呼老成凋謝杪社黯然又豈僅哭其私而已哉其銘曰

西溪之渚萬樹古梅昔年從公秦亭徘徊今年哭公古梅同哀鄒施秦許牛已蒿萊皆西谿耆宿也先塋八葉世澤未衰暗香疏影舊德所培

# 序一

翰墨之道雖微非精其術者不能言亦不足以傳信若蔡中郎之八勢鍾太傅之十二意至於今學士大夫不能增損一字蓋其用功也深故以效也遠固非稍涉其藩籬而輒能不朽者也至乃右軍之學筆法再傳季海之家聲名三葉一門師授奕世同光又古今不可必得之數其中隱顯絕續之機往往有默司其柄者非復人力所能與焉甫東九沙萬先生胚胎家學於讀書效古而外復覃精於分隸之書余童年即嘗奉其零縑斷





楮爲家藏珍祕及來守濟南乃得與先生文孫幽初共事一方一日出先生所輯分隸偶存見示公餘披讀再三信先生之精於斯藝能薈萃成書以嘉惠後學無異中郎太傅之用心而幽初復能闡揚其事請諸棗梨以公同好抑亦何愧王徐之子孫乎因念先君子昔日亦酷嗜作隸每得漢人一碑臨摹不數百徧不輟持論以尤和爲宗下此者弗尚也余不能仰繼先人餘業讀幽初所刻之書而益滋內愧且以歎立言傳信之難而世濟其美如先生之家者爲不多見也爰爲之序乾隆辛卯長至日吳江後學陸燿書於濟南郡署

甬東萬氏始自定遠徙鄞世以武職顯往往以名諸生起爲大將至明末履安先生與黃梨洲諸人同學于山陰劉忠端以理學經術顯甬上自象山四大弟子而後儒風至今不墜首履安先生爲之振興也家學相承其子充宗季野兩先生一以經而兼史一以史而兼經天下知與不知皆謂甬上萬氏爲學海經神也然皆以隱逸高尚自命至九沙太史始爲玉堂金馬之客與兄貞一先生又以學問相切劘所刻辨志堂五經已流布宇內久爲科舉家所共習矣又以其餘緒工於漢隸雄視江南復恐隸法之不傳也乃爲分隸偶存一書凡分隸之源流碑版之存逸用筆之工拙諸家之短長無不臚列而存之蓋取書斷書譜隸釋金石諸家合而爲一雖曰偶存實集其大成也初藏于家太史孫臨清州使君邪初始刻之囑余爲序其書得以流布爲功不小然家藏先世舊作極富如經學五書已重付剞劂氏聞尚有季野先生河渠考石經考史表羣書疑辨諸書若能一旦盡以付梓正如商鼎周彝之重出於人間不亦天壤之快事哉余于使君有厚望也乾隆壬辰秋九月桂林書巢甫胡德琳謹序



分隸偶存序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 序三

余年未及弱冠嘗就學邨程叟學作漢人隸書郎知仰止先生其時無受教地未敢瞻謁家藏諸書全碑善本甕牖摹之下頗於眞書有裨歲庚午金壇于大農視學浙水授余山東全省隸帖甲戌計偕京師得交濟南名士朱青閣授余學隸書歌顧以多好無成故步屢失後因移家京邸盡棄所藏金石之文茲來歷下值先生文孫翮初以異能調首邑令季嗣近蓬亦在署近蓬爲余叔祖子淳公及門風騷翰墨克纘家聲示余先生手輯



分隸偶存一編余開卷極爲心賞繙閱甫終不禁廢書而歎久之緣編中所論書法雪邨叟嘗爲余言宛如先生之面命也所著漢魏碑考耐圃師嘗於余贈又不啻先生之留遺也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少之所慕今得恣觀時移事異感慨係之爰附私淑之義誌數語於編末先生弱息周夫人擘窠手蹟余與雪舫遊得寓目其爲余內子書大小幅素及扇頭細字藏於家乾隆己丑重陽前二日書於濟南趵突同里後學施養浩

分隸偶存目錄
卷上
作書法
作分隸書法
論分隸
論隸分楷所緣起
論漢唐分隸同異
漢魏碑考
卷下
古今分隸人姓氏

作書法

一生筆純尾爲心軟而復健　二生紙新出饒筋滑潤易書即受其墨若久露風日枯燥難用　三生硯用則貯水畢則乾之司馬云硯石不可浸潤　四生水義在新汲不可久停停不堪用　五生墨隨要旋研凌利墨光爲上研玄則泥鈍也　六生手適擱執勞惋則無準　七生神凝神靜思不可煩躁　八生日寢息適簡光朗分明　九生氣天氣清朗人心舒悅乃可書書也



筆要取崇山絕仞中兎毛八九月收之其筆頭長一寸管長五寸鋒齊腰強者其硯取煎溜新石潤澤相兼淳津耀墨者其墨取廬山之松煙代郡之鹿膠十年以上強如石者爲之紙取東陽魚卵虛柔滑淨者



大人筆　神圖

筆字一寸蹲七蹲提五蹲畫一分以是爲率清勁遒減三蹲初學提活蹲輕則肉圓老成提緊蹲重則肉癟



趙如萬歲枯藤邐迤也李海筆趙在篆中力出字外用此也　紙強弱有分筆力臨時斟酌之水太漬則肉散太燥則肉枯乾研墨則濕點筆濕研墨則乾點筆墨太濃則肉澀麤則多累積則不勻　磨墨之法重按輕推遠行近折　硯池寬面細每夕一洗則水墨調勻血肉得所端石惟取細潤停水歙石惟取縝發墨兼之斯爲貨矣　凡磨墨不得用硯池水令墨滯筆泣須以水滴汲新水臨時斟酌之　凡書不得以磨墨令手顫筋骨木強是大忌也　初學須用佳紙令後不怯須古人晨起必濃磨墨汁滿硯池以供一日之用用不盡則棄去來蚤再作故硯池必大而深冥草篆隸皆用濃墨至行草過筆處雖如絲髮其墨亦濃　宋趙希鵠洞天清錄



用惡筆令後不擇筆　元陳繹曾翰林要訣

夫欲書者先研乾墨凝神靜思預想字形大小假仰平直振動令筋脈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　晉王羲之題筆陣圖後

書者散也欲書先散懷抱任情恣性然後書之若迫於事雖中山兎毫不能佳也夫書先默坐靜思隨意所適言不出口氣不盈息沈密神彩如對至尊則無不

善矣

夫欲書之時當收視反聽絶慮凝神心正氣和則契於玄妙心神不正字則敧斜志氣不和書必顛覆其道也　大抵腕豎則鋒正鋒正則四面勢全次實指實則筋力均平次虛掌掌虛則運用便易唐太宗筆法訣

第一執筆法　撮撮大指骨上節下端用力欲直如提千鈞　捺捺食指著中節旁此上二指同主力　鉤鉤中指著指外爪肉際揭筆指尖鉤筆令向下　揭揭名指著指外爪肉際揭筆令向下　送送小指引名指過右　送小指送名指過左此上二指主來往



令向上　抵名指揭筆中指名指尖圓活易轉指拒定此上二指主轉運　導小指引名指過右　送小指送名指過左此上二指主來往

右右撥鐙法撥者筆管著出動也鐙即馬鐙筆管直則虎口開如馬鐙也足踏馬鐙淺則易出入手執筆管淺則易轉動也

第二血法　蹲七分三折管直心圓　駐七分力到水下　捺九分力滿　提三分大指下節骨連水下　捺九分力滿

過十分疾過　搶各有分數圓蹲直搶偏蹲倒搶出

鋒空搶　劒三分三搖筆殺力

字生於墨墨生於水水者字之血也筆尖受水一點已枯矣水墨皆藏於副毫之內蹲之則水聚提之則水皆入紙矣捺以勾之搶以殺之補之劒以圓之過貫乎疾如飛鳥驚蛇力到自然不可少凝滯仍不得重改按前第四條蹲提捺即此意　陳繹曾翰林要訣

凡執管須識淺去紙淺　深去紙深　長筆頭長以短筆頭短以去紙深也短去紙淺也　眞書之管其長不過四寸有奇須以三寸居于指掌之上只留一寸二分著紙蓋去紙遠則浮泛虛薄去紙近則搵鋒是好處　勢重若中品書把筆略起大書更起草訣云須執管去紙三寸一分當明字之大小爲淺深也

執管之法須置管於大指中節之前不得當節以礙其運動須要居於動靜之際書法所云招大指者大約則騰躍頓挫生意出焉若當節則掌不得自由轉動必礙凡迴旋處多成稜角筆死矣安望字之生動乎　略略以食指實其中指兼助爲力指自然實世俗多以單指苞之單鉤則肘臂著紙力不足而無神氣便有拘局而不放浪的意自必以雙指苞管蓋

撮中指而斂食指以助之者也惟云要齊又不必十分牽之使齊亦要有自在意思方得正所謂雙苞而實指者夫雙苞則堅堅則擊打勁利齊指則實實則筋力均平又以名指拒前三指所執之管更以小指拒前名指雖用大中食三指著令掌心虛如握卵拳指塞掌使能絕其力勢拳指須虛則運用便易轉側圓順把腕來平平挺起凡下筆點畫波磔加曲須皆盡一身之力而送之古人貴懸腕者以可盡力耳大小字皆用無氣力輕重便當失準蓋腕能挺起則覺其豎豎則鋒必正鋒正則四面勢全也執之雖豎又不可令其太緊使我轉運不得自由大凡執緊必指節前微口而側向于前矣又須執之使覺急得大宜不可一味緊執蓋執之愈緊則愈滯于用故耳大





要執之雖緊運之須活不可以指運筆當以腕運筆故孫過庭道以藏鋒爲主若不澀則險勁之氣無由而生至于太輕不沈則成浮滑浮滑則俗明徐渭論執管法按此實本之唐韓方于重穩用必在于輕便然而輕則須沈便則須澀其明授筆要訣

執筆之法謂之執使者執謂執筆使謂運用故孫過庭有執使轉用之法姜夔章云執謂淺深長短使謂緩急輕重橫牽掣轉謂鉤環盤紆用謂點畫向背明張紳論執筆法



夫書肇於自然自然既立陰陽生焉陰陽既生形勢出焉形勢之外神彩煥焉神彩之麗故曰勢矣藏頭護尾力在字中下筆用力肌膚之麗故曰勢來不可止勢去不可遏惟筆軟則奇怪生焉凡落筆結字上皆覆下下以承上使其形勢遞相映帶無使勢背轉筆宜左右回顧無使節目孤露藏鋒點畫出入之迹欲左先右至回左亦爾藏頭圓筆屬紙令筆心常在點畫中行護尾畫點勢證用力收之疾勢出於咻嗥之中又在豎筆緊趯之內掠筆在於越鋒峻趯用之澀勢在於緊駃戰行之若書弱紙用強筆若書強紙用弱筆強弱不等則蹉跌不入凡書貴乎沈靜令意在筆前字居心後未作之始結思成矣仍下筆不欲急故須遲何也筆是將軍故須遲重心欲急不宜遲何也心是箭鋒箭不欲遲遲則中物不入每書欲十遲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方可謂書若直筆急率裹此暫視似書人味無力仍須用筆蓄墨不過三分不得深按毫弱無力墨用松節同研久久不動彌佳矣王羲之

先識此字書則得之素與相忘必難描摹臨書最有功
以其可得精神也字形在紙筆法在手筆意在心筆
筆生意分間布白小心布置大膽落筆 翰林 梓言
捉筆在手便須運意不可妄落一筆一筆纔落便想第
二筆合作如何下 同上
欲作署書先想一字體裁得所然後拈筆落中筆時即
作全體想落左筆意在右落右筆意在左上下同之 明趙宧光論書
法成之後字體各有宜東一字宜兩字兩字宜三字如



此宜一行一行宜兩行兩行宜三行如此錯一紙凡 唐張敬元論書
此皆學者所當知也
初學先大書不得從小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
肉多骨微肉者謂之筋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豬多
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 衛夫人筆陣圖
用筆當如印印泥如錐畫沙使其藏鋒書乃沈著當其
用筆欲遲過紙背 唐張旭論書
書必有神氣骨肉血五者備一不爲成書也 宋姚鉉論書
字要骨格肉須裹筋筋須藏肉秀潤乃生布置穩不俗



險不怪老不枯潤不肥變態貴形不貴苦苦生怒怒
生怪貴形不貴作作大書書大俗皆字病也 宋米芾論書
學書有二一曰筆法二曰字形筆法弗精雖善猶惡字
形弗妙雖熟猶生學者能解此始可以語書也已 趙孟頫論書
心能轉腕手能轉筆書字便如人意古人工書無他異
但能用筆耳 宋黃庭堅論書
張長史謂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誰內直論大字貴
結密不結密則皴散而無精神偏旁宜宇宇相照應



一字之美皆偏旁湊成分拆看時各自成一美始爲
大字之誥誥者矣小字貴開闊字內間架宜明整開
闊一如大字體段諸美皆具也 唐明皇寶敬字
凡書要抽多於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婦妝梳百種點
級終無烈婦態也 黃庭堅論書
學書要須胸中有道義文質之以聖哲之學書乃可貴
若其靈府無程政使筆墨不減元常逸少只是俗人
耳余嘗言士大夫處世可以百爲惟不可俗俗便不
可醫也 同上

字畫小技耳然而不精研則心與法不相入何由通微
不積習則手與心不相應何由造妙師法須高骨力
須重已識其源雖師心而暗合強摹其迹雖肖貌而
一時而書有乖有合合則流媚乖則凋疏略言其由各
有其五神怡務閒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時和氣
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
體留一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
墨不稱四乖也情怠手闌五乖也乖合之際優劣互
差得時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若五乖同萃思遐
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筆暢勢　臣父造八分時神授筆



作分隸書法
後漢蔡琰述石室神授筆勢
法曰書有二法一曰澀得疾澀二法書妙盡
矣
晉衛夫人筆陣圖　凶險可畏如八分
晉王羲之題筆陣圖後　八分更有一波謂之隼尾波
即鍾公泰山銘及魏文帝受禪碑中已有此體夫書





先須引八分章草入隸字偏書中發人意氣若直取
俗字則不能先發予少學衛夫人將謂大能及渡江
北游名山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下見鍾繇梁鵠
書又之洛下見蔡邕石經三體書又於從兄洽處見
張昶華岳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耳遂改本
師仍於眾碑學習焉
唐張懷瓘六體書論　八分者點畫發動體骨雄異作
威投戟騰氣揚波貴逸尚奇探靈索妙可謂蔡邕爲
祖張昶皇象爲子鍾繇索靖爲孫
張懷瓘評書藥石論　含識之物皆欲骨肉相稱神貌
灑然若筋骨不任其脂肉在馬爲駑駘在人爲肉疾
在書爲墨豬推其病狀未即已也非醫不能爲之惟
題署及八分則肥密可也
元吾衍三十五舉　隸書人謂宜匾殊不知妙在不匾
挑拔平硬如折刀頭方是漢隸書體括云方勁古拙
元劉有定論書　篆直分側直筆圓側筆方用法有異
斬釘截鐵備矣隸法頗深具其大略
而執筆初無異也其所以異者不過逆筆用鋒之差

變耳盡用筆直下則鋒常在中欲側筆則微倒其鋒而書體自然方矣古人學書皆用直筆王次仲等造八分始側法也

明豐道生學書法　學書須先楷法作字必先大字八歲卽學大字以顏爲法十餘歲乃習中楷以歐爲法中楷既熟然後斂爲小楷以鍾王爲法楷書既成乃縱爲行書行書既成乃縱爲草書學草書者先習章草知偏旁來歷然後變化爲草聖凡行草必先小而後大欲其專法二王不可踰放也學篆者亦必由楷八之淵源教俗士之升木於書家爲患最深夫篆之失矣彼觀鐘彝文識漢世之碑王索遺跡寧不少損乎此可爲知者道

論隸分楷所繇起

許愼說文序云秦書八體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漢書六體古文奇字篆書也秦滅古文篆隸三體是漢以前並無楷與八分之名也晉衛恆四體書勢乃云隸書者篆之捷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楷法始見於此是卽



書正鋒旣熟則易爲力學八分者先學篆篆旣熟方學八分乃有古意　董子至十四十五歲當學八分其法先大而後小當法唐明皇泰山碑銘書本不古故錄之北海相景君碑洪都石經堂邑令費鳳碑陰

論分隸

唐張懷瓘十體書斷　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贊曰僊客遺範靈姿秀出翥衍揚波金相玉質龍騰虎踞兮勢非一交戟橫戈兮氣雄逸楷之爲妙兮備華實

指隸爲楷後魏江式書表云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爲古今雜形詔于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又不別云作隸而後世所傳蔡邕石經俱是隸字非即指隸爲楷乎八分則始見于蔡文姬石室書勢唐元度唐人十體書論亦云王次仲始作八分楷法謂有楷法也是又指八分爲楷蓋楷者法也式也模也禮儒行云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次仲分隸可以爲後世楷式故或以名隸或以名分非如今世別有楷一種也至後則直以楷名隸然隸之與今楷書實屬同原余嘗謂李斯小篆如所傳嶧山碑整齊莊重筆畫調勻與今楷固自迥絕程邈減省爲隸則圓爲便捷約略如今楷書而無波偃挑剔等勢行衍謂若漢款識字是也觀淳化法帖中載邈數十字雖出王著臨摹然太宗雅志摻羅所傳邈書必係歷代內府流貽非書以意爲之者自古推邈爲隸書之祖並不言其作楷而止存此數十字足見楷與隸原無分別也至漢始有波偃挑剔今所傳石刻班班可見然如北海景君衡方魯峻張遷武榮等碑微作挑法而方板遒重猶存古意韓勅孔宙孔龢孔褒曹全等則姿媚橫逸巨細長短惟意所適直開今楷書法門矣流傳既久漸失其本自魏及晉鍾王以降專務姿媚以悅人妍巧萬狀見者無不愛于是楷法興而所謂古隸者乃若自成一體矣間有作碑刻者猶循其舊作楷而別以八分爲隸眞觀元年詔五品以上子弟隸館習書出唐書百官志唐五體書古文大篆小篆八分隸書張懷瓘十體書斷古文大篆籀文小篆八分隸書六典注原指隸言趙明誠云東魏大覺寺碑韓毅自題爲隸書蓋今楷書也至唐則直以隸爲楷而已衛恒云始作楷法而方板遒重猶存古意韓勅孔宙孔龢孔褒曹全等碑微



書論云隸書者字皆眞正曰眞書　行書章草飛白草書唐元度十體書古文大篆八分小篆飛白倒薤散隸懸針鳥書垂露俱分八分與隸爲二是皆以隸爲楷而以八分爲古隸也觀淳化法帖中載邈數十字雖出王著臨摹然太宗雅志摻羅所傳邈書必係歷代內府流貽非書以意爲之者自古推邈爲隸書之祖並不言其作楷而止存此數十字足見楷與隸原無分別也至漢始有波偃挑剔今所傳石刻班班可見然如北海景君衡方魯峻張遷武榮等碑微作挑法而方板遒重猶存古意韓勅孔宙孔龢孔褒曹全等則姿媚橫逸巨細長短惟意所適直開今楷書法門矣流傳既久漸失其本自魏及晉鍾王以降專務姿媚以悅人妍巧萬狀見者無不愛于是楷法興而所謂古隸者乃若自成一體矣間有作碑刻者猶循其舊作楷而別以八分爲隸眞觀元年詔五品以上子弟隸館習書出唐書百官志唐五體書古文大篆小篆八分隸書出唐書張懷瓘十體書斷古文大篆籀文小篆八分隸書六典注原指隸言趙明誠云東魏大覺寺碑韓毅自題爲隸書蓋今楷書也至唐則直以隸爲楷而已衛恒云始作楷法而方板遒重猶存古意韓勅孔宙孔龢孔褒曹全等則姿媚橫逸巨細長短惟意所適直開今楷書法門矣流傳既久漸失其本自魏及晉鍾王以降專務姿媚以悅人妍巧萬狀見者無不愛于是楷法興而所謂古隸者乃若自成一體矣間有作碑刻者猶循其舊作楷而別以八分爲隸眞觀元年詔五品以上子弟隸館習書出唐書百官志唐五體書古文大篆小篆八分隸書六典注原指隸言趙明誠云東魏大覺寺碑韓毅自題爲隸書蓋今楷書也至唐則直以隸爲楷而已衛恒云始作楷法而方板遒重猶存古意韓勅孔宙孔龢孔褒曹全等碑微作挑法而方板遒重猶存古意韓勅孔宙孔龢孔褒曹全等則姿媚橫逸巨細長短惟意所適直開今楷書法門矣流傳既久漸失其本自魏及晉鍾王以降專務姿媚以悅人妍巧萬狀見者無不愛于是楷法興而所謂古隸者乃若自成一體矣間有作碑刻者猶循其舊作楷而別以八分爲隸眞觀元年詔五品以上子弟隸館習書出唐書百官志唐五體書古文大篆小篆八分隸書六典注原指隸言趙明誠云東魏大覺寺碑韓毅自題爲隸書蓋今楷書也至唐則直以隸爲楷而已衛恒云始作楷

其體雖五其流惟三篆則統科斗五筋垂露蝌蚪大小之屬隸則統乎魏獻鍾庾歐虞顏柳眞草之輩八分則酌乎篆隸之間是宋亦以隸名楷也觀夢英篆千文袁正己以楷注其下而自題爲隸書可證已要而論之唐以前隸楷合爲一唐以後隸（即今楷書）與八分（即古隸書）分爲二宋亦因之故趙明誠有歐陽公誤以八分爲隸之譏也



余謂凡後漢魏晉間碑不妨仍其名爲隸而唐以後之碑斷宜名爲八分而不得仍名爲隸近顧寧人金石文字記并漢碑無不名爲八分而以楷爲正書以別之正恐仍蹈歐陽公之失耳

## 論漢唐分隸同異

八分之說不一割隸八分取二分割篆二分取八分此世傳蔡琰之語也然不見琰本傳及他記載恐不足據王愔云王次仲始以古文方廣少波勢以隸字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楷模張懷瓘駁之曰若驗方廣則篆籀有之變古爲方不知其謂郭忠恕云書有八體蔡邕以隸作八分體蓋八體之後又生此法謂之八分更屬牽強張懷瓘云楷隸初制大範幾同蓋其歲深漸若八字勢有偃波之說



余謂此爲近是至八分二字秦漢言書法者俱未之及亦惟世傳蔡琰述石室神授筆勢有云臣父造八分時神授筆法八分始見於此繼此晉成公綏（武帝泰始時人）隸書體云八分蠶法殊好異制劉劭（成帝咸康時人）飛白書勢云鳥魚龍蛇龜獸仙人蛟腳偃波楷隸八分而衛夫人筆陣圖則云凶險可畏如八分王逸少題筆陣圖後亦云八分更有一波謂之隼尾波又云先須引八分章草入隸字（此即指楷中發八意思）又云或如散隸或近八分或橫畫



似八分而發如篆籀自後言八分者紛紛而卒未有以之故總名之爲隸至唐則歐虞褚薛書特盛於是名楷書爲隸書古隸爲八分且以八分爲五體之一而隸與八分截然分而爲二矣于是目漢碑者則仍曰漢隸目唐碑者則仍曰八分又似漢唐遞不相襲矣其實漢隸即唐八分唐八分即漢隸初無二也今觀唐所傳明皇泰山孝經與梁昇卿（史惟則蔡有鄰韓擇木諸石刻何嘗去漢碑逕庭平特漢多拙樸唐則日趨光潤漢多錯雜唐則專

取整齊漢多簡便如眞書唐則偏增筆畫爲變體神情氣韻之間迥不相同耳至其面貌格圖優孟衣冠也乃後人妄生議論必欲分而爲二宜和書譜謂唐變方廣作波勢夫唐何嘗不方漢何嘗無波勢耶鄭忠恕謂蔡邕以隸作八分體是又以隸在八分先矣乃又云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是又以隸在八分後豈不自相矛盾乎洪适則謂東漢時分隸已兼有之今漢碑具在試問何碑爲隸何碑爲分适將何從措詞也吾衍字源七辨則分秦隸八分漢隸爲三且云秦隸八分諸碑爲漢隸是已又云與秦隸同名其實則異又謂之八分支離遷就毫無定見矣陶宗儀謂建初中以隸爲楷本一書而二名鍾王變體皆隸始別是已乃譏唐以降古法盡廢指八分爲隸者之非夫指八分爲隸猶從其本言之耳何可非乎歐陽公集古錄只有隸分唐有分楷不知何所見而遑此臆說也

漢魏碑考

前代金石遺文每足補史家之闕昔人跋語已詳茲不贅

誠洪景伯楊用修都元敬趙子函王元美辨之詳矣

未有論及書法者余頗嗜分隸以少所涉歷搜羅狹陋祇就時時觀覽者稍爲評騭示之同好或有取焉其但經目覩而不爲我有概不及云

## 漢北海相景君碑 并陰 順帝漢安二年八月

碑今在濟寧州儒學余所存漢碑始於此額題篆漢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銘十二字分二行文十七行行三十二字中有孔在第八字下孔處三行各廢兩字第一明府及亂曰俱另起字體頗長暨筆微近今柳葉篆不盡作鉤趯隸釋本文闕二十七字余本又闕三十二字然頗有文義可讀趙子函謂殘闕不成文何耶獨額曰銘辭曰誄弁州議其未安良是

碑陰凡三列第三列姓名下又云行三年服者凡八十七人末兩行四言詞十八句敘立碑意字視碑文差小更遒勁有致　碑文鴈皇鴈字即鴈字觀下文低佪低字作徊可見隸釋作鴈非又孝子惸惸慔慔字書無宜參增輔輔字隸釋謂借作拂取輔拂弼義字書亦無俱

應補入　漢碑多有孔文字記論之甚詳不復贅

漢置孔廟卒史孔龢碑　桓帝永興元年六月

碑今在孔廟無額文十八行行四十字第八行制曰高出一字下空數字書司徒公河南十二字第九行維陽宮下空數字書司空公蜀郡十二字文俱與上不屬劉太乙云因有空故勒於此是也楊用修都元敬錄全文而俱遺此豈未見搨本耶考史元嘉三年五月改元永興文兩書元嘉三年三月一書永興元年六月實一年事也字特雄偉如冠裳佩玉令人起敬近鄭簠每喜臨之



漢韓勅造孔廟禮器碑　并陰　桓帝永壽二年

碑今在孔廟無額文十三行行三十六字第八行題字高出一字隸辨作第三行誤末記孫君名字下接率錢姓氏八人文有云復顏氏并官氏邑中繇發以尊孔心繇與徭同繇發連讀隸辨以發屬下句亦非字邁處極豐而筆畫頗細與卒史迥殊子西謂其無二宜太乙之識之也　隸釋云碑陰一六十有二人今俱全

漢郎中鄭固碑　桓帝延熹元年

碑今在濟寧州儒學額題篆漢故郎中鄭君之碑八字分二行中有孔文十五行行二十九字碑已中斷今所存上截十九字闕下截十字太乙謂上截十八字誤筆法堅勁道緊惜剝蝕已甚此碑諸家不見有陰太乙誤以北海景君碑移之於此惜不及致書令弟嘯雲一正之也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　桓帝延熹七年

碑今在孔廟額題篆有漢泰山都尉孔君之碑十字文十四行行二十八字首行題云有漢泰山都尉孔君之銘隸釋云凡漢碑有額者首行即入詞無額者或題其前已篆其上復標其端惟此碑爾字較諸碑特巨規矩整齊一筆不苟而姿態御自橫溢有卒史之雄健而去其板重化韓勅之方幅而有其清眞實超前絕後第一手也厥後曹全孔龢俱從此脫胎耳碑陰全無之

漢衞尉卿衡方碑　靈帝建寧元年九月

碑今在汶上縣額題八分漢故衞尉卿衡府君之碑十字分二行字凸起額下有孔文二十三行行三十六字字巨如孔宙而筆畫麤硬轉掉重濁則石理太粗刻手

不工之故耳細玩之其道勁靈秀之致固在也至修階
貢名等字豎皆連上他碑所無尷尬癃癈俱從广亦無
謂

漢執金吾丞武榮碑

碑今在濟寧州儒學額題八分漢故執金吾丞武君之
碑十字分二行凸起字極秀遒可愛文十行行三十一
字漫漶殊甚隸釋已闕十九字今本又闕八十字故文
義多不可讀字亦拘迫不甚工遒額遠甚　文不載年
月中有云遭孝桓憂悲慟疾隕當在建寧之初故列于
此

漢史晨饗孔廟前後兩碑　靈帝建寧二年

碑今俱在孔廟無額前碑文十七行行三十六字兩尚
書及朝廷並別起時副言云云在尚書下隔三字昔在
仲尼又別起　後碑十四行行三十五字時長史及史
君饗後史君念孔瀆又勑瀆井假夫子冢五處皆別起
自史君饗後至末字較前差巨蓋補垣通溝立市種梓
置守吏乃次第舉行非一時事故前後不同然皆一人
手也兩碑字修飭緊密矩度森然如程不識之師步伍
整齊凜不可犯其品格當在卒史韓勑之右

漢淳于長夏承碑　靈帝建寧三年

此碑據都元敬所得雙鉤舊本已闕四十五字則眞本
不傳久矣余所收文字頗全勤約作勤紹其爲重刻無
疑但不知卽元敬所疑後人僞作者耶抑并非此本而
爲嘉靖時重刻漳川書院者耶文十三行行三十字每
字週圍約寸七八分雖傳刻失眞然氣體雄偉不落俙
巧家數其轉灣處作住筆另起如也先已之類實掀見
也

漢博陵太守孔彪碑　靈帝建寧四年

碑今在曲阜縣額題篆漢故博陵太守孔府君碑十字
分二行文十八行行四十五字格式稀疏字特小秀潤
清遒楚楚可愛且純以楷法運用微作波磔所謂劍拔
弩張者一切無之矣余閱孔宙及宙子褒并此三碑俱
精妙殊絕意當時崇重闕里子姓非能手不輕下筆卽
竹垞亦謂絕類曹全筆法信然彪名字今尚可見歐公
先今六百餘年乃云磨滅不可得或後人因模糊太甚
略加修治耳

漢李翕析里橋郙閣頌　靈帝建寧五年

碑今在漢中略陽縣據隸釋云李君治武都橋道前後三處磨崖此析里橋郙閣頌隸額別有數行刻書撰人及石師姓名余所存無額及後數行止存文十九行行二十七字太守及頌與詩別起自第九行上截衡官椽衡字斜缺至末或二三四五六字不等洪本原闕四十二字今更闕一十字矣字樣仿佛夏承而險怪特甚相其下筆龐鈍酷似村學堂五六歲小兒描硃所作而仔細把玩一種古樸不求討好之致自在行間蓋磨崖則





書刻俱倍難於上石耳丙戌官都門從孫樹峯前輩借觀乃宛平北海孫氏藏本同年劉太乙以爲不足法余謂茅茨土階固不若雕牆峻宇之奪目久矣

漢司隸校尉魯峻碑　靈帝熹平二年

碑今在濟寧州儒學額題八分漢故司隸校尉忠惠父魯君碑十二字字體古樸行行三十五字隸釋以其字不類漢人疑爲重刻但碑末有燕元璽三年題名元璽去光和百七十餘年中間未必重刻若元璽以後人又必不肯并題名字摹之也

漢白石神君碑　靈帝光和六年

碑今在元氏縣額題篆白石神君碑五字凸起文十四行行三十五字隸釋以其字不類漢人疑爲重刻但碑末列名統閱前後諸碑如此類頗多不必苛求耳　碑末列石師王明與郡閻頌同即後世勒刊石姓氏例也何太

漢李翕析里橋郙閣頌　靈帝建寧五年

碑今在漢中略陽縣據隸釋云李君治武都橋道前後三處磨崖此析里橋郙閣頌隸額別有數行刻書撰人及石師姓名余所存無額及後數行止存文十九行行二十七字太守及頌與詩別起自第九行上截衡官椽衡字斜缺至末或二三四五六字不等洪本原闕四十二字今更闕一十字矣字樣仿佛夏承而險怪特甚相其下筆龐鈍酷似村學堂五六歲小兒描硃所作而仔細把玩一種古樸不求討好之致自在行間蓋磨崖則





書刻俱倍難於上石耳丙戌官都門從孫樹峯前輩借觀乃宛平北海孫氏藏本同年劉太乙以爲不足法余謂茅茨土階固不若雕牆峻宇之奪目久矣

漢司隸校尉魯峻碑　靈帝熹平二年

碑今在濟寧州儒學額題八分漢故司隸校尉忠惠父魯君碑十二字字體古樸行行三十五字隸釋以其字不類漢人疑爲重刻但碑末有燕元璽三年題名元璽去光和百七十餘年中間未必重刻若元璽以後人又必不肯并題名字摹之也

漢白石神君碑　靈帝光和六年

碑今在元氏縣額題篆白石神君碑五字凸起文十四行行三十五字隸釋以其字不類漢人疑爲重刻但碑末列名統閱前後諸碑如此類頗多不必苛求耳　碑末列石師王明與郡閻頌同即後世勒刊石姓氏例也何太

漢李翕析里橋郙閣頌　靈帝建寧五年

碑今在漢中略陽縣據隸釋云李君治武都橋道前後三處磨崖此析里橋郙閣頌隸額別有數行刻書撰人及石師姓名余所存無額及後數行止存文十九行行二十七字太守及頌與詩別起自第九行上截衡官椽衡字斜缺至末或二三四五六字不等洪本原闕四十二字今更闕一十字矣字樣仿佛夏承而險怪特甚相其下筆龐鈍酷似村學堂五六歲小兒描硃所作而仔細把玩一種古樸不求討好之致自在行間蓋磨崖則





書刻俱倍難於上石耳丙戌官都門從孫樹峯前輩借觀乃宛平北海孫氏藏本同年劉太乙以爲不足法余謂茅茨土階固不若雕牆峻宇之奪目久矣

漢司隸校尉魯峻碑　靈帝熹平二年

碑今在濟寧州儒學額題八分漢故司隸校尉忠惠父魯君碑十二字字體古樸行行三十五字隸釋以其字不類漢人疑爲重刻但碑末有燕元璽三年題名元璽去光和百七十餘年中間未必重刻若元璽以後人又必不肯并題名字摹之也

漢白石神君碑　靈帝光和六年

碑今在元氏縣額題篆白石神君碑五字凸起文十四行行三十五字隸釋以其字不類漢人疑爲重刻但碑末列名統閱前後諸碑如此類頗多不必苛求耳　碑末列石師王明與郡閻頌同即後世勒刊石姓氏例也何太

漢李翕析里橋郙閣頌　靈帝建寧五年

碑今在漢中略陽縣據隸釋云李君治武都橋道前後三處磨崖此析里橋郙閣頌隸額別有數行刻書撰人及石師姓名余所存無額及後數行止存文十九行行二十七字太守及頌與詩別起自第九行上截衡官椽衡字斜缺至末或二三四五六字不等洪本原闕四十二字今更闕一十字矣字樣仿佛夏承而險怪特甚相其下筆龐鈍酷似村學堂五六歲小兒描硃所作而仔細把玩一種古樸不求討好之致自在行間蓋磨崖則





書刻俱倍難於上石耳丙戌官都門從孫樹峯前輩借觀乃宛平北海孫氏藏本同年劉太乙以爲不足法余謂茅茨土階固不若雕牆峻宇之奪目久矣

漢司隸校尉魯峻碑　靈帝熹平二年

碑今在濟寧州儒學額題八分漢故司隸校尉忠惠父魯君碑十二字字體古樸行行三十五字隸釋以其字不類漢人疑爲重刻但碑末有燕元璽三年題名元璽去光和百七十餘年中間未必重刻若元璽以後人又必不肯并題名字摹之也

漢白石神君碑　靈帝光和六年

碑今在元氏縣額題篆白石神君碑五字凸起文十四行行三十五字隸釋以其字不類漢人疑爲重刻但碑末列名統閱前後諸碑如此類頗多不必苛求耳　碑末列石師王明與郡閻頌同即後世勒刊石姓氏例也何太

乙云不曉石師所謂耶

漢郃陽令曹全碑并陰　靈帝中平二年

碑今在郃陽縣萬曆中掘地得之無額文十九行行四十五字書法秀美飛動不束縛不馳驟洵神品也且出土不久用筆起止鋒鋩纖毫畢露虛心諦觀漸漬久之一切癡肥方板之病自可盡去矣何患字學之不日進哉文敘次詳贍清朗可誦較諸碑亦爲傑出太乙以夷齊史魚等語不倫譏之過矣碑陰字差小亦可愛每一繙閱實不厭字眼之重複也惜此本末一行爲裝潢家





失去　竹垞康熙庚戌跋此碑謂漢碑之存於今者莫或過焉後二年從京師購之碑已中斷完好者且漶漫矣今又去竹垞時甲子一週宜漶漫之日甚也

漢蕩陰令張遷碑并陰　靈帝中平三年

碑今在東平州儒學額題篆漢故穀城長蕩陰令張君表頌十二字分二行文十三行行四十二字碑亦出近代故歐趙洪俱不載余玩其字頗佳惜摹手不工全無筆法陰尤不堪亭林以賓傍加歹爲無理南原据鄭康成曾子問注駁之不知奠而後辭于殯原不必改作賓先儒多言之者不足以折亭林也暨分既且更屬難解宜亭林疑爲好事者模刻遂訛謬至此至并嘗其書法不佳愚不謂然　南原隸辨未見碑陰余本有之凡三列第一列十九人第二列同第三列三人共四十一人末行正書付禮二字不解

漢孔褒碑

碑今在孔廟額題八分漢故□缺一字州從事孔君之碑十字殘闕特甚約廿行每行約三十字其中有字者廿





四行餘四五行無一字首云君諱褒字文禮孔子廿世之孫泰山都尉之元子及繼德前葉清和純懿二十餘字尚可讀後俱不能成文矣今拾其筆畫稍清者五十餘字存之無年月可考　此碑不特歐趙洪諸家所無近日亭林南原搜羅頗廣而俱未之及余得之行笥中并不知何自來也雖模糊已甚然實僅有之物可不寶諸

魏公卿上尊號碑　獻帝延康元年

碑今在許州額題篆魏公卿將軍上尊號奏九字碑式

云文二十二行行四十九字先王及高陵雨武王三陛下皆平闕自陛下卽位後十行刻於碑陰兩陛下亦平闕隸釋謂自造于華喬之後石理皴剝字迹晻昧今世所傳多是前一段爾合之碑式所云知以刻于碑陰故前後明滅不同也余所存卽前段較隸釋原文已闕三分之一後段更不可得矣

魏受禪碑　文帝黃初元年

碑亦在許州額題篆魏受禪表四字文二十二行行四十八字先皇及陛下五皇帝皆平闕余本較隸釋原文約闕八十字

魏封孔羨碑　文帝黃初元年

碑今在孔廟額題篆魯孔子廟之碑六字文二十三行行四十二字制詔皇上聖皇及煌煌大魏皆別起曹丕四碑大饗余未之見隸釋謂繁昌兩碑自是一家眞是乃獨盛誇此碑而以爲四碑之冠未必然也魏勸進受禪兩碑匪特大小體式毫髮不爽而氣味蒼古絕無低昂自出一手無疑特受禪筆鋒差瘦耳右軍云之許下觀梁鵠鍾繇書顏平原以受禪爲鍾今雖未能定爲誰





氏要知非鍾梁不能矣孔羨碑畫肥重而豎作意鉤處尤無收拾如乃可哉等字殊不耐看直開史惟則粗俗一派與前二碑迥別卽果如後題陳思王詞梁鵠書亦鵠書最下者太乙乃云勸進蒼勁而受禪方整與孔羨碑酷肖其爲兩人無疑吾不知何所見也從來論八分者俱分漢唐余以爲八分自漢止矣孔褒曹全乃東漢末年全碑秀潤挺拔固自獨步且出自近年鋒鏡俱存尤爲可愛褒碑已極模糊余祇存其百十字而秀逸之至實不減曹其時去黃初不過二十餘年今黃初三碑具在氣味體格判若兩途究而論之固不獨孔羨碑也卽勸進受禪亦何嘗非唐人先聲乎此固其時與運爲之也否則宜官鵠輩林立一時追蹤往哲詎遂不能耶故愚謂魏邈以開唐斷不可以繼漢拱景伯之隸釋婁彥發之字源雖未收魏晉二家而止以漢石非無見也

分隸偶存卷上

古今分隸人姓氏

秦程邈字元岑下邽人始爲衙縣獄吏得罪始皇幽縶雲陽獄中覃思十年益大小篆方圓而爲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爲御史用其字以爲隸人佐書故曰隸書唐張懷瓘書斷　程君首創隸則規範煥于丹青十等中上上品李嗣眞書後品

王次仲上谷人少有異志年及弱冠變蒼頡舊文爲今



隸書秦始皇時官務繁多以次仲文簡便于事奇而召之三徵不至始皇怒其不恭令檻車送之於道上化爲大鳥出在車外翻然而去落一翮于斯山故其峯巒有大翮小翮之名矣酈道元水經注　張懷瓘書斷曰王愔云次仲建初中以隸草作楷法韜子良云蠶帝時王次仲飾隸爲八分二家俱書後漢而南帝不同或云後漢亦有王次仲爲上谷太守非上谷人　陶宗儀曰次仲與程邈同時增廣隸書爲八分或云東漢末人又云有二王次仲皆非也　王次仲以楷字法局促遂引而伸之爲八字之分故號八分　釋適之　金壺記　上中十三人王次仲正隸及八分書人論



後漢曹喜字仲則扶風平陵人章帝建初中爲祕書郎緣隸之工收名天下書斷　曹喜書如經論道人言不可絕袁昂書評

賈魴和帝時人撰滂喜篇以蒼頡爲上篇訓纂爲中篇滂喜爲下篇所謂三倉也皆用隸書寫之隸法由茲遂廣書斷

張昶字文舒伯英季弟爲黃門侍郎尤善草書草書類伯英時人謂之亞聖極工八分又善隸書書斷　妙品八分九人張昶同上　文舒聲劣於兄時云亞聖允爲上之



庾肩吾書品　中上品七人張昶書後品　上中十三人

張昶八分及草章續九品書人論　韋嶽廟堂碑文漢張昶造白書之元帝又刊其二十餘字二書有重名傳於海內水經注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少博學建寧中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熹平四年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册丹一作于碑使工鐫刻立于太學門外碑始立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輛塡塞街陌初平元年拜左郎將封高鄉侯蒼篆勢後漢書本傳　熹平四

年邕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字子度潁川
楊賜字伯獻震之孫
宏農華陰人　諫議大夫馬日磾字翁叔融
郎張訓字子儁濟
陰定陶人韓說字叔儒倉
頡山陰人太史令單颺字武
陽湖
陸人等正定六經文字上圖　蔡文姬曰臣父造八分
時神授筆法註云邕初入嵩山學書於石室中得素
書八角垂芒寫史籀李斯用筆勢誦讀三年遂通其
理常居一室不雜恍然一客厥狀甚異授以九勢蔡邕
石室神
授筆勢　邕善篆隸採蒼頡
世篆書師焉羊欣採能
書人名　邕書骨氣洞達爽爽如有





神力
梁武
書評　神品八分一人蔡邕出世獨立誰敢比
肩書
斷　上中品七人蔡邕蔡公諸體惟有范巨卿碑
風華豔麗古今冠絕書後品　經拔范巨卿碑魏明
帝青龍三年仟城縣長薛君鄉
人翟循等所立中郎已歿於漢獻帝初平三年嗣眞
謂爲邕書謬甚至其薄鑑之不精洪適已譏之矣
伯喈三體八分二篆敢載彎弧星流電轉纖踰植
髮峻極屑嶽瀆泉逝　上上十九人蔡邕隸篆八分
書賦
草
書人論　趙壹劉宏　張文　蘇陵　傅楨　左立　孫表史
稱蔡邕自書丹使工鐫刻今所存諸經字體各不同



雖邕能分善隸兼備篆體但文字之多恐非一人可
辦史云邕與堂谿典等正定諸經別有趙壹劉宏張
文蘇陵傅楨東觀餘論云石經有一板公羊其末云
陵臣趙壹議郎臣劉宏郎中臣張文臣蘇
傅楨左立孫表東觀餘論云論語之末題曰詔
竊意其間必有同時揮毫者洪适
隸釋　仇子長靈帝
時人析里橋郙閣頌建寧五年仇子長書名絑
天下
碑隸　師宜官南陽人靈帝好書徵天下工書者於鴻都門至
數百人八分稱宜官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乃方寸
千言甚矜其能性嗜酒或時空至酒家書其壁以售
之觀者雲集酤者多售則鏟去之後爲袁術將鉅鹿
梁鵠字孟皇安定烏氏人以善八分知名舉孝廉爲郎
靈帝重之亦在鴻都門下遷幽州刺史
每書輒削而狹其柎梁鵠乃益爲板而飲之酒候其
醉而竊其柎梁竟以書至選部尚書鵠弁劉表魏武

帝破荆州募求鵠署軍假司馬在祕書以勤書自効
武帝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以爲勝宜官令宮殿
題署多是鵠書衛恒四體書勢 鵠法師宜官師善小字梁
譙大宇金壺記 梁鵠書如太祖忌寢觀之喪曰袁昂古今
書評 孟皇功盡筆勢宇入帳中允爲上之下庾肩吾書品
上中品七人梁鵠梁氏石書雅勁于韋蔡邕後妙
品八分九人梁鵠書斷 上上十九人梁鵠八分韋續九品
書人論



毛宏字大雅河南武陽人服膺梁鵠研精八分亦成一
家法獻帝時爲郎中教于祕書斷 毛宏鵠弟子今
祕書八分皆傳宏法羊欣採能書人名 能品八分三人毛
宏書斷
左伯字子邑一作邑 東萊人特工八分與毛宏等列亦擅
名漢末又甚能作紙漢興用紙代簡和帝時蔡倫工
爲之子邑尤得其妙蕭子良集 漢末左子邑小與淳鵠
不同然亦有名四體書勢 子邑分鑣梁邯允爲中之中
庾肩吾書品 能品八分三人左伯書斷
魏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也封定陵侯遷太傅謚成



侯魏志本傳 繇書有三體一曰銘石之書正書最妙者也
二曰章程書八分傳祕書教小學者也三曰行押書行書
相間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羊欣採能書人名 繇同胡昭
學書三十年未嘗窺戶與子會論曰吾精思學書三
十年若與人居書地廣數步臥畫被穿過表每見萬
類皆畫象之金壺記 鍾繇見蔡邕筆法于韋誕坐中
苦求不與搥胸嘔血太祖以五靈丹救之誕死繇盜
發其冢遂得之虞喜志林 鍾繇書如雲鵠游天羣鴻戲
海行間茂密實亦難過梁武書評 鍾天然第一工夫次
之妙盡許昌之碑寫極鄴下之體元常正隸如郊廟俎豆斯在又比寒溜開豁秋山
嵯峨超然逸品書後品 妙品八分九人鍾繇太傅雖
習鄭蔡隸法藝過于師青出于藍獨探神妙八分則
有魏受禪碑稱此爲最也書斷
鍾會字士季繇少子少敏慧夙成及壯有才數技藝景
元三年爲征西將軍魏志本傳 會書有父風稍備筋骨
兼美行草尤工隸書書斷 鍾會書有十二種意外奇
妙梁武書評 士季之範元常猶子敬之稟逸少而工拙

出前人未見董逌廣川書跋

蜀漢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先主即位策亮爲丞相建興元年封武鄉侯謚忠武（蜀志本傳）先主嘗作三鼎皆孔明象隸八分書極工妙（周越古今法書苑）

張飛字翼德涿郡人章武元年遷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封西鄉侯謚曰桓（蜀志本傳）浩陵有張飛刁斗銘其文字甚工飛所書也張士瓌詩云人間刁斗見銀鉤（楊慎丹鉛總錄）飛不獨有八分書刁斗銘又有流江縣紀



功題名云漢將軍飛舉精卒萬人大破賊首張鴿于八濛立馬勒銘陳繼儒太平清話

晉索靖字幼安燉煌人也爲始平內史加散騎常侍遷後將軍贈司空進封安樂亭侯謚曰莊（晉書本傳）靖張伯英之姊孫善章草書出于韋誕峻險過之又善八分鍾之亞母邱興碑是其遺蹟也（書斷）索靖書如颺風忽舉鷙鳥乍飛（梁武書評）幼安斂翼氏抗名衛令允爲上之下（庾肩吾書品）上中品七人索靖索有月儀三章觀其趣況大爲道竦無愧珪璋特達猶夫聶政



裁用筆全似逸少虛薄不倫右軍藻鑒豈當虛發蓋欲假其名譽耳楷之中下豈所謂允合上下十三人晉王洽八分隸及篆（九品論）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善隸書爲古今之冠後將軍贈司空進封安樂亭侯謚曰莊（晉書本傳）靖張伯英之姊孫善章草書出于韋誕峻險過之又善八分鍾之亞母邱興碑是其遺蹟也（書斷）索靖書如颺風忽舉鷙鳥乍飛（梁武書評）幼安斂翼氏抗名衛令允爲上之下（庾肩吾書品）上中品七人索靖索有月儀三章觀其趣況大爲道竦無愧珪璋特達猶夫聶政

相如千載凜凜爲不亡矣又毋邱興碑云是索書比蔡石經無相假借書後（庾肩吾書品）妙品八分九人索靖（梁武帝書評）斷陳暢榮陽人晉祕書令史善八分晉宮觀城門皆暢書（羊欣採能書人名）

王治字敬和導諸子中最知名歷官至吳郡內史徵拜中書令苦讓不受（晉書本傳）王治眾書通善尤能隸行從兄羲之云弟書遂不減吾（羊欣採能書人名）王治並通諸法允爲中之下（庾肩吾書品）變古制今惟右軍領軍不爾至今猶法鍾張（王僧虔論書）上下品十二人王治體



裁用筆全似逸少虛薄不倫右軍藻鑒豈當虛發蓋欲假其名譽耳楷之中下豈所謂允合上下十三人晉王洽八分隸及篆（九品論）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善隸書爲古今之冠後將軍贈司空進封安樂亭侯謚曰莊（晉書本傳）靖張伯英之姊孫善章草書出于韋誕峻險過之又善八分鍾之亞母邱興碑是其遺蹟也（書斷）索靖書如颺風忽舉鷙鳥乍飛（梁武書評）幼安斂翼氏抗名衛令允爲上之下（庾肩吾書品）上中品七人索靖索有月儀三章觀其趣況大爲道竦無愧珪璋特達猶夫聶政

字勢雄逸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閣故歷代寶之永以爲訓（梁武書評）王右軍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自爽有一種風氣（袁昂書評）若探妙測深盡形得勢煙華落紙將動風彩滿字欲飛疑神化之所爲非人世之所學惟張有道（芝）鍾元常王右軍其人也張工夫第二工夫次之王工夫不及張一天然次之鍾天然第一工夫過之天然不及鍾工夫過之羊欣云貴越羣品古今莫二兼撮眾法備成一家若孔門以書三子入室矣允爲上之上（肩吾書品）逸品四人王羲之（書後）



妙品八分九人王羲之（書斷）荊山之下玉石參差或價賤同于瓦礫或價貴重于連城其八分即二王之（張懷瓘書議）石也

王獻之字子敬羲之第七子工草隸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晉書本傳）二王鍾繇行隸及稾體爲八體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徵拜中書令贈侍中特進光祿大夫諡曰憲（晉書）

書墨藪 王獻之書絕眾超羣無人可擬如河朔少年皆悉充悅舉止沓拖而不可耐（梁武書評）子敬泥筆故

驗天骨兼以掣筆復識人工一字不遺兩葉傳妙允爲上之中（肩吾書品）逸品四人王獻之（書後）能品八分三人王獻之（書斷）

劉璹之字元寶沛國人御史中丞羲成伯（述書賦注）太元中孝武帝改治宮室及諸廟門並欲使王獻之隸草書題榜獻之固辭乃使璹之以八分書之後又以章程大篆改八分爲書（書斷）元寶剛直兩王之次骨正力全軌範宏麗（述書賦）

宋陸綜武帝時人宋武帝受禪壇記永康元年（當作永初）陸綜分書（鄭樵金石略）

梁邵陵王綸字世調武帝第六子也少聰穎博學善屬文尤工尺牘（南史梁武諸王傳）陶弘景碑招隱寺剎下銘皆蕭綸八分書（金石略）世調則氣吞元常若置度內方之惠達（蕭特）旨趣猶昧擅時譽而徒高考遺迹而罕逮（述書賦）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幼有異操年四五歲恒以荻爲筆畫灰中學書及長讀書萬餘卷善琴棋工草隸齊永明十年辭祿止句曲山自號華陽隱居人



玖拾捌冊98版

閒書札即以隱居代名梁武早與之游即位後書問不絕大事諮詢時人謂爲山中宰相贈大中大夫謚貞白先生南史本傳　景書師鍾王采其氣骨時稱與蕭子雲阮研等各得右軍一體其眞書勁利歐虞往往不如隸行入能書斷　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狀雖未成長而骨體甚峭快梁武書評　陶隱居仙才翰采拔於山谷允爲中之下肩吾書評　中中品十二人陶弘景隱居頴脫得書之筋髓如麗景霜空鷹隼初擊書後品　通明高爽緊密自然擺闔宋文峻削阮研戴窺遜軌不讓眞仙猶龍髯鶴頸翥舉雲天逃書賦　後魏江式字法安少專家學篆體尤工洛京宮殿諸門板題皆式書也延昌中表請撰集古今文字四十卷大體依許氏說文爲本上篆下隸正光中兼著作郎贈巴州刺史北史本傳　劉芳字伯文彭城叢亭里人博聞強記兼覽蒼雅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時號劉石經官至太常卿撰急就篇續註音義證三卷贈徐州刺史謚文貞侯北史本傳



北齊張景仁濟北人工草隸選補內書生與魏郡姚元標潁川韓毅同郡袁買奴滎陽李超等齊名後主愛之呼爲博士除中書監贈侍中司空公景仁爲兒時詣國學摹石經許子華遇之執手曰張郎風骨非但官爵遷達乃與天子同筆硯後如所言北史本傳　姚叔孝昭時人北齊崇因寺碑皇建二年姚淑八分書金石略　王思誠後主時人北齊蒙山碑天統五年王思誠八分書金石略　周趙文深本作文淵避唐諱也字德本南陽宛人少學楷隸年十一歲書魏帝雅有鍾王之則筆勢可觀當時碑牓惟文深冀儁而已周文帝以隸書紕繆命與黎季明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刊定六體成萬餘言及王褒入關貴游翕然並學褒書文深亦改習褒書然竟無成至於碑牓王褒亦品推先之宮殿樓閣皆其迹也北史本傳　後周天和二年修西嶽碑趙文淵隸書當南北分爭之時即此文章字畫足以見其景象盛時泰玄牘記　隋梁恭之開府中兵參軍盛工篆隸孝子郭巨墓碑文　老子廟碑開皇三年薛道衡撰梁恭之八分金石錄

唐玄宗諱隆基睿宗第三子也性英斷多藝善八分書
舊唐書本紀 玄宗善八分書將命相先以御筆書其姓名置案上 李德裕次柳氏舊聞 開元應乾神武聰明風骨巨
麗碑版嵽嶸思如泉而吐鳳筆爲海而吞鯨諸子多藝天寶之際迹且師于翰林嗟源淺而波細 述書賦
上上十九人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八分 九品論 能品六十六人唐玄宗 續書斷
殷仲容陳郡人聞禮子則天深愛其才官至申州刺史
舊唐書本傳 殷侍御仲容善篆隸題署尤精 書斷 中書
令馬周碑許敬宗撰殷仲容八分書今在醴泉縣殘
闕 顧炎武金石文字記
薛純陁祕書省正字筆力有餘點畫不失尚多隸體氣
象奇偉猶有古人體 廣川書跋 貞觀十九年二月贈比
于太師詔并祭文薛純陁八分書今重刻在衛輝府
金石文字記
喬師望高祖女盧江公主下嫁師望爲同州刺史 唐書諸公主列傳
八分書一人盧藏用 書斷 書露潤花妍煙凝修竹 呂總
能品六十六人盧藏用 續書評
史喬師望撰并八分書 金石文字記



陸曾彥遠從孫彥遠東之子楷隸行草分篆飛白臨諸家帖無不
逼眞 陶宗儀書史會要
陳道玉潁川人涇州刺史 唐書宰相世系表 唐國子司業于
立政碑調露元年陳道玉八分書 金石錄
孫師範高宗時人 唐孔宣尼碑乾封二年崔行功撰孫師範
八分書 金石錄
張遂隆高宗時人 唐戎州刺史董寶亮碑咸亨四年李儼撰
張遂隆八分書 金石錄
吳知禮高宗時人 唐無量壽佛碑永淳元年張昌齡撰吳知
禮八分書 金石錄 徐碩高宗時人 唐太平觀主王遠知碑徐碩隸書 金石略
盧藏用字子潛幽州范陽人能屬文舉進士不得調與
兄徵明偕隱終南少室二山長安中召授左拾遺歷
尚書右丞藏用工草隸大小篆八分士貴其多能 唐書本傳
藏用書幼尚孫草晚師遒少八分有規矩之法 書斷
八分書一人盧藏用 續書評 書露潤花妍煙凝修竹 呂總
能品六十六人盧藏用 續書斷
李膺福曹州宛句人懷州刺史敦實子先天中歷左散

騎常侍弘文館學士舊唐書本傳 周大雲寺碑李膺福撰并八分書筆法精妙金石錄

李敬超郡人蘇州刺史應子唐書宰相世系表 唐介休令張君清德碑永昌元年李愿撰李敬八分書金石錄

杜行均武后時人僞周王仁恭祭嶽頌長壽二年嚴浚撰序并書金石錄

邢靈均頌杜行均八分書金石錄

孫希弼武后時人僞周晉州長安章公碑長安三年楊炯撰孫希弼八分書金石錄

吳守劼武后時人僞周司刑寺佛蹟碑長安三年胡皓撰郭謙光中宗時人唐崔敬嗣碑景龍三年范元其字畫筆法不減韓蔡李史四家而名獨不著集古錄

劉昇徐州彭城人景雲中授右武衛騎曹參軍開元中累遷中書舍人太子右庶子昇能文善草隸唐書本傳

唐華嶽精享昭應碑開元八年華陰主簿咸廣撰殿中侍御史劉昇八分書金石文字記

徐嶠之字惟嶽會稽人浩之純孝積學狄梁公魏齊公姚崇公交辟之嘗面詔張易之而佐佑五王迎立中

崇歷趙湖沼州刺史正書行書遒媚有楷法續書斷

唐永豐陂堰頌開元七年徐嶠之撰并八分書金石錄

妙品十六人徐嶠之續書斷

韋同京兆杜陵人洪州都督唐書宰相世系表 唐沙州司馬楊榮碑神龍二年元伯儀撰韋同八分書金石錄

李涉中宗時人唐杭州龍興寺碑景龍四年盧季珣撰李涉八分書金石錄

郭謙光中宗時人唐崔敬嗣碑景龍三年胡皓撰郭謙光書其字畫筆法不減韓蔡李史四家而名獨不著集古錄

殷子陽睿宗時人唐大雲寺石燈臺頌景雲二年景初陽撰殷子陽八分書金石錄

權璬睿宗時人唐楊乾緒碑先天元年褚琇撰權璬八分書金石錄

王崇敬睿宗時人唐同州河瀆紀瑞頌先天元年崔禹錫撰王崇敬八分書金石錄

馮敦直睿宗時人唐馮本碑先天元年閻朝隱撰馮敦直八

分書古林金石表

蘇詵字廷言頲弟舉賢良方正高第補汾陰尉累轉給事中出爲徐州刺史贈吏部侍郎唐書本傳 唐天竺寺碑 景雲元年蘇頲撰蘇詵八分書金石錄 修孔子廟碑開元七年李邕撰張庭珪八分書金石錄 張庭珪河南濟源人少以文學知名弱冠應制舉長安中累遷監察御史開元中歷遷太子詹事封范陽縣男謚曰貞穆舊唐書本傳 狄梁公生祠記開元十年李邕撰張庭珪八分書金石錄 修孔子廟碑開元七年十月李邕撰張庭珪八分書今在曲阜縣廟中文字記 八分書五人張庭珪書古木崩沙閒花映竹續書評 能品六十六人張庭珪續書斷

分隸偶存 卷下 二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八分書五人張庭珪書古木崩沙閒花映竹續書評 能品六十六人張庭珪續書斷 李邕字泰和揚州江都人少知名李嶠與張庭珪薦邕文高氣方直召拜左拾遺開元中歷汲郡北海太守代宗時贈祕書監邕文名天下時稱李北海唐書本傳 能品六十六人李邕續書斷 邕精於翰墨行草之名尤著初學右軍行法既得其妙復乃擺脫舊習筆力一新李陽冰謂之書中仙手裴休見其碑云觀北海昭刻石而成名類神都之冠蓋述書賦註 愈叔韓擇木書虯開萍藻鳥散芳洲續書評 韓擇木昌黎人工部尚書歷右散騎常侍封昌黎集 隸學之妙惟蔡邕一人擇木善八分不聞可知其人不如乃能追其遺法風流閒媚世謂蔡邕中興焉宣和書譜 北海分隸固自遒逸超極石墨鐫華篆書而兼以古林金石表 韓常侍則八分中興伯喈如在光和之美古今迭代是者不稱三服韓昌黎集 八分書五人韓擇木書虯開萍藻鳥散芳洲續書評 韓擇木書虯開萍藻鳥散芳洲續書評 能品六十六人韓擇木書虯開萍藻鳥散芳洲續書評 妙品十六人

韓擇木續書斷

蔡有鄰濟陽人漢左中郎將邕十八代孫官至右衛率府兵曹參軍工八分書史會要有鄰諳八分至天寶之間遂精妙祖衛中多奇迹述書賦註有鄰爲苑咸書小字與三代器銘何異集古錄唐蔡有鄰晉見於世者惟尉遲迥廟頌與盧舍那佛像記書法勁險當與鴻都石經相繼也廣川書跋

顧誠奢明皇時人太子文學翰林待詔杜甫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詩云中郎石經後八分蓋憔悴顧侯運艫書是以數子至御札早流傳揄揚非造次三人並入直恩澤各不二顧于韓蔡內辨眼工小字分日示諸王

分隸偶存 卷下 三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鉉深法更祕杜工部集

胡霈然陶宗儀云安定人工行書八分小篆書史會要能品六十

六人胡霈然續書斷

張懷瓘開元中翰林院供奉竇蒙云海陵人鄂州司馬著書斷三卷

評書藥石論一卷唐書藝文志懷瓘善眞行小篆八分書史會要能品六十六人張懷瓘續書斷

張懷瓘弟盛王府司馬兄弟並翰林待詔述書賦註懷瓘書大小篆八分懷瓘書眞行草合成六體張懷瓘六體書

論

胡履虛明皇時人唐六公詠開元十一年李邕撰胡履虛八分書金石錄

崔纘明皇時人唐北嶽廟碑鄭子春撰崔纘分書纘無書名此碑分隸逍遙直當韓蔡雁行而無樹碑年月攷其時張守珪鎭幽州當在開元之末耳石墨鐫華

李皐明皇時人謁郭巨祠堂記開元二十二年楊傑撰李皐八分書金石錄

盧重元范陽人魏州長史儆子藏用弟司勳郎中唐書宰相世系表唐杯渡師墓石柱頌開元五年盧若虛撰盧重元八分書金石錄

裴抗平州人京掾唐書宰相世系表唐眞定令柳君紀德碑開元十一年裴抗撰并八分書金石錄

韋鑑京兆杜陵人舊作郎唐書宰相世系表唐眞定令杜府君遺愛頌開元十八年崔禹撰蘇現銘韋鑑八分書金石錄

李琚頓邱人宰相世系表云石山令唐眞定令杜府君遺愛頌

開元二十五年李琚撰并八分書金石錄

王震金石錄云開元中江寧縣丞唐景陽宮石井闌銘開元中王震八分書金石略

蘇嶼明皇時人唐絳州刺史郇國公韋陟遺愛碑蘇嶼八分書金石略

甘獻誠明皇時人唐贈右僕射王洎碑開元二年盧藏用撰甘獻誠八分書金石錄

張傑明皇時人唐少林寺戒壇銘開元三年三藏法師義淨撰張傑八分書金石錄



盧曉明皇時人唐杭州刺史裴倩碑開元三年盧曉八分題額右僕射裴遵慶碑大曆十一年盧曉八分書并篆額金石錄

胡愔明皇時人唐汾陰后土祠銘開元四年胡愔撰并八分書金石錄

司馬絢明皇時人唐中嶽尊先生碑開元六年崔友本撰司馬絢八分書金石錄

姚思義明皇時人唐嘉禾寺禪院碑開元八年徐楚璧撰姚思義八分書金石錄

白義晊明皇時人唐乙速孤行儼碑開元十三年劉憲撰白義晊八分書金石錄

甘遺榮明皇時人唐李公玄始天尊像碑開元十三年鄒璫撰甘遺榮八分書金石錄

房鳳文明皇時人唐北嶽眞君碑開元二十年房鳳文八分書金石錄

呂獻臣明皇時人唐玄元皇帝廟額碑開元二十年敬抱忠撰呂獻臣八分書金石錄

賀遂回明皇時人唐源公石幢記開元二十一年封利建撰賀遂回八分書金石錄



黨撫明皇時人唐崔禹傳開元二十五年權倕撰黨撫八分書金石錄

朱珵明皇時人唐館陶令徐君遺愛頌開元二十四年張孚撰朱珵八分書金石錄

王子言明皇時人唐任城縣橋亭記開元二十六年游芳撰王子言八分書金石錄

竇嶼明皇時人唐江州刺史戴希謙墓志開元二十六年從子休璵撰次子嶼八分書金石錄

劉景廉明皐時人唐孝經雙石臺碑開元二十七年楊諫撰

劉景廉八分書金石錄

胡秀明皇時人唐內常侍趙太宗碑開元二十八年男倘客撰

胡秀八分書金石錄

李潮杜甫之甥倉頡鳥跡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陳倉石鼓又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漢蔡邕中間作者寂不聞嶧山之碑埜火焚斯木傳刻肥失眞苦縣光和兩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惜哉李蔡不復得吾甥李潮下筆親尙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開元以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況潮小篆逼秦相快劒長戟森相向八分一字直百金蛟龍盤拏肉屈強吳郡張顚誇草書草書非古空雄壯豈如吾甥不流岩丞相中郎丈人行巴東逢李潮踰月求我歌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奈汝何杜甫集

彌勒像碑李潮八分書潮書在石刻者絕少惟此碑田琦雁門人德平之孫工八分小篆官歷陝令豫蘄許鄭遷中書令崔湜之甥官至洽儀尉集賢院待制後至殿中侍御史墨池編唐世分隸名家者四人而已韓擇木蔡有鄰李潮及惟則也集古錄惟則篆籀八分如王公大人進退有度書史會要八分書五人史惟則則之書不減惟則金石錄懷則善八分書小史王遹工分篆墨池編唐世小篆之學不數家遹開元天寶時人亦工八分當時不甚知名而一時未有及者歐陽文忠公集

衛包京兆人工八分小篆通字學及篆緯之術官至尙書郎述書賦注唐世華山碑刻爲古文者皆包所書集古錄衛包蔡鄭工夫亦到出於人意乃近天造述書賦田琦雁門人德平之孫工八分小篆官歷陝令豫蘄許等州刺史述書賦注田琦楷篆八分無不精詣書史會要

唐魏文侯廟碑田琦八分書墨池編

志清八分楷書優游法度之內書史會要

八分天寶中知名梁宋（述書賦注）
李權淮安王神通曾孫工八分（述書賦注）唐祈雨記乾元二年張惟一撰李權八分書（文字記）弟樞唐上元年華嶽題名年月上方用小篆姓名下方用分隸皆（石墨鐫華）
裴炫平州人隰川令（唐書宰相世系表）唐太乙寺功德銘裴炫撰并八分書（金石錄）
王士則（明皇時人）唐尊勝石幢銘天寶九載崔恬撰王士則八分書（金石錄）
韋迥薊人官監察御史（唐書宰相世系表）唐常覺寺銅鐘銘天寶九載韋迥撰并八分書（金石錄）
范正則（明皇時人）唐修東鎮沂山記天寶元年范正則撰并八分書（金石錄）
梁倣楚（明皇時人）唐立後漢世祖祠堂記天寶二年張遐撰為張說所器重肅宗即位召拜中書舍人時天下事
羅希奭錢塘人自御史臺主簿遷殿中侍御史出為始安太守（唐書本傳）唐貪堂記羅希奭八分書在京兆府金石略
朱璨（明皇時人）唐太子司議郎王元碑天寶七載李華撰朱璨八分書（金石錄）
周良弼（明皇時人）唐蘇源明正德表天寶十四載周良弼八分書（金石錄）
韓軫（明皇時人）唐棲霞山亭記天寶十三載史翊撰韓軫八分書（金石錄）
徐浩字季海越州人嶠之子少舉明經工草隸以文學（王氏法苑）
杜混元（明皇時人）唐靈州都督李琳碑天寶三載杜混元八分書（金石錄）
韋若訥（明皇時人）唐資州刺史韋光碑天寶三載趙良器撰并八分書（金石錄）
族子若訥八分書（金石錄）
張乾護（明皇時人）唐善才寺大德玄祕塔銘天寶五載楊琦撰張乾護八分書（金石錄）
王曾（天寶中為著作郎見玄宗紀）唐薛氏追贈夫人碑天寶六載房琯撰王曾八分書（金石錄）
朱璨（明皇時人）唐太子司議郎王元碑天寶七載李華撰朱璨八分書（金石錄）
韓軫（明皇時人）唐棲霞山亭記天寶十三載史翊撰韓軫八分書（金石錄）
周良弼（明皇時人）唐蘇源明正德表天寶十四載周良弼八分書（金石錄）
徐浩字季海越州人嶠之子少舉明經工草隸以文學
為張說所器重肅宗即位召拜中書舍人時天下事

殷詔令多出於浩浩屬詞贍給又工楷隸肅宗悅其能加兼尚書左丞玄宗傳位詰册皆浩爲之參兩宮文翰寵遇罕與爲比代宗時歷吏部侍郎集賢殿學士贈太子少師舊唐書本傳　始浩父嶠之善書以法授浩益工嘗書四十二幅屏八體皆備世狀其法曰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云唐書本傳　浩善正書八分眞行唐之工書者多求其三葉嗣名者惟徐氏云墨池編　妙品十六人徐浩續書斷

李邕華從弟越州錄事參軍唐書宰相世系表　怡亭在武昌造李陽冰銘而篆之永泰元年裴虬銘李邕八分書江水中小島上武昌人謂其地爲吳王散花灘裴鷗

刻于島石集古錄

張參大歷中爲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書于論堂東西廂之壁劉賓客集　張參五經文字序曰收集疑文互體受法師儒以爲定例凡一百六十部三千二百三十五字分爲三卷說文體包古今先得六書之要有不備者求之字林其或古體難明眾情驚懵者則以石經之餘比例爲助石經湮毀所存者寡通以經典及釋文相承隸省引而伸之不敢專也五經文字

瞿令問爲道州江華縣令問見元次山集　大歷中八分書舜家碑會要

張璪字文通吳郡人唐渭北節度使撫希讓碑復鄠縣記並張璪八分書金石錄

韓秀弼代宗時人唐元待聘碑李齊物碑鄭叔清碑裴曠改葬碑鎮國公李元亮功德碑李晟先廟碑並韓秀弼八分書墨池編　唐臧希晏碑廣德二年朝議郎守衛尉少卿淮陽縣開國男韓秀弼八分書書法清勁可喜弇州山人稿

韓秀實爲翰林善楷隸八分書史會要　唐少保李少進碑平蠻頌並韓秀實八分書金石略　唐辛京杲碑韓秀榮八分書古今碑帖考

韓秀榮代宗時人唐故尚書左丞暢悅碑韓秀榮八分書金石略　唐鮮于民里門頌

陸淙代宗時人唐宋武受命壇記永泰元年張謂撰陸淙八分書金石錄

劉鈞代宗時人唐絳州刺史李公德政碑大歷二年崔巨撰

李著 代宗時人 唐亳州刺史劉瓌碑 大曆二年路嶷撰李著八分書并篆 金石錄

屈突眞 代宗時人 唐潘孝子頌 大曆三年崔稱撰屈突眞八分書 金石錄

俞伯僑 代宗時人 唐呂府君勅葬碑 大曆六年俞伯僑八分書 金石錄

張廷邦 代宗時人 唐桂州都督程元英碑 大曆七年李邕撰張廷邦八分書 金石錄

張宙 代宗時人 唐徐偃王廟碑 大曆八年徐安貞撰張宙正書 金石錄

裴平 代宗時人 唐文宣王廟新三門記 大曆八年裴存智撰裴平八分書并篆 金石錄

書碑陰記張宙撰并八分書 金石錄 能品六十六人歸登續書斷

戴千齡天寶七載封安天王銘 李筌撰戴千齡八分書

今在曲陽縣北嶽廟中碑陰文 康傑撰戴千齡八分書

書文字 按玄牘記載博陽郡北嶽恒山銘并序亦云李筌文戴千齡書 當即是此碑特不言八分耳

史鎬 代宗時人 唐壽安院甘棠館記 大曆十一年蕭昕撰史鎬八分書 金石錄



徐珙 代宗時人 唐太子典膳鄭君碑 大曆十三年李翰撰徐珙八分書 金石錄

王滿 代宗時人 唐壽州刺史張鎰去思碑 大曆十四年趙亘撰王滿八分書 金石錄

盛熹 代宗時人 唐鹽池神祠新記 大曆中錢方義撰盛熹八分書 舉池編

歸登字沖之吳人崇敬子 大曆七年舉孝廉高第貞元初復登賢良科歷遷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登有文學工草隸舊唐書本傳 唐宰相張延賞碑 貞元三年趙贊撰歸登八分書 金石錄 能品六十六人歸登續書斷

幕下更從襄陽于頔署掌書記 寶曆初歷拜嶺南節度使 唐書本傳 唐田弘正家廟碑 元和八年韓愈撰胡証八分書并篆額 金石錄

薛邕 河東人 唐鉅鹿郡夫人魏氏墓志 天寶十一載李禎撰薛邕八分書 金石錄

沈千運 吳興人所爲文皆與時異故朋友後生稍見師効 元結箴銘序 千運善八分書 史會要

鎬八分書 金石錄

韓方明著授筆要說云昔歲學書專求筆法貞元十五年授法于東海徐公璹十七年授法于清河崔公邈

書苑菁華 唐新開隱山記韓方明八分書 墨池編

裴律時人 德宗 唐宣歙薛邕去思頌裴律八分書 墨池編

薛希昌時人 德宗 唐游濟瀆記吏部侍郎達奚珣撰兵曹參軍薛希昌八分書 金薤琳琅

張沔時人 德宗 唐聰明山碑建中元年洪經綸撰張沔八分書 金石錄

盧倣時人 德宗 漢樊毅復華下民租碑唐興元元年華陰令盧倣求得而爲之記八分書于碑末 隸釋 隸續 卷下 三四 明嘉靖本 一 約園刊本

陸郢時人 德宗 唐嵩山會善寺戒壇記貞元十一年陸長源撰陸郢八分書并篆額 文字記

王山時人 順宗 唐萬州刺史苗拯碑永貞元年張聚撰王山八分書 金石錄

劉伯芻字素芝行修謹累遷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 唐書本傳 唐贈司空子夏碑元和十二年張躬撰劉伯芻八分書 金石錄

賈島字浪仙范陽人初爲浮屠名無本來東都韓愈教其爲文舉進士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主簿會昌初以普州司倉遷司戶參軍 唐書本傳 賈島八分似韓擇木 書史會要

唐衢時人 穆宗 應進士不第能爲歌詩 舊唐書本傳 唐京河新開水門記元和五年韋處厚撰唐衢八分書 金石錄

韓琮時人 憲宗 唐東渭橋河運院記元和二年席夔撰韓琮八分書 金石錄

胡師模時人 憲宗 唐明州南樓詩元和二年陳石撰胡師模八分書 金石錄

盧自烈時人 憲宗 唐徐州使院石柱記元和四年劉公輿撰盧自烈八分書 金石錄

陸邳時人 憲宗 唐平淮西碑元和十四年段文昌撰陸邳八分書 金石錄

王禹時人 憲宗 唐奉先縣令李渭遷愛頌王禹八分書 墨池編

韓齊申時人 穆宗 唐大海寺王像碑長慶四年張仲方撰韓齊申八分書 金石錄

李德裕字文饒元和宰相吉甫子少力于學卓犖有大節以蔭補校書郎太和中歷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封

賀皇縣伯武宗時拜太尉封衛國公德裕性孤峭明辨有風采善爲文章唐書本傳 平泉草木記山居詩開成五年李德裕八分書金石錄 按舊唐書德裕于東都伊闕南置平泉別墅清流翠篠樹石幽奇初未仕時講學其中及從宦藩服出將入相三十年不復重游而題寄歌詩皆銘之于石今有花木記歌詩篇錄石存焉 能品六十六人李德裕續書斷

劉三復潤州句容人鄭之父聰敏絕人幼善屬文長慶中李德裕拜浙西觀察使三復以所業文詣郡干謁德裕倒屣迎之辟爲從事太和中爲員外郎汝州刺史劉禹錫以宗人遇之深重其才從德裕歷滑臺西蜀





揚州累遷御史中丞會昌中拜刑部侍郎宏文館學士舊唐書本傳 唐滑州節堂記劉三復八分書墨池編

崔璪文宗時人唐崔愼碑愼孫崔璪八分書墨池編

唐元度文宗時待詔著九經字樣一卷唐書藝文志 元度精於小學推原字畫使有指歸爲十體曰古文大篆小篆八分飛白薤葉懸針垂露鳥書運環網羅古今

王無悔文宗時人唐齊德諸州節度使李祐墓志太和三年 纗墨蓋亦無遺宣和書譜 能品六十六人唐元度續書斷

庾敬休撰王無悔八分書金石錄 貞冷該工八分學明皇書宣和書譜

王琦文宗時人唐元威明春分投簡陽明洞天詩王琦八分書金石錄

晉太和三年立石曾稽志 蓋巨源文宗時人唐六譯金剛經太和六年蓋巨源八分書金石錄

鄭師仁文宗時人唐睿成院佛殿記太和九年劉蕘撰鄭師仁八分書金石錄

歸融字章之登子元和中進士及第開成中歷滻兵部尚書累封晉陵郡公本傳 唐義成李德裕德政碑太和六年賈餗撰歸融八分書金石錄

鄭嵎字賓先大中五年進士第唐詩紀事 嵎長安人善八分書唐書藝文志 歐陽修集古目錄

蔡陵宣宗時人唐張仁憲神道碑大中二年幽州節度掌書記李儉撰幽州節度參軍蔡陵八分書 僧翰與于僧翰筆畫遒勁亦自成一家爲流俗所貴集古錄 僧翰以八分稱于咸通之際縱規甚備墨池編 貞冷該工八分學明皇書宣和書譜 能品六十六人唐元度續書斷

纗墨法故廿冷該爲勝宣和書譜

鄭彥蘂 懿宗時人 唐黃州修文宣王廟記咸通六年鄭彥蘂八分書金石略

裴光遠 懿宗時人 唐襄州延慶院經藏記咸通九年裴光遠八分書金石略

張彥遠字愛賓文規子博學有文詞乾符初至大理卿 唐書本傳 彥遠能爻工字學隸書外多喜作八分書彥遠既世其家乃篤有典型而落筆不愧作者嘗作法書要錄十卷歷代名畫記十卷自序其右曰得此二書則書畫之事畢矣又嘗以八分錄前人詩什數章

姚鵬字興人工八分書書史會要

韋暄八分甚平穩亦韓擇木史浩則惟之佐書史會要

鄭虬長安人善八分書書史會要

姚宗唐重立徐偃王碑姚宗八分書 墨池編 金石略

徐挺古唐崇元觀聖祖院碑徐挺古八分書金石錄

開元太學生失名唐贈歙州刺史棲慧明碑開元五年江文字記

夏李下缺二字當是李邕撰 國子監太學生下缺三字八分書

阿買黃庭堅云退之姪 韓愈醉贈張祕書詩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詩成使之寫亦足張吾軍 昌黎集

呂巖字洞賓河中永樂人少聰敏日記萬言號純陽子咸通中舉進士第游江州廬山以節頭書劍詩於壁 呂純陽集 呂眞人本傳 張參

初見若無字而墨蹟燦然透出壁後 呂純陽集

政洎蕃年家居洞賓謁之索紙筆作八分詩一首示他日將佐鼎席之意

太清宮道士盧元卿工爲篆籀八分之書 德輿太宗飛白記

唐澠池縣復南館記盧元卿八分書 墨池編 王建贈太清盧道士詩云書賣八分通字學丹燒九轉定人

道士諸葛鑑元善八分書書史會要

釋惠通明皇時人陳章甫謁禹廟序開元十年釋惠通八分

釋重閏明皇時人唐右庶子于府君碑姪孺卿撰沙門重閏八分書金石錄

釋有鄰文宗時人唐天平軍節度使廳記太和五年劉禹錫撰沙門有鄰八分書金石錄

釋潭鏡文宗時人 寧賁禪師塔銘太和五年沙門潭鏡八分

書額八字會稽志

釋靈該武宗時人會昌中以八分稱于時書譜

釋元悟工八分眞行呂總謂骨氣無雙迴出時輩書史會要

後梁道士厲歸眞畫牧牛圖後有八分書乃其筆也牛臧畫評

南唐元宗李景鍾陵清涼寺有元宗八分書李蕭遠草書董羽畫山水稱爲三絕名畫評

李建勳字致堯廣陵人南平王德誠子烈祖鎭金陵豫章事元宗卽位拜司空以禪代之計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元宗八分書不封將去寄仙都仙



元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馬令南唐書 李建勳送八分書與友人詩云跋跗爲詩跋跗書不封將去寄仙都仙翁拍手應相笑得似秦朝次仲無書施菁華

韓熙載字叔言北海人弱冠擢進士第烈祖受禪除祕書郎遷兵部尚書諡文靖才高氣逸善談論聽者忘倦以爲神仙中人馬令南唐書

卷分書及畫名重當時見者以爲神仙中人唐書

後蜀黃居寶字辭玉成都人待詔筌次子官水部員外以八分書知名書史會要 唐張素卿作十二眞人像太傅安思謙因蜀王氏誕辰獻之命翰林學士歐陽炯

作讚翰林待詔黃居寶八分書題之益州名畫錄

元昭嘏工部員外郎倣韓擇木八分書昭嘏乃杜光庭門人耿煥野人閒話

宋太宗諱炅初名匡義宜祖第三子性嗜學工文學多藝能宋史本紀 帝善篆隸草行飛白八分而草書冠絕墨池編 上撰趙普神道碑銘親八分書以賜之宋史趙普傳

留題自稱巖夫民伯加工部郎中善書眞行筆尤工多搆新體草隸篆籀八分亦妙人多摹習爭取以爲楷法嘗手寫郭忠恕汗簡集皆科斗文字有詔嘉奬（宋史本傳）

李建中善古文八分行書嘗得古文孝經研玩臨學遂盡其勢（王氏法書苑）

能品六十六人李建中（續書斷）

句中正字坦然益州華陽人孟昶時舉進士及第精于字學古文篆隸行草無不工太平興國二年獻八體書召授著作佐郎詳定篇韻與徐鉉重校定說文模

梁鼎字凝正益州華陽人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甲科端拱初遷殿中丞通判歙州景德中知三班院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好學工篆籀八分（宋史本傳）

趙宗萬字仲囦山陰人築室于照水坊畜一鶴號丹砂引以爲侶足迹不及高門祥符中詔舉遺逸郡守薦之尋被召乃曰吾老矣不足以任事因獻跛鱉傳以自見且請自託於道家者流朝廷不奪其志卽其家

郭忠恕字恕先河南洛陽人七歲能誦書屬文舉童子及第九上篆籀周廣順中召爲宗正丞兼國子書學博士太宗卽位授國子監主簿令刊定歷代字書著

佩觿集三卷（宋史本傳）重修漢高祖廟碑郭忠恕八分書字畫頗軟弱余家有忠恕八分懷嵩樓記墨蹟乃其暮年所書筆力老勁非此碑之比（金石錄）能品六

陳堯佐字希元閩中人進士及第以太子太師致仕贈司空兼侍中謚文惠善古隸八分爲方丈字筆力端勁老猶不衰尤工詩號知餘子（宋史本傳）陳文惠善八分書變古之法自成一家雖點畫肥重筆力勁健能爲文字謂之堆墨八分凡天下名處碑刻題牓多公親迹世或效之而莫能及也（皇朝事實類苑）

微作八分皇祐初受詔書獻穆公主碑李氏求以古隸寫于是始作隸書既出人競愛宋丞相曰近世人家桓楹之刻所未及也君謨亦曰君隸字乃得漢世舊法僕所作但唐體隸耳公受詔與君謨分寫邇英閣二圖公書無逸篇君謨眞字書孝經既成上作飛白二軸答之後又受詔分寫集禧觀諸殿榜公書奉福虛福殿二榜君謨書神藻殿二榜公亦習古文小篆今上嗣祐徽號玉冊宣獻宋公受詔寫宋公不習篆公代書也公所書石隸字則獻穆大長公主碑曹褒蔡邕字君謨與化仙游人舉進士爲西京留守推官慶曆三年知諫院英宗時拜端明殿學士知杭州贈吏部侍郎襄工於書爲當時第一仁宗尤愛之褒元舅龍西王碑文命書之及令書溫成后父碑則曰此待詔職耳不奉詔乾道中賜謚忠惠人蔡君謨續書斷 君謨眞行草隸無不如意其遺力餘意變爲飛白可愛而不可學近歲書以君謨爲第一而論者或不然殆未易與不知者言也



襄悼碑范文正碑晏元獻碑伊先生隔山庵記正字則張少監墓志濠州四望亭詩莊生臺詩宋宣獻詩書韻濠州四望亭南京御史臺讀易堂襄州峴山亭臨芳亭華嚴寺羊太傅廟西京教忠積慶寺東都李氏閒燕堂來鶴堂連亭篠簜亭劉氏藝華堂王氏談錄

王洙字原叔應天宋城人中甲科累擢翰林學士以兄子堯臣參知政事改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泛覽博記至圖緯方技陰陽五行算數音律訓詁篆隸之學無所不通論曰文宋史本傳 王洙晚喜隸書尤得古法

隸少劣東坡評書

劉敞字原父臨江新喻人舉慶曆進士廷試第一擢知制誥拜翰林院學士侍英宗講讀改集賢院學士學問淵博嘗得先秦彝鼎銘識奇與皆按而讀之因以攷知三代制度（宋史本傳　劉原父東觀餘論）

吳中復（神宗時人）百花潭口舊有任氏一碑乃宋熙寧間吳中復撰八分書（何宇度益部談資）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爲通志八卷英宗悅之命置局祕閣續其書神宗名之曰資治通鑑元祐元年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宋史本傳　溫公隸法清勁似其爲人所謂左準繩右規矩聲爲律身爲度者觀其書可想見其風采（山谷集　南屏山與教寺磨崖家人卦中翟耆年字伯壽好古博文撰籀史二卷（秦梁無錫志　耆年郎書經）

杜仲微作隸書用禿筆自謂得漢隸遺法（書史會要）

任誼字才仲洛陽人官澧州通判小字隸書古勁學中工篆及八分（書史會要）

徐藏字子禮甌寧人由進士知饒州後改浙吏提舉常平知秀州藏有書學尤擅漢隸姑蘇志）

向子諲字伯恭臨江人周敦頤拙賦向子諲隸書趙師俠刻於郡丞廳後（古今碑帖考）

洪适字景伯鄱陽人紹興十三年中博學鴻詞科乾道元年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謚文惠宋史本傳　洪适取古今石刻法其字爲之韻排其文爲之釋以辨隸書曰隸釋隸續中興藝文志

虞似良字仲房號橫溪自號寶蓮上人官至監左藏東庫善篆隸家藏漢刻數千本心摹手追盡得旨趣大至數尺小至蠅頭各臻其妙兼能古文奇字謝翺金華游錄

似良詩詞清婉得唐人旨趣尤工隸書無一食頃去筆札至寤寐猶運指作勢衾裯當指處皆裂有篆八分小篆王羊山水圖兩篇隸法壞自公始然亦自成一家搏擲鬱騰鯨鵬撮摩天矯容與煙雲卷舒數十年豐功厚德之所載識借公爲重不專在翰墨也不知公者獨以隸古稱豈知公哉釋居簡北磵文集

方士繇字伯舊一名伯體莆陽人朱公元晦倡道學於建安往從之以傳道爲後學師工于書自篆籀分隸行草諸體皆極其妙渭南集

宋子荅蔡季通書云篆隸碑千字畫皆不滿人意未有可寫之人令伯謇篆




如何朱子續集

呂勝己字季克邵武人與張栻朱熹講學工隸書得漢法仕爲湖南幹官歷倅江州知杭州自號渭川居士入閩通志

黃銖字子厚崇安人少師事劉子翬與朱子爲同門友爲文略相上下隸法甚古得魏晉以前筆意八閩通志

朱協極與朱子同時　宋敬齋箴朱熹撰朱協極隸天下全石志

婁機字彥發嘉興人乾道二年進士爲太常博士祕書郎皇太子始就外傅以機兼資善堂小學教授以累擢監察御史遷禮部尚書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嘉定二年以資政殿學士知福州機深於書學尺牘人多藏弆焉宋史本傳　漢隸字源構李婁君彥發所輯也合蔡中郎諸人筆力通神之妙皆聚此篇

洪適字源序

魏了翁字華甫邛州蒲江人慶元五年登進士第嘉熙中資政殿大學士謚文靖宋史本傳　鶴山先

生善篆不規規於繩尺中而有自然之勢嘗以篆法

寫諸隸最爲近古書史會要

龔開字聖與號翠巖淮陰人宋兩淮制置司監官博聞

耿介作古隸得漢隸筆意書史會要

單夔官至侍從倣唐八分方勁有體師孫虡書史會要

李伉未詳何時人鄆州州學新田記碑李伉隸書題額下款鄆州學新田記玄牘記

俱如漢刻有古受禪碑遺意

內臣楊日言字詢宜開封人嘉經史工篆隸八分書書史會要



釋省欽善八分書太宗詔於殿上書數行得賜紫衣小集

釋嗣端眞宗時人宋藍田縣修夫子廟碑進士董儲記僧嗣端書分隸深得唐人法大中祥符四年立石墨鐫華

楚珍彭澤娼女草篆八分皆工書史會要

蘇氏建寧人淳祐間流落樂籍以蘇翠名能八分書書史會要

金纂懷英字世傑馬翊人大定十年中進士第能屬文工篆籀當時稱爲第一學者宗之爲翰林學士承旨

致仕謚文獻金史本傳纂懷英篆籀入神李陽冰之後一人而已嘗謂唐人韓蔡不通字學八分自篆籀中來故懷英書上軋鍾蔡其下不論也小楷如虞褚亦當爲中朝第一書法以魯公爲正柳誠懸以下不論也趙隸文淦水集

麻九疇字知幾易州人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作數尺者一時目爲神童章宗召見奇之入太學有文名已而隱居不爲科舉計趙隸文薦之特賜盧亞榜進士第俄遷應奉翰林文字金史本傳九疇字畫正書八分

張本字敏之觀津人貞祐元年中詞賦高第工大篆八分正大九年以翰林學士見留遂隱爲黃冠居燕京

皆有功中州集

長春宮泊水仙澤謠

元趙孟頫字子昂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後也四世祖伯圭賜第湖州爲湖州人幼聰明讀書過目輒成誦爲文操筆立就至元中搜訪遺逸授兵部郎中遷集賢直學士延祐三年拜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嘗與侍臣論文學之士以孟頫比唐李白宋子贈封魏

國公謚文敏孟頫篆籀分隸冥行草書無不冠絕古
今遂以書名天下天笁有僧數萬里來求其書歸國
中寶之元史本傳公性嗜書專以古人爲法篆則法石
鼓詛楚隸則法梁鵠鍾繇行草則法逸少獻之不雜
以近體楊載翰林學士趙公狀熊朋來字與可豫章人薦爲閩海提舉儒學官而朝廷
以東南儒學之士惟福建盧陵爲最盛時起朋來連
爲兩郡教授所至考古篆籀文字晚以福清州判官
致仕學者稱爲天慵先生元史本傳往者鶴山魏公嘗




以篆法寫諸隸體最爲近古近時豫章熊先生亦用
之道園學古錄
吾邱衍字子行太末人家於錢塘嗜古學通經史百家
言工于篆籀其精妙不在秦唐二李下性放曠不事
檢束眇左目左足跛而風度特醞藉每以郭思恕自
比自號貞白處士所著有周秦刻石音釋學古編篆
書八分小篆歌如昆刀切玉不見形迹而剛強之氣
溫潤之質望之儼然元史本傳
楊益洛陽人歷行臺御史轉員外郎出撫南雍乾隆
吳集贈詩云洛陽楊友直字擬漢中郎同上楊益古

隸學廬江太守碑亦能篆書史會要

張恕字如心浦江人舉明經歷任武陵東陽慶元學正素與吳叡柳貫友善書體壯勁得八分之正張應槐浦陽人物續記

杜本字伯原清江人博學善屬文隱武夷山中文宗徵之不起右丞相脫脫以隱士薦召爲翰林待制至杭州稱疾不行工于篆隸學者稱爲清碧先生元史本傳

杜本工楷隸楷書結體謹嚴全具八法隸書學漢陽張碑



魏敬益字士友洛陽人臨江總管古隸學廬江太守亦能篆書史會要

鄭杓字子經羅源人泰定中辟南安儒學教諭與陳旅爲文字友著衍極五篇衍極記載三篇其書自蒼頡迄蒙古凡古人篆籀以及書法之變皆在所論宣撫使齊伯亨采而上之作衍極堂以藏其書何喬遠閩書

鄭杓能大字兼八分書史會要

李介字申伯江右人官至集賢待制古隸專學孫叔敖碑得古勁古拙之法書史會要

王務道字宏本山陰人吳志淳字主一曹南人古隸俱學孫叔敖碑書史會要

繆貞字仲素常熟人善篆隸眞行書好古博識隱居不仕八分小篆追踪張有正書尤高古致道觀虞山福地四篆字碑烈士碑隸書其蹟也旁有正書題識尤舒頔字道源績溪人至元丁丑辟池陽教諭至正庚寅轉台州學正爲詩蒼古不貴纖巧習字尤喜模拙識者曰宗漢隸非八法也名其齋曰貞素學者稱曰貞素先生明人朝詩集舒頔自作貞素先生傳云風清晝閒或篆隸數章意與筆悟則快然自得雖不遽斯舜然時人亦莫予解貞素齋集

楊元正吉水人翰林檢討善行草其隸法師蔡邕爲時所重嘉靖縉紳錄

李介石字守道以書見省臣命草符檄遂器重之授松江府提控案牘後守鎮江王逢有寄李守道詩云西湖有奇士少負不羈才酒外嗜八分席地畫青苔梧溪

楊翮字文舉金陵人元末提舉江浙學校楊孟載悼楊文舉詩云八分書古追東漢七字詩工到盛唐眉庵集

汪正字大雅四明人工八分書書史會要

李林字九皐錢塘人古隸學受禪表書史會要

周伯琦字伯溫饒州人以蔭授南海主簿三轉爲翰林修撰帝以伯琦工書法命篆宣文閣寶仍題匾宣文及摹王羲之蘭亭序智永所書千字文刻石閣中招諭平江張士誠拜江浙行省左丞留平江者十餘年元史本傳





伯琦博學工文章而尤以篆隸眞草擅當時嘗著六書正訛說文字原二書元史本傳伯琦篆師徐鉉張有書史會要正行筆結字殊有隸體正書亦佳書史會要

蘇大年字昌齡號西坡眞定人居揚州工八分行書書畫史

明張羽字來儀潯陽人好著述文詞典雅紀載行事詳而有體洪武初以儒徵對不稱旨放還又徵起爲太常丞名山藏張羽隸法韓擇木兼精篆隸弁州山人稿

邵謁字思宜休寧人洪武初以文學舉授本縣訓導調黟縣善篆隸詹希原朱同咸推重其字學萬姓統譜思

王廉字希陽麗水人洪武初薦入翰林修史書成授太子說書累官至陝西左布政字宗韓擇木兼精篆隸何鐘括蒼志

顧祿字謹宗華亭人能詩善書行楷學蘇文忠尤工于分隸洪武中爲太常典簿華亭志

曾鼎字元友更字有實泰和人有孝行人稱曰曾孝子元末爲攝溪書院學正洪武三年以明經舉引疾辭





博學強記工詩擅八分書筦金爲小印章揮然古意楊士奇東里集

李汶字宗茂博學多才善漢隸國初召爲史館編修與修元史授巴東南和令晚年歸隱鄉里扁其所居曰兼山艮所號石泉翁嘗集蔡邕書成四言古詩以訓其子寧門人張中謂其結體遒勁筆勢飛動若長鎗大劒交馳其壯且武也若商彝周鼎之銘其文甚古李蕙太平府志

鄭燁字宗晦杓子洪武中辟興化縣訓導天才逸出長

于八分書閣書

宋季子以字行家于臨川爲詩文有法且留意于隸古之學所獲漢魏諸碑刻必夙夜潛玩三走鄱陽見伯誠先生歐君復悉以作隸之法授焉復從龍虎山中宋濂重校漢隸字源序質諸方壺翁從義翁于是學大進遂以善隸書知名謝章太祖時人詹同謝章隸書歌云君不見天雨粟泣魑魅蒼頡制字洩天祕科斗之文久茫然史籀秦斯兩相繼大小二篆生八分此後六書從簡易邕邊隸字近古淳羲旭行草紛如雲謝章讀書隸更好使我見之過所聞不求妍巧自奇拙禹鼎周彝文斷缺連昌宮中壓井欹赤壁江底沈沙鐵魚魚雅雅錐畫深一字豈但值百金冠冕佩玉古君子天生古貌多古心春蚓秋蛇世交錯嗟我毫端久荒落墨池風暖白日長正欲相從謝章學天衢集

分隸偶存 卷下 五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書篆隸皆具蓋用衡以能書薦起篆隸尤其所長時未授職故欲以此自見也鮑翁家藏集

程南雲南城人永樂初以能書徵授中書舍人精篆隸爲時所尚正統中爲南京太常卿列卿記南雲篆法得陳思孝之傳隸眞草俱有古則又善大字書史會要

張端將樂人少有才名景泰間以薦授鑄印局使直南薰殿善楷草書尤工篆隸邱瓊山嘗作考隸辨以遺之延平志

林宗道字仲學景泰間領鄉薦爲文詞氣豪逸尤善隸

書晚年用筆益舊勁 閻書

左贊字時翊南城人學書于程南雲以詞翰名于時天順丁丑登進士第擢吏部主事成化中爲廣東右布政何喬新椒邱文集 左贊書法兼諸體而尤精于隸得二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四歲能大書景帝召見加諸膝賜鑽舉天順八年進士授編修弘治八年入內閣十六年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正吾學編 涯翁篆勝古隸古隸勝眞行草 弁州山人集



李應禎名姓以字行更字貞伯長洲人景泰癸酉舉鄉試入太學授中書舍人弘治中爲太僕少卿博學好古篆楷俱入格列卿記 文徵明曰家君寺丞在太僕時公爲少卿徵明以同僚子弟得朝夕給事左右所承緒論爲多一日書魏府君碑顧謂徵明曰吾學書四十年今始有得然老無益矣子其及目力壯時爲之因極論書之要訣累數百言凡運指凝思吮毫擫墨與字之起落轉換大小向背長短疏密高下疾徐莫不有法蓋公雖潛心古法而所自得爲多當爲國朝第一其尤妙能三指尖捌管虛腕疾書今人莫能及也 甫田集 少卿眞行草隸皆清潤端方如其爲人 書史會要

文徵明名璧以字行更字徵仲長洲人以貢至京師授翰林待詔少扣于書刻意臨學亦規模宋元既悟筆意遂悉棄去專法晉唐其小楷雖自謂黃庭樂毅中來而溫純精絕處褚而下弗論也隸書法鍾繇獨步一世生平雅慕趙文敏每事多師之論者謂詩文書畫雖與趙同而出處純正若或過之 文嘉行略 公于書未嘗苟且或答人簡札少不當意必再三易之不厭故愈老而愈益精細有細入毫髮者或勸其草應酬曰吾以此自娛非爲人也李文正以篆自負及見公隸曰吾之篆文生之隸蔑以加矣 黃佐衡山文公墓志銘 徵仲嘗自負隸法則不讓古人而歉于篆然余得其千文一本亦在吳興堂廡也 藝苑卮言

文彭字壽承號三橋待詔徵明子也少承家學善眞行草書尤工草隸咄咄逼其父以諸生久次貢授秀水

訓導擢國子助教于南京王世貞吳中
眞行草並佳體體有法並自成家不蹈父迹才似勝
之工力遠不及父詹氏小辨
高澄字宗呂侯官人早歲善屬詞不樂舉子業孤潔一
世知名海內善隸草八分名山
徐蘭字芳遠號南塘其先餘姚人後徙高郵爲郡諸生
累舉不第遂潛心書法正書師鍾繇宣示表草師王
獻之授衣天寶節過鵝還等帖皆淳古道勁度越流
俗尤精六書考究點畫正其訛謬作古文奇字得邊





魯生筆法八分初法蔡邕淳于長碑不失矩度而晚
年參以己意時人謂其書與程南雲並馳遠近求者
無虛日蘭亦高自矜貴間有挾勢位使輿隸致之輒
白眼叱去曰吾豈秖役者耶人以是益重之張時徹寧波府
志徐蘭與豐坊同時好作隸字不師漢人而師宋
盧陵朱協極蘇學嘗有協極所書敬齋箴石刻字畫
無法俗惡可厭後之人乃有好之如徐氏者亦其所
窮子必踵門求一見求其片縑尺素然後去列朝詩集
王百穀隸書遒古大勝眞草游居錄
孫得源字本卿楷宗顏平原八分法鍾太傅小篆倣李



主事改儀部入直內閣以母老乞歸起爲尚寶司少
卿師事待詔刻意爲文章及書畫皆入能品姑蘇名賢小記
師道工小楷及古隸馬元成集
周紹元字希安華亭人思兼子隱居藻里工八分精篆
刻松江志
周天球字公瑕號幼海長洲人少遊文待詔門下習爲
書法待詔極許可之曰他日得吾筆者周生也及籍
諸生不喜治帖括獨好古文詞日夜切劇久之其業
乃成書法亦日有名爲吳人所宗于慎行穀城山館集公瑕



治大小篆古隸行楷皆模範文太史晚能自得蹊徑
駿發名滿吳會間妙于書及篆隸吳門自文待詔歿
一時豐碑大碣無不出其手馬元成集
王穉登字百穀先世江陰人移居吳門十歲爲詩長而
後風雅之道未有所歸百穀振華啟秀噓枯吹生擅
詞翰之席者三十餘年閭閻之人過吳門者雖賈胡
陸師道字子傳號五湖長洲人嘉靖戊戌進士授都水

丞相詩句出入陶謝元白諸家操行甚卑縉紳雅重之（何三畏漱六齋全集）

孫克宏字允執號雪居文簡公承恩子以父任爲應天治中擢漢陽知府正書倣宋仲温入分宗秦漢（松江志）

俞允文字仲蔚崑山人少工臨池久而益擅之其小隸葉向高蒼霞餘草　開張好以篆隸八分作署書自謂得斯遵遺意體勢雖涉奇怪該丈之字畧累無怯澀亦人所難（書史會要）

胡宗仁字彭舉上元人隱于冶城山下生而偉壯美鬚晚年衲衣拄杖乂手徐步髻髯從風颺颺市人皆目爲神仙（列朝詩集）

宗仁擅漢隸得中郎遺法（五雜俎）

彭舉師魏受禪碑簡勁方正中雅氣遍入（江寧府志）

郭天中字聖僕先世莆田人其祖以避寇徙秣陵不事生業專精篆隸之學窮崖斷碑掇訪模拟疑食俱廢晚年隸書益進師法秦漢最爲遒古（列朝詩集）

歐陽序字惟禮江寧人能詩詞工篆籀仕福州府幕官罷歸結茅於姑塘之麓終老焉（江寧府志　惟禮與師卒更篆八分師二李與梁鵠結搆不疏古雅有意（金陵瑣事）

宋珏字比玉莆田人善八分書規模夏承碑蒼老雄健

梁桂茂善八分書官臨安知府（江寧府志）

江徽字仲徽婺源人詩極壯麗工八分書性倣岸時以

方鹿次梧云（徽州志）

陳鶴徽以字行莆田人工數體書尤善八分書

章國綏字伯元號秀南新昌人隆慶改元貢入太學選

得法斬然列朝詩集

沈宏嘉字叔雅嘉興人工篆隸八分董氏戲鴻堂帖其手摹勒石也珊瑚網

鄺露字湫雅南海諸生工大小篆八分行草書詩曰嶠野集手書開雕極精楷廣東通志

馬如玉字楚嶼本張姓家金陵南市樸徙居舊院熟精文選唐詩譜小楷及八分書





梁文泓拜手書

先太史紀年有云予素嗜字學尤篤於分隸春和手柔取古來論隸學及作隸人姓氏彙爲一編附以臆說及漢唐碑刻題識語數十則名九沙分隸偶存亦風習未忘也福幼侍先太史暇聞訓季妹及寄伯兄書自敎年十三時見友人案頭晉全碑一冊假歸仿之及少長游學入仕以迄歸田徧求古今名蹟臨摹規畫實有愜心以故興酣落筆揮灑自如是編成於雍正辛亥之春年七十有三矣閱十載庚申家罹祝

融之厄所藏漢唐碑帖洎生平著述殆盡後於及門程君清標處得是編存稿不無魯魚痛先太史旋歸道山未克訂正福珍之篋笥有年頃來山左姪緜前章邱署中訪知邑人焦君迪曾嗜古善書丐其校訂緜前亟謀壽梓以公海內福因備述顛末記之緜前爲伯兄承天次子伯兄字石梁號訥庵雍正己酉拔貢前陽穀令卒於官能嗣先太史臨池之學奉姊承保字季瀛亦能以漢隸法作擘窠大字歸長沙進士周宣猷早歿福謹附書於後以俟當世博雅君子採



輯焉時乾隆己丑九月朔日福百拜敬識



余既據文瀾閣寫本刻分隸偶存嗣得乾隆己丑九沙之孫緜前字幽初者校刻本取以勘比緜前所刻極精然亦閒有誤處極三日之力爲之精校始付印焉案小跋翁紀年云余素嗜字學尤篤於分隸取古來論隸學及作隸人姓氏彙爲一編附臚論數首漢唐碑刻題識數十則名九沙分隸偶存亦夙習未忘也云云是分隸偶存之上本有九沙二字今著錄於清四庫者既刪去即其孫所刻亦無之矣校竟因誌於此甲戌冬張壽鏞

恭題直學士院所賜御筆

留正少師判建康府趙汝愚右丞相

臣紹熙五年待罪西掖兼直學士院際遇主上龍飛之初書詔真委時翰林學士李燾去國新除中書舍人陳傅良未至臣以非才當內外制斤斤無闕事一時冊后封拜加恩第次第而舉八月二十七日忽蒙宣召不知為何事入院而御筆至亦不聞知既啟御封留正除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汝愚除右丞相故事命相必設金鑾殿詞臣面受聖語是時主上猶御重華宮仍鎖南內朝苑故以御筆賜臣二



者皆有訓辭而汝愚者尤詳遂具載於二制中退不敢以語人謂者往往不知所自也又九月二十三日伯圭加兩鎮節度使十月八日以季秋涅雨罪己降詔慶元元年正月八日汝愚除特進依舊右丞相十三日師夔除開府儀同三司四月四日余端禮除右丞相臣千載幸遇猥以蕪陋之詞視草摛文堂錄本例留院中臣毋珍藏寔畏軫以為家寶未遑勒堅珉謹齋祓裝襯以傳子孫仍識歲月大概於右

恭題知貢舉所賜御札

皇帝御極十有五年歲在戊辰禮部試進士五千餘人二月甲辰以御札付臣等臣亟率同知貢舉臣思臣幼學臣時暨參詳點檢試卷官以下三十三人班列於庭望闕重拜退而啟緘伏讀莫不驚喜感歎以為前此雖間有之未有如今日之盛舉也仰惟皇帝陛下以濬哲之資承付託之重清心寡欲崇儒興學不懈益虔乃者權臣開邊塗炭生靈陛下憂形於色外勦叛將內誅元惡處之晏然而天下復定所謂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者也方且厲精而躬覽臨政而更化廑勸治安矣先是三錫宸翰於貢闈其二皆以不及臨軒故戒主司以審取舍今歲親策造士而又豫戒臣等至於再三盡自比年以來姦倖弄權公道幾泯舉場覓縱以私害公士類嗟惋不勝其弊又慮人之議己也專為蒙蔽杜絕人言仰賴陛下聖心感悟首下求言之令禮頒温詔博采芻蕘眞社

伯圭以衰老乞免奉朝請內批降詔不允懇不自已輒進狂



玖拾捌冊98版
25 B

稷之福今聖訓有曰去取之閒趨嚮所繫使精加攷閱擇文體醇正議論精確者又曰或因問獻言實有可用雖涉訐直勿以爲諱陛下隆覽盡下高視千古屬意人才興起治功煌煌帝謨五三六經載籍之傳敢諫之鼓誹謗之木何以尚此狗鼠休茲臣等既以宣示旨屬更相勸屬又以聖意發策俾士子盡言無隱矣伏念臣等受國厚恩平日所願推賢遜能圖報萬分矧以孤學誤蒙委以文衡回念場屋之舊固不敢經於抑揚恪遵告戒謹拔其尤異者實在前列然士子局於文體雖有奇才恐不得騁又臣等智識荒淺深恐上不足以副陛下求賢之切下不足以得人物之眞驚惕祗懼夙宵靡遑敢以奎畫登諸樂石以詔四方仰惟國家設科得人最盛







然山林巖穴之士必有遺才高節非科目所能致爵祿所能誘者惟陛下推此心以往不憚孜孜而求之當有魁壘不世之才出而爲陛下用野無遺賢多士濟濟臣等不佞尚庶幾見之

恭題賜陳傅良宸翰

臣仰惟皇帝陛下龍潛嘉邸毓德進學一時宮寮皆出遴選嘗逢誕辰咸獻詩頌既而置酒高宴初酌黃裳次酌陳傅良各授文書一通致謝再三其一曰上呈朔善其一曰上呈賁讀御名謹封因請問所以謙賜之由陛下爲言二公之詩雖因爲薄而作皆寓警誨之意輒依所惠親書一本復以爲贈以示不忘裒與傅良跽謝而退陛下踐祚之初權寔禮部尚書十四日是爲甲寅蓋廷試後二日又自言以大理丞景福殿祇應豈非爲

恭題仁宗賜董淵宸翰

臣竊攷皇祐五年三月辛丑朔壬子崇政殿試禮部進士閭丘象天賦辛酉放鄭獬等五百二十人前所書十四日是爲

諸位官耶孟子曰國家閑暇及是時明其政刑是時神文臨
御已三十餘年正月平儀智高朝廷無事而垂拱旰小臣
猶不忘保治之要雖止二字足以示萬世法印文左曰帝右
則古篆字也見義雲章臣高祖先臣某以是年中第爲第三
甲第八十八臣家衣冠實始於此感歎再三謹附書下方
　　恭題仁宗賜懷瑾御頌
臣仰惟紹興初元高皇帝南巡慨念天章所藏祖宗宸翰墜
失殆盡求訪山林所得不多惟明州廣利寺住持僧淨曇悉
以宸奎閣中仁宗皇帝所賜懷瑾贊頌寶翠上進上大悅賜
以御札謂卷軸既豐護持有道又書佛頂光明之塔以寵之
鑠石流金之候在黃沙聚棘之中亦有灑掃供饌之文雍熙
孝宗皇帝賜以妙勝之殿皆已登之樂石惟淨曇勒昭陵
三年四月詔曰當此炎蒸之際念其縲紲之人宜伸欽恤之
文庶協長贏之候宜令諸道州府軍監縣等凡禁繫之所並
須灑掃牢獄供給凝飲械繫之具皆令潔淨疾病者爲致醫
療供送飲食盥時傳送無令邀難減剋無家屬者官給口糧
合歸法者候處斷之時給與酒食小罪逐旋決遣大罪窮究
其情無致淹延以稱朕意蓋又加詳矣自是每歲首夏下詔
恤刑遂爲定制眞宗大中祥符仁宗慶歷皆有詔旨而條約
大率如開寶雍熙之詔乃知此二敕書實本朝之家法累聖
遵行尤以炎蒸爲念肆我主上當盛暑時臨軒疏決分命諸
道慮囚悉如故典至開禧二年復因論囚又命提點刑獄使
者仲冬巡歷如仲夏之法每歲必再舉行又命御史劾其不
虔者欽恤之恩又益廣矣鈞蜀人也褫身痛括持心篤厚行

其所學不苟於職朝誉謨然力求外補今為潼川憲使奉訓詞之丁寧實前朝之敕書宣揚德意於萬里之外使遠民自以不冤如在畿甸眞可以仰副陛遣之意矣

恭題向公起所藏仁宗眞蹟

臣嘗見皮襲書省正字陳師道跋修起居注江休復之孫端禮所藏仁宗皇帝御書善法刑政四字又言其璽文曰帝鑒窃疑其不倫後見昭陵他刻正用此印臣尋攷之其字曰鑒豈古文筆字也出義雲章始知師道誤以為鑑字爾密州觀察使贈太尉向惠節公傳範蒙賜以飛白帝筆二大字七世係新知桂陽軍踰武縣公起刻於石以示臣雲漢昭回不容褻玩謹楊公裱宸翰筆法與此卷絕類倉猝戒諭邊臣而字體莊嚴

恭題宇文紹奕所藏徽宗御書修禊序

臣嘗觀蘭亭修禊序草本流傳千載唐太宗求之尤勤自謂心慕手追一人而已唐人作字無不效之者故南唐後主諱煜得其清而失於窘拘顏眞卿得其骨而失於生獷徐浩得其肉而失於俗李邕得其氣而失於狂獨獻之俱得之而失於體格張旭得其法而失於縱恣無蘊藉態度觀此言則是終無有得其全者恭惟徽宗皇帝天縱多能游心六藝筆力超邁高掩前古自出機杼眞書視序於青綃中雖曰出於辟稷而楷法精妙何止青出於藍而已臣世受國恩先臣大父某受不世之知俾守四明鄉郡者幾五年寵光狎至細書方國之賜聯翩而下雖遭兵燹遺刻猶有存者玆焉恭覩鈐書樞密院事紹節家藏御書眞蹟昭回之光照耀凡目感歎不足謹流涕再拜書於左方歸其書於宇文氏

恭題徽宗賜張繼先御詩

嘉定五年歲在壬申郊祀慶成中外交賀迺季冬甲午皇帝以所藏徽宗皇帝賜虛靖先生張繼先詩翰示臣且來跋其後竊惟漢天師道成於蜀而教傳於龍虎山至三十代而盧靖出仙委絕人道術驚世人謂天師復生誠不爲過祐陵親



御詞翰爛然如新再拜仰瞻盥櫛凡目勒之堅珉以鎮名山已爲晚矣嗚呼人知祐陵之崇道教不知仁心實本乎爲民人知虛靖之仙去而蜀之青城猶有見之者此詩尤不可以無傳也

恭題欽宗御畫十八學士圖

唐文皇十八學士猶在秦府蓋武德四年也仰惟欽宗皇帝龍德春宮以仁孝恭儉聞天下手臨舊畫而又親灑宸翰以誌之誠有慕於貞觀之盛也臣嘗觀後周光祿丞杜良作文皇畫像記曰太宗已定天下而高祖已登九五矣太宗於閻閻疾瘼干戈勤勞且盡知之於仁義之治興太平極治之功容或有未究焉耳既作文學館延四方英俊講貫細繹薰陶耳目者莫非帝王之事彼十八登瀛人必曰爲如是事而治如是事而亂以太宗之明刻記於心宵圖衰亂乎一意於求治而已仁儉義輔道薪德火日往月來就聖神之模其爲宗廟社稷生靈者炳焉與三代無以異矣故太宗之功烈自漢高以降莫之與敵十八人之力也此眞得太宗之意嗚呼欽宗游戲翰墨而爲此固爲萬世法由兮觀之豈不爲臣子萬世之痛哉抑聞後世人君能用材者無如太宗然許敬宗乃得預議者謂如摘瓜手耳取之既多其中不容無濫此又足爲世戒故併載之

恭題高宗賜胡直孺御札

高宗皇帝垂情翰墨殆爲黃庭堅書兮戒石銘之類是也僞

齊倘存故臣鄭億年輩繳奏豫方使人習庭堅體恐緩急與御筆相亂遂改米芾字皆發其眞嘗覩爲詩自周南至商頌全衰上有帝筆印記天縱多能人固莫及聖度恢然其視使臣下爲拙筆書者胥壞矣

徐俯及洪芻兄弟皆庭堅外甥有酷似之稱俯題雙廟詩有云向使不死賊未必世能容不惟自巡遠以來未有此論蓋亦隱永樂之痛庭堅亟稱之且勉諸洪進步非此舅安得此甥也然卒致大用殆亦不喜劉賁之助云

恭題高宗賜陳正彙御札

陳瓘之在四明遣正彙往浙西過杭州遞告變蔡京既得其情必欲寘之死地又欲併以此殺瓘既就逮瓘以勁言得免殺人寧免致三之惑又云海嶠萬里不如無子之無憂淮壖一身彌覺有生之有患微皇聰察僅得貸正彙之死既至沙門無復歸望矣上巡檢知其爲名家子招致館下又有神祠甚靈嘗謁之卜以梧珓且曰若得生還求百聖珓擲之至百皆然未幾欽宗即位召歸而瓘已下世痛不及見遂得心疾惟此舉策問既出奎畫下寵多士雲漢昭回照耀編簡汪公上殿已不能對賜以名方猶傳於世高宗眷遇又如此擢其子大方爲郎瓘之孫大年寶正由之子也爲臣家壻故得聞一代眞儒魁天下今賢嗣又得眞蹟藏弆以詔將來光明俊偉未有如此者其家法書甚富此特爲希世之遇雖夏之瑚戈商周鼎彝款識甚高古者亦當在下風矣謹識於後而歸之公少名師問故字孝伯既得賜名丞相趙鼎字之以聖錫云

恭題汪逵所藏高宗宸翰

紹興五年御書廷試策問

## 御書中庸篇

高宗皇帝自履大位時當艱難無他嗜好惟以翰墨自娛始爲黃庭堅書改用米芾動皆逼眞至紹興初專倣二王不待心慕手追之勤而得其筆意楷法益妙五年策士首得汪應辰九月十九日言者乞依雍熙故事賜新進士儒行篇以勵士檢有旨仍添賜中庸送祕書省校勘正字張嵲校中庸篇高閌校儒行篇二十二日閌入奏儒行雖閒與聖人之意合而其詞夸大類戰國縱橫之學蓋漢儒雜記決非聖人格言欲望止賜中庸一篇庶幾學者得知聖學淵源而不惑於傷邪敩雜之見上可其奏御書中庸以十月四日賜之仰惟思陵書六經以幸承學之士此固餘事然中庸無慮三千五百餘字萬幾至煩而涖日之閒書就終篇書生勤篤者亦安能及此尊經崇儒之意眞可爲萬世法時趙鼎爲左僕射例得摹蹟爲家藏仍摹刻分賜鼎晚謫海上而素重應辰遺言以此卷歸汪氏應辰次子逵既以御題示臣併示此卷可謂汪氏二寶矣高宗壽考遐不作人薦飛魚躍儒風日盛中興之業實本於此應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躬行直道以終其身以及子孫君臣際遇猗歟盛哉流傳千載何止一時之榮也

## 恭題孝宗御書心經

淳熙十四年歲在丁未孝宗皇帝元命之年也十月二十二日會慶聖節親灑翰墨書心經於禁中觀堂先是上天竺山再建觀堂既成住山妙珪求記於臣嘗既登之石矣嘉定二年孟夏之十日珪又來言蒙皇帝賜以孝宗所書眞蹟願得跋語并刻之山中臣仰惟孝宗皇帝聖學高明度越前古是時在位已二十有六年不倦於勤治體已定而進德不已退朝餘暇游心內典深味禪悅毗盧五子餘卷而此經獨名以心蓋千經萬論之至要也列聖在御相傳以仁忠厚積累福祚延永蘇軾有云惟佛與佛乃識其眞臣謹齋跋書於下方以詔後世

## 恭題曹勛所藏迎請太后回鑾圖

臣嘗恭讀光堯太上皇帝宸翰稱譙公歷事四朝盡瘁國事始終一節夷險不渝且言令請太后天眷至金主前宣予孝思使彼感動俾予母子如初洪惟太上皇帝睿性仁孝天地助順以遂長樂之歡而乃推功臣下堯言炳然亦惟譙公忘身徇主有以得此也臣自爲兒時聞臨平道中太后回鑾之盛恨不身見之暨官玉牒預聞史事纔得窺一二今從譙公家獲睹迎請圖丹青煥爛賦篇贍麗然後一時慶事歷歷在目敬拜歎仰嗚呼休哉夫以譙公功成之初乞身退歸無一毫矜伐意此圖之作非欲自明其功蓋所以發揮太上皇帝聖孝之蹟過於方冊遠矣是豈惟其家所當寶藏後之太史氏尚有取於斯焉

跋王順伯所藏二帖

鍾繇力命表

始順伯示余以定武蘭亭序書賜宮奴樂毅論余謂小字無以復加矣順伯笑曰未也又有遒此者乃出鍾繇力命表諦觀久之心爲之醉字畫精到乃至是乎順伯博雅好古蓄石刻千計單騎賦歸行李亦數篋家藏可知也評論字法旁求篆隸上下數千載衮衮不能自休而一語不輕發先鍾後王字家固有定論以此三者坐判優劣豈爲知者道耶

定武修禊序

史言將軍射沒鏃謂沒矢者殆未必然臨右北平盛秋匈奴避之畫不能眞似尙可想見也神氣如此而惘惘如鄙人此所以爲李將軍耶

跋吳生畫卷

李廣射虎

徐堅作初學記中山劉子儀愛其言曰非止初學可爲終身記此書出入史傳援據精確何止應童蒙之求耶

跋陳氏續蒙求

徐堅作初學記中山劉子儀愛其言曰非止初學可爲終身記此書出入史傳援據精確何止應童蒙之求耶

跋韋幹馬

山水平遠

順伯好石刻成癖蘭亭善本收至三四未已余家無一名帖心顧好之把玩不忍去手雖未若順伯之膏肓然疾在膏肓豈所謂不治將深者耶

跋秦淮海帖

山谷晚游浯谿題詩磨崖碑後見少游所書文潛詩嘗恨其已下世不得妙墨刊石開時少游醉臥古藤下未久也而山谷老人已有此恨矧今相去幾百年此帖瀰然如新得而讀之寧不感歎

書仰孝干行實後

先生孝行出於至誠本不求人之知清朝官之以風厲天下而後先生之名顯永嘉名臣輩起爲浙河東西冠嘉遯之士至行卓然必有繼先生者第其深處巖谷不求聲稱故潛德幽光未之或發鑰不肖願與邦人訪之聞於州於部使者於朝廷使此邦之風義益高而先生之名不孤不亦可乎

跋陳氏續蒙求

徐堅作初學記中山劉子儀愛其言曰非止初學可爲終身記此書出入史傳援據精確何止應童蒙之求耶

跋吳生畫卷

李廣射虎

史言將軍射沒鏃謂沒矢者殆未必然臨右北平盛秋匈奴避之畫不能眞似尙可想見也神氣如此而惘惘如鄙人此所以爲李將軍耶

跋韋幹馬

山水平遠

延陵生丹青無不工適興作山水尤深遠有意趣宦遊三載歸心蕩搖渡口喚舟殆屬夢境

跋韋幹馬

矍鑠坡翁詩恨未見此畫今日得之便覺詩畫互相映發此詩此畫誰當看豈無所待耶

跋徐薦伯橫槊醉藁

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版古人惟以許傳修期薦伯儒者由右學以奮論議慷慨談兵如流擊賊何足言讀其詩頓挫清厲有壯士橫槊之氣倚馬而作露版有餘矣修期何人哉

跋徐子由菊坡圖

徐君倣睨菊坡不復出仕故其樂同彭澤令少日便賦歸而三徑已就荒松菊僅有存者則夫火馳宦途碌碌忘返之士顧有一適如君者耶

書元章簡公神道碑後

章簡公名德隆重詞章典裁蓋平昔之所慕者茲來佐州披圖牒訪故迹始知甓城陁門疏河建隆梁以爲此邦無窮之利者皆公之力曾孫康臂適爲監征叩其家世始得碑銘而讀之益加歎仰若蘇魏公之雄文韓南陽之奇畫又皆可寶也

跋任氏香圓記

齊晉安王以蓮華供佛願竟齋不萎七日齋畢華更鮮紅視不及見得此書於公之仲子始知自無怨公以還世有隱德遂爲名臣大家天之報施端不偶然後來者又堅肯堂之志而敷華結實可謂異事此理殆未易致詰輕下注腳卻成蹉過

跋王清叔畫卷

斷崖小枯木

醒巷古木大似梁鵠書有劍拔弩張之氣

全幅枯木

此幅筆勢尤瓌壯雜之文湖州射澤中未易辨也

橫披山水

觀此圖當作煙雨半開登高臨遠時想荷求形似便失妙意要不可以畫家三尺繩之

跋霍氏球川圖

霍君來爲赤城理官垂去矣益不得志書銜袖過余曰漫仕三年不達已知圖家之球川得名勝詞翰盈巨軸以此西歸賢於薦書遠甚余願愛其言展卷久之字呼曰子登宦情如水而家居勝絕乃爾君之歸似晚矣他日有客道南閭陵捨舟金斗門外徑造竹所者必我也君其容之乎

跋王少保行述參政敏公父

士夫以重名致大位雖才業足以自奮要其先必有所自來而積善累功之人亦往往取必於後參政一代偉人恨生晚不及見得此書於公之仲子始知自無怨公以還世有隱德遂爲名臣大家天之報施端不偶然後來者又堅肯堂之志

跋丁端叔所藏鼎彝款識

右商周以來鼎彝尊罍等八十有六余游南蘭陵從丁端叔借觀商周遠矣器之存於今者蓋寡識者望而知之以爲商質周文世愈遠則文愈簡然周器亦有甚簡者不知何以別其非商也盤誥誥曲聱牙商周皆然其他訓誥誓命之文初不相遠者商頌雖止五篇求其體製比之清廟維清之詩加詳焉豈高識者他有見於此耶古人不可復見而得其器器又不可得有乃摹取款識之文茫昧難讀顧有何好而深好之是殆難與不知者道也

跋陳忠肅公表纂

范忠宣晚年益以天下自任尤留意人材或問其所儲蓄爲今日用者曰陳某又問其次曰陳某自好蓋言忠肅公可以獨當天下之重也宣和末年或問游公察院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曰陳了翁其人也元城先生嘗因公病勉以醫藥自輔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讀公表葉及紙尾數語氣燄然如生折而不撓有大臣之風三公眞知言哉

跋百醉老人詩

百醉老人詩追七子淩鮑謝諸公論之已詳遊別圃有句云中原戎馬場故國虎狼窟言歸成默傷念之中心慄鑰讀而悲之此詩人黍離之歎少陵一飯不忘君之意也百醉閱一醒豈眞醉耶

跋史魏公與心聞禪師帖

太傅史魏公得法於心聞愛其子孫至今不忘明書記其從孫也持魏公書偈來讀之益信二老相得之深傳播叢林又爲裴相國與黃檗禪師添一重公案

跋趙清憲公遺事 案憲一本誤獻攷宋史趙抃之傳謚清憲與趙抃異

右丞相清憲趙公遺事其孫誼錄以示鑰遂獲窺先正之風烈嗚呼建中靖國初徽皇銳意於治親擢公爲御史中丞裕陵人物之舊收用無餘黨論雖興猶有如公者屹立於諸公之下正詎聞公餘之歎傾竑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以爲第一鳴呼公之擢舉首遠業已見於此非徒爲偶儷之工祖宗之取人如是宜乎名臣之眾多也

跋楊伯子詩卷

莊子秋水篇言埳井之蛙謂一壑之水陸士龍逸民賦富貴者是人之所欲而古之逸民輕天下細萬物而欲專一丌之歡擅一壑之美半山詩曰穰侯久擅關中政長恐諸侯客子來我亦暮年專一壑忽逢車馬便驚猜蓋用其語語則工矣惜乎其不大也石屋之勝余未及識伯與以妙思尋幽而無專擅之意思與好事者共之豈不宏哉

跋劉杼山帖

先生嗜書如嗜芰平生富藏名流翰墨而獨謂杼山先生之書光前絕後尤祕寶之鑰自遭家艱文字散落惟此二番宛然巾箱中疑有神物爲護持爲謹帛其縵而新之以續先子之志

跋朱瀟山自撰墓誌

瀟山先生少年以詞藻表見一世士林傳誦追配前良銘中之文如霜降水落墨翰墨餘習非飽諳世故晚歲見道不及此尙何疑於死生之際哉

跋徐狀元 爽祥符五年敕牒

歐陽公歸田錄載眞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形神器識或取其所試文辭有理趣者徐公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一鳴呼公之擢舉首遠業已見於此非徒爲偶儷之工祖宗之取人如是宜乎名臣之眾多也

平生未識誠齋而多見其詩每深向若之歎璞師示以此卷讀之灑然知其爲誠齋之子也筆力駿駿眞過人哉

跋蔡淮海戒殺帖

蔡淮海妙墨前輩所推余頃得此本愛玩不能去手時在校官念此邦日事鮮食物命不可勝計欲傳於人未暇也茲來假守遂登之石釋氏戒殺誠是而言之太過不若遠庖廚之言爲適中然則何取於此嘗感汝南周顒之言曰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逾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得之故書中取以校昔所攻無差者併爲刊石以授伯順使寶之以成其志以存寺正之遺蹟抑以見吾兄弟用心之勤俯仰皆有感焉始伯順葬父於金舟如寺正之志後以五年九月壬申改葬於親仁鄉龍門山合其母陳氏云

跋鄭屯田 鄤 蓬萊山詩

先生風神蕭散肺腑清徹不以事物自嬰故出語輒驚人晚歸白道山來賦此詩未幾遂仙去元丞相徹之云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小蓬萊先生殆是耶

跋杜祁公草書詩

鎗在郡庠直舍時辟君文老以近鄰相過出杜祁公草書雲詩嘗跋之云歐陽公答祁公惠詩言無俗韻清而勁筆有神鋒老更奇二寶收藏傳百世豈惟榮耀詫當時辟君所藏詩雖出於唐人而草聖則公眞蹟也歐陽公二寶君得其一矣茲遂登之於石

跋辟士隆所撰林仲南墓誌

淳熙四年冬鎗備員敕局陳君舉任太學錄官居相鄰一日同林伯順大備相過愴然曰辟寺正之亡吾儕之所痛也嘗爲伯順先銘於寺正書以古篆恐其難辨又作楷法於後已投我而亡之矣後從辟氏子沂得其藁茫不知何語予能辨之否鎗不善篆而素好之一見纔識十二三餘皆奇古難知臼仲氏故嚴州使君相與徧閱字書攷究幾月而後盡得之寺正於書無不讀耽玩鍾鼎古文搜奇抉怪凡易識者多不用古文所無閒以小篆補其闕眞好古哉君舉伯順得之喜甚又十二年假守東嘉二君來見曰寺正所授眞篆二本後得之故書中取以校昔所攻無差者併爲刊石以授伯順使俯仰皆有感焉始伯順葬父於金舟如寺正之志後以五年九月壬申改葬於親仁鄉龍門山合其母陳氏云

書周禮井田譜

會稽夏君休以篤學名於鄉紹興閒有旨郡給筆札錄其所著書以進郡出錢百萬就姚江置局謄寫幾千卷春秋易有解律歷有書余從其孫壻袁起宗鼎得其周禮井田譜讀之井田之廢久矣林勳本政書最爲有志於古然僅載田制他書亦未有如此之詳且明者井邑丘甸寓兵於農凡出於井田者無不毫分縷晰又皆圖以示人如指諸掌文中子曰如有用我者當執周禮以往其講之熟矣事大體重固非歲月可爲惟仁政必自經界始此先王經國之本也故爲廣其傳思與學者共講之刊既就錢文季文子指弋閒有不合者胡太初宗亦相與講明而黃君毅又作問答一卷皆有益於書

陳君璋許以序引自湖南遠寄詞雄義渾尤爲耆明遂併刻之惟文子之說以似裝潢遽不及附見當俟他日更君年八十餘無一日不著書其精且博如此以上書補官一試吏而止不得少見於施用爲可慨云

跋諸名公翰墨

韓魏公　司馬公　王文公　韓康公

富韓公　文潞公　王宣徽　晏元獻

陳文惠　韓南陽

右諸名公翰墨米寶晉題跋過江以來鮮有之或謂得之揚州擾攘中蓋故家物眞可寶也司馬公書必施於所尊其論出處大致懍然不可奪晏元獻屬其弟於人以爲不可溫顏南州之行寧能盡寫浩然詞意耶

孫浩然詞云一帶江山如畫景物向秋蕭灑水侵碧雲何處斷聲色冷光相射橘樹蓼花洲掩映竹籬茅舍天際客帆高挂煙外酒旗低亞多少六朝興廢事盡入漁樵閒話



茲非前輩之言耶是時士夫書必以小紙圓緘故多用圓印而書無摺痕禮簡而意厚字畫又不苟類可傳後今世專以緑子往來語多浮溢紙尾書銜全是吏牘體雖有詞翰之工欲襲藏之終覺不韻重可歎也

跋汪季路所藏書畫

徐騎省篆項王亭賦

舊見岸老筆談載騎省嬾隃之說近省跋原王季中彥良實襄敏諸孫余及見其暮年嘗問古人篆字眞蹟何以無燥筆季中笑曰挈有問及此者蓋古人力在擊不盡用筆力令人以筆爲力或燒筆使禿而用之移筆則墨已燥矣今觀此軸信然子孫非不甚工惜其自壞家法反以端直委媚售一時

後進競倣之古意頗盡但可爲知者道耳

龍眠九歌圖

三閭大夫見楚先王廟圖畫古聖賢怪物而作天問龍眠讀九歌而爲之圖一段風流視楚人何遠

王晉卿江山秋晚圖

宋大夫閒襄王之夢孫興公見天台山圖皆想像爲之賦文章之妙如此若丹青非親見景物則難爲工晉卿固自名勝然方其以金狨游冶都城嫩寒中安知江山秋晚時事不有

上者任子當有自鎖試進亦不見一人既無廷試止書第一第二等期集所供職纔二十五人卷首止以二版書雜事試官書知舉而不及參詳以下猶有明經科謝恩延和殿賜優牒於崇政殿門外又不曉優牒之義四月二十九日奏號五月二十日御史拆卷封三日奉敕放牓此皆事之變汪公澥職糾彈秦公觀掌牋奏茲又一時之盛也

書張武子詩集後

武子拱人也父避地南來往返明越遂家於明隆興初與余爲同年生自爾益相好人物高勝筆力可畏非敢以友友也不幸齎志而歿吾黨共哀之其季以道哀詩二編期以行遠遂初尤貳卿爲之序以道示余泣且言曰尤公知吾兄之詩而不深知其平生知平生者惟子爾更爲我言之余曰尚忍言哉武子天資絕高少以流寓名薦書文已怪怪奇奇或誚之笑曰吾寧僻無俗寧怪無凡此意卒不變然亦以此不偶閉居好與諸禪遊佛日宏智皆入其室頗悟超卓學亦與之大進結交老蒼閱見多前輩事聽之使人忘倦丞相壽春魏公作尉姚江一見君奇之君亦歸心投以詩曰願同丑萬輩終老孟子門後二十年試南宮魏公得其三策心知爲武子之文袖以見知舉張公眞定曰適得一卷舍人如欲取時文則不敢進果欲得士人否張公曰吾嘗言寧取有瑕玉不欲取無瑕石讀之以爲佳魏公曰此某故人張某之文也舍人異而記之比揭榜驚謂魏公曰果張某也魏公罷相居小谿



而不深知其平生知平生者惟子爾更爲我言之余曰尚忍言哉武子天資絕高少以流寓名薦書文已怪怪奇奇或誚之笑曰吾寧僻無俗寧怪無凡此意卒不變然亦以此不偶閉居好與諸禪遊佛日宏智皆入其室頗悟超卓學亦與之大進結交老蒼閱見多前輩事聽之使人忘倦丞相壽春魏公作尉姚江一見君奇之君亦歸心投以詩曰願同丑萬輩終老孟子門後二十年試南宮魏公得其三策心知爲武子之文袖以見知舉張公眞定曰適得一卷舍人如欲取時文則不敢進果欲得士人否張公曰吾嘗言寧取有瑕玉不欲取無瑕石讀之以爲佳魏公曰此某故人張某之文也舍人異而記之比揭榜驚謂魏公曰果張某也魏公罷相居小谿



山中武子日從之游如裴迪之在輞川兩仕都城司羅於外司帑於內皆甚劇泊然如在山林苟非所知雖貴而欲見不遒也平時若不以事物自嬰而官業井井可觀惜乎不見用惟詩傳於江湖閒爾余嘗跋其詩卷云與武子評詩謂當有悟入處非積學所能到也君讀之以爲得我意嘗曰山谷晚年詩皆是悟門愛其金戒緊馬曉驚邊之句又曰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東坡嘗賦五更五詩詞雖工蓋惟四更爲佳爾又嘗自哦其詩曰客向愁中都老盡祇留平楚伴銷凝又哦其詞曰昨日豆花籬下過忽然迎面好風吹獨自立多時其大約可見矣閉門讀書室中無一物憑案開卷終日凝然性雖嗜詩未嘗輕作或終歲無一語故所作必絕人妻孥至不免飢寒或謂君不爲歲晚計君曰水禽有名信天翁者食魚而不能捕兀立沙上俟他禽偶墜魚於前乃拾之然未聞有餓死者其夷澹雅謔類此詩不必贅也其清麗粹潔上參古作旁出入禪門寄興高遠遽讀之或不易了而中有理窟覽者當自知之

跋趙君靖所藏張紫巖帖

丞相魏國忠獻公名遂身退又在閒廢憂患中與友壻趙君家問悼亡方切而憂國愛君之言炯然自以爲中心未嘗須臾寧時紹興辛巳邊事方擾故公尤以爲憂忠肝義膽不徒形事而後見也

跋東坡上樞密論開邊書

裕陵銳意攘夷晚乃言用兵不是好事樞臣得公書惜乎不
蚤以聞徒流傳至今也

跋陳簡齋戲學

劉子曰玉屑滿匣不可以爲圭璋余則曰雖不可爲圭璋要
可寶也於此書亦云

跋李伯和所藏書譜

東坡所作文與可硯屏贊

老坡文如河漢而寂寥短章措意曲折不窘邊幅大似老泉
名二子說而又過之使但言竹石之工何以爲文湖州耶

跋蒋酒二篇

兩頭纖纖終不如月初生虛飄飄終不如花飛不到地薄薄
酒後作者寢不及前詞人務以相勝似不若別出機杼

跋蘇氏璇璣圖

晉史載竇滔妻蘇氏始平人名蕙字若蘭善屬文滔符堅時
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爲迴文旋璣圖詩以
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卽此圖也
與武氏所記多不同未知孰是又武氏謂二百首而龍眠止
得百二十六首細推之殆不止此也

跋安光遠所藏祖廉訪詩跋

廉訪公以文受知徽皇屢將使指劉延康之守眞定公實佐
之分守京城又引以自助尋執節以死公與其三子竇學公
以下護喪閒關兵火中送之建陽未至而死於道其爲人可

謂必有醞賞殊渥迎勞境上以寵其至至則論賞如格與平時泛使無異公亦退然卽司宗官次而不自言久之而後爲右史又久之僅遷左螭亦以序進而已蓋平時壽皇銳意恢復中原紹祖宗之大烈敵未退聽嘗詔公盡以禮物授督府爲犒軍費雖卒就和議聖意不以自安也公旣登從班典銓綸綸封駁相繼上眷日隆一歲九遷乾道元二閱以夕郎攝大天徑除同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不數月參預爲貳是冬遂登揆路宰相代天理物固非賞功之官公之大用君臣遇合殆不以使事至此也制麻初敎賀版如織有客歷敍奉使大節旣而曰逮茲登用咸謂疇庸在宵人竊謂其不然待丞相不幾於太淺使蘇中郎亶典屬國固難酬抗匈奴之功然富韓公卒爲大臣豈專以使契丹之故公讀之以爲佳公之意可知矣元豐中裕陵命蘇魏公纂修南北通和以來國信文字賜名華夷魯衛信錄仍別錄一本付樞庭聖謨遠矣中更喪亂書遂不全嗚呼攬高文之宿憤必有任其責者於此書尚有攷焉

宋 樓鑰 撰

跋汪季路書畫

王岐公立英宗詔草

昭陵以英宗爲皇子詔曰濮安懿王之子猶朕之子也思陵以壽皇爲皇子詔曰藝祖皇帝七世孫也明白洞達曉然使天下後世知之前聖後賢其歸一揆大哉王言茲豈詞臣之力也哉

魏野草堂圖

寇巴東終於無地起樓臺熟魏三山居乃如許宜乎不肯以此而易彼也

蘇子美詩

嘗見滄浪補懷素草書至不可辨雖天才豪逸自謂信手縱筆何嘗留意然非水墨積習亦未易至此

東坡祭范蜀公文

唐人贊狄梁公云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公稱蜀公云導日而昇燦如長庚事固不侔詞意亦卓然過之

東坡與歐陽叔弼兄弟帖

蘇以歐而顯歐以蘇而尊薦士成賢後人當知所擇

東坡與林子中論振濟帖

荒政無第一手蓋蓄積無素聚飢民以千萬計仰給於官活者雖多其不免者亦衆盡心力而爲之尙庶幾焉爾坡翁亦自言慈熙寧流殍之禍公私皇皇曉夜措置僅免狼狽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古制既不明此賈誼所以哀痛公私之積也

黃太史書少游海康詩

祭酒芮公賦鸚花亭詩其中一絕云人言多技亦多窮隨意文章要底工淮海秦郎天下士一生懷抱百憂中嘗誦而悲之醉臥古藤誠可深惜宜人者宜於人竟亦不免哀哉

蔡京自書竄謫元符黨人詔草

裕陵裁決庶政動出親札是時京方檢正建請差官置局類而爲書因委京編次竟事徽皇遂以爲相業之本違御筆者初以違制論後又以大不恭論其實皆出於京也黨籍之設臣子所憤繼悉見於此蔡尙可掩乎比其再相以至三入竄任既不及薦御筆一從中出京亦不知所爲商鞅立法親受其弊隕身覆宗誠自取之敗國殄民中原丘墟豈不痛哉

跋喬仲常高僧誦經圖

始余從鄉僧子恂得羅漢幕本舊有跋云姚仲常善畫而不易得一貴人待之三年一日欣然索匹紙爲作應眞數日而成其本已經四摹固知失眞已遠而筆意尙卓然可觀眾像之外人物鬼神山水樹石無不畢備以琉璃瓶貯臈花小龜緣荷而上童子隔瓶注視末有大蛇橫行水簾中節節閒斷而意象自全昔新意也恨不得見眞筆後又見摹本於蘇卿

伯昌家則已題爲龍眠矣大率事不深攷又不謹於闕疑見
唐人畫則指爲道子摩詰不知有盧楞伽輩見國朝畫則指
爲龍眠亦不知有姚君也今見此圖泊巖壑破語爲之醒然
且知姚之爲誤也是僧默誦何經而仙佛諸相縹緲自其口
出鬼物俯聽於後皆有妙思又使人之意也消

跋游嗣祖所藏帖

歐公與辭公期駕部帖

歐公有送公期得假歸絳詩山行馬瘦春泥滑野飯天寒餉
粥香最爲人膾炙簡肅公絳人也公爲之墳稱其清德直節
家法嚴子弟多賢材公期豈其人耶

山谷草聖

草聖可習無如俗何以山谷之高勝晚乃得脫此耳

唐子西與游氏帖

蜀士鄭太玉與先生游俱好出世間法嘗曰文章習氣盍痛
埽除雕琢肝腎徒勞人耳先生戲答曰吾寧盡此生筆硯閒
寂然之樂俟來世尚未晚也其用志如此先生嘗謂其子曰
我胸中有見成論五百篇當以授汝未幾疾作遂歿紫微公
以爲終身之恨云

跋王順伯家藏帖

蘇子美錦雞詩

滄浪文采絕羣正似錦雞雖欲爲木雞可乎悲哉

范文正公與尹師魯帖

師魯自筠州與疾至南陽託范公以死蓋平日之相與者如
此

韓魏公與尹師魯帖

嘗讀安陽集及家傳公之慮事精審非他人所及此帖尤可
見兵凶戰危安保必勝或記師魯謂公置勝敗於度外者過
矣

王荊公書佛語

公詩有云世閒好事佛說盡豈爲此等語耶公之書固有來
處非無意於工者

林和靖與通判帖

通判不知何如人承平無事時佐錢塘佳郡又得此老爲州
民樂哉

右軍章草

章草之絕久矣嘗見皇象所書急就章象時有張子並陳梁
甫能書甫恨逋並恨峻象斟酌其閒甚得其妙中國善書者
不能及案舊本自張子並以下六句闕空七字今據三國吳志趙達傳末注文填補　惟如此然後
可作章草此帖信是合作正使非右軍眞蹟決非近世所能
爲者是可寶也

米元章三帖一行書一篆一隸

孔融遺張紘書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
如復覩其人以是知古人作書亦有以篆書寶語行書妙絕
一世此卷四十三字尤高而不善用三短何耶

跋陳閒遠所藏了翁龜山元城帖

楊龜山嘗宰餘杭令贊府陳棠則了翁之曾孫也出家藏二公及元城先生手帖家問凡十二紙邑大夫江君相與刻石其行狀在丞平時遇事一一不苟故能自立搶攘中士大夫一時百世之下尚當興起矧聲迹尚未遠耶

跋曾氏獨醒雜志

余比官成均臨江曾無逸爲僚嘗言其先君子平生示以書一卷蓋狀其行事樊少從博士爲之哀辭者端明忠簡胡公遷墨二畫得艮齋誠齋諸公爲之跋誠齋又序其獨醒雜志嗚呼備矣無遺又曰先子非無意於用世蚤歲得疾遂棄舉子業專務古學能懸腕作行草追配前哲嚮也視富貴若不足浣而曰浮雲居士久益高尚又以獨醒名齋晚號歸愚所造愈深故死生禍福之至了達如此家有章伯益友直飛跋墨戲數幅初未嘗摹倣落筆輒過之一日於敗紙寫二蟲精彩勝絕未幾遂下世故并手澤藏焉余曰畫不足爲居士道也以誠齋之親且厚猶不知游藝之妙其蘊蓄不見之外如此畫者多矣可勝歎哉尋得獨醒志讀之益知其爲博雅篤論之君子徐節孝平日默處一室幾若與世相忘至其論天下事則哀哀不倦有不出戶而知天下之稱然猶居山陽往來之衝若居士遠在江右而中原故事歷歷能言則又過之矣

跋趙伯山責僞楚書

跋李武義異行狀

天實之變擁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而實實以一尉討賊張

巡以縣令起兵朝不坐燕不與古人不死有是言忠臣義士惟知盡節不以位卑爲辭也李侯官不過徽吏而獨奮一臂抗方張不制之敵矢死不屈凜然如生三復遺事爲之流涕

跋朱嚴壑鶴賦及送閻立使君詩

承平時洛中有八俊陳閬齋詩俊嚴壑詞俊富季申文俊皆一時奇才也南渡以來詩俊文俊皆爲執政大臣相與力引嚴壑之名始以隱逸召用於朝而骯髒不偶終以退休鶴賦之作其有感於斯耶使其羽翮一成豈不能翱翔寥廓往而不返猶思以靈藥仙經求報主人愛君之意又見於此余生晚不及見猶識靳州史君濬誠篤實似古君子宜嚴壑相與之厚也



書張待制守發行實後

余嘗過越與士人語靖康建炎閒事歎曰李鄴以吾州降金雖苟全一時之民而貽我千載之辱余慰藉之曰彼但自隕其家聲安能汚大府耶欽宗倉卒遣使廷臣多畏避苟免中書侍郎陳公慨然請行欽宗爲之泣下特免其行見大夫無可使者卒遣之其副則待制張公二人皆奮不顧身深入虎狼之區淪陷十餘年竟握節以死忠義之風凜凜如生是豈不足以刷會稽之恥哉士曰然皆吾鄉人也茲讀張公行狀因記於後

跋袁起巖所藏閻立本畫蕭翼取蘭亭圖

此圖世多摹本或謂韓昌黎見大顛或謂李王見木平皆非也使是二者不應僧據禪牀而客在下坐正是蕭翼耳吳公傳朋云晉生意氣揚揚有歸全璧之色老僧口澀不噲有遺元珠之態案元珠之元宋時避廟諱所改亦非也翼以權謀被選遠取蘭亭首奏乞二王維帖三數通以行至越衣黃衫極寬長潦倒得山東書生之體方卑辭以見衙袖之書乃是御府所齎野童自隨亦攜書帙此正畫其納交之時後既得蘭亭則以御史召辨才曉然告之不復作此儒酸態矣且其時此僧爲之絕倒良久何止口不噲而已右相不惟丹青精妙其人物意度曲折尤非後人可及也

跋姜堯章所編張循王遺事

柳河東以段太尉逸事上史官自言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攷其所載者三戰郭晞之軍士撫焦令謎之農者不受朱泚大綾之幣顧太尉忠節顯著何必俟此三者而後爲賢蓋惜其遇嗇且以見太尉之平昔非一時奮不慮死以得名者舊唐史之傳雖詳以未見河東之狀故三事皆闕而不書宋景文公謹謹書之其爲佳傳之助多矣堯章慕循王大功而惜其細行小節人罕知者矻矻然訪問而得此將以補史氏之遺其志可嘉也

跋東坡獲鬼章告裕陵祝文

永樂之禍可勝痛哭鬼章生禽宿憤遂據太宗平突厥高宗平高麗當告陵廟蓋以唐高祖蓄憤於北狄太宗銳意於東夷武功未終後聖繼志亦既平盪所宜啟告此長慶中奏語

也不知當奏告時有雄文如此否

跋東坡送劉道原歸南康詩

劉凝之棄官居南康歐陽公所爲賦廬山高山谷謂其忍貧如鐵石者是生道原坡公亟稱之所謂古君子即凝之也司馬公通鑑一書賴道原爲多其子壯輿亦奇士坐客問此詩本末因爲道此

跋嘉祐二年進士小錄

鑰曾大父登治平二年乙科大父登元豐八年丙科近歲傳得小錄又因併錄紹聖二年者大率與今小異今又見此書四者俱以前一葉盡錄雜事而此又分試題爲三等殆不可曉同年生無分職姓名下每事輒容一字事之因革類如此



不能詳攷矣是歲得名士十五六人而蘇長公少公皆在焉其實一可貫四四實歸一公之爲有門頌蓋謂此也近世士大夫用力不及前輩祇如學佛或僅能涉獵楞嚴圓覺淨名等經及傳鐙錄以資談辨爾若唐之梁補闕諸公本朝楊文公楊無爲張無盡及了翁皆留心教觀深得其趣讀此頌及書可以知其所造之深矣惟公忠言大節照映于載身雖百謫覩死生如旦晝平時學問深造自得固自應爾方在丹丘休貨藥邊孝先畫眠畢卓甕下皆非同時特取其邁耳非若時逆境尤多而心地泰然深入不二法門公之學佛得力豈易測識哉二僧欲刊之石以信天台之傳謹書於後而歸之圖是豈可與俗人言耶

又四實圖

謝安游東山　張翰思蓴鱸

子陵釣臺　淵明臨流賦詩

謝公雖爲蒼生一起而東山之志不渝子陵出見劉文叔終不肯爲三公以歸季鷹淵明尤爲高尚伯父擁麾持節十餘年與寄高遠尚友四賢晚而得歸殆不負此志矣

跋了翁有門頌帖

錦舊讀了齋集見有門頌一篇莫知其自歲元二年八月上辭有二僧叩門袖出了翁眞蹟及與延慶第四代明智講主論此頌二帖讀之恍然因問天台教觀之說云智者大師所說四門一曰有門一曰空門一曰亦空亦有一曰非空非有等經及傳鐙錄以資談辨爾若唐之梁補闕諸公本朝楊文公楊無爲張無盡及了翁皆留心教觀深得其趣讀此頌及書可以知其所造之深矣惟公忠言大節照映于載身雖百謫覩死生如旦晝平時學問深造自得固自應爾方在丹丘休貨藥邊孝先畫眠畢卓甕下皆非同時特取其邁耳非若時逆境尤多而心地泰然深入不二法門公之學佛得力豈易測識哉二僧欲刊之石以信天台之傳謹書於後而歸之圖是豈可與俗人言耶

跋施武子所藏諸帖

鍾繇墓田丙舍帖

慶元二年孟冬壬子晁餘姚施令尹蓋司諫之子也出其家
所藏藍田帖碑石余誦山谷之詩曰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挲
石刻費成絲爲之三歎

王右軍東方畫贊

李陽冰上李嗣眞論右軍書有云畫像贊洛神賦姿儀雅麗
有矜莊嚴肅之象視之信然

黃庭經

硬黃小字臨黃庭平生所見三四非精筆不能到第未知玉
軸黃庭比此何如耳雲林子以陶隱居之言證此經非逸少
書而隱居與梁武帝啟自以黃庭爲逸少有名之迹若遂以
爲興寧以後宋齊人書恐亦未易定也



王大令洛神賦

大令好書洛神賦而李陽冰論右軍書與畫像贊同稱右軍
之蹟不復可見不知更勝此否柳公權記於前璨題其後何
止公悉卿耶

東坡救月圖贊

舊未見此圖追不知贊之所以作東坡竹樹猶傳之文與可
茲以一點成月一抹成蛇曲盡妙趣蓋自得之若曹不興誤
墨成蠅子敬爲烏駁牸牛高道興墜筆亦成畫彼皆工於畫
者坡乃以游戲至此眞天人哉

東坡醉中書對客醉眠詩



此者不多見每每言酒氣從十指閒出而飲酒正自不多豈
所謂醉中醒者耶

跋卞居讓攝泰州長史牒并宣徽院公文

余平時見士夫家故物未嘗不起敬亦因攷其所自編攷此
卷前曰敕泰州團練使乃檢校太保姓荊者敕授之官如今
之公牒前必曰知某州軍州事之類也自牒奉處分以後則
泰州之公移也既差卞君攝長史故爲之詞其後列銜皆泰
州之官印文凡七皆泰州團練使印唐朝固有紙告而此非
告也後一紙宣徽院之文姓柴者禹錫也禹錫以太平興國
七年四月拜樞密副使至雍熙二年冬方罷而此文乃八年
九月所給攷知其爲禹錫也國朝舊制宣徽二使通掌院事



其院異廳止用南院印又南院比北院頗優或兼樞密亦掌
本院皆與此合石晉天福五年除翰林承旨改殿前承旨爲
殿直或云漳化三年始改殿前承旨爲三班奉職蓋蘇易簡
以是年除承旨而其次子耆續翰林志云舊有殿前承旨其
父拜翰林承旨上以其稱呼不別又以其與清貴混淆詔改
爲三班奉職以避其稱因備載之然此卷乃卞氏故物相傳
二百餘年又出於兵火煨燼之中是可寶也

跋溫公題劉雜端孝叔奏藁（案孝叔名述神宗初爲侍御史知雜事進疏論權數不足任云云最爲切直宋史本傳失載尚見東都事略）

士大夫特立獨行無待於助然亦賴巨公正人以爲重韓忠
獻論事切直有本末公王沂公稱其不負所職諫官宜若此

而忠獻益自信劉雜端之奏彝司馬文正公以爲純忠懇至深識治本明主宜置座側以爲觀戒雜端可以自信可以不朽矣一時得喪其猶足存耶

跋陳昌年梅花賦

皮日休賦梅花欲狀其天治專取古之美女以爲況此賦形容清致故又多取名勝高人以極其變梅固非桃可比體物之工亦又過之

跋孫德輝作群持國所居記

南朝何子季築室秦望山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惟子季所居巋然獨存太守衛陽王元簡命鑱嶰作瑞室頌刻石以旌之群君家再脫鬱攸之災鄉人敬之水火雖不同亦可名瑞又言祖德昭武肅王稱制用以爲相官至右僕射兼侍中晉不欲出師者元本危姓時危仔倡以信州降武肅武肅惡其姓遂易元氏德昭卽仔倡之子熙寧中參知政事章簡公絳厚之卽德昭之孫也蘇魏公爲章爾公神道碑言曾祖仔倡又言祖德昭武肅王稱制用以爲相官至右僕射兼侍中晉

跋李光祖所藏遠祖遷定海縣丞告

天福八年乃石晉高祖之末吳越第三世弘佐之三年自同光改元武肅王建國以來二十有一年矣是時吳越雖奉中原正朔事皆專行令丞銀茜之賜豈復有關於晉朝況此告不稱敕而稱制蓋吳越國承制而行者也或者猶疑官制印文等全似中朝效之五代史吳越更名所居曰宮殿府曰朝官屬皆稱臣遣使冊海中諸國封拜其君長又通鑑言建國之始僕衛名稱多如天子之制教令下統內曰制較將吏皆稱臣惟不改元置百官有丞相侍郎等又范魯公五代通錄云自稱吳越國王參佐稱臣僭朝廷百僚之號府曰朝廷但不改年號而已通鑑又有寶正之稱五代史十國年譜載至六年而後已平章事等官雖不可偏效亦有可言者中書侍郎曰鄭遨五代史一行傳有鄭遨隱居華山唐明宗以左拾遺晉高祖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則是隱居不仕又天福四年已卒且不與吳越相干非此鄭遨也翰林學士行禮部侍郎知制誥元德昭後爲吳越丞相及事弘佐與俶至顯德三年周世宗使吳越出兵擊南唐時猶在相位所謂元丞相不欲出師者元本危姓時危仔倡以信州降武肅武肅惡其姓遂易元氏德昭卽仔倡之子熙寧中參知政事章簡公絳厚之卽德昭之孫也蘇魏公爲章爾公神道碑言曾祖仔倡又言祖德昭武肅王稱制用以爲相官至右僕射兼侍中晉

跋李光祖所藏遠祖遷定海縣丞告

國公銘曰憲憲公祖遂相錢唐然則此爲吳越之告無疑如鼎者疑是林鼎武肅以羅隱林鼎爲賓客元瓘以鎮海節度判官林鼎掌教令恐至弘佐時爲平章事未可知始武肅嘗列賓佐將校名氏於紀功碑陰者五百餘人而見於史者如沈崧沈玭皮光業輩不過十數人其他不可得而見姑敘其可見者以俟博古之君子云五代亂世仕於晉朝與仕於吳越不足爲輕重要欲辨其所自耳李氏藏此告二百五十餘年得以存先世之舊信可尚也光祖所記清泰三年閏十一月正當後唐廢帝之末晉高祖改元天福之際乾祐元年則漢隱帝之初也併書之

## 又蘇黃門帖

蘇少公謫居筠陽今有雜著一編別行於世吾鄉李光祖一日攜其曾祖屯田所傳筠陽唱和集見示時在元豐閒雅維贈度支爲守屯田字君緝爲倅與頴濱及一時士夫唱和甚眾余既假而錄之光祖又攜此一帖及二刺字來攻之遺老傳少公以著佐爲籤書南京判官長公以詩得罪從坐而謫監稅居五年移知績谿縣此帖云已離洪州正赴績谿時也餘帖既歸蘇氏此尤當寶藏之舒中丞誌屯田公墓謂雖老翰墨篇章益遒贍可喜然則宜其與少公相好也

書董賓政耘元帥府事迹

高廟中興之初紀載時事者類非一書閱有異同無從質正初史官奏請詔隨龍人與藩邸帥府舊併前宰執各令記錄事迹撰爲一書以進御取其實而不誣者降付史官計當時臣僚應爲此書者多矣而高廟獨以屬四人蓋妙選也大資政董公預焉是高廟深知公之必不誣也舊嘗見一二編未問登載之工拙紀事之虛實往往因而自列其功狀故見者多疑其私公初爲大元帥行軍錄遇盜亡失既無復見今讀此編據一時見聞之實以事繫日炳炳如丹扈從之久亦云勞矣曾不自言止載二奏劄之可攷者若制詔書檄及李綱宗澤之表奏何烈之小史徐偉之忠謀錄及痛定錄等皆公以爲可信者併裒而上之然則此編是所謂實而不誣者眞可備史氏之采擇以信後世豈特爲董氏之家寶也

## 跋魏忠壯侯勝行實

乾道初余嘗過山陽望清河口弔忠壯魏侯戰死之地故老猶能言當時事相與悲吒久之又嘗從老校趙卒問知海州事甚眾猶記一二侯有鍮石具裝明光甲冑日射如黃金出入行陣敵望之膽落嘗被甲坐城樓觀戰備騶馬城上望見我師少卻怒甚推去堞飛騎而下徑入陣中敵望風奔潰又嘗戰北門既捷忽回騎徑出南門人不知所謂蓋慮酣戰於此或擊吾背也已而敵果襲南門以數矢卻之三軍敬服後得參政錢觀文所記言隆興二年仲冬敵出清河連艘而下侯率神勁弓射之矢盡而船出不已以戰艦拒之中流爲敵眾所乘矢下如雨勢不可支棄船登岸敵已渡者眾被圍甚急冒東南而出身中數箭拔之復上馬告急於大軍而救不至侯瞋勇善鬬而人馬被傷已十七八士氣已竭進退無所因墜馬遂死之而大軍亦喪氣矣觀文時爲淮東宣諭使當得其實嗚呼使當時擁強兵坐而觀者稍出數十百騎爲之聲援豈至是哉今覽行實爲之三嘆子孫多壯士尚其勉旃

## 跋蘇魏公所臨閣帖

此蘇魏公所臨閣帖也譚訓云嘗於相國寺置得閣本法帖十卷甚奇畢文簡公賜本也魏公記誦絕人固由天分博極羣書蓋出學力觀此卷臨摹之工其勤可知中人自怠而欲追及前輩可乎

余少讀華佗傳駭其醫之神奇而惜其書之火於獄使之尙存若刳腹斷臂之妙又非紙上語所能道也古汴陸從老近世之良醫也嘗與之論脈云無如華佗之論最切曰性急者脈亦急性緩者脈亦緩長人脈長短人脈短究其說未暇也一日得閩中倉司所刊中藏經讀之其說具在盍試卿妾公說爲使者時所刊凡三十餘年而余始得之序引之說頗涉神怪難於盡信然其論議卓然精深高遠視脈察色以決死生雖不敢以爲眞是元化之書若行於世使醫者得以習讀之所濟多矣惜乎差舛難據遂擱至姚江以叩從老從老笑曰此吾家所祕不謂版行已久因出其書見假取而校之乃



知閩中之本未善至一版或改定數十百字前有目錄後有後序藥方增三之二閩本亦閒有佳處可以證陸本之失其不同而不可輕改者兩存焉始得爲善本老不能繕寫俾從子漱手錄之蔚春王使君成甫聞之欣然欲於治所大書鋟木以惠後學且以成余之志因以漱所錄面授而記其始末於左藥方凡六十道亦有今世所用者其閒難曉者有之恐非凡識所及佗傳稱處齊不過數種又未知此爲是否好事者能以閩本校之始知此本之爲可傳也

攻媿題跋卷三

跋陸宣公奏議總要

阜陵喜觀陸贄奏議故紫微崔公爲總要一書上之東坡先生曰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奏議繁重尙勤乙覽是書摭華芟穴因門分類名言確論一閱而盡得之所以開導聰明裨益治道多矣易曰納約自牖崔公有焉

跋石曼卿古松詩

曼卿上世家幽州燕俗勁武少以氣自豪書體兼顏柳前輩謂愈大愈奇余三見眞蹟禮部尤尙書家西師詩有旗光秋曉起甲色夜橫江之句歐陽氏籌筆驛詩有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靑之句今又見此詩影搖千尺聲撼半天尤爲人膾炙皆警策也歐陽公稱文章勁健稱其意氣余以爲字畫尤有劍拔弩張之勢吾鄉郡從事官舍中先有籌筆驛石刻久矣今趙君致遠又欲刻此是爲二妙也

跋周公禮殿圖

余近得臨江周公禮殿圖石刻紹興十七年向薌林刻於學宮疑與先人所藏畫本不侔聞大資政趙公帥守成都嘗摹禮殿本爲八軸借而校之丹靑煥然自盤古而下位次向背不同者十八九處羲八卦上下各有字位置亦不倫羣之球成等州雄武節度韓保正乘城遁十一月又克鳳州執節度使王璟監軍趙崇溥二十年六月周世宗歸我秦鳳之俘祖石刻中有梁鵬字叔鳥而形貌不類卻無顏路公孫龍冉季公祖茲漆雕從狄昱公良孺奚蔵叔仲會容蔵顏之僕左郢而有蜀太守李冰又一人無名第七軸畫文翁司馬相如匡衡蕭德仁戴聖王吉嚴君平揚雄劉向服虔陳寔鍾繇諸葛亮崔桓平禍王濬杜預張華杜畿豆盧第八軸畫漢武帝蕭何張良叔孫通陸賈張寬賈誼司馬遷董仲舒漢光武鄧禹桓榮班固張湛廉范馬融第五倫鄭玄公孫弘兒寬丹靑愈工皆石刻所無益州刺史張收未知在漢何帝時後漢諸名儒或在其前若鍾繇諸葛亮王濬杜預張華等皆魏晉間人既在張收之後豈後人所續耶武帝光武列於諸臣之閒次序亦多不可攷蕭德仁崔桓平福名不甚顯豆盧複姓不知何名姑記大概以俟攷證

跋孟蜀王與周世宗書

余藏此書既以五代史證其事茲閱張唐次功所編蜀檮杌載此尤詳因具書於後

廣政十七年周世宗卽位改元顯德周師至仇池攻秦州韓繼勳鳳翔王萬迪請益師赴遣雄武監軍使趙季札率師赴之季札怯懦不進乘馹而還成都震恐赴怒斬於市十八年五月李廷珪高彥儔呂彥珂總眾以禦周師九月戰於唐倉監軍王辿被殺我師敗績廷珪退保青泥閏月周師克秦階成等州雄武節度韓保正乘城遁十一月又克鳳州執節度使王璟監軍趙崇溥二十年六月周世宗歸我秦鳳之俘祖

遣使致書謝稱大蜀皇帝世宗不答稱曰朕郊祀天地稱天子時爾方鼠竊作賊何得相薄耶二十一年荆南遣使來致書言周世宗已定淮南請通職貢昶不許

跋任氏所藏外祖汪少師帖

鎗生長外家事外大父少卿二十餘年屢侍筆硯書問多出親札外祖母王夫人居奉川任氏與舒董諸家皆至親相與篤厚類此忽瞻遺墨肅然起敬陳后山謁龐丞相墓有云少日拊頭期類我暮年垂淚向西風陳簡齋跋存誠子帖有云咯來空認袁公額淚盡慙無楊惲書三復二詩重增悲歎

跋參寥詩

參寥以東坡門人得罪黃師是坡之姻家時爲京東漕使坡與之書曰參寥以某故竄兗州望爲之地師是曰昨方見兗州樓教授見過其人必長者遂以爲屬教授鎗大父少師也領其意而行既至兗與之定交後宰登封一日閽人告曰有僧攜行李徑欲入門自言與知縣故人不可止過少師笑曰必參寥也已而果然館穀縣齋嘗同登嵩嶽之頂從游倡和參寥集中所稱試可即少師之字也諸父猶及見登封時事兗州一段舊得於師是從子叔愚子魯云珣公所藏二軸皆其得意詩翰墨飛動眞可寶也集中有九江與東坡話別詩云霅水黃樓赤壁閒勝游長得其躋攀坡亦云算詩人相待如我與君稀周旋如許何止工詩而已耶少師遺文碎於兵燹僅存二十四峰詩與師喜雨詩有云一聲雷喚青山過萬里風驅白雨來之句玆見師詩重增感愴然卷中和愚上人二首開字奉字鴈字三絕漪漣齋一首皆不見於集以此知遺亡者亦多矣

跋桑澤卿和林和靖詩

和靖詩以其爲人自然高勝不特梅花爲絕唱也澤卿一一細和開有不能辨者風度又可知和靖絕筆一篇云湖外青山對結廬墳前修竹亦蕭疏茂陵異日求遺草猶喜曾無封禪書此則不容和矣

跋從子深所藏吳紫谿游絲書

錢塘吳傅朋游絲字前無古人黃給事仲秉鈞嘗稱蜀士仲明舉詩云春蠶一縷來不斷萬鈞筆力歸毫芒佳句也然未若參政漢濱先生王公贈叔之詩爲工伯父揚州嘗得二紙於吳公從子深求書王公之詩於後

又題所書羅端良文三篇

新安羅端良願公輔器也止於鄂州世所共惜劉子澄清之爲倅亟以其詩文爲小集以不暇求全也所作無不精妙而陶令祠堂記社稷記爾雅翼後序尤爲高勝端良方無恙時嘗以此三篇見寄意亦其最得意者余每爲子弟誦之從子深請書此卷後有作者欲論淵明及社稷事恐無以過此爾雅翼一書深恨未得見之也

書吏商賜趙仲堅題其後

余從兄之子伯時一女謹擇所歸近以歸趙仲堅佳公子也

既尉新城以此卷來求余言老矣幾與世相忘素不長於吏道又非能言者何以告子惟中堅大父龍學少師一世吏師光顯於朝精明强敏誠有不可及聞其在上虞時忍貪如饑石已爲半刺猶執卷田閒躬視僕夫糞田灌蔬竟日一肉故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知宗長子也繼有賢譽仲堅謹詳練師祖若父尙何他求爲書柳河東吏商以贈而繫以此仲堅勉之哉

跋周尙書武仲詩軸

余少讀龜山先生集見周憲之墓誌知公孤立於宣和中獨祐陵知之甚深公以御史劘忤權貴屢蹈禍機詰王黼拒梁師成極論童貫蔡攸之罪至往來使不測之敵仗節不屈建炎元二閱爲刑部吏部尙書高宗欲柄用之而不及剛毅之氣可長而仰茲讀公詩詞翰俱高尤使人起敬公諱見詩注憲之其字也建之浦城人嘗爲貫所誣謫黃州三年日以詩酒自適無漂泊流寓之歎卷中多黃州詩意其正在謫居中蓋宣和末年也又稱公以文學名於世餘暇留心翰墨得歐陽率更筆法至是尤可信矣







跋虢國夫人曉妝圖

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金門卻嫌脂粉汙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余每疑此恐非杜少陵語後乃得於張祜集中蓋集靈臺第三篇也素聞同年林子長家有虢國夜游圖甚佳而未之見或謂此曉妝圖也豈正畫平明騎馬時耶

跋范石湖游大我詩卷

文殊示現於五臺普賢示現於大我光景殊勝大略相似舊見無盡居士清涼傳書五臺事甚詳亦有詩紀所見今石湖先生大我數篇尤爲奇偉張公素不善書必不能如此翰墨飛動然無盡後謁無業禪師塔塔上五色光現有詩云四入臺山禮吉祥五雲深處看熒煌而今不打這鼓笛爲報禪師莫放光尤爲禪林稱誦使石湖再登大我必須別有一則佳話也







跋徐神翁異蹟

海陵漢晉間有樂眞君子長或云徐二翁其後身也如蔡譽公之東明呂東平之善守尤爲著驗此卷脫去白字遂爲桑公大夫登第之祥可謂神矣然使吾得爲二翁道成之後閉口藏舌何用管人間如許閒事

跋姜氏上梁文稾

姜氏在京師以財雄南來吾鄉子孫遂以儒顯舅氏適齋尙書汪公跋語甚詳七夕書此卷閱兩旬而下世殆絕筆也鑰以外門之故向來親見上梁文屬稾之初宣奉公慶七十時丞相壽春魏公見委以樂語有云生長東都親見開元之盛際從游諸老及聞正始之遺音又云今日主孫猶有承平之故態當年竹馬得見會昌耆舊幾人丞相顚以爲然姜氏家風蓋有自來其興則未艾也上梁文必言兒郎偉舊不曉其義或以爲唯諾之唯或以爲奇偉之偉皆所未安在敕局時見

元豐中獲益推貨刑部例皆節元案不改俗語有陳棘云我部領你憑斯逐去漆州邊告云我隨你憑去憑本音閉俗音門猶言輩也獨秦州李德一案云自家偉不如今夜去云余啞然笑曰得之矣所謂兒郎偉者猶言兒郎憑蓋呼而告之此閫中方言也上梁有文尙矣唐都長安循襲之然嘗以語尤尙書延之沈侍郎虞卿汪司業季路諸公皆博洽之士皆以爲前所未聞或有云用相兒郎之偉者殆誤矣因附見之耶

跋傅夢艮所藏山谷書漁父詩

漁家無鄉縣滿船載稚乳鞭笞公私急醉眠聽秋雨

右山谷之父亞夫詩也谷之書既刊諸石此雖僅得三之一殘圭斷璧要自可寶谷嘗有古漁父詩云四海租庸人草草大平長在碧波中殆此意耶

又孫鴻慶作傅和州墓銘

鴻慶孫文昌一代文章伯也誌人之墓固未免於稱美茲爲和州之誌有云其學自六經太史氏百家諸子浮屠黃老之書無所不讀其文自歌詩賦頌表箋傳序箴銘紀誌亦無所不工又曰文章閎麗可當夫典冊詩語精深可列於歌頌以薦郊廟此非心服其能不作此語也夢艮爲余鄉邑三年且去矣膺仕當永艾若御民一以寬簡聽訟如家人無疾言厲色如和州之在鄰廉直有父風所莅皆有迹又不滅繁昌之於都下三茅寧壽觀見稽河南眞蹟注本始知上古眞仙各出語一二以至三四自愚人以天文地理聖(此句似有脫誤字)而彼不言爲誰其間有若相應答亦有旨意全不聯屬者將由墜于襄陽問紫玉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玉云祇者箇便是于頓你者漢問慈麼事作麼于當時失色玉云祇者箇便是漂墮羅刹鬼國于於是有省于在襄陽做上虛下號爲襄樣節度猶能有此前輩賢達所以好與有道高僧游者正以富貴隆盛諛言塞耳若不得此等人安能深雖痛制如許太師史公地位中人與師爲方外交此詩帖皆其蹟也二人相得必別有針鋒相湊處非外人所知不然安得相與如此之深耶

跋褚河南陰符經

陰符經說者甚眾以文義不貫頗費牽合蓋疑之唐李筌傳驪山老母之言曰此符三百餘言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戰勝之術分爲三章又有六注謂太公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及筌也繫以正義不言誰作後序中謂出於驪山老母亦開有無主名者略計太公之言八張良之言九鬼谷六諸葛五范蠡纔一見而筌及正義尤詳又與世所版行注本不同後有斷章三贊又道士希嚴不知何許人作贊三十九首可謂備矣或總題其後云觀注者麤得一二而贊者略無彷彿信其奧妙不可以智知而言說姑存之耳誠哉是言也比歲於都下三茅寧壽觀見褚河南眞蹟注本始知上古眞仙各出語一二以至三四自愚人以天文地理聖(案此句似有脫誤字而彼不言爲誰其間有若相應答亦有旨意全不聯屬者將由墜

仙之集而爲之耶抑高眞蕾梓而成此經耶初有道流攜以求售索價不貲未幾羽化於覩中遂爲三茅寶藏孝得其本以歸茲因徐梓中醇一爲惡貊至道宮建藏手寫以遺之凡見河南所書三本其一草書貞觀六年奉敕書五十卷其一亦小楷永徽五年奉旨寫一百廿卷及此蓋書百九十本矣二者皆見石刻惟此眞蹟尤爲合作字至小而楷法精妙河南卒於顯慶三年年六十有三書此時計四十五歲而永徽所書則五十有九矣豈惟筆力不可跂及亦安得此目力耶然三本詳略亦自不同草書本又冠以黃帝陰符經要當以此本爲善仍命長子淳細書臨摹於後尙存舊本之萬一云

書石門披雲集後

縉雲川谷惟石門最可觀誦太白之詩舊矣乾道五年先工部守括蒼侍旁見石門洞文躍躍欲游未能也明年冬先君解印綬余適分教永嘉奉雙親東下登覽勝處爲題詩壁閒薄熙末自溫守得旨奏事復過其下相羊竟日盡見巖石留題恨不能悉記奉祠里居而羽士王君愚叟訪余於寂寞之濱自言嘗住此觀裒古今詩文爲一編將歸而刻之閱一再過如蹈夢境少作非工亦列其中又荷好事者爲之次韻老矣無由更尋故步慨然爲書於後而歸之愚叟好奇與琴詩有佳語又能集此以永山中之傳信雅士也

跋趙清臣所藏濮議

嘉泰元年三月乙巳訪餘姚令君趙清臣觀書閱晝久之清臣曰嘗見濮議乎余曰固嘗見之君所藏何書也曰頃丞金壇得於蘇氏云歐陽以此議獻之神宗而出鎭道過蘇魏公語及此事徑以奏牘授之遂爲蘇氏家寶余歸而閱近歲廬陵所刊文忠公集則此卷列在一百二十卷以後首尾俱同而錄本多誤亦間有勝於版行者因併爲手校而歸之公序此議而進之神宗時罷政而出爲觀文殿學士行刑部尙書知亳州以年譜攷之實治平四年正月蓋神宗卽位三月公得亳社故序稱先帝議稱英宗其第四卷劉子注云是歲十月撰不曾進呈謂治平三年也三月以言者指濮議爲邪說求去不允十月成而不及進者英宗時已服藥故併進之神宗也其爲後或問二篇及漢魏五君論晉閥未知所著年月

跋楊陰韓氏家問

蘇魏公嘗言韓忠憲教子嚴肅不可犯知亳州日第二子舍人自西京倅謁告省覲坐中忽云二郎吾聞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得已呵之再問未能對遂推案持梃大詬曰汝食朝廷厚祿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尙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矣必欲撻之眾賓力解方已諸子股慄累日不能釋家法之嚴如此所以多賢子弟也或疑其言爲過觀此家問可信不誣亦是亳社時事可畏而仰哉

象山令君猶能守家法邑事整辦庠序一新又刊此卷實之

學宮眞柯木韓氏之子孫也

跋張德深辨虛

余少時嘗得儀眞所刊司馬氏潛虛中多闕文不能遽解隆興改元先光祿官奏邸檢詳新安張公爲僚同寓直舍時在侍旁日從之游自言家有潛虛全書亟借而傳之又言爲慈谿令時有張氏德深漢邃於易元案元謂揚雄所作者朱時避廟諱改書今仍之後同謂齊處大中之內斟酌造化其斗之任乎今發微論乃曰處大中之內在天其北極之任乎輕改一言失其旨矣上分王於四季齊亦土也居中而斟酌造化故以北斗之任非謂若極之居其所也檢詳爲察院時以發微授司馬侍郎季思伋其兄漢章倬爲湖廣總領遂以版行寶乾道二年也澤熙十一年檢詳之子南金又刻之世罕有知所自者鑰非欲與檢詳辨誠不敢沒德深之實而惜其不少見於世也德深兄弟讀書躬耕其兄宗丞亨時濟得薦送而歸其父題於門曰三四郎今年免耘田專掌送茶其朴茂類此德深耽嗜古學天文地理無不該貫此特其一也

劉允叔夢紫瓜而作舍萌題其後

退之送窮而延上坐子厚乞巧而甘抱拙若允叔之舍萌當不復取入吾眞驅之雖未能絕紫瓜之生畏君之詞自爾嘗夢矣然此種一名不落彼夢滿甑三顆不妨甲科釋褐者殆以此又似不必力驅之也爲書其後以壯昆季西上之氣

跋朱叔止所藏書畫

徐季海題經

之言非此人亦不能補此書然觀物之書未出而德深能辨之此其所以尤難也檢詳又言通鑑爲溫公之筆學潛虛爲



四位十等之象八物五行與生成之數乾元中之所以始一二五之所以虛與夫揲法占法皆若異而實同又辨氣體性名行命與蓍虛之得此幾無餘蘊德深之學眞有淵源而總序則檢詳爲縣令時所爲也檢詳又云虛之書未成而已傳溫公晚始以全書授范太史遵夫遂傳於蜀後以問蜀士曰非也觀物先生張公兵部行成所補託爲此言耳觀物窮象數之學蓍術衍翼元元包總義潛虛演義經世索隱外篇衍義通變等七書近百卷世號精博嘗取演義讀之爲卷十六潛虛之書章分句析尤爲詳譜比辨虛不啻數倍果如蜀士

趙氏金石錄目錄第七卷一千三百四十唐徐浩題經天寶中立歐陽氏集古目錄云經首有楞伽阿跋陀羅寶經一部乃浩所書而經則呂問姚于彥等寫也在嵩山經藏院收止所藏雖不見所書之經而季海所題爲可寶又足以攷天寶中官制之一二云

## 李公垂書樂毅論

李公垂短小精悍詩最有名時號短李其在翰林與李德裕元稹同時又號三俊傳稱以文藝節操見用余固嘗見石刻大字不知其小楷精到如此今世以海字本爲第一殘闕已多此卷比右軍所書甚小墨蹟具全尤爲可珍詳視印章蓋嚴整老人故物也

## 龍眠蓮社橫卷

余得蓮社圖高三尺橫二尺筆力精勁五采煥發妙絕一世龍眠眞筆也此爲橫軸大略相似時有不同元中之記云童子踽而汲水者一人而有二書猱一麾一而猱亦有二麾則鹿也元中書甚工既非其親書疑別爲一圖作記余所藏童子汲水及猱皆二而麾亦鹿也龍眠爲此圖妙意非一自知愛重或縱或橫意必有數本恨未能盡見也此卷謝康樂不爲長攖捕蛇豹亦大朴憨之狀必有能辨之者

## 跋李孟達舍章六世祖少卿詩卷

少陵之祖審言山谷之父亞夫再傳三傳而詩遂名世自李早梅而下傳數世而詩益昌盛哉



## 跋沈雲巢帖

雲巢妙於楷隸諸書備古今體寸墨尺紙落筆輒爲人爭取富池靈神猶知護惜子孫尤宜寶之也

## 跋吳僧若遠所書觀經

太府卿蘇公伯昌謂爲明州長史僧有獻少公維摩經手澤蓋爲者泉小祥書此後以示蜀士士曰蜀有長公書圓覺經與此同時字體亦相類以所搨石本示公且許求墨蹟以來後不知曾得之否若遠二經元祐諸名公爲之跋而增重觀經儼然如新不知法華經何在安知他日不能復合耶

跋揚州伯父所藏魏元理畫卷

蓮荷

爾雅釋草言荷最詳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觀魏君墨戲曲盡形狀殆無餘蘊又有熟梵生菱鳧茈之屬一一如生秤暑尤宜觀之所謂宛然坐我水仙府也

桂花

伯父揚州持節擁麾幾徧東南襟度高勝所至多與雅士游若魏君元理之畫徐公明叔之書皆擅名一時者桂花才一枝諦觀佳處疑有秋風生其閒

跋龍眠二馬

余家藏白氏長慶集久矣近又得吳門大字者周伯範模欲得舊本以所藏龍眠二馬遺余古有以妾換馬者矣以書換馬自攻媿始可博一笑

跋趙共甫古易補音

小學之廢久矣陸氏經典釋文可謂詳盡近世讀書或至苟且成媿媿不能盡力也噫凡將爰歷等書今不復見惟許叔重說文解字爲小學之本顏黃門家訓稱其檢以六文貫以部分槩括有條例剖析窮根源集韻雖博贍於攷古則未可全據共甫今本諸吳氏多以集韻爲證更當以說文解字定之可傳無窮吳氏之書不知者以爲苟然而已共甫祖其餘論鑰又喋喋及此皆謂之癖可也雖然自當有好之者

題拳毛騧

杜少陵觀曹將軍畫馬圖詩云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又云昔日太宗拳毛騧近時郭家師子花名畫記江都王緒乃霍元王軌之子多藝善書畫鞍馬擅名陳后山亦謂一紙千金不當價人傳此馬爲江都筆誠有之長安志太宗昭陵有六駿在陵後曰拳毛騧金石錄昭陵琢石象平生征伐所乘六馬爲贊刻之此馬神駿耐戰是橫行萬里堪託死生者史稱秦王自起兵以來前後數十戰身先士卒輕騎深入雖屢危殆而未嘗爲矢刃所傷今觀帝手書親乘之馬槩箭之瘡十有二處而不及其身眞天人哉攻之史其平黑闥也洛水大陣信然穀州乃河南府之新安福昌二邑武德元年改穀州至顯慶二年始廢此言合闕蓋征世充時黑闥乃在山東也

跋趙振文經幢碑

趙振文爲臨安郡從事寄示小碑得於井中蓋錢氏專知回

圖酒務曹從暉所立經幢也後書會同十年歲在丁未七月十五日試攷之石晉歲在丙申改元天福三年戊戌契丹耶律德光改元會同至天福九年晉改元開運至開運四年歲丁未契丹入汴滅晉六月劉知遠建國曰漢仍用天福十二年正契丹會同十年是丁未一年實晉之開運而漢仍稱天福契丹則曰會同也明年戊申漢始改乾祐錢氏兼有兩浙自唐乾寧二年至皇朝太平興國三年凡八十五年當五代時貢奉中國不絕惟唐明宗時安重誨奏削鏐王爵元帥尚父以太師致仕時嘗稱寶正年號安重誨死復鏐官爵復用中國正朔今乃用契丹年號耶律滅晉時大赦改晉國爲大遼國開運四年爲會同十年意必亦須正朔於諸國故錢氏用之此史氏所未見也錢弘佐以是年卒而俶立史不書月舊五代史弘佐以漢初卒於位而倧立漢祖入汴之歲十二月倧爲胡進思所廢此蓋弘佐已卒當倧之時也因併著之

跋王伯長定武修禊序

定武本凡湍流帶右天五字全者皆謂在辟紹彭之前然不能知歲月之久近此誠善本王順伯謂是熙寧前摹拓於中山者爲可貴近見畢少董所藏董氏澤化閒本尤爲精好自言爲兒時親在定武見青石本帶右天三字已闕壞大觀再見之與舊所見無異則五字未必皆紹彭剜損也更當攷紹彭在中山時歲月云



跋余襄公題崖碑

襄公以孤生起嶠南忠言劇上顯於慶歷嘗出居庸關口伐戎酋於九十九泉退其二十萬之師西邊亦賴以定晚而經制五管前後十年如交趾大理特磨南詔之國皆可以頤指氣使使坐廟堂眞可以鎭撫四夷乃終於南方人之功業不惟有時亦各自有地如伏波之在南孔明之在蜀蓋非一人不然昭陵非棄才之主而公之用不得盡爲可歎也此帖字有顏體石崖天齊人物亦俱與之相高云

跋李莊簡公與其壻曹純老帖

韓文公潮州表柳河東四山劉賓客謫九年文愈奇而氣愈下盛哉本朝諸公如忠宣之德度元城之勁節東坡先生英特之氣行乎患難高掩前人莊簡公流竄瀕死重以愛子之戚尤所難堪家書中言議振發略不少貶其氣何如哉三誦以還慕仰不已純老姓曹氏諱粹中吾鄉之善士有詩傳行於世眞冰玉也

跋金花帖子綾本小錄 王扶盛京

集賢王公金花帖子其孫鄜州謂端拱二年太宗朝第三榜者誤也當以益公所攷爲正尙書宋公名白時以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貢舉其同知貢舉則知制誥李公沆帖子花押蓋二公也咸平元年知舉四人楊給事礪李舍人若拙梁司諫灝朱祕丞台符盛公帖子花押乃此四人也太宗以至道三年上賓咸平改元眞宗諒闇遂不廷試而敕下禮部放牓



玫拾捌册98版
27 B

登科記亦稱省試故猶得以帖子報中選者非以不臨軒策試而廢茲制也知舉止列祖父不及三代糊名復於灃化三年至是已七年矣藝祖一朝進士凡十五舉多者不過三十餘人太宗朝取士寖廣至二百餘人獨孫何一牓放三百五十五人諸科合千餘人後世但駭其多而不知前兩年詔權停貢舉至是集闕下者萬人太宗既多取之而後連四年俱有權停之詔次五年爲至道三年三月以大喪不暇及至咸平之初詔以久停貢舉頗滯時才令禮部據合格人內進士放五十人諸科百五十人來歲不得爲例於是進士孫僅等及高麗所貢並賜及第此小錄所載五十一人是也祖宗時貢舉之疏數取士之多寡惟上所命非若近世之定制也鈐



高曾先祖仍三世登科中遭兵燹故書無一存者先祖少師元豐末年焦蹈牓丙科後從年家章氏傳當時小錄雖印爲大編而與今制不侔者已十餘條又嘗見嘉祐二年章衡牓東坡兄弟小錄與焦牓者不殊今始見王盛二家金花帖子及綾本小錄前此眞未聞也諸公跋語如載知舉家諱私忌等若嶺卿明主空一字案此外有脫落字句詩限六十字以上成論限五百字以上成皆與今小異今止書第一人此直書牓元外氏書其母之封五十七人不應如此之多按端拱二年有旨國子監生並須品官子弟開封府有戶貫者充豈以此故士子多用開封貫耶貫建州者二人一曰建寧軍一曰建州書事不同如此者非一祖父俱存者今曰重慶而第四人張景書榮侍下父祖未仕者書不仕三代名下書皇任者柳河東作陳京行狀云五代祖某陳宜都王曾祖某皇會稽司馬祖某皇晉陵郡司功參軍父某皇右補闕云或謂書皇者以表其仕於唐也此又不然多有稱皇不仕者又或止書見任某官每一項各空一字皆與今不同此牓止五十人可以綾書不知前此孫何一牓三百餘人亦可以綾書耶小錄之作近亦屢有輕以意改者要知典故所在前人多有深意一遵其舊可耳吁又何止此耶司諫祕丞各稱其官楊公爲翰林學士而止稱給事李公知制誥而稱舍人亦因可見前朝之官稱云楊公開國之初爲第一人李公爲乾德四年進士第五人梁公與其子固俱爲大魁朱公則孫荊南高氏輔國之父保寅不知在從誨十五子中爲第幾人與繼沖俱歸本朝者也因蒙休三代俱贈師傅父龜圖母劉及綾本小錄前此眞未聞也諸公跋語如載知舉家諱私忌等若嶺卿明主空一字案此外有脫落字句詩限六十字以上成論限五百字以上成皆與今小異今止書第一人此直書牓元外氏徐國太夫人文穆公蒙正之弟也王克從爲彥超中令之孫句希吉爲中正之子盛京爲文肅公度之弟樂黃庭父史任職方員外郎是作太平寰宇記者其職方宜矣李山房謂知名之士幾三之一後生寡陋不能盡知姑誦所聞一時人物不亦盛哉借摹本於豐宅之有俊老眼不能細書令從子淩隆寫藏於家仍備書其後而歸之

跋雲江草堂盡舉詩集

余頃歲游雲巖有詩牌挂壁上拂塵讀之云朝見雲從巖上飛暮見雲歸巖下宿朝朝暮暮雲來去屋老僧移幾翻覆夕陽流水空亂山巖前芳草年年綠愛其清甚視其名則僧舉也曰非季若乎僧曰此今之廬山老慧舉也後得其詩編號雲江草堂集及與呂東萊紫微公雪谿王性之後湖蘇養直徐師川朱希眞諸公游最後尤爲范石湖所知盡和其大帙諸詩余赴東嘉亦厚詩爲贈近世詩僧如具圓復瑩溫叟輩淪落既盡而師亦亡矣其徒覺淨求跋其後感念疇昔因爲書之師老於禪悅詩句特其餘事而能兼得眾體佳處不可以一二數讀之者可想見其人不勞歎賞也



跋蘇氏回文錦詩圖

晉史載竇滔苻堅時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爲回文旋圖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武氏及見晉史之成不知何所據依記載如此之詳滔字連波記之末云因述若干字謙龍圖名从宀从辛字師是直閣名从宀从辛字才叔居宛丘家藏二蘇翰墨甚富此二十一帖及孫志康二帖文錦如此陽臺暮雨何亦有英靈蘇蕙手只無梅過竇連波墨妙亭記鴝種麥行及山谷二張公挽詩直閣之孫約之年纔十三遭靖康之變隨其父郎中公脫身來南能攜以自隨正用武氏之記而任子淵止以晉史注之豈未攷此記耶余前後見舊畫數本大小不侔末有如此卷之精者

跋東坡行香子詞

揮麈第三錄載東坡自黃州移汝州中道趙守文登舟次泗上偶作詞云何人無事燕坐空山望長橋上鐙火鬧使君還北歸等帖尤爲老筆信可寶也第六帖云因志康行即孫君

也第七帖云乞令稍使其得請則題詩必滿浙東矣第十六帖云乞人寫大牀不罪簡牽蓋今所謂外啟者前輩書問皆用之故云第十九帖在曲江云何時定居少安晚節歸及毘陵而仙去曾不得一日之安也悲哉

黃太史張右史張浮休皆一時人物之英則潁州之賢可知太史先自金華徙豫章潁州之先自浦城徙宛丘嘗敘宗盟故稱從姪右史爲龍圖友壻且居於陳嘗爲潁州作友于泉記故敘鄉曲浮休又周旋伯仲閒任道卽汝陽守誦三公之詩使人興起也

墨妙亭記惜未登之石鵲種麥行有章草體別是一種風氣

祭潁州文故潁州使君同年黃兄集云幾道大夫年兄之誠金石錄云唐遺教經正書無姓名第一千九百四十八跋云國初時人盛傳爲王右軍書惟歐公識其非是攷諸公之論非右軍書明矣然歐公謂唐寫經手所書明誠定著爲唐遺教經則尙有可疑以世民二字俱如此寫不容筆畫恐非唐人書或若山谷之言不知何世何人得闕如之意也

跋東坡紙帳詩

坡公次韻柳子玉二詩曰地鑪曰紙帳此紙帳詩也集中紋作文甃作塵煖作暖秖作但皆可通惟以簟爲衾則非也少陵有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詩有云開緘風濤湧中有掉尾鯨後又云錦鯨卷還客始覺心和平坡正用此事而編集者未之攷也此卷字畫飛動不可形容公嘗和子由論書曰乘馬三公詩皆親筆集中猶不同如此豈編集時嘗改定耶

跋遺教經

跋陳進道所藏杜祁公詩

右杜正獻公詩翰界紙謹書三誦起敬第不知靖郡四明者何姓公曰注云君侯遠祖諱郁始知其爲孫氏按四明題名記云孫郁博學高才唐末授左拾遺淨惠院卽其故宅載於圖經唐文粹有古意效陳拾遺有哭玄英方干先生詩有卜世論春秋無賢臣論皆郁之作也又不知孫氏爲守者爲誰太守題名記中無乂止有孫扶在端拱中又與正獻不同時歷歷中王周以司封郎中爲守鄉人也政和七年鎗先祖少師爲鄉郡兩任涉五年在任除次對所居號畫錦坊南門內有錦照橋與正堂相直宅之後有錦照堂在今竹洲上宅之左有堂名以繼繡以繼王公之後也不聞有姓孫而爲鄉守者王岐公作孫威敏墓誌嘗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道中罹母憂服除以爲陝西都轉運使未欲遠去墳墓得知明州屬盜起山東改知徐州威敏越人王荊公在鄞時答元規大資書有云比方得一海上而閒左右之別業實在敝境豈威敏以別業在此故有仁里之言又豈威敏得請而正獻贈以此詩既改徐而不及至郡耶淺陋姑誦所聞未必眞是進道好古博雅更試攷之

蔡君謨詩會亭遇賓政孫公赴闕公致仕已七年時召歸將有西郡之任有云新治甬上居閑逸安暮擁以是知亦爲之文曰嗚呼惟天惟祖宗啟佑我國家純篤生哲人允惟元良及茲重離並明家用平康於萬斯年肆用貳我宸極承我兩朝用奉若于天休洪惟我億萬年並受丕丕基者庶幾在茲若之何弗弔旻天降割於我家虛我主器惟御事庶士後得槧毅論石刻深愛之一筆不妄下故楷法精妙字字可敬觀者當自知之兄諱鉉少虛其字也幼有俊才日誦千言未冠能屬文十五應鄉書中其選又十年始入太學聲聞諸公間公試聖人肆筆成書賦群叔雲元鼎魁文固佳而兄之賦云元聖有作斯文在茲惟得書之體也故肆筆以成之兄自少習書未嘗作賦時方兼經一出而爭誦之私試惟聖人可以踐形論冠絕一時蓋他人皆謂聖人能踐形兄獨謂可以踐形尤得孟子之旨而文又勝蜀名士馮圖仲方李知幾石爲學相與擊節歎且曰東南乃有如此人才耶必欲寘首選雖以異議小卻而名愈重紹興二十有九年解試爲第七名明年省試爲第六名三場俱高而堯仁如天光武總攬權綱二論尤爲世所稱遞錢子和豫爲參詳官批其卷云議論雄特文勢雅健非老於史學者不及此無有與之爭衡者方未第時嫂鄭氏不幸勉强赴省既登丙科授鹽官尉已成見矣遭伯父朝散之喪哀毀瘠甚奉親至謹眞是食在口則吐之至是欲寬伯母陳氏安人之憂先意承志曲盡孟子道服閔除秦州教授未幾又罹內艱何其多難耶乾道三年莊文太子將葬宮僚二員事庶子諭德當作祭文而難於言或以屬兄爲之文曰嗚呼惟天惟祖宗啟佑我國家純篤生哲人允惟元良及茲重離並明家用平康於萬斯年肆用貳我宸極承我兩朝用奉若于天休洪惟我億萬年並受丕丕基者庶幾在茲若之何弗弔旻天降割於我家虛我主器惟御事庶士

越在外服越百姓里居罔不盡傷心矧惟某等有服在百僚
惟我儲君既冠成人夙敏日躋弗勤弗煩惟茲四人無能往
來厥有顯德亦罔克紀述惟速戾於厥躬是懼若涉淵水今
日月有時惟是寤寐之事所以奉神靈於幽宮者其孰敢弗
虔肆惟寵其監於茲雖多用盤誥語而體正文古無能易者
衆作爲之皆廢尋爲臨安府教授以爲郡國首善爲上庠之
亟堅持規矩學者翕然師尊之光宗以東宮尹京內侍知省
甘昇怙勢橫恣欲廣湖上園圃諷府中移置社壇府命兄爲
祝文兄執不可以書抵少尹曰依奉令旨改移社壇就昭慶
寺前築壘令譔祝文某竊以社稷繫一府利害不可輕有改
作況今皇太子殿下領尹事大體重尤難輕議某雖聞見今



社壇委是荒蕪沮洳每歲不問晴雨只就寺宇祠祭深失禮
意此實累歲有失修治止合發治增築別建祭屋孟子云祭
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超岐謂其閒有旱乾水
溢之災則毀社稷而更置蓋謂國之事神者既備而神或不
職然後可以易置示加責於神也今六氣順序別無災診若
今輕改社稷神何所依祝史之文其將何辭揆之幽明事未
穩便欲望別取令旨止下本府如法修築若必欲改移所有
祝文不知所謂難以下筆未敢製譔言雖不用而聞者歎服
咸曰昔知其能文不謂風節如是之高也淳熙改元考試發
女得疾卒於貢院壽止四十有二嗚呼痛哉天胡予以才而
嗇其壽畀之名而奪其祿耶娶鄭氏宣和太宰居中之曾孫
再娶孫氏紹興參政近之孫郎中大雅之女俱無子以族人
之子演爲後又得一子澧於民家以其爲遺體也始日者唐
杞謂兄不壽且大期不遠齋戒泥金以書此經冀望少延而
竟如其言尤可哀也兄喜讀莊子漢書故文氣有近似者嘗
謂綸曰我欲手寫古書意所好者首以檀弓繼以天問天對
之屬必與時不合欲名曰攻瑟編大率志尚如此甥壻盛箕
號能文自娶來明作四明八詠頗工衆方環坐讀之兄久與
之厚字呼曰次龍沈約文體卑弱可憎君又效之耶坐客赧
然盛亦悔媿藏其藁不出鄭先生剛中席下數十人兄一日
忽私謂綸曰吾默觀同舍中惟楊聖可與吾弟爲佳問之則
曰惟汝二人清而有福問兄何如曰我雖清如無福何今同
舍猶謝存者蓋寡聖可名公冶晚得官而有子璨登甲科兄
非相形者而風鑒乃如此綸少兄四歲愛撫訓奬過於同氣
其卒於婺也往爲護喪以歸兄之昆弟五人惟幼弟在其子
浹旬此卷以求啟痛念兄之抱負不羣宜乎遠到顧其少
作與場屋之文俱不足爲兄道而區區俱載於此者傷其不
壽而見於世者止此其亡也誌銘不立羣從輩行今亦無幾
銓不書此則兄之哲蹤遠韻則泯泯矣故書之不嫌於詳銓
非不慕兄之書而天資不贍不及遠甚於是年六十有七矣
勉追後塵而猶如此雖覺我形穢亦無所辭焉

## 跋仲兄嚴州所書安遇山房題扁

先君銀青嘗讀葛文康公集見其父清孝公行狀云所居以

安遇名軒言遇無定遇安有常安先君欣然曰此吾之心也遂以名所居之堂白號安遇居士先是卜壽藏於報國山仁濟院祖妣魏國墓左因作小菴於山下號安遇山房命仲兄書其扁後既葬於長汀而山房亦廢仲兄遺墨尚存從子濼裝池求跋痛念父兄相繼下世二十餘年撫卷不勝感泣

## 跋王恭叔所藏淵明雪中詩圖

初寮跋祖穎所藏東坡帖言吏部趙公元豐元祐與坡爲代所藏則公使淮南時坡所行詞也言公之孫奇育而不及棄奇蓋寮之愛壻也集中與之賡唱近三十篇亦謂之趙十六有云何敢壻君眞好友端來學道伴衰翁與之別則曰吾詩如鐘須子撞豈可一日相參商則翁壻之閒固可知觀此圖則又知其兄弟之相與風度殊不凡王郎示余此卷余何敢望寮君之伴我亦我亦我家之祖穎也

## 跋先大父徽猷閣直學士告

政和閒先大父少師被命守鄉邦再任至四年宣和二年方熙起睦州連陷睦杭歙處四郡聲搖兩浙承平旣久至勤京師遣大兵而後勦滅時先祖備禦甚嚴保全郡境適召赴闕下不敢遽去奏乞候代以安人心事定奏聞遂升學士綸告旣登之石足爲家寶惟是詞臣不知其詳褒詞旣簡外祖汪公所記綸言知之時諸父多仕於外九伯父暨先君待次里中揚州侄卜公養直圖在伯父館下爲此跋語亦未深考也綸告間之嚴之初起本無足畏朱勔父子以花石進奉等結





怨東南所在頑民好亂者與臘相應賊勢日張其實皆村民也少隨侍處州閭其來處也止以數舟載百餘人絳帛帕首帶鏡於上日光照耀自龍泉山閒亂鳴鉦鼓順流而下諸邑泊城中望風而遁略無守備遂據州城又欲破溫州賴劉教授士英唱義堅守台州賴滕司戶膺二城皆全綸嘗仕二州尤聞其詳溫則處賊洪再使其徒來攻其西呂師囊以魔術發於台之仙居旣破樂清又攻其東危甚郭少保仲荀等以西師來援始免台亦師囊之黨攻城甚急久而後解二城雖僅免而城外皆爲盜區蹂躪殘滅甚矣越分帥府雖不至爲賊所迫而剡川新昌魔寇大熾被害最酷及寧海俱與奉化爲鄰避地而來者如織恐賊徒雜於眾中人心恟恟先祖經畫大略如汪公之記神道碑云台越二城雖全而外境皆殘破惟明六邑秋毫無犯爲得其實矣爰是東備海道南塞新剡寧川之衝布耳目遠斥堠戒僧寺不復鳴鐘有急則鳴以爲警賊知有備不敢犯我在諸郡中閭境獨全明賞信罰境內之盜亦不得發發亦輒得祖陵知之深嘉屢歎故賞之尤厚寇旣平改睦州爲嚴歙州爲徽剡縣爲嵊亦可見當時之事變矣綸不肖且老每念先祖之功無有發其幽潛者會從子深以此卷求跋敬敘所聞使後來者知之

## 書機汲記贈姜子陽題其後

乾道五六年閒先光祿守括蒼兄弟隨侍郡齋中無處不對谿山之勝而山無水源取汲於谿一日試同仲兄步至谿濱

一下數百步又攀援而歸喘汗久不定相顧曰徒手上下猶如此彼卒輩負水而登日不下數四其勞甚矣思有以免之竟無策而止後偶讀劉賓客集有機汲記聱牙難曉詳究其詳則啞然曰是可施於括蒼無疑然久無所告語姜子陽鈐轄沿檄來歸因語及此詢問甚是有心於利物者因爲録賓客所記又命工作小式以遺之歸見黃堂儼獻其說而贊成茲事縱未能筧以達於正堂但得引寘山上而運之比汲於谿者大有間矣外而公廚及公裕釀酒之須皆可以濟下至巖居而谷汲者亦可倣此若小有不合則又在潤澤之功子陽幸加之意焉

跋豫章別集 案原目此首後有跋王伯奮所藏文苑英華殘清閟居士臨修禊序二首今並佚其清閟讀書



一詩二銘贊頌三序說四記律賦箋注老子一篇杜詩六十首東坡少游參寥各賦春日詩十首參寥第八首云梅梢青子大於錢悵媿春光又一年亭午無人初破睡杜鵑聲在柳花邊山谷別集書王氏夢錫扇乃是此詩但首句云壓枝梅子未何云杜鵑聲在柳梢邊豈山谷愛參寥詩嘗書之扇耶山谷以承天院塔記爲人所訐遂貶宜州記文及毀壁序皆見此集

跋魏娘題跋卷五

宋 樓鑰 撰

跋沈智甫所藏東坡帖 案原目此首前有跋王
逌帖一首今佚其文

坡公以端文殿學士侍讀學士爲定州安撫使紹聖元年落
職知英州道貶寧遠軍節度副使安置惠州帖中又言過邢
州疑是此時再遭遠斥不知所與何人既言道友恐是佛印
參寥諸公以書唁之公不領細人姑息之愛而望其警策以
進於道一見梁邢州之善政而亟稱之不計身之百謫恐一
善之不聞嗚呼此其所以不可及也

跋揚州伯父所藏張魏公帖

魏公謫連州凡四載夫人侍太夫人居長沙紹興二十年移
永州始迎版輿同處時伯父揚州以湖南漕兼潭帥權臣當
國士夫或以傾覆遷客爲進身計伯父義慨懍然劉杼山在
全則持使節以過之魏公在連則時節餽問其母白潭過永
又津其行魏公所以致謝之勤也百謫不怨惟思報上德而
收拾人物之心猶不少忘可以略見公之所存矣

又錢希白三經堂歌

紹興二十四年歲在甲戌先銀青部綱過儀眞鎔實侍行時
七伯父方以漕使兼揚州遂到郡齋公餘出示書畫卷有草
書一軸末章云君家世世爲好官後書錢希白今五十年矣
偶以問諸孫而桂始出此卷蓋三經堂歌也希白名易吳越
國王倧之子與其兄昆隨俶歸朝願從科舉年十七舉進士
御試三題日中而就言者以其輕俊而黜之太宗語蘇易簡
曰朕恨不與李白同時易簡曰有錢易李白才也太宗喜曰
若然當用唐故事召至禁林會盜起劍南不果用復舉進士
甲科又舉賢良方正科官翰林學士俊逸過人爲文數千言
頃刻而就又善行草書有文集在祕閣觀此卷可知其人也
宋諫議敏求著東京記載崇慶坊司空致仕李昉宅有孝經
道德經爲三經堂家有東京圖崇慶坊在城之東北有李昉
司空宅則詩所謂夾城盡北十里街者也黑輜蓋用漢舊儀
丞相兩黑輜事攷其家譜子孫爲郎者眾獨未知客曹爲誰
司空之子宗諤爲翰林學士年不及五十眞宗甚悼之恨不
及大用且曰自國家將相家能以聲名自立不墜門閥者惟
昉與曹彬家爾宗諤之子昭述亦爲翰林侍讀學士從子昭
道爲天章閣待制世世爲好官非虛言也

跋從子深所藏書畫

東坡

公以元祐五年在杭州治西湖四明圖經載大守七人皆止
書元祐年韓宗道李莘李閎王子淵張修劉淑呂溫卿不知
所與何人謂視此民猶公民雖欲勿與得乎

錢明逸 張文潛

錢子飛父子兄弟俱中制科作字猶有父風然以言事致杜
范富三公皆罷政惜哉張右史手書自有一種風氣與大禮
慶成賦葉相類





玖拾捌冊98版 28 B

林和靖　蔡端明　范太史

和靖名逋字君復而曰君復頓首古有此例比西臺差少肉信然求仲蓋用三徑事也蔡端明詩見於集中第八卷題云二十二日山堂小飲和元郎中牡丹向謝之什范太史筆勢端重似其爲人集中今無此詩家傳謂自紹聖之後貶責萬里屢遭焚溺之戹元符喪歸再嚴黨禁家藏文字固已不全靖康避地遷徙所存益少悲夫

劉杼山

伯父揚州與杼山同在京師太學相與最厚觀此書詞交情可見此皆在貶所書也第二帖三霍之言雖出雅謔蓋是時鮮有與遷客相親者故鴻寶孫尚書亦有望望如避垢汙之



言其志先伯之墓有曰余謫洮陽壽玉方持湖南使者節過我相勞苦如平生與此意不伴矣第三帖問疾而進苦語有味其言哉鎛少隨侍溧陽及拜公牀下見與伯父一書其言尤切有曰久聞壽玉後堂甚盛某不敢謂然吾儕老矣達情逆境固不可堪若縱意於聲色之娛爲計似疏其於保壽命也左矣人世浮生其誰不死眼前亦何嘗見有百歲之人然古人必謂衛生有經者大恐未死以前或因此疾病纏身舉動須人其況亦何堪言也嘗歷歷服膺此言不知舊帖何在前輩責善之義如此陶公安世因公之言遂爲伯父上客後所立亦不負二公之知時先君銀青爲道州僉幕避伯父親嫌而歸亦過清湘見公故帖中兩問及後在溧陽受知尤深也呼以仁弟情義可知

韓南陽　宋宣獻　文潞公

徐東湖與了翁家相厚如家人通判郎中卽了翁次子止之清獻平生四入蜀先爲蜀州江原縣後歷梓益兩路漕使又兩知成都最後則已爲執政矣神宗亦曰能爲我行乎帖中言寄家甬上單騎入蜀是爲部使者攜一琴一鶴時耶

徐東湖

徐東湖與了翁家相厚如家人通判郎中卽了翁次子止之

南陽爲元章簡公書神道碑字體莊重正如此宣獻傳言筆法精妙上嘗取所書千字文及其家之墨蹟藏禁中故倣紙渝墨倘有典刑潞公翰墨飛動使人望而畏之

曹子方

祐陵盛時曹公上書極論時事廟堂質責之問所從知對曰天下皆知之而相公不知所謂爲用彼相遂貶去京尹不忍辱之引頸荷校而行吏卒問何以爲路費曰少俟吾子已而一介草履負擔而至卽其子也問所攜前則草履後則乾糧卒輩憤然欲加捽辱子奮曰我父得罪朝廷爾曹敢加我無禮我當殺爾愕不敢動靖康初召還寢至樞筦又閱人也宜乎遊了翁之門



石曼卿　張都官

石學士以書名所謂愈大愈奇者張都官未知何等人要是前輩作字不苟如再拜尊候施於所敬今亦不見此風矣

張魏公

紫巖翁忠肝義膽炳炳如丹蓋矢死而不變也使士夫俱能懷此心國其庶幾乎

呂子約

哀哉子約見其書如見其人始余以隆興初元與其兄東萊爲同年閱子約之賢而未識也淳熙九年子約來掌庾事余在先君服中時時相過情義日篤服除舍弟買舟赴調或傳以歸兄輝山侍郎有重名從子禮志其出處甚詳謂畫入神品山水人物二俱冠絕流喜激墨成於須臾此卷幾是矣以片紙力言其不可前余固不爲行計然此意不可忘也其後兩得同朝迫天台贊倅之行又見其遭貶自此不復得見亦不意其蚤沒也嘗評其人楊秉三不惑之外視軒冕又如浮雲非勉强然也見其進未見其止觀人多矣未有表裏如一如子約者所謂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九原可作徵斯人吾誰與歸

周蓮峰　朱漪山　王侍御伯厓

紹興之末蓮峰周貳卿歸自永嘉灣山朱公舍人歸自平江俱以次對來寓四明僧舍侍御王公年雖未及而從二公遊完顏亮旣平周公賀表用萬馬救中原對一驢載都市朱公問之侍御適參坐誦臧質傳中數十言二公俱稱其强記故倡醻之頻如此周公之詩三惟中篇及朱公一詩皆親筆侍御皆使人代書蓋至敬之地不敢縱筆也山谷與王才元舍人詠牡丹詩云欲搜佳句恐春老試遣七言賒一枝周公豈用此事耶錙少時俱及拜三公牀下撫卷惘然豈復得此前輩人物乎

徐明叔刻溪雪霽圖

伯父揚州所至辦治官府清閟坐多佳客如徐公明叔其一也幼時猶及望見徐公之風流韻度如晉唐閒人翰墨篆畫四明人家多有之時徐武卿獻之爲守與敘宗盟久留郡齋如秦詔刻石篆韻皆其筆也嘗爲高麗使屬盡圖其山川器物以歸兄輝山侍郎有重名從子禮志其出處甚詳謂畫入神品山水人物二俱冠絕流喜激墨成於須臾此卷幾是矣以片紙力言其不可前余固

命女壻狀其行則近故參政張公伯子也因併記之

跋再刊裴公紀德碣

風陵命王著集法帖第五卷有李斯篆十八字米南宮云未知何人書蓋亦不敢以爲斯之書也黃祕書伯思長睿著法帖刊誤云按其文云田疇耕耨爲政期月而致法令使父子不中字也此帖乃摹田疇等十八字爲斯書與碑中篆無銖黍差而米云不知何人書蓋未見此碑也祕書攷古精確類此然祕書又云自蕭頡至程邈書皆僞史籀書傳後世者岐鼓耳今此書云揚州裴易惠糸字殊無三代體與其辭皆唐人筆亦爲未盡蓋所謂史籀書者卽此碑額中字也歟乃碧落碑故用之祕書以爲楊字殆未攷爾州甚惠三字皆在糸卽紀字之半但無易字疑以明字疊而成之特以大爲小豈祕書卻未攷此碑之額耶若謂字無三代體與其辭皆唐人筆亦可謂精鑒矣建炎三年此邦兵燬最酷舊物幾無存者待制仇公得此碑於榛莽中重刻之而或毀焉僅存其額識者深惜之貳卿李公以臺省舊德來臨政成多暇訪得墨本新知縈昌縣玉牒善澄素工小篆專以屬之肇石其家臨視摹刻漫者闕之以成此一段奇事使裴公之政陽冰之筆與公之名俱傳又俾鎔書其後亦預有榮焉按東武趙明誠德甫金石錄此碣又有八分書者今不知所在矣貳卿名景和九江人也

爲趙晦之書金剛經口訣題其後

鎔七世祖以貲爲奉化縣錄事當咸平中民俗富厚一意奉佛邑之作成明化等塔廟多所營建時杭州新印華嚴經賜十部以歸又刊法華經版造百部皆以分施邑下諸寺至今猶有存者嘗得古銅觀音像於江沙中長僅尺餘而相好端嚴寶藏於家是生四子六世祖其次也尤篤厚種德五世祖正議先生以文行教授鄉里三十年皇祐間登第起家一時名公舒豐羅袁童郭姚俞皆爲高弟會祖金紫兄弟繼世科諸公又皆執友而與提刑羅公尤厚蓋其醇茂勤篤甚相似也開禧元年表妹壻新彭澤趙丞晦之師優欲刊六祖金剛經口訣及觀後序則羅公所作數暢經意又發明六祖之說且云士大夫無不樂助而四明樓君某願助其成則我曾大父也遂謹書之且易注文爲大字以便觀者區區之誠願以追薦祖先二親無量功德其中妙旨開警迷懵者非一善讀者當自知之

跋山谷西禪聽琴詩

此山谷西禪聽戴道士彈琴詩也山谷之詩不待贊揚手自入館分內外篇今之詩集傳於世任公子淵爲之注者皆自入館後詩續七百餘首外集乃有千餘有如此詩而不得在內篇又或云晚年刪去詩可易言乎內篇有聽朱家鼓摘阮歌不

知與此何以分必有能辨之者集中幽水曰幽泉更作曰更似外集又有招戴道士彈琴詩豈亦斯人耶

跋晁深甫所藏東萊呂舍人九經堂詩

伯父揚州家有錢內翰希白三經堂歌其蹟甚偉初不知爲誰氏作閱宋諫議所著東京志始知爲崇慶坊李司空家三經乃孝經道經德經也末章云三經不滅堂不壞君家世世爲好官玆見東萊紫微公題晁氏九經堂詩益知大家文獻相承未始不以經術爲本也

跋葉氏夫人墓誌

四明衣冠雖盛自開國以至紹興會未有仕登兩府恩及三世者二十四年歲在甲戌史公才始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贈三世爲東宮三少隆興元年從子浩爲參知政事未幾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淳熙五年再爲右丞相其後位極人臣生爲太師賜第行在所玉帶金魚動名富貴康寧壽考爲近代臣子之冠子孫繁衍不惟爲吾鄉衣冠盛事四方搢紳亦莫不欣豔企慕而求其源流之所自則出於八行之一人又遡而上之則八行之母葉氏夫人流慶也夫人以子孫贈典凡十七封爲冀國夫人太師文惠王推原本始追崇極品之外上及五世之祖其敘致積慶之由可謂極其至矣然猶未能知葉夫人之詳也開禧二年新監文思院彌忠致族黨之意叩門而告鏞曰葉夫人之志銘碑石既碑於兵火不知所在近方得於故書中始



通判是時猶未生也元孫今數十人彌大爲禮部侍郎敷文閣待制彌正兩浙東路提刑今彌遠方爲起居郎彌堅方爲樞密院檢詳彌字一行登科者已六人其餘名薦書遊賢關以賞延登臚仕者未易縷數況其子孫承上世積善之慶大率性行端良相勉於學以是益知史氏之興未艾而吾大父之言於今已爲明驗矣既謹錄之以補家集之闕又著其說於世使爲善者知勸他日有秉彤史之筆爲列女傳者當以夫人爲稱首焉闕文尚多可補者補之餘當以傳疑不敢苟也嗚呼蘇文忠公爲三槐堂銘有云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今天寓物於人

明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獲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後如持左契交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又曰世有以晉公比李棲筠者棲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綸不佞於史氏之門亦云

跋姚宣伯所立許斯二孝子墓表

東陽在婺爲壯縣號難治近歲議者以東鄉尤曠遠別置一尉以領之余里人姚宣伯爲之數月以書來曰稅籍不明賦役不平非民之頑驁之使頑余報之曰固也良心人所同然或仁或鄙顧爲之上者如何子益勉之未幾又以書來曰管余與表兄中書陳舍人安行俱汪出生長外家舍人幼孤侍母以汪氏爲歸余十歲時見舍人取朝議之女外祖少師待



孝順里及其親冢尙可識鹿峰虎峰俱以得名斯蓋吳赤烏間人墓在后侶村地名孝義塘事併見圖經二人皆嘗表其門閭今不復存欲立巨石以表其墓且各刻其事於碑陰以詔邑之人使慕焉願爲書之余欣然曰尉以警捕爲職而加意於風教子之意遠矣且必耿令君之所樂爲也自念得姓於東樓公而望出東陽郡上世遷於四明而婺實吾宗之故里也既書其碑又且勸宣伯併刻之

跋張忠簡公閱詩帖

熙寧六年日當食四月朔裕陵爲徹饌避正殿一夕微雨不見日食百官入賀蔡子正挺爲副樞獻詩前四句曰昨夜薰風入舜韶君王未御正衙朝陽輝已得前星助陰沴潛隨夜



雨消當時無能過之者蓋又有皇子之慶也端明張公紹興十三年爲祕書郎是時事既相類詩語精切可以追配前人後以孝宗舊學仕爲尙書雖不及大用而清德映照寵數優渥三子一孫同爲郡守叔子遂踐世官張氏之興未艾也拳拳愛君憂國之誠已見於此詩伏讀爲之三歎

跋王如晦文卷

開禧二年下元前二日王周伯屋示余以巨軸曰此曾大父朝議少時場屋之文也大父滁州藏之贈告箱中余曰周伯妙年固非漢之老人而余年七十及識君之曾大父於少時余與表兄中書陳舍人安行俱汪出生長外家舍人幼孤侍母以汪氏爲歸余十歲時見舍人取朝議之女外祖少師待



朝議如姻家往來無時後六年而朝議亡外祖銘其墓而仲舅尙書爲之文紹興三十年歲在庚辰滁州登科余適在都下侍仲舅往賀滁州泣曰先君少在郡庠以明易試優等升內舍籍上庠兵火之後再以本經中鄉舉太學再興又以詩賦聯薦一日外報省榜而不及門先君方理髮吾母勸之曰君髮已種種茲事可已徒費精神何爲先君握其髮曰未死終不可已然竟齎志以歿某之僥倖先君之澤也今見所著易義十三篇論二首雖非今時文格然既盡當時之體而議論詳明益見學問之蚤成而老不得售非命也耶滁州既成先志仕至二千石亦足爲善士之勸矣若其高誼樂施雖已見志中抑閟遇西夔時鄉之寒士襆被附舟日爲食客又濟

其乏絕者不知幾人項文學彥思伋貧甚以場屋之舊叩門無時公知使令者厭之一聞項之聲欸則徑出迎之神出所贈以應其須嘗在旅中項來謁不值邊巡既去而銀杯羽化從者遽白公以爲無疑公怡然曰必無之因置不問後乃知從者之廢也聞者益歎服其他折券已債不可數計王氏之澤未艾也周伯拱而曰皆孫曾所未聞願書卷尾以補家傳之闕又以詔後之人

## 跋趙大資政所藏趙忠定公帖

開禧二年大資政趙公奉祠居四明一日理故篋有簡翰紫羅囊中緘封甚密發而視之乃丞相趙公報章翰墨如新蓋皇上受禪前一日事已豫定公密以報丞相丞相時爲知樞密院喜甚而書此所謂陸賈交歡爲公以大義諭殿帥郭杲正如平勃之安劉氏也公慨然感念俟已十三年矣公方爲蜀帥時嘗被旨上內禪本末無一言之誣茲欲以此簡登之石以示後人公之意深鋼待罪直學士院甲子昧爽之前密聞大議於公相君示以太皇太后之命播告四方實叨視草遂得在二公之間正元朝士存者無幾矣幸日陪杖履之末公曰微吾子無有深知當時事者爲我序之鋼曰唯

## 跋劉師文昆仲乞增母壽疏藁

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爲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有是哉正義曰年壽之數賦命自然不可延之寸陰不可減之晷刻然劉氏兄弟以母暴得病欲絕各

望風而卻麾眾退踞得其數級而還事定又出私藏犒之方是時虛張功閥冒賞射利者甚眾君不自言賞亦不及逮今將八十年李氏之賞產雖寖不及舊而陰德必報文風大興君有九子長過庭蚤入太學得官亦轉爲丞矣第四子迪功充庭是生六子長曰元白授學於舒元彬璘歸以誨諸弟今爲主舍生諸弟與其羣從入太學預鄉書者已五六人元白長子亦入學次以制中開禧元年進士第鄉里莫不欽豔盛矣一日迪功理故書盡得修武備禦時支犒總目手澤具存欲以顯揚先人之烈俾鈐序其後詳已見於張公仲房所作行狀矣抑聞之衣冠南渡所在頗躓者非一鑰親見王信州正夫從言時侍二親避地南來倀倀然無所歸寄命一舡閩問知其爲三槐家益善遇之則子列也且曰微子列吾家無有義勇所聚遂投之眾見其北音遽曰此姦細也欲戕之畢室不知所爲忽一士人攘臂曰毋害善良此士大夫之族也此深悟畫格此文皇獨獵圖唐小將軍之筆建炎開內府宣和不可脫也即具舟載錢如所負之數輸之官取堉以歸大率取於宗室家奔以非所敢惜但以前射一豕而上生於亥故高誼宏略如許然則李氏之興殆未艾也今方多患思得疏不敢進復令取之亟募一本而以眞者進御三馬一豕皆應弦也伯時笑曰使俗子爲之當作中箭追騎矣余因財好義徇公忘私如修武君者豈易得哉故慨然爲之書耶

## 跋秦王獨獵圖

山谷題摹燕郭尚父圖云往時李伯時爲余作李廣奪胡兒馬挾兒南馳取胡兒弓引滿以擬追騎觀箭鋒所直發之人

書曹武惠王傳後

康王之誥曰昔君文武則亦有能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於上帝夫所謂不二心者人但謂其忠於所事而已書之意蓋謂其臣與文武之心爲一如咸有一德之謂也藝祖之造邦武惠之元勛不容贊歎後人徒知藝祖之神武而不知創業垂統本於不嗜殺人徒知武惠爲能羆之士不知其用兵行師不妄殺一人所謂不二心之臣故伐蜀而戢兵藝祖使人謂王曰汝能戒士暴掠成吾不殺之志任得其人矣江南將下藝祖夢神人奏上天以金陵一城生靈爲



曹某後自知某必能副朕不殺之志矣嗚呼我宋之國祚無窮曹氏之餘慶流衍三代之君臣何以尚茲

跋趙晞遠使北本末

漢武帝得人之盛史贊有曰奉使則張騫蘇武武之執節于古所仰若騫者往來匈奴十餘年謂其勤勞則可然竟不得月氏要領猶之可也奉使有指而多取外國奇物失侯之後益言所聞於他國者以蕩上心帝之黷武以至虛耗騫實啟之殆漢之罪人也少師以皇族之彥孝宗妙選副國信使上方銳意恢拓別持一書前此未有而公週事詳審抗節不撓既深得膚使之體迫其歸奏力陳遵養之說上意雖無封狼居胥之快而察公之忠誠商北信誓守之愈堅三復遺編手



澤粲然敬歎不已既得周文忠公爲隧碑以發揚之謹書卷末以慰二賢嗣之孝思云

跋黃刺史公移

余從妹適新昌石時亨文仲主桐廬簿其壻黃君日宣自言鼻祖名从日从成唐五季閒爲明州刺史始居鄞之隱學後徙於剡所居號北莊凡攜其家藏明州公移三紙相示草書皆手澤也余每見舊物無不愛玩又念先大父少師宣和中守鄉郡首尾四年中更兵燬不惟家集不存吏牘亦不復見君家此帖傳三百年可寶也諦視之其第三帖天祐三年嗚呼唐昭宗以天復四年三月改天祐八月而遭朱全忠之禍哀帝嗣位竟不改元三年歲在丙寅明年四月而唐滅矣歲在丁卯是爲梁開平元年餘二年皆開平二年歲在戊辰第二帖則正月而第一帖乃九月三帖之次正失其前後當一正之二帖爲雪竇山者前止稱監盞專爲鹽事也印文漫滅僅辨一二疑是監中之印一牒補吳德爲衙官則明州重鑄之印六字甚明晚唐名器益輕一刺史而檢校太傅騎省盡衙下及背史是時錢武肅王據吳越或勸拒梁使者武肅笑曰吾豈失爲孫仲謀耶故用其正朔又言董昌之誅明州君預有力故有佐忠去僞功臣之號因併著之

跋歐陽公與張直講帖

歐陽公筆札自成一家故所見無僞帖然鮮有如張氏所藏之夥盍直講出其門久矣嗚呼前輩風範歎仰何極與門人

書止以講學進道爲問官稱直書外封多用花押皆今之所無也出處君子之大致可以自決若范蜀公之不待年固爲高矣蓋有爲而發公亦不暇俟從心之期勤勤屢請而後得之本無可疑而於士友閒詢士論恤清議又恐或以爲速也李宗易未知何人公欲少遂休息可漸調攝公非他人比也以憂世體國之切又爲斯文宗主雖曰忘疲精力耗矣六十四歲至蔡明年六月得謝又明年當熙寧五年之秋而公薨矣哀哉汝陰處士公待之甚厚騎馬聽朝雞之句可知一從王氏之招頓廢素守春秋猶且倚閣於公何有哉公發明經學於詩最詳易道難言公亦自言不敢以已意爲準也直講五世孫儼示此二軸敬題其後聞家藏直講易說猶恨未及見之公嘗薦直講試制科期待不淺官止大理寺丞秀州倅命也而其後衣冠不絕曾孫諤訢洎筠俱挹世科非垂裕之致耶

跋巢經唱和帖

向鄉林　壽岡楊愿　巢經蕭奐

鄉林詞翰固多見之壽岡巢經之酬倡可以見江右文物之盛壽岡臨江之山其宇謹仲紹興二十一年進士也樞密楊公字原仲姓名適與壽岡相似今其家在會稽杜小冠陳鵠坐不可不辨也

跋傅欽甫所藏職貢圖

河南出鮮卑慕容氏吐谷渾之後也地在河南古之流沙也梁天監元年遣使朝貢獻瑪瑙鍾乳金剛指環白氎等物

歲一至

中天竺國一名身毒天監初其王屈多遣使獻琉璃唾壺等

師子國大通元年其王拘葉伽羅訶黎那使貢獻

北天竺國天監三年遣使朝貢

渴盤陀國于闐中小國也中大通元年始通江左遣獻方物

武興蕃國本仇池天監初封武都王後以爲東益州

滑國車師之別種天監十五年其王厥帶夷栗陁遣使獻方物

波斯國中大通五年始通江左遣使獻佛牙

百濟國東夷三韓馬韓有五十四國百濟其一也天監十一年遣使朝貢

龜茲國西域之舊國自晉渡江不通天監元年遣使朝貢

倭國武帝進其王武爲征東大將軍

因古柯國案梁書及南史並作周古柯國此因字似誤　阿跋檀國胡密丹國並

滑國之旁小國也普通元年使使隨滑國使來獻方物

白題國匈奴之別種胡也漢灌嬰與匈奴戰斬白題騎一人普通三年遣使來貢獻

末國漢世且末國也普通五年始通江左遣使來貢獻方物

林邑國古之越裳漢日南郡象林縣天監九年其王范天

凱奉獻白猴

婆利國去廣州二月日行天監十年梁書及南史並作天監十六年遣使奉表獻金席

宕昌國西羌種天監四年其王梁獺博來獻甘草當歸

狼牙脩國在南海中去廣州二萬四千里天監十四年遣使阿撒多奉表

右二十國亦有屢至者帖紀其略

正字傳欽甫攜職貢圖見示不惟畫筆精好其上題字亦自合作李龍眠有帖云梁元帝蕭繹鎮荆時作職貢圖首虜而終蠻凡三十餘國今此卷纔二十有二必有遺脫者余試攷之其一曰魯國使龍眠以爲首虜而此曰魯豈有誤耶偏閱



南史梁之記傳及通典太平御覽皆無魯國與丙丙國其下二十國則有之既列於前皆貿朝貢於梁者也武帝紀中又有扶南鄧至于闐蠕蠕高麗干陁利新羅盤盤丹丹丹九國豈圖之所遺耶亦不見所謂蠻者按海南諸國晉代通中國者蓋鮮故不載史官及宋齊至梁其奉正朔修職貢航海往往而至自晉氏南渡介居江介北荒西裔隔礙莫通至於南徼東邊畧壞所接宋元嘉象浦之捷威震冥海於是靺鞨相係無絕歲時以泊齊梁職貢有序元帝字世誠武帝第七子也

工書善畫自圖宣尼像爲之贊而書時人謂之三絕江陵城陷聚圖書十餘萬卷盡燒之著書甚多內有職貢圖一卷此幾是矣然尚有可疑者既曰圖書盡燒何由得傳使不在燬



燼中去今已六百五十三年紙之壽雖過於絹素亦不應尚爾全好恐是龍眠摹本前帖卽其自跋也故又云恨筆墨凡惡而未究眞此蓋其自謙之辭也標題小楷與帖字頗類疑亦龍眠之筆又帖云狀其形而識其土俗今不見所識又疑止摹其形也況龍眠好臨古名畫如張僧繇善神李將軍海岸圖吳道子韓幹者尤多晉天福中胡嚴徽臨道子晉神亦曾捐未滑巖張公右丞達明龍眠之甥亦言伯時於前人遺跡靡所不叩則元帝之畫當是其所臨者眞觀開元等印高下勻布如出一時眞觀既在御府不應百濟之下書顯慶四年滅又內殿圖書內合同印集賢院御書等雖皆是李後主印然近世工於臨畫者僞作古印甚精玉印至刻滑石爲之遠輸誠款誓爲犄角疑丙丙與芮芮相類恐傳寫之誤然南史亦無芮芮之名姑俟詳攷

梁書西北諸戎傳芮芮國蓋匈奴別種魏晉世匈奴分爲數百千部各有名號芮芮其一部也自元魏南遷因擅其故地宋引之其伐魏天監十四年遣使獻貂裘是後數歲一至貞觀中中書舍人裴孝源公私畫錄云梁元帝畫古今職貢圖六卷並有題印卻不及此又云職貢圖三卷江僧寶畫隋朝官本亦有陳梁年號名畫記云元帝畫職貢圖并序外國貢事又梁書云

任刑時畫番客入朝圖下元日再書以助博聞

## 跋二疏圖

開禧二年余年七十鄉黨作會於敝廬俞惠叔以此圖爲壽愛玩不已時余已告老於朝至明年再請而後得之韓文公送楊巨源序引二疏事云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跡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則知舊有此圖矣澹巖右丞張公有二疏圖詩自注云世傳顧長康筆故詩中云虎頭圖一卷高貴鄉公畫隋朝官本二者未知孰是右丞詩又稱潼關四山萬本送車闕咽導騎交馳疑非此本龍眠思出新意或約舊圖而爲之洛陽王壽卿魯翁篆李陽冰琴銘跋尾趙公明誠稱其深入陽冰之室賀公所稱殆是斯人而非公也近又得龍眠四皓圖稍大遂臨此本展以爲對

## 題柳公權所跋洛神賦

洛神賦本感甄賦王大令好書此故多傳於世嘗見六一居士家傳絹素眞蹟亦非全文柳誠懸小楷書跋此卷作草草體雖合作未到皇象諸公其用工亦深矣余以讀者不能盡識欲爲行書於後因參以他本正定以穴未暇書此以歸之他日或再見尚當屬筆

## 跋金縢圖



金縢之說不明久矣管仲得其意欲著於冊而未暇虛坐祖莘申之撝此圖見示卿出臨摹而古意具在遂爲之說書序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蓋者遂謂公作金縢之匱味不知序書者益言金縢之篇爲公而作也古之卜筮非若後世之輕易記曰易抱龜南面天子北面益聖人齋戒以求若龜之求之天也可易乎哉此篇之說既不明似悅文義間斷又若非可以傳後世者閒有不通先儒多略而不道余熟復之始得其意而後詞意聯屬所謂豐不餘一言約不失一辭者要當先正金縢二字所謂金縢之匱者其中實藏古書白居穆之封於郜分茅胙土授之以龜古書至嚴子孫世守非有大事不啟也武王克商纔二年而疾弗豫召公太公曰我其爲王穆卜穆敬也二公欲卜之於天也周公曰未可不若以感動我先王遂以告太王王季文王卜三龜而皆吉所謂敬鬼神而遠之也既視古書亦曰吉公納冊於匱中不欲人之見之非聖人欲微福於後也罪人斯得之後又爲鴟鴞之詩以遺王其意切矣史臣書王亦未敢請公言雖不誦言而不利孺子之讒王之心猶未釋然也雷電以風禾偃木拔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不知何爲而啟此書也以爲不知則天變於上何爲而啟此以爲知之則亦不必啟此書也益其時正以不知天之所以爲變故啟古書以卜天意及得公代武王之說至於執書以泣王心始大悟皆曰其勿穆卜蓋本欲卜而今不必卜也始知太變之意欲彰

公之勤勞爾出郊而迎雨反風而歲大熟而後一篇之意煥然孔子定書特存此篇以見周公之制禮作樂以致太平本於此也新莽以平帝有疾作策請命願以身代藏冊金縢莽之譎詐不足言漢去古未遠此說已不明直以金縢之匱爲周公所作而況於後世乎

跋章達之所藏虞書孔子廟堂碑

此本雖無大周二字比余所藏爲多又精彩殊勝閒天台有眞跡在餘生恨不得見之得見此本斯可矣

又心經

虞書石刻雖不盡有尚多見之心經精妙始見此本章貳卿自言家藏已百餘年矣柳誠懸蘇浩夫人志銘此本奇甚只不過人者所謂不有此舅安得此甥也

跋黃子耕定武修禊序

一叠字眞欲照人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不如此不足爲楷法戶遵李公誠之示以大父參政文肅公草堂所藏蠶素自敘嘉定元年閏四月丙子同觀於道山堂有疑爲臨本者然相似而流帶右天尚全謂子耕曰天下有道正不與易也明亦妙矣未易輕議

跋潘刑部致堯詩卷

彥先濟南潘公之字也登紹興初進士科時方多艱慷慨許國始爲尉曹丞相呂忠穆公薦其有專對之才二年歲在壬子假禮部侍郎使不測之敵一時名公皆壯其行詩章甚眾今其存者四緻院劉公棐察院李公嵩又李公愿馬公永卿特俊偉人也公既得要領以歸和好隨定朗詔郎尚書刑部郎中終焉公諱致堯其行也季氏宗丞公字祥字彥和奉其聲曰黎園弟子白髮新公甚悅觀此篇者其可輕視之耶

題專壑

半山詩云穰侯久擅關中政長恐請侯客子來我亦暮年專一壑每逢車馬輒鶩猜盡引穰侯事而采韭子擅一壑之語也余起於告老之餘叨塵近寓居乃得此勝處名以專壑客有言曰此負傳舍子安得專余曰公退燕坐酌酒賦詩如在深山窮谷中援琴對之萬壑同響則余實專之矣若白其變者觀之則此身殆非吾有而況此乎客一笑因刻其語於崖下

## 跋韓忠武王詞

近見費補之袁樂翁漫志紹興閒韓蘄王自樞密使就第放浪湖山匹馬數童飄然意行一日至湖上遙望蘇仲虎尚書宴客蘄王徑造其席喜甚醉歸翌日折簡謝餉以羊羔且作二詞手書以贈蘇公藏藏之親題其上云二闋三紙勿亂動淳熙丁未蘇公之子壽甫山丞太府攜以示蘄王長子韭敏公韭敏以示余字畫殊傾欹然其詞乃林下道人語韭敏云先王生長兵閒不解書晚年乃稍稍能之耳嘉定改元韭敏公次子樞密副都承旨帶御器械杕以二詞石本見示益信梁谿之說但詞中一二字不同耳昔人有競病之詩及塞北煙塵之句雖皆可稱殆未有超然物外如蘄王之曠達者也

## 跋韓韭敏公遺墨

鈐頃在周行荷韭敏公與之進抵掌而談世故慨然有許國之志觀此奏藁蓋事有至難而不敢辭身將就死而弗苟避毋以老而不以告子在側而不及知事定之後始出以示之



忠孝大節可以概見勒石傳遠以昭前人之遺烈此孝子職也

## 跋桑澤卿蘭亭博議

稧序之傳歌詩序跋不知其幾愈出愈新贊揚不盡澤卿又從而鳩集之後之作者殆未已也余復何言嘗記本長老赴閤時過金山佛印見其僕野彊使賦詩仍誦唐人以來佳句本忽使人代書云水裏有塊石石上有個寺千人萬人題只是這箇事印深服之余輒用其語曰定州有片石石上幾行字千人萬人題只是這箇事可以發好事者一笑

## 跋黃知命帖

山谷貶黔中更禁絕重以兵燹銷爍而四方得之者甚眾則知此老所書未易以千億計知命但傳詩篇今始見此帖於予耕詩風度大似伯氏所謂一不爲少者尚可想見白彩騎驢搖頭而歌之時山谷以名太高一世憂患卒以謫死知命雖以楚廢優游終老殆伏波家之少游耶

## 跋蔣亢宗所藏錢松窗詩帖

鈐汪山生長外門幼時見故大參錢公爲貳車公壯年風流醞藉喜與士大夫遊與外祖尤厚吾鄉舊有五老會宗正少卿王公珩朝議蔣公璉郎中顧公文衡州群公朋龜太府少卿汪公思溫外祖也皆太學舊人恒游略相上下歸老於鄉俱年七十餘最爲盛事禮部侍郎高公閌起居舍人吳公秉信皆自以後輩不敢預王群二公下世參政王公次翁致仕

寓居嘉慕義風始議爲八老會朝議徐公彥老布衣陳公先而頗有證焉半山有雛落黃花滿地金之句歐公云菊無落英半山云歐九不曾識雛騷公笑曰乃介甫不曾讀耳覓無純全矣大參政詩中所謂八儁人者此也蔣公園中素有集春堂海棠尤多卽大參所賦也後使淮上猶與蔣公通問今左相當軸與大父相望於四十年閒蔣公曾孫亢宗裒池詩帖欲以獻光範門下求跋其後大參素博學好詩文詞翰俱勝不待贅歎又見前輩宦游其待寓公如此之厚也

## 跋先太師與張檢詳帖

先君太師隆興初元監進奏院檢詳張公爲寮俱未有廨宇同處直舍情好日隆未幾先君易諸軍糧料院張公擢監察御史會有旨薦郡守遂薦先君其詞曰御下以嚴處事以靜嚴而知恤靜而能辨識者以爲曲盡先君壽以軍器監丞兼工部郎因此得守古括公遷檢詳已而歸婺源奉祠先君兩致專書前緘衛位鍊代書之今四十年矣公之子舉子令南金以墨蹟遠寄又以二書爲碑本見遺仍求眞蹟感歎追慕衰淚橫集謹書其後而歸之先君一意郡事書尺盡付鍊囊此皆親筆尤見交情之篤餽遺止此又以見良相子物薄而情厚也

## 跋陳君彥直楚蘇圖

小子何莫學夫詩多識於草木之名離騷具載香草多湘楚閒所產陳君篤好之圖形作贊而闕所不知者四以是知詩人亦不能盡見痂飲讀之取其大指而已陳君所記亦有與



余所聞不同者人言木蘭卽木筆雖圳辛夷之名未知孰是而頗有證焉半山有雛落黃花滿地金之句歐公云菊無落英半山云歐九不曾識雛騷公笑曰乃介甫不曾讀耳覓無辨之者余嘗得其說不惟悟歐公之意騷之旨亦明靈均自以爲與懷王不能復合矣每切切致此意木蘭仰生而欲飲其墜露菊花不謝而欲餐其落英有此理乎正如薜荔在陸而欲采於水中芙蓉在水而欲寧於木末皆此意也又嘗於蘭有感焉凡花之生深林者皆能不以無人而不芳然古人必以稱蘭者非蘭不足以當此正如疏影暗香他花亦有之惟梅可以語此耳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初止言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而後世以爲顏子不疑又此意也余老矣本終身山澤閒牽挽至此日墮膠擾中一見楚蘇卷軸雖未及



見陳君已覺鄙吝意消又知爲同年雍甫之季也縱筆及此俟來過我相與一笑

## 跋餘姚縣陳山寺碑

五代史載耶律德光問馮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雖併語人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賴道一言之善也五季歷五十餘年四方雲擾惟兩浙境內不知兵革但知錢武肅王累世奉佛崇飾塔廟不知一方生靈佛力所不及者錢王實爲之陰功至普於今慶裔縣遠爲本朝勤開之冠姚江陳山一碑具言建立本末主僧妙珣欲持謁丞相於丹丘仍攜忠懿王制書求跋遂書於卷尾

跋舊答李希哲殷

少嘗問從兄編修景山老杜韓柳泪本朝歐蘇半山山谷諸公晚而詩文益高何耶兄曰文章精神之發也學問既充精神有養故老而日進余嘗佩服斯言數年前余方投閒李希哲忠以駢儷之文嘗手報之復以來示又出大篇筆力愈進余退視舊作自覺只在故處爲書卷尾以誌吾之媿尙勉希哲之進也

跋王額之所藏趙忠定公帖

紹熙之末丞相趙忠定公方在西府慨然欲收召天下故老之有清德雅望者聚之朝時太府卿王公正已吏部郎中豐平和無閒言而陰能消諸公自恣之心極不易周公古君子公誼諸人皆其選也以年高退處於家皆欲盡起之庶幾大言又出於無心則當時使事可見李世輔後名顯忠竟隨樞密以歸張中孚亦關中傑黠周公推誠待之是時士夫多出老歸周明年忠定當國王公時已休官豐公先至適以繁言而去此事遂已爾後事愈多變而諸老亦盡矣可勝歎哉大卿鈐姑之夫也從其孫額之見忠定舊書讀之使人流涕尙寶藏之使後來知前輩相與之意非有私於故舊也

跋王岐公端午帖子

嘉定二年大宗正丞兼權吏部郎王君以曾祖岐公端午帖子升和范蜀公詩一軸示鈐且求跋鈐曰華陽集一百卷可謂多矣然岐公在翰苑幾二十年著述殆不止此嘗問公之孫大監云不惟有所遺逸如資治通鑑序韓魏公神道碑皆一秋日宴石淙序序中言若三陽石淙亦曜書曜乃稷之兄字畫勁正實相似云退而詳攷之唐史則天聖歷三年造三陽宮於嵩山夏四月幸三陽宮五月改年久視七月至自三光獻也皇太后宣仁聖烈也皇后欽聖憲肅也時熙寧三年

陽宮唐會要久視元年七月三日右補闕張說以車駕在三陽宮不時還都上疏有云三陽宮至洛城百六十里有伊水之隔嶮阪之峻奈何去宗廟之上都安山谷之僻處正其地與時也春明宋次道敏求作河南志登封縣三陽宮武后聖歷三年造有含樞殿長安四年毀之其城曰石淙即平樂觀也或謂石淙即晉石崇之金谷放之殆不然太平寰宇記及河南志皆云金谷在河南縣北此石淙在登封縣淙與崇字又不同以此知其非也武后傳言則天作十有二文此碑多用之亦有字畫不同者又知匝之爲月璧之爲聖圀之爲國生之爲人等不能悉書亦可補史之闕文也

## 跋趙明可家藏三物記

金蠶爲墟墓中物無疑嘗見虞世南家墓歷古多族葬記一墓域有數十家在某州縣又記松柏若干株石羊石虎石沙門等若干又云金蠶若干蠶乃墓中物不知何以知其數殆不可曉漢鐙制亦甚巧上翻其半可焚膏油置蠟炬亦可收鐙施古人制器不苟如此葛文康公魯卿少仕於宛有手板裁香楷之句此簡眞關里物又傳於唐初信可寶也故家遺物傳數世者蓋鮮明可既藏此三者及其宰縣適有龍牙之異亦一奇事也

## 又信岐二王傳

開禧元年鑰方閒居讀信王岐王二傳其六世孫汝述既登之石至嘉定二年秋汝述歸自慶元縣更求跋語并敘家世

始識西蜀張君於朝行閱其耽玩此書且有所著深藏若虛似不能言一日旅進送客而獨留之始敬其說悉然以其書示余始得以盡見所蘊因相與商搉之其言浩博未易究陳大率探莊生之深旨得二公之遺意凡世人眞以爲荒唐謬悠者皆推引以通乎六經之意雖未敢以盡得其說而與世儒之說不侔矣方欲時奉從容以求發明之益倏然去國留之不可欲得一言以爲別余老矣何能坐進君方以才名入道山册府濟然不見其喜及其去也亦無幾微見於顏面則其所得所養可知矣萬里相望余將再挂衣冠歸老田里無復再見之日君其勉旃進進不已尚可以寄我也君名興祖廣漢人也

宋 樓鑰 撰

跋史太師答范參政薦崔宮教帖

太師魏郡王閻人一善則志之隨時薦用不遺餘力此其眞帖盛大且有後薦賢之福也乾道間丞相魏文節公守吳門魏惠憲王鎮宣城過郡宮教爲教官作業語有云天上風姿咸仰吾君之子人間官品休論異姓之王丞相極稱之以是知大參范公不苟於薦士太師謂之一難是矣紫微先生舉鑰自代遂出門下宮教之喪紫微哭之甚哀人琴俱亡未幾亦下世矣紫微兼內外制文擅一時宮教之文人鮮知者故表其警聯可以知鼎味云



跋趙忠定公家書

丞相忠定公魁多士登館殿侍經帷帥全蜀知貢舉皆本朝天族之所未有受知孝宗擢登從列又留以遺光宗兩朝眷渥特賓樞府引故實力辭至於五六重以御史之有言又列高宗聖訓以爲據而詔旨弗俞尋知樞密院事紹熙五年七月甲子旣成胡藏之功拜右丞相翰林學士李公獻所草麻制已行三命而僕終遂牢辭改樞密使至八月二十八日鑰時以西掖迫學士院主上猶在北內忽蒙宣押御筆留某以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趙某宗姓之賢偉然忠實太上體壽皇圖任之意擢貳機衡肆朕繼承厥功爲大俾居宰路控避莫回殊咈懷尤辜與望朕惟不膠者卓惟時之宜

今政令未孚水旱閒作得一賢佐度越拘攣萬幾實繁其遂我相可除右丞相詞臣苟得君上一言敢不具載況承宸翰詳密如此何敢不以屢書弁草兩麻丞相制有云壽皇咨其切直屢敷心腹之言太上察其篤誠徑委股肱之寄擢居宥府密贊樽帷遽予有興厥功尤大又云亟頒詔紱俾踐台符何循牆之過勤致反汗而中止旣辱輿望殊咈眷懷又云矧今政令之未孚復多水旱之閒作是圖賢佐以贊繁機越彼拘攣不膠者卓矣置於左右亦職有利哉非爲胖私其遂我相蓋具載上語也比歲不知者以鑰爲褒稱太過謹不敢辯雲漢之章至今寶藏然則丞相之進用本末略可攷矣公之長子太府寺丞以家問示鑰故詳書之若其戒從予初示數端眞可以爲世範云

跋白樂天集目錄

香山居士之詩愛之者眾亦有輕之者山谷由貶所寄十小詩如老色日上面歡情日去心今旣不如昔後當不如今又輕紗一幅巾短簟六尺牀無客日自靜有風終夕涼妙絕一時皆香山詩中句也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若使當時身便死一生眞僞有誰知今在王文公集中不知亦香山詩也此特其佳句爾其閒安時處順造理齊物履憂患嬰疾苦而其詞意愈益平澹曠達有古人所不易到後來不可及者未容悉數琴詩亦多有曰自彈不及聽人彈又曰近來漸喜無人聽琴意高低心自知皆有自得難言之祕道德

二經世所尊尚讀老子詩云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語吾聞於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緣何自著五千文其所見超詣如此留侯之在漢無敢嘗之者四皓扶翼之則能此非吾所宜立遇運終雜霸者道徒稱帝者師子房爾則能此非吾所宜立論至此尤爲高勝而可輕之乎余平日佩服其妙處手編目錄寄吳門使君李公諫議併以所聞錄寄之李德邵璜有白氏年譜尚當訪求以成此書云

## 跋戴式之詩卷

唐人以詩名家者衆近時文人多而詩人少文猶可以發身詩雖甚工反爲屠龍之伎故好之者寡黃嚴戴君棟宇敏才獨能以詩自適終窮而不悔號東皐叟不肯作舉子業且死



一子方在襁褓中語親友曰吾之病病矣而子甚幼詩遂無傳乎爲之太息語不及他與世異好如此子既長名曰復古字式之或告以遺言深切痛之讀書續文而尤篤意於古律雪巢林景思竹隱徐淵子皆丹丘名士既從之游又登三山陸放翁之門而詩益進一日攜大編訪余求一語余於詩雖知好之而不能工老益廢忘無以答其意夫詩能窮人或謂惟窮然後工笠澤稱玉谿生是已笑語之曰子惟能固窮則詩愈高矣余之言顧何足爲軒輊耶

## 跋汪季路所藏書帖

唐僖宗賜愔賀敕書

唐末敕書讀之使人悽惻時多工於書倉猝中猶爾可覩文安王君世臣敬語頗詳謂袁氏本得之古墓中疑即愔賀之墓又言偏閱唐史及編年通載不著愔賀姓氏益偏裨也余觀敕書委諭詳密必非施於偏裨者洽平中張唐英次功自號黃松子著外史檮杌十卷載前後蜀事王建禾平四年書張琳始末有云大順初愔賀爲黔南節度辟爲推官愔字惟巢韻與喜同他未之見鄧校書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正引檮杌之說且曰姓書未有此氏今增入乃知姓愔而名賀也書後止書十五日尚不書月王君遽以爲中和年者以書中言越在巴蜀又有雖元惡未就誅禽凶黨並皆逃竄及已收宮闕之言益僖宗乾符二年乙未黃巢大盜始起至廣平元年庚子遂入長安帝幸興元次年改元中和遂幸蜀三年癸卯李克用以四月平京師巢遁去所謂元惡未誅已收宮闕殆斯時也四年夏巢既誅乙巳歲三月始還京師改元光啟是在蜀幾五年若大順乃昭宗之次年庚戌欲以此爲昭宗之敕則昭宗雖嘗播越幸石門幸華州幸鳳翔其在鳳翔詔謀幸蜀王建迎駕而不果是爲僖宗中和之敕無疑豈中和閒愔賀已爲黔南節度至大順初始辟張琳耶其詳不可得而知僅得二書知其姓名他書未必無之顧淺陋者嫺未能詳攷尚有待於博洽之士王君偶未攷檮杌又惜鄧校書之不及見此書也

## 東坡喃軒詩

易晉卦之九四晉如鼫鼠雖近代大儒皆以爲貪而畏人之

鼠然詩之碩鼠从頁石聲大也故曰若大鼠也易之鼫鼠是貪者用刷太重遂引而伸之爾

鼠石聲陸德明釋文音石五技鼠也引本草螻蛄一名鼫鼠

邵康節觀物篇

始深疑之攷許叔重說文解字注云五技鼠也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是眞螻蛄也荀子所謂捂鼠五技而窮楊倞所注乃出於叔重唐本又曰六技鼠也下又有云能歌不能成曲一作度曲余嘗試其五技皆然土中百蟲多能以穴掩身惟此物於淺土穿穴人或取於路旁處必得之暑月雨後土中有聲若長哦者俗謂蛄螂唱歌余既得六技之說嘗於夏夜傾聽久之篝火發土果螻蛄也坡翁詞翰不待贊歎嘯軒詩云食土蚓無腸亦作終夕叫似未知爲螻蛄而徇俗耶瀰明石鼎聯句云時於蛄蚓驗微作蒼蠅聲亦誤矣

付官奴樂毅論

余見此刻多矣未有如此之精明者半山集中有江鄰幾邀觀三館書畫詩或云梅聖俞作有云羲獻墨跡十一卷水玉作軸排疏疏最奇小楷樂毅論永和題尾付官奴豈承平時此論猶有眞蹟耶

潭化本修禊序

余嘗藏一二禊序近歲得畢少董所藏參龍董氏潭化中本最勝少董跋其後甚詳自言董氏有三百本取其尤者三此又其最佳者後多名士題跋而田君秀實大篇亦以此爲三本中第一故尤寶之與此本無一毫之差而此長半寸許當



易也先儒以此二者爲先天後天之辨編嘗攷之說卦惟帝出乎震之序合於今人之說其餘如所謂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曰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曰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曰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又乾稱父坤稱母震爲雷巽爲風坎爲水離爲火艮爲山兌爲澤終說卦之篇皆先天之說也顧未詳攷爾先天千載絕學麻衣得之傳於希夷累傳至康節而後盛行然余始在永嘉得先天方圓二圖於群象先叔似傳皇

極經世之書於王木叔物而不見其全後丞外府蜀士呂澤甫凝之以閬州奏事進經世之說皐陵大喜其書留爲太府丞同官爲寘始得蜀本企帙因得叩其一二後行觀物篇隔眼大書云出康節親筆今見此卷悚然起敬始知板本失眞爲多猶恨不見其全也二圖探索無窮康節之學雖不易窺測要皆不出於此繫辭所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明道先生所謂加一倍法盡在是矣使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復生不能加損毫末於此不如是何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哉熟復歎仰以還謦其謏聞書之以俟知者

温公奏藁

攷槃盧叢書　卷八

平章軍國重事止預大事十二條見申國春秋所以尊尚元老也近歲綸平章之名而不加重字豈其力不足以得此哉欲盡總衆職以盜大權爾亦不足以知此蓋有教之者嗚呼非文潞公呂正獻豈可當此位耶

歐公與劉原甫帖

公是先生望隆一時而不容於朝出知揚州歐陽公所爲賦平山堂之詞也移知青州公是作董仲舒詩云江都才了又膠西擾擾諸侯等棄之爲問公孫丞相道不知東閣欲賓誰後又帥長安久之作班超投筆起行閒傳鄭甘陳不足攀何事眼昏頭髮白卻思生入玉門關二詩不無少望矣歐公與之至厚西齋蓋平時羣賢聚會之地歐氏至今有

西齋帖然終不能挽之還朝豈非命耶

韓魏王與歐公帖

歐公嘗曰累有歐陽其何敢望他韓公今觀此帖魏王之推尊歐公又如此更相欽服宜乎同心輔政以致慶歷之盛翰墨又其餘事也

東坡與秦太虛帖

坡公愛淮海如子弟喜黃岡如鄉曲殆前緣耶

跋黃子邁所藏山谷乙酉家乘

頃歲見張志溥庇家藏山谷雜記一小卷諦玩不已因略效其筆意手錄之茲見子邁所臨乙酉家乘典刑具存爲錄雜記於卷末而歸之嗚呼建中靖國以至崇寧元祐諸公多已南歸而先生乃以承天塔記更斥宜州人誰能堪之先生方脩然自適觀所記日用事豈復有遷謫之歎所謂青山白雲江湖之水湛然寧復有不足者家乘止四年八月二十八日而先生卒於季秋之晦相去才月餘耳三山陸待制務觀嘗言先生臨終時暑中得雨伸足檻外沾溼清涼欣然自以爲平日未有此快死生之際乃如此世言范蠡信中訪先生於宜此書信然

跋朱晦菴書中庸

乾道末年余客授東嘉貳卿曾公以吏部出守嘗侍坐論訓詁音韻數端公皆以爲然余因曰此皆學者之細也公正色曰不然中庸所謂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力行之五

者不可闕一玆非所謂博學者乎余爲之悚然公乃文清公之次子文清及見元城虢山諸公家學有自來矣中庸之言昭如日星晦庵先生書此以告學者而又曰不可以偏有所緩至哉言乎學者試思之緩其一則必有所蔽而況以力行爲可廢乎戒之哉

跋費校書畫 畫被召省劄與陳閒齋同被召不出

費校書之不赴特招竊聞之是時人情事力尚可爲恢復計遂以和議自屈忠義之士皆惜此機力既不可以回因遂肥遯以求其志不知者謂其爲高而已

跋胡濬巷和學官八詩

濬巷先生以一書觸秦氏竄昭州諸賢救之高宗諒其忠再徙爲威武簽幕羣儉承一時風旨相與擠之而又下石焉乃始遠置新州又復移吉陽荃秦氏必欲致之死地也先生處之泰然雖遭擯辱略不爲屈益窮經學又以昌其詩紹興更化始得北還孝宗初政擢吏部郎陞興改元鈐就試南省先生以祕書少監爲參詳官鎖策卷詬犯秦陵舊諱知舉內相洪公方欲爲之奏聞先生贊其決遂叨末第荃優恩也於是始得拜先生下風長身霜鬣神采昭映恭謹磬折音吐洪暢略不見久居嶺海煙瘴之朕衣冠甚偉如見古人時以短箋投謝坐主或報或不報惟先生報章甚寵以鎖多用諱事遂引豐夏滕文等數十條爲言尤切感服寶藏又已載於先生集中今見學省八詩荃塵祭酒時也前輩固多唱酬耒聞大篇而人人報之愈出而愈奇最後樊武諭以其右科魁選再登進士第先生首言舞陽次及魁紀皆樊氏之先一武一文益見其工是時年道六十思若湧泉筆力愈勁英特之氣至今凜然周益公爲隧碑言先生刻意詩騷後生投贄牽次韻以酬多至百韻數十篇然則此八詩猶先生之細也鎖頃既登門又辱許從其長子季永游雖恨其蚤沒而仲子季解及季永二子伯圖仲方俱以才業自奮今爲湖南憲江西漕樞密院編修遂踐世官皆相與厚又在中書嘗預試仲方二子煇煃童子科鎖年七十有四求歸未得於先生之門遂議四世抑以知濬巷之德澤爲未艾也謹併書於卷尾云

跋鄭德輿歷代蒙求

蒙求始於李氏後有作者終不及之葢自王戎裴楷鳴鶴士龍之類多取其一事而成對如忌鵬畏犧人多知其事而鮮知長忌二字出於班孟堅幽通賦中蠟屐好財似若不類而事則相關秉燭不諧尤非切對則以事意相似屢見和韻有句賡者亦有廣編十七史或專用小說及本朝故事左傳西漢或道家之書意亦勤矣終不及李氏之盛行同年鄭君德輿老不廢書用李氏之體備述歷代由伏羲以至大宋事不求對句以四言童子易於誦習千古大概如指諸掌德輿別有著述此特其一爾然比之眾作其殆最優乎其子洽澈鋟板以傳爲書其後且將使諸孫誦之

跋黃長睿東觀餘論

雲林于妙於攷古是書久行於世余尤所篤好惜其訛舛尙多每欲手寫以傳好事者未暇也薈作莊子禮欲得善本傳後再爲詳校而寄之王順伯厚之嘗言本朝始自歐陽公集古錄千卷趙德甫金石錄至二千卷攷定甚工然猶未免差誤惟雲林之書爲盡善順伯蓄古刻最富論議不苟余觀此書辨析隱奧上下千古皆前賢所未發後人所難及修撰劉公燕紫微董公逌皆鴻博之士與之言自以爲不及也以雲林之美才又仕於洛多見故家名帖及居館閣盡見太清樓所藏異書時方承平鼎彝古器具見制作款識之舊嘗自言曰攷校往古事迹先須熟讀强記遇事加之精審決無疏略又謂歐公攷校非所長則此書宜無毫髮之恨及細讀之尙有疑焉如米襄陽疑李斯書謂不知何人書雲林則曰乃李陽冰篆明州刺史裴公紀德碣中字可謂精確矣然謂史籀書揚州鶖易惠系能辨其字殊無三代體與其辭皆唐人筆顧不知正以紀德碣額縮而小之既全取豳州鶖三字又移而天子三推皇后親蠶遂爲萬世法高宗皇帝身濟大業紹明爲易惠系皆取其半耶乃碧落碑中唐字陽冰素好碧落碑故用其字雲林誤以爲揚殆未之攷也王大令靜息帖睿謀神斷開中興出入兵閒勤勞百爲檜風沐雨備知民瘼尤以百姓之心爲心未遑他務下重農之詔躬耕耤之勸伯父時爲臨安於潛令篤意民事慨念農夫蠶婦之作苦究訪始末爲耕織二圖耕自浸種以至入倉凡二十一事織自浴蠶以至剪帛凡二十四事事爲之圖繫以五言詩一章章八句農桑之務曲盡情狀雖四方習俗間有不同其大略不外於此見者





詩浮生長勿勿謂古人詩中用之不特稱於書翰顏之推在牧之數十百年之前似難以此詩爲證跋右軍甘蔗帖云蔗似竹於文從焉此帖以之俗從草非是按說文解字蔗从草在草部不得爲非是以是益知攷古著書之不易云雲林齋止四十而精博如此余年七十有四閒見寶陋心願好之不自知其可笑也鍾王以來多以意行筆雲林耽玩古帖與之俱化如隱之爲隱最之爲冣之類尙眾此既說爲小學而作亦略爲正其點畫不敢自謂詳盡更俟博雅君子相與正之

## 跋揚州伯父耕織圖

周家以農事開國生民之尊祖思文之配天后稷以來世守其業公劉之厚於民太王之于翼子理以致文武成康之周公無逸之書切切然欲君子知稼穡之艱難至七月之陳王業則又首言授衣與夫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條桑載績又兼女工而言之是知農桑爲天下之本孟子備陳王道之始由於黎民不飢不寒而百畝之田糸下之桑言之至於再三而天子三推皇后親蠶遂爲萬世法高宗皇帝身濟大業紹開中興出入兵閒勤勞百爲檜風沐雨備知民瘼尤以百姓之心爲心未遑他務下重農之詔躬耕耤之勸伯父時爲臨安於潛令篤意民事慨念農夫蠶婦之作苦究訪始末爲耕織二圖耕自浸種以至入倉凡二十一事織自浴蠶以至剪帛凡二十四事事爲之圖繫以五言詩一章章八句農桑之務曲盡情狀雖四方習俗間有不同其大略不外於此見者







勿勿雲林引顏氏家訓云世中書翰多稱勿勿又引杜牧之

固已遠之未幾朝廷遣使循行郡邑以課最聞尋又有近臣之薦賜對之日遂以進呈即蒙上音嘉奬宣示後宮書姓名屏陰初除行在審計司後歷廣閩船使漕湖北湖南淮東攝畧沙帥維揚麾節十有餘載所至多著聲績實基於此晚而退閒斥俸餘以爲義莊宗黨被賜者近五紀則其居官時惠利之及民者多矣孫洪深等慮其久而湮沒欲以詩刊諸石論爲之書丹庶以傳永久云嗚呼士大夫飽食煖衣猶有不知耕織者而況萬乘主乎累朝仁厚撫民最深恐亦未必盡知幽隱此圖此詩誠爲有補於世夫霑體塗足農之勞至矣而粟不飽其腹蠶繅織紝女之勞至矣而衣不蔽其身使盡如二圖之詳勞非敢憚又必無兵革力役以奪其時無汗吏暴胥以肆其毒人事既盡而天時不可必旱潦螟螣既有以害吾之農夫桑遭雨而葉不可食蠶有變而壞於垂成此實斯民之困苦上之人尤不可以不知此又圖之所以不能述也伯父諱从玉从壽字壽玉一字國器官至朝議大夫

## 跋先大父嵩嶽圖

嵩高維嶽峻極于天巍然居四岳之中蓋天下之絕境也大父爲登封宰家閒舊有嵩山圖丹青故暗揚州伯父設於雲岫堂屏閒而書大父二十四峰詩於左右鎔幼時猶及誦之先是建炎中四明遭兵燬最酷諸父僅得生全故廬焚蕩一物不遺亦不知嘗刻之石也嘉定三年鎔叨居政地鄉人張致遠冀仕京西一日得書謂北客有以雜碑至惟揚貿易忽見嵩山圖碑下有序文及詩知其爲大父遺蹟遠以見寄如獲拱璧眞我家舊物也惜其歲久細字欲漫乃敬書之移於樂石於是鎔年七十有四矣不能更作注字使第三子治書之碑不載歲月知縣伯父生於元符二年小名曰嵩家藏詩序書元符庚辰大父又於少室山達摩面壁處作菴其上后山先生陳無已爲記今在集中云建中靖國元年則辛巳歲也曇潛書潛卽參寥子以二者攷之在縣首尾凡三年大父字試可參寥集中多有唱和如登嵩山絕頂等詩大父遺文顯無傳焉三十六峰賦亦不知何在故此碑尤當寶之嗚呼大父薨於宣和五年甲辰後十四年是爲紹興七年丁巳而鎔始生既不獲逮事而登封舊治尚淪於胡塵中北望慨然何能自已大父登元豐八年乙科文氣政術過人遠甚讀此碑者可以想見大概受知祐陵官至徽猷閣直學士嘗守鄉郡再任涉五載其詳見於神道碑銘中後諸父累贈至少師鎔始追贈太師齊國公云

## 跋春秋繁露

繁露一書凡得四本皆有高祖正議先生序文始得寫本於里中亟傳而讀之舛誤至多恨無他本可校已而得京師印本以爲必佳而相去殊不遠又竊疑竹林玉杯等名與其書不相關後見尚書程公跋語亦以篇名爲疑又以通典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所引繁露之書今書皆無之遂以爲非董氏本書且以其名謂必類小說家後自爲一編記雜事名演繁露行於世開禧三年今編修胡君仲方築宰棻鄉得羅氏蘭堂本刻之縣庠攷證頗備凡程公所引三書之言皆在書中則知程公所見者未廣遂謂爲小說者非也然止於三十七篇終不合崇文總目及歐陽文忠公所藏八十二篇之數余老矣猶欲得一善本聞婺女潘同年叔度景憲多收異書屬其子弟訪之始得此本果有八十二篇是棻鄉本猶未及其半也喜不可言以校印本各取所長悉加改定義通者兩存之轉寫相訛又古語亦有不可强通者春秋會解一書集是書未詳撰攷晁公武讀書志有皇祐閩進士杜諤集繁露諸書斷以己意名春秋會義仲方摭其引繁露十三條今皆具在余又據說文解字王字下引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許叔重在後漢和帝時今所引在王道通三第四本字缺筆高字亦去其口尤見眞蹟不疑如此等書皆親自傳錄春明三世以博洽稱有以也夫公垂短小精悍才氣絕

## 跋宋宣獻公書李公垂詩編

李公垂詩編自號追昔遊宋宣獻公手書之可謂兩絕乾道七年嘗宿剡川之龍宮寺見李公詩碑今在編中而有闕文亟爲求名刻於寺補百餘言宣獻字畫精妙而參以惡札如弧矢列於播瑛中益歎前輩之難及也宣獻父名皐不雅於

人其自言治行之偉如此人品眞可與文饒相上下惜乎二公德度如此恩譬太明以此得名位亦以此掇禍大雅曰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詩人之意謂厲階之生由夫好競者爲之也牛李二黨更相摩軋數十年而唐益以衰可不戒哉

## 跋周氏棣華編

歐陽公於燕兄弟之詩發不如友生之義高矣此詩方以兄弟爲急而毛鄭二氏失其本義得公之言詩意始明而末章猶未甚詳深哉詩人之旨也儐爾邊豆飲食之飫特一時之適耳使兄弟既具而無他則和樂至於且孺猶孺慕之孺此眞情也妻子人合也苟能好合猶如琴瑟兄弟天倫也如其之言而家肥矣是究是圖亶其然乎而後篇終兄弟之道無餘蘊矣前歲武牢周氏昆仲俱自上庠來見以棣華集求詩許之已久今其季又至且流涕曰始與吾兄同致此懇不幸兄亡矣願終惠之兄弟無故天下之樂事也余伯仲九人僅存其四備嘗手足之痛爲之感慟不足併書古詩之義以遺之因以勉其後人毋嘆此意以保其家周氏其有興乎

## 跋林氏所藏趙清獻公父子詩

清獻公以元豐二年春加太子少保致仕明年次子景仁倅永嘉從公遊天台雁蕩矣越閒榮之至今廨宇有戲綵堂猶



既翕而無閒則其樂至於且湛猶湛酒之湛其樂尤深矣故又曰如此則可以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所謂人不閒於昆弟之言而家肥矣是究是圖亶其然乎而後篇終兄弟之道無餘蘊矣前歲武牢周氏昆仲俱自上庠來見以棣華集求詩許之已久今其季又至且流涕曰始與吾兄同致此懇不幸兄亡矣願終惠之兄弟無故天下之樂事也余伯仲九人僅存其四備嘗手足之痛爲之感慟不足併書古詩之義以遺之因以勉其後人毋嘆此意以保其家周氏其有興乎

## 跋趙清獻公父子詩

清獻公以元豐二年春加太子少保致仕明年次子景仁倅永嘉從公遊天台雁蕩之至今廨宇有戲綵堂猶

## 跋八陣圖

八陣自桓溫一言之後無能究其說者乾道末年客授東嘉始聞其說於毗陵使君辭士隆而陳君又以辭氏所傳握機及馬隆贊示余於是始見武侯之遺意王清叔曉以要略建安蔡季通元定著論尤詳嘉定三年編修胡仲方槩示余一篇蓋其婦翁王景醇方帥夔門裒前後眾說寄仲方且俾訪求遺逸余遂取所藏辭陳王蔡四家之言悉以授之將以復寄夔帥併刻焉武侯之陣原於先天六十四卦之方圖而其實則井田之遺法也文中子以不井田爲苟道且曰諸葛亮不死禮樂其有興乎蓋以深知井田之制也毗陵嘗問余曰一部周禮兵制何在對曰在夏官曰此但敗鼓闋習坐作進退之說且非兵制也對曰寓兵於農比閭族黨爲伍爲什卽其制也毗陵曰固然當知古人法制素明中外一致非如後世別有兵法八陣之舞六十四人卽此法也祭祀燕饗猶以爲用人人習熟公卿皆可爲將帥用此道也法制既壞知兵者猶得遺意余因其言而攷之韓信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自謂多多益辦者此也項羽敗亡之後以四隊而下尙能披靡漢軍亦此也晉之馬隆以一小將自薦

武帝傾意用之孤軍深入略無後繼音問既絕而捷奏忽聞則已斬樹機能而平涼州矣史但言其用偏箱車乃今知其深於八陣如此後之任將帥者可不知此哉

## 跋山谷奇嵓帖

山谷草書釣魚船上謝三郎之詞後有云上藍寺燕堂夜半鬼出助吾作字故尤奇嵓吾儕生晚恨不識山谷上藍何等鬼物乃得以夜半助奇嵓之筆此鬼正自不凡

## 跋劉資政遊縣學留題

資政靖文劉公以大魁發身高宗擢至侍從賢德日著而不見赫赫之名蓋其人深沈醇厚盛德若不足晚益受知於孝宗乾道五年起之閒廢中先畀內祠兼侍讀除禮部侍郎權





尚書年高求退不至大用後以資政殿學士致其事名節始終與黃公中徐公喜名位相似前則有王公十朋周公操陳公良翰此皆孝宗盛時尊老貴德之懿也龍游有石而銳古記有之曰尖石圓出狀元紹興十有四年歲在甲子大水去其銳次年乙丑公遂魁天下人皆以此爲奇識而公處之泊然不有也鑰生晚不及拜公親聞介巷趙公少卿彥瑞云當自以好論時事不知諱避時朝廷方經略中原日爲恢復之計謂兵造甲諸郡頗擾多指言其非是或譖於上曰陛下究心大舉凡所圖回但資趙彥瑞一笑爾趙頗聞之不勝恐懼且謂使漢武帝聞此詠臧何疑已而寂然久乃知劉公夜對上從容問曰聞卿監中有人笑朕所爲者公初不知端倪徐





對曰聖主所爲人安敢笑若議論不同則恐有之上意頓解亦曰止是議論不同耳趙公聞此感不容言又歎倉猝中出言之盡善若止曰無之未必可以深悟聖意也帝前動易移南山推此一端以見獻納之有益於國家多矣鑰年十六時侍先太師仕柯山兄弟學於郡庠者二年頗聞鄉之名公始末但聞公之爲士固窮力學以致膺仕不知其他也鑰四明汪出表弟之子之彊力學決科作尉茲邑聞其居官殊有可紀校文漕臺竣事來見曰縣學大成殿建於至和二年頹圮已甚齋館又甚焉幸士民之相安謀欲撤而新之翕然響應動有緡錢數千可以興役此志甚嘉方勉使成之又曰聞劉公布衣時因鄉飲酒禮之成嘗書講堂壁閒以勉後學而壁壞不復存訪其家得之求跋於鑰取而讀焉益知公之平素所以自勉所以教人之大方概見於此矣其曰山川雖秀未足誇而師友之益爲可恃旨哉斯言然則尖石之識豈足爲公道是宜刻之堅珉以詔後來公以平日謙退故知之者寡此鑰所以不能自已於言亦不嫌於太詳也頃先公守括蒼公之子之衡宰龍泉縣有聲後爲御史臺檢法官今諸孫爲守爲倅公之餘慶殊未艾也

## 跋袁光祿轂與東坡同官事迹

慶歷詔郡國立學而置教官者纔數處多延致鄉里之有文學行誼者爲之師我高祖正議先生教授四明前後三十餘年一時名公皆在席下是時赴鄉舉者纔百餘人解額六人

試於譙樓秋賦之年先生謂舒公亶袁公轂羅公適曰二三子學業既成不應有妨里人薦名於是舒試於鄉袁試於開封羅試於丹江三人皆在魁選實爲一時之盛舒以舜琴歌南風袁以易更三聖賦名於時而袁之著述傳於世者有韻類題選百卷後學賴之元祐五年倅杭州東坡爲郡守相得歡甚有送新啟事坡書龍泉何氏留槎閣記介亭唱和詩坡次韻二詩一謝苧椒一爲除夜如別乘一來風月平分破之詞最爲膾炙正爲公而作則其賓主之閒風流可想而知也

抑嘗聞坡一日謂公曰素知博洽試徵韞事公一夕錄數十百項坡曰可謂博矣又從而增之前輩之不倦於學如此尚書豐公稷亦正議之高弟誌公之墓嘗崇寧中方諱言蘇氏但言爲守者至不言坡之姓字綸隨侍括蒼於郡齋見公作守時十詩石刻摹遺其家此外罕見公之遺文自少學賦最重韻類之書寫以爲古今類書第一蓋類書必須分門雖多出名公而事多重疊又必有雜門惟此書以韻別之讀者隨字徑取一索而獲每一目之下必有賦題故以題選爲名況公編纂精確諸經注疏搜括無遺罰有書林號爲該博止取白氏六帖散於此書之閒其實反成猥釀殊失本意世鮮知者公之五世孫樞錄公與東坡同官事迹及豐公所爲銘謂綸書於後因誦所聞併書之兩家子弟衰門既幸未墜而公之後倫風日興有孫宇賢甫好名篤學教子有聞於時偲名鄉書變以吏部知九江樞以特科爲丞變之子庸甫一採字叔平又有名方亦以特科進其子洽與肅俱收世科其興殆未艾也羅公亦爲杭之貳車與坡同時有啟云談笑風雲暎唾珠玉弟兄射策有機雲慷慨之風父子談經無歆向異同之論是故名動四海號稱三蘇亦爲坡所深知意與公適相先後因附見云

書陳止齋所作張忠甫墓銘後

乾道七年客授東嘉獲從一時賢士遊忠甫居城南相見如平生歡學校中小有所聞必詰其始末而是正之略無隱情嘗曰性直言憃執友或不能堪不意子之從我如流也綸曰朋友道喪已久勁語實所樂聞以此終三年往來如一日又自言舊與其友謝君黔講習謂易與春秋未易窺測詩書執禮夫子雅言於是相與讀書與詩儀禮雖非全書而禮節具在自古以爲難讀而公獨熟復而躬履之貳卿曾公逮時以吏部典州取其所校定大字刻之實爲善本嘗問何以不仕曰今之仕皆非古之道是以雖貧而不願祿也問其說曰始至則朝拜遇國忌則引綳黃而薦在天之靈皆古所無也其持論不回類此後十五年切冒假守則公已亡又二十五年嘉定四年凡始以志銘求書丹感念疇昔俯仰悽愴書於後

跋唐林夫父子帖

唐質肅公盛名士大夫戶知之少時見唐氏風憲記及東坡守杭州贈林夫詩又知有林夫之名鄭君寅之太和今工部尚書汪季路其舅也以林夫嘗自諫院謫五羊移監太

和鹽酒稅遂取所藏林夫所書少陵劍器行哀江頭二詩與家問等及其父翰林侍讀學士彥猷二帖併使刻之縣有林夫墨池山谷後爲令嘗爲之賦詩則其工書可知父子筆墨相照映後來當自知識別不待贅揚云季路好古有素鄭宰實知樞密院惠叔之次子聞其博雅有能稱必能訪求遺跡以增益之

跋六逸圖

孫登長嘯　馬融臥吹笛　陶潛漉酒巾　邊韶晝眠　阮咸弄蠅　展金貂換酒　畢卓甕下　雅放　樂暢達逸　蘇子美書

頭在高炳如家見案上有六逸圖意其爲竹谿李白孔巢父諸賢閒之乃孫登馬融陶潛邊韶阮咸畢卓此卷絕似而有滄浪眞蹟以六字目之尤爲可寶余於此見淵明又在館中見唐人爲太白寫照始知今世所畫陶則狀其遺韻李則極其俊氣殆出龍眠諸人意匠未必眞也展玩未已童子忽曰豈鉄灸圖耶坐客爲之絕倒

跋吉日圖

此圖古矣意其出於唐人是時六經未版行本各不同故滄浪錄舊文而以今本證之前有壯士驅羣醜而前以待王射得悉率左右以燕天子之意然御者當居中以執轡主將居左必擇勇者爲右此畫御者或在左或在右殊未曉也

跋史文惠公帖

四明沈氏累世爲儒鎗幼年猶及識博羅公是生三子長字公權爲鄉人師表晚始得官太師史文惠王薦布衣之交薦之孝宗上殿改秩爲紹興發判次字高卿少負俊才紹興十四年初開太學時侍郎高公爲司業陳公少南爲博士皆極天下選得高卿春秋卷實之首選聲名籍甚竟以恩科得一尉食祠祿以終發判有子曰煥官雖不達而有盛名尉有子燠力學未效家藏太師所作博羅挽詩及薦尉公於梁丞相帖足以見太師垂情寒士又以知尉之有以得此也前輩日遠後來者可不勉紹遺風乎撫卷三歎謹書其後而歸之

跋范丞相江西唱和詩卷

高平公相業之詳見於王太參贈叔所作行狀公之第四子孝隆棟實爲鎗妻之姑之夫獲聞公平生尤著初赴廷試京師人已傳惟襄陽一范吳興一劉直言時方佞諛成風人已想望風采暨臚傳盡甲科不見二公姓名李丞相士美以考官侍立出班奏知徽宗亟令索此一卷進讀嘉歎再三遂俱賓第二甲首公既得官時何丞相文縝方爲內相往別之何公曰如公等人物豈應墮州縣中公年始逾冠對曰偶切名第且欲歸山中讀書未暇求進也何公尤加歎賞贈以詩曰漢廷初唱乙科時陛楯何知亦歎咨天子方將前席問將軍焉用免冠爲高風已側諛臣目異日應伸壯士眉更向山中讀書去功名如此不嫌遲然公竟自此橫翔三十一歲爲高宗朝名相玆得敬觀詩篇遺墨敢識舊聞於後劉公名宰止

云

跋米元暉著色春山

向薊林有題元暉橫軸云早爲山谷印可晚陪帝所清閒筆力休論扛鼎神工更解移山向日家居道士今朝筆落仙鄉胸次山高水遠筆端雲起風狂可謂曲盡矣關仝李成皆世名筆多大山喬嶽之形元暉專貌江南山水自成一家此卷尤爲勝絕超然故物也後人多作贋本去此遠矣

跋王都尉湘鄉小景

國家盛時禁網多得名賢而晉鄭風流尤勝頃見雅集圖坡谷張秦一時畢公偉人悉在焉淮海詞所謂憶昔西池會鶯鶯同飛蓋者又有詩云夢入平陽舊池館隔花猶口吐清寒皆爲此也嘗畫孫浩然金陵離亭燕詞多少六朝興廢事盡入漁樵閒話曲盡其妙今又見湘鄉小景著身富貴不以平陽池館爲戀而棄荒閒之野雖嘗因謫居而見之四時草木羣飛皆生意胸次可想而知

跋楊叔禹所藏東坡帖

二疏淵明洎文太師其退一也老矣既退復來求去未得尤有感於斯言坡公尤以名位過分日負憂責吾曹豈容安處耶

人言作文當如作家書長公家書郎文也如此等帖可以弔喪問疾而廢之乎

紹熙四年余以左司攝詞掖爲殿試編排官楊渾甫爲檢院其子叔禹登甲科明年嘗書此卷又明年當慶元改元余自天官出守婺女叔禹送以詩有云爲漢寢謀惟汲直在唐無黨只香山雖不敢當實佳句也萬里之別余自廣逮十三年又已休致不謂復來而叔禹召還由學館入册府再見恍如隔世坡帖八軸復得披閱慨念疇昔遂書卷末云

又跋東坡三笑圖贊

坡書三笑圖贊不言爲誰山谷實以陶陸遠公事陳賢良舜俞廬山記亦云舉世信之有宗室彥通字叔達作廬嶽獨笑一編乃以爲不然謂遠公不與修靜同時余嘗因其言細攷之十八賢傳遠公卒於晉義熙之十二年丙辰年八十三而吳筠所撰簡寂陸君碑修靜卒於宋明帝元徽五年丙辰去遠公之亡正一甲子而修靜年七十有二推而上之生於義熙之三年丁未遠之亡修靜才十歲況修靜宋元嘉末始來廬山遠之亡已三十餘年淵明之亡亦二十餘年矣淵明生於晉興寧之乙丑少遠公三十一歲卒於元嘉之四年丁卯遠亡時淵明年已五十矣固宜相從姑志之以示好事者

跋曾召南所藏先侍郎訓戒

謚法尚矣子孫孰不欲顯其先也然罕有以清爲謚者嘗求之周公之法及春秋廣謚沈約扈蒙諸書皆無清字惟賀琛之書乃有其三曰弗邇聲色曰清弗殖貨利曰清臨官潔正曰清蘇老泉之書有其一曰遜遠不義曰清有如趙清獻公謚清敏公皆世所歸重若趙清獻則未免有議之者矣葛文

康公之父官雖未及特謚清孝頃見文康謝表有云倚先臣夙有卓行飲冰自勵清每畏於人知員來服勤孝誉由於天稟觀休寧以語姜尉之言可謂嚴矣至曾文清公乃得此名公論爲之翕然鑰初筮仕嘉時侍郎由吏部郎與州見美政後十五年叨冒假守凡事以爲模楷今閱此卷訓戒其子引文康之言洎文清之書兩家皆以清易名者清白之傳可知三讀歎仰不已召南久更事任已有所試矣其益思所以振家聲者哉

## 跋欽書

宋樓鑰撰

蜀隆州有山名跨鼇郡人李公新號跨鼇先生有書一編名欽書觀物先生張公行成跋云方言曰欽倦也丁度謂字或作欹故司馬相如云窮極倦欹而釋者亦云倦欹疲憊也先生之書以欽名蓋示其倦游不睎時用也余攷之集韻二十陌有欽字與劇同音注引方言倦也然則此書之名音從劇義則倦跨鼇之意不過此爾然說文解字無欽而有欹集韻欲胡官切謾欲亭名在上谷謾誤官切說文解字欹其虐切相踦欹也二字若不類而俗書足以相亂欲從山谷之谷彈丸之丸則是欽宗廟諱嫌名第三十六字止是亭名別無義可取跨鼇卒於宣和之末故不以靖康之嫌名爲避欹從谷亦其虐切口上阿也從口上象其理卻給皆從此俗書與山谷之谷無別欹已逆切持也象手也集韻云隸變爲丸執孰等字悉放之凡皆當从欹俗書與丸凡無別司馬相如上林賦曰微欹受詘曰窮極倦欹俱音劇倦欲疲憊也而說文欹字徐鍇通釋亦引上林賦微欹受屈謂以力相踦角微要而受詘也欹竭戟切欹其虐切聲亦相近疑卽欹字也跨鼇之書不應取踦欹之義正用方言上林賦倦欹之意耳區區雖若辭費洋洋及此同併見之以俟好古者癸未申同年錫赴宏詞多用奇字已在選中正用倦欹字而有司以爲犯廟諱嫌名而罷之過矣

## 跋蘐書

余君種編大易粹言刊於龍舒又自著書名曰蘐書以八超數或問蘐字何義余攷說文解字二字部亟字注敏疾也从人口又二二天地也去吏反徐鍇通釋曰承天之時因地之利口謀之手執之時乎時乎不可失疾也會意氣至切集韻於去聲七志正引上文而又於入聲二十四職出此字亟蒺蔾注亦引上文而云或作蒺蔾余君旣擬大元潛虛以爲書謂此字實備三才故用之亦務用奇字故又加艹第未知蔾字止用集韻爲據雖復別見他書其下又加木則未之見也當攷去吏乃本音也要當从去聲爲正

## 跋汪季路所藏書畫

## 東坡西山詩

西山詩碑止有坡谷張右史三篇近歲鄧公裔孫以前輩和篇數十首相示輒不揣次韻附見於後時在翰苑仍效周益公用印章蓋南渡以來官府印多更鑄惟翰林院猶用承平時舊印鑄於景德二年蘇鄧二公俱曾用此也

## 顏魯公書裴將軍詩

魯公集中不見此詩裴將軍不知爲誰既言劍舞疑爲裴旻曾子言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初不指名爲何人而後世皆以爲顏子不疑此書不見姓名其劍拔弩張之勢非忠肝義膽不能爲此所謂言言如嚴霜

烈日眞可畏而仰哉

温公倚几銘

文正公自不妄語推之臺臺千餘言一出於正是以輔成元祐之治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爲已耳

蔡端明吐谷渾曲

此柳河東饒歌鼓吹曲第十篇李靖滅吐谷渾西海上曲也忠惠公字人言愈小愈好而大字亦足名世瑰詞妙墨可稱二絕

富鄭公帖

國初襲前代之舊士夫隔品致敬則端拜自文忠公爲相一切罷之潞公嘗云宰相事體都被富鄭公壞了玆觀與李待制師中書詞謙尊而光尤增歎仰公在當時猶山嶽然一趙濟敢搖之而師中亦淩慢如此況他人乎

趙德甫帖

趙德甫爲金石錄二千卷最稱精鑒此卷謂宋公無名緜者而黃長睿謂汲冢師春書宋之世次曰景公緜者昭公子與此銘合當以緜爲正周緜女及敞緜亦人名此謂仲忽以爲魯公器者無所據而群尚功謂乃說文魯字古之文字形聲假借魯公者周公始封爲魯公爲周公祭文王之器無疑攷古之難如此哉

范寬雪景

范寬畫亦可模見眞者輒能辨之刻削鬚絲髮而行筆堅勁



羔羊居士乃其自號聖采爲所居之堂得柳軒豈亦其家耶

綸隨侍時當紹興十一二年閒猶識此人此卷書於庚午歲自言年七十有五則知生於丙辰余生於丁巳後公六十一年方議公時纔五六歲嘉定四年辛未始見此書則亦七十五矣感今念昔爲之惘然

跋張謙中篆金剛經

謙中之篆自成一家近嘗跋復古編頗詳此蓋其眞蹟也然坡公有與趙清獻公帖云表忠觀碑額可用張子野之孫有書之子野吳興人名先而此云追薦亡父張三先生何耶更當詳攷其閒以祖爲但以尊爲稱以薩爲辭之類是終不欲書篆法之所無也

文與可竹

笑字從竹從夭而字書不述其義李陽冰云竹得風其體夭屈如人之笑坡公亦曾用其說湖州兩枝閒卷一閱眞欲向人而笑者妙處可得而窺哉

與可老木

廉博士宣仲以古木墨戲得名於紹興閒嘗以坡公眞筆映之全無精采茲見湖州老筆又出其上坡公有云孰有愛其德如愛其畫者乎

東坡漁父詞

玄眞子生爲魯公客後又爲坡谷所稱至槩括其詩篇大書之其與屈靈均答問於江濱者何異耶

東坡獲鬼章告廟文

鬼章擾邊如唐之默啜种誼之奇功似郝靈荃第未知當時有詞臣如此否翟忠惠作安南制有云亦惟恃我朝廷脅秋假寵有邦用能保爾山川土田傳祚永世文人多稱服之蓋出坡公之遺意時方禁蘇氏學而文人之傑如忠惠公亦祖其緒餘是眞不可揜矣

跋趙氏所藏大士

趙君所供大士閻竹石皆廉博士宣仲之筆梵相則出於司馬參議端行廉諱布司馬諱梲皆以畫得名於紹興初余家亦有此像端行併作山林此軸得二名士名畫所長尤可寶也

跋胡五峰論語指南

論語一書自昔大儒不知幾人求得能發明仁之一字樊遲問仁夫子固嘗答以愛人矣韓昌黎原道首曰博愛之謂仁

他何望焉自伊洛二先生始發千古之祕洙泗言仁深見本源茲讀指南一卷樞密黃公察院沈公皆深於此者五峰斷以一言方見二公猶有差處一曰有心於爲仁則曰如此立言恐不識心不識仁也一曰能惡人則或者疑焉於是復明了了也烏得爲仁又顏淵同仁之下有曰人有仁不仁心無不仁此要約處不可毫釐差嗚呼此言旨哉此論語之本體也然而非二公相與講貫亦無以發五峰之言故易以朋友講習爲說蓋天下之說未有過於此者夫子以學之不講爲憂蓋君子之憂未有甚於此者學者可不勉哉

## 跋張樂全上范文正公書



范文正公講道睢陽樂全以文受知晏元獻公欲擇二婿其一則富文忠公次則樂全樂全雖不成婚然皆文正所薦文正通守河中樂全以布衣寄此書自敘南都知奬甚深蒲坂會府則河中也又曰經術興於南郡士林歸乎北海北海濰州也文正未嘗仕於濰亦無北海之稱南郡亦非爲南都恐是引用馬季長孔文舉事故俱不平闕而集中卻有上北海范天章書又有謝范天章薦應制科詩在明道二年又有謁青州范天章等詩攷之乃范中丞諷也樂全雖爲文正所知二范俱曾爲天章閣待制俱曾知青州然文正在明道間始爲通守而諷已爲天章文正知睦州蘇州之後始得此職又執政之後知邠鄧杭晚知青州則已疾甚樂全亦已通顯而



豐元年戊午也坡時年四十三筆雖未老而精采照人可寶

## 跋李莊簡公與傅樵風帖

建炎四年金陵潰卒四散三月戚方既殘廣德五月遂圍宣州鋒不可當參政莊簡李公時爲太守無兵可恃亟設方略招潰卒於郊野厚待之以爲用戚與其副並馬近城指畫攻具公以一書傳矢射副馬前大略言戚乃凶寇天誅必加汝爲將家何至附賊二人相顧曰此閻我也攻稍緩始得爲備認遣統制巨師古劉晏率兵救之晏戰死第三帖所言巨劉也

時寘匕首枕匣中與家人約曰城不可必保若使人取匕首則我必死汝輩亦俱自戕無落賊手一日危甚果遣人至一家慟哭既而報少寬矣公誓以死守勵志如此故將士用命賊遁而城全郡人至今祠事之觀所興給事傅公手帖則所謂益信二公里人忠義相勉風節凜然皆可畏而仰哉

跋呂東萊舍人所作趙鈐轄墓表

趙侯死節九江三子相從於難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於一門殆有東晉卞氏之風劉公嘗任從班丞相沆之孫也爲之墓碑甚詳東萊微呂公有文章重名又爲之墓表足以傳不朽矣侯之元孫吳興使君崇規先以墓碑示惠朱晦菴跋語謂東萊碑銘今不復存當爲求之其家吳興之知詰立延賓亭以待士四方豪傑歸之時中原多故名賢宿德皆亡身歸順此正熙載投吳之時也其父光嗣爲後唐明宗所殺熙載方隱嵩丘懼禍及而南奔所謂司空者非温卽知詰而史傳江南諸書不載其爲司空乃宋齊丘雖爲司空乃在太和六年歲在甲午相去九年矣熙載文華擅一時南唐諸以文靖此狀雖挾戰國縱橫之氣不脫五季萎薾之體然詞翰俱勝惜乎生不逢辰崎嶇危亂中自朱元之變嗣主益忌北人多酖之遂至自汗要其議論未嘗少屈信英物也想見分裂之時南走北走之士類假此等文詞以自見禪月貫休之投孟蜀有詩云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亦此類耶

跋向薌林拘儉楚檄稾

博陸侯既立宣帝威權益重而嚴延年劾其無人臣禮事雖不行朝廷肅然敬憚之使博陸雖有驕慢之心亦足以奪其氣僞楚虛有其表中實謬懦豈敢望博陸之萬一建君主龍天之議則其人可知向公一聞奇變卽檄合肥拘其家想其方在惶擾憂恐中聞此寧復敢桀耶封府庫以臣名奉昭慈垂簾而上璽綬於高宗雖出一時諸公之議而此舉實中其機此豈淺丈夫所能及哉

又蘇林家規

蘇林遺訓凜然如生而三子俱賢興國及邵俾既遵行維持於前貳車高壽獨殿諸公保家之慮尤爲深長既聞於郡又刻之石諸孫相與結約爲久遠之計士大名家能守素業少



見其比臨武令君悉以見示歎仰不已然嘗聞古之循吏有云律設大法禮緣人情蓋不欲專以法臨民也家規如學規然師與弟子以道義相處不得不立規矩以警其不率者非侍此以爲岸校當有行於規矩之外者而況家乎臨武令爲一門最長更惟勉之以全雍熙之軌則向氏之興未艾也既以蘇林文集求序引又書此以贈之

代史少保恭題御製和詩

臣不肖仰蒙陛下矜念簪履之舊俾待罪經帷龍光殊奕奠無前比迺季秋壬子錫宴於澄碧殿因覆縱觀清澈之勝洞心駭目如上崑閬捧手從遊天顏溫溫命宿玉堂之直廬顧謂臣此會不可以無紀臣亦思敘感遇之萬一是夕裁成古



詩三十韻上進陛下賜以宸章俯同其韻華袞之褒下飾不已雖聖主所以優禮老臣者務極其至而陛天厚地之恩臣愚何以稱塞竊觀有虞盛時帝庸作歌而後皐陶颺言載賡猶得大書簡策垂文後代臣之蕪陋爲敢言詩而乃上勤睿作之妙是豈惟近世儒臣遭逢之所未有視皐陶抑有光焉倘不能勒之堅珉以侈大賜臣則有罪臣拱惟陛下聖學淵奧句法深醇渾然天成兼備衆體一詩之中屢致意焉有曰驕民期仁壽有曰朕瘝天下肥得以見陛下之用心有曰都護萬年觴何啻至庭祀得以見陛下之立志若夫嘉謀以起勳業則非臣衰朽之所敢承至使直筆以紀中興臣不佞荷未先拘焉塡溝壑雖在田里尙庶幾見之

代仲弘汪尙書跋了齋表稟

德壽皇帝中興慨念裕陵實錄之誣紹興甲寅乃詔三館之士是正之內相范公沖中書舍人任公申先相繼職其事當時英俊皆在選中吾鄉禮部侍郎高公閎其一也先少卿方官於朝高公以姻連館寓聞見諸公往來議論之餘綸因得剽聞一二及取忠肅陳公所著尊堯集讀之其立言措意無非忠憤所激英風義氣凜凜乎方冊之上自恨晚出不得端拜下風逮今五十年始獲見公手書表稟於蔣君舜之家盥手諦觀爲之斂衽遐想氣象如在左右嘗竊疚之國史政和初元張公商英猶在相位編修政典局其所建也於是得旨命公敘進此書及奏御留中而張公以八月罷政用事者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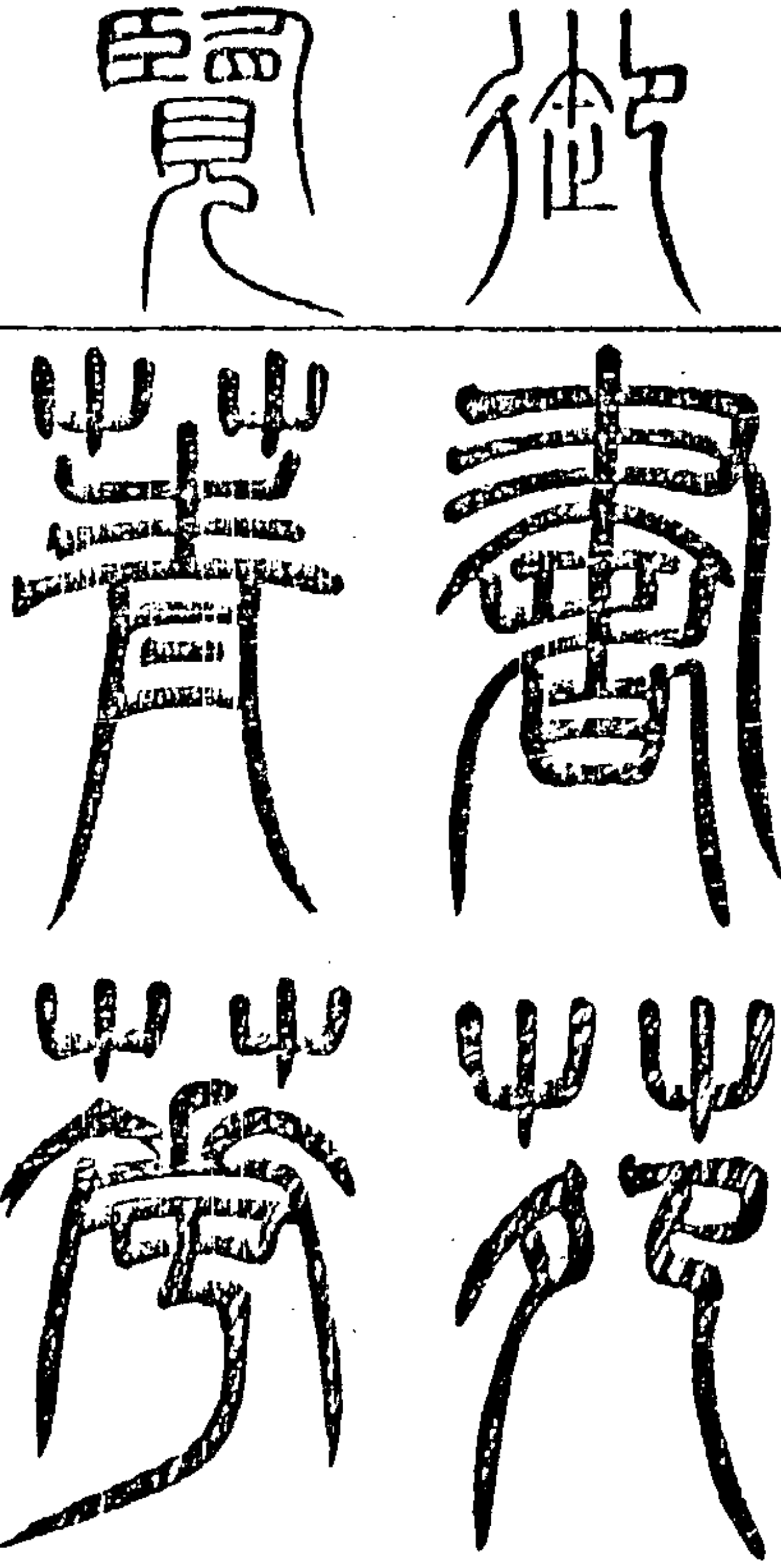
其詔案之實而誣以私九月遂有台州之謫觀公題識數語雖在顯沛艱危中其尊君戴上之心死生禍福有不能奪者士官至參知政事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卒謚宣獻事蹟具宋史本傳著有攻媿集書錄解題宋藝文志均作一百二十卷流傳鈔本只有百卷館臣從大典輯佚仍作一百二十卷此題跋十卷卽從集本錄出大防居官有守而學問賅博文章爾雅尤爲世所傳述題跋諸篇元元本本證據分明不止於居易錄中所稱三笑圖贊吳彩鸞玉篇鈔唐昭宗賜惜薪敕書三篇毛子晉輯宋人題跋二十家而獨不及大防其實大防與後村綜貫今古折衷考較於中原師友傳授類能洞悉源流南渡諸君子中與放翁平園不相上下子晉轉收洪容齋之僞本（均从五筆鈔出）劉後村之不足本（後村只錄前集四卷又據適園叢書）

攻媿題跋卷十

入字說　兩篇

實未屬學人之望故從全集抽出別行歲在閼逢攝提格九月吳興張鈞衡跋

# 說文解字敘



題書苑菁華

好惡為君宣慎哉蒐

書種勢籀羣不能無

彼固有此用識心存

欲改推運筆法家備

傳法膿篇世宜允稱

才臨池那盡帝王事

獨愛云捨一語該

乾隆甲午孟夏月

御筆

古以書爲名如周官掌達書名於四方儀禮百名書於策則今所謂字也是故欲知學者必先識字不識字則無以名物雖張顛草聖阿買八分猶爲不識字也臨安粥書人陳思乃能集漢魏以後論書者爲一編曰書苑書誠不可尚雖然是猶後世訪工翻妍非昔所謂識字者君奸學者又於此溯流尋源以及於秦漢而上求古人所以名之意則讀書爲文也其庶乎鶴山翁遒

書苑菁華二十卷浙江汪汝琛家藏本

宋陳思撰是編集古人論書之語與書小史相輔而並行卷一卷二曰法卷三曰勢曰狀曰體曰旨卷四曰品卷五曰評曰議曰佑卷六曰斷卷七曰錄卷八曰譜曰名卷九卷十曰賦卷十一卷十二曰論卷十三曰記卷十四曰表曰啟卷十五曰箴曰銘卷十六曰書曰序卷十七曰歌曰詩卷十八曰銘曰贊曰敘曰傳卷十九曰訣曰意曰志卷二十曰雜著所收凡一百六十餘篇以意主閎博故編次叢雜不免疎舛如序古無作序者因蘇軾避其家諱而改本非二體昌黎集內所載皆序而非序思乃列序敘爲二目且以韓愈送高閑上人一篇載入敘中殊無根據又晉書王羲之傳唐太宗稱制論斷即屬傳贊之流而思別題作書王羲之傳後列之雜著中九爲不知體製然自唐以來惟張彥遠法書要錄韋續墨藪兼採羣言而篇帙無多未爲賅備其袁褧諸家緒言薈粹編排以資考訂實

欽定佩文齋書畫譜中論書一門多採用之雖思書規模草創萬不及後來之精密而大略鑾自推輪層冰成於積水其造始之功固亦未可泯焉

御覽書苑菁華目錄
卷首
御製詩
序
卷第一
書法上
秦漢魏四朝用筆法
晉衛夫人筆陣圖
王右軍題衛夫人筆陣圖後
王羲之筆陣圖
王羲之筆勢論十二章幷序
唐虞世南筆髓論
卷第二
書法下
敘筆法
翰林密論二十四條用筆法
永字八法
永字八法詳說



唐張懷瓘論用筆十法
翰林禁經九生法
唐歐陽詢八法
卷第三
書勢
晉衛恒著四體書勢幷書勢
索靖敘草書勢
書狀
晉中書令王珉行書狀
梁武帝草書狀
書體
五十六種書幷序
隸書體
書旨
書旨述
卷第四
書品
書品

書後品　李嗣眞
卷第五
書評
評書　梁武帝
古今書評　袁昂
唐人書評
唐遺名子呂總續書評
書議　張懷瓘
書議
書苑書華目錄　三
書估　張懷瓘
書估
卷第六
書斷　張懷瓘
十體書斷
卷第七
書錄　張懷瓘
二王等書錄
古賢能書錄　張懷瓘



唐朝敘書錄
敘書錄　韋述
法書錄　盧元卿
卷第八
書名
古來能書人名　孫過庭
傳授筆法人名
書苑書華目錄　四
卷第九
書賦
書賦　竇泉
述書賦上
卷第十
述書賦下
述書賦語例字格　竇蒙
卷第十一
書論上
非草書　趙壹

自論書　王羲之
論書　王僧虔
論書　庾元威
論書　徐浩
論書　張懷瓘
卷第十二
文字論　張懷瓘
書論下　張懷瓘
六體書論　蔡希綜
法書論　五
評書藥石論
卷第十三
書記　何延之
蘭亭記　褚遂良
搨本樂毅記　武平一
徐氏法書記　徐浩
古跡記　崔備
壁書飛白書字記　張宏靖
蕭齋記



唐太宗文皇帝飛白書記　韋續
科斗書後記　韓愈
卷第十四
書表
論書表　江式
論書表　虞龢
書啓
荅太祖論書啓　王僧虔
又啟　蕭子雲
荅書　梁武帝
與梁武帝論書啓　陶宏景
荅陶隱居論書　梁武帝
卷第十五
書啓
與梁武帝書　陶宏景
荅陶隱居書　梁武帝
與梁武帝論書啓　陶宏景

蒼書　梁武帝
論書後　陶宏景
蒼江東王上王羲之書啓　梁簡文帝
上東宮古跡啓　梁元帝
謝東宮古跡啓　庾肩吾
上王篇啓　顧野王
書賦
爲鳳閣侍郎王方慶上書法賦表　李嶠
爲納言姚璹等御賜飛白書賦表　李嶠
爲王相公請改六書賦表　李嶠
書判
字詁判　裴騰
對　張巡
署書題閤判　王劍
對　鄭肴
學書判　關名
對　郭立
篇書判　員抑
對　李休烈
丹書判　鄭少微





卷第十六
書　李希定
上說文解字書　許沖
上採訪李大夫書　李陽冰
書序　許愼
說文解字序

干祿字書序　顏元孫
五經文字序　張參
說文字源序　賈昱
九經字樣序　唐元度
撥鐙序　林蘊
字源偏傍小說序　林罕
卷第十七
書歌
李潮八分小篆歌　杜甫
書苑書畢目錄　九
贈懷素草書歌　李白
懷素上人草書歌　王邕
同前　戴叔倫
同前　朱遠
同前　曾收
同前　竇冀
同前　任華
同前　蘇渙
同前　釋眞休
張伯高草書歌　顏元孫
陳氏童子草書歌　張參
蕭郎草書歌　賈昱
馬秀才草書歌　唐元度
晉光大師草書歌　鄭
贈智光上人草書歌　林罕
贈虞利大師歌　前人
廢書歌　顧況
八分書歌　前人
書苑書畢目錄　十
脩公上人草書歌　史邕
書詩
奉送飛白書勢　岑文本
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　杜甫
殿中楊監示張旭草書圖　前人
觀薛稷少保書畫壁　前人
送賀監　李白
王右軍　前人
贈張旭　李頎
釋皎然　前人
顧況　顧況
權德輿　權德輿
釋眞休　吳融
前人　前人
姚鵬　姚鵬
賈昱　賈昱
前人　前人
吳融　吳融
釋眞休　釋眞休
林罕　林罕
林蘊　林蘊
唐元度　唐元度
賈昱　賈昱
張參　張參
顏元孫　顏元孫

醉後贈張旭　高適
送外甥懷素上人　錢起
洛中寺北樓見賀監草書　劉禹錫
荅柳柳州三首　前人
送草書獻上人歸廬山　孟郊
祕書省有賀知章草題詩筆力遒健風尚高
遠拂塵華玩因有此作　温庭筠
題贈高閑上人　陳陶
高閑上人　張祜
寄書光上人　陸希聲
送書光大師　羅隱
草書屏風　韓偓
觀夢龜草書　釋可朋
對御書後一絕　釋亞栖
送八分書與友人繼以詩　李建勳
卷第十八
書銘　劉劭
飛白書勢銘
書銘
書贊
筆書飛白書字贊
祕閣五絕圖賀監草書贊
筆意贊
書紋
白紋　鮑照
送高閑上人紋　陸龜蒙
紋草書送山人王傳文　李約
送草書僧書光歸越　權德輿
書傳
王羲之筆勢傳　蔡邕
晉王羲之別傳子獻之附　陸羽
唐僧懷素傳
卷第十九
書訣
九勢八字訣　蔡邕

白雲先生書訣　盧傳
變通異訣
唐太宗筆法訣
臨池妙訣
書意
觀鍾繇書法十二意　梁武帝
述張長史筆法十二意　顏眞卿
字書優劣體意　杜光庭
書志



古今文字志目　王愔
玉筋篆志　舒元輿
卷第二十
雜著
草書賦　楊泉
書賦　王僧虔
覽訾光上人草書想賀監賦　吳融
論楊許三僊君眞跡　陶宏景
心成頌　釋智果
題右軍樂毅論後　釋智永
書王羲之傳後　唐太宗
勸學篇　虞世南
論書　劉禹錫
書屏記　李華
授筆要記　司空圖
辨隸書所起　韓方明
書述　杜光庭



翰林傳授隱術　江南後主李煜

御覽書苑菁華卷第一

錢塘陳思纂次

書法上

秦漢魏四朝用筆法

秦丞相李斯曰夫書之微妙道合自然象籀以前眇邈不可得而聞矣自上古以降大篆方行於世字皆古體莫測其文古遠賢哲不能詳辯斯遂刪其繁冗取其合宜參爲小篆尚未顯達其後因程氏損隸至於鬼神靣哭狡兔投江自茲相效而乃與焉夫書非學觀者如市歎美不及復於會稽作筆論曰書者散也欲書先散懷抱任情恣性然後書之若迫於事雖中山兔毫不能佳也夫書先默坐靜思隨意所適言不出口氣不盈息沈密神彩如對至尊則無不善矣



但裹結流快終藉筆力遒勁蒙恬造筆經猶用簡略變通斯意曰若能用筆當自流美夫用筆之法先急後疾下如鷹望鵬逝信之自然不得重改迭腳若遊魚得水舞如景山興雲或卷或舒乍輕乍重善深思之此理當自見矣後刻諸名山碑象玉璽操銅人並斯之筆趙高以下咸見伏焉斯書泰望紀功石云吾死後九百四十年間當有一人代吾迹焉

為書之體須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飛若動若住若來若臥若起若愁若喜若蟲食木葉若利刀戈若强弩之末若水火若雲霧若日月縱橫有可象者方得謂之書矣

魏鍾繇少時隨劉勝入抱犢山學書三年還與太祖邯鄲淳韋誕孫子荊關枇杷等議用筆法繇忽見蔡之道夫書勢法猶若登陣鬭戰用筆在腕前文武遺於

伯喈筆法於韋誕坐上自搥胸三日其胸盡青因嘔血太祖以五靈丹救之乃活鍾繇苦求不與及誕死鍾陰令人盜開其墓遂得之故知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



知用筆而爲佳也故用筆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臨死乃從囊中出以授其子會諭曰吾精思學書三十年讀他法未終盡後學其用筆若與人居書地廣數步臥書被穿過表如廁終日忘歸每見萬類皆畫象之鍾解三色書然最妙者八分也點如山摧陷墜如雨驟纖動如絲輕重如雲霧去若鳴鳳之遊雲漢來若遊女之入花林璨璨分明遙遙遠映者矣

晉衛夫人筆陣圖

夫三端之妙莫先乎用筆六藝之奧莫重乎銀鉤昔秦丞相斯見周穆王書七日興歎恚其無骨蔡尚書邕入鴻都觀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羣故知達其源者少闇於理者多近代以來殊不師古而緣情棄道繩記姓名或學不該贍聞見又寡致使成功不就虛費



下筆點畫波擊屈曲皆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初學先大書不得從小善鑒者不寫善寫者不鑒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謂之筋書多肉微骨者謂之豚猪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

二從其消息而用之

一　如千里陣雲隱隱然其實有形

丶　如高峯墜石磕磕然實如崩也

ノ　陸斷犀象

乀　百鈞弩發

丨 萬歲枯藤

八 崩浪雷奔 汝南謹案法書苑注云雷一作雲

丁 勁弩筋節

右七條筆陣出入斬斫圖執筆有七種有心急而執筆緩者有心緩而執筆急者若執筆近而不能緊者心手不齊意後筆前者敗若執筆遠而急意前筆後者勝又有六種用筆結構員備如篆法飄颺灑落如章章凶險可畏如八分窈窕出入如飛白耿介特立如鶴頭鬱拔縱橫如古隸然心存委曲每爲一字各



象其形斯造妙矣書道畢矣永和四年上虞製記

王右軍題衛夫人筆陣圖後

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矟也墨者鎧甲也水硯者城池也心意者將軍也本領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略也颺筆者吉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夫欲書者先乾研墨凝神靜思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脈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後齊平便不是書但得其點畫耳昔宋翼常作此書翼是鍾繇弟子繇乃叱之翼三年不敢見繇即潛八改迹每作一波常三過折筆每作一橫畫如列陣之排雲作一口常隱鋒而爲之每作一戈如百鈞之弩發每作一點如高峯墜石口口口如屈折鋼鉤每作一章如萬歲枯藤每作一放縱如足行之趣驟翼先來書意書太康中有人於許下破鍾繇墓遂得筆勢論翼讀之依此法學書名遂大振欲真書及行書皆依此法若欲學草書又有別法須緩前急後字體形勢狀等龍蛇相鉤連不斷仍須稜側起復用筆亦不得使齊平大小一等每作



一字須有點處且作餘字總竟然後安點其點須空中遙擲筆作之其草書亦復須篆勢八分古隸相雜亦不得急令墨不入紙若急作意思淺薄而筆即直過惟有章草及章程行狎等不用此勢但用擊石波而已其擊石波者缺波也又八分更有一波謂之隼尾波即鍾公太山銘及魏文帝受禪碑中已有此體夫書先須引八分章草入隸字中發人意氣若直取俗字則不能先發予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渡江北遊名山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下見鍾繇乘

鵝書又之洛下見蔡邕石經三體書又於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岳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耳羲之遂改本師仍於衆碑學習焉時年五十有三恐風燭奄及聊遺教於子孫耳可藏之石室勿傳非其人也

## 王羲之筆陣圖

夫書者元妙之伎也若非通神志士學無及之（汝璵謹案法書苑作自非通人君子不可得而述之）大抵書須存思余覽李斯等論筆勢及鍾繇書骨甚是不輕恐子孫不記故敘而論之



夫書不貴平正安穩先須用筆有偃有仰有欹有（斜）側或小或大或長或短凡作一字或類篆籀或似鵲頭或如散隸或近八分或如蟲食木葉或如水中科斗或如壯士佩劍或似婦女纖麗欲書先搆筋力然後取形勢也每書欲十遲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裹束必注意詳雅起發緜密疎闊相間每作一點必須懸手作之或作一波抑而後曳每作一字須用數種意或橫畫似八分而發如篆籀或豎牽如深林之喬木而屈折如鋼鉤或上尖如枯槎或下細若錐芒或蝟側之勢似飛鳥墜墜或稜側之形如流水激來



字下手一點點須急橫直皆須遲欲鳥之腳急斯乃取形勢也每書欲十遲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中物不大失字有緩急一字之中何者是急止如鳥起五伏方可謂書若直點急牽急裏此暫看似書久味無力仍須用筆著墨不過三分不得深浸毛弱無力墨用松飴研之久久不動彌佳宍

## 王羲之筆勢論十二章并序

告汝子敬吾察汝書性過人仍未閑規矩父不親教自古有之今述筆勢論一篇開汝之悟凡斯字勢猶有十二章章有指歸定其模楷詳其舛謬撮其要實

緣此便宜或變體處多罕臻其本轉筆處衆莫識其源懸針垂露之蹤難爲體制揚波騰氣之勢足可迷人故辨其所由堪愈膏盲之疾今書樂毅論一本及筆勢論一篇貽爾藏之勿播於外緘之祕之不可示知諸友朋研綴籀功省而易成纂集精專形彰而勢顯存意學者兩月可見其功天性靈者百日亦知其本此之筆論可謂家寶家珍學而祕之世有名譽筆傳久矣罕有奇者始克有成研精覃思考諸規矩存其要略以爲斯論初成之時同學張伯英欲求見之遂三年不敢見繇卽潛心改迹每作一橫畫如列陣之排每作一口常隱鋒而爲之每作一波常三過折雲每作一戈如百鈞之弩發每作一點如危峯之墜



石口口口口屈折如鋼鉤每作一牽如萬歲之枯藤每作一放縱如足行之趨驟狀如驚蛇之透水激楚浪以成文似虬龍之蜿蜒謂其妙也若鸞鳳之徘徊言其勇也擺撥似驚雷掣電此乃飛空妙密頃刻浮沈統攝鏗鏘啓發厥意能使昏迷之輩漸覺勝心博識之流顯然開朗

## 視形章第三

視形象體變貌猶同逐勢瞻顏高低有趣分均點畫遠近相須播布研精調和筆墨鋒纖往來疎密相附



惟須滑健不得計其偏數也

## 啓心章第二

夫欲學書之法先乾研墨凝神靜慮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則筋脈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後齊平此不是書但得其點畫耳昔宋翼（乃鍾繇弟子）嘗作是書繇乃叱之

纖點銀鉤方圓周整起筆下筆忖度尋思引訟蹤由
永傳今古智者榮身益世方懷浸潤之深愚者不俟
佳談如暗塵之視錦生而知之發憤學而悟者忘餐
此乃妙中增妙新中更新金書錦字本領爲先盡說
安危務以平穩爲本分開布白上下齊平均其體制
大小尤難大字促之貴小小字寬之貴大自然寬狹
得所不失其宜橫則正如孤舟之橫江渚豎則直若
春筍之抽溪谷

## 說點章第四

夫著點皆磊磊似大石之當衢或如蹲鴟或如科斗
或如瓜瓣或如栗子存若鸚口尖如鼠屎如斯之類
各稟其儀但獲少多學者開悟

## 處戈章第五

夫研戈之法落筆戢戢如長松之倚溪谷似欲倒也
復似百鈞之弩初張處其戈意妙理難窮放似弓張
箭發收似虎鬬龍躍直如臨谷之勁松曲類懸鉤之
釣水稜層切於雲漢倒載陁於山崖天門騰而地戶
出其牙鋒展轉翻筆之處卽宜察而用之

## 紋翻

## 健壯章第六

夫以屈腳之法如鳥之在柱首彳亍之類是也立人之法如鳥爲鳥焉爲鳥之類是也跛腳之法如壯士之屈膞鳳飛凡氣之例是也急引急牽如雲中之虩電日月目因之例是也跛腳刜斡上捺下撚終始轉折悉合和韻勿使蜂腰鶴膝放縱宜存氣力視筆取勢行中廊落如勇士伸鉤方剛對敵麒麟鬬角虎奏龍牙筋節聳拳勇身精健放法如此書進




有功也牽引深妙皎在目前發動精神提撕志意刜
別精思祕不可傳夫作右邊折角疾牽下微開左畔
斡轉令取登對勿使腰中傷慢視筆取勢直截向下
趣義常存無不醒悟

## 教悟章第七

凡字處其中畫之法皆不得倒其左右相復宜麤
於左畔橫貴乎纖豎貴乎麤分開布白遠近宜均上
下得所自然平穩當須遞相掩蓋不可孤露形影及

夫臨文用筆之法復有數勢竝悉不同或有藏鋒者大藏鋒在於腹內而起側筆者乏細而扎緊押筆者入從腹起而押之又云利追而結筆者撮漸次相就必始然矣俟失俟失右聊須欠也息筆者逼逐息止之勢向上久久而緊也抽鑒筆者將鑒即捺角將也謂劣盡也緩戰筆者合不宜長及短也緩是臨事而帶筆者盡成股妙處細抽勿除也帶是回轉走入之類裴來身體字含鮮潔起不取勢令下筆之勢法有輕重也書而後反筆抽之也盡翻筆者先然而疾也亦不宜長腰短項盡筆者時劣宜長打磨而就狹廣謂快健不失節打筆者廣度又不宜遲及修補也



## 開腰章第九

夫作字之勢飾甚是爲難鋒銛來去之則反覆還往之法在乎精熟尋察然後下筆作丿字不宜遲入不宜緩而腳不宜賒腹不宜促又不宜斜角不宜峻不用作其稜角二字合體竝不宜闊重不宜長單不宜小復不宜大密勝乎疎短勝乎長

## 飾制章第十

夫學書作字之體須遵正法字之形勢不得上寬下窄如是則是頭輕尾重不相勝任不宜傷密密則似疾疾失右聊須欠也俟失右聊須欠也息止之勢向上久久而緊也抽鑒筆者將鑒即捺角將也謂劣盡也緩戰筆者合不宜長及短也緩是臨事而帶筆者盡成股妙處細抽勿除也帶是回轉走入之類裴來身體字含鮮潔起不取勢令下筆之勢法有輕重也書而後反筆抽之也盡翻筆者先然而疾也亦不宜遲及修補也

## 察論章第十一

臨書妄帖之方至妙無窮或有迴鸞返鵲之飾變體似死蛇挂樹腰枝無力不宜傷短短則似跼踏死蝦蟇言其跼也妙理謹案書史會要作蹙死蝦蟇注云形醜而闊也此乃大忌可不慎歟



則鋒煙雲起如萬劍之相成落紙則槎椏施張蹙踏江波之錦若不端嚴手指無以表記心靈吾務斯道廢寢忘餐懸歷歲年乃今稍稱矣

## 譬成章第十二

凡學書之道有多種焉初業書要頻乎本緩筆定其形勢忙則失其規矩若擬目前要急之用厥理難成但取形質快健手腕輕便方圓大小各不相犯莫以字小易而忙行筆勢莫以字大難而慢展毫頭如是則筋骨不等生死相混儻一點失所若美人之病一

目一畫失節如壯士之折一肱予樂毅論一本書爲家寶此得成自外咸就勿以難學而自惰焉

## 唐虞世南筆髓論

### 敘體法瑤譜案法書苑作原名

文字經藝之本王政之始也蒼頡象山川江海之壯龍蛇鳥獸之迹而立六書戰國政異俗殊書文各別秦魏多門約爲八體後復訛謬凡五易焉然竝不逮用筆之妙及乎蔡邕張索之輩鍾繇衛王之流皆造意精微自悟其旨也



### 辨應

心爲君妙用無窮故爲君也手爲輔承命竭股肱之用故也力爲任使纖毫不撓尺寸有餘故也管爲將帥處運用之道執生殺之權虛心納物守節藏鋒故也毫爲士卒隨管任使跡不凝滯故也字爲城池大不虛小不孤故也

### 指意

用筆須手腕輕虛虞安吉云夫未解書意者一點一畫皆求象本乃轉自取拙豈成書耶太緩而無筋太急而無骨側管則鈍慢而肉多豎管直鋒則乾枯而露骨終其悟也麤而能銳細而能壯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

### 釋眞

筆長不過六寸捉管不過三寸眞一行二草三指實掌虛右軍云書弱紙强筆强紙弱筆强者弱之遲速虛實若輪扁斲輪不疾不徐得之於心應之於手口所不能言也拂掠輕重若浮雲蔽於晴天波擊勾截若微風搖於碧海氣如奔馬亦如朶鉤輕



重出於心而妙用應乎手然則體約八分勢同章草而各有趣無問巨細皆有虛散其鋒員毫蓄按轉易也豈眞書一體篆草章行八分等當覆腕上搶掠毫下開牽撇撥趣鋒轉行草稍助指端鉤距轉腕之狀矣

### 釋行

行書之體略同於眞至於頓挫盤礴若猛獸之搏噬進退鉤距若秋鷹之迅擊故覆筆搶毫乃按鋒而直引其腕則內旋外拓而環轉紆結也旋毫不絕內轉

鋒也加以掉筆聯毫若石璽玉瑕自然之理亦如長空游絲容曳而來往又如蟲網絡壁勁而復虛右軍云游絲斷而能續皆契以天真同於輪扁又云每作一點畫皆懸管掉之令其鋒開自然勁健矣

## 釋草

草則縱心弃放覆腕轉璧懸管聚鋒柔毫外拓左爲外右爲內起伏連卷收攬吐納內轉藏鋒也旣如雍禪揮拂而縈紆又若龍藤樛盤而繚繞盤旋轉鋒亦如騰猿過樹遨蚪得水輕兵追虜烈火燎原或體雄



而不可抑或勢逸而不可止縱於狂逸不違筆意也義之云逶迤縈帶高逾懸壑今能越或連或絶如花亂飛若雄若强逸意而不相副亦何益矣但先緩引與心逸自急也仍接後鋒而取與與盡則已又生檢鋒任毫端之奇象虵絲之縈結轉剔刓角多鉤象體或如蛇形或如兵陣故兵無常陣字無常體矣謂如水火勢多不定故云字無常定也

## 契妙

欲書之時當收視反聽絶慮凝神心正氣和則契於妙心神不正書則欹斜志氣不和字則顛仆其道同魯廟之器虛則欹滿則覆中則正正則沖和之謂也然則字雖有質迹本無爲稟陰陽而動靜體萬物以成形達性通變其常不主故知書道元妙必資神遇不可以力求也機巧必須心悟不可以目取也字形者如目之視也爲目有止限由執字體旣有質滯爲目所視遠近不同如水在方圓豈由乎水且筆妙喻水方圓喻字所視則同遠近則異故明執字體也字有態度心之輔也心悟非心合於妙也且如鑄銅爲



鏡明非匠者之明假筆轉心妙非毫端之妙必在澄心運思至微妙之間神應思徹又同鼓瑟綸音妙響隨意而生握管使鋒逸態逐毫而應學者心悟於至道則書契於無爲苟涉浮華終懵於斯理也

御覽書苑菁華卷第二

錢塘陳　思　纂次

書法下

敘筆法

學書之初執筆爲最盡明於位置點畫便於習道也點畫猶莊生之歎盲者易象之談日中終不見矣唐太宗與漢王元昌褚遂良等皆受之於史陵然褚首師虞後又學史乃謂陵曰此法更不可以教人是其妙處也陸柬之受之於虞世南世南受之於智永皆有體法今人都不聞師範又自無蹤局雖右蹟昭然永不覺悟而執燕琰以爲寶玩楚鳳而稱珍不亦謬哉褚河南云良師不過歲月徒往今之能者時見一班忽不悟者終身瞑目盡書非口傳手授而云能知分爲二卷學者師之



翰林密論二十四條用筆法

一點法口訣云作點向左以中指斜頓向右以大指齊頓作報荅便以中指挫鋒須收鋒在內挼筆而收之有也禁經云有攻無性神彩不生有性無攻神彩不變兼此二事然後得齊古人之景氣又云汝璟謹案畫譜注云此下當有第一用筆四字原本闕第二識勢第三裹束三者兼備然後爲書苟守一途卽未爲得張懷瓘云揩讓禮樂獻不及義風神散逸義不及獻證之於書籍其神用之爲避其傍點又側下其筆使墨精闇陰徐乃反揚則稜利矣右軍云作點之法皆須落落如大石當

衂又云點不變爲布基要通變也又有打點單以指送筆似打物之勢甚雖用也

一畫法口訣云作橫畫皆用大指遣之若作策法卽指擡筆上若作勒法卽用中指鉤筆澀進竭畫以中指頓筆然後以大指遣至盡處此三勢相近用法不同也鱗勒法須仰收禁經云畫如長錐畏石是也又緊走仰收似長角截小渚兩頭勢起使芒角不失遒潤借勢不策不鱗勒稍須收之取古勁枯澀無求活利凡在字上宜用之



億筆法初緊策中擡鋒輕勁微勒向右挨劒古經云鍾書宣示字長畫用之又云畫不變爲布算行草法云勢須嶮策露鋒飛動爲勝

三三畫法口訣云上潛鋒平勒中背筆仰策下緊趯覆收名遞相解摘古經云黃庭三關字用草法上劒側中策下奮筆橫飛名遞相聳峙以嶮利爲勝

一懸針法口訣云鋒須先發管逐勢行趨筆緊收澀進如錐畫石禁經云懸針如長錐畫石是也又契字下雙筆須一弩一垂變換用之三勢不同或垂或趯或外掠而中脊右軍云懸針垂露難爲體制衛夫人云如萬歲枯藤臨池訣云懸針法蘭亭年字畫其勢也

一垂露法口訣云鋒管齊下勢盡殺筆縮鋒又始築筆而極力終注鋒而作脊又無垂不縮此言頓筆以摧挫爲功右軍云豎如衆抽寒谷是也臨池訣云垂露本篆腳名玉筋如古釵倚物也

乀背拋法汝瑮謹案書史會要口訣云蹲鋒緊掠徐云又謂之跳腳法

擲之速則失勢遲則緩佐臨池訣云此鍾法稍涉八分蠆毒法引過其曲轉蹲其鋒又徐收而蹲趯之不欲出須闇收使其如負芒刺則善右軍云援毫蹲劒輕重有準是也庾肩吾書論曰欲拋而還置謂駐鋒而後趯之也

丿抽筆法口訣云左罨掠須峻利右潛趯而戰行待勢卷而機駐揭摘出而暗收若便拋必流滑凡幾又側起平發緊殺拔波爲抽筆從腹內起庾肩吾書論曰將放更留又人字第二筆云撥引抑拽是也夫木等字亦同用

乀背趯法又謂之戈法口訣云悉以中指遣至盡處以名指抲而趯之又潛鋒闊勒勢盡然後趯之右軍背趯戈法上則俯而過下則卧而就盡所以失之於前正之於後也古經云鍾書哉字用又永禪師瀉出戈法下以名指築上借勢以中指遣之至下以名指鉚鋒潛趯此名禿出法張旭折芒法潛鋒緊走意盡乃收而趯之鍾書常用也右軍云落千之法哉哉如長松倚谿谷庾文君云爲戈必湏員遲疑而右顧是也唐卓法潛按微進輕揭闊趯夫揭欲利按欲輕輕則骨勁神清肥乃質滯鈍俗王濛能之

乀散水法口訣云上鉚側中偃下潛挫趯鋒古經云黃庭樂毅論同用柳中元筆精賦云水散團縱黃庭宗之是也臨池訣云或藏或露狀類不同意要遮相顯異若類有則兩點相近而下點當高此名潛相矚視外雖解檛內相附屬爲上中潛鋒闊鉚下峻趯潛遣此譙鍾法也行書勢微按而鉤揭以輕利爲美

丶冰法口訣云上側覆殺下築而趯之須相承揖若竝連鉚側輕揭則率字左右用之草法須借勢捷遣若緩滯則爲病也

丿烈火法口訣云鉚鋒闊按臨池訣云須各自立勢抵背潛鉚所謂視之不見考之彌彰古經云鍾書然字用

丿聯飛法口訣云闊鉚微注輕揭潛趯筆鋒連緜相顧不絕也禁經云聯飛如雁陣當秋是也古經云樂毅論燕然字用又虞永興兼字用其半勢蓋中斷也

丿顯異法口訣云上點駐鋒左右挫鋒橫畫按筆勢須相順古經云出告誓文又上點側橫畫勒左偃筆



擺鋒汝璆謹案書史會要法云偃筆暨策謂之偃　右峻啄輕揭出告誓寶字虞永興常守之行法以圓峻飛動爲美章草法擬於圓峻飛動其於嶮策務在露鋒鉤裹忌於緩滯也

乀平磔法口訣云不遲不疾戰筆側去勢卷不可便出須駐筆而後放禁經云磔磔如生蛇渡水是也又鍾元每作磔筆須三過折故文皇云爲波必磔貴三折而遣毫

丁勾裹法口訣云圓角趯鋒作努法勢未盡而趯之顏魯公云勾法用筆如紙下行是也岡岡向等字用



玖拾捌册 88 版
32 A

勹勺努法口訣云側角激鋒待筋骨而成要如武人屈臂右軍云迴角不用峻及有稜是也衛夫人名之勁努法勻勻物等字用

丿撇筆法口訣云左側而獨立中劒揭而有鉤古經云鍾書崖示字下用若中豎則左右闔劒而潛起又簇鋒捷進爲系字下三點也

彡衫法口訣云上平點中啄下劒側

乚外撥法口訣云左峻掠中潛鋒劒挫右蹲鋒外擲

丨豎僅法口訣云擡筆豎策挫鋒上下緊直書尚等之勢能通一切字也八法者永字八畫是矣



一點爲側

二橫爲勒

丨三豎爲努

丶四挑爲趯

亅五左上爲策

㇀六左下爲掠

㇏七右上爲啄

㇔八右下爲磔



案下文云避雙出也蓋專指發字之兩乚與昌呂文褭雖同屬重文而其義自別曾要所載似係他處誤入此八分法也蓋避雙出也又發字上縮鋒作努下出鋒作趯張云發如束棘是也汝璆謹案此八分法也云云會要無

## 永字八法

禁經云八法起於隸字之始自崔張鍾王傳授所用該於萬字畧道之最不可不明也隋僧智永發其指趣授於虞祕監世南自茲傳授遂廣彰焉李陽冰云昔逸少工書多載十五年中偏攻永字以其備八法之勢能通一切字也八畫是矣

一點爲側

二橫爲勒

丨三豎爲努

丶四挑爲趯

亅五左上爲策

㇀六左下爲掠

㇏七右上爲啄

㇔八右下爲磔

發縮出法 汝璆謹案會要云又爲重複法口訣云上磔劒鋒下磔出之 汝璆謹案書史會要下磔出之下有云如昌呂交棗等字上小林棘羽等字左促森淼等字兼用之

訣一汝璨謹案　書畫譜注云一作柳宗元八法頌

側不槐趴　勒當惡平

努過直而力攻　趯宜存而勢生

策仰收而暗揭　掠左出而鋒輕

喙尖畫而疾掩　磔趯遒以開撐

永字八法詳說汝璨謹案此行據　書畫譜增

側勢第一

側不得平其筆當側筆就右爲之口訣云先右揭其腕次輕蹲其鋒取勢緊則乘機頓挫借勢出之疾則失中過又成俗夫側鋒顧右借勢而側之從勁輕揭潛出務於勒也



問曰側不言點而言側何也

論曰謂筆鋒顧右審其勢險而側之故名側也止言點則不明顧右無存鋒向背墜墨之勢若左顧右側則橫敵無力故側不險則失於鈍鈍則芒角隱而書之神格喪矣筆訣云側者側下其筆使墨精暗墜徐乃反揭則稜利矣

勒勢第二

勒不得趴其筆中高兩頭下以筆心壓之口訣云頭傍鋒仰策次迅收若一出揭筆不趯而暗收則薄而疎筆無力矣夫勒筆鋒似及於紙須微進仰策峻趯

問曰勒不言畫而言勒何也

論曰勒者趯筆而行承其虛畫取其勁澀則功成矣今止言畫者慮在不趯一出便畫則鋒拳而怯薄也夫勒者藉於緊趯趯則筆勁澀亡其流滑微可稱工矣筆訣云欲筆須勒仰筆覆收進此則形勢自彰矣



努勢第三

努不宜直其筆筆直則無力立筆左偃而下最須有力又云須發勢而卷筆若折骨而爭力口訣云凡傍卷微曲蹙筆累走而進之直則衆勢失力滯則神氣怯散夫努須側鋒顧右潛趯輕挫

拙一作挫　抶揭

問曰畫者中心聚汝璨謹案法書苑注云聚一作竪　畫也今謂之努何也

論曰努者勢微努曰努在乎趯筆下行若直置其畫



玖拾捌冊98版

則形圓勢質書之病也筆訣云努筆之法堅筆徐行近左引勢勢不欲直直則無力矣

## 趯勢第四

趯須蹲鋒得勢而出出則暗收又云前畫卷則別斂心而出之口訣云側鋒輕揭借勢勢不勁筆不挫則意不深趯與挑一也鋒貫於瀝出適出期於倒收所謂欲挑還提也夫趯自努出潛鋒輕挫借勢而趯之問曰凡字之出鋒謂之挑今更爲趯何也



論曰挑者語之小異而其體一也夫趯者筆鋒去而意不盡

問曰掠一名分發今稱爲掠何也

答曰掠之筆趣意欲留而必勁又孫過庭書譜云遺不常思消息則神蹤不墜矣

## 策勢第五

策須斫筆背發而仰收則背斫仰策也兩頭高中以筆心舉之口訣云仰筆潛鋒似鱗勒之法揭腕趯勢於右潛鋒之要在畫勢暗捷歸於右也夫策筆仰鋒堅趯微勁借勢峻顧於掠也

問曰策一名折畫今謂之策何也

論曰掠之與畫理亦故殊仰筆趯鋒輕擫而進故曰策也若及紙便畫不務遲澀向背假仰者此備畫究成耳筆訣云始築筆而仰策徐轉筆而成形是也

## 掠勢第六

掠者拂掠須迅其鋒左出而欲利又云微曲而下筆心至卷處口訣云撇過謂之掠借於策勢以輕注鋒右拂其腕加以迅出勢旋於左法在澀而勁意欲暢而婉遲留則傷於緩滯夫側鋒左出謂之掠

問曰掠一名分發今稱爲掠何也



論曰掠乃徐疾有準手隨筆遣鋒自左出取勁險盡而爲節發則一出運用無的故掠之精旨可守矣夫掠之筆趣意欲留而必勁又孫過庭書譜云遺不常速明矣筆訣云從策筆下左出而鋒利不墜則自然佳

## 啄勢第七

啄者如禽之啄物也立筆下罨須疾爲勝又云形似鳥獸臥斫發亦云臥筆疾罨右出口訣云右向左之勢爲卷啄按筆蹲鋒潛蹙於右借勢收鋒迅擲旋

右須精險剛去之不可緩滯夫筆鋒及紙爲啄在潛勁而啄之

問曰撇之與啄同出異名何也

論曰夫撇者蒙俗之言啄者因勢而立故非妄飾貽誤學者啄用輕勁爲勝去浮性重體爲工攻之遠源或不妄耳筆訣云啄筆速進勁若鐵石則勢成也

## 磔勢第八

磔者不徐不疾戢而去欲卷復駐而去之又云趯筆戢行翻筆轉下而出筆磔之口訣云右送之波皆名磔右揭其腕逐勢緊趯傍筆迅磔盡勢輕揭而潛收在勁迅得之夫磔法筆鋒須趯勢欲險而澀得勢而輕揭暗收存勢候其勢盡而磔之



問曰發波之筆今謂之磔何也

論曰發波之法循古無踪源其用筆磔法爲徑磔毫鏨過法存乎神而磔之義明矣凡磔若左顧右則勢鈍矣趯重鋒緩則勢肥矣須遒勁而遲澀之凡險勁風骨泥澀存亡以法師心以志專本則自然閒合旨趣矣筆訣云始入筆緊築而微抑便下徐行勢足而後磔之其筆或藏鋒出鋒由心所好也

唐張懷瓘論用筆十法

偃仰向背

謂兩字併爲一字須求點畫上下偃仰離合之勢

陰陽相應

謂陰爲內陽爲外斂心爲陰展筆爲陽須左右相應

鱗羽參差

謂點畫編次無使齊平如鱗羽參差之狀

牽絲起伏

謂起筆蹙收如牽絲之狀殺筆亦須存結



真草偏枯

謂兩字或三字不得真草合成一字謂之偏枯須求映帶字勢雄媚

邪正失則

謂落筆結字分寸點畫之法須依位次

遲澀飛動

謂勒鋒磔筆字須飛動無疑滯之勢是得法

射空玲瓏

謂煙感識字行草用筆不依前後

尺寸規度

謂不可長有餘而短不足須引筆至盡處則字有

凝重之態

隨字變轉

謂如蘭字歲字一筆作垂露其下牟字則變懸針

又其間一十八箇之字各別有體

翰林密論云凡攻書之門有十二種隱筆法即是遲

筆疾筆逆筆順筆澀筆倒筆轉筆過筆提筆啄筆換

筆趯筆竝用筆生死之法在於幽隱遲筆法在於疾

疾筆法在於遲逆入倒出取勢如功診候調停偏宜

寂靜其於得妙須在功深苟苟求元終難得也凡書

通則變者即王變白雲體歐變右軍體柳變歐陽體

至於永禪師褚遂良顏眞卿李邕虞世南等竝是書

中得仙手皆得法後自變其體以傳後世故俱得其

名也若執法不變縱能入石三分亦被號爲奴書終

非自立之體是書家之大要又筆意云書學之難神



彩爲上形質次之兼之者便到古人以斯而言豈易

多得必使心忘於筆手忘於書心手遺情書不忘想

要在求之不得考之即彰也

翰林禁經九生法 按璵譜案書畫譜題下八卷晁氏曰唐李陽冰撰論書勢筆法所禁故以名書 通考翰林禁經文獻通考

一生筆純毫爲心軟而復健

二生紙新出筵筍潤滑易書即受其墨若久露風日

枯燥難用

三生硯用則貯水堪則乾之司馬云硯石不可浸潤

四生水義在新汲不可久停停不堪用

五生墨隨要旋研凌利墨光爲上研多則泥鈍也

六生手適攜執有勞腕則無準

七生神凝神靜思不可煩懆

八生目寢息適寤光朗分明

九生景天氣清明人心舒悅乃可言書也

右此九法不可廢忘忽而忘之則其瑕矣

唐歐陽詢八法

如高峯之墜石

丿　似長空之初月
一　若千里之陣雲
丨　如萬歲之枯藤
乀　勁松倒折落挂石崖
丿　利劍截斷犀象之角牙
乀　一波當三過筆
乛　如萬鈞之努發
澄神靜慮端已正容秉筆思生臨池志逸虛拳直腕指齊掌空意在筆前次向思後分間布白勿令偏側

疊淡則傷神彩絕濃必滯鋒毫肥則爲鈍瘦則露骨勿使傷於軟弱不須怒降爲奇點畫調勻上下均平遞相顧揖汝璟謹案　書畫譜無此十二字別有二十四字云四面停勻八邊俱備短長合度麤細折中心眼準程疎密欹正筋骨精神隨其大小不可頭輕尾重無令左右長斜正如人上稱下載東映西帶氣宇融和精神灑落省此微言孰爲不可也　歐峯閣下方巖識

書勢

晉衛恆著四體書傳并書勢

衛恆字巨山少辟司空齊王府轉太子舍人尚書郎祕書丞太子庶子黃門郎恆善古書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觀鳥迹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訓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考老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爲上在下爲下象形者日滿月虧象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爲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爲武人言爲信也轉注者以老爲壽耆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自黃帝至於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有見者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恆祖敬侯篤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家得策書十餘萬言按敬侯所書猶有彷彿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恆竊悅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恨不足以厠前賢之作竟以存古人之象焉古無別名謂之字勢云

黃帝之史沮誦倉頡睨汝瑮謹案法書苑云睨一作眺彼鳥迹始作書契汝瑮謹案法書苑云契一作勢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者世爰暨暴秦滔天作虐大道阢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上壙歷代莫發會偽靡分大晉開元宏道敷訓天垂其象地躍其文其文乃耀粲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盈其度月執汝瑮謹案法書苑云執一作象臣而虧其匊雲委蛇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禾汝瑮謹案法書苑云禾下一有丹字抶奉蓂以垂穎山汝瑮謹案法書苑云山下有一微字岌嵲而連岡蠢跂跂其汝瑮謹案法書苑云其一作以若動鳥飛汝瑮謹案法書苑云上飛字一作似飛而未揚覩其措筆綴墨用心精專聲和體均發止無間或守正循檢矩折規旋或方圓隨則因事制權其

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於川淵俯下
頫若雨墜於天或引筆奮力若鴻鵠高飛邈邈翩
翩或縱肆婀娜若流蘇懸羽靡靡縣縣是故遠而
望之若翔風厲水清波漪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
信黃唐之遺迹爲六藝之範先籀篆盡其子孫隸
草乃其曾元揆物象以致思非言辭之所宣



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
古異世稱謂之籀書也及平王東遷諸侯立政家殊
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
又有蔡邕爲侍中郎將善篆採斯喜之法爲古今雜
形然精密閑理不如倉頡也邕作篆勢云



秦益之秦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
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
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或曰下杜人程邈爲衙吏
得罪始皇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
多者損減方者令圓圓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
改定古文字體使隸人佐書以趣約易事是爲隸書
出爲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自秦壞古
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
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
司空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
如懸衡者如編杳眇斜趨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跋
跋翾翾遠而望之若鴻鵠羣游絡繹遷延迫而視
之端際汝璵謹案法書苑注云一作證不可得見指撝不可勝原

研桑不能索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隙閒般倕揖讓而辭巧簡誦拱手而韜翰處籍之首目粲斌斌其可觀摘筆豔於紈素爲學藝之範先嘉文德之宏懿蘊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頻仰舉大略而論旆

秦旣用篆秦事繁多篆字難成卽今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用之獨符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



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顧觀者以酬酒直計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柎梁鵠乃益爲柎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宜官後爲袁術將今鉅鹿宋子有耿球碑是術所立其書甚工云是宜官書也梁鵠奔劉表魏武帝破荆州募求鵠鵠之爲選部也魏武欲爲洛陽令而以爲北部尉故懼而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在祕書以勤書自効是以今者多有鵠手迹魏武帝懸者帳中及以釘壁玩之以爲勝宜官今宮殿題署多是鵠書

鵠宜爲大字邯鄲淳宜爲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微鵠之用筆盡其勢矣鵠弟子毛宏教於祕書今八分皆宏之決也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鍾胡二家爲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德昇而鍾氏小異然亦各有其巧今盛行於世作隸勢云

鳥跡之變乃惟佐隸蠅彼繁文從此簡易厥用旣宏體象有度煥若星沈變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寫窿慷廓或橢比鍼裂或祇平纖直或蜿蜒繆戾或長邪拘趣或規旋



矩折脩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閒若鐘簴設張庭燎飛煙蔚巖峯峩高下屬連侶崇臺重宇層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譎詭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覩將祕奧之不傳聊仵思而詳觀舉大較而論旆

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稱善作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妄

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疎宏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汝璵謹案法書苑注云一作點點翔顧字）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墨下筆必爲楷則常曰忽忽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神聖伯英又有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之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同時見稱於西州而矜此（汝璵謹案書畫譜作自）自與衆頗惑之故伯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汝璵謹案法書苑作矜乃）

有餘河間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崔瑗作草勢云

書苑菁華卷第三　八

聖皇御世隨時之宜蒼頡既生書契是爲科斗鳥篆類物象形叡哲變通意巧滋生損之隸草以崇簡易百官畢脩事業竝麗蓋草書之爲狀也婉若銀鉤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虺蟉或往或還類如（汝璵謹案法書苑注云一作人）之多辭政之多權婀娜以贏形欲奮疊而恆恆及其逸遊盼嚮自正自邪騏驎暴怒逼其轡海水窅隆揚其波芝草蒲萄還相繼（汝璵謹案法書苑注云一作結）棠棣融融載其華元熊對跖於山嶽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扁樹枝條順氣（汝璵謹案法書苑注云一作從風）轉相比附窈馳或勦斡點（汝璵謹案法書苑注云一作點點翔顧）而不離畜怒怫鬱放逸生奇或凌邃（一作遠）而惴慄若據高而臨危旁點邪附似蜩螗揭枝絕筆收勢（汝璵謹案法書苑注云一作放體）餘綖糾結若杜伯健（汝璵謹案法書苑注云一作山蜂施毒）舊隙緣戰騰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摧焉若阻岑崩崖就而終之一畫不可移幾（汝璵謹案法書苑作極注云一作機）微要妙臨時從宜略舉大較彷彿若斯

索靖敘草書勢

繞廉若隨體散布紛擾擾以猗
中持疑而猶豫元螭狡獸嬉其閒騰猱飛觸相奔趣
凌魚奮尾駭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距或若登高
望其類或若飢往而中預或若倜儻而不羣或若自
檢於常度於是多才之英鴈鶩之彥役心精微躰此
文愚守道兼權觸類生變離析八體靡形不判去繁
存微大象未亂上理開元下周謹案騁辭放手雨行
冰散高音嘹厲遊越流漫忽班班而成章信奇妙之
煥爛體磊落而壯麗姿光潤以璀璨命杜度運其指



使伯英迴其腕著絶勢於紈素垂百世之殊觀

## 書狀

### 晉中書令王珉行書狀

邈乎嵩岱之峻極爛若列宿之珊天偉字挺持奇書
秀出揚波騁藝餘好宏逸虎踞鳳跱龍伸蠖屈資胡
氏之壯傑兼鍾公之精密總二妙之所長盡要美乎
文質詳覽字體尋究筆迹粲乎偉乎如珪如璧宛若
蟠螭之仰勢翼若翔鸞之舒翮或乃飛筆放體雨集
風馳綺靡婉娩縱橫流離汝璵謹案此後空四行原本如此書畫譜圖書集成及法書苑所載皆止此文玩語意似未完足恐係當時缺佚今仍空佚攷

### 梁武帝草書狀

昔秦之時諸侯爭長簡檄相傳望烽走驛以篆隸之
難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書蓋今草書是也其先出
自杜氏以張爲祖以衛爲父索笵者伯叔也二王父



子可爲兄弟薄爲庶息羊爲僕隸曰而敘之亦不失
倉公觀鳥迹之措意邪但體有疎密意有倜儻或有
飛走流注之勢驚竦峭絶之氣滔滔閑雅之容卓犖
調岩之志百體千形巧媚爭呈豈可一概而論哉皆
古英儒之撮攬豈羣小皂隸汝璵謹案法書苑一作曹吏之所
能爲因爲之狀曰疾若驚蛇之失道遲若涤水之徘
徊緩則鴉行急則鵲厲拋如雉啄汝璵謹案法書苑一作踞注云啄
點如兔擲作駐作引任意所爲或麤或細隨能運奇
雲集水散風迴電馳及其成也麤而有筋似蒲萄之

蔓延女蘿之繁縈澤蛟之相絞山熊之對爭若舉翅而不飛欲走而還停狀雲山之有元玉河漢之有列星厥體難窮其類多容婀娜如削弱柳聳拔如喬長松婆娑而飛舞鳳宛轉而起蟠龍縱橫如結聯絡如繩流離似繡磊落如陵暐曄晻曖奕奕翩翩或臥而似倒或立而似頓斜而復正斷而還連若白水之遊羣魚翠林之挂騰猿狀眾獸之逸原陸飛鳥之戲晴天象鳥雲之舒恆岳紫霧之出衡山巍巖若嶺脈脈如泉文不謝於波瀾義不愧於深淵傳志意於君子



報款曲於人間蓋略言其梗概未足稱其要妙焉

## 書體

### 五十六種書并序

韋續

自三皇以前結繩爲政至太昊氏文字生焉所謂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以代結繩之政也故字有六文一曰象形日月是也二曰形聲江河是也三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考老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又曰字有五易蒼頡變古文史籀制大篆李斯制小篆程邈制隸書漢代作草草是也其八體者更加刻符摹印蟲書署書及書傳信并大小篆爲八體也後漢東陽公徐安于搜諸史籍得十二時書皆象神形也又加二十三體共定五十有六列之於後

一太昊庖犧氏獲景龍之瑞始作龍書

二炎帝神農氏因上黨羊頭山始生嘉禾八穗作八穗書用頒行時令

三黃帝史蒼頡寫鳥迹爲文作篆書

四黃帝時因卿雲作雲書

五少昊金天氏以鳥紀官作鸞鳳書文章衣服取以爲象

六科斗書因科斗之名故飾之以形不知年代或云顓頊高陽氏所製今古文是也

七帝嚳高辛氏以人紀事象仙人形書車器衣服皆爲之

八帝堯陶唐氏因軒轅龜負圖作龜書

九夏后氏象鍾鼎形爲篆作鍾鼎書

十殷湯時仙人務光作倒薤書今薤葉篆是也

十一周文王史史伕因騶虞作虎書有虎不害人
騶虞因此始也
十二周文王時赤雀銜書集戶武王時丹烏入室
以二祥瑞故作鳥書
十三周法魚書因素鱗躍舟所作一云漢武帝遊
昆明池學士陳遵所作
十四填書周媒氏作魏韋誕用題宮闕王庾王隱
皆好之
十五大篆書周宣王史史籀所作也亦曰籀篆石
鼓文是也
十六複篆因大篆而重複之亦史籀作漢武帝用
題建章闕
十七殳書伯氏所職文記笏武紀殳因而制之
十八小篆周時所作漢武帝得汾陰鼎即其文也
十九仙人篆古之所有李斯善辨古文字改爲篆
形也
二十麒麟書魯哀公十三年西狩獲麟仲尼反袂
拭面歎吾道窮矣弟子用爲素王紀瑞所製也



二十一轉宿篆宋司馬以熒惑退舍所作也象蓮
花未開形
二十二蟲書魯秋胡婦浣蠶所作亦曰雕蟲篆
二十三傳信鳥迹書六國時書節爲信象鳥形也
二十四細篆書李斯摹寫始皇碑序皆用此體亦
曰繆篆
二十五小篆書李斯刪古文作也始皇以祈禱名
山皆用此書
二十六刻符書鳥頭雲腳李斯趙高益善之用題
印璽
二十七古隸書秦程邈繫獄中變大篆所作始皇
嘉焉侍御史名徒隸之書今爲八分
二十八徒隸之書因程邈幽囚爲徒隸書也邈字
元岑
二十九署書漢蕭何所作用題蒼龍白虎二闕
三十蠆書行草之文也董仲舒欲言災異主父偃
竊而奏之晉衛瓘索靖善之亦云相聞之用也
三十一氣候時書漢文帝令嗣郡司馬長卿採日

辰會屈伸之體升伏之勢象四時爲書也

三十二芝英書六國時各以異體爲符信所製也

三十三 汝琳謹案 書畫譜引此書三十三下有靈芝書二字法書苑無細玩文義恐是三十二爲符信書三十三爲芝英書疑此書及法書苑竝有脫誤漢武代有靈芝

三植於殿前遂歌芝房之曲述焉又名芙芝

三十四金錯書古之錢銘周之泉府漢之銖兩刀布所製也 汝琳謹案法書苑注云一云以銘金石故謂之金錯

三十五尚方大篆程邈所述後人飾之以爲法焉

三十六鴛頭書與僊波皆詔版所用漢家尺一之簡是也亦名鵠頭

三十七僊波書即版書狀如連文謂之僊波

三十八蚊腳書尚方詔版也其字體側纖垂下有似蚊腳因而爲名

三十九垂露篆漢章帝時曹喜所作也

四十懸針篆亦曹喜所作有似針鋒因而名之用

四十一章草書漢齊相杜伯度援藁所作因章帝

題五經篇目

四十二飛白書蔡邕待詔見門下吏聖書成字所

作

四十三一筆書宏農張芝臨池所製其狀崎嶮有

循環之趣

四十四八分書漢靈帝時上谷王次仲所作魏鍾

繇謂之章程書

四十五蛇書魯人唐終當漢魏之際夢龍繞身寤

而作之

四十六行書正之小譌也鍾繇謂之行狎書

四十七散隸書衛恆所作迹同飛白

四十八龍爪書晉王右軍所作形如龍爪也

四十九藁及行隸鍾繇變之義獻重焉

五十晉二王重變行隸及藁體爲八體書

五十一草書王羲之飾古亦甚善也

五十二虎爪書王僧虔擬龍爪所作也

五十三鬼書宋元嘉中京口有人震死髆上有篆

似八分也今曰雷書

五十四外國書阿馬鬼魅王之所授其形似小篆

五十五天竺書梵王所作渾槃經所謂四十二章經也

五十六花書河東山允所作

隸書體

皇頡作文因物構思觀彼鳥迹遂成文字燦爛成章閱之後嗣存載道德紀綱萬事俗所傳述實由書紀

成公綏

時變巧易古今各異蟲篆既繁草近僞適之中庸莫尚於隸規矩有則用之簡易隨便適宜亦有弛張操筆假墨抵抑毫芒彪煥磊砢形體抑揚芬葩連屬



分閒汝璵謹案法書苑注云一作瞷分　羅行爛若天文之布曜蔚若錦繡之有章或輕拂徐振緩按急挑挽橫引縱左牽右繞長波鬱拂微勢縹眇工巧難傳善之者少應心隱手必由意曉爾乃動纖指舉弱腕握素紈染元翰形管電流雨下雹散點畫折拔汝璵謹按法書苑注云一作點畫乖剛柔接會繁約合度縱橫有象遠而望之若飛若動若驚若逝遒媚健舉婉若銀鉤飄若流星絕若浮雲驚若游龍婉若蜿蜒翔鸞鳳翥鸞鵠驚遠而視之煥若雲霞燦若華星粲若列宿爛若銀漢皎若明月焕若驚電流若迴飆奔放向路佈而望之鬱若宵霧散而察之漂若清風飄水漪瀾成文垂象表式有模有楷形功難詳麤舉大體

書旨

書旨術

虞世南

客有通元先生好求古迹爲余知書啓之發源審以藏否曰予不敏何足以知之今率以聞見隨紀作代



考究興亡其可爲元龜者舉而敘之古者畫卦立象造字設教爰肇形象肇乎蒼史仰觀俯察鳥迹垂文至於唐虞煥乎文章暢於夏殷備乎秦漢洎周宣王史史籀循科斗之書採蒼頡古文綜其遺美別署新意號曰籀文或謂大篆秦丞相李斯改省籀文適時簡要號曰小篆善而行之其蒼頡象形傳諸典策世絕其迹無得而稱其籀文小篆自周秦以來猶或參用未之廢黜或刻以符璽或銘於鼎鐘或書之旌鉞往往人間時有見者夫言篆者傳也書者如也述事

契誓者也字者孳也孳乳寖多者也而根之所由其來遠矣先生曰古文籀篆曲盡而知之牠無隱焉隸草攸正今則未聞願以發明用祛昏惑曰至若程邈隸體因之罪隸以名其書朴略微奧而歷譌增損亟以淫淪溷亂之流亦稱傳習首變其法巧拙相沿未之超絶史游制於急就創立草藁而不之能崔杜枌理雖則豐妍潤色之中失於簡約伯英重以省繁飾之銛利加之奮逸時言草聖首出常倫鍾太傅師資德昇馳騖曹蔡倣學而致一體真楷獨得精妍而前



輩數賢遞相矛盾事則恭守無捨義則尚有瑕疵未分賢明失之斷割逮乎王虞王洽逸少子敬剖析前古無所不工八體六文必揆其理俯拾衆美會茲簡易制成今體乃窮奥旨先生曰於戲三才審位日月獨明固資異人一敷而化不然者何以臻妙無相奪倫父子聯聯軌範後昆先生曰書法元微其難品繪今之優劣神用無方小學疑迷惕然將寤而旨述之義其可聞乎曰無讓繁詞敢以終序

御覽書苑菁華卷第三

御覽書苑菁華卷第四

錢塘陳　思　纂次

書品

書品

元靜先生曰予徧求遂古遡訪厥初書名起於元洛字勢發於倉史故遺結繩取諸文象諸形會諸人事求其廣此緘縢深茲文契是以一畫加大天尊可知二力增土汝璨謹案法書苑作十數成土案原本二力恐是二方之譌二方增土乃埜字埜即埜字故云地埜可審也地埜可審日以君道則字勢圖月以臣輔



則文體缺及其轉注假借之流指事會意之類莫不狀範毫端形呈字表開篇翫古則千載其明削簡僞今則萬里對面記善則惡自削書賢則過必改玉歷須正而化俗帝載陳言而設教汝璨謹案書書譜作玉歷頒布仰政而化俗帝載陳言而設教變通不極日用無窮與聖同功參神竝運爰洎中葉拾繁從省漸失頴川之言竟逐雲陽之字若乃鳥跡孕於古文壁書存於科斗符陳帝璽摹調蜀漆署表宮門銘題禮器魚鱗捨鳳鳥已分蟲仁義起於麒麟威形發於龍虎雲氣時飄五色仙人還作兩童龜若浮溪蛇如赴穴流星疑燭垂露似珠芝英轉亘飛白摧素參差倒薤既思種柳之譬長短懸針復相定情之製蚊腳傍低鵲頭仰立填飄板上謬起印中波迴墮鏡之勢楷顧雕陵之鴻疏以篆籀重復鳧重背人或巧能售酒或妙合鬼哭信無味之奇珍非趣時之急務且具錄前訓今不復兼論惟草正疎通專行於世其或繼之者雖百代可知隸體發源秦時隸人下邽程邈所作始皇見而奇之以奏事繁多篆字難製遂作此法故曰隸書今時正書是也草勢起於漢時解散隸法用以赴急本因草創之義故曰草書建初中京兆杜操始以善草知名今之草書是也余自少迄長留心茲藝敏手謝於臨池銳意同於削板而載山之扇竟未增錢凌雲之臺無因誡子求諸故迹或有淺深輒刪善草隸者一百二十八人汝璨謹案後文所列共一百二十三人此云一百二十八人似訛伯英以稱聖



居首法高以追駿處末推能相越小例而九引類相附大等而三復爲略論總名書品

張芝伯英　鍾繇元常

王羲之 逸少

右三人上之上

論曰隸既發源秦史草乃激流齊相跨七代而彌遵將千載而無革誠開博者也均其文總六書之要指其事籠八體之奇能拔衆籀繁蕪移楷眞於重密分行紙上類出蘭之蛾結畫篇中似聞琴之鶴峯巒開起瓊山勢其欹霧猶瀾遞振碧海魄其下風抽絲散水定於筆下倚刀較尺驗於字中眞草既分於星芒烈火復成於珠珮或橫牽竪掣或濃點輕拂或將放而更流或因挑而還置敏思藏於胸中巧態發於毫銛詹尹端策故以迷其變化英韶傾耳無以察其音聲殆善射之不注妙斲輪之不傳是以鷹爪含利出彼兔毫龍管潤霜遊茲蠶尾學者鮮能具體窺者罕得其門若探妙測深盡形得勢煙花落紙將動風采帶字欲飛疑神化之所爲非世人之所學惟張有道鍾元常王右軍其人也張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書稱爲草聖鍾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妙盡許昌之碑簡極鄴下之癡王工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工夫過之羊欣云貴越羣品古今莫二兼擅衆法備成一家若孔門以書三子入室矣允爲上之上



崔瑗子玉 杜度伯度 師宜官

張昶文舒 王獻之子敬

右五人上之中

論曰崔子玉擅名北中跡罕南度世有得其摹書者王子敬兒而稱美以爲功類伯英杜度濫觴於草書取奇於漢帝詔後泰事皆作草書師宜官鴻都爲最能大能小文舒聲劣於兄時云亞聖子敬泥帶早驗天骨兼以掣筆復識人工一字不遺兩葉傳妙此五人允爲上之中



索靖幼安 梁鵠孟皇 韋誕仲將

皇象休明 胡昭孔明 鍾會士季

衛瓘伯玉 荀輿長允 本作長輿阮研文機

右九人上之下

論曰幼安歐蔓舅氏抗名衛令孟皇功盡筆勢字入帳中仲將不妄染墨必須張筆而左紙孔明動見模楷皆謂胡肥而鍾瘦休明斟酌二家聯駕八絕士季

之範元常猶子敬之稟逸少而工拙兼效眞草皆成伯玉遠慕張芝近參父跡長允狸骨方擬而難迫阮研居今觀古盡窺衆妙之門雖復師王祖鍾終成別構一體此九人允爲上之下

張超子竝 郭伯道 劉德昇君嗣

崔寔子眞 衞夫人茂猗 李式景則

庾翼稚恭 衂惲方回 謝安安石

王珉季琰 桓元敬道 羊欣敬元

王僧虔 孔琳之彥琳 殷鈞季和

右十五人中之上

論曰子竝崔家州里頗相倣效可謂醬甕於鹽冰寒於水伯道里居朝廷遠討其迹德昇之妙鍾胡各採其美子眞俊才門法不墜李妻衞氏出自華宗景則毫素流靡稚恭聲彩遒越衂惲安石草正竝驅季琰桓元筋力俱駿羊欣早隨子敬最得王體孔琳之聲高宋氏王僧虔雄發齊代殷鈞頗耽耆愛好終得肩隨此一十五人允爲中之上

魏武帝曹操 孟德 孫皓吳主 元宗 衛凱伯儁



左伯子邑 衛恆巨山 杜預元凱

王廙世將 張彭祖

韋誕文休 王脩敬仁 張永景初

范懷約 吳休尚 施方泰

右十五人中之中

論曰魏主筆墨雄贍吳主體裁緜密伯儒兼叙隸草子邑分鑣梁邯巨山三世元凱累葉王廙爲右軍之師彭祖取義之之道任靖矯名文休顯杜敬仁清舉致畏迫之詞張范遞峙盡東南之美施吳鄴下後生



同年拔萃此十五人允爲中之中

羅暉叔景 趙襲元嗣 劉輿

張昭子布 陸機士衡 朱誕

王導茂和 庾亮元規 王洽敬和

衂超景興 張翼君翊 宋文帝姓劉氏義隆

康昕君明 除希秀 謝朓元暉

劉繪士章 陶隱居名宏景字通明 王崇素

論曰叔景元嗣竝稱西州劉輿之筆札張昭之無懈

陸機以宏才掩迹朱誕以偏藝流聲王導則列聖推
能庾亮則羣公挹巧王洽以竝通諸法郗超以晚年
取譽張翼善効宋帝康昕希秀孤生謝朏劉繪文宗
書範近來少前陶隱居仙才翰彩拔於山谷王崇素
廢倫篇筆傳於閭里此十八人允爲中之下

姜詡　梁宣　魏徵 文成
韋秀　鍾與　向泰
羊忱　晉元帝 景文　識道人
范曄 蔚宗　宋炳　謝靈運



蕭思話　薄紹之 敬叔　齊高帝 道成字紹伯
庾黔婁 子貞　費元瑤　孫奉 伯玉
王薈 敬文　羊祜 叔子

右二十八人下之上

論曰此二十八人竝擅毫翰動成楷則殆遍前良見希
後彥允爲下之上

楊經　諸葛勗　楊潭
張炳　岑淵　裴興
王濟　李夫人　劉穆之 道和

朱齡石 伯兒　庾景休
褚元明　孔敬通

右十五人下之中

論曰此十五人雖未窮字奧書尚文情披其蓁薄非
無香草視其崖岸時有潤珠故能遺斯紙以爲世玩

允爲下之中

衛宣　李韞
傅延堅　張紹
韋熊 少季　張暢



宋嘉　裴邈
傅夫人　辟閭訓
徐羨之 宗文　孔閎
周仁皓　張欣泰
僧岳道人　法高道人
張熾

右二十三人下之下

論曰此二十三人皆五味一和五色一彩視其雕文
非特刻鵠觀其下筆寧止追繩遺迹見珍餘芳可折
誠以驅馳竝駕不逮前鋒而中權後殿各盡其美允

爲下之下

今以九例該此衆賢猶如元圃積玉炎州聚桂其中實相推謝故有茲多品然終能振此鱗翼俱上龍門儻後之學者更隨點曝云爾

書後品

李嗣眞

昔蒼頡造書天雨粟鬼夜哭亦有感矣蓋德成而上謂仁義禮智信也藝成而下謂禮樂射御書數也吾作詩品猶希聞偶合神交自然冥契者是才難也及其作書評而登逸品數者四人 汝璆謹案後文所載逸品係五人此云四人似誤故知藝之爲末信也雖然若超吾逸品之才者亦當奠絕終古無復繼作也故斐然有感而作書評雖不足以對揚王休宏闡神化亦名流之美事耳與夫飽食終日博奕猶賢不其遠乎項籍云書足以記姓名此狂夫之言也嗟爾後生既乏經國之才又無干城之畧庶幾勉夫斯道近代虞秘監歐陽銀青房褚二僕射陸學士王家令高司衞等亦竝由此術無所聞然其中亦有更無他技而俯拾朱紱如此則雖慙君子之盛烈苟非莘野之器箕山之英亦何能作戒淩雲之臺拂衣碑石之際耶今之馳騖去聖愈遠徒識方圓而迷點畫亦猶張生之歎盲者易象之談日中終不見矣太宗與漢王元昌諸僕射遂良等皆受之於史陵諸首師虞後又學史乃謂陵曰此法更不可教人是其妙處也陸學士柬之受於虞祕監虞祕監受於永禪師師皆有體法今人都不聞師範又自無鑒局雖古迹昭然永不覺悟而執燕石以爲寶玩楚鳳而稱珍不亦謬哉其議論品藻自王愔以下王僧虔袁昂諸公皆已言之矣而或理有未周今採諸



家之善聊指同異以貽諸好事其前品已定則不復銓列素未曾入有可措者亦復云爾太宗高宗皆稱神札吾所伏事何敢寓言今始於秦氏終唐世八十一人 汝璆謹案後文所列十等共計八十二人此云八十一人似誤分爲十等

逸品五人

李斯 小篆

右李斯小篆之精古今絶妙秦望諸山及皇帝玉璽猶夫千鈞弱弩萬石洪鐘豈徒學者之宗匠亦是傳國之祕寶

張芝草草 鍾繇正書 王羲之三體爰飛白
王獻之草書行書正書汝瑮謹案書畫譜圖書集成法書苑俱註草行書半草行書

右四賢之迹揚庭効技策勳底績補合契匠冥運天矩皆可稱矚代絶作也而鍾張筋骨有餘膏肉未贍逸少加減太過未粉無設同夫披雲覩日英蘂出水求其盛美難以備諸然伯英章草似春虹飲澗落霞浮浦又似沃露沾瀛繁霜搖落元常正隸如郊廟旣陳俎豆斯在又比寒澗閑谿汝瑮謹案閑谿原本作谿澗書苑閑谿據書畫譜作閑谿字書無閑字而細玩今從閑谿以挨攸秋山嵯峩峭差難縷陳子敬草書逸氣過父如丹穴鳳舞清泉龍躍倏忽變化莫知所自或蹴海移山或翻濤駭嶽故謝安石謂公當勝右軍誠有害名教亦非徒語耳而正書行書如田野學士越參朝列非不稽古憲章亦乃時有失體處舊說稱其轉妍去鹽疎矣然此數公皆有神助若喻之制作其猶雅頌之流乎

評曰元常每點多異議之萬字不同後之學者恐徒傷筋瞽耳然右軍雖變古質理不應減於鍾故云或謂過之庾翼每不服逸少會得伯英十紙踈亂遺失



常恨妙迹永絶及後見逸少與庾亮書乃曰今見足下若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方乃大服義之又會書壁而去子敬密拭之而更別題右軍後還觀之矣然右軍終無敗謂書之聖也若草行雜體如清風出袖明月入懷瑾瑜爛而五色斕繡摛其七彩故使離朱喪睛子期失聽可謂草之聖也其飛白也猶夫霧穀卷舒煙空炤灼長劍耿介而倚天勁矢超忽而無地可謂飛白之聖也

贊曰蒼頡造書鬼哭天廩史籀堙滅陳倉藉甚秦相刻銘爛若舒錦鍾張羲獻超然逸品而成幕雨旣離方以遁圓亦非絲而異帛趣長筆短

上上品二八

程邈　崔瑗小豪

右程君肖創隸則模範煥於丹青崔氏爰効李斯點畫如鐵石傳之後裔厥功亦茂此外鵠勒去之無乃色乎若校之文章則三都二京之比也

上中品七人

蔡邕　索靖　梁鵠　鍾會　衛瓘　崔誕　皇象

右自王崔以降更無超越此數君梁氏石書雅勁於



章蔡皇衛草迹殆亞於二王鍾索遺迹雖少吾家有小鍾正書洛神賦河南長孫氏雅所珍好用子敬草書數紙易之索有月儀三章觀其趣況大爲適竦無愧珪璋特達猶夫聶政相如千載凜凜爲不亡矣又毋丘興碑云是索書比蔡石經無相假借蔡公諸體惟有范巨卿碑風華豐麗古今冠絕王簡穆云無可以定其優劣此亦何勞品書者乎

上下品一十二人

崔瑗章草　和鑒　王廙　衛夫人正書　王洽　李式　庾翼　歐陽詢　虞世南

右逸少謂領軍弟書不減吾吾觀可者有十數紙信佳作矣體裁用筆全似逸少虛薄不倫右軍藻鑒豈當虛發蓋欲假其名譽耳前品措之中下豈所謂尤欽挹哉崔衛善名高名王庾舊稱拔萃崔章草甚妙衛正體尤絕世將楷則遠類羲之猶有古制稚恭章草頗惟筆力不謝子眞郗李縱遒過於羊欣而宏壯



不如也歐陽草書難與競爽如旱蛟得水鼯兔走穴森虞世南瀟散灑落眞草惟命如羅綺嬌春鵾鴻戲沼故當子雲之上褚氏臨寫右軍亦爲高足豐豔雕刻盛爲當今所尚但恨乏自然功勤精悉耳評曰蟲篆者小學之所宗草隸者士人之所尚近代君子故多好之或時有可觀耳然許靜之迹殆不減小令常歎云小鍾書初不留意試作之乃不可得研之彌久如有髣髴乃知有畫龍之惑耳安可厚誣乎

此羣英允居上流三品其中銓鑒不無優劣

贊曰秦邈隸體崔公篆勢梁孚蔡靖郗皇韋衛羊龔獻規褚傳義制邈乎天壤光厥來緒

## 中上品七人

張昶　張翼　衛恆　杜預

漢王元昌　郗嘉賓　阮研

右文舒西嶽碑但覺研治殊無骨氣庾公置之七品張翼代議之卓奏雖曰小人幾乎亂眞更與編之乙



科涇渭混淆故難品會至於衛杜之筆流傳多矣縱任輕巧流轉風媚剛健有餘便娟詳雅諒少儔匹嘉賓與王庾相埒是則高手顏貢門有言阮交州蕭國子陶隱居各得右軍一體故稱當時之冠絶然蕭公力薄終不迫阮漢王作獻之勢氣或如舞劍往往鄰幾

## 中中品十二人

康昕　桓元　謝安　許靜　蕭子雲　王道護

右謝公縱任自在有螭盤虎踞之勢康昕巧密精奇有翰飛鶩眄之體桓元如驚蛇入草銛鋒出匣劉珉比顯波赴壑狂瀾爭流隱居穎脫得書之筋髓如麗景霜空鷹隼初擊道護謬登高品迹乃浮漫陸柬之學虞摹體用筆則青出於藍故非子雲之徒子雲正隸功夫恨少不致高絶也智永精熟過人惜無奇態矣房司空含文抱質王家令碎玉殘金房如海上雙



鵠王比雲間孤鶴汝瑮謹案法書苑雙鵠作雙鳧雲間作松間

## 中下品七人

孫皓　張超　謝道韞　王知敬

宗炳　宋文帝　齊高帝　謝靈運

右孫皓吳人酣暢驕其家室雖欲矜毫亦復平矣張如郢中少年乍入京薤縱有才辯蓋亦可知謝韞是王凝之妻雍容和雅芬馥可翫宋帝有子敬風骨超縱狠藉翕煥爲美康樂往往驚遒齊帝時時合輿



玖拾捌冊98版

知嘉辭彭之豹變有異張桓之拾書宗炳放逸屈懈頗効康許暈其直置孤梗是靈運之流也

評曰古之學者皆有師法今之學者但任胸懷無自然之逸氣有師心之獨任偶有能者時見一班忽不悟者終身瞑目而欲乘欺段度越騄駬斯亦難矣吾嘗告勉夫後生猶古歎知音者希可爲絕絃也

贊曰西嶽張昶江東阮研銀鷹眞白鐵馬桓元衛杜花散安康綺鮮元昌東之名後身先

## 下上品十三人

### 書苑菁華卷第四　七

陸機　袁宏　李夫人

謝朏　庾肩吾　蕭綸

王褒　斛斯彥明　房彥謙

殷令名　張大隱　蘭靜文

錢毅

右士衡以下時然作合醉雜不倫或頻蚌質珠胎乍比金沙銀礫陸平原李夫人猶帶古風謝吏部庾尚書創見今體部侍王司空是東陽之亞房司隸張氏小篆飛白寬博敏麗太宗貴之斛斯筆勢咸有由來司隸宛轉頗稱流悅皆著名矣殷氏擅聲題署代有其人嗟乎有天才者或未能精之有神骨者則其功夫虛棄但有佳處豈忘存錄

## 下中品十人

范曄　蕭思話　張融

梁簡文帝　劉遊　王昙

周顒　王崇素　釋智果

虞綽

右范如寒儁之士亦不可棄蕭比遁世之夫時或堪採思光要自標舉益無足褒簡文拔羣貴勝猶難繼作劉黃門落花從風王中書奇石當逕彥倫意則甚高迹少俊鋭崇素時象麗人之姿智果頗似委巷之質虞綽鋒穎迅健亦又次矣

## 下下品七人

劉穆之　褚淵　梁武帝

梁元帝　陳文帝　沈君理

張正見

右數君亦稱筆札多類効顰猶枯木之春秀一枝比衆石之孤生片琰彭回輕快練倚有力孝元風流君理放任亦後來之所習非先達之所營吾嘗論書有異於是

評曰前品云蕭思話如舞女低腰仙人嘯樹亦曰佳矣又云張伯英如漢武帝學道懃虛欲仙終不成矣商催如此不亦諺乎吾今品藻亦未能至當若其顛倒衣裳白珪之玷則庶不爲也後來君子儻爲鑒焉

贊曰蚌質懷珠銀鋼韜礫陸謝參蹤蕭張繼迹思話



仙才張融賞擊如彼枯秀衆多羣石





玖拾捌冊98版

御覽書苑菁華卷之五

錢塘陳　思　纂次

書評

評書漢宋至梁二十有八人

鍾繇書如雲鵠游天羣鴻戲海行間茂密寶亦難過

王羲之書字勢雄逸如龍跳天門虎卧鳳闕故憲代寶之永以爲訓

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如有神力

韋誕書如龍威虎振劍拔弩張（次陳謹案法書苑注云一作梁鵠）

張芝書如漢武愛道憑虛欲仙

蕭子雲書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荆軻負劍壯士鬱鬱

弓椎人獵虎心胸猛烈鋒刃難當

羊欣書如婢作夫人不堪位置而舉止羞澀終不似

眞

蕭思話書如舞女低腰仙人嘯樹

李鎮東書如芙蓉之出水文彩如鏤金

王獻之書絶衆超羣無人可擬如河朔少年雖悉充



悅舉體沓拖而不可耐拖

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鷙鳥乍飛

王僧虔書如王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奕奕皆有一種風流氣骨

程曠平書如鴻鵠高飛弄翅頡頏又如輕雲忽散乍見白日

李巖之書如鏤金素月屈玉自照

吳施書如新亭傖父一往見似揚州人共語便能作出

顏籀書如貧家果實無妨可愛少乏珍羞

阮研書如貴胄失品不復排斥英賢

王褒書如悽斷風流而勢不稱貌意深工淺猶未當於

師宜官書如鵬翔未息翩翩而自逝

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狀雖未成長而骨體甚峭

快

鍾會書有十二意意外奇妙

蕭特書雖有家風而風流勢薄猶如羲獻安得相似

王彬之書放縱快利筆道流便

范懷約眞書有力而草行無功固知簡牘非易

衛恒書得意甚熟而取妙特難疎散風氣無一雅素
柳惲書縱橫廓落大意不凡而往體未備
庾肩吾書異懼收斂少得自剋觀阮未精去蕭蔡遠矣
孔琳之書如散花空中流徽自得
徐淮南書如南岡士大夫徒尚風軌然不免寒乞
袁粲書如深山道人見人便欲退縮
張融書如辨士對敵獨語不困行必會理
薄紹之書如龍游在霄繾綣可愛
古今書評



王右軍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種風氣
王子敬書如河洛少年雖皆充悅而舉體皆拖殊不可耐
羊欣書如大家婢爲夫人雖處其位而舉止羞澀終不似眞
徐淮南書如南岡士大夫徒好尚風範終不免寒乞
阮研書如貴門失品次讓悴不復能排突英賢
王儀同書如晉安帝非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明
施眉吾書如新亭傖父一往見似揚州人其語便音態出
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容雖未成長而骨體甚駿快
殷鈞書如高麗使人跳踉甚有意氣滋韻終乏精味
袁粲書如深山道人見人便欲退縮
蕭子雲書如經綸道人言不可絕此評一本作曹喜
崔子玉書如危峯阻日孤松一枝有絕望之意
師宜官書如鵬羽未息翩翩自逝
韋誕書如龍威虎振劍拔弩張
曹喜書如上林春花遠近瞻望無處不發一本作蕭子雲
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有神
鍾司徒書字十二種意意外殊妙實亦多奇
邯鄲淳書應規入矩方圓乃成
張伯英書如漢武帝愛道憑虛欲仙
索靖書如飄風忽起驚鳥乍飛
梁鵠書如太祖忘寢觀之喪目

皇象書如歌聲繞梁琴人捨徽汝瑮謹案法書苑注
梁鴈飛
獨舞
衛恆書如插花美女舞笑鏡臺汝瑮謹案法書苑注
女援鏡
笑春
孟光祿書如崩山絕崖人見可畏
李斯書世爲冠蓋不易施平
張芝驚奇鍾繇特絕逸少鼎能獻之冠世四賢共數
沈劣不滅羊眞孔琳謹案法書苑注
右二十五人自古及今皆善能書奉勑遣臣評古
蕭行范篆各一時絕妙



今書臣既愚短豈敢測量江海但聖旨委臣斟酌
是非謹品字法如前伏願照覽謹啟
普通四年二月五日內侍中尚書令袁昂啟勑旨
具云如卿所評臣謂鍾繇書意氣密麗若飛鴻戲
海舞鶴游天行間茂密實亦難過蕭思話書走墨
連綿字勢屈强若龍跳天門虎卧鳳閣薄紹之書
字勢蹉跎如舞女低腰仙人嘯樹乃至揮毫振紙
有疾閃飛動之勢臣淺見無聞闇於明臧寧收謬
量山海以聖命自天不得不斟酌是非如獲湯炭

唐人書評

李斯書骨氣豐勻方圓妙絕
曹操書金花細落遍地玲瓏荆玉分輝瑤巖璀璨
衛夫人書如栢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臺仙
娥弄影紅蓮映水碧沼浮霞
桓夫人書如快馬入陣屈伸隨人汝瑮謹案法書苑注一作桓元
傅玄書如項羽投戈荆軻執戟
王羲之書如壯士拔劍雖水絕流頭上安點如高峰
墜石作一橫畫如千里陣雲捺一偃波若風雷振
駭作一豎畫如萬歲枯藤立一倚筆若虎卧鳳閣



自上揭竿如龍躍天門
嵇康書如抱琴半醉咏物緩行又若獨鶴歸林羣烏
乍散
宋文帝書如葉裏紅花雲間白日
陸柬之書彷彿堪觀依稀可擬
王紹宗書筆下流利快健雖方就看熟視轉增美妙
程廣書如鴻鵠弄翅翔翔頡頏
蕭子雲書如上林春花遠近瞻望無處不發

孔琳之書放從快健筆勢流利二王以後難與比肩
但功虧少故劣於羊欣
張越書如蓮花出水明月開天霧散金峰雲低玉嶺
虞世南書體段遒媚舉止不凡能中更能妙中更妙
歐陽詢書若奇峯裏蛇驚雲閒電發又如金剛瞋目力
士捕拳
褚遂良書字裏金生行間王潤法則溫雅美麗多方
薛稷書多攻褚體亦有新奇
唐逸名子呂總續書評



篆書一人
李陽冰書若古釵倚物力有萬夫李斯之後一人而已
八分書五人
梁昇卿書驚波往來巨石前卻
盧實用書露潤花妍煙凝修竹
張庭珪書古木崩沙閑花映竹
韓擇木書龜開萍葉鳥散芳洲
史惟則書雁足印沙深淵魚躍
眞行書二十二人
薛稷書風驚苑花雪惹山柏
蕭誠書舞鶴交影騰猿在空
韋陟書蟲穿古木鳥踏花枝
李邕書華嶽三峰黃河一曲
蔡隱丘書古質新意自是一家
宋儋書暮春花發夏柳枝低
徐浩書固多精熟無有意趣
顏眞卿書鋒絕劍摧驚飛逸勢
鄭虔書風送雲收霞催月上
李璆書垂藤蓄地枯木如折
吳郁書字體綿密不謝當時
賴文雅書騰沙鬱驚翻浪揚鷗
賀知章書縱筆如飛酌而不竭
何昌裔書子敬餘波時時可翫
宋之問書天性絕妙而功未深

張從申書遠近稱美獨步江外
李濤古書變化自逸代有斯人
釋元悟書氣骨無雙迥出時輩
釋湛然書子雲之後難可比肩 汝瑮此一人按標題二十二人增入方合
釋崇簡書臨寫逸少時有亂眞

草書十二人

張旭書五性顛逸妙絕古今 汝瑮謹據法書苑增
孫過庭書丹崖絕壑筆勢堅勁 峰巒怪古盡生意



張懷瓘書繼以章草新意頗多
張芝書孤松聳身弱草垂露
張虔書孤峰削成藏筋露節
鄔彤書寒鴉棲林平岡走兎
陸會書驚波魚躍深水龍潛
史麟書逸氣雄鎮超然不羣
梁耿書錯落魚文縱橫鳥迹
房臺書婉美芬藹春鶯欲嬌
沈益書春鷺窺魚秋蛇赴穴

書議 張懷瓘

昔仲尼修書始自堯舜堯舜王天下煥乎有文章文章發揮書道尚矣夏殷之世能者挺生秦漢之間諸體間出元猷冥運妙用天資追虛捕微鬼神不容其潛匿而通微應變言象不測其存亡奇寶盈乎東山明珠溢乎南海其道有貴而稱聖其迹有秘而莫傳理不可盡之於詞妙不可窮之於筆非夫通元達微



何可至於此乎乃不朽之盛事故敘而論之夫草木各務生氣不自埋沒況禽獸乎況人倫乎猛獸鷙鳥神彩各異書道法此其古文篆籀時罕行用者皆闕而不議議者眞正草隸之間或鱗鳳一毛龜龍片甲亦無所不錄其有名跡俱顯者一十九人列之於後

崔瑗 張芝 張昶 鍾繇 韋誕 皇象 嵇康 衛瓘 衛夫人
索靖 謝安 王敬 王珉 王導
王廙 王洽 王羲之 王獻之

右千百年間得其妙者不越此十數人各能聲飛萬里榮耀百代惟逸少筆跡遒潤獨擅一家之美天質自然丰神蓋代且其道微而味薄固常人莫之能學其理隱而意深故天下寡於知音昔爲評者數家既無文詞則何以立說何爲取象其勢髣髴其形似知其門而未知其奧是以言論不能辨明夫於其道不通出其言不斷加之詞寡典要理之研精不述賢哲之殊能況有仁明之新意悠悠之說不足動人夫翰墨及文章至妙者皆有深意以見其志覽之卽令了



然若與面會則有智昏若菽麥混黑白於胸襟若心悟精微圖古今於掌握元妙之意出於物類之表幽深之理伏於杳冥之間豈常情之所能言世智之所能測非有獨聞之聽獨見之明不可議無聲之音無形之相夫誦聖人之語不如親聞其言評先賢之書必不能盡其深意有千年明鏡可以照之不疲琉璃屏風可以洞徹無碍今雖錄其品格豈獨稱其才能皆先其天性後其習學縱異形奇體軏以情理一貫終不出於洪荒之外必不離於工拙之間然智則無涯

法固不定且以風神骨氣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

眞書

逸少第一　元常第二

子敬第四　士季第五

茂宏第七

行書

逸少第一　子敬第二

伯英第四　伯玉第五

敬和第七　茂宏第八



章草

子玉第一　伯英第二

伯玉第四　逸少第五

子敬第七　休明第八

草書伯英創立規範得物象之形均造化之理然其法太古質不剖斷以此爲少也有椎輪草意之妙後學得漁獵其中宜爲第一

草書

伯英第一　叔夜第二

子敬第三

或問曰此品之中諸子豈能悉過於逸少蒼曰人之材能各有長短諸子於草各有性識精魄超然神彩射人逸少則格律非高功夫又少雖圓豐妍美乃乏神氣無戈戟銛銳可畏無物象生動可奇是以劣於諸子得重名者以眞行故也舉世莫之能曉悉以爲眞草一槩若所見與諸子雷同則何煩有論今制品格以代權衡於物無情不饒不損惟以理伏頗能向



質冀合規於元匠殊不顧於讀俗夫讀俗無眼有耳但聞是逸少必高鑒傍觀如三歲嬰兒豈敢斟量鼎之輕重哉闇然懸伏何必須見見與不見一也雖自謂伯牙子期不易相遇造章甫者當售衣冠之士本不爲於越人也然草與眞有異眞則字終意亦終草則行盡勢未盡或煙收霧合或電激星流以風骨爲體以變化爲用有類雲霞聚散觸遇成形龍虎威神飛動增勢巖谷相傾於峻險山水各務於高深籠括萬殊裁成一相或寄以騁縱橫之志或託以散鬱結



之懷雖至貴不能抑其高雖妙算不能量其力是以無爲而用同自然之功物類其形得造化之理皆不知其然也可以心契不可以言宣觀之者似入廟見神窺谷無底俯猛獸之牙爪逼利劍之鋒芒肅然巍然方知草之微妙也予敬年十五六時嘗白其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窮僞略之理極草蹤之致不若槩行之間於往法固殊大人宜改體且法既不定事貴變通然古法亦局而執子敬才高識遠行草之外更開一門夫行書非草非眞離方遁圓在乎季孟

子敬沒後羊薄嗣之宋齊之間此體彌尚謝靈運尤爲秀傑近者虞世南亦工此法或君長告令公務殷繁可以應機可以赴速或四海尺牘千里相聞跡乃合情言惟叙事披封不覺欣然獨笑雖則不面其若面焉妙用元通鄰於神化然此論雖不足搜索至真之理亦可謂張皇墨妙之門但能精求自可意得思之不已神將告之理與道通必然靈應有志小學可不勉歟古之名手但能其事不能言其意今僕雖不能其事而輒言其意諸子亦有所不足或少運動及



險峻或少波勢及縱逸學者宜自損益也異能殊美莫不備矣然道合者千載比肩若死而有知豈無神交者也逸少草有女郎才無丈夫氣不足貴也賢人君子非慧於此而智於彼知與不知用與不用也書道亦爾或賤於此或貴於彼鑒與不鑒也智能雖定賞遇在時也嵇叔夜身長七尺六寸美音聲偉容色雖土木形體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加以孝友溫恭吾慕其爲人常有其草寫絕交書一紙非常寶惜有人與吾兩紙王右軍書不易近於李造處見全書了然知公平生志氣若與面焉後有達識者覽此論當亦悉心矣夫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論人才能先文而後墨羲獻等十九人皆兼文墨乾元元年四月日張懷瓘述

書估

書估

有好事公子頻紆雅顧問及自古名書頗爲定其差等曰可謂知書矣夫丹素異好愛惡罕同若鑒不圓通則各守封執是以世議紛糅何不製其品格豁彼



疑心哉且公子貴斯道也感之乃爲其估貴賤旣辨優劣了然因取世人易解遂以王羲之爲標準如大王草書眞字一百五字乃敵一行行書三行行書敵一行眞正偏帖則爾至如樂毅黃庭太師箴畫贊累表告誓等但得成篇卽爲國寶不可計以字數或千或萬惟鑒別之精麤也他皆倣此近日有鍾尚書紹京亦爲好事不惜大貲破產求書計用數百萬貫錢惟市得右軍行書五紙不能致眞書一字崔張之跡固乃寂寥矣惟天府之內僅有存焉如小王書所貴人與吾兩紙王右軍書不易近於李造處見全書了



玖拾捌册 88版
34 B

合作者若藁行之間有與合者則逸氣益世千古獨立家尊繇可爲其子弟爾子敬年十五六時常自逸少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頗異諸體今窮僞略之理及草縱之致不若藁行之間於往法固殊大人宜改體逸少笑而不荅及其業成之後神能獨超天姿特秀流便簡易志在驚奇峻儉高深超自此子然時有攲累不顧疵瑕故滅於右軍行書之價可謂子爲神駿父得靈和父子並行固爲百代之楷法然文質相沿立其三估貴賤殊品置其五等三估者篆籀爲上



估鍾張爲中估羲獻爲下估上估但有其象益無其迹中估乃曠世奇跡可貴可重有購求者宜懸之千金或時不尚書藁猶同器假如委諸衢路猶可字價千金其杜度崔瑗可與伯英價等然志乃尤佐力亦微大惟妍媚不逮於張芝衛瓘可與張爲弟索靖則雄逸湯之且如右軍眞書妙極又人間切須是以價齊中估占遠世稀非無降差崔張五也逸少金也大賈則貴其玉小商乃重其金膚淺之人多任其耳但以王書爲最眞草一槩略無差殊豈悟右軍之書自

有五等

| | | |

司馬攸　衛恆　衛夫人
衛玠　李式　王敦
郗鑒　郗愔　韋昶
桓元　王虨　王導
王洽　王珉　謝安
庾翼等

或奇材見拔或絕世難求並庶幾有罪草
書之價以上四十三人第三等

張嘉　庾亮　郗超
王珣　戴若思　衛瓘
僧惠式　王脩　張翼
戴安道　王元之　王操之
王凝之　王徽之　孫興公
王允之　宋文帝　宋孝武
康昕　王僧虔　謝靈運
羊欣　薄紹之　孔琳之
蕭思話　張永　蕭子良
齊高帝　蕭子雲等

才有得失時見高深絕長補短智均力敵
可敵右軍草書三分之一以上二十九人
第四等

張越　張融　陶宏景
阮研　毛喜　僧智永
虞世南　歐陽詢　褚遂良等
可敵右軍草書四分之一以上九人第五
等

以上率皆佔其甚合者其不會意嫩倍相懸大凡
雖則同科物稱則貴今妍古雅漸欠陵夷自漢及
今降殺百等貴遠賤近滔滔之謂也凡九十六人
列之如右五等之外蓋賢哲聲聞雖美功業未遒
空有望於層龍竟難成於畫虎不入流品深慮遺
材

天寶十三載正月十八日

御覽書苑菁華卷第五

書斷

十體書斷

古文　大篆　籀文　小篆

隸書　章草　行書　八分

飛白　草書

古文　案古文者黃帝史蒼頡所造也頡首四目通於神明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象



博採衆美合而爲字是曰古文孝經援神契云奎主文章蒼頡倣象是也夫文字者祖父字者子孫得之以名事也分而爲義則文者自然備其文理象形之屬則謂之文因而滋蔓母子相生形聲會意之屬則謂之字字者言孳乳浸多也題之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舒也著也記也著明萬事記往知來名言諸無宰制羣有何幽不貫何往不經實可謂事簡而應博豈人力哉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夫至德之消化其性於未然之前結繩之敎懲其罪於已然之後故大道衰而有書利害萌而有契契爲信不足書爲言立徵書契者決斷萬事也凡文書相約束皆曰契契亦誓也諸侯約信曰誓故詛祝而分之君王叔氏不能堪其契是知契者書其信誓之言而盟之濫觴君臣之相約也亦謂刻木剖竹而分之君執其左臣執其右即昔之銅虎竹使今之銅魚並契之遺像也皇甫謐曰皇帝使蒼頡造文字記言行策而藏之名曰書契故知黃帝導其源堯舜揚



其波是以虞夏商周之書神化典謨垂範萬世及周公相成王申明禮樂加以朝祭服色尊卑之節又造爾雅宣尼卜商增益潤色釋言暢物略盡訓詁及秦用小篆焚燒先典古文絕矣漢文帝時秦博士伏勝獻古文尚書時又有魏文侯樂人竇公年二百八十歲獻古文樂書一篇以今文考之乃周官之大司樂章也及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壁內石函中得孝經尚書等經宣帝時河內女子壞老子屋得古文二篇晉咸寧五年汲郡人下葬

盜發魏安釐王冢得冊書干餘萬言或寫春秋經傳以易經論語夏書周書瑣語大歷梁邱藏穆天子傳及魏史至安釐王二十年共書隨世變易已成數體其周書論楚事者最妙於是古文備矣甄鄧删定舊文制爲六書一曰古文即此也以壁中書爲正周幽王時又有省古文者今汲冢書中多有是也滕公冢內得石銘人無識者惟叔孫通云此古文科斗書也科斗者即古文之別名也衛恆古文書云黃帝之史沮誦蒼頡睎彼鳥迹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觀其措筆縱墨用心精專守正循檢



矩折規旋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於川淵爾下噴若雨墜於天信黃唐之遺跡爲六藝之範先籀篆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元蒼頡即古文之祖也

贊曰邈邈蒼公軒轅之史創制文字代彼繩理綮若星辰鬱爲綱紀千齡萬類如掌斯視生人盛德莫斯之美神章靈篇自茲而起

大篆　案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也或云柱下史始變古文或同或異謂之爲篆篆者傳也傳其物理施之無窮鄭鄭定六書三曰篆書八體書法一曰大篆又漢書藝文志云史籀十五篇並此

也以史官制之用以教授謂之史書凡九千字秦趙高善篆教始皇少子胡亥書又漢元帝王遵嚴延年並工史書是也秦焚書惟易與此篇得全呂氏春秋云蒼頡造大篆非也若蒼頡造大篆則置古文何地所謂籀篆蓋其子孫是也蔡邕篆贊曰妙入神或象龜文或比龍鱗紆體有六篆巧屈長翹短身延頸負翼狀以凌雲史籀即大篆

贊曰古文元允太史神書千類萬象或龍或魚何詞不錄何物不儲繹思遍理從心所如如彼江海大波洪濤如彼音樂干戚羽旄

籀文　案籀文者周太史史籀之所作也與古文大篆小異後人以名稱書謂之籀文七略曰史籀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鄭鄭定六書一曰奇字是也其跡有石鼓文存焉蓋諷先王畋獵之所作今在陳倉李斯小篆兼采其

贊曰體象卓然殊今異古落落珠玉飄飄纓組蒼頡之嗣小篆之祖以名稱書遺跡石鼓

小篆　案小篆者秦始皇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損大篆異同籀文謂之小篆亦曰秦篆始皇二十年始并六國斯時爲廷尉乃奏罷不合秦文者於是天下行之盡如鐵石字法若飛動作楷隸之祖爲不易之法其銘題鐘鼎及作符印至今用焉則離之六二黃離元吉得中道也斯雖草創遂造其極矣蔡邕小篆賦云蒐文鍼列櫛比龍鱗隨若黍稷之垂穎蠆若連似冰露綠絲凝垂下端遠而望之象鴻鵠羣游絡繹遷延研桑不能數其詰曲離婁不能視其如門般倕揮斤讓而辭巧籀於魏秦爲學藝之範先李斯創小篆之祖也



鵠曰李君創法神虛精微纖爲肢體蚪作騶騅江海淼漫山岳峩巍長風萬里鸞鳳于飛

八分　案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王愔云次仲始以古書方廣少波勢建初中以隸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楷模楷又諧子艮云靈帝時王次仲飾隸爲八分二家俱言後漢而兩帝不同且靈帝之前工八分者非一而云方廣殊非隸書旣言古書豈得稱隸若驗方廣則篆籀有之變古爲今隸書始皇時官務繁多得次仲文簡略趣急疾之用甚喜遣使召之三徵不至始皇大怒制檻車送之於道化爲大鳥出在檻外翻然長引至於西山落二翮於山上今爲大翮小翮山出焉漢北地記云俎陽縣城東北六十里有旱祈焉又魏土地記云俎陽縣城東北六十里有大翮小翮山又楊固北都賦云王次仲是秦人旣皇落雙翮而冲天案數家之言明次仲是秦人旣變篆頭書即非效程邈隸也案蔡邕勸學篇上谷王次仲初變古文是也始皇之世出其數書小篆古文猶存其半八分已減小篆之半隸又減八分之半然可云孑似爻不可云爻似孑故知隸不能生八分矣本謂之楷書楷者法也式也模也孔子曰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式或云後漢亦有王次仲爲上谷太守非上谷人又楷隸初制大範幾同故後人惑之學者務之益其域深漸若八字分散又名之爲八分時人用寫篇章或寫法令亦謂之章程書故梁鵠云鍾繇善章程書是也夫人才智方不知其謂也案序仙記云王次仲上谷人少有

有所偏工取其長而捨其短諺曰韓詩鄭易挂壁且二王八分即挂壁之類唯蔡伯喈乃造其極焉（極一作種）王次仲即八分之祖也

贊曰仙客遺範靈姿秀出奮妍揚波金相玉質龍騰虎踞分勢非一家戟橫戈分氣雄逸楷之爲妙分備華實

隸書　案隸書者秦下邽人程邈所造也邈字元岑始爲衙縣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益大小篆方圓而爲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爲御史以奏事繁多篆字難成乃用隸字以爲隸人佐書故曰隸書蔡邕聖皇篇云程邈刪古立隸文甄鄧六書云四曰佐書是也秦造隸書以赴急速惟官司刑獄用之餘尚用小篆焉漢亦因循至和帝時賈魴選涉喜篇以蒼頡爲上篇訓纂爲中篇滂喜爲下篇所謂三蒼也皆用隸字寫之隸法由茲而廣酈道元水經曰臨淄人發古冢得銅棺前板外隱起爲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也唯三字是古餘同今隸書證知隸字出古非





之變乃惟佐繇繭彼繁文從茲簡易修短相副異體同勢煥若星陳鬱若雲布徽彼濃點繼落其間若鐘簴設張廷燎飛煙似崇臺重宇層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成公綏隸勢曰蟲篆既繁草藁近僞適乎中庸莫尚於隸　程邈即隸書之祖也

贊曰隸合文質程君是先乃備風雅如聆管絃長毫秋勁素體霜妍推峰劍折落點懸星乍發紅焰旋凝紫煙金芝瓊草萬世芳傳

章草　案章草者漢黃門令史游所作也衛恆李誕並云漢初而有草法不知其誰蕭子良云章草者漢齊相杜操始變隸法非也王愔云漢元常時史

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兼書之漢俗簡惰漸以行之是也此乃存字之梗槩隸之規矩縱任奔逸赴連急就因草創之意謂之草書惟君臣告令臣下則可後漢北海敬王劉睦善草書光武器之明帝爲太子尤見親幸甚愛其法及穆臨病明帝令爲草書尺牘十餘首此其創開草書之先也至建初中杜度善草見稱於章帝上貴其迹詔使草書上奏魏文帝亦令劉廣通草書上事益因章奏後世謂章草惟張伯英造其極馮韋誕云杜氏之傑有



骨力而字畫微瘦惟劉氏之法書體態濃結字工巧時有不及張芝喜而學焉馮臺其精巧可謂草聖超前絕後獨步無雙崔瑗草勢云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章草之法蓋又簡略應時論楷周旋卒迫兼功并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鸞企鳥時志意飛後狡獸暴駭將奔未馳狀似連珠絕而不離奮怒佛鬱放逸生奇騰蛇赴穴頭俄尾垂機要微妙臨時置宜　懷瓘案草

草之書字字區別張芝變爲今草如流水速拔茅連茹上下牽連或借上字之下而爲下字之上奇形離合數意兼色若懸猿飲澗之象鉤鎖連環之

狀神化自若變態不窮呼史游草爲章因張伯英

草而謂也亦猶篆周宣王時作及有秦篆分別而有大小之名魏晉之時名流君子一槩呼爲草惟知音者乃能辨焉章草即隸書之捷草亦章草之捷也案杜度在史游後一百餘年即解散隸體明是史游創焉史游即章草之祖也至建初中杜度善草見稱於章帝上貴其迹詔使草書上奏魏文帝亦令劉廣通草書上事益因章奏後世迴縈簡勢欲飛透數華垂實尺牘尤奇并功惜日學者爲宜



行書　案行書者後漢潁川劉德昇所造也即正書之小譌務從簡易相間流行故謂之行書王愔云晉世以來工書者多以行書著名昔鍾元常善行狎書是也爾後王羲之獻之並造其極焉獻之嘗白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頓異眞體合窮偏略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藁行之間於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體觀其騰煙煬火則回祿喪精覆海傾河則元冥失馭天假其魄非學之巧若逸氣縱橫則羲謝於獻若譬裾禮樂則獻不繼羲雖諸家之

法悉殊而子敬最爲遒拔夫古今人民狀貌各異
此皆自然妙有萬物莫比惟書之不同可庶幾也
故得之者先稟於天然次資於功用而善學者乃
學之於造化異類而求之固不取乎原本而各逞
其自然王珉行書狀若邏乎崗岱之巉巖若列
宿之麗天偉字挺特奇書秀出揚波驍藝
飛姸宏邁虎踞鳳跱龍伸蠖屈資胡氏之狀傑兼
鍾公之精密總二妙之所長盡衆美乎文質詳覽
字體究諸筆跡絜乎偉乎加珪如璧宛若盤螭之
仰勢翼若翔鸞之舒翮或乃放乎飛筆雨下風馳



鶴嬋娟風行雨散劉子濫觴鍾胡彌漫
飛白　案飛白者後漢左中郎將蔡邕所作也王隱
王愔並云飛白變楷製也本是宮殿題署勢既徑
丈字宜輕微不滿名爲飛白王僧虔云飛白八分
之輕者雖有此說不言起由案漢靈帝熹平年詔
蔡邕作聖皇篇篇成詣鴻都門上時方修飾鴻都
門伯喈待詔門下見役人以堊帚成字心有悅焉
歸而爲飛白之書漢末魏初施以題署宮闕其體
奕奕舞鶴之紛紛誰其尊思於戲蔡君
草書　案草書者後漢徵士張伯英之所造也梁武
有二創法於八分窮微於小篆自非蔡公設妙豈



頃見王獻之書白而不飛卿書飛而不白可謂勝寄冥通縹緲神仙之事也張芝草
書得易簡流速之極蔡邕飛白得華艷飄蕩之極
字之逸越不復過此二塗爾後羲之獻之並造其
極其爲狀也輪囷蕭索則虞須以嘉氣非雲離合
飄流則曹風以麻衣似雪盡能其神妙也衛恆
祖述飛白而造散隸之書開張隸體微露其白拘
束於飛白瀟灑於隸書處其季孟之間也劉彥祖
云蒼頡悟迹觀鳥興文名繁類殊有萬革有因世絕
常妙若草縑眞宏有飛白邈豔莫珍若乃校析毫
芒纖微和惠素翰冰鮮簡墨
電掣直準筆疾風擬蜾蠃勢　梁武帝謂蕭子雲言

帝草書狀曰蔡邕云昔秦之時諸侯爭長簡檄相
傳望烽走驛以篆隸之難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
書蓋今草書是也今疑不然創制之始其閑者鮮
且此書之約略既是蒼黃之世何粗魯而能識之
又云杜氏之變隸亦由程氏之改篆其先出自杜
氏以張爲祖以衛爲父索爲伯叔二王爲兄弟薄
爲庶息羊爲僕隸者懷璀以爲諸侯爭長之日則
小篆及楷隸未生何但於草蔡公不應至此誠恐
厚誣案杜度漢章帝時人元帝朝史游已作草又



評羊薄等曰未知書也歐陽詢與楊駙馬書章草
千文批後云張芝草聖皇象八絶竝是章荷西晉
悉然迫乎東晉王逸少與從弟洽變章草爲今草
韻媚婉轉大行於世章草幾將絶矣懷璀案右軍
之前能今草者不可勝數諸君之說一何孟浪欲
杜衆口亦猶踐履滅跡扣鐘消聲也又王愔云蘗
才之英篤嗜之彥役心精微眩思文案觸類生變離析八體靡形不判騁詞放手雨行冰
敲高音翰厲溢越流漫著絶
藝於紈素垂百代之殊觀 伯英卽草書祖也



候通其隔行惟王子敬明其深指故行首之字往
往繼前行之末世稱一筆書者起自張伯英卽此
也寔亦約文該思應指宣言列缺施鞭飛廉縱轡
也伯英雖始草創遂造其極索靖草書狀云聖皇
御世隨時之宜蒼頡既生書契是爲楷之草隸以崇簡易草書之
宛若銀鉤飄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於是彰
才之英篤嗜之彥役心精微眩思文案兼權
觸類生變離析八體靡形不判騁詞放手雨行冰
敲高音翰厲溢越流漫著絶
藝於紈素垂百代之殊觀 伯英卽草書祖也

贊曰草法簡略省繁錄微譯言宣事如矢應機霆
不暇擊電不及飛徵士已沒道逾光輝明神在掌

其靈有歆斯藝漫流終古無絕

論曰夫卦象所以陰陽其理文字所以宣載其能卦則渾天地之窈冥祕鬼神之變化文能以發揮其道幽纖其功是知卦象者文字之祖萬物之根衆學分鑣馳騖不息或妄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也固須原心反本無漫學焉今欲稽其濫觴不可遵諸子之非棄聖人之是先賢說文字之所起與八卦同作又云八卦非伏羲自重夫易者太古之書夫子之文亶可得而聞也彌綸乎天地錯綜乎四時究神人神



盛德大業也子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盍欲討論根源悉其枝派自仲尼沒而微言絕諸儒之說或是不經左丘明恥之殠無獨斷之明以釋天下之惑孔安國云伏羲造書契代結繩非也厥初生人君道尚矣應而不求爲而不恃執大象也迨乎伏羲氏作始定人道辨乎臣子伏而化之結繩而治故孔子曰三皇之結繩而治故易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伏羲自重之驗也又曰聖人之作易也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是以立天之道曰



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地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而面而聽天下向明而理蓋取諸此也庖犧神農氏沒軒轅氏作始造圖書禮樂度數甲子律歷自開闢之事皆先聖流傳於口黃帝已後紀錄言之無幾故春秋國語唯發明五帝太史公敘黃帝顓頊以下事孔子撰書始自堯舜尚矣月闕然詩人所述起乎虞氏其可知也巢燧之時淳一無教故言上古昔者俱是伏羲神農之時言後世聖人者即黃帝堯舜之際

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
三才而兩之故曰六畫而成卦六位而成章又伏羲
自重之驗也若以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謂伏羲卽
書指聖人之作易也謂誰矣則是伏羲自重八卦不
造書契煥乎可明不宜疑惑也又曰河出圖洛出書
聖人則之孔安國云河圖八卦是洛之九疇馬融王
肅姚信等竝云得河圖而作易禮緯合文嘉曰伏羲
則龜書乃作八卦竝乘流而逝不討其源滋誤後生
深可嘆息去聖久矣百家衆書皆自古非一正史之書



不經官尼筆削則未可全是況儒者臆說耶悠悠萬
載是非孰定一犬吠形百犬吠聲一人搆虛百人傳
實按龍圖出河書書出洛今或云法龍圖而作卦或
云則龜書而畫之假欲遵之何者爲是案左傳庖犧
氏有龍瑞以龍紀官非得八卦者先列河圖又
重爾則八卦未爲要孫況古文字乎且戎狄異音
各鄙會於文字其指不殊禽獸之情悉應若是觀其
趣向不遠於人其行知方來辨音節非習能而及復
何所學哉則知凡庶之流有如草木鳥獸之類或蘊



則河洛出圖書何必八卦九疇者天始錫禹而

文章文靈憑之下乃時有字或鍚貺之瑞往往銘趙以古書攷之皆可識也文理學之於人乎文詳釋典或沙汰以前或他方怪俗云爲事況與創意無殊是知天之妙道施於萬類一也但所感有淺深耳豈必在乎義軒周孔將釋老之教乎況論象猶將草隸之後先乎縷而分之則如彼總而言之其若此也

大翰墨之美多以身後騰聲二王之書當世見貴獻之曾與簡文帝十許紙題最後云下官此書甚合作願咿存之此書爲桓元所寶元愛重二王不能釋手乃選維紫及紙書正行之尤美者各爲一帙常置左右及南奔雖甚狼狽猶以自隨將敗並投於江晉代



裝書眞草混雜背紙皺起范曄裝持微爲小勝宋孝武又使徐爰持護十紙爲一卷明帝科簡舊祕併遣使三吳鳩集散逸詔虞和虞尚之徐希秀孫奉伯等更加編次咸以二丈爲度二王縑素書珊瑚軸二帙二十四卷又紙書金軸二帙二十四卷又紙書玳瑁軸五帙五十卷並金題玉躞織成帶又扇書二卷又紙書飛白章草二帙十五卷並旃檀軸又紙書戲字一帙十二卷並書之冠冕也自此以下別有三品書凡五十一帙汝琛謹案法書苑作二十五帙五百二十卷並旃檀軸其新購獲者爲六帙一百二十卷既經喪亂多所遺失齊高帝朝書府古跡惟有十二帙以示王僧虔仍更就求能者之跡僧虔以帙中所無者得張芝索靖衛元等十卷其與帙中所同者王恬王珣王凝之王徽之王允之並奏入祕閣梁武帝尤好圖書搜訪天下大有所獲以舊裝堅强字有損壞天監中勑朱異徐僧權唐懷允姚懷珍沈熾文等析而裝之更加題檢二王書大凡七十八帙七百六十七卷並珊瑚軸織成帙金題玉躞侯景篡逆緘在書府平侯景後王僧辨搜括並送江陵承聖末魏師襲荊州城陷元帝將降其夜乃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幷大小二王遺跡遣後閣舍人高善寶焚之吳越寶劍並將斫柱乃歎曰蕭世誠遂至於此文武之道今夜窮乎歷代祕寶並爲煨燼矣周將于謹普陸如忠等摭拾遺逸凡四千卷將歸長安大業末煬帝幸江都祕府圖書多將從行中道船沒大半淪棄其間得存所餘無幾弒逆之後並歸宇文化及至遼城爲竇建德所破並皆亡

失留東都者後八王世充平始歸天府貞觀十三年勅購求右軍書並貴價酬之四方妙迹靡不畢至勅起居郎褚遂良校書郎王知敬等於元武門西長波門外科簡內出右軍書共相參校令典儀王行眞裝之梁朝舊裝紙見存者但裁翦而已右軍書大凡二千二百九十紙裝爲十三帙一百二十八卷眞書五十紙一帙八卷隨本長短爲度行書二百四十紙四帙四十卷四尺爲度草書二十紙八帙八十卷以一丈二尺爲度並金縷雜寶裝軸織成帙北書每



縫皆用小印印之其文曰眞觀大令書不之賜也天府之內僅有存焉古之名書歷代帝王莫不珍貴齊宋以前大有散失及梁武帝鳩集所獲尚不可勝數並珊瑚軸織成帙金題玉躞二王書大凡一萬五千紙元帝狂悖焚燒將盡文皇帝盡價購求天下畢至大王眞書惟得五十紙行書二百四十紙草書二千紙並以金寶裝飾今天府所有眞書不滿十紙行書數十紙草書數百紙共有二百一十八卷小王四十卷張芝一卷張昶一卷並裱檀軸錦標而已既所不見尚散在人間或有進獻多堆於翰林雜書中王石混居蕘猶同器然書性不易不以寶之則工棄之皆揣豈徒書也人亦如之用舍行藏言行之間不可玷缺亦猶蘭桂雖在幽隱不以無人知而不芳也往在翰林見古鐘二枚高二尺圍尺餘上有古文三百許字紀夏禹功績字皆紫磨金細光彩射人似大篆而神彩驚人非其時不敢聞奏棄於泥土中久與瓦礫同也然濫吹之事其來久矣且如張翼及僧惠式救右軍時人不能辨近有釋智永臨寫草帖幾欲亂眞至如宋朝多學大令其康昕王僧虔薄紹之羊欣等亦欲混其臭味是以二王書中多有僞迹好事所藉尤宜精審倘所寶同乎燕石翻爲有識所嗤也乾元三年五月日

古賢能書錄　汝琛案　書畫譜楷題作張儼
品與此　璀三品書斷法書苑標題作書
互異　張懷瓘

我唐四聖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高宗天皇大聖皇帝鴻猷大業列乎册書多才能事俯同人境翰墨之妙資以神功開草隸之規模變張王之今

古盡善盡美無得而稱今天子神武聰明制同造化
筆精墨妙思極天人或頌德銘勳流面耀金石或恩崇
惠繹載錫侯王赫矣光華懸諸日月然猶進而不已
惟與惟元非區區小臣所敢揚述

神品二十五人

古文一人　史籀

籀文一人　史籀

小篆一人　李斯

八分一人　蔡邕



隸書三人　鍾繇　王羲之

王獻之

按梁書以下各條姓名次第　書畫譜法書苑與此書各有不同恐係傳本互異今謹仍原本外識

行書四人　王羲之　鍾繇

王獻之　張芝

草草八人　張芝　杜度

王羲之

飛白三人　蔡邕　王羲之

王獻之

草書三人　張芝　王羲之

王獻之

妙品九十八人

古文四人　杜林　衛宏

書譜法書苑俱作衛密　邯鄲淳

大篆四人　李斯　趙高



衛恒　汝瑯謹案衛宏據

蔡邕　邯鄲淳

小篆五人　邯鄲淳　曹喜

衛瓘　蔡邕

八分九人　張昶　皇象

師宜官　梁鵠

邯鄲淳　韋誕

鍾繇　索靖

王羲之

隸書二十五人

張芝　鍾會　衛瓘　韋誕
蔡邕　邯鄲淳　韋誕
荀輿　謝安　羊欣
王洽　王珉　薄紹之
宋文帝　衛夫人　胡昭
曹喜　謝靈運　王僧虔
孔琳之　蕭子雲　褚遂良
虞世南　陸柬之　釋智永
歐陽詢

書苑菁華卷第七　七

行書十六人　按琛案　書畫譜法書苑皆無褚遂良故稱行書十五人而提綱稱此云行書十六人中多褚遂良一人原本恐非無據不敢遽改姑仍之

妙品九十七人今此書前云妙品九十八人

衛瓘　胡昭　鍾會
王珉　謝安　王僧虔
王洽　羊欣　薄紹之
孔琳之　虞世南　阮研
歐陽詢　陸柬之　褚遂良
劉德昇
章草八人
張昶　鍾會　韋誕
衛恆　卻悟　張芚
曹操　智永
飛白五人
蕭子雲　張宏　韋誕
歐陽詢　王廙　張芚
草書二十二人

書苑菁華卷第七　八

索靖　衛瓘　褚遂良
張昶　鍾繇　羊欣
薄紹之　鍾會　衛恆
荀輿　桓元　謝安
孔琳之　虞世南　王珉
王洽　謝靈運　張融
阮研　王僧虔　歐陽詢
釋智永
能品一百六人

古文四人
張昶　衛覬　衛瓘
韋昶
大篆五人
胡昭　嚴延年　韋誕
韋昶
小篆十二人
衛覬　韋誕　皇象
班固　歐陽詢
張宏　許慎　張紘
傅元　劉劭
范睦　蕭子雲
八分三人
毛宏　左伯　王獻之
歐陽詢
隸書二十三人
衛恆　張昶　王廙
庾翼　卻愔　王濛
衛覬　張彭祖　阮研
王褒
王愔　李式　傅元
楊肇　王承烈　庾肩吾
薛稷　孫過庭　釋智果
高正臣　盧藏用
行書十八人
宋文帝　王導　司馬攸
王修　釋智永　蕭子雲
蕭思話　齊高帝　陶宏景
王承烈　孫過庭　漢王元昌
高正臣　薛稷　裴行儉
王知敬　釋智果　盧藏用
章草十五人
羅暉　趙襲　徐幹
庾翼　張超　王濛
衛覬　崔寔　杜預
蕭子雲　陸柬之　歐陽詢
王承烈　王知敬　裴行儉
飛白一人
陶宏景　王修　王褒

劉劭

草書二十五人

王導　陸柬之　何會

楊肇　郗愔　庾翼

王愔 汝琰謹案法書苑無王愔而有徐師道今據書苑書譜與此書同謹仍原文而附識法書苑由此書刪節非脫漏也謹附識互異之處以備攷

司馬攸　李式　王廙

蕭子雲　宋令文　宋文帝

謝朓　庾肩吾　齊高帝

蕭思話　梁武帝

范曄　孫過庭　蕭子雲

高正臣　王知敬　梁武帝

釋智果　盧藏用　裴行儉

右包羅古今不越三品工拙倫次迨至數百且妙之企神非徒步驟能之仰妙又甚規隨每一書之中優劣爲次一品之內復有兼并至如神品則李斯杜度崔瑗皇象衛瓘索靖各得其一中品則蔡邕鍾繇得其二張芝得其三逸少子敬竝各得其五考多之類少妙之況神又上下差降昭然可悉也他皆仿此後所



列傳則當品之內時代次之或有紀名而不評其迹者蓋古有其傳今絕其書麤爲斟酌列於品第但備其本傳無別商確然十書之外乃有龜蛇麟虎雲龍蟲鳥之書既非世要悉所不取也



唐朝敘書錄

貞觀六年正月八日命整理御府古今工書鍾王等眞跡得千五百一十卷至十年太宗嘗謂侍中魏徵曰虞世南死後無人可與論書徵曰褚遂良下筆遒勁甚得逸少之體太宗卽日召令侍書嘗以金帛購求王羲之書跡天下爭獻古書詣闕以獻當時莫能辨其眞僞遂良備論所出一無舛誤

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太宗自爲眞草書屏風以示羣臣筆力遒勁爲一時一絕初購求人間書凡得二百九十紙裝爲八十卷草二千紙裝爲八十卷每所覽之暇得臨翫之嘗謂朝臣曰書學小道初非急物時或留心猶勝棄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爾朕少年時隸遭障敵義旗之始乃平寇亂執金鼓必自指揮觀其陣

卽知其强弱每取吾弱對其强以吾强對其弱敵犯吾弱追奔不踰百數十步吾擊其弱必突過其陣之前而反擊之無不大潰多用此制勝思得其理深也今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徒在求其骨力及得其骨力而形勢自生耳然吾之所爲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初置宏文館選貴臣子弟有性識者爲學士內出書命之令學又人間有善書者悉追徵入館十數年間海內從風矣

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召三品以上賜宴於元武門太宗操筆作飛白書衆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競取散騎常侍劉洎登御牀引手然後得之其不得者咸稱洎登御牀罪當死請以付法太宗笑曰昔聞婕妤乘輦今見常侍登牀

龍朔二年四月上自爲書與途東諸將謂許敬宗曰許圉師嘗自愛書可於朝堂開示圉師見則驚喜私謂朝官曰圉師見古跡多矣魏晉以後惟稱二王然逸少多力而少姸子敬多姸而少力今觀聖跡兼絶二王鳳翥鸞迴實古今書聖也

神功元年五月上謂鳳閣侍郎王方慶曰卿家多書合有右軍遺跡方慶奏曰臣十代再從伯祖羲之書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太宗購求先臣竝以進訖今有一卷見在今進臣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七代祖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羲高祖視僧祖褒弁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獻之已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竝進上御武成殿示羣臣仍令中書崔融爲寶章集以敘其事復以集賜方慶當時舉朝以爲榮也



唐韋述敘書錄汝瑮謹案法書苑標題作書述記

開元十六年五月內出二王眞迹及張芝張昶等眞迹總一百六十卷付集賢院令集寫字揚進尋且依文揚兩本進內分賜諸王後屬車駕八都御進眞本竟不果集字自太宗貞觀中搜訪王右軍等眞跡出御府金帛重爲購賞由是人間古本紛然畢進帝令魏少師虞永興褚河南等定其眞僞右軍之跡凡得眞行二百九十紙裝爲七十卷草書二千紙裝爲八十卷小王及張芝等亦各隨多少勒爲卷帙以貞觀字爲印印縫及卷之首尾其草跡又令河南眞書小字

帖紙影之其古本亦有是梁隋官本者梁則滿鷟徐
僧權沈熾文朱异隋則江總姚察等署記其後太宗
又令魏徵等卷下頭署名記其後蘭亭一時相傳云
將入昭陵元宮長安神龍之際太平安樂公主奏借
出外搨寫樂毅論因此遂失所在開元五年勅陸元
悌魏哲劉懷信等檢校換標分一卷爲兩卷總見在
有八十卷餘並墜失元悌等又割去前代名賢押署
之跡惟以已之名氏代焉上自書開元二字爲印以
印記之王右軍書凡一百三十卷小王二十八卷張



芝張昶書各一卷右軍眞行書惟有黃庭告誓等四
卷存焉蕭令毒奏滑州人家藏右軍扇上眞書宣示
及小王行書白騎遂等二卷勅命滑州給驛齎書本
赴京其書扇有貞觀舊標織成題字奉進上書本留
內賜絹一百匹以遣之竟亦不問得書所由

法書錄　　盧元卿

晉平南將軍荆州刺史瑯琊王廙字世將書一卷

沈熾文　滿鷟　徐僧權

貞觀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起居郎臣褚遂良

司空許州郡嗇趙國公臣無忌
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師梁國公臣
元爺
特進尚書右僕射申國公臣士廉
特進鄭國公臣徵
吏部尚書口國公逆人侯君集名初同署犯法
後除名尚書字下似有而暗
中書令駙馬都尉安德郡開國公臣楊師道
左衞大將軍武陽縣開國公臣李大亮
光祿大夫戶部尚書昌國公臣唐儉



光祿大夫禮部尚書河間郡王臣李孝恭
刑部尚書彭城縣開國公臣劉德威
兼太常卿扶陽縣開國男臣常挺
少府監安昌縣開國男臣馮長命
銀青光祿夫夫行汝瑯謹案法書苑無行字尚書左丞濟南縣
開國男臣唐皎
齊高帝姓蕭氏諱道成字紹伯書一卷
開元五年十一月五日陪戎副尉臣張善慶裝
文林郎直祕書省臣王知逸監

宣義郎行左司禦率府錄事參軍臣劉懷信監
宣德郎行左驍衛倉曹參軍臣陸元悌監
承議郎行右汝[illegible]謹案法書苑無右字金吾衛長史臣魏哲監
右散騎常侍崇文館學士上柱國舒國公臣褚无
量
祕書監侍讀昭文館學士上柱國常山縣開國公
臣馮懷素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梁國公臣姚崇
銀青光祿大夫行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監修國史上柱國許國公臣蘇頲
銀青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侍中監修國史上
柱國廣平郡開國公臣宋璟
右拔工部侍郎韋公云貞觀中搜訪王右軍等
眞跡出御府金帛重爲購賞人間古本紛然畢
集太宗令魏少師虞永興褚河南等定其眞僞
右軍之跡凡得眞行二百九十紙裝爲七十卷
草書二千紙裝爲八十卷小王及張芝等亦各
隨多少勒爲卷帙以貞觀字爲印印縫及卷之



首尾其草跡又令河南眞書小字帖紙影之其
古本亦有是梁隋官本者梁則滿籍徐僧權沈
熾文朱异隋則江總姚察等署記太宗又令魏
褚等卷下更署名記開元五年勑陸元悌魏哲
劉懷信等檢校換標分一卷爲兩卷總見在有
八十卷餘並墜失元悌等又割去前代名賢押
署以已名氏代焉上自書開元二字爲印以記
之王右軍書凡一百三十卷小王二十八卷張
芝張昶書各一卷徐僧稽云太宗大購圖書內
庫有鍾繇張芝張昶王羲之父子書四百卷及
漢魏晉宋齊梁雜跡三百卷貞觀十二年十二
月裝成部帙以貞觀字印縫命起居郎褚遂良
排署元卿見建中已後翰林中雜跡用翰林印
印縫茹蘭芳等署名又云貞元十一年正月於
都官郎中竇泉與化宅見王庾書鍾會書各一
卷武都公李造汝[illegible]謹案法書苑注云造一作告押名又兩卷
竝古錦標玉軸每卷有十餘人書內一卷開皇
十八年押署有內史薛道衡署名前後所見貞

觀十三年及開元五年書法跋尾題署人名或
人數不同今具如前
建中二年正月二十一日郎書僊道官臣劉逸
江賀遂奇等檢校副使掖庭令臣茹滿芳副使
內寺伯臣宋遊瑾是雜迹卷
上錄元和三年四月五日
晉右將軍會稽內史贈金紫光錄大夫瑯琊王羲之
字逸少書一卷四帖
貞觀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臣褚遂良檢裝
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師上柱國梁
國公臣元齡



特進尚書右僕射上柱國申國公臣士廉
特進鄭國公臣徵
逆人侯君集犯法後除名
中書令駙馬都尉安德郡開國公楊師道
右屯衛將軍上柱國通川縣開國男臣姜行本
起居郎臣褚遂良
右前件卷是官庫目錄第三十共四帖都一百
六十一字玳瑁軸古錦標有貞觀印字及李氏
印謹以跋尾如前元和三年四月六日盧元卿

御覽書苑菁華卷第八　錢塘陳思纂次

書譜　孫過庭

書譜

夫自古之善書者漢魏有鍾張之絶晉宋稱二王之妙王羲之云頃尋諸名書鍾張信爲絶倫其餘不足觀可謂鍾張云沒而羲繼之又云吾書比之鍾張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芝猶當雁行然張精熟池水盡墨假令寢人眩之若此未必謝之此乃推張邁鍾



之意也考其尋檀雖未果於前規據以兼通故無慙於郎事評者云彼之四賢古今特絶而今不逮古古質而今妍夫質以代興妍因俗易雖書契之作適以記言而滔醨一遷質文三變馳騖沿革物理常然貴能古不乖時今不同弊所謂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何必易雕宵於穴處反玉輅以椎輪者乎又云子敬之不及逸少無惑疑焉余志學之年留心翰墨味鍾張之餘烈挹羲獻之前規極慮專精時逾二紀有乖易其處私爲不惡義之還見乃嘆曰吾去時眞大醉也故乃內慚是知逸少之比鍾張則專博斯別子故人木之術無間臨池之志觀乎懸針垂露之異奔雷墜石之奇鴻飛獸駭之資鸞舞蛇驚之態絶岸頹峯之勢臨危處槁之形或重若崩雲或輕若蟬翼導之則泉注頓之則山安纖纖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猶衆星之列河漢同自然之妙有非力運之能成



長草雖專工少劣而博涉多優總其終始距無乖互謝安素善尺牘而輕子敬之書子敬常作佳書與之謂必存錄安輒題後答之甚以爲恨安常問子敬卿書何如右軍答云故當勝安云物論殊不爾子敬又不及過乎且立身揚名事資尊顯勝母之里曾參不入以子敬之豪翰紹右軍之筆札雖復粗傳楷則實恐未克箕裘況乃假托神仙耽崇家篤以斯成學孰池水盡而臨後義之往都臨行題壁子敬密拭除之輒書

信可謂智巧兼優心手雙暢翰不虛動下必有由一畫之間變起伏于毫杪一點之內殊剉挫于毫芒況云積其點畫乃成其字會不倚窺尺牘俯習寸陰引班超以爲辭援項籍而自滿任縱爲體聚畫成形心昏擬効之方手迷揮運之理求其妍妙不亦謬哉然君子立身務修其本揚雄謂詩賦小道壯夫不爲況復溺思毫釐淪精翰墨者也夫潛神對奕猶標坐隱之名樂志垂綸尚體行藏之趣詎若功定禮樂妙擬神仙猶埏埴之罔窮與工鑪而並運好異尚奇之士



玩體勢之多方窮微測妙之夫得推移之奧蹟蓍迹者假其糟粕藻鑒者挹其菁華因義理之會歸信賢達之兼善者矣存精寓賞豈徒然歟而東晉士人互相陶染至于王謝之族紹庾之倫縱不盡其神奇咸亦挹其風味去之滋永斯道愈微方復間疑稱疑得末行末古今阻絕無所質問設有所會緘秘已深遂令學者茫然莫知領要徒見成功之美不悟所致之由或乃就分布於累年向規矩而猶遠圖真不悟習草將迷假令薄能草書粗傳緣法則好溺偏固自閉

通規詎知心手會歸若同源而異派轉用之術猶共樹而分條者乎加以趨變適時行書爲要題勒方富云積其點畫乃成其字會不倚窺尺牘俯習寸陰引班超以爲辭援項籍而自滿任縱爲體聚畫成形心昏擬効之方手迷揮運之理求其妍妙不亦謬哉然君子立身務修其本揚雄謂詩賦小道壯夫不爲況復溺思毫釐淪精翰墨者也夫潛神對奕猶標坐隱之名樂志垂綸尚體行藏之趣詎若功定禮樂妙擬神仙猶埏埴之罔窮與工鑪而並運好異尚奇之士



能兼善者有所不逮非專精也雖篆隸草章工用多變濟成厥美各有攸宜篆尚婉而通隸欲精而密草貴流而暢章務險而便然後凜之以風神溫之以妍潤鼓之以枯勁和之以閑雅故可達其情性形其哀樂驗燥濕之殊節千古依然體老壯之異時百齡俄頃嗟乎不入其門詎窺其奧者也又一時而書有乖有合則流媚乖則雕疎畧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怡務閑一合也感惠狗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願書五合也心遠體弱一乖也



玖拾捌冊98版

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四乖也情怠手闌五乖也乖合之際優劣互差得時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若五乖同萃思遏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筆暢暢無不適義無所從當仁豈得蕆忘言罕陳其要企學者希風敘妙雖述猶疎徒立其工未敷厥旨不揆庸昧輒效所明庶願宏旣往之風規導將來之器識除繁去濫視跡明心者焉代有筆陣圖七行中書執筆圖貌乖姊點畫湮訛頃見南北流傳疑是右軍所製雖則未詳眞僞尙可啓發童蒙旣常俗所存不藉編錄至於諸家勢評多涉浮華莫不外狀其形內迷其理今之所撰亦無取焉若乃師宜官之高名徒彰史牒邯鄲淳之令範空著繼紳暨乎崔杜以來蕭羊已往代祀綿遠名氏滋繁或籍甚不渝人亡業顯或憑附增價身謝道衰加以糜蠹不傳搜秘將盡偶逢緘簀時亦罕窺優劣紛紜殆難覩縷具有顯闇當代遷跡見存無俟抑揚自標先後且六文之作肇自軒轅八體之興始于嬴政其來尙矣厥用斯宏但今古不同妍媸隔旣非所習又亦略諸復





之所通尙難行于紙墨麤可髣髴其狀綱紀其辭冀酌希夷取會佳境闕而未逮請俟將來今撰執使轉用之由以祛未悟執謂深淺長短之類是也使謂縱橫牽掣之類是也轉謂鉤環盤紆之類是也用謂點畫向背之類是也方復會其數法歸于一塗編列衆工錯綜羣妙舉前言之未及啓後學于成規窮其根源析其枝派貴使文學理贍迹顯心通披卷可明下筆無滯詭詞異說非所詳焉然今之所陳務裨學者但右軍之書代多稱習良可據爲宗匠取立指歸豈

惟會古通今亦乃情深調合致使摹榻日廣研習歲滋先後著名多從散落歷代孤紹非其効歟試言其由略陳數意止如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畫贊太史箴蘭亭集序告誓文斯竝代俗所傳眞行絶致皆也寫樂毅則情多拂鬱書畫讚則意涉瓌奇黃庭經則恬懌虛無太史箴又縱橫爭折蓋乎蘭亭興集思逸神超私門誡誓情拘志慘所謂涉樂方笑言哀已嘆豈惟駐想流波將咍嘆唉之喜馳神睢渙方思藻繪之文雖其目擊道存尚或心迷意舛莫不强名爲體共習分區豈知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意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旣失其情理乖其實原夫所致安有體哉夫運用之方雖由已出規模所設信屬目前差之一毫失之千里苟知其術適可兼通心不厭精手不忌熟若運用盡於精熟規矩閑於胸襟自然容與徘徊意先筆後瀟灑流落翰逸神飛亦猶宏羊之心預乎無際庖丁之目不見全牛嘗有好事就吾求習吾乃粗舉綱要隨而授之無不心悟手從言忘意得縱未窮于衆術斷可極于所臨矣若思通楷則少不如老學成規矩老不如少思則老而逾妙學乃少而可勉勉之不已抑有三時時然一變極其分矣至如初學分布但求平正旣知平正務追險絶旣能險絶復歸平正初謂未及中則過之後乃通會通會之際人書俱老仲尼曰五十知命也七十從心故以達更險之情體權變之道亦猶謀而後動動不失宜時然後言言必中理矣是以右軍之書末年多妙當緣思慮通審志氣和平不激不厲而風規自遠子敬已下莫不鼓努爲力標置成體宜獨用工不侔亦乃神情懸隔者也或有鄙其所作或乃矜其所運自矜者將窮性域絶于誘進之途自鄙者尚屈情涯必有可通之理嗟乎蓋有學而不能未有不學而能者也考之卽事斷可明焉然消息多方性情不一仡剛柔以合體忽勞逸而分驅或恬憺雍容內涵筋骨或折挫搓抹外曜鋒芒察之者尚精擬之者貴似況擬不能似察不能精分布猶疎形骸未檢躍泉之態未挹其妍窺井之談已聞其醜縱欲唐突羲獻誣罔鍾張安能掩當年之目杜將來之口摹習之輩尤宜慎諸至有

未悟沕頗偏追勁疾不能迅速翻効遲重夫勁速者
超逸之機遲爾者賞會之致將返其速行琢令美之
方鼎鋳于遲終賞絶倫之妙能疎不速所謂沕画因
遲就遲詎名賞會非夫心閑手敏難以兼通者焉假
今衆妙攸歸務存骨氣骨既存矣而遒潤加之亦猶
枝幹扶疎凌霜雪而彌勁花葉鮮茂與雲日而相輝
如其骨力偏多遒麗益少則若枯槎架險巨石當路
雖妍媚云闕而體質存焉若遒麗居優骨氣將劣譬



夫芳林落蕊空照灼而無依酣沼漂萍徒青翠而奚
託是知偏工易就盡善難求雖學宗一家而變成多
體莫不隨其性欲便以爲姿質直者則侕倨不遒剛
很者又嶇強無潤矜斂者弊于結束脫易者失於規
矩温柔者傷于軟緩躁勇者過於剽迫孤疑者溺於
滯澁遲重者終于蹇鈍輕鎖者染于俗吏斯皆獨行
之士偏翫所乖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況書之爲妙近取諸身假令通用未周
尚虧工于秘奥而波瀾之際已潛發于靈臺必能傍
通點畫之情博究始終之理鎔鑄蟲篆陶鈞草隸體

有龍泉之利然後議于斷割語過其分實累樞機吾
嘗盡思作書謂爲甚合時稱識者輒以引示其中巧
麗會不留目或有誤失擱被嗤賞既昧所見尤踰所
聞或以年職自高輕致凌誚余乃假之以縹緗題之
以名目則賢者改觀愚夫繼聲競賞毫末之奇罕議
鋒端之失猶魏侯之好偽似葉公之懼真是知伯子
之息洑波盖有由矣夫蔡邕不謬賞孫陽不妄顧者
以其元鑒精通故不滯于耳目也向使奇音在爨屠
聽驚其妙響逸足伏櫪凡識知其絶羣則伯喈不足

稱良樂汝璵謹案良樂法書苑作伯樂頗疑良樂或指王良伯樂而言姑仍原文附識於此未可尚也至若老姥遇題扇初怨而後請門生護書几夫削而子懊知與不知也夫士屈于不知已而伸于知已彼不知也曷足怪乎故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老子曰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之則不足以爲道也豈可執冰而咎夏蟲哉自漢魏已來論書者多矣妍媸雜糅條目糾紛或重述舊章了不殊于既往或苟興新說竟無益于將來徒使繁者彌繁闕者仍闕今撰爲六篇分成兩卷第其功用名曰



書譜庶使一家後進奉以規模四海知音或存觀省緘秘之旨余無取焉垂拱三年寫記

## 書名

古來能書人名 齊王僧虔緣宋羊欣所撰者 汝璵謹案僧虔啓明云羊欣所撰緣一卷尋索未得僧虔自行條疏上呈之文非即緣羊欣所撰也註語疑誤謹附識

臣僧虔啓昨奉敕次古來能書人名臣所知局狹不辨廣悉輒條疏上呈羊欣所撰緣一卷尋索未得續更呈聞謹啓

秦丞相李斯

秦中車府令趙高右二人善大篆

秦獄吏程邈善大篆得罪始皇囚于雲陽獄增減大篆體去其繁複始皇善之出爲御史名書曰隸書

扶風曹喜後漢人不知其何官善篆隸篆小異李斯

見師一時

陳留蔡邕後漢左中郎將善篆隸採斯喜之法真定

宜父碑文猶傳于世篆者師焉

杜陵陳遵後漢人不知其官善篆隸每書一座皆驚

時人謂爲陳驚座

上谷王次仲後漢人作八分楷法

師宜官後漢不知何許人何官能爲大字方一丈小字方寸千言耿球碑是師宜官書甚自矜重或空至酒家先書其壁觀者雲集酒因大售侯其飲足削書而退

安定梁鵠後漢人官至選部尚書得師宜官法魏武重之常以鵠書懸帳中宮殿題署多是鵠手也

陳留邯鄲淳爲魏臨淄侯文學得次仲法名在鵠後

毛宏鵠弟子今秘書八分皆傳宏法又有左子邕
與淯小異亦有名
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
京兆杜度爲魏齊相始有草名
安平崔瑗後漢濟北相亦善草書平苻堅得蔡崔瑗
書王子敬云極似張伯英瑗子寔官至尚書亦能
草書
岩農張芝高尚不仕善草書精勁絕倫家之衣帛必
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墨每書云恩恩不
暇草書人謂爲草聖芝弟昶漢黃門侍郎亦能草



今世云芝草者多是昶書僕射善草及寺交略盡其
河東衛覬字伯儒魏尚書僕射善草及寺交略盡其
妙草體微瘦而筆跡精熟覬子瓘字伯玉爲晉太
保採張芝法以覬法參之更爲草藁草藁是相聞
書也瓘子恒亦善博識古文
燉煌索靖字幼安張芝姊之孫晉征南司馬亦善草
書
陳國何元公亦善草書
吳人皇象能草書世稱沉著痛快
弊陽陳暢晉秘書令史善八分晉宮觀城門皆暢書
羅暉趙襲不詳何許人與伯英同時見稱西州而矜
有能稱

也

梁陽楊肇晉荆州刺史善草隸潘岳誄曰草隸兼善尺牘必珍足無輟行手不擇文翰動若飛紙落如雲肇孫經亦善草隸

京兆杜幾魏尚書僕射子恕東郡太守孫預荆州刺史三世善草藁

晉齊王攸善草行書

太山羊忱晉徐州刺史羊固晉臨海太守並善行書

江夏李式晉侍中善爲隸草弟定子公幹能各同式



晉中書郎李充母衛夫人善鍾法王逸少之師

瑯琊王廙晉平南將軍荆州刺史能章楷謹傳鍾法

王導晉丞相廙從兄也善隸行

王悦晉中將宣曾稽内史善隸書導第二子也

王洽晉中書令領軍將宣衆書涯善尤能隸行從兄

羲之云弟書遂不減吾但恬弟也

王珉晉中書令善隸行洽少子也

會稽隱士謝敷胡人康昕並攻隸草

飛白本是宫殿題八分之輕者全用楷法吳時張宏

王羲之晉右將宣曾稽内史博綜墨法特善草隸羊

欣云古今莫二廙兄子也

好學不仕常畜鳥中時人號爲張鳥中此人特善



玖拾捌册98版

飛白能書者鮮不好之

自秦至晉凡六十九人

傳授筆法人名

蔡邕授于神人而傳之崔瑗及女文姬文姬傳之鍾繇鍾繇傳之衛夫人傳之王羲之羲之傳之王獻之獻之傳之外甥羊欣羊欣傳之王僧虔僧虔傳之蕭子雲子雲傳之僧智永智永傳之虞世南世南傳之歐陽詢詢傳之陸柬之柬之傳之陸彥遠彥遠傳之張旭旭傳之李陽冰陽冰傳之徐浩顏眞卿鄔彤韋玩崔邈凡二十有三人文傳終于此矣

書賦

述書賦上

論周至唐一十三代工書史籀等二百七人署証徐僧權等八人印記太平公主等十一家述作梁武帝等十家徵求寶翫章述等二十六人利通貨易穆聿汝琰謹案法書苑作穆韋等八人



竇泉撰

竇蒙注

徒暫披玩終歸他人今記前後所親見者并今朝目武德以來迄于乾元之始翰墨之妙可入八品流者咸備書之周十人史籀　秦一人李斯　漢二人蔡邕杜操　魏五人韋誕胡昭司馬師鍾繇　晉六十三人衛恒索靖衛瓘王羲之王獻之王濛王蒙王述丁潭何充劉訥劉琰劉惔范汪范甯諸葛長民劉穆之溫放之楊羲宋班　宋二十五人武帝文帝孝武帝明帝南平王海陵王謝靈運謝方明張翼桓溫桓元江璀沈嘉劉瓌之劉虞范泰徐邈張茂度張永羊欣孔琳之薄紹之王慬宏王僧虔王慈王志王儉劉瓛胡諧之徐希秀張融　梁二十一人武帝簡文帝邵陵王孝元帝蕭確蕭子雲王克陸杲在昉傅昭朱異王籍殷鈞阮研王褒蕭特庾肩吾陶宏景江蒨周宏正庾信王冑蕭子顯　陳二十一人武帝文帝煬帝沈后新蔡王叔陵沈君理袁憲毛喜蔡景歷蔡徵顧野王伏知道謝嘏賀朗　北齊一人外五代祖劉珉　隋五人劉臻顏之推薛道衡趙文深王孝逸　皇唐四十五人神堯皇帝文武聖皇帝則天武后睿宗今上開元皇帝漢王元昌岐王元範李懷琳歐陽詢歐陽通虞世南虞肅瑒褚遂良陸柬之薛稷尉遲敬德仲容王知敬王紹宗孫過庭張旭賀知章徐嶠之徐浩李造韓擇木田琦衛包蔡有鄰鄭遷李權李樞李平均王維王縉史惟則李陽冰家鼎緒姨兄明若山宋濟蕭誠張從申吕向長兄蒙馬氏妻劉秦妹等應親見者之所言竝錯綜優劣直道公論或理盡名言即外假興喻

雖闕標舊品而舉寄斯文刊誤于形聲定目存于指
掌其所不覩空居名額并世所傳揚者不敢憑準一
皆略焉其詞曰

嘗考古而閱史痛賤目而貴耳述動庸而任人揮翰
罷而由已則知親矚延想如見君子諒風雅之足憑
矣卷舒之能已古猶今也斯得美矣雖六藝之末曰
書而四民之首曰士書資士以爲用士假書而有始
豈得長光價于一朝適容貌于千里王羲之書蔵山
字索百錢人競買去梁元帝亦
云千里之而目轉覺爲能矣
篆則周史籀秦李斯



漢有蔡邕當代稱之俱遺芳刻石永播清規籀之狀
也若生動而神憑通自然而無涯遠則虹紳結絡迴
則瓊樹離披斯之法也馳妙思而變古立後學之宗
祖如殘雪滴瀉映朱檻而垂冰蔓木含芳貫綠林以
直繩伯喈三體八分二篆隸戢鸞弧星流電轉纖逾
植髮峻極層巘周秦漢之三賢余曰驗之所先石雖
貞而云泐紙可記而寶傳史籀周宣王時史官著大
篆教學童收州雍城南有
古不知史籀之跡近在關中郎其文也李斯上蔡人
終丞相作小篆書嶧山碑後具名銜碑既毀失土



人刻木代之與斯石上本差稀又至德中安史收後
四從弟治于河陽清水渠下得傳傳國璽其文曰受命
于天既壽永昌點畫皆隱起作龍鳥狀側文小篆曰
魏所受漢傳國璽背上螭螭一角折鼻尖有黃疵瑕
按驗譜牒乃無差舛云斯所書蔡邕字伯喈陳留人
終後漢左中郎將今見打本三體石經四紙石既壞
毀其本最稀惟稜傷及
光和等碑時可見　草分章體肇啓伯度時君重
而立名自我行而作故崔瑗創質奮怒杜操字
兆人終後漢齊相章帝貴
其跡詔上章表故號章草魏之仲將奮藻獨步或逝
泉湧溢或鉤玉班布皆跡遺情忘契入神悟然而負
才藝頗危懼鬻明自煎鬢改素生非其代痛惜不
遇名微格高復見叔茂體裁簡約肌骨豐嫵如空凝
斷雲水泛連鷺韋誕字仲將京兆人終魏
時凌雲臺成先誤釘榜明帝使誕坐
龍以轆轤引上就書去地二十五丈及下鬢髮挋子
皓然虞松字叔茂會稽人終魏中書
元之瓌蹟高子上之雄神量蘊文儒才苞古眞或寄
詞達禮任道懷仁或仰則鍾繇平視衛臻如晴郊驟四
馬維嶽降神司馬師字子元河內人終魏鎮尚書事
昭字子上終魏相國錄尚
書事封文王追尊文皇帝觀士季之軌轍審鍾家之
超越將望古而偕能與象賢而蹈拙如後生之可畏
實氣益于前哲鍾會字士季潁川人
繇子終魏征西將軍
朴質古情難以窮眞非可學成似龍虆墊啓伸盤復

行皇象字休明廣陵人終侍中吳青州刺史賀氏與伯同時共體痺而不疎逸而算禮等殊皇賀品類兄弟人傑終吳太子太傅司馬氏之受禪炎爲帝祖偉哉齊王手蹟日視翰墨之外仁賢是優重則突兀葛輩輕則參差牛斗司馬彪字紹統文獻文帝第二子武帝弟封逮乎齊獻王官至侍中大司馬　逮乎龍化東遷景文興嗣天然俊傑毫翰英異元帝之用筆可觀世瑜之呈規仰似如發硎刃虎驟鶚跱檝夫敦精劍客得志帝元諱睿字景文東朝中興之主當東遷諱睿字景文東朝中興之主當東遷江左鑒識通遠善於人也成帝則生知日五馬渡江一馬化爲龍即其人也成帝則生知卓意穎悟通諧光使畏愧書疑過藍勁力外爽古風



內含雲開而仁視晴日泉落而懸歸碧潭成帝諱衍字世根元帝孫明帝子　康帝則幼少閑慢迴出凡境騁馬安車不規不矩氣有餘高尚馳騁康帝諱岳字世同成帝子　眞率孝武不檢細行季孟公旅肌骨閑體無所主若露滋蔓苴風送驟雨孝武皇帝諱曜字昌明簡文子　赴道叔遠滔瀰俗舉姓名而孰多議風度而不足元子懽其威武吾徒遵其軌躅武陵王晞字道子明帝弟道叔　將軍孝文剛斷謨正援毫古體雖拙勢之躍駿武賁之操刀熊遠字孝豫章人晉大將軍長史　思遠則蓁草之飛廣綿密纖濶露輕藏沉假曲躡峻猶尺水之含衆象小懸解筆墨無在眞率天然忘情罕逃猶羣雀望之草縈古山之擬萬仞會稽王道子孝武帝子　季初則隱姓名展織勁寫厦小魚之戲大海應詹字思遠汝南人晉鎮南大將軍　揚共傳賞能交盛猶銘牙鈎爪超越陋尺水之含衆象小



劉瑤字越石中山人晉太尉　敬思敬康二孔殊芳思行則輕利峭峻類驚虬逸駿康聲則古質鬱紆如落翮摧枯孔偏字敬思會稽人晉大司農孔愉孫　瑜字敬康晉車騎將軍　雍容士行季孟公旅肌骨閑媚精神慢舉如辭山登朝混跡雜處陶侃字士行侃字士行本鄱陽人晉侍中大將軍　孝文剛斷謨正援毫古體雖拙勢之躍駿武賁之操刀熊遠字孝豫章人晉大將軍長史　思遠則蓁草之飛廣綿密纖濶露輕藏沉假曲躡峻猶尺水之含衆象小懸解筆墨無在眞率天然忘情罕逃猶羣雀望之草縈古厦小魚之戲大海應詹字思遠汝南人晉鎮南大將軍　而老落紙筋盤分行羽抱如充牝多士交連雜寶卞楊陵人晉侍中　揚共傳賞能交盛猶銘牙鈎爪超越陋

字望之（會院人晉豐大法殊實推世瑜稟天然而自
侍中驃騎大將軍體
強亂帝札而見拘猶朝廷宿舊行
晉衛尉零陵忠侯手筆與元帝相
類門風居近密遂絕其與外交書叔文法鍾繇薄精
練用筆雖巧結字未善似漸陸之遵瀉等窺巢之乳
燕謝藻字叔文會稽
博哉四頭
燕人晉中書侍郎
八王之奇至如強骨慢轉遲足難追翰斷蓬征施蔓
葛垂任縱盤薄是稱元規頓亮字元規潁
川人晉太尉
叔豫高蹤雖稱密而傷浮淺猶葉公之愛畫龍庾翼字
豫潁川人晉車騎將軍假節
都督荊江豫雍梁秦六州諸軍事
衛尉將軍
積薪之美見譏雅恭名齊逸少驟妙所



宗善草則鷹搏雀擊工正則劍鍔刀鋒愜時譽之未
盡覺知音而罕逢其荒蕪快利彥祖爲容似較狡矯
于大野任平陂之所從庾翼字稚恭晉車騎將軍假節
都督荊江豫雍梁秦六州諸軍事
祖希子亮孫
晉豫州刺史道薀之書豐茂宏麗
揮翰而厚實深沉等漁父之乘流鼓枻高平奕棄盛
德遺能方回重熙接翼尚興回則章健章逸發體廉
稜若冰釋泉湧雲奔龍騰密壯奇姿撫蹟重熙若投
石拔距怒目揚眉景興當年謂云世乏正草輕利脫
略古法跡因心而謂何爲史士之所多惜森然之俊



石尚弟侍中太傅安得獻之書鬬作紙夾業盛瑯邪茂宏厥初眾能之一
乃草其書將以潤色前範遺芳後車風稜載蓄高致
有餘類賈勇之武士等相驚之戲魚有子敬倫蹟存
目驗以古窺今調涉浮豔尚期羽翼鴻漸芝蘭香染
與兄勝而弟負將奢也而寧倫紹之宜爾傑出季琰
揮翰而厚實深沉等漁父之乘流鼓枻高平奕棄盛
露鋒芒而豁懷傍禮樂而無檢猶抑扶搖而坐致超
德遺能方回重熙接翼尚興回則章健章逸發體廉
峻極而非險砌字敬倫蹟重熙若投
浴浴子珉字茂宏瑯邪人晉丞相謚文獻公
季琰中書令然則窮極奧旨逸少之始虎變而百獸
詮風加而眾草靡背樂遊刃觧明合理雖興酬蘭亭

墨仰池水武未盡善韶乃盡美猶以爲登泰山之崇高知羣臯之迤邐逮乎作程昭彰褒貶無方機不短纖不長信古今之獨立豈末學而能揚幼子之敬創草破正雍容文經踴躍武定態遺妍而多狀勢由已而靡罄天假神憑造化莫竟象賢雖乏乎百中偏悟何慙乎一聖斯二公者能知方祁氏之奚午天性近周家之文武誠一字而萬殊豈含規而孕矩然而眞蹟之稱獨標俣俣忘本世心余所不取何哉且得于書法失于背古是知難與之渾朴言可以爲斲磨主



矣王羲之字逸少晉右軍將軍温之伯輿亦扇其風流之表軒冕之中骨體遒正精彩冲融已高天然幼子獻之字子敬中書令温之子孫著子晉司徒左長史粵若太原之英二子間生仲祖慕元常之則懷祖通文瓘之情方言慕而我愧比叔文藻而此榮習所通而不及叔放之温放而先鳴結束體正肆力專成猶棟梁富于合抱巧匠斲而未精上濛高利迅薄連屬歛傾猶鳥避羅而勢側泉激石而分橫即王逌也濛字仲祖太原人晉金紫光祿大夫逌字懷祖晉尚書令藍田侯祿若夫及古不忘吾推世康似無逸少如稟元常猶落泰階之黃菸掇秘府之芸芳卞壼字世康會稽人仍孫瀰子晉散騎常侍風彩自是雄姿翰墨具在如士大夫之京華遊處參貴胄而膚質未改何充字次道廬江人庾亮舅晉侍中司空行仁靡雜唯鍾是師悅踹閑于高軌能終始于清規雖帶偏薄亦能鄰幾若鳳雛始備于五彩長松僅舉乎一枝劉訥字行仁瑯邪人晉散騎常侍眞長則草含稚恭之爽埴正遒越石之驌驦束轡淨森峭穠媚藻縟落衆木于秋杪狎羣鷗于水曲劉瑾字眞長沛郡人晉丹陽尹國明厲躬鍾氏餘風壯利纖薄守雌知雄如道門之子仙路時通張澄字國明吳郡人嘉之子晉光祿大夫猗歟子成狗蹟過名正隸敦實蕞草沉輕元常高風雖疎復是猶不攻擊之鐘鼓含律吕之音聲劉瑰字子成南陽人晉光祿勳師得道南岳魏夫人子夫人魏舒女父義晉河内修武令君祖馳馭藝乔令譽窮正驗草而罕逮其能作僞亂眞而未可爲據正企鍾而悠邈草師王而莫著與夫敬仁道羣王修江或枚茅以連茹猶銳意鵬舉致身鷹翥張翼字君翼晉東海太守時穆帝令翼寫王右軍乎表帝自元子邸後右軍始不能別久乃悟曰小人幾欲亂眞而不倫若遺翰墨猶帶眞涪似山林之樂道

非玉帛之能親桓溫字元子譙國人彝子晉丞相大司馬南郡宣武公 敬道耽玩鋭思毫翰依憑右軍忘在凌亂草狂逸而有度正疎澹而猶懼如浴鳥之畏人等驚波之泛岸桓元字敬道溫子慮智義興太守自署丞相僭號曰楚 道羣閑慢氣格自光始習新制全移古風與伯輿之合極厥王若子敬之童蒙猶富禮樂之世閨備神彩于厥躬江虨字道羣陳留人晉侍中中護軍長茂草妙旣捷而疎慕王不及獨斷所如猶鷙鳥搏擊而失中固跼跙于墟沈嘉字長茂吳郡吳興太守 元寶剛直兩王人晉吳興太守 之次骨正力全軌範宏麗凌突子敬殆于輕肆同變舒緩勁循有體遇稀難評唯署一啓劉虞字季舒會稽人晉光祿大夫順陽筆精吾見元平近瞻元常俯視國明張澄利且掩薄多能似生如班輸子之運斧乏棟梁以輕營武而習文若訪能而得驥劉瓌之字元寶沛國人晉御史中丞義城伯 季苑泛字元平順陽人晉安北將軍 武子正筆頗全古質去凡志精任朴不失猶高人之與釋子志由道而棄律范甯字武子泛子晉 仲書侍郎長民則全效子敬便干性分宏逸生于天機眾妙拙而獨運凌所師而小薄壯若已而不索猶豁其琳而愧耻若焉支之佳麗慕顏容于桃李孝武帝諱駿字休龍文帝第三子 太宗徽音用壯之心情弃鄙野不無高深決突俗工匠古鄰今冠桓棨之下果怯鸞鳳之珍禽明帝

諱彧字休景孝武弟南平休元筆力自全幼齡結搆老成天然比夫鳥在穀龍潛泉符絲桌爾文詞粲然南平王鑠帝第四子休茂尚冲已工法則長于用筆結字短于精神骨力性靈可觀運用未極猶是雛鵠子初借羽翼海陵王休茂文帝十四子復見三謝兩張聯翩竝俊若夫小王風範骨秀靈運快利不拘威儀或撰猶飛湍激石雷注雹迅謝靈運陳郡人宋侍中秘書監方明寬和隱嫺且潤如幽閑女德禮教士允謝方明惠連文帝茂度逸翮景初清規或大宋尚書太守言而峻薄景初對文帝臣恨二王不得臣之體或寡譽而掘奇王僧虔書用掘



筆以日容竝心輕兩王蹟反宗師擬鶴鳴而子和殊鯉退而學詩張茂度吳郡人徽子宋尚書左僕射張永字景初茂度子宋征西將軍敬元則翹翹得法于子敬雖時移而間出手猶無方心破輿術寧磅礴而不忘本分縱橫而粗得師骨遇其合時彷彿唐突猶圖麒麟而莫展索真仙而非實爾後王羊謬同葦靡餘風彥琳敬叔允執厥中孔則愈于緊速病于枯偏超舉之餘窺羊及眉猶蓬瀛心想護武風傳競其風利又覩薄氏纖圓克成骨力猶稚精彩潤密乃誠莫貳鶱友浚師抑亦其次雖鍮無金價而珉實



玉類羊欣字敬元太山人不疑子宋中散大夫與王羊謬同授獻之筆法所言王羊不失所望言虛也孔琳之字彥琳會稽人宋太常卿薄紹之字敬叔刋陽人宋給事中與楊孔竝師小王淮水茂族敬宏不隆故胡餘風翰墨兼至旣約古而任逸亦遺能而獨巧狎埏埴成器王敬宏琅邪人導孫宋侍中左光祿大夫蔓衍枝派思元不忘穩厚而無法度滄和而蓄鋒芒猶君子自適順時行藏王思元琅邪人宋南康太守顏氏儒門士遜器妙大令典則中散筆調游酋孔肩體格唯佝如驚弦履險避地騰峭顏峻字士遜琅邪人宋通直散騎侍郎孔琳之字彥琳會稽山陰人宋尚書左丞孔寧子之子正祖恭已法則師資小王深入閫閾安知逸氣來詳士規猶門張道高衣薛言詩桓護之字彥宗洛陽人宋尚書祠部郎桓玄從弟護之正祖丹陽人宋御史中丞野合思話綿密綴步駝驒任情工隸師羊過青似鳧鷗雁鷺遊戲沙汀蕭思話蘭陵人宋征西將軍刋陽尹二王變古法有所屬兢秀之欲翰謹束如仙童樂靜不見可欲龐秀之宋江洲刺史仲遠循常由衷邇俗企彥琳之墻仞遵茂度之軌蹈豈聞一而得三同出吳而入蜀巢尚之字仲遠魯國人宋尚書朔將軍世朝勞通蝘强斷利察方圄紹悟之竟法得敬元欣之草意匪

庖丁之解牛同君子之不器裴松之字世期河東人
長玉廢慢神閑態穠護小王之偉質錯明帝之高蹤
猶執德而風塵不離發言而禮義攸從徐爰字長玉
琰避傳亮諱除　宋大中大夫　江侯僧安捷利而乾貌兼輕媚體出
多端猶廣庭之芳木小苑之峯巒江僧安陳留人
力卓雄圖轉不窮壯自貶之體格瘦逸少之遺風猶
立言而逍遥出世驗迹而夙夜在公賀道力會稽
高則文武英威時來運蹈挺生紹伯蠆妙翰飛觀乎
吐納僧虔擯排子敬昂藏變拔勝草負正猶力稽牛
刀水屋龍牲蕭道成字紹伯蘭陵人永之子宋右
祖宣遠象賢豈敢仰英規而無功超筆力而有膽莫
顧程式率由胸襟能騁逸氣未忘童心若橫波柬薪
泛濫淺深武帝諱賾字宣
遠高帝長子　子良則能知未善心遠近
邇家風若遺古則翻鄙雖有力而無體將從衺而自
美猶土階茅茨儉德之始克陵王諱子
良武帝子　彥回無飾筆
翰亦爾快利不拘足用而已如垂枝風柳抑葉杞梓
褚淵字彥回河南人宋末與高帝同掌樞
密後齊臺建以佐命功授司徒中書監　蔚先忠良
自我名揚老成不虧和雅允臧若窮隱肥遯志傲侯



王褚淵字彥回
窺墻仞　王僧虔琅邪人曇首子齊尚書令簡穆公
慈字伯寶王志字次道從
中冠軍次道侍中吏部尚書王
儉字仲寶僧綽子齊尚書令　茂謙則壯而不密騁
志恆俗輕師謨任縱欲如勇夫格獸經越林麓劉瓛
謙彭城人齊太子
洗馬御史中丞　寶光楷之同調合韻差池去就羽
翮齊振依蕭附王道成
僧虔　俱曰慕顧論嘗氣而胡壯驗
精神而顧峻猶岸柳之先春得地連于河潤顧寶光
南昌人齊度支尚書　希秀之跡敬叔之倫蕭緬
則謹從有度草則拘檢靡伸如儉德君子清朝士人
徐希秀琅邪人
齊驍騎將軍　思光逸才揮翰無滯超寶光之力從

僧虔之制越恆規而涉往出衆格而靡繼如塞路蓬轉摩霄鳶唳張融字思光吳郡人齊司徒左長史梁則高祖叔達恢宏寡明察衆而理窮厥躬泯規矩合董蒙文勝質而辭及受禪稱梁武帝簡文慕鍾不瑕有害傲景喬而含古蕭子雲猶巧匠琢玉心愜雕蟲蕭衍字叔達蘭陵人順之子齊左僕射征東將軍封梁王屬郡陵而去泰僖文帝諱綱字世調則氣吞元常世世子蕭子雲字景喬兒郡人中領軍右僕射若置度內方之惠達蕭特有趣猶昧擅時譽而徒高考遺蹤而罕述邵陵王綸字世調武帝第六子孝元不拘快利惟盱習寬舒于一體加緊薄而小殊惟墩君之翰顯稱天倫之友于皆可比蘭菊殊芳鴻燕異軀孝元帝諱繹字世誠武帝七子仲正則寬而壯賒而密婆娑蹣跚綽約文質稟庭訓而徵過任天然而自逸若衆山之連峯探仙洞而不一蕭確字仲正綸子梁廣州刺史永安侯星喬則潤色鍾門性情勵已豐媚輕巧纖幔旖旎詩雖易其國風賜豈賢于支子猶鸞窺鏡而鼓翼虎不哯而履尾蕭子雲字景喬蘭陵人梁侍中國子祭酒名劣筆捷乃逢王克通流木精疏快不忒猶腐儒宿士運用自得王克琊邪人梁尚書僕射陸杲迅驟捷遺能任縱便無風稜如郊坰羽獵獲戎奔騰陸杲吳郡人梁光祿大夫揚州大中正體雜閑利覩夫彥昇搆牽擊而無法任胸懷而足憑猶注懸泉咽凝冰任昉字彥昇樂安人梁吏部侍郎兼掌著作茂遠捷銳足以自給彥和連環迅不可及加過雨之奔簷靈飛燎之赫原隰傅昭字茂遠北地人梁秘書監佺兒郡人中領軍右僕射文海緊快勢逸氣高未忘俗格銳意操刀猶樂成名于朝市喻遁跡于蓬蒿王籍字文海琊邪人僧虔之子梁左僕射季和慢速風規所屬圓轉頗通骨氣未足殷鈞字季和陳郡人梁國子祭酒文機纖潤穩正利草輭媚橫流姿容美好若其柳阪霞殷庶幾同塵似泉激酒于懸磴木垂條于晚春阮研字文機陳留人梁交州刺史惟子深與惠達總景喬之幼志俱親拂毫同陪結字深正穩而寡力達草寬而豐意或比炙而疎省或過師而巧媚誰與別其羅紈且欲同乎篾筒王褒字子深琅邪人梁尚書僕射蕭特字惠達子雲子梁海鹽令肩吾通塞併乏天性工歸文華拙兒草正徒聞師阮何至遼夐使鉛刀之均鋒稱古利而側佞庾肩吾字子愼新野人梁度支尚書通明高爽緊密自然擺闔宋文峻削阮研戴窺逸軌不讓眞仙猶龍靜鶴頸奮舉雲天陶宏景字通明丹陽人隱居山林武帝追謚貞白先生彥淵氣懦任力或滯猶翮短風

高昇沉廢制江淹字彥淵濟陽人梁吏部侍郎宏讓迅快放誕可觀利疾速書筆畧輕乾若里居僻陋蔓木樛盤周宏讓汝南人弟宏正蠢蠢懷約任已作制若孤陋儒生辛勤一藝范懷約一作懷鉉吳郡人梁東宮侍書

述書賦下

爰及陳氏霸先創業盤桓有威宇落無法等王師憑怒挫刱攻劫嗟文煬而不知徒染亳而敗業（陳霸先潁川人文證子臨潁司空丞相封爲陳公後受禪稱陳武帝文帝諱蒨字子華武帝子煬帝諱叔寶字元秀宣帝子）沈后德名標婺華允光親嬪嘗獨美可嘉如晚晴陳雲傍日殘霞煬帝后沈氏吳興人君理之女）叔齊鬱然名抑而已伯仁軟慢尺牘近鄙欽榮之之力舉雖師心而入流



高疏壯浪復覩伯謀施如策馬馳逐葦航泛浮（新蔡王叔齊字子肅煬帝弟官至侍中國子祭酒廬陵王伯仁字壽之煬帝子官至光祿大夫中武將軍永陽王伯智字榮之廬陵王弟官至左翊將軍桂陽王伯謀字慤之永陽王弟官至丹陽尹）智永智果禪林筆精天機淺而恐泥志業高而克成或拘凝重蕭索家聲或利凡通周章擅名猶能作緇門之領袖爲當代之準繩施如君子勵躬而有道高人保志以居貞（會稽永興人俗姓王氏右軍孫僧智果會稽人）

外甘率性而眾異非接武于興會若時違隱渝卒不冠帶江總字總持濟陽人陳尚書令孝穆郎重剛毅任拙猶偏裨武

郎領太著作　知道則寬疎弛慢無可取則剛凡常病窒塞（謝嘏字含茂陳中書令）賀氏曰朗雖非動人先非勝負可差忒不事筆力猶阻學貧若官遊旅泊衣化風塵（賀朗會稽人陳祕書監）蕭條北齊浩汗仲寶劣克凡正備法緊草遲思右軍欻爾由道究千變而得一乘薄俗而居老如海岳高深青分孤鳥（劉珉字仲寶彭城人英子北齊三公郎中）文深孝逸獨慕前蹤至師子敬如欲登龍有宋齊之面貌無孔

薄之心胸趙文深天水人後周爲書學博士書迹爲
右軍逸幼大令亞有功業當平梁之後王褒入國舉
朝貴胄皆師于褒唯此二人獨負二王之法俱入隋
臨二王之迹人隋則元平嗣步訛俗名揚彥謙卓力
間往往爲貨耳
浮緊循常糊糊若軍之化依稀大子之墻皆如益星
人司隸
刺史
昌衡跌宕率爾而作雖蔑泛而或乖乃由衷
而不恡似野笋成竹長風阻擅盧昌衡字子均
范陽人隋侍中我巨
爪陳寧謀自武雄其神貌冠梁代之徽猷神堯皇帝
隴西李氏
號爲龍爪書高祖師王褒得其妙故有梁朝風格焉太宗則備集王書聖鑒旁
啟雖躡閭井未登階陛質訛勝文貌能全體口兼風
骨口總法禮文武皇帝諱世民神堯子當貞觀中
嬀集二王真迹微求天下併充御府武
后君臨藻翰時欽順天經而永保先業從人欲而不
顧兼金則天皇后姓武氏士彠女臨朝稱制號曰
大周金輪皇帝時累代祖父書迹寶傳于家
即晉丞相導之十世孫有異
凡二十六人編成一十一卷后鑒制問方慶方慶因
而獻焉后不欲奪志遂盡模寫置內其本加寶飾錦
繢歸還王氏以到于今稱之左史崔融撰王氏寶章
集敘文具
紀其事
睿宗垂文規模尚古飛五靈而在天運三



光以窺戶睿宗皇帝則天皇后四子性淳和好
書史尚古質書法正體不樂浮華開元
臚乾神武聰明風骨巨麗碑版峥嶸思如泉而吐鳳
筆爲海而吞鯨諸子多藝天寶之際迹且師于翰林
嗟源淺而波細開元皇帝仁孝慈和兼負英斷好圖
元中入分書北京義堂西岳華山東岳封禪碑雖有
當時院中學士共相摹勒然其風格大體皆出自聖
心
漢王璡年自得書意風承義獻字法不二漢王元
帝弟
惠文雖倦博好敦勸恨夫有始無終灰燼成空苟
懼存而投閣徒榮奴而弗管尚而謂梁園筆非樂府
文雄累聖重光之盛業六書一藝之精工非所以抑

若乃出自三公一家而首跋陽在焉不顧偏醜顣縮爽了臬黝糺如地隔華戎屋殊戶牖學有大小夏侯書有大小歐陽父掌邦禮子居廟堂隨運變化爲龍爲光歐陽詢長沙人紀之子幼孤陳叔書令江總收養書出于北齊三公郎中劉珉官至率更令太常少卿子通亦能繼美拜納言封渤海公永興超出下筆如神不樂疎慢無慚世珍然則壯文幾而老成與與自而德鄰如層臺緩步高謝風塵纍煥嗣聖體多拘檢如彼弒弑亂其琥珀虞世南會稽人荔之子跡居四公之上官至祕書監贈禮部尚書封永興公子繇孫煥皆能繼世煥授武官在伏宿衛初隋有猛將來護兒把筆虞世南男帶刀言物極則反一至于此河南專精克儉克勤伏兒子恂至祕書少監虞禮凡草閣閻之風千紙一類一字萬同



重模而足遵句反墨蔑落風規雄壯氣力播清墾而祖述履見賞于有識如曲圖鴻飛芳園桂植王紹宗瑯琊人修禮在如見疑于冰冷甘沒齒于夏蟲孫過庭字虔禮富陽人右衛胄曹參軍張長史則酒酣不羈逸軌神澄回眸而壁無全粉揮筆而氣有餘興若遺能千學知遂獨荷其顛稱張旭吳郡人左率府長史俗號張顛雖宜官舊酒子敬揮毫退想邇觀莫能假手拘素屏及黃卷則多勝而贏負猶莊周之寓言在昊百川而身去殷仲容陳郡人不書之子奕世工書尤善書額官至禮部尚書額京師袁義開業資聖寺東京太僕寺盡州神馬觀額皆精妙曠古王知敬太原人門傳孝義工正行善署書與殷殊途而同歸兼草書弟知慎工圖畫官至祕書少監當時雙絕與仲容齊名手蹤皆爲後代式程王祕監則首末全真尊道重德或終紙而結字或肩天后詔一人署一寺額仲容題資聖知敬題清禪俱爲獨絕洛川長史德政二碑神在修行寺東南角即知敬之述倾峻利豐秀清禪資聖二寺今路人識者駐馬往觀其濟度寺即父令名手蹤

韋字季眞會稽永興人太子洗馬德仁之孫少以文詞知名工草隸書進士及第歷官祕書監自號四明狂客廣平之子令範之首娅婉鍾門透迤王後成都先覺翰墨泉藪子敬元常得門窺牖侍中簡穆異代同友于孔門而升堂惜顏子之不語

舍人國子祭酒李遊龍西人成韓郡公言侍中簡穆即子雲倘後韓常侍則八分中興伯喈如在光和之美古今迭代昭刻石而成名類神都之冠蓋韓擇木昌黎人工部郎中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許昌翰苑文房侍書應右散騎常侍赫赫許昌翰苑文房

徵前賢而少對當聖代而難方田琦雁門人德平之孫工八分小篆習書圖畫寫洪崖子張氳雲棲井雪木行于世官歷陝令豫斷許等州刺史兼裴肖係柄梧尤妙其事常寫武德功臣拜兵部尚書衛包京兆人工八分小篆通字學兼象緯之術官至衛包京兆人工八分小篆通字學兼象緯之術官至

尚書郎蔡有鄰濟陽人善八分本拙弱至天寶間遂至尚書郎蔡有鄰濟陽人善八分本拙弱至天寶間遂至精妙相衛榮陽昆弟內外光華揔藹美麗自是一中多其迹

家幼弟曰逾丹書大誇信斷玉而剖石卽揀金而披砂鄭遷及弟邁逾並工八分崔氏出中書令湜之甥遷官至浚儀尉季弟逾善山水天寶中知名梁宋

温良之德書畫兼美誠依仁而游藝同上善之若水皇室李權工八分弟權工小篆姪平鈞亦善小篆兼妙山水並冠絕一時淮安王神通曾孫權官歷金州刺史權侍御史平鈞富詞學江陵掾詩入國風筆超神迹李將軍世稱高絕淵微已過薛少保時許美潤英粹合極玉石丞維宇摩

詰琅邪人詩通大雅之作山水之妙勝于李思訓弟太原少尹縉文華泉藪善草隸書功超薛稷二公名望首冠一時時議云論詩則曰王維崔顥論筆則曰王縉李邕祖詠張說不得預焉幼弟紘有兩兒之風閨門之內友愛之極史侍御惟則心優世業階乎瘉豪古今折衷大小應變如因高而瞩遠俯川陸而必見史維則廣陵人殿中侍御史即諫議大夫白之子白善飛白

通家世舊趙郡李君嶧山並驚宦汶同羣洞于字學古今通文家傳李義氣感風雲李陽冰趙郡人文雍門涵城令冰兄弟五人皆負詞學工于小篆初師李斯嶧山碑後見仲尼吳季札墓誌使變化開闔如虎如龍物利象爽風行雨集文字之本悉在心胸識者謂之若頡後身弟澥澥子騰冰子均惟詞場尚勁幼子曰庶勤學孝義以通家之故皆同子弟也

延安君則快連不滯若懸流得勢三原君則婉媚巧密似垂楊應徒吾舅諱綸彭城人也延安都督婉兄明若山平源人京兆三原縣尉大理評事宋儋李璆擅美中州李師王而意淺宋祖鍾而體流宋儋字藏諸不仕戶部侍郎宇文融薦授祕書省校書郎作鍾體而側戾放縱跡不副名開元末舉場中後輩多師之李璆隴西人御史大夫傑之兄子性疎達輕財重諾落筆監婦亦有聲于代爲狄宇漸李漸所師

外蕭公名成于薛安西變體光潤愉悅起家奉禮郎開元初時尚褚薛公爲之最陛右司員外郎善造班石文紙用西山野麻及穢州土載五色光滑殊勝子彭張氏四龍名揚海內中有季弟工夫少對右軍風規下筆斯在張從申長史文場擢第弟從師監察御史從儀炯然有詩才從申志業

精絕工正行書握管用筆其于紙字緊密近古所無恨歷覽不多間見遂寡右軍之外一步不窺意多揚書闕其真迹故也　呂公歐鍾相雜自是一調雖則筋骨乾枯終是精神嶮峭其餘小楷尤更巧妙呂向東平人開元初上美人賦

柞上時張說作相諫曰夫鶚冬脇君愛君也陛下不能用容可殺之乎使陛下後代有悖諫之名而向得放諫之道與小子爲便耳不如釋之于是承恩特拜補闕賜綵百段衣服銀章朱紱翰林待詔頻上賦特頌並皆諷諫兼皇太子文章及書皆至絕事中中書令人刑部侍郎又詔學業當代莫比有子曰庾聰明俊秀有吏才拜監察御史　吾兄則書包雜體首冠衆賢手倦曰醫瞬息彌年比夫得迫家之深旨習閒風而欲仙家兄子仝官議郎安南都護



馬家劉氏臨效逼斥安西蘭序貌奪眞跡如宓妃遺形于巧素再見如在之古昔翰林書人劉泰妹婦馬氏押署則徐僧權似長松挂劍結體則欹滿騫如磐石臥虎徐僧權中山人滿騫富陽人　繁多乃懷光懷珍稀少乃延祖允祖唐懷充晉昌人姚懷珍武康人陳延祖長城人范允祖順陽人　熾文時有何爰近覩雖正姓名美其傲古恨連書于至寶無尺牘之行伍沈熾文武康人何爰子梁中書侍郎名作當時書證　印驗則玉斷善狀集于散騎右散騎常侍姚思廉集善書人名狀李亞相著藻飾之繁右御史大夫李嗣眞撰書品　張兵曹擅習玩之利率府兵曹鄴州長史張懷瓘撰書品論傳五兵比七年庾中庶失品格拘以文華梁庾肩吾撰書品論傳廣于職位梁傳昭撰名錄編于司馬書法目錄　名錄編于司馬隋蜀王府司馬姚最撰名書錄善狀集于散騎右散騎常侍姚思廉集善書人名狀李亞相著藻飾之繁右御史大夫李嗣眞撰書品　張兵曹擅習玩之利率府兵曹鄴州長史張懷瓘撰書品論傳五兵比七年庾中庶失品格拘以文華梁庾肩吾撰書品論傳廣于職位梁傳昭撰名錄編于司馬書法目錄　名錄編于司馬隋蜀王府司馬姚最撰名書錄善狀集于散騎右散騎常侍姚思廉集善書人名狀李亞相著藻飾之繁右御史大夫李嗣眞撰書品　張兵曹擅習玩之利率府兵曹鄴州長史張懷瓘撰書品論傳五兵比七年庾中庶失品格拘以文華梁庾肩吾撰書品論傳廣于職位梁傳昭撰名錄編于司馬書法目錄　名錄編于司馬隋蜀王府司馬姚最撰名書錄善狀集于散騎右散騎常侍姚思廉集善書人名狀李亞相著藻飾之繁右御史大夫李嗣眞撰書品　張兵曹擅習玩之利率府兵曹鄴州長史張懷瓘撰書品論傳五兵比七年庾中庶失品格拘以文華梁庾肩吾撰書品論傳廣于職位梁傳昭撰名錄編于司馬書法目錄　名錄編于司馬隋蜀王府司馬姚最撰名書錄善狀集于散騎右散騎常侍姚思廉集善書人名狀李亞相著藻飾之繁右御史大夫李嗣眞撰書品　張兵曹擅習玩之利率府兵曹鄴州長史張懷瓘撰書品論傳



惜紙色標軸眞僞卷數無不畢備裴本行于世眞跡皎起居舍人李造得之齊司空簡穆公瑯琊王僧虔上明皇答竟陵王子良書序古善書人評議無不至當本行于世共眞跡今御史大夫黎幹得之藻鑒則梁高祖巧而未博武帝時撰書評邵陵王博而未至蕭綸亦撰書評



元文止于二貞觀開元太宗元宗所用印　陶安東海徐李所祕陶安東海徐祭酒崎之印　萬言方寸方言未詳輪圄所類軌飛出出延王友齋永書印　張氏永保張氏張懷瓘印　任氏言事任氏言事未詳　古小雌文東朝周顗周顗周東侯顗印　審定寶齋蒙齋蒙議郎寶審定蒙書印　亭侯襲貴安國亭侯未詳　猗歟劉鄭猗歟劉鄭未詳　門承貂珥義仰彭城彭城侯書畫印　金部郎中劉繹書印　鄴周印異鄴侯圖書刻章　周昉相國鄴侯李祕印　或有撫宣州長史周昉印　之于雅致宋虞龢表問于明皇帝齊簡穆書答于竟陵王長稱委謙書乃備詳宋中書侍郎虞龢上明皇帝表論古今妙跡正行草

嗜也我小司空韋公曰述職該藝府才同史筆茂族挺生聖朝間出若乃闇異聞之肯接片善之勤則必忘疲吐握不間風塵所談而改觀成市所寶而增價既任遇此公而其德惟新可謂千載一時孤標絶倫爲珍小擅聲于自我大推美于其人彼凡百而馳名宋韋述京兆人尚書工部侍郎 及乎驗德力之工拙知古今之優劣余稽古而說龍因假手而有說匪徒姓名記錄而已超越相質披文虛室歲月者矣是用相如慕藺撫新蹟而忘懷豈甘賜也望回抱遐心而結舌終翼乘

## 時出處備展名節其或英傳

鍾紹京南康人中書令光祿大夫聚寶捐金川流海納 而會稽川家伯諱瓚邠王司馬並旁通倾心善價 而八補闕席毘安定人右補闕徵求非利 翰林之壽繹張懷瓘兄弟懷瓘盛王府司馬並郎中翫學潤身假借盈篋 欣給事之道宏族兄紹給事中志宏雅道不倦虛求 仰議郎之區別家兄銳思窮源增燄旼觀韓生委輸韓滉潁川人給事中委質慮遠推誠道滕子擁決滕昇歙州婺源縣令取舍若流通利泉數 張氏旁求懷瓘海陸人鄱州司馬利无推 陸家胥悅前芳事窮先志 釋胡超



彼岸東京福先寺僧良朋新羅人俗姓林氏遇捐衣鉢逸冠儕流宜渤海人同官財氣合古風力知能事 温播金聲温見悉心景慕徒衆博求崔令冰潔崔曼倩清河人鄴縣尉浩汗經營見如不及 若驚陳趙陳閎頴川人陳王府長史趙徵明天水人或志敦習學或自悅古能皆說之无斁也 賈勇徐薛徐守行東海人監察御史薛邕河東人郎中或推古招致或究能跆跋邕求之不已 關郭雙翥飛關徵隴西人郭暐太原人或規規好或楚楚傳寫 潘袁兩傾竭潘淑會稽人袁明陳郡人或披尋洽道或觥簪貨變布素申道間設阮輔輳而川流並觀光籍樂貨 于後哲速珠玉之無膇可得略而言曰長安則穆聿聿咸陽隴右人少以販書爲業後至德中因告訐徵搜古跡并强掐石泉公家則天后所還書功臣身受



金吾長史改名 王昌遵東人詞荒智狡 導其源葉豐括州人貌恭性僻 田穎長安人志凡識滯 委其軀必拾遺市駿懷寶飛鬼洛陽則杜福河內人論熟行巧 劉翌洛陽人節操微 窮彌固齊光河南人道寡 趙晏河內人志專別識 樂忘劬此四人洛陽販書者 皆誇自動利實有若無詩不云乎匪斧語有之曰反隅若或徵數子之運用甘千里之殊塗則我雞犬而無來無往子衣裳而不曳不衰成一家之憬彼揆四海之友于寘主往反周秦左翊吾兄業窮幽遠名錫同州別駕龍興張

揖道契貞洎張揖與滂淑獻書拜官今任龍興縣尉雅興閑關以隨扣古風開卷以襲人不然者何窮獨而慫怡悅何市朝而貪隃渝言尚往來眾美森然往哲來賢一朝而墨縗入眼百代而雲披及肩身已沒兮若休跡遺芳而可傳彼金印玉璽墾礎貨泉蟲篆制而凡分開矣正隸興與前代效績當年錄宜機而羽括鷹隼迸國命而發揮貂蟬迸親友以感酳啓咨謀以聞天接武波委嗣芳鱗連則金不讓千賦頌政分出而別妍恃乎幼好而晚知之乃至熟也曲察而直言之斯無愧者將忒目而眾利輕言入掌而百憂俱寫其藤苔縑縠側理蜀幅花麻黃絹緇赭紺緣渝壓而邇藏亡文著非其人雖邇朝亦朽蠹保持而遠完緘卷處之得地雖遠古亦完全上智所以懸解直曉中庸所以交戰疑之取迷伊地貽笑鄙賤則有烏絲縹首紫顥露面好丹時更悲素色變狀元豹之霧隱規雕虎之風扇雖置水彌旬移晷屢遍蓋深沉于直質乃容易于覽見嗟乎捨不疑于古疎高徵取遞假於俗眩眩惑誘淺情于末興肆凡賞而留盼何其妄哉寧



備並言檢討裝背也若乃見稀意欲雖可弃而崑山片玉瓠久厥克雖可寶而紈扇秋風競捨茲而易彼詮視審而聽聰或芟穢于匿迹或喪真于矜工夥哉耳誤渺矣目窮因既原乎識量遂懸別其淹通已分流而在茲徒並驚而爭雄言申博易假使作僞必勞亂真尚出眯目童幼摧殘紙筆終令君子弃瑕以拔材壯士斷腕以全質期補勞于得喪厲採蓺于始卒子猷之竹在焉易可無其一日言務宏道夫喻大始于事兒方崇極于類聚況物著公器賞推善主異清白而非冯裘豈孫

謀而紹宗祖仰如堯禪舜舜命禹道必貫乎釐同天無親而德輔歸可保于授受靡自私而禦侮故知乖其趣者則密戚而心捐合其軌者則鄉儲而宅傳亮玉帛之利未望吾徒之義先 先言傳付後紀成以終也 至其龍琴閣堂散裘虛牖闔新迎之卷馴傾舊滿之樽酒暢懷古而遺形荷逢時以濡首炎涼所寄慨仰無咎烟璜汝琳謹案法書苑注 孤松春過五柳想薛蘿而在眼猶鸞鳳而盈手善鄰得朋知我益友暗遺名利臥度卯酉遂志願兮苟若斯生可濩兮死不朽雖金翠溢目陶匏聒耳徒濁色于多歡眞無階於競美賢賢易色勿藥有喜茅居貧貧陋巷飲水誓將敦素業而畢世振風而何已辭曰資樂道兮善莫大佐元覽兮寄所賴芝蘭滿室兮遺美芳朋友忘言兮古人會想賢翫蹟兮儼如在史冊悠悠兮幾千載



大歷四年七月點發行朱壽鏡精嚴痛摧心骨其人已往其跡今存追想容輝悌泣淚嗚咽

五言題此賦

竇蒙

受命別家鄉思歸每斷腸李江再被住子敬與琴亡



吾弟當平昔才名荷寵光作詩通小雅獻賦掩長楊流轉三千里悲啼百萬行庭前紫荊樹何日再芬芳

述書賦語例字格

竇蒙

吾弟尚輦君字靈長翰墨厠張王文章凌班馬詞藻雄鵬草隸精深平生著碑誌詩篇賦頌章表凡十餘萬言較其巨麗者有天寶所歎大同賦三殿蹴踘賦以諷興諫諍爲宗以匡君救時爲本帝乃咨爾可編矣書中使王人榮耀戚里龍章鳳篆寵錫儒門及乎晚年又著述書賦總七千四百六十言精窮旨要詳



辨祕義無深不討無細不聞徵五典三墳考九邱八索詩騷禮易文選詞林猶不盡所知故別結語立言曲申幽奧一字一句數義旁通尚輦君學究天人才通詁訓注解分析皆憑史傳注有未盡在此例中意有未窮出此格上凡古今明哲正文呼字尊貴長老各言其親或取便引官或因言稱爵句則兩字三字五言四言而于其以之間或六或八改時革命之際舉一相從虛學者致疑仍施朱點發此則語之理例別有字格存焉凡一百二十三品并注二百四十句且

褒且貶還同論法披文感切撫已崩摧手跡宛然如向來之放筆天才卓爾成千載之分襟考義銘心言笑在目一枝先折痛貫肝腸兩眼既枯哀纏骨髓

字格凡百二十言并注二百四十句汝樂謹案今字格實止一百言注一百十句與原文不合

忘情鸚鵡向風　天然鴛鴻出水
自然鸚鵡羣　更好容儀

質撲天仙玉女　斲磨錯綵雕文
粉黛何施　方申巧妙

體裁一準一錯　意態回翔動靜
盡有憑據　厥趣相隨

枯槁欲北還南　輕便筆道流曰輕
氣脉斷絶　宏壯曰宏絶

不倫前濃後薄　茂字多曰茂
牛肢牛成　外情

淺流曰淺　淺涉于俗
浮歸旨無所　浮
緊緻曰緊　緊團令密
快爽停曰快　快趣不
強筋力露　強兒曰
弱心曰嫩　嫩力不副

密髣髴不容　密
間髣髴曰密　相
豐筆墨圓曰豐　豐相
麗體制外有　麗餘曰
沉深而意　沉遠曰
慢舒正閑　慢詳曰
穩結構平　穩正曰
薄關于圓　薄備曰

寶雲氣感風　寶曰
癡文過于　癡質曰
拙不依綴　拙巧曰
癖力瘦而有　癖曰
艷少古多　艷今曰
潤旨趣調　潤暢曰
澁下筆不　澁猛曰
妍透迤排　妍打曰
媚意居形　媚外曰
畏懼無端　畏羞曰
險然險　險文期而
峻達峻　峻頓挫類
貞潔貞　貞潔神
重質勝于　重文曰
疎違犯陰　疎陽曰

孰及猶不　孰過猶不
詭迹藏鋒隱　詭迹曰
細深細　細運用精
雄威雄　雄負英

雖氣候不
飛名滅名
足曰雖飛
爽肅穆飄
然曰爽動
成一家體
度曰成禮
法宜有周
備曰法典
則可以傳
授曰則儒
乾無復光輝曰
乾古寒切滑
駛波瀾驚
駛絕曰駛放
拔輕鶩超
殊曰拔閑
鬱勝勢風
起曰鬱秀
東奧致不
宏曰東穠
中勁
峭峻中
利曰峭散
自少妖
妍曰質質
肥寵臨洞穴
沒而有餘瘦
壯力在意
先曰壯寬

大歷十年龍集乙卯二月乙丑陝州大都督府夏縣尉竇士止初校

檢校國子司業太原縣令竇蒙再校

御覽書苑菁華卷第十

錢塘陳 思 纂次

## 書論上

### 非草書

余郡士有梁孔達姜孟穎者皆當世之彥哲也然慕張生之草書過于希孔顏焉孔達寫書以示孟穎皆口誦其文手楷其篇無怠倦焉於是後學之徒競慕二賢守令作篇人撰一卷以爲秘玩余懼其背經而趨俗此非所以宏道興世也又想羅趙之所見蚩沮弗獲失節葡匐夫杜崔張子皆有超俗絕世之才博



故爲說草書本末以慰羅趙息梁姜焉竊覽有道張從宜而今之學草書者不思其簡易之旨直以爲杜崔之法龜龍所見也其攙扶拄捽詰屈爻乙不可失也亂齒以上苟任涉學皆廢倉頡史籀競以崔杜爲楷私書相與猶謂就書云適迫遽故不及草草本易而速今反難而遲失指多矣凡人各殊氣血異筋骨心有疎密手有巧拙書之好醜在心與手可強爲哉若人顏有美惡豈可學以相若耶昔西施心疹捧胸而顰眾愚效之秖增其醜趙女善舞行步媚蠱學者



學餘暇游手于斯後世慕焉專用爲務鑽堅仰高忘其疲勞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筆月數九罷頷袖如皁唇齒常黑雖處眾坐不遑談戲展指讀地以草劇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見鰓出血猶不休輟然其爲字無益於工拙亦如效顰者之增醜學步者之失節也且草書之人蓋伎藝之細者耳鄉邑不以此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講試四科不以此求備徵聘不問此意考績不課此字善既不達於政而拙亦無損於治推斯言之豈不細哉夫務內者

必關外志小者必忽大俯而捫虱不暇見天天地玉
大而不見者方銳精於幾微虱乃不暇焉第以此篇研
思銳精豈若用之於彼聖經稽歷協律推步期程探
賾鉤深幽贊神明覽天地之心推聖人之情折疑論
之中理俗儒之諍依正道于神說濟雅樂于鄉聲興
王德之和睦宏大倫之元清簡可以守身遺名達可
以尊主致平以茲命世永堅後生不以淵乎

王羲之

吾書比之鍾張鍾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雁行



張精熟過人臨池學書池水盡墨若吾耽之若此未
必謝之後達解者知其評之不虛吾盡心精作亦久
尋諸舊書惟鍾張故爲絕倫其餘爲是小佳不足在
意去此二賢僕書次之須得書意轉深點畫之間皆
有雅意自有言所不得盡其妙者事事皆然平南李
式論君不謝平南郎右軍叔平南將軍王廙也李式晉侍中

論書

王僧虔

宋文帝書自謂不減王子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
功夫不及欣

王平南廙是右軍叔自過江東右軍之前推廙爲最
書爲晉明帝師書爲右軍法
亡會祖領軍洽嘗與右軍書云俱變古形不爾至今
猶法鍾張右軍云而書遂不減吾
亡從祖中書令珉筆力過于子敬書舊品云有四足
素自朝操筆至暮便竟首尾如一又無誤字子敬
戲云弟書如騎驢驟駛恆欲度驊騮前
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忿
在荆州與都下書云小兒輩乃賤家雞愛野鶩皆
張翼書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寫題後答右軍右
軍當時不別久方覺云小子幾欲亂眞
張芝索靖韋誕鍾會二衛岡得名前代古今既異無
以辨其優劣惟見筆力驚絕耳
張澄書當時亦呼有意
郗愔韋草亞千右軍
晉齊王攸書京洛以爲楷法
李式書右軍云是南平之流可比庾翼王濛書亦可

比庾翼

陸機書吳士書也無以校其多少

庾亮書亦能入錄

亾高祖丞相導亦甚有楷法以師鍾衛好愛無厭喪亂狼狽猶以鍾繇尚書宣示帖藏衣帶中過江後

在石軍處石軍借王敬仁敬仁死其母見脩平生所愛遂以入棺

郗超草書亞于二王窮媚過其父骨力不及也

桓元書自比右軍讓者未之許云可比孔琳之

謝安亦入能流殊亦自重乃爲子敬書嵇中散詩得

子敬書有時列作校紙

羊欣丘道護並親授于子敬欣書見重一時行草尤善正乃不稱孔琳之書天然絶逸極有筆力規矩恐在羊欣後巳道護與羊欣皆面授子敬故當在欣後巳殊在羊欣前

范曄蕭思話同師羊欣范後背叛皆失故步名亦稍退

蕭思話全法羊欣風流趣好殆當不減而筆力恨弱



謝靈運書乃不倫遇其合時亦得入能流昔子敬上表多在中書雜事中皆自書竊易眞本相與不疑元嘉初方就索還上謝太傅殊禮表亦是其例親

閒文皇說此

謝綜書其舅云駱潔生起實爲得賞至不重羊欣欣亦耀之書法有力恨少媚好

顏騰之賀道力並便尺牘

庾昕學右軍亦欲亂眞與南州釋道人作右軍書

孔琳之書放縱快利筆道流便二王後略無其比但工夫少自任過未得盡其妙故當劣于羊欣

謝靜謝敷並善寫經亦入能境居鍾毫之美遵古法

又論書

今是以征南還卽所得

辱告並五紙舉體精態靈奧執玩反覆不能釋手雖太傅之婉媚玩好傾軍之靜逸合緒方之薆如也昔杜度殺字甚安而筆體微瘦崔瑗筆勢甚快而結字小疎居處二者之間亦猶仲尼方于季孟也夫工欲

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伯喈非流紈體素不忘下筆若子邑之紙研染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窮神靜思妙物遠矣邈不可追遂令思挫於弱毫數屈于陋墨言之使人於邑若三珍尚存四寶斯覩何但盡素怕札動見模式將一字經丈方寸千言也承天旨體豫復欲繕寫一賦遲煇采心目俱勞承閟覽祕府備觀墨跡崔張歸美于逸少雖一代所宗僕不見前古人之跡計亦無以過于逸少既妙盡深絕便當得之罄錄然觀前世稱目竊有擬焉崔杜之後韋誕字仲將京兆人善楷書漢魏宮觀題署多出其手魏明帝起凌雲臺先釘榜未題籠盛誕轆轤長細引上使就榜題榜去地二十五丈誕危懼誠子孫絕此楷法又著之家令宮至大鴻臚



## 論書

所學正書宜以般鈞范懷約爲主方正循紀修短合度所學草書宜以張融王僧虔爲則體用得法意氣有餘意表牋書于斯足矣夫才能則關性分躭嗜殊妨大業但令駿快分明屬詞流便字必須體語輒投聲若已巳莫分東東相亂則兩王妙迹二陸高才頃行書是也三法皆世人所善

來非所用也王延之有言曰勿欺數行尺牘即表三種人身豈非一者學書得法二者作字得體三者輕重得宜余見學阮研書者不得其骨力婉媚唯學孌峻急晚逸別法貧省愛異濃頭纖尾斷腰頓足一八相似十小難分屈等如勻變前爲草咸言祖述王蕭無妨日有訛繆是不從生籍不從柔許愼門徒居然嘔噱衛恆子弟寧不傷嗟註誤衆家豈宜攻習詩學之興由來尚矣沮誦蒼頡黃帝史也周宣王時柱下



史史籀始著籀書今六八之法雖存十五之篇亾矣及秦相李斯破大篆爲小篆造蒼頡九章中車府令趙高造爰歷六章大史胡毋敬造博學七章後人分五十五章爲上卷至哀帝元嘉中揚子雲作訓纂記滂喜爲中卷和帝永元中賈升耶更續記彥音均爲下卷故稱爲三蒼夫蒼雅之學儒傳所崇自景純注解轉加敦尚漢晉正史及古今字書竝云蒼頡九篇是李斯所作今竊尋思必不加是其第九章論猶信國時書元常皆作隸書故貽後來所詰湘東王謚沮

京劉等郭云猶信是陳猶韓信京劉是天漢西土是長安此非識言豈有秦時朝宰談漢家人物牛頭馬腹先達何以安之江左碩儒相傳梁初復有任昉及沈約悉未有譏駁余忽橫議實不自許敬候明哲定期可印而自韻集方言廣雅凡錄字者十有四家許愼穿鑿賈氏乃奏說文冣產開拓許侯爰成字苑說文則形聲具舉字苑則品類周悉追悟典墳字亦合體周禮以雞斯爲笄纚禮記以相近爲襄新妝今衆議殘音解騶牙由程邈變隸流傳未一鄭公詩譜



頗顯其源且書文一反草木相從凡五百六十七部合一萬五千九百一十五字即曰世中所行十分裁一而合點畫失體深成恠也近有居士阮孝緒撰古今文字三卷窮搜正典次丹陽五官匡陵撰文字指要二卷精加摘發惟此兩書可稱要用余少值明師留心字法所以坐石作千畫字不依義獻妙跡不逐陶葛名方作蒭蕘不數音書不循韻集爰以淺見輕述字府自謂此文或均螢露齊末王融圖古今雜體有六十四書少年崇倣家藏紙貴而鳳魚蟲鳥是七



玖拾捌冊98版
37 R

國時書元常皆作隸書故貽後朱所詰湘東王遣沮陽令韋仲定爲九十一種次功曹謝善勛增其九法合成百體其中以八卦書謂以太極爲兩法徑丈一字方寸千言大上止傳可爾鬼書惟有業殺刀斗出于古器仝得由乎內與散隸露書終是飛白意謂此等竝非通論今所不取余經爲正陽候書十牒屏風作百體聞以采墨當時衆所驚異白爾絕筆惟留草木而已其百體者懸針書垂露書秦望書汲冢書金錯書玉文書鴈頭書虎爪書倒薤書偃波書幡信書飛白篆古籀書籀文書奇字繆篆制書列書日書月



書風書雲書星隸填隸蟲蝕葉書科斗書署書胡書蓬書相書天竺書轉宿書一筆篆飛白書一筆隸飛白草草書古文隸橫書楷書小科隸此五十種皆純鑾鑾文書節文書眞文書符文書芝英隸花草隸幡信隸鍾鼓龍虎篆鳳魚篆麒麟篆仙人篆科斗蟲篆重星篆魚篆鳥汝瑮案法書苑作烏篆龍篆龜篆虎篆鸞篆龍文隸科斗隸雲隸蟲隸魚隸烏隸龍龜隸鸞隸蝌蚪龍文隸書龜文隸書鼠書牛書虎書兎書龍草書馬書羊書猴書雞書大書豕書此十二時書以上五十種皆采色其外復有大篆小篆銘鼎摹印刻符石經象形篇章震書倒書反左書等及宋中庶子宗炳出九體書所謂繚素書簡奏書牋表書弔記書行仰書槧書藁書牛草書全草書此九法極眞草書次第焉刪捨之外所存猶一百二十體張芝始作一筆飛白書此于井冊等字爲妙所以唯云一筆飛白書則無所不通矣及左書者大同中東宮學士孔敬通所創予見而達之于是座上詶答諸君無有識者遂呼爲衆中清閒法今學者稍多解者益寡敬通文能一筆草書一行一斷婉約流利特出天性頃來莫有繼者宗炳又造畫瑞應圖千古卓絕王元長頗加增定乃有虞舜獅豸周穆狻猊漢武神鳳衛君舞鶴五城九井螺杯魚硯金滕玉英元圭朱草等凡二百一十物余徑取其善草嘉禾靈禽瑞獸樓臺器物可爲玩對者盈縮其形狀參詳其動殖制一部焉此乃青出于藍而實世中未有復于屏風上作雜體篆二十四種寫凡百名將恐一筆部子凡百屏風傳者逾繆併懷嘆息世本云史

皇作圖黃帝臣也其唐虞之文章夏后之鼎彝則圖畫之宗焉其後繪事逾繡丹青轉妙乃有釵女心痛圖魚獺集嫩君以之亡婦王嬙由此災身近陸綏足稱畫聖所聞談者一筆之外僅可彈雀顧長康稱爲三絕終是牛癡人耳雜體既資于畫所以附乎書末

論書

徐浩

周官內史教國子六書書之源流其來尚矣程邈變隸體邯鄲傳楷法事則朴略未有功能厥後鍾張繼作草聖右軍行法小令破體皆一時之妙近世蕭永歐虞頗傳筆勢褚薛已降自鄶不譏矣然人謂虞得其筋褚得其骨當矣夫鷹隼之彩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鸞翟備色而翱翔百步肉豐而力沈也若藻耀而高翔書之鳳凰矣歐虞爲鷹隼褚薛爲鸞翟焉歐陽率更云蕭書出於章草頗爲知言然歐陽飛白曠古無比徐浩自言余年在齠齔便工翰墨力不可强勤而愈拙區區碑石之間矻矻几案之上亦古人所恥吾豈忘情耶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則毀鑿不遠何學書爲必以一時風流千里面





勿令頗義亦可通今並存之

捷則須安徐則須利如此則其大較矣張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墨永師登樓不下四十餘年張公精熟號爲草聖永師拘滯終著能名以此而言非一朝一夕所能盡美俗云書無百日工蓋悠悠之談也宜白首攻之豈可百日乎

文字論

張懷瓘

論曰文字者總而爲言若分而爲義則文者子孫察其物形得其文理故謂之曰文母子相生孳乳寖多因名之爲字題於竹帛則目之曰書文也書者舒一因文爲也城闕朝儀人之文也字之與書理亦歸一因文爲者其道煥焉日月星辰天之文也五岳四瀆地之文用相須而成名言諸無宰制羣有何幽不貫何遠不

經可謂事簡而應博範圍宇宙分別庶類川原高下之可居土壤沃瘠之可殖是以大荒籍矣紀綱人倫顯明君父尊嚴分別而愛敬盡禮長幼班列而上下有序是以大道行焉闡典墳之大猷成國家之盛業者莫近乎書其後能者加之以元妙故有翰墨之道生焉世之賢達莫不珍貴時有東部蘇侍郎晉兵部王員外翰俱朝端英秀詞場雄伯謂僕曰文章雖久游心翰墨近甚留意若此妙事古來少有知者今擬討論之欲造書賦兼與公作書斷後序王僧虔雖有



賦王儉製其序殊不足動人如陸平原文賦實爲名作若不造其極境無由伏後世人心不知書之深意與文若爲差別雖未窮其精微粗欲知其梗槩公試爲薄言之僕答曰深識書者惟觀神彩不見字形若精意元鑑則物無遺照何有不通王曰幸爲言之僕曰文則數言乃成其意書則一字已見其心可謂簡易之道欲知其妙初觀莫測久視彌珍雖書已緘藏而心追目極情猶眷眷者是爲妙矣然須考其發意所由從心者爲上從眼者爲下先其草創立體後其

因循著名雖功用多而有聲終天性少而無象同乎糟粕其味可知不由靈臺必乏神氣其形顙者其心不長狀貌顯而易明風神隱而難辨有若賢才君子立行立言言則可知行不可見自非冥心元照閉目深視則識不盡矣可以心契非可言宣別經旬月後見乃有愧色云書道亦大元妙翰與蘇侍郎初竝輕忽之以爲賦不足言者今始知其極難下語不比於文賦書道尤廣雖況思多日言不盡意竟不能成僕謂之曰員外用心尚疎在萬事皆有細微之理而況出乎尋常之外入乎幽隱之間追虛捕微探奇擬妙人縱思之則盡不能解用心精麤之異有過於是若必不有異照口必不能異心現有異能之事乎詩以此理推之後見蘇云近與王員外相見知不作賦也說之引喻少語不能盡會通之識貴共觀張所商榷先賢書處盡看見所品藻優劣二人平章遂能觸類比興意且無限言之無涯古昔已來未之有也若其爲賦應不足難蘇且說之因謂僕曰看公于書道無

所不通自運筆固合窮于精妙何爲與鍾王頡衡遊
潤公且自評書至何境界與誰等倫僕答曰天地無
全功萬物無全用妙理何可備談常嘆書不盡言僕
雖知之于書古人得之于書且知者博于聞見或能
知得者非假以天資必不能得是以知之與得又書
之比言俱有雲塵之懸所令自評敢違雅意夫鍾王
眞行一今一古各有自然天骨猶千里之跡邈不可
追今之自量可以比於虞褚而已其草諸賢未盡之
得惟張有道創意物象近于自然又精熟絶倫是爲
長也其書勢不斷絶上下鉤連雖能如鐵畫集二家
不能區別尊幼混雜百年檢探何知是其短也夫人
識在賢明用在斷割不分涇渭餘何足云僕今所制



梁已來益轡未得將宋已上齊驅此議何如褚曰誠
如所評賦非不能然于張嵩分之中乃小小者耳其
書斷三卷實爲妙絶猶蓬山滄海吐納風雲禽獸魚
龍于何不有見者莫不心醉後學得漁獵其中實不
評若斯僕未審如何也蘇發曰令公自評何乃自飾
文雖矜耀理亦兼通然達人不已私盛德亦微損其
後僕賦成即往呈之過褚思光萬希莊包融趙會眾
讀賦訖多有賞激蘇謂三子曰晉及王眞外俱造書
賦應旬不成今此觀之固非思慮所際也萬謂僕曰
文與書被公與陸機已把斷也世應無敢爲賦者蘇
曰此事必然也包曰如音看文章所貴言得失其何
爲競悅耳而訣而也此賦雖能竝得盡善無今而之
古論書道則妍華有餘考賦懷則風雅不足纔可共



如所評賦非不能然于張嵩分之中乃小小者耳其
書斷三卷實爲妙絶猶蓬山滄海吐納風雲禽獸魚
龍于何不有見者莫不心醉後學得漁獵其中實不
隆氣勢生乎流便精魄出于鋒芒觀之欲其駭目驚
心翩然凜然如可畏也數百年內方擬獨步其間自
朽之盛事也

御覽書苑菁華卷十一終

書論下

六體書論

大篆　小篆　八分　隸書　行書　草書

張懷瓘

臣聞形見曰象書者法象也心不能妙探於物盡不能曲盡于心慮以圖之勢以生之氣以和之神以肅之合而裁成隨變所適法本無體貴乎會通觀彼遺蹤悉其微旨雖寂寥千載若面奉徽音其趣之幽深情之比興可以默識不可言宣亦猶冥密鬼神有矣不可見而以知敬其元關會其至理即與大道不殊夫經是聖文尚傳而不秘書是妙跡乃秘而不傳存歿光榮難以過此誠不朽之盛事

大篆者史籀造也廣乎古文法於鳥跡若鸞鳳奮翼虬龍掉尾或花蕚相承或柯葉敷暢勁直如矢宛曲若弓銛利精微同乎神化史籀是其祖李斯蔡邕爲其嗣

小篆者李斯造也或鏤鐵屈盤或懸針狀貌鱗羽參差而互進珪璧錯落以爭明其勢飛騰其形端儼李斯是祖曹喜蔡邕爲嗣

八分者王次仲造也點畫發動體骨雄異作威投戟騰氣揚波貫逸尚奇採靈索妙可謂蔡邕爲祖張昶皇象爲子鍾繇索靖爲孫

隸書者程邈造也字皆眞正曰眞書大率眞書如立行書如行草書如走其於舉趣益有殊焉夫學草行分不一二天下老幼悉習眞書而罕能至其最難也



鍾繇法于大篆措思神妙得其古風亦有不足傷于疎瘦王羲之比鍾繇鋒芒峻勢多所不及於增損則骨肉相稱潤色則婉態妍華是乃過也王獻之遠減於父鋒芒往往直筆而已鋒芒者若雇象之有牙角婉態者若蛟龍之恣盤游夫物負陰而抱陽書亦外柔而內剛緩則乍纖急則若減修短相異岩谷相傾嶮不至崩缺不至失此其大畧也可謂元常爲兄逸少弟子敬爲息

行書者劉德昇造也不眞不草是曰行書晨雞踶踘

而將飛暮鴉聯翩而欲下貴其家承蹟不絕氣候通
流逸少則動合規儀調諧金石天姿神縱無以寄辭
子敬不能純一或行草雜糅便者則爲神會之間其
鋒不可當也安逸遒健過于家尊可謂子敬爲孟逸
少爲仲元常爲季
草書者張芝造也草乃文字之末而伯英創意庶乎
文字之先其功鄰乎篆籀採於萬象取其元精至於
形似最爲近也字勢生動宛若天然實得造化之姿
神變無極然草法貴在簡易而此公傷於太簡也逸



少雖損益合宜其于風骨精熟去之尚遠伯英是其
祖逸少子敬爲嗣若乃無所不通獨質天巧耀今抗
古百代流行則逸少爲最所以然者古質今文世賤
質而貴文文則易俗合于情深識者必考之古乃先
其質而後其文質者如經文者如緯若鍾張爲枝幹
二王爲華葉美則美矣如彼桃李冕兮鏗兮合乎宮
徵磊落崑山之石嵯峨碧海之波奔則激雷飛空頓
則懸流注壑雖貫珠之一一亦行雁之聯聯求之于
希微見之于無物或儼兮其容或敦兮若樸或渙兮
若冰之將釋然後爲得矣故學眞者不可不兼鍾學
草者不可不兼張此皆書之骨也如不參二家之法
欲求于妙不亦難乎若有能越諸家之法度草隸之
規模獨照靈襟超然物表學乎造化創開規矩不然
不可不兼於鍾張也益無獨斷之明則可詢於衆議
捨短從長固無有敗書亦探諸家之善況不遵其祖
先乎臣數對龍顏承聖旨修書擬教皇子小學亦在
幼年又承諸王學書不習古本今不逮古理在不疑
如學文章只讀今人篇什不涉經籍豈成偉器又如



不知東都惟須指示洛陽之道日行遠近隨其飭力
若令蹇者引去自然不越其前亦猶跼驥子于櫪下
關鶩雛于籠中而望其遼遠實謂難乎若使其出籠
去櫪刷勁翮振蘭筋乘長風躡修路可以摩霄逐日
豈惟千里萬里哉如人面不同性分各異書道雖一
各有所便順其情則業成違其衷則功棄豈得成大
名者哉夫得射法者箭乃端而遠用近則中物而深
人爲勢有餘矣不得法者箭乃揉而近物且不中入
固不深爲勢已盡矣然執筆亦有法若執筆凝而堅



玖拾捌冊 88版

掣打勁利掣三寸而一寸着紙勢有餘矣若執筆深而束牽三寸而一寸着紙勢已盡矣其故何也筆在指端則掌虛運動適意騰躍頓挫生氣在焉筆居牛則掌實如椓不轉掣豈自由轉運旋迴乃成稜角筆既死矣寧望字之生動獻之年甫五歲羲之奇其把筆乃潛後掣之不脫幼得其法此蓋生而知之是故學必有法成則無體欲採其奧先識其門有知其門不知其奧未有不得其法而得其能者好事之人廣求名書以教其子察其所入便遣習之亦如商人以停百貨色目既眾必有善于人者所貴多本本立而道生貧者咨嗟必不能遂伏惟陛下有萬國之富而同庶人之貧天府妙書寶惜何用若恐損污眞跡揭本亦可師模寸有所長自古大有佳手各稟異氣亦可參詳伏願每季之間一兩度悉召諸王遍示古跡商確諸家工拙必大開悟心靈習其所便從此豹變冰寒于水昔有誠言況復天人神縱者哉豈可許鍾張二王獨高于往日也且一食之美惟飽其日儻一觀而悟則潤于終身夫士人示書謂之設賓縱一聽



## 法書論

蔡希綜

敢罄庸愚謹獻書論

余家歷世皆傳儒素尤尚書法十九代祖東漢左中郎邕有篆籀八體之妙六世祖陳侍中景歷五伯祖隋蜀王府記室君知咸能楷隸俱爲時所重從叔父右衛率府兵曹參軍有鄰繼于八體之蹟第四兄緩氏主簿希逸第七兄洛陽尉希叔竝深工草隸頗爲當代所稱也周宣王史籀作大篆秦始皇程邈改爲隸書東漢上谷王次仲以隸書改爲楷法仲又以楷法變爲八分其後繼跡者伯喈得之極元常或其亞

草聖始自楚屈原草草興于漢章帝楷隸則曹喜師宜官梁鵠皇象羅暑趙嗣邯鄲淳胡昭杜度鍾繇法則崔瑗崔寔張芝張昶索靖衛瓘衛恆羲獻宋齊之間王僧虔羊欣李鎮東蕭子雲蕭思話陶隱居永禪師唐初房喬杜如晦楊師道裴行儉高士廉歐陽詢虞世南陸柬之褚遂良薛稷其次有琅琊王紹宗潁川鍾紹京范陽張庭珪亦深有意焉父子兄弟相繼其能者東漢崔瑗及寔宏農張芝與弟昶河東衛瓘及子恒瓘恒子玠瓘從子宣伯汝南鍾繇及子會琅琊王羲之及子獻之由及子恒潁川鍾繇及子會琅琊王羲之及子獻之由



阿宋令文及子之望東海徐嶠之及子浩蘭陵蕭誠及弟諒如是數公等並遭盛明之世得從容于筆硯始其學也則師資一同及爾成功乃菁華各擅亦猶絲葉紅花長松翠栢雕沍雨露孕育于陰陽而盤錯森梢丰茸艷逸各入門庭相承咸自我而作古或因奇而立度若盛傳千代以爲貽家之寶則八體之極是歸乎鍾蔡草隸之雄是歸乎張王此四賢者自數百載來未之逮也右軍云夫書之爲意取類非一故紙者陣也筆者刀也若欲書先乾研墨凝妙莫先用筆若斯兒周穆王書七日既暮晡其無

骨蔡書入鴻都觀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羣近代以來多不師古而緣情弃道纔記姓名夫書匪獨不調端則崔瑗崔寔張芝張昶索靖衛恆羲獻宋齊之間王僧虔羊欣李鎮東蕭子雲蕭思話陶隱居永禪師唐初房喬杜如晦楊師道裴行儉高士廉歐陽詢信之自然猶鱗之得水羽之乘風高下恣情流轉無礙蔡中郎云欲書先適意任情然後書之若迫于事雖中山之毫不能佳也次須正坐靜慮隨意所擬言不出口氣不再息則無不善矣凡欲結搆字體大可虛發皆須象其一物若鳥之形若蟲食禾若山若樹若雲若霧縱橫有託運用合度可謂之書昔鍾繇與



胡昭俱能爲行狎書繇初師劉德昇後傳蔡邕筆法由是學之致妙繇臨終于囊中出授子會曰吾精思三十餘載行坐未嘗忘此常讀他書未能終盡惟學其字每見萬類悉書象之若止息一處則畫其地周廣數步若在寢息則畫其被皆爲之穿其用功如此右軍云夫書之爲意取類非一故紙者陣也筆者刀也墨者鎧甲也水硯者城池也木頴者將帥也心意者副將也結搆者謀略也颺筆之欠吉凶之兆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若欲書先乾研墨凝

神靜慮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脈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伏如算子便不是書但得其點畫耳昔宋翼常作此書翼繇潛心改蹟每畫一波常三過折每作一點常隱鋒爲之由此而成晉太康中有人於許下破鍾公墓遂獲此法審此而行用筆之理明矣右軍云若作點必須懸手而爲之若作波抑而復之忽忽一點失所若美女之耽一日一畫失所若壯士之折一肱可謂難矣每字皆須骨氣雄强爽爽然有



飛動之態屈折之狀如鋼鐵爲鉤鋘鑿之蹤若勁針直下主客勝負皆須姑息先作者主也後爲者客也既搆筋力然後裝束心須舉措合則起發相承輕濃似雲霧往來舒卷如林花閒吐每書一紙或有重字亦須字字意殊故何延之云右軍書蘭亭每字皆搆別體蓋其理也時議多之右軍每歎曰夫書者元妙之伎自非達人君子不可與談斯道右軍之蹟流行于代衆矣就中蘭亭經太師箴樂毅論大雅吟東方先生畫像贊咸得其精妙故陶隱居云右軍此數帖皆筆力雄媚紙墨精新不可復得右軍亦自評焉或他日更書無復似者乃嘆而言曰此神助耳何吾力能致又云吾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過江遊諸名山見李斯曹喜書之許見鍾繇梁鵠書又之洛見蔡邕石經又于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岳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於是遂改本師新于衆碑焉是知學成非一師之能致非好奇博採之士不能有知予頃嘗爲一體書賦亦畧陳梗槩今復論之用臻其理夫始下筆須藏鋒轉腕前緩後急字體形勢



狀如蟲蛇相鉤連意莫令斷仍須簡畧爲尚不貴繁冗至如棱側起伏隨勢所立大抵之意圓規最妙其有誤發不可再摹恐失其筆勢若字有點處須空中遥擲下其勢猶高峯墜石又下筆意如放箭箭不欲遲遲則中物不入然則施于草跡亦須時時象其篆勢八分章草古隸等體要相合雜發人意思若直取俗字則不能先發于牋毫張伯英偏工于章草代莫過之每與人書下筆必爲楷則云匆匆不暇草書何者若不以靜思閑雅發于中慮則失于妙用矣以此

言之草法尤難仲將每見伯英書稱爲草聖衛瓘索靖俱效于張亦各得其妙議者以爲衛得伯英之筋索得伯英之肉漢魏以來章法彌盛晉世右軍特出不羣穎悟斯道乃除繁就省創立制度謂之新草今傳十七帖是也子敬已來學者雖各擅其美故亦抑之遠矣邇來秘府長史張旭卓然孤立聲被寰中意象之奇不能不全其古制就王之內彌更減省或有百字五十字字所未形雄逸氣象是爲天縱又乘興之後方肆其筆或施于壁或札于屏則羣象自形有



若飛動議者以爲張公亦小王之再出也旭常云或問書法之妙何得齊古人曰妙在執筆令其圓暢勿使拘攣其次識法須口傳手授勿使無度所謂筆法也其次在布置不慢不越巧使合宜其次變通適懷縱合規矩其次紙筆精佳五者備矣然後能齊古人僕嘗聞褚河南用筆如印印泥思其所以久不悟後因閱江鳥問平沙細地令人欲書復偶一利鋒便取書之嶮勁明麗天然媚好方悟前志此蓋草正用筆悉欲令筆鋒透過紙背用筆如畫沙印泥則成功極

致自然其蹟可得齊于古人又崔長史云其爲書也推意結字以斷天下之疑垂前示象以紀天下之德山川草木反覆千寸紙之間日月星辰迴環于尺牘之上漢光武以中興之主急在安人乃至去上林池籞之官廢馳望弋獵之事其以手賜萬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也靈帝時中郎伯喈碩學多聞經籍去聖既久欲求正定六經靈帝許之遂令伯喈丹書于碑使工鐫刻立于太學門外于時晚儒後學咸取正焉觀覩摹寫車乘填溢豈惟一臺推妙十部稱賢而已哉古之君子夙夜强學不寶尺璧而重寸陰或緝柳編蒲或聚螢映雪寢食靡暇冀其業廣匪直祿取一朝故亦譽流千祀勉旃爲之

## 評書藥石論

張懷瓘

臣聞率土作貢任其所有率身事主罄其所能心存口忠無所避就況今蒭然不諱忠臣義士咸肆其辨可謂開大通之道陛下亦以臣知于書也論于書道是臣之職知而不說用臣何爲臣之所言不敢不盡假如欲學文章必先覽經籍子史其上才者深酌古

人之意不錄其言故陸士衡云或襲故而弥新美其語新而意古其中才者採連文兩字配言以成章將爲故實有所典據其下才者橫揚舊文迴頭易尾或有相呈新製鬼模糊之文爲之愧赧其無才而好上者但寫之而已書道亦然臣雖不工書頗知其道聖人不凝滯于物萬法無定殊塗同歸神智無方而妙有用得其法而不著至于無法可謂得矣何必鍾王張索而是規模道本自然誰其限約亦猶大海如者隨性分而挹之先哲有云言相攻失以崇于德故上



下無所不通若面是腹非護左忌右則匿惡之名尋之屈理須裹之以皮肉若露筋骨是乃病也豈曰壯哉書亦須用圓轉順其天理若攝成稜角是乃病也豈曰力哉夫良工理材斤斧無跡才子序事潛刃其間書能入流含于和氣宛與理會曲若天成刻角耀鋒無利除害萬事拙者易能者難童蒙書有稜角豈謂能也共人相知若始疎而終密者則大同始密而終疎者則大異故小人甘以壞君子淡以成耀俗之書甘而易入佢觀肥滿則悅心開目亦猶鄭聲之在聽也又若臣之事主獻小利敘小能則非大材治理



至難鑒之不易精察之者必若庖丁解牛目無全形折支分理其有一黙一畫意態縱橫偃亞中間綽有餘裕結字峻秀類于生動幽若深遠煥若神明以不測爲量者書之妙也是曰無病勤而行之益佳其有方圓齊平支體肥腯布置逼仄有所不容稜角且形況復無體象神貌昏憒氣候蔑然以濃墨爲華者書之困也是曰病甚稍須毒藥以攻之古文篆籀書之祖也都無角節將古合道理亦可明蓋欲方而有規圓不失矩亦猶人之指腕促則如指之拳賒則如腕

無用詔誡者必有順情之說忠讜者必有逆耳之言雖知其忠而不親者以忤其意也雖知其諂而不忍疎者以會于情也唯明王聖主則能覆思審察勉求古言親近忠良增益明聖是以遠大圖無以淺近取稜角者書之弊薄也脂肉者書之淖穢也要斯疾弊須訪良醫自非滌蕩心胸除其煩愦古人妙跡用思沉鬱自非冥搜不可得見故大巧若拙明道若昧泛觀則混于愚智研味則駭于心神百鑪鑄其如前萬象森其在瞻雷電興滅光陰糾紛考無說而窅情察無形而得相隨變恍惚窮探杳冥金山玉林殷于其藏之于密靜而求之或存躁而索之或失雖明目諦察而不見長策審聽而不聞豈徒倒薤懸針偃波垂露而已哉是知之也蓋麤以言詮而假于詞說若精以心了則無寄詞心之通微貫之而已其得之者心手相應如輪扁之斲輪固言說所不能是以鍾張二王亦無言說雞鶴常鳥知夜知晨則眾禽莫之能及非蘊他智所稟性也臣之愚性或有近于雞鶩乎昔文武皇帝好書有



詔特賞虞世南時又有歐陽詢褚遂良陸柬之等或逸氣遒拔或雅度溫良柔和則綽約呈姿剛節則鑑戒垂訓絶執操揚聲騰氣四子而已雖人已澡靈而書方曜遊考能錄莫頓越數朝是知君臣之間樂辱相及也帝者務遵賢道亦有邀虛譽以自飾聲實相牟足稱賢君知道味者樂在其中矣如不知者妨于觀賞百未滅一但不能悉其少分耳厭飫生前之樂華負身後之名使達人君子議之豈不惑哉且悲舜之主德不被于今時聞者欣而數之桀紂之君莫不流于



今日聞者怒而惡之名固不可不存德固不可不立當今聖化洋溢四海晏然俗且還淳書未返樸今之書者背古名跡豈有同乎視昔觀今足爲龜鏡可以目擊夫物芸芸各歸其根復本謂也書復于本上則注于自然次則歸乎象繪又其次者師于鍾王夫學鍾王尚不繼虞陷況冗冗者哉自草隸之作書斷詳矣從宋齊以後陵夷至于梁陳執鋼者尖之于上處鈍者惑之于下肥鈍之弊于斯爲甚貞觀之際崛然又興亦至于今則脂肉稜角世俗相沿千哉書之季

業亦可謂洗滌之極物極則返陰極則陽必俟聖人以通其變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事或可應庸夫隳賢哲之功道或可行明主納芻蕘之議皆謂得于時也陛下宏開至德講論六藝邁蹤上古化行堯舜之風書盛漢魏之日臣願天下之事悉欲盡美盡善以書道獨能謝于前代乎然大道不足崇而書法亦當正若忽之則工拙一也若存之亦當年妙有固富有之謂大業曰新之謂盛德伏願下明勑以召之必使草澤蒙恩庶涓涓之流成河海菱菱之猶爲嵩杜



豈非盛歟往者屈也來者伸也不爾非今之體悉不敢來或有過之人亦何敢進夫風者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故天下之風一人之化若不誨示已謂得其元珠茂釜鍾鳴布鼓雷吼至若曲情順旨必無過愚臣深知之不忍爲也志士含忠抱義百鍊不銷人皆有死無所追悔貞觀之時文臣無限寒譽者魏徵



冀夫天府之內有聖朝妙書宛復千百數載以前氣象北扃鍾王列美竹帛微臣所願足矣陛下之能事畢矣古人有云篇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雖陳爲書之妙不必懸文按本專在應變無方皆能通事從宜決之于度因者也且軍之興亡由將之明闇人之成敗在師之賢愚智不居心則不知道不知道則無以訓人師之與將人之耳目耳目不明其可知也是以君子慎其所從白沙在泥與之同黑狂者求走逐者非一京邑翼翼四方取則俗風旦行舉國相效迷遊忘返深浪何歸仁覆子育豈不顧念伏願天鑒降藥醒悟塗沉導彼迷津歸于正道弊風一變古法恒流神而化之默而通之神之反掌而盛行之則是

終非有益昔伊尹以烹飪干主意不專乎食臣以小
學說君道豈止乎書臣伏巖藪久無榮望于預求進
亦非公卿薦聞陛下天聽低迴旁羅草澤選材于棄
木擢臣于翰林是策勵鶖鈐敢不竭力兢惶凝命恐
墮天鑑之明鴻飛冥冥無患飲啄壘如爲樹置之於
野則繁柯茂葉盡其所蔭取之於材則梁棟輪輾適
時爲用臣違親事主移孝於忠忠不竭誠孝可知矣
侍奉日近輒有評論隱而不言臣之罪也言而不隱
于犯天威冀增涓塵無所顧念不然隨衆碌碌孚負
聖察不勝愚直之至故獻評書藥石論云



國恩人皆取容寧履危懼行于正道區區之心願垂

書記

蘭亭記　何延之

蘭亭者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琅邪王羲之字逸少所書之詩序也右軍蟬聯美胄蕭散名賢雅好山水尤善草隸以晉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宦遊山陰與太原孫統承公孫綽興公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安石高平郗昌重熙太原王蘊叔仁釋支遁道林并逸少子凝之徽之操之等四十有一人修祓禊之禮揮毫製序興樂而書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搆別體就中之字最多乃有二十許箇變轉悉異遂無同者其時乃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十百本無如祓禊所書之者右軍亦自珍愛寶重此書留付子孫傳掌至七代孫智永永卽右軍第五子徽之之後安西成王詡議參祖之孫廬陵王胄昱之子陳郡謝少卿之外孫也與兄孝賓俱捨家入道俗號永



禪師禪師克嗣良裘精勤此藝常居永欣寺閣上臨書所退筆頭置之于大竹籠籠受一石餘而三籠皆滿凡三十年于閣上臨得眞草千文好者八百餘本浙東諸寺各施一本今有存者猶值錢數萬孝賓改名惠欣兄弟初落髮時住會稽嘉祥寺寺卽右軍之舊宅也後以每年拜墓便近因移此寺自右軍之墳及右軍叔父已下塋域並置山陰縣西南三十一里蘭渚山下梁武帝以欣永二人皆能紹于驛致故號所住之寺爲永欣焉專兒會稽志其臨書之閣至今



尙在禪師年近百歲乃終其遺書並付弟子辨才辨才俗姓袁氏梁司空昂之元孫辨才博學工文琴棋書畫皆得其妙每臨禪師之書逼眞亂本辨才嘗于所寢方丈梁上鑿其暗檻以貯蘭亭保惜貴重甚于禪師在日至貞觀中太宗以聽政之暇銳意玩書臨寫右軍眞草書帖購募備盡唯未得蘭亭尋討此書知在辨才之所乃降勅追師入內道場供養恩賚優洽數日後因言次乃問及蘭亭方便善誘無所不至辨才確稱往日侍奉先師實嘗獲見自禪師歿後虞

經喪亂墜失不知所在既而不獲遂放歸越中後更推究不離辨才之處又勑追辨才入內重問蘭亭如此者三度竟靳固不出上謂侍臣曰右軍之書朕所偏寶就中逸少之蹟莫如蘭亭求覓此書勞于寤寐此僧耆年又無所用若爲得一智睿之士以設謀計取之尙書右僕射房元齡奏曰臣聞監察御史蕭翼者梁元帝之曾孫今貫魏州莘縣負才疵多權謀可充此使必當見獲太宗遂詔見翼翼奏曰若作公使義無得理臣請私行詣彼須得二王雜帖三數通太



宗依給翼翼遂改冠微服至湘潭隨商人船下至于越州又衣黃衫極寬長潦倒得山東書生之體日暮入寺巡廊以觀壁畫過辨才院止于門前辨才遙見翼乃問曰何處檀越翼乃就前禮拜云弟子是北人將少許蠶種來賣歷寺縱觀幸遇禪師寒溫既畢語議便合因延入房內卽共圍碁撫琴投壺握麈談說文史意甚相得乃曰白頭如新傾蓋若舊今後無形迹也便留夜宿設堲面藥酒茶果等江東云堲面猶河北稱獲頭謂初熟酒也酣樂之後講賓賦詩辨才



探得來字韻其詩曰初醞一堲開新知萬里來披雲同落賓步月共徘徊夜久孤琴思風長旅鴈哀非君有秘術誰照不燃灰蕭翼探得招字韻詩曰邂逅欵良宵殷勤荷勝招彌天何若舊初地豈成遙酒巵傾還泛心猿躁似調誰憐失羣翼常恭業風飄妍媚畧同彼此諷咏恨相知之晚涌宵盡懽慶明日乃去辨才云檀越閑卽更來此翼乃戴酒赴之興後作詩如此者數四詩酒爲務共俗混然遂經旬朔翼示師梁元帝自畫職貢圖師嗟嘆不已因談論翰墨翼曰弟子

王諸帖並借留置于几案之間辨才時年八十餘每日于窗下臨學數徧其老而篤好也如此自是翼往還既數童弟等無復猜疑後辨才出赴靈汜橋南嚴遷家齎翼遂私來房前謂弟子曰翼遣却弟子在牀上童子即爲開門翼遂于案上取得蘭亭及御府二王書帖便赴永安驛告驛長凌惚曰我是御史奉勑來此有還勑可報汝都督徐善行善行即寧建德之妹壻在爲覓之時爲有僕射以用吾書門盧江節公及隋黃門侍郎裴矩之策翼國歸隆我唐由此不失



貴仕遙授上柱國金印紱綬封眞定縣公于是善聞之馳來拜謁蕭翼因宣示勑旨具告所由善行走使人召辨才辨才仍在嚴遷家未還寺遽見追呼不知所以又遣散直云侍御須見及師來見御史乃是房中蕭生也蕭翼報云奉勑遣來取蘭亭兩紙今得矣故請師來取別辨才聞語而便絕倒良久始蘇翼便馳驛而發至都奏御太宗大悅以元齡舉得其人賞錦綵千段擢拜翼爲員外郎加入五品賜銀瓶一金鏤甁一瑪瑙碗一並實以珠玉御廐良馬兩疋兼寶裝鞍轡庄宅各一區太宗初怒老僧之秘惜俄以共年耄不忍加刑數日後仍賜物三千段穀三千石更勑越州支給辨才不敢將入已用迴造三層寶塔甚精麗至今猶存老僧因驚悸思重不能飡飯唯歐焗歲餘乃卒帝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四人各搨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貞觀二十三年聖躬不豫幸玉華宮含風殿臨崩謂高宗曰吾欲從汝求一物汝誠孝也豈能違吾心耶汝意何如高宗哽咽流涕引耳而前受制命太宗曰吾所欲得蘭亭可與我將去及弓劍不遺同軌畢至隨仙駕入元宮矣今趙模等所搨在者一本尚值數萬錢也人間本亦稀少猶之珍寶難可再見吾嘗爲在千牛時隨牒適越航巨海登會稽探禹穴訪奇書名僧處士前倍諸郡固知虞預之著會稽典錄人物不絕信而有徵其辨才弟子元素俗姓楊氏華陰人也漢太尉之後六代祖佺期爲桓元所害子孫避難潛竄江東後遂編貫山陰卽吾之外氏近屬今殿中得御史瑒之族長安二年素師已年九十有二視聽

不衰猶屈永欣寺永禪師之故房親爲吾說聊以退
食之暇畧疏其始末庶將來君子知吾心之所存付
永彭年明察微溫抱直超俞淑等兄弟其有好事同志須知者
亦無隱焉于時歲在旃蒙春之月上巳之日感前
代之修禊而誤此記主上每暇隙留神秘術跡邁筆
聖偏重蘭亭僕開元十年四月二十七日任均州刺
史蒙恩許拜掃至都尋訪所得委曲緣病不獲詣闕
遣男昭成皇太后挽郎吏部常選騎都尉永寫本進
其日奉旨曜門宣勑內出絹三千疋賜永于是負



恩荷澤手舞足踏捧戴周旋光駭閭里僕踴天閽命
伏枕懷欣殊私忽臨沉疴頓減輒題卷末以示後代

## 揭木樂毅記

褚遂良

貞觀十三年四月九日奉勑內出樂毅論是王右軍
眞跡令將仕郎直宏文館馮承素模寫賜司空趙國
公長孫無忌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梁國公房
元齡特進尚書左僕射申國公高士廉吏部尚書陳
國公侯君集特進鄭國公魏徵侍中護軍安德郡開
國公楊師道等六人于是在外乃有六本竝筆勢精

## 妙備盡楷則褚遂良記

## 徐氏法書記

先賢所評子敬之比逸少猶士季之比元常言去之
遠矣故二王之跡歷代寶之梁大同中武帝勑周興
嗣誤千字文使殷鐵石模次羲之之跡以賜八王右
軍之書咸歸梁室當侯景之亂兵火之後多從湮缺
而西臺諸宮尚積餘寶元帝之死一皆自焚歷周至
隋初并天下大業之始後主頗求其書往往有獻之
者及隋之季王師入秦又于洛陽掘二僞王兩京秘



閣之寶揚都扈從之書皆爲我有太宗于右軍之書
特留睿賞眞觀初下詔購求始盡遺逸萬機之暇備
加執玩蘭亭樂毅尤聞寶重當令揚書人湯普徹等
揚蘭亭賜梁公房元齡以下八人普徹竊揚以出故
在外傳之及太宗晏駕本入元宮至高宗又勑馮承
素諸葛貞揚樂毅論及雜帖數本賜長孫無忌等六
人在外方有泊大聖天后御極也尤爲寶惜平一齠
齔之歲見青宮中竊覩先后閱法書數軸將揚以賜
薄邸時見令宮人出六十餘面于億歲殿曝之多裝

以鏤牙軸紫羅標云是太宗時所裝其中有故書綾標玳瑁軸者云是梁朝舊跡標首各題篇目行字等數章草書多于其側貼以眞字楷書每面可二十餘卷別有一小面可有十餘卷記憶有是扇書樂毅告誓黃庭當時私訪所主女學士問其面出盧舍云尙有未知幾許至中宗神龍中收貯威龍盛宮禁不嚴御府之珍乏人私竊先盡金璧次及書法嬪主之家因此掩出或有報安樂公主者主于內出二十餘面駙馬武延秀入踐邊庭無功于此徒聞二王之跡強學貪重乃呼薛稷鄭愔及平一評其善惡諸人隨事荅稱爲上者登時去牙軸紫標易以漆軸黃麻紙標題云特健樂云是鹵語其書合作者時有太宗御筆于後題之歎其雄逸太平公主聞之遽于內取數面及樂毅等小面以歸延秀之死側聞睿宗命薛稷擇而進之薛竊留佳者十數軸薛之敗也爲緇髡所盜餘官所益平一任郴州日與太平子薛崇簡崇元連官說太平之敗崇簡懷樂毅等七軸請崇允託其叔駙馬徼賂岐王以求免展此書因歸邸第崇簡弟崇簡娶梁宣王女主家王室之書亦爲其所有後獲罪謫五溪書歸御府而朝士王公亦往往有之豫州刺史東海徐公嶠之季子浩竝有獻之之妙待詔金門家多法書見託斯題其篇目行字列之于後爲再張庭珪之家抑其次也

## 古跡記

徐浩

自伏羲畫八卦史籀造籀文李斯作篆書程邈起隸法王次仲爲八分體漢章帝始有章草名厥後流傳工能間出史籀石鼓文崔子玉篆呂望張衡碑李斯嶧山會稽山碑蔡邕鴻都三體石經八分西嶽光和殷華馮敦等數碑并伯喈章草竝爲曠絕及張芝章草鍾繇正楷時莫與先衞瓘索靖章草王羲之眞行章草桓元草謝安王獻之羊欣王僧虔孔琳之薄紹之眞行草永禪師蕭子雲眞草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梁師述師眞行草陸東之臨書臣先祖故益州九隴縣尉贈吏部侍郎師道臣先考故洛州刺史贈左常侍嶠之眞行草皆名冠古今無與爲比齊梁以後傳秘此書跋尾徐僧權唐懷充姚懷珍滿鬻米異等

署名太宗皇帝肇開帝業大購圖書寶于內庫鍾繇張芝芝弟昶王羲之父子書四百卷及漢魏晉宋齊梁雜跡三百卷貞觀十三年十二月裝成部帙以貞觀字印印縫命起居郎臣褚遂良排署如後

司空許州都督趙國公臣無忌

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師梁國公臣

元齡

特進尚書右僕射申國公臣士廉

特進鄧國公臣徵



遊人侯君集初同署犯法後除却

中書令駙馬都尉安德郡開國公臣楊師道

左衛大將軍武陽縣開國公臣李大亮

光祿大夫禮部尚書河間王臣孝恭

光祿大夫民部尚書莒國公臣唐儉汝璹謹按法書苑注云彥遠撰一本唐儉在李大亮前

兼太常卿扶陽縣開國男臣韋挺

從十三年書更不出外人莫見直至大足中則天大后賞納言狄仁傑能書仁傑云臣自幼以來不見好本只率愚性何由于能則天乃內出二王真跡二十卷遣五品中使示諸宰相看訖表謝登時將入至中宗時中書令宗楚客奏事承恩乃乞大小二王真跡勑賜二十卷大小各十軸楚客遂裝作十二扇屏風以褚遂良閑居賦枯樹賦爲腳因大會賓要張以示之時薛稷崔湜盧藏用廖食嘆美不復宴樂安樂公主堺武延秀在坐歸以告公主言承恩未爲富貴適過宗令別得賜書一席觀之輟餐忘食及明朝見頗有怨言帝令開緘倾庫悉與之延秀復會賓客



槩櫃令看分散朝廷無復寶惜太平公主取五帙五十卷別造胡書四字印縫宰相各二十卷將軍駙馬各十卷自此內庫真跡散落諸家太平公主愛樂殺諭以織成袋盛置作箱裏及籍沒後有咸陽老嫗竊槩袖中縣吏尋覺遽而奔赴嫗乃驚懼投之當下香聞數里不可復得天寶中臣充使訪圖書有商胡穆聿在書行販古蹟往往以織成標軸得好圖書臣奉直集賢令求圖書盡元宗開元五年十一月五日收綴大小二王真蹟得一百五十八卷大王正書三卷

卷黃庭經第一畫讚第二告誓第三行書一百五卷並非
著名好帖草書一百一十卷以前得君小王書都三十卷
正書兩卷論語一部并注一卷成策寫爲第一
跋尾辨署如後

右散騎常侍崇文館學士舒國公臣褚無量汝璵謹校
法書苑作
褚元亮

秘書監兼侍讀昭文館學士上柱國常山縣開國
公臣馬懷素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梁國公臣姚元崇

銀青光祿大夫行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監修國史上柱國許國公臣蘇頲

銀青光祿大夫吏部尚書兼侍中監修國史上柱
國廣平郡開國公臣璟

至十七年出付集賢院搨二十本賜皇太子諸王學
十九年收入內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尚書左丞
相集賢大學士燕國公張說冕明年二月以中書令
蕭嵩爲大學士令訪二王書乃于滑州司法路琦家
得逸少正書一卷是眞觀十五年五月五日揚州大



都督駙馬都尉安德郡開國公楊師道進其標是碧
地織成標頭一行澗一寸黃色織成云晉右將軍王
羲之正書卷第四兼小王行書三紙非常合作亦既
進奉賜路琦絹三百疋蕭嵩一百疋其書還出令集
賢院搨賜太子以下及潼關失守內庫法書皆散失
初收城後臣又充使搜訪圖書收獲二王書二百餘
卷訪黃庭經眞跡或云張通儒將向幽州莫知去處
侍御史集賢直學士史惟則奉使晉州推事所在博
訪書畫縣衙當待之時趙城倉督隱沒公貨極多推
案承伏遂云有好書欲請贖罪惟則索看遂出扇書
告誓等四卷并二王眞蹟四卷問其得處云祿山名
下將過向太原停于倉督家三月餘日某乙祇供稱
意有懷悅之心乃留此書相贈惟則將至闕下諂崇
賜絹百疋擢授本縣尉臣從中書舍人兼尚書右丞
集賢學士副知院事改國子祭酒壽黜廬州長史承
前僞蹟臣所弃者盡被收買皆獲官賞不復簡退人
莫之知及吐蕃入冠圖籍無遺往往市廛時有眞蹟
代無鑒者詐僞莫分臣今暮年心慵眼暗恐先朝露

敢舉所知其別書人謹錄如左前試國子司業兼太
原縣令竇蒙蒙弟檢校戶部員外郎宋汴節度參謀
竇泉並久遊翰苑皆好圖書辨僞知眞無出其右臣
長男璹臣自教授幼勤學書在于眞行頗知筆法使
定古跡亦常勝人其餘士庶之間應有精別之者臣
所未見非欲自媒天高聽卑伏希俯察建中四年三
月日

崔倩

## 壁書飛白蕭字記

壁書蕭字者梁侍中蕭子雲之所飛白也張懷瓘書斷云飛白



書變楷制也宮殿題署勢大則徑丈字宜輕微不滿韓晉公領浙西之歲得于
建鄴佛寺置之南徐官舍面以屋壁俯瞰坐隅及晉
公入贊廟謨啟于私第朱方官吏俟其代者完葺舊
府坊墁故堂吏人以壁字昏蒙方以聖掃塗上時故
殿中李侍御士舉爲部從事以晉公翰墨代無等儔
字在乎舊都三百年間竟無頹圮俾後之傳授似陰
自護壁書施榻于下玩研味畧無已時士舉重焉
有保持余與李君寓家南徐鄰而友善獲觀妙跡感
其將壞之壤晉公出之方絕之跡李君維之用徵其
紿而方得及士舉府除職停寓壁字于小吏之舍至
事故以字志之

## 蕭齋記

甲申歲士舉爲江西從事通好江淮時李評事約盛
閱圖書以示宾友士舉方以壁字言於座中李君因

張宏靖

隴西李君紉于江南得蕭子雲壁書飛白蕭字以筆勢驚絶遂匣而寶之其遇之由則君之贊序與崔監察備論之詳矣君與字俱載舟還洛陽仁風里第思所以盡其瞻玩藏置之宜謂箱櫝臨視不時又有緘啟動搖之變遂特建精室陷列于垣復本書之意得遊睇之美寂對虛牖勢若飛驚雖烟霧變飛虬鸞縈動輕施翻颺微雲卷舒不能狀也李君以至行雅操知名當時逍遥道樞脫落榮利識洞物表神交古人而風致之餘特精楷隸所得魏晉以降名書祕跡多矣以不越于縑素之間未爲殊珍也益壁字奇蹤乃爲希寶故異而室之文而志之意匠所得無常域也



汝璆謹按 圖書集成意匠二句在乃爲希寶下又意匠作意象

切然而清于文也蔚然而整宜乎銘壁宜乎命齋蕭齋之名與此字俱傳矣

## 唐太宗文皇帝飛白書記 權德輿

太宗文皇帝飛白書十二句五十五字貞觀十六年度貞九有清鎮此也初太宗與公卿大臣往復古義以聰明示羣下洎退而上書其大旨以爲動神機縱天辨不若凝旒虛襟以至公愼取捨而已故沃心以納優詔以荅嘉其忠故以誠詞寘其禮故以手翰史臣實錄具載其事有都官郎中竇臮者博古尚玄初得其書于人間太清宮道士盧元卿又得之於竇氏元卿工爲篆隸八分諸書其家法寶而藏之久矣元和五年夏四月予以太常齋鷹于宮師因出以示予予乃整衣冠離次捧視且以見聖唐建巍巍無窮之基在此編也至若縹緲鴻翥之勢輕濃蟬翼之狀子敬白而不飛子雲飛而不白稽合衆美裁成絶藝又以見哲王之餘裕書圃之逸品也



## 科斗書後記 韓愈

愈叔父當大歷世文詞獨行中朝天下之欲銘述其先人功行取信來世者咸歸韓氏于時李監陽冰獨能篆書而同姓叔父擇木善八分不問可知其人不如是者不稱三服故三家傳子弟往來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于汴州識開封令服之者陽冰于授余

以其家科斗孝經漢衛宏官書兩部各一卷愈寶蓄之而不暇學後來京師爲四門博士識歸公歸公好古書能通之愈曰古書得其據依蓋可講因進其所有書屬歸氏元和來愈亟不獲讓嗣爲銘文屬道功德思凡爲文詞宜畧識古字因從歸公乞觀二部書得之留月餘張籍令進士賀拔恕寫以留愈蓋得其十四五而歸其書歸氏十一月十六日右庶子韓愈記

御覽書苑菁華卷第十四　錢塘陳思纂次

書表

論書表　江式

臣聞庖犧氏作而八卦列其畫軒轅氏興而靈龜彰其彩古史倉頡覽二象之文觀鳥獸之跡別創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紀事宣之王庭則百工以敘載之方冊則萬品以明迄于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悉殊倉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諧聲三曰象形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蓋倉頡遺法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即謂之籀書孔子修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之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別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于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趨約易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矣隸者



始皇時使下杜人程邈附于小篆所作也世人以邈徒隸即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書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尉律學復教以籀書又習以八體試之課最以爲尚書史書或有字不正輒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其形畫雖無厥誼亦是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倉頡之篇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鄴沛人爰禮講學而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微禮等百餘人說文字于未央宮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採以作訓纂篇及亡新居攝自以運應制作使大司馬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書幡信也壁中書者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子壁中書相類即前代之古文矣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勒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

又詔侍中賈逵修理舊文殊葩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逵卽汝南許愼古學之師後愼嗟時人之好奇嘆俗儒之穿鑿惋文弊于凡學痛字敗于庸說詭更任情變亂于世故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終亥各有部居包括六藝摹書之詁評釋百代諸子之訓天地山川草木鳥獸昆蟲雜物奇怪珍異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可謂類聚羣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左中郎將陳留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爲古今雜形詔于太學立



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盡其能莫不雲集諸方獻篆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淸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究諸埤廣掇拾遺漏增長事類抑亦于文爲益者也然其字詁方之許篇古今之體用或得或失矣陳曹邯鄲淳亦與揖同時博開古義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煥三體復宣校之說文隸篆大同而古字敢穿鑿也臣六世祖家世陳留在晉之初與從父應元俱受學於魏覬古篆之法埤倉雅言說文之誼當時竝收善譽而仕至太子洗馬出爲馮翊郡值洛陽以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覬二家並號能篆當時



臺觀榜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義陽王典詞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況趣附托許愼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感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忱弟靜別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使宮商角徵羽各爲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繆作隸體失眞俗學鄙習復加虛造巧談辨士以意爲疑炫惑於時難以釐改傅日以衆非行正言信難得之于斯情矣乃曰追來爲歸巧言爲辨小兔爲覩蠶如斯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凡所開卷莫不惆悵爲之咨嗟夫文字者六藝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後今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孔子曰必也正名又曰述而不作書曰子欲觀古人之衆皆言遵循舊文而不敢穿鑿也臣六世祖家世陳留在晉之初與從父應元俱受學於魏覬古篆之法埤倉雅言說文之誼當時竝收善譽而仕至太子洗馬出爲馮翊郡值洛陽以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覬二家並號能篆當時

之亂避地河西數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世祖太延中皇風西被牧犍內附臣亡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加裝錄敘列于儒林官班文省篆號世業聲臣閭短識學捕淺漸漬家風有忝無顯但逢時來恩出願外得承澤雲津厠霑濡之潤驅馳文囿參預史官趨緣宮禁猥同上哲既竭愚短欲罷不能是以敢緝六世之資奉遵祖考之訓鳩纂古人之軌企踐儒門之轍求撰集古來文字又採孔氏尚書五音註籀篇爾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以類編聯無重復統爲一部其古籀奇字俗隸諸體咸使班于篆下各有區別詁訓假借之誼各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竝逐字而註其所不知者則闕如也脫蒙遂許冀省百氏之觀而周文字之域典書秘書所須之書乙垂救給付并學士五人普習文字者助臣披覽書生五人專令抄寫付中書黃門國子祭酒一月一監詳議疑隱蕪無訛謬所撰名目伏聽明旨詔曰可如所請并就太



常兼教八分書史其有所須依請給之名目待書成重簡式于是撰集字書號曰古今文字凡四十篇大體依許氏爲本上篆下隸

論書表

臣聞文書既肇文字載興六藝靡其善八體宜其妙厥後奉能間出泊乎漢魏鍾張擅美晉末二王稱英義之書云頃尋諸名書鍾張信爲絶倫其餘不足存又云吾書比之鍾張當抗行張芝猶當鴈行羊欣云義之候是小推張不知獻之自謂云何又云張學形



不及右軍自然不如小王謝安嘗問子敬君書何如右軍答云故當勝安云物論殊不爾子敬答曰世人那得知夫古質而今妍數之常也愛妍而薄質人之情也鍾張方之二王可謂古矣豈得無妍質之殊且二王暮年皆勝於少父子之間又爲今古子敬窮其妍妙固其宜也然優劣既微而會美俱深故同爲終古之獨絶百代之偕式桓元耽玩不能釋手乃撰二王紙跡雜有繩素正行之尤美者各爲一帙常置左右及南奔雖捉狼狽猶以自隨擒獲之後莫知所在

劉毅頗尚風流亦甚愛書傾意搜求及將敗大有所得盧循素善尺牘尤珍名法西南蒙土咸慕其風人無長幼翕然尚之家贏金幣競遠尋求於是京師三吳之迹頗散四方義之爲吳興故三吳之近地偏多遺迹也又是末年逍美之時中世崇室諸王尚多素嗜貴遊不甚愛好朝廷亦不搜求人間所祕往往不少新渝惠侯雅所愛重懸金招買不計貴賤而輕薄之徒銳意摹學以茅屋漏汁染變紙色加以勞弊使類久書眞僞相糅莫之能別故惠侯所



蓄多有非眞然招聚既多時有佳迹如獻之吳興二賤足爲名法孝武亦纂集佳書都鄙士人多有獻奉眞僞混雜謝靈運毋劉氏子敬之舅故靈運能書而特多王法臣謝病東皐遊玩山水守拙樂靜求志林壑造次之遇遂紆雅顧阮陟泛之遊參文咏之末其諸佳法慾意披覽愚好既深稍有微解及臣遭遇曲沾恩誘漸漬元猷朝夕諮訓題勒美惡指示姸妍點畫之情昭若發蒙於時聖慮未存草體凡諸教令必應眞正小不在意則僞謾難識事事留神則難爲心

力及飛龍之始戚藩告寧方事經營未遑研習及三年之初始玩寶迹既科簡舊祕再詔尋求景和時所散失及乞左右嬖幸者皆原往罪兼賜其直或有頑愚不敢獻書遂失五卷多是戲書伏惟陛下委凝睿思淹留草法擬效漸妍賞析彌妙旬日之間轉求精祕字之美惡書之眞僞剖判體趣窮微入神機息務開從容研玩乃使使三吳荆湘諸境窮幽測遠鳩集散逸及羣臣所上數月之間奇迹雲萃詔臣與前將軍臬尚之司徒參軍事徐希秀淮南太守孫奉伯科簡二王書評其品題除猥錄美供御賞玩遂得遊目瓌翰展好寶法錦質繡章爛然畢視大凡祕藏所錄鍾繇紙書六百九十七字張芝綀素及紙書四千八百廿五字年代既久多是簡帖張昶綀素及紙書四千七十字毛宏八分綀素書四千五百八十八字索靖紙書五千七百五十五字鍾會書五紙四百六十五字是高祖平秦川所獲以賜永嘉公主俄爲第中所盜流播始興及泰始開運地無遺寶詔厲沈搜索遂乃得之又有范佾恒獻上張芝謙素書三百九十

八字希世之寶潛采累紀隱迹於二王爛羙於盛辰別加繕飾在新裝二王書所錄之外錄是摺書悉用薄紙厚薄不均輒好綴起范瞻裴治卷帖小勝猶謂不精孝武使徐爰治護隨紙長短參差不同且以數十紙爲卷披視不便不易勞茹善惡正草不相分別今所治繕悉改其弊孝武撰子敬摹書戲集十卷爲帙傳云戲學而不題或直行章草雜在一紙或重作數字或學前輩名人能書者或有聊爾戲書既不留意亦殊猥劣徒別錄曾不披簡卷小者數紙大者數



十巨細差懸不相匹類是以更裁減以二丈爲度亦取小王書古書賦讚論或草或正言無次第者入戲學部亦有惡者悉皆刪去卷既調均書又精好義之所書紫紙多是小年臨川時迹既不足觀亦無取焉今摺書皆用大厚紙泯若一體同度剪裁皆齊又補接敗字體勢不失墨色更明凡書雖同在一卷要有優劣今此一卷之中以好者在首下者次之中者最後所以然者人之看書必銳於開卷懈怠於將半既而畧進次遇中品賞悅留連不覺終卷又舊書月



凡五十二帙五百二十卷悉旃檀軸又羊欣縑素及紙書亦選取其妙者爲十八帙一百八十卷皆漆軸而已二王新入書各裝爲六帙六十卷別充備預又其中入品之餘各有條貫足以擘華四寓價傾五都天府之名珍盛代之偉寶陛下淵昭自天觸理必鏡凡諸思制莫不妙極乃詔張永巧製御紙紫潔光麗耀日奪目又合秘墨美殊前後色如點漆一點竟紙筆悉便長毫以利縱舍之便兼使吳興郡作青石圓筆別一二簡毫專用白兔大管豐毛膠漆堅密草書

硯乾滑而停墨殊勝南方瓦石之器縑素之工殆絕于昔王僧虔壽得其術雖不及古不減劉家所製二王書獻之始學父書正體乃不相似至于絕筆章草殊相擬類筆跡流懌宛轉妍媚乃欲過之義之書在始未有奇殊不勝庾翼郗愔迨其末年乃造其極嘗以章草答庾亮亮以示翼翼嘆服因與義之書云吾書有伯英章草書十紙過江亡失常痛妙跡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實說義之罷會稽住戢山下一老嫗捉十許六角竹扇出市王聊問一枚幾錢云值二十許右軍取筆書扇扇為五字



嬭大悵惋云舉家朝食惟仰於此何乃書壞王曰但言王右軍書字索一百八市市人競市去嫗復以十數扇來請書王笑不答又云義之常自書裝與穆帝帝使張翼寫效一毫不異題後答之義之初不覺更詳看乃歎曰小人幾欲亂眞又義之性好鵝山陰羣孀一作村有一道士養好鵝十餘石軍清旦乘小艇故往意大願樂乃告求市易道士不與百方譬說不能得道士乃言性好道德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縑素



早辦而無人能書府君若能自屈書道德經各兩章便合羣以奉羲之便住半日爲寫鵝籠送而歸又嘗詣一門生家設佳饌供億甚盛感之欲以書相報見有一新棐牀一作林几至滑淨乃書之草正相半門生送王歸郡還家其父已刮盡生失書驚懊累日桓元愛重書法每讌集輒出法書示賓客客有食棗其者仍以手捉書大點汚後出法書輒令客洗手乃除寒具子敬常戲與簡文十許紙題最後云民此書甚合願存之此書爲桓元所寶高祖後得以賜王武剛求



寤令何在謝奉起廟悉用棐材右軍取棐書之滿牀奉收得一大簏子敬後往謝爲說右軍書甚佳而密已倒作數寸棐板請子敬書之亦甚合奉並稱錄奉後孫履分半與桓元用履爲揚州主簿餘一半孫恩破會稽掠以入海羲之爲會稽子敬七八歲學書羲之從後掣其筆不脫歎曰此兒書後當有大名子敬出戲見北館新泥壁壁白淨子敬取帚沾泥汁書方丈一字觀者如市羲之見嘆美問所作答云七郎羲之作書與親故云子敬飛白大有意是因于此壁也

有一好事年少故作精白紗被着詣子敬子敬便取書之正草諸體悉備兩紬及襟周年少覺王左右有凌奪之色掣被而走左右果逐之及門外鬬爭分裂少年纔得一紬耳子敬爲吳興羊欣爻不疑爲烏程令欣年十五六書已有意爲子敬所知子敬往縣八欣齋欣衣白新絹裙晝眠子敬因書其裙幅及帶欣覺懽樂遂寶之後以上朝廷中尋取大有所得謝安以子敬書種雜後人于蠶紙中尋取大有所得謝安善書不重子敬每作好書必謂被賞安輒題後荅之



朝廷秘寶名書久已盈積太初狂狷乃欲一時燒除左右懷讓者苦相譬說乃止臣見衛恆古來能書人錄一卷時有不通今隨事改正并寫諸雜勢一卷今新裝二王鎮書定目各六卷又羊欣書目六卷鍾張等書目一卷文字之部備矣謹詣省上表并上錄勢新書以開六年九月中侍郎臣虞龢上

## 書啓

### 荅太祖論書啓

王僧虔

僧虔啓恩眷罔已賜示古跡十一帙或其人可想或其法可學愛玩彌日暫得忘其沉疴輒率短見并述舊聞其如別牋民間所有帙中所無者或有不好今奉別目二十三卷迫懼乖誤伏深悚息

吳大皇帝書

吳景帝書

吳歸命侯孫皓書

晉安帝書

亡高祖丞相導書

亡曾祖領軍洽書

亡從祖中書令珉書

韋仲將書

張芝書

索靖書

張翼書

衛伯儒書

右十二卷故州民王僧虔奉上

又啓蕭子雲自云善效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常荅勑云

蕭子雲

臣子雲奉勑使臣為千字文今已上呈臣昔不能拔
實隨世所貴規模子敬多歷年所三十六著晉史一
部並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
特論飛白一勢而已十餘年來始見勑有論書一卷
商畧筆勢洞達字體又以逸少不及元常猶子敬不
及逸少因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敬全法元常迫
今以來自覺功進此莫自天論臣先來猶恨已無臨
池之勤又不參聖旨之與仰延明詔伏增悚息
侍中國子祭酒南徐州太守臣子雲啟上

## 書苑菁華卷十四　十五

### 與梁武帝論書啟

陶宏景

奉旨左右中書復稍有能者惟周興嗣次韻王羲之
書千字文合韻人名無重者又羲之書世傳多贋惟
此帖及黃庭小楷為真其餘行書雖各有優劣而多
不稱珍今以付興嗣使隨事採用興嗣才思無窮學
博文贍固宜為人所須也

### 與梁武帝書

陶宏景

樂毅論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輕言今旨以為非
惟中鍾王論于天下進祕方興所恨微臣沉朽不能
眞籍自信頗涉有悟儀咏贊過為淪弱許靖素段
鑽仰高深自懷歎慕前奉神筆三紙并今為五非但
遂蒙永給仰銘矜弊益無喻心此書雖不在法例而
字字注目乃畫畫抽心日覺勁媚轉不可說以驚昔
致用理均背問細楷非復兩翫先于都下偶得飛白
歲不復相類正此即為楷式何復多尋鍾王臣心本
一卷云是逸少好跡臣不嘗別見無以能辨惟覺勢
自敬重今者彌增愛服俯仰悅豫不能自已啟
力驚絕謹以上呈于臣非用脫可充閣願仍以奉上
適復蒙給二卷伏覽標帖皆如聖旨既不顯乖允少

臣昔于馬澄處見日少正書目錄一卷澄云右軍勸進洛神賦諸書十餘首皆作今體惟急就章二篇古法緊細近脫憶此語當是零落已不復存澄又云帖注出裴者云皆擬賽諸王及胡士臣近見三卷背帖亦謂从已分本不敢議此正復希于三卷中一兩條更得預出裴之例耳大旨遂復頓給完卷下情益深悚息近初見卷題云第二十三四已欣其多今者賜書卷第遂至二百七十帙評無已天府如海非一瓶所汲臣用息心前後都已蒙見大小五卷於野拙之衆家可識亦當復爾串耳六文可工亦當復用習耳分實已過幸若非殊恩豈可觸望愚固本博涉而不能精昔患無書可看乃願作主書令史晚愛隸法又羨典掌之人嘗言人生數紀之內識解不能周流天壤區區惟充恣五欲實可恥愧每以為得作才鬼亦當勝于頑仙至今猶然始欲翻然之自無射以後國政方殷山心歉黙不敢復以閒虛塵觸謹封此題事故遂成煩黷伏願聖慈照錄誠慚



## 答陶隱居論書

梁武帝

又省別疏云故當宜微以著賞此既勝事風訓非兼云云然非所習聊試畧言夫運筆邪則無芒角執筆長則法離澌畫寬則書緩弱點畫短則法擁腫點畫促則字勢橫畫疎則字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澀多墨茱鈍比並皆然任意所之自然之理也若抑揚得所趣舍無違隨筆麤細各有其宜此是大略耳其間小異不可具說汝瑮謹案法書苑斷觸勢峯鬱揚波折節中規合矩分間下注濃纖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稱婉婉暖暖視之不足稜稜凜凜常有生氣適眼合心便為印科衆家可識亦當復爾串耳六文可工亦當復用習耳一聞能持一見能記亘古亘今不無其人大抵為論終歸是習程邈所以能變書體為之若舊也張芝所以能善書工學之積也既舊既積方可以肆其談吾少來乃至不能善畫甲乙無論于篇紙老而言之亦復何謂正足見嗤於當今貽笑於後代遂有獨冠之言覽之背熱隱眞於是乎累眞矣此直一葅之工非吾所謂勝事此道心之塵非吾所謂無欲也

御覽書苑菁華卷第十四終

書啟

與梁武帝論書啟　陶宏景

二卷中有雜迹謹疏注如別恐未允衷并緘所摹者亦以上呈近十餘日情慮悚悸無暇涉事遂至淹替不宜復待增畢餘條竝非用惟叔夜威聲二篇是經書體式追以單郭爲恨伏拔卷上第數甚爲不少前旨惟有四卷此書似是宋元嘉中撰集當由自後多致散失逸少有名之跡不過數首實庭勸進像讚洛神此等不審猶得存不



第二十三卷今見有十二條在別紙按此卷是右軍書者惟有八條前樂毅論書乃極勁利而非甚用意故頗有壞字太師箴大雅吟用意甚至而更成小拘束乃是書扇題屏風好體其餘五片無的可稱

臣濤言一紙此書乃不惡而非右軍又子書不識誰人跡又似是摹　給事黃門侍郎

一紙治廉懋一紙凡二篇並是謝安卷軍俗靖書後又治廉懋狸骨方一紙是子敬書亦是摹跡

右四條非右軍書

二十四卷今見有二十一條在按此卷是右軍書者惟有十一條並非是合跡兼多浸抹于摹處難復委曲

前黃初三年一紙是後人學右軍繆襲告墓文一紙是許先生書

抱懷憂痛一紙是摹王珉書被油尚想黃綺一紙凡二篇並後人學甚拙惡不復展一紙是子敬書便復改月一紙是張翼書五月十五日繇白一紙亦是王珉書治茨方一紙是謝安書

右十一條非右軍書汝琛謹按法書苑作十條今按上文明云見有二十一條除去是右軍書者十一條則此非右軍者是十條非十一條



答陶隱居書　梁武帝

省區別諸書良有精賞所異所同所可未知悉可不耳給事黃門二紙爲任靖書觀所送靖書諸字相附近彼二紙靖書體解離便當非靖書要復當以點畫波擊論極諸家之致此亦非可倉卒運于毫楮且保卅守中也許任二跡并摹者並付反

與梁武帝論書啟　陶宏景

啟伏覽前書用意雖止二六而規矩必周後字不出二百亦褒貶大備一言以蔽便書情頓極使元常老骨更蒙榮造子敬懦肌不沉泉夜逸少得進退其間則玉科顯然可觀若非聖證品析恐愛附近習之風永遂淪迷矣伯英既稱張聖元常實自隸絕論旨所謂始同瑤璣神寶曠世以來莫繼斯理既明諸書虎之徒當日就輟筆反古歸真方宏盛世愚管見預聞喜佩無屈比世皆高尚予敬予敬元常繼以齊名貴斯式畧海內非惟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非排弃所可湟而不淄不過數紙今奉此論自舞自蹈未足逞泄冒願以所摹編示洪遠思曠此二人皆是均思者必當贊仰踴躍有裨盈牛之益臣與洪遠雖不相識從子翊以學業往來故因之有會但既在閣恐或已應聞知摹者所採字大小不甚均調熟看乃佽可恐筆意大殊此篇方傳千載故宜令迹隨名偕老益增美晚所奉三旨伏循字跡大覺頸密竊恐既以信發意意則應言而手隨意運筆與手會故益得諧稱



下情歎仰實奉愈至世論咸云江東無復鍾迹常以嘆息比日竚望中原廓清太上之碑可就摹採今論旨云眞跡雖少可得而推是猶有存者不審可復幾字既無出見理冒願得工人摹塡數行脫蒙見賜實爲過幸又逸少學鍾勢巧形衰勝于自運不審此例復有幾紙垂旨以黃庭像讚等諸文可更有出給理自運之跡今不復希請學鍾法仰惟殊恩

答書　梁武帝

鍾書乃有一卷傳以爲眞意謂悉是摹學多不足論有兩三行許似摹微得鍾體逸少學鍾的可知近有二十許首此外字細畫短多是鍾法今始欲令人帖裝未便得付來月有覓者當遣送也

論書啓　陶宏景

逸少自吳興以前諸書猶爲未稱凡厥好迹皆是向在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從失郡告靈不仕以後畧不復自書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別也見其緩異呼爲末年書逸少亡後子敬年十七八全放此人書故遂成與之相似今聖旨標題足使衆識頓悟於逸

少無復末年之議阮研近聞有一人學研書遂不復
可別臣比廓摹所得雖粗寫字形而無復其筆跡
勢不審前後諸卷一兩條謹密者可得在出裝之例
復蒙垂給至年末間不此澤自天直以啟審非敢必
覩

答江東王上王羲之書啟　梁簡文帝

試筆成文臨池染墨疏密俱巧眞草皆得似望城扉
如瞻星石不營雲飛之散何待曲辱之丹方當奉彼
廷中置之帳裡乍階銅鉤時懸欹案戢意之深良不
能已



上東宮古跡啓　梁元帝

師宜八分之巧元常三體之妙史籀李斯之篆梁鴻
曹喜之書莫不總萃桂宮盈滿甲館竊以鸞驚之勢
既聞之於索靖鷹跱之巧又顯之於蔡邕是以遊霧
重雲傳敬禮之法鳥頡魚頗表楊泉之賦頗好六文
多慙三體尚方大篆既甚牢落柱下方書何曾彷彿
容臺河間之聚書竟微東平之獻表齊攸尺牘顧已
缺然北海楷隸終成難擬

謝東宮古跡啟　庾肩吾

竊以先岩遺軸入握成塵孔壁藏文隨開已毳石書
有暗厨燼猶飛豈有跡經四代年踰十紀芝英雲氣
之巧未損松鉛鵲反鸞驚之勢不侵蒲竹必便酒肆
人來池流色變將損北海之牘還代西河之簡

上玉篇啟　顧野王

昔者庖犧始成八卦暨乎倉頡肇創六文政罷結繩
教興書契天粟書雹市妖夜哭由來尚矣爰至元龜
龍馬負河洛之圖赤雀素鱗標受終之命鳳羽爲字



掌理成書豈但人功亦猶天授故能傳流奧典鉤深
至賾揚顯聖謨耀光洪範文遺百代則禮樂可知驛
宣萬里則心言可述授民軌物則縣方象魏興功命
衆則誓威師旅律存三尺政仰八成聽稱書於附別
執士師於兩造勒功名於鍾鼎須美德於神祇故百
官以治萬民以察雕金鏤玉升崧岱而告平汗竹裁
縑寫憲章而授故莫不以版牘施于經緯文字表於
無窮者矣所以垂帷閉戶而觀遐年之世藏形晦跡
而識遠方之風遵覽篆素以測九垓則靡差膚寸詳

觀記錄以游八裔則不謬毫釐墨水鏡于往謨遐元
龜于今體仰瞻景行式備前文戒慎荒邪存古典
故設教施法無以尚茲經世治俗豈先乎此但微言
既絕大旨亦乖故五典三墳競開異義六書八體今
古殊形或字各而訓同或文均而釋異百家所談差
互不少字書卷軸舛錯尤多難用尋求易生疑惑猥
承明命預纘遐庭總會衆篇校讐羣籍以成一家之
製文字之訓備矣而學悆精博聞見尤寡才非通敏
理辭彌贍既謬先蹤且乖聖旨謹當端笏擁篲以俟
嘉猷



啟竊聞兩儀俶啟九皇始君情性初動有巢鞏制三
聖代立十紀遞興龍牒浮河龜書起洛八卦既陳六
爻攸敘篆素之流是焉而出至于精課源妙求其本
始未學膚淺誠所未詳雖復研考六經校讐百氏殊
非庸昧所能與奪謹依條例同異具以上呈伏惟聖
書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太宗文武皇帝購求
遺跡臣亡父先臣宏直竝將奉進一不敢預今之所
聖乃神經天曰文止戈爲武百工維理庶績咸熙勸
以九歌撫之八柄修文德以來要服舞干戚以格有

書牋

爲鳳閣侍郎王方慶上書法牋表

李嶠

臣某言奉墨勅令臣家所有書法竝將進來但臣家
書法屬隋季亂離竝多墜失臣十代再從伯祖羲之
非庸昧所能與奪謹依條例同異具以上呈伏惟聖
存唯有一卷并臣十一代祖導已下書一帙十卷謹
隨狀進上但臣弓冶不嗣堂構缺然雖奉綸綍多逢

壞壁亡失之外所餘無幾私珍緹襲方遺子孫不謂
雨曜迴光九霄俯聽曲延採拾遂登旒扆使千載遺
寶重增于光價九泉深隧更奉于恩渥寵被私門榮
霑異代懷恩慕遠感佩兼深臣方慶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死罪死罪謹言

爲納言姚璹等御賜飛白書牋表

李嶠

臣璹等言今月十一日侍宴蒙恩作飛白書題臣等
名字垂賜跪承寶貺仰戴瓊文如披七曜之圖似發
五神之檢九霄靈澤與垂露而同沾千載嘉祥共廻



鸞而並集冠六文而首出掩八體而孤驚渺乎若遊
霧之拂春林鬱乎似輕雲之上秋漢頡皇之始模蔡
篆未足多奇劉后之嘗學史書孰云能擬固已工踰
懸帳妙盡刻符鍾繇竭力而難比伯英絕筋而不逮
則知乃神乃聖包衆得而同歸多藝多才總羣方而
兼善諒天機之獨運豈凡識之能窺臣等才均菅蒯
任切衡石器滿之誠每切于愚心棟隆之吉實慙于
明代而天慈曲獎聖造不遺厚祿尊官既殫恩而極



爲王相公請改六書牋表

李嶠

臣某言臣聞兩儀定位法象必在於區分百物正名
稱謂不可以相奪然則當至公之運勿用於權處大
朴之辰宜循其本臣竊見周官保氏教國子六書一
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
曰假借夫假借者謂本無其用借用音者也昔伏犧
氏仰觀法于天俯觀法于地爰造書契是生文籍夫
書者著也篆者傳也所以昭著誓言傳之不朽推意
結字斷天下之疑垂萌示象紀天下之德安可穿鑿

音韻假濫言詞者哉自史籀篇亡李斯簡隸古文有
數物類難周雖魯共王壞孔子之宅河內女子毀老
聃之家而屋壁之餘門庭蓋尠敬侯所寫洞訛于正
始之間汲冢所開散落于太康之際由是後儒晚學
苦音訓之繁耆生故老嗟異同之雜下兼案牘旁迫
質咨聽受施行莫能見曉規模典憲於何取則不有
盤改孰導羣疑當今受神冊鑄寶鼎封禪之隆固將
九皇比德文章之盛豈直三代同風百官以理萬人
以察臣比伏見御筆前後所製新字等神功開合天
地盤旋于掌端元造運行日月相望于紙上玉牒石
記無以校其幽深河圖洛書不能方其麗則臣幸承
皇訓親沐聖猷窺東國一札之文奉西京七言之咏
劉德之陳雅樂雖未澄心劉儻一作黨之學史書頗嘗
留目輒欲循環膚旨罄竭蒙情凡所借音竝加新字
右軍之筆徵乎考績在日課而有違何以曠官俾尸
將令分有一定無汨于源流理或萬殊各隨其事業
以此化俗佇微益於毫釐以此敎人倘不虧於影響
伏乞上元卑聽至道曲成務此庸愚霈然聽許臣即
望以類撰綴隨了進呈輒觸冕旒不勝惶惕之至



## 書判

### 字詁判

甲書字詁所由計功不及日請科罪不伏訴云紙類不同

對

去聖久遠微言已絕求之滇儒存諸詁訓陳吳恢之
青簡恐誤當時許蔡邕之丹書將傳後學況秘緯有
府寫書置官備計長功能歸典藝紙既殊于大小課
罔齊于徐疾覽之繁文豈將鳥以觀迹率其大較乃



非人之製附惟甲斯篆非罪勿籍

對

底祿致位職司在公登朝庶官無廢一命甲也遊學
効于文字工彼汗簡常觀大史之書臨諸墨池能妙
右軍之筆徵乎考績在日課而有違何以曠官俾尸
將而不及宜使徵言有絕古訓無傳誠計功而致科
豈多言而獲免

對

甲楷法有聞頗齊刀筆之吏魯形自業偏在寫書之

張巡

官不能殺竹惟青臨池盡黑當年有立應已盈裾計日不移無慙尺牘今乃字詁是事月課有違左氏門庭雖多筆硯稚川史籍不滿巾箱曾莫負於五車徒見司于雙管以是會意雖則麾肱不能中程何爲當理今之游訴將候片言欲遲單父之書須辨洛陽之紙然則類之大小猶或可問刑之出入於是乎在

對

呂因

甲手揮五色已臨科斗之書躬寫六經方寘麒麟之閣而論其日課將貽秋典且義和之晷遲速有殊簡牘之差短長非等理宜科以畏愛之景辨以功庸之效先則窮其狀跡然後實以刑科何乃厚誣仍令薄訴須緘滕口之訟方入噬膚之獄



對

王劍

人之從事則有司存率由舊章乃無厥咎甲以九流騖職工爲務理宜不倦于素欽乃攸司何得慢其所守越我王度挈瓶猶其不假落簡安得有乖致使魚魯闕辨于當時鉛黃莫施於學校罪自掇也刑則何逃然而紙類以難易論功系日以短長命課事無準定或須加減不伐有詞理從哀敬待測淺深之量方中大小之辜

對

鄭肴

八卦六爻是生書籍籀文鳥跡遂成模楷開汲郡之冢升魯國之堂遂獲遺編因多墜簡惟中婆娑玉府掌握銀鉤取類筆耕能成墨妙棄其譬刻差以毫釐計功雖訴其短長類紙難逃其簡牘必也時無所廢理實可憑須旌不匱之勤寧塞有浮之訟

署書題閣判



得甲代以署書爲業因題閣而變華髮自後而絕鄉黨以墜業擯逐云甲訴無犯不伏

對汝墜謹案此對缺
撰人姓名無攷

幹蠱馳聲惕厲終吉振人爲義何難之有顛沛於是克荷貞存甲絕輪深規代濟其美精逾史籀得方丈之宏模積洞張芝改圓池之波態晉廷稱妙郎擅一臺越市推珍還標五字諒無隕越于前構俾乖裕于後昆執謂象賢旋聞鮮克屬以功開揆日翦偃蹇之雕虁號起凌雲結瞳矓之畫閣式題飛牓方呈鵲返

之書坐陟雲梯遂變武賁之髮髻花鏡裡非復書顏
薤葉風前俄驚素業垂堂取誡誠欲謹身良冶鑒捐
其如棄訓撫章家之宿事徒想欽承語王氏之門風
深違祖述永言邱首難忘懷土之心浩意家聲宜復
懸針之藝

學書判

丁學盤盂書庚相爲引重後一云遂學或止之學庚
或正之丁云以此報德

對

郭立



丁本諸生弱齡有志操觚遊藝負笈從師服膺孔甲
之書留心田蚡之業精窮小學聲洽大成庚有親仁
之風乃思延譽之美爲遊揚於左右得推擇于簪裾
不以引重之恩而忘奏舉之義眷言報德在此奉公
韓厥之故事非遙徇詵之前蹤可口口諸口口推故
典止之則未識通方自得盡忠之規何聽無稽之說

員俛

學貴博通九流異軫書稱秘奥四微攸藏必溫故而
知新方不朽而致遠丁服勤罔倦考古斯多精孔甲

擊法所難逃

丹書判　李希定

甲以經多謬乃白丹書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其親及摹寫者日千餘人兩京尹以其聚衆訾之訴稱有故

對

夫聖人遺微言將絶人用其私各安所見闕文不及大義已乖非有獨見之明誰解僻儒之惑甲總覈六籍研精百氏紕繆必攻朱紫斯分既祖述於魯儒升



我堂矣白光揚於漢策職爾之由竹簡之書且或朽鑱金碑之字道茲鏤刻麴文典論起列鴻都揚子元經虛傳麟閣觀者如堵且聞紙貴將萬古之不刋於千兩而何有京尹之罰其或病諸既無索於杜季庶息威於寧越

御覽書苑菁華卷第十五

# 書

## 上說文解字書

許　沖

名陵萬歲里公乘草莽臣冲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伏見陛下神明盛德承遵聖業上考度於天下流化於民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萬國咸寧神人以和猶復深惟五經之妙皆爲漢制博采幽遠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先帝詔侍中騎都尉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書曰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臣父故太尉南閤祭酒愼本從逵受古學蓋聖人不空作皆有依據今五經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所由生自周禮漢律皆當學六書貫通其意恐巧說衺辭使學者疑愼博問通人考之於遠作說文解字六藝羣書之詁皆訓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蟲蛇雜物奇怪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凡十五卷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愼前以詔書校東觀敎小黃門孟生李喜等以文字未定未奏上今愼已病遣臣齎詣闕愼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說謹撰具一篇并上臣冲誠惶誠惶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頓首再拜以聞皇帝陛下建光元年九月己亥朔二十日戊午上（徐鍇曰建光元年漢安帝之十五年歲在辛酉名上書日中黃門饒喜以詔書賜召陵公乘許沖布四十疋者汝南許冲詣左掖門會令并齎所上書



卽日受詔朱雀掖門敕勿謝

## 上採訪李大夫書

李陽冰

陽冰志於（汝璟謹案法書苑注云於一作在）古篆殆三十年見前人遺跡美卽美矣惜其未有點畫但偏傍模刻而已緬想聖達立卦（汝璟謹案法書苑卦一作制）造書之意乃復仰觀俯察六合之際焉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形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霏布滋葳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揖讓周旋之體於須眉口鼻得喜怒舒慘之分於蟲魚禽獸得屈飛伸動之理於

骨多角齒牙得欃拉咀嚼之勢隨手萬變任心所成可謂通三才之品彙汝瑮案法書苑法作氣象備萬物之情狀者矣常痛孔壁遺文汲冢舊簡年代浸遠謬誤滋多蔡中郎以豐同豐李丞相將東爲東魚魯一惑涇渭同流學者相承靡所遵復每一念至未嘗不廢食雪泣覽筆長歎焉天之未喪斯文也故小子得篆籀之宗旨皇唐聖運逮茲八葉天生克復之主人樂惟新之命以滄古爲務以文明爲理欽若典謨曠容故實誠願刻石作篆備書六經立於明堂爲不刊之典



號曰大唐石經使萬代之後無所損益仰聖朝之鴻烈法高代之盛事死無恨矣陽冰年垂五十去國萬里家無宿舂之儲出無代步之乘仰望紫極遠於丹霄若溘先犬馬此志不就必將有負於聖朝是謂長埋於古學矣大夫銜命北闕撫寧南方苟利國家專之可也伏奉此分令題簡牘及到主人寒天已暮闇燭之下承汝瑮謹案法書苑命書作應注云承一作應體勢儻歸奏之日一使聞天非小人之已務是大夫之功業可否之事伏惟去就之陽冰再拜

# 書序

## 說文解字序

許慎

古者包犧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爲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僞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忘也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

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其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爲七國田疇異畛車塗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與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職業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徐鍇曰王僧虔云秦獄吏獄增減大篆去其繁複始皇善之出爲御史乃名陽書曰隸書班固所云謂施之於徒隸也即今之隸其而無點畫仰書俯之勢耳　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徐鍇曰案漢書注蟲書即鳥書是也　五曰摹印摹印以爲符子貫以書幡信象鳥形即下云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　六曰署書署書漢高六子貫云鍇應別爲一體摹印屈曲填密理則秦璽文也子貫誤合之　七曰殳書徐鍇曰虎二隅白虎二隅於殳也署蕭何所定以題署龍白虎二隅於殳也年羊欣云何曇思累月然後題之　七曰殳書徐鍇曰案書傳書體八觚隨及其勢思之　八曰隸書漢興有草書漢興有草書徐鍇曰案書傳多云張並作草書又云齊相杜操作據說文則張並之前已有矣蕭子貫云臺書者董仲舒欲言災異臺草上即爲臺書臺者草之初也史記上官傑矯原藥草今尉律徐鍇云漢興有草知所言臺草是創草非草書也尉律篇名　學僮十七已上始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史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爲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今雖有尉律不課小學不修莫達其說久矣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鄴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凡蒼頡已下



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略存之矣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爲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徐鍇曰李斯雖改史篇爲秦篆而程邈復同作也　四曰佐書即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雖中書者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

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匝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
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爲好奇者也故詭更正文鄉
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燿於世諸生競說
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爲蒼頡時書云父子相傳何
得改易乃張曰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蟲者屈中
也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
若此者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俗儒鄙拔
說文作鄙夫 夫猥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覩
字例之條怪舊執而善野言以其所知爲秘妙究洞
錄字體數紙以示儕校稽書當代其傳號爲顏氏字



聖人之微恉又兒倉頡篇中幼子承詔因號古帝之
所作也其辭有神仙之術焉其迷誤不諭豈不悖哉
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脩舊史而不穿鑿孔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矣夫蓋非其不知而不
問人用已私是非無正巧說衺辭使天下學者疑蓋
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
以知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
也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
證稽譔其說將以理羣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恉銷



曰恉師意旨字旨 分別部居不相雜廁徐鍇曰分部
者美也多通用 相從白計始
也萬物咸覩靡不兼載厥誼不昭發明以論其傳易
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
古文也其於所不知蓋闕如也

## 干祿字書序

顏元孫

史籀之興備存往制隸創所誤抑有前聞豈唯豕上
加三蓋亦馬中闕五迨斯以降舛謬實繁積習生常
爲弊滋甚元孫伯祖故秘書監貞觀中刊正經籍因
錄字體數紙以示儕校楷書當代共傳號爲顏氏字

同曰名之類是也　字有相亂因而附焉謂形形宂宂幃俗者例皆淺近唯籍帳文案券契藥方非涉推言用亦無爽儻能改革善不可加所謂通者相承久遠可以施表奏牋啟尺牘判狀因免訊訶若須作文言及正體用之尤佳所謂正者並無憑據可以施著述文章對策碑碣將爲允當（進士考試理宜必遵正體明經對策注本文碑書多作八分任別）謝舊則有此區別其故何哉夫篆仕觀光惟人所急循名責實有國恒規既考文辭兼詳翰墨昇沉是繫安可忽諸用舍之間尤須折衷目以干祿義在茲乎緬短汲深誠未達於涯涘岐多路惑庶有歸於適從如曰不然請俟來哲



## 五經文字序

張參

易繫辭曰上古結繩以理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理萬人以察蓋取諸夬夬決也王庭孚號決之大者決以書契也逮周禮保氏掌養國子以道教之六書謂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六者造字之本也雖蟲篆變體古今異文離此六者則爲謬惑矣王者制天下必使車同軌書同文故教人八歲入小學文有疑者則必闕而求之春秋之末保氏敎廢無所取正各遂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蓋夫子少時人猶有闕疑之問後亡斯道歎其不知而作之也藩侯漢制亦有著法太史試學童諷書九千字乃得爲史以六體試之吏人上書字或不正輒有舉劾皆正史遺文可得焯知者也劉子正爻子校中祕書自史籀以下凡十家序爲小學次於六藝之末後漢許叔重收集篆籀古文諸家之學就隸爲訓注謂之說文時蔡伯喈亦以滅學之後經義分散儒者師門各滯所習傳記交亂訛僞相蒙乃請刊定五經備體刻石立於太學之門外謂之石經學者得以取法焉遭離變難僅有存者後有呂忱又集說文之所漏略著字林五篇以補之今制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舉其文義藏登下之亦古之小學也自頃考功禮部課試貢舉務於取人之急許以所習爲通人苟趨便不求當否字失六書猶爲一體五經本文蕩而無守矣十年夏六月有司以職事之病上言其狀詔委國子儒官勘校經本送

尚書省參幸承詔旨得與二三儒者分經剖析而共決之五發字義更相雖極又以前古字少後代稍益之故經典音字多有假借謂若假后爲後辟爲避大用陸氏釋文自南徂北徧通衆家之學分析音訓特爲詳舉固當以此正之唯今文尚書改就今字雖定月令依其時進本與釋文音訓頗有不同卒以所刊書于屋壁雖未知蔡學之精密石經之堅久慕古之士且知所歸然以經典之文六十餘萬既字指惑體若龔冪同物禮經相舛蔑同姓頻音非一讀若鄉原之鄉爲嚮取材之材爲哉學者兩首出於一家而不決其當否學者傳授義有所傳離之若有失合之則難並至當之餘但朱發其傍而已猶慮歲月滋久官曹代易儻復無汙失其本眞乃命孝廉生顏傳經收集疑文五體受法師儒以爲定例凡一百六十部三千二百三十五字分爲三卷說文體包古文先得六書之要若古文作甲古文作坐篆文作聖之類古體經典通行不必改而從篆其或古體雖明衆情驚懵林若祧禰逍遙之類說文多漏畧今得之於字林其或古體變爲宜寶變爲晉者則以石經之餘比例爲助若篆籀則以石經遷沒所存者寡通以經典及釋文相承隸省引而伸之不敢專也若耆變爲壽桌變爲棗之類石經遷沒經典及釋文相承作耳近代字樣多依四聲傳寫之後偏傍漸失今則采說文字林諸部以類相從務於易了不必舊文目非經典文義之所在雖切於時習不集錄以明爲經不爲序也其字非常體偏有所合者詳其證據各以朱字記之俾夫觀省無至多惑大歷十一年六月七日司業張參序

## 說文字源序

賈、耽

庖犧氏觀鳥獸之文象形指事作書契以代結繩降及夏殷周通謂之古文至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小異七國分裂篆與古文隨其所尚始皇兼并海內丞相李斯作蒼頡七章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六章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學七章並約籀文而篆體轉工即世謂之小篆後大發隸卒理獄滋多吏趨省易隸書出焉漢興書師以隸合小篆爲五十五章教授閭里平帝元始中徵通小學會京師者百有餘人楊雄採掇其可用者作訓纂八十九章除其重複取漢班固加十三章共一百二章六千一百二

十字羣書所載畧備自三國後隸書盛行古文篆籀
寖微矣歷晉魏周隋宋齊梁陳通篆籀者日寡唯碑
碣之額時覩數字仍十中八九檢文題之國家成均
六館書居其一學者粗紀點畫鮮造精微至德後方
事之殷鄉吏富家咸俯拾青紫郡邑髦楚不復積功
於六藝唯趙郡李陽冰神假篆法上隣李斯時人獲
之悉藏篋笥大歷中篆故李司徒新驛記於東廳之
門右筆法古淡識者宗師猶子檢校祠部員外郎騰
能嗣其業耽每歎隸書轉訛難究會意篆體如正方



辯發源小學中獨許愼說文最爲首出目錄五百四
十言衆字之根若能研慮於中則聖人之旨趣可得
而知因請騰繼世父之妙書壇山之石藉其永久垂
示將來茲亭捴白馬之古津實皇華之都會流傳模
寫以俟君子

## 九經字樣序

唐元度

臣聞秦焚詩書寨人視聽漢興典籍以廣聰明伏以
龜鳥之形去聖彌遠點畫訛變遂失本源今陛下運
契黃虞道崇經籍觀人文以成俗念鳥跡之乖方繇
是遂微臣之上請許於國學創立石經仍令小臣覆
定字體謬當刊校誓盡所知大歷中司業張參掇衆
字之謬著爲定體號曰五經文字本部之中採其疑誤
爲臣今參詳頗有條貫傳寫歲久或失舊規今刪補
冗漏一以正之又以五經文字本部之中採其疑誤
舊未載者撰成新加九經字樣一卷凡七十六部四
百二十六文其偏傍上下本部所無者乃纂爲雜辨
部以統之若體畫全虧者則引文以證解於雅言執
禮誠媿大儒而辨體觀文式遵小學其聲韻謹依開



元文字避以反言但紐四聲定其音旨今條目已舉
刊削有成願竭愚衷以資後學當開成丁巳歲謹序
上

## 撥鐙序

汝琿謹案　書盡譜標題作唐林韞撥鐙四字法標題之次行有推撓四字　林韞

韞咸通末爲州刑椽時廬陵盧肇罷南浦本守歸宜春公之文翰故海內知名韞竊慕小學因師於盧公子弟安期歲餘盧公忽相謂曰子學吾書但求其力彌殊不知用筆之力不在於力用於力筆死矣虛掌

實指指不入掌東西上下何所闕焉常人云永字八法乃點畫爾拘於一字何異守株翰林禁經云筆貴饒左書尚遲澀此君臣之道也大凡點畫不在拘之長短遠近但無過其勢俾令筋骨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此畫爾非書也吾昔受教於韓吏部其法曰擬證今將授子子勿妄傳推拖撚捩是也訣盡於此子其旨而味乎韞加以久羅戎事筆似多亡終不能窮其妙亦猶古之有得不死之術者人將從學焉未至得術者物故歎恨不極人



或譏之曰彼尚不能自免何恨之有耶客曰昔有善算術者臨終傳於子終不能曉乃傳於人佗人盡其妙彼何妨得而不能演哉愚雖受盧公之命既不能自益其要妙敢悋復傳於智者

## 字源偏傍小說序

林罕

罕長興二年歲在戊子三十有五疾病踰時閑坐思書之點畫莫知所以乃搜閱今古篆隸始見源由旋觀近代已來篆隸多失始則茫乎不知終則惜其錯誤欲有端正將示同人病間有事其志不遂至明德二年乙未復病迄于丁酉冬不瘳病中無事得遂前志與大理少卿趙崇祚討論成一家之書昔孔安國尚書序云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貫耽鎮滑州時作偏傍字源序云降及夏殷周通謂之古文至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小異七國分裂篆與古文隨其所尚始皇兼并海內丞相李斯遂收拾遺逸作蒼頡七章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六章太史胡毋敬作博學七章並約籀文篆體轉工即世謂之小



篆屬秦政滋繁人趨簡易故軍正程邈變古文大小篆作隸書然書之所興莫定何代隸之所起始自秦時篆者取蟲篆之形隸者便僕隸之用漢初有書師以隸合小篆爲五十五章教於鄉里平帝元始中徵通書會京師者百有餘人方立小學之科揚雄采掇其可用者作訓纂八十九章至東漢班固加十三章共一百二章二千一百二十字雖羣書並載而目錄不分惟有漢太尉祭酒許愼取其形類作偏傍條例卜五卷名之說文說文遺漏呂忱又作字林五卷以

補其缺泊三國之後歷晉魏陳隋隸書盛行篆書殆
將泯滅至唐將作少監李陽冰就許氏說文重加刊
正展作三十卷今之所行者是也其時復於說文篆
字下便以隸書照之名之字統開元中以隸體不定
復隸書字統下錄篆文作四十卷名之開元文字自
此隸體始定矣兼改古文尚書及無牟不陂字即其
類也先已有九經音義及切韻玉篇行焉大歷中司
業張參作五經文字三卷凡一百六十部其序畧云
以類相從務於易了不必舊次自非經典文義之所



在雖切於時畧不集錄以明爲經不爲字也開成中
唐元度以五經文字有所不載者復作新加九經字
樣一卷凡七十六部其序畧云其偏傍上下本部所
無者乃纂爲雜辨部以統之然九經所有之字即加
訓切況是隸書莫知篆意其字注解或云說文者即
前來兩說文也或云石經者即蔡邕於國學所立石
經也或云隸省者即隸減也少減曰省乃是隸書於
省之省唐立石經乃蔡邕之故事也周禮保氏掌養
國子以道教之六書謂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



借六者造字之本也篆雖一體而隸變數般篆隸既
興訛舛相錯非究於篆無由曉隸六書者非止一意
而屬一字一字之內有占六書二三四者大都造字
皆苞含六意字有正者倒者橫而在上中下者豎而
在左右中者向者背者並者重者順者逆者左者右
者俯者仰者橫折而裏別字者豎開而夾別字者有
一字成者有仝二字三字四字五字合成者有省二
字三字四字合成者隸書有不拋篆者有全違篆者
有減篆者有添篆者有篆隸同文者在篆體則可辨
變隸體則多有義異而文同篆亦有之今悉解之於
後文此不重列俗有隸書賦者假託許慎爲名頗乖
經據顏氏家訓云斯實陶先生弟子杜道士所爲大
誤時俗吾家子孫不得收寫又有古今隸書端字決
疑賦更不經於隸書賦當今之世不可學之又有文
下作子爲學更旁作生爲蘇凡數十百字謂之野書
唐有勅文明加禁斷今往往見之亦不可輒學顏眞
卿撰干祿字書一卷每一字作三般即注云上正中
通下俗既立標題合有褒貶全無予奪亦無取焉其

道書鬼書大篆章草八分飛白破體行書無益於字
此亦不錄篆隸有筆力遒健字勢研麗者斯乃意巧
之人臨文改易或參差之長短之屈曲之拗綟之務
於奇恠以媚一時後習之人性有利鈍致與元篆隸
不同蓋病由此起今之學者但能明知八法洞曉六
書道理既全體格自實亦何必踵殿虞褚柳之惑亂
哉罕今所纂者則取李陽冰重定說文所隸者則取
開元文字雖知魯鈍不失源流所貴講說皆有依憑
點畫且無差誤杜征南注左氏春秋以經雜傳謂之
集解何都尉論語序云今集諸家之善亦謂之集解
罕以隸書解於篆字之下故効之亦曰集解今以說
文浩大備載羣言卷軸繁多卒難尋究穿鑿致慣亂莫
知指歸是以剪截淨辭撮其機要於偏旁五百四十
一字下各隨字訓釋或有事關造字者省而難辨者
須見篆方曉隸者雖在注中亦先篆後隸各隨所部
載而明之其餘形聲易會不關造字者則畧而不論
其篆文下及注中易字便以隸書爲音如稍難者則
紐以四聲四聲不足乃加切韻使學者簡而易從渙



御覽書苑菁華卷第十六

錢塘陳思纂次

書歌

杜甫

李潮分小篆歌

蒼頡鳥跡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陳倉石鼓久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漢蔡邕中間作者寂不聞嶧山之碑野火焚蜚木傳刻肥失眞哲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倪方通神惜哉李蔡不復得吾甥李潮下筆親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開元以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況潮小篆逼秦相快劍長戟森相向八分一字直百金蛟龍盤拏肉倔強吳郡張顛誇草書草書非古空雄壯豈如吾甥不流宕丞相中郎丈人行巴東逢李潮逾月求我歌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奈汝何



贈懷素草書歌

李白

少年上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稱獨步鑿池飛出北溟魚筆鋒殺盡中山兎八月九月天氣涼酒徒詞客滿高堂牋麻素絹排數箱宣州石硯墨色光吾師醉後倚繩牀須臾掃盡數千張飄風驟雨驚颯颯落花飛雪何茫茫起來向壁不停手一行數字大如斗恍恍如聞神鬼驚時時只見龍蛇走左盤右蹙如驚電狀如湖畔石一縱又一橫一欹又一傾臨江不羨飛帆勢下筆長爲驟雨聲我收此州喜相識又見草書多惠力懷素墨妙不可得開卷臨池轉相憶

王邕

懷素上人草書歌

衡陽雙峽插天峻高壁巉巖萬餘仞此中靈秀衆所知草書獨有懷素奇懷素身長五尺四嚼湯誦呪吁可畏銅鈴錫杖倚閑庭班管秋毫多逸意或粉壁或彩牋蒲葵絹素何相鮮忽作風馳及電掣更點飛花兼散雪寒猿飲水撼枯藤壯士拔山伸勁鐵君不見張芝昔日稱獨賢君不見近日張旭爲老顛二公絕藝人所惜懷素傳之得眞蹟崢嶸蹙出海上山突兀狀成湖畔石一縱又一橫一欹又一傾臨江不羨飛帆勢下筆長爲驟雨聲我收此州喜相識又見草書多惠力懷素墨妙不可得開卷臨池轉相憶

同前

楚僧懷素工草書古法盡能新有餘神清骨峭意眞率醉來爲我揮健筆始從破體變風姿一一花開春景遲忽爲壯麗就枯澁龍蛇騰盤獸屹立馳毫驟墨劇奔駟滿坐失聲看不及心手相師勢轉奇詭形惟狀翻合宜人人細問此中妙懷素自言初不知

同前

朱逵

幾年出家遊宿命一朝却憶臨池聖轉腕摧鋒增峭倚崎秋毫繭紙當相隨衡陽客舍來相訪連飲百盃神



轉王忽聞風裏度飛泉紙落紛紛如貼鳶形容脫略眞如助心思周遊在何處筆下唯看激電流字成只畏盤龍去惟狀崩騰若轉蓬飛絲歷亂如迴風長松老死倚雲壁蹙浪相翻驚海鴻于今年少尚如此歷觀遠代無倫比妙絕當能動鬼神崔蔡幽魂更心死

僧收

吾觀開士多利用筆精墨妙誠堪重身上藝能無不通就中草聖最天縱有時興酣發神機抽毫點墨縱橫捶風聲吼烈隨手起龍蛇迸落空壁飛連捔數行勢不絕藤懸查蹙生奇節劃然驚雲濤或時頓挫鬱毫髮自言轉腕無所拘大笑羲之用陳圖狂來景遲忽爲壯麗就枯澁龍蛇騰盤獸屹立馳毫驟墨劇奔駟滿坐失聲看不及心手相師勢轉奇詭形惟狀翻合宜人人細問此中妙懷素自言初不知

同前

戴叔倫

狂僧揮翰狂且逸獨任天機摧格律龍虎懸圖鼎讜生雷霆邦避鋒鋩疾魚牋絹素豈不貴只嫌局促兒



童戲粉壁長廊數十間興來小豁豪至枕糟藉麴猶半醉忽然絕叫三五聲滿壁縱橫千萬字吳興張老爾莫顛葉縣公孫我何謂如熊如羆不足比如蚖如蛇不足擬頹然委物爲動鬼神泣狂風入林花亂起殊形惟狀不易說就中枯燥尤驚絕邊風殺氣同慘烈崩槎臥木爭摧折塞草遙飛大漠霜胡天亂下陰山雪偏有能事轉新奇郡守王公同賦詩枯藤勁鐵愧三舍驟雨寒猿驚一時此僧絕藝人莫測假此常爲護持力連城之壁不可量五百年知

## 同前

吾常好奇古來草書無不知豈不知右軍與獻之雖有壯麗之骨恨無狂逸之姿中間張長史獨放蕩而不羈以顛爲名傾動於當時張老顛殊不顛於懷素顛懷素顛乃是顛人謂爾從江南來我謂爾從天上來負顛狂之墨妙有墨狂之逸才狂僧前日動京華朝騎王公大人馬暮宿王公大人家誰不造素屏誰不塗粉壁粉壁搖睛光素屏凝曉霜待師揮灑兮不可弭忘駿馬迎來坐中堂金盆盛酒竹葉香十盃五盃不解意百盃已後始顛狂一顛一狂多意氣大叫數聲起攘臂揮毫倏忽千萬字有時一字兩字長丈二翁若長鯨撥刺動海鳥歊若長蛇成律鼠深草迴環繚遶相鉤連千變萬化在眼前又如飄風驟雨相激射速祿颯拉動簷隙擲華山巨石以爲點擊衡嶽陣雲以爲畫興不盡勢轉雄惟恐天低與地窄別有何處最可憐裊裊枯藤萬丈懸拂秋水映秋天或如絲或如髮風吹欲絕又不絕鋒鉅利於歐冶劍堅勁渾是井州鐵時復枯燥何禪師忽覺陰山突兀橫翠微中有枯松錯落一萬丈倒掛絕壁蹙枯枝千魑魅兮萬魍魎欲出不可何閃屭又如瀚海日暮愁陰濃窮塞萬里颼颼西北風狂僧有絕藝非數仞高墻不足以遂其筆勢或逢花發與絹素凝神執筆守常度別作筋骨多情趣霏霏微微點長露三秋月照丹鳳樓二月花開上林樹終恐絆騏驥之足而不得展千里之步狂僧狂僧爾雖有絕藝猶當假良媒不因禮



部張公將爾來安得聲名一日遠九垓

## 同前兼送謁徐廣州

蘇渙

張顛沒來二十年謂言草聖無人傳零陵沙門繼其後新書大字大如斗興來走筆如旋風醉後耳熱心更兇忽如裴旻舞雙劍七星錯落纏蛟龍又如吳生畫鬼神魑魅魍魎驚本身鈎鎖相連勢不絕偃蹇毒虵爭屈鐵西河劒舞氣凌雲孤蓬自振唯有君今日華堂看灑落四座喧呼歎佳作迴首邀予賦一章欲令美價齊鍾張琅琅誦句三百字何似醉僧顛復狂

忽然告我遊南漠言祈亞相求大名亞相書翰凌厲
之見君絶藝必深知南中紙價當日貴只恐貪泉成
墨池

同前

釋貫休

張顛顛後顛非顛直至懷素之顛始是顛師不談經
不坐禪筋骨唯於草書妙顛狂却恐是神仙有神助
爲神莫及鐵石畫爲墨須入金樽竹葉數斗餘半飲
半傾山衲濕醉來把筆猛如虎粉壁素屏不問主亂
拏亂抹無規矩羅刹石上坐子胥劘通八字立對漢



高祖勢崩騰爲不可止天機暗轉鋒鈍裏閃電光邊
霹靂飛古柏身中旱龍死駿人心爲目眩瞳上呼懼
激切頓人足爲神辟易乍如沙場大戰後斷槍撅箭何
狼藉又似深山怪石上古病松枝挂鐵錫月冤筆
天籠墨斜鑿黃金側劉玉珊瑚枝長大如東天馬驕
獰不可勒東却西南又北倒還起斷復續忽如鄂公
臨風展輕素陰慘陽舒如有道鬼狀魔客若可懼黃
公酒壚興偏入阮籍不嘯豬亦顧長安酒牓醉後書
此日騁君千里步

陳氏童子草書歌

前人

書家孺子有奇名天然文章令人驚僧虔老時把筆
不醉罵伯英天台古杉一千尺崖崩崖折何崢嶸或

法孺子如今皆瞎合颼飛電洒眼不及但覺毫端鳴
颼颼有時作點險且能太行片石看欲崩倘然長鞏
濃且燥少室枯松歌不倒夏室炎炎少人歡山軒日
色在欄干桐花飛盡子規思主人高歌興不至濁醪
不飲嫌昏沉欲翫草書開我襟龍爪狀奇鼠鬚銳冰
牋白皙越人惠王家小令草最狂爲予揮灑驚騰勢

蕭鄰草書歌　顧況

蕭子草書人不及洞庭葉落秋風急上林花開春露
濕花枝濛濛向水垂見君數行何洒落石上之松松



下鸛若把君書比仲將未知誰上凌煙閣

馬秀才草書歌　權德輿

伯英草聖稱絕倫後來學者無其人白眉年少未弱
冠落紙紛紛運纖腕初聞之子十歲餘當時時輩皆
不如猶輕昔日羣池學未許前賢圖扇書艷彩芳姿
相點綴水映荷花風轉惠三春併向指下生萬象爭

贈譽光上人草書歌　吳融

紫毫一管能顛狂人家好壁試揮拂瞬目已留汝璹謹案法
篆書朴隸書俗草聖貫在無羈東江南有僧名曁光
圖書集成作流三五行摘如鉤挑如撥斜如撐汝璹謹案法
掌廻如斡又如夏禹鎖淮神波底出來手正拔又



如朱亥鎚晉鄙袖中擡起腕欲脫有時軟弱盈一穗
秋雲曳空濶有時瘦巉巖百尺枯松露槎枒忽時飛
動更驚人一聲霹靂龍蛇活稽山賀老昔所傳又聞
能者惟張顛上人致功應不下其奈飄颻滄海邊可
看一字千金貴憶昔謝安問獻之時人雖見那得知

釋貫休　譽光大師草書歌

雪壓千峯橫枕上窮囚雖多還激壯看師逸蹟兩相
宜高適歌行李白詩海上驚騖山猶燒汝璹謹案法
作海上風吹斷狂煙著沙草江樓會見落星石几面
驚騖狂燒吹斷狂煙著沙草江樓會見落星石几面
試發將軍砲別有寒鵰掠絕壁提上元猿更生力又
見吳牛磨角來舞劍盤刀初觸擊好文天子揮宸翰
御製本多堆玉案晨開水殿敎題壁題罷紫衣親龍
錫僧家愛詩日拘束僧家愛書亦局促唯師草聖藝

中一八天子國給素裁縑酒毫墨不墾知之與不知便有一字千金直

贈廣利大師歌

前人

化人之心固甚難自化其心更不易化人可以程限之自化元須有其志在心爲智者何人今日得之於廣利三十年前識師初正見把筆學草書崩雲落石千萬狀隨手變化生空虛海北天南幾週別每見書跳轉奇絶近來兼解作歌詩言語明快有氣骨堅如百鍊剛挺特不可屈又如千里馬脫韁飛沒好是不加鑪杼欲折不折掛巖口張旭骨懷素筋筋骨一時傳斯人斯人傳得妙通神攘臂縱橫草復眞一身疑是兩人身



八分書歌

姚　贊

吳興姚贊能八分一點一畫若崩雲又如春水綠波紋上有鵁鶄鸂鶒羣

脩公上人草書歌

史　鑑

眞蹤草聖今古有修公學得誰及否古人今人一手書師今書成在兩手書時須飲一斗酒醉後掃成龍虎吼風雨驚兮魍魎走山嶽動兮龍蛇鬬千尺松枝彫刻縱橫衝口發咋來示我十餘篇詠殺江南與風月乃知性是天習由人莫輕河邊殺鵾飛天上作麒麟但日新又日新李白非通神



虞書歌

賈　躭

欲書之中虞書巧體法自然歸大道不同懷素只攻顚豈類張芝惟札草形勢素奇筋骨老爻子君臣相揖抱孤青似竹更颼颼濶白如波長浩渺誰能方正不隳倒功夫未至難尋奧須知孔子廟堂碑便是青綃中至寶

六文開玉篆八體曜銀書飛毫列錦綉拂素起龍魚鳳舉崩雲絶鸞驚遊霧踈別有臨池草恩霑垂露餘

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

杜　甫

中郎石經後八分蓋憔悴顧侯運鑪錘筆力破餘地昔在開元中韓蔡同擅元宗妙其書是以數子至御劄早流傳揄揚非造次三人並入直恩澤各不二

顧於韓蔡內辦眼工小字分日示諸王鉤深法更祕
文學與我遊蕭疎外聲利追隨二十載浩蕩長安酔
高歌卿相宅文翰飛省寺視我揚馬間白首不相弃
驊騮入窮巷必脫黃金轡一論明朋友難遲暮敢失墜
古來事反覆相見橫湖洞鄉者玉珂人誰是青雲器
才盡傷形體病渴汗官位故舊獨依然危時話顚躓
我甘多病老子負憂世志胡爲因衣食顏色少稱遂
遠作苦辛行順從衆多意舟檝無根蒂蛟鼉好爲祟
況乖水賊繁牀戒風颱駛崩腾戎馬際往往殺長吏
鳴呼東吳精逆氣感清識楊公拂篋笥舒卷忘寢食
念昔揮毫端不得觀酒德



觀薛稷少保書畫壁　前人

少保有古風得之陝郊篇惜哉功名忤但見書畫傳
我遊梓州東遺迹涪江邊畫藏青蓮界書入金牓懸
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騫鬱鬱三大字峻節貫秋天
又揮西方變發地扶屋椽慘淡壁飛動到今色未塡
此行營壯觀郭薛俱才賢不知百載後誰復來通泉

送賀監　李白

鏡湖流水漾清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
見應寫黃庭換白鵝



王右軍　前人

右軍本清眞瀟灑在風塵山陰遇羽客愛此好鵝賓
掃素寫道經筆妙精入神書罷籠鵝去何會別主人

贈張旭　李頎

張公性嗜酒豁達無所營皓首窮草隸時稱太湖精
露頂據胡床長叫三五聲興來灑素壁揮筆如流星
下舍風蕭條寒草滿戶庭問家何所有生事如浮萍
俊拔爲之主暮年思轉極未知張王後誰並百代則

左手持蟹螯右手執丹經燈目視霄漢不知醉與醒
諸賓且方坐旭日臨東城荷葉裹江魚白酫貯香杭
微祿心不屑放神於八紘時人不識者卽是安期生

醉後贈張旭　高適

世上謾相識此翁殊不然興來書自聖醉後語尤顛
白髮老閑事青雲在目前床頭一壺酒能更幾回眠

送外甥懷素上人　錢起

釋子吾家寶神清惠有餘能翻梵王字妙絕伯英書
遠鶴無前侶孤雲寄太虛狂來輕世界醉裏得眞如



飛錫離鄉久寧親喜臘初故池殘雪滿寒柳露煙踈
壽酒還嘗藥晨餐不薦魚遙知禪誦外健筆賦閑居

洛中寺北樓見賀監草書　劉禹錫

高樓賀監昔曾登壁上筆蹤龍虎騰中國書流尙皇
象北朝文士重徐陵偶因獨見空驚目恨不同時便
伏膺唯恐塵埃轉磨滅再三珍重囑山僧

答柳柳州三首　前人

日日臨池弄小雛還思寫論付官奴柳家新樣元和
脚且盡薑芽歛手徒
小兒弄筆不能嗔浣壁書窗且賞勤聞彼夢熊猶未
兆女中誰是衛夫人
昔日傭工記姓名遠勞辛苦寫西京近來漸有臨池
興爲報元常欲抗衡

送草書獻上人歸廬山　孟郊

狂僧不爲酒狂筆自通天將書雲霞月直至淸明巔
手中飛黑電象外瀉元泉萬物隨指顧三光爲迴旋
驟書雲霏霏洗硯山晴鮮忽怒畫虵虺噴然生風煙
江人願停筆驚浪恐傾船



祕書省有賀知章草草題詩筆力遒健風尙高
遠拂塵尋玩因有此作　溫庭筠

越溪漁客賀知章任達憐才愛酒狂鸂鶒羣花隨釣
艇蛤蜊菰菜夢橫塘幾年涼月拘華省一宿秋風憶
故鄉榮路脫身終自得福庭同首莫相忘出籠鸞鶴
歸遼海落筆龍虵滿壞墻李白死來無醉客可憐神
彩弔殘陽

題贈高閑上人　陳陶

蘆蔔花間客軒轅席上珍筆江秋茜舊僧國瑞麒麟

內殿初招隱曹溪得後塵龍蛇驚粉署花雨對金輪
白馬方依漢朱星又八秦劇談凌鑿齒清論倒波旬
拂石先天古降龍舊國春珠還合浦老劒去玉洲貧



鴛鴦輸黃絹壇場遶白蘋鼎湖閑八蓼金閨靜逍神
海氣成方丈山泉落冶巾獼猴深愛月鷗鳥不猜人
拂岳蕭蕭竹垂空灑灑津漢妹難爲對荆璞本來眞
伊傅多聯璧劉雷競買鄰江邊有國寶時爲劇星辰

高閑上人 善草書 張祐

座上辭安國禪房戀沃洲道心黃檗老詩思碧雲秋
卷軸朝廷餞書函內庫收陶欣八社叟生怯論經儔
日色屏初揭風聲筆未休長波浮海岸大點出蒼邱
不絕羲之法難窮智永流殷勤一牋在留着看銀鉤

寄誉光上人 陸希聲

筆下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變逶巡寄言昔日不窺
手應念江頭洴澼人

送誉光大師師以草書應制 羅隱

禹祠分手戴鸞逢健筆尋知達九重聖主賜衣憐絕
藝侍臣摛藻許高蹤寧親久別街西寺待詔初離海



上峯一種苦心師得了不須回首笑龍鍾

草書屏風 韓偓

何處一屏風分明懷素蹤雖多塵色染猶見墨痕濃
惟石奔秋澗寒藤掛古松若教臨水畔字字恐成龍

觀夢龜草書 釋可明

飲盡金鍾數斗餘動容攘臂立躊躇先教侍者濃磨墨
不揖傍人漉便書畫壯倒松橫洞壑點龜飛石落空虛
興來亂抹亦成字秖恐張顛顛不如

對御書後一絕 釋亞栖

通神筆法得元門親八長安謁至尊莫惟出來多意
氣草書曾悅聖明君

送八分書與友人繼以詩 李建勳

跁跔爲詩跁跔書不封將去寄仙都仙翁拍手應相
笑得似秦朝次仲無

# 御覽書苑菁華卷第十八

錢塘陳思纂次

## 書銘

### 飛白書勢銘

波磔案書書譜題下注云張懷瓘書斷作劉彥祖今考書斷原作劉彥祖但銘詞詳略不同而首四句彼此迥異謹附識　劉邵

鳥魚龍虵窅淑仙人蛟脚偃波楷隸八分世絕常妙窮草種眞爰有飛白之麗貌艷藝珍若乃敷析毫芒纖微和悅素翰冰鮮蘭堂電掣直準箭飛屈擬蝮勢縈節參譚綺靡循玆有若煙雲拂蔚交紛刻繼韓盧接飛宋鵲遊逝

### 飛白書勢銘

鮑照

秋毫精勁霜素凝鮮露此瑤波榮彼松煙超出八法盡奇六文鳥企龍躍珠解泉分輕如游霧重似崩雲絕鋒劒擢驚勢箭飛差池燕起振迅鴻儲臨危制節中險騰機圭角星芒明麗爛逸絲縈髮垂平理端密盈尺錦裁丹字金溢仙芝縈弱既匪足質蟲虎縗綷又安能匹君子品之是最神筆

### 書銘

陸龜蒙



太古之時何嘗有欺逮于結繩民始相疑畫卦造書聖人之爲圖載文字厥初弗知惟簡惟牘斷竹析木累必充庭負必折軸韋編一絕錯亂名目寢務輕去聲省擣泉剡穀膠綴番番恣其所便蟲篆異象更隸形模易宣上下今古卷舒蟬聯薰曝蠹蠹疵乎不堅又取珉石琢磨雕鐫由簡牘下其存四邊璽印章號殷勤識者志焉其巧益甚其說益繁盟契質要朝成夕反平聲誥撰制令尼遑苗言賤檄奏報離方就圓傳錄注記醜雖美憐銘誄碑表虛功忘賢歌詩賦頌多思詔權在

飛白雖名存傳記而迹絶簡素惟建鄴古壁餘此蕭字
焉韓晉公鑑定善書聞之嗟異遷之於南徐遣于海
榴堂座右之壁 又褒齊竟陵王蕭子良瓜書十五
字置于招隱寺以侍中之迹妙極故
留以覩歟余後獲之載以入洛書之故實事本未中書舍
人張公崔監察備撰記詳焉余少好圖書耽嗜奇古
由此雖志業不立而性莫能遷非不干求爵祿心懵
時事以與名疎非欲乖時好尚養痾守獨所見遂僻
僻則僻矣與夫酣湎聲妓井走權利者俱亡羊也亡
則孰多余每閱斯迹而圖書之光如逢古人似得
詞韻金石傳於祕邱永永無斁



祕閣五絶圖賀監草書贊

權德輿

季眞造適揮翰睨壁酒仙逸態草聖絶迹與淵雲海
翠箔映雲羅衣從風崩雲委地游霧縈空撥刺勢動
蟉蟠氣雄昆池駭鯨時門闢龍攢亳疊札或橫或縱
層層陣雲森森古松君子況德高人比蹤抱素自潔
含章內融逸疑方外縱在矩中密而不離踈而有容
藝通造化比象無窮子雲臣梁蕭字逾貴點畫均豐
姿形端異迹絶韞素名空傳記明徵褒貶惟此一字

筆意贊 汝南 圖書集
成作齊王僧虔撰

手達情書不忘想是謂求之不得考之即彰乃爲筆
人以斯言之豈易多得又使心忘於筆手忘於書心
書之妙道神彩爲上形質次之兼之者方可紹於古
意贊曰剡紙易墨心員管直漿深色濃萬毫齊力先
臨告誓次寫黃庭骨豐肉潤八妙通靈努如植槊勒
若橫釘開張鳳翼聳擢之英麤不爲重細不爲輕纖
微向背毫髮死生工之盡矣可擅時名

## 自敘

釋懷素

懷素家長沙幼而事佛經禪之暇頗好筆翰然恨未能遠覩前人之奇迹所見甚淺遂擔笈杖錫西遊上國謁見當代名公錯綜其事遍編絕簡往往過之豁然心胷略無稽滯魚朥絹素多所塵黷士大夫不以爲怪焉顏形部書家者流精極筆法水鏡之辭許在末行又以尚書司勳郎盧象小宗伯張正言曾爲歌詩故敘之曰開士懷素僧中之英氣槩通疎性靈豁



暢精心草聖積有歲時江嶺之間其名大著故吏部侍郎張公陟觀其筆力勗以有成今禮部侍郎張公謂賞其不羈引以遊處兼好事者同作歌以贊之動盈卷軸夫竟蘂之作起於漢代杜度崔瑗始以妙闡迫乎伯英尤擅其美羲獻茲降處陸相承口談手授以至於吳郡張旭長史雖姿性頗逸超絕古今而模楷精詳特爲直正眞卿早歲常接遊居卽屢蒙激昂教以筆法姿質劣弱又嬰物務不能懇習迄以無成追思一言何可復得忽見師作縱橫不羣迅疾駭人若還舊觀向使師得親承善誘亟捴規模則入室之賓捨子奚適嗟嘆不足聊書此以冠諸篇首其後繼作不絕淪乎箱篋矣其他迹形似則有張禮部云奔蛇走虺勢入座驟雨旋風聲滿堂盧員外云初疑輕煙淡古松又似山開萬仞峰王永州邕云寒猿飲水撼枯藤壯士拔山伸勁鐵朱處士遠云筆下唯看激電流字成只畏盤龍走敘機格則有李侍御舟云昔張旭之作也時人謂之張顛今懷素之爲也余實謂之狂僧以狂繼顛誰曰不可張公又云稽山賀老粗知名吳郡張顛曾北面



汝琛謹案 圖書集成而作不易許御史瑤

云志在新奇無定則古瘦襵襵半無墨醉來信手兩三行醒後却書書不得戴御史叔倫云心手相師勢轉奇詭形怪狀翻合宜人欲問此中妙懷素自言初不知語疾速則有神御史冀云粉壁長廊數十間興來小豁胷中氣忽然絕叫三五聲滿壁縱橫千萬字戴公又云馳毫驟墨列奔駛滿堂失聲看不及目愚劣則有從父司勳員外郎吳興錢起詩云遠鴻

汝琛謹案 圖書集成作遠跡

無前侶孤雲寄太虛狂來輕世界醉裏

得眞如皆辭旨激切理識元奧固非虛薄之所敢當
徒增愧畏耳時大歷丁巳冬十月二十有八日

## 送高閑上人敘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
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兢舜禹湯治天下襲叔治
射庖丁治牛師曠治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九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
慕徒業者皆不造其堂不嘗其醊者也往時張旭善
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快怨恨思慕酣醉
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
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
雷霆霹靂歌舞戰鬬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
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
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
遂其迹未見其能旭也爲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鏹
銖情炎於中利欲鬬進有得有喪勿然不釋然後一
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
膠是其爲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
泊與淡相遭頹隳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
無象之然乎哉吾聞浮屠人善幼多伎能閑如通其
術則吾不能知之矣

## 敘草書送山人王傅父

夫匠心於浩茫之間爲其爲者必由意氣所感然後
能啟其象也此凡一舉志則爾而況六藝之倫乎余
聞之學者曰昔張旭善草書出見公孫大娘舞劍器
沛肰鼓吹既作言能使孤蓬自振驚砂坐飛而旭歸
爲之書則非常矣斯意氣之感歟今山人王傅父學




爲旭書居故吳公子光劍池山傍積十年而功就歷
遊天下慕其出己者師之欲增其功也及至長安合
余家爲余題旌故平廬節士文因感之聳髮寒肌謂
吾友生日願欲余敘其書意者豈余之文以感王生
之志於皦噪劍氣之勢乎顧不敢誠以孤生之老也
聊題百數十言以塞其志

## 送草書僧光歸越

司空圖

傖荒之俗尤惡伎於文墨者華民流寓而至則遽發
其囊焚棄札牘之類以快既自容矣又讎沮繼至者

若不勝其怨噫是華吾夷心而又甚之者矣洎天下將亂則雖吾里其風亦變果倡荒之流民亦多矣儻或未化亦其益孤不能自振苟聞志於吾伎則必躍而游之矧踵門而勤請者耶詧光僧生於東越雖幼落於佛而學無不至故逸迹遒勁之外亦恣爲歌詩以導江湖沉鬱之氣是佛首而儒其業者也雖孟荀復生豈拒之哉今繫名內殿且爲歸榮足以光於遠矣永嘉西岑康樂勝遊之最是行也爲我以論詩一篇題於絶壁

## 書傳

### 王羲之筆勢傳

王羲之字逸少曠之子也七歲學書及年十一見前代筆論於父枕中竊而讀之父曰汝何來吾所數也羲之笑而不答其母曰汝年幼小看用筆法未能曉解縱獲父教恐復不能祕惜父乃語羲之曰待汝成人吾當授汝羲之拜曰願早授之使得成人已爲暮學父語以大綱羲之學功日進衛夫人一見語太常王策曰此小兒必見用筆訣也妾近觀其書便有老



受學於荀卿仍學篆勢今之名山及印璽由斯之筆勢也至曹喜見之悲歎不已亦作筆論一卷

張芝字伯英少好筆札臨池學書池水盡墨見蔡邕作筆勢芝遂作筆心論五篇

鍾繇許昌人師胡昭書十六年不曾窺戶見昭筆心論驚歎無已慮後時學不至此而後大悟遂作筆

### 骨論

晉王羲之別傳子獻之附

羲之字逸少琅琊臨沂人也祖正尚書郎父曠淮南

太守羲之幼訥於言及長辯贍以書鯁稱尤善隸書爲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爲飄若游雲矯若驚龍深爲從伯敦導所器重嘗謂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也與王承王悅爲王氏三少起家祕書郎征西將軍庾亮請爲參軍累遷長史亮臨薨上疏稱羲之清貴有監裁遷寧遠將軍江州刺史羲之既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頻召爲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復授護軍將軍又苦求宣城郡不許乃以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羲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



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與羲之同好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爲之序以申其志性愛鵝會稽有孤居姥養一鵝善鳴求市未能得遂攜親友命駕就觀姥聞羲之將至烹以待之羲之歎惜彌日又山陰有道士養好鵝羲之往觀焉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甚以爲樂其任率如此嘗詣門生家設嘉饌供給意甚感之欲以書相報見有一新扇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門生送王歸郡比還家其父已刮削都盡生還失書驚懊累日又嘗在蕺山旦見一老姥持十許六角竹扇出市王聊問此欲貨耶一枚幾錢答云二十許羲之因取筆書扇各五字姥大悵惋言舉家朝飡唯仰於此云何書壞羲之答曰無所損但言是王右軍書字可求百錢既入市人爭買去後數日姥復持數十扇來請書羲之笑而不答其書爲世所重皆此類也每自稱我



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墨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羲之初不勝厥翬郗愔及其暮年方妙嘗以章草答庾亮亮以示翼而翼深歎伏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狽遂乃亡失常歎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以升平五年卒卒年五十九贈金紫光祿大夫加常侍尤善草隸八分飛白章行備精諸體自成一家之法千變萬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發靈豈能登峯造極然剖析張公之草而穠纖折衷乃愧其精熟損益鍾君

之隸雖運用增華而古雅不逮至若研精體勢則無所不工所謂冰寒於水亦猶雅頌得所鍾鼓云乎觀夫開襟應務若養由之術百發百中飛華蓋世獨映古今其後風靡雲從世所不易可謂冥通合聖者也羲之隸行草章草飛白五體俱入神入分入妙妻郤氏甚工書有七子獻之最知名元之凝之操之並工草隸凝之妻謝道韞有才華亦善書爲舅氏所重獻之字子敬逸少第七子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閑居終日客止不怠慕劉眞長之風工草隸善丹青



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乃歎曰此兒當有大名嘗書壁爲方丈大字羲之甚以爲能觀者如堵桓溫嘗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鳥特牛甚妙年三十始仕起家爲州主簿尋爲祕書郎初娶郤曇女離婚後尚新安公主無子唯一女後立爲安僖皇后亦善書謝安甚欽愛之請爲長史太元中新造太極殿安欲使獻之題榜以爲萬代寶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凌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訂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橙書之比訖鬚鬢皓白裁餘氣息凝語



姿秀出若臧武仲之智卞莊子之勇大鵬搏風長鯨噴沫懸崖墜石驚電遺光察其所由則意逸乎筆末見其止益欲奪龍蛇之飛動掩鍾張之神氣惜其陽秋尚富縱逸不羈天骨未成有時而躓靈根不固豈不痛哉人有求書罕能得者雖權貴所逼彌不介懷偶其興會則觸遇造元筆皆發自於衷哀不從於外時議者以爲羲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惟行草之間逸氣逼人若論諸體則劣於右軍子敬隸行草章草飛白五體俱入

神八分入能或謂獻之爲小令非也子敬爲中書令太元十一年卒於官年四十三族弟珉代居之至十三年而卒年三十八時謂獻之爲大令珉爲小令

唐僧懷素傳

陸羽

懷素疎放不拘於細行萬緣皆繆心自得之於是飲酒以養性草書以暢志時酒酣興發遇寺壁里墻衣裳器皿靡不書之貧無紙可書嘗於故里種芭蕉萬餘株以供揮灑書不足乃漆一盤書之又漆一方板書至再三盤板皆穿懷素伯祖惠融禪師者先時學師歐陽詢書世莫能變至是鄉中呼爲大錢師小錢吏部韋尚書陟見而賞之曰此沙門札翰當振宇宙大名懷素心晤曰夫學無師授如不由戶出乃師金吾兵曹錢塘鄔彤授其筆法鄔亦劉氏之出與懷素爲舅從中表兄弟至中夕而謂懷素曰草書古勢多矣惟太宗以獻之書如凌冬枯樹寒寂勁硬不置枝葉張旭長史又嘗私謂彤曰孤蓬自振驚沙坐飛余師而爲書故得奇怪凡草聖盡于此懷素不復應對但連呼叫數十聲曰得之矣經歲餘辭之去彤曰萬里之別無以爲贈吾有一寶劍而相與先時人傳彤有右軍惡溪小王騷勞二帖擬此書課以一本相付及臨路曰草書竪牽似古鼓脚勉旃至晚歲顏太師眞卿以懷素爲同學鄔兵曹弟子問之曰夫草書于師授之外須自得之張長史觀孤蓬驚沙之外見公孫太娘劒器舞始得低昂迴翔之狀未知鄔兵曹有之乎懷素對曰似古鼓脚爲草書竪牽之極顏公于是懷佯而笑經數月不言其書懷素又辭之去顏公曰師豎牽學古鼓脚何如屋漏痕懷素抱顏公脚唱賊遇壁折之路一一自然顏公曰噫草聖之淵妙代不人之顏公徐問之曰師亦有自得之乎對曰貧道觀夏雲多奇峯輒常師之夏雲因風變化乃無常勢又絶人可謂聞所未聞之旨也

陸羽曰徐吏部不授右軍筆法而體裁似右軍顏太保授右軍筆法而點畫不似何也有博識君子曰蓋以徐得右軍皮膚眼鼻也所以似之顏得右軍筋骨心肺也所以不似也

鴻漸傳論懷素字藏眞詳夫藏眞之字禮部張公謂

云夫人名字必合祥兆豈偶然而已屋幛者堂室之華飾也非殊功大勳不可享之古人云一女不織必有寒色而負賤者思尺寸爲他裘衣猶不能致況屏帳之間長與懷素一日九場醉僧耳而以簪毛硯汁恣情揮灑書吳縑素編不知其數得非名懷其素者耶凡人眞書則藏其草草則藏其眞得非字藏其眞耶





珍倣宋版印

錢塘陳 思 纂次

書訣

九勢八字訣

夫書肇於自然自然既立陰陽生焉陰陽既生形出焉形出既藏頭護尾力在字中下筆用力肌膚之麗故曰勢來不可止勢去不可遏惟筆軟則奇恠生焉

凡落筆結字上皆覆下下以承上使其形勢遞相映帶無使勢背轉筆宜左右回顧無使節目孤露



藏鋒點畫出入之迹欲左先右至回右亦爾

藏頭圓筆屬紙令筆心常在點畫中行

護尾畫點勢盡力收之

疾勢出於啄磔之中又在監筆緊趯之內

掠筆在於趯峰峻趯用之

澀勢在於緊駃戰行之法橫鱗鉤勒之規此名九勢

得之雖無師授亦能妙合古人須輸墨功多即造妙

境耳八字誤曰輕爲屈折子知之乎曰豈不爲駒筆

轉角折鋒輕過之謂乎

巧爲布置子知之乎曰豈不爲欲書先預想字形布

置令氣勢異巧之謂乎

鋒爲末子知之乎曰豈不爲已成畫使其鋒健之謂

乎力爲體子知之乎曰豈不爲趯筆則點畫皆有力

卽骨體自能雄媚之謂乎

均爲間子知之乎曰豈不爲築鋒下筆皆須宛成無

合其疏之謂乎

稱爲大小子知之乎曰豈不爲大字促之令小小字

展之令大須兼令茂密之謂乎

捐爲有餘子知之乎曰豈不爲趣長筆短點畫有不

足而常使意勢有餘之謂乎

益爲不足子知之乎曰豈不爲書點或有失趣者卽

以傍點救之之謂乎

白雲先生書訣

天台紫眞謂予曰子雖至矣而未善也若書之器必

達乎道同混元之理七寶齊貴萬古能名陽氣明而

華壁立陰氣太而風神生把筆抵鋒擘乎本性力圖

則潤勢疾則澁緊則勁逸則峻內貴盈外貴虛起不

孤伏不寧向迎非近背接非遠望之惟逸發之惟靖
敬茲決也書妙盡矣言訖眞隱子遂鐫石以爲陳蹟
惟永和九年三月六日右軍將軍王羲之記

變通異誤

點不變謂之布纂畫不變謂之畫圓不變謂之環此則書之大病學者切宜愼之

唐太宗筆法訣

夫欲書之時當收視反聽絶慮凝神心正氣和則契于元妙心神不正字則欹斜志氣不和書必顚覆其道同魯廟之器虛則欹滿則覆中則正正者冲和之謂也



大抵腕監則鋒正鋒正則四面勢全次實指指實則力均平次虛掌掌虛則運用便易

爲點必收貴緊而重

爲畫必勒貴澁而遲

爲擊必掠貴險而勁

爲壁必努貴戰而雄

爲戈必澗貴遲疑而右顧

爲環必郁貴遽鋒而捲轉

爲波必磔貴三折而遺毫

側不得平其筆

勒不得臥其筆須筆鋒先行

努不宜直直則失力

趯須存其筆鋒得勢而出

策須仰策而收

掠須筆鋒左出而利

啄須臥筆而疾罨

磔須戰筆外發得意徐乃出之

夫點要作稜角忌于圓平貴于通變

合策處策年字是也

合勒處勒土字是也

凡橫畫並上覆收土字是也

三須解磔上平中仰下覆春主字是也凡三畫悉用之乃形影字右邊不可一向爲之須背下擊之

交須上磔劒鋒下磔放出不可雙出之合掠卽掠戶字是也

多字四擊一縮二少縮三亦縮四須出鋒巧在乎蹲蹲古秀而意深拙在乎輕浮則薄俗而直遲採摭菁能裴薳藏庶近乎翰墨脫專執自賢關于師授則衆病蜂起衡鑑徒懸於闕矣

唐苑陽盧攜臨池妙訣（汝璉謹案　閣書集成標題作盧攜汪云一作苑陽盧攜）

吳郡張旭言自智永禪師過江楷法隨波永禪師乃羲獻之孫得其家法以授虞世南虞傳陸柬之陸傳子彥遠彥遠僕之堂舅以授余不然何以知古人之



詞云爾篤按永禪師從姪纂及孫將傳授張懷瓘書斷稱上官儀師法虞公過于纂矣張志遜又纂之亞是則非獨專于陸也王叔明書後品又云虞褚同師于史陵陵益隋人也旭之傳法益多其人若韓太傅滉徐吏部浩顏魯公眞卿魏仲犀又傳蔣陸及從姪野奴二人予所知者又傳清河崔邈邈傳褚長文韓方明徐吏部傳之皇甫閣閣以柳宗元員外爲入室劉尚書禹錫爲及門者言柳公常未許爲五柳傳方少卿直溫近代賀拔員外基寇司馬璋李

凡用筆以大指節外置筆令動轉自在然後奔頭微虛如握卵此大要也

用筆之法拓大指撅中指歛第二指拒名指令掌心

第一用紙筆

第二認勢

第三裹束

第四眞如立行如行

第五草如走

第六上稀

第七中勻

第八下密

名指此細要也皆不過雙苞自然虛掌實指永字論
云以大指拓頭指鉤中指此蓋言單苞者然必須氣
脉均勻拳心須虛虛則轉側圓順腕須挺起粘紙則
輕重失準把筆淺深在去紙遠近遠則浮泛虛薄近
則擫鋒觀勢
用水墨之法水散而墨在迹浮而稜斂有若自然紙
剛則用軟筆筆掠按拂制在一鋒紙柔用硬筆裹努
鈎礙順成在指純剛如以錐畫石純柔如以泥洗泥
既不貫軸神格亡矣畫石及壁同紙剛例蓋相得也



書意

梁武帝觀鍾繇書法十二意

平謂橫也　直謂縱也　均謂閑也
密謂際也　鋒謂端也　力謂體也
輕謂屈也　決謂牽掣也　補謂不足也
損謂有餘也　巧謂有置也　稱謂大小也
字外之奇文所不書世之學者宗二王元常迹會
不睥睨羲之有過人之論後生遂爾雷同元常謂之
古肥子敬謂之今瘦今古既殊肥瘦頗反如自省覽
有異衆說張芝鍾繇巧趣精細殆同機神肥瘦古今
豈易致意眞蹟雖少可得而推逸少至學鍾書勢巧
形密及其獨運意疎字緩譬猶楚音習夏不能無楚
過言不悋未爲篤論又子敬之不迨逸少猶逸少之
不迨元常學子敬者如畫虎也學元常者如畫龍也
余雖不習偶見其理不習而言必慕之歟聊復自記
以補其闕非欲明解強以示物也儻有均思盈半



顏眞卿

述張長史筆法十二意

予罷秩醴泉特詣東洛訪金吾長史張公旭請師筆
法長史于時在裴儆宅憩止已一年矣衆有師張公
求筆法或有得者皆曰神妙僕頃在長安師事張公
竟不蒙傳授使知是道也人或問筆法者張公皆大
笑而對之便草書或三紙或五紙皆乘興而散竟不
復有得其言者予自再遊洛下相見眷然不替僕因
問裴儆足下師敬長史有何所得曰但得書絹素屏
數本亦嘗論請筆法惟言倍加工學臨寫書法當自
悟耳僕自停裴儆宅月餘因與裴儆從長史言話散

却回長史前請曰僕既承九丈奬誘日月滋深夙夜
工勤耽溺翰墨雖四遠流揚自未爲穩倘得聞筆法
要訣則終爲師學以冀至于能妙豈任感戴之誠也
長史良久不言乃左右盼視怫然而起僕乃從行歸
于東竹林院小堂張公乃當堂踞坐床而命僕居乎
小榻乃曰筆法元微難妄傳授非志士高人詎可言
其要妙書之未能且攻真草令以授子可須思妙
乃曰夫平謂橫子知之乎僕思以對曰嘗聞長史九
丈令每爲一平畫皆須縱橫有象此豈非其謂乎長



史乃笑曰然
又曰夫直謂縱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直者必縱之不
令邪曲之謂乎長史曰然
又曰均謂間于知之乎曰嘗蒙示以間不容光之謂
乎長史曰然
又曰密謂際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築鋒下筆皆令宛
成不令其疎之謂乎長史曰然
又曰鋒謂末子知之乎曰豈不謂末以成畫使其鋒



又曰力謂骨體子知之乎曰豈不謂趯筆則點畫皆
有筋骨字體自然雄媚之謂乎長史曰然
又曰轉輕謂曲折子知之乎曰豈不謂鉤筆轉角折
鋒輕過亦謂轉角爲暗過之謂乎長史曰然
又曰決謂牽掣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牽掣爲擊決意
挫鋒使不怯滯令險峻而成以謂之決乎長史曰然
又曰補謂不足子知之乎曰嘗聞子長史豈不謂結
構點畫或有失趣者則以別點畫旁救之謂乎長史
曰然
又曰損謂有餘子知之乎曰嘗蒙所授豈不謂趣長
筆短長使意氣有餘畫若不足之謂乎曰豈不謂欲書先預想字
又曰巧謂布置子知之乎曰豈不謂布置令其平穩或意外生體令有異勢是之謂巧
形布置令其平穩或意外生體令有異勢是之謂巧
乎曰然
又曰稱謂大小子知之乎曰嘗聞教授豈不謂大字
促令小小字展之使大兼令茂密所以爲稱乎長史
曰然子言頗皆近之矣
夫書道之妙煥乎其有旨焉字外之奇凡庸不能辨

言所不能盡世之學者皆宗二王元常頗存逸迹曾不睥睨筆法之妙遂爾雷同獻之謂之古肥旭謂之今瘦古今既殊肥瘦頗反如自省覽有異衆說張芝鍾繇功趣精細始同神機肥瘦古今豈易致意眞迹雖少可得而推逸少至于學鍾勢巧形容及其獨運意疎字緩譬楚音習夏不能無楚過言不悋未爲篤論又子敬之不逮逸少猶逸少之不逮元常學子敬者畫虎也學元常者畫龍也余雖不習久得其道不習而言必慕之歐儻著巧思盈牢矣子其勉之工之妙于玆五年眞草自知可成矣

## 字書優劣體意

杜光庭



若精勤悉自當爲妙筆眞卿前請曰幸蒙長史九丈傳授用筆之法敢問攻書之妙何如得齊於古人張公曰妙在執筆令其圓暢勿使拘攣其次識法謂口傳手授之訣勿使無度所謂筆法也其次在於布置不慢不越巧使合宜其次紙筆精佳其次變化適懷縱恰掣奪咸有規矩五者備矣然後能齊于古人曰敢問長史神用執筆之理可得聞乎長史曰予傳授筆法得之於老舅彥遠曰吾昔日學書雖功深奈何迹不至殊妙後問于褚河南曰用筆當須如印印泥

古今書體不一有古文黃帝史蒼頡觀鳥迹制字號曰古文古文之別十三若龜書科斗書之類有籀書周宣王時史籀作籀書大篆之別十二如及書鳥書之類有小篆李斯刪古文複篆及史籀之書謂之小篆小篆之別七如垂露倒薤之類有隸書程邈作秦朝用篆奏事繁多卽令隸人佐書謂之隸書隸書之別則今龍爪虎爪書之類其後有八分秦上谷王次仲作有飛白漢蔡邕作有行書漢劉德昇作有草書漢史游作號急就其別有四如章草書一筆草書之類然較其優劣篆籀八分失之大難行書草書失之太易可爲萬世行者惟隸書得中漢晉以來工於隸體未有如鍾繇衛瓘之筆法也雖然周之保氏教國子以六書象形會意指事諧聲轉注假借既教

之小學使辨其爲書之形必教之大學使通其爲書之意是以揚雄作訓纂許愼作說文皆所以發明保氏之法至褚遂良之工楷隸虞世南之爲世祕柳公權之聚媚顏眞卿之遒婉王羲之之隸書徐浩之草隸雖其筆法之工而性命之理道德之義茂然無聞若夫因止戈爲武以知武之非已功如楚子因反正爲乏以知鄧舒之必可伐如晉伯宗因三蟲食血爲蠱如醫和知晉侯之疾因亥有二首六身史趙知絳老人所生日數之積皆因字通其意不然魯魚相承無有正訛君子奚取焉



書志

古今文字志目 唐張彥遠云未見此書唯見其目今具錄其目

上卷古書三十六種 汝璵案 圖書集成中無蟲篆懸針書三十六種目標題作三十六種篆分析爲二祇共三十五種

古文篆 圖書集成分爲二

科斗篆 小篆 大篆 象形篆

蟲篆 圖書集成無此篆 刻符篆 摹篆

隸書 署書 殳書 繆書 鳥書

鳳書 魚書 龍書

龜書 蛇書 仙人書

芝英書 金錯書 十二時書 懸針書 圖書集成無此書

蚊腳書 垂露篆 倒薤書

蝌蚪書 草書 行書

藁書 填書 飛白書

古今小學三十七家一百四十七人汝璵謹案古今小學三十七家似當云三十六家即上文三十六種也一百四十七人即下云五十九人五十八人合之得一百一十七人也



中卷秦漢吳五十九人 書勢五家

李斯 程邈 胡毋敬

司馬相如 張敞 嚴延年

史游 劉向 孔光

揚雄 陳遵 杜林

衛宏 汝璵謹案圖書集成作衛寵 劉纂

杜度 王次仲 班固

賈逵 賈魴 左姬

尙方大篆 鳥書

麒麟書 雲書

崔瑗　唐綜　曹壽　崔寔
尹珍　羅暉　趙襲　張超
皇甫規妻　李巡　蔡邕　張芝
蘇班　劉德昇 汝璆謹案圖書集成作劉得昇　師宜官
姜詡　梁宣　張昶　梁鵠
張紘　毛宏　左伯　魏武帝
邯鄲淳　魏覬 汝璆謹案圖書集成作魏規　鍾繇
張昭　蘇林　張揖 汝璆謹案圖書集成作張緝　張稚
胡昭　杜恕　諸葛融



下卷魏晉五十八人

韋誕　張緝　索靖　韋秀　李韜
韋熊　來敏 汝璆謹案圖書集成作來敏　郭伯通 汝璆謹案圖書集成作張揖郭淮　書集成作裴邈　張炳 汝璆謹案圖書集成作張柄
諸葛瞻　皇象　何曾　傅元　王義之　衛夫人　王導
韋宏　辛曠　魏徵 汝璆謹案圖書集成作魏徽　王怡　劉劭　王濛　荀輿　王廙
陳暢　楊肇　李式　羊固　辟閭訓
朱育　江偉　庾翼　王蒙　衛恒　向泰 汝璆謹案圖
杜預　滿奮　王洽 汝璆謹案圖書集成作王循　王裕　王悅之　王獻之　王珉　桓元　謝安　郗愔　任靜 汝璆謹案圖書集成作任靖　李厥 汝璆謹案圖　王慶
書集成作名悅　衛恒　王濛　衛夫人　王導
司馬攸　孫皓　楊經　呂忱 汝璆謹案圖　舒元輿　張彭祖　王悅　裴興



玉筯篆志

秦丞相李斯變蒼頡籀文爲玉筯篆體尚太古謂古若無人當時議書者皆輸伏之故拔乎能成一家法式歷兩漢三國至隋氏更八姓無有出其右者嗚呼天意謂篆之道不可以終絕故授之以趙郡李氏子陽冰陽冰生皇唐開元天子時不間外獎躬入篆室獨能隔一千年而與秦斯相見可謂能不孤天意矣當時議書者亦皆輸伏之且謂之其格峻其力猛其功備光大于秦斯百倍矣此直見上天以宇寶瑞吾

唐矣不然何綿更姓氏而寂寞無人予道不攻篆而識其點畫常有意求秦丞相眞蹟會秦丞相去久聞其有八字刻在荆璧其洪碑樹在嶧山巔令荆璧爲璽飛上天矣固不可得而見也洪碑者留在人間往往有好事者躋巔得見予亦嘗間得去嶧山道路異日將畢足觀之未去間行長安會同里客有得陽冰眞蹟遺在六幅素上者遂請歸客堂張之見蟲蝕鳥步獃蹟若屈鐵石陷入室壁霜晝照著疑龍蛇駭解鱗甲活動皆欲飛去齊目視之分明視文字之根植



吾堂中然後知向之議者謂冰愈于斯吾雖未登嶧山觀此可以信其爲深於篆者之言也試以手拂拭其煙顏塵容侵暴日久攝皺折裂玉筋欲折予以褻慢讓其主主曰此易致耳豈當其如是愛耶予曰今世人所以重秦斯之蹟非能盡辨別之以其秦古矣斯邈矣向使秦斯與子比肩子能貴之乎讓吾尚欲苦辛登嶧山之巔縮在予掌握中今且獨不爲子貴子不過生于唐而得與冰同爲唐人吾知冰歿二三十年其蹤蹟流于人間固不甚少得爲子目數見故易之若此使冰生于秦時子又安得造次而見遺塵耶是子賤目也世人皆然嗟吁冰既卽世是字尊入地矣後人思之孜孜求之今且遭不知者忽易想生筆下日有新蹟固爲門戶見覩之物矣冰雖欲求沽售不獨棄爲糞土必遭其詬怒也主人聞之其愧色見于顏眉間欲卷而退知其退也必因循而不信強止留之引筆書其行下志之以保明其爲字寶也不謬詞曰斯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千年無人篆止于斯嗚呼主人爲吾寶之

雜著

草書賦　楊　泉

惟六書之爲體美草法之最奇杜乖名于古昔皇著法乎今斯字要妙而有好勢奇綺而分馳解隸體之細微散委曲而得宜乍抑揚而奮發似龍鳳之騰儀應神靈之變化象泛瑟謹案此書苑注云蒙一作象日月之盈虧書縱誶而植立衡平體而均施或斂束而相抱或婆娑而圓吏有物皆齊孔子悠哉顧龜印以尊解翟公何爾



覽書光上人草書想賀監賦　吳　融

昔賀祕監東歸會稽霧隱霞栖派鏡湖水作沼鑿石貨峯爲梯欹非雕雞畏其雄雞東皇子無鄉不醉漾閬吏有物皆齊孔子悠哉顧龜印以尊解翟公何爾絡繹風雨隨生魚龍互擲濤奔浪走中秋逢犯斗之槎月上雲開半夜見隕天之石狂兒無羣離鴻一隻戟橫魯陽揮去之戈樹昌衛射來之戟援亳既罷悅曰忘疲滿堂生金玉之寶出世搶鬼神之奇曰落旃捲山菴枕欹雲情自遠鶴態難羈但將健筆以爲適豈待閑人之見知邈矣清風茲焉仰止今觀上士之殊藝可繼伊人之逸軌當時芸閣猶於富貴浮雲此日桑門得不塵埃脫屣

書賦　王僧虔

情憑虛而測有思沿想而圖空心經於則目像其容手以心麾毫以手從風搖挺氣妍嫮深功爾其隸也

楊君書最工不今不古能細能大大較雖效郤法筆力規矩兼于二王楊君名羲晉人見寶泉述書賦許掾書乃是學楊而字體勁利偏善爲寫經書符與楊相善鬱勃鋒勢殆非人功所逮長史章草迺能正書古拙隱居皆見張道恩善別法書敦其神識今覩三君之蹟一字一畫皆望影懸了自思非智鑒所及特天假此鑒令有以顯悟爾

心成頌

釋智果



迴展右肩　頭項長者向右展宛宣臺尚字是汝璟謹案法書苑注云非爲頭項長迴書法鉤元作迴

長舒左足　有足者向左舒竇典其類字是汝璟謹案法書苑注云謂彳亻木才之類非其典之類

峻拔一角　字方者擡右角國用周字是

潛虛半腹　畫稍麤于左右亦須蓄遠近均勻遞相覆蓋放令右虛用見岡月字是

間合開開　無字等四點四畫爲綜上心開則下合也

隔仰隔覆　並字是隔二畫字是隔三皆斟酌二三字仰覆用之

迴互留放　謂字有傑掠重者若爻字上住下放捺字上放下住是也不可并放

變換垂縮　謂兩竪畫一垂一縮并字右縮左垂斤字右垂左縮上下亦然

繁則減除　謂王書懸字虞書鼈字皆去下一點張書盛字改皿從皿也汝璟謹案書畫譜注云盛本從皿法書苑無盛字一訛

踈當補續　王書神字處字皆加一點却字卩從卩是也汝璟謹案法書苑不言處字

分若仰背　謂綜也卅冊之類皆須自立其低背鍾王殿虞皆守之汝璟謹案法書苑注云仰書法鉤元作抵低亦作抵

合如對目　謂逢也八字州字皆須潛相矚視孤單必大　一點一畫成其獨立者是也

重並仍促　謂昌呂炙棗等字上小林棘絲羽等字左促森森字兼用之

似側映斜　丿爲斜丶爲側交欠以入之類是也汝璟謹案法書苑注云似書法鉤元作似

如斜附曲　謂人爲曲女安必互之類是也汝瑮謹案法書苑注云如書法鉤元作以人作ㄟ

單精一字功歸自得盈虛　向背仰覆垂縮迴互不失也

統視連行妙在相承起復　行行皆相映帶聯屬而不違背也

題右軍樂毅論後

釋智永

樂毅論者正書第一梁世模出天下珎之自蕭阮之流莫不臨學陳天嘉中人得以獻文帝帝賜始興王



王作牧鏡中卽以見示吾昔聞其妙今觀其眞闕良久匪朝伊夕始興薨後仍屬廢帝廢帝旣歿又屬餘杭公主公主以帝王所重恆加寶愛陳世諸王皆求不得及天下一統四海同文果處處追尋累載方得此書留意運工特盡神妙世間書誤兩字不欲點涂遂雌黃治定然後用筆剛隨隱唇大雅吟樂毅論太師箴等筆力鮮媚紙墨精新斯言得之矣釋智永

記

書王羲之傳後

唐太宗



故翰墨之病歟子雲近出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臥王濛於紙中坐徐偃于筆下雖禿千兎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穀之皮斂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濫名耶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籀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畫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直覩之不覺爲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自古賢哲勤乎學而立其名者若不學卽沒世而無聞矣且倉稭之竹箭湛盧之斷割不括而羽之不淬而礪之終不見利用之材耳義之云耽翫之功積如邱山張芝學書池水盡墨當其雅趣求彼眞意無圖其形容而潛於體質此貴乎志意專精必有誠應也余中行之間遂廢翰墨既怪之後若在胷臆又因假寐見張芝指一道字用筆體法斯也足明志誠感神信有徵矣故羲之于山陰寫黃庭經感三台神降其子獻之于倉稭山見一異人披雲而下左手持紙右手持筆以遺獻之獻之受而問之曰君何姓氏復何游處筆法矣施答曰吾象外爲宅不變爲姓常定爲字其筆迹益殊吾體耶獻之佩服斯言退而臨寫向逾三歲竟昧其微況乃不學乎羲之云自非通靈感物不可與談斯道夫道者學以致之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則去之逾遠矣不得其門而入雖勤苦而難成矣今立以君臣之體類以攻戰之勢將以近而喻遠必因筌而得兎務欲成其體要啟其戶牖庶將來君子



## 思而勉之

### 論書

劉禹錫

或問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工與拙何損益于數哉答曰此誠有之蓋舉下之說爾非蹈中之說亦猶言居室曰避燥濕而已言衣裳曰適寒煖而已言飲食曰充腹而已言車馬曰代勞而已言藤位曰代耕而已今夫考居室必以閎壯爲美苟衣裳必以文章鮮潔爲目評飲食必以精良海陸爲貴第車馬必以輕軿絕足爲高干藤位必以重侯累封爲意是數者皆不行舉下之說矣獨于書也行之耶禮曰士依于德游于藝德者何曰至曰敏曰孝之謂藝者何禮樂射御書數之謂是則藝居三德之後而士必游之也書居數之上而六藝之一也語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是則博奕不得列于藝差愈于飽食無所用心耳吾觀今之人適有面誡之曰子書居下品矣其人必迴顧而笑或謇然不屑誡之曰子握槊奕棊居下品矣其人必赧顏而愧或艴然而怒是故敢以六藝斥人不敢以

六博斥人嗟乎衆尚之移人也問者曰然則彼魏晉
宋齊間亦嘗尚斯藝矣至有君臣爭名父子不讓何
哉答曰吾姑欲求中道耳子寧以尚之獘規我歟
且夫信者美德也秦繆尚之而賢臣莫贈貴老者至
道也竇后好之而儒臣見刑道德且不可尚矧山道
德以下者哉所謂中道而言書何處之文章之下六
博之上材鈞而善者得以加譽過鈞而善者得以議
能所加在乎舉非實也不顯于賞所議在乎過非罪
也不繫于刑夫如是庶乎六書之學不湮墜而已乎



論書汝疎讓案　書畫譜標題作唐李華二字訣標題之次行有截拽二字卽所謂訣也

李華

或有人示以文卷者中有小學說一篇其略曰鴻文
先生坐于堂上手執經一卷弟子以次立先生講旣
已而爲文焉示于衆予則不善書也小學家流曰先
生通儒也而弗能字學何哉鴻文先生方隱几聞是
言也笑而召之責曰夫儒之立身以學乎以書乎苟
其書則孔子無以加也且止云典籍至是則無聞也
爾徒學書記姓名而已乎已乎華旣覽之心憤憤

書屏記

司空圖

人之格狀或峻其心必勁心之勁則視其筆迹亦足
見其人矣歷代入書品者八十一人賢傑多在其間
不可誣也國初歐虞之後繼有名公元和長慶間先
大夫初以詩師兵部盧公載從事於商於因題紀唱
和乃以書受知于裴公休辟倅鍾陵及徵拜侍御史
退居中條時李忻州戎亦以草隸著稱爲計吏在蒲
因輟所寶徐公浩眞蹟一屏以爲貺凡四十二幅八
體皆備所題多文選五言詩其朔風動秋草邊馬有

歸心十數字或草或隸尤爲精絶或綴小簡於其下記云怒猊抃石渴驥奔泉可以視碧落矣先公清旦披玩殆廢寢食常囑誡云正長詩英吏部筆力逸氣相資奇功無跡儒家之寶冀蹤此屏也但二者皆美神物所窺必當奪璧于中流飛銛于烈火也殆非子孫之所可存耳庚子之歲遇亂自虞邑居負之置于王城別業丙辰春正月陝軍復入則前後所藏及佛道圖記共七千四百卷與是屏皆爲灰燼痛哉今旅寓洛下于進士姚顗所居獲覽書品乃徐公評論固



感憤追述貽信後學且冀精于賞覽者必將繼有詮次光化二年八月三日泗水司空圖衛涕撰錄謹記

韓方明

## 授筆要說

昔歲學書專求筆法貞元十五年授法於東海徐公濤十七年授法于清河崔公邈由來遠矣自伯英以前未有眞行草書之法姚思廉奉詔論書云王僧虔答竟陵王書云張芝韋誕鍾會索靖二衛並得名書古今無以辨其優劣唯見筆力驚絶耳時有羅晒趙襲亜善書與張芝同著名而張矜巧自許衆頗惑之常與太僕朱寬書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今言自古能書皆云鍾張按張自矜巧爲衆所惑今言筆法亦不言自張芝芝自云比崔杜不足即可信乎筆法起自崔瑗子玉明矣清河公雖云傳筆法于張旭長史世之所傳得長史法者惟有得永字八法次有五執筆已下並未之有前聞者乎方明傳之前于清河公問八法起于隸字之始後漢崔子玉歷鍾王以下傳授至于永禪師而至張旭始宏八法次演五勢更備九用則萬字無不該于此墨道之妙無不由之以成也夫把筆有五種大凡管長不過五六寸



貴用易便也

第一執管夫書之妙在於執管既以雙指苞管亦當五指共執其要實指虛掌鉤擫訐送亦曰抵送以備口傳手授之說也世俗皆以單指苞之則力不足而無神氣每作一點畫雖有解法亦當使用不成曰平腕雙苞虛掌實指妙無所加也

第二撅管亦名拙管謂五指共撅其管末弔筆急疾無體之書或起藁草用之今世俗多用五指撅管書

則全無筋骨愼不可効也

第三撮管謂以五指撮其管末惟大草書或書圖幛用之亦與拇管同也

第四握管謂捻拳握管于掌中懸腕以肘助力書之或云起自諸葛亮倚杜書時雷霹杜裂書亦不輟當用壯氣率以此握管書之非書家流所用也後王僧虔用此法蓋以異于人故非本爲也近有張從申郎中拇然而爲實爲世笑也

第五搦管謂從頭指至小指以管于第一二指節中



搦之亦是効握管小異所爲有好異之輩竊爲流俗書圖幛用之或以示凡淺時提轉甚爲怪異此又非書家之事也

徐公曰執筆于大指中節前指動轉之際以頭指齊中指兼助爲力指自然實掌自然虛雖執之使齊必須用之自在令人皆置筆當節碍其轉動拳指塞掌絕其力勢況執之愈急愈滯不通縱用之規矩無以施爲也

又曰夫執筆在乎便穩用筆在乎輕健故輕則須沍便則須澁謂藏鋒也不澁則險勁之狀無由而生也太沍則便成浮滑浮滑則是爲俗也故每點畫須依筆法然始稱書乃同古人之迹所爲合于作者也

又曰夫欲書先當想看所書一紙之中是何詞句言語多少及紙色目相稱以何等書令與書體相合或真或行或草與紙相當然意在筆前筆居心後皆須存用筆法想有難書之字預於心中布置然後下筆自然容與徘徊意態雄逸不得臨時便有拙手之狀無由而生也故每點畫須依



則非謂能解也

辨隸書所起

杜光庭

世人多以隸書始于秦時程邈者非也隸書之興興於周代何以知之按左傳史趙算絳縣人年曰亥有二首六身是其物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恭以亥字之形似而算之狀按古文亥作元全無其狀雖春秋之時文字體別而言亥字有二首六身則是今之亥字下其首之二畫竪置身傍亥作豕此則二萬六千六百之數也據此則春秋之時有隸書矣又酈善長水經注云臨淄人有發古冢者

得桐棺柏外隱起爲文言齊太公六代孫胡公之棺
也惟三字古文餘同今書此胡公又在春秋之前即
隸書興于周代明矣當時未全行猶與古文相參自
秦程邈已來乃廢古文全行隸體故程邈等擅其名
非創造也

## 書述

江南後主李煜

壯歲書亦壯猶嫖姚十八從軍初擁千騎憑陵沙漠
而曰無勍敵又如夏雲奇峯畏日烈景縱橫炎炎不
可向邇其任勢也如此老來書亦老如諸葛亮諠戎



朱敞按敵舉板輿自隨以白羽麾軍不見其風骨而
毫素相適筆無全鋒噫壯老不同功用則異唯所能
者可以言之書有七字法謂之撥鐙自衛夫人并鍾
王傳授于歐顏褚陸等流于此日然世人罕知其道
者孤以幸會得受誨于先王奇哉是書也非天賦其
性口授要訣然後研功覃思則不能窮其奧妙安得
不祕而寶之所謂法者撥鐙鉤搦抵拒導送是也此
字今有顏公眞卿靈蹟尚存于世余恐將來學者無
所聞焉故聊記之

翰林傳授隱術汝琿謹案 書畫譜題下註云宋史藝文志作李訓撰

夫攻書之道雖從師授必須先識筆勢乃可加工筆
勢若明則務于遲澁遲澁既分資于異狀異狀得矣
求諸變態變態達矣無溺荒僻荒僻去矣精于神彩
神彩至矣幾于元微則宕逸無方矣若乃一向規模
隨其工拙專以近其肥瘦體其踈密齊平過于誠兵
疾速流于遲澁進退生疑臧否不決振動迷于筆前
留放惑于手下師心固執于獨見恥請問于智人若
此欲造元微則未知有也今論字之點畫偏傍川筆



之術多于永字取法開手向背並遵鍾元常王逸少
軌則各有條貫自古皆口傳手授不載文字其用筆
圖上明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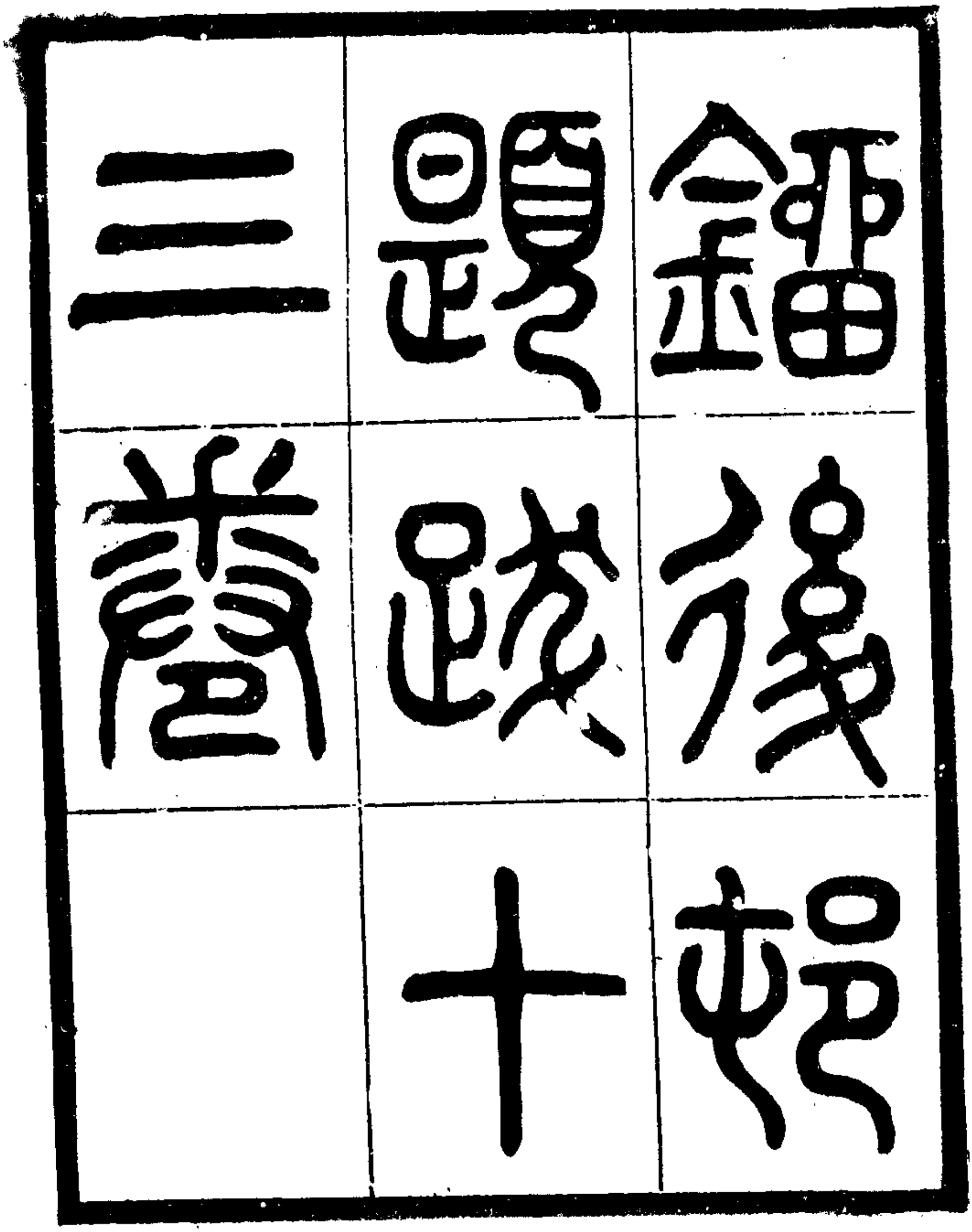
夫學書者先須識點畫去處名字然後集其筆法則
結束得所變通有憑畫不變喻排筆子點不
布基方不變成斗圖不變成鉤斯則病之甚也崔子
玉云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中規抑左
揚右望之若欹陶隱居云近左虛右分間不同視之
不足學之難工並其術也

楷法起于上谷王次仲然爲崔瑗悉能爲之鍾元常
用之盡妙王逸少得于神彩永禪師不隨世德歐陽
詢虞世南克彰時譽遞于變互不失其宗八法熟閑
異態皆識若明此道始可攻書稱爾
夫學書先識宗旨不知隱術雖以求工鍾王已來例
皆口授雖則心存于法而制在臨時遲速之態資于
合宜大凡筆法點畫八體備于永字取則而已然八
體起于隸字之始後漢崔子玉歷鍾王已下傳授所
用八體該于萬字豈道之最不可不明又有先達於



體之外更演五勢以爲制度
一鉤趯勢須圓而遒鋒用中指鉤以成
之如岡同田白甫等字用之
二鉤努勢須名指抵之中圓角而遷鋒以指包
而成之如鉤勻甸勿等字用之
三衮筆勢須按鋒上下蹙勒之
令字下點是也
四偃筆勢須僂筆豎策之鍾元常
書上字常用之是也
五奮筆勢險策是也草書
一二三字用之
夫學先賢書實難爲意氣先知筆理粗會旨歸行行
皆有活法字字盡如生動師資相契血脉相傳其理
淵澄不可具載

大理寺丞臣汪汝璵恭校刊



## 黃錄參廣西平蠻錄

宋劉克莊

往年余從事江淮制置使府實與虜對壘同舍郎數年閒貴賤略盡獨余無尺寸功請監南嶽廟歸既又從廣西經略使府海南黎寇入省地胥吏逐太守士或徒手取爵賞立聲名余亦旁觀而已彼諸人非皆狀貌魁傑及有他謬巧其所以異於余者勇耳今黃君以廣東尉禽廣西賊不由外城保奏徑攜功狀白都堂遂改京秩余觀黃君狀貌非甚魁傑又非有他謬巧其所以能致其身者亦勇耳噫人以勇得功名余以怯失機會故題此末以識余媿

## 何秀才詩禪方丈

詩家以少陵爲祖其說曰語不驚人死不休禪家以達摩爲祖其說曰不立文字詩之不可爲禪猶禪之不可爲詩也何君合二爲一余所不曉夫至言妙義固不在於言語文字然舍眞實而近虛幻厭切近而慕闊遠久而往返愚恐君之禪進而詩退矣何君其試思之

## 南城包生行卷

敏道從朱陸二先生學而微喜談禪今其子又以墨法知名噫義理之學逃歸杲佛日光拙庵逢掖之家化爲李廷珪潘谷耶雖然明窗佳研呼童磨試然後知近日墨工皆出其下矣念昔與敏道俱爲袁齋侍郎袁公之客袁公墓木已拱敏道白髮蕭蕭余亦流落不偶甚矣余二人貨之難售反不若小包君墨之易售也君持此紙歸示乃翁當亦拊掌一笑

## 孚若贈翁應叟歲寒三友圖

孚若晚擯不用賜金揮盡蹙奴龍姬皆辭去然好客愈篤往往質笥衣鬻廐馬以續車魚之費後無可質鬻客亦辭去惟余與應叟二人留其門悲夫尙忍言之應叟歸道城南行西涂之下謁新江登醬山盡傾池平竹樹枯死余知其必發余亦旁觀而已彼諸人非皆狀貌魁傑及有他謬巧其所以羊曇之哀動唐衢之哭也諸人既跋詩盡余獨記舊事且系小詩云易結千金客難扶六尺孤憑君傳掬淚一爲灑西蒲

## 孚若葬處

## 朱相士贈卷

往時櫻暘叔有文名君謂余樓眉濃不能爲清望官錢宏祖帥廣西年甫四十餘君又謂余錢且暴死既而皆然獨言某人當爲二府某人當爲侍從某人鬼形主凶久而未驗余親君造次之言多中揣摩之論輒差豈非有心於售術不若無心而信術歟君脛長而膊聳面瘠而下銳望之如鶴鶴余雖不曉風鑒然知君非腰錢十萬封侯萬戶之相也決矣余方以賣語規君君無以虛談戲我

## 夏元鼎悟眞篇陰符經入藥鏡注

眞誥載古帝王聖賢多爲仙惟祖龍劉季至今在地下爲某官其說以爲英雄多殺汞不得仙余讀而深悲焉然傳記所述仙者多自俠士劍客中來世言鍾離公亦故將豈度世輕舉乃慷慨烈丈夫之事非婉孌兒女子所能辦哉余以眞誥

之言推之天道惡殺好殺者違天違天者不祥李廣殺降終身不侯欲侯不可況欲仙乎來嘉夏君元鼎領事買制置宣勞於山東河北既而棄官學道觀其所注三書皆遁世之學深於道矣余獨問君向在兵閒曾殺人否非疑君之殺也懼害君之仙也君歷舉某事某事皆談笑脫人於死者使世無遁世者方今三邊宿師四郊多壘國家物色豪傑宏濟艱難君不得已而用世必不肯阬趙卒者固知必不肯盡僇山東人然後大藥可成三書可傳矣

姚鏞縣尉文稿

右姚君雜著一卷百詩森嚴一賦二記峻潔四六尤高簡縮廣就狹刊陳出新變俗趨雅斷華返質一字不可增損半句之工片詞之善賢於他人千篇百首天下之名作也然才力有定稟文字無止法君以盛年挾老氣爲之不已詩自姚合賈島達之於李杜文自公穀達之於左馬四六自楊劉達之於歐王翡翠鱠魚並歸摹寫大鵬尺鷃咸人把玩則格力雄而體統全矣

日者葉宗山行卷

上饒葉君宗山過余談命余素不曉支干又不信吉凶禍福之說且厭夫世之挾技者諂諛以求悅揣摩以幸中也未甚

奇之君徐言余命火炎而水少太快而傷和太察而生疑又曰宜清心以養神息怒以養腎類皆中余微隱藥余病痛噫此益友之言也賢於星翁歷史遠矣西山先生以嚴君平比之豈虛言哉

眞仁夫詩卷

古以王官采詩夫子教伯魚學詩詩豈小事哉古詩遠矣漢魏以來音調體製屢變作者雖不必同然其佳者必同繫禮不如簡淡直肆不如微婉重而濁不如輕而清實而晦不如虛而明不易之論也余友眞君仁夫之詩絕去塵穢刊落穴腐簡淡而微婉輕清而虛明有唐人半山之思然爲西山先生子傳嫡承家學問名節本也文藝末也小晏之於臨淄小坡之於玉局仁夫優之矣公休之於涑水原明之於申公仁夫勉乎哉

黃勉齋書卷後

嘉定戊寅勉齋來江淮謀制置使軍事其年三月行臺駐揚州勉齋與余子壽德常及余同在軍坐起寢食未嘗離也敵退凱旋勉齋力辭召命請祠余亦求監嶽廟後數年同舍郎皆貴顯子壽德常今各持節使一路於是勉齋宰木已拱余方以格爲縣因葉君雲叟出示勉齋遺墨感歲月之逾邁悼耆舊之零落爲之慨然初勉齋名重一世門人高第甚眾既歿篤守師說不昵耆士大夫中惟陳漳州趙荊門士人中惟雲叟一人耳然則雲叟尤可重也

義理至伊洛文字至永嘉無餘蘊矣止齋水心諸名人之作
皆以窮巧極麗擅天下合齋之文獨古淡平粹不待窮巧極
麗亦擅天下自止齋水心一輩人皆尊事之猶袁郭之稱嵩
憲稱阮之伏山濤也蓋其言議風旨有在於文字之外者矣

宋母墓表 趙昌父作 宋自遜母

眞陳所跋蓋聞而知之若余者嘗登母之堂忝爲令子之友
見而知之者也凡章泉翁所載字字不誣

陸氏墓誌

陸夫人之賢略似余妻世間悍婦不死乃使二婦死耶覽卷
悽然系以小詩云一夕死生異百年甘苦同孤身操井臼愁
煞老梁鴻



宋自適詩

年來鳴者皆瘖大朱獨啾啾不已天公怪兩鳥各挹一處囚
可不懼哉

灌園蘇公事蹟

高皇御極張超並相南渡極盛時也弓旌所至巖穴一空蘇
翁爲當軸故人乃深自晦匿如此方知巢由不爲差事

李耘子詩評

昔韓歐二公病六朝五季文體卑弱於是各爲一家之言以
變之不獨一時學者從風而靡向使徐庾陽劉諸人及與二
公同時亦必北面屈降矣今舉世病晚唐詩猶韓歐當意也
然徒病之而無以變之苛於評而謙於教獨何歟蓋公晦及
穎叔論近人之詩詳矣竊意公晦所謂沖淡淳古之趣穎叔
所謂和樂之音可以變可以教而余偶未之見也若其爲余

訪焉

輝上人攜其父所作偈求跋

學佛者以師爲父以父爲俗父輝上人俗父臨終作偈擲筆
長往若大寺長老辭世然圓乎方之內而能遊乎方之外者
也輝既學佛而彈琴有履霜之聲焉哦詩有蓼莪之哀焉遊
乎方之外而未嘗離乎方之內者也其父子皆豪傑過人矣

陳戶曹詩卷

戶曹陳君示詩一卷清麗調暢有承平公子富貴之氣加之
以年賀方回晏叔原不難至也雖然詩之內等級尚多詩之
外義理無窮先民有言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前輩亦云願郎
君損有餘之才補不足之德君粹然佳子弟非不足於德也
余恐其爲藝所掩也故微致切磋之義焉

李耘子詩卷

唐世以詩賦設科然去取與奪一決於詩故唐人詩工而賦
拙湘纍鼓瑟精衛塡海之類雖小小皆含意義有王回曾鞏
之不能道本朝亦以詩賦設科然去取與奪一決於賦故本
朝賦工而詩拙今之律賦往往造微入神渾飛卿李義山之
徒未必能彷彿也耘叟爲今之士應今之科目盍亦先留意
於主司之所以去取乎舉者乎余議耘叟累年未見其他文

而屢得其詩因其赴舉祝之曰使耘卿之賦如詩今秋歌鹿鳴來春冠南宮非子其誰

## 吳孝子傳

清湘林別駕爲余言延陵吳君若鳳既葬父母寢苫不去余聞而異之別駕曰未也葬之夕哀號而於菟避廬之所感格而甘露降余尤異焉別駕又示余以吳孝子傳蓋若鳳之鼻祖也噫有自來矣自孝廉科廢然稽之令甲微有酒飤之賜大有門閭之旌夫孝子未嘗期人之知而國家之於孝子自不容已如此豈非以其爲倫紀風俗之所繫與若鳳既不自言郡縣又未必知別駕與余皆退閒無氣力雖知之不能爲吳君重也姑書此於孝子傳之後



## 張季文卷

盱江張季之文世未有知之者西山先生始稱其以清峻之異哉郭生之論命也其言曰嗜潔惡濁金與水實爲之至哉西山之言性也曰使余命不值金水好惡可易置乎推郭生之言是命之值火者必暴值土者必貪堯舜跖皆命使然而性善之論廢矣豈不可懼哉郭生試以西山之言精求之不獨技進而道亦進藝成而德亦成矣

## 蘇子美帖

王文康公坐兼公貶蘇子美坐祁公廢二人皆爲婦翁所累峻過峻則立於獨德不孤必有鄰未嘗獨也清峻不已其幽然文康卒至將相子美未幸復死有命也夫帖尾託人相花必至於絕物其遺必至於遁世季有親有同產資季以活者字似是通人之一蔽

## 東坡與歐陽棐帖

此帖當在未下臺獄時述古陳公密學純父巨源錢孫兩內相也叔弼此時豈預知李定輩將鞫詩案乎昔虞卿解相印與魏齊俱亡魏其寧失侯不使灌夫獨死坡公之貶嘗與倡和之人不過胸銅而入情覩望不敢往還如此世變日下而之勇於爲不善者雖父子之閒不能週也蘇章本布衣交子

世故亦可畏矣爲之太息

米元章焦山銘

米老此銘不獨筆法超詣文亦清拔想見揮毫時神游八極眼空四海

閻王帖

王氏既改元自尊然猶爲僧寺押帖前稱長樂府印以長樂府印四字爲文而其末乃自稱國主其淺陋不經如此頃見方孚若云吳曦既僭以隨軍轉運安公爲丞相長史以廳爲殿一日坐殿罷長史退至廊角有吏持咨目送議事不坐五百千安公笑曰古今豈有這樣官家後在長沙爲孚若道其事猶絕倒一千年後當與此帖同編入笑林矣



東坡墨蹟

王右丞摛孟浩然入禁中蘇公亦攜李端叔詩卷至玉堂前輩欲成就士子聲名類如此然孟竟以不才明主棄之句忤明皇意放還山端叔雖仕至尚書郎晚節落泊甚矣詩雖工如命何

楊補之墨梅

余少時有落梅詩爲李定舒亶輩箋注幾陷罪罟後見梅花輒怕見書梅花亦怕然不能不爲補之作跋小兒觀僊又愛又怕余於梅花亦然

惠崇小景

王介甫於聲色貨利泊如也獨喜觀畫如惠崇者尤爲稱奬同時僧居寧善作草蟲介甫亦有五言余竊意介甫姑借此以發其詩非必眞善畫也

趙大年小景

大年胸次瀟灑故見於筆端如此豈睦親宮中終日騎木馬放鴨鶩者所能爲哉

東坡辭承旨乞郡奏稿

蘇程二公在朝不獨爲當時小人所忌蓋攻蘇公者朱公掞質明叔也攻程公者劉莘老器之孔經父也按是時羣小比肩散地當忿伺隙元氣壯而後可以杜仲邪眾賢和而後可以制寡小不易之論也而諸公不悟各尊其師各私其黨日有紛紛不待章蔡復用諸賢固已自相攻擊而去矣想見蘇程爭時呂吉甫必相與拊掌輸笑後之君子謹無爲吉甫所笑哉



李伯時羅漢

前世名畫如顧陸吳道子輩皆不著色故例以丹青二字目畫家至龍眠始增去粉黛淡毫輕墨高雅超詣譬如幽人勝士褐衣草履居然簡遠固不假衮繡蟬冕爲重也嗚呼亦可謂天下之絕藝矣

蔡跋欽宗皇帝宸翰

臣蔡惟靖康皇帝之英斷憂勤忠定李公之忠義奮發臥薪嘗膽輸寫盡力而不能救中原之禍覆豈非所謂天方授楚者耶乃今守緒自焚完顏無種在天威靈亦足以少慰矣



玖拾捌冊 98版 43B

恭跋高宗皇帝親征詔

臣恭覽高宗皇帝此詔然後知紹興戊午所謂和議者非出
聖意也嗚呼秦檜之罪可勝誅哉

李貢縣尉詩卷

友山詩攻苦鍛鍊而成思深而語清律體師島合樂府擬籍
建其言曰詩道至唐猶存又曰僕亦學唐者豈惟學唐殆遍
唐矣然謂詩至唐猶存則可詩至唐而止則不可本朝詩自
有高乎李杜唐之集大成者也梅陸本朝之集大成者也學
唐而不本李杜學本朝而不由梅陸是猶舍康莊之容牒而
不知有建章千門之鉅麗愛葉舟之掀浪而不知有龍驤萬
斛之負載也念昔奉教於先大君子友山時方弁角後二十
年余益衰惰而友山新有詩名感舊之無幾歎英妙之可
畏輒題卷尾而歸之

徐實之貢士詩

徐君詩如炊熟風飄動吟歸雪覺枯如盡日飛花急隔谿芳
草深皆鍛鍊精到而卷中不能皆然吾人有刻玉為楮葉三
年而成或笑之曰使造化之生物如是則物之有葉者少矣
君詩以溫李為師故工惟工故少非詩病也寫物易生物
難耳余方有公事而君歸甚遽向有欲言者且止

仲弟詩

昔梅聖俞日課一詩余為方爭若作行狀其家以陸放翁手
錄詩稿一卷潤筆題其前曰七月十一日至九月二十九日
計七十八日得詩百首陸之日課尤勤于梅二公豈貪多哉
藝之熟者必精理勢然也無競弟手斷千詩而好之未已擇
其言咀其味以質勝綺以雅絀哇以靜治躁高處往往無蹊
徑可尋不純削而合可謂至精至熟者矣余少亦酷嗜後廢
不為且二十年悲夫同弈也有不勝其耦焉有百戰百勝焉
同射也有不至於彀焉有百發百中焉余日衰日惰不勝其
耦不至於彀久矣弟其益勉之使世之同業者皆相推伏曰
弈秋通國之善弈又曰天下之射惟羿愈已余雖德其憑軾
寓目鼓旗助噪不亦平生之一快乎

單父趙氏事實為趙小坡作

趙氏自倩質公以重厚輔先朝康廬二牧以忠赤死敵其家
由單父僑臨川由天聖至嘉熙更二百年傳七世而偉人名
士層出迭起約而在下者泊然自守有理義之樂達而居上
者侃然正色以名節自任南北有離合而門風如一日仕止
有顯晦而家法無二軌懿乎哉蓋立家難承家尤難西平有
子非有子也能濟美也郁鑒無孫非無孫也不能傳忠也權
泉以德興著藏濟以逢顯善忠唐史臣喜夙烈之似或附曹先
儒發嗣守之蒸豈非繼志述事象賢亢宗以大節不以他美
歟傳曰沒而不朽趙氏之先正有焉詩曰是以似之趙氏之
後裔有焉

梅谷集

余昔為建陽令友人方德潤以書稱崇安范君之賢余為賦

梅谷詞後十餘年讀范君於樵川始見所謂梅谷集者夫梅天下之清物也在人品中惟伯夷可比西湖處士亦其亞焉世人皆欲與梅爲友藉以意梅之爲性取友必端非其人而強納交梅將以爲涜已也余與德潤方爲逐客而范君尙諄諄求余語不已其嗜好之異如此庶幾可與梅爲友者耶

## 黃慥詩

詩比他文最難工非功專氣全者不能名家余觀他人詩及以身驗之良然頃遊江淮幕府年壯氣盛建業又有六朝陳迹詩料滿目而余方爲書檄所困留一年閱十月得詩僅有二十餘首及出幕舉南岳祠未兩考得詩三百非曰技進身閒而功專耳俄復家涉世事之觸發於心詩之鬱積於腹者愈多然已避謗持戒十餘年閒一句一字不敢出吻非曰才盡薾薄而氣索矣子實詩多在淮蜀時所作時邊事益急子實內筦嚴君機密外參主公計謀乃有餘力及此事固已奇矣出蜀未幾橫遭口語孑貲一不懲艾益放於詩機軸老成音節頓挫處煩碎而功專經憂患而氣全豈非名公之才子吾輩之畏友歟

## 黃慥文卷

余始爲玉牒所主簿今禮部游尙書爲卿暇日爲余言侍郎黃公鎭蜀既經畫其大者而應酬羣碎動中機會所與四路監司帥守下至郡縣鎭戍小官書疏奬厲督勉隨物賦形使事熙乎其兼之矣然詞家有長脞有短爾坡公戚氏等作以長而工也唐人憶秦娥之詞曰西風殘照漢家陵闕清平樂字半個人爭藏弄爲珍往往皆出內幕手由是子實俊聲滿坤維後余攝吏部郎故機密龔公方兼領天官每晨興游公無異余及與侍郎公問幕讓子實少時不知別從進卻此嘉熙下國始得子實四六一帙讀之多平戎卿大夫居貴無暮急之態如名醞蓄藥有倉猝之備宏放鉅麗出奇不窮使之草露布裁詔書于公異封敎之流當過避三舍矣蜀士談子實毀譽多失眞惟龔游二公言最可信

## 王元度詩

詩貴清輕惡重濁王君詩如人鍊形蛻出頂門極天下之眞如人絕粒不食煙火極天下之清殆欲遺萬事而求其內靜一世而立於獨矣雖取古詩卽人倫刑政之大鳥獸草木之微莫不該備非必遺事也寄興於君小舟於曠浩浩而不涸者哉他舍非必離世也君爲梅谿先生諸孫門戶傳付之重家庭貫日哥我績集當別爲君下語

## 劉叔安感秋八詞

長短句昉於唐盛於本朝余嘗評之者卿有教坊丁大使意態美成頗倫古句溫李諸人困於揣摺近歲放翁稼軒一塌纖豐不事斧鑿高則高矣但時時掉書袋要是一癖叔安劉君落筆妙天下剛爲樂府麗不至褻新不犯陳借花卉以發騷人墨客之褒託閨怨以寓放臣逐子之感周柳辛陸之能事庶乎其兼之矣然詞家有長脞有短爾坡公戚氏等作以長而工也唐人憶秦娥之詞曰西風殘照漢家陵闕清平樂

之詞曰夜夜常留半被待君魂夢歸來以短而工也余見叔安之似坡公者矣未見其似唐人者叔安當爲余盡發祕藏毋若李衛公兵法妙處不以教人也

## 二李易說

李君昆仲以擬進易解示余昔夫子五十而學易二君年甚少有科舉之累乃能用功於易爲之義疏豈非所謂後生可畏者歟余聞先賢著書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史記初成亦自言藏之名山副書以善而傳也二君其益懋所學珍祕此書他日朝廷命有司紿筆札遣掌故傳受出之未晚

傳自得文卷

日余出守宜春行盱撫亂山中盛寒大雪人跡既絕烏影亦稀有一士獨載贄追余閱其姓名南城傅生自得也踐雪掉行二百餘里矣余竊怪生求余之急如此豈有謁哉坐而叩之無他說袖文一卷斷余商榷而已余忍笑曰甚哉生之迂也然絕奇其人又奇其文後余斥居田里世所僇笑以爲狂人戶外無履几桉上無故舊書生復勤勤寄聲其求余之急猶前日也生之迂不愈甚乎夫人皆爲文文不能皆奇由俗學窒之俗慮汨之耳迂則不俗不俗則奇非極天下之迂不能極天下之奇生其懋焉或曰今人之文主於適用不主於奇何也曰非惡夫奇也惡夫迂也迂者去富貴利達常還而去淡泊枯槁常近也生其擇焉生族父泳之余友也故生諸文皆有泳之之風泳之不可復見因書以貽生善爲之汝伯不死矣

林去華省題詩

古詩有以一句擅名者池塘生春草黃花如散金之類是也有以一聯擅名者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斷橋荒蘚合空院落花深之類是也有以結句擅名者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何慚刺客傳不著報讐名之類是也蓋一篇之內不能皆工僅得十字爲十字又不能皆工僅得五字爲至於一篇百首多乎哉然多非難也多而工難也或曰去華他文皆工奈何獨以五言六韻詩行世乎余曰去華六館名士使其早達去而賡相梁黃鵠之歌和薰風微涼之句久矣是體也惟其老于頓挫故多惟其久于鍛鍊故工雖以此行世可也昔楊無咎補之江南高士試南宮以八陣圖爲題補之警聯云陳迹千年在斯人萬古無同案之士有用之擢上第補之迄不偶詩雖工有命存焉去華勉之安知暗中無摸索曾劉沈謝者

呂炎樂府

唐惟李賀樂府最工張籍王建輩皆出其下然全集不過一小冊世傳賀中表有姁賀才名者投其集溷中故傳世者極少余竊意不然天地閒尤物且不多得況佳句乎使賀集不遭投溷之厄必不能一一如今所傳本之精善疑賀手自銓擇者耳余幼而學之老矣無一字近傍焉因止不復爲呂君多余之駁已如此若歛縮使之少其駁余特未已也君尚勉之

安谿縣義役規約

役法更君實介甫一番爭辯講之無餘蘊矣今天下皆行熙豐條貫獨海外四州猶用元祐之舊民亦便之豈差募均有利害耶義役法後出最善余襄宰建陽境內都九十七耆一百八義役居四之一他不能皆然亦有始於義而終於訟者

內某鄉某都率數歲闕役人郡守丞與常平使者迭差不能定復下之縣余鉤考隱匿參酌律令定某當差而猶不受令則爲之喟然判其牘曰使人情畏役如此爲官吏者可以自反矣稍久邑人頗相孚往往有踵縣門求給朱記者詰之曰何前倣而後順也則異謝曰自明府下車吾輩不識追胥也引判少也誅求絕也檢驗無大費也吾願及明府未去受役馬於是向之不能定者皆定雖窮自喜然迄余去不能使一邑皆爲義役每自嫗安谿邑小民貧百錢之產不免於役常以四戶充一歲限滿而費破矣故安谿之民尤畏役會朝家修義役法太守侍郎趙公下之屬邑明府趙侯崇栗始揚義規十八都十六里相勸從之寓公余使君首助以田從而助之者四千斛民爭受役訟源永息惻隱發於寸心仁遜興於一國三君子可謂賢也已初侍郎公赴鎮余爲言明府佳士有志於爲善者然猶未知其材敏如是蓋余三年不克爲明府年歲之頃談笑爲之其可敬也夫抑可嫗也夫

## 表弟方遇詩

南昌徐君德夫爲方遇時父作詩評其論甚高蓋今之爲詩者尚語而德夫尚意尚巧而德夫尚拙以德夫之論考時父之詩往往意勝於語拙多於巧時父可謂善爲詩矣抑余願有獻焉世所以寶貴古器物者非直以其古也余嘗見人家藏槃匜鼎洗之屬凡出於周漢以前者其質極輕其範鑄極精其款識極高簡其模擬物象殆類神鬼所爲此其所以貴也荀質範無取款識不合徒取其風日剝裂苔蘚模黏者而寶貴之是士鼓瓦缶得與清廟明堂鐘磬並陳也時父勉之使語意俱到巧拙相參他日必爲大作者而不爲小小家數矣時父余表弟也初見於臨川余年十七時父十四後見於福唐於臨安於莆每見顏髮益蒼老時父猶未脫場屋余仕亦連蹇方乘傳遵海而南老兄弟臨別握手商論閭宜各有以康窮乏而蘇困厄者今通夕參語乃是一段拎淡生活然則余二人之窮非不幸也

## 趙司令楷詩卷

昔曹氏父子以翰墨稱雄於建安黃初之閒孟德之詩曰願我賢主公吐哺天下歸心是以周公自擬也子建之詩曰願我賢主人克符周公業是以周公擬其父也夫德義不足而直以雄心霸氣陵踐一世誰其聽之司令趙侯席旃常鐘鼎之貴而自牧如窶人子示余詩卷用事屬詞欲追昔人方其隆隆烜赫於功名之際謙謙不敢當及其遷徙流落於君親之義惓惓不忍忘余聞湖湘之士皆嘗聞五峰南軒之遺風緒論意侯所學蓋有在於詩之外者侯其勉之

## 趙司令楷沙市辨誣

昔人云三世爲將道家所忌爲其多殺也余謂不然不有所殺不能有所活太公封營丘子孫與周相終始郭汾陽百戰門戶貴盛家屬三千口豈非救民於水火再造唐室所全活者眾歟司令趙侯示余沙市辨誣之書余竊以爲古者不以

嘗廢士侯方盛年他日乘旄授鉞先謀後戰所殺者少所活者多雖世世爲將可也何三世之忌哉新善可紀則前誣不必辨矣

董明府叔宏谿莊圖詠

余所居門前隙地極目尤庳溼沙礫草棘聚焉故老相傳云金鳳池舊阯也由池而北至官道地稍高是爲後村余少時欲疏鑿其卑者復池之舊而培築其高者爲書堂復齋陳公爲書金鳳池三字北山陳公爲書後村精舍四字楷篆極妙藏之篋中久矣然其地屬數家不可合余宦不遂至端平丙申地始合余逐於朝始役三百夫而池成始揭復齋舊扁會除袁守謂書堂可成至郡數月坐前論事斥歸不能插一椽亦益老未知書堂成在何日嗟夫若余所謂池與書堂在貴家視之猶盆池馬廄耳而余周旋斯世三十年常有是心而無是力故每見人家園圃池館則健羨之永福明夜董君叔宏示余谿莊圖詠凡余心所欲爲而不能爲者皆在明夜圖詠中矣力足以充其心一可羨也景物足以稱其池館二可羨也賦詠足以寫其景物三可羨也因書其事附於兩侍郎親筆之後

唐察院文稿

所貴乎士大夫者學問也操守也議論也王金陵捨周孔而談管商是素學可改也林希邢恕始賢終佞是素守可改也

蔡疑以魏徵方了翁晚欲殺之以滅口張商英以周公方馬呂後建追貶之議是素論可改也悲夫內無定見外無定力利欲之所誘怵世故之所驅使有急改者有漸改者有屢改而未已者余行天下見此多矣御史唐公論蕃若干卷平生單詞隻字纖言細語備焉他人扁鑱覆載不可示子孫者公悉錄以傳後曰策論曰師友問答曰奏議曰賦詠曰記序曰書疏自太學生至爲御史自吳尉至爲方伯連帥一學問也一操守也一議論也余少從公遊凡公一語一言昔親炙於三十年之前今扣擊於三十年之後如律令如符券未嘗少差前輩謂龔彥和爲玉界尺余於公亦云

唐察院判案

自義理之學興士大夫研深尋微之功不媿先儒然施之政事其合者寡矣夫理精事纖能其精者顧不能其纖者何歟是殆以雅流自居而不屑俗事耳御史唐公則不然方其與朋友講習也一字之差一義之疑反復論辨累數千言及其爲百姓決訟察見情僞出入條令鬨訟之人皆駭伏舞文之吏不能變可謂本末具舉精纖無閒矣昔歐公累歷大府尹開封皆有治聲基於令夷陵閱舊牘之時唐公漕江左帥南海見謂吏師兆於尉吳門與常平使者爭競之日舊牘且閱況生事乎使者不能脅況豪右乎不卑小官所以宜高位也不鄙俗事所以全雅道也卷中如妾母得主財如質鬻其業須同籍人僉圖乃成券余曰首州縣之所未講覽之喟然歎

曰仕者當寫一通置之座右

許介之詩卷

本朝起遺逸之士惟种放常秩徑拜臺諫侍從河南監司薦邵康節僅除潁州推官張樂全歐陽公薦老泉止得霸州文安縣主簿雖曰愛惜名器然尺度亦太嚴矣端嘉以來中外多故天子稍越拘攣拔士余所識如江西曾無疑金華杜叔高九華葉子眞衡陽許介之相繼聘召無疑叔高入館子眞介之但爲諸侯客是數君皆老於文學而介之尤磊落倘奇節有南渡右丞之風昔粘罕長驅舉國退避獨右丞與李伯紀丞相慨然欲當其鋒天下至今悲其壯志今狄虜日深左衽之憂近在目睫荆湖遂爲交邊介之既謀元帥軍事常台



故楚之奇材劍客被髮纓冠而圖之上以保城郭封疆下以衛鄉井願方築堂聚徒講學纂言若處安平無事之世豈其外示閒暇內有規畫人所不知耶抑才大位卑姑自放於翰墨耶國家之待介之雖不及种常二處士然比邵穌蓋優之矣介之其益以忠義自勉他日功成需人作凱歌露布僕雖老矣尚堪執筆

文章正宗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遺書曰西山讀書記曰諸老集略者綱目詳篇帙多其間或未脫稿曰文章正宗者最爲全書既成以授湯巾仲能漢伯紀某與爲晚使嶺外與常平使者李鑑汝明協力鋟梓以淑後學是書行選粹而下皆可束之高閣猶恨南中無監書而二湯在遠不及精校也

趙明翁詩稿

昔孤山居士有摘句圖詠嘗自擇其平生警句行於世嘉熙戊戌余嘗爲明翁府序詩後四年明翁更示近作乃錄集中警句於後五言云風霜先遠客天地獨扁舟似老杜巧須出天造清欲與秋爭似孟郊山寒梅意峭林茂鳥聲深似張祜笠戴天童雨鞋穿雪竇秋似劉夢得鳥殘桃見核蟲蠹葉留痕似林逋七言多景樓云江連淮海東南勝山出金焦左右青岳陽樓云左右江湖同浩蕩東西日月遞沈浮似許渾徑有泉流安得暑亭因風帰自無塵鋤草就平眠鹿地芟松勿損挂猱枝似張籍王建墨湧清池聚科斗雪明碧嶂過吞鉏豸復有一字半句閒忙之效如此因讀明翁絕句有云留取蒲萄浮大白肯將容易博涼州歎其高標卓識爲之爽然自失嗟夫余衰矣憊矣俗甚矣不足與明翁上下其論矣當箋丹悃於公朝返初服於後村澡滌塵襟拙發潛思庶幾有以答明翁之貺

泉州歲賜宗室度牒聖旨跋語代西山作

臣恭惟陛下嗣服以來明目達聰四方利病皆得條奏臣所領州實宗正分治之所先朝歲賜祠牒以助廩稍後不復賜事責之郡民力殫而根本不暇愴吏才竭而智巧無所施宗

室俾爲之也臣愚謹上其事尙書請復歲賜以紓泉民詔與其半其年上始親政復可奏前歲賜百牒加紹興故事七宮數千口之衆莫不歡呼忭舞稽首北闕祝聖人壽又以知始刑不與柄臣之爲今應如響英主之斷甚盛舉也頃自外邸扈蹕日增祿賜不貲券旁山積議者病之或笑爲濫焉書曰九族既睦美其均也詩曰則百斯男贊其盛也昔也美其均而贊其盛今也議其濫而病其多乎夫廩祿供億有司之小貿木支幣衍國家之大慶陛下睿明洞照必有見於此矣臣明恩假手敬刻聖旨於石以示萬世

鄭樞密與族子仲度詩

凡人矯飾於外無所不至惟閨門親狎之閒可以觀眞情焉



昔陶威公之母遣其子書曰汝爲吏以官物餉吾非惟不益反增吾憂教以廉也淵明遭一力助其子曰此亦人子可善遇之勉以恕也觀樞相鄭公送其族子霽都明府詩始於律己終於愛民可謂賢父兄矣明府能佩服此言勿至失墜可謂佳子弟矣

嚴某和坡詩

自歐公有放子出一頭之論至今二百年無敢以文字敵坡公者豈眞不可敵耶往往爲盛名所壓望風屈膝耳三山嚴君盡和坡詩不少謙下其眞可敵者耶孟子曰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竊意嚴君才氣亦然

陳教授杜詩補注



杜氏左傳李氏文選顏氏班史趙氏杜詩幾於無可恨矣然一說孤行百家盡埽實世俗隨聲附響者之過善觀書者不然郡博士陳君禹錫示余杜詩補注單字半句必穿穴所本又善原杜詩之意趙注未善不苟同也舊注已善不輕廢也第詩人之言或一時感觸或信筆漫與世代既遠雲過電滅不容追詰若字字引出處句句箋意義殆類圖象罔而雕虛空矣余謂果欲律以經典裁以義理雖杜語意未安盍亦商榷況趙乎禹錫勉之毋爲萬丈光燄所眩也

贈楊醫

醫以多愈疾爲良所愈尤多爲尤良扁鵲傳僅載三事太倉公傳二十二事華佗傳十六事就此諸事中有立愈者焉有刻期而愈者焉有遂不愈者焉三醫皆神人止能治可治者世醫乃云能治不可治者余未之信也楊生自長谿來莆莆無醫以生爲良病家爭遣輿馬聲錢帛迎致生不以醫道之行爲喜而以未閒長者之教爲恨余空空無以教生願生益修方多活人余當屢書不一書以俟傳方技者采焉



語三醫事殊未竟扁鵲以技高爲秦太醫令李醯所殺倉公或不爲人治病病家怨之果中以傷賴少女緹縈救免華佗特能曹操累書呼不至斃操手名盛而禍速術工而身危此亦生所當知也方紫薇欲爲生痛下一劑余曰一劑未也宜併兩劑爲一生矍然起拜曰敬受教

何伸詩

桓溫位窮勝相權震人主而孟嘉但月以老兵王述亦曰兵何可與女王尼護軍府養馬卒耳胡毋輔之諸名士持羊酒就馬廄下與尼飲不見護軍而去蓋兵而佳士也士而不佳兵也古人位置人物如此然則何伸之詩其可以兵廢耶嘉熙戊戌中秋謙以付其子謙

## 益公親書艾軒神道碑後

半園晚作益自磨礪然散語終是洗滌詞科氣習不盡惟艾軒誌銘極簡嚴有古意今祠堂乃復齋陳公所書而平園眞跡藏外孫方之泰嚴仲家嚴仲他日有佳石當併平園小楷蓋文君之奔也王孫大怒及見其壻乘駟馬高車則又大喜坡公固嘗鄙之爲暴富遷虜矣今方君更引太史敖不覩君王后事抑此揚彼其論尤健嗚呼奔而爲后猶得罪於父如此況若文君之瑣瑣者哉學者以此持身必爲修士仕者以此事君必爲端人余謂君尚論古人不必求奇但以此篇意義爲準雖不中不遠矣然前輩詠史皆簡切可諷詠今累百言押十韻失之繁斷而小之乃善

## 南谿詩

故丞相餘干趙公富國天下所謂君子者皆聚於朝其遊於門延於塾者亦極一時之選南谿先生其人也忠定諸子師焉家事咨焉先生當趙公盛時絕口無自媒之言及趙公去時事變門下客類埽迹避禍惟先生慷慨悲憤往往發於詩文同其憂患而不同其富貴可謂特立獨行之士矣某先友林丈井伯亦趙公客也每言先生雖終身隱約然刻意教子

## 方實孫樂府

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半山語也樂府妙處要不出此二句世人極力模擬但見其尋常而容易者未見其奇崛而艱辛者方君端伸年事富筆力健取古人難題軼事

手鈔慶歷四諫奏議授之子後貴顯是爲給事公徧歷臺院
果如先生所期給事出帥番禺出詩一編示某曰吾先人之
作也某袖歸熟讀竊以爲先生詩兼衆體歌行布置起結彷
佛少陵明妃曲卒章致意於烏孫兩公主先王姬後宮嬪實
前人所未發題山谷書范滂傳借漢事痛黨禍尤當時難言
古體若槁而澤若質而綺秋花云挹香不盈懷餐英淡無味
又云向來紅與紫隨流去如雲雖有故枝在葉落何紛紛幽
閒微婉有無窮之味殆先生自況也唐律屬詞如諧樂用事
如破的一字不可易置其題清音堂云賦詩才刻畫語墮渺
茫閒前輩謂淵明不爲詩寫其胸中之妙耳先生有爲某聞
先生所著非一書方將從給事公端拜求觀而被命出嶺解
彼貴則合賤則離死而遂背之者聞風宜少媿矣

## 西山李監簿墓誌 用之父

眞文忠公誌監簿李公之墓詳諫書略他美惜公之言未行
而於公之子有望昔仲尼稱臧孫之有後左氏錄狐突之教
子此書法也亦心印也至端平初文忠帥閩余忝議幕御史
公方需次績谿令應詔上封附驛置以閩余見其稿視監簿
於里人而信識者以爲林氏將興之符自君伯祖舍人忤蔡
太師不大用祖刑定抗節死虜中百年門戶不絕如縷興之
者其在君乎君才而文頓挫場屋挾策干今楹密趙公子淮
奏其閒有格言精論老謀碩畫雖不著姓名余二人輒能辨
之曰必李御史之筆也問之果然於是文忠之言益驗夫江



## 西山與正宣義書

以先生數帖考之正府君可謂長者矣雙鷹又能廣乃祖之
陰隲寶先賢之遺墨可謂長者子矣雁軒題後甲辰冬至日

## 林氏瑞雲圖

噓而族雲之常也不噓而雲非常也根而生木之常也不根
而木非常也非常者爲瑞林氏子光世既合葬其先夫人於
滄谿贈其楚有五色雲爲剛其土得鄉山焉余見其繪事質
於里人而信識者以爲林氏將興之符自君伯祖舍人忤蔡
太師不大用祖刑定抗節死虜中百年門戶不絕如縷興之
者其在君乎君才而文頓挫場屋挾策干今楹密趙公子淮
閫公喜而客之邊事小寧公自西府還寓里追服親喪君亦

歸寧其母余以是知君賓主皆忠孝人也夫生養死葬子道之常然有奉於世故而不克遂其情者有尊於王事而不敢顧其私者自温嶠狄仁傑之流千載而下莫測此魏況其餘乎人能盡其常者而天丹之以其非常者理也故自昔甘露靈芝之類多見於純孝之正墓而求忠臣者必於孝子之門林君勉之







後村先生題跋卷之二

宋氏絕句詩

兩年前余選唐人及本朝七言絕句各得百篇五言絕句亦如之今鋟行於泉於建陽於臨安元白絕句最多白止取三二首元止取五言一首惟竇氏兄弟曰鞏所作極少然皆可存夫合兩朝六七百年閱冥搜精擇僅四百首信矣絕句之難工也皆王筠自謂其家七葉文章人人有集由今觀之集惡乎在蓋詩之傳以工不以多也金華宋吉甫祖子孫三世八人所作詩何止萬首或者止摘取其絕句一百七十一篇行於世余謂竇氏之少足以勝王氏之多他日宋氏此篇必傳談者必曰後村眼毒

趙忠定公朱文公與林井伯帖

某爲童子時受教於先友井伯林丈初筮靖安主簿辱授印鳥卷中諸帖昔皆嘗見後三十餘年復從君保陳君見之蓋先友家上之木已拱而其家亦益落矣感今念昔不勝悲慨

當乾淳閉艾軒先生與忠定相君同館井伯丈以艾軒猶子爲忠定上客所交皆當世名人而於朱張呂三君子尤厚忠定帖雖家事瑣碎亦謀鳥文公帖如黨論之興大愚之貶衡陽之謫皆當時大變故士大夫掩耳不敢聞者文公獨諄諄然赴告於井伯丈一太學未脫韋布而隱然任世道之隆替受諸老之付屬可不謂賢矣哉初餘干縣尹有憾於忠定謫命下祖昔人憾萊公元城故智張皇特甚井伯丈適在吳中先馳譽書以報忠定賴以自安嗚呼使遇良史筆之豈減於陳仲弓郭有道哉昔太史公書傳楊惲蔡中郎書傳王粲韓史部文傳李漢不必其家子孫也君保其善藏之

建陽馬揖菊譜

菊之名著於周官詠於詩騷植物中可方蘭桂人中惟靈均淵明似之後漢胡廣貴壽偶然耳乃託於菊水以自神冀土之評萬古不磨嗚呼非廣之辱菊之辱也至忠獻韓公始有晚香之句膾炙人口近時番禺崔公鼐相印不拜自號菊坡俱爲本朝佳話嗚呼非二公之榮菊之榮也建陽馬君譜得百種各爲之詠其嗜好清絕可喜亦幸君未爲人爵所縻林下趣專獲與菊相周旋如此未知君他日宦達將爲伯始乎抑爲韓崔乎將以榮是菊乎抑以辱是菊乎君其謹之勿使菊有遺憾

艾軒機新除殿中侍御史書黃奏稿

近歲詞頭積壓朝士有供職累月銜內猶帶新除者惟一二繁官除書下舍人運筆如飛辭免下已詣閤門受告往往借王言以納諂慶元初某人除正言鄧舍人驟命辭末云罔或勿艮於言則有無彊之恤寓訓戒之意焉某人勃然謂其挾命令以箝制臺諫當時以鄧公爲難今觀艾軒先生繳謝某殿中除目然後知先生之爲尤難也首引宋敏求繳李定事先生此舉眞可以繼宋公然宋公去蘇李二賢又以不奉詔夫艾軒去他舍人遂急急奉行是濂熙士風有媿於熙寧矣

謝某不敢仇艾軒而某人敢怒鄧公是慶元士風有媿於滃熙矣前輩未遠覽卷慨然嚴仲艾軒外孫也他日勉旃

## 宋文公與陳丞相書

文公上受孝皇深知當時元老大臣多敬事公下爲天下學者師尊惟不爲時相王魯公所喜或言因按發唐台州而然夫爲天下之宰當平其心願以一鄉人芥蔕胸中乎文公與陳福公帖云除書朝下章劾夕聞者亦足以見其不容於時之大意蓋曰主眷日人望曰公論至此皆不足恃而相權亦可畏矣若夫上無人主之知次無元老大臣之助下無天下之譽又值王魯公輩當軸秉鈞止有山林一路可入別無他法林君善藏此帖非我輩人勿輕出



## 柯豈文詩

觀人言語可以驗其通塞郊島詩極天下之工亦極天下之窮方其苦吟也有先得上句經年始足下句者有斷數鬢而下一字者做成此一種文字其人雖欲不窮不可得也元白變其體求以諧俗茗坊酒鱸往往傳誦詩稍濫觴矣然元至宰相曰亦侍從余所謂通塞之驗非耶抱甕翁蓋嘉泰開禧閒大詩人集中奇古刻深者本色人讀十遍方解然生有高名歿不沾寸祿詩雖工何爲者豈文頗趨平夷務使人易曉或謂其與乃翁機軸相反余曰士一身之通塞六親之休戚繫焉使人人學郊島則詩人之家皆當咽於陵之李而食首陽之薇矣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豈惟辭哉余既哀抱甕翁之窮又腑賀豈文之達矣

## 宋吉甫和陶詩

和陶自二蘇公始然士之生世鮮不以榮辱得喪撓敗其天眞者淵明一生惟在彭澤八十餘日涉世故餘皆高枕北窗之日無榮惡乎辱無得惡乎喪此其所以爲絕倡而寡和也二蘇公則不然方其得意也爲執政爲侍從及其失意也至下獄過嶺晚更憂患始有和陶之作二公雖慘慘於淵明未知淵明果印可否金華宋吉甫在其兄弟中天爵尤近道自少至老不出閭巷不子公卿有久幽不改之操未論其詩若其人固可以和陶矣況讀之終卷奇妙指於篇中寫高情於筆下其詩亦不可及歟



## 卓君景福臨濘化集帖

自蔡公仙去里中書學遂絕近歲二陳出焉崇清宜大字愈大愈奇復齋字可至二三尺而小楷行草端勁秀麗在崇清上寸紙流落人爭寶藏至今後生輩結字運筆十人中九作復齋體然復齋本學歐謂余曰少時實師九成宮記今五六十矣當向上作功夫豈必尚奇率更雛下耶所跋卓君臨濘化集帖凡一百十有五字老氣森嚴殆欲埽去歐虞褚薛而自爲一家者卓君蓋其中表親授筆法今亦以能書名聞之弈家弟子必高師一著豈惟弈哉逸少衛夫人弟子也突過其師大令逸少子也與父齊名卓君勉旃復齋可作必有咄逼人之歎矣

王實齋送林叢桂序

漢有孝廉科最近古於時郡國不興廉不舉孝者有罰其求之勤如此始也得王吉鮑宣之流其後濫觴及於孟德仲謀矣然必矯揉乃可得譽必考察乃可充賦唐以後諸科皆廢雖有曾閔不過旌門閭饋酒饌而已若夷與跖則混爲一區無所別異惟進士一科尤爲世所貴重苟能操筆不必矯揉無俟考察立取顯美林君孟芳甫冠擢第不以當世共貴重爲喜而以前輩一不幸之語爲憂請益於實齋王公公勉以孝廉二字孟芳歸以示余余曰此子思子所謂夫婦之愚可知而聖人有所不能行者也士不致力於其平且實而驟志於高且虛者橫渠所謂自誣也誣人也夫孝自事親而移於忠廉自簞食豆羹而達於千乘之國實齋既發明其大端余又爲作義疏孟芳勉之他日有進德之譽則實齋獲知人之名矣

李敏膚行卷

往年有求小篆於北山陳公者公曰吾老盍脫籍矣有余伯晉筆法極高請紙充當行今李君敏膚求詩於余嗟夫余之脫籍久矣江湖閒新詩人甚多不止一余伯晉余欲紙將不勝其紙也姑書此以謝李君

先君與貴谿耿氏書後

余從父麟臺公宰貴谿仁民而好士士之秀異者莫不登宏之其一也先君與從父尤相友愛從父所敬先君亦敬之終身從父後入館言者指其僞學及趙忠定公黨人急擠去年不登五十先君仕差顯亦不登六十自二父下世吾家無耿氏書問四十年矣晚使江東耿君之孫廷龍攜先君書一軸示余內一帖云夤緣羣從定交文字又一帖云家弟不救恨不得相屬一慟皆爲從父發也嗟夫前輩益遠惟善可以壽後惟學可以亢宗余於二父無能爲役矣耿氏奕世忠義由河南僑江表百餘年閒顯官中微而秀士迭起廷龍嘗貢於鄉方勇於善而力於學與之者其君乎德與舉之子也羣或寔淑之孫也

御製二銘跋

臣恭惟皇帝陛下躬聖德膺駿命新治化飭法度月正元日漠發王言奎璧之光燭然下燭薄海內外有目咸覩謂我祖宗以仁立國以禮義廉恥待士大夫而有位者或淫於刑或嚴因念待罪臬事甫一歲奉行赦宥者一疏決者二減降者三皆謹刑也戒之以建隆乾道舊法祿之以新楮命臺臣監置於贖爰作二銘以儆以訓聖謨洋洋萬象傳誦與韋聖御製之七條熙陵戒石之十六字焉圖龜畫相爲表裏傳千萬世永爲臣軌臣既以宸翰刻石置之廳事朝夕觀覽如對威司糾其不悛者皆訓廉也陛下之於吏民可謂仁至而義盡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臣雖庸劣願以身率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自今以始有一於此違君父之明詔犯聖賢之格言亡其四端者也人而異類者也窮

奇贅贅之流不可訓誨話言者也臣職在澄察請以詔書從事

## 樂平吳樂書說

諸經古注尤高簡理切而事信詞約而意明或一章累數十百言止費二三字體貼出來毛鄭王何諸人皆然蓋經繁於注未有注繁於經者至唐諸經各立正義如書合二十四家爲一編亦太繁矣樂平吳君與權所著書解卷帙三倍正義後受說於獻蒲柴公稍斂縮之猶數十萬言世儒每獲是古非今博而寡要之譏君以今準昔由博反約其於君德治道可欣君言禍余未必驚且怒君言福余豈必喜哉姑書此附於晦靜詩後

## 汪薇文卷

余覽近人之作常恨其詞繁而意少黟士汪君示余行卷篇篇有意如評孫于斬二姬爲防微項籍爲漢殿民功高蕭張單于以閼氏餌東胡智在婁敬之先思平今昔人所未道者然昔人詞意俱到乃至兒童婦女皆記念之口君詩未爲人傳誦者豈非雖有此意而詞未足以發之歟則修詞之功何可少哉卷中五言云秋風駕臥棘春雨燕巢林感時傷事有足悲慨七言云十八九常如意少百千億任化身多極妄貼排累之力演雅六言云布穀不稼巧婦無褐無衣提壺不可挹酒絡緯匪來貿絲又云蜾蠃嬴蠃舜父子鴻雁魯衛弟兄閱墻糜鮮爭長押鷗晉鄭爭盟誠齋自作也何擬之有少陵云語不驚人死不休山谷云白鑄拙詞以君之才更加精

## 贈上饒日者呂丙

余不通算學聞人說陰陽運限支干之類漫不省爲何物語

思前無古人矣今人不足言也

裘元量司直詩

辛未壬申閒余仕南昌獲交二李君國錄字茂卿後以死守靳州者司直字敬子世所謂宏齋先生者裘君字元量繼來幕府其標致高勝有顏氏之膃龔生之潔終於大理司直竹齋是也後三十有六年其猶子南康理椽應材攜竹齋遺墨古律詩三首又其季元齡手錄四十二首示余其言若近而遠若淡而深近而淡者可能遠而深者不可能也君爲人自貴重恥表暴惟詩亦然追懷昔遊者舊存者百無一二而余亦已老矣世知竹齋者多而見其詩者絕少理掾盍鋟諸梓與同志共之



宋自達梅谷序

建安士人范君自號梅谷二十年前余嘗爲賦詞後又爲作跋焉晚晚金華宋君居於洪之西山亦自號梅谷范宋競谷千載而下遂與王謝爭墩作對矣然宋無范之資力范無宋之才思范有游勉之方德潤諸名人爲之著語宋僅賣藏臨川圖景建一序而已按寶慶丁亥景建以詩禍謫春陵不以其身南行萬里爲戚方且惓惓然憂宋君營栖之無力尤可悲也余厚宋之諸昆亦厚景建感今念昔覽卷慨然宋名自達字德甫

宋自達詩

金華宋氏有丈夫子六人僑居豫章余少皆識之謙甫尤知名八龍之絕少五虎之最怒者及來江東又識德甫示余詩一卷蓋謙甫之羣從年小於謙甫而筆力咄咄過之矣自昔以一家兄弟致盛名其殿後者必愈偉晉有小陸南朝有小謝唐有小杜他日君家景文公亦號小宋君其披襟當之勿讓

程垣詩卷

昔杜牧罪某人不合稱處士其說以爲下有處士乃上之恥處士之名自尊也謗國也徽士程君自號逸士將無爲牧輩嘲侮乎然孔子記古逸民僅得七人如沮溺荷蓧之流皆存其言論於諸弟子中悅漆雕開與曾點以管以隱居爲非乎然則君雖稱逸士可也余得君詩七卷讀之竊知君喜姚合所編極玄集而自方賈島余謂姚賈縛律俱窘邊幅君所作稍抑揚閒閻窮變態現光怪絕不似姚賈未知與任華盧仝何如耳華與李杜遊同客昌黎公之門故有奇崛氣骨意君詩實本任盧而陽諱之否則殆兵家所謂暗合孫吳者異日見君當究其論

趙幾詩卷

歙郡趙君寄余詩五卷五七言亦宗既唐然稍超脫不爲句律所縛歌行中悲憤慷慨苦硬老辣者乃似盧仝劉乂或曰古人之作由性情而發後人之作以氣力相雄而已余曰不然夫太湖靈璧玲瓏可愛而匡廬雁蕩拔起萬仞紫翠堪空山礬水仙幽淡見黃而喬松古柏絕無芳豔直以槎柯矣兀

爲奇耳君益勉之性情人之所同氣力君之所獨獨者難强而同者易至也

葉介文卷

休寧葉君橐其文甲乙藁者六十四卷請余評之余讀之曰多乎哉覺君之鋒穎意氣如孫伯符下江東之兵如張翥出匣之劍如胥江初三十八之潮有剽甚不可當沛然不可遏之勢不惟人望而畏雖君亦自以爲斯世莫己敵者君尤豪於詩編帙幾伴杜蘇然余觀古人名世之作或以一字而傳梁鴻之噫是也或以二字三字而傳元道州之欸乃魯山之于蔦于是也推而至於三百篇亦然豈惟詩哉君學本周張以余觀之周子所著一圖張子三銘而已君他日觀窗前之萬世子孫而不失幾於惑矣或曰守之有道歟余曰惟得之則六十四卷之中必有所去取矣



日者許澄之

春草揔座上之虎皮深養而謹出之橫渠大儒也喜論命了翁遺直也常與日者語亡友晦靜湯君節義學問人也其贈許子之言衛道甚嚴然不能不悵悵於許子之流蓋精詣不滅於橫渠而學易殆過於了翁矣卷中多吾故人如子文侍郎賢卿考功皆爲著語亦足以見許子之術有以動人否則買誼宋忠輩人安肯過而問之乎

東園方氏帖

蔡端明萃錄

萃錄余凡見數本此本與臨眞草千文唐太宗裒冊頗屢同



方孚若借觀王者出於袖中卷舒纔畢急袖之去其祕惜之如此後三十年乃爲方君所得始君之求之也不得不止及既得之也則又大喜中襲扃鐍若恐有負之而走者噫君可謂好之篤矣余聞異書名跡天之所靳而人乃欲以區區智力擅爲已有自昔及今未有能久者蔡邕藏論衡於帳辯才栖稧帖於梁皆爲人盜去是猶曰匹夫不足於力耳虬鬚帝絕重鍾王筆迹貯以玉匣石函入陵中後爲溫韜所發諸帖遂傳人閒甘露宰相損厚資或官爵鋤取名書畫鑿垣納之禍作爲人剔取匳軸金玉而棄書畫於道者此一主一相以天下之力而不能守而世之篤好者必取者倘是以爲可傳萬世子孫而不失幾於惑矣或曰守之有道歟余曰惟得之



無媿者差庶幾昭陵諸帖皆懸金帛而得惟稧序以誦取然賜蕭翼銀瓶一金鏤瓶一瑪瑙碗一並實以珠內廐馬三第一區賜辯才物三千段穀三千石固非敝價矣劫陵之厄殆不可曉王廣津以權荼致宰輔以權力聚玩好身與家且不能庇惡能庇書畫耶君有好古博雅之名無巧偷豪奪之謗不但廣求以足所好又能積善以永其傳然則雖久而不夫之矣

蔡端明臨眞草千文

藝未有不習而工者右軍書稧帖至數十本智永臨千文凡八百本辨才年八十餘日臨蘭亭數過忠惠蔡公書法爲本朝第一然二王帖眞草千文樂毅論皆有臨本而千文尤爲

妙絕豈非備眾體然後能自成一家歟

蔡端明書唐太宗哀冊

文皇帝除亂致治功德儘可形容使班馬秉此筆必甚奇偉斯作稍似不稱然沙場轅勒斗極咸羈狼山入圖瀚海歸池東旌若木西旆條支龍鄉委贄鳥服來儀亦佳語也今人恐不能道

蔡端明三司日錄

西川絹汾州石虢州木植延州修橋坊解州鹽荊湖茶皆入思慮微而麥麪亦為經畫蔡公本以名節翰墨著名而勤於吏職如此蓋先朝擢才必貴實用往往由翰林學士判省府然後輔政士大夫亦不肯以清談自高如歐蔡皆臺閣名臣及主計尹京有能吏所不能及近世喜吏事者多為名勝不與號為名勝者例不屑細務非委事於儇佞少年則受成雁鶩行而已使見蔡公此帖必以為繁

山谷書范滂傳

黨禍東漢最慘唐次之本朝又次之固喬皆社稷臣伏刑都市鷹揚諸賢率身貫五木駢頸就僇所殺天下豪俊數千人其幸而得免者如陳寔申屠蟠之流僅一二數使孟德仲謀不生漢亦必亡唐末舉當世清流投之濁河而國隨之矣本朝黨論屢興事與漢唐異蓋列聖至仁至明靜觀徐察疎夷簡指嵩范為黨魁而昭陵隨悟竟禁諸野君實晦叔相族葬老而泰陵不聽檜欲按誅趙元鎮等家於上賴思陵保全佗胄誣陷忠定王禁道學因而慶鋼名勝茂陵一旦奮發雪忠定弛學禁而羣賢復用矣三百餘年之間邪說終不能以勝正論小人終不得以勝君子雖更陽九百六之會適以開一馬渡江之業歷丙午丁未之厄晏然享太乙陰吳之福有以也夫余嘗謂前世黨人有刀鋸之禍若本朝則煙瘴而已然前世或自繫於獄或詔不獨生或以齊名李杜為榮同於為善同於嫉惡同於舍生取義嗚呼盛矣哉季世風俗不然隨好惡而改化視勝負為向背首畔大防者有之反噬安石者有之范忠宣諸子多賢尚勸乃翁求出籍而斬頤萬段恕亦不救者皆是也此風既成變意未必樂與范尹歐余同貶況甘與君廚俊及同死平豫章公遠竄不悔



囚宜州譙樓上猶書此傳無媿於孟博矣忠定子吏部孫尚書當慶元初闔門被謗絕口不自明尤賢於忠宣之家矣彼雍容立朝進無刀鋸之禍退無煙瘴之憂而不能自強於善者覽卷宜有媿色

王元邃詩

元邃使君長余三歲三十年前相遇於衢嚴客舍中示余詩卷於時筆力如雷奮蟄戶而出如風挾鵬翼而上如河決宣房瓠子而下也歲月幾何余屢逐於朝使君亦上遷二千石印綬相視各六十餘鬚髮無黑者意使君橐中詩且萬首矣一日餉余棗本略自諸年每歷一官涉數歲僅存二三十首或止三數首通不出一帙蓋其掩抑光怪而趣味深遠斷落

葩豔而骨幹老蒼至於商今權古談經訂史精論新義絕異一世前人高處未嘗摹擬亦不自知其合轍也昔者周公惟作鴟鴞七月二詩夫子不自爲詩合王朝列國千餘年風人之作刪取三百五篇其嚴如此若人自爲集集之多者至數十倍於夫子所刪嗚呼詩之盛固詩之衰歟前輩謂有意而言意盡而言止爲天下之至言試以此說觀近人之集類無意而言者也意盡而言未止者也知使君所作則非有餘於詞而不足於意矣惟少故精惟精故傳矣以多爲哉初使君少與長君以律賦齊名莆之作者皆在下風長君早天士林痛惜向來同袍子如德潤方公諸人多已貴顯使君方連蹇推遷三郡浩然無歎老嗟卑之意其言論風旨略發於詩使君王氏名太沖元邃字也長君名秉哲

聽蛙方氏帖

東坡穎師聽琴水調及山谷帖

驟括他人之作當如漢王晨入信耳軍奪其旗鼓蓋其作略氣魄固已淩暴之矣坡公此詞是也他人勉強爲之氣盡力弛在此則指揮呼嗥不來在彼則頡頏偃蹇不受令勿可作矣但韓詩云溼衣淚滂沱坡詞前云彈指淚縱橫後云無淚與君傾或以爲複余曰前句雍門之哭也後句昭文之不鼓琴也結也非複也山谷帖雖止三行廿九字然爲人作墓誌必咨問行狀中事亦可見前輩直筆實錄之意可以爲訣墓者之戒

蔡端明帖

蔡公詩云荔枝才似小青梅蓋四月初作四月未有荔枝所謂似小青梅者乃一種早荔名火山亦有佳品熟以五月閒人不以爲貴也又一帖借六典劉茂才何人藏書乃富於蔡公耶騰本當作膽疑筆誤或通用也

又

蔡公歿將二百年宅相子孫寶其遺墨雖寸紙隻字亦補綴成帙如襲珠璧公之擇壻與壻之貽後亦皆不可及矣世傳第五倫撾婦翁張延賞輕子壻惜其未見此帙也

朱文公與方耕道帖

吾里前輩方耕道耒乾道三年擢第歷仕有廉直聲受學朱張之門嘗從宦從宦公辟爲湖北帥屬文公與之書云既爲辟客有見聞當密言又云當斟酌量度有益而後言又云若一言不契卽欲忿然引去則不可文公性方峻與他人言多勉其剛烈激發而與耕道言更欲其委曲和緩若耕道者可謂直諒之友矣按宣公少時從忠獻兵閒所交皆大儒名卿相耕道晚出一書生耳豈有超出宣公者哉然宣公懷必竭事必咨不以耕道之卑而不卽也耕道感激知己遇事無隱或因杯酒輒發或欲揩勿顯誦不以宣公之賢而不諫也昔孔明下教許州平幼宰之參署韓愈送河陽從事願處士無圖利於大夫長必求屬以自助屬必盡忠於其長古之道也若夫長之賢未至於宣公屬之賢未至於耕道各宜錄文公遺墨一通置之座右　余既跋前一帖又讀別帖云聞所苦增進不勝驚憂又云欲取醫藥而不可得今以五十千遺去嗚呼文公之金伯夷之粟也前帖見耕道之直此帖見耕道之廉遂併識之

南軒與方耕道帖

閩元晦在閩與陳丞相甚款不知此公近來議論趨向如何此南軒與方耕道帖也是時丞相方起帥金陵與歐公猶韓公之憂歐公起帥太原時略同前輩尤惜晚節南軒之憂陳公蓋以此公也及丞相過閩極論時事故南軒別帖云陳公入對有忠切之言使人愈增纔贍之歎又云元晦寫寄劉樞遺奏讀之涕零嗚呼以正獻忠肅二公平生所立如此而議者必要其

終而後定此聖賢所以臨深履薄至死而後已也夫

南軒送方耕道詩

漢魏以後士大夫風流埽地人物流品置不復論直以權位相操持桓溫謂孟嘉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馭卿野哉斯言又以景升大牛況袁宏欲殺以饗士其去黃祖也幾希南軒先生人物之宗望臨一時辟一選人入幕其未至也望之不啻一日三秋於一尉之去登樓餞飲賦詩惜別韓子不云乎死於執事之門無悔故南軒父子尤得天下士心忠獻之幕如陳丞相劉寶學張安國王嘉叟查元章諸公皆爲南渡名臣南軒之客若游誠之方耕道之流官雖不遂亦介潔自守敬豈專以同年之故帖中如廢椎酤一節宜清獻之心服也終身不可屈揖嗚呼盛哉

魯簡肅吳文肅宋文選帖

吳公大科宋公詞臣其翰墨不必更論魯公以強諫直節名而詩律筆法精妙如此世所未知也此三帖皆與忠惠蔡公者今在方君審權家初君曾大父宙字子正爲忠惠宅相多收蔡公與其交遊帖雖寸紙隻字不失勤於李漢矣君瑞藏之愈謹賢於王粲矣蓋爲人子孫爲人外孫者法式君自號聽蛙翁

蘇才翁二帖

二蘇草聖獨步本朝裕陵絕重才翁書得子美書輒棄去書家謂才翁筆簡惟簡故妙聽蛙方氏所藏二帖前一幅眞才翁聽蛙後一幅餞杜詩者稍斷裂以爲才翁耶筆意欠簡以爲



君謨耶字法差縱莫能定其爲何人書也然君家自河東轉運公珍藏至君凡四世自熙寧甲寅至今凡將三甲子可謂之故家舊物矣

劉原父陳述古帖

古靈公字不多見此帖姿媚如此可寶也公是先生帖才四十字酬對之語雖簡實主之情甚眞尤可寶也次山小金紫公字名嶠爲太常少卿聽蛙君之高祖父云

趙清獻公帖

清獻公世號鐵面觀其與小金紫公四帖情詞縝密如此與青雲得路而隔同年之面者異矣然金紫公所以爲清獻所敬豈專以同年之故帖中如廢椎酤一節宜清獻之心服也



時清獻守虔故有貴部猶爾贛川可知之歎後二百年贛宿重兵州計專仰於酤日椎至數倍舊額未知有金紫清獻輩人稍弛張弓之勢否覽卷慨然

陳了翁鄭介夫帖

右了翁介夫眞蹟與故河東運判方公者公名宙字子正君謨之壻京認君謨爲兄及當國召子正爲農丞語不合僅七日去國惟其爲京所薄所以爲了翁介夫所厚也嗚呼子正亦賢矣哉

余襄公帖

小金紫公仕仁皇朝所交游皆天下第一流人余襄公亦其一也予從公之四世孫審權借觀諸帖僅見十數公眞蹟閱

韓魏公龐穎公諸老尺牘尙多散在族中法當裒聚入石名曰方氏帖

陳嬾散王晉卿帖

前輩謂蘇才翁字筆意高簡今觀陳嬾散書亦然山谷云嬾散得才翁屋漏法不知陳師蘇耶抑所謂暗合耶夫變眞爲草猶厭難趨易耳若曰事忙不及草書而草之偏旁點畫反繁於眞字失之遠矣嬾散字旣高簡三詩亦妙王都尉傅粉貴公子醉夢玉簫錦瑟閒者而草聖傑然有王子敬張長史之遺墨豈非納交當世偉人近朱者赤乎

題江攀桂月林圖

余爲建陽令三年邑中士大夫家水竹園池皆嘗游歷去之二十餘年猶彷彿能記憶其處江君月林之勝則未之覩也圖以示余且鈔時人題詠一帙借來夫題品泉石摹寫景物惟實故切惟切故奇若耳目之所不接想像爲之雖有李杜之妙思未免近於莊列之寓言矣余旣退老無復四方之役深以爲不獲往游爲恨君名攀桂方有志於科舉竊意其亦未能擅此一壑也姑書其圖後而歸之

許教一鶚廷對策

友人許君孟翀奉對大廷語直屈居第七聞者壯之子曰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君策旣痛斥清臣祖洽他日所立必有以媿二人之面而伏其心者否則天下後世將以我之所以責人者而責我豈不甚可畏哉或曰科舉之士志於得而已李葉之罪不在於少壯應程度之初而在於老壽已貴顯之後余觀二人仕宦最久皆磨礪新善洗濯前非之日也乃迷而不復流而忘返終其身而後止茲其所以爲可罪歟昔張安國對策譽檜旣魁天下大悔之後交游朱張爲紫巖公上客亦安國也蔡疑應舉時師了翁及貴欲殺了翁亦疑也然則初節似文饒未足爲君喜晚節似安國君可不勉之哉

跋東園方氏帖

韓致光帖

當朱三飛揚跋扈時唐名公卿坐微忤而夷滅者甚眾致光以一詞臣首觸虎狠之怒而去立節固已奇矣以僅謫官經硤石縣天復三年癸亥也史言天祐二年復召爲學士僅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審知按天祐二年弒昭立哀政出朱氏尙能召致光還禁林耶謂不敢入朝得其實矣至謂依王審知審知據福唐致光乃居南安曷嘗遂依之乎士大夫處亂世鮮能自保緇鄹璨賊至於賣國與人亦有植立於暫而改化於久者焉道相數姓不以國破君辱爲戚而以官穹年高爲樂楊凝式諫父之語壯矣旣而身歷五季每一革命則一進官終於太子少保致光自癸亥去國至甲戌悼亡十有二年流落久矣而乃心唐室終始不衰其自書裴郡君祭文首書甲戌歲銜書前翰林學士承旨銀青光祿大夫行尙書戶部侍郎知制誥昌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韓某是歲朱氏篡唐已八年爲乾化四年矣猶書唐故官而不用

梁年號賢於楊風子聿遠矣宋景文修唐史合列於司空表聖之後不知何以不收豈爲香匳集所累耶慶歷中詔官其四世孫奕足以勸忠臣之後矣奕家有致光手寫詩百餘首刻於溫陵以碑本與墨林方氏所藏甲戌祭文並觀偏旁點畫無毫芒差其爲致光眞蹟無疑嗚呼以致光晚歲大節如此而世徒以其少作疵之故曰君子不可不早有譽於天下也

蔡端明書唐人詩帖

右蔡公書唐人四絕句劉禹錫一李白二杜牧一後題慶歷五年季冬廿有九日甘棠院飲散偶作新字是歲公年三十五以右正言直史館知福州初疑甘棠院在何處而歲除前一日觴客結字其閒後訪知院在郡圃會稽亭之後公集中別有飲甘棠院三詩則在郡圃無疑矣此一軸大字極端勁秀麗與濃墨淋漓者不少異在書家惟公能之故公自云蓋前人未有又云珍哉此字墨林君家藏蔡字多矣小楷以茶錄爲冠眞草以千文爲冠大字以此帖爲冠內淮水東邊舊時月今作惟有淮東舊時月雲想衣裳花想容今雲作葉解釋東風無限恨脫恨字往往飲後口熟手誤耳

跋林竹谿禊帖



斷石本

此帖與余家所藏斷石本點畫無毫髮異定石羽化之後贋本盛行而眞贋遂易位矣竹谿其珍閟之十五城勿輕換

定武本

初辭氏子竊去舊石刊此本以代之今士大夫家藏及都城鬻書人所貨皆辭氏子續刊本也竹谿此本亦然去斷石本遠矣

三段石本

此婺州倅廳本也前輩評其有定武典型石初裂爲三號三段石本亦名梅花本後裂爲五余家兼有此二本石今不存矣



跋林竹谿書畫

伯時臨韓幹馬

此畫元中題老杜讚於前伯時自跋其後元中小楷有名伯時行書閒見諸帖參校與軸字無小異字眞則畫眞矣或言伯時畫以紙不以絹以墨不以丹青而此用絹又著色何也余曰臨韓幹馬欲其肖幹若用素紙不著色是伯時馬也豈曰臨幹馬哉

戴嵩牛

曹霸韓幹以畫馬遇開元天子崔白以工翎毛待詔熙寧易元吉以畫猱蒙光堯賜詩戴牛雖妙乃未爲人主賞識若非我輩田舍漢殆無人領略此墨牡丹也

王摩詰渡水羅漢

此軸必有十六僧所存者卷末三僧耳王摩詰三字恨無摩詰他字可參校上用圓角印其文爲野釋豈摩詰別號耶世畫渡水僧或乘龍或履龜蒐類多詭怪恍惚不近人情今最後一僧先登於岸雖目視雲際孤鶴然脫衣坐磐石上欠伸垂足若休其勞苦者前一僧未渡才數寸淺水而中一僧乃倒錫杖以援之三僧者皆至八大士而涉川之際謹重如彭祖之觀井曷嘗以蘆渡杯渡爲神哉嗚呼此固非摩詰不能作歟三僧者抑禪家所謂老古錐歟

江貫道山水

故參與莊敏龔公家有江貫道山水一巨軸用匹絹作其布置疏密點綴濃淡與竹谿此卷皆合但巨軸之後有葉石林陳簡齋詩跋龔畫今在其外孫方君采處貫道名參衛人其畫因石林得名南渡召至杭未見一夕卒彼挾一藝而進使見思陵不過待詔尙方或賜金帛蒙天一笑而已然命薄如是士之遇合有大於此者果可以智力求哉







厲歸眞夕陽圖

此畫不特摹寫青山猶銜半邊日之句而卷中自有蒼然莫色畫家以韓滉戴嵩牛爲神品厲道士技擬名其妙不減韓戴非近時范顥輩所敢望但輕蓑短笠日與殽陳君相周旋乃在野民農者之事竹谿方當爲天庶之飛黃行絲槐之御路顧珍惜戴厲二畫嗜好如此毋乃侵余之疆乎昔徐師川拜內相子蒼詩云倘憶平生故人否夜驅黃犢在田間竹谿他日坐摛文亦草制罷展卷觀畫毋忘老夫

韓幹三馬

龍眠馬於今未易得況幹馬乎以畫家記載攷之幹仕至太府寺丞此題云韓將軍筆幹畫馬師曹霸霸仕至左武衛將軍然則稱將軍者霸也疑子中誤記按子中元豐間爲禮官寔使高麗辭行請監杭之樓店務請獻餉畫當在此時或曰清獻亦厚子中耶余曰子中在紹聖以前其議論未嘗不是涑水而非荊舒厚坡公而薄亶定未出元祐老姦之語也未卿筆而發名節歸地之歎也清獻安能逆料其晚節乎因子







中父子題識反爲名畫之累

信巷墨梅

京洛貴人所愛金盆盛牡丹耳信巷乃以幾務餘閒爲梅寫眞其蒼枝老幹槎枒突兀者元暉宣仲不及也其繁葩疏蕊幽姸芳潔者花光補之復出也嗚呼其身廟堂而心巖壑者歟頃當國宰相欲求公一筆公怒曰趙某乃爲某人畫梅耶公嶄寸墨不予彼相顧歸匹紙以贈故人此其所以爲一代偉人歟

李伯時畫十國圖

十國者日本即倭國于闐在蔥嶺北三蒲國人眼皆有三睛童曈通用此誤題爲三曈日南古越裳氏唐爲驩州天竺即

漢身毒國拂菻一名大秦一名犁鞬女國有二一在扶桑東一在蔥嶺南堅昆在康居西北波斯在達曷水之西又一國失其名皆去漢甚舊都萬餘里然日本日南波斯至今猶與中國相聞則所謂亦非虛幻恍惚意貌爲之者其王或蓬首席地或戎服踞坐或剪髮露骭或丫髻跣行或與臣下接膝而飲或瞑目酣醉曲盡鄙野乞索之態惟天竺者乘象往來國俗皆然不必文殊普賢也荒遠小夷非有衣冠禮樂之教而其國人所以奉其主者甚恭或執蓋或奏伎或獻寶或雜舞或膜拜或進酒或扶上鞍其笙簫鼓笛樽罍牲果之類亦與今同又一國不知名者爲鷙獸將犯窖廬或張弓抽矢或徒手欲搏之狀華人尊君親上無以加也畫外國人物非一家精妙鮮有及此舊題云李伯時學吳道子畫後梁元帝自畫職貢圖至唐猶存似非道子作古籍意此畫源流甚遠留觀數日以歸竹谿



## 米南宮帖

光堯尤喜書畫恨不與黃太史米南宮同時世謂用徐師川爲執政以其舅擢元暉爲侍從以其父余曰非也師川不踐偽楚之廷挂冠而去元暉父子皆宣仁后外姻光堯方崇奬名節方修復元祐政事故二人皆貴顯豈直以詞翰之工乎此卷字既雄拔父書子跋尤可寶愛

## 跋放翁與曾元伯帖

余大父舊作爲京教考浙漕試明年考省試呂成公卷子皆出本房放翁與曾元伯帖云主司劉某天下偉人也故足以得之家藏大父與成公往還眞蹟大父則云上覆伯恭兄成公則云拜覆著作丈時猶未呼座主作先生也成公父倉部娶茶山女原伯茶山長子名逢官至大理卿仲躬次也名逮官至侍從皆成公母舅放翁學於茶山喜成公得薦書賀元伯如此余爲儀眞掾元伯孫黯字温伯爲揚子宰出此帖於縣齋余曰君收放翁帖千百紙此幅關我家門戶盍輟以見惠温伯不與後與温伯同朝求之復不與晚使江左與温伯書曰初見帖時余才三十今遂六十君且八十不得帖死有遺恨温伯亦愴然緘帖餉余帖内云叔遲者茶山季子也名迅樂道者温伯父也名槃温伯擢第人物高雅詞翰精麗有晉唐風韻放翁嘗舉自代今挂冠居越上初茶山深於禪學厚勤杲二公故叔遲亦入山訪杲茶山有詩哭勤前輩不獨篤於師友其於外物高人亦極其惓惓今士大夫不復然矣

## 舊潭帖

潭帖尤爲坡公所賞以爲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比瀠化待詔所摹爲勝世俗不察爭求閻下本誤矣以余所見潭帖凡有數本有絕佳者有稍殘闕者有行數不同者有漏落數行者時謂劉相刊二本一留郡一藏家而後人翻開於點和等州者又不知幾本也於十卷之末或題云慶歷五年或云八年或云六月或云季夏或云摹勒石上或無上石二字或云重摹若以八年者爲重摹則五年下亦有重摹字不應一

年內已摹而復摹也內第三卷山濤帖末有風筆側感之語容齋隨筆已歎其不成文容齋特知其一耳此卷謝發帖云執筆側感今至執字止濤帖云風尚所勸云今至風字止御移筆側感三字在濤帖之後移尚所勸以下十九字在欣帖之後又第六卷右軍字先後失次尤甚帖字屢經臨摹固已失眞劉次莊釋文雖有未盡亦十得五六加以陳去非黃長睿施武子更迭考辨十得八九若潭帖乃皆顚倒而錯亂之幾成異域神咒矣往往刊帖之時不敢比擬尚方欲自爲帖但異其行數可也亂其文理不可也豈劉公本非甫雅或貴重不暇參校域希白雖工於摹字而拙於尋行數墨歟鐫刻雖工如不可讀何既推潭勝閣近時陳師復善書亦於閣



帖有異論余恐蘇陳所見非眞閣本耳填者或七八行爲一板或十六七行爲一板皆李廷珪墨印其黑如漆字尤豐艷有精神蓋照陵入法既高王著輩亦精其技標題可見非希白敢望舊臨江非不善失之險薄刻削去閣本遠矣帖家故當以閣爲祖絳次之舊臨江次之潭又次之武岡又次之臨江佳者可亂閣武岡佳者可亂絳汝鼎拙野無以議爲也余晚得一本乃以舊潭剪碎挼釋文排次裝背歷歷可讀必一老士人舊物惜不令希白見之

## 跋馬和之覓句圖

夜闌漏盡乘鵝先睡舊頭奴屈兩髁燼殘火此翁方假寐冥搜前有缺脣瓦瓶貯梅花一枝豈非極天下苦硬之人然後能道極天下秀傑之句耶使銷金帳中歌斟低唱人見此卷必發一笑

## 石鼎聯句圖

此必是題李伯時周忘機本子其摹寫侯劉二子始而倨傲繼而倡酬俄而起立又俄而屈伏又俄而避席觚躬欲罷不能末而困睡睡起覓道士不見與道士終始雍容蛔强之狀極得韓序之意余欲記以一詩未暇也

## 楊通老移居圖

一帽而跋者荷藥囊書卷先行一暑而牧者負布囊驅三羊繼之一女子蓬首挾琴一童子肩貓一童子背一小兒一奴荷薦席筠籃帚槌之屬又繼之處士帶帽執卷騎驢一奴負



琴又繼之細君抱一兒騎牛別一兒坐母前持籃曳繩之細君若曰楊通老移居圖不知通老乃畫每一展玩使人意消舊題云楊通老移居圖不知通老乃畫師歟或即卷中之人歟本朝處士魏野有亭榭林通無妻子後處士攢眉凝思若覓句然雖妻子奴婢生生服用之具極天下之酸寒繼縷然猶蓄二琴手不擇卷其迂闊野逸之態惟楊朴最貧而有累恐是畫朴但朴字契元不字通老當訪諸博識者

## 又題

余既書此跋明日偶翻故紙得朴集洛人咸通爲序言其琴酒自娛李翰林淑表其墓言其好方藥又朴絕句云一壺村酒膠牙酸十數胡葱徹骨乾隨著四溟羣子後杖頭堪去賣

鑑官放翁跋云四婁即處士之配蘇幡孚其家有處士夫妻像野邁如生凡集所載與卷內物色皆合騎牛者四婁作詩送朴赴召者也

石虎禮佛圖

石氏自勒已敬重澄公至虎尤加崇奉澄公坐磐石假寐一胡合爪致恭二胡雛一持香合一持帨巾立其後勒至是老矣合爪者當是季龍二雛當是宣韜兄弟狂羯罪當萬段果有佛教必墮惡趣猶欲求福田利益乎想兒入山作禮時裸尸抱橋柱同氣相夷滅境界歷歷在澄公目中矣此畫乃夾際公舊物聊存之

明皇聽笛圖

張祐所謂閉把寧王玉笛吹者虢韓兩姨也安敢當御榻而坐乎此背面橫笛三郎曲肱而聽幡神執板立其旁以節之者其為玉環無疑也

後村先生題跋卷之四

墨林方氏帖

仁宗宸翰

臣恭惟仁宗皇帝宸翰端重作顏體蔡忠惠家尙有之此金花箋上一字似天篆下一字御押也又四小字云福康公主蓋主家舊藏者按仁宗公主十三人福康最長制書有生而志義奮發親犯矢石誓以死守蓋嘗折二酋之狂暴全百雉之險固矣使唐恪耿南仲輩不主和忠定公不去位虜雖再至安能遽得志哉方事危急樞臣手書片紙徑達而細札十行如響斯答動中機會以聖主賢相而不能回中原板蕩之勢所謂天方授楚者乎夫蠻夷猾夏修守備以待之猶虎豹隘人設檻穽以禦之也今宸翰催天下兵令師道匄棄陝西人馬是矣又云言語文字不可不謹密恐爲金人所獲嗚呼調兵以紓國難而畏敵人聞之靖康以前未有此論也自恪南仲輩以和誤國劫寨則曰激虜之怒調兵則恐爲虜所知於是主削地敝成者爲忠愛而不割三鎭力守京師者爲輕脫今百餘年而其論未止臣因覽乾龍帝忠定公遺墨而有感焉



高宗宸翰四

臣恭惟樂毅論乃惜法所從出其本有至海字止者有終篇者世云止海字者善本也人多寶藏而惜其不全故直龍圖閣陳宓用五百錢得都下常賣人籃中別本無一字缺自以爲復見古人大全什襲以爲珍玩然不知元祐續閣帖已有此全本矣陳號能書乃不能別惟思陵八法冠古一覽識眞所睥非一本賜韓樞肖胄者止海字賜允升者終篇紹興間又嘗別睥本賜諸郡國故參知政事龔公茂良代莆守作謝

欽宗宸翰四

臣編惟國家自建隆至靖康天下治安久矣一旦胡騎奄至京城戒嚴謀臣武將倉皇失措忠定公一書生非素知兵也乾龍帝生於深宮長於婦人非以馬上得之也而君臣之閒志義奮發親犯矢石誓以死守蓋嘗折二酋之狂暴全百雉之險固矣使唐恪耿南仲輩不主和忠定公不去位虜雖再

袁云夏侯尚論於古人樂毅號稱於名將當七國戰爭之際士競尚於權謀觀二城取舍之間兵殆幾於仁義夷考精微辨各工其行而已草字惟張長史後有素問二僧然去長史之論默符側但之心爰以燕閒爲之親灑嗚呼思陵之字天下之神筆也龔公之表天下之雅言也 臨樂毅論

臣嘗謂字至蘭亭毫髮無遺恨矣然藝不習則不工雖右軍猶不免於臨池辨才年八十餘日臨數本能積勤然後能絕妙非偶然得名也光堯以萬幾之餘閒備八法之能事前人名筆鮮不摹擬而所臨稧帖尤多宰臣出督視者從臣除宣撫者近戚左璫侍燕閒者往往皆拜此賜諸本散在人間各有姿態此本尤清麗秀傑得蘭紙鬚筆之意時大將韓蘄王高價得硬黃本以爲逸少眞跡馳獻不知其爲椒殿所書也故相周必大在翰苑作太皇閣帖子云筆法類慈皇信哉 臨蘭亭



臣恭惟高宗皇帝躬擐甲冑櫛風沐雨實開一馬渡江之業於是蹕無定居戎務倥傯而今日臨稧帖明日臨陸柬之所書五言蘭亭詩豈眞有觴詠興寄游目騁懷之樂哉臣嘗竊窺宸翰蓋取羲之登治城答謝安數語可以鍼砭晉人清談廢務浮文妨要之病且將以倡率南渡諸臣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之氣嗚呼聖謨遠矣否則晉多名勝何獨慨慨於羲之哉 臨陸柬之五言蘭亭詩

臣嘗疑千字文世以爲梁散騎常侍周興嗣所作然法帖中從給舍臺諫講讀官乃細札除授庶僚皆由敢擬矣襲公以首參行相事故其家藏當時除目甚多一史浩除少保內祠侍讀二李彥穎王淮執政三劉帥范成大進敷學四林光朝

除中舍五超粹中周必大除侍郎六盡均改官除日
臣按朱文公熹自紹興末至隆乾初聘召不起除官不至天下高之龔公當國啟擾旌以職名寘諸近列公豈靳一直祕閣哉有所尊必有所試古之道也其後起朱公歷塵節南康郡最浙東荒政聞於天下上不復有此言矣晚歲握公經筵則以待伊川之禮待之矣若夫不練時務不考事功特緣虛譽躐處高位漢之荀爽晉之王衍殷浩之流是也所就何事哉嗚呼卓陵之詔可謂得用人之法矣朱熹直祕閣

光宗時舊將帥加恩察官以稱職轉兩秩契勘南上下庫一年收支令辟元鼎往秀州點檢財富皆當時大政事翰意襲此然其間如藥錢首飾之類或甚瑣碎乃若呢呢兒女語何

公回奏必有條畫可與寬輸互相發明而公太祝之聽雖存善和之書漸散不可得而訪尋矣此數詔皆在公外孫方君

宋家時政四

錢忠懿王帖

唐人崇尚文墨臺閣公卿未有不工此者風俗既成雖藩帥節將如子頤高駢之流皆以吟詠自喜如羅紹威王智興則兼是詞翰當時有李陵章句右軍書之作頤智興一字不傳無以驗工拙駢紹威所作存者信工余讀絳帖有錢忠懿王使院律詩一首鍊句結字不在駢紹威之下後於墨林方氏見忠懿與其子遵墨五幅草聖奇古備而不煩得鍾王意時忠懿方自杭朝京師每書必云吾極無事又云不用疑心事

已如此識天下之有歸知王者之無敵脫屣去之無一毫失國之恨異乎事窮勢迫然後面縛奉降箋捧淚對宮娥者矣忠懿書語既忠孝筆法又精妙恭惟熙陵評入神品前世帝王多與臣下爭長故有用捉筆書或爲累句撫辭以求免禍者熙陵雲章奎畫前無古人而推重忠懿翰墨如此始知王

者虔沈約醉道衡輩所遭之不幸也初天聖中文僖公常刊忠懿十八帖與墨林此帖草法酷似碑本已足貴況眞跡乎

趙忠獻王

與夫人書前稱名云冬寒尊體起居萬福後繫銜云山南東道節度使兼侍中許國公趙花押狀上夫人夫婦之際相敬如

使嫂蛇行俯伺妻不敢仰視哉世言忠獻賦性嚴毅府深有海底井之詞特未見其家書耳國朝大臣如張齊賢母王丑夫人皆得朝見況忠獻造國元勳祀宗宴夜嘗幸其第以嫂呼夫人固待之如家人骨肉矣身爲藩臣不獲廷賀遂遣婦女詣闕此人情也亦故事也黃長睿辨其非位高多懼而然是矣然以爲忠順之至誠見於禮則君臣朋猶有未相孚者忠獻前此雖爲盧多遜所間及金縢一啟上意釋然其擁旄武勝魚水之歡如初久矣覽復稱禮以見誠乎

王魏公送中舍詩

疏廣受之去公卿設供帳都門外世稱爲陽翟楊氏源之去丞

相而下皆爲詩以送豈不以物榮利知止足人情之所難歟

王魏公手寫送中舍懸車詩中舍不知何人按王黃州集亦有送淳于中舍休致詩蓋姓淳于然失其名噫以一萊州集亦事之微能辦一去而當時諸名公敬之如此況若种明逸之歸華山文太師之歸洛歟漫浪閒邸有鹿何者市四十謝事去舉朝賦詩流傳海內猶有祖宗盛時之風近世士大夫有如此彼使隴右諸侯供語烏日南太守進名花者視公豈不有媿哉

曾魯公韓康公

前輩嘗舉楊曾公答人儷語以爲精切今觀散語亦簡而有味韓公善結字所謂致政少師必杜公也

荆公

此帖頗殘缺而清雕勁峭之狀回斡開合之勢居然不可掩公自言學王濛近時趙南塘亦學濛公得其草趙得其楷惟深於帖者知之

温公

次道河南記謚公刻之温公又以餉人不待後世同時之人固已重其書矣時公已貴重寫到次道處輒空一字其執謙敬友如此別一帖謝人送郊茶豈非以柯南記答其惠乎茶字不盡惜不令見此字

杜祁公

二帖一眞一草皆與蔡公者其呼記注學士以修起居注台時也呼知府密學進樞直知泉州時也前眞後草世言公晚喜草書信然後前謝其餉茗者當時方面大從官餉舊相止如此彼使隴右諸侯供語烏日南太守進名花者視公豈不有媿哉

曾魯公韓康公

前輩嘗舉楊曾公答人儷語以爲精切今觀散語亦簡而有味韓公善結字所謂致政少師必杜公也

荆公

此帖頗殘缺而清雕勁峭之狀回斡開合之勢居然不可掩公自言學王濛近時趙南塘亦學濛公得其草趙得其楷惟深於帖者知之

温公

次道河南記謚公刻之温公又以餉人不待後世同時之人固已重其書矣時公已貴重寫到次道處輒空一字其執謙敬友如此別一帖謝人送郊茶豈非以柯南記答其惠乎茶字不盡惜不令見此字

文潞公

潞公自魏移洛名位重矣此帖乃言官吏郊餞小困於酒亦足以見魏人之愛公而公雖貴未嘗尊己而拒人也舊見公字多矣此帖秀美道勁有李北海之意呂汲公字亦然

韓魏公

此帖乃謝蔡公書孝親題扁公筆法與歐公酷相肖所謂顏筋柳骨者耶

富鄭公

舊說晏元獻公清儉凡書簡首尾空紙皆手剪熨置几案以備用富公此簡僅留三寸而布置七行百餘字若書生鋌下作蠅頭者意者二公性相似歟滂云覽進用紙一幅寫二萬

云康侯稍涼令入京又云其差遣有無及早晚俱不可期公未嘗爲子覓官而公休一日擺經筵諫省所謂修其天爵人爵從之者耶前輩記公事兄甚謹坐頗久必問飢飽天色變必問衣添減余謂書疏談話尚可以聲音笑貌爲之至於田宅悉以兄郎中爲戶則有不容矯飾者矣時章子厚父存而用章相公戶貫田爲元祐御史所彈使子厚人也聞公之風自當媿死況敢訕侮公乎

吳正憲

昭陵復土費用巨億老泉是以有華元之譏時蔡公爲三司事會計節縮幸無闕事此帖云役兵逾八萬他費可知又言陝西折納鹽錢之欺必吳公守陝時也夫計臣得如蔡公足矣余家有公年三十四漕閩日寫眞風貌髭髯如神及晚年本則清癯須鬢如雪豈非劬瘁所致然厚陵猶謂三司事多不了信遇合之有命耶當時列郡與三司使書簡質如此又以見前輩相與以眞情不以虛敬也

呂汲公

此帖蓋答邊臣者公字有富貴氣極似潞公翰墨之妙算笑之審方提筆中書科猶邊吏之時鬼章頭顱固已在檻車中矣

范忠宣

范公始欹左目獨用及建中欲再相左目亦翳公既不能受印綬始有韓師朴師朴不能久始相布相京前輩謂本朝分



裂之禍自范公不再相始嗚呼悲夫

劉忠肅

許沖元熙豐從官元祐再入翰林而不爲眾所稱劉公與許帖云聞保釐北郊又云壤地相接不數舍蓋許自楊徙大名劉自石相出守鄆時也二公趨向雖殊然劉公數有牢籠熙豐舊人之意又遞鄰路故書札往還如此其後章蔡欲發溫公墓卒賴沖元一語而解噫劉公之慮遠矣其身之不免後禍天也

蘇魏公

此固未拜相以前帖然父歷翰林學士身爲顯官而云數年閒困窮極矣豈無望於拯救前輩清貧率如此公一介不妄取予此帖不知與誰能使公發此問其人之賢非韓魏公卽曾魯公決非他人者

張文懿

文懿相業平平其三入鳳池之句爲人所傳但在中書日設諛賛孔道輔一事累德不小

小呂申公

申公不以字行大小東萊字亦然

右跋本朝名相帖十八家

魯肅簡包孝肅

魯包二公本朝之蕭汲也世但仰其大節至於魯詩律清麗包筆法端勁翰墨閒風流醞藉則未有知之者前爲方楷跋

蕭簡詩一紙與此帖無小異

趙清獻

文山方氏名嶠仕至太常少卿余嘗爲其孫審權跋所藏清獻四帖今又見此帖

邵安簡

亢字與宗與王陶俱事裕陵於潛邸陶攻韓魏公亢亦助陶攻吳奎仕至副樞密弟必字不疑亦貴顯

馮樞使

馮公少魁多士早貴而約客無酒至折簡求二壺於人其清約如此所以初唱第能卻張堯佐求婚已輔政能與王介甫立異又門下能著得鄭介夫也



韓門下

桐陰諸韓翰墨持國爲白眉此紙并宋次道帖皆與致政少傅當時舊稱多以宮保宮傅宮師致仕當考其爲何人

宋樞密王內翰詩

頃爲墨林跋王文正送潭于中舍詩此二詩亦同時祖餞者黜惻然慰藉晚爲表墓書端州之事則又歎其以一儒者守空城提羸卒力戰戰敗而後去天子察南方素無備不責守吏以空手捍賊其詞抑揚頓挫讀書感動末言元珍履憂患遭困厄處之而安非惟見元珍之賢亦可見公之交誼矣二帖

蔡忠惠

公爲三司使本朝極盛時也然陝西一番霜鼙擾放一番振貸軍儲已漏底奏乞從京支撥銀絹和糴矣當時塞下之積

可爲寒心如此公因開封府界京西陝西亢旱朝命各路體量擢貸遂有此奏且云臣非不知寬百姓爲美事然國計有限乞下諸路朝臣旱損當核見實數振貸當回顧軍儲身爲之說董仲舒以皇皇求財利爲恥兒寬不肯督賦世主例以爲迂而桑孔賤丈夫各以商賈錐刀之智得操其柄本朝始用蔡君謨主計省李公擇爲版書持貿良文學之論而居公卿之任此其所以異於漢也近歲江東庾漕大修荒政都司胡辟沮之於內曰我體國也彼市恩也干譽也三復蔡公遺墨而存感焉別帖宋書十二行記崇趙陸三家春秋解卷帙類例惜其闕亡而欲求善本以祛惑公方貴盛而究心麟史過於專門世言公對客不談政事而談文章者淺之乎知公矣

蔡襄書記　三家春秋

素問之書文詞甚妙乃隋唐閒人修飾又云素問非聰明睿知孰能通其說世醫口談王叔和脈訣已爲良矣信哉是言今能談叔和脈訣者亦自難得於是通天下無醫可欺也

素問帖

甥失解乃告之云舉業精麤非所計聖賢能自信然後能不屈於貧賤但更力學通一二經當自得之公此語由場屋之士視之若甚迂然世未有通一二經而不精於舉業者眞父兄之格言也別帖以外甥沒在舌可見公甥舅閒如此

與甥帖

一撥發之使亦記姓名薦拔之如此公行草妙逼顏魯公時定者遂與蔡明遠並傳矣

撥發帖

余家有徐虞部帖荔支譜碑本虞部名師閔字聖徒嘉祐中守莆其譜文字極簡質至於品量荔支高下美惡皆不錯但爲蔡譜所掩世未有知之者然公答虞部書稱其精密又云嘗亦有作大略相近餘亦少有異焉殊無以已長蓋他人之意此其所以爲公也

與徐虞部帖

蔡公自臺閣守福唐貴顯矣方茂才何人乃欲求婚公與母夫人卽心許之猶以家貧恐嫁遣不豐爲詞又云女子得一寒士足矣此帖見公雖貴而貧女嫁士人而已非惟可以矯薄俗亦可以爲不論人材而專尚門閥者之戒

求婚帖

屯田名異侯官人與公同年舊嘗約婚及公出鎭福唐屯田亡矣公旣銘其墓又尋婚約劉氏以死生貴賤非偶力辭公自爲區具使仲子旬受室焉生傳及公薨子勻旬先夭受方九歲二女未笄傳猶襁褓劉夫人竭力舉盧郡太忠惠公及其夫三喪又積其餘畢姑叔婚嫁傳生樞父子皆擢第皆以四十五歲挂冠世高其節妥生佃佃生洸洸生戩父子皆至法從至今科第相踵廟院增掐城南舊第不能容至析居於浙門閥貴盛幾侔韓呂皆一簪婦持家存孤之力也噫劉夫人之賢豈下於程嬰杵臼哉向使公自寒前盟爲旬別結高援不過多獲區資婦德未必如劉一旦冠劍歸長夜門巷設雀羅未必不飄揚而去矣昔輔氏之役老父結草以魏顆嫁其女之故然則蔡氏之盛安知非劉屯田結草之報乎

銘劉屯田帖

二帖草書其末者當是與子弟或部曲又豁流湍急帖不知與何人有諸王二謝筆意最後二帖一隸書一散隸公尤自矜隸法墨林所藏可謂備矣雜帖

右跋本朝名臣帖十八家上

墨林方氏帖

梅都官

時蔡公以密學守泉故帖有南方景清物美之羙聖俞不以書名而結字妍華在歐蔡之間所餉蔡公鼠鬚筆幷散卓云非輕許可者墨林所藏次道帖乃行草佷未見其楷隸耳次此葛老加意者葛亦宣城人蔡公嘗倩製筆故聖俞有此餉道名敏求宣獻名綬字公垂

賈內翰

蘇文忠公

餉與祁大夫皆欲脫叔向於難然叔向拒餉不答卒賴祁大夫以免昔古之君子非但不肯因小人以求福亦不肯因小人以避禍也陳太丘弔張讓母喪荀緄爲文若娶唐衡女雖非求福未免畏禍此在叔向下矣欽永附王氏劉柳黨叔文既非避禍專欲求福此遠在荀陳下矣坡公書此有深意世言子厚本與坡公善爲蔡卞所劫故坡亦南遷豈非子厚



密導此意坡公拒而不受乎余讀而深悲之書左傳帖

西域文字與中華絕異然流傳既久雖華人未免爲其語自唐人虞褚帖中多用和南字歐陽字之學謂不曉和南爲何語不肯寫此二字學者衞道不得不然至坡公則手書佛經非一種心經在貝葉中尤古奧簡捷蓋在惠州時爲沈夫人所作夫人乃南圭使君之內嘗夢僧迦送子瞻過海者書多心經帖

仙者葛洪孫思邈皆有方書傳世抱朴子方最多世未有試之者若千金方則試而驗者多矣坡公於其中錄出此方豈以其言高虛似抱朴子歟恨吾老矣不能以身試方當俟識者書千金方帖

蘇子美贈祕演詩云賣藥得錢止沽酒一飲數斗猶惺惺演
坐去之子美大怒演云公詩傳萬古吾持戒不謹已爲序屠
屠人公又從而嘉之乎懷素工草書同時如顏尚書張處士
飽酒與魚前輩如坡公手錄其醉筆人固不可以無藝也此
二髡一畏人知其飲酒一自狀其醉絕甚可笑書僧素自作
五言帖

公自紹聖以後詩文未嘗有貶謫之歎已卯元符二年也公
在昌化南遷七年矣所書子美天寒翠袖薄日莫倚修竹之
句可謂哀而不怨婉而成章矣書杜詩帖

公自跋云書夢得數詩今僅存二首前輻似爲人截去巫峽
蒼蒼煙雨時時誤爲枝書劉夢得竹枝歌帖



余評此詩在張籍王建之下望盧仝劉义尚隔幾水坡公取
其自在前輩論文氣象開闔如此書歐陽唐詩帖

退之效盧仝歐公效蘇梅坡公效黃秦輒逼眞而反勝之嘗
如老禪與學人問答機鋒常有餘郭功甫效太白潘邠老效
老杜用盡氣力而不近傍譬如窶人學富家調度事力苦不
足也效少游五言帖

唐樂府惟張籍王建本朝惟一張文潛耳坡公手錄此篇亦
如退之於籍輩乎然文潛每篇語意有緩弱處不如籍建句
句緊切書張文潛寒衣歌

前詩紹聖南遷初至惠州所作也後詩建中靖國北歸過嶺
所作也相去七年集中各有題後詩凡有二篇本不相聯屬



今合而爲一皆題云到惠州字亦可疑書到惠州詩
公貴盛時士競趨其門攻文者託公以重其文挾藝者託公
以售其藝及其遷謫也未聞一士如韓生之從殷浩至東陽
李商隱從鄭亞來循州者蓋有相遇都城以扇障面不揖叔
黨者矣潘衡何人乃渡海忍飢爲公留一年其人賢於李公
麟輩遠矣墨百日不堅燥非善墨也然發墨至今猶託衡名
矣嗚呼墨工能託其身傳其藝如此士豈可下缺

萊州題名朝散郎何甫元符三年爲守帖云朝散使君卽其
人也容齋三筆云英州江水貫市架木爲橋郡守建安何智
甫始疊石爲之橋成坡公自海外歸爲作何公橋詩然則何
名甫而字智甫帖云智翁者豈避其名耶南山之遊寧並轡
太守釣敵者前輩厚德如此海鳥非人所居韋執誼李文饒
盧多遜皆往而不返此老羈囚累載白首北還乃云何時得
卻掃一室復如在海外時其浩然不屈之氣非黨禍所能怖
煙瘴所能死也與何智翁四帖



而不先升車以一代元老過荒遠小郡執謙特甚若不敢與
方子容宇南圭金紫公名峻之第四子擢皇祐甲科坡公貶
惠州南圭爲守相處甚懽方氏書畫多經坡公題品或爲書
佛經或爲書史傳往還簡帖尤多其家舊有萬卷樓所收坡
公遺墨至四百餘紙後羽化略盡墨林僅有寫心經及左傳
三數手簡十四幅而已前二帖云日與吏民望前塵又云治
行有日併增忻忭可見坡公先至惠南圭後臨郡也其三云

厄苦塗窮眾所鄙棄公獨收恤其四寫碑其五答林媼酒其六借眞詣可見太守之厚於黨人也其七其八其九皆言薄葬事按列子極西儀渠之國親死則取柴焚之然後爲孝子蓋荒唐之寓言以誚尤而效之者謂後世中國眞以火葬爲俗薄薄賴公一言免於荼毗之苦前輩雖困厄中而濟人利物之念終不少忘如此其十則再謫海外離惠時也其十一其十二其十三其十四則至番禺道閒及至海外時云廢逐之餘傾蓋顧上權如平生世言坡素善南圭以此帖考之坡南行南圭出守始過諸塗耳又云薰濡之喜旣深煩恩之媿益厚又云慰藉津遽求之古人亦未易得又云家累託治下無回顧憂思之心又云邁時去請見兩新婦許拜老嫂又云白首投荒佩公閉門杜口謝絕萬事之戒又託致家書至昌化縣黨禍人所共畏賢者避之小人或販以爲奇貨禋帥溫益迫逼鄉夜絕大江宜守四山谷於譙樓遂死樓上台守脅了翕廣漕怖元城雷守罪以屋戚子由之人南圭當是獨能調護遷客待之如骨肉寧傲章蔡之凶儉不畏察疫之傳染有東鄰節義之風自惠州歸未七十卽挂其冠蓋勇退之志素定矣晚年夫婦壽考見其孫略登科第顯仕抑天報歟今直下雖微坡帖雖散其族人往往有珍藏者墨林亦族也又坡公手點漢書見在南圭族孫長谿宰之泰處與方南圭

十四帖

二君不知何人可權失其姓時澤雖舊姓氏而失其名當考與可權長官時澤推官帖

醇之與二蘇交情如此惜不得其姓名方勸坡戒言語時詩禍未有萌也自密守徐自徐守湖自湖乃逮赴御史獄坡聰明了不自知子由亦未之知而醇之獨先知可謂見遠察微之士矣墨林所藏坡帖皆晚年字此帖在烏臺詩案以前尤清媚可愛坡隸四帖

李舍人

此熙寧三舍人之一也可寶可寶名大臨字才元蜀人

右跋名臣十八家下

唐內翰諫院

唐氏人物最盛彥猷居錢塘質肅居荊南然皆通譜林夫翰墨不減彥猷二問風節無忝質肅蔡公有與彥猷帖云前月十九當直後殿見殿中君作爲動搖山岳雷霆之下挺然不動遂有春州之行見人子弟爲善而賀其尊老至情也又絕口不自言嘗救質肅一節盛德也林夫儁人始贊新法後攻介甫雖非粹德要合於易之不遠復賢於迷而不復者多矣

錢內翰

忠懿眞行草字猶有唐人典型至穆父則本朝人字矣

張浮休

此帖在荅待制謫守武昌之時詞意猶不自保知黨禍之未已也未幾再謫副團商州安置

劉元城

當公南遷監司希宰相意欲殺之以媒進信臣者以一宰之
微乃因陳秀才遺曹亮以書候公起居可謂賢矣按信臣姓
鄧名嗣亮春陵人元祐中登第嘗爲新興令與元城道鄉善
家藏二公遺墨甚多

陳了翁

了翁既爲二蔡所怨交游畏禍至斷往還此帖謝其人餉子
魚荔枝必前士也又云在宜春得書不敢修答豈非恐累其
人耶吾里前一輩惟陳當時諫議與了翁先後居言路意其
與諫議公者

陳殿院

殿院與了翁齊名世謂二陳字亦清麗可愛

鄒道鄉

道鄉直聲蓋穹壤然惟諫書槀如霜日一字不可增損至如
他文亦多泛應此帖求銘輒得又以巽詞答之亦可見公之
盛德也

鄭介夫

介夫福清人居於縣之西塘先廬猶存余屢至焉手澤書數
冊及坡公贈詩一卷其家寶藏至五世孫循不能守多歸於
墨林此帖數冊中之一葉耳

黃魯直

以眉山方韓柳可也少游似未至此田地豈以禹錫秦氏子
有所假借耶與秦禹錫帖

右山谷自書其得意唐律也如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
十年燈黃流不解滔明月碧樹爲我生涼秋固佳句如初平
羣羊對叔度千頃澹子吞一石對庖丁解十牛則似欠工學
者止學得此等句而前二聯未有似之者本朝草書惟蘇才
翁杜祁公若山谷艸法錢穆公固嘗評之矣書律詩帖

朱給事名紱字君貺元祐黨人清修君子也山谷書謫仙此
詩與之殊不可曉書太白詩

秦少游

馬詩有李杜之作在前後人極力馳驟不能及少游此詩非
不工但神氣漫散呼喚不來然與冕張俱客蘇門而結字自
爲一體則異乎二三子之倘左者

右跋本朝名臣帖十家

蘇才翁　子美

才翁兄弟皆抱負奇偉有志於世然一流落於外一摧折而
死可悲也二蘇書實爲本朝破荒才翁錄呂丞相事筆力追
王子敬下視張長史字在紙上乃欲飛動其爲發運置司於
許歎曰好時好日在許州過了二年世但知哀子美之不遇
若才翁則以爲宦達安知才翁之志尤可哀乎其年輩稍在
蔡公前以兄自居呼蔡爲弟蔡公亦自言草書得才翁屋漏
法前輩朴實服善如此若米顛自以爲勝坡公師川自以爲
過山谷足以發千古一笑而已

陳瓘散

彥默字子貞蘇滄浪之壻也慕稽叔夜陸魯望爲人自號嬾
散子翁銘墓稱其草書得外家法詩亦有滄浪氣骨

張長祖

友正字義祖丞相鄧公季子平生不出仕世傳其別業直三
百萬盡鬻以市紙學書二十年不下樓有君謨遺近元章狂
誕之評今觀三帖清妙信有晉宋閒人筆意但或者稱其所
用筆鋒長二寸恐不近人情自鍾張羲獻無此法也

周越

周越膳部與李西臺同時所著法書苑論古今字學甚詳備
其草書獵狐篇非不點綴波磔矜姿態要似五陵俠少結
束華楚然都無士大夫風度歐公評本朝書惟取才翁兄弟
智遠出韋蔡之上矣余聞佛者宗杲嘗問無盡賢温公而論
規紹聖豈不誠然大丈夫哉奈何首誣明德元老偏詆忠賢
名臣開投荒禦魅之門倡毀碑斷棺之說既以此取貴位然
後欲奮迅擺脫以滌前垢而收新譽生掠虛美沒竊佳謚其
非是似非隨時向背立論者向使復召移其所以規元祐者
及君謨三人不肯屈第四指西臺且不見取況膳部乎滄浪
公亦歎時人以其詩比杜默字比周越爲不幸默詩所謂聖
人門前大蟲者默越並稱其不與越甚矣葛立方乃爲君謨
書初學越此語全無按據又躋米於蔡上非特蔡米輩行人
品判如宵壤姑以字論蔡如周公繡裳赤舄如孔子深衣玄
冠立於宗廟朝廷之上米如荊軻說劍如尉遲敬德奪矟耳
烏得與蔡抗衡乎是何工於知米而拙於知蔡也

米元章

米老字畫極奇崛詩文不陳腐自書此詩於綾必是得意之
作然爲人矜誕遂有顛名余嘗評其詞翰要是世俗詭異之
觀非天地沖和之氣也學者當以歐文蔡字爲師

右玻本朝名筆六家

張無盡

此帖謂過廬山見熊伯通有孤兒多怨之語按熊本字伯通
時自洪守奪一官歸鄱無盡自察官責監鄂州酒稅既以申
狀求解宇又云公存恤如此必無熊君之言矣蓋與鄂守者
余嘗謂無盡在元祐初召入獨言先帝陵土未乾即議更變
非是似非隨時向背立論者向使復召移其所以規元祐者





之何也答曰熱荒要做官耳噫使無盡不爲佛學所誤決不
至於無忌憚如此觀老僧欲住烏寺呵佛罵祖之簡蓋以謀
國比之說禪故曰佛學誤之也蓋坡公其時果著力呂申公
果用之住烏寺不知又打罵何人必是回戈攻半山老子及
其門下士矣禪家所謂呵佛罵祖者猶扶公子之背以出公
子也無盡呵罵呂者豈亦扶之然後出之耶然當舉世惡
京怨京能與京異能反京所爲所謂彼善於此者夫必如元
城了翁而後可以攻京無盡攻京殆是以燕伐燕京豈肯心
服哉

丁章呂蔡

丁謂之帖一章子厚帖二呂吉甫帖一蔡元長帖二元度帖

四謂之不甚工書予厚書程沙隨評爲本朝第一此二帖信
佳一薦同人黃君云此爲相近無人不能獨延之豈子厚之
力不能館一賀耶抑持援輩皆早慧無待於師友耶一歎京
師無醫元長帖皆與彥猶者恐是方天若字以餉荔枝等語
詳之其爲天若無疑元度帖一錄老子一錄楚辭二小簡疑
亦與天若者一云家兄入輔機政豈獨宗族之幸鄉閭聞之
想亦慶喜嗟夫遭時如君謨然後可以言宗族
之幸鄉閭之喜若京與卞爲國巨蠹宗族如子應方且閉戶
退藏挂冠以避其臭鄉閭如方軫方且叫閽憤激擢髮以數
其罪而其兄弟不悟自慶自幸如此可發識者一噱元長書
比來頗尤險惡元度用筆差老

## 右跋張丁章呂二蔡帖六家

## 鄭德言書畫

## 坡公進紫薇花詩眞跡

後一百六十有一年淳祐丙午十月二十七日今上皇帝講
禮記徹章詔宰執及講讀官十四人賜宴祕書省克莊以少
蓬說書崇政殿兼權中書舍人預焉故事書前人絕句賜羣
臣至是始賜御書聖製七言唐律一首恭惟帝學同符元祐
克莊豈曰恭和以進又別獻一詩然惡札無詞上不足以贊
明主紬熙下不足以望前輩風流之萬一夫必有臣如軾然
後對紫薇花無媿色克莊末學淺聞孤負君父奬擢多矣德
言其磨礪以須他日與坡公並驅非子其誰



此幅又見於安晚公跋二公於人之一藝小善紀錄如此其
爲天下宰不亦宜乎

## 王輔道所作河東方漕墓誌

故河東轉運方公諱宙字子正少擢第端明蔡公倩也京雖
端明兄弟行差晚出自爲小官即與公親善後當國以司農
丞召公不數日求外補至死不復入於時非京親故而貪緣
附託以媒進者多矣公眞其親且故而惡京遠京甚於蕭詹
之見婦人退之之譏瘧鬼也嗚呼賢矣哉公曾孫審權示余
以其家所藏諸老翰墨蓋公尤爲范忠宣蘇文定所知陳忠
肅鄭介公其友也書帖皆存又故老傳錄公在京西乞給還
伊川先生所買汝州田言范蜀公子百揆罷官非辜又言唐

義問身後三子未祿宜還其恩數方禁禁盛時邢恕有斬頤
尚段不救之語溫益迫道鄉夜絕大江石械陳獄具矣了翁
某漕白詭殺元城而公於是時居官持論獨如此忘一身之
顓齬援諸賢之流落其人或已物故尚欲旌錄其後嗚呼賢
矣哉夫男子閨閫事定令觀王宋輔道作公誌銘兄此諸事
皆不書是闔棺之事殊未定也謂公爲時相章公太尉呂公
師相魯公從官徐鐸呂嘉問所薦恐非公意然謂將處以臺
閣力請外末言公氣勁不數數榮利晚節論事尤不苟合稱
之曰子正可以無媿則可謂微而顯婉而成章矣輔道此文
自佳楷法絕妙似稍河南惜非眞筆耳或曰了翁作豐尚書
行狀止述爲里卒葬年月無垢祭洪忠宣僅有嗚呼哀哉四
字于何求備於輔道之詳也余曰二公貴近於朝其事顯方
公潛留於外其事隱故詳述以補誌銘之闕云

陳丞相家所藏御書二

臣恭惟隆興乾道之盛比於慶歷元祐皐陵既同符二祖而
正獻公相業亦與韓富司馬匹休豈有他道哉不過君相皆
以進賢退不肖爲第一義當時之所黜陟用舍天下皆以爲
當而已公家藏宸翰所書用人論臣伏讀而歎曰明此以南
面堯之爲君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此語足以贊此論矣書
人論

臣按故相王文公絕句尤工妙而皐陵書此篇陽陳正獻公
者豈非以其沖淡閒雅異於他作歟如晴日暖風生麥氣綠

陰芳草勝花時之聯亦爲天語稱賞蓋與前詩同一關鍵惟
深於詩者知之文公又有何時白石岡邊路渡水穿雲取次
行之作亦甚佳草陵書荆公詩

復齋臨蘭亭

善書者未有不臨禊帖然有貌似之者有意似之者余謂貌
似者優孟之效孫叔敖是也意似者魯男子之學柳下惠也
復齋所臨其意似者耶

虛齋書畫

禊三帖

此五字未缺時本尤可寶而藏禊帖多以五字缺者判眞贋
優劣然則易書反不如出於秦灰孔壁中者爲可信耶

此五字缺本視他本尤奇妙惜其墨蹟草草或濃或淡然筆
意神逸如星斗麗天非帷煙薄霞所能翳也

此本與余家所藏斠本無毫髮異字畫皆極瘦視今人所寫
字畫肥者各不同尤遂初王順伯號博雅皆以肥者爲眞

胡笳十八拍

右南渡初御府本奎證既妙而丹青亦精絕蓋宣政間畫學
生此時尤多存者今畫工不能爲也胡笳詞惟蔡氏自作者
高古悲壯格在建安黃初之上此軸乃唐人劉商作視建安
黃初邈然不及矣顧亦非今人所能道也

後村先生題跋卷之六

方一軒諸帖

閻帖

近人多不識閻帖某家寶藏某本或用高價得某本皆非眞者字畫豐穠有精采如潭絳則太瘦臨江則太媚又用李廷珪墨印造凡淳化閒所賜御書喻言等帖皆用此墨不可以僞無鋭弟始傳汪端明季路所記閻帖行數恨無眞帖參校余偶於故家得第五卷一軸非潭非絳非臨江非鼎武岡甚異之試取汪氏所記行數覩之皆合又於某家冥搜得第六第九第十卷行四方必以自隨二十餘年而不能合晩使江左忽有示此帖十卷者李璋駙馬故物也後有朱印云李璋



圖籍上賜家傳子孫有德保無窮年十卷之末皆有此印用三千楮得之其秋被召爲少蓬始呼匠裝飾大蓬尤伯晦見之曰寶物也又曰某有三本昔山谷嘗歎無萬二千錢致一本時幣重物輕一可當十彼時已直百餘千及今安得不愈貴重然眞帖可辨者有數條墨色一也他本刻卷數在上板數在下惟此本卷數板數字皆相連屬二也他本行數字比帖字小而瘦此本行數字比帖中字皆大而濃三也余所得與錢俶詩視他本彼缺而此全梁武帝帖與後第十卷顏魯公帖視他本彼全而此缺帖家以全多缺少者爲寶然則潘本絳帖中之尤善此本潘帖中之尤善

盧鴻草堂圖

此孚若舊物也今爲方楷敬則寶藏第所書十志多誤字幾

不可讀如期仙楹一章謂鏖仙彷彿可期儒者毀所不見則點之疑冰之言信矣此用冀叟夏蟲不知冰事及荊公蟲疑冰之意今書疑爲凝大可笑楊風子之跋贋也周益公之跋亦贋也鄭編脩家有絹本亦然余既借本命工摹寫託竹谿林侯作小楷書十志林苦訛字不可致詰唐文集中無盧鴻又別無善本可參校遇訛字則闕之

亞栖書

僧中善書者智永智果辯才懷仁懷素高閒亞栖書皆不足以望其彷彿此帖未見所謂飛鳥出林驚蛇入草者唐末僧如貫休齊已亞栖之流詞翰皆不甚高而自稱舉太過夫字以玉爲貴豈以其嘗供奉翰林賜紫爲貴哉鄭谷詩云愛僧不愛紫衣僧谷猶不愛況人物有高於谷者耶

高宗御札

臣以諸家記載考之皆云邦昌誅由李綱然邦昌賜死綱已去位其議實自綱發之暴罪之詔石云宿禍宰殿使宮人侍寢綱家石宸翰云華國靖恭夫人李從和見只就內中取問仰李綱取於開封府枷訊嗚呼邦昌何所逃其罪哉初紹正統百黜閻位聖君也甫提相筆先誅叛臣賢宰也本不必辨但赭半臂事人所共知宸翰世所未盡見蓋誅叛之舉出於獨斷綱贊之耳華國李姓名從和王明清誤以李爲彭繫年錄不載其名

蔡公帖十二

蔡帖惟觀書記眞行草諸體皆備當爲公遺墨之冠此軸若使靈寶見之必穴廚後竊去使京東學究見之必設計豪奪使米顛見之必要作贋本脫換敬則其善藏之無落諸人姦



使觀書記

世人臨書全如崔琰假作魏武桓溫貌類劉司空亦可遮瞞俗眼第恐爲匈奴使者及劉家舊婢勘破耳蔡公臨轉授訣九分逼眞使率更見之不能辨也嗚呼可謂藝之至矣臨率更轉授帖

右蔡公十帖雖或止半幅或止數行皆有義味可研尋如云以見其貧而貧也至於論瘞鶴銘諸葛漸筆唐供奉墨問敏至杭未嘗遊覽足以見其勤於政也云忝知制誥家世孤貧母氏思歸足以見其難於進也云逍宅已畢田未有涯又足以見其皆以書名世杜飾公虽鬚筆公歎其精妙故相以十筆遺從官私覿之禮止此今人寄毛錐子少亦百枝安得有佳筆哉墨似廷珪法者竟不知其爲何人

十帖中或有可疑者然眞蹟要非贋筆所能亂又先賢言語自有一種意度後人强學之不近也內卞葬帖云地理家說無了期但無風水免鄉人言可矣通人之論也近世尤尊用葬書魏元履葬於平阪穴地三丈六尺梯而下棺蔡季通所卜也既而元履之後遂絕古人所以行營高燥者高則遠水燥則避風魏公之窆無乃太卑溼乎蒲人重黃泥築厝伯韶

兩墓師如神其所點穴或在高峰或在廣野有鳳皇展翅玉
帶出匣之說爲其學者無二師眼力塊守死法高則入雲下
則及泉惜無以公之說藥之論樂帖云欲知古樂必由胡部
乃能通世儒謂刪後無詩公之於樂雖胡部亦不廢皆學者
所當知也此帖隸法尤妙 雜帖

杜祁公帖

杜祁公字散見諸帖皆行草而楷法極罕見此帖十一行一
百三十八字皆端楷無一畫草又以知古者改官追賜婚嫁
生子皆告禰廟公自題其末云至和乙未歲季夏錄此九字
草聖尤妙蔡公復題十字云杜祁公親書見授某謹記蔡公
習於禮者觀家庭上壽儀可見然猶問禮於祁公得公所錄
廟堂傳笑眼昏花則此卷乃眞蹟已無疑矣

蘇黃小米帖

吾里收書畫家有數昔惟城南蔡氏萬卷樓方氏後有藏六
李氏雲莊方氏然尤物在天地間聚散來去不常藏六雲莊
之所收者往往城南萬卷舊物也俯仰未三十年眼中所見
書畫凡幾易主昔藏百千軸者今或無片紙而錦囊牙籤萃
見於墨林方氏上塘鄭氏壽峰方氏則又皆藏六雲莊之散
逸流落者也墨林壽峰皆萬卷樓之族書畫入族人手猶子
孫也此冊惟坡公海棠詩尤眞余所見凡數本壽峰紙本墨
林絹本吾里已有二本未知世間其有幾本也小米書不及
父工惟思陵之評萬世公論其謂山谷字得蒼頡悟門艮不
可曉

元祐王樞密奏檄

滕公初名甫元祐初避高皇王諱以字爲名而字達道按公
事泰陵歷蘇杭鄆三州帥太原尤有威名此圖云賜滕元發
者必在弁門時也始裕陵常以奪帥處分西北事宜故前輩
有夜書細札賜邊臣萬里風檄入長算之句若泰陵宸翰臣

熙豐羣小怨元祐諸賢刻骨其尤深切者如劉莘老王彥霖劉器之范瀍夫梁況之五六公他日遂興粉昆之獄引用九族當坐之法向非泰陵保全則此數家無噍類吳公雖早薨不及見猶名刻黨碑子孫禁錮烏乎自昔端人正士欲爲朝廷陰除大害者必先傾陷其人而後可以得志於其君故小人之情每於君子之進用也必百計以沮之其退處也必多方以擠之其在朝也則交結宦官以爲內主其在外也則招納賓客以爲羽翼其立朝也則依附貴戚以爲門戶其臨政也則假借聲勢以爲威福其居鄉也則武斷鄉曲以爲豪強其治家也則廣置田園以爲富厚其接物也則巧爲言語以爲機阱其自奉也則窮極奢侈以爲娛樂其處己也則多蓄聲妓以爲燕安其與人也則假爲恩意以爲交歡其責人也則苛爲細故以爲中傷其用財也則揮金如土以爲賑施其好名也則飾非拒諫以爲自是其嫉賢也則妒功忌能以爲己私其蔽主也則掩惡揚善以爲己德其黨惡也則引用多人以爲己助其立論也則變亂白黑以爲己說其處事也則顛倒是非以爲己功其持身也則假借公議以爲己名其待人也則陰行刻薄以爲己術其自謀也則巧爲迴護以爲己安其處心也則陽是陰非以爲己利其行事也則內柔外剛以爲己能其應物也則前恭後倨以爲己禮其治人也則寬縱姑息以爲己仁其御下也則假威立法以爲己嚴其自奉也則窮極奢侈以爲己樂其處己也則多蓄聲妓以爲己安其與人也則假爲恩意以爲己交其責人也則苛爲細故以爲己中其用財也則揮金如土以爲己施其好名也則飾非拒諫以爲己

蘧而猶不忘學今士大夫位望未及三君子萬一已束書不觀非有胡虜盜賊家族性命之厄直謂身已貴不當如窮書生矻矻講貫耳許公書人人嘗摹一通銘之座右汪玉山輩行後於許邦彥豈士美乎美成乎與汪玉山孫仲益帖當削去呂居仁韓子蒼徐師川帖當別編

鄧栟櫚字文樞密詩帖

栟櫚公詞翰當編在炎紹諸賢間于湖石湖稍後出不可並也折公功名人也亦非栟櫚之倫宇文公詩造次顛沛不忘朝廷其云人生有死渾閒事不斬姦邪此恨深又云橫磨大劍何人在裂背穿胸不汝忘豈非追原禍亂之始恨不食京黥賈佹之肉乎覽其遺墨爲之流涕此帖似宜與死節者同編不可雜以他賢相江左所持以立國者其遺墨當自爲編不可雜以他人品各異宜削去也

中興三相帖

右李忠定奏稿三趙忠簡張忠獻陳魯公帖各二三公皆中興賢相江左所持以立國者其遺墨當自爲一編不可雜以他人品各異宜削去忠獻帖前一板非忠獻筆細視其名乃汾字非浚也汾忠簡子也後人不察以汾爲浚亦宜削去

中興諸相帖

此帖聚南渡以後宰相眞跡然亦有不必存者第一板似非李文定詩或是同名縱是李公之筆亦不應入此編也內周丞相書蓋答艾軒諸子艾軒以集撰歿其家求銘且勉其昆仲劉汝一諫議陳季陵侍郎皆帶集撰並無恩數且勉其昆仲力學又云復之之子一上而收巍科復之者余叔祖正字也時阜陵尤惜名器以艾軒之賢身後止官一子其後始有嘗除從官未供職死亦有已死而除從官者自有集撰追除待

夾漈薦卫鐸於某人云尚書之門可以遺鄭樵不可以遺卫鐸噫其先人後已有如是耶艾軒與夾漈書云兄去吾聖人千餘歲得不傳之學又云前數年聞夾漈說便心開目明其推賢服善有如是耶今人仕同時則噪惟恐人之先已也名軋已則忌惟恐人之勝己也此前輩之所以爲前輩歟

小米二徐吳傳朋書

米元暉徐明叔徐稚山吳傳朋皆南渡後善書者聚爲一編深合位置後二帖非其倫也



編

江民表三賢帖

此帖惟江謝秦三家當存餘皆惡札當刪余舊誦江公諫書知其爲鄉陳輩人耳後見其題艮嶽云春光吳地減山色上林深比之鄧肅花石綱詩彼刻露而此含蓄矣此卷如高低山接勢清淺水分灣亦警句蓋深於五言者惜未見其全集

謝字聖藻歷給舍以論事不合秦字檜之漕陝西以主棄地與江公俱列名黨籍云

朱張書

朱張字固可貴但其間一二幅使人代作者不必存也

夾漈艾軒帖

制者皆得以京秩奏薦蓋論撰次對雖止開一階而從官庶僚恩數絕異此先朝所以靳而不予人歟

陳嬾散帖

此冊以字論之只有陳嬾散與蔡子正一帖當留觀嬾散筆意尤有才翁子美氣骨後遂變爲于湖石湖矣

小米畫

古畫皆著色墨畫盛於本朝惟文與可李伯時後東坡寶晉父子迭爲之廉宣仲王清叔亦著名然元暉千幅一律世有無樹根蒙頂雲之嘲可謂善謔矣叔黨之才百倍元暉元暉至侍從而叔黨死於小官命也夫

妙善帖

此老不求工於翰墨而英傑之氣自不容掩如此使其衣違掖冠章甫力量氣魄朱晦菴陸象山輩人也

丁晉公諸帖

丁謂之章子厚呂吉甫蔡元度居安五六公翰墨世或罕見彙而藏之亦可謂之博矣程沙隨評章子厚書爲本朝冠又曰後五百年議論乃定果如程氏所云則此帖似非眞跡末一帖恐非李貲深字名偶同爾

花光補之梅

畫之至者不兩能花光補之專爲梅花寫眞所以妙天下文湖州於竹李伯時於馬皆然今畫者無所不畫既不能皆工歸於皆拙而已詩與文亦然

蔡公書朝賢送行詩序

此序與余所藏三略字體無毫髮異三略乃實元己卯筆也時年二十八序乃慶歷壬午筆也時年三十一字雖精麤未免矜持視晚守錢塘書清署堂記時信有老少之異然欲學公楷法必自三略始自此序始余聞古之善書者由楷以入行草非由行草而入楷也羲獻虞褚皆然本朝惟蔡公備此能事米無楷字蓋行草易而楷難故藏帖之家有廣米無廣蔡敬則什襲此序客來求觀立數丈外示之可也

再跋

一太常博士出倅而朝賢餞以詩者八十三篇師回之賢可知也按師回名鑄亦莆人序書字而不書名曰陳某而已陳以天聖五年公以天聖八年繼擢甲科與陳輩行耳而卑下之如此可爲後生法

又蔡公書四軸

古孝嚴殿記凡一百六十有一字在公眞書中筆畫差瘦蓋公莫年得意書與清暑堂記皆從心不踰矩之筆也孝嚴殿記

蔡公不以詩名然草際飛螢乍有無詩家要眇之音也有王右丞蘇州之風清暑堂會同年詩

蔡公尤自珍其所作散隸此數字或斷裂文義不全或翻覆紙背書之譬如珪璧雖復殘缺猶可寶也

余所見蔡錄凡數本莫年乃見絹本豈公自喜此作亦如右

軍之於禊帖屢書不一書乎公吏事尤高發姦摘伏如神而
掌書吏輒竊公藏稿不加罪亦不窮治意此吏有蕭翼之癖
與其他作姦犯科者不同耶可發千古一笑澤茁壬子十月
望日某書時年六十六 絹本茶錄

唐明皇鵪鴣頌

黃公不知何人其與忠憲公翰墨往還如此所收閻帖十卷
與此卷皆爲蔡氏家藏當訪黃公始末他日別爲作跋

又

始余見此頌及閻帖跋深恨不知黃元吉爲何人後見集古
錄跋云皇祐至和間余在廣陵有敕使黃元吉者以明皇自
書鵪鴣頌本示余乃知元吉爲中貴人也歐蔡在當時尤爲






雙宦所側目何爲皆與元吉往還也豈其人嗜好儒雅異於
其類二公不絕之耶歐公書其名是矣蔡公併稱其字則愈
可疑豈字子正者別一元吉耶然此頌歐公尚把玩之未論
眞本雖臨本亦可貴也

好一集錄

歐陽公全集金石錄千卷趙德甫續錄二千卷歐輔臣也趙
宰相子也侍從也皆仕當天下全盛南北未分裂之時然各
費二十年網羅收拾所獲止如此南渡後北碑寖難致方君
敬則妙年被服儒雅凡世間貴介公子裘馬劍射槩棄聲色
之事率皆不好惟酷嗜古文奇字閒有一善碑一眞跡必高
價訪求不得不止爲吾聖諸收古家之冠而北碑尤多自石





鼓嶧山詛楚至隋唐殘碑斷刻一一裝飾而笈藏之積至六
百餘卷日增而未已也他日君年益壯仕益顯網羅收拾益
廣則其數必侔於歐趙二家矣余雖老庶幾見之

乾道學官詩卷

朝士補外同舍郎分韻賦詩以餞別故事也艾軒先生繇小
司成出使廣右兩學同僚餞者十有七人今詩皆存惟逸二
篇乃陳公居仁何公澹所作此十七人者四至侍從一執政
餘多當世名卿蓋是時學官極天下選可謂盛矣內賈公偉
者故龍圖閣學士贈太師公之父今資政殿大學士秋壑公
之祖非所謂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耶艾軒之後寖微外孫
方之泰字巖仲澄孫字蒙仲繼擢科第篤凱風寒泉之念艾





軒祀賴以續書賴以傳此卷爲巖仲寶藏暇日示余因記前
陽志謂艾軒使粵以張說除簽樞不往賀而去按說除西府
在七年三月使粵在九年四月記鄉人事猶不免誤則傳聞
失實若此者多矣不賀說一節當在爲著作郎之時志誤宜
脩

後村先生題跋卷之七

## 方蒙仲通鑑表微

蒙仲示余通鑑表微一編爲讀袁氏紀事本末而作此等文字前有范氏唐鑑後有胡氏管見朱氏綱目聖賢復起必從之矣蒙仲又別爲書豈非所謂後生可畏者歟余嘗謂公論根於人心石勒不識字聽人讀漢書評量亦不錯不必學士大夫然後能持論也惟夫爲呂武立紀以魏繼漢書諸葛亮入寇之類大經大法皆與孔氏背馳以涑水公之賢而不能改前史之誤先儒自伊川有此見范氏胡氏略發之而未盡至朱氏綱目出然後女主始不得以移國命閏位始不得以干正統揚雄始不得不爲莽大夫狄仁傑始不得不爲周司空諸葛亮始得爲漢相陶潛始得爲晉處士可以被一世之盲聵開千古之心肓矣自朱氏所係大經大法之外若無甚難通者温裕庵尊貽笑於胡此公論之在夷狄者莽堅僭竊魏見其女此公論之在女子者慶立哭亮都超譽玄此公論之在武夫者遙仇者慶忌救雲萬鬲拜城此公論之在怨仇者慶忌救雲萬鬲拜城此公論之在武夫者遙借徇袖瓦送實此公論之在小夫賤隸者夫夷狄異類也女子懦者也怨仇其心不平者武夫婦者也小夫賤隸者也其是非褒貶之公如是而況於學士大夫乎蒙仲此編不必就試者而論求名人之印可試示之東狄仇怨告之女子武夫小夫賤隸如其皆有愧志皆無異論他日必異三家之書並行設有一人焉疑某義未安指某義未瑩當改之又改之歸諸是而後已否則意雖新而駭眾論雖高而無助余恐嘈牖疾者多嘈艾昌歜者少而是書孤矣

## 方蒙仲記過集

記過集者蒙仲存其國子秋賦別院省試大廷甲科之程文也或曰士既成名當志其大者遠者已陳芻狗矣以存爲余曰是大不然董仲舒劉賁他文不傳然自漢唐至今莫不目舒醇儒敬賁敢言者以二人之策存焉耳蒙仲奉對萬言終始欲聚君子以續國之氣脈明公論以亟國之精神夫既主君子他日必能興希文俱貶有倡斬頤萬段殺璀滅口之說者必不忍和聲矣既附公論必能陪君實喫劍有獻爰莫助之圖建紹遹之議者必不肯挂名矣然則蒙仲此編非直一時策名之梯媒實亦萬世責備之案據欲勿存得乎昔荊公詩則批矣然公相業似魏其詩蒙仲不可又魏其策也

## 趙南岌餞行卷

南岌趙明府之官茂實尚書用之少蓬皆以詩餞余累然哀疚不能詩贈之言曰古之爲宰者多矣余嘗以爲仲由之於蒲不如言偃之於武城西門豹之於鄴不如宓子賤之於單父蓋由以才偃以德豹以智子賤以仁此夫子所以動聞絃之喜而太史公所以著不敢欺與不忍欺之辨歟夫芝朮不攻治而疾疢平鸞鳳不搏鷙而雄狡伏明府行矣余耳冷不聞於爲于之歌人矣庶於明府聞之

以詩爲難耶則寺人孟子之作列於三百五篇以詩爲易耶則伯魚之賢而未爲周南召南左史倚相之博而不知祈招自四靈後天下皆詩人詩若果易矣然詩人多而佳句少又若甚難何歟余嘗謂以情性禮義爲本以鳥獸草木爲料風人之詩也以書爲本以事爲料文人之詩也世有騷人幽士飢餓而鳴語出妙一世亦有碩師鴻儒掌主斯文而於詩無分者信此事之不可勉强歟余讀何君乃翁詩品其詩今君復以詩名翁詩質實而餘足坐胸中書味融化未盡所欠高簡君稍變體借虛以發實遣新以易腐因難以出奇盡乃翁機軸近於余所謂以書爲本以事爲料者君又能以意爲匠



書與料將受役於君矣或曰子許碩師鴻儒也甚嚴取騷人幽士也太寬可乎試余曰子論人余論詩奚爲不可或又曰古今詩不同先賢有嘲後無詩之說夫自國風騷選玉臺朝部至於唐宋其變多矣然變者詩之體裂也歷千萬世而不變者人之情性也君之情性豈與余異哉乃用朱筆摘其聲語而歸之君名謙

## 趙卑示王李徐三賢書

士不以見知於當世之貴人爲難而以見知於當世之賢人爲難蓋貴人者能軒輊人於一時賢者能榮辱人於千載卑者於此二途宜何擇哉尤勉趙君皐寄籍仕編清民服其廉事公寓客也故屬之力又書衡文建安士稱其平王公府尹

士矣二公所謂明主司也清卿所謂好文字也清卿方氏名汝一其再鷹也名汝則

林灝翁詩

林信少嘉示余詩篇篇幽遠字字殊妍品在唐人家數詩中夫詩如花卉然清絕者莫如梅穠豔者莫如海棠取次軒檻一枝半朵固足以傾城而絕代矣頃余嘗遊於儀眞之梅園極目如瑤林琪樹照映十餘里又嘗飲於豫章某家海棠洞老樹槮結不知其數其開也日光花色如慶雲瑞錦其落也萬點槮地如紅雨絳雪二者皆極天下鉅麗之觀與軒檻所見者異矣少嘉此集特其一枝半朵者耳余已爲之動心駭目他日盡出古錦囊中所謂極天下之鉅麗者余之動心駭



目未已也

再跋陳禹錫杜詩補注

學者多以先入爲主童蒙時一字一句在胸臆有終其身尊信之太過膠執而不變者皆人溫故將以知新如此觀書謂之溫故可矣知新則未也頃年讀禹錫杜詩補注凡余意有所未喻而未及與君商榷者後十餘年禹錫示余近本視前編刻削竄定十之七八或盡改之偶有一新意得一新義則又改之而未已人皆疑君之說新而多變余獨賀君之學進而未止也盡杜公歌詠不過唐事他人引羣書箋釋多不著題禹錫專以新舊唐書爲案詩史更爲斷故自題其書曰補注詩史此其所以尤異於諸家歟然新舊書皆舛雜或采摭小說雜記不必皆實前輩辨之甚詳而禹錫於三家書研尋補綴必欲史與詩無一事不合至於年月日時亦下算子使之歸吾說而後已昔胡氏春秋傳初成朱氏云直須夫子親出來說方敢信豈非生千百載之下而懸斷千百載而上之事雖極研尋補綴之功要未免於遷就牽合之疑乎然杜公所以光燄萬丈照耀古今在於流離顛沛不忘君父禹錫於此等處尤形容發越得出使子美親出來說不過如是

郡學刊文章正宗

頃余刻此書於番禺委同官盧方春置局刊課屬以召去時書猶未成後得其本殆不可讀有漏數行者有缺一二句者有顛倒文義者如魯魚亥豕之類則不可勝數意諸人爲官事分奪未之過目耶抑南中無善本參校耶每一開卷



常歎人意其後乃有越本亦多誤莆泮池書差備今郡文學王君謂朱先生易本義精於理者也謂眞先生此書遂於文者也既刻本義遂及正宗或慮費無所出君命學職丁南一鄭嚴會學廩量出入得贏錢六十七萬而二十四卷者亦畢工吾里藏書多善本游泮多英才傍考互校他日莆本當優於廣越矣世固有親登二先生之門執經北面師在則崇飾虛敬託此身於青雲師死則捐棄素學東其書於高閣者君妙年前不及朱後不及眞而尊敬二先生之心拳拳如此豈不甚賢矣哉君名庚字景長溫陵人

林景復北地詩

景復始爲山陽之役今丞相安晚鄭公贈之詩曰淮海蕞門立奇士要看左袒爲劉時景復爲叛賊驅而之北羈囚山東瀕死不屈可謂無負安晚之詩矣今督相信菴趙公方制東閫捐金用閒智營隨會得以反國景復未歸尺書不絕密報虜情既歸膽氣益壯願爲時用可謂無負信菴之知矣上大夫才業志節惟恐不爲蓋世有力者所知此二鉅公有大力量出將入相譬如種蠶分國而治以功名富貴與人如反手其於景復知之如此愛之如此而南歸十載僅得煙瘴中一壘國家憂顧在西北機會在西北景復國士如之何其不北旆而南轅也昔洪忠宣公留窻嶺十六年而歸不免南遷宗正少卿方公美朝八陵行萬里反命不容於朝出使閩廣如福將古人云君相不言命相亦言命耶余別景復二十餘年再見則皆老矣景復盡出北地諸詩因書其後既爲景復歎又爲二相惜也

庚戌寫眞贈徐生

此何人耶問於室室人不知問於市市人不知或曰此吾里之後村翁也余觀世所傳古人物其美晳悅澤者未必然惟病瘁怪醜者不容僞今徐生狀余極維摩詰之病扁大夫之悴壺正子之怪哀駘駝之醜宜似矣而卒不似豈余貌之難似耶豈生有所靳於余耶生字少高其技爲一郡冠

又贈陳汝川

畫者爲余記顏多矣朝衣朝冠輒不似儒衣儒冠輒又不似莫年悉發篋而焚之陳生汝川獨爲長松怪石飛湍怒瀑著余幅巾燕服杖藜其閒見之者皆曰逼眞他畫師者見之亦曰逼眞昔顧愷之畫謝幼輿曰此子宜置之丘壑中陳生其得訣於虎頭耶然生以藝資身者也當爲世閒貴人冠進賢冠腰大劒簡者奮妙筆開生面大則播聲價小則輦金帛顧乃有意摹寫丘壑中人藝雖工如貧何

楊浩禋祀賦

長溪楊君浩示余潭祐禋祀賦余曰昔杜子美嘗爲此賦矣於時有韋見素房琯一二公主盟於上李邕王翰諸人推轂於下然猶涼倒流落神中賦草飢不可炊君賦未知比子美何如世豈無韋見素房琯李邕王翰者坐廟朝立臺閣未知君所厚者幾人若其無爲余恐不特賦誤君而君亦誤賦矣乃書其後而歸之

黃孝邁長短句

爲洛學者皆崇性理而抑藝文詞尤藝文之下者也昉於唐而盛於本朝秦郎和天也瘦之句脫換李賀語耳而伊川有褻瀆上穹之誚豈惟伊川哉秀上人罪魯直勸淫馮當世願小晏損才補德故雅人修士相戒不爲或曰魯巷亦爲之何也余曰議論至聖人而止文字至經而止楊柳依依雨雪霏霏

霏非感時傷物乎雖栖日夕黍離麥秀非行役弔古乎燃燼
宵行首如飛蓬非閨情別思乎宜魯菴之爲之也魯菴已矣
子孝邁英年妙才超軼詞采溢出天設神授朋儕推獨步耆
宿避三舍酒酣耳熱倚聲而作者殆欲摩劉改之孫季蕃之
壘今士非黃策子不暇觀不敢習未有能極古今文章變態
節奏而得其遺意如君者昔孔氏欲其子爲周南召南而不
欲其面牆他日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蓋君所作
原於二南其善者雖夫子復出必和之矣烏得以小詞而廢
之乎

清源新志

温陵郡自南渡有屬籍屯兵二費始猶支吾久益乏絕佩二



千石印綬而來者類汲汲鮮權有不可爲之歎由是郡多闕
典相臺韓侯既建牙開府綱紀肅條教清曾不數月昔所謂
不可爲者皆刃解氷釋坐以無事暇日對賓客曰郡志五十
年不修亦闕典之一也以屬寓士徐君仲晦王君無逸二君
訂舊聞之譌舛者失記載者撫近事之有考據者未流傳者
爲新志十二卷起嘉泰辛酉迄淳祐庚戌事之終始政之沿
革循良之遺愛耆舊之緒言網羅略盡前輩謂本朝郡國圖
經惟宋次道河南志最善以其簡而備也留丞相序舊志稍
病其繁新志增五十年之事名益五卷而文實損於昔庶幾
得次道遺意二君纂其書且以韓侯所作序示莆人劉某莆
於温陵故附庸也因題卷末韓侯名識仲晦名明叔無逸名

稼仲晦弟懋功名茂叔於是書尤有勞

林合詩卷

古之善鳴者必養其聲之所自出靜者之詞暢敻者之詞凝達者之詞和猶者之詞雅躁者之詞浮
哲者之詞暢敻者之詞凝達者之詞和猶者之詞激蓋輕快
則鄰於浮僻晦則傷於凝刻急則流於激石塘兩生之詩獨
不然同用事琢對如斤妙而鼻聖不傷合運思鍊句如韶奏
而樂懸皆諧大率無輕快僻晦刻急之病或疑兩生年甚少
何以遽造茲境余曰意者聲之所自出也人皆有是意而輕
出之均之爲鳴也願所以鳴者異焉兩生之修於家者以聖
賢父兄爲師友以山林皋壤爲城闕以魚花木爲賓從養



之厚然後鳴故其聲有和者有暢者其尤高者幾於雅矣昔
從寒翁知兩生工文未知其詩也老漢常憂衣鉢無傳今當
雙手交付同字子眞合字子常

張天定四六

前輩作文必有師法昔聞之西山先生曰某寧內制六年每
覺文思遲鈍即看東坡汗漫即看曲阜晚晁趙南塘及余四
六曰履常典兄合下由半山入某未免由龍溪入宜不及二
君也又曰安得履常與兄對掌乎時南塘方以前館職流落
外服余亦浮沈州縣而西山之評如此後南塘果入儒直余
亦攝掌誥書今余年耄學荒散語且嬾作四六遂不復有一
字張君能甫示余表啟一卷典雅刊冗腐閒談具委態無狂
瀾而委蛇曲折行焉不設色面脂澡藻火備焉非近時堆故

事用全句者所能至也君爲吾故人左司鄭公子敬之倩鄭汪出也玉山公四六名世君之學固有源流而然歟玉山之作與曲阜同一關鍵然就四六而論當用西山之法參取坡公則益雄渾變化而不可測矣君名天定

方景綉詩

往年主司專尙器數太學補試以周立九府圜法命題士非素講多窘倉卒吾鄉前輩方君景綉武子奏賦魁天下有場屋盛名旣擢第乃不得年終於梧州郡掾余小時聞其南中題壁五言云明月照齊州玉龍栖欲起壯士腸夜回寒衾濕秋水常欲訪其他作不可得老矣識其猶子寘孫子汝玉從求遺草而記錄不全前五言亦顚倒其先後蓋爲六丁取去者多矣

方汝玉行卷

四六家以書爲料料少而徒恃才思未免輕疏料多而不善融化流爲重濁二者習失之近時學者多宗梅亭梅亭者李功父侍郎也憶余少遊都城於西山先生座上初識之時功父新擢第欲應詞科西山指棚上竹夫人戲曰試爲竹夫人進封制可乎功父須臾成章末聯云保抱攜持朕不安丙夜或以人力爲之雖勉而不近矣然有天資欠學力一聯半句偶合則有之至於貫穿千古包括萬象則非學有所不能君所聞於父師者詳矣冀待余言

周夢雲詩文

余晚居田閒間人談鄉郡戶曹之廉審之則周姓而滂名衢人也心竊識之旣而有示余以詩文三卷者審之則戶曹父也以行誼爲鄉先生名夢雲字茂瞻余讀盡三卷作而曰斯人之有子也宜哉茂瞻詩師康節流出肺腑不以煅煉斲琱累氣骨其學由關洛以達涑泗發之於文皆然而又貴名理

而賤利祿喜沖泊而厭譁競有隱君子之風衛爲今左馮人物萃焉自頃耆舊零落山川寂寥於是著作徐君祕書郎劉君掌故劉君迭以直聲姱節相唱和蓋孟子所謂一國與天下之善士而並見於一鄉盛矣哉茂嘗父子既自爲師友復與二三君子同里麗澤之所滋眾芳之所集雖茂嘗老矣不獲施毫芒於斯世然家庭有美子可教里巷有佳友可交遊不亦人生之至樂乎

胡計院七里詩卷

七里之作意度節奏出於張平子之四愁但平子所思周於東西南北四方萬里之遠似乎高虛胡君所思不出於嘯昔螢窗雪案尺寸之地字字切實夫樂富貴惡貧賤人之常情



方隱約而起華軒之慕則有之矣既顯榮而憶短檠之味未之見也胡君之賢於人遠矣

趙崇彪詩

委齋以嘉熙閒通守於莆與其民相爾汝視其士如親戚余時與方德潤王實之皆閉退杜門而通守顧之良厚秩滿邦人交餞君慨然曰吾歸不復出矣聞者未以爲信也既而君果不造朝再食雲臺祿以終蓋君去莆時年甫五十七壯志未衰榮途在前其植立之高決裂之勇有今人之所難者君仙去已久余乃見君詩一卷熟復而探味之其恬淡靜退之念蓋平日根著於心非涉中年倦遊遭危機傾陷有所激發而然也卷中往往有與余三人往復者追念疇昔君與德潤



游子弟愛憎任情記錄失眞如河南邵氏汝陰王氏若謂公有德於京者按京元豐從官歷汴杭雍蜀大方而豈以帥魏爲德乎公自首相黜削刊名黨籍其後韋與布先還職秩獨公至薨牽復未盡長子叩閽遂併獲讎京固德公者乎余讀曾子開諫其兄之書未嘗不拊卷而歎曰此國家治亂之機括亦韓曾曲直之斷案也至中興詔贈公太師易名忠定諸家記錄之誣益不足辨矣自有國以來父子名德相望衰衣蟬冕接武原廟侑食大烝韓氏一門而已儀公子多賢少卿子樞密早忤時相晚陷黨部濰州握節死守全家徇義少卿子樞密左司皆爲渡江名公卿昔李繁爲鄴侯傳而呂氏亦有申國春秋左司所次舊聞記先世塋域則動故國黍離之感述前

輩言論則起正始風流之慕敘江浙流寓則發新亭風景之歎非直爲韓氏私書也初少卿負文名集經兵火賴此編閒見一二焉左司曾孫識來牧湿陵既新忠獻堂因刊舊聞附於魏公家傳之後益韓氏之盛與宋匹休幾若周召之於周矣

方至文房四友除授四六

以文爲戲其來久矣南朝諸人有驢加九錫文鮑謝官表皆不脫俳體及毛穎傳出亦戲也然其蘇詞眞似易傳贊眞似左傳史記不類假合而成者於時士或大笑雖裴度未免議所謂讀之如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暇者惟柳子厚一人而已夫文猶奕與射然奕以智射以力國奕智在數著之先庸奕不知也國射力中百步之外庸射不及也是故機鋒相近則服地位相遠則慕此子厚所以異於大笑者歟昔榮陽相作四友除授制誥表啟林直院肅翁繼之余嘗效嚬而不得其仿佛方君至年甚少亦擬作其用事造語往往有二公所未道者信文字之樂無窮而人之材分有限也

挑鐙細讀老眼爲明

後村先生題跋卷之八

## 西山帖

右西山先生爲其邑子陳君適書課程如此先生誨言在耳遺編在手多識當世聞人爲景孟字說者二公皆余所敬余無以復加矣詳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注者於上句曰仰慕也下句曰景大也以景爲慕似是顚倒其義西山先生初字景元後改景爲希景矣然孝經序有景行先哲之語則自唐以來承襲已久古人多引上下文互相發明雖通用可也或曰孟亞聖也字以自倫擬然歟余曰昔宋齊丘字超回時人譏之其正字齊文聖以爲名超亞聖以爲字若齊與超則斷斷不可學者師孔孟而已不靠孔孟當慕何人景孟勉之

## 何統制詩

先朝武人能詩者有曹翰賀鑄劉季孫南渡以來有劉翰潘裡其警句皆膾炙人口今又有何君所謂出乎其類者然使人稱詩名不若使人誦詩句蓋詩名在人頰舌可以遊談致詩句入人肝脾不可以虛譽傳也何君勉旃

## 跋公書韓詩

韓詩蘇字希世寶也按惠州圖經松風亭在彌陀寺後山之顚所謂潮士吳許二君吳當是子野許當考

## 吳垕投匭書後

先朝稍於科舉尺度之外拔士徐禧韓駒以上書至侍從鄧洵以良獄詩擢諫官玉山吳垕屢詣闕上封事陳諫詩屢報聞而已前余承乏後省見韋布陳面已奏御付下者如山未嘗有遇合者雖指出諸公無顧省者豈非先朝上書者少易

於拔尤取穎近歲上書者多難於叩戶拜官歎孟浩然曰不才明主棄杜甫曰尚憐終南山君雖屢報問猶皇皇斯世不舍學甫者也非學浩然者也

余氏四以齋銘

西山眞文忠公竹隱傳忠簡公道義名節人也然於給事余公訓子之四字侍郎陳公宥座之一銘拳拳服膺如此彼以新貴加舊德以後生議前輩者宜少媿矣昔余先君與給事同朝屏閒半面至今不忘後同陳子敬方孚若訪侍郎於仙遊以八九十翁而具雞黍供客清談竟夕歲月幾何余眞陳傳皆已仙去君賢蓋給事之子侍郎之壻早擢世科工詞翰後一帖諸南圭早膺之招又曰幸遭白頂數人見取可見前諸老期之甚遠僅終於一縣令君實子新連江尉亢宗出此輩居是州欲縮省事之意赴郡集還借人肩輿若平居則戴銘則君實不死矣

跋虛雄方氏帖

跋蔡二公帖

軸念余陳二老余鄉前輩也眞傳二公余師也君實余友也二公二府方與客食從官至不得通朝廷之體也參與求黃雀鮓撫今懷昔爲之慨然亢宗字德明能踐大父之訓外大父之牛尾狸於三司使朋友之好也二物易致而東府無之亦可兒當時在外者不以方物爲苞苴居中者不以鼎實改涓儉惜不使近世公卿見之蔡公與筆工信求散卓且寄絲鞚勒帛與之前輩克勤小物如此

蔡公十帖

此十帖雖一時試筆游戲然備眞行草隸之體內一帖云願少連以笏擊姦臣裴延齡段秀實以笏擊朱泚蓋公至大至剛之氣發於翰墨者如此段太尉名上一字與公父名同偏旁故不書公於八法無所不學如鍾紹京歸登輩皆常習玩所以書爲本朝第一昔桓溫見簡文謚議曰此安石碎金也余於此十帖亦曰此蔡公碎金也

坡二帖

余嘗考坡公先至惠而南圭後至以前一帖觀之稱荔枝龍眼柑橘之珍相續日望公來同尊俎之樂益信余言之不謬後一帖諸南圭早膺之招又曰幸遭白頂數人見取可見前輩居是州欲縮省事之意赴郡集還借人肩輿若平居則戴笠杖藜與黎秀才翟夫子春夢婆輩相爾汝是豈權貴之所能害煙瘴之所能死哉坡與南圭帖散落四出此帖在其族孫立之家尤可寶立之名審權

古靈帖

古靈此帖云蒙富相公薦召試其始進由富公也又云如入館中須供職二年可得外任歸鄉富公當朝而古靈預決歸輿以富公進不以富公留也五叔叔一貧儒然古靈執子姪之禮特甚召試則曰皆教育之力歲歉則曰某貧窘未有寸祿以及叔叔又曰願叔壽考百歲得少致奉養意何其孝謹而忠厚也頃見涑水公與兄書亦然昔王濟目湛爲癡叔沈文通早貴呼存中爲括叔皆古靈之罪人也

曾文昭帖

曲阜公書咄咄逼唐徐浩本朝坡公

江民表帖

遺直江公立朝大節與鄒陳相望然爲弟公亮求銀綱以參選似未能免俗者嗚呼此人之至情也江公惟其自厚於倫紀如此所以能諫祔陵之厚於倫紀歟末一帖云諸公見憐除一小舉闕尙遠當在宣和初起守廣濟軍時

又

翌日偶讀呂紫薇作公墓誌云公避地至京京城舊有第宅以黨人不敢入國門鄭丞相居中爲白上除知廣濟軍此帖所謂浙東餘黨尙熾浙西未爲奠居臘寇未盡平也諸公見憐謂鄭相達夫也公自崇寧貶竄白首流落鄉國亂離厄窮至矣然寓京城二年梁師成欲一見面而不可得當時貴人有呼師成爲恩府先生者得不少媿乎

李趙二相帖

當炎紹初王室艱虞風塵頃洞危亡之慮迫矣二相方叢天下憂責然忠簡猶不忘賞好文字如此忠定猶不忘遊戲翰墨如此見獨之詩不傳忠簡所謂高古者不可得而見德久之節不終忠定風雨雞鳴之望孤矣他人稍膺貴任都忘舊學二相已居台輔不廢雅道江左王謝不得專美於前矣

呂紫薇大慧帖

儒者率喜侮釋氏而韓公尤甚或欲火其書或欲寇其顛余



大典冊用此體不習則不工顧今之士有科舉之累多未暇焉閒有留意者儕輩非笑之曰是子工外學夫均之爲雕蟲乃以其施之於場屋者爲內學施之於臺閣者爲外學四六之衰也宜矣故有宇而突兀不安者有對偶偏枯者有蹈襲陳腐者有堆故事泥全句而乏氣骨者有澌散不相貫屬者繩以前作會未涉楊劉蹊徑況敢望曲阜東坡廬陵半山之藩乎余諸文皆不工四六尤荒拙莫年併與所謂荒拙者廢之矣里人黃君未知其然錄示新舊作二帙鍊字造語妥帖而不突兀新奇而不陳腐君年甚少若老於翰墨場者余退惰無可語君而君請不已竊謂能用事而不爲事東縛能用古人語如自語者筆力也能使一篇意脈貫屬而不渙散

者意也意高則筆力從之矣君請益余曰其追琢如玉斧之修月其融化如猧髓之滅瘢其屬對如新婦之偶參軍倘有欲言者且止君名收字景淵

## 臞軒王卿帖

樵士朱致遠出示臞軒王卿遺墨三幅余讀而歎曰士大夫方其坐黃堂稱太守也賓客唯諾僚屬奔走相尊奉惟恐後一旦上印綬而去敬者慢譽者毀至有袖瓦礫以送之者臞軒去樵十年宰木已拱而樵人寶藏其翰墨如此亦異矣三帖一勸朱公振羅二錄所作勸羅詩三託印坊書可見其無私交也朱君名亨祖樵之望族

## 趙崇安詩卷

前代宗室嗜章句者如楚元王父子皆從申公白公受詩陳思王詩高於建安七子唐詩人首推賀白本朝全盛時貴顯而負詩名者有德麟近歲有南塘兄弟詩工而命窮者有紫芝仲白而南塘遂為一代騷人之宗余少交芝白嘗接南塘議論故江湖吟人亦或謂余能詩顧詩豈易能哉崇安明府趙君寶示余新舊詩二卷氣骨清拔音節諸暢其合處往往流出肝脾不待聳肩撚髭而成者惜其出稍晚不及與芝白商榷復未經南塘品題若余者本空疏加老病雖智足以知君詩之美然力不足以為君詩之重姑題其末以俟木鐸之采君名時標

## 周從龍長語

余生晚不及見晦巷先生識其高弟楊吏部焉李宏齋焉黃勉齋焉不及見象山先生識其高弟楊慈湖焉袁潔齋焉周君之生又晚於余去前一輩人益遠然余自童至鬢於諸老之書不敢添一字注腳君乃能會萃涑泗關洛精微之言融液鵝湖鹿洞異同之論往往闢新義而助師說苟孟氏存豪傑凡民之辨余早從諸老始銳終惰遂為塗人之歸凡民也君坐進此道後發先至豪傑之士也

## 李洞齋梅供詩卷

故少蓬洞齋李公有梅花癖花時必張讌名梅花供自號供主一郡之騷人墨客皆集焉觴詠流行公倡客和興酣歌聲出金石或命網漁陽摻吹鐵笛以節之所作皆自紀年積而成卷公翰墨擅天下盖為紫薇紅藥主人而深藏組麗毫芒不試老於澗谷與梅花為友然猶不能數年而供主仙去矣世閒浮榮天於公既有虧欠矣外物清事亦復斬固如此何哉為之掩卷太息

## 再題林合詩

余嘗以寒齋方魏野林逋以子眞方野子閑然士各行其志不必皆以隱為高子眞與其乃翁既列於隱逸矣子常尤工程文方當唾手取先龍學公寶章公煥章公靖安府君世科而近時詩文亦有超世絕物之意者君家和靖不娶無子然力教弟子有擢甲科有子大年為侍御史以介潔稱和靖身雖隱未嘗欲其子孫之俱隱也然則子眞為閑子常為宥為

大年林氏父子之所望也奚必如雲夫父子皆爲少微星哉

方汝一班史贊後

昔孔氏論三子曰果曰藝曰達論子產叔向曰遺愛曰遺直孟氏論伊尹夷惠曰任曰清曰和皆以片辭而盡其人之平生至太史公始人各爲傳傳後又各系以己見謂之贊然不可勝贊故有合數人而爲一贊者視聖賢大費詞矣班范於贊尤不苟班步驟史記而不覺相犯范自謂贊是吾文傑思無一字虛設今觀二書於一代公卿大臣人品之賢佞經生學士道術之純駁仁人志士出處之精微與夫外戚宦豎雄夷狄禍亂之顛末傳所不能該者必於贊發之往往中其肺腑而得其骨髓方君清卿讀班贊若有遺恨者又各以己



見系其後多數百言少亦一詩或爲史所譽而見疵或爲史所擯而節取或潛德久湮而深嘉屢歎或隱慝未彰而奮筆直書或一語之乖謬或一行之諂曲雖其人之骨已朽必繩以春秋之法讀之使人汗下余謂班氏記帝拜牀下問災異安昌侯自顧年老愛子念孫不敢言王氏及載博山侯望薰賢車塵邊拜所以形容二人情態甚於朝市之捷矣清卿追咎光禹平當公孫祿馬宮彭宣之流筆力雖勁乃是按前史已陳之迹斷千古未盡之罪謂之森嚴可也謂之少恕亦可也然使爲善者知可以斬祓而不可以終磨滅也爲不善者知可以漏一時之天網而不可以逃千萬世之筆鉞也補史家議論之闕遺佐王政賞罰之不及其有益於世多矣清卿既舉班書必及范史東都大臣莫冤於李杜莫貴壽於胡趙范贊李杜如琨玉秋霜胡趙如糞土與孔氏千駟餓死之論合范亦有能言者矣噫責人易責己難當二漢諸人沈酣富貴烏知班范秉筆議其後哉班范文藝雖富志節靡終烏知如清卿者又秉筆議其後哉清卿歷評前人且議舊史則立節必固著書必無可疵無使後有作者復得秉筆而議也

跋蔡忠惠公國論要目眞蹟

此十二條以公奏議考之諸疏皆不著年月但去冗篇中稱仁宗廟號則知其在治平間爲三司使時所上也公在諫省方三十餘立節高而持論峻及此則年事高世故練其所條畫字字忠實以養兵百二十萬爲自古所未有以磨勘法行



能否無辨爲大弊以阿附爲邪佞又以邀虛名賣直譽爲巧詐蓋此十二條非獨先朝與今日之通患實千萬世國家之藥石人主之龜鑑也夫子之履魏公之笏後代寶之況公諫草乎況其行草妙絕不減義獻乎余借觀累年以還墨林

王用和行卷

秦貉多名人余曩時識悅堂吏部清而嚴識信齋處士博而約識留耕參與宏而毅此二三君子皆以賢聞於世而不以詩名也王君用和行四方取友余曰東家不有夫子乎其人雖亡然其流風遺書猶有存者子歸而求之他日所造詣所植立將有在於詩之外矣

方實孫經史說

曩余見君揚屋之作及古律詩長短句知君之豪於文也別數年間君以其所著易說獻於朝始知君之邃於易也俄又聞君以布衣入史局預聞纂修之事又知君之長於史也書成進御自監修大臣至諸史官皆被醲賞時相以君累上春官欲令免省奉大對遽以風聞報罷君浩然而歸示余讀語孟詩書中庸大學各一帙西銘解太極說各一帙史論一帙凡世儒白首鑽窗殫精畢思所不能通解者往往立談造詣一覽融會前輩有問劉道原讀到漢八年未者有欲挽伊川入山讀通典十年者讓劉顧於史程顧於經也君生季世之後而欲集先賢之長志大而才高豈非吾黨之畏友乎漢五經皆立博士諸儒各名一經不雜治惟大儒舒向三數公皆通焉如賈山鼂錯董仲舒劉向之流是也余嘗謂易至王荊公春秋至胡文定書至呂成公其說密矣或者乃曰介甫易吾一日可著百部朱氏於胡呂二家之書猶未能無疑焉若史學則自范氏唐鑑胡氏管見朱氏綱目之外可助此三書者未知其幾家也此事當籌鐙燼芋共下十年工夫余既耄荒君又有行役姑題諸卷之末以俟他日商確

龍眠畫四天王（以下三篇為林孟芳作）

世言畫神鬼易畫狗馬難此論殊未然自古至今畫神鬼者多矣唐惟一道子本朝惟一伯時入神品他名筆皆不逮孟芳此軸得之福唐官所故家物也其畫天王大神通大威猛之狀與夫侍女之妍將吏之武兵械之盛不施丹繪而榮映



巧妙變化恍惚觀者莫知其作如何下筆非伯時不能作也余所贊伯時圖黎龍氏二幅比此幅規模布置物色筆意皆酷似借觀久之以還孟芳

楊補之詞畫

藝之至者不兩能善畫者不必妙詞翰有詞翰者不必工畫前代惟王維鄭虔兼之維以詞客畫師自命虔有三絕之名本朝文湖州李龍眠亦然過江後稱楊補之其墨梅擅天下身後寸紙千金所製梅詞柳梢青十闋不減花間香匳及小晏秦郎得意之作詞畫既妙而行書姿媚精絕可與陳簡齋相伯仲頃見碑本已堪寶玩況眞蹟乎孟芳此卷宜題曰逃禪三絕

花光梅

曩余爲宜春守謁仰山祠閱廟中藏寶見楊補之梅花障子其枝幹蒼老如鐵石其葩蕚芳蕤如玉雪信乎名不虛得也郡人言神光寶愛有位者或借觀越宿不還輒現變怪後爲鄭德言銘墓其家以補之所作梅蘭竹石四清圖六幅潤筆與廟中障子筆意略同蓋補之畫梅尤宜巨幅花光則不然直以矮紙稀筆作半枝數朵而曲盡梅之能事此卷就和靖八詩各摘二字爲梅傳神爲和靖箋詩花光得意之作也末有鄭尚明跋甚佳余亦有梅癖者然善畫不如花光補之工詞翰不如和靖簡齋未知此跋視鄭老何如耳

二大父遺文

右二大父遺又十卷附錄五卷史記考異五卷太守監丞眉山宋公之所刊也公下車尚賢而崇教既新三先生祠復謂某曰吾將求君家隆乾間諫草遺文使與艾軒之書並行某追惟二大父沒時先君及諸父皆幼所著書多爲人取去及長而收拾則散亡略盡時於里中故家得半幅片簡惟季父習靜翁得年最高盡平生心力纂輯成編著作公之文十居其九諸父之言曰麟臺公沒信安傳舍中故遺稿尤少有春秋比事二十卷別爲書此十卷內如手錄近事數則得之林徽猷家林公題其後云爲同年劉著作治後事於几案閒得其手書如此遂筆之答呂太史帖論郡政得之呂巽伯喬年陸放翁與曾卿原伯帖稱主司劉某天下偉人故足以得伯恭得之曾溫伯黯二帖某至今寶藏麟臺公卷內有試春秋首篇及送莫郎中序答三傳策各一篇希仁弟續求訪而得者賢太守既自題其編矣某敬識其後

退齋遺稿

先君平生爲文最多嘗手選初筮時所作爲兩帙又命小史鈔爲選舉時雜著僅十帙皆克遜弟寶藏及使淮浙官事鞅掌文字或令某代勞某去仕江西先君始擢貳奉常歷起居郎舍人遷吏侍凡舉按官吏奏疏已見進故集之類某還官皆不及知先君屬疾急來省覲遽罹大故創痛鉅深忍死扶喪南歸而輜重書籍皆留先君親吏家不幸某家殘於火書遂羽化念先君之文不少概見於世前所謂兩帙者十帙者後村先生題跋卷之九

## 崔菊坡與劉制置書

清獻與文肅書如此可見當時路帥事閫帥之禮時嘉定甲戌也後四年戊寅余從制帥尚書李公行邊清獻猶在楊李公盛陳兵衛入境清獻以素隊數十人過楊子橋來謁李公寓維揚館月餘清獻每臼事必減騶從屏呵導先至幕府見余輩或問清獻公方岳重臣奈何執禮如小侯清獻曰某昔爲郎官李公上某自代今體統當然況情誼乎文肅亦薦清獻者前輩於知已禮敬終身不衰今人不復能然矣然此特禮文之見於外者耳至於持論臨事則各行其志有毅然不苟同者嘉定戊寅丁卯輕舉中外以再和爲幸而清獻持衡多歷年所往往未已厭去則忘之矣嗚呼二公植立建



## 告文肅謂聘使往來人情懈弛必至之憂在於旦夕宜急脩守備以待不旋踵其言皆驗虜先犯浮光清獻又勸李公持重俄而我師出泗上失利虜大入廟謨以告李公議擢清獻代之俾續和議先貽書諭上意清獻力言虜垂亡不可和李公不可去後李公聞而歎曰若他人必擠而奪之矣明年余出幕清獻自揚召歸遂入蜀余晚使粵庶復見清獻道舊至則已薨嗟夫功名之際人各著鞭雖士稚越石亦未能免而清獻處心無競若此蓋世之所未知也昔者閻之西山先生可爲制帥者可爲宰相謂其度量能容受氣力能負荷而已

## 疏稾一爲韓子蒼遺詩而作五帖皆與其弟蹈中者跋不待上項以相印起清獻豈此意歟今大使秋壑賈公跋稱清獻贊語帖中如論通鑑綱目疑義甚精確評蹈中詩尤森嚴可料邊事如燭照數計壑公建淮閫十年忠勞百倍於清獻之

畏憶析理至朱氏完粹矣而不肯苟同煅詩至蹈中精密矣而不少假借西山眞公拜內相上公自代公佛然不悅前輩自重不屈揖類如此公與余翰墨尤多余詩不逮蹈中遠甚公有雪騎追窮讌風驅轉廣津之襄又簡余曰兄才尤宜於古文而專用於詩四六賦而小之可惜又曰兄文有法度某不能及豈非恕於友而嚴於弟歟卷末有平齋洪公晦靜湯公帖此二公皆余故人皆與南塘交游者三君子宰木已拱余雖僅存然耆舊彫謝欲談前事無復人矣陳君他日試呈似今常平使者及湯公祕書必有以發其感慨

## 尤翁趙寶廷策

尤翁趙君肖翁示余丙辰廷策一編首尾八千餘言專以乾坤二卦奉對其析義理極精其辨忠邪條治亂極沈著痛快其規切君相極忠憤憂愛君生於庚寅是歲方二十七而危言老氣卑律切此昔人以杜牧居第五爲屈乙科第九得無少屈君乎漢唐策士於廷多矣如晁錯公孫弘牛僧孺之流皆衰爲選首不旋踵取卿相然溯其言以求其心千載而下方笑未已其粹然出於正浩然有所守者江都相耳劉布衣而已其本朝策士於廷亦多矣自巢祖洽非先烈以合時好迄宣靖一甲予聞無直言入南渡百餘年求其可繼董劉二子者橫浦張公耳梅谿王公耳窮達繫一時之命賢佞有萬世之論君其益講學益進德以錯弘僧孺祖洽自鑒以董劉張王四君乎自勉使後之評君者曰是眞能踐其言者

## 起余草堂詩

余爲童子時嘗閱一編機鋒不契遂不復閱久爲秦本因肅翁直院舉一二篇余意終未領會肅翁咎余於此詩慇懃草草遂託里中老士人訪舊本皆無之[redacted]即能誦一二聯一日有攜小冊來者視之乃此集也讀之三日機鋒不契與六十年前無少異詩貴苦思精鍊集中諸人可謂思之苦鍊之精矣其閒警句及體帖親切後生可學者已擷取之矣蕭翁尤稱駐蹕山乘月登樓腐草化爲螢三數篇今觀駐蹕山全首都不說山在遼東亦未足形容虬鬚帝武略之盛如云舉頭驚日近滿目覺春還又云好語從天下榮名落世間鬼神驚拜賜草木頓開顏略不近傍蹕字山字乘月登樓第三第四句云烏啼秋瘁柳人上月明樓似乎別造上句以偶下句而不相貫屬又云刁斗聲無勇江山淚欲流此二句說胡騎也然非下面送聯則華戎無辨矣亦詩病也別一首云譙門長嘯外胡騎一時收殊淺弱腐草化螢之篇寒光忽獨醒出處乃醉醒之醒似押未倒元質云起余草堂詩皆不體帖以印本攷之每篇各有批抹不知何人之筆但去取皆當又於編首注云此集多脫體不著題今擇其分曉可學者存之又云起余雕鐫太過險怪尤甚則是當時已有此論非慝慝草草考之不精也因記少時見老儒孔初平誦杏壇詩我來餘禮隻人去獨林繖之句往往泣下此二句去杏壇甚遠莫曉感泣之由以類求之如望祀蓬萊云雲歸遲寂寞日落

更徘徊不見蓬萊墮淚碑云涕零遊憩地望斷莽蒼基不見碑志士思秋云良時天不再前事水空流不見秋活計一張琴云蕭條終日趣寂寞古人心不見琴伐可汗云沙磧三年成秋風一夜寒不見題句雖佳如不切何蕭翁深於詩者當更與商確

趙侔與灝條具幹腹事宜狀

滻祐辛丑余待罪廣東漕一日經略劉直卿侍郎約議事至則出密劄相書言牒報韃謀由交趾趨邕宜有旨令帥整飭軍馬漕積聚錢糧以俟調發時杭相李公初薨山相獨運余始識幹腹二字與直卿各條所見以復命余言漕計僅支吾目前若欲隨軍餉鄰路非另項科降恐緩急乏興得祠牒五丁爲精卒藩離厚根基固勿勞師費財可也奈何玩習苟且憂其急而妄動幸其緩而自寬急則愈愈紬摘虛北實南遺



十道既而諜報無事余召去所得祠牒未用也自辛丑而後幹腹之備慮若緩若急將信將疑歲歲如此至去冬所傳愈響或言韃已滅大理窺我邕宜或言已越思播及沅靖或言已薄黃岡以重兵禦於黃平寨我師不利聞者相顧失色罔知虛實且不識黃平寨爲何處郡通守趙君與灝曰我知之衆聳聽君因歷歷言其處所及旁近阨塞險要履如家舍他日出一卷書示余蓋君曩爲靖倅被檄行辰沅靖三郡條畫幹腹官牘也始者衆謂由思至沅中閒犵狫最險由播至靖中閒黃平寨最險宜於二處置屯君不憚勞苦身履目擊圖繪以獻且言二險雖可恃然不可屯兵者五深入生地無糧可因陸餉既艱水運又絕一也寨屋瓦甓爲所取具二也靖



入黃平八百餘里沅入犵狫五百餘里置孤軍於生界之外聲援不應三也二處號爲險峻僅通一人一騎然其下私小路亦多四也官軍與生猺錯居久之必不相安五也靖之管內土名旺谿又名生地有一路曰鬼叫衝沅之管內土名平谿又名便谿乃思播透入之路皆有險可守且去郡不遠可相應接此數處或已有寨而兵少宜增戍或旁近有寨而無助或有險而無備宜創寨君以檄按行潭祐丁未也嗟乎幹腹之傳久矣余出嶺十八年君去靖亦一紀矣使山相及後來籌帷幄建旗鼓者因諜言自治其內結諸蠻爲強援練兵丁爲精卒藩離厚根基固勿勞師費財可也奈何玩習苟且憂其急而妄動幸其緩而自寬急則愈愈紬摘虛北實南遺



成者大半死瘴癘不返又下令支郡皆築城清野到處騷動緩則一籌不畫自始至終墮敵狡謀至今以疆場之憂上勤宵旰執事者失策甚矣余每謂更部世務皆可以智力勉強惟邊事非習則不知方今名卿大夫甚眾求其軒豁喜功名機警善籌策老成更事變如君輩絕少稍進若人於朝雲中功級虛實可止輦而問也西域山川險易可聚米而視也顧使之滯於司馬長史以老歲月豈非進退人物者之責哉君將解組造朝乃書卷末而歸之

居厚弟詩

右居厚弟送勳姪赴漕試時詩初居厚與兄志學場屋齊名相踵擢第志學得年僅三十一無子居厚命勳繼之昔我叔

父小麟臺公舍子而任弟於是勳本生父審淵老死布衣居
厚爲兄立後而命以官不屬他人而屬審淵之子家法也天
道也勳於居喪昔爲再從子今爲從子事叔父當如父必共
其教令友兄弟嘗如同產必極其恩意然後無負於叔父之
選立余髦矣因別語之曰汝父汝叔俱奮孤童擧東書徒步
走京師應試於時貲用狹於汝裘馬儉於汝卒能中黃甲還
青氈汝雖清貧視汝父汝叔微時稍泰矣夫士之通塞命也
巧力不與爲試之得失藝也工則中之矣汝勉之非惟汝二
父之望亦老伯之望

黃孝邁四六

四六必有新意必有警聯新意謂不經人道者警聯謂可膾



炙人口而不載人喉舌者雪洲黃君示余表啟各六篇耳然
新意橫生出自胸襟警聯疊見一埽陳腐友朋中筆力及君
者極少余讀而愛之嗟夫不龜手之方一也或以封或不免
於洴澼洸駢儷之作一也或上方賜潤筆金或埽閣載寶玩
而君挾所長遊四方裘馬穿贏棲棲爲諸侯客豈非洴澼洸
之類歟昔王初聚汪洋窈微時代人表牋已爲世傳誦厥後
終爲詞臣君勉之

再題黃孝邁短長句

十年前曾評君樂章耄矣復覩新腔一卷賦黎花云一春花
下幽恨重重又愁晴又愁雨又愁風水仙花云自側金卮蹄
風一笑酒容吹盡恨東風忙去薰桃染柳不念淚妝人冷又



云驚鴻去後輕拋素襪杳無音信細看止怕蕊仙不肯讓梅
花俊莫春云店舍無煙關山有月黎花滿地二十年好夢不
曾圓合而今老都休矣其清麗叔原方回不能加其緜密駿
泰即和天也瘦之作矣昔和凝貴顯時稱曲子相公韓偓
抗節唐季猶以香奩爲累惟本朝盧陵臨淄二公於高文大
冊之外時出一二存於集者可見也君他文皆工余恐其爲
樂章所掩因以箴之

蔣跋阜陵御書韋詩

有韋蘇州五言古體十二首乾道天子親灑翰墨以賜故相
陳正獻公者後八十有四年正獻孫增出以示臣奎畫既妙
韋詩絕佳希世之寶也郡中謀集云自慚居處崇未覩斯民



康西齋寄友云羣公方雲集獨余忻寂寥仕有憂民之心退
無競名之意觀稼云倉廩無宿儲徭役猶未已方慚不耕者
祿食出閭里蓋猷猷不忘之義此乾道天子之所以嘉奬而
爲之書筆也

蔣跋思陵書韓翃詩

賽城飛花之句不獨德宗喜之我光堯亦喜之使翃生於炎
紹亦必爲詞臣矣光堯御書便面滿天下此乃歸袁陳魏公
家藏可寶也

黃戶曹梅詩

和余百韻絕句者三十餘家黃戶曹和在諸人之後無一句
一字與諸人相犯如天孫消洗斗柄斜繞枝忽起護巢鴉熏

娥青女新梳洗來圖寒梅半夜花如白鼪禪巾白石龕跏趺
無跡越山菴朝朝拱立罔明手昨日看梅廢小參如林閒翠
羽啄枯榛邂逅孤筇次水涯飛過小谿留數語殷勤報有隔
橋花如何須更辨傷春謗歲歲飄零不及春如効嚬可醜張
元妹競爽宜爲東晳兄皆冥搜精鍛他人不可擬摹若夫小
哉荀令香三日甚矣桓公臭萬年之句雖老夫亦避君三舍
矣夫學莫難於進莫易於畫進者如抹電之駿瞬息歷三十
二城畫者如逆風之舟終日溯洄而不離舊處詩亦然以君
之才加以年輔以學必大勇猛精進而未止萬象將困君陵
暴梅特詩中一物耳

林通議遺墨

玉融林氏自著作平六傳而至通議大夫格是生龍學林氏
始大又四傳而至寒齋龍學忠節見於史金紫寶章寒齋三
世行誼見於余所述墓誌惟通議而上文獻無所攷詳故老
言通議大父仲廉父伯材皆爲里大儒通議五薦於鄉由特
科爲建州理掾此詩爲題云新酬焚黃親奠先塋誦身先失
父母祿止及妻兒之句不泪之悲使人涕下通議遺墨僅此
片紙余從寒齋二子同合借觀錄而藏之初龍學在母腹中
族人夢祖塋華表金書云遇酉生珠玉既而龍學生於己酉
寒齋亦然昔人設首丘之喻以不去鄉井奉填墓爲孝孔氏
世葬孔林顯博之事蓋不得已而然後世乃有宦遊不能歸
者老泉葬蜀長公葬汝少公葬潁歐公亦不克返瀧岡今林
氏十一世松楸相望歲時子孫瀝酒埽松一日可匝同合又
各爲生墓距父祖宅兆一牛鳴聞耳嗚呼盛哉

紹興獎諭詔

公之乞挂冠樓前也或謂公爲全身遠害計爾嗟夫中書舍
人以書行詔令爲職時二凶執國命所謂大誥令今日上
自稱皇太弟而與子也改建炎爲明受也明日襄崇二凶也
遣使和虜也止勤王之師也擢王世脩而貶張德遠也人各
有能有不能書行此等詔令非公之所能也公之去豈不壯
哉彼以揮翰如飛書行惟謹者爲是則公之去爲非矣當時
卓亦然前輩論平勃視陵且有媿色況爽輩有謀而未遂乎

者亦奇偉如此

周天益詩

君生於福而僑於劍劍人皆沿崖臨流以居望之如在圖畫
閒然多水患壬子谿漲至冒城郭君之草廬毀焉家具蕩盡
獨橐其詩來訪余余爲作詩勸緣後八年復至曰吾廬雖復
舊觀然年益長身益窶谿山風月雖美如飢何余問別後何
所爲君又出橐中詩數倍前作余語君曰使君之家室屢漂
搖屢拮据而未定者谿誤之也意君厭且倦矣將改圖矣而
江湖見遺於場屋者詩誤之也意君厭且倦矣將改圖矣而
君尙戀谿不忍去耽詩不輟吟人固有嗜好與世如是之相
反哉昔天台林景思詩家前輩號雪巢近有同人劉某亦號
雪巢建陽劉叔通考亭高第號谿翁君亦號谿翁余嘗戲劉
君與景思爭巢今君又與叔通爭谿耶然景思叔通詩皆行
世君其勉之

黃珩和梅絕句

昔戶曹祖潤既和余百絕其族父珩亦繼作凡詩以千首如
一首爲易以一筆兼衆體爲難以累句敘一事爲易以一句
貫一篇爲難君所作首首不相犯句句皆自鍛若粹衆長倩
他手而成者尤善於借彼明此縮多爲少其警句云豐鐘逐
散雲遮路我欲伸冤玉帝家青女一身都是膽年年隨月下
偷花又云頭色果無描畫法漢人枉自殺毛公又云一雙白
鶴騎焉往十萬青蚨散卽休吟逐何郎早春句輸他占射得




揚州始爲戶曹爲士林之英妙不知君家又有癡叔也處仲
父子未易優劣

卅甫姪四友除授制

此題妥晚倡之竹谿和之後余繼作已覺隨人腳跟走矣既
而胡卿叔獻及倉部弟各出奇相誇里中士友如林公挾方
至黃牧競求工未已然止有許多事用了又用止有許多意
說了又說譬如廣場卷子雖略改頭換面大體雷同文章家
之大病也有張端義者獨爲四友貶制自謂反騷然材料少
邊幅窘非善詞令者卅甫姪此作殿諸人之後余覽之曰世
皆以列於楚詞者爲騷殊不知荀卿之相賈馬之賦韓之琴
操柳之招海賈哀溺乞巧諸篇皆騷也同一脈絡同一關鍵
而融液點化千變萬態無一字相犯至此而後可以言筆力
若疾走不如夸父治容不如西子未免於學步焉效嚬焉譬
策慶勝眾作漫衍處反爲眾作所勝其如勿爲杜公云詩
是吾家事余亦云四六是吾家事著作公似歐蘇小巫臺公
似楊劉然皆不獲用世若余無拙兩切詞臣而無一篇可傳
卅也有志兹事宜博覽宜精思他日院吏腕脫敕使口宣有
堵閣受潤筆之獲而無依樣畫葫蘆之誚不獨爲吾父祖爭
氣亦爲汝伯刷恥四友特小小除授耳更有大典冊在

眞窖遺文

蟾蛙翁身九尺如張鎬相公而瘦起無風雲之會年八十如
僧伽公而高蹈無春鉏之辱余小翁七歲以兄事不敢以友

友也暇日出一編示余曰先君子昔多論著未嘗蓄彙今所存者絕少吾子方網羅放失賞好文字獨無數語以寵嘉之乎余袖歸讀之得古文六古詩十二律詩百三十一雜文二十六侃侃乎父師之容鑿鑿乎典訓之言簡而盡詘而辨若不經意而窮天下人之思索若不脩詞而極文章家之妙巧大篇短章皆然蓋玉川子甫里先生之流使之浮沈於里巷老死於山林皋壤朝無伯休之召史失兩生之名反復遺文爲之慨歎余不及識君而識其兄特魁名鎬字仲京君名銓字叔平別號眞窩聽蛙翁名審權宇立之奕世皆麗厚長者

方元吉詩

君家詩境公詩雖天材奇逸筆力宏放亦書卷撐腸壯腹英華發外而然又周遊天下南轅湘粵北轍汴燕縱覽祇融扶胥太行黃河故揮毫之際如有神助余嘗有五言二十韻題其集若武成詩得於天資於書者足歷而目擊者皆不及翁直以冥搜精斷有所悟解每一篇出仲白季番輩皆驚異水心南塘二老各待以小友余嘗誌其墓其父子仙去今踰三紀於是海豐令君元吉亦接爲詩請賦多而詩少與君同嗜好者不三數人皆推讓君君益自喜叢稾欲十倍於煮瀑數倍於南冠桂林諸稾君不能盡鈔前數年出舊作近又出新吟各一編示余余病眊不能徧覽大率飄逸者學詩境輕清者學武成可謂善學矣君才固高然年少而仕淺書果撐拄歟游覽果周徧歟氣銳而思敏人未一字我已數首果冥搜歟果精斷歟君以爲已然耶未也昔曾茶山以詩示呂紫微呂病其無新意朱晦菴讀呂詩則曰居仁論詩要字字響後來詩卻都啞了君試以此二說就叢稾中擇其無新意者啞者不似此詩境父子者去之又去之去之盡則有新意者宇韻者似詩境父子者出矣他日別爲一編老漢當爲君重說倘言君方氏宇文甫元吉名也於詩境公爲叔祖於武城爲從伯父武成自號煮瀑庵

陳公儲作小龍自跋詩皆精妙戲題其後

伯時馬公儲龍追列缺拏空濛挾電雹驅雷風裂石出與天通藝雖工命則窮

喻景山例略賦集句詩卷

往年復齋陳公有重名士多遊其門而喻君景山尤號重客余數於復齋坐上接其緒論閱過余劇談於書無所不析著有經史例略賦每一書率以律賦一篇括之亡友王卿實之嘗欲序而傳之不果尤善集句所資取非一家凡古今大詩人小家數之作皆默記或即事或對客感觸之頃欻唾而成如裴度川蔡人臨淮代汾陽一指揮閒莫不受令非若郭象之竊向秀紹威之偷江東楊劉諸人之掃搪義山而已復齋病例略賦嘗學者怠心實之曰誦之則記憶愈精牢何怠之有君素喈陶韋荊公詩自謂平生無一句近傍因歎筆力猶弓與秤分寸不能強故自作之詩絕少而仕淺書果撐拄博學精識之士矣後三十餘年君之子汝楫袖君集句詩一

卷示余內三十餘首君自錄餘汝楫所錄行楷姿媚外人不辨其爲羲爲獻也與之語才學不減乃翁憶初識君風骨清粹擬晉唐漆黑汝楫貌與聲惟肖而觸然雪白矣然則余之愈衰愈老亦可憐也已

## 王實之與喻淮東

臞軒磊磊落落所謂眼空四海神游八極之表者而加敬於鄉前輩卷卷訪求其遺書如此彼互鄉童子欲與先生並行黃吻少年而輕議宿士見此皆當顏汗顙泚矣

## 楊公節論語講義

當赤白囊交馳戎馬滿郊之際蓋辨士說客奇材劍俠奮發功名之秋楊君方挾朱氏四書與其伯父信齋禮書游行四方術迂而計左矣昔管幼安客遼東虞仲翔在交州皆研究經學開門授徒近世尹和靖譙天授先生亦轉側兵閒卒爲大禍先聖皇皇汲汲於學不以時危世難而少輟也君行矣安知斯世無爲君築金臺者

## 通上人詩卷

余自杜史免歸屏居荒邨面壁九年門無貴客惟游於方之外者辱臨焉然閩僧多白首未嘗行腳又未嘗參叩大善知識與語不過曰某刹虛某貴人與某官善書可求刹可得也主人急起洗耳客不樂而去人因謗曰後邨不喜僧一日有天台通上人入謁余問來意通曰無他平生有吟癖神所作詩兩卷懶閒淡泊如不設色之畫不糝之羹有自然色味昔

## 後村先生題跋卷之十

## 術者施元龍行卷

太史公傳術者不三二人楊子雲以嚴君平與李士元並稱其爲世所貴重如此今挾術浪走四方者如麻粟而世反賤之何歟蓋古之士不必逢掖雖業一技而甚貧窶者亦莫不自重屈原楚大夫賈誼宋忠漢名卿皆鄙詹尹季主而卜有來而問無往而告也史記君平垂簾閉肆國初麻衣道者非陳希夷不能致今術士異於是有盤街不售有守門不得見有不問而告者矣上饒施君伯山過余談天其學兼日者龜筮之長決以風鑑倫類貫串談論泉湧品其儕輩皆在下風然客四方遊三邊進不能取一命退不能謀把茆正田別我天荒如優鉢曇花曠劫一見所以可貴其後舉世皆詠梅無才思清麗足以譬梅或人物高勝足以重梅又首爲詩家破天荒如優鉢曇花曠劫一見所以可貴其後舉世皆詠梅無才思清麗足以譬梅或人物高勝足以重梅又首爲詩家破



南蕃姑與之飲嗚呼安得有氣力貴人如燕昭爲築黃金之臺如杜工部庇以突兀之廈如白傅蓋以萬丈之裘使君不以飢寒累心術益精語益驗爲鐵戶限非輦金帛而來叩者勿納

## 孫夢得習齋

語二十章習第一義作聖工夫實基於是陳以名巷陳公和仲孫以名齋劉叟贊歎何人哉

## 蘇澤先天太極論

書有坦明易通者有微妙難通者孔氏語門人曰吾無隱乎爾然當時高弟有性與天道不可聞之歎雖伯魚親受於家庭者不過詩禮而已經莫粹於易夫子五十而學如先天太極之義前有濂洛皇極經世書通書易傳後有朱陸鵝湖往復之論至矣盡矣以葉龍泉之精詣陳龍川之豪雋猶不能添一字注腳潮士蘇君澤乃著論以翼先儒之說而合諸家之異嗟夫余幼而執卷今七八十矣於是書多未能通其易通者君年甚少顧能通其難通者亦足以見余之髦而君之英妙不可及矣

## 陳邁高梅詩

自昔詠梅者少六朝惟何遜揚州睦凱庾嶺之作傳於世至於本朝孤山處士暗香疏影之句擅名至今此二三君子或才思清麗足以譬梅或人物高勝足以重梅又首爲詩家破天荒如優鉢曇花曠劫一見所以可貴其後舉世皆詠梅無



論山林之士雖市朝之人莫不有作累數千百篇而不敢望前賢之一聯半句於是不足以譬梅重梅而反以褻梅輕梅矣余往賦百絕先犯此戒和者二十餘家仙谿陳先輩最後和而押韻用事清新無窮君妙年有場屋之債宜且參取王沂公兩句未可作此冷淡生活

## 劉炎山教學詩

難莫難於爲人師而爲童子之師尤難蓋敏鈍勤惰受性各異有能評衆者有不能名六畜者有襁褓中識之無者有誤讀金根者加以父兄驕惜保姆擁護左右便佞詔媚少也不力長而猶縱童心無時而改師教有時而倦則與之爲嬰兒而已溺溺者皆是也吾與劉君教學詩四十九韻專諄縈縈廣

弟子職小學書之意而無韓子利祿之誘使家塾每得若人
任擊蒙之責彼璞者可追琢成器甘白者可和宋爲色味拱
把者可培養使之干霄拂雲也君名景山

三山辟璞講義

自古有狄難布衣之負材智喜功名者皆遊邊以求售其說
而窮經攷古之士所挾既迂北轍不利往往轉而南轅長谿
辟君以其學講於泉泉之大夫國人相率以聽前御史洪公
君疇取其引周禮經文以正歲爲周正正月爲夏正之說謂
可以決千四百年之疑君歸逢余病眊不能細叩君爲余略
剖一二其說皆信而有據辨而不鑿夫六經中千四百年之
疑不止於建子建寅一事前人稱賈生曰羣疑亡矣君不以
書屬書不一書

章仲山詩

詩非達官顯人所能爲縱使爲之不過能道富貴人語世以
王岐公詩爲至寶丹晏元獻不免有腰金枕玉之句繩以詩
家之法謂之俗可也故詩必天地畸人山林退士然後有標
致必空乏拂亂必流離顛沛然後有感觸又必與其類鍛鍊
追琢然後工或曰孰爲類曰有子桑必有子輿有孟郊必有
賈島有盧仝必有馬異天台章仲山示余吟稾庶幾有標致
有感觸矣意君之友必有若子輿若賈島若異者求之集中
未見其人若達官顯人之評蓋富貴人語也非詩家語也惜



余老病不得與君細論此事

鄭大年文卷

建士鄭君贈余騷詞文卷音節步趨屈子二十五之作然楚
詞惟騷經一篇三致意諄複而不爲多委蛇曲折而不爲費
君所作可以約而盡者必演而伸之爲數十百言豈祖述騷
經而不參取九歌章句耶余嘗謂作文難論文尤難貌似者
不若意似貌似者法言之似論語也兩京三都之似上林子
虛也意似者杜詩之似史記也貞符之似王命論也此事話
長他日當爲君傾倒

嚴慤上舍詩卷

丙午余自少蓬兼西披去國客或贈詩曰十載梅花曾作祟
一番紅藥又無情辛亥自右螭兼僕直去國御史劾余猶提
起梅花舊話庚申忝左螭右披之詔行至建安太學嚴生餞
詩又爲梅花下壯腳歲莫天寒萬卉搖落惟梅梢已萌動眞
余平生耐久之友嚴君知名六館慈恩之杏廣寒之桂還君
好手盍以梅花讓余

曹夢祥石巖集

余少從事昇閫毅齋徐公由歷陽守持江東廉節道昇始見
於傳舍謀筵記之士於余余薦段君昌武公亦喜其文畀以
斤削端平甲午召彼故老公還禁近余亦有列於朝遂得朝
夕親炙每望公眉宇聽公緒言竊意元魯山陽道州輩人不
過如是後二十餘年耆舊彫落余白首人京與尚書郎王公

鄰牆王公示余曹君夢祥石巖集一編其文無驚波怒瀾涇然止水而已無奇葩麗藻蒼然老幹而已既而知其爲毅齋之宅相甚矣曹君之似毅齋也昔陶淵明爲孟嘉記述平生號爲名筆余嘗欲爲毅齋作傳不果曹君宜爲渭陽任此責毋庸多遜

劉瀾詩集

詩必與詩人評之今世言某人貴名揭日月直聲塞乾坤是名節人也某人性理際天淵源派傳濂洛是學問人也某人窺姚姒逮莊騷摘屈宋熏班馬是文章人也某人萬里外建侯某人立談取卿相是功名人也此數項人者其門揮汗成雨士羣趨焉詩人亦攜詩往焉然主人不習爲詩於詩家高下深淺未嘗涉其藩牆津涯雖强評要未抓著癢處天台劉君瀾鈔其詩四卷示余短篇如新戒縛律大篇如散聖妄禪詩之體製略備然白以賀監知名貿以韓公定價余未知君師友何人序其詩者方侯蒙仲余謂蒙仲文章人亦非詩人也詩非本色人不能評賀韓皆自能詩故能重二李之詩余少有此癖所恨涉世深爲俗緣分奪不得專心致志頃自杜史免歸入山十年得詩二千餘首稍似本色人語俄起家爲從官詞臣終日爲詞頭所困詩遂絕筆何以異於蒙仲哉君足蹟徧江湖宜訪世外本色人與之評儻得其人飛書相報余當從君北面而事之

建寧縣平寇錄

屬者蠻韃幹腹深入湘中之全衡永江西之臨瑞皆失守惟陳侯元桂死城郭他郡率聞賊未至委之而去寘伏山谷名曰移治郡雖小有廂禁軍有隅總民兵若平時撫以恩信激勵而用之可以守亦可以戰何至倉卒無據如此林君經德之宰建寧也賊去縣五里君與其家端坐縣廨不去布置方略躬率官民兵逆敵遂大克捷黠酋凶渠以次俘馘邑人相賀曰微宰君吾邑其蹀血矣郡與臺閫方上其事於朝君謙巽曰皆二寨之功也嗟夫一縣之力不大於郡二寨之卒不强於廂禁隅總彼以强大潰此以弱小存豈非君素撫其士而無虐使乎時其衣廩而不刻削乎向使君與全衡永瑞之守易地而處則千百瘡痍飢疲送死之虜詎能蹂踐數城如敵眾諉曰彼皆郡將如田單以區區即墨拒强燕雖樂毅不能下謂縣不足守者非也惜余無太史公筆力不足以發之

陳祕書集句詩

昔之文章家未有不取諸人以爲善然融液眾作而成一家之言必有大氣魄陵暴萬象而無一物不爲吾用必有大力量唐人評昌黎公之文雄偉不常比之武事余謂詩亦然蓋雖古名將必用素拊練士卒素服習弓馬廉頗爲楚將則無功晉惠公乘鄭驕則敗豈非氣魄力量有所限局歟若李臨淮因郭汾陽之營屯壁壘一號令之而精采變孛廣奪胡兒

弓馬南馳且射殺追者此豈有法之可傳哉集句詩自半山後他人爲之憂憂其難祕書君於此喨嗟談笑而成或詠物或感時觸事或絕句或五十六字雜取前人警句無論小家數若李杜韓柳歐蘇黃陳大宗師亦皆俯首受令於旗鼓之下其氣魄力量固已關古今騷人墨客之口而奪之氣矣是編乃君初擢第爲郡文學時所作余又將順下風求續集而觀焉

信菴爲包君用作墨梅

頃年見信菴丞相爲林肅翁作墨梅橫卷肅翁自言嘗客於公之塾後果擢上第入翰苑今觀此卷乃爲永嘉包君用所作筆愈老君用亦公客也蓋山相嘗求公一筆不與若二客未遇而公直以魁百花調鼎實之事期之可謂具眼矣君用勉之他日科第官職當不在肅翁下君用名國器余先君少師同年通守公之孫余舊同官錄參軍之子

## 二戴詩卷

余爲儀徵郡掾始識戴石屏式之後佐金陵閫幕再見之及歸田里式之來入閩又見之皆屏迹萬里悲歡感觸一發於詩其平生不得一字力皇皇然行路萬里悲歡感觸一發於詩其姪孫頤稟其遺稾示余追念曩交式之余年甫三十一同時社友如趙紫芝仲白翁靈舒孫季蕃高九萬皆與式之化爲飛仙余雖後死然無與共談舊事者矣頤詩亦有石屏風骨諸公多稱之昔禮記有二戴余謂詩亦有之敬尊石屏曰大



## 戴頤曰小戴

董樸幹文稾

余山居十年不見近人文字白首入京稍有神文卷私淑余者大率章句多而議論少天台董君之作盡卷無一篇詩惟記序題跋誌誄繁者千百言簡者三數行他人文或讀數句輒義墮或首尾不相貫屬惟君引筆行墨略無凝滯其融液先儒同異培擊後學疑誤透徹痛快必達其意而後止使君進用而行其言必有補於世道賢於風雲月露之作遠矣初余未識君見脩齋王尚書稱其人後識君又見其文歎曰知人

## 爲徑山間老跋宸翰

臣恭惟皇帝陛下聖學淵奧儒釋兼該奎畫高妙古今獨步乃者親御翰墨賜徑山主僧廣聞號佛智禪師開侈上恩出以示臣臣謂智之爲義在儒家曰大智曰上智在釋氏書曰佛智曰菩薩智惟眞知大覺者能之昔初祖過梁帝忠國師過唐宗皆有問答至今傳誦聞所以受知於陛下者雖不以語臣然故鄭丞相清之尤端明焴皆深於佛皆臣所厚觀其爲聞序跋更迭稱贊竊意聞必有言句上契聖心者陛下豈輕以名假人哉聞將勒石山中臣幸以薄技待罪禁林贊歎有分

## 蕭棟所藏畫卷

畫洛神賦余見數本皆曰龍眠所臨雖使善鑒定者莫能辨

其眞廣廬陵蕭君此本末有澗泉跋語不必伯時眞蹟自可
重矣

方梅卿和御製閏喜燕詩

和詩難和御詩尤難柳誠懸殿閣微涼之句雖無顯刺亦含
微諷而跋公尙有公權小子之語前士方和仲以所賡聖製
問喜燕賜新進士詩示余是日余忝從臣與燕恭和以進久
之乃見和仲詩首章子厚憤不在前甲兒於色詞和仲高才
奉對僅得文學然安義命敬君賜如此頃余嘗識和仲於塾
茲幸以薄技在天子左右小不能如楊得意之誦相如大不
能如常何之薦馬周可媿也姑爲跋詩和仲名梅卿

再跋宇文肅愍公詩

余七十歲時爲肅愍公跋此詩後六年詩與跋歸肅愍公之
孫提管君陞祖身膏窅廬而手澤返於中國不歸他姓而歸
賢孫天也

黃龍南禪師眞蹟

南公與黃檗勝公書有楊風子近世陸放翁朱晦菴筆意言
語不掉書袋而自粲然成文璩公其寶藏之

宗上人所藏楊文公劉寶學朱文公三帖

宗上人所寶三帖楊文公一也劉寶學二也朱文公三也久
軒此跋只舉朱文而楊劉則置而不言是宗上人惟是之從
不問同異也雖然久軒學於朱氏者其尊師衛道之意嚴矣余景定壬戌九月告老得歸出宿湖
山宗之徒恬侍者出示此卷念西山久軒皆不可作矣因題
其後

給事徐侍郎先集

某庚申仲冬朔侍立直前奏事越三日蒙恩擢貳夏卿仍兼
西掖時矩山徐公兼東省同論思同封駁每見公於朝廷文
字溫潤精切常自媿其論之繁蕪其於宮府命令士大夫除
授必是非非義形於色某素懦雖欲自毀袖中之棄附名
瀛夫之末而不敢近旁也兩省同寅者幾二載一日公出二
徐先生遺文一帖曰覺谿公王父也觀過堂公嚴考也覺谿
之作如蟠桃實如優鉢曇花希世一見見則爲瑞觀過公大
篇如廣樂鈞舞短章如廟瑟三歎鶴鳴章指金華殿中語也
豈特足以補呂氏讀詩記哉二老有文如此而終身隱約不
遇詩書之澤鍾於鉅山公之身宜哉昔坡穎爲文章大宗師
而歐公尤稱老蘇秀才之言曾南豐亦作明允哀詞山谷爲
詩初祖而句律自山鬼木怪著辭荔天祿辟邪眠蒨苔之語
而出某於矩山公三世亦云

包侍郎六官疑辨

某丙午以少蓬兼說書有旨講尙書辛亥以大蓬再兼說書
復講周禮上於經學皆深造某於周禮非素習每進講不免
旋讀疏義旁采諸家解說陳之旒扆至於心有所疑理有未
安既不敢爲臆說率是捏合遷就以傅經文嘗恐明主顧問

無以奉對聞宏齋包公有周禮說北面而請焉始見所謂六官疑辨蓋先儒疑是書者非一人至宏齋始確然以爲國師公之書某心有所疑理有未安者如破疽刮膜矣一日開卷緝熙講天官至廠人奏曰臣雖按注疏如此說終是自信不過豈能有補於聖學萬一又奏周禮一用於新室再用於後周三用於熙寧皆爲天下之禍臣舊疑其書近見包某疑辨豁然與臣意合若陛下因包某進講試取其書觀之便見其人見識高非世儒尋行數墨者所能及上領之是日貴主將下嫁講退見大小箱篋拍塞殿廡竊意天子應酬羣碎亦如人閒講席所奏未必留聖慮矣及還舍坐未定得宏齋柬謂有旨宣諭劉某奏卿有周禮解義可錄進呈某與宏齋相與



贊歎陛下之勤於典學未嘗須臾離也雖開甕館而首延儒臣方治家事而急問經說眞萬世帝王軌範宏齋既奉詔鈔其書奏御因題卷末而歸之宏齋

劉瀾樂府

劉君瀾嘗請方蒙仲序其詩以示余余曰詩當與詩人評之蒙仲文人非詩人安能評詩今又請余評其詞余謝曰詞當協律使雪兒春鶯輩可歌不可以氣爲也君所作未知協律否前輩惟耆卿美成尤工君其往問之讀余此評者必笑曰君謂蒙仲不能評詩顧君能評詞乎

吳必大檢察山林素封集

昔陶穀尚書伐其翰墨之功希望大用善乎藝祖聖訓曰吾友人方善夫示余以宜興蔣君子充詩卷留之年餘余方待罪禁林客履滿門詞頭盈几未暇讀及告老得歸出泊湖山善夫來徵所留卷始拂塵開卷不三數首而城中賓客相尋未已終不得細讀余聞詩人警句皆旬鍛月鍊嘔心搜腸而成蓋有踰歲始補足一聯者此集百七十餘篇少亦費十年功夫余挑包行矣且題姓名於卷末他日板行以一本寄山

閒當別著語善夫名至子充名廣

毛震龍詩藁

詩料滿天地詩人滿江湖人人爲詩人人有集然惟極天下之清乃能極天下之工放一生客投社著一俗字入卷敗人清思矣生客不必貴要但聞人皆是俗字不必請求但浮譽皆是林和靖在天聖明道間詩名獨步招聘不至一旦杭守至山閒置醴詣旦以儷語敘不能出山謝地主之意大爲物議所非衡士毛君霆甫示詩一帙有事外之志但其閒頗爲聞人浮譽所累余謂當盡擺棄之乃極清極清則極工矣余此語亦當擺棄

黃挺之詩卷

先人開禧初與白石同朝余端平初與魯菴同朝有情好譽菴雖不得年然詩名不下乃翁今其子若孫又皆能詩詩固不可無源流耶抑白石僅至九卿不登侍從疑詩爲之也魯菴僅至學官掌故不持一麾亦詩爲之也去辨父子高才俱未解禍疑又詩爲之也豈昌其詩者固嗇其祿位耶余少喜吟至齟齬跋寔後禁不爲然後稍宦達詩能窮人之說余以身體驗之信而有證

贈鄭潛

衡人鄭君潛善風鑑然未嘗出山而四方名士莫不接議余聞古之有道術者如嚴君平司馬季主皆下簾閉肆人卽而問非卽人而售也君之術余不能知其淺深然不卽人而人卽之有嚴君平司馬季主之術余不能知其淺深然不卽人而人

其欲友康節者歟

松山趙氏義莊規約

聖門以無改父道以善繼志述事爲孝孩提之童知誦此言及乎耄老能踐此言者寡矣父置醴待賓師而子不設父開東閤而子施行焉夫卮酒無庶糜之費一揖無吐握之勞而父子嗜好相友如此況先志有大於此者乎本朝故家買田贍族昔惟文正范公今惟信庵趙公靜齋趙公然非勝置之難而增廣之難靜齋之田六百石冶幹君增爲千石其景慕忠宣公者歟他日官達是莊之增未已也

崇蘭圖詩跋

三公始有山林共隱之約既使江員道圖之又各賦詩以見



志其後簡齋大用北山入爲詞臣皆未嘗踐約而三公相繼仙去矣此圖流傳跋者滿卷如汪公彥章辛公企李朱公希真張公巨山謝公季思劉公季高皆南渡文章宿老筆精墨妙照映緗素乾淳以後名公卿姓氏亦班班見焉蓋崇蘭主人沒於紹興壬戌至是甲子再周趙氏世寶此圖今在其四世孫與積處出以示余余曰此君家舊物也君其珍祕之無若永禪師藏乃祖褉帖不密爲京東學究所竊

再題

汪公跋此卷年七十四有衰病龍鍾之歎余書卷末年七十六衰病龍鍾甚於汪公矣掩卷慨歎不已

姚南一齋名



鄱陽姚君齋名乃與南渡參與陳公相犯陳公遠矣心不競此陳迹然長樂黃侍郎永嘉謝左史亦以簡名齋歲月尚近余恐君未免有與謝公爭墩之嫌兩家未免有不虞君涉吾地之問

李炎子詩卷

看人文字必推本其家世尚論其師友史記杜詩固高妙然子長世掌太史如董相東方先生皆同時相頡頏子美自謂吾祖詩冠古人又與子昂太白岑參高適諸大詩人倡和故能洗空萬古自成一家余少走四方於當世勝流多所款接識果齋伊洛之醇識解峰蕭汲之直識徑畈龔鮑之潔今三君子僅存其一余亦耄老孤陋寡聞甚矣樵士李君雲仲示詩三帙讀而異之問其譜系果齋其諸父也觀其賦詠舛徑畈其師也卷中格律尚未離唐體然其意度脫換騷選包含理致大而道德性命小而草木蟲魚自昔經生學士詞人墨客智所未及筆力所不能發者皆長言而詠歌之蓋其濡染於家庭熏炙於師友者深矣然士生叔季有科舉之累以程文爲本經以詩古文爲外學惟才高能並工貿浪仙有詩名入試乃問原夫輩乞一聯楊補之妙詞翰禮閘作賦至七韻思不屬求助於同人同人戲之曰何不畫梅一枝足之余慮君之本經爲外學所掩也既誦其美因以箴之君父師皆以其學魁天下詩文特其緒餘耳

跋梅窗程公坦詩卷

吾詩工人曰拙勿信也吾詩拙人曰工勿信也孰信哉自信而已郊以寒島以瘦盧仝劉义以怪皆名家然止求昌黎公印可不徧求名公卿也君其思之

題蛙方氏墨蹟七軸

張公不以詞翰名然行草故自豪邁所謂學士老兄者何人歟下云負大才名必是與王元之輩人　張文定公齊賢帖

楊公帖乃已貴顯時所作片紙小字極謹愼茶呵子皆易得之藥答簡有珍荷之語前輩謙厚如此許帥不知是何人所謂一丸者不知是何藥而能起重病也坡公帖十八字耳

居然韻勝　楊文公蘇文忠公小簡

山谷二帖當是自黔南北歸所作故有伯氏道次戎州人回之語　山谷帖

興發句帖尚易得惟李邕帖小字行書者可寶玩　米帖

居中諱宮小金紫公之季子仕至於南昌宰然與陳了翁江民表厚善可以知其人矣元城帖未知與何人有邑事清簡之語豈在南昌時所得乎二公寸紙隻字他人尚知寶惜方氏子孫其永襲之　了翁元城帖

梅聖俞謂郭功甫有太白之才今觀其自書五言只如此恐去太白尚遠然方氏藏之百餘年竊意同時東思亭者非一人惜不得盡觀以驗工拙

坡公二帖皆與南圭使君者萬卷樓舊物也烏虖主人爲吾寶之　坡公帖

三處士贈言

網山

古之學者必尊師子夏以不稱師受曾子之責許行以背師爲孟氏所貶竹谿中書君之學受於樂軒樂軒受於網山二師皆老死布衣竹谿在三之念愈篤其再入爲詞臣也年老當選元士乞以此一階回授師友師網山樂軒也友寒齋也詔下其事議者以爲旌異遺逸朝廷盛舉也宜報可回貺之請宜勿聽竹谿頓首言弊例易啟眞情難察他日源源而來者將以某爲口實矣大臣以聞上欣然如竹谿初奏贈二師初品官堂帖采網山贊書語號曰文介先生初網山接艾軒嫡傳閒晦庵緒言其詩文古雅節行高潔師趙忠定公舉遺逸不就謂之文介實副其名矣昔荊公患士風不美坡公有今之君子爭半年磨勘之戲竹谿此舉彼爭磨勘者聞之可以媿矣

樂軒

前輩言事師之謹者惟石介李泂於孫明復坐則立升降拜則扶游酢侍伊川雪深三尺而不敢退此謂事其生耳竹谿之於樂軒也以其無後則祀之家廟焉歲時則祭於墓焉入白尚書下郡邑禁二墓之樵采焉師死而事之如生有前輩所難者上既可竹谿回貺之請堂帖采樂軒贊書中趣尚高遠之語號曰文遠先生讀其書尚論其人無媿於此名矣昔叔孫之弟子半山之門人皆尊其師爲聖蓋漢廷方用嗣稷君制禮崇親方以新經字說造士其尊之也有所爲也若竹谿師友乃窮書生老選人其宰木已拱非有權位可軒輊氣

力可榮辱人者而竹谿懷向來一瓣惓惓如此豈有所爲而爲之哉

寒齋

三先生褒論既下或問余曰竹谿事樂軒如父事網山如王父師弟子情義得矣寒齋才長竹谿四歲於網山樂軒若爲班乎余曰韓子不云乎其聞道先乎吾吾從而師之昔陳了翁早貴楊龜山年六十猶爲比較務然了翁稱龜山必曰中立先生竹谿之於寒齋亦然上以寒齋嘗力辭改秩給札特賜陞朝或又問曰寒齋何以謂之文隱也余曰六記百詩至文也不隱山林而隱市廛大隱也故蒙齋袁尙書見其書驚喜謂得慈湖絜齋心傳之妙旨杜游兩丞相聞其風啟疑待以泉章漫塘起隱之故事蓋曰隱者乃公朝之紀實曰文者非寒齋之求顯

朱文公帖

曩余宰建谿三年見文公遺墨多矣輒能辨其眞僞亦能知其交游往還人爲誰白谿上歸踰三紀矣此二帖與子禮六七兄者行草尤妙其爲眞迹無疑但恍然不記子禮姓名疑是五夫諸劉偶涵江山長祝君相訪其祖姑文公母也亟以問之祝亦不記所云折簡言求之於文公集有誄子禮文始知子禮乃草堂先生之于文公夫人之同產也圃兄弟求時官書而文公乃慮鄉曲見疑而不果作又勑子禮避嫌其居鄉謹重如此學者所當法也帖中云子厚者黃氏名鋹工古體詩文公序其集計議陳君得此帖以示余借觀累日書其後而歸之

李簡孫詩卷

李氏自樵川通守爲鄉先生及門蒼錄牒者多名士至亭山尤爲鄉評所推今爲太史氏掌南宮箋奏其子若猶子名某孫某或踵世科或偕計吏往往有聲場屋一日簡孫者示余詩一卷乃舍黃策捷■■爲山林幽子江湖游客之語余告之曰汝伯文章宿老也奈何厭家雞而問外人乎君復余曰昔謝公問王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子敬曰故自不同公曰外論不耳子敬曰外人那得知然則余固不足以知君矣姑書此紙以代還贄

刁通判詩卷

歐陽公自言少時未有一人見知惟內翰刁公開端誘導至於有成而後止其後遊於諸公雖有知者莫之先也蓋杜范韓富援歐於知名之後內翰識名於未知名之時非具眼不能爾藏春公內翰子也底法父所交皆名公卿歐公稱其四紀擅名美其歲晚解纓蓋刁氏之源流遠矣文獻相傳至清漳通守復以詩鳴余嘗評本朝詩崑體過於雕琢去性情寖遠至歐梅始以開拓變拘狹平淡易纖巧子曰辭達而已矣豈必搆搪義山入社平通守所作近情切理者有王黃州邵康節之風意所欲言詞必足以發之監郡以後諸篇傑出不耨律放縱而不踰矩眞老筆也通守以裒木示余輒題其

蘇才翁二帖

才翁兄弟皆以書名然裕陵尤重才翁而邦子美今觀才翁帖自負得二王意謂子美有愧素風耳乃知裕陵聖鑒之爲確論才翁使回與君謨同時今使者碧棲陳公既沒才翁八年封植君謨道旁松不幸遭斧斤者栽補之訪求兩賢遺墨刻之寧覩之上惟才翁尤難得此二帖皆莆人墨林方氏所藏碧棲以沿洄三帖易之去蘇蔡遠矣而公懷賢尚友存古詔後之意如此豈特翰墨風流與兩賢神交於二百餘年之前哉

林子彬詩



玉融林君子彬示詩七十篇其言曰吾藏之以待後子雲然其人不可待今江湖間多以此事推君試爲吾評之余耄惛未暇細觀君貽箋督過余既媿謝徐味其詩果多警句古體若發與高遠然有子昂太白朱文公數十篇在前便覺難追拔律體若造語尖新然視晚唐四靈猶恨欠追琢而君自謂可以見古人矣又曰可以精口白先君矣自許如此使余道何物語昔尹生從列子學御風之術數月不省又十反而十不告慧而辭去而復至列子曰昔吾師商氏友伯高子三年始得夫子一眄五年始一解顏而笑七年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而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不知風乘我耶我乘風乎余謂豈眞乘風哉去重濁而就輕清耳豈惟詩哉惟學亦然儒家有服勤至死者前輩有立雪不敢退者有十五年學恭而安者余雖未至於老商氏伯高子及先儒地位君投贄屬耳立談之頃而欲盡余肘後可乎未可也願與君各勉之子彬名文之

趙卿遺稿

昔元昊叛士大夫多言西事惟韓范之言最精以其目擊而身履之也金亡韃與且三十年抵掌言邊事者眾矣靜齋趙公奏疏獨謂江上精兵良將分戍淮城一步不可移動又掇舟師防渦口根本之地反覺無恃又言張韓劉岳列屯江上所部或不下十萬或五七萬此兵聚之效豈若今日各城棣守不能運掉哉又言虜有窺江之漸江面空隙處多毋謂虜不能渡爲倘書郎爲樞掾終始持此論及已未洊黃洲之變公言始驗又言今日於邊將賞常厚罰常薄驕蹇者不能裁抑罪戾者不知循省皆切中時病膏肓蓋公仕宦於淮東西最久亦如韓范之行西邊非若耳聞而意料者余銘公墓時未見遺稿後其子上虞令君與稽以東本示余因題卷末以補墓誌之闕

鄭子善通守諸帖

淳化帖

閣帖止十卷惟絳帖二十卷此十卷剪截之餘猶有日月光天德顯上登封書鐫封字　九字隱隱可辨蓋絳帖刑本失去其半今題云淳化帖誤矣文山父子號博雅亦誤乎

法帖第九卷

此帖摹刻精妙紙墨皆北碑然以淳化及元祐大觀本比對皆不合他帖板數次第皆列於逐板之前此帖如第一第二皆列於其頂相傳元祐諸王借閣本翻開妄知此非王郎本乎惜也止存一冊然皆二王字可寶也

禊帖

此五字不缺本較余舊藏者無一點一畫不同但余本有尤王二公鑒定眞迹耳

又

此亦五字不缺本來處甚眞近世惟俞松壽老專收禊帖作蘭亭續考余得其五字缺本今傳相魯公見而擊節爲跋三百二十八字始知壽老凡寶三本以其一遺安晚其一遺余留其一尤佳者後以遺魯公世傳辭氏子編定武石以歸鑲損五字以掩其迹故五字缺本尤爲世所重

樂毅論

此五段石本與余所藏無小異但王順伯跋乃屬本非眞筆也

黃庭經

此帖宜年少目明者伯紀少余七歲猶能於鴻濛縹緲閒望天仙余目力不逮伯紀攬卷茫然

遺教經

此碑無書人名氏相傳二王書在京兆府山谷云小字莫作癡涑蠅樂毅論勝遺教經眞確論也歐公謂是唐寫經手所書

率更千字文

以余家舊本參校余本中裂一痕而首尾全此本尾裂爲四當是兩處所刊皆可寶玩

徐會稽題經

徐季海書列於夾漈金石略者三十餘種此碑楷法尤妙在西京

懷素草書

素師帖如貞元九年者凡五十二行此自序帖尤神妙未知刻於何處當考

五季遺墨

鄭公見閻王時人及國初人詞翰愛之如此余見鄭公詞翰亦然

閱古堂詩刻

頃見范公所書伯夷頌今又見自書閱古堂詩以一代元老大臣而作蠅頭小楷端謹如此後有忠獻忠宣父子二跋蓋本朝極盛時也南北隔絕堂存否不可知而況碑乎覽之三歎

坡公石鐘山記

坡公此記議論天下之名言也筆力天下之至文也楷法天下之妙畫也夫水石相搏固有聲然非風無以發之衆叟之

言曰是惟無作作則萬竅怒號雖大木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者皆激謞叱吸叫嘯突咬況山下皆石穴又大石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其受風不愈多乎公夜艤舟其所聞其嘈吰者又聞其鞳韇者李似之侍郎云亦嘗於此艤舟止聞其吞吐者疑水仙靳嘈吰鞳韇之聲私於坡公者余謂蒙叟固云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竊意李是夕適值風恬浪靜耳余平生閱坡字多矣此卷當爲楷書第一坡語云或以擬樂毅論畫贊洛神賦非也惟富季申樞密以爲學徐會稽題經得之

## 二蘇公中秋月詩

二蘇公彭城中秋月倡和七言可拍謫仙之肩坡五言清麗者似鮑庾閒雅者似韋柳前人中秋之作多矣至此一洗萬古而空之詩既高妙行書又妙絕一世諸家所收坡帖皆在下風子善其深藏之十五城勿易也吳才老猶以二公所用韻平仄反切爲疑前人亦以此議昌黎公才老以字學名家未免爲沈約四聲東縛余謂韓蘇皆大儒也語出流傳入人肝脾萬世珍誦豈若場屋舉人規規然檢禮部韻略惟恐其不合格乎

總跋

端平甲午文忠眞公帥閩余忝議幕故尚書郎鄭君伯昌主管機宜其年眞公召余與伯昌相率祖餞六月六日也小舟泝如炊甑伯昌與眞公子仁夫各出篋中書畫俾余鑒定余非博識者二人更迭旁噪余伏艙板操觚半日閒了數十軸眞公見之稱善後兩家寶藏者皆爲六丁取去惟跋語留余集中耳伯昌仙去十年而子善通守吾州一日又出法帖六冊古石刻八軸五季遺墨一軸閱古堂詩一軸坡公中秋月倡和詩一軸題跋一軸坡公石鐘山記一軸題跋一軸欲余著語追念往歲舟中作跋甚敏今留子善卷帙累月老病畏寒不能涉筆此三數日稍暄和始坐書案每卷各附管見又爲總跋以系焉於是余年七十八距甲午三十有一年矣

## 慈濟籤

以易卦訓釋籤意舊惟霍山如此今蒲漳妃眞人二祠之籤亦然雖其辭出於箕筆然隨叩輒應豈易道廣大似能外與余謂鬼道幽陰胷襟有靈異驚動禍福人者能之仙道玄妙變化無方非功行圓滿者不能至世傳孫思邈至今爲地仙眞人平生探丸起人死多矣蟬蛻之後人有感奇疾危證命在頃刻者瓣香扶輿搏頰祈哀或立愈或經昔或數日皆棄杖步歸始惟閩人奉事今香火徧江浙豈非與峨嵋山中黃穉叟皆以活人之功度世乎自文王孔子皆以易占然則以卦釋籤雖箕筆也亦眞人意也眞人祠里中非一所余所書者在撫陽塘蕭氏太學平校生桂發家其大父老人皆龐厚長者

## 鄭子善絳帖

通守鄭君子善示余此帖前後各五卷以余所藏古絳參校

無一點一畫互異行數疏密裂劃闊狹處皆合其爲眞絳無疑惟晉王廣書余本自娖何如以下始裂四本此本自七月十三日以後先裂三行則不可曉豈余本未裂時所印耶惜此本前僅存第六至第十卷羽化矣古帖寸紙可寶況十卷乎

顏權縣福清詩卷

昔有厭苦其縣令嘲其推不去者顏君數月假令耳與人誦之如此士大夫歌詠之如此其去也又慕戀之如此使君眞得百里之地賦三年之政其所立豈下於子游子賤哉卷中人皆是邦之勝士中朝之名流而竹谿東澗二賢余執友也翰墨精妙覺我形穢

## 後村題跋卷二十二

宋文公書一軒二字

敬則方君以一名軒舊矣余爲作一軒詩亦十餘年矣人兩端首尾君持定見人多歧亡羊君遵大路可謂深於主一者猶慊然若吾斯之未能信一旦得文公所書一軒兩大字喜不自勝匱藏緹襲且扁之楣間按文公此字爲屏山家子弟作後歸於文公長孫鉅鉅以遺番禺洪某今爲敬則所得劉氏洪氏守護不謹以至流落敬則得之如獲照乘珠連城璧如武夷精舍親付授者豈非主一之學當然乎文公書滿天下余年八秩讀之未匝竊以爲玩文公之翰墨不若味文公之論著敬則富春秋眼如月其益勉之無若朱人然朱人有拾遺契而喜曰吾富有日矣

通首座手書二經

楞嚴經十冊法華經七冊通首座追念其親刺血所書世目浮屠爲出家兒賢沙黃葉兩尊宿親母疾餒不與粥藥其徒夸傳之曰吾教然也列子謂夷人有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共處以兩尊宿之事觀之禦寇豈寓言哉儒者以不毀傷髮膚爲孝然唐人元魯山李元賓皆嘗以臂指血繪象書經不害其賢矐曇已滅度猶現空中爲母說法目連設盂蘭盆供其母曰由餓鬼道生天通書二經計出血數斗功德大於設盂蘭盆此念發時其母生忉利天必矣

高端禮詩卷

自昔名公卿嗜竹者無如李文饒至於問竹平安然當軸八年窮富極貴隴右語鳥日南名花日接於目竹之安否不及問矣名流勝士嗜竹者無如王子猷雖借宅亦種此君及蘭亭之集同游十九人皆爲茂林修竹賦詩子猷二詩差不遽其父兄豈非竹自竹人自人詩自詩了無交涉耶高君以竹名屋諸公皆爲著語余亦隨喜君曰是詠竹屋耳余嘗有行卷君忘之歟余取而反覆紬繹乃知君苦吟而精思者昔和靖詠梅萬口膾炙王郊大夫詠竹或者忍笑不住君卷中未有爲竹而發者試效和靖冥收一二聯以啟發余可乎夫嗜竹固余之所奇嗜詩尤余之所敬姑書此於君卷之末

江咨龍注梅百詠

昔爲梅百詠和者十餘人如袁湘子趙克勤方蒙仲王景祥

皆已物故存者各離羣索居忽得漳浦江君咨龍所注梅百詠余讀書有限聞見不廣今日所作明日覽之已如隔世君相去千里未嘗款接緒言乃能逐句逐字箋其所本凡余意所欲言而詞不能發者往往中其微隱若筆研素交者不獨記聞精博之不及也憶使江東時作五言詠史絕句二百首隨書謂余曰每篇雖二十言實一篇好論宜令子弟出處板行然余子弟竟未暇爲君與余風馬牛不相及顧屑爲余箋詩有前輩服善之風無近人爭名之意其賢尤可尚也

徐氏習射括要

本朝文治通天下士罕讀兵書戰策射又特兵家之一藝精之者少昔夫千射於嬰相之圃觀者如堵門人記夫子弋不射宿則夫子固工於射者矣謂藝成而下吾未之信也總戎信安徐侯出其先大夫子源習射括要一書蓋子源既以右科發身又爲書以傳其子及其里之俊秀其言曰射以體法爲先體法善雖不中不遠不易之論也先朝名臣惟陳公堯咨自號小由基由知制誥鎮荆南母問郡政公以射對母曰汝父教汝忠孝奈何矜一夫之技乎怒而杖之金魚墜地二事政相反余謂陳母怒子善射平世也徐父教子習射多事之世也皆是也他日奪弓射胡兒一矢斃撻覽者非侯其誰

龍谿蔡德容道院

古良醫如岐伯雷公如緩如和如長桑君如公乘陽慶如淳于意如華陀技雖高身歿則已惟扁鵲葬湯陰相傳墓上土可療病禱之有得小丸如丹藥太史謂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豈非活人功大身後靈異有不可泯歟顯佑眞人起自焦醫術妙一世能於鬼手中奪人命既仙去人事之如生始惟漳泉二州尊信今廟貌徧湖廣江浙矣龍谿蔡君德容奉香火尤謹眞人降爲密傳符呪蔡素修方及得神授益自信然專以救危厄起膏肓未嘗問賄謝余每謂議祠滿天下小者希酌酒狗驟之薦大者受萬年之享眞人則異於是生不茹葷死不血食挹淵泉擷谿毛而來瘍者失痛瘵者卻扶而去之固藐冕食萬羊者之所媿也前輩詠市醫云左手檢方右顧金兩手雖殊均劍戟蔡君則異於是富者至與之藥貧者至亦與之藥固兩手均劍戟者之所媿也乃題其贈卷而歸之

徐總管詩卷 汝乙

元祐間最爲本朝文章盛時薦之於郊廟刻之於金石被之於絃歌者何其眾也惟賀方回劉季孫不緣師友頡頏其間雖坡谷亦深嘉屢歎所謂豪傑奮興者耶其後有劉翰武子潘檉德久尤爲項平庵葉水心賞重此四人譬聯快句余少傳誦老猶記憶總戎徐侯詩律可與四人方駕顧今世無好詩者又侯出稍晚前不及坡谷後不及平庵水心余雖好之而老病得謝亦欲效見素誦少陵之佳句摩詰鷰浩然於明主不可得已

莊龍谿民謠

昔孔門論政曰期月可也三年有成子產治鄭與人始而狠之三年然後從而歌之近世張乖崖亦有只一个信字三年做方成之論溫陵莊君謙父宰龍谿僅五月而去而邑之耆公若士若民皆詠歌歎美之或彙成編帙以示余今之邑以三考爲任君之去非行飛語中傷亦無吏議督責直以守將不相知不忍奉行急符以厲民寧倦機而去余雖不詳君之縣譜而聞其去就大致如此固士民之所以翕然詠歌歎美者歟君去郡政益暴急歲餘畬禍作矣守將爲公論所縄聞慶君盛年壯志强爲善而已他日所至詎可量哉

柯豈文近詩



豈爲豈文跋詩謂抱甕翁詩稍艱深故老死不遇豈文語差易直而瀏亮必顯榮於世日往月來豈文竟亦未脫白余得其近詩其易直瀏亮不減於昔然顏髮蒼皤不異於乃翁奉對南廊時矣唐人或以一聯半句遇合豈文父子再世爲詩何止千百首然上不使之和薰風微涼之句次不使之吟看花走馬之詩而專發於螢雪呫嗶之間豈文何負於詩而詩誤豈文至此哉子美云吾祖詩冠古蓋審言唐初詩人與其子閑俱不顯至甫始爲詩家大宗師故又書此以勉豈文之子

福清黃尉字說

玉融少府黃君名梓父命之也字順父族父止堂命之也余



不及識君之尊府君然與止堂事西山先生同門也事理宗皇帝同甫也凡止堂昔與余一言一語誦之終身順父親愛止堂耳提面命芳洲雖鄉丈人行而勸順父改字非余之所知也夫字所以敬其名也敬字說所以敬其字也字可改名亦可改矣然則止堂半說將委之草莽乎吾聞順父莅官邑人目爲清尉其大節甚似止堂故書此附於字說之後



竹谿所藏方次雲與夾漈帖

昔閻之林井伯孔初平諸老言麟臺方公給札時院吏先送策題御之曰何待我之淺也發策者遂以三國六朝戰守形勢爲問庾詞癖事若儻以所不知者公一揮六千字條列縷晰如響荅聲凡陳壽王隱孫盛習鑿齒沈約魏收諸書所載無毫粟漏失學士大夫讀之失驚入館未幾而去性高亢惟友夾漈善艾軒今遭文惟詩卷又律賦一卷半句遇合豈文父子再世爲詩之聯見於夷堅志素妙心畫今大字惟存祥應廟三字行草惟竹谿所藏此帖有二王筆意以公精博眼空四海而猶約艾軒相聚盡借夾漈新書讀之前輩尚友服善如此然則謂公恃才傲物不容於館閣者非篤論也公子景嚴有父風趙介庵德莊以子妻之景嚴死其後遂衰咸淳乙丑九月與竹谿會於海月堂竊觀墨本因題其後

蒜峽穆陵宸翰

臣克莊與臣希逺俱事先帝相先後爲詞臣然再同朝皆不

甚久一出一入若燕鴻相避者已既告老希逸亦奉祠乃示臣以先帝與故相忠定鄭公商確希逸除目宸翰一幅凡五十八字首曰本欲召用而大臣有抑之者大臣謂范左相初鄭公屢薦希逸玉音論令上封希逸恥自鬻固辭鄭公以聞帝曰視此一節志趣可嘉爲之喜而不寐又曰翌早當須召試之命世徒羨希逸以文采動人主而不知其以恬退簡聖知雖臣亦不知之及詔開資善擢希逸內講臣在後省已書黃矣俄格不下聞希逸自以閩音未改固辭其視榮利每如此臣叩希逸此宸翰何以在君家曰鄭公以遺我今以鄭公迴奏俱勒於石臣捧讀而感慨曰聖哉先帝之視人也士有志趣則曰爲之喜而不寐賢哉鄭公之愛材也士解寵利則曰其陳誼甚高臣不敢強他人得主相片語鮮不夸示得意於人希逸深藏二十年垂老始以示友頒試之上漏一召字希逸晚侍緝熙袖進帝補足之遂刊爲二本嗚呼瑤池之駿鼎湖之龍遠矣臣與臣希逸今皆白首攀髯無路惟抱嘯昔所賜羲畫堯章相對慟絕耳昔人以郭隗不殉昭王爲負心噫受人千金而世責望之如此先帝於二詞臣長養成就豈不大於千金之賜哉詩不云乎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咸潼乙丑九月某日具位臣劉克莊拜手稽首敬書

## 黃貢士詩卷

自元祐間天下皆稱蘇黃亦曰坡谷稱子由曰少公叔黨曰小坡惟蘇黃之名與韓柳李杜等盛矣哉谷雖僅黨禍及思陵再造尤重其詞翰不幸子相無祿猶擢其甥執政至茂陵而谷之後益蕃子蕭子耕皆顯榮伯庸尤貴重名克昌者最後出爲一時名公所稱示余甲稿丙稿春風雜詠過秦詩各一帙字其名曰紹谷名其集曰後谷昔宋齊丘一字超回或曰足下齊大聖以爲名超亞聖以爲字君得無似之乎余曰學者擬孔顏僭也孫不紹祖宗當紹何人哉及讀其詩驚曰甲稿已有鼻祖熙豐氣骨丙稿而後則漸入元祐建中境界使加以年駸駸近黔宜晚筆矣謂之紹谷可也後谷亦可也抑少陵有云吾祖詩冠古又云詩是吾家事其尊祖至矣然

少陵實兼風雅騷遷隋唐眾體非不欲放他姓入祉者君卷中有不經人道語似王令有抑揚頓挫語似小邢不專作元和腳也覽者當以余爲知言

傅清詩卷

亡友王臞軒天下偉人也其文字脩炙萬口其論諫雷霆一世雖偶然引筆行墨爲古風近體單詞半柬皆清拔鉅麗有一種風骨友朋爭藏弆爲實自斯人仙去吾無與語者傅君渚字子淵贄余詩一帙大篇能演而伸短章能反之約余覽而異之物色其人或曰是臞軒邑子也諸生也雖風骨未及師其意度軒豁固已若桓大司馬之似劉司空也然國家設三場校士士謂程文爲本經他論著爲外學臞軒由甲科郎握







又如此勉之他日爲臞軒爭氣非君而誰

鄭南恩家陳復齋遺墨

瀛洲學士以程文不以詩也未知君程文何如耳或曰君於場屋之技尤工不發則已發必中鵠余曰君外學如此本經豈能長寄牽吏雜落下哉故凡與人書疏行草尤妙有二王筆意此一卷乃與故檢院鄭使君講思忱者公宰安谿於邑士中得使君而友之相與講學析理多累數十百言少三數行其論皆折衷聖賢據依名節於仕止之際尤嚴曰若都不得志有去而已使君誦之終身又彙其平生往還翰墨爲大帙寶藏之使君僅牧思平方召用而先去今學者推爲復齋

吳帥卿雜記

恕齋記

今閩帥廬山吳公少受教於先大君子以恕名齋後得紫陽夫子所書恕齋兩大字揭之楣閒公自識之久軒蔡公平舟楊公可齋陳公爲作二記一跋所以發明孔曾言外之意高矣美矣余不復下注腳然三公言恕之體余請言恕之用以此處朋友必恥獨爲君子以此居鄉黨必能薰晉鄙之人以此淑閨必可以長王國以此敵愾必可以使人即戎以此謀國必可以祈天永命恕之功用大矣惟公能終身行之方今三邊豈不急於中州內治豈不先於外庸惜公施爲僅見於賞之則喜罰之則怒至於奪人邑而伯氏不怨廢人終身而爲李平廖立所思惟管葛能之公何以使人至此哉平其心而已矣

尹京兆鎮甌閩出其毫芒已足以震曜一世而未極恕之用也世道方有賴於公等努力自愛

恕齋詩存稿

朝弄風月污人行止此論之行已久近世貴理學而賤詩閒有篇詠率是語錄講義之押韻者耳然康節明道於風月花柳未嘗不賞好不害其爲大儒恕齋吳公深於理學者其詩皆關係倫紀教化而高風遠韻尤在於佳風月好山水大放厥詞清拔駿壯先儒讀西銘云某合下有此意然須子厚許大筆力公學力足以副之分康節之庭而昇堂入室非今詩人之詩也

恕齋平心錄

歐陽公傳詩已精粹然對客喜談政事尹京兆典大藩皆談笑辦治曾子固發明理學在伊洛之先與歐齊名爲宋儒宗然集中如越州羅濟齊州保甲丁夫帳目洪州使院行移期限雖微必載豈文章政事同一機鍵耶恕齋吳公之學由關洛溯洙泗者談經析理深入聖處其門生故吏彙其歷官擬筆判案曰平心錄爲十四卷補遺一卷凡民負抑胥舞文吏俯首受欺曲董狐之筆高下伯州犁之手者公一覽如鏡見像湯沃雪是非非兩造厭服夫人情矛盾之則恩奪之則怨至於奪人邑而伯氏不怨廢人終身而爲李平廖立所思惟管葛能之公何以使人至此哉平其心而已矣

恕齋讀易詩

京房嚴君平輩以易爲占書鄭司農區區訓詁不離漢學至王弼始一埽凡陋以理求易當時美其吐金聲於中朝後人稱尋微之功必曰輔嗣先儒教人且看輔嗣易而或者罪之如桀紂嗚呼亡晉者玄也非易也衍也非弼也余謂前輩邵猶是數學惟程氏傳最醇粹自言止說得七分蓋謙志云恕齋吳公每卦括以一詩援朱子答學者之言曰此書看得破精義鉅細皆可受用如其未然且將其閒旨意分明處反覆玩味亦自可業不必深求幽遠枉費心力余讀六十四詩言下悟解者信如公與文公之言亦有管窺未覩筮塞不通者方將贏糧挾冊求導師之指迷焉

此卷金華殿中語也國初命王昭素說易南渡命尹和靖張南軒勸講惟其人不惟其官也思齋理學宜侍旃廈輔緝熙曾未展究如僕輩涉獵而非深造然爲說書者三勸講者再勸讀者一晚見此編未免有瀋夫得講師三昧之羨

徐氏二誥

徐先輩唐季擢第不肯仕宋梁歸死於莆其墓只書唐徐先輩與朱文公書晉處士陶潛何異史夫其傳至六世孫昶仕於本朝家藏二誥一雍熙誥自前晉州汾西縣主簿三考授曹州司理判官其誥猶用唐制首云徐某年三十九戊申身材中形面貌黃白色少有髭次云興化軍莆田縣崇業鄉身







爲戶曾祖賁先輩乃唐朝名士見遺於史而獨見於裔孫告身如此鞫捥告贊書云郡司理古小國之秩官也比來佐僚皆用郡吏朕重惜人命乃選士流以爾晉州司理判官徐昶佐彼獄官綽有能聲言事者達予聞聽召赴闕廷嘉其俸薄而能廉位卑而不屈升爲佐邑用勸下僚愼爾初終無忝恩寵可授楚州寶應縣主簿除卑官而有訓詞歷郡掾而授邑佐由文林而升登仕殊不可曉此綸言出於知制誥王元之筆此公非輕許可者其人之廉而不屈可謂無忝爾祖矣前誥楊公徽之蘇公易簡皆繫銜後誥太保兼侍中晉右僕射昉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蒙正以實錄攷之歲月職位悉合於此時雖抱關擊柝亦可樂豈必顯榮哉







## 又

余友貢士徐君端衡請余跋其八世祖諱昶雍熙湍拱二誥余既著語於雍熙誥之後矣因問貢士家譜君曰本徐彥伯之後彥伯見唐史與蘇味道李嶠崔融同時以文章擅名彥伯務生天寶避亂入閩居泉州莆田縣崇仁里徐郡務生在蒙始居延壽又五傳至先輩是爲延壽之徐先輩晚年有歸來延壽谿頭坐終日無人問一聲之句今釣磯草堂基猶存至曾孫以俸薄能廉官卑不屈爲詞臣王黃州所稱蓋徐氏自彥伯後種詩書遺子孫繇繇不絕貢士於先輩爲十一世祖於曹州郡掾爲八世祖詞章似先輩節操似郡掾其淵源所漸遠矣復書此於端拱誥之後

## 右軍畫讚

畫贊黃庭經樂毅論小楷之本祖也洛神賦咄咄逼乃翁率更千文褚河南黃庭稍拘狹矣

## 右軍禊帖

此梅花蘭亭三段石本與余家所藏本無小異

## 率更千文

余見率更千文多矣此本毫髮無遺憾今無工小楷者惜不令趙虛齋湯東澗見之

## 蘭亭辨考

右蘭亭考甚詳實然非仲京老子親札其子雲莊名審誨所書雲莊好古博雅君子也

趙志仁百韻柞木詩

志仁工部賦柞木詩始五十五韻明日增至七十韻又明日增至百韻以示友人肅翁中書君有七言唐律贊美之又以示余余一生縛律嘔心斷髭時有一首兩首似恁大篇開拓不去又讀書不多志仁詩引用古今柞事或余所未識但以柞比楞櫟似未然南華言楞櫟以不材無用逃斤伐漢有五柞宮則非不材無用之木矣詩家多以一字命題半山詠龜七言長篇用盡龜事詠蝨詠棋亦然志仁此篇甚古然古人詩一言半句兒童婦女小夫賤隸皆記念上口叔世詩或累百韻或數十韻而精博者不能通聰惠者不能記況若余之耄及智昏誦志仁之作如貧兒見大富長者伸手丐乞之不暇安敢與之角力哉寄聲中書君且放志仁獨步



坡公題背面美人行

卷首所畫背面美人與余家舊藏本無毫髮異此卷後坡詩墨濃筆縱莫年書也畫佳非周昉不能作疑此本爲眞余舊藏者爲臨本

林和靖遺墨

與脩子云汝數年來應舉不曾有一句好言語在人口若據如此荒唐何以望他科第愁人愁人十即下筆便道得些言語極蔑視汝汝見此後切須寄取新做底事業來千萬千萬和靖一生抗志物表然程督猶子應舉如此之嚴後二姪皆登第有聲家訓也

徐總管雨山堂詩

右雨山堂十六詠總戎信安徐侯伯東之所作也十六詠曰雨山堂凡六十四首曰午峰曰裊香曰細香曰洞庭曉霜曰盤隱曰德逸曰適安曰皆春曰芙蓉墅曰清兮曰東疇曰存菊曰秀邃各十六首或爲泉石而非作一景也或五七言或大篇或短章不一體也余昨爲侯賦唐律附眾作列堂上時猶未見此編也歲行未周而侯自作此堂詩增至百六十首他人嘔心撚髭鉤章棘句營度甚苦而侯得手應心易易如此時方多事三邊用武惜不移此手磨盾墨颯颯草軍書乃作窮書生冷淡生活無乃似余之疆乎昔張步兵云黃花如散金五字耳而太白以爲風流五百年孟浩然云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一聯耳而王維攜入禁中以高妙傳不以多傳也余又將觀侯之老筆焉爲



蒲領衛詩

唐元和大歷間詩人多以韓門弟子如湜籍如翺老舊皆直呼其名雖稱盧仝玉川先生然語意多諧謔惟於孟郊特加敬比之長松巨鐘自比青蒿寸莖又曰低頭拜東野其沒也謚之曰貞曜先生史稱退之木强非苟下人者余嘗論唐詩人自李杜外萬竅互鳴千人一律忽有月蝕等作退之自是驚異非謔之也如東野諸詩自出機杼無一字犯唐人格律如鵬幷短後衣中見古人衣冠如盆盎中見蠶洗退之豈陽尊而陰敬之哉夫詩在天地間有貴窮公相學爲宗師而無

一字近傍者有山人幽子而能道鷺人句者心泉蒲君示余詩百三十古賦三前此二十年君家有閣也後君家資益落誅茆泉上余始爲賦詩又十年乃見君詩今江湖諸人號爲四靈體君卷中時有三數句似四靈古體如九日飛菊送杜生歸田閣意投所知師嚴見大閱蚊欵諸爲長句也三賦皆用楚詞體按模出聲徧其詞柳子厚有騷十首或散語或三字或四字不盡拘兮字之訓詞不報又加大觀文殿學士上使游丞相謝侍郎迭宣諭促書黃行詞余執前論凡三奏皆不報毋惰公憐余獨立制未免留黃駁論其無父之罪四無君之罪七請其罪名著守本官職致仕眾憂復用聞其休致皆喜惟余當草其致仕必駁論若緜力不能挽回則有給舍聯銜封駁故事公與茂實繼之可也至初九夜御筆嵩之昨預乞致仕今服闋可令惰公同兩省公一日問余旦夕有大除目子何以待之余曰右毋惰資政趙公凜祐丙午十月五日士二月九日奏論山相二稿於時朝野傳其覆出從官言路館學聯章合疏五岸諸生投匭伏闕者以千百計咸稱削奪疏皆留中余適與毋



和歐章約江夏茂才來看方袍失其名館中君子當是李建中輩人其倡和歌寄和靖和靖至約客共觀可見前輩無爭名之意茂才亦必當時社中人也坡公評和靖書謂其少肉此帖濃鑒非少肉者

## 鍾隼詩論

本朝如晏叔原賀方回柳耆卿周美成謝小詞脍炙人口他論者世罕見豈爲詞所掩歟抑才有所局歟惟泰冕二公詞既流麗他文亦皆精確可傳余始見延平鍾君樂章而異之及見其史論一班作而曰此非曲子中縛得住者惜余已老而君方少不得究其論而別

毋惰趙資政奏稿



右毋惰資政趙公凜祐丙午十月五日士二月九日奏論山相二稿於時朝野傳其覆出從官言路館學聯章合疏五岸諸生投匭伏闕者以千百計咸稱削奪疏皆留中余適與毋惰公同兩省公一日問余旦夕有大除目子何以待之余曰必駁論若緜力不能挽回則有給舍聯銜封駁故事公與茂實繼之可也至初九夜御筆嵩之昨預乞致仕今服闋可令守本官職致仕眾憂復用聞其休致皆喜惟余當草其致仕制未免留黃駁論其無父之罪四無君之罪七請其罪名著之訓詞不報又加大觀文殿學士上使游丞相謝侍郎迭宣諭促書黃行詞余執前論凡三奏皆不報毋惰公憐余獨立雷霆之下約余茂實聯名繳黃上意感悟卒奪其大觀文之親賓直欵君之罪初余論駁留中嘗自劾臣有老母不歸養事聖君不力諫未能自責安能責人言者急欲逐余遂因其自劾之疏以罪之去之日毋惰餞飲湖山別去餉余曰適見貝錦之言二字見還四明之所欲也自古快讐之速未有如此者余既爲計院使君出毋惰遺墨使君亦爲余出毋惰諫草土距溫祐丙午二十有二年矣始知出相休致之意實公發端臘月九日御筆純用公是日經筵講諫草中語嗚呼景定聖人於毋惰公君臣遇合之盛雖虬鬚虯髯帝於魏文貞不若也余手錄二稿實藏又題其後以俟南董史之筆

毋惰趙公辭執政恩數來

聖宗皇帝臨御久閱士多羣臣或見面得之眉睫或隔膜知其肺肝有前敬而後怠者有始密而終疏者余事軒陛耳目所覩記士大夫終身爲上禮貌親信寄之以心腹待之以賓師惟妍愧公一身而已雖去而國有大政猶以小槩咨訪公何以得此於帝哉余告老歸田公兒子計院出牧於莆始見公與使君木史蠅頭細字約三十餘行可五六百字乃晚年出處大節因遫然起敬曰公召入陪禁祠祝堯門衍留之不可時相矩堂董公爲上言欲加公執政恩數公掩耳曰以吏部尚書則辭執政恩例則受吾事上十年睹睹頊門一鐵每言治亂原於君心公私之判南陽攀附者當盡換右階官寺精黠者當遣出外任今南陽則兩人儼然爲從官官寺則兩人儼然逐臺諫如此而呼之則至上必待以無廉恥之人矣何面目見上乎今若必不出必不受朝廷分毫官職上冷地思量或自感悟創是爲君相扶持國事使君以此槩示樞掾葉仲圭以白矩堂遵寢前說公辭受如此世所未知昔温公以攻新法忤旨然以不拜副樞一節使人主有若他人雖推之不去之語公辭執政與温公事相望穆陵敬公猶裕陵之敬涑水也豈苟然哉余前所謂前敬後怠始密終疏者未必公感熙寧元豐多事思至和嘉祐太平者也今諸公貴人憐人主之眷不可恃毋亦有自取輕之道歟余謂使君當礪片石刊此墨妙以備史館采擇

毋悔趙公與兄子書

此一卷八幅毋悔公所與兄子計院使君書時使君習詞科



謂與伯紀誄文暗合因言毋悔已矣其猶子疑疑有立趣造不凡使君朝辭二疏治郡大指廉直有季父風

湯埜孫長短句又四六

孫花翁死世無填詞手後有黃孝邁近又有湯埜孫惜花翁不及見此事在人賞好坡谷亟稱少游而伊川以爲褻瀆莘老以爲放溢半山惜耆卿謬用其心而范蜀公晚喜柳詞客至輒歌之余謂坡谷憐才者也半山伊川莘老衛道者也蜀公感熙寧元豐多事思至和嘉祐太平者也今諸公貴人憐才者少衛道者多二君詞雖工如世不好何然二君皆約而在下世故憂患不入其心姑以流連光景歌詠太平爲樂安知他日無蜀公輩人擊節賞音乎

余既賞湯君小詞君贊余四六一卷亦絕出輩流其擬作松竹梅三友除授制雖戲用前人驢加九錫類例然意新而語簡質涵蓄不現光怪徐玩味之悠然深長寧不足於辭而有餘於意意本也詞末也然聖門之論曰辭達而已矣又曰質勝文則野辭亦豈可少哉君力學而苦思勇猛而精進試參取張籍王建之調嚬以發越盧仝樊宗師之奇崛則高無對矣

桐鄉艾軒所作富文行狀誌銘

余少於桐鄉艾軒二公之文單詞隻字皆記念上口二公蓋光堯重華兩朝詞臣其文貴重於世不以一字假人然艾軒狀富文翁累千二百六十言桐鄉銘亦九百言艾軒受學於富文翁狀公行時方三十餘猶未脫白自稱門人敬之如此



桐鄉耆行在前埋辭亦詳而備富文之賢可知矣竹谿林君肅翁守莆訪求艾軒遺文鋟梓余與有勞而行狀乃漏落未入集至公之曾孫君節始得其本窺意尚有六丁下取未盡者可以物色也富文翁生不蒙稽古力僅止一麾君節遂奮孤童擢甲科入爲瀛洲學士兼掌南宮賸奏不在身必在子孫豈不信然雖以論事去國其大節無忝爾祖矣余既銘公之孫錄參之藏君節示余此軸墨妙筆精敬書其後而歸之

方名父松竹梅三友除授四六後語

安晚鄭丞相兩宰天下名位之重機務之繁雖操化權而未嘗一日釋筆硯嘗爲文房四友除授制誥客錄本示余余戲擬數篇依本葫蘆耳公兒之擊節後效顰而作者益眾意益

一朝驃騎先論功封侯佩印授齊鉞不知去年征戰時妾家

新語益工又有於四友之外別以歲寒三友命題者余謂唐虞命官或一字或數語而已叔季王言太繁而封拜大臣告廷之詞尤繁往往溢美且純用儷語欠古意等而上之又有一種難題漢魏以來纂奪者必先加備物典冊以示改物之漸志節之士聞而洗耳其踴躍操觚者皆出於文章鉅公臺閣貴人之手揚雄美新阮籍勸進表袁宏九錫詔樊系冊文古今一律可勝歎哉誥乎謝公之言曰卿罔大才安可以此示人前人或以驢加九錫制非惟誅竊弓之盜亦以媿秉筆之人也姑舍是勿談方君名父示余松竹梅三友除授四六一卷年少而筆老意高而語綺此等文字易流於諂俗納諂然三友者皆凍餓自守抗節頴之志稱其美無媚悅之謗與



之厚無附麗之嫌然才藻如此不用之於朝廷之黃麻紫誥而發之於山林之素封遇合有時君其席珍以待卷中有代三友辭免謝表夫辭免謂未拜命而辭謝表謂已拜命而謝當析爲二今合爲一誤矣君宜改作并爲族父廣文刊誤君舊名名父字持叟甲子鄉薦今名夢華丁卯再薦猶以舊字行

顧貢士文英詩傳演說柳氏國語辨非後敘

顧貢士文英示余詩傳演說柳氏國語辨非各二十卷余久欲疏余管見以還贄愈愈未果爲君貽書督過時余已喪明取君書令子弟展誦危坐聽之詩傳大略如鄭夾漈朱文公黜小序專以經文求作者之意近世趙南塘談經多與先儒異同惟詩不能廢鄭氏朱氏之說嘗謂余曰莆前輩惟鄭漁仲善讀書兄可繼之余昏惰舊讀不記一字觀君所作演說妙年美質所見乃與朱鄭二先生暗合後生可畏豈不信然國語辨非之書是正明而非子厚亦與世之隨聲附響者絕異世謂國語乃未修左傳非也子厚於左傳無疑而獨不取國語亦非也司馬遷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以國語爲失明後所作則傳成於國語之先矣子厚非其誣又非其毫君持論欲與子厚爭雄所謂豪傑之士矣顧氏自國子博士乾濛閒以律賦擅名天下場屋至今傳誦余先人與博士昆仲辛丑同年余與君大父行君任君謀君房君審君立及君尊公雲卿明府皆厚善異哉萃於一門盛矣哉



往年趙庸齋有盛名高自標致士及門者尊崇之過於顏孟皆曰仲尼復出昔叔孫通爲漢定朝儀薦進諸生不過皆拜官賜金耳而諸生至稱其師爲聖人其來久矣豈特庸齋門人哉今庸齋墓木已拱向之尊師者稍稍懈散余謂孟喜之改師法不如侯芭之守太玄房魏之貴顯不如董常程仇之隱約顧君嘗學於庸齋者書以厲名亦以厲庸齋之門人

方俊甫小稿元英

自詩境父子仙去里中無與言詩者及文甫俊甫出始接爲詩文甫詩余前十年既評之矣俊甫示余小稿二十首皆尖新組麗若百鍛而後出冶世稱能傳家學者爲書種惟詩亦點小序專以經文求作者之意近世趙南塘談經多與先儒

然之文甫於詩境公爲叔祖俊甫於武城爲父子視俊甫爲通家子和其投贈二詩美之也因以箴之三百五篇有出於小夫賤隸寺人朘妾放臣逐子之作而聖筆不能刪高弟子夏名儒衛宏不能敘韓嬰不能傳左史倚相不能知毛鄭不能箋來許不能補王逋不能續其故何也余觀古詩以六義爲主而不肯於片言隻字求工季世反是雖退之高才不過欲去陳言以誇末俗後人因之雖守詩家之句律嚴然去風人之情性遠矣君詩之病在於鍊字而不鍊意余窺以爲未然若意義高古雖用俗字亦雅隱字亦新閒字亦警君歸而求之高無對矣

徐貢士百梅詩注　川虎

鄉友徐貢士用虎和余百梅詩又篇篇下注腳發藥余甚多嘗問余其開三首如裹子麗華皆已矣謫仙狎客兩堪悲緣知千載難湔洗留下沈香結綺詩又唐朝才子總能詩張祜輕狂李益癡嘗甚三姨偷玉笛詎他小玉寫烏絲又浮休嗟柳砍爲薪子美憐梅傍戰塵只願玉關燹燧息老身長作看花人疑與梅不相關非通論也太白江總皆未免爲二妃所累抑二妃所以重梅也三姨貫如之姊小玉諸王之女玉笛烏絲事甚祕因張李兩生而播傳抑兩生所以掩二女子之謗然二女千非列女傳中人矣亦所以重梅也輕薄于弟豈能點污梅哉又疑子美憐梅傍戰塵之句時祿山陷兩京遂有柳條弄色不忍見梅花滿枝空斷腸之感徐必因杜五言有遙憐故園菊因傍戰場開遂有此疑菊傍戰場梅柳豈能免耶余意如此

趙靜齋詩稿後敘

余誌靜齋趙公之墓述公勳勞尤詳而實後十年始見公義莊規約又一年始見公奏議皆敘之以補墓誌之闕然猶未及見公賦詠咸潭戊辰公子與穆自田里奉公遺稿一卷古律詩百一十五首長短句十四首距余誌墓時十有六年余年已八十二耄且盲命子姪朗誦而諦聽之內二十章爲宗族尊幼而作於倫紀最隆三十章紀宦遊車轍馬迹所至於淮東西湖南北三邊亭障堡戍風寒險要如指諸掌凡爲朝家勘闢畫兵籌軍冊歷歷在目他如投贈餞送和韻之屬片言隻字皆有義味公嘗參謀故抑齋陳公鞏故尚書開府杜公杲大幕府而從杜公最久與之相爲始終杜公奏凱薦公自代其述懷感遇諸篇雖郭隗之於燕昭齊客之於田橫無以過也公不爲奇崛險奧語皆人所共知者但人不能道耳窮嘗評公所作其含情切理者借曰思慮所及其語在目前意存事外者巧力不能至也余又述之以補遺稿之闕與稽於公緒業必竭力負荷於公手澤無一字失墜可謂能子矣

建德縣振耀本末

余既告老歸田咸潭丙寅江浙春潦夏旱其時郡縣飢民至搨草木以食而衢嚴尤甚舊仰糴京粟是時詔下禁糴官吏拘手無策廟謨密運與神爲謀潤粟三百萬斛夕入京師大

農所藉豐備諸倉有羸儹處官吏豫備糶量以待未丙夜而三百萬斛皆窖藏充滿若鬼輸天雨眾大之區何啻百千萬戶初不見舟車所由之途亦不知紅腐之物取之何所既而始云皆公田所鉄積寸累而來者時中外方多竊疑公田有利與害言人人殊一旦歲荒民飢朝家得此以活六軍兆民之命又蠲丐及於數郡萊色雷腹之民於是前之議公田者始服廟堂之深思長慮時建德令趙君以才選宰赤縣於荒政先爲條目勸諸都上戶各出粟三十石以糴都內餘窘孤獨之人又曰此事當以身帥某願出己貲就使府振糴米內回糴湊爲百石乞送所屬交錢給米遂增芝楮一千一百緡而還君之贊乎昔余以所作示南塘此老雖甚擊節其意常闕然未滿其言曰兄讀書非不多然吞餌上鉤皆黃口小鮮內五百緡係己財六百緡係庫吏借過知縣俸米錢府從申仍從府庫添糴百石併撥一年義倉米三百二十餘石下縣劄付建德府行下本縣每石作芝楮一十二貫內撥二貫充船腳外淨納一十貫文計數起解封掊庫限一月了足宰遣官吏齎一半價錢二萬五千貫先付封掊庫交納餘錢候糴畢足余謂今之長官多剝下以奉上趙君能毀家以舒一邑之所草無論座上客雖帳下兒讀之無不歎二公何以能致此士又莫不奇此士何以見知於二公其遺文存者僅有古律詩二十篇書檄雜文一卷余不及識君讀行狀奇其人嘗爲五言以誄之時應甲方總角未幾擢高第英邁有父風接而一令之微乞米五千石叫閽直達應之如響此古大臣之心也嗚呼盛哉趙令故圖帥

靜齋之子孝而廉乃翁以俸餘置田六百斛以贍族君增至千斛及領民社又能輕資救荒如此謹識本末如左君名與稽以邑最就擢通守建德府從民望也

## 章南舉稿

僕襲官建上多識其士友去之數十年猶記憶如新相知今屈指故交存者十無一二余昔所賦詠老不復記惟谿上故人往往猶能舉似晚得謝生昨照鄰愛其詩有唐風照鄰又以書稱其友章君南舉才名贈余五言又小稾三十七篇蓋余齒爰壯盛時望而畏者今耄矣精華竭矣何以拜君之惠而還君之贄乎昔余以所作示南塘此老雖甚擊節其意常闕然未滿其言曰兄讀書非不多然吞餌上鉤皆黃口小鮮而鯤鯨大物皆未受令及晚爲侍從見余賦詠始自悔前評之誤有分庭抗禮之語君才十倍於余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他日有續編當再商榷

## 江撫幹遺稾 升

自昔振古豪傑立大功名人聲應氣求有若符契節合不謬漆而固者故龍學丞相二趙公有衛社大功寶客從者如雲江君升字成叔獨捐寸管居二公記室之任橫槊之所賦磨盾之所草無論座上客雖帳下兒讀之無不歎二公何以能致此士又莫不奇此士何以見知於二公其遺文存者僅有古律詩二十篇書檄雜文一卷余不及識君讀行狀奇其人嘗爲五言以誄之時應甲方總角未幾擢高第英邁有父風

而安谿明府太淵又橐君之文請余評之卷中訓雞之篇雞事賅括略盡而奇正無窮語意不犯重姿態橫生而文義相貫屬書儆諸作使之生建安黃初之間豈不與王粲鮑昭陳琳阮瑀諸子相頡頏哉君沒時才四十九屬纊遺趙公牋猶勉以忠義無昵昵兒女語余讀而悲傷之且惜其見知於二公之初節也使及見丞相之晚節功愈高位愈尊權愈重建大宣威府都督府幕下士有爲將相者而君竟終於選調君生雖悒悒不得志然身後一段冷淡生活得吾輩表而出之未爲不遇也余嘗窺應甲一班青出於藍者昔枚乘一生僅爲梁園賓客子皋始以賦頌被遇天子貴震一時若天假余年聞漢廷之上有與東馬嚴徐共奮飛者非應甲其誰

## 莊侍郎行實

山甫家書

近世公卿家傳行狀非出於子弟則出於門生故吏辭多浮夸雖河南邵溥稱康節伯溫李端叔狀范忠宣猶有此謗莊公行實乃其高第歐陽偉之筆余同舍生也其人樸茂不妄語故其文詞雖欠發揚蹈厲然皆平實確切余在史館覽公實錄本傳往往得之行實余誌公墓亦多采焉

## 魏鶴山南平江使君墓碑

南平始隸渝州元豐始掛郡傳記所載賢牧前惟劉孝標後惟江君行始見於西山之敘鶴山之誌仕者多華人譽士地稍荒遠則以弁裘缺舌鄙夷其人建邛二先生錄江君之賢以發橐令仕者之病其論高矣美矣豈容復措一詞余觀自昔賢守宰有父子守吉陽而淡庵胡公名其堂曰盛德有以名臣宰巴東夷陵兩邑之民至今蒸嘗之者豈必豐都大邑爲壯哉縣方綰銅梁而其民有推不去之咄以尚書尹京甫解印綬而都人有袖氏磔以送之者江君先大君子牧相郡有聲莆通守鍥關決有父風余與南平甲申同班於通守歲晚受廛通守命余曰子厚余先君而學於二先生者乃攬涕濡筆書於螭首龜趺之後而歸之

## 山甫家書

聞爲余言多掩惡而揚善矯薄而歸厚親友皆勉其好學而進德使其官稍可行志力稍可及物豈非佳子弟乎吾此言非譽兒者將以激厲之耳

## 李翰林集

按元和十二年宣池觀察使范傳正作太白新墓碑云公一子名伯禽以正元八年卒生無官傳正訪其後欲申慰薦凡三四年乃獲公孫女二人搜於篋中得伯禽手疏十數行紙壞字缺不能詳備向非傳正新碑則併伯禽與草木俱腐二女一嫁陳雲一嫁陳勸傳正於謫仙之後卷卷如此余詳古人名子莫不有義如明月奴頗黎之類只是小字太白非不能名子者當更考

## 後村先生題跋卷之十三

後村題跋十一卷宋劉克莊撰潛夫莆田人以蔭入仕官至龍圖閣直學士謚文定所居門前有舊塘故老相傳云金鳳池舊址由池而北至官道曰後村潛夫濬而深之築室爲新居揭宸翰後村二字扁之曰與賓客觴詠其間學者稱之後村先生提要詆其初受業眞德秀而晚節不終年八十乃失身於賈似道集中賀賈太師復相啟賀賈太師復相啟再賀平章啟謁詞詔語連章累牘云云考後村歿於咸淳五年致仕於景定四年似道雖當國尚未至如咸淳之盛君子與人爲善卽頌非其實未嘗不望其從善蓋從眞西山於史相謁詞詔語不亞後村何寬於眞而嚴於劉耶題跋考據精詳文詞爾雅在宋人中不在樓攻媿周益公之下實爲宋末一大家大全集中題跋共十一卷提要亦稱其題跋諸篇尤爲獨善津逮止刻兩卷從後村前集內抽出又雜入字說兩篇並有脫字殊不可解今校勘精密以惠學子癸丑十二月烏程張鈞衡跋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098
作者=
页数=779
SS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